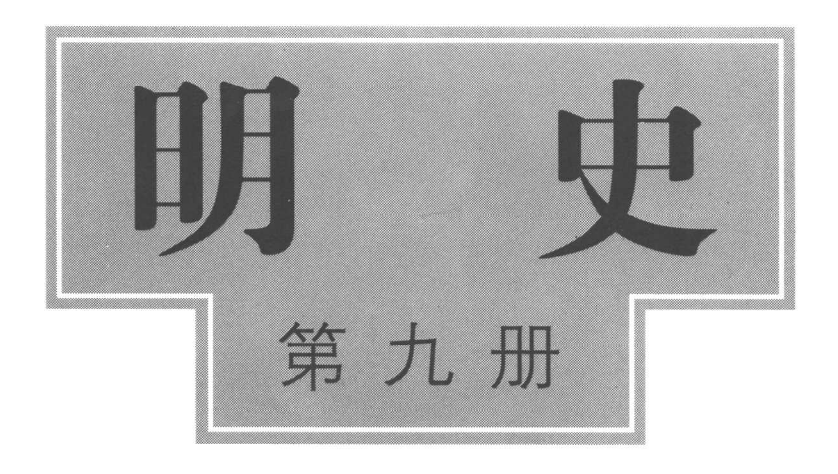


明　史

第九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章培恒　喻遂生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明史/章培恒、喻遂生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95-4

I.明… II.章… III.①中國-古代史-明代-紀傳體②明史-譯文 IV.K248.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27 號

二十四史全譯

明　史

(全十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章培恒　喻遂生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古籍印刷廠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442　字數 11,033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95-4/K·98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明史》10 册　1400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4063926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玆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瑊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混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衡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閲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畆”、“畮”、“畒”、“𤰟”、“𤱈”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決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臟(《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哲"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蹀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內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𥝩)	禪(襢)
辯(辯辯辯)	蓋(葢)	勞(勞労)	善(譱)
飆(飇飇)	剛(𠜶)	料(𥹥)	觴(醻)
餅(麰)	詬(詢)	躪(蹸)	舐(䑛)
豺(犲)	罐(罐)	櫺(櫺)	疏(踈疏)
躔(躔)	罐(䙙)	騮(駵駠)	搜(捜)
諂(讇)	駭(駴)	孿(孿)	髓(䯝)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齜(齓)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烕)	柝(㯓榛檬)
欸(欸)	悸(痵)	秣(餘)	蜿(蜿)
垂(𡍮垂)	奸(姦)	犇(犇)	腕(掔)
齪(齪)	殲(殲)	腦(腦)	尪(尩尫)
瓷(甆)	轤(轤)	旆(斾)	誤(悞)
蹙(蹙)	剿(勦)	篷(篷)	舄(舃)
啖(噉)	秸(稭)	睥(睥)	隙(隟隙)
島(隝)	截(截)	媲(媲)	淑(淑)
登(登)	贐(賮賮)	撇(撆)	璇(璇)
鐙(鐙)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鍥)	腰(䙅)
斗(鬥)	絕(㡩)	煢(煢)	燁(爗)
陡(陡)	誑(誑)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閆)	麯(麴)	彝(彜)
愕(愕)	髡(髡)	紝(紝)	癰(癕)
鋒(鋒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興(興)

籲(顲)	燥(㷮)	煮(鬻)	棕(椶)
鳶(𪀚)	潴(瀦)	裝(𧚔)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產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凉”、“况”、“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64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减"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减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晋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况。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况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晋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晋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祇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祇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祇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祇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明史》全譯出版説明

《明史》是世人所稱二十四史中的最後一部紀傳體通史，它是清朝設館編修的一部官修史書，一嚮被認爲是繼“前四史”及《晉書》、《隋書》之後又一部優秀的史學著作。在二十四史中，《明史》參加修纂的人最多，經歷的時間最長，又因其體例、内容較好，使這部史書享譽盛名。《明史》最後成書時，由總裁張廷玉奉表將書奏上，因此就署他的名字。

清朝入關後，即提出修《明史》。順治二年（1645），清政府急忙開館籌辦編修《明史》，這是效法漢族歷朝易代修史的傳統，以求達到消除民族意識，籠絡漢族知識份子，緩和民族矛盾的目的。因爲當時政局還很不穩定，各地抗清運動尚未停息，緊接着又有“三藩之亂”，清朝統治者爲了强調改朝换代後新王朝的統一局面，藉修明史籠絡明朝的一批降臣和知識份子，并宣揚理學，以達到鞏固其統治的目的。另外，順治一朝，雖然文化事業還未能昌盛，但世祖崇尚文治，一開始就十分重視對圖書的編纂和訪求。因此，清朝廷按照歷代爲前朝修史的慣例，於順治二年三月開始討論編纂《明史》。

《明史》主要以官修的《明實録》、《明會典》、邸報等爲依據，還從明史籍、明典志、明傳記、明雜史等幾類史書中提煉取材，其中有大量私人著作。此外，有關檔册以及文集、奏議、稗史、方志、傳記等，都是十分豐富的修史原始資料。

《明實録》是一部明代官修的編年體史料長編。明代每一新君即位後便命史臣纂修前朝皇帝實録，修成後謄録正副二本。正本藏入皇史宬，副本藏於内閣。《明實録》包括胡廣的《太祖實録》，附建文帝四年事跡；楊士奇的《成祖實録》；蹇義的《仁宗實録》；楊士奇的《宣宗實録》；陳文的《英宗實録》，附景宗實録；劉吉的《憲宗實録》；劉健的《孝宗實録》；賈宏的《武宗實録》；徐階的《世宗實録》，附世宗之父《睿宗實録》；張居正的《穆宗實録》；温體仁的《神宗實録》；葉向高的《光宗實録》；温體仁的《熹宗實録》。再加上《莊烈帝實録》、《弘光實録》、王夫之的《永曆實録》，黄宗羲的《隆武紀年》、《永曆紀年》、《魯紀年》等三千餘卷。

《明會典》是從宋、元時期的會要延續而來的，爲明弘治年間官修，嘉靖年間續修，萬曆年間重修，共二百二十八卷。書中以六部爲綱，記述各級行政機構的執掌和事例。包括文職衙門、宗人府、南京宗人府、吏部、户部、禮部、刑部、工部等，所記典章制度最爲詳細和完備，成爲一部有價值的明代官方的原始資料。

邸報是中國古代報紙。漢、唐時代地方長官在京都設邸，邸中傳抄詔令、奏章等，以報於諸藩，因此稱爲邸報，又稱邸抄。在元、明兩代成爲政府官報，由中央政府統一刊行。

明史籍主要以私人撰書爲主，如鄧元錫的《明書》，夏浚的《皇明大紀》，王世貞的《弇州

史料》，王禪的《國朝史略》，鄧球的《泳化類編》，萬斯同的《明史稿》等等。

明典志包括了明朝社會各個領域的内容，如王圻的《續文獻通考》，周子義的《國朝故實》，勞堪的《皇明憲章類編》，徐學聚的《國朝典匯》，馮應京的《皇明經世實用編》，鄧士龍的《國朝典故》，俞汝揖的《禮儀志》，劉維謙的《大明律》，李賢的《大明一統志》，景泰年修的《寰宇通志》，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光啓的《農政全書》、《崇禎曆書》等。曹學佺的《一統名勝志》，黄訓的《名臣經濟録》，徐一夔的《明集禮》，張朝瑞的《明貢舉考》，王在晉的《通漕類編》，楊宏的《漕運通志》，史起蟄的《兩淮鹽法志》，朱廷立的《鹽政志》，周夢的《水部備考》，沈啓的《南船紀》，陳龍正的《救荒策會》等。

《明史》的編修時間很長，如果從清順治二年(1645)下詔令修《明史》算起，至雍正十三年(1735)十二月全書正式告成，前後延續了九十一年。這期間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清順治二年(1645)至康熙十七年(1678)，共三十四年；第二階段，康熙十八年(1679)至六十一年(1722)，共四十四年；第三階段，雍正元年(1723)至十三年(1735)，共十三年。如果再加上乾隆即位後，下令交付武英殿刻板印刷，至乾隆四年(1739)刊印完畢進呈，可以説，《明史》從開始編書到最後與讀者見面，共用了九十五年。

順治二年(1645)，清政府設立明史館，下詔修《明史》，命洪承疇、馮銓、范文程、李建泰、剛林、祁充格、錢謙益等人任其事。當時政局未定，江南一帶還没有一統。不僅幾個南明政權相繼建立，農民起義軍領袖張獻忠所建立的大西政權也還存在。政局的不穩定，農民軍和南明的堅持抗清，再加上參加修史的多爲明遺民，無心論述史事，如洪承疇身爲降臣，修明代歷史必然多有顧忌。尤其是馮銓，在明末時厠身閹黨，參與殺害東林黨人楊漣和熊廷弼，本身的言行就已爲士大夫所不齒，因此，他任《明史》總裁後，在皇史宬看到熹宗實録中天啓四年紀事的内容，其中含有對自己不利的文字，於是乘人不備，竊走《天啓實録》的一部份，從而造成史料的殘缺。另外，又有修清世祖實録及後三藩之亂等等因素所阻礙，遂使修明史一事時常停頓，修史的條件尚不成熟，没有進行多久就停止了。到康熙四年(1665)，又曾下詔再修，不久也中輟。

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清朝平三藩勝券在握，統治日趨鞏固，於是再開史館。這次修史，清政府下了較大决心，爲進一步籠絡漢族地主和明朝遺臣，宣布恢復唐宋時期的科舉名目——博學鴻詞科，招攬名士遺民，搜羅修史人才，將被録取的彭孫遹等五十人全部録用，又派右庶子盧君琦等十六人同爲纂修。他們都以翰林的名義安排在明史館。開始，以徐元文爲監修，葉方藹、張玉書爲總裁。當時許多有名望的學者進入史館，如朱彝尊、尤侗、毛奇齡、潘耒、湯斌、施閏章、汪琬、倪燦、姜宸英、嚴繩孫、喬萊、張烈、黄虞稷等。這一次纔正式商討方法，確定體例，依類分題，分工負責，開始了實實在在的編纂工作。康熙二十一年(1682)，開始整理草稿工作。至二十三年(1702)，曾任總裁的徐元文延攬大史學家萬斯同任删改工作。這期間對史稿的編纂出力最多的要數萬斯同，他在史館的二十年中，凡編纂的稿件都由他復審、改定，手定史稿不下五百卷，雖不任總裁，實際上却起着總裁的作用。康熙三十年，徐元文去世。三十三年，王鴻緒繼任總裁，繼續聘用萬斯同覈定列傳，萬氏任此事直至逝世。

康熙六十一年(1722)，總裁王鴻緒在萬斯同所定史稿的基礎上稍加改動後進呈，這就是世傳的《横雲山人明史稿》，也就是王鴻緒《明史稿》。因此，可以説，在第二階段，《明史》基本完成。特别要指出的是還有一些人雖然没有正式加入纂修官行列，但是在修撰《明史》過程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如著名學者黄宗羲和顧炎武都十分重視明史的修撰，他們都不

肯直接與清廷合作,不應徵聘。明史館的首任監修徐元文是顧炎武的外甥,就修史問題曾多次請教於顧炎武。黄宗羲後來命其子黄百家和學生萬斯同參加修史。

雍正元年(1723),清廷重新開設史館續修《明史》。以隆科多、王頊齡爲監修官。張廷玉、徐元夢、朱軾、覺羅逢泰等爲總裁官,孫嘉淦、汪由敦、楊椿等二十五人爲纂修官。各分數卷,着手編纂整理。他們以王鴻緒《明史稿》爲據,增删修改,於雍正十三年(1735)成書。到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板刊行,由張廷玉領銜奏上,《明史》終於誕生。

明史館纂修的學者不僅長於著述,還在修史理論和編纂方法方面有不少建樹。他們在討論體例、史法等問題的過程中,表達了各自的史學思想、史學識見及史學理論。在初期,朝野學者議訂修史條例時,就有徐乾學綜合各家討論的意見確定了《修史條議(六十一條)》,王鴻緒有《史例議》,湯斌有《明史凡例議》、《陳史法以襄大典疏》,潘耒有《修明史議》,施閏章有《修史議》,汪由敦有《史裁蠡説》,朱彝尊有《上總裁書》七通,其内容廣泛,對編纂實踐、編纂理論等各方面的問題,都有精到的論述。參加討論的人又有顧炎武、黄宗羲、全祖望等不下幾十家。

《明史》記載了明太祖洪武元年至明思宗崇禎十七年間共計二百七十七年的歷史,其中反映了各個時期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是一部紀傳體明代通史。全史共三百三十二卷。其中,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傳二百二十卷。

《明史》的本紀寫的詳略得當,無繁冗之詞,也避免了求簡過當。如開國皇帝朱元璋打下了大明江山,在位三十一年,其事跡可書者甚多,因此用了三卷的篇幅紀傳。同樣,明成祖朱棣是以藩王起兵,搶得皇帝寶座的,在位長達二十二年,故而卷數同樣也長達三卷。而泰昌時期的明光宗朱常洛,在位僅一個月即身亡,其事跡相對很少,故不單獨成卷,而是併入第二十一卷,於萬曆時期的明神宗朱翊鈞傳記之後。又《明英宗實録》中附景泰七年事,稱明代宗朱祁鈺爲郕戾王,而削其帝號。這是當時史臣曲筆,即有意掩蓋真相。在《明史》本紀中,則將英宗前後二度稱帝分作兩紀,列景帝於兩紀之間,這樣就還歷史於本來面目了。

《明史》表五篇十三卷,諸王五卷、功臣三卷、外戚一卷、宰輔二卷、七卿二卷。《七卿年表》是《明史》獨創,記歷朝吏、户、禮、兵、刑、工六部尚書及左右都御史的任免,它反映了明太祖罷丞相制,將丞相之職分於六部,及又有都察院糾察百司,和而爲七,這是應明代中央行政機構的變化而立的,是《宰輔年表》的姊妹篇。

《明史》列傳共計二百二十卷,其類傳的名目之多,包含的人物之衆,篇幅之長,都是這部史書最突出的特點。同時,列傳的附傳很多,以此記載了諸多歷史人物的姓名。列傳共分二十類,其中后妃、諸王、公主、循吏等十七類是依舊史之例設立的,新創立的有三類:《閹黨傳》、《土司傳》、《流寇傳》,保存了許多珍貴史料。在已有《宦官傳》的情況下,另立《閹黨傳》,主要是記載明季宦官黨羽結黨營私、禍國殃民的突出人物及事例,從中可以探察明朝政治及宦官集團的殘暴和腐敗。我國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佔有十卷篇幅的《土司傳》分别記載了湖廣、四川、貴州、雲南、廣西等地區少數民族的情況,並記述了各族首領“土司”的統治及其與中央政權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既反映了明朝民族壓迫的殘酷性,又反映了各族間關係進一步發展的情況。因此,它既不應列入外國傳,也不能等同於一般列傳,祇能專類列出。《流寇傳》專敍明末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張獻忠等人,因爲他們領導的農民軍較之其他一些農民起義規模大得多,從而加速了明朝滅亡的步伐。把彪炳史册的明末農民起義領袖編入《流寇傳》,暴露了作者對農民起義的仇視,但同時也保存了晚明以來關於

社會矛盾的重要史實,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纂修《明史》的第一、二階段,清政府有一個明顯的目的,就是爲了收買知識份子,緩和他們對清朝的反抗。待萬斯同在暗中主持下修成《明史》,清統治者認爲對其統治不利,於是就有了雍正年間的第三次續修,改了又改,最終成書,但是與當初的內容相差很遠。即使如此,畢竟因爲底本良好,修撰年限長,參考材料多,修撰人員中有許多有名的學者,因此它在正史中,還是能够體現出特有的史料價值。

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明史》撰文中的立場、觀點是比較明確的。一般講,它同情代表中小地主利益集團;讚揚實行輕徭薄賦的清官,反對殘酷壓榨百姓的貪官;歌頌明末抗清的仁人志士,反對屈膝投降的妥協派。對於統治階級中的代表人物,一般能功過兼述,如書中贊揚爲民稱道的被殺害的于謙爲"忠心義烈,與日月争光"(《明史·于謙傳·贊》)。詳述了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鞠躬盡瘁,英勇頑强,誓死不降清的事跡。對權傾一時的張居正也作了客觀評價,肯定了他曾力行變法,試圖改革財政與吏制,整頓邊防,使明朝一度出現了"萬曆中興"的政績,贊揚他"通識事變,窮於任事"(《明史·張居正傳》),但同時又指出他"威柄之操,幾於震主",最後落得剖棺籍家的結局。由此可見,《明史》在評價人物方面還是比較符合歷史實際的。

清修《明史》,首先就要求它爲清朝的政治服務,因此,凡涉及清代祖先的一些問題,衹要他們認爲有礙其政治利益的,就不惜隱没史實删除不書。關於清朝的興起及南明的事跡,也衹用寥寥數語,記述籠統而又曖昧,對於南明時期抗清斗争的具體事跡,則略而不寫。凡此種種,都是由於當時史官屈從於清朝統治者的結果。

《明史》現在通行的版本有:百衲本、中華書局標點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以 1916 年涵芬樓影印本照相製版縮印本、長沙岳麓書社校點本。

《明史》全譯主編:章培恒、喻遂生。譯者:韓結根、毛遠明、蘇文英、歐昌俊、孟美菊、唐建金、周勤、李明曉、王建明、黄毅、董艷艷、于正安、陳正宏、劉小文、趙立偉、鄧飛、朱邦薇、朱元寅、鄭利華、張國艷、郭鳳花、唐瑛、馬美信、鮑道蘇、乐秀拔、喻遂生、朱習文、甘露、賈燕子、李海霞、廖强、虎維鐸、唐光榮、陳曉華。

明史目録

第一冊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第五册

第六册

第七册

第八册

第九册

第十册

明史卷二百七十七

列傳第一百六十五

袁繼咸 張亮 金聲 江天一 丘祖德 温璜 吴應箕 尹民興(等)
沈猶龍 李待問 章簡 陳子龍 夏允彝 徐孚遠
侯峒曾 閻應元(等) 朱集璜(等) 楊文驄 孫臨(等) 陳潛夫 陸培
沈廷揚 林汝翥 林埅 鄭爲虹 黄大鵬 王士和 胡上琛 熊緯

袁繼咸

袁繼咸，字季通，宜春人。天啓五年進士。授行人。

崇禎三年冬，擢御史，監臨會試，坐縱懷挾舉子，謫南京行人司副，遷主客員外郎。七年春，擢山西提學僉事。未行，總理户、工二部中官張彝憲有朝覲官齎册之奏。繼咸疏論之，謂："此令行，上自藩臬，下至守令，莫不次第參謁，屏息低眉，跪拜於中官之座，率天下爲無耻事，大不便。"彝憲大恚，與繼咸互訐奏。帝不聽，乃孑身赴任。久之，巡撫吴甡薦其廉能。而巡按御史張孫振以請屬不應，疏誣繼咸贓私事。帝怒，逮繼咸，責甡回奏。甡賢繼咸，斥孫振。諸生隨至都，伏闕訴冤，繼咸亦列上孫振請屬狀及其贓賄數事。詔逮孫振，坐謫戍；繼咸得復官。

十年，除湖廣參議，分守武昌。以兵搗江賊巢興國、大冶山中，擒賊首吕瘦子，降其黨千餘人。詔兼僉事，分巡武昌、黄州。擊退賊老回回、革裏眼等七大部黄陂、黄安，築

袁繼咸，字季通，宜春人。天啓五年考中進士。授官行人。

崇禎三年冬，提升爲御史，監臨會試，因放縱懷挾違規舉的子得罪，貶謫南京行人司副，遷任主客員外郎。七年春，提升爲山西提學僉事。没有出發，總理户、工二部宦官張彝憲有朝覲之官齎册的奏疏。袁繼咸上疏評論，説："此令一行，上自布政使、按察使，下至郡守縣令，没有誰不依次參拜謁見，屏住呼吸低着頭，跪拜在宦官之座前。率領天下之人作無耻之事，非常不利。"張彝憲大怒，與袁繼咸互相上奏攻擊，皇帝不聽從，便單身赴任。很久之後，巡撫吴甡舉薦他廉潔能幹。而巡按御史張孫振因請托袁繼咸而不被答應，便上疏誣告袁繼咸貪贓謀私之事。皇帝怒，逮捕袁繼咸，責成吴甡回奏。吴甡認爲袁繼咸賢能，指斥張孫振。諸生員隨着到京都，直接向皇帝訴冤，袁繼咸也列上張孫振請托的情况以及他貪贓受賄的幾件事。下詔逮捕張孫振，坐罪貶謫戍役；袁繼咸得以恢復官職。

十年，授任湖廣參議，分守武昌。率兵搗毁江賊的巢穴於興國、大冶山中，擒獲賊的首領吕瘦子，招降他的黨羽一千餘人。下詔兼理僉事，分巡武昌、黄州。擊退賊老回回、革裏眼等七大部於黄陂、黄安，修築黄岡城墻六千多丈。

黄岡城六千餘丈。

十二年，移淮陽，忤中官楊顯名，奏鐫二秩調用。督師楊嗣昌以其知兵，引參軍事。明年四月，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未一年，襄陽陷，被逮，戍貴州。

十五年，廷臣交薦，起故官，總理河北屯政。未赴，賊逼江西。廷議設重臣總督江西、湖廣、應天、安慶軍務，駐九江。擢繼咸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以行。賊已陷武昌，左良玉擁兵東下。繼咸遇良玉於蕪湖，激以忠義。良玉即還，恢復武昌。廷議吕大器來代，繼咸仍督屯政。大器、良玉不協，長沙、袁州俱陷，仍推繼咸代之。甫抵鎮而京師陷。

福王立南都，頒詔武昌，良玉不拜詔。繼咸致書言倫序正，良玉乃拜受詔。繼咸入朝，高傑新封興平伯。繼咸曰："封爵以勸有功。無功而封，有功者不勸。跋扈而封，跋扈愈多。"王曰："事已行，奈何?"繼咸曰："馬士英引傑渡江，宜令往輯。"王曰："彼不欲往，輔臣史可法願往。"繼咸曰："陛下嗣位，固以恩澤收人心，尤宜以紀綱肅衆志。乞振精神，申法紀。冬春間，淮上未必無事。臣雖駑，願奉六龍爲澶淵之舉。"王有難色。因詣榻前密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然所部多降將，非孝子順孫。陛下初登大寶，人心危疑，意外不可不慮，臣當星馳回鎮。"許之。因赴閣責可法不當封傑，士英嗛之。俄陳致治守邦大計，引宋高宗用黄潛善、汪伯彦事，語復侵士英。會湖廣巡按御史黄澍劾奏士英十大罪，士英擬旨逮治。澍與良玉謀，陰諷將士大嘩，欲下南京索餉，保救澍。繼咸爲

十二年，移調淮陽，觸犯宦官楊顯名，上奏降二級調用。督師楊嗣昌因爲他懂得軍事，援引他參贊軍事。第二年四月，提升爲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不到一年，襄陽陷落，被逮捕，謫罰戍役貴州。

十五年，廷臣交相推薦，起用任原官，總理河北屯田政務。没有赴任，賊逼近江西。朝廷商議設置重要之臣總督江西、湖廣、應天、安慶的軍務，駐扎在九江。提升袁繼咸任兵部右侍郎兼任右僉都御史而行。賊已攻陷武昌，左良玉聚集軍隊沿江向東進兵。袁繼咸在蕪湖遇上左良玉，以忠義激發他，左良玉便返回，恢復武昌。朝廷商議派吕大器前來代替他，繼咸仍然督理屯田政務。吕大器、左良玉不協和，長沙、袁州都被攻陷，於是仍然推舉袁繼咸代替吕大器。剛剛抵達鎮所而京城便陷落了。

福王在南都即位，頒發詔令於武昌，左良玉不拜詔。袁繼咸送書信講説道理端正名分，左良玉纔拜受詔命。袁繼咸入朝，高傑新封興平伯。繼咸説："封賜爵位用來鼓勵有功之臣。無功受封，有功的人不能鼓勵；專横跋扈受封，跋扈的人會更多。"福王説："事情已經施行，怎麽辦?"繼咸説："馬士英導引高傑渡江，應該命令他去調和。"福王説："馬士英不想去，輔臣史可法願意前去。"繼咸説："陛下繼位，本來應以恩澤收取人心，尤其應以綱常法紀嚴肅衆人之志。請振作精神，申明法紀。冬春期間，淮上未必無事，臣雖然愚駑，願意奉天子車駕完成澶淵結盟之舉。"福王有爲難的臉色。於是到榻前秘密奏言："左良玉雖然没有别的圖謀，但是部屬多降將，不是孝順子孫。陛下初登帝位，人心危險懷疑，意外之事不可不考慮，臣應當連夜趕回鎮所。"福王同意了他。於是到内閣責備史可法不應當封高傑，馬士英懷恨他。不久，陳説治理好國家守衛疆土的大計，引用宋高宗任用黄潛善、汪伯彦的史事，話語又暗犯馬士英。恰逢湖廣巡按御史黄澍上奏彈劾馬士英十大罪行，馬士英擬旨逮捕治罪。黄澍與左良玉謀劃，暗中慫恿將士大聲喧

留江漕十萬石、餉十三萬金給之，且代澍申理，以良玉依仗澍爲言。士英不得已，免逮澍。繼咸既與士英隙，所奏悉停寢。

嘩，要下南京索要軍餉，保救黄澍。袁繼咸爲此留下長江漕運之糧十萬石、餉銀十三萬兩供給他，并且代黄澍申明道理，是左良玉依仗黄澍爲藉口的緣故。馬士英不得已，免去逮治黄澍。袁繼咸已經與馬士英有矛盾，所奏之事全部停止不行。

明年正月，繼咸言："元朔者，人臣拜手稱觴之日，陛下嘗膽卧薪之時。念大耻未雪，宜以周宣之未央問夜爲可法，以晚近長夜之飲、角抵之戲爲可戒。省土木之功，節浮淫之費。戒諭臣工，後私鬥而急公仇。臣每嘆三十年來，徒以三案葛藤血戰不已。若《要典》一書，已經先帝焚毁，何必復理其説。書苟未進，宜寢之；即已進，宜毁之。至王者代興，從古亦多異同。平、勃迎立漢文，不聞窮治朱虚之過；房、杜决策秦邸，不聞力究魏徵之非。固其君豁達大度，亦其大臣公忠善謀，翊贊其美。請再下寬大之詔，解圜扉疑入之囚，斷草野株連之案。"王降旨俞其言。

第二年正月，袁繼咸説："元旦是人臣拜手稱觴的日子，是陛下卧薪嘗膽的時候。想到大耻没有洗雪，應當以周宣王的未央問夜爲可以效法，以近代君主長夜宴飲、角抵之戲爲鑒戒。减省土木修建，節約虚浮過度的費用。告誡百官，把私人争鬥放在後面，而把國家的大仇放在緊急的位置。臣常常感嘆三十年來，衹以三案糾葛，彼此血戰不止。如《要典》一書，已經過先帝焚毁處理，何必又提出其説。書如果還未進呈，應該停止；已經進呈，應該毁掉它。至於王者更代而興，自古也多有差異。陳平、周勃迎立漢文帝，没有聽説窮極論治朱虚侯之過；房玄齡、杜如晦决策秦邸，没有聽説竭力追究魏徵之非。固然是其君豁達大度，也是其大臣爲公忠誠善於謀劃，贊頌其美德。請求再次下達寬大的詔書，釋放獄中因疑案逮入的囚徒，斷除草野株連的案件。"福王降旨同意其言。

群小皆不喜繼咸，汰其軍餉六萬，軍中有怨言，繼咸疏争不得。又以江上兵寡，鄭鴻逵戰艦不還，議更造，檄九江僉事葉士彦於江流截買材木。士彦家蕪湖，與諸商暱，封還其檄。繼咸以令不行，疏劾士彦。士彦同年御史黄耳鼎亦劾繼咸，言繼咸有心腹將校勸左良玉立他宗，良玉不從云。良玉嘗不拜監國詔，聞之益疑懼，上疏明與繼咸無隙，耳鼎受指使而言，《要典》宜再焚。江東人乃由是交口言繼咸、良玉倡和，脅制朝廷矣。會都下又有僞太子之事，良玉争不得，遂與士英輩有隙。繼咸疏言："太子真僞，非臣所能懸揣。真則望行良玉言，僞則不妨從容審處，多召

群小人都不喜歡袁繼咸，扣除他的軍餉六萬，軍中有怨恨的話，繼咸上疏力争不能得到。又因江上兵少，鄭鴻逵戰船不回，商議重造，傳送公文至九江僉事葉士彦令他在江流中截買木材。葉士彦家住蕪湖，與諸商人親近，封還他的公文。袁繼咸因命令不能施行，上疏彈劾葉士彦。葉士彦的同年進士御史黄耳鼎也彈劾袁繼咸，説袁繼咸有心腹將校勸左良玉擁立别宗，左良玉不聽從。左良玉曾不拜福王監國之詔，聽説後更加懷疑恐懼，上疏表明與袁繼咸没有嫌隙，黄耳鼎受指使而上言，《要典》應該再焚。江東人便因此共同説袁繼咸、左良玉互相唱和，迫脅控制朝廷。恰逢都城之下又有僞太子之事，左良玉争之不能，便與馬士英等人有嫌隙。袁繼咸上疏説："太子真僞，不是臣所能隨意揣測的。真，便望實行左良玉之言；僞，則不妨從容審查處

東宮舊臣辨識，以解中外之疑。”疏未達，良玉已反。

初，繼咸聞李自成兵敗南下，命部將郝效忠、陳麟、鄧林奇守九江，自統副將汪碩畫、李士元等援袁州，防賊由岳州、長沙入江西境。既已登舟，聞良玉反，復還九江。良玉舟在北岸，貽書繼咸，願握手一别，爲皇太子死。九江士民泣請繼咸往，紓一方難。繼咸會良玉於舟中，良玉語及太子下獄事，大哭。次日，舟移南岸，良玉袖出皇太子密諭，劫諸將盟。繼咸正色曰：“密諭何從來？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密諭何從來？”良玉色變，良久乃曰：“吾約不破城，改檄爲疏，駐軍候旨。”繼咸歸，集諸將於城樓而灑泣曰：“兵諫非正。晉陽之甲，《春秋》惡之，可同亂乎？”遂約與俱拒守。而效忠及部將張世勳等則已出與良玉合兵，入城殺掠。繼咸聞之，欲自盡。黄澍入署拜泣曰：“寧南無異圖。公以死激成之，大事去矣。”副將李士春亦密白繼咸隱忍，至前途，王文成之事可圖也。繼咸以爲然，遂出責良玉。良玉已疾篤，夜望見城中火起，大哭曰：“予負臨侯！”臨侯，繼咸别號也。嘔血數升，遂死。其子夢庚秘不發喪，諸將推爲帥，移舟東。

中朝皆疑繼咸、良玉同反。而南都時已破，諸鎮多納款。繼咸勸夢庚旋師，不聽。遣人語林奇、碩畫、士元毋爲不忠事，林奇、碩畫、士元避皖湖中，遣人陰逆繼咸。繼咸已爲效忠紿赴其軍。將至湖口，而夢庚、效忠降於我大清，遂執繼咸北去，館内院。至明年三月，終不屈，乃殺之。

理，多召集東宮舊臣辨識，以解除朝廷内外之人的疑惑。”奏疏還没有到達，左良玉已經反叛。

當初，袁繼咸聽説李自成兵敗南下，命令部將郝效忠、陳麟、鄧林奇防守九江，自己統領副將汪碩畫、李士元等救援袁州，防止賊從岳州、長沙入江西境。已經登船，聽説左良玉叛亂，又返回九江。左良玉的船在北岸，送書信給袁繼咸，希望握手告别，爲皇太子死。九江士民哭着請袁繼咸前往，以紓緩一方的危難。袁繼咸在船中會見左良玉，良玉言及太子下獄之事，大哭。第二天，船移靠南岸，左良玉從袖中抽出皇太子的密諭，劫持衆將盟誓。袁繼咸正色説：“密諭從何而來？先帝的舊恩不可忘，當今皇上也不可負，密諭從何而來？”左良玉臉色改變，很久纔説：“我守約不攻破城，改檄文爲奏疏，駐軍等候聖旨。”袁繼咸返回，召集諸將於城樓灑淚説：“兵諫不是正途。晉陽的軍隊，《春秋》憎惡，可以夥同作亂嗎？”於是誓約共同拒守。而郝效忠及部將張世勳等人却已經出城與左良玉合兵，入城殺戮搶掠。袁繼咸聽説後，想自殺。黄澍入衙署拜哭説：“寧南無異圖。您以死激發他，大事便不可挽回了。”副將李士春也秘密告訴袁繼咸隱忍，視其向前發展，王文成的事可以圖謀。袁繼咸認爲有理，便出城責備左良玉。左良玉病已沉重，晚上望見城中火起，大哭説：“我對不起臨侯啊！”臨侯是袁繼咸的别號。嘔血數升，於是死去。其子左夢庚隱密不發喪，諸將推舉他作軍帥，移船東下。

朝廷内都懷疑袁繼咸、左良玉共同謀反。而南都當時已被攻破，諸鎮多投降清軍。袁繼咸勸説左夢庚回軍，左夢庚不聽從。又派人告訴鄧林奇、汪碩畫、李士元不要做不忠的事，林奇、碩畫、士元躲避到皖之湖中，派人暗中迎接袁繼咸。繼咸已被郝效忠欺騙到他的軍中去。將要到達湖口，而左夢庚、郝效忠投降了我大清，便拘執袁繼咸到北方，住在内院。到第二年三月，終究不屈服，便殺掉了他。

張亮

有張亮者，四川人。舉於鄉。崇禎時，歷榆林兵備參議，用薦改安廬兵備，監禁軍討賊，頻有功。十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福王既立，亮聞李自成兵敗西奔，奏言賊勢可乘，請解職視賊所向，督兵進討，從之。尋召入京議事，復遣還任。明年四月，左夢庚陷安慶，亮被執。夢庚北行，挾亮與俱，乘間赴河死。

有一個叫張亮的是四川人，鄉試考中舉人。崇禎時，歷任榆林兵備參議，因人推薦改任安廬兵備，監督禁軍討伐賊寇，多次有戰功。崇禎十七年，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福王即位後，張亮聽説李自成兵敗向西逃，上奏説賊勢可乘，請求解除職務觀察賊軍去向，督兵進討，朝廷聽從。不久，召入京城商議國事，又派遣還任。第二年四月，左夢庚攻陷安慶，張亮被拘執。左夢庚向北去，挾持張亮一同走，張亮乘機跳河自殺。

金聲　江天一

金聲，字正希，休寧人。好學，工舉子業，名傾一時。崇禎元年，成進士，授庶吉士。明年十一月，大清兵逼都城，聲慷慨乞面陳急務，帝即召對平臺。退具疏言："臣書生素矢忠義，遭遇聖明，日夜爲陛下憂念天下事。今兵逼京畿，不得不急爲君父用。夫通州、昌平，都城左右翼，宜戍以重兵。而天津漕艘所聚，尤宜亟防。今天下草澤之雄，欲效用國家者不少，在破格用之耳。臣所知申甫有將才。臣願仗聖天子威靈，與練敢戰士，爲國家捍强敵，惟陛下立賜裁許。"

申甫者，僧也，好談兵，方私製戰車火器。帝納聲言，取其車入覽，授都司僉書。即日召見，奏對稱旨，超擢副總兵，敕募新軍，便宜從事。改聲御史，參其軍。甫倉猝募數千人，皆市井游手，所需軍裝戎器又不時給。而是時大清兵在郊圻久，勢當速戰，急出營柳林。總理滿桂節制諸軍，甫不肯爲下。桂卒掠民間，甫軍捕之，桂輒索去。聲以兩軍不和聞，帝即命聲調護。亡何，桂歿，甫連敗於柳林、大井，乃結車營盧溝橋。大清兵繞出其後，御車者惶懼不能轉，

金聲，字正希，休寧人。好學，精通科舉考試的學問，名聲超過當代。崇禎元年，成爲進士，授任庶吉士。第二年十一月，大清軍隊逼近都城，金聲慷慨請求當面陳述緊急事務，皇帝便召見對答於平臺。退下後詳細寫成奏疏説："臣是書生，一向發誓忠義，遇上君主聖明，日夜替陛下憂慮思考天下之事。現在兵逼京畿，不得不急於被君父使用。通州、昌平，是都城的左右翼，應設重兵把守。天津是漕船聚集之地，尤其應該嚴加防守。現在天下民間的英雄，想效力於國家的人不少，關鍵在於破格録用而已。臣所知的申甫，有大將之才。臣希望仰仗聖明天子的威靈，參與訓練敢戰之士，爲國家抵抗强敵，希望陛下及時賜恩裁定同意。"

申甫是僧人，喜好談論軍事，正私自製造戰車火器。皇帝采納金聲之言，取來他的戰車送入觀覽，授予都司僉書。即日召見，上奏對答符合聖意，超級提拔爲副總兵，敕令招募新軍，見機行事。改任金聲爲御史，參謀其軍。申甫匆忙之間招募數千人，都是市井游手好閑之人，所需要的軍裝兵器又不及時供給。而這時大清兵在郊區日久，形勢應當速戰，急忙出軍結營於柳林。總理滿桂節制諸路軍，申甫不肯在他之下。滿桂的士兵搶掠民間，申甫的軍隊予以逮捕，滿桂便索要而去。金聲以兩軍不和上報，皇帝便命令金聲調解。不久，滿桂死，申甫連續戰敗於柳林、大井，於是結車扎營於盧溝橋。大清兵繞到申甫軍

殲戮殆盡，甫亦陣亡。聲痛傷之，言甫受事日淺，直前衝鋒，遺骸矢刃殆遍，非喋血力戰不至此。帝亦傷之，命予恤典。

營之後，駕車的士兵驚惶恐懼不能轉動戰車，被殲滅殺戮幾乎死光，申甫也陣亡。金聲非常悲傷，説申甫接受職事時間短，向前衝鋒，遺體上箭刃傷幾乎遍布，如果不是喋血奮力作戰，便不會到這種地步。皇帝也爲之悲傷，命令給予撫恤典例。

聲耻無功，請率參將董大勝兵七百人，甫遺將古壁兵百人，及豪傑義從數百人，練成一旅，爲劉之綸奇兵，收桑榆之效，不許。俄以清核軍需告竣，奏繳關防，請按律定罪，再疏請罷斥，皆不許。東江自毛文龍被殺，兵力弱，勢孤。聲因東宫册立，自請頒詔朝鮮，俾聯絡東江，張海外形勢。帝雖嘉其意，亦不果用。

金聲以無功而感到羞耻，請求率領參將董大勝的士兵七百人，申甫的遺將古壁的士兵一百人，以及以義相從的豪傑數百人，練成一支軍隊，爲劉之綸奇兵，以收到後期之功，皇帝不允許。不久，以清查核實軍需結束，上奏繳回關防印信，請求按法律定罪，再次上疏請求罷免受斥，皇帝都不同意。東江自從毛文龍被殺，兵力薄弱，勢力孤單。金聲因東宫太子册立，自請頒詔於朝鮮，使之聯絡東江，擴張海外形勢。皇帝雖然嘉賞其意，也終究不用。

尋上疏言："陛下曉夜焦勞，日親天下之事，實未嘗日習天下之人。必使天下才不才，及才長短，一一程量不爽，方可斟酌位置。往者，陛下數召對群臣，問無所得，鮮當聖心，遂厭薄之。臣愚妄謂陛下泰交尚未殷，顧問尚未數，不得謂召對無益也。願自今間日御文華，令京卿、翰林、臺諫及中行、評博等官，輪番入直，博咨廣詢。而内外有職業者，亦得不時進見。政事得失，軍民利病，廟堂舉錯，邊塞情形，皆與臣工考究於燕閒之間。歲月既久，品量畢呈。諸臣才不才，及才長短，豈得逃聖鑒。"帝未及報，聲再疏懇言之，終不用，遂屢疏乞歸。

不久，金聲上疏説："陛下早晚焦慮辛勞，每天親理天下之事，實際未曾熟悉天下之人。必定要使天下之人有才、無才以及才能長短，一一衡量不差，纔可以斟酌使用。過去，陛下多次召見群臣對答，問無所得，很少有適合聖心的，於是厭惡輕視他們。臣愚妄地認爲陛下互通聲氣，使上下不隔還做得不够，顧問形勢次數還不多，不能認爲召問對答没有益處。希望從今以後隔一天駕臨文華殿，令京卿、翰林、臺諫以及中行、評博等官，輪番入内值班，廣泛咨詢。而宫廷内外有職務之人，也得以隨時進見。政事的得失，軍民的利弊，朝廷的措施，邊塞的情形，都與臣下在安閑之間得到研究。時間既久，人品才能都呈現出來。諸臣有才無才，以及才能長短，哪裏能够逃過聖上的察鑒。"皇帝還來不及回覆，金聲再次上疏誠懇述説，終究不被采用，於是屢次上疏請求退休。

後大學士徐光啓薦聲同修曆書，辭不就。以御史召，亦不赴。八年春，起山東僉事，復兩疏力辭。鄉郡多盜，聲團練義勇，爲捍御。十六年，鳳陽總督馬士英遣使者李章玉徵貴州兵討賊，迂道掠江西，爲樂平吏

後來大學士徐光啓舉薦金聲同修曆書，金聲推辭不就任。以御史之官召，也不赴任。八年春，起用爲山東僉事，又兩次上疏竭力推辭。鄉郡多盜賊，金聲團練義勇，作爲防禦之用。十六年，鳳陽總督馬士英派使者李章玉徵調貴州兵討伐賊，繞道搶掠江西，被樂平吏民抗拒攻擊。等

民所拒擊。比抵徽州境，吏民以爲賊，率衆破走之。章玉諱激變，謂聲及徽州推官吴翔鳳主使。士英以聞，聲兩疏陳辨。帝察其無罪，不問。其年冬，廷臣交薦，即命召用，促入都陛見，未赴而京師陷。

福王立於南京，超擢聲左僉都御史，聲堅不起。大清兵破南京，列郡望風迎降。聲糾集士民保績溪、黄山，分兵扼六嶺。寧國丘祖德、徽州温璜、貴池吴應箕等多應之。乃遣使通表唐王，授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諸道軍。拔旌德、寧國諸縣。九月下旬，徽故御史黄澍降於大清，王師間道襲破之。

聲被執至江寧，語門人江天一曰："子有老母，不可死。"對曰："天一同公起兵，可不同公殉義乎!"遂偕死。唐王贈聲禮部尚書，謚文毅。天一，歙諸生。

到抵達徽州境，吏民認爲是賊，率衆人打敗并趕走他。李章玉諱言激怒變亂，又説金聲和徽州推官吴翔鳳指使。馬士英上報，金聲兩次上疏陳述分辯，皇帝察其無罪，不問罪。這年冬，朝廷大臣交相舉薦，便命令徵召任用，催促入京朝見，没有赴召而京城陷落。

福王在南京即位，越級提拔金聲任左僉都御史，金聲堅決不起任。大清軍隊攻破南京，各郡望風出迎投降。金聲聚集士民保守績溪、黄山，分兵扼守六嶺。寧國丘祖德、徽州温璜、貴池吴應箕等多響應他。於是派使者上表與唐王聯係，授予金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諸路軍隊。攻拔旌德、寧國等縣。九月下旬，徽舊御史黄澍向大清投降，清兵從小路襲擊打敗了金聲。

金聲被拘執到江寧，對門人江天一説："你有老母，不可死難。"回答説："天一同公起兵，可以不與公一起爲義獻身嗎!"於是一同死去。唐王追贈金聲爲禮部尚書，謚文毅。江天一是歙縣生員。

丘祖德

丘祖德，字念修，成都人。崇禎十年進士。授寧國推官，以才調濟南。用薦超擢僉事，分巡東昌。山東土寇猖獗，帝因給事中張元始言，令祖德及東兖道李恪專任招撫，寇多解散。十五年，調官沂州。其冬用兵部尚書張國維薦，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十六年，罣察典，解職候勘。事白，以故官代王永吉撫山東。京師覆，賊遣使招降。祖德斬之，謀發兵拒守。會中軍梅應元叛，率部卒索印，祖德乃南奔。

福王時，御史沈宸荃劾祖德及河南總督黄希憲輕棄封疆，詔削籍提訊，久之獲釋。而成都亦陷，無家可歸，流寓寧國。金聲起兵績溪，祖德與寧國舉人錢文龍，諸生麻三衡、沈壽蕘等各舉兵應之。時郡城已失，祖

丘祖德，字念修，成都人。崇禎十年考中進士。授官寧國推官，以有才幹調任濟南。因人舉薦超級提升爲僉事，分巡東昌。山東土寇猖獗，皇帝因給事中張元始上言，命令丘祖德以及東兖道李恪專門從事招撫，寇多解散。十五年，調官沂州。這年冬，因兵部尚書張國維推薦，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十六年，考核官吏差誤，解除職務聽候審理。事情弄明白，以原官代王永吉巡撫山東。京城覆滅，賊派使者招降。丘祖德斬殺來使，謀劃發兵拒守。恰遇中軍梅應元叛變，率領部卒索取官印，丘祖德便逃往南方。

福王時，御史沈宸荃彈劾丘祖德以及河南總督黄希憲輕易抛棄封疆，下詔削除官籍提交審訊，很久以後獲得釋放。而成都也陷落，無家可歸，流落寄居寧國。金聲起兵於績溪，丘祖德與寧國舉人錢文龍，生員麻三衡、沈壽蕘等各起兵響應。當時郡城已失陷，丘祖德駐扎華陽，麻三

德駐華陽，三衡駐稽亭，他蜂起者又十餘部，約共攻郡城。不克，壽蕘陣歿，祖德退還山中。大清兵攻拔其寨，被獲，磔死，其子亦死。越四日，三衡軍敗，亦死。壽蕘，都督有容子。三衡，布政使溶孫也。三衡兵既起，旁近吴太平、阮恒、阮善長、劉鼎甲、胡天球、馮百家與俱起，號七家軍，皆諸生也。三衡既敗，太平等亦死。

衡駐扎稽亭，其他蜂起的又有十餘部，相約共同攻打郡城。不能攻下，沈壽蕘戰死，丘祖德退回山中。大清軍隊攻破他的營寨，被俘獲，被支解而死，其兒子也死難。過了四天，麻三衡兵敗，也死難。沈壽蕘是都督沈有容的兒子。麻三衡是布政使麻溶的孫子。麻三衡起兵後，附近吴太平、阮恒、阮善長、劉鼎甲、胡天球、馮百家與他一同起兵，號稱七家軍，都是生員。三衡敗後，吴太平等也死難。

温璜

温璜，初名以介，字于石，烏程人。大學士體仁再從弟也。母陸守節被旌。璜久爲諸生，有學行。崇禎十六年秋，舉進士，授徽州推官。甫莅任，聞京師陷，亟練民兵，爲保障計。明年，南京亦覆。知府秦祖襄及諸僚屬皆遁，璜乃盡攝其印，召士民慰諭之。金聲舉兵績溪，璜與掎角，且轉餉給其軍，而徙家屬於村民舍。未幾，聲敗，璜嚴兵自守。郡中故御史黄澍以城獻，璜趨歸村舍，刃其妻茅氏及長女，遂自剄死。

温璜，初名以介，字于石，烏程人。大學士温體仁隔房堂弟。母親陸氏守節受旌表。温璜長期爲生員，有學問德行。崇禎十六年秋，考中進士，授官徽州推官。剛到任，聽到京城陷落，急忙訓練民兵，爲保障打算。第二年，南京也覆滅。知府秦祖襄以及衆僚屬都逃走，温璜便全部代理他們的印信，召集士民安慰告諭。金聲在績溪起兵，温璜與他成掎角之勢，并且轉運糧餉供應金聲的軍隊，而遷徙家屬到村莊民房。不久，金聲失敗，温璜嚴密布置軍隊自我保守。郡中原御史黄澍以城獻給大清，温璜跑回村舍，殺死其妻茅氏和長女，於是自刎而死。

吴應箕

吴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善今古文，意氣横厲一世。阮大鋮以附璫削籍，僑居南京，聯絡南北附璫失職諸人，劫持當道。應箕與無錫顧杲、桐城左國材、蕪湖沈士柱、餘姚黄宗羲、長洲楊廷樞等爲《留都防亂公揭》討之，列名者百四十餘人，皆復社諸生也。後大鋮得志，謀殺周鑣，應箕獨入獄護視。大鋮聞，急遣騎捕之，應箕夜亡去。南都不守，起兵應金聲，敗走山中，被獲，慷慨就死。

吴應箕，字次尾，貴池人。精通今古文，意志氣概縱横凌厲一世。阮大鋮以依附宦官被削除官籍，寄居南京，聯絡南北依附宦官而失職的衆人，劫持掌權者。吴應箕與無錫顧杲、桐城左國材、蕪湖沈士柱、餘姚黄宗羲、長洲楊廷樞等作《留都防亂公揭》聲討他，列名者一百四十餘人，都是復社生員。後來阮大鋮得志，謀殺周鑣，吴應箕獨入監獄護理探望。阮大鋮聽説後，急忙派緹騎逮捕他，吴應箕連夜逃走。南都失守，吴應箕起兵響應金聲，戰敗逃往山中，被捕獲，慷慨就義。

其同時舉兵者有尹民興、吴漢超、龐昌胤、謝球、司石磐、王湛、魯之璵。

其同時起兵的有尹民興、吴漢超、龐昌胤、謝球、司石磐、王湛、魯之璵。

尹民興

民興，字宣子，崇禎初，舉進士。歷知寧國、涇二縣，除奸釐蠹，有神明之稱。行取入都，爲陳啓新所訐，謫福建按察司檢校。十五年春，疏陳時務十四事，帝喜，召爲職方主事。數召對，言多當帝意，即擢本司郎中。周延儒出督師，命從軍贊畫。延儒被譴，下民興吏，除名，久之始釋。福王立，起故官，尋謝病歸，流寓涇縣。南京失，與諸生趙初浣等據城拒守。大清兵攻破城，初浣死之，民興走免。唐王以爲御史，事敗歸，卒於家。

吳漢超

漢超，宣城諸生。崇禎十七年，聞都城變，謀募兵赴難，會福王立，乃已。明年，南都覆，棄家走涇縣，從尹民興起兵。兵敗，匿華陽山中。先是，丘祖德、麻三衡諸軍潰，保華陽，有徐淮者部署之。漢超與合，連取句容、溧水、高淳、溧陽、涇、太平諸縣。明年正月，襲寧國，夜緣南城登。兵潰，城中按首事者。漢超已出城，念母在，且恐累族人，入見曰："首事者我也。"剖其腹，膽長三寸。妻戚自擲樓下死。

應昌胤　謝球

昌胤，西充人。崇禎十年進士。授青陽知縣。南京覆，走匿九華山，謀舉兵。事泄被執，夜死旅店中。

球，溧陽諸主，僉事鼎新子也。毀家募兵。兵散，被執而死。

司石磐

石磐，鹽城諸生，與都司酆某同舉兵，兵敗被執。酆言："此儒生，吾劫之爲書記耳。"石磐曰："吾首事，奈何諱之！"繫獄六十餘日，與酆偕死。

尹民興，字宣子，崇禎初，考中進士。歷任寧國、涇二縣，鏟除奸惡懲治蠹蟲腐敗，有神明之稱。經保舉入京任職，被陳啓新所攻擊，貶謫到福建任按察司檢校。十五年春，上疏陳述時務十四事，皇帝喜，召爲職方主事。多次召問對答，言語多適合皇帝心意，便提升爲本司郎中。周延儒出京督軍，命令從軍幫助出謀劃策。周延儒遭譴責，尹民興被下交司法部門，除名，很久之後纔釋放。福王即位，起用爲原官，不久以病辭謝歸家，流落寄居涇縣。南京失守，與生員趙初浣等占據城池拒守。大清軍隊攻破城池，初浣死難，尹民興逃走獲免。唐王封他作御史，戰事失敗返回，死於家中。

吳漢超是宣城生員。崇禎十七年，聽説都城陷落，圖謀招募兵勇奔赴國難，恰逢福王即位，纔停下來。第二年，南都覆滅，棄家逃往涇縣，跟從尹民興起兵。兵敗，藏匿於華陽山中。在此之前，丘祖德、麻三衡諸軍潰敗，保守華陽，有一個叫徐淮的人安排布置。吳漢超與他會合，連續攻取句容、溧水、高淳、溧陽、涇、太平等縣。第二年正月，襲擊寧國，晚上攀緣南城墻登城。兵潰敗，城中按察首倡其事的人。吳漢超已出城，想到母親還在城内，并且恐怕拖累族人，入城見清軍，説："首先倡導其事的是我。"剖其腹，膽長三寸。妻戚氏自己跳到樓下而死。

龐昌胤，西充人。崇禎十年考中進士。授官青陽知縣。南京覆滅，逃走藏匿於九華山，圖謀起兵。事情泄露被捕，晚上死於旅店中。

謝球，溧陽生員，僉事謝鼎新的兒子。毀家招募兵勇。兵散，被捕而死難。

司石磐，鹽城生員，與都司酆某共同起兵，兵敗被捕。酆某説："這是儒生，我劫持他作書記而已。"司石磐説："我首先倡導起兵，爲什麼要隱諱呢！"關在獄中六十多天，與酆某一起死難。

王湛

湛，太倉諸生。城已下，與兄淳復集里人數百圍城。城中兵出擊，淳赴水死，湛被斫死。

王湛是太倉生員。城已被攻下，與兄王淳又聚集同鄉之人數百名圍攻城池，城中兵出城攻擊，王淳跳水而死，王湛被砍死。

魯之璵(等)

之璵，歷官副總兵，駐福山。蘇州既降，諸生陸世鑰聚衆焚城樓。之璵率千人入城，與大清兵戰，潰走，之璵戰死。

其時以諸生死者，有六合馬純仁、邳州王台輔。南京既下，六合即歸附，純仁題銘橋柱，抱石投水死。台輔，當崇禎末，聞宦官復出鎮，將草疏極諫。甫入都，都城陷，乃還。福王時，東平伯劉澤清、御史王燮張樂大宴於睢寧。台輔衰絰直入，責之曰："國破君亡，此公等卧薪嘗膽、食不下咽時，顧置酒大會耶!"左右欲鞭之，燮曰："狂生也。"命引去。及南京覆，台輔視其廩曰："此吾所樹，盡此死。"明年，粟盡，北面再拜，自縊死。

魯之璵，歷官副總兵，駐扎福山。蘇州投降後，生員陸世鑰聚衆焚燒城樓。魯之璵率領一千人入城，與大清軍隊交戰，後潰敗逃走，魯之璵戰死。

當時以生員身份死難的，有六合馬純仁、邳州王台輔。南京被攻破，六合便歸附，馬純仁題銘文於橋柱，抱着石頭跳水而死。王台輔，在崇禎末年，聽説宦官又出京鎮守，將要草寫奏疏竭力勸諫。剛入京，都城陷落，纔返回。福王時，東平伯劉澤清、御史王燮設樂在睢寧大擺宴席。王台輔穿着喪服徑直入内，責怪他們説："國破君亡，這是我們卧薪嘗膽、食不下咽的時候，爲什麽反而置酒大會呢!"左右之人將要鞭打他，王燮説："狂放的生員。"命令牽引離去。到南京覆滅，王台輔看着其廩食説："這是我種植的，吃盡它而死。"第二年，糧吃盡，向北再拜，自縊而死。

沈猶龍

沈猶龍，字雲升，松江華亭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除鄞縣知縣。天啓初，徵授御史，出爲河南副使。

崇禎元年，召復故官，進太僕少卿，拜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江西妖賊張普薇等作亂，猶龍遣游擊黄斌卿協剿，大破之。增秩賜金，以憂歸。服闋，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廣東巡撫。

十七年冬，福王召理部事，不就，乞葬親歸。明年，南京失守，列城望風下。閏六月，吴淞總兵官吴志葵自海入江，結水寨於泖湖。會總兵官黄蜚擁千艘自無錫至，與合。猶龍乃偕里人李待問、章簡等，募壯士數千人守城，與二將相犄角，而參將侯

沈猶龍，字雲升，松江華亭人。萬曆四十四年考中進士。授官鄞縣知縣。天啓初年，徵召授官御史，出京任河南副使。

崇禎元年，召回京復任原官，進升太僕少卿，拜授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江西妖賊張普薇等造反作亂，沈猶龍派游擊黄斌卿協助征剿，大破賊。增俸禄賜金幣，以親喪歸家。喪期滿，起用爲兵部右侍郎兼任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的軍務，兼任廣東巡撫。

十七年冬，福王徵召治理部事，不就任，請求葬親人歸家。第二年，南京失守，衆城望風投降。閏六月，吴淞總兵官吴志葵從海路入長江，結水寨於泖湖。恰逢總兵官黄蜚率領戰船千艘從無錫到達，與吴必葵會合。沈猶龍便偕同同鄉李待問、章簡等，招募壯士數千人守城，與二將互相呼應，而參將侯承祖守衛金山。八月，大清軍

承祖守金山。八月，大清兵至，二將敗於春申浦，城遂被圍。未幾破，猶龍出走，中矢死。待問守東門，簡守南門，城破，俱被殺。華亭教諭眭明永題詩明倫堂，投繯死。諸生戴泓赴池死。嘉定舉人傅凝之參志葵軍事，兵敗，赴水死。大清兵遂攻金山，承祖與子世禄猶固守。城既破，巷戰逾時，世禄中四十矢，被獲，死之。承祖亦被獲，説之降，不從，遂被殺。志葵、蜚既敗，執至江陰城下，令説城中人降。志葵説之，蜚不語，城迄不下，後皆被殺。

隊到達，二將在春申浦戰敗，城便被包圍。不久城被攻破，沈猶龍出城逃走，中箭而死。李待問守東門，章簡守南門，城被攻破，都被殺。華亭教諭眭明永題詩於明倫堂，上吊而死。生員戴泓跳入水池而死。嘉定舉人傅凝之參謀吴志葵軍事，兵敗，跳水死難。大清軍隊於是進攻金山，侯承祖與兒子侯世禄仍然堅守。城被攻破後，巷戰超過一個時辰，侯世禄中四十箭，被捕獲，死難。侯承祖也被捕獲，勸他投降，不聽從，於是被殺。吴志葵、黄蜚已戰敗，被拘執到江陰城下，命令勸説城中人投降。吴志葵説降，黄蜚不説話，城中還是没有投降，後來二人都被殺。

李待問　章簡

待問，字存我，崇禎末進士。授中書舍人。工文章，兼精書法。簡，字坤能。舉於鄉，官羅源知縣。

李待問，字存我，崇禎末年考中進士。授官中書舍人。精於文章，兼精書法。章簡，字坤能。參加鄉試考中舉人，授官羅源知縣。

陳子龍

陳子龍，字卧子，松江華亭人。生有異才，工舉子業，兼治詩賦古文，取法魏、晋，駢體尤精妙。崇禎十年進士。選紹興推官。

東陽諸生許都者，副使達道孫也。家富，任俠好施，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思得一當。子龍嘗薦諸上官，不用，東陽令以私憾之。適義烏奸人假中貴名招兵事發，都葬母山中，會者萬人。或告監司王雄曰："都反矣。"雄遽遣使收捕，都遂反。旬日間聚衆數萬，連陷東陽、義烏、浦江，遂逼郡城，既而引去。巡撫董象恒坐事逮，代者未至，巡按御史左光先以撫標兵，命子龍爲監軍討之，稍有俘獲。而游擊蔣若來破其犯郡之兵，都乃率餘卒三千保南寨。

陳子龍，字卧子，松江華亭人。生來有特異之才，精於科考，兼學詩賦古文，取法於魏、晋，駢體文尤其精妙。崇禎十年考中進士。選爲紹興推官。

東陽生員許都，是副使許達道的孫子。家庭富有，俠義好施捨，暗中用兵法管理賓客子弟，想得到擔當一任的機會。陳子龍曾經把他舉薦給上級官，不被録用，東陽縣令因私事恨他。恰逢義烏奸佞之人假藉大太監之名招募兵勇的事被揭露，許都葬母於山中，會集者達一萬人。有人向監司王雄報告："許都造反了。"王雄立即派差使逮捕，許都於是造反。十日之間聚集人衆數萬，連續攻破東陽、義烏、浦江，於是逼近郡城，隨後引兵離去。巡撫董象恒因事獲罪被逮捕，代替的人没有到，巡按御史左光先用巡撫標下之兵，命令陳子龍監軍征討，略有俘獲。而游擊蔣若來打敗犯郡之兵，許都便率領餘下之兵三千人保守南寨。

雄欲撫賊，語子龍曰："賊聚糧據險，官軍不能仰攻，非曠日不克。我兵萬人，止五日糧，奈何？"子龍

王雄想招撫賊，告訴陳子龍説："賊聚積糧食憑據險要，官軍不能向上攻打，非長久時間不可。我軍一萬人，衹有五日糧，怎麽辦？"陳子

曰："都，舊識也，請往察之。"乃單騎入都營，責數其罪，諭令歸降，待以不死。遂挾都見雄。復挾都走山中，散遣其衆，而以二百人降。光先與東陽令善，竟斬都等六十餘人於江滸。子龍爭，不能得。

以定亂功，擢兵科給事中。命甫下而京師陷，乃事福王於南京。其年六月，言防江之策莫過水師，海舟議不可緩，請專委兵部主事何剛訓練，從之。太僕少卿馬紹愉奉使陛見，語及陳新甲主款事。王曰："如此，新甲當恤。"廷臣無應者，獨少詹事陳盟曰可。因命予恤，且追罪嘗劾新甲者。廷臣懲劉孔昭殿上相爭事，不敢言。子龍與同官李清交章力諫，事獲已。

未幾，列上防守要策，請召還故尚書鄭三俊，都御史易應昌、房可壯、孫晉，并可之。又言："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持之而去，閭井騷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私自搜采，甚非法紀。"乃命禁訛傳誑惑者。子龍又言："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舊物。今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泄沓，無異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内，臣不知其所終。其始皆起於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令皆因循遵養，臣甚爲之寒心也。"亦不聽。明年二月，乞終養去。

子龍與同邑夏允彝皆負重名，允彝死，子龍念祖母年九十，不忍割，遁爲僧。尋以受魯王部院職銜，結太湖兵，欲舉事。事露被獲，乘間投水死。

夏允彝　徐孚遠

夏允彝，字彝仲。弱冠舉於鄉，好古博學，工屬文。是時東林講席

龍說："許都是我的舊相識，請求前去探察。"於是單騎入許都之營，條數其罪，告諭命令歸降，以不死相待。便挾持許都見王雄，又挾持許都入山中，遣散其衆，而帶着二百人投降。左光先與東陽縣令友好，竟斬殺許都等六十餘人於江邊。陳子龍争論，不能獲得同意。

陳子龍以定亂之功，提升爲兵科給事中。命令剛下達而京城陷落，便在南京奉事福王。這年八月，上言說，防江之策没有什麼超得過水軍，海船之議不可延緩，請求專門委任兵部主事何剛訓練，朝廷聽從他的建議。太僕少卿馬紹愉奉使朝見，言及陳新甲主和之事。福王說："如這樣，陳新甲應當體恤。"廷臣没有回應的人，衹有少詹事陳盟說可以。於是命令予以體恤，并且追究罪罰曾經彈劾陳新甲的人。廷臣有戒於劉孔昭殿上相争之事，不敢發言。陳子龍與同官李清交相上奏竭力諫阻，事情得到制止。

不久，條列上陳防守疆土的重要策略，請求召還故尚書鄭三俊，都御史易應昌、房可壯、孫晉，朝廷一并同意。又上奏說："宦官四出搜尋里巷，凡是有女之家，以黄紙貼額，帶着離去，民間騷動。明旨没有經過主管部門，宦官私自尋找，很不合法紀。"於是命令禁止訛傳欺騙迷惑者。陳子龍又說："中興之主，没有不身先士卒，所以能光復舊事。現在入國門二旬了，人心鬆弛懈怠，無異於太平之世，清歌於漏船之中，痛飲於焚屋之内，臣不知其結果如何。其開始都起於姑息一二武臣，以至於一切政令都因循於順應時勢積蓄力量，臣很爲此而寒心。"朝廷也不聽從。第二年二月，請求退休離去。

陳子龍與同邑的夏允彝都身負盛名，夏允彝死，陳子龍想到祖母年已九十歲，不忍心割捨，隱遁爲僧人。不久以接受魯王部院的職銜，聯合太湖之兵，想要倡議起兵。事情暴露被捕，乘空隙跳水而死。

夏允彝，字彝仲。成年時鄉試中舉，好古博學，工於寫文章。這時東林講學興盛，蘇州高才

盛，蘇州高才生張溥、楊廷樞等慕之，結文會名復社。允彝與同邑陳子龍、徐孚遠、王光承等亦結幾社相應和。

生張溥、楊廷樞等仰慕之，結成文會名叫復社。夏允彝與同邑陳子龍、徐孚遠、王光承等也結成幾社互相應和。

崇禎十年，與子龍同成進士，授長樂知縣，善决疑獄。他郡邑不能决者，上官多下長樂。居五年，邑大治。吏部尚書鄭三俊舉天下廉能知縣七人，以允彝爲首。帝召見，大臣方岳貢等力稱其賢，將特擢。會丁母憂，未及用。

崇禎十年，夏允彝與陳子龍同成進士，授官長樂知縣，善於决斷疑難案件。别的郡邑不能决斷的，上級官多下交長樂。過了五年，縣邑治理很好。吏部尚書鄭三俊舉薦天下廉潔能幹的知縣七個人，以允彝爲第一。皇帝召見，大臣方岳貢等竭力稱贊其賢能，將要特别提升。恰逢服母喪，没有任用。

北都變聞，允彝走謁尚書史可法，與謀興復。聞福王立，乃還。其年五月，擢吏部考功司主事。疏請終制，不赴。御史徐復陽希要人旨，劾允彝及其同官文德翼居喪授職爲非制，以兩人皆東林也。兩人實未嘗赴官，無可罪。吏部尚書張捷遽議貶秩調用。

北都失陷消息傳來，夏允彝去拜謁尚書史可法，與他圖謀興復。聽説福王即位，纔返回。這年五月，提升爲吏部考功司主事。上疏請求服滿喪期，不赴任。御史徐復陽迎合顯要之人的旨意，彈劾夏允彝及其同官文德翼服喪授職不合禮制，因兩人都是東林黨人。兩人實際不曾赴任，不能定罪。吏部尚書張捷立即議定貶秩調用。

未幾，南都失，徬徨山澤間，欲有所爲。聞友人侯峒曾、黄淳耀、徐汧等皆死，乃以八月中賦絶命詞，自投深淵以死。允彝死後二年，子完淳、兄之旭并以陳子龍獄詞連及，亦死。而同社徐孚遠，舉於鄉，因松江破，遁入海，死於島中。

不久，南都失陷，夏允彝徬徨山澤之間，想要有所作爲。聽説友人侯峒曾、黄淳耀、徐汧等都死，便在八月中賦絶命詞，自投於深水潭而死。夏允彝死後二年，兒子夏完淳、兄夏之旭都因陳子龍案件受牽連，也死難。而同社徐孚遠，鄉試中舉，因爲松江被攻破，逃入大海，死於海島中。

侯峒曾

侯峒曾，字豫瞻，嘉定縣人。給事中震暘子也。天啓五年，成進士，授南京武選司主事，丁父憂。

侯峒曾，字豫瞻，嘉定縣人，給事中侯震暘之子。天啓五年，成爲進士，授官南京武選司主事，父死服喪。

崇禎七年，入都。兵部尚書張鳳翼薦爲職方郎中，峒曾力辭，乃改南京文選司主事。由稽勳郎中遷江西提學參議。給事中耿始然督賦至，他監司以屬禮見，峒曾獨與抗禮。益王勢方熾，歲試黜兩宗生，王怒，使人誚讓，峒曾不爲動。遷廣東副使，不赴。起浙江右參政，分守嘉、湖。漕卒擊傷秀水知縣李向中，峒曾請於撫

崇禎七年，侯峒曾入京。兵部尚書張鳳翼舉薦爲職方郎中，峒曾竭力推辭，便改任南京文選司主事。由稽勳郎中升遷江西提學參議。給事中耿始然督察賦税到江西，别的監司以屬下禮拜見，峒曾獨與他行平級禮。益王勢力正盛，年考廢黜兩個宗生，益王怒，派人責駡，侯峒曾不被益王所動摇。升遷廣東副使，不赴任。起用爲浙江右參政，分守嘉、湖。運漕糧之兵打傷秀水知縣李向中，侯峒曾向巡撫請求，逮捕殺掉首惡之

按，捕戮首惡，部内肅然。吏部尚書鄭三俊舉天下賢能監司五人，峒曾與焉。召爲順天府丞，未赴而京師陷。

人，部内整肅有紀律。吏部尚書鄭三俊舉薦天下賢能的監司五個人，侯峒曾在其列。召任順天府丞，没有赴任而京城陷落。

福王時，用爲左通政，辭不就。及南京覆，州縣多起兵自保。嘉定士民推峒曾爲倡，偕里人黄淳耀、張錫眉、董用圓、馬元調、唐全昌、夏雲蛟等誓死固守。大清兵來攻，峒曾乞師於吴淞總兵官吴志葵。志葵遣游擊蔡祥以七百人來赴，一戰失利，東甲遁，外援遂絶，城中矢石俱盡。七月三日大雨，城隅崩，架巨木支之。明日，雨益甚，城大崩，大清兵入。峒曾拜家廟，挈二子元演、元潔并沈於池。錫眉、用圓、元調、全昌、雲蛟皆死之。錫眉、用圓皆舉人。用圓官秀水教諭。元調、全昌、雲蛟并諸生。

福王時期，任用爲左通政，推辭不上任。到南京覆滅時，州縣多起兵保護自己。嘉定士民推舉侯峒曾爲首倡者，會同同鄉黄淳耀、張錫眉、董用圓、馬元調、唐全昌、夏雲蛟等誓死堅守。大清軍隊來進攻，侯峒曾向吴淞總兵官吴志葵求救兵。吴志葵派游擊蔡祥率領七百人來救，一戰失利，東甲逃遁，外援便斷絶，城中箭和石塊都用盡。七月三日下大雨，城角崩，架設大木頭支撑。第二天，雨更大，城墻大量崩塌，大清軍隊入城。侯峒曾拜别家廟，帶着二子侯元演、侯元潔一并沉於池自殺。張錫眉、董用圓、馬元調、唐全昌、夏雲蛟都死難。張錫眉、董用圓都是舉人。董用圓任官秀水教諭。馬元調、唐全昌、夏雲蛟都是生員。

其時聚衆城守而死者有江陰閻應元、崑山朱集璜之屬。

當時聚衆守城而死難的有江陰閻應元、崑山朱集璜等人。

閻應元(等)

應元，字麗亨，順天通州人。崇禎中，爲江陰典史。十七年，海賊顧三麻入黄田港，應元往禦，手射殺三人。賊退，以功遷英德主簿，道阻不赴，寓居江陰。

閻應元，字麗亨，順天通州人。崇禎年間，作江陰典史。十七年，海盗顧三麻侵入黄田港，閻應元前往抵禦，親手射殺三人。賊退，因戰功升遷英德主簿，道路阻塞没有赴任，寄居江陰。

明年五月，南京亡，列城皆下。閏六月朔，諸生許用倡言守城，遠近應者數萬人。典史陳明遇主兵，用徽人邵康公爲將。而前都司周瑞龍泊江口，相掎角。戰失利，大清兵逼城下。徽人程璧盡散家貲充餉，而身乞師於吴淞總兵官吴志葵。志葵至，璧遂不返。康公戰不勝，瑞龍水軍亦敗去，明遇乃請應元入城，屬以兵事。

第二年五月，南京滅亡，各城都歸順。閏六月初一，生員許用倡導守城，遠近響應的有數萬人。典史陳明遇主持軍事，任用徽人邵康公爲將。而前都司周瑞龍泊船江口，互相呼應。交戰失利，大清軍隊逼近城下。徽人程璧全部散發家財充作軍餉，而親自向吴淞總兵官吴志葵請求救援。吴志葵到，程璧便不返回。邵康公出戰不勝，周瑞龍的水軍也戰敗離去，陳明遇便請閻應元入城，把軍事之權交托他。

大清兵力攻城，應元守甚固。東平伯劉良佐用牛皮帳攻城東北，城中用炮石力擊。良佐乃移營十方庵，令僧陳利害。良佐旋策馬至，應元誓

大清軍隊竭力攻城，閻應元防守很堅固。東平伯劉良佐用牛皮帳攻打城的東北，城中用炮石狠力打擊。劉良佐便移營到十方庵，命令僧人陳説利害。劉良佐旋即鞭馬而到，閻應元以大義

以大義，屹不動。及松江破，大清兵來益衆，四圍發大炮，城中死傷無算，猶固守。八月二十一日，大清兵從祥符寺後城入，衆猶巷戰，男婦投池井皆滿。明遇、用皆舉家自焚。應元赴水，被曳出，死之。

訓導馮厚敦冠帶縊於明倫堂，娣及妻王結衽投井死。里居中書舍人戚勳令妻及子女、子婦先縊，乃舉火自焚，從死者二十人。舉人夏維新，諸生王華、吕九韶自刎死。

發誓，屹然不動。到松江被攻破，大清軍隊來得更多，四面圍困，發大炮轟擊，城中死傷無數，還是堅守。八月二十一日，大清軍隊從祥符寺後攻入城，兵衆還巷戰，男女跳池跳井而死，尸滿池井。陳明遇、許用都全家自焚。閻應元跳水自殺，被拖出，死難。

訓導馮厚敦穿戴好衣帽在明倫堂自縊而死，妹妹以及妻子王氏拴結衣襟投井而死。在鄉里居住的中書舍人戚勳命令妻子以及子女、兒媳先自縊，便舉火自焚，跟從而死的有二十人。舉人夏維新、生員王華、吕九韶自刎而死。

黄毓祺

貢生黄毓祺者，好學，有盛名，精釋氏學。與門人徐趨舉兵行塘，以應城内兵。及城陷，兩人逸去。明年冬，趨偵江陰無備，率壯士十四人襲之。不克，皆死。毓祺既逸去，避江北。其子大湛、大洪被收，兄弟方争死。而毓祺以敕印事發，逮繫江寧獄，將刑，其門人告之期，命取襲衣自斂，趺坐而逝。

貢生黄毓祺，爲人好學，享有盛名，精通佛學。與門人徐趨起兵於行塘，以響應城内兵。到城被攻陷，兩人逃走。第二年冬，徐趨偵察到江陰没有防備，率領壯士十四人襲擊。不能取勝，都戰死。黄毓祺逃走之後，躲避到江北，其子黄大湛、黄大洪被逮捕，兄弟正争着死難。而黄毓祺因敕印事暴露，被逮捕關在江寧獄中，將要赴刑，他的門人告訴他日期，他便命令取尸衣自己收殮，盤腿打坐而死。

朱集璜　王佐才(等)

朱集璜，字以發，崑山貢生。學行爲鄉里所推，教授弟子數百人。

南京既亡，崑山議拒守，而縣丞閻茂才已遣使迎降。縣人共執殺茂才，以六月望，推舊將王佐才爲帥，集璜及周室瑜、陶琰、陳大任等共舉兵。參將陳宏勛、前知縣楊永言率壯士百人爲助。佐才亦邑人，嘗官狼山副總兵，年老矣。大清兵至，宏勛率舟師迎戰，敗還，游擊孫志尹戰歿。城陷，永言遁去。佐才縱民出走，而己冠帶坐帥府，被殺。集璜投東禪寺後河死。門人孫道民、張謙同日死。室瑜、琰、大任亦死之。室瑜子朝鑛、大任子思翰皆同死。室瑜舉於鄉，官儀封知縣。琰、大任皆諸生。

時以守禦死者，蘇達道、莊萬

朱集璜，字以發，崑山貢生。學業品行被鄉里所推崇，教授弟子數百人。

南京滅亡後，崑山商議拒守，而縣丞閻茂才已派使者向大清投降。縣中人共同拘執閻茂才殺之，在六月十五日，推舉舊將王佐才作軍帥，朱集璜和周室瑜、陶琰、陳大任等共同起兵。參將陳宏勛、前知縣楊永言率領壯士一百人相助。王佐才也是本邑人，曾經官任狼山副總兵，年紀已老。大清兵到，陳宏勛率領水軍迎戰，失敗返回，游擊孫志尹戰死。城被攻陷，楊永言逃走。王佐才放民出逃，而自己穿戴好衣帽坐在帥府，被殺。朱集璜跳入東禪寺後河中而死。門人孫道民、張謙同日死難。周室瑜、陶琰、陳大任也死難。周室瑜之子周朝鑛、陳大任之子陳思翰都一同死難。周室瑜鄉試中舉，任官儀封知縣。陶琰、陳大任都是生員。

當時因守禦城池而死的有蘇達道、莊萬程、

程、陸世鏜、陸雲將、歸之甲、周復培、陸彥冲。代父死者，沈徵憲、朱國軾。救母死者，徐洺。自盡者，徐溵、王在中、吳行貞。

陸世鏜、陸雲將、歸之甲、周復培、陸彥冲。代替父親死的有沈徵憲、朱國軾。救母死的有徐洺。自殺的有徐溵、王在中、吳行貞。

楊文驄

楊文驄，字龍友，貴陽人。浙江參政師孔子。萬曆末，舉於鄉。崇禎時，官江寧知縣。御史詹兆恒劾其貪汚，奪官候訊。事未竟，福王立於南京，文驄戚馬士英當國，起兵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皆監軍京口。以金山踞大江中，控制南北，請築城以資守禦，從之。文驄善書，有文藻，好交游，干士英者多緣以進。其爲人豪俠自喜，頗推獎名士，士亦以此附之。

楊文驄，字龍友，貴陽人。浙江參政楊師孔之子。萬曆末年，鄉試中舉。崇禎時期，任官江寧知縣。御史詹兆恒彈劾他貪污，奪去官職聽候審訊。事情没有結果，福王在南京即位，楊文驄的親戚馬士英執政，起用爲兵部主事，歷任員外郎、郎中，都監軍於京口。因金山雄踞於大江中，控制南北，請求修築城堡以助守禦，朝廷聽從其請。楊文驄善於書法，有文采，喜好交結朋友，求官於馬士英的多通過他引進。其爲人性格豪爽俠義自我欣賞，多推舉獎拔名士，士人也因此依附他。

明年，遷兵備副使，分巡常、鎮二府，監大將鄭鴻逵、鄭彩軍。及大清兵臨江，文驄駐金山，扼大江而守。五月朔，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兼督沿海諸軍。文驄乃還駐京口，合鴻逵等兵南岸，與大清兵隔江相持。大清兵編大筏，置燈火，夜放之中流，南岸軍發炮石，以爲克敵也，日奏捷。初九日，大清兵乘霧潛濟，迫岸。諸軍始知，倉皇列陣甘露寺。鐵騎衝之，悉潰。文驄走蘇州。十三日，大清兵破南京，百官盡降。命鴻臚丞黄家鼒往蘇州安撫，文驄襲殺之，遂走處州。時唐王已自立於福州矣。

第二年，升遷兵備副使，分巡常、鎮二府，監督大將鄭鴻逵、鄭彩之軍。到大清軍隊逼臨長江，楊文驄駐扎金山，扼制大江而防守。五月初一，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兼督沿海諸路軍。楊文驄便回駐京口，會合鄭鴻逵等兵於南岸，與大清軍隊隔江對峙。大清軍隊編製大船筏，設置燈火，晚上放到中流，南岸軍隊發射炮石，以爲戰勝敵人，每天上奏捷報。初九日，大清軍隊乘霧暗中渡江，迫近江岸，各軍纔發覺，匆忙在甘露寺列成陣勢。清軍以鐵騎衝擊，軍隊全部潰敗。楊文驄逃到蘇州。十三日，大清軍隊攻破南京，百官全部投降。命令鴻臚丞黄家鼒前往蘇州安撫，楊文驄突襲殺掉了他，於是逃到處州。當時唐王已經在福州自立。

初，唐王在鎮江時，與文驄交好。至是，文驄遣使奉表稱賀。鴻逵又數薦，乃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令圖南京。加其子鼎卿左都督、太子太保。鼎卿，士英甥也。士英遣迎福王，遇王於淮安。王貧窶甚，鼎卿賙給之，王與定布衣交，以故寵鼎卿甚。及鼎卿上謁，王

當初，唐王在鎮江時，與楊文驄友好結交。到這時，楊文驄派使者上表稱賀。鄭鴻逵又多次舉薦，便拜授兵部右侍郎兼任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命令圖謀南京。加封其子楊鼎卿爲左都督、太子太保。楊鼎卿是馬士英的外甥。馬士英派人迎接福王，在淮安遇到福王。福王十分貧困，楊鼎卿周濟供給他，福王與他定下布衣之交，因此十分寵幸楊鼎卿。到楊鼎卿拜見，福王

以故人子遇之，奬其父子，擬以漢朝大、小耿。然其父子以士英故，多爲人詆諆。

明年，衢州告急。誠意侯劉孔昭亦駐處州，王令文驄與共援衢。七月，大清兵至，文驄不能禦，退至浦城，爲追騎所獲，與監紀孫臨俱不降被戮。

孫臨　吴易　吴福之

臨，字武公，桐城人，兵部侍郎晋之弟。文驄招入幕，奏爲職方主事，竟與同死。

其時起兵旁掠郡縣者有吴易，字日生，吴江人。生有膂力，跅弛不羈。崇禎末，成進士。福王時，謁史可法於揚州。可法異其才，題授職方主事，爲己監軍。

明年，奉檄徵餉江南，未還而揚州失，已而吴江亦失。易走太湖，與同邑舉人孫兆奎，諸生沈自駉、自炳，武進吴福之等謀舉兵。旬日得千餘人，屯於長白蕩，出没旁近諸縣，道路爲梗。唐王聞之，授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江南諸軍。文驄奏易斬獲多，進爲兵部尚書。魯王亦授易兵部侍郎，封長興伯。

八月，大清兵至，易遂敗走。父承緒、妻沈及女皆投水死，自駉、自炳、福之亦死焉，兆奎被獲，一軍盡殲。明年，易鄉人周瑞復聚衆長白蕩，迎易入其營。八月，事泄，被獲死之。

福之，鍾巒子也。兆奎兵敗時，慮易妻女被辱，視其死而後行，故被獲。械至江寧，死之。

陳潛夫

陳潛夫，字元倩，錢塘人。家貧落魄，好大言以駭俗。崇禎九年舉於鄉，益廣交游，爲豪舉，好臧否人，

以老朋友之子待他，奬勵其父子，比擬爲漢朝的大、小耿。然而其父子因爲馬士英的緣故，多被人詆毁蔑視。

第二年，衢州告急。誠意侯劉孔昭也駐扎處州，福王命令楊文驄與他共同援救衢州。七月，大清軍隊到達，楊文驄不能抵禦，退到浦城，被追擊的騎兵俘獲，與監紀孫臨都不降被殺。

孫臨，字武公，桐城人，兵部侍郎孫晋的弟弟。楊文驄招募入幕府，上奏封官職方主事，終與楊文驄一同死難。

當時起兵遍掠郡縣的有吴易，字日生，吴江人。生來有體力，放蕩不受約束。崇禎末年，成進士。福王時，拜謁史可法於揚州。史可法以其才特異，題授職方主事，作爲自己的監軍。

第二年，奉公文在江南徵收軍餉，没有返回而揚州失陷，隨後吴江也失陷。吴易逃往太湖，與同邑舉人孫兆奎，生員沈自駉、沈自炳，武進吴福之等共同謀劃起兵。十日得千餘人，屯駐在長白蕩，出没於附近諸縣，道路爲之阻塞。唐王聽説後，授官兵部右侍郎兼任右僉都御史，總督江南諸路軍。楊文驄上奏稱吴易斬獲多，進升爲兵部尚書。魯王也授予吴易兵部侍郎，封長興伯。

八月，大清兵到，吴易於是戰敗逃走。父親吴承緒、妻沈氏以及女兒都跳水而死。沈自駉、沈自炳、吴福之也死難，孫兆奎被俘獲，全軍全部被殲滅。第二年，吴易鄉人周瑞又聚衆於長白蕩，迎吴易入他的軍營，八月，事情泄露，被俘獲死難。

吴福之是吴鍾巒之子。孫兆奎兵敗時，顧慮吴易的妻女被侮辱，看到她們死而後行，所以被俘獲。械囚到江寧，死難。

陳潛夫，字元倩，錢塘人。家庭貧困失意，喜歡説大話以震驚世俗。崇禎九年鄉試中舉，更廣交游，爲豪放舉動，喜好評論人物，鄉里人憎

里中人惡之。友人陸培兄弟爲文逐潛夫，潛夫乃避居華亭。

十六年冬，授開封推官。大河南五郡盡爲賊據，開封被河灌，城虚無人，長吏皆寄居封丘。有勸潛夫弗往者，不聽，馳之封丘。會叛將陳永福率賊兵出山西，其子德爲巡撫秦所式部將，縛巡按御史蘇京去。潛夫募民兵千，請於所式及總兵卜從善、許定國，令共剿，皆不肯行。

潛夫乃以十七年正月奉周王渡河居杞縣，檄召旁近長吏，設高皇帝位，歃血誓固守。賊所設僞巡撫梁啓隆居開封，他僞官散布郡邑間甚衆，而開封東西諸土寨剽掠公行，相攻殺無已。潛夫轉側杞、陳留間，朝夕不自保。聞西平寨副將劉洪起勇而好義，屢殺賊有功，躬往説之。五月五日方誓師，而都城失守。報至，乃慟哭，令其下縞素。洪起兵萬，號五萬，潛夫兵三千，俘杞僞官，啓隆聞風遁去。遂渡河而北，大破賊將陳德於柳園。時李自成已敗走山西，而南陽賊乘間犯西平，洪起引還，潛夫亦隨而南。

福王立南京，潛夫傳露布至，朝中大喜，即擢監軍御史，巡按河南。潛夫乃入朝言："中興在進取，王業不偏安。山東、河南地，尺寸不可棄。豪傑結寨自固者，引領待官軍。誠分命藩鎮，以一軍出潁、壽，一軍出淮、徐，則衆心競奮，争爲我用。更頒爵賞鼓舞，計遠近，畫城堡俾自守，而我督撫將帥屯鋭師要害以策應之。寬則耕屯爲食，急則披甲乘墉，一方有警，前後救援，長河不足守也。汴梁一路，臣聯絡素定，旬日可集十餘萬人。誠稍給糗糧，容臣自將，臣當荷戈先驅，諸藩鎮爲後勁，

惡他。友人陸培兄弟作文驅逐陳潛夫，潛夫便避居於華亭。

十六年冬，授官開封推官。黄河南面五郡都被賊占據，開封被黄河水淹灌，城中空虚無人，官吏都寄居於封丘。有人勸陳潛夫不赴任，他不聽從，驅馳到封丘。恰逢叛將陳永福率領賊兵出山西，其子陳德爲巡撫秦所式的部將，捆縛巡按御史蘇京離去。陳潛夫招募民兵千人，向秦所式以及總兵卜從善、許定國請求，命令共同剿賊，都不肯行動。

陳潛夫便在十七年正月奉周王渡河居於杞縣，傳檄召請附近官吏，設立高皇帝牌位，歃血盟誓堅守。賊所設的僞巡撫梁啓隆居處開封，其他僞官散布於郡邑之間者很多，而開封東西諸土寨搶劫公然進行，互相攻殺不止。陳潛夫輾轉於杞、陳留之間，朝夕不能自保。聽説西平寨副將劉洪起勇猛而好義，屢次殺賊有功，便親自前去游説。五月五日纔誓師，而都城已經失守，報告到來，陳潛夫失聲痛哭，命令其部下穿縞素服喪。劉洪起有兵一萬，號稱五萬，陳潛夫有兵三千，俘獲杞的僞官，梁啓隆聞風逃走。陳潛夫便渡過黄河北進，在柳園大破賊將陳德。當時李自成已經敗逃到山西，而南陽盜賊乘空隙進犯西平，劉洪起引兵返回，陳潛夫也隨之向南。

福王在南京即位，陳潛夫傳送文書到，朝中大喜，便提升爲監軍御史，巡按河南。陳潛夫便入朝上奏説："中興在於進取，王業不能偏安。山東、河南的土地，尺寸不可放棄。結寨自守的豪傑，翹首熱切等待官軍。果真能分别命令藩鎮，以一軍從潁、壽出發，一軍從淮、徐出發，那麽衆心競相振奮，争着爲我所用。再頒發爵禄賞賜鼓舞民衆，計算遠近，劃分城堡使之自守，而我督撫將帥屯集精鋭軍隊於要害之地，策應他們。形勢寬緩軍隊便耕種供給食用，情況緊急便披甲出戰登城略地，一方有警報，便前後救援，長河保守不難。汴梁一路，臣聯絡一向穩定，十日可聚集十餘萬人。果真稍稍供給糧食，允許臣自己率領，臣應當拿起武器打先鋒，諸藩鎮作爲

河南五郡可盡復。五郡既復，畫河爲固，南連荊楚，西控秦關，北臨趙、衛，上之則恢復可望，下之則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計也。兩淮之上，何事多兵，督撫紛紜，并爲虚設。若不思外拒，專事退守，舉土地甲兵之衆致之他人，臣恐江淮亦未可保也。"

有力後援，河南五郡可望全部收復。五郡收復之後，劃黄河作爲固守之險，南面連接荆楚，西面控制秦關，北面威臨趙、衛，最好形勢便恢復可望，最壞形勢便江淮永遠安寧，這是今日最好之計。兩淮之上，何事安排衆多之兵，督撫紛繁，都是虚設。如果不考慮向外抗拒，專門計劃退守，把衆多的土地軍隊送給他人，臣恐怕江、淮也不能保存。"

當是時，開封、汝寧間列寨百數，洪起最大；南陽列寨數十，蕭應訓最大；洛陽列寨亦數十，李際遇最大。諸帥中獨洪起欲效忠，潛夫請予挂印爲將軍。馬士英不聽，而用其姻婭越其杰巡撫河南。潛夫自九月入覲，便道省親，甫五日即馳赴河上。所建白皆不用，諸鎮兵無至者。其杰老憊不知兵。兵部尚書張縉彦總督河南、山東軍務，止提空名，不能馭諸將。其冬，應訓復南陽及泌陽、舞陽、桐柏，遣子三傑獻捷。潛夫授告身，飲之酒，鼓吹旌旗前導出。三傑喜過望，往謁其杰。其杰故爲尊嚴，厲辭詰責，詆爲賊。三傑泣而出，萌異心。潛夫過諸寨，皆鐃吹送迎，其杰間過之，諸寨皆閉門不出。其杰恚，譖潛夫於士英。士英怒，冬盡，召潛夫還，以淩駉代。潛夫亦遭外艱歸。

當時，開封、汝寧之間列寨以百數，劉洪起勢力最大；南陽列寨數十個，蕭應訓最大；洛陽列寨也數十個，李際遇最大。諸帥中祇有劉洪起想效忠朝廷，陳潛夫請求給予挂印爲將軍。馬士英不同意；而用他的姻親越其杰巡撫河南。陳潛夫從九月入朝拜見，順路探望親人，剛五天就奔赴河上。所建議的話都不采用，諸鎮之兵没有到達者。越其杰衰老不懂軍事。兵部尚書張縉彦總督河南、山東軍務，祇是徒持空名，不能駕馭諸將。這年冬，蕭應訓恢復南陽以及泌陽、舞陽、桐柏，派兒子蕭三傑進獻捷報。陳潛夫授予封官文憑，設酒宴飲，鼓吹旌旗在前開道送出。蕭三傑喜出望外，前往拜見越其杰。越其杰故意擺出尊嚴的樣子，用嚴厲的話責問，詆毁爲賊。蕭三傑哭着出來，萌發異心。陳潛夫經過各寨，都擊鐃鼓吹送迎，越其杰間或經過，各寨都閉門不出。越其杰憤怒，向馬士英進讒言陷害陳潛夫。馬士英發怒，冬天結束，召陳潛夫返回，用淩駉代替，陳潛夫也遇父喪歸家。

明年三月，給事中林有本疏劾御史彭遇颽，并及潛夫。士英以遇颽己私人，置不問，獨令議潛夫罪。先是，有童氏者，自言福王繼妃，廣昌伯劉良佐具禮送之。潛夫至壽州，見車馬騶從傳呼皇后來，亦稱臣朝謁。及童氏入都，王以爲假冒，下之獄。遂責潛夫私謁妖婦，逮下獄治之。

第二年三月，給事中林有本上疏彈劾御史彭遇颽，并牽及陳潛夫。馬士英以彭遇颽是自己的私黨，擱置不問，獨令議陳潛夫之罪。在此之前，有一個童氏的女人，自稱是福王繼妃，廣昌伯劉良佐備辦禮物送給她。陳潛夫到壽州，見車馬騎從傳呼説皇后到，也稱臣朝拜。到童氏入都，福王認爲是假冒，關進監獄。於是責怪陳潛夫私自拜謁妖婦，逮捕關進監獄治罪。

未幾，南都不守，潛夫得脱歸。聞魯王監國紹興，渡江往謁，命復故

不久，南都失守，陳潛夫得以逃脱歸家。聽説魯王監國於紹興，便渡江前往拜謁，命令恢復

官，加太僕少卿，監軍，乃自募三百人列營江上。尋進大理寺少卿，兼御史如故。順治三年五月晦，江上師盡潰，潛夫走至山陰化龍橋，偕妻妾二孟氏同赴水死，年三十七。

原官，加封太僕少卿，監軍，便自己招募三百人列營於江岸邊。不久進升大理寺少卿，兼御史如故。順治三年五月三十日，江上的軍隊全部潰逃，陳潛夫逃到山陰化龍橋，偕同妻妾二孟氏共同跳水自殺，時年三十七歲。

陸培

始爲文逐潛夫者陸培，字鯤庭，舉進士，爲行人，奉使事竣歸省。南京既覆，聞潞王又降，以繩授二僕，從容就縊而死，年二十九。培少負俊才，有文名，行誼修謹，客華亭，嘗却奔女於室云。

當初作文驅逐陳潛夫的陸培，字鯤庭，考中進士，作行人之官，奉命出使事情結束歸家探親。南京覆滅後，聽説潞王又投降，便把繩子交給兩個僕人，從容自縊而死，時年二十九歲。陸培少年時負有俊才，有文名，行事修飭謹慎，客居華亭時，曾拒絶私奔女子於室内。

沈廷揚

沈廷揚，字季明，崇明人。好談經濟。崇禎中，由國子生爲内閣中書舍人。

沈廷揚，字季明，崇明人。喜好談論經時濟世的大事。崇禎年間，由國子生任内閣中書舍人。

十二年冬，帝以山東多警，運道時梗，議復海運。廷揚生海濱，習水道，上疏極言其便，且輯海運書五卷以呈。帝喜，即命造海舟試之。廷揚乘二舟由淮安出海，抵天津，僅半月。帝大喜，即加户部郎中，往登州與巡撫徐人龍計海運事。初，寧遠軍餉率用天津船，自登州候東南風，轉粟至天津；又候西南風轉至寧遠。廷揚請從登州直達寧遠，帝用其議，省費多。十五年，命再赴淮安督海運，事竣，加光禄少卿，仍領其事。

十二年冬，皇帝因山東多警報，糧運通道時時梗阻，商議恢復海道運輸。沈廷揚生於海邊，熟悉水道，上疏竭力議論海運之利，并且編輯海運之書五卷上呈。皇帝喜歡，便命令造海船試運。沈廷揚乘兩艘船由淮安出海，抵達天津，衹用了半個月。皇帝大喜，便加封户部郎中，往登州與巡撫徐人龍計劃海運之事。當初，寧遠軍餉大都用天津的船，從登州等候東南風，轉運糧食到天津；又等候西南風轉送到寧遠。沈廷揚請求從登州直達寧遠，皇帝用他的建議，節省很多費用。十五年，命令他再到淮安督海上運輸，事情結束，加封光禄少卿，仍主管其事。

及京師陷，福王命廷揚以海舟防江。尋命兼理餉務，餽江北諸軍。南京失守，走還鄉里。後航海至舟山，依黄斌卿。唐王在福建，授兵部右侍郎，總督水師。魯王授官亦如之。魯王航海之明年，廷揚督舟師北上，抵福山，次鹿苑。夜分颶風大作，舟膠於沙，爲大清兵所執。諭之降，不從，乃就戮。

到京城陷落，福王命令沈廷揚用海船防禦長江。不久命令他兼管糧餉事務，送糧供應江北各路軍。南京失守，逃回鄉里。後航海到舟山，依附黄斌卿。唐王在福建，授官兵部右侍郎，總督水軍。魯王授官也相同。魯王航海逃難的第二年，沈廷揚督水軍北上，抵達福山，駐扎鹿苑。半夜颶風大起，船擱置於沙上，被大清軍隊拘執。曉諭他投降，不聽從，便被殺戮。

林汝翥

林汝翥，字大葳，福清人。舉於

林汝翥，字大葳，福清人。鄉試中舉，授官

鄉，授沛縣知縣。天啓二年，戰却徐鴻儒兵，緝妖人王普光黨有功，特擢御史。

沛縣知縣。天啓二年，擊退徐鴻儒之兵，緝拿妖人王普光黨有功，特別提升爲御史。

四年六月，巡視京城。民曹大妻與人奴角口，服毒死。火者曹進、傅國興率衆大掠奴主家，用大錐錐其主，刑官不敢問。汝翥捕得進，進懼刻，請受杖，遂杖之五十。國興邀於道，罵不已，汝翥收繫之，亦請受杖，復杖之。魏忠賢大怒，立傳旨廷杖汝翥。先數日，群奄毆殺萬璟。汝翥大懼，逸至遵化。巡撫鄧渼爲代題，都御史孫瑋、御史潘雲翼等交章論救。不聽，卒杖之，削籍歸。

四年六月，巡視京城。平民曹大之妻與別人的家奴爭吵，服毒而死。宦官曹進、傅國興率領衆人大肆擄掠奴僕的主人，用大錐錐其主人，刑官不敢問罪。林汝翥捕得曹進，曹進懼怕彈劾，請求受杖責，於是杖擊五十。傅國興阻攔於道路，詈駡不止，林汝翥拘繫他，也請求受杖責，又杖擊他。魏忠賢大怒，立即傳旨當廷杖責林汝翥。此前數日，衆宦官打死萬璟。林汝翥非常懼怕，逃到遵化。巡撫鄧渼爲此代他上奏，都御史孫瑋、御史潘雲翼等紛紛上奏章援救。不聽，終究受杖責，削除官籍返家。

崇禎初，起官右參議，分守溫處道，不赴。久之，起瓊州道，坐奸民煽亂，貶秩歸。福王時，起雲南僉事，已而解職。魯王次長垣，召爲兵部右侍郎，與員外郎林垐攻福寧，戰敗被執，諭降不從，繫之，吞金屑而死。

崇禎初年，起用任官右參議，分守溫處道，不上任。很久之後，起用任瓊州道，因奸民煽動發生騷亂得罪，貶官歸家。福王時，起用爲雲南僉事，隨後解除職務。魯王駐扎長垣，徵召爲兵部右侍郎，與員外郎林垐攻打福寧，戰敗被俘，曉諭他投降，不聽從，拘繫他，吞服金屑而死。

林垐

垐，字子野，汝翥同邑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海寧知縣。邑有妖人以劍術惑衆，聚千人，垐捕殺之。南都覆，杭州亦不守，卒乘機乞餉，環署大噪。垐罪爲首者，而如其請。以城孤不能存，引去。唐王以爲御史，改文選員外郎，募兵福寧。聞王被殺，大慟，走匿山中。及魯王航海至長垣，福清鄉兵請垐爲主，與汝翥共攻城，歿於陣。

林垐，字子野，林汝翥同縣之人。崇禎十六年考中進士，授官海寧知縣。縣邑有妖人以劍術迷惑民衆，聚集上千人，林垐逮捕殺掉了他。南都覆滅，杭州也不能保守，士兵乘機請求糧餉，環繞官署大聲吼叫。林垐懲處爲首的人，而答應他們的請求。因城池孤單不能保存，引退離去。唐王封他作御史，改任文選員外郎，募兵於福寧，聽説王被殺，大哭，逃到山中藏匿。到魯王航海避難至長垣，福清的鄉兵請林垐爲首領，與林汝翥共同攻城，戰死於陣中。

鄭爲虹

鄭爲虹，字天玉，江都人。崇禎十六年進士。除浦城知縣。唐王道浦城，知其廉，及自立，召爲御史。部民相率乞留，有十不可去之疏。乃令以御史巡視仙霞關，駐浦城。尋令巡撫上游四府，兼領關務。鄭芝龍部將

鄭爲虹，字天玉，江都人。崇禎十六年考中進士，授官浦城知縣。唐王經過浦城，知道他清廉，自立以後，徵召爲御史，所轄之民相繼請求留任，有十不可離去的奏疏。便令他以御史之銜巡視仙霞關，駐扎浦城。不久命令巡撫上游四府，兼管關務。鄭芝龍部將搶奪百姓的船，鄭爲

奪民舟，爲虹叱責之。芝龍訴於王，王爲諭解。然是時芝龍已懷異志，盡撤守關將，仙霞嶺二百里間無一人。順治三年八月，大清兵長驅直入，爲虹亟還浦城，縱士民出走，自守空城。無何，被執，與給事中黄大鵬并死之，年二十有五。

虹叱責他。鄭芝龍向唐王訴説，唐王爲之勸解。然而這時鄭芝龍已經心懷異志，全部撤除守關之將，仙霞嶺二百里之間空無一人。順治三年八月，大清軍隊長驅直入，鄭爲虹急忙返回浦城，放士民出外逃命，自己留守空城。不久，被拘執，與給事中黄大鵬一起死難，年僅二十五歲。

黄大鵬

大鵬，字文若，建陽人。崇禎十三年進士。爲義烏知縣，有能聲。唐王召爲兵科給事中，從至建寧，令與爲虹共守仙霞嶺，竟同死。時王在延平，聞仙霞關失守，倉猝走汀州。守延平者爲王士和，從步汀州者有胡上琛、熊緯，皆以死事著。

黄大鵬，字文若，建陽人。崇禎十三年考中進士。任義烏知縣，有能幹的聲譽。唐王徵召爲兵科給事中，跟從到建寧，命令與鄭爲虹共同守衛仙霞嶺，竟共同死難。當時唐王在延平，聽説仙霞關失守，匆忙逃到汀州。守延平的是王士和，跟從逃到汀州的有胡上琛、熊緯，都以死於國事著名。

王士和

士和，字萬育，金谿人。崇禎中，舉於鄉。南京既覆，江西亦被兵，士和避入閩，授吏部司務。疏陳時政闕失，凡數千言，唐王刊賜文武諸臣，且召士和入對，嘉奬備至，擢兵部主事。未一月擢延平知府。八月，王走汀州，留兵部侍郎曹履泰偕士和居守。俄警報叠至，士和召父老曰："吾雖一月郡守，當與城存亡。若等可速出，毋使數萬生靈盡膏斧鑕。"衆泣，士和亦泣。退入内署，謂友人曰："吾一介書生，數月而忝二千石，安敢偷生。"其友勸止之，正色曰："君子愛人以德，姑息何爲。"從容正衣冠，閉户投繯死。

王士和，字萬育，金谿人。崇禎年間，鄉試中舉。南京覆滅以後，江西也遭受兵禍，王士和避入閩地，授官吏部司務。上疏陳述時政的缺脱和失誤，共數千言，唐王刊刻賜給文武諸臣，并且徵召王士和入朝對答，嘉奬備至，提升爲兵部主事。不到一月提升爲延平知府。八月，唐王逃往汀州，留下兵部侍郎曹履泰會同王士和守城。不久，警報不斷到來，王士和召集父老説："我雖是一個月的郡守，應當與城共存亡。你們可以迅速離開，不要使數萬生靈全部被殺戮。"衆人哭泣，王士和也哭泣。退入官署内堂，對友人説："我一介書生，幾個月而忝列二千石，怎麼敢苟且偷生。"他的友人勸止他，他嚴肅地説："君子愛人以德行，爲什麼要姑息呢。"從容端正衣冠，閉門上吊自殺。

胡上琛

上琛，字席公。世襲福州右衛指揮使。好讀書，能詩。既襲職，復舉武鄉試。唐王時，官錦衣衛指揮，遷署都督僉事，充御營總兵官，從至汀州。王被執，上琛奔還福州，謂家人曰："吾世臣，不可苟活，爲我采毒草來。"妾劉年二十，願同死。上琛

胡上琛，字席公。世代襲職福州右衛指揮使。喜好讀書，能作詩。襲職以後，又考取鄉試武舉。唐王時，官任錦衣衛指揮，升遷代理都督僉事，充任御營總兵官，跟從到汀州。唐王被拘執，胡上琛奔回福州，對家人説："我是世代之臣，不能苟且活命，替我采集毒草來。"妾劉氏時年二十歲，願意一同死。胡上琛高興地説：

喜曰："汝幼婦亦能死耶！"遂整冠帶與妾共飲藥酒而卒。

熊緯

緯，字文江，南昌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行人。兩京既覆，每飲酒，輒涕泗交横下。友人語之曰："昔狼瞫有言'吾未獲死所'，子既有志，曷求所乎?"乃赴延平謁唐王，擢給事中。尋扈行至汀州，遘變，從官皆散，緯仍奔赴。遇大清兵，死之。

贊曰：廢興之故，豈非天道哉?金聲等以烏合之師，張皇奮呼，欲挽明祚於已廢之後，心離勢涣，敗不旋踵，何尺寸之能補。然卒能致命遂志，視死如歸，事雖無成，亦存其志而已矣。

"你幼婦也能死難啊！"於是整頓冠帶與妾共同喝藥酒而死。

熊緯，字文江，南昌人。崇禎十六年考中進士，授官行人。兩京覆滅後，每次飲酒，便涕淚交錯縱横而下。友人告訴他説："過去狼瞫有言'我没有獲得死的地方'，你既然有志，何不求一死的地方呢?"於是到延平拜謁唐王，提升爲給事中。不久，隨行到汀州，遇到變故，跟從之官都散，熊緯仍然奔赴。遇到大清軍隊，死難。

贊曰：國家廢興的原因，難道不是天意嗎?金聲等人以烏合的軍隊，鋪張揚厲奮發高呼，想要挽回明朝國運於已廢之後，人心分離形勢涣散，短暫一時而敗，怎能有補於尺寸。然而終能獻身以完成心志，視死如歸，事情雖然不成功，也存留其心志而已。

明史卷二百七十八

列傳第一百六十六

楊廷麟 彭期生(等) 萬元吉 楊文薦 梁于涘 郭維經 姚奇胤
詹兆恒 胡夢泰 周定仍(等) 陳泰來 曹志明
王養正 夏萬亨(等) 曾亨應 (弟)和應 (子)筠
揭重熙 傅鼎銓 陳子壯 麥而炫 朱實蓮 霍子衡
張家玉 陳象明(等) 陳邦彦 蘇觀生

楊廷麟

楊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崇禎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勤學嗜古，有聲館閣間，與黄道周善。

十年冬，皇太子將出閣，充講官兼直經筵。廷麟具疏讓道周，不許。明年二月，帝御經筵，問保舉考選何者爲得人。廷麟言："保舉當嚴舉主，如唐世濟、王維章乃温體仁、王應熊所薦。今二臣皆敗，而舉主不問。是連坐之法先不行於大臣，欲收保舉效得乎?"帝爲動色。

其冬，京師戒嚴。廷麟上疏劾兵部尚書楊嗣昌，言："陛下有撻伐之志，大臣無禦侮之才，謀之不臧，以國爲戲。嗣昌及薊遼總督吴阿衡内外扶同，朋謀誤國。與高起潛、方一藻倡和款議，武備頓忘，以至於此。今可憂在外者三，在内者五。督臣盧象昇以禍國責樞臣，言之痛心。夫南仲在内，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殞命。乞陛下赫然一怒，明正向者主和之罪，俾將士畏法，無有二心。召見大小諸臣，咨以方略。諭象昇集諸路

楊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崇禎四年考中進士。改庶吉士，授官編修。他勤奮學習愛好古文，在館閣之間有名聲，與黄道周友善。

十年冬天，皇太子將出閣就封，楊廷麟充任講官兼值班於經筵。他上疏讓位給黄道周，朝廷不允許。第二年二月，皇帝駕臨經筵，詢問保舉與考核選拔哪方面能得賢人。楊廷麟回答："保舉應當嚴格保舉人，如唐世濟、王維章是温體仁、王應熊所舉薦。現在二臣都事敗，而保舉人不問罪。這是連坐之法首先不在大臣中施行，要想收到保舉的功效能行嗎?"皇帝爲之動容。

這年冬天，京城戒嚴。楊廷麟上疏彈劾兵部尚書楊嗣昌，説："陛下有征伐之志，大臣無禦侮之才，謀之不善，以國家爲游戲。楊嗣昌和薊遼總督吴阿衡内外附和，朋比共謀貽誤國家。與高起潛、方一藻倡導議和，軍備頓時忘記，以致到這個地步。現在值得憂慮的，在外有三條，在内有五條。督臣盧象昇以禍害國家責怪内閣大臣，言之令人痛心。南仲在内，李綱無功；潛善主和，宗澤喪命。請陛下赫然盛怒，明確究治先前主和之罪，使將士畏懼刑法，没有二心。召見大小諸臣，詢問策略。告諭盧象昇聚集各路援軍，乘機與敵人交戰，不盲從朝中的節制。這是

援師，乘機赴敵，不從中制。此今日急務也。”

當今的緊急事務。”

時嗣昌意主和議，冀紓外患，而廷麟痛詆之。嗣昌大恚，詭薦廷麟知兵。帝改廷麟兵部職方主事，贊畫象昇軍。象昇喜，即令廷麟往真定轉餉濟師。無何，象昇戰死賈莊。嗣昌意廷麟亦死，及聞其奉使在外，則爲不懌者久之。

當時楊嗣昌一心主張和議，希望紓緩外患，而楊廷麟嚴厲地指責他。楊嗣昌大怒，詭詐地推薦楊廷麟懂軍事。皇帝改任楊廷麟爲兵部職方主事，協助盧象昇謀劃軍務。盧象昇很高興，便命令楊廷麟前往真定轉送糧餉以接濟軍隊。不久，盧象昇戰死於賈莊。楊嗣昌料想楊廷麟也可能戰死，到後來聽説楊廷麟奉使在外，便爲此不高興了很久。

初，張若麒、沈迅官刑曹，謀改兵部，御史涂必泓沮之。必泓，廷麟同里也。兩人疑疏出廷麟指，因與嗣昌比而構廷麟。會廷麟報軍中曲折，嗣昌擬旨責以欺罔。事平，貶廷麟秩，調之外。黃道周獄起，詞連廷麟，當逮。未至而道周已釋，言者多薦廷麟。

當初，張若麒、沈迅任官刑曹，謀改任兵部，御史涂必泓阻止。涂必泓是楊廷麟的同鄉。兩人懷疑奏疏出自楊廷麟的意旨，因而與楊嗣昌結黨而陷害楊廷麟。恰逢楊廷麟報告軍中的情況，楊嗣昌擬旨責備他欺君罔上。事情平息，貶楊廷麟官位，調充外任。黃道周案件發生，獄詞連累楊廷麟，判以逮治。還没有到達，黃道周已經釋放。上言的人多舉薦楊廷麟。

十六年秋，復授職方主事，未赴，都城失守，廷麟慟哭，募兵勤王。福王立，用御史祁彪佳薦，召爲左庶子，辭不就。宗室朱統𨨗誣劾廷麟召健兒有不軌謀，以姜曰廣爲内應。王不問，而廷麟所募兵亦散。

十六年秋，又授予職方主事，尚未到任，都城已經失守，楊廷麟放聲大哭，招募兵勇勤王。福王即位，因御史祁彪佳的舉薦，召楊廷麟爲左庶子，廷麟推辭不就任。宗室朱統𨨗誣罔彈劾楊廷麟召集健壯之人有不法的圖謀，以姜曰廣爲内應。福王不問罪，而楊廷麟招募的兵勇也散去。

順治二年，南都破，江西諸郡惟贛州存。唐王手書加廷麟吏部右侍郎，劉同升國子祭酒。同升自雩都至贛，與廷麟謀大舉。乃偕巡撫李永茂集紳士於明倫堂，勸輸兵餉。九月，大兵屯泰和，副將徐必達戰敗，廷麟、同升乘虛復吉安、臨江。加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賜劍，便宜從事。十月，大兵攻吉安，必達戰敗，赴水死。會廣東援兵至，大兵退屯峽江。已而萬元吉至贛。十二月，同升卒。

順治二年，南都被攻破，江西諸郡祇有贛州尚存。唐王親手書寫命令加封楊廷麟爲吏部右侍郎，劉同升爲國子祭酒。劉同升從雩都到贛州，與楊廷麟共謀大計。於是偕同巡撫李永茂聚集紳士於明倫堂，鼓勵輸送軍餉。九月，大清軍屯駐泰和，副將徐必達戰敗，楊廷麟、劉同升乘虛收復吉安、臨江。楊廷麟加封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賞賜寶劍，見機行事。十月，大清軍攻吉安，徐必達戰敗，跳水而死。恰逢廣東援兵到，大清軍退後屯駐峽江。隨後萬元吉到贛州。十二月，劉同升死。

三年正月，廷麟赴贛，招峒蠻張安等四營降之，號龍武新軍。廷麟聞王將由汀赴贛，將往迎王，而以元吉

三年正月，楊廷麟到贛州，招撫峒蠻張安等四營投降，號稱龍武新軍。楊廷麟聽説唐王將要由汀到贛，打算前往迎接，而以萬元吉代守吉

代守吉安。無何，吉安復失，元吉退保贛州。四月，大兵逼城下，廷麟遣使調廣西狼兵，而身往雩都趣新軍張安來救。五月望，安戰梅林，再敗，退保雩都。廷麟乃散其兵，以六月入贛，與元吉憑城守。未幾，援兵至，圍暫解，已，復合。八月，水師戰敗，援師悉潰。及汀州告變，贛圍已半年，守陴者皆懈。十月四日，大兵登城。廷麟督戰，久之，力不支，走西城，投水死。同守者郭維經、彭期生輩皆死。

安。不久，吉安又失守，萬元吉退保贛州。四月，大清軍逼臨城下，楊廷麟派使者調廣西狼兵，而親往雩都催促新軍張安來救援。五月十五日，張安戰於梅林，再敗，退後保守雩都。楊廷麟便解散其兵，在六月入贛，與萬元吉憑藉城池防守。不久，援兵到，圍暫時解除，隨後，又合圍。八月，水軍戰敗，援軍全部潰逃。到汀州告變，贛州的圍困已達半年，守城的人都懈怠。十月四日，大清軍隊登城。楊廷麟督戰，時間長了，力量不支，逃往西城，跳水而死。同守之人郭維經、彭期生等都死難。

彭期生(等)

期生，字觀我，海鹽人，御史宗孟子。登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崇禎初，爲濟南知府，坐失囚謫布政司照磨，量移應天推官，轉南京兵部主事，進郎中。十六年，張獻忠亂江西，遷湖西兵備僉事，駐吉安。吉安不守，走贛州，偕廷麟招降張安等，加太常寺卿，仍視兵備事。城破，冠帶自縊死。

彭期生，字觀我，海鹽人，御史彭宗孟之子。考中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崇禎初年，任濟南知府，因失囚犯獲罪貶謫爲布政司照磨，酌情調移應天推官，轉官南京兵部主事，進升郎中。十六年，張獻忠擾亂江西，彭期生升遷湖西兵備僉事，駐扎吉安。吉安不能保守，逃往贛州，偕同楊廷麟招降張安等，加官太常寺卿，仍然處理兵備事務。城被攻破，穿好冠帶自縊而死。

一時同殉者，職方主事周瑚，磔死。通判王明汲，編修兼兵科給事中萬發祥，吏部主事龔棻，户部主事林琦，兵部主事王其宖、黎遂球、柳昂霄、魯嗣宗、錢謙亨，中書舍人袁從鶚、劉孟鍧、劉應試，推官署府事吴國球，監紀通判郭寧登，臨江推官胡縝，贛縣知縣林逢春，皆被戮。鄉官盧觀象盡驅男婦大小入水，乃自沉死。舉人劉日佺偕母妻弟婦子侄同日死。參將陳烈數力戰，衆以其弟已降，疑之，烈益奮勇疾鬥。及見執，不屈，顧謂贛人曰："而後乃今知我無二心也。"遂就戮。

一時同殉國難的有，職方主事周瑚，遭磔刑而死。通判王明汲，編修兼兵科給事中萬發祥，吏部主事龔棻，户部主事林琦，兵部主事王其宖、黎遂球、柳昂霄、魯嗣宗、錢謙亨，中書舍人袁從鶚、劉孟鍧、劉應試，推官代理府事吴國球，監紀通判郭寧登，臨江推官胡縝，贛縣知縣林逢春，都被殺。鄉官盧觀象驅使全家男女大小入水後，纔自沉而死。舉人劉日佺偕同母親、妻子、弟婦、子侄同日死難。參將陳烈數次奮力作戰，衆人因其弟已經投降，懷疑他，陳烈更加奮勇急戰。到被執，不屈服，回頭對贛人說："從今以後纔知道我没有二心。"於是被殺。

萬元吉　梁于涘　楊文薦

萬元吉，字吉人，南昌人。天啓五年進士。授潮州推官，補歸德。捕

萬元吉，字吉人，南昌人。天啓五年考中進士。授官潮州推官，補官歸德。逮捕大盜李守

大盜李守志，散其黨。崇禎四年，大計，謫官。十一年秋，用曾櫻薦，命以永州檢校署推官事。居二年，督師楊嗣昌薦其才，改大理右評事，軍前監紀。嗣昌倚若左右手，諸將亦悦服，馳驅兵間，未嘗一夕安枕。嗣昌卒，元吉丁内艱歸。十六年，起南京職方主事，進郎中。

福王立，仍故官。四鎮不和，元吉請奉詔宣諭。又請發萬金犒高傑於揚州，諭以大義，令保江、淮。乃渡江詣諸將營。傑與黄得功、劉澤清方争揚州，元吉與得功書，令共奬王室。得功報書如元吉指，乃録其稿示澤清、傑，嫌漸解。廷議以元吉能輯諸鎮，擢太僕少卿，監視江北軍務。元吉身在外，不忘朝廷，數有條奏。請修建文實録，復其尊稱，并還懿文追尊故號，祀之寢園，以建文配，而速褒靖難死事諸臣，及近日北都四方殉難者，以作忠義之氣。從之。又言：

先帝天資英武，鋭意明作，而禍亂益滋。寬嚴之用偶偏，任議之途太畸也。

先帝初懲逆璫用事，委任臣工，力行寬大。諸臣狃之，争意見之異同，略綢繆之桑土，敵入郊圻，束手無策。先帝震怒，宵小乘間，中以用嚴。於是廷杖告密，加派抽練，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廟堂號振作，而敵强如故，寇禍彌張。十餘年來，小人用嚴之效如是。先帝亦悔，更從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爲太平可致。諸臣復競賄賂，肆欺蒙，每趨愈下，再攖先帝之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殁。蓋諸臣之孽，每乘於先帝之寬；

志，解散其同黨。崇禎四年，考核政績，貶官。十一年秋，因曾櫻的舉薦，命爲永州檢校代理推官事。過了二年，督師楊嗣昌舉薦其才能，改任大理右評事，軍前監紀。楊嗣昌倚之如左右手，諸將也心悦誠服，馳驅於軍隊之間，不曾一個晚上安枕。楊嗣昌死後，萬元吉服母喪歸家。十六年，起用爲南京職方主事，進升郎中。

福王即位，仍然任原官。四鎮不和，萬元吉請求奉詔宣諭。又請求調撥一萬金犒賞高傑於揚州，曉以大義，命令他保守江、淮。於是渡江到諸將營中。高傑與黄得功、劉澤清正争揚州，萬元吉給黄得功書信，令他共同輔佐王室。黄得功回信如萬元吉之意，便謄録其稿給劉澤清、高傑，嫌隙漸漸緩解。當廷商議以萬元吉能够和睦諸鎮，提升太僕少卿，監督江北軍務。萬元吉身在外地，心不忘朝廷，多次有條奏。請求修纂建文實録，恢復他的尊號，并還懿文追尊舊號，祭祀於陵園，以建文配祀，而迅速褒奬靖難事件中死事的衆臣，以及近日北都四方爲國殉難的人，以振作忠義的正氣。朝廷聽從其請。又説：

先帝天資英明勇武，鋭意振作帝業，而禍亂更加熾盛。原因在寬緩嚴厲的使用偶有偏差，任用衆議太紛歧。

先帝開初懲戒於叛逆宦官專權，委任群臣，盡力實行寬大。衆臣習慣於此，争執意見的異同，忽略了勤於政務防患未然，敵人攻入京郊，朝廷束手無策。先帝震怒，奸佞小人乘機而起，朝中用嚴猛治政，於是廷杖告密，加收練餉，使在朝之官無暇救免過失，在野之民又無法賴以生存，朝廷號召振作精神，而敵人强大如此，賊寇之禍更加擴張。十餘年來，小人施用嚴猛政治的功效如此。先帝也後悔，改從寬大，全部改變前規，天下認爲太平可以實現。諸臣又競相賄賂，肆意欺騙，越來越趨向衰敗，再次觸犯先帝，引起憤怒，誅殺大臣之勢正興起，而國家隨即覆亡。因此，諸臣的孽亂，常趁着

而先帝之嚴，亦每激於諸臣之玩。臣所謂寬嚴之用偶偏者此也。

國步艱難，於今已極。乃議者求勝於理，即不審勢之重輕；好伸其言，多不顧事之損益。殿上之彼已日争，閫外之從違遥制，一人任事，衆口議之。如孫傳庭守關中，識者俱謂不宜輕出，而已有以逗撓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語史可法、姜曰廣急撤關、寧吴三桂兵，隨樞輔迎擊。先帝召對時，群臣亦曾及此，而已有以蹙地議之者矣。及賊勢燎原，廷臣或勸南幸，或勸皇儲監國南都，皆權宜善計，而已有以邪妄議之者矣。由事後而觀，咸追恨議者之誤國。倘事幸不敗，必共服議者之守經。大抵天下事，無全害亦無全利，當局者非樸誠通達，誰敢違衆獨行；旁持者競意氣筆鋒，必欲强人從我。臣所謂任議之途太畸者此也。

乞究前事之失，爲後事之師，以寬爲體，以嚴爲用。蓋崇簡易、推真誠之謂寬，而濫賞縱罪者非寬；辨邪正、綜名實之謂嚴，而鈎距索隱者非嚴。寬嚴得濟，任議乃合。仍請於任事之人，嚴核始進，寬期後效，無令行間再踵藏垢，邊才久借然灰，收之以嚴，然後可任之以寬也。

詔褒納之。

明年五月，南京覆，走福建，歸唐王。六月，我大清兵已取南昌、袁州、臨江、吉安。逾月，又取建昌。惟贛州孤懸上游，兵力單寡。會益府

先帝寬緩之機；而先帝的嚴猛，也常常因諸臣的玩忽而被激怒。臣所説的寬嚴的使用偶或偏頗就在於此。

國運艱難，於今已達到極點。而議論者常在空洞的義理上争勝，却不審度形勢的輕重；喜好伸張其言談，多不顧及事情的損害或益處。殿上的彼此一天天争論不休，朝外的依從或違背遠遠地被控制，一人做事，衆口議論。如孫傳庭守關中，有識之人都説不宜輕出，而已經有人用怯陣避敵來糾彈。賊已渡河，臣告訴史可法、姜曰廣趕快撤回關、寧的吴三桂之兵，隨同中央掌軍大臣迎擊敵人。先帝召對之時，群臣也曾説到這一點，而已經有人用損失國土來攻擊。到賊勢已不可阻擋，廷臣有的勸南遷，有的勸太子監國南都，都是權宜的好計策，而已經有人以邪妄來評説。從事後來看，都追恨議論者的誤國。倘若事情僥幸不敗，必定共同佩服議論之人的恪守經典。大抵天下之事，没有全部有害，也没有全部有利，當事者若不是樸實誠信通脱曠達，誰敢違抗衆人獨行其是；從旁持論者競相感情衝動於筆鋒，必定想强迫别人順從自己。臣所説任用衆議的途徑太紛歧的原因在於此。

請探究先前行事的失誤，作爲後事的師法，以寬爲根本，以嚴爲實務。大抵崇尚簡易、推重真誠叫做寬，而過濫賞賜放縱罪徒者不是寬；分辨邪正、綜覽名實叫做嚴，而輾轉推問、探索隱微者不是嚴。寬嚴得當，任用衆議纔適合。仍請對任事的人，嚴格考核於剛進用之時，寬緩期望以後的功效，不要讓軍隊再成爲藏匿壞人之處，邊防之才久藉死灰復燃之輩，以嚴猛收之，然後纔能以寬緩任之。

下詔褒獎采納其言。

第二年五月，南京覆滅，萬元吉奔往福建，歸從唐王。六月，我大清軍隊已經攻取南昌、袁州、臨江、吉安。過了一月，又攻取建昌。祇有贛州孤零零地懸在上游，兵力孤單而缺少。恰逢

永寧王慈炎招降峒賊張安，所號龍武新軍者也，遣復撫州。南贛巡撫李永茂乃命副將徐必達扼泰和，拒大兵。未幾，戰敗，至萬安，遇永茂。永茂遂奔贛。

八月，叛將白之裔入萬安，江西巡撫曠昭被執，知縣梁于涘死之。于涘，江都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時唐王詔適至贛，永茂乃與楊廷麟、劉同升同舉兵。未幾，王召永茂爲兵部右侍郎，以張朝綖代。甫任事，擢元吉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湖廣諸軍，召朝綖還，以同升代。元吉至贛，同升已卒，遂以元吉兼巡撫。

順治三年三月，廷麟將朝王，元吉代守吉安。初，崇禎末，命中書舍人張同敞調雲南兵，至是抵江西，兩京已相繼失，因退還吉安。廷麟留與共守，用客禮待之。其將趙印選、胡一青頻立功，而元吉約束甚嚴，諸將漸不悅。時有廣東兵亦以赴援至。而新軍張安者，汀、贛間峒賊四營之一，驍勇善戰，既降，有復撫州功，且招他營盡降。元吉以新軍足恃也，蔑視雲南、廣東軍，二軍皆解體。然安卒故爲賊，居贛淫掠，遣援湖西，所過殘破。及是，大兵逼吉安，諸軍皆內攜，新軍又在湖西。城中軍不戰潰，城遂破。元吉退屯皂口，檄諭贛州極言雲南兵棄城罪，其衆遂西去。四月，大兵逼皂口，元吉不能禦，入贛城。大兵乘勝抵城下。給事中楊文薦奉命湖南，過贛，入城共守禦，城中賴之。文薦，元吉門生也。

元吉素有才，莅事精敏。及失吉安，士不用命，昏然坐城上，對將吏不交一言。隔河大營遍山麓，指爲空營。兵民從大營中至，言敵勢盛，輒

益府永寧王慈炎招降峒賊張安，就是所說的龍武新軍，派軍收復撫州。南贛巡撫李永茂便命令副將徐必達扼守泰和，抗拒大清軍隊。不久，戰敗，到萬安，遇上李永茂，永茂於是奔往贛州。

八月，叛將白之裔進入萬安，江西巡撫曠昭被拘執，知縣梁于涘死難。梁于涘是江都人。崇禎十六年考中進士。當時唐王的詔令剛到達贛，李永茂便與楊廷麟、劉同升共同起兵。不久，唐王召李永茂爲兵部右侍郎，以張朝綖代替他。剛到任，提升萬元吉爲兵部右侍郎兼任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湖廣等軍隊，召張朝綖回朝，用劉同升代替他。萬元吉到贛州，劉同升已死，於是以萬元吉兼任巡撫。

順治三年三月，楊廷麟將要朝見唐王，萬元吉代理守吉安。當初，崇禎末年，命令中書舍人張同敞調用雲南之兵，至此抵達江西，兩京已經相繼失守，於是退回吉安。楊廷麟留下與萬元吉共同防守，用客人之禮相待。其將趙印選、胡一青頻頻立功，而萬元吉控制很嚴，諸將漸漸不高興。當時有廣東之兵也因赴援到達。而新軍張安是汀、贛之間峒賊四營之一，驍勇善戰，投降後，有恢復撫州的功勞，并且招撫別的營投降。萬元吉以新軍足以依賴，蔑視雲南、廣東之兵，二軍都解體。然而張安終究原來是賊，住贛奸淫搶掠，派去援救湖西，經過之處遭到殘破。到這時大清軍逼近吉安，諸軍都內叛，新軍又在湖西。城中的軍隊不戰而潰，城便被攻破。萬元吉退軍駐扎皂口，傳遞公文告訴贛州，極力數說雲南之兵棄城之罪，這些人便向西離去。四月，大清軍逼近皂口，萬元吉不能抵禦，進入贛城。大清軍乘勝抵達城下。給事中楊文薦奉命去湖南，經過贛，入城共同守禦，城中依賴他。楊文薦是萬元吉的門生。

萬元吉一向有才幹，臨事精明敏悟。到失去吉安，將士不聽從命令，他昏昏然坐在城上，對將吏不發一言。隔河大清軍營遍山麓，他指之爲空營。士兵百姓從大營入城，說敵勢壯盛，便叱

叱爲間諜，斬之。江西巡撫劉遠生令張琮者，將兵趨湖東。及贛圍急，遠生自出城，召琮於雩都。贛人曰"撫軍遁矣"，怒焚其舟，拘遠生妻子。俄遠生率琮兵至，贛人乃大悔。琮軍渡河，抵梅林，中伏大敗，還至河，爭舟，多死於水。遠生憤甚，五月朔，渡河再戰，身先士卒，遇大兵，被獲，復逃歸。而新軍先往湖西者，聞吉安復失，仍還雩都。廷麟躬往邀之，與大兵戰梅林，再敗，乃散遣其軍，而身入城，與元吉同守。自遠生敗，援軍皆不敢前。六月望，副將吳之蕃以廣東兵五千至，圍漸解，未幾復合，城中守如初。

王聞贛圍久，奬勞之，賜名忠誠府，加元吉兵部尚書，文薦右僉都御史，使尚書郭維經來援。維經與御史姚奇胤沿途募兵，得八千人。元吉部將汪起龍率師數千，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率師三千，大學士蘇觀生遣兵如之。兩廣總督丁魁楚亦遣兵四千。廷麟又收集散亡，得數千。先後至贛，營於城外。諸將欲戰，元吉待水師至并擊。而中書舍人來從諤募砂兵三千，吏部主事龔棻、兵部主事黎遂球募水師四千，皆屯南安，不敢下。主事王其宖謂元吉曰："水師帥羅明受海盜也，桀驁難制，棻、遂球若慈母之奉驕子。且今水涸，巨舟難進，豈能如約?"不聽。及八月，大兵聞水師將至，即夜截諸江，焚巨舟八十，死者無算，明受遁還，舟中火藥戎器盡失。於是兩廣、雲南軍不戰而潰，他營亦稍稍散去。城中僅起龍、維經部卒四千餘人，城外僅水師後營二千餘人。參將謝志良擁衆萬餘雩都不進，廷麟調廣西狼兵八千人逾嶺，亦不即赴。會聞汀州破，人情益

責爲間諜，斬殺之。江西巡撫劉遠生命令張琮，率兵到湖東。等到贛州圍困危急，劉遠生親自出城，到雩都去召來張琮。贛人說："撫軍逃跑了。"憤怒地焚燒了他的船，拘捕劉遠生的妻子兒女。不久，劉遠生率領張琮之兵到，贛人纔非常後悔。張琮之軍渡過河，抵達梅林，中埋伏大敗，返還至河，爭船，多死於水中。劉遠生十分憤恨，五月初一，渡河再戰，身先士卒，遭遇大清軍，被俘獲，又逃回。而先往湖西的新軍，聽說吉安又失守，仍然返回雩都。楊廷麟親自前去邀請，與大清軍在梅林交戰，再敗，便解散其軍，而自己入城，與萬元吉共同守禦。自從劉遠生戰敗後，援軍都不敢前來。六月十五日，副將吳之蕃率領廣東五千兵到，圍漸解除，不久，又合圍，城中防守如當初。

唐王聽説贛州被圍已久，嘉奬慰勞，賜名忠誠府，加封萬元吉兵部尚書，楊文薦右僉都御史，派尚書郭維經前來救援。郭維經與御史姚奇胤沿途招募兵勇，得八千人。萬元吉部將汪起龍率軍數千，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率軍三千，大學士蘇觀生派兵如其數。兩廣總督丁魁楚也派兵四千。楊廷麟又收集散亡之人，得數千。先後到達贛州，在城外扎營。諸將想出戰，萬元吉決定等待水軍到後共同出擊。而中書舍人來從諤招募砂兵三千，吏部主事龔棻、兵部主事黎遂球招募水軍四千，都屯駐南安，不敢下行。主事王其宖對萬元吉説："水軍帥羅明受是海盜，驕橫難以控制，龔棻、黎遂球帶兵如慈母養驕子。况且現在水乾涸，大船難以前進，哪裏能够按期到來?"萬元吉不聽。到八月，大清軍聽説水軍將要到達，便連夜截擊於江，焚燒大船八十艘，死者無數，羅明受逃回，船中的火藥軍器全部丢失。於是兩廣、雲南軍不戰而潰散，别的營也漸漸散去。城中衹有汪起龍、郭維經部卒四千餘人，城外衹有水軍後營二千餘人。參將謝志良率軍一萬多在雩都不前進，楊廷麟調廣西狼兵八千人越嶺來援，也不能及時趕到。適逢聽説汀州被攻破，人心更加震驚恐懼。

震懼。

十月初，大兵用嚮導夜登城，鄉勇猶巷戰。黎明，兵大至，城遂破，元吉死之。先是，元吉禁婦女出城。其家人潛載其妾縋城去，元吉遣飛騎追還，捶其家人，故城中無敢出者。及城破，部將擁元吉出城。元吉嘆曰："爲我謝贛人，使闔城塗炭者我也，我何可獨存！"遂赴水死，年四十有四。

十月初，大清軍用嚮導在晚上登城，鄉勇仍然巷戰。黎明，清軍大規模趕到，城便被攻破，萬元吉死難。在此之前，萬元吉禁止婦女出城。他的家人悄悄載着他的妾縋下城離開，萬元吉聽説後派飛騎追趕回來，捶打其家人，所以城中没有敢於出城的。到城破，部將簇擁萬元吉出城。萬元吉嘆息説："替我向贛人謝罪，使全城生靈塗炭的是我，我怎麽可以獨自存活！"於是跳水自殺，年齡四十四歲。

楊文薦，字幼宇，京山人。由進士爲兵科給事中。城破時，病困不能起，執送南昌，絶粒而卒。

楊文薦，字幼宇，京山人。由進士任兵科給事中。城破時，重病不能起身，被拘執送到南昌，絶食而死。

郭維經

郭維經，字六修，江西龍泉人。天啓五年進士。授行人。崇禎三年，遷南京御史，疏陳時弊，中有所舉刺。帝責令指實，乃極稱順天府尹劉宗周之賢，力詆吏部尚書王永光谿刻及用人顛倒罪，帝置不問。六年秋，温體仁代周延儒輔政，維經言："執政不患無才，患有才而用之排正人，不用之籌國事。國事日非，則委曰我不知，坐視盜賊日猖，邊警日急，止與二三小臣爭口舌，角是非。平章之地幾成聚訟，可謂有才邪？"帝切責之。憂去。久之，起故官。

郭維經，字六修，江西龍泉人。天啓五年考中進士。授官行人。崇禎三年，升遷南京御史，上疏陳説當時社會的弊端，其中有所薦舉譏刺。皇帝責令他指出事實，他便極力稱贊順天府尹劉宗周賢能，竭力攻擊吏部尚書王永光苛刻以及用人顛倒是非之罪，皇帝棄置不追究。六年秋，温體仁代替周延儒輔政，郭維經説："執政大臣不擔憂無才，擔憂的是有才而用來排擠正直之人，不用來籌劃國事。國家之事一天天衰敗，却推卸説我不知道，坐視盜賊一天天猖獗，邊防之警一天天危急，衹是與幾個小臣爭論口舌，角逐是非。國家重權之地幾乎成了聚訟之所，可以説是有才嗎？"皇帝嚴厲責備他。服喪離職。很久之後，起用任原官。

北都變聞，南都諸臣有議立潞王者，維經力主福王。王立，進應天府丞，仍兼御史，巡視中城。俄上言："聖明御極將二旬，一切雪耻除凶、收拾人心之事，絲毫未舉。今僞官縱横於鳳、泗，悍卒搶攘於瓜、儀，焚戮剽掠之慘，漸逼江南，而廊廟之上不聞動色相戒，惟以慢不切要之務，盈庭而議。乞令内外文武諸臣洗滌肺腸，盡去刻薄偏私及恩怨報復故習，一以辦賊復仇爲事。"報聞。尋遷大

北都陷落的消息傳來，南都諸臣有建議立潞王的，郭維經力主立福王。福王立，進升應天府丞，仍然兼任御史，巡視中城。不久上奏説："聖明君主即位將近二十天，一切洗雪國耻除掉奸凶、收攏人心之事，絲毫没有開辦。現在僞官縱横於鳳、泗，慓悍的士兵搶奪於瓜、儀，焚燒殺戮搶劫的慘景，漸漸逼近江南，而朝廷没有聽説動容相戒，衹是把欺慢不切要害的事，拿來滿廷議論。請求朝廷内外文武諸臣洗滌肺腸，全部去掉刻薄偏袒以及恩怨報復的惡習，全部以懲辦盜賊報仇雪恨爲正事。"回報已知道。不久升遷

理少卿，左僉都御史。命專督五城御史，察非常，清輦轂。明年二月，隆平侯張拱日、保國公朱國弼相繼以他事劾罷維經，維經回籍。唐王召爲吏部右侍郎。

大理少卿，左僉都御史。命令專門監督五城御史，督察非常之事，肅清京城。第二年二月，隆平侯張拱日、保國公朱國弼相繼以別的事彈劾罷免了郭維經，維經回到原籍。唐王徵召爲吏部右侍郎。

順治三年五月，大兵圍贛州。王乃命維經爲吏、兵二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湖廣、江西、廣東、浙江、福建軍務，督師往援。維經與御史姚奇胤募兵八千人入贛州，與楊廷麟、萬元吉協守。及城破，維經入嵯峨寺自焚死，奇胤亦死之。

順治三年五月，大清軍圍攻贛州。唐王於是命令郭維經任吏、兵二部尚書兼任右副都御史，總管湖廣、江西、廣東、浙江、福建的軍務，督率軍隊前往援救。郭維經與御史姚奇胤招募軍隊八千人入贛州，與楊廷麟、萬元吉協同防守。到城被攻破，郭維經進入嵯峨寺自焚而死，姚奇胤也死難。

姚奇胤

奇胤，字有僕，錢塘人。由進士授南海知縣。地富饒，多盜賊。奇胤絶苞苴，力以弭盜爲事，政聲大起。入爲兵部主事，改監察御史，巡按廣東。未任，與維經赴援，遂同死。

姚奇胤，字有僕，錢塘人。由進士授官南海知縣。其地富饒，多盜賊。姚奇胤拒絶賄賂，竭力以消除盜賊爲正務，治政的聲譽大起。調入京任兵部主事，改任監察御史，巡按廣東。没有到任，與郭維經奔赴贛州救援，於是同時死難。

詹兆恒

詹兆恒，字月如，廣信永豐人。父士龍，順天府尹。兆恒舉崇禎四年進士。由甄寧知縣徵授南京御史，疏陳盜鑄之弊，帝下所司察核。十四年夏，言燕、齊二千里間，寇盜縱橫，行旅阻絶，四方餉金滯中途者，至數百萬，請急發京軍剿滅。又言楚、豫之疆盡青磷白骨，新徵舊逋，斷無從出，請多方蠲貸。帝并采納。明年，賊陷含山，犯無爲，劾總督高斗光。又明年秋，賊陷廬州，臨江欲渡，陳内外合防策。再劾斗光，請以史可法代，斗光遂獲譴。時江北民避亂，盡走南京。兆恒慮賊諜闌入，處之城外，爲嚴保伍，察非常，奸宄無所匿。

詹兆恒，字月如，廣信永豐人。父親詹士龍任順天府尹。詹兆恒考中崇禎四年進士。由甄寧知縣徵召授官南京御史，上疏陳説盜鑄錢幣的弊端，皇帝下發主管官吏考察核實。十四年夏天，上言説燕、齊二千里之間，寇盜横行，行人商旅阻斷，四方的餉金滯留在中途，多達數百萬，請求迅急調發京城的軍隊剿滅。又説楚、豫地區到處是死人尸骨，新徵的税和舊欠的税，肯定没有辦法交納，請求多方面蠲除借貸。皇帝一并采納。第二年，盜賊攻陷含山，進犯無爲，詹兆恒彈劾總督高斗光。又第二年秋天，賊攻陷廬州，逼臨長江想要渡河，詹兆恒陳説内外會合防禦的策略。再次彈劾高斗光，請求以史可法來代替，高斗光便遭譴責。當時江北之兵避亂，全都奔往南京。詹兆恒擔憂盜賊雜在其中進城，便把難民安置在城外，爲之嚴編保伍，督察意外，奸惡之人没法藏匿。

福王立，擢兆恒大理寺丞。馬士英薦阮大鋮，令冠帶陛見。兆恒言："先皇手定逆案，芟刈群凶，第一美

福王即位，提升詹兆恒爲大理寺丞。馬士英舉薦阮大鋮，命令穿上官服陛見。詹兆恒説："先皇親手所定逆案，鏟除群凶，是第一件好的

政。今者大仇未報，乃忽召大鋮，還之冠帶，豈不上傷先皇靈，下短忠義氣哉！”疏奏，命取逆案進覽，兆恒即上進。而士英亦以是日進《三朝要典》，大鋮竟起用。其秋，奉命祭告，尋進本寺少卿。使事竣，即旋里。

政治。現在大仇没有報，却忽然徵召阮大鋮，還給他官服，難道不是上傷先皇的威靈，下短忠義之士的志氣嗎！”奏疏上呈，命令取出逆案進呈觀覽，詹兆恒便呈上，而馬士英也於這一天進呈《三朝要典》，阮大鋮終究得以起用。這年秋天，奉命祭祀告廟，不久進升本寺少卿。事情完成，便返回故鄉。

唐王立，拜兆恒兵部左侍郎，佐黄道周協守廣信。廣信破，奔懷玉山，聚衆數千人自保。尋進攻衢州之開化縣，兵敗，歿於陣。

唐王即位，拜授詹兆恒爲兵部左侍郎，輔助黄道周協同守禦廣信。廣信被攻破，逃到懷玉山，聚集民衆數千人以保護自己。不久進攻衢州的開化縣，兵敗，戰死於陣中。

胡夢泰

胡夢泰，字友蠡，廣信鉛山人。崇禎十年進士。除奉化知縣。邑人戴澳官順天府丞，怙勢不輸賦。夢泰捕治其子，其子走京師，訴澳，令劾去夢泰。澳念州民不當劾長吏，而劫於其子，姑出一疏，言天下不治由守令貪污，以陰詆夢泰。及得旨，令指實。其子即欲訐夢泰，而澳念夢泰無可劾，乃以嘉興推官文德翼、平遥知縣王凝命實之。給事中沈迅爲兩人訴枉，發澳隱情。澳下詔獄，除名。夢泰聲益起。

胡夢泰，字友蠡，廣信鉛山人。崇禎十年考中進士。授官奉化知縣。邑人戴澳任官順天府丞，仗勢不交納賦税。胡夢泰拘逮懲治他的兒子，其子逃到京城，向戴澳訴苦，讓他彈劾革去胡夢泰。戴澳想到州民不應當彈劾長官，而被其子逼迫，姑且上一奏疏，説天下不能治理好是由於郡守縣令貪污，以此暗中詆毁胡夢泰。等到得旨，命令他指出事實。其子便想攻擊胡夢泰，而戴澳想到胡夢泰没有可以彈劾的，便以嘉興推官文德翼、平遥知縣王凝命實報。給事中沈迅替兩人訴説冤枉，揭發戴澳的隱情。戴澳被關進欽犯監獄，除名。胡夢泰的名聲更加張揚。

十六年夏，吏部會廷臣舉天下賢能有司十人，夢泰與焉，行取入都。帝以畿輔州縣殘破，欲得廉能者治之，諸行取者悉出補。夢泰得唐縣。京師陷，南歸。

十六年夏天，吏部會合廷臣舉薦天下賢能的主管官十人，胡夢泰在其中，選拔入京。皇帝因京郊的州縣殘破，想得到廉潔能幹的人來治理，衆多選拔進京的人全部出京補官。胡夢泰補得唐縣。京城陷落，胡夢泰返回南方。

唐王時，授兵科給事中，奉使旋里。順治三年，大兵逼城下，夢泰傾家募士，與巡撫周定仍等守城。圍數月，城破，夫婦俱縊死。

唐王時，授官兵科給事中，奉使回家。順治三年，大清軍逼臨城下，胡夢泰全部拿出家財招募士卒，與巡撫周定仍等守城。被圍數月，城被攻破，夫婦都自縊而死。

周定仍　萬文英　胡奇偉

定仍，南昌人。崇禎十六年進士。與萬文英、胡奇偉、胡甲桂舉兵保廣信，唐王即以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城破，死之。

周定仍，南昌人。崇禎十六年考中進士。與萬文英、胡奇偉、胡甲桂起兵保衛廣信，唐王便封他作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城被攻破，死難。

文英，亦南昌人。初爲鳳陽推

萬文英，也是南昌人。當初是鳳陽推官，以

官，以子元亨代死，得脱歸。福王時，起禮部主事，丁艱不赴。唐王授爲兵部員外郎，監黄道周諸軍，協守廣信。諸軍敗於鉛山，文英舉家赴水死。

奇偉，進賢人。歷官兵部主事。唐王授爲湖東副使，守廣信，兵敗，死之。

胡甲桂　畢貞士

甲桂，字秋卿，崑山人。崇禎十二年，以鄉試副榜貢入國學，授南昌通判。遷永州同知，以道梗改廣信。至則南昌、袁州、吉安俱失。廣信止疲卒千人，士民多竄徙。會黄道周以募兵至，相與議城守。已而道周敗歿，勢益孤，甲桂效死不去。城破被執，諭降不從，幽别室，自經死。

有畢貞士者，貴溪人，舉於鄉。同守廣信，城破，赴水。家人救之，行至五里橋，望拜祖塋，觸橋柱死。

陳泰來　曹志明

陳泰來，字剛長，江西新昌人。崇禎四年進士。由宣城知縣入爲户科給事中。十五年冬，都城戒嚴，泰來陳戰守數策。總督趙光抃言泰來與同官荆祚永素晰邊情，行間奏報，宜敕二臣參預，報可。泰來又自請假兵一萬，肅清輦轂。帝壯之，即改授兵科，出視諸軍戰守方略，召對中左門。至軍中，奏界嶺失事狀，劾副將柏永鎮論死。以功遷吏科右給事中，乞假歸。福王時，起刑科左給事中，不赴。

唐王擢爲太僕寺少卿，與萬元吉同守贛州。再擢右僉都御史，提督江西義軍。李自成敗走武昌，其部下散掠新昌境，泰來大破之。初，益王起兵建昌，泰來欲從之。同邑按察使漆嘉祉、舉人戴國士持不可。已而新昌

子萬元亨代死，得以逃脱返歸。福王時，起用爲禮部主事，因服喪，不到任。唐王授官兵部員外郎，監黄道周等路軍隊，協助守衛廣信。諸路軍戰敗於鉛山，萬文英全家跳水自殺。

胡奇偉，進賢人。歷任兵部主事。唐王授官湖東副使，守禦廣信，兵敗，死難。

胡甲桂，字秋卿，崑山人。崇禎十二年，以鄉試副榜貢生入國學，授官南昌通判。升遷永州同知，因道路阻塞改任廣信。到達時，南昌、袁州、吉安都已失陷。廣信衹有疲弱之兵一千人，士民多逃竄。適逢黄道周以招募之兵到達，共同商議守城。不久，黄道周戰敗而死，勢力更加孤單，胡甲桂獻身不離去。城被攻破，被拘執，勸降，不順從，囚於别室，上吊自殺。

有一個叫畢貞士的，是貴溪人，鄉試中舉。共同守衛廣信，城被攻破，跳水自殺。家人救起他，行至五里橋，望拜祖墳，觸橋柱而死。

陳泰來，字剛長，江西新昌人。崇禎四年考中進士。由宣城知縣入京任户科給事中。十五年冬，都城戒嚴，陳泰來陳説出戰守禦的幾條計策。總督趙光抃説陳泰來和同官荆祚永一向明晰邊防情形，軍隊奏報，應該敕令二人參預，回報同意。陳泰來又自己請求借兵一萬人，肅清京城。皇帝認爲他勇壯，便改任兵科，出京巡視諸軍出戰防守的策略，召見對答於中左門。到軍中，上奏界嶺失敗的情狀，彈劾副將柏永鎮，判以死刑。因功升遷吏科右給事中，請假歸家。福王時，起用爲刑科左給事中，不赴任。

唐王提拔爲太僕寺少卿，與萬元吉同守贛州。再次提升爲右僉都御史，提督江西義軍。李自成敗逃武昌，其部下分散搶掠新昌境，陳泰來大敗賊軍。當初，益王曾經起兵於建昌，陳泰來想跟從他。同縣按察使漆嘉祉、舉人戴國士持論不可以。後來新昌被攻破，戴國士出降，陳泰來

破，國士出降，泰來惡之。會上高舉人曹志明等兵起，泰來與相結。十二月，攻取上高、新昌、寧州，殺國士妻子，遂取萬載。已而大兵逼新昌，守將出降，泰來走界埠，志明等從上高移軍會之，進攻撫州，兵敗皆死。

憎惡他。恰逢上高舉人曹志明等人起兵，陳泰來與他相結。十二月，攻取上高、新昌、寧州，殺掉戴國士的妻子兒女，於是攻取萬載。隨後，大清軍隊逼進新昌，守將出城投降，陳泰來逃到界埠，曹志明等人從上高轉移軍隊與他相會，進攻撫州，兵敗，都死難。

王養正

王養正，字聖功，泗州人。崇禎元年進士。授海鹽知縣。遭父喪，服除，起官秀水，中大計，補河南按察司照磨，累遷南康知府。計殲巨寇鄧毛溪、熊高，一方賴之。

福王時，進副使，分巡建昌。南都既覆，大兵下江西。巡撫曠昭棄南昌遁，走瑞州，列城望風潰。養正乃與布政夏萬亨、知府王域、推官劉允浩、南昌推官史夏隆起兵拒守。閱三日，有客兵內應，城即破。養正等被執，械至南昌，與萬亨等同死。其妻張氏聞之，絕粒九日而死。

王養正，字聖功，泗州人。崇禎元年考中進士。授官海鹽知縣。遭遇父喪辭官，喪期服滿，起用任官秀水，符合官吏考核標準，補官河南按察司照磨，累次升遷至南康知府。用計殲滅巨寇鄧毛溪、熊高，一方賴以安寧。

福王時，進升副使，分派巡察建昌。南都覆亡以後，大清軍隊下江西。巡撫曠昭放棄南昌逃走，逃到瑞州，衆城望風潰逃。王養正便與布政使夏萬亨、知府王域、推官劉允浩、南昌推官史夏隆起兵拒守。過了三天，有敵兵作內應，城便被攻破。王養正等人被拘執，械囚到南昌，與夏萬亨等一同死難。其妻張氏聽到消息，絕食九天而死。

夏萬亨

萬亨，字元禮，崑山人，起家舉人。南昌失守，避建昌，與養正同死。妻顧、子婦陸及一孫、一孫女先赴井死。僕婢死者復十餘人。

夏萬亨，字元禮，崑山人，由舉人開始作官。南昌失守，避居建昌，與王養正共同死難。妻顧氏、兒媳陸氏以及一孫、一孫女先跳井自殺。僕人婢女死難者又十餘人。

王域

域，字元壽，松江華亭人。舉於鄉，授宿州學正。流賊至，佐有司捍禦有功。屢遷工部主事，榷稅蕪湖。都城陷，諸榷稅者多以自入。域嘆曰："君父遭非常禍，臣子反因以爲利邪！"悉歸之南京户部。尋由郎中遷建昌知府。城破，械至南昌，與允浩、夏隆同日死。

王域，字元壽，松江華亭人。鄉試中舉，授官宿州學正。流寇到來，輔助有司捍衛有功。屢次升遷至工部主事，徵收賦稅於蕪湖。都城陷落，衆收稅的人多以稅納入己有。王域嘆息說："君父遭非常之禍，臣子反而以此獲利嗎！"全部歸繳南京户部。不久由郎中升遷爲建昌知府，城被攻破，械囚至南昌，與劉允浩、夏隆同日死難。

劉允浩

允浩，掖縣人。夏隆，宜興人。皆崇禎十六年進士。時同死者六人，其一人失其姓名。建昌人哀其忠，哀而瘞之，表曰"六君子之墓"。

劉允浩，掖縣人。夏隆，宜興人。都是崇禎十六年進士。當時同死的六人，其中一人失去姓名。建昌人哀傷其忠，收聚而埋之，立碑記爲"六君子之墓"。

鄧思銘

初，建昌南城諸生有鄧思銘者，聞北都陷，集其儕數十人爲庠兵，期朔望習射，學技擊，爲國報仇。請於有司，有司笑曰："庠可兵邪？"衆志遂懈。思銘鬱鬱不得志。明年，城破，死之。

當初，建昌南城生員有一個叫鄧思銘的，聽說北都陷落，會集同輩數十人成立庠兵，約定初一、十五日練習射箭，學習技擊，爲國家報仇。向主管官請求，主管官笑着說："學校可以習兵嗎?"衆心於是懈怠。鄧思銘鬱鬱不得志。第二年，城池被攻破，死難。

譚夢開　李翔　徐伯昌

建昌既破，新城知縣譚夢開迎降，民潜導守關兵殺之。夢開黨與民互相殘，彌月不靖。唐王以邵武貢生李翔爲新城知縣。翔至，擒殺餘黨，衆遂散。然民習於亂，佃人以田主徵租斛大，聚數千人，噪縣庭。翔潜遣義兵三百，詭稱鄭彩軍，殺亂民。明日，復斬百餘級，亂乃靖。彩兵數萬駐新城，畏大兵，遁入關。獨監軍張家玉、新城人徐伯昌與翔共守。及大兵逼，家玉亦戰敗入關。翔率民兵千餘出城拒擊。大兵從間道入城，民兵皆散，翔與伯昌皆死之。伯昌，字子期，唐王時，由舉人授兵部主事，改御史者也。

建昌已破，新城知縣譚夢開迎接清軍投降，人民暗中導引守關之兵殺掉他。譚夢開的黨羽與民衆互相殘殺，一月不能安定。唐王任命邵武貢生李翔爲新城知縣。李翔到任後，擒殺餘黨，衆人便解散。然而民衆習於動亂，佃農因田主收租的斛很大，聚集數千人，鼓噪於縣庭。李翔暗中派義兵三百，假稱鄭彩的軍隊，殺死亂民。第二天，又殺一百餘人，動亂纔安定下來。鄭彩兵數萬駐扎新城，畏懼大清軍隊，逃入關。祇有監軍張家玉、新城人徐伯昌與李翔共同守衛。到大清軍隊逼近，張家玉也戰敗入關。李翔率領民兵一千餘人出城抵抗。大清軍隊從小路入城，民兵都散去，李翔與徐伯昌都死難。伯昌，字子期，唐王時，由舉人授官兵部主事，改任御史。

李時興　高飛聲

時江西郡邑吏城守者，又有李時興、高飛聲。時興，福清人，舉於鄉，歷官袁州同知，攝府事。會城已降，時興力城守。無何，守將蒲纓兵潰，湖廣援將黄朝宣五營亦噪歸。時興度不能守，自縊於萍鄉官舍，一僕亦同死。飛聲，字克正，長樂人。崇禎中，由鄉舉授玉山知縣，遷同知，乞養去。唐王時，黄道周出督師，邀與偕，令攝撫州事。大兵至，遣家人懷印走謁王，而身守城死焉。

當時江西郡縣守城官吏，又有李時興、高飛聲。李時興，是福清人，鄉試中舉，歷任袁州同知，代理府事。當時城已投降，李時興竭力守城。不久，守將蒲纓兵潰敗，湖廣救援將領黄朝宣的五個營也鼓噪返回。李時興估計不能保守，自縊於萍鄉官邸，一個僕人也同時死難。高飛聲，字克正，長樂人。崇禎年間，由舉人授官玉山知縣，升遷同知，請求歸養親人而離去。唐王時，黄道周出京督軍，邀約與他一起，命令他代理撫州事務。大清軍隊到達，派家人懷藏印信去拜謁唐王，而自己守城死難。

曾亨應　曾和應　曾筠

曾亨應，字子嘉，臨川人。父棟，廣東布政使。亨應舉崇禎七年進士。歷官吏部文選主事。十五年秋，

曾亨應，字子嘉，臨川人。父親曾棟，任廣東布政使。曾亨應考中崇禎七年進士。歷任吏部文選主事。十五年秋，有詔書起用廢棄之官，曾

有詔起廢，亨應以毛士龍、李右讜、喬可聘等十人上。御史張懋爵劾其納賄行私，亨應疏辨。懋爵三疏力攻，遂被謫去。

福王立之明年，江西列城皆不守。亨應命弟和應奉父入閩，而已與艾南英、揭重熙謀城守。會永寧王慈炎招連子峒土兵數萬復建昌，入撫州，寓書亨應。亨應募兵數百，與相犄角。一日，方置酒宴客，大兵至。亨應避石室，其從弟指示之，遂被執，并執其長子筠。亨應顧筠曰："勉之，一日千秋，毋自負！"筠曰："諾。"先受刑死。釋亨應縛，諭之降，不答，被戮。和應聞兄死，曰："烈哉！兄爲忠臣，兄子爲孝子，復何憾！"既奉父入閩，又走避之肇慶，乃拜辭其父，投井死。先是，棟弟栻爲蒲圻知縣，栻兄益爲貴州僉事，并死難，人稱"曾氏五節"云。

始，亨應爲懋爵所訐，朝士頗疑之。後亨應死節，而懋爵竟降李自成爲直指使。

亨應把毛士龍、李右讜、喬可聘等十人呈上。御史張懋爵彈劾他收納賄賂徇私情，曾亨應上疏分辯。張懋爵三次上書竭力攻擊，於是被貶謫離職。

福王即位的第二年，江西各城都不能保守。曾亨應命令其弟曾和應侍奉父親入閩，而自己與艾南英、揭重熙謀劃守城。適逢永寧王朱慈炎招連子峒土兵數萬人恢復建昌，進入撫州，寄信給曾亨應。亨應招募兵勇數百名，與朱慈炎相呼應。一日，正擺酒宴請客人，大清軍隊到。曾亨應躲入石室，他的堂弟指示清軍，於是被拘執，同時拘執其長子曾筠。曾亨應回頭對曾筠說："努力吧，一日千秋，不要對不起自己！"曾筠回答："好吧。"先受刑而死。解開曾亨應的束縛，叫他投降，不回答，被殺害。曾和應聽說兄長死，說："剛烈啊！兄作忠臣，兄子作孝子，還有什麽遺憾呢！"侍奉父親入閩後，又逃避到肇慶，便拜辭父親，投井自殺。在此之前，曾棟弟曾栻作蒲圻知縣，曾栻之兄曾益任貴州僉事，一并死難，人稱"曾氏五節"。

開初，曾亨應被張懋爵揭發，朝士多懷疑。後來曾亨應死節，而張懋爵竟投降李自成任直指使。

揭重熙

揭重熙，字祝萬，臨川人。崇禎十年，以五經登進士，授福寧知州。

福王時，擢吏部考功主事。外艱歸。撫州破，與同里曾亨應先後舉兵。唐王命以故官聯絡建昌兵，戰敗被劾。用大學士曾櫻薦，以考功員外郎兼兵科給事中，從大學士傅冠辦湖東兵事。瀘溪告警，冠不能救，重熙劾解冠任，兵事遂皆委重熙。江西巡撫劉廣胤戰敗被執，復用櫻薦，擢右僉都御史，代廣胤。攻撫州，不克而退。俄聞汀州失，解兵入山。永明王拜重熙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兵，召募萬餘人，薄邵武，敗還。

揭重熙，字祝萬，臨川人。崇禎十年，以五經考中進士，授官福寧知縣。

福王時期，提升爲吏部考功主事。因父喪歸家。撫州被攻破，與同鄉曾亨應先後起兵。唐王任命以原官聯絡建昌之兵，戰敗被彈劾。因大學士曾櫻的舉薦，以考功員外郎兼任兵科給事中，跟從大學士傅冠辦理湖東兵事。瀘溪報警，傅冠不能救援，揭重熙彈劾解除傅冠之職，兵事便都交給揭重熙。江西巡撫劉廣胤戰敗被俘，揭重熙又因曾櫻舉薦，提升爲右僉都御史，代替劉廣胤。攻打撫州，不勝而回。不久聽說汀州失陷，便解散軍隊入山。永明王拜任揭重熙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之兵，招募一萬餘人，迫近邵武，戰敗而回。

金聲桓，左良玉將也，已降於大清，復乘間爲亂，據南昌。大兵攻討之，聲桓死，諸軍盡散，獨張自盛衆數萬走閩。重熙入其軍，約廣信曹大鎬并進。自盛掠邵武，戰敗被執。重熙走依大鎬百丈磜。適大鎬還軍鉛山，惟空營在，衆就營炊食。大兵偵得之，率衆至，射重熙中項，執至建寧，下之獄。重熙日呼高皇帝，祈死不得。至冬十一月，昂首受刃，顏色不改。

金聲桓是左良玉部將，已經投降大清，又乘機作亂，占據南昌。大清軍隊征討他，金聲桓死，各軍全部解散，祇有張自盛兵衆數萬進入閩。揭重熙加入其軍，期約廣信的曹大鎬一起前進。張自盛進攻邵武，戰敗被俘。揭重熙往依曹大鎬於百丈磜。剛好曹大鎬回軍鉛山，祇有空營存在，衆人到營中煮飯吃。大清軍隊偵察到，率衆軍到達，射揭重熙，射中他的頸項，拘執到建寧，關進監獄。揭重熙每天呼喊高皇帝，求死不得。到冬十一月，昂首受刑，臉色不改變。

傅鼎銓

傅鼎銓，字維新，重熙同邑人。崇禎十三年進士。除翰林檢討。李自成陷京師，鼎銓出謁，賊敗南還。

傅鼎銓，字維新，揭重熙同邑之人。崇禎十三年考中進士。授官翰林檢討。李自成攻陷京城，傅鼎銓出城拜謁，賊敗後，回到南方。

唐王時，曾櫻薦鼎銓，命予知府銜，赴贛州軍自效，尋復其故官。贛州破，退隱山中。已，聞金聲桓叛，鼎銓舉兵以應。永明王命爲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聲桓滅，鼎銓往來自盛、大鎬軍。順治八年，至廣信張村，爲守將所執，繫南昌獄。諭之降，不從。令作書招重熙，亦不從。八月朔，乃從容就刑。

唐王時，曾櫻舉薦傅鼎銓，任命以知府的官銜，到贛州軍中效力，不久，恢復他的原官。贛州城破，退隱於山中。後來聽説金聲桓叛清，傅鼎銓起兵響應。永明王任命爲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金聲桓被滅，傅鼎銓來往於張自盛、曹大鎬的軍隊。順治八年，到廣信張村，被守將拘執，關押在南京監獄，勸説他投降，不聽從，令他寫信招降揭重熙，也不聽從，八月初一，便從容受刑。

鼎銓自降流賊，爲鄉人非笑，嘗欲求一死所。至是得死，鄉人更賢鼎銓。已，重熙、大鎬相繼敗，都昌督師余應桂亦以是歲亡，江右兵遂盡。

傅鼎銓自從投降流賊，被鄉里人非難嘲笑，曾想找一個死難的地方。至此得其死所，鄉人改而推重傅鼎銓。隨後，揭重熙、曹大鎬相繼失敗，都昌督軍余應桂也在這年死亡，江右的兵便全部掃盡。

陳子壯　麥而炫　朱實蓮　霍子衡

陳子壯，字集生，南海人。萬曆四十七年，以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天啓四年，典浙江鄉試，發策刺閹豎。魏忠賢怒，假他事削子壯及其父給事中熙昌籍。

陳子壯，字集生，南海人。萬曆四十七年，以考中進士第三名授官翰林編修。天啓四年，主持浙江鄉試，發策譏刺宦官。魏忠賢發怒，藉别的事削除陳子壯以及其父給事中陳熙昌的官籍。

崇禎初，起子壯故官，累遷禮部右侍郎。流賊犯皇陵，帝素服召對廷臣。子壯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心。宜下罪己詔，激發忠義。"帝納之。

崇禎初年，起用陳子壯任原官，累次升遷至禮部右侍郎。流賊侵犯皇陵，皇帝素服召對朝廷大臣。陳子壯説："現在緊急之事，在於收攏人心。應該下發罪責自己的詔書，激發忠義之心。"

乃會諸臣，列上蠲租、清獄、使過、宥罪等十二事。帝以海内多故，思廣羅賢才，下詔援《祖訓》，郡王子孫文武堪任用者，得考驗授職。子壯慮爲民患，立陳五不可。會唐王上疏，歷引前代故事，詆子壯，遂除子壯名，下之獄，坐贖徒歸。久之，廷臣交薦，起故官，協理詹事府。未上，京師陷。

福王立，起禮部尚書。至蕪湖，南京亦失守，乃歸。唐王立福建，召相子壯。以前議宗室事，有宿憾，辭不行。

順治三年，汀州邁變，丁魁楚等擁立桂王子永明王由榔於肇慶。蘇觀生又議立唐王弟聿鐭，子壯沮不得，退居邑之九江村。永明王授子壯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督廣東、福建、江西、湖廣軍務。會大兵入廣州，聿鐭被執死，子壯止不行。

明年春，張家玉、陳邦彦及新會王興、潮陽賴其肖先後起兵，子壯亦以七月起兵九江村。兵多蜑户番鬼，善戰。乃與陳邦彦約共攻廣州，結故指揮使楊可觀等爲内應。事泄，可觀等死。子壯駐五羊驛，爲大兵擊敗，走還九江村。長子上庸陣歿。會故御史麥而炫破高明，迎子壯，以故主事朱實蓮攝縣事。實蓮，子壯邑子也。九月，大兵克高明，實蓮戰死。子壯、而炫俱執至廣州，不降，被戮。子壯母自縊。永明王贈子壯番禺侯，謚文忠，蔭子上圖錦衣衛指揮使。

而炫，字章闇，高明人。由進士歷上海、安肅知縣。唐王時，擢御史。

實蓮，字子潔。由舉人歷官刑部主事。

皇帝采納其言。於是會集諸臣，條列呈上蠲租、清獄、使過、宥罪等十二件事。皇帝因天下多事，想廣泛收羅賢才，下詔援引《祖訓》，郡王子孫文武能任用的，得以考核授官。陳子壯擔憂成爲人民的禍患，立即陳説五樣不可。恰逢唐王上疏，一一引用前代舊例，詆毁陳子壯，於是削除陳子壯名籍，關進監獄，贖罪爲徒隸歸家。很久之後，廷臣紛紛舉薦，起用任原官，協助治理詹事府。没有上任，京城陷落。

福王即位，起用爲禮部尚書。到蕪湖，南京也失守，便歸家。唐王在福建即位，召子壯爲相，以先前議宗室之事，有舊恨，推辭不上路。

順治三年，汀州發生事變，丁魁楚等人擁立桂王之子永明王朱由榔於肇慶。蘇觀生又建議立唐王之弟朱聿鐭，陳子壯阻止不成，退居本邑的九江村。永明王授予陳子壯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督廣東、福建、江西、湖廣軍務。適逢大清軍隊進入廣州，朱聿鐭被拘執死難，陳子壯留下不上任。

第二年春天，張家玉、陳邦彦以及新會王興、潮陽賴其肖先後起兵，陳子壯也在七月起兵於九江村。其兵多是以船爲家的蜑户番鬼，善於作戰。便與陳邦彦約期共同攻打廣州，結交原指揮使楊可觀等爲内應。事情泄漏，楊可觀死難。陳子壯駐軍五羊驛，被大清軍隊打敗，返回九江村。長子陳上庸戰死。適逢原御史麥而炫攻破高明，迎接陳子壯，以原主事朱實蓮代理縣中事務。朱實蓮，是陳子壯同鄉之子。九月，大清軍隊攻克高明，朱實蓮戰死。陳子壯、麥而炫都被拘執到廣州，不投降，被殺。陳子壯母親自縊而死。永明王追贈陳子壯爲番禺侯，謚號文忠，封蔭兒子陳上圖爲錦衣衛指揮使。

麥而炫，字章闇，高明人。由進士歷官上海、安肅知縣。唐王時期，提升爲御史。

朱實蓮，字子潔。由舉人歷官刑部主事。

霍子衡

初，聿鐭之自立於廣州也，召南海霍子衡爲太僕卿。子衡，字覺商，舉萬曆中鄉試，歷袁州知府。及官太僕時，而廣州不守。子衡乃召妾莫氏及三子應蘭、應荃、應芷語之曰："《禮》，'臨難毋苟免'，若輩知之乎？"三子皆應曰："惟大人命！"子衡援筆大書"忠孝節烈之家"六字，懸中堂，易朝服，北向拜。又易緋袍，謁家廟，先赴井死。妾從之，應蘭偕妻梁氏及一女繼之，應荃、應芷偕其妻徐氏、區氏又繼之。惟三孫得存。有小婢見之，亦投井死。

當初，朱聿鐭在廣州自立，召南海霍子衡作太僕卿。霍子衡，字覺商，萬曆年間鄉試中舉，歷官袁州知府，到任官太僕時，廣州已失陷。霍子衡便召妾莫氏和三個兒子應蘭、應荃、應芷告訴他們説："《禮》曰，'遇到危難不要苟且求免'，你們知道嗎？"三子都回答説："謹遵大人之命！"子衡提筆寫下"忠孝節烈之家"六個大字，懸挂在正堂上，改换朝服，向北拜。又换緋袍，拜謁家廟，先跳井自殺。妾隨後，霍應蘭偕同妻梁氏和一女繼後，應荃、應芷偕同其妻徐氏、區氏又繼後跳井自殺。祇有三個孫子得以保存。有小婢女見此情景，也投井自殺。

張家玉

張家玉，字元子，東莞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

李自成陷京師，被執。上書自成，請旌己門爲"翰林院庶吉士張先生之廬"，而褒恤范景文、周鳳翔等，隆禮劉宗周、黄道周，尊養史可程、魏學濂。自稱殷人從周，願學孔子，稱自成大順皇帝。自成怒，召之入，長揖不跪。縛午門外三日，復脅之降，怵以極刑，卒不動。自成曰："當磔汝父母！"乃跪。時其父母在嶺南，家玉遽自屈，人咸笑之。

賊敗南歸。阮大鋮等攻家玉薦宗周、道周於賊，令收人望，集群黨。家玉遂被逮。明年，南都失守，脱歸。從唐王入福建，擢翰林侍講，監鄭彩軍。出杉關，謀復江西，解撫州之圍。

順治三年，風聞大兵至，彩即奔入關，家玉走新城。大兵來攻，出戰，中矢，墮馬折臂，走入關。令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廣信。廣信已失，請募兵惠、潮，説降山賊數萬，將赴贛州急。會大兵克汀州，乃歸東莞。

張家玉，字元子，東莞人。崇禎十六年考中進士。改庶吉士。

李自成攻陷京城，被拘執。上書給李自成，請求旌表自己之門爲"翰林院庶吉士張先生之廬"，而褒贊撫恤范景文、周鳳翔等人，隆重禮待劉宗周、黄道周，尊敬奉養史可程、魏學濂。自稱殷商人從周朝，願意學孔子，稱自成爲大順皇帝。李自成發怒，召他進入，張家玉長身作揖不跪拜。綁縛午門之外三天，又迫脅他投降，以極刑相威脅，終究不動摇。李自成説："要磔殺你父母！"張家玉纔下跪。當時他父母在嶺南，張家玉立即屈服，人們都譏笑他。

賊失敗後，張家玉返回南方。阮大鋮等攻擊張家玉舉薦劉宗周、黄道周給敵人，使收拾人心，聚集群黨。張家玉便被捕。第二年，南都失守，脱身歸家。跟從唐王入福建，提升爲翰林侍講，監鄭彩之軍。出杉關，圖謀恢復江西，解除撫州之圍。

順治三年，風聞大清軍隊到達，鄭彩便奔逃入關，張家玉逃往新城。大清軍來攻，出戰，中箭，墮馬斷臂，逃入關中。朝廷命令他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廣信。廣信失守，他請求在惠州、潮州招募兵勇，勸説山賊數萬人投降，將奔赴贛州解圍。適逢大清軍隊攻克汀州，便返回東莞。

四年，家玉與舉人韓如璜結鄉兵攻東莞城，知縣鄭霖降，乃籍前尚書李覺斯等貲以犒士。甫三日，大兵至，家玉敗走。奉表永明王，進兵部尚書。無何，大兵來擊，如璜戰死，家玉走西鄉。祖母陳、母黎、妹石寶俱赴水死，妻彭被執，不屈死，鄉人殲焉。西鄉大豪陳文豹奉家玉取新安，襲東莞，戰赤岡。未幾，大兵大至，攻數日，家玉敗，走鐵岡，文豹等皆死。

覺斯怨家玉甚，發其先壟，毀及家廟，盡滅家玉族，村市爲墟。家玉過故里，號哭而去。道得衆數千，取龍門、博羅、連平、長寧，遂攻惠州，克歸善，還屯博羅。大兵來攻，家玉走龍門，復募兵萬餘人。家玉好擊劍，任俠，多與草澤豪士游，故所至歸附。乃分其衆爲龍、虎、犀、象四營，攻據增城。

十月，大兵步騎萬餘來擊。家玉三分其兵，掎角相救，倚深溪高崖自固。大戰十日，力竭而敗，被圍數重。諸將請潰圍出，家玉嘆曰："矢盡炮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斃，欲戰無人。烏用徘徊不决，以頸血濺敵人手哉！"因遍拜諸將，自投野塘中以死，年三十有三。明年，永明王贈家玉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增城侯，謚文烈。其父兆龍猶在，以子爵封之。

四年，張家玉與舉人韓如璜結集鄉兵攻打東莞城，知縣鄭霖投降，便没收前尚書李覺斯等的財産以犒勞將士。剛剛三天，大清軍到，張家玉敗走。奉表於永明王，進升兵部尚書。不久，大清軍前來攻打，韓如璜戰死，張家玉逃到西鄉。祖母陳氏、母親黎氏、妹妹張石寶都跳水自殺，妻子彭氏被拘執，不屈而死，鄉人遭殲滅。西鄉大富豪陳文豹支持張家玉攻取新安，襲擊東莞，戰於赤岡。不久，大清軍大規模到來，攻打數日，張家玉戰敗，逃往鐵岡，陳文豹等人都死難。

李覺斯十分怨恨張家玉，發掘他先人的墳墓，毀壞他的家廟，全部滅除張家玉族人，村市變成廢墟。張家玉經過故鄉，號哭離去。途中招得軍衆數千人，攻取龍門、博羅、連平、長寧，便攻打惠州，攻克歸善，回軍屯駐博羅。大清軍隊來攻，張家玉逃往龍門，又招募軍隊一萬多人。張家玉喜好擊劍，豪爽俠義，多與民間豪傑之士交游，因此所到之處都歸附。便分其軍爲龍、虎、犀、象四營，攻占增城。

十月，大清軍步兵騎兵一萬餘人來攻擊。張家玉分其軍爲三支，掎角相救，倚仗深溪高崖固守。大戰十天，力竭而敗，被圍數重。諸將請求突圍出去，張家玉嘆息説："箭盡炮裂，欲戰無武器；將傷兵死，欲戰無軍士。哪裏用得着徘徊不前，以頸血濺敵人之手呢！"於是遍拜諸將，自己跳入野外水塘而死，時年三十三歲。第二年，永明王追贈張家玉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增城侯，謚號文烈。他的父親張兆龍還活着，以兒子的爵位賜封他。

陳象明　廖翰標　梁萬爵

陳象明，字麗南，家玉同邑人。崇禎元年進士。授户部主事，榷税淮安，以清操聞。屢遷饒州知府，忤巡按御史，被劾。謫兩浙鹽運副使，累遷湖南道副使。唐王時，總督何騰蛟令徵餉廣西。會永明王立，廣東地盡失。象明徵調土兵，與陳邦傳連營，

陳象明，字麗南，張家玉同縣之人。崇禎元年考中進士，授官户部主事，在淮安收税，以清廉有節操聞名。屢次升遷至饒州知府，觸犯巡按御史，被彈劾。貶謫兩浙鹽運副使，累次升遷至湖南道副使。唐王時，總督何騰蛟令他到廣西徵收糧餉。適逢永明王即位，廣東之地全部喪失。陳象明徵調土兵，與陳邦傳連營，東至梧州榕

東至梧州榕樹潭，遇大兵，戰敗，死之。

樹潭，遭遇大清軍，戰敗，死難。

廣東之失也，龍門破，里人廖翰標以二幼子托從父，從容自縊死。番禺破，里人梁萬爵曰“此志士盡節之秋也”，赴水死。翰標，天啓中舉人，官江西新城知縣，廉惠，民爲建祠。萬爵，字天若，唐王時舉人。

廣東喪失，龍門被攻破，同鄉廖翰標以二幼子托付叔伯，從容自縊而死。番禺被攻破，鄉人梁萬爵説：“這是志士盡節的時候。”跳水自殺。廖翰標，天啓年間的舉人，任官江西新城知縣，廉潔仁惠，人民爲他建祠紀念。梁萬爵，字天若，唐王時的舉人。

陳邦彦

陳邦彦，字令斌，順德人。爲諸生，意氣豪邁。福王時，詣闕上政要三十二事，格不用，唐王聿鍵讀而偉之。既自立，即其家授監紀推官。未任，舉於鄉。以蘇觀生薦，改職方主事，監廣西狼兵，援贛州。至嶺，聞汀州變，勸觀生東保潮、惠，不聽。

陳邦彦，字令斌，順德人。爲生員時，便意氣豪邁。福王時，到京城上奏政治要務三十二件事，朝廷拒而不用，唐王朱聿鍵讀後認爲很卓越出衆。自立之後，就其家授官監紀推官。没有上任，鄉試中舉。因蘇觀生舉薦，改任職方主事，監督廣西狼兵，援救贛州。到嶺，聽説汀州事變，勸説蘇觀生向東保守潮、惠，不聽從。

會丁魁楚等已立永明王監國於肇慶，觀生遣邦彦入賀。王因贛州破，懼逼己，西走梧州。邦彦甫入謁，而觀生别立唐王聿鐭於廣州，邦彦不知也。夜二鼓，王遣中使十餘輩召入舟中。王太后垂簾坐，王西向坐，魁楚侍，語以廣州事。邦彦請急還肇慶，正大位以繫人心。命南雄勍卒取韶，制粤東十郡之七，而委其三於唐王，代我受敵，從而乘其敝。王大悦，立擢兵科給事中，賫敕還諭觀生。抵廣州，聞使臣彭燿被殺，乃遣從人授觀生敕，而自以書曉利害。觀生猶豫累日，欲議和，會聞永明王兵大敗，不果。邦彦遂變姓名入高明山中。

適逢丁魁楚等人已擁立永明王監國於肇慶，蘇觀生派陳邦彦入肇慶祝賀。永明王因爲贛州已破，害怕逼迫自己，向西逃往梧州。陳邦彦剛入拜謁，而蘇觀生又别立唐王朱聿鐭於廣州，陳邦彦不知道。夜晚二更，永明王派遣中使十餘人召入船中。王太后垂簾坐，永明王向西面坐，丁魁楚站着陪侍，以廣州事相告。陳邦彦請求急速回肇慶，明正大位以收人心。命令南雄强兵取韶，控制粤東十郡之七，而交其三給唐王，讓他代替我受敵，從而乘其敝。永明王很高興，立即提升陳邦彦爲兵科給事中，帶着敕令返回告訴蘇觀生。抵達廣州，聽説使臣彭燿被殺，便派跟隨的人把敕命交給蘇觀生，而自以書信曉以利害。蘇觀生猶豫了幾天，想議和，適逢永明王的軍隊大敗，終於不聽從。陳邦彦便改變姓名進入高明山中。

順治三年冬十二月，大兵破廣州，觀生死，列城悉下，邦彦乃謀起兵。初，贛州萬元吉遣族人萬年募兵於廣，得余龍等千餘人，未行而贛州失。龍等無所歸，聚甘竹灘爲盗，他潰卒多附，至二萬餘人。總督朱治憪招降之，既而譟歸。四年春，大兵定

順治三年冬十二月，大清軍攻破廣州，蘇觀生死難，各城都投降，陳邦彦便謀劃起兵。當初，贛州萬元吉派族人萬年在廣州招募兵勇，得到余龍等一千多人，没有出發而贛州失陷。余龍等没有歸宿，聚集在甘竹灘爲盗賊，别的潰敗之兵多歸附，達到二萬餘人。總督朱治憪招降了他們，隨後又鼓噪返回。四年春，大清軍穩定了廣

廣州，克肇慶、梧州，敗走治𢔶，殺魁楚，前驅抵平樂。永明王方自梧道平樂，走桂林，勢危甚。邦彥乃說龍乘間圖廣州，而己發高明兵由海道入珠江與龍會。且遺張家玉書曰："桂林累卵，但得牽制毋西，潯、平間可完葺，是我致力於此而收功於彼也。"家玉以爲然。然龍卒故無紀律，大兵自桂林還救，揚言取甘竹灘，龍等顧其家，輒退，邦彥亦却歸。既，乃遣門人馬應芳會龍軍取順德。無何，大兵至，龍戰敗，應芳被執，赴水死。四月，龍再戰黄連江，亦敗歿。大兵攻家玉於新安。邦彥乃棄高明，收餘衆，徇下江門據之。

初，廣州之圍，大兵知謀出邦彥，求其家，獲妾何氏及二子，厚遇之，爲書招邦彥。邦彥判書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爲忠臣，義不顧妻子。"七月，與陳子壯密約，復攻廣州。子壯先至，謀泄，將引退。邦彥軍亦至，謀伏兵禺珠洲側，伺大兵還救會城，而縱火以焚舟。子壯如其計，果焚舟數十。大兵引而西，邦彥尾之。會日暮，子壯不能辨旗幟，疑皆敵舟也，陣動。大兵順風追擊，遂大潰。子壯奔高明，邦彥奔三水。八月，清遠指揮白常燦以城迎邦彥。乃入清遠，與諸生朱學熙嬰城固守。

邦彥自起兵，日一食，夜則坐而假寐，與其下同勞苦，故軍最强，嘗分兵救諸營之敗者。至是精鋭盡喪，外無援軍。越數日，城破，常燦死。邦彥率數十人巷戰，肩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園，見學熙縊，拜哭之。旋被執，饋之食，不食，繫獄五日，被戮。邦彥死，子壯被執，逾月，家玉亦自沉。永明王贈邦彥兵部尚書，謚忠愍，蔭子錦衣指揮。

州，攻克肇慶、梧州，打敗朱治𢔶，殺死丁魁楚，前鋒抵達平樂。永明王正從梧州取道平樂，逃往桂林，形勢十分危急。陳邦彥便勸說余龍乘機圖謀廣州，而自己調發高明之兵從海路入珠江與余龍會合。并且送給張家玉書信說："桂林危如累卵，衹要能牽制敵人不向西，潯、平之間可以修繕保守，這是致力於此而收功於彼之計。"張家玉認爲有理。然而余龍之軍本來無紀律，大清軍從桂林返回救援，揚言攻取甘竹灘，余龍等人顧其家，便撤退了，陳邦彥也退却返回。隨後，便派門人馬應芳會同余龍的軍隊攻取順德。不久，大清軍隊到達，余龍戰敗，馬應芳被拘執，跳水而死。四月，余龍在黄連江再次作戰，也戰敗而死。大清軍隊在新安攻打張家玉。陳邦彥便放棄高明，收合剩餘之軍，招降江門據守。

當初，圍攻廣州，大清軍知道計謀出自陳邦彥，搜求其家，俘獲他的妾何氏和二子，優厚對待，寫信招降陳邦彥。陳邦彥判語於書尾說："妾辱之，子殺之。我身爲忠臣，依義不顧妻子兒女。"七月，與陳子壯秘密約定，再攻廣州。陳子壯先到，計謀泄露，將引軍返回。陳邦彥的軍隊也到，謀劃伏兵於禺珠洲旁，等大清軍回救會城，而放火以焚舟。陳子壯聽從其計，果然焚舟數十隻。大清軍引軍向西，陳邦彥尾追於後，恰值天晚，陳子壯不能分辨旗幟，懷疑都是敵船，陣勢動摇。大清軍順風追擊，於是大潰敗。陳子壯逃奔高明，陳邦彥逃奔三水。八月，清遠指揮白常燦以城迎接陳邦彥。便進入清遠，與生員朱學熙繞城固守。

陳邦彥自從起兵，每天吃一餐，晚上便坐着打瞌睡，與部下同勞苦，所以軍隊戰鬥力最强。曾經分兵救援諸營戰敗者。到這時精鋭全部喪失，外無援軍。過了數日，城被攻破，白常燦死難。陳邦彥率領數十人巷戰，肩上受三刀，没有死，逃到朱氏園，見朱學熙縊死，拜哭他。旋即被抓獲，送給他食物，不吃，囚禁五天，被殺。陳邦彥死，陳子壯被捕，過了一個月，張家玉也沉水自殺。永明王贈陳邦彥兵部尚書，謚號忠愍，封蔭其子爲錦衣指揮。

蘇觀生

蘇觀生，字宇霖，東莞人。年三十始爲諸生。崇禎中，由保舉授無極知縣。總督范志完薦其才，進永平同知，監紀軍事，尋遷户部員外郎。十七年，京師陷，脱還南京，進郎中，催餉蘇州。明年五月，南京破，走杭州。會唐王聿鍵至，觀生謁王。王與語大悦，聯舟入福建。與鄭芝龍、鴻逵兄弟擁立王，擢爲翰林學士，旋進禮部右侍郎兼學士。設儲賢館，分十二科，招四方士，令觀生領之。觀生矢清操，稍有文學，而時望不屬。王以故人，恩眷出廷臣右，乃超拜東閣大學士，參機務。

觀生數贊王出師。見鄭氏不足有爲，事權悉爲所握，請王赴贛州，經略江西、湖廣。王乃議觀生先行。明年，觀生赴贛州，大徵甲兵。餉不繼，竟不能出師。

時順治三年三月，大兵破吉安，總督萬元吉乞援，觀生遣二百人往。元吉令協守綿津灘，遇大兵，潰走。元吉乃退回贛州，大兵遂圍城。觀生走南康，贛人數告急，不敢援。六月，大兵退屯水西，觀生發三千人助贛守。久之，他將戰敗。九月，大兵再攻贛州，三千人皆引去。時觀生移駐南安，閩中急，不能救。聿鍵死於汀州，贛州亦破，觀生退入廣州。監紀主事陳邦彦勸觀生疾趨惠、潮，扼漳、泉，兩粤可自保。觀生不從。

會丁魁楚等議立永明王，觀生欲與共事。魁楚素輕觀生，拒不與議，吕大器亦叱辱之。適唐王弟聿鐭與大學士何吾騶自閩至，南海關捷先、番禺梁朝鍾首倡兄終弟及議。觀生遂與吾騶及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應華、曾道唯等以十一月二日擁立王，就都

蘇觀生，字宇霖，東莞人。年紀三十歲纔成爲生員。崇禎年間，由保舉授官無極知縣。總督范志完舉薦其才，進升永平同知，監督軍事，不久，升遷户部員外郎。十七年，京城陷落，脱身返回南京，進升郎中，催納糧餉於蘇州。第二年五月，南京被攻破，逃到杭州。適逢唐王朱聿鍵到達，蘇觀生拜謁唐王，唐王與他交談，非常高興，聯舟一起入福建。與鄭芝龍、鄭鴻逵兄弟擁立唐王，提升爲翰林學士，旋即進升禮部右侍郎兼任學士。設立儲賢館，分十二科，招納四方賢士，命令觀生主持其事。蘇觀生發誓清廉操守，稍有文學，但當時的衆望并不歸屬他。唐王因爲他是故舊，恩惠眷顧超出廷臣，便越級拜授東閣大學士，參與機要事務。

蘇觀生多次協助唐王出軍。見鄭氏不足以有所作爲，權柄全部被他掌握，請求唐王到贛州，經營江西、湖廣。唐王便商議蘇觀生先出行。第二年，蘇觀生到贛州，大量徵調軍隊。糧餉不能連續供應，竟不能出軍。

順治三年三月，大清軍攻破吉安，總督萬元吉請求援軍，蘇觀生派遣二百人前往。萬元吉命令協助守衛綿津灘，遇上大清軍，潰逃。萬元吉退回贛州，大清軍便圍城。蘇觀生到南康，贛人多次求救，不敢援救。六月，大清軍退後屯守水西，蘇觀生調發三千人協助守贛。很久之後，别的將領戰敗。九月，大清軍再次攻贛州，三千人都避開退却。當時蘇觀生轉移駐軍南安，閩中危急，不能相救。朱聿鍵死於汀州，贛州也被攻破，蘇觀生撤退進入廣州。監紀主事陳邦彦勸説蘇觀生速往惠、潮，扼制漳、泉，兩粤可以自保，蘇觀生不聽從。

恰逢丁魁楚等商議擁立永明王，蘇觀生想與之共同行事。丁魁楚一向輕視蘇觀生，拒絶不與他商議，吕大器也叱責侮辱他。適逢唐王弟朱聿鐭與大學士何吾騶從閩地到達，南海關捷先、番禺梁朝鍾首先倡導兄終弟繼的提議。蘇觀生便與何吾騶以及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應華、曾道唯等在十一月二日擁立朱聿鐭，以都司衙署作爲行

司署爲行宫。即日封觀生建明伯，掌兵部事，進吾騶等秩，擢捷先吏部尚書，旋與元鏡、應華、道唯并拜東閣大學士，分掌諸部。時倉卒舉事，治宫室、服御、鹵簿，通國奔走，夜中如晝。不旬日，除官數千，冠服皆假之優伶云。

宫。當日封蘇觀生爲建明伯，掌管兵部之事，進封何吾騶等禄秩，提升關捷先爲吏部尚書，旋即與顧元鏡、王應華、曾道唯并拜東閣大學士，分頭執掌各部。當時匆匆起事，修治宫室、服御、鹵簿，全國奔走，半夜如同白天。不到十天，封官數千人，冠服都是向演戲的借用。

永明王監國肇慶，遣給事中彭燿、主事陳嘉謨齎敕往諭。燿，順德人，過家拜先廟，托子於友人。至廣州，以諸王禮見，備陳天潢倫序及監國先後，語甚切至，因歷詆觀生諸人。觀生怒，執殺之，嘉謨亦不屈死。乃治兵日相攻，以番禺人陳際泰督師，與永明王總督林佳鼎戰於三水。兵敗，復招海盗數萬人，遣大將林察將。

永明王監國於肇慶，派給事中彭燿、主事陳嘉謨帶着敕令前往曉諭。彭燿，是順德人，經過家鄉拜祭先廟，托子於友人。到廣州，以諸王之禮謁見，詳細陳説皇族的倫次以及監國的先後，話語很嚴厲深切，於是一一攻擊蘇觀生等人。蘇觀生發怒，拘執使者殺掉，陳嘉謨也不屈服而死。於是整頓軍隊天天互相攻擊，以番禺人陳際泰督軍，與永明王總督林佳鼎戰於三水，兵敗，又招撫海盗數萬人，派大將林察率領。

十二月二日，戰海口，斬佳鼎。觀生意得，務粉飾爲太平事，而委任捷先及朝鍾。

十二月二日，在海口交戰，斬殺林佳鼎。蘇觀生心意滿足，務求做粉飾太平之事，而委任關捷先和梁朝鍾。

捷先，由進士歷官監司，小有才，便筆札。朝鍾舉於鄉，善談論，浹旬三遷至祭酒。有楊明競者，潮州人。好爲大言，詭稱精兵滿惠、潮間，可十萬，即特授惠潮巡撫。朝鍾語人："内有捷先，外有明競，强敵不足平矣。"觀生亦器此三人，事必咨之。又有梁鍙者，妄人也，觀生才之，用爲吏科都給事中，與明競大納賄賂，日薦用數十人。

關捷先，由進士歷任監司，小有才幹，善於寫書札。梁朝鍾鄉試中舉，善於言談議論，十天之間三次升遷到祭酒。楊明競，是潮州人。喜好説大話，詭詐地聲稱他有精兵遍布惠、潮之間，約有十萬，便特别授予他惠潮巡撫。梁朝鍾告訴人説："朝内有關捷先，朝外有楊明競，强大之敵不難平定了。"蘇觀生也器重這三個人，每件事必定要咨詢他們。又有一個叫梁鍙的，是虚狂之人，蘇觀生認爲他有才能，任用作吏科都給事中，與楊明競大肆收納賄賂，一天舉薦任用數十人。

觀生本乏猷略，兼總内外任，益昏瞀。招海盗資捍禦，其衆白日殺人，縣肺腸於貴官之門以示威，城内外大擾。時大兵已下惠、潮，長吏皆降附，即用其印移牒廣州，報無警。觀生信之。

蘇觀生本來就缺乏謀略，兼總管内外事務，更加糊塗。招撫海盗用以捍衛，那些人白天殺人，懸挂肺腸在貴官的門上以示威，城内外大亂。當時大清軍隊已經攻下惠、潮，官吏都投降歸附，便用其官印送文書到廣州，報告没有敵情。蘇觀生相信其報。

是月十五日，聿鐭視學，百僚咸集，或報大兵已逼。觀生叱之曰：

本月十五日，朱聿鐭視察學校，百官都聚集在一起，有人報告大清軍已經逼近。蘇觀生叱罵

“潮州昨尚有報，安得遽至此。妄言惑衆，斬之！”如是者三。大兵已自東門入，觀生始召兵搏戰。兵精者皆西出，倉卒不能集。觀生走鍌所問計。曰：“死爾，復何言！”觀生入東房，鍌入西房，各拒户自縊。觀生慮其詐，稍留聽之。鍌故扼其吭，氣涌有聲，且推几仆地，久之寂然。觀生信爲死，遂自經。明日，鍌獻其尸出降。朝鍾聞變赴池，爲鄰人救出，自經死。聿鐭方事閲射，急易服逾垣匿王應華家。俄縋城走，爲追騎所獲。饋之食，不受，曰：“我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人地下！”投繯而絶。吾騶、應華等悉降。

他說：“潮州昨天還有報告，怎麼能突然就到了這裏。以虚妄的話迷惑衆人的，斬殺他！”像這樣有多次。大清兵已經從東門攻入，蘇觀生纔召集軍隊出戰。精兵都調出對付西部，匆忙間不能聚集。蘇觀生跑到梁鍌處詢問計策。回答説：“有死而已，還説什麽！”蘇觀生進入東房，梁鍌進入西房，各自關門自縊。蘇觀生顧慮他是欺詐，稍稍停留傾聽。梁鍌故意扼住咽喉，氣涌動有聲音，并且推几案倒地，過了一會兒寂静無聲。蘇觀生相信他死了，便上吊自殺。第二天，梁鍌獻出蘇觀生的尸體投降。梁朝鍾聽到事變跳池自殺，被鄰人救出，上吊自殺。朱聿鐭正檢閲射箭，急忙换掉衣服，越墻藏匿在王應華家中。隨後縋下城逃走，被追擊的騎兵俘獲。送給他食物，不接受，説：“我如果飲你一勺水，怎麽去見地下的祖先呢！”上吊自殺。何吾騶、王應華等全部投降。

贊曰：自南都失守，列郡風靡。而贛以彈丸，獨憑孤城，誓死拒命。豈其兵力果足恃哉，激於義而衆心固也。迨汀、贛繼失，危近目睫，而肇慶、廣州日治兵相攻，自取兩敗。蓋天速其禍，如發蒙振槁，無煩驅除矣。

贊曰：自從南都失守，各郡望風投降，而贛州以彈丸之地，獨憑孤城，誓死拒守。難道是其兵力足以依恃嗎？祇是激於義憤而衆心牢固罷了。等到汀、贛相繼失守，危險近在眼前，而肇慶、廣州每天治軍互相攻打，自取兩敗俱傷。大概是上天加速其禍，如揭開蓋子摇落枯葉那樣輕而易舉，用不着去消滅它了。

明史卷二百七十九

列傳第一百六十七

吕大器　文安之　樊一蘅 范文光 詹天顔　吴炳 侯偉時　王錫衮
堵胤錫　嚴起恒　朱天麟 張孝起　楊畏知　吴貞毓 高勣(等)

吕大器

吕大器，字儼若，遂寧人。崇禎元年進士。授行人，擢吏部稽勳主事，更歷四司，乞假歸。以邑城庳惡，倡議修築。工甫竣，賊至。佐有司拒守，城獲全。詔增秩一等。出爲關南道參議，遷固原副使。巡撫丁啓睿檄大器討長武賊，用穴地火攻法滅之。

十四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劾總兵官柴時華不法，解其職，立遣副將王世寵代之。時華乞兵西部及土魯番爲變，大器令世寵討敗時華及西部，時華自焚死。塞外爾迭尼、黄台吉等擁衆乞賞，謀犯肅州，守臣拒走之。大器假賞犒名，毒飲馬泉，殺其衆無算。又遣總兵官馬爌督副將世寵等討群番爲亂者，斬首七百餘級，撫三十八族而還。又擊敗其餘黨。西陲略定。

十五年六月，擢兵部添注右侍郎。大器負才，性剛躁，善避事。見天下多故，懼當軍旅任，力辭，且投揭吏科，言己好酒色財，必不可用。帝趣令入京，詭稱疾不至。嚴旨切責，亦不至，命所司察奏。明年三月始至，命以本官兼右僉都御史，總督

吕大器，字儼若，遂寧人。崇禎元年考中進士。授官行人，提升爲吏部稽勳主事，更換歷任四司，請假歸家。因縣邑城墻低矮朽敗，他倡議修築。工程剛剛完成，賊寇便到來。他協助有關官吏抗拒守衛，城獲得保全。下詔增加禄秩一級。出京任關南道參議，升遷固原副使。巡撫丁啓睿傳送文書給吕大器以討伐長武之賊，采用在地上挖洞以火進攻之法滅掉賊寇。

十四年，提升任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彈劾總兵官柴時華不守法律，解除其職務，立即派副將王世寵代替他。柴時華向西部和土魯番請求借兵作亂，吕大器命令王世寵討伐擊敗柴時華和西部，時華自焚而死。塞外爾迭尼、黄台吉等聚集衆人請求賞賜，謀劃侵犯肅州，守衛之臣抵抗擊退敵人。吕大器藉賞賜犒勞之名，在飲馬泉水中投毒藥，殺死其衆無數。又派總兵官馬爌督率副將王世寵等討伐作亂的群番，斬首級七百多個，安撫三十八族而回。又打敗其餘黨。西部邊境平定。

十五年六月，提升兵部添注右侍郎。吕大器自負才能，性格剛烈暴躁，善於躲避難事。見天下多亂，懼怕擔當軍隊之職，竭力推辭，并且投遞揭帖給吏科，説自己喜好酒色財物，一定不可使用。皇帝催促令他入京城，他詐稱生病不前去。皇帝以嚴厲的聖旨嚴肅責備，也不到，便命令有關部門審察上奏。第二年三月吕大器纔到

保定、山東、河北軍務。時畿輔未解嚴，大器及諸將和應薦、張汝行馳扼順義牛欄山。總督趙光抃集諸鎮師大戰螺山，應薦陣亡，他將亦多敗。大器所部無失事，增俸一等。

京，命令以本官兼任右僉都御史，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當時京郊尚未解除戒嚴，吕大器和諸將和應薦、張汝行奔馳扼制順義牛欄山。總督趙光抃會集各鎮軍隊大戰於螺山，和應薦陣亡，别的將領也多戰敗。吕大器所屬軍隊没失敗，增加俸禄一級。

五月，以保定息警，罷總督官，特設江西、湖廣、應天、安慶總督，駐九江，大器任之。湖北地已失，武昌亦陷，左良玉駐九江，稱疾不進。以侯恂故疑大器圖己，語具《良玉傳》中。大器詣榻前與慰勞，疑稍釋。而張獻忠大躪湖南，分兵陷袁州、吉安。大器急遣部將及良玉軍連破之樟樹鎮，峽江、永新二郡皆復。已而建昌、撫州陷，良玉、大器不和，兵私鬥，焚南昌關厢。廷議，因改大器南京兵部右侍郎，以袁繼咸代。

五月，因保定敵警停息，罷除總督官，特别設置江西、湖廣、應天、安慶總督，駐軍九江，吕大器擔任其職。湖北地區已經喪失，武昌也陷落，左良玉駐扎九江，稱病不前進。因侯恂的原因懷疑吕大器圖謀自己，話語詳細記載於《左良玉傳》中。吕大器到左良玉榻前慰勞，懷疑漸漸消釋。而張獻忠大肆蹂躪湖南，分兵攻陷袁州、吉安。吕大器急忙派遣部將以及左良玉軍連續在樟樹鎮打敗張獻忠，峽江、永新二郡都得到恢復。隨後建昌、撫州陷落，左良玉、吕大器不和，軍隊私下相鬥，焚燒南昌的城關地區。朝廷商議，於是改任吕大器爲南京兵部右侍郎，以袁繼咸代吕大器之職。

十七年四月，京師報陷，南京大臣議立君。大器主錢謙益、雷縯祚言，立潞王。議未定而馬士英及劉澤清諸將擁福王至。福王立，遷大器吏部左侍郎。大器以異議絀，自危，乃上疏劾士英。言其擁兵入朝，靦留政地，翻先皇手定逆案，欲躋阮大鋮中樞。其子以銅臭爲都督，女弟夫未履行陣，授總戎，姻婭越其杰、田仰、楊文驄先朝罪人，盡登膴仕，亂名器。“夫吴甡、鄭三俊，臣不謂無一事失，而端方諒直，終爲海内正人之歸；士英、大鋮，臣不謂無一技長，而奸回邪慝，終爲宗社無窮之禍”。疏入，以和衷體國答之。

十七年四月，報告京城陷落，南京大臣商議擁立國君。吕大器支持錢謙益、雷縯祚的意見，擁立潞王。商議没有决定，而馬士英和劉澤清等將擁戴福王到。福王即位，升遷吕大器爲吏部左侍郎。吕大器因持異議被排斥，自己感到危險，便上疏彈劾馬士英。説他聚集軍隊入朝，不知羞愧留在朝廷，翻先皇帝親手判定的逆案，想提升阮大鋮入中樞。其兒子因用錢買官而任都督，妹夫不曾參與軍隊事務，却授官總兵，姻親越其杰、田仰、楊文驄是前朝罪人，却都升遷高官厚禄，擾亂名號禮制。“吴甡、鄭三俊，臣不認爲没有一點失誤，但是端方正直，終究爲天下正直之人所歸往；馬士英、阮大鋮，臣不認爲没有一技之長，但是奸詐邪惡，終究成爲國家無窮的禍患”。奏疏呈入，以協和内心體念國家回報。

未幾，澤清入朝，劾大器、縯祚懷異圖。大器遂乞休去，以手書監國告廟文送内閣，明無他。士英憾未已，令太常少卿李沾劾之。遂削大器籍，復命法司逮治之。以蜀地盡失，

不久，劉澤清入朝，彈劾吕大器、雷縯祚心懷異圖。吕大器便請求退休離去，用親手書寫的監國告廟文送給内閣，以表明没有異圖。馬士英仇恨不止，命令太常少卿李沾彈劾吕大器。於是削除吕大器的官籍，又命令司法官逮捕治罪。因

無可踪迹而止。大器既去，沾得超擢左都御史。謙益亦以附士英、大鋮，得爲禮部尚書。獨縯祚論死。

蜀地全部失陷，没有踪迹可追查而停止。吕大器離職後，李沾得以越級提升爲左都御史。錢謙益也以依附馬士英、阮大鋮，得以任禮部尚書。衹有雷縯祚判處死罪。

明年，唐王召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道梗，久之至。汀州失，奔廣東，與丁魁楚等擁永明王監國，令以原官兼掌兵部事。久之，進少傅，盡督西南諸軍，代王應熊，賜劍，便宜從事。至涪州，與將軍李占春深相結。他將楊展、于大海、胡雲鳳、袁韜、武大定、譚弘、譚詣、譚文以下，皆受大器約束。宗室朱容藩自稱天下兵馬副元帥，據夔州。大器檄占春、大海、雲鳳討殺容藩。大器至思南得疾，次都勻而卒，王謚爲文肅。

第二年，唐王召吕大器爲兵部尚書兼任東閣大學士。因道路阻塞，很久纔到達。汀州失陷，他逃往廣東，與丁魁楚等擁戴永明王監國，命令以原官兼掌管兵部事務。很久之後，進升少傅，督率全部西南諸軍，代替王應熊，賜給寶劍，酌情自行處理。吕大器到涪州，與將軍李占春深厚結交。别的將領楊展、于大海、胡雲鳳、袁韜、武大定、譚弘、譚詣、譚文以下，都受大器指揮。宗室朱容藩自稱天下兵馬副元帥，占據夔州。大器發文書要占春、大海、雲鳳征討殺掉容藩。吕大器到思南得病，駐扎都勻而死。永明王賜謚爲文肅。

文安之

文安之，夷陵人。天啓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除南京司業。崇禎中，就遷祭酒，爲薛國觀所構，削籍歸。久之，言官交薦，未及召而京師陷。

文安之，夷陵人。天啓二年考中進士。改庶吉士，授官檢討，授任南京司業。崇禎年間，就地升遷祭酒，被薛國觀陷害，削除官籍返歸。很久之後，諫官交相舉薦，還來不及召回而京城陷落。

福王時，起爲詹事。唐王復召拜禮部尚書。安之方轉側兵戈間，皆不赴。永明王以瞿式耜薦，與王錫衮并拜東閣大學士，亦不赴。

福王時，起用任詹事。唐王又徵召拜授禮部尚書。文安之正輾轉於戰亂之間，都不赴任。永明王因瞿式耜推薦，與王錫衮一并拜授東閣大學士，也不赴任。

順治七年六月，安之謁王梧州。安之敦雅操，素淡宦情，遭國變，絶意用世。至是見國勢愈危，慨然思起扶之，乃就職。時嚴起恒爲首輔，王化澄、朱天麟次之，起恒讓安之而自處其下。

順治七年六月，文安之在梧州拜見永明王。他操守敦厚儒雅，作官之心一向淡薄，遭遇國家變亂，絶意爲官。到這時見國勢更加危難，慨然想要起而扶持，便就任官職。當時嚴起恒任首輔，王化澄、朱天麟作次輔，嚴起恒讓文安之爲首輔，自己處於他的下位。

孫可望再遣使乞封秦王，安之持不予。其後桂林破，王奔南寧。大兵日迫，雲南又爲可望據，不可往。安之念川中諸鎮兵尚强，欲結之，共奬王室，乃自請督師，加諸鎮封爵。王從之，加安之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書，總督川、湖諸處軍務，賜劍，

孫可望兩次遣使請求封秦王，文安之堅持不同意。後來桂林被攻破，永明王奔逃避往南寧。大清軍一天天迫近，雲南又被孫可望占據，不能前往。文安之想到四川諸鎮之兵還强，想聯合他們，共同扶助王室，便自己請求督軍，加封諸鎮爵位。永明王聽從其計，加封文安之爲太子太保兼任吏、兵二部尚書，總督川、湖等處軍務，賜

便宜從事。進諸將王光興、郝永忠、劉體仁、袁宗第、李來亨、王友進、塔天寶、馬雲翔、郝珍、李復榮、譚弘、譚詣、譚文、党守素等公侯爵，即令安之齎敕印行。可望聞而惡之，又素銜前阻封議，遣兵伺於都勻，邀止安之，追奪光興等敕印。留數月，乃令入湖廣。安之遠客他鄉，無所歸，復赴貴州，將謁王於安龍。可望坐以罪，戍之畢節衛。

先是，可望欲設六部、翰林等官，慮人議其僭，乃以范鑛、馬兆義、任僎、萬年策爲吏、户、禮、兵尚書，并加行營之號。後又以程源代年策。而僎最寵，與方于宣屢勸進，可望令待王入黔議之。王久駐安龍，可望遂自設内閣六部等官，以安之爲東閣大學士。安之不爲用，久之走川東，依劉體仁以居。

李赤心、高必正等久竄廣西賓、横、南寧間。赤心死，養子來亨代領其衆，推必正爲主。必正又死，其衆食盡，且畏大兵逼，率衆走川東，分據川、湖間，耕田自給。川中舊將王光興、譚弘等附之，衆猶數十萬。

順治十六年正月，王奔永昌。安之率體仁、宗第、來亨等十六營由水道襲重慶。會譚弘、譚詣殺譚文，諸將不服。安之欲討弘、詣，弘、詣懼，率所部降於大兵，諸鎮遂散。時王已入緬甸，地盡失，安之不久鬱鬱而卒。

予寶劍，酌情自行處理。進升諸將王光興、郝永忠、劉體仁、袁宗第、李來亨、王友進、塔天寶、馬雲翔、郝珍、李復榮、譚弘、譚詣、譚文、党守素等公侯爵位，便命令文安之帶上敕印而行。孫可望聽説後憎惡他，又因恨他先前阻止自己封王之議，便派兵窺視於都勻，攔截留文安之，追奪王光興等人的敕印。滯留數月，纔讓他入湖廣。文安之遠客他鄉，没有歸宿之處，又前往貴州，將在安龍拜見永明王。孫可望判他的罪，貶謫他戍守畢節衛。

在此之前，孫可望想要設置六部、翰林等官，顧慮别人議論他僭越，便以范鑛、馬兆義、任僎、萬年策爲吏、户、禮、兵部尚書，并且都加行營之號。後來又以程源代替萬年策。而任僎最受寵幸，與方于宣屢次鼓動他稱王，孫可望命令等待永明王入黔後再議。永明王久駐安龍，孫可望便自設内閣六部等官，授文安之爲東閣大學士。文安之不被他所利用，後來逃往川東，依劉體仁而居處。

李赤心、高必正等人長期流竄於廣西賓、横、南寧之間。李赤心死後，養子李來亨代替統領其部衆，推舉高必正爲主。高必正又死，其部衆糧食吃盡，并且畏懼大清軍逼近，便率領部衆奔往川東，分割據守川、湖之間，耕田供給自己。川中舊將王光興、譚弘等人依附於他們，兵衆達數十萬人。

順治十六年正月，永明王奔往永昌，文安之率領劉體仁、袁宗第、李來亨等十六營從水道襲擊重慶。適逢譚弘、譚詣殺掉譚文，諸將不服。文安之想要討伐譚弘、譚詣，譚弘、譚詣畏懼，率領其部下向大清軍投降，諸鎮於是散去。當時，永明王已避入緬甸，土地全部失陷，文安之不久鬱鬱而死。

樊一蘅

樊一蘅，字君帶，宜賓人。父垣，常德知府。一蘅舉萬曆四十七年進士，知安義、襄陽。累官吏部郎中，請告歸。

崇禎三年秋，遷榆林兵備參議。

樊一蘅，字君帶，宜賓人。父親樊垣是常德知府。樊一蘅考中萬曆四十七年進士，任安義、襄陽知縣。積功升官至吏部郎中，請求退休。

崇禎三年秋，升遷榆林兵備參議。流賊多是

流賊多榆林人，又久荒，饑民益相挻爲盜。一蘅撫創殘，修戎備，討斬申在庭、馬丙貴，平不沾泥。累被薦，遷監軍副使，再遷右參政，分巡關南。總兵曹文詔敗歿，群賊迫西安。總督洪承疇令一蘅監左光先、張應昌軍，連破賊，擊走混天星。賊逼漢中，瑞王告急，一蘅偕副將羅尚文往救。會承疇大軍至，賊乃走。進按察使，偕副將馬科、賀人龍屢挫祁總管於漢中，降之。

十二年，擢右僉都御史，代鄭崇儉巡撫寧夏，被劾罷歸。十六年冬，用薦起兵部右侍郎，總督川、陝軍務，道阻，命不達。

順治元年，福王立於南京，復申前命。時張獻忠已據全蜀，惟遵義未陷，一蘅與王應熊避其地。既拜命，檄諸郡舊將會師大舉。會巡撫馬乾復重慶，松潘副將朱化龍、同知詹天顔擊斬賊將王運行，復龍安、茂州。一蘅乃起舊將甘良臣爲總統，副以侯天錫、屠龍，合參將楊展，游擊馬應試、余朝宗所携潰卒，得三萬人。明年三月，攻叙州，應試、朝宗先登，展等繼至，斬馘數千級。僞都督張化龍走，遂復其城。一蘅乃犒師江上。

初，乾復重慶，賊將劉廷舉走，求救於獻忠。獻忠命養子劉文秀攻重慶，水陸并進。副將曾英與參政劉麟長自遵義至，與部將于大海、李占春、張天相等夾擊，破賊兵數萬。英威名大振，諸別將皆屬，兵二十餘萬，奉一蘅節制。

楊展既復叙州，賊將馮雙禮來寇，每戰輒敗，孫可望以大衆援之。隔江持一月，糧盡，一蘅退屯古藺州，展退屯江津。賊退截朱化龍及僉事蔡肱明於羊子嶺，化龍率番騎數百

榆林人，又久逢荒年，饑荒之民更加相引爲盜。樊一蘅撫恤創傷殘破，修治軍備，討伐斬殺申在庭、馬丙貴，平定不沾泥。多次被舉薦，升遷監軍副使，再次升遷右參政，分劃巡撫關南。總兵曹文詔戰敗而死，群賊迫近西安。總督洪承疇命令樊一蘅監左光先、張應昌的軍隊，連續擊破賊，擊走混天星。賊逼近漢中，瑞王告急，樊一蘅偕同副將羅尚文前往援救。恰逢洪承疇的大軍到達，賊纔逃走。樊一蘅進升按察使，偕同副將馬科、賀人龍在漢中屢次挫敗祁總管，迫使他投降。

十二年，提升右僉都御史，代替鄭崇儉巡撫寧夏，被彈劾罷官歸家。十六年冬，因人推薦起用爲兵部右侍郎，總督川、陝軍務，因道路阻塞，命令没有送達。

順治元年，福王在南京即位，又重申先前的命令。當時張獻忠已經占據整個蜀地，衹有遵義没有陷落，樊一蘅與王應龍避居其地。拜命之後，傳檄諸郡舊有將領會師大規模起兵。適逢巡撫馬乾恢復重慶，松藩副將朱化龍、同知詹天顔斬殺賊將王運行，恢復龍安、茂州。樊一蘅便起用舊將甘良臣爲總統，以侯天錫、屠龍爲副，會合參將楊展，游擊馬應試、余朝宗帶領的潰敗之兵，得到三萬人。第二年三月，攻打叙州，馬應試、余朝宗搶先登城，楊展等人繼後，斬殺敵數千人。僞都督張化龍逃跑，便恢復其城。樊一蘅在長江邊犒賞軍隊。

當初，馬乾恢復重慶，賊將劉廷舉敗走，求救於張獻忠，張獻忠命令他的養子劉文秀攻打重慶，水陸并進。副將曾英與參政劉麟長從遵義到來，與部將于大海、李占春、張天相等夾擊，打敗賊兵數萬。曾英威名大振，諸别將都歸屬他，有兵二十餘萬，聽從樊一蘅統領。

楊展恢復叙州以後，賊將馮雙禮前來侵犯，每次出戰便失敗，孫可望率大軍援救他。隔江相持一個月，糧食吃光，樊一蘅退駐古藺州，楊展退駐江津。賊退後截擊朱化龍以及僉事蔡肱明於羊子嶺，朱化龍率領番騎數百人衝擊賊兵，賊驚

衝賊兵，賊驚潰，死者滿山谷。化龍以軍孤，還守舊地。他將復連敗賊於摩泥、滴水。

一蘅乃命展、應試取嘉定、邛、眉，故總兵官賈連登及其中軍楊維棟取資、簡，天錫、高明佐取瀘州，占春、大海守忠、涪。其他據城邑奉征調者，洪、雅則曹勛及監軍副使范文光，松、茂則監軍僉事詹天顔，夔、萬則譚弘、譚詣。一蘅乃移駐納溪，居中調度，與督師應熊會瀘州，檄諸路刻期并進。獻忠頗懼，盡屠境内民，沈金銀江中，大焚宫室，火連月不滅，將棄成都走川北。

明年春，展盡取上川南地，屯嘉定，與勛等相聲援。而應熊及王祥在遵義，乾、英在重慶，皆宿重兵。賊勢日蹙，惟保寧、順慶爲賊將劉進忠所守，進忠又數敗。獻忠怒，遣孫可望、劉文秀、王尚禮、狄三品、王復臣等攻川南郡縣。應熊、一蘅急令展、天錫、龍、應試及顧存志、莫宗文、張登貴連營犍爲、敘州以禦之。賊連戰不利，英、祥乘間趨成都，獻忠立召可望等還。又聞大清兵入蜀境，劉進忠降，大懼。

七月，棄成都走順慶，尋入西充之鳳凰山。至十二月，大清兵奄至，射殺獻忠，賊降及敗死者二三十萬。可望等率殘卒南奔，驟至重慶。英出不意，戰敗，死於江。賊遂陷綦江，應熊避之畢節衛。逾月，賊陷遵義，入貴州。大清兵追至重慶，巡撫乾敗死，遂入遵義。以餉乏，旋師。

王祥等復取保、寧二郡。一蘅再駐江上，爲收復全蜀計，乃列上善後事宜及諸將功狀於永明王。拜一蘅户、兵二部尚書，加太子太傅，祥、展、天錫等進爵有差。時應熊已卒，

恐而潰敗，死者滿山谷。朱化龍率領孤軍，回守舊地。别的將領又連續在摩泥、滴水戰敗賊。

樊一蘅便命令楊展、馬應試攻取嘉定、邛、眉，舊總兵官賈連登及其中軍楊維棟攻取資、簡，侯天錫、高明佐攻取瀘州，李占春、于大海守衛忠、涪。其他占據城邑奉命徵調的，洪、雅則有曹勛和監軍副使范文光，松、茂則有監軍僉事詹天顔，夔、萬則有譚弘、譚詣。樊一蘅便移駐納溪，從中調度指揮，與督師王應熊會合於瀘州，傳檄各路軍約定日期一并前進。張獻忠頗爲恐懼，全部殺戮境内居民，沉没金銀於江中，大規模焚燒宫室，火連續數月不熄滅，將抛棄成都，逃往川北。

第二年春，楊展全部攻取上川南土地，駐軍嘉定，與曹勛等相聲援。而王應熊以及王祥在遵義，馬乾、曾英在重慶，都留守重兵。賊寇的勢力一天天迫蹙，衹有保寧、順慶由賊將劉進忠守衛，劉進忠又多次戰敗。張獻忠發怒，派孫可望、劉文秀、王尚禮、狄三品、王復臣等攻打川南郡縣。王應熊、樊一蘅急忙命令楊展、侯天錫、屠龍、馬應試以及顧存志、莫宗文、張登貴連營於犍爲、敘州，用以抵禦敵人。賊連續出戰不利，曾英、王祥乘機奔向成都，張獻忠立即召孫可望等返回。又聽説大清軍隊進入蜀境，劉進忠投降，便非常恐懼。

七月，張獻忠放棄成都奔往順慶，不久進入西充的鳳凰山。到十二月，大清軍突然殺來，射死張獻忠，賊投降和戰敗而死的有二三十萬。孫可望等率領殘兵向南逃，突然到達重慶。曾英没有意料到，戰敗，死於江中。賊於是攻陷綦江，王應熊躲避到畢節衛。過了一個月，賊攻陷遵義，進入貴州。大清軍追到重慶，巡撫馬乾戰敗而死，於是進入遵義。因糧餉匱乏，回軍。

王祥等人又攻取保、寧二郡。樊一蘅再次駐軍江岸，爲收復整個蜀中謀劃，便列出善後事宜以及諸將功勞的情況上奏永明王。拜授樊一蘅户、兵二部尚書，加封太子太傅，王祥、楊展、侯天錫等進封爵位有差等。當時王應熊已死，而

而宗室朱容藩、故偏沅巡撫李乾德并以總制至，楊喬然、江爾文以巡撫至，各自署置，官多於民。諸將袁韜據重慶，于大海據雲陽，李占春據涪州，譚詣據巫山，譚文據萬縣，譚弘據天字城，侯天錫據永寧，馬應試據蘆衛，王祥據遵義，楊展據嘉定，朱化龍、曹勛仍據故地。摇、黄諸家據夔州夾江兩岸，而李自成餘孽李赤心等十三家亦在建始縣。一蘅令不行，保叙州一郡而已。

宗室朱容藩、故偏沅巡撫李乾德并以總制之職到達，楊喬然、江爾文以巡撫之職到達，各自設置官吏，官多於民。諸將袁韜占據重慶，于大海占據雲陽，李占春占據涪州，譚詣占據巫山，譚文占據萬縣，譚弘占據天字城，侯天錫占據永寧，馬應試占據蘆衛，王祥占據遵義，楊展占據嘉定，朱化龍、曹勛仍占據舊地。摇、黄諸家占據夔州夾江兩岸，而李自成的餘孽李赤心等十三家也在建始縣。樊一蘅的命令不能執行，祇保守叙州一郡而已。

順治五年，容藩自稱楚世子，建行臺夔州，稱制封拜。時喬然已進總督，而范文光、詹天顔巡撫川南北，吕大器以大學士來督師，皆惡容藩，謀誅之。六年春，容藩遂爲占春所敗，走死雲陽。初，展與祥有隙，遣子璟新攻之。璟新先襲殺應試，與祥戰敗歸。乾德利展富，説韜、大定殺展，分其貲。一蘅誚乾德，諸鎮亦皆憤，有離心。

順治五年，朱容藩自稱楚世子，建立行臺於夔州，稱制封拜。當時楊喬然已進升總督，而范文光、詹天顔巡撫川南、川北，吕大器以大學士身份前來督師，都憎惡朱容藩，圖謀誅殺他。六年春，朱容藩便被李占春打敗，逃到雲陽，死在那裏。當初，楊展與王祥有矛盾，派兒子楊璟新攻打他。璟新先襲擊殺死馬應試，與王祥戰，失敗而歸。李乾德貪圖楊展富裕，勸説袁韜、武大定殺楊展，分其資財。樊一蘅斥罵李乾德，諸鎮也都憤恨，有背離之心。

秋九月，孫可望遣白文選攻殺祥，降其衆二十餘萬，盡得遵義、重慶。一蘅益孤。七年秋，可望又使劉文秀大敗武大定兵，長驅至嘉定。大定、韜皆降，乾德投水死。文秀兵復東，譚弘、譚詣、譚文盡降。占春、大海降於大清。明年正月，文秀還雲南，留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三月，大清兵南征，文選、鎮國挾曹勛走，文光、天顔、化龍相繼死。一蘅時已謝事，避山中。至九月，亦遘疾死。文武將吏盡亡。

秋九月，孫可望派白文選攻殺王祥，收降其部衆二十餘萬，全部占據遵義、重慶，樊一蘅更加孤立。七年秋，孫可望又派劉文秀大敗武大定之兵，長驅到嘉定。武大定、袁韜都投降，李乾德跳水自殺。劉文秀兵返回川東，譚弘、譚詣、譚文全部投降。李占春、于大海投降於大清。第二年正月，劉文秀返回雲南，留白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三月，大清軍南征，白文選、劉鎮國挾持曹勛逃走，范文光、詹天顔、朱化龍相繼死去。樊一蘅當時已經辭職，避居山中。到九月，也染病而死。文武將吏全都死亡。

范文光　*詹天顔*

范文光，内江人。天啓初，舉於鄉。崇禎中，歷官工部主事，南京户部員外郎，告歸。

范文光，内江人。天啓初年，鄉試中舉。崇禎年間，歷官工部主事，南京户部員外郎，退休。

十七年，張獻忠亂蜀，文光偕邛州舉人劉道貞，蘆山舉人程翔鳳，雅

十七年，張獻忠亂蜀，范文光偕同邛州舉人劉道貞，蘆山舉人程翔鳳，雅州生員傅元修、洪

州諸生傅元修、洪其仁等舉義兵，奉鎮國將軍朱平棉爲蜀王，推黎州參將曹勛爲副總兵，統諸將，而文光以副使爲監軍，道貞等授官有差。勛敗賊雅州龍鸛山，追至城下，反爲所敗，退守小關山。十一月，文光督參將黎神武攻雅州，不克。明年九月，神武合雅州土、漢兵再擊賊將艾能奇於雅州，敗績。僞監司郝孟旋守綿州，文光、翔鳳遣間使招之，孟旋襲殺守雅州賊，以城來歸，文光等入居之。

其仁等起義兵，奉鎮國將軍朱平棉爲蜀王，推舉黎州參將曹勛爲副總兵，統領諸將，而范文光以副使任監軍，劉道貞等授官有差等。曹勛打敗賊軍於雅州龍鸛山，追到城下，反而被賊打敗，退守小關山。十一月，范文光督參將黎神武攻雅州，不能攻下。第二年九月，黎神武會合雅州土、漢兵在雅州再次攻打賊將艾能奇，大敗。僞監司郝孟旋守綿州，范文光、程翔鳳派中間使者招降，郝孟旋襲擊殺死守衛雅州之賊，以城來歸降，范文光等入城居守。

獻忠死，文光保境如故。永明王命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川南，而以安綿道詹天顔巡撫川北。總督李乾德殺楊展，文光惡之，遂入山不視事。大清兵克嘉定，文光賦詩一章，仰藥死。天顔兵敗被執，亦死之。天顔，龍巖人，起家選貢生。

張獻忠死，范文光保境如故。永明王任命他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川南，而以安綿道詹天顔巡撫川北。總督李乾德殺楊展，范文光憎惡他，便避入山中不處理政事。大清軍隊攻克嘉定，范文光賦詩一首，服藥自殺。詹天顔兵敗被拘執，也死難。詹天顔是龍巖人，由選貢生得官。

吴炳 侯偉時

吴炳，宜興人。萬曆末進士。授蒲圻知縣。崇禎中，歷官江西提學副使。江西地盡失，流寓廣東。永明王擢爲兵部右侍郎，從至桂林，令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仍掌部事。又從至武岡。大兵至，王倉猝奔靖州，令炳扈王太子走城步，吏部主事侯偉時從之。既至，城已爲大兵所據，遂被執，送衡州。炳不食，自盡於湘山寺，偉時亦死之。

吴炳，宜興人，萬曆末年考中進士。授官蒲圻知縣。崇禎年間，歷官江西提學副使。江西地方全部喪失，流落寓居廣東。永明王提升他任兵部右侍郎，跟從到桂林，命令以本官兼任東閣大學士，仍然執掌本部事。又跟從到武岡。大清軍隊到達，永明王匆忙逃往靖州，命令吴炳跟隨王太子逃往城步，吏部主事侯偉時從行。到了之後，城已經被大清軍隊所占據，於是被拘執，押送衡州。吴炳不進食，自殺於湘山寺，侯偉時也死難。

偉時，公安人。崇禎中進士，歷官吏部考功主事，罷官。至是補官數月，即遘難。

侯偉時，公安人。崇禎年間考中進士，歷任吏部考功主事，罷官。至此時補官數月，便遭難。

王錫袞

王錫袞，禄豐人。天啓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崇禎中，累官少詹事。十三年，擢禮部右侍郎。

王錫袞，禄豐人。天啓二年考中進士。改庶吉士，授官檢討。崇禎年間，積功升官至少詹事。十三年，提升爲禮部右侍郎。

明年秋，尚書林欲楫出視孝陵，錫袞以左侍郎掌部事。帝禁内臣干預外政，敕禮官稽先朝典制以聞。錫袞

第二年秋，尚書林欲楫出京巡視孝陵，王錫袞以左侍郎執掌部事。皇帝禁止内臣干預外政，命令禮官考核先朝典章制度上報。王錫袞等詳細

等備列諸監局職掌，而不及東廠。提督内臣王德化言："東廠之設，始永樂十八年，《國朝典彙》可據。禮官覆議不及，請解臣職，停廠不設。"錫袞等言："《典彙》雖載此條，但係下文箋注。臣等以正史無文，故不敢妄引。"帝不聽。錫袞復抗疏，請罷廠，亦不允。二月，帝再耕耤田。錫袞因言頻歲旱蝗，三餉叠派，請量除加徵，嚴核蠹餉，俾農夫樂生。又以時方急才，請召還故侍郎陳子壯、顧錫疇，故祭酒倪元璐、文安之，且乞免黄道周永戍。給事中沈胤培請增天下解額，錫袞因言南畿、浙江人文更盛，宜倍增。又言舉人不第，有三十年不謁選者，宜定制，數科不售，即令服官。從之。

列出各監局的職掌範圍，而不涉及東廠。提督内臣王德化説："東廠的設立，開始於永樂十八年，《國朝典彙》可以爲據。禮官覆議不涉及，請求解除臣的職務，停止東廠不再設立。"王錫袞等説："《典彙》雖然記載了此條，衹是係下文箋注。臣等因正史没有記載，所以不敢妄自引用。"皇帝不聽從。王錫袞又直接上疏，請求罷除東廠，也不允許。二月，皇帝兩次耕藉田。王錫袞於是上言稱連年旱災和蝗災，三餉税叠加派收，請求酌量免除增加的賦税，嚴格核實耗費的糧食，使農夫樂於生業。又因當時正急於用人才，請求召回原侍郎陳子壯、顧錫疇，原祭酒倪元璐、文安之，并且請求赦免黄道周永久戍役。給事中沈胤培請求增加天下解狀名額，王錫袞於是説南畿、浙江教化更盛，應該加倍增加。又説舉人没有考中，有的三十年不到吏部應選，應該規定制度，數次科考没有考中，便命令任官。朝廷聽從其言。

欲楫還朝，錫袞調吏部尚書。李日宣下獄，遂掌部事。帝性純孝，嘗以秋夜感念聖母孝純太后，遂欲終身蔬食。錫袞疏諫，帝嘉其寓愛於規，進秩一等。尋解部務，直講筵。十六年，憂歸。

林欲楫回朝，王錫袞調任吏部尚書。李日宣被關進監獄，王錫袞便執掌部事。皇帝本性純孝，曾經在秋天的夜晚感念聖母孝純太后，於是想終身衹吃蔬食。王錫袞上疏進諫，皇帝嘉賞他寄寓愛心於規諫，進升一級。不久，解除部務，供職講筵。十六年，服喪歸家。

唐王立，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永明王立，申前命。皆不至。土酋沙定洲作亂，執至會城，詭草錫袞疏上永明王，言定洲忠勇，請代黔國公鎮雲南。疏既行，以稿示之。錫袞大恨，訴上帝祈死。居數日，竟卒。

唐王即位，拜授禮部尚書兼任東閣大學士，永明王即位，重申先前命令，王錫袞都不赴任。土酋沙定洲作亂，拘執到會城，假托草寫王錫袞的奏疏上呈永明王，説沙定洲忠心勇敢，請求代替黔國公鎮守雲南。疏已送出，以草稿給王錫袞看。王錫袞非常憤恨，訴於天帝請求賜死。過了數日，終於死去。

堵胤錫

堵胤錫，字仲緘，無錫人。崇禎十年進士。歷官長沙知府。山賊掠安化、寧鄉，官軍數敗，胤錫督鄉兵破滅之，又殺醴陵賊魁，遂以知兵名。

堵胤錫，字仲緘，無錫人。崇禎十年考中進士，歷任長沙知府。山賊搶掠安化、寧鄉，官軍多次戰敗，堵胤錫督率鄉兵消滅了他，又殺掉醴陵賊寇魁首，於是以懂軍事而聞名。

十六年八月，賊陷長沙。胤錫朝覲還，賊已退。明年六月，福王命爲湖廣參政，分守武昌、黄州、漢陽。

十六年八月，賊攻陷長沙。堵胤錫朝覲返回，賊已經撤退。第二年六月，福王任命爲湖廣參政，分域守衛武昌、黄州、漢陽。左良玉舉兵

左良玉稱兵，總督何騰蛟奔長沙，令攝湖北巡撫事，駐常德。唐王立，拜右副都御史，實授巡撫。

李自成死，衆擁其兄子錦爲主，奉自成妻高氏及高氏弟一功，驟至澧州。擁衆三十萬，言乞降，遠近大震。胤錫議撫之，騰蛟亦馳檄至。乃躬入其營，開誠慰諭，稱詔賜高氏命服，錦、一功蟒玉金銀器，犒其軍，皆踴躍拜謝。乃即軍中宴之，導以忠孝大義數千言。明日，高氏出拜，謂錦曰："堵公，天人也，汝不可負!"別部田見秀、劉汝魁等亦來歸。唐王大喜，加胤錫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制其軍，手書獎勞。授錦御營前部左軍，一功右軍，并挂龍虎將軍印，封列侯。賜錦名赤心，一功名必正，他部賞賚有差，號其營曰忠貞。封高氏貞義夫人，賜珠冠綵幣，命有司建坊，題曰"淑贊中興"。胤錫遂與赤心等深相結，倚以自强。然赤心書疏猶稱自成先帝，稱高氏太后云。

已而袁宗第、劉體仁諸營先歸騰蛟者，亦引與赤心合，衆益盛。胤錫以芻糧難繼，令散處江北就食。明年正月，騰蛟大舉，期諸軍盡會岳州。獨赤心先至，餘逗遛，卒不進。永明王立，進胤錫兵部尚書，總制如故。

順治四年，永明王令赤心等攻荆州。月餘，大清兵援荆州。赤心等大敗，步走入蜀，數日不得食。乃散入施州衛，聲言就食湖南。時王在武岡，劉承胤懼爲赤心所并，計非胤錫不能禦，乃加胤錫東閣大學士，封光化伯，賜劍，便宜從事。胤錫疏請得給空敕鑄印，頒賜秦中舉兵者，時頗議其專。承胤欲殺騰蛟，胤錫劾其罪。

謀反，總督何騰蛟奔長沙，命令堵胤錫代理湖北巡撫事，駐軍常德。唐王即位，拜授右副都御史，實授巡撫。

李自成死後，其部衆擁立其兄之子李錦爲首領，奉李自成妻高氏和高氏之弟高一功，突然到澧州。擁有軍隊三十萬，請求投降，遠近非常震驚。堵胤錫提議招撫，何騰蛟也飛快傳遞公文到達。堵胤錫便親自入其營寨，誠懇撫慰曉諭，聲稱詔命賜高氏命官之服，李錦、高一功蟒玉金銀器物，犒勞其軍，都踴躍拜謝。便在軍中宴請他，開導以忠孝大義達數千言。第二天，高氏出來拜見，對李錦說："堵公是上天之人，你不可辜負!"另外的部屬田見秀、劉汝魁等也來歸順。唐王大喜，加封堵胤錫兵部右侍郎兼任右僉都御史，總管其軍，親手書詔嘉獎慰勞。授予李錦御營前部左軍，高一功任右軍，并挂龍虎將軍之印，封列侯。賜李錦名赤心，高一功名必正，別部賞賜有差等，取號其營爲忠貞。封高氏爲貞義夫人，賜給珠冠綵幣，命令主管官吏建造牌坊，題爲"淑贊中興"。堵胤錫便與李赤心等深深結交，倚恃他以自强。然而李赤心上疏還稱李自成爲先帝，稱高氏爲太后。

隨後袁宗第、劉體仁諸營先前歸服何騰蛟的，也引兵與李赤心會合，兵衆更多。堵胤錫因芻糧難以繼續供應，命令分散居處於江北就地取食。第二年正月，何騰蛟大規模舉事，約定各軍全部會聚岳州。但是衹有李赤心先到，其餘的逗留不前，終究不能進取。永明王即位，進升堵胤錫爲兵部尚書，總管如故。

順治四年，永明王命令李赤心等攻荆州。一個多月，大清軍隊救援荆州。李赤心等大敗，徒步入蜀，數日不能得到食物，便解散入施州衛，聲稱到湖南取食物。當時永明王在武岡，劉承胤害怕被李赤心歸并，考慮除了堵胤錫就不能控制局面，便加封堵胤錫爲東閣大學士，封光化伯，賜寶劍，准予遇事酌情自行處理。堵胤錫上疏請得空白敕令鑄印，頒發賜給秦中起兵的人，當時多議他專斷。劉承胤想殺何騰蛟，堵胤錫彈劾他的罪行。

八月，大兵破武岡及寶慶、常德、辰、沅，胤錫走永順土司。尋赴貴陽，抵遵義，乞師於皮熊王祥。又入施州，請忠貞營軍。會楚宗人朱容藩僞稱監國天下兵馬副元帥，擅居夔州，御史錢邦芑傳檄討之。五年正月，胤錫見容藩，責以大義，曉譬利害，散其黨。

八月，大清軍攻破武岡以及寶慶、常德、辰、沅，堵胤錫逃到永順土司。不久到貴陽，抵達遵義，向皮熊王祥請求救兵。又進入施州，求救於忠貞營軍。適逢楚宗人朱容藩僞稱監國天下兵馬副元帥，擅自占據夔州，御史錢邦芑傳檄文討伐。五年正月，堵胤錫見到朱容藩，以大義責備他，以利害曉諭他，解散其黨。

未幾，金聲桓、李成棟叛我大清，以江西、廣東附永明王。於是馬進忠、王進才、曹志建、李赤心、高必正等乘間取常德、桃源、澧州、臨武、藍山、道州、靖州、荆門、宜城諸州縣，進忠、赤心、必正皆封公。胤錫與進忠有隙，令赤心、必正爭進忠所取常德，進忠盡焚廬舍而去。赤心等棄空城引而東，所至守將皆燒營棄城走，湖南已復州縣爲一空。胤錫乃率赤心等入湘潭，與騰蛟會。騰蛟令胤錫向江西，而自率進忠等向長沙。

不久，金聲桓、李成棟背叛我大清，以江西、廣東歸附永明王。於是馬進忠、王進才、曹志建、李赤心、高必正等人乘機攻取常德、桃源、澧州、臨武、藍山、道州、靖州、荆門、宜城等州縣，馬進忠、李赤心、高必正都封公爵。堵胤錫與馬進忠有矛盾，命令李赤心、高必正爭奪馬進忠所取的常德，馬進忠全部焚毁房屋而離去。李赤心等放棄空城引軍向東，所至之地的守將都燒營棄城而逃，湖南已經恢復的州縣爲之一空。堵胤錫於是率領李赤心等進入湘潭，與何騰蛟會合。何騰蛟命令堵胤錫進軍江西，而自己率領馬進忠等人進軍長沙。

六年正月，兵方逼長沙，騰蛟在湘潭被執，諸軍遂散。赤心等走廣西，緣道掠衡、永、郴、桂。胤錫與胡一青守衡州，戰敗走桂陽。

六年正月，大清軍正逼近長沙，何騰蛟在湘潭被拘執，各軍於是解散。李赤心等逃向廣西，沿途搶掠衡、永、郴、桂。堵胤錫與胡一青守衛衡州，戰敗後逃往桂陽。

初，赤心等入廣西，龍虎關守將曹志建惡其淫掠，并惡胤錫，胤錫不知也。或説志建，胤錫將召忠貞營圖志建。志建夜發兵圍胤錫，殺從卒千餘。胤錫及子逃入富川瑶峒。志建索之急，瑶潜送胤錫於監軍僉事何圖復，間關達梧州。會王遣大臣嚴起恒、劉湘客安輯忠貞營。至梧而赤心等已走賓、横二州，乃載胤錫謁王於肇慶。志建遷怒圖復，誘殺之，闔門俱盡。

當初，李赤心等人進入廣西，龍虎關守將曹志建憎惡其奸淫搶掠，并憎惡堵胤錫，胤錫不知道。有人游説曹志建，説堵胤錫將召令忠貞營圖謀曹志建。曹志建在晚上發兵圍攻堵胤錫，殺死跟從的士卒千餘人。堵胤錫和兒子逃入富川瑶峒。曹志建搜索很緊急，瑶人暗中送堵胤錫到監軍僉事何圖復之處，從小路到達梧州。適逢永明王派大臣嚴起恒、劉湘客安撫忠貞營。到梧州而李赤心等人已經奔向賓、横二州，便載堵胤錫在肇慶拜見永明王。曹志建把憤怒轉向何圖復，誘騙殺掉了他，全家都被殺盡。

胤錫至肇慶，時馬吉翔及李元胤、袁彭年等皆專柄，各樹黨。胤錫乃結歡於吉翔，激赤心等東來，與元

堵胤錫到肇慶，當時馬吉翔和李元胤、袁彭年等都專權，各自樹立黨羽。堵胤錫便結好於馬吉翔，激發李赤心等東來，與李元胤爲難。送書

胤爲難。移書瞿式耜，欲間元胤，托言王有密敕，令己與式耜圖元胤，王頗不悦。元胤黨丁時魁、金堡又論其喪師失地，乃令總統兵馬，移駐梧州。胤錫以赤心等不足恃，欲遥結孫可望爲强援，矯王命封爲平遼王。胤錫尋至潯州，自恨發病，十一月卒。王贈胤錫潯國公，謚文忠。

嚴起恒

嚴起恒，浙江山陰人。崇禎四年進士。歷廣州知府，遷衡永兵備副使。十六年，張獻忠躪湖南，吏民悉逋竄。起恒獨堅守永州，賊亦不至。唐王時，擢户部右侍郎，總督湖南錢法。

永明王立，令兼督湖南軍餉。順治四年，王駐武岡，拜起恒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仍領錢法。王走靖州，起恒從不及，避難萬村。已知王在柳州，間道往從之。從返桂林，復從至柳州、南寧。李成棟叛大清，以廣東附於王。起恒從王至肇慶，與王化澄、朱天麟同入直。無何，化澄、天麟相繼罷。黄士俊繼何吾騶爲首輔，起恒次之。

時朝政决於成棟子元胤，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五人附之，攬權植黨，人目爲五虎。起恒居其間，不能有所匡正。然起恒潔廉，遇事持平，與文安侯馬吉翔、司禮中官龐天壽共患難久，無所忤。而五虎憾起恒，競詆爲邪黨。王在梧州，尚書吴貞毓等十四人合疏攻五虎，下湘客等獄，欲置之死。起恒顧跪王舟力救，貞毓等并惡之，乃請召還化澄，而合攻起恒。給事中雷德復劾其二十餘罪，比之嚴嵩。王不悦，奪德復官。起恒力求罷，王挽留之不得，放舟竟去。

信給瞿式耜，想要離間李元胤，假托説永明王有秘密敕令，命令自己與瞿式耜圖謀李元胤，永明王很不高興。李元胤黨丁時魁、金堡又彈劾他喪師失地，便命令他統領兵馬，移駐梧州。堵胤錫以李赤心等不足以依恃，想遠結孫可望爲强大援助，假傳王命封爲平遼王。堵胤錫不久到潯州，内心憤恨發病，十一月死去。永明王追賜堵胤錫爲潯國公，謚號文忠。

嚴起恒，浙江山陰人。崇禎四年考中進士。歷任廣州知府，升遷衡永兵備副使。十六年，張獻忠蹂躪湖南，吏民全都逃竄。嚴起恒獨自堅守永州，賊也不來犯。唐王時，提升户部右侍郎，總督湖南錢法。

永明王即位，命令嚴起恒兼督湖南軍餉。順治四年，永明王駐扎武岡，拜授嚴起恒爲禮部尚書兼任東閣大學士，仍然管理錢法。永明王逃到靖州，嚴起恒跟隨不上，避難於萬村。後來知道永明王在柳州，便從小路前往跟從。跟隨返回桂林，又跟隨到柳州、南寧。李成棟背叛大清，以廣東附屬於永明王。嚴起恒跟從永明王到肇慶，與王化澄、朱天麟共同入朝值事。不久，王化澄、朱天麟相繼罷官。黄士俊繼何吾騶爲首輔，嚴起恒爲次輔。

當時朝政决定於李成棟之子李元胤，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五人依附他，專攬大權樹立黨羽，人們視爲五虎。嚴起恒處在其間，不能有所匡正。但是嚴起恒廉潔，遇事公平，與文安侯馬吉翔、司禮宦官龐天壽共受患難已久，無所忤逆。而五虎恨嚴起恒，競相詆毁爲邪黨。永明王在梧州，尚書吴貞毓等十四人聯合上疏攻擊五虎，把劉湘客等關進監獄，想要置之於死地。但是嚴起恒跪於永明王舟竭力救助，吴貞毓等人一并憎惡他，便請召回王化澄，而會合攻擊嚴起恒。給事中雷德復彈劾他二十多條罪狀，把他與嚴嵩相比。永明王不高興，奪去雷德復的官職。嚴起恒盡力請求罷官，永明王挽留不住，最終放舟離去。

會鄖國公高必正入覲王，貞毓欲藉其力以傾起恒，言："朝事壞於五虎，主之者，起恒也。公入見，請除君側奸，數言决矣。"必正許之。有爲起恒解者，謂必正曰："五虎攻嚴公，嚴公反力救五虎。此長者，奈何以爲奸?"必正見王，乃力言起恒虚公可任，請手敕邀與俱還。文安之入朝，起恒讓爲首輔。桂林破，從王奔南寧。

適逢鄖國公高必正入朝覲見王，吴貞毓想藉助他的力量傾軋嚴起恒，説："朝廷之事壞在五虎身上，其主使就是嚴起恒。您入朝拜見王，請求除去國君身邊的奸人，幾句話便可以决定。"高必正答應。有替嚴起恒調解的人，對高必正説："五虎攻擊嚴公，嚴公反而盡力救五虎。這是長者，爲什麽要把他視爲奸人?"高必正拜見永明王，便竭力説嚴起恒虚懷爲公可以任用，請求親手下敕命邀請與他一起返回朝廷。文安之入朝，嚴起恒讓他作首輔。桂林被攻破，跟從永明王奔往南寧。

先是，孫可望據雲南，遣使乞封王。天麟議許之，起恒持不可。後胡執恭矯詔封爲秦王，可望知其僞，遣使求真封。起恒又持不可，可望大怒。至是，可望知王播遷，遣其將賀九儀、張勝等率勁卒五千，迎王至南寧，直上起恒舟，怒目攘臂，問王封是"秦"非"秦"。起恒曰："君遠迎主上，功甚偉，朝廷自有隆恩。若專問此事，是挾封，非迎主上也。"九儀怒，格殺之，投尸於江。遂殺給事中劉堯珍、吴霖、張載述，追殺兵部尚書楊鼎和於崑崙關，皆以阻封議故。時順治八年二月也。起恒既死，尸流十餘里，泊沙渚間。虎負之登崖，葬於山麓。

在此之前，孫可望占據雲南，派使者請求封王。朱天麟提議允許他，嚴起恒持論不可。後來胡執恭假傳詔命封他爲秦王，孫可望知道那是假的，派使者請真封王。嚴起恒又持論不可，孫可望大怒。到這時，孫可望知道永明王逃難，便派他的部將賀九儀、張勝等人率領强兵五千，迎接永明王到南寧，徑直登上嚴起恒的船，怒睜雙眼挽起臂袖，問王封是"秦"非"秦"。嚴起恒説："您遠道迎接主上，功勞很大，朝廷自然有隆重的恩賜，如果專門問這件事，這便是挾持求封，而不是迎接主上了。"賀九儀發怒，格殺了他，投尸於江中。於是殺掉給事中劉堯珍、吴霖、張載述，追殺兵部尚書楊鼎和於崑崙關，都是因爲阻止封王之議的緣故。當時是順治八年二月。嚴起恒死後，尸體漂流十餘里，停在沙渚之間。老虎背着登上山崖，葬於山麓。

朱天麟

朱天麟，字游初，崑山人。崇禎元年進士。授饒州推官，有惠政。考選入都，貧不能行賂，擬授部曹。帝御經筵，講官并爲稱屈。及臨軒親試，乃改翰林編修。

朱天麟，字游初，崑山人。崇禎元年考中進士。授饒州推官，有仁惠政績。考核選拔入都，貧困不能行賂，擬授部曹官。皇帝駕臨經筵，講官都替他稱委屈。到臨軒親自考試，纔改任翰林編修。

十七年正月，奉命祭淮王，抵山東而京師陷。及南都破，走福州，唐王擢少詹事，署國子監事。天麟見鄭芝龍跋扈，乞假至廣東。聞汀州變，又走廣西，入安平土州。

十七年正月，奉命祭祀淮王，到達山東而京城陷落。南都被攻破後，逃到福州，唐王提升爲少詹事，代理國子監事。朱天麟見鄭芝龍專横跋扈，請假到廣東。聽到汀州事變，又到廣西，進入安平土州。

順治四年，永明王居武岡，以禮

順治四年，永明王住在武岡，以禮部侍郎召

部侍郎召。天麟疏請王自將，倡率諸鎮，毋坐失事機。辭不至。

明年，王在南寧，擢禮部尚書，尋拜東閣大學士。天麟請親率士兵略江右，不聽，乃趨謁王。會李成棟反大清，從王至潯州。而潯帥陳邦傳請世居廣西如黔國公故事，天麟執不允。邦傳怒，以慶國公印、尚方劍擲天麟舟中，要必得，仍執不允。已而成棟奉王駐肇慶，天麟謂機可乘，復勸王亟頒親征詔，規取中原。王優詔答之。

當是時，朝臣各樹黨。從成棟至者，曹曄、耿獻忠、洪天擢、潘曾緯、毛毓祥、李綺，自誇反正功，氣凌朝士。從廣西扈行至者，天麟及嚴起恒、王化澄、晏清、吴貞毓、吴其雷、洪士彭、雷德復、尹三聘、許兆進、張孝起，自恃舊臣，詆曹、耿等嘗事異姓。久之復分吴、楚兩黨。主吴者，天麟、孝起、貞毓、李用楫、堵胤錫、王化澄、萬翺、程源、郭之奇，皆内結馬吉翔，外結陳邦傳。主楚者，袁彭年、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金堡，皆外結瞿式耜，内結李元胤。元胤者，惠國公成棟子，爲錦衣指揮使，進封南陽伯，握大權。彭年等倚爲心腹，勢張甚。

彭年嘗論事王前，語不遜。王責以君臣之義，彭年勃然曰："儻向者惠國以五千鐵騎，鼓行而西，君臣義安在?"王變色，大惡之。彭年等謀攻去吉翔、邦傳，權可獨擅也。而堡居言路，有鋒氣，乃疏陳八事，劾慶國公邦傳十可斬，文安侯吉翔，司禮中官龐天壽，大學士起恒、化澄與焉。起恒、化澄乞去，天麟奏留之。堡與給事中時魁等復相繼劾起恒、吉

用。朱天麟上疏請求永明王自己統軍，倡言督率諸鎮，不要坐失時機。推辭不至。

第二年，永明王在南寧，提升朱天麟爲禮部尚書，不久拜授東閣大學士。朱天麟請求親自率領士兵奪取江右，不聽從，便前往拜見永明王。適逢李成棟反叛大清，跟從永明王到潯州。而潯州帥陳邦傳請求像黔國公那樣世代居處廣西，朱天麟堅持不允許。陳邦傳憤怒，把慶國公印、尚方寶劍扔到朱天麟的船中，要挾必定要得到，朱天麟仍堅持不同意。隨後李成棟奉永明王駐扎肇慶，朱天麟認爲時機可乘，又勸永明王急速頒布親征之詔，策劃奪取中原。永明王以褒美詔書回答。

這時候，朝廷之臣各自樹立黨羽。跟從李成棟而來的有曹曄、耿獻忠、洪天擢、潘曾偉、毛毓祥、李綺，自誇有反正之功，氣勢凌駕朝士。從廣西隨從永明王而來的有朱天麟和嚴起恒、王化澄、晏清、吴貞毓、吴其雷、洪士彭、雷德復、尹三聘、許兆進、張孝起，自恃是舊臣，詆毁曹曄、耿獻忠等曾經奉事異族。很久以後又分成吴、楚兩黨。主吴黨的有朱天麟、張孝起、吴貞毓、李用楫、堵胤錫、王化澄、萬翺、程源、郭之奇，都在朝内結好馬吉翔，朝外結好陳邦傳。主楚黨的有袁彭年、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金堡，都在朝外結好瞿式耜，朝内結好李元胤。李元胤是惠國公李成棟的兒子，爲錦衣指揮使，進升封南陽伯，掌握大權，袁彭年等人倚爲心腹，權勢大爲擴張。

袁彭年曾經在永明王前論事，出語不遜。永明王以君臣之義責備他，袁彭年勃然回答道："假如先前惠國公率領五千鐵騎，擊鼓西行，君臣之義在哪裏?"永明王變了臉色，非常憎惡他。袁彭年等人謀劃攻擊趕走馬吉翔、陳邦傳，權柄可以獨自專有。而金堡身居言路，有勇往直言的氣勢，便上疏陳説八件事，彈劾慶國公陳邦傳十樣可斬，文安侯馬吉翔，司禮宦官龐天壽，大學士嚴起恒、王化澄受牽連。嚴起恒、王化澄請求離職，朱天麟上奏留用。金堡與給事中丁時魁等

翔、天壽無已。太后召天麟面諭，武岡危難，賴吉翔左右，令擬諭嚴責堡等。天麟爲兩解，卒未嘗罪言者，而彭年輩怒不止。王知群臣水火甚，令盟於太廟，然黨益固不能解。

明年春，邦傳訐堡官臨清嘗降流賊，受其職，且請堡爲己監軍。天麟因擬諭譏堡，堡大憤。時魁乃鼓言官十六人詣閣詆天麟，至登殿陛大嘩，棄官擲印而出。王方坐後殿，與侍臣論事，大驚，兩手交戰，茶傾於衣，急取還天麟所擬而罷。天麟遂辭位，王慰留再三，不可。陛辭，叩頭泣。王亦泣曰："卿去，余益孤矣。"

初，時魁等謂所擬出起恒意，欲入署毆之。是日，起恒不入，而天麟獨自承。遂移怒天麟，逐之去，天麟移居慶遠。化澄貪鄙無物望，亦爲時魁等所攻，碎冠服辭去。王乃召何吾騶、黄士俊入輔。未幾，吾騶亦爲堡等排去，獨士俊、起恒在，乃復召天麟，天麟不至。堡等既連逐三相，益横，每闖入閣中，授閣臣以意指。王不得已，建文華殿於正殿旁，令閣臣侍坐擬旨以避之。堡又連劾堵胤錫及侍郎萬翱、程源、郭之奇，尚書吴貞毓。貞毓等欲排去之，畏元胤爲援，不敢發。

七年春，王赴梧州，元胤留肇慶，陳邦傳適遣兵入衛。貞毓、之奇、翱、源乃合諸給事御史劾彭年、湘客、時魁、堡、正發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罪。王謂彭年反正有功，免議，下堡等獄。堡又以語觸忌，與時魁并謫戍。湘客、正發贖配追贓。王乃再召天麟，天麟疏言："年來百爾構争，盡壞實事。昔宋高宗航海，猶

又相繼彈劾嚴起恒、馬吉翔、龐天壽不止。太后召見朱天麟當面告諭，武岡危難，依賴馬吉翔保護，命令擬定諭旨嚴厲責備金堡等人。朱天麟兩邊調解，最終不曾加罪言者，而袁彭年等人憤怒不止。永明王知群臣矛盾激烈如水火，命令在太廟結盟，然而朋黨更加堅固不能和解。

第二年春，陳邦傳揭發金堡在臨清作官時曾經投降流賊，接受流賊官職，并且請金堡作監軍。朱天麟於是擬定諭旨譏刺金堡，金堡非常憤恨。丁時魁便鼓動言官十六人到閣部詆毁朱天麟，以至於登殿陛大肆吵鬧，棄官擲印而出。永明王正坐在後殿，與侍臣討論事情，大驚，兩手發抖，茶傾倒在衣服上，急忙取回朱天麟所擬諭旨而作罷。朱天麟便辭去職位，永明王勸慰挽留再三，不同意。當陛辭行，叩頭哭泣。永明王也哭着説："你離去，我更孤單了。"

當初，丁時魁等認爲所擬諭旨出自嚴起恒之意，想入府署毆擊他。這一天，嚴起恒不入府署，而朱天麟獨自承當。於是移怒於朱天麟，驅逐他離去，朱天麟移居慶遠。王化澄貪鄙没有聲望，也被丁時魁所攻擊，打碎冠服辭去。永明王便召何吾騶、黄士俊入朝輔政。不久，何吾騶也被金堡等排斥而去，衹有黄士俊、嚴起恒在朝，便又召朱天麟，朱天麟不到。金堡等連續驅逐三相後，更加横强，常闖入内閣，把意圖交給閣臣。永明王不得已，在正殿旁建文華殿，命令閣臣侍坐擬旨以躲避。金堡又連續彈劾堵胤錫和侍郎萬翱、程源、郭之奇和尚書吴貞毓。吴貞毓等想排斥他，畏懼李元胤援助，不敢發作。

七年春，永明王到梧州，李元胤留在肇慶，陳邦傳正好派兵入京守衛。吴貞毓、郭之奇、萬翱、程源便會合諸給事御史彈劾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發把持朝政，欺君罔上，肆行私利之罪。永明王説袁彭年反正有功，免於治罪，把金堡關進監獄。金堡又因話語觸犯忌諱，與丁時魁一并貶謫戍役。劉湘客、蒙正發贖回發配之罪追查貪贓。永明王便再召朱天麟，天麟上疏説："近年來百事發生争辯，全部毁壞

有退步。今則何地可退？當奮然自將，文武諸臣盡擐甲胄。臣亦抽峒丁，擇土豪，募水手，經略嶺北、湖南，爲六軍倡。若徒責票擬，以爲主持政本，今政本安在乎？”

事實。過去宋高宗航海避難，還有退路。現在則何地可退呢？應當奮發起來自己統軍，文武衆臣身穿甲胄。臣也抽調峒兵，選擇土豪，招募水軍，經營管理嶺北、湖南，倡導六軍。如果衹是督責代替君王批答臣僚奏章，認爲這便是主持政本，現在政本在哪裏呢？”

時大兵益逼，孫可望請王赴雲南。初，起恒持可望封，天麟及化澄獨謂宜許。及可望使至，天麟力請從之。諸臣以起恒被殺故，皆不可。天麟乃奉命經略左、右兩江土司，以爲勤王之助。兵未集，大兵逼南寧，王倉皇出走，天麟扶病從之。明年四月，抵廣南，王已先駐安龍。天麟病劇，不能入覲，卒於西坂村。

當時大清軍隊越來越逼近，孫可望請永明王到雲南。當初，嚴起恒不同意孫可望封王事，朱天麟、王化澄獨認爲應該答應，到孫可望的使者到來，朱天麟盡力請求依從。諸臣因嚴起恒被殺的原因，都不同意。朱天麟便奉命經營治理左、右兩江土司，以此作爲救援國難的佐助。兵尚未聚集，大清軍已經逼近南寧，永明王匆忙出逃，朱天麟帶病跟從。第二年四月，抵達廣南，永明王已經先駐扎安龍。朱天麟病情加重，不能入廷朝見，死於西坂村。

張孝起

張孝起，吴江人。舉於鄉，授廉州推官。大兵至，逼海濱，舉兵謀恢復。戰敗被獲，妻妾俱投海死。孝起羈軍中，會李成棟叛大清，孝起乃脱去。永明王以爲吏科給事中。清真介直，不與流俗伍。

張孝起，吴江人。參加鄉試中舉，授予廉州推官。大清軍到，逼近海濱，張孝起圖謀恢復。戰敗被俘，妻妾都跳海自殺。孝起被拘羈軍中，遇到李成棟背叛大清，張孝起纔逃脱而去。永明王授以吏科給事中。張孝起清廉真誠耿直，不與流俗爲伍。

王至梧州。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發以失李元胤援，并辭職。王報許，以孝起代時魁，掌吏科印。俄與廷臣共排去湘客等，遂爲其黨所疾。高必正，湘客鄉人也，尤疾之，怒駡於朝，王爲解乃已。久之，擢孝起右僉都御史，巡撫高、雷、廉、瓊四府。城破，走避龍門島。島破，被執，不食七日死。

永明王到梧州。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發因失去李元胤的援助，一并辭職。永明王回答同意，用張孝起代替丁時魁，執掌吏科之印。不久與群臣共同排斥劉湘客等，於是被其黨所嫉恨。高必正是劉湘客同鄉之人，尤其嫉恨，憤怒地大駡於朝廷，永明王爲他們調解纔停止。很久之後，提拔張孝起任右僉都御史，巡撫高、雷、廉、瓊四府。城被攻破，逃往躲避於龍門島。島被攻破，被拘執，七天不吃而死去。

楊畏知

楊畏知，寶雞人。崇禎中，歷官雲南副使，分巡金滄。乙酉秋，武定土官吾必奎反，連陷禄豐、廣通諸縣及楚雄府。畏知督兵復楚雄，駐其地。必奎伏誅，而阿迷土官沙定洲繼亂，據雲南，黔國公沐天波走楚雄。

楊畏知，寶雞人。崇禎年間，歷官雲南副使，分域巡按金滄。乙酉年秋，武定土官吾必奎反叛，連續攻陷禄豐、廣通等縣以及楚雄府。楊畏知督率軍隊恢復楚雄，駐軍其地。吾必奎伏法被誅，而阿迷土司沙定洲繼後又叛亂，占據雲南，黔國公沐天波奔往楚雄。巡撫吴兆元不能制

巡撫吴兆元不能制，許爲奏請鎮雲南。定洲遂西追天波，畏知説天波走永昌，而已以楚雄當定洲。定洲至，畏知復紿之曰："若所急者，黔國爾，今已西。待爾定永昌還，朝命當已下，予出城以禮見。今順逆未分，不能爲不義屈也。"定洲恐失天波，與盟而去。分兵陷大理、蒙化。畏知乘間清野繕堞，徵鄰境援兵，姚安、景東俱響應。定洲聞，不敢至永昌，還攻楚雄，不能下。畏知伺賊懈，輒出擊，殺傷多。乃引去，還攻石屏、寧州、嶍峨，皆陷之。復西攻楚雄，迄不能下。明年，孫可望等入雲南，定洲還救，大敗，遁歸阿迷，可望等遂據會城。

初，唐王聞畏知抗賊，進授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以巡撫吴兆元爲總督。及可望等至，以畏知同鄉，甚重之。尋與劉文秀西略，畏知拒戰敗，投水不死，踞而罵。可望下馬慰之曰："聞公名久。吾爲討賊來，公能共事，相與匡扶明室，非有他也。"畏知瞪目視之曰："紿我爾。"可望曰："不信，當折矢誓。"畏知曰："果爾，當從我三事：一不得仍用僞西年號，二不得殺人，三不得焚廬舍，淫婦女。"可望皆許諾。乃與至楚雄，略定大理諸郡，使文秀至永昌迎天波歸。迤西八府免屠戮，畏知力也。

時永明王已稱號於肇慶，而詔令不至。前御史臨安任僎議尊可望爲國主，以干支紀年，鑄興朝通寶錢。畏知憤甚，有所忤，輒抵掌謾罵。可望數欲殺之，李定國、劉文秀爲保護得免。可望與劉、李同輩，一旦自尊，兩人不爲下。聞肇慶有君，李錦、李成棟等并加封爵，念得朝命，加王

伏，答應爲他奏請鎮守雲南。沙定洲便向西追擊沐天波，楊畏知勸説沐天波到永昌，而自己以楚雄擋沙定洲。沙定洲到，楊畏知又欺騙他説："你所急索的是黔國公而已，現在已經向西去。等到你平定永昌返回，朝廷命令應當已下達，我可以出城以禮相見。現在順逆不分，不能爲不義屈服。"沙定洲恐怕失去沐天波，與他結盟而離去，分兵攻陷大理、蒙化。楊畏知乘機轉移人口、牲畜、財物，清除房屋樹木，修繕城堞，徵調鄰境援兵，姚安、景東都響應。沙定洲聽説後，不敢到永昌，回軍攻打楚雄，不能攻下。楊畏知等待賊懈怠，便出城攻擊，殺死殺傷很多賊兵。沙定洲引軍退去，還軍攻石屏、寧州、嶍峨，都攻陷，又向西攻打楚雄，仍然不能攻下。第二年，孫可望等入雲南，沙定洲回軍救援，大敗，逃歸阿迷，孫可望等便占據了省會城。

當初，唐王聽説楊畏知抵抗賊寇，進升他爲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以巡撫吴兆元爲總督。及孫可望等到來，因楊畏知是同鄉，很敬重他。不久，與劉文秀向西奪地，楊畏知抗拒戰敗，跳水自殺没有死，踞坐而罵。孫可望下馬慰勞他説："聽到您的盛名很久了。我爲討賊而來，您能共事，互相匡扶明王朝，没有别的。"楊畏知瞪着眼看着他説："你欺騙我罷了。"孫可望説："不信，當折斷箭發誓。"楊畏知説："果然這樣，應當聽從我三件事：一，不能仍用僞西年號；二，不能殺人；三，不能燒廬舍，淫婦女。"孫可望都答應。楊畏知纔與孫可望到楚雄，平定大理等郡，派劉文秀到永昌迎接沐天波回來。西部八府免於屠殺是楊畏知之力。

當時永明王已經在肇慶稱帝號，而詔令不至。前御史臨安任僎提議尊孫可望爲國主，以干支紀年，鑄造興朝通寶錢。楊畏知非常氣憤，有所觸犯，便拍掌謾罵。孫可望多次想殺他，李定國、劉文秀保護他，得以免禍。孫可望與劉文秀、李定國同輩，一旦自我尊號，兩人便不願作他的屬下。聽説肇慶有國君，李錦、李成棟等都加了封爵，便想得到朝廷任命，加封王號，希望

封，庶可相制，乃議遣使奉表。畏知亦素以尊王爲言。歲己丑，遣畏知及永昌故兵部郎中龔彝赴肇慶進可望表，請王封，爲金堡等所持。畏知乃曰："可望欲權出劉、李上爾。今晉之上公，而卑劉、李侯爵可也。"乃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定國、文秀皆列侯。遣大理卿趙昱爲使，加畏知兵部尚書，彝兵部侍郎，同行。

時堵胤錫曾賜空敕，得便宜行事。昱乃就與謀，矯命改封可望平遼王，易敕書以往。武康伯胡執恭者，慶國公陳邦傳中軍也，守泗城。州與雲南接，欲自結可望，言於邦傳，先矯命封可望秦王，曰："藉其力可制李赤心也。"邦傳乃鑄金章曰"秦王之寶"，填所給空敕，令執恭齎行。可望大喜，郊迎。亡何，畏知等至。可望駭不受，曰："我已封秦王矣。"畏知曰："此僞也。"執恭亦曰："彼亦僞也，所封實景國公，敕印故在。"可望怒，辭敕使，下畏知及執恭獄，而遣使至梧州問故，廷臣始知矯詔事。文安侯馬吉翔請封可望澂江王，使者言，非"秦"不敢復命。大學士嚴起恒持不可，兵部侍郎楊鼎和助之，且請却所獻白金玉帶。會鄖國公高必正等入朝，召使者言："本朝無異姓封王例。我破京師，逼死先帝，滔天大罪，蒙恩宥赦，亦止公爵爾。孫氏竊據一隅，罪固減等，封上公足矣，安敢冀王爵。自今當與我同心報國，洗去賊名，毋欺朝廷孱弱，我兩家士馬足相當也。"又致書可望，詞義嚴正。使者唯唯退，議遂寢。必正者，李自成妻弟，同陷京師者也。

可望不得封，益怒。其年九月，

可以制約劉文秀和李定國，便議定派使者奉表。楊畏知也一向以尊王爲說。己丑年，派楊畏知和永昌原兵部郎中龔彝到肇慶進獻孫可望的章表，請求封王，被金堡等人阻止。楊畏知便說："孫可望想權力超出劉文秀、李定國之上罷了。現在晉升他爲上公，而劉、李低一起封侯爵便可以了。"於是議定封孫可望爲景國公，賜名朝宗；李定國、劉文秀都封列侯。派大理卿趙昱爲使者，加封楊畏知任兵部尚書，龔彝任兵部侍郎，同行。

當時堵胤錫曾經賜以空白敕命，遇事得以酌情處理。趙昱便到他那裏與他謀劃，假傳命令改封孫可望爲平遼王，改換敕書前往。武康伯胡執恭是慶國公陳邦傳的中軍，守衛泗城，其州與雲南接壤，想自己結交孫可望，向陳邦傳說，先假傳王命封孫可望爲秦王，說："藉助他的勢力可以控制李赤心。"陳邦傳便鑄造金章爲"秦王之寶"，填上所給的空白敕命，命令胡執恭帶上出行。孫可望非常高興，在郊外迎候。不久，楊畏知等人到。孫可望驚駭不受，説："我已經封秦王了。"楊畏知說："這是假的。"胡執恭也說："那也是假的，所封實爲景國公，敕令印信本來還在。"孫可望大怒，拒絶敕使，把楊畏知和胡執恭關進監獄，而派使者到梧州問原因，廷臣纔知道假傳詔命的事。文安侯馬吉翔請求封孫可望爲澂江王，使者説，非"秦"不敢覆命。大學士嚴起恒堅持說不可封，兵部侍郎楊鼎和支持他，并且請求拒絶所獻的白金玉帶。適逢鄖國公高必正等人入朝，召使者說："本朝没有異姓封王的先例。我們攻破京城，逼死先帝，滔天大罪，蒙恩德原宥赦免，也衹是公爵罷了。孫氏竊據一角，罪固然減等，封上公就足够了，怎麽敢希冀王爵。從今以後應當與我同心報效國家，洗去賊名，不要欺負朝廷力量薄弱，我兩家的軍隊足以相當。"又寫信給孫可望，措詞含義嚴厲端正。使者唯唯聽命而退，議論封王之事便停止不行。高必正是李自成的妻弟，是與李自成共同攻陷京城的人。

孫可望不得封號，更加憤怒，這年九月，親

親率兵至貴州。十一月，大兵破廣州、桂林，王走南寧。事急，遣編修劉茝封可望冀王，可望仍不受。畏知曰："'秦''冀'等爾，假何如真?"可望不聽。定國等勸可望遣畏知終其事，可望許之。明年二月，先遣部將賀九儀、張勝、張明志赴南寧索沮"秦"封者起恒、鼎和及給事中劉堯珍、吴霖、張載述殺之，乃真封可望秦王。而畏知旋至，痛哭自劾，語多侵可望。遂留爲東閣大學士，與吴貞毓同輔政。可望聞之怒，使人召至貴陽，面責數之。畏知大憤，除頭上冠擊可望，遂被殺。楚雄人以畏知守城功，爲立祠以祀。

自率軍到貴州。十一月，大清軍攻破廣州、桂林，永明王避往南寧。事情緊急，派編修劉茝封孫可望爲冀王，孫可望仍然不接受。楊畏知説："'秦''冀'是一樣的，假封哪裏比得上真封?"孫可望不聽從。李定國等勸孫可望派楊畏知了結其事，孫可望同意。第二年二月，先派部將賀九儀、張勝、張明志到南寧找到阻止"秦"封的嚴起恒、楊鼎和以及給事中劉堯珍、吴霖、張載述，殺掉他們，便真的封孫可望爲秦王。而楊畏知隨即到達，痛哭，自我彈劾，話多冒犯孫可望。便留下任東閣大學士，與吴貞毓同輔朝政。孫可望聽説後很憤怒，使人召到貴陽，當面責備數落他。楊畏知非常憤恨，除下頭上的冠帽打擊孫可望，於是被殺。楚雄人因楊畏知守城有功，爲他立祠堂祭祀。

吴貞毓

吴貞毓，字元聲，宜興人。崇禎十六年進士。事唐王爲吏部文選主事。事敗，擁立永明王，進郎中。王駐全州，加太常少卿，仍掌選事。已，擢吏部右侍郎，從至肇慶，拜户部尚書。廣東、西會城先後失，王徙潯州，再徙南寧，貞毓并從。貞毓與嚴起恒共阻孫可望秦王封，可望殺起恒，貞毓以奉使獲免。及還，進東閣大學士，代起恒。可望自雲南遷貴陽，議移王自近，挾以作威。其將掌塘報者曹延生惎貞毓，言不可移黔。

時順治八年，大兵南征，勢日迫。王召諸臣議，有請走海濱就李元胤者，有議入安南避難者，有議泛海抵閩依鄭成功者。惟馬吉翔、龐天壽結可望，堅主赴黔。貞毓因前阻封議，且入延生言，不敢决。元胤疏請出海。王不欲就可望，而以海濱遠，再下廷議，終不决。亡何，開國公趙印選、衛國公胡一青殿後軍，戰敗奔還。請王速行，急由水道走土司，抵瀨湍。二將報大兵益近，相距止百

吴貞毓，字元聲，宜興人。崇禎十六年考中進士。奉事唐王任吏部文選主事。事情失敗，擁立永明王，進升郎中。永明王駐於全州，加封太常少卿，仍然執掌銓選事。後來，提升爲吏部右侍郎，跟從到肇慶，拜官户部尚書。廣東、廣西省會城先後失陷，永明王遷往潯州，再遷到南寧，吴貞毓都跟從。貞毓與嚴起恒共同阻止給孫可望秦王的封號，孫可望殺嚴起恒，貞毓因奉使在外獲免於難。等到返回，進升東閣大學士，代替嚴起恒。孫可望從雲南遷往貴州，動議遷移永明王靠近自己，想挾持以作威作福。其掌塘報的將領曹延生教吴貞毓，説不能移永明王於黔。

當時是順治八年，大清軍南征，形勢一天天緊迫。永明王召集衆臣商議，有的請求遷往海濱靠近李元胤，有的提議入安南避難，有的提議航海到閩依靠鄭成功。衹有馬吉翔、龐天壽結好孫可望堅决主張到黔。吴貞毓因爲先前阻止封孫可望爲王之議，并且聽了曹延生的話，不敢决斷。李元胤上疏請求出海。永明王不想靠近孫可望，而又認爲海濱遠，再下發廷議，最終不能决定。不久，開國公趙印選、衛國公胡一青作爲後衛的軍隊，戰敗後逃回。請求永明王迅速動身，急由水路奔土司，抵達瀨湍。二將報告大清軍漸漸逼

里。上下失色，皆散去。已，次羅江土司，追騎相距止一舍。會日晡引去，乃稍安。次龍英，抵廣南，歲已暮。

可望遣兵以明年二月迎王入安隆所，改爲安龍府，奉王居之。宫室庳陋，服御粗惡，守護將悖逆無人臣禮，王不堪其憂。吉翔掌戎政，天壽督勇衛營，諂事可望，謀禪代。惡貞毓不附己，令其黨冷孟銋、吴象元、方祚亨交章彈擊。且語孟銋等曰："秦王宰天下，我具啓，以内外事盡付戎政、勇衛二司。大權歸我，公等爲羽翼，貞毓何能爲！"吉翔遂遣門生郭璘説主事胡士瑞擁戴秦王。士瑞怒，厲聲叱退之。他日，吉翔遣璘求郎中古其品畫《堯舜禪受圖》以獻可望，其品拒不從。吉翔譖於可望，杖殺其品，而可望果以朝事盡委吉翔、天壽。於是士瑞與給事中徐極，員外郎林青陽、蔡縯，主事張鐫連章發其奸謀。王大怒。兩人求救於太后，乃免。

前御史任僎、中書方于宣勸可望設内閣九卿科道官，改印文爲八叠，盡易其舊，立太廟，定朝儀，擬改國號曰"後明"，日夕謀篡位。王聞憂懼，密謂中官張福禄、全爲國曰："聞晋王李定國已定廣西，軍聲大振。欲密下一敕，令統兵入衛。若等能密圖乎？"二人言徐極、林青陽、張鐫、蔡縯、胡士瑞曾疏劾吉翔、天壽，宜可與謀，王即令告之。五人許諾，引以告貞毓。貞毓曰："主上憂危，正我輩報國之秋。諸君中誰能充此使者？"青陽請行。乃令佯乞假歸葬，而使員外郎蔣乾昌撰予定國敕，主事朱東旦書之，福禄等持入用寶。青陽

近，相距衹有一百里。君臣上下嚇變臉色，都解散離去。隨後，駐扎在羅江土司，追擊的騎兵相距衹有三十里，適逢天晚退去，纔稍微安心。駐扎龍英、抵達廣南，已是年終。

孫可望派兵於第二年二月迎接永明王進入安隆所，改名安龍府，奉事永明王居住下來。宫室低矮簡陋，衣服用具粗糙，守護之將違背逆亂没有人臣之禮，永明王不能忍受其憂傷。馬吉翔執掌軍政，龐天壽督率勇衛營，諂諛孫可望，圖謀禪位代替永明王。憎惡吴貞毓不歸附自己，命令他的同黨冷孟銋、吴象元、方祚亨紛紛上奏章彈劾攻擊。并且告訴冷孟銋等人説："秦王主宰天下，我備文啓奏，把朝廷内外的事務全部交付戎政、勇衛二司，大權歸屬於我，你們作爲輔助，吴貞毓能作什麽！"馬吉翔派門生郭璘游説主事胡士瑞擁戴秦王。胡士瑞發怒，嚴厲地叱退了他。另一日，馬吉翔派郭璘求請郎中古其品畫《堯舜禪受圖》用來獻給孫可望，古其品拒不從命。馬吉翔向孫可望讒害古其品，於是以杖打死古其品，而孫可望果然把朝廷之事全部交給馬吉翔、龐天壽。於是胡士瑞與給事中徐極，員外郎林青陽、蔡縯，主事張鐫連續上奏章揭發馬吉翔等人的奸計。永明王大怒，兩人求救於太后，纔得以免罪。

前御史任僎、中書方于宣勸説孫可望設内閣九卿科道之官，改印文爲八叠，全部改换舊制，建立太廟，制定朝儀，擬改國號爲"後明"，一天到晚圖謀篡位。永明王聽説後既憂慮又害怕，秘密地對宦官張福禄、全爲國説："聽説晋王李定國已平定廣西，軍隊聲勢大振。想秘密下一道敕命，命令他領兵入衛，你們能秘密圖謀嗎？"二人説徐極、林青陽、張鐫、蔡縯、胡士瑞曾經上疏彈劾馬吉翔、龐天壽，應該是可以與他們謀劃，永明王便命令去告訴他們。五人答應，引之以告訴吴貞毓。吴貞毓説："主上憂慮危急，正是我們報國的時候。諸君中誰能充任這個使命？"林青陽請求出行。便令他假裝請假歸家葬親人，而派員外郎蔣乾昌撰寫給李定國的敕命，由主事朱東旦書寫，張福禄等拿入用寶印。林青陽在年

於歲盡間道馳至定國所。定國接敕感泣，許以迎王。

終時從小路急馳到了李定國的住所。李定國接到敕命感慨流涕，答應迎接永明王。

明年夏，青陽久未還，王將擇使往促，貞毓以翰林孔目周官對。都督鄭胤元曰："吉翔晨夕在側，假他事出之外，庶有濟。"王乃令吉翔奉使祭先王及王太后陵於梧州、南寧，而遣周官詣定國。吉翔在道，微知青陽密敕事，遣人至定國營偵之。主事劉議新者，道遇吉翔，意其必預謀也，告以兩使齎敕狀。吉翔驚駭，啓報可望。可望大怒，并疑吉翔預謀，遣其將鄭國赴南寧逮之。會鐫、士瑞及李元開以王親試，極、縯、東旦及御史林鍾以久次，皆予美官。天壽及吉翔弟都督雄飛忌甚，與其黨郭璘方謀陷之。而鍾、縯、極、鐫、士瑞亦知事泄，倉皇劾吉翔、天壽表裏爲奸。王見事急，即下廷臣議罪。天壽懼，與雄飛馳貴陽，告可望。

第二年夏天，林青陽很久没有返回，永明王將選擇使者前往催促，吴貞毓以翰林孔目周官對答。都督鄭胤元説："馬吉翔早晚在身邊，如果藉别的事派他出去，差不多可望成功。"永明王便令馬吉翔奉使到梧州、南寧祭祀先王和王太后陵墓，而派周官到李定國處。馬吉翔在路上，隱隱知道林青陽密敕之事，派人到李定國營中偵察。主事劉議新在路上遇到馬吉翔，料想他必定參與了其謀，把兩個使者帶敕到李定國處的情况告訴了他。馬吉翔驚駭，寫信報告孫可望。孫可望大怒，并懷疑馬吉翔參與了謀劃，派其將鄭國到南寧逮捕他。適逢張鐫、胡士瑞以及李元開因爲是永明王親自考試，徐極、蔡縯、朱東旦以及御史林鍾因長久在近旁，都給予好官位。龐天壽和馬吉翔的弟弟都督馬雄飛都非常忌恨，與其黨郭璘正圖謀陷害。而林鍾、蔡縯、徐極、張鐫、胡士瑞也知道事情泄露，匆忙彈劾馬吉翔、龐天壽表裏爲奸。永明王見事情緊急，便下交廷臣議罪。龐天壽恐懼，與馬雄飛急馳貴陽，向孫可望報告。

初，青陽還至南寧，爲守將常榮所留，密遣親信劉吉告之王。王喜，改青陽給事中，諭貞毓再撰敕，鑄"屏翰親臣"金印，令吉還付青陽。至廉州，周官與青陽遇，偕至高州賜定國，定國拜受命。

當初，林青陽回到南寧，被守將常榮所留，秘密派親信劉吉向永明王報告。永明王喜悦，改任林青陽爲給事中，告諭吴貞毓再次撰寫敕命，鑄"屏翰親臣"金印，命令劉吉回去交付給林青陽。到達廉州，周官與林青陽相遇，一起到高州賜給李定國，定國跪拜受命。

而是時鄭國已械吉翔至安龍，與諸臣面質。貞毓謝不知，國怒，因挾貞毓直入王所居文華殿，迫脅王，索主謀者。王懼，不敢正言，謂必外人假敕寶爲之。國遂努目出，與天壽至朝房，械貞毓并胤元、鍾、縯、乾昌、元開、極、鐫、士瑞、東旦及太僕少卿趙賡禹，御史周允吉、朱議㶸，員外郎任斗墟，主事易士佳繫私室。又入宫擒福禄、爲國而出。其黨冷孟銋、蒲纓、宋德亮、朱企鋘等迫

而這時鄭國已經械繫馬吉翔到安龍，與諸臣當面對質。吴貞毓推辭不知道，鄭國發怒，於是挾持吴貞毓直接進入永明王所居的文華殿，迫脅永明王，追究主謀之人。永明王懼怕，不敢正面説話，而説必定是外面的人假藉敕書寶印做的這件事。鄭國便瞪着眼睛退出，與龐天壽到朝房，械繫吴貞毓和鄭胤元、林鍾、蔡縯、蔣乾昌、李元開、徐極、張鐫、胡士瑞、朱東旦以及太僕少卿趙賡禹，御史周允吉、朱議㶸，員外郎任斗墟，主事易士佳囚繫於私室，又入宫擒捉張福禄、全爲國而出。他的同黨冷孟銋、蒲纓、宋德

王速具主名，王悲憤而退。翊日，國等嚴刑拷掠，獨貞毓以大臣免。衆不勝楚，大呼二祖列宗，且大罵。時日已暮，風雷忽震烈。纉厲聲曰："今日纉等直承此獄，稍見臣子報國苦衷。"由是衆皆自承。國又問曰："主上知否?"纉大聲曰："未經奏明。"乃復收繫，以欺君誤國盗寶矯詔爲罪，報可望。可望請王親裁，王不勝憤，下廷議。吏部侍郎張佐宸及纓、德亮、孟鉝、企鋘、蔣御曦等謂國曰："此輩盡當處死。儻留一人，將爲後患。"於是御曦執筆，佐宸擬旨，以鐫、福禄、爲國爲首罪，凌遲，餘爲從罪，斬。王以貞毓大臣，言於可望罪絞。吉翔以福禄等内侍，謂王后知情，將廢之，令主事蕭尹歷陳古廢后事。后泣訴於王，乃已。諸人就刑，神色不變，各賦詩大罵而死。其家人合瘗於安龍北關之馬場。已而青陽逮至，亦被殺，獨官走免。時順治十一年三月也。

居二載，定國竟奉前敕護王入雲南。乃贈貞毓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賜祭，謚文忠，廕子錦衣，世千户，餘贈恤有差。已，建廟於馬場，勒碑大書"十八先生成仁處"以旌其忠。

定國既奉王居滇，即捕吉翔及其家人，令部將靳統武收繫，將殺之。吉翔日媚統武，定國客詣統武，吉翔復媚之。因相與譽吉翔於定國，而微爲辨冤。定國召吉翔，吉翔入謁，即叩頭言："王再造功，千古無兩。吉翔幸望見顔色，死且不朽，他是非，何足辨也。"定國乃大喜。吉翔因日諂定國客，令説定國薦己入内閣，遂與定國客蟠結，盡握中外權，天壽亦

亮、朱企鋘等人逼迫永明王迅速列出主謀人姓名，永明王悲憤而退。第二天，鄭國等嚴刑拷打，衹有吴貞毓以大臣免打。衆人經受不了苦楚，大呼二祖列宗，并且大駡。當時天色已晚，風雷忽然震烈。蔡縯厲聲説："今日蔡縯等直接承擔這一獄案，稍稍可見臣子報效國家的苦衷。"因此，衆人都自己承擔責任。鄭國又問："主上知道嗎?"蔡縯大聲説："没有經過奏明。"便又逮捕囚繫，以欺君誤國盗寶矯詔定罪，上報孫可望。孫可望請永明王親自裁定，永明王不勝憤怒，下發廷議。吏部侍郎張佐宸和蒲纓、宋德亮、冷孟鉝、朱企鋘、蔣御曦等對鄭國説："這些人全部都應處死，如果留下一個人，將成爲後患。"於是蔣御曦執筆，張佐宸擬旨，以張鐫、張福禄、全爲國爲首惡罪人，凌遲處死，其餘爲協從罪人，斬首。永明王以吴貞毓是大臣，向孫可望講情判絞刑。馬吉翔以張福禄等是内侍，説王后知情，將廢除她，命令主事蕭尹一一陳説古代廢除王后的事。王后向永明王哭着訴説，纔止而不行。諸人走向刑場，神色不變，各自賦詩，大駡而死。他們的家人把他們合葬在安龍北關的馬場。隨後林青陽被逮送到，也被殺，衹有周官逃走獲免。當時是順治十一年三月。

過了二年，李定國終究奉先前敕命保護永明王入雲南，於是追贈吴貞毓爲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賜予祭祀，謚號文忠，封廕其子爲錦衣衛，世襲千户，其餘的追贈撫恤不一。隨後，建廟於馬場，刻碑大書"十八先生成仁處"，以表彰他們的忠誠。

李定國奉事永明王居處於滇之後，便逮捕馬吉翔及其家人，命令部將靳統武囚繫，將要殺他。馬吉翔天天諂媚靳統武，李定國門客拜見靳統武，馬吉翔又諂媚門客。於是共同向李定國稱譽馬吉翔，而委婉地替他辯冤。李定國召見馬吉翔，吉翔入見，便叩頭説："王再造之功，千古無雙。吉翔僥幸拜見您，死而無憾，其他是非，哪裏值得辯解呢。"李定國乃大喜。馬吉翔因此每天諂諛李定國的門客，讓他勸説李定國推薦自己入内閣，於是就與李定國之客蟠踞勾結，全部

復用事。後從王入緬甸，天壽先死，吉翔爲緬人所殺。

掌握了朝廷内外的權力，龐天壽也重新掌權。後來跟從永明王進入緬甸，龐天壽先死，馬吉翔被緬人所殺。

高勣

高勣，字無功，紹興人。事永明王，歷官光禄少卿。馬吉翔、龐天壽構殺吴貞毓等，李定國奉王至雲南，捕吉翔將殺之。已，爲其所諛，遂免死，且薦入閣，遂得盡握中外權，而天壽亦用事。定國與劉文秀時詣二人家，定國時封晋王，文秀蜀王也。勣與御史鄔昌期患之，合疏言二人功高望重，不當往來權佞之門，恐滋奸弊，復蹈秦王故轍。疏上，二王遂不入朝。吉翔激王怒，命各杖一百五十，除名。定國客金維新走告定國曰："勣等誠有罪，但不可有殺諫官名。"定國即偕文秀入救，乃復官。

高勣，字無功，紹興人。奉事永明王，歷任光禄少卿。馬吉翔、龐天壽陷害殺死吴貞毓等，李定國奉永明王到雲南，逮捕馬吉翔，將要殺他。隨後，被他諂諛，於是免死，并且舉薦入閣，便得以全部掌握朝廷内外的權力，而龐天壽也掌權。李定國與劉文秀時時到二人家中。李定國當時封晋王，劉文秀封蜀王。高勣與御史鄔昌期對此而憂慮，合起來上疏説二人功高望重，不應當往來於權奸佞人之門，恐怕滋生奸惡的弊端，重新蹈入秦王的故轍。奏疏呈上，二王便不入朝。馬吉翔激永明王發怒，命令各杖打一百五十，除去名籍。李定國門客金維新去告訴李定國説："高勣等確實有罪，但不可有殺諫官的臭名。"李定國便偕同劉文秀入朝救援，纔恢復其官。

及定國敗孫可望兵，自以爲無他患，武備盡弛。勣與郎官金簡進諫曰："今内難雖除，外憂方大。伺我者頓刃待兩虎之斃，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寢蔾薪之上，能旦夕安耶？二王老於兵事，胡泄泄如此。"定國訴之王前，頗激。王擬杖二臣以解之，朝士多争不可，移時未能决。而三路敗書至，定國始逡巡引謝，二臣獲免。簡，字萬藏，勣鄉人。後王入緬甸，二人扈行，并死之。

到李定國打敗孫可望的軍隊，自以爲没有别的禍患，武備全部鬆弛。高勣與郎官金簡進言勸諫説："現在内難雖然已除，而外憂正大。窺視我的人停兵等待兩虎之斃，而我們沉浸歌舞於漏船之中，熟睡在燃燒的柴薪之上，能够旦夕安寧嗎？二王對軍事很老練，怎麽這樣懈怠呢。"李定國在永明王面前訴説此事，頗爲激憤。永明王擬杖打二臣以解忿，朝廷之臣多争執説不可，過了一個時辰不能决定。而三路戰敗的文書傳到，李定國纔猶豫引退謝過，二臣獲得免罪。金簡，字萬藏，是高勣的同鄉。後來永明王入緬甸，二人隨行，一并死難。

李如月

有李如月者，東莞人，官御史。王駐安龍時，孫可望獲叛將陳邦傳父子，去其皮，傳尸至安龍。如月劾可望不請旨，擅殺勛鎮，罪同莽、操，而請加邦傳惡謚，以懲不忠。王知可望必怒，留其疏。召如月入，諭以謚本褒忠，無惡謚理。小臣妄言亂制，

有一個叫李如月的，是東莞人，任官御史。永明王駐扎安龍時，孫可望俘獲叛將陳邦傳父子，剥去其皮，傳尸到安龍。李如月彈劾孫可望不請示朝廷，擅自殺有功重臣，罪同王莽、曹操，而請加陳邦傳惡謚，以懲罰不忠。永明王知道孫可望必定發怒，扣留其疏。召李如月入内，告諭他説謚本來是褒揚忠臣，没有惡謚之理。小

杖四十，除名，意將解可望。而可望大怒，遣人至王所，執如月至朝門外，抑使跪。如月向闕叩頭，大呼太祖高皇帝，極口大駡。其人遂剝其皮，斷手足及首，實草皮内紉之，懸於通衢。

任國璽

又有任國璽者，官行人。順治十五年，永明王將出奔，國璽獨請死守。章下廷議，李定國等言："行人議是。但前途尚寬，暫移蹕，捲土重來，再圖恢復，未晚也。"乃扈王入緬甸。緬俗以中秋日大會群蠻，令黔國公沐天波偕諸酋椎髻跣足，以臣禮見。天波不得已從之，歸泣告衆曰："我所以屈辱者，懼驚憂主上耳。否則彼將無狀，我罪益大。"國璽與禮部侍郎楊在抗疏劾之。

時龐天壽已死，李國泰代掌司禮監印，吉翔復與表裏爲奸。國璽集宋末大臣賢奸事爲一書，進之王，吉翔深恨之。王覽止一日，國泰即竊去。國璽尋進御史，疏論時事三不可解，中言禍急然眉，當思出險。吉翔不悦，即令國璽獻出險策。國璽忿然曰："時事至此，猶抑言官使不言耶！"

時緬甸弟弑兄自立，欲盡殺文武諸臣，遣人來言曰："蠻俗貴詛盟，請與天朝諸公飲咒水。"吉翔、國泰邀諸臣盡往。至則以兵圍之，令諸臣以次出外，出輒殺之，凡殺四十二人。國璽及在、天波、吉翔、國泰、華亭侯王維恭、綏寧伯蒲纓、都督馬雄飛、吏部侍郎鄧士廉等皆預焉。惟都督同知鄧凱以傷足不行，獲免。時順治十八年七月也。自是由榔左右無人。至十二月，緬人遂送之出境，事具國史。

臣妄言亂政，杖打四十，除去名籍，其意將化解孫可望之忿。而孫可望大怒，派人到王所，拘執李如月到朝門外，壓抑使之跪下。李如月向宮闕叩頭，大呼太祖高皇帝，破口大駡。其人便剝除其皮，斬斷其手足和頭，把草裝在皮内縫起來，懸挂在大道口。

又有一個叫任國璽的，任官行人。順治十五年，永明王將出逃，任國璽獨請死守。奏章交下廷議，李定國等人説："行人的議論是對的。但前途還寬，暫時轉移地方，捲土重來，再圖恢復，不晚。"便跟從永明王入緬甸。緬甸風俗在中秋之日大規模會聚群蠻，命令黔國公沐天波偕同衆酋長髮髻挽椎赤着雙足，以臣禮相見。沐天波不得已順從，返回哭着告訴衆人説："我屈辱的原因，衹是怕驚擾主上罷了。否則對方將無禮，我的罪就大了。"任國璽和禮部侍郎楊在直接上疏彈劾他。

當時龐天壽已死，李國泰代替執掌司禮監的印信，馬吉翔又與他表裏爲奸。任國璽纂集宋末大臣賢能或奸佞之事編成一書，把書進呈給永明王，馬吉翔深深地忌恨他。永明王觀覽衹一天，李國泰便竊去。任國璽不久進升御史，上疏議論時事三不可解，其中説到禍急如燃眉，應當思慮逃出險地。馬吉翔不高興，便令任國璽獻上逃出險境之計。任國璽忿然説道："時事到這個地步，還要抑制諫官，使之不説話嗎！"

當時緬甸弟殺害其兄自立，想全部殺死永明王文武諸臣，派人來説："蠻地風俗重視詛盟，請求與天朝諸公飲用咒水。"馬吉翔、李國泰邀請衆臣全部前往，到後便以兵圍住，命令諸臣按次序出外，出來便被殺，一共殺四十二人。任國璽以及楊在、沐天波、馬吉翔、李國泰、華亭侯王維恭、綏寧伯蒲纓、都督馬雄飛、吏部侍郎鄧士廉等都參預其事而被殺。衹有都督同知鄧凱因爲脚受傷没有前去，獲免於難。當時是順治十八年七月。從此，朱由榔左右無人。到十二月，緬人便送他出境，事迹都載在國史。

薛大觀

初，由榔之走緬甸也，昆明諸生薛大觀嘆息曰："不能背城戰，君臣同死社稷，顧欲走蠻邦以苟活，不重可羞耶！"顧子之翰曰："吾不惜七尺軀，爲天下明大義，汝其勉之！"之翰曰："大人死忠，兒當死孝。"大觀曰："汝有母在。"時其母適在旁，顧之翰妻曰："彼父子能死忠孝，吾兩人獨不能死節義耶？"其侍女方抱幼子，問曰："主人皆死，何以處我？"大觀曰："爾能死，甚善。"於是五人偕赴城北黑龍潭死。次日，諸尸相牽浮水上，幼子在侍女懷中，兩手堅抱如故。大觀次女已適人，避兵山中，相去數十里，亦同日赴火死。

當初永明王朱由榔逃往緬甸，昆明生員薛大觀嘆息說："不能背城一戰，君臣同爲社稷而死，反而要逃往蠻邦以求苟活，不加重羞耻嗎！"對其子薛之翰說："我不惜七尺之軀，爲天下申明大義，希望你也如此勉勵自己吧！"薛之翰說："大人爲忠而死，兒應當爲孝而死。"薛大觀說："你有母親在。"當時他的母親剛好在旁，對薛之翰之妻說："他父子能爲忠孝而死，我兩人難道就不能爲節義而死嗎？"其侍女正抱着幼子，問道："主人都死了，怎麽安置我？"大觀說："你能死難，很好。"於是五人偕同跳進城北黑龍潭而死。第二天，諸尸體互相牽着浮上水面，幼子在侍女懷中，兩手緊緊抱着如故。薛大觀次女已嫁人，躲避兵亂於山中，相隔數十里，也同天跳入火中自殺。

那嵩

有那嵩者，沅江土官也。世爲知府。嵩嗣職，循法無過。王走緬甸，過沅江，嵩與子燾迎謁，供奉甚謹，設宴皆金銀器。宴畢，悉以獻，曰："此行上供者少，聊以佐缺乏耳。"後李定國號召諸土司兵，嵩即起兵應之。已而城破，登樓自焚，闔家皆死，其士民亦多巷戰死。

有一個叫那嵩的人，是沅江土官。世代作知府。那嵩繼承職務，遵守法律没有過錯。永明王逃往緬甸，過沅江，那嵩與兒子那燾迎候拜謁，供給奉養很恭謹，設宴都用金銀器皿。宴席結束，全部用以獻上，說："這次出行，上供的少，姑且以此佐助缺乏而已。"後來李定國號召諸土司興兵，那嵩便起兵響應。後來城被攻破，那嵩登樓自焚，全家都死難，其士民也多巷戰而死。

贊曰：明自神宗而後，寖微寖滅，不可復振。揆厥所由，國是紛呶，朝端水火，寧坐視社稷之淪胥，而不能破除門户之角立。故至桂林播越，旦夕不支，而吴、楚之樹黨相傾，猶仍南都翻案之故態也。顛覆之端，有自來矣，於當時任事諸臣何責哉。

贊曰：明朝從神宗以後，漸漸衰微漸至滅亡，不能再振興。考察其原因，國家紛擾，朝廷朋黨形如水火，寧願坐視社稷沉淪，而不能破除門户黨派的争鬥。所以導致逃難於桂林，旦夕不保，而吴、楚的樹立黨羽互相傾軋，也還是南都翻案的原來樣子。國家破滅的開始，自有原因，對當時任事諸臣能責怪什麽呢！

明史卷二百八十

列傳第一百六十八

何騰蛟 章曠 傅作霖 瞿式耜 汪皞(等)

何騰蛟

何騰蛟，字雲從，貴州黎平衛人。天啓元年，舉於鄉。崇禎中，授南陽知縣。地四達，賊出没其間，數被挫去。已，從巡撫陳必謙破賊安皋山，斬首四百餘級，又討平土寇，益知名。遷兵部主事，進員外郎，出爲懷來兵備僉事，調口北道。才諝精敏，所在見稱。遭母憂，巡撫劉永祚薦其賢，乞奪情任事。騰蛟不可，固辭歸。服除，起淮徐兵備僉事。討平土寇，部内宴然。

十六年冬，拜右僉都御史，代王聚奎巡撫湖廣。時湖北地盡失，止存武昌，屯左良玉大軍，軍横甚。騰蛟與良玉交歡，得相安。明年春，遣將惠登相、毛憲文復德安、隨州。

五月，福王立。詔至，良玉駐漢陽，其部下有異議，不欲開讀。騰蛟曰："社稷安危，繫此一舉。倘不奉詔，吾以死殉之。"抵良玉所，而良玉已聽正紀盧鼎言，開讀如禮。正紀者，良玉所置官名也。八月，福王命加騰蛟兵部右侍郎，兼撫湖南，代李乾德。尋以故官總督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軍務，召總督楊鶚還。明年三月，南京有北來太子事，中外以爲真，朝臣皆曰僞。騰蛟力言

何騰蛟，字雲從，貴州黎平衛人。天啓元年，鄉試中舉。崇禎年間，授官南陽知縣。其地四通八達，賊出没其間，多次被擊敗離去。後來，跟從巡撫陳必謙破賊於安皋山，斬殺敵首級四百多，又討伐平定土寇，更加聞名。遷升兵部主事，進升員外郎，出京任懷來兵備僉事，調任口北道。他才智精明敏悟，所任各職都被稱道。遭母喪，巡撫劉永祚推薦他的賢能，請求不待服喪期滿而任職。何騰蛟不同意，堅决推辭歸家。喪期滿後，起用爲淮徐兵備僉事。討平土寇，轄區内平安無事。

十六年冬，拜授右僉都御史，代替王聚奎巡撫湖廣。當時湖北之地全部失陷，衹存下武昌，左良玉大軍屯駐其地，軍隊非常强横。何騰蛟與左良玉結好，得以相安無事。第二年春，派將領惠登相、毛憲文克復德安、隨州。

五月，福王即位。詔書至，左良玉駐軍漢陽，其部下有不同的議論，不想開讀。何騰蛟説："社稷的安危，繫此一舉。如果不奉詔，我以死相殉。"親自到左良玉的住所，而良玉已經聽從正紀盧鼎之言，按禮儀開讀詔書。正紀是左良玉所設的官名。八月，福王命令加封何騰蛟爲兵部右侍郎，兼任湖南巡撫，代替李乾德。不久以原官總督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軍務，召回總督楊鶚。第二年三月，南京有從北方來太子的事件，朝廷内外信以爲真，朝臣則都説是假的。何騰蛟竭力主張不可殺，與當權者大大

不可殺，與當國者大忤。

無何，良玉舉兵反，邀騰蛟偕行，不可，則盡殺城中人以劫之，士民爭匿其署中，騰蛟坐大門縱之入。良玉破垣舉火，避難者悉焚死。騰蛟急解印付家人，令速走，將自剄，爲良玉部將擁去。良玉欲與同舟，不從，乃置之别舟，以副將四人守之。舟次漢陽門，乘間躍入江水。四人懼誅，亦赴水。騰蛟漂十餘里，漁舟救之起，則漢前將軍關壯繆侯廟前也。家人懷印者亦至，相視大驚。覓漁舟，忽不見。遠近謂騰蛟忠誠得神佑，益歸心焉。

騰蛟乃從寧州轉瀏陽，抵長沙。集諸屬吏堵胤錫、傅上瑞、嚴起恒、章曠、周大啓、吴晋錫等，痛哭盟誓。分士馬舟艦糗糧，各任其一。令胤錫攝湖北巡撫，上瑞攝湖南巡撫，曠爲總督監軍，大啓提督學政。起恒故衡永道，即督二郡軍食，晋錫以長沙推官攝郴桂道事。即遣曠調副將黄朝宣、張先璧、劉承胤兵。朝宣自燕子窩，先璧自溆浦，承胤自武岡，先後至，兵勢稍振。而是時良玉已死。

順治二年五月，大兵下南都。唐王聿鍵自立於福州。王居南陽時，素知騰蛟賢，委任益至。李自成斃於九宫山，其將劉體仁、郝摇旂等以衆無主，議歸騰蛟。率四五萬人驟入湘陰，距長沙百餘里。城中人不知其求歸也，懼甚。朝宣即引兵還燕子窩。上瑞請騰蛟出避，騰蛟曰："死於左，死於賊，一也，何避焉。"長沙知府周二南請往偵之，以千人護行。賊謂其迎敵也，射殺之，從行者盡死。城中益懼，士女悉竄。騰蛟與曠謀，遣部將萬大鵬等二人往撫。賊見止二騎，迎入演武場，飲之酒。二人不交

違忤。

不久，左良玉起兵反叛，邀約何騰蛟一同出發，何騰蛟不同意，便全部殺掉城中之人以劫持，士民爭相藏到他的官署中，何騰蛟坐在大門口放任他們進入。左良玉打破墻垣放火，避難的人全部被燒死。何騰蛟急忙解下官印交付家人，命令迅速離開，將自殺，被左良玉部將簇擁而去。左良玉想與他同船，不同意，便安置他於另外的船，以副將四人守護。船停於漢陽門，乘空隙跳入江中。四人怕被殺，也跳入水中。何騰蛟漂流十多里，打魚船把他救起來，則是漢前將軍關壯繆侯廟的前面。懷藏官印的家人也到，相視大驚。尋找漁船，忽然不見。遠近之人説何騰蛟忠誠得到神靈保佑，更歸向於他。

何騰蛟便從寧州轉移到瀏陽，抵達長沙。聚集衆屬下官吏堵胤錫、傅上瑞、嚴起恒、章曠、周大啓、吴晋錫等人，痛哭盟誓。分士馬舟艦乾糧，各自承擔其中一種。命令堵胤錫代理湖北巡撫，傅上瑞代理湖南巡撫，章曠任總督監軍，周大啓提督學政。嚴起恒原任衡永道，便督二郡的軍糧，吴晋錫以長沙推官代理郴桂道政事。便派遣章曠調副將黄朝宣、張先璧、劉承胤之兵。黄朝宣從燕子窩，張先璧從溆浦，劉承胤從武岡先後到達，軍隊形勢稍稍振起，而這時左良玉已死。

順治二年五月，大清軍攻下南都。唐王朱聿鍵在福州即位。唐王住在南陽時，一向知道何騰蛟賢能，委任更高。李自成死於九宫山，其將劉體仁、郝摇旂等因兵衆無主，提議歸順何騰蛟。率領四五萬人突然進入湘陰，離長沙一百餘里。城中人不知道他是前來歸順，非常恐懼。黄朝宣便率軍返回燕子窩。傅上瑞請何騰蛟出外躲避，騰蛟説："死於左良玉，死於賊，是一樣的，躲避什麽呢。"長沙知府周二南請求前往偵察，以一千人保護出行。賊認爲他是前來迎戰，射死了他，跟從出行的人全部死難。城中更加恐懼，男女都逃竄了。何騰蛟與章曠商量，派部將萬大鵬等二人前往撫慰。賊見衹有二騎，迎接入演武場，讓二人飲酒。二人不説一句話，與他們痛快

一言，與痛飲。飲畢，賊問來意，答言督師以湘陰褊小，不足容大軍，請即移長沙。因致騰蛟手書召之曰："公等歸朝，誓永保富貴。"搖旂等大喜，與大鵬至長沙。騰蛟開誠撫慰，宴飲盡歡，犒從官牛酒。命先璧以卒三萬馳射，旌旗蔽天。搖旂等大悅，招其黨袁宗第、藺養成、王進才、牛有勇皆來歸，驟增兵十餘萬，聲威大震。

飲宴。飲完酒，賊詢問來意，回答說督師因湘陰偏僻地方小，不足容納大軍，請就此移往長沙，於是送上何騰蛟親手寫的書信告訴他們說："你們衹要歸順朝廷，發誓讓你們永保富貴。"郝搖旂等人大喜，與萬大鵬到長沙。何騰蛟誠懇地安撫存慰，宴飲盡情歡享，犒勞隨從官牛肉好酒。命令張先璧以兵士三萬馳騁射箭，旌旗遮蔽天空。郝搖旂等人大喜，招喚他的同黨袁宗第、藺養成、王進才、牛有勇都來歸降，突然增兵十餘萬，聲威大振。

未幾，自成將李錦、高必正擁衆數十萬逼常德。騰蛟令胤錫撫降之，置之荆州。錦，自成從子，後賜名赤心。必正則自成妻高氏弟也。高氏語錦曰："汝願爲無賴賊，抑願爲大將邪?"錦曰："何謂也?"曰："爲賊無論，既以身許國，當愛民，受主將節制，有死無二，吾所願也。"錦曰："諾。"騰蛟慮錦跋扈，他日過其營，請見高氏，再拜，執禮恭。高氏悅，戒其子毋忘何公，錦自是無異志。

不久，李自成的將領李錦、高必正聚集數十萬兵衆逼近常德。何騰蛟命令堵胤錫招撫使之降順，安置在荆州。李錦是李自成的侄兒，後來賜名李赤心。高必正則是李自成妻高氏的弟弟。高氏對李錦說："你願意作無賴之賊，還是願作大將軍?"李錦說："什麼意思呢?"高氏便說："如果願作賊，便没有什麼可說的，既然以身許國，就應當愛護人民，接受主將的指揮，有死無二心，這就是我的願望。"李錦說："好吧。"何騰蛟擔憂李錦專横跋扈，有一天經過他的營房，請求拜見高氏，再拜，執禮恭謹，高氏心裏高興，告誡他的兒子不要忘記何公，李錦從此没有叛逆之心。

自成亂天下二十年，陷帝都，覆廟社，其衆數十萬悉歸騰蛟。而騰蛟上疏，但言元凶已除，稍泄神人憤，宜告謝郊廟，卒不言己功。唐王大喜，立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封定興伯，仍督師。而疑自成死未實。騰蛟言自成定死，身首已糜爛。不敢居功，因固辭封爵。不允，令規取江西及南都。

李自成擾亂天下二十年，攻陷帝都，覆滅國家，其部衆數十萬全部歸順何騰蛟。而何騰蛟上疏，衹說元凶已除，稍可泄除神人的憤恨，應該告謝郊廟，終究不說自己的功勞。唐王大喜，立即拜授東閣大學士兼任兵部尚書，封定興伯，仍舊督率軍隊。而懷疑李自成死没有核實。何騰蛟說李自成肯定死了，身首已經糜爛。不敢居功，因此堅決推辭封爵。没有得到同意，命令他規劃攻取江西和南都。

當是時，降卒既衆，騰蛟欲以舊軍參之，乃題授朝宣、先璧爲總兵官，與承胤、赤心、郝永忠、宗第、進才及董英、馬進忠、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盧鼎并開鎮湖南、北，時所謂十三鎮者也。永忠即搖旂，英，騰蛟中軍，志建則故巡按劉熙祚

當這個時候，降兵衆多，何騰蛟想用舊有的軍隊摻雜進去，於是題奏授黄朝宣、張先璧爲總兵官，與劉承胤、李赤心、郝永忠、袁宗第、王進才以及董英、馬進忠、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盧鼎一并開鎮湖南、湖北，這就是當時所說的十三鎮。郝永忠就是郝搖旂，董英是何騰蛟的中軍，曹志建則是原巡撫劉熙祚的中軍，其餘的

中軍，餘皆良玉舊將也。

騰蛟鋭意東下，拜表出師。明年正月，與監軍御史李膺品先赴湘陰，期大會岳州。先璧逗遛，諸營亦觀望，獨赤心自湖北至，爲大兵所敗而還，諸鎮兵遂罷，騰蛟威望由此損。時諸將皆驕且貪殘，朝宣尤甚，劫人而剥其皮，永忠效之，殺民無虚日，騰蛟不能制。故總督楊鶚者，剋餉失軍心，至是復賄緣爲偏沅總督。騰蛟以爲言，乃召鶚還。

王數議出關，爲鄭氏所阻。騰蛟屢請幸贛，協力取江西。王遣使徵兵，騰蛟發永忠精騎五千往。永忠不肯前，五月始抵郴州。會大兵破汀州，聿鍵被執死，贛州亦失。騰蛟聞王死，大慟，厲兵保境如平時。

已聞永明王立，乃稍自安。王尋以騰蛟爲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王進才故守益陽，聞大兵漸逼，還長沙。

四年春，進才揚言乏餉，大掠，并及湘陰。適大兵至長沙，進才走湖北。騰蛟不能守，單騎走衡州，長沙、湘陰并失。盧鼎時守衡州，而先璧兵突至，大掠。鼎不能抗，走永州。先璧遂挾騰蛟走祁陽，又間道走辰州。騰蛟脱還，走永州。甫至，鼎部將復大掠。鼎走道州，騰蛟與侍郎嚴起恒走白牙市，大兵遂下衡、永。初，騰蛟建十三鎮以衛長沙，至是皆自爲盜賊。大兵入衡州，守將黄朝宣降。數其罪，支解之，遠近大快。大清以一知府守永州，副將周金湯瞯城虚，夜鼓噪而登，知府出走，金湯遂入永。

六月，騰蛟在白牙。王密遣中使告以劉承胤罪，令入武岡除之。騰蛟

都是左良玉的舊將。

何騰蛟鋭意東下，拜呈章表出師。第二年正月，與監軍御史李膺品先到湘陰，約期大會岳州。張先璧逗留，諸營也觀望，祇有李赤心從湖北到達，被大清軍打敗而返回，諸鎮之兵便罷休，何騰蛟的威望從此受損傷。當時諸將都驕横而且貪婪殘忍，黄朝宣尤其厲害，搶劫人而剥其皮，郝永忠效法，天天殺害百姓，何騰蛟不能控制。原總督楊鶚，剋扣軍餉失去軍心，到這時又通過賄賂成爲偏沅總督。何騰蛟以此上言，纔召回楊鶚。

唐王多次討論出關，被鄭氏阻止。何騰蛟屢次請求駕幸贛州，同心協力攻取江西。唐王派遣使者徵兵，何騰蛟調郝永忠精兵五千前往。郝永忠不肯前去，五月纔到達郴州。適逢大清軍攻破汀州，朱聿鍵被捕死難，贛州也失守。何騰蛟聽到唐王死的消息，大哭，秣馬厲兵像過去那樣保守疆境。

後來聽説永明王即位，纔稍稍安心。永明王不久封何騰蛟爲武英殿大學士，加封太子太保。王進才原來守益陽，聽説大清軍隊漸漸逼進，便返回長沙。

四年春，王進才揚言缺乏糧餉，大肆搶掠，并波及湘陰。適逢大清軍隊到達長沙，王進才逃往湖北。何騰蛟不能守禦，單騎到衡州，長沙、湘陰一并失守。盧鼎當時守衛衡州，而張先璧的軍隊突然到來，大肆搶掠。盧鼎不能抵抗，奔往永州。張先璧便挾持何騰蛟到祁陽，又從小路到辰州。何騰蛟逃脱返回，奔往永州。剛剛到，盧鼎部將又大肆搶掠。盧鼎逃到道州，何騰蛟與侍郎嚴起恒逃往白牙市，大清軍隊便攻下衡、永。當初，何騰蛟建十三鎮以保衛長沙，至此都自己變成盜賊。大清軍入衡州，守將黄朝宣投降。條數其罪，將其肢解，遠近人心大快。大清用一個知府守永州，副將周金湯乘城池空虚，在晚上吶喊登城，知府出逃，周金湯便進入永州。

六月，何騰蛟在白牙。永明王秘密派宦官以劉承胤之罪告訴他，命令他入武岡除掉劉承胤。

乃走謁王，王及太后皆召見。承胤由小校，以騰蛟薦至大將，已漸倨。騰蛟在長沙徵其兵，承胤大怒，言："先調朝宣、先璧軍，皆章曠親行，今乃折棰使我。"遂馳至黎平，執騰蛟子，索餉數萬。子走訴騰蛟，騰蛟遣曠行，承胤乃以衆至。騰蛟爲請於王，得封定蠻伯，且與爲姻，承胤益驕。至是爵安國公，勛上柱國，賜尚方劍，益坐大。忌騰蛟出己上，欲奪其權，請用爲户部尚書，專領餉務，王不許。王召騰蛟圖承胤，騰蛟無兵，命以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兵隸之。及辭朝，賜銀幣，命廷臣郊餞。承胤伏千騎襲騰蛟，印選卒力戰，盡殲之，騰蛟乃還駐白牙。

何騰蛟便前去拜見永明王，永明王和太后都召見了他。劉承胤原爲小校，因何騰蛟推薦升到大將，已漸漸倨傲。何騰蛟在長沙徵調他的軍隊，劉承胤大怒，說："先徵調黃朝宣、張先璧的軍隊，都是章曠親自出行，現在却折鞭棰使喚我。"於是急馳到黎平，拘執何騰蛟的兒子，索要軍餉數萬。兒子逃到何騰蛟處訴說，何騰蛟派章曠出行，劉承胤纔率衆到來。何騰蛟向永明王請求，得以封定蠻伯，并且與他結爲婚姻，劉承胤更加驕横。至此封爵安國公，封勛上柱國，賜予尚方寶劍，更加驕傲自大。忌妒何騰蛟在自己之上，想奪他的權力，請求用爲户部尚書，專門管理餉務，永明王不同意。永明王召何騰蛟圖謀劉承胤，騰蛟没有軍隊，命令以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的軍隊隸屬他。到辭别朝廷時，賜給他銀幣，命令朝廷之臣到郊外餞行。劉承胤埋伏一千騎兵襲擊何騰蛟，趙印選軍隊奮力作戰，全部殲滅對方，何騰蛟纔返回駐扎白牙。

八月，大兵破武岡，承胤降。王走靖州，又走柳州。時常德、寶慶已失，永亦再失。王將返桂林，而城中止焦璉軍，騰蛟率印選、一青入爲助。而南安侯郝永忠忽擁衆萬餘至，與璉兵欲鬥，會宣章伯盧鼎兵亦至，騰蛟爲調劑，桂林以安。乃遣璉、永忠、鼎、印選、一青分扼興安、靈川、永寧、義寧諸州縣。十一月，大兵逼全州，騰蛟督五將合禦。

八月，大清軍隊攻破武岡，劉承胤投降。永明王逃到靖州，又逃往柳州。當時常德、寶慶已失陷，永州也再次失陷。永明王將要返回桂林，而城中祇有焦璉的軍隊，何騰蛟率領趙印選、胡一青入城相助。而南安侯郝永忠忽然率領衆軍一萬餘人到來，與焦璉之兵欲交戰，適逢宣章伯盧鼎的軍隊也到，何騰蛟爲他們調解，桂林因此得以安寧。便派焦璉、郝永忠、盧鼎、趙印選、胡一青分兵扼守興安、靈川、永寧、義寧等州縣。十一月，大清軍隊逼近全州，何騰蛟督率五將合兵守禦。

五年正月，王居桂林，加騰蛟太師，進爵爲侯，子孫世襲。二月，大兵破全州，至興安。永忠兵大潰，奔桂林，逼王西，縱兵大掠。騰蛟自永福至。大兵知桂林有變，直抵北門。騰蛟督璉、一青等分三門拒守，大兵乃還全州。會金聲桓、李成棟叛大清，以兵附。大兵在湖南者姑退，騰蛟遂取全州。復遣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盧鼎、新興侯焦璉、新寧侯趙印

五年正月，永明王居處桂林，加封何騰蛟爲太師，進爵爲侯，子孫世襲。二月，大清軍隊攻破全州，到興安。郝永忠軍隊大潰敗，逃奔桂林，逼迫永明王向西去，放縱軍隊大肆搶掠。何騰蛟從永福到來。大清軍知道桂林有變，直抵北門。何騰蛟督率焦璉、胡一青等分三門拒守，大清軍纔返回全州。適逢金聲桓、李成棟背叛大清，率兵來依附。在湖南的大清軍暫且退却，何騰蛟便攻取全州。又派遣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盧鼎、新興侯焦璉、新寧侯趙印選攻打永州，圍

選攻永州，圍城三月，大小三十六戰，十一月朔克之。未幾，監軍御史余鯤起、職方主事李甲春取寶慶，諸將亦取衡州，馬進忠取常德，所失地多復。

騰蛟議進兵長沙。會督師堵胤錫惡進忠，招忠貞營李赤心軍自夔州至，令進忠讓常德與之。進忠大怒，盡驅居民出城，焚廬舍，走武岡。寶慶守將王進才亦棄城走，他守將皆潰。赤心等所至皆空城，旋棄走，東趨長沙。騰蛟時駐衡州，大駭。六年正月，檄進忠由益陽出長沙，期諸將畢會，而親詣忠貞營，邀赤心入衡。部下卒六千人，懼忠貞營掩襲，不護行，止携吏卒三十人往。將至，聞其軍已東，即尾之至湘潭。湘潭空城也，赤心不守而去，騰蛟乃入居之。大兵知騰蛟入空城，遣將徐勇引軍入。勇，騰蛟舊部將也，率其卒羅拜，勸騰蛟降。騰蛟大叱，勇遂擁之去。絶食七日，乃殺之。永明王聞之哀悼，賜祭者九，贈中湘王，謚文烈，官其子文瑞僉都御史。

章曠

章曠，字于野，松江華亭人。崇禎十年進士。授沔陽知州。十六年三月，賊將郝搖旂陷其城，同知馬飈死之。曠走免，謁總督袁繼咸於九江，署爲監紀。從諸將方國安、毛憲文、馬進忠、王允成等復漢陽。武昌巡按御史黄澍令署漢陽推官兼攝府事，承德巡撫王揚基令署分巡道事。明年四月，憲文偕惠登相復德安，揚基檄曠往守。城空無人，衛官十數人齎印送賊將白旺。曠收斬之，日夕爲警備。居三月，代者李藻至，巡撫何騰蛟檄曠署荆西道事。曠去，藻失將士心，城復陷。給事中熊汝霖、御史

城三月，大小三十六次交戰，十一月初一攻克。不久，監軍御史余鯤起、職方主事李甲春攻取寶慶，諸將也攻取衡州，馬進忠攻取常德，所失土地多被收復。

何騰蛟商議進軍長沙。適逢都督堵胤錫憎惡馬進忠，招忠貞營李赤心軍隊從夔州到來，命令馬進忠讓出常德給李赤心。馬進忠大怒，全部驅趕居民出城，燒毁廬舍，跑到武岡。寶慶守將王進才也棄城逃走，其他守將都潰退。李赤心等所到的地方都是空城，隨即棄城而去，向東奔向長沙。何騰蛟當時駐軍衡州，非常驚駭。六年正月，傳檄馬進忠從益陽出長沙，約期諸將全部聚會，而親自到忠貞營，邀請李赤心入衡州。部下兵卒六千人，畏懼忠貞營突然襲擊，不護行，何騰蛟衹帶吏卒三十人前往。將要到達，聽説忠貞營已向東去，便尾隨到湘潭，湘潭是空城，李赤心不守而離去，何騰蛟便入城居住下來。大清軍得知何騰蛟入空城，派將領徐勇率軍入城。徐勇是何騰蛟舊時部將，率領其衆羅列而拜，勸何騰蛟投降。何騰蛟大聲叱駡他，徐勇便擁持他而離去。何騰蛟絶食七日，便殺掉了他。永明王聽説後很哀痛，賜祭九次，贈中湘王，謚文烈。授其子何文瑞官僉都御史。

章曠，字于野，松江華亭人。崇禎十年考中進士。授官沔陽知州。十六年三月，賊將郝搖旂攻陷其城，同知馬飈死難。章曠逃走獲免，在九江拜謁總督袁繼咸，署官監紀。跟從諸將方國安、毛憲文、馬進忠、王允成等恢復漢陽。武昌巡按御史黄澍命令他代理漢陽推官兼代管府事，承德巡撫王揚基命令他代理分巡道事。第二年四月，毛憲文偕同惠登相克復德安，王揚基傳檄章曠前往守衛。城空無人，衛官十幾人帶着官印送給賊將白旺。章曠收捕斬殺了他們，日夜警戒防守。過了三個月，代替他的李藻到達，巡撫何騰蛟傳檄章曠代理荆西道事。章曠離去後，李藻失去將士的歡心，城池又被攻陷。給事中熊汝霖、御史游有倫彈劾章曠沔陽失去城池之罪，等候審

游有倫劾曠沔陽失城罪，候訊黃州。用騰蛟薦，令戴罪立功。

訊於黃州。因何騰蛟的推薦，令他戴罪立功。

福王立南京，左良玉將犯闕。騰蛟至長沙，以曠爲監軍。副將黄朝宣者，故巡撫宋一鶴部將，駐燕子窩，騰蛟令曠召之來。副將張先璧屯精騎三千於溆浦，復屬曠召之，留爲親軍，而以朝宣戍茶陵。又令曠調劉承胤兵於武岡。會李自成死，其下劉體仁、郝搖旂、袁宗第、藺養成、王進才、牛有勇六大部各擁數萬兵至。騰蛟與曠計，盡撫其衆，軍容大壯。左良玉死，其將馬進忠、王允成無所歸，突至岳州。偏沅巡撫傅上瑞大懼，曠曰："此無主之兵，可撫也。"入其營，與進忠握手，指白水爲誓，進忠等皆從之。進忠即賊中渠魁混十萬也。時南京已破，大兵逼湖南，諸將皆畏怯，曠獨悉力禦。唐王擢爲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恢剿湖北。

福王在南京即位，左良玉將侵犯京城。何騰蛟到長沙，任章曠爲監軍。副將黄朝宣是原巡撫宋一鶴的部將，駐扎燕子窩，何騰蛟命令章曠召令他來。副將張先璧屯駐精鋭騎兵三千人於溆浦，又叫章曠去召他來，留作親軍，而以黄朝宣戍守茶陵。又命令章曠調劉承胤軍隊到武岡。適逢李自成死，其部下劉體仁、郝搖旂、袁宗第、藺養成、王進才、牛有勇六大部各自率兵數萬到達。何騰蛟與章曠謀劃，全部安撫其衆，軍隊陣容大爲强壯。左良玉死，其部將馬進忠、王允成没有歸附處，突然到岳州。偏沅巡撫傅上瑞很恐懼，章曠説："這是無統帥的兵，可以招撫。"進入其營，與馬進忠握手，指着白水發誓，馬進忠等人都歸從他。馬進忠就是賊中首領混十萬。當時南京已攻破，大清軍逼進湖南，諸將都畏懼，章曠獨自盡力抵禦。唐王提升他任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恢復征剿湖北。

曠有智略，行軍不避鋒鏑。身扼湘陰、平江之衝，湖南恃以無恐。嘗戰岳州，以後軍不繼而還。已，又大戰大荆驛。永明王加兵部右侍郎。長沙守將王進才與狼兵將覃遇春鬨，大掠而去。騰蛟奔衡州，曠亦走寶慶，長沙遂失。騰蛟駐祁陽，曠來會。騰蛟以兵事屬曠，而謁王武岡。曠移駐永州，見諸大將擁兵，聞警輒走，抑鬱而卒。

章曠有智謀，行軍不避刀箭。親自扼制湘陰、平江要衝，湖南賴此没有恐懼。曾經在岳州交戰，因後軍不能跟上而回。隨後又大戰大荆驛。永明王加封他爲兵部右侍郎。長沙守將王進才與狼兵將覃遇春發生内部争鬥，大肆搶掠而離去。何騰蛟到衡州，章曠也奔向寶慶，長沙於是失守。何騰蛟駐扎祁陽，章曠來會合。何騰蛟把軍隊之事托給章曠，而到武岡拜見永明王。章曠轉移駐扎永州，見諸人將把持軍隊，聞警報就逃，抑鬱而死。

傅作霖

傅作霖，武陵人。由鄉舉仕唐王，大學士蘇觀生奏爲職方主事，監紀其軍。觀生歿，倚何騰蛟長沙，改監軍御史。永明王在全州，超拜兵部左侍郎，掌部事，尋進尚書，從至武岡。時劉承胤擅政，作霖與相善，故驟遷。及大兵逼武岡，承胤議迎降，作霖勃然責之。承胤遣使納款，大兵

傅作霖，武陵人。由鄉試中舉任官於唐王之朝，大學士蘇觀生上奏任命爲職方主事，監紀其軍隊。蘇觀生死後，傅作霖到長沙依靠何騰蛟，改任監軍御史。永明王在全州，越級官拜兵部左侍郎，掌管部事，不久進升尚書，跟從永明王到武岡。當時劉承胤專權，傅作霖與他友好，所以屢次升遷。到大清軍逼近武岡，劉承胤提議迎接投降，傅作霖勃然斥責他。劉承胤派使者投降，

入城，作霖冠帶坐堂上。承胤力勸之降，不從，遂被殺。妾鄭有殊色，被執，驅之過橋，躍入水中死。

大清軍入城，傅作霖穿好官服坐在堂上。劉承胤勸他投降，不順從，便被殺。妾鄭氏有美色，被拘執，驅趕她過橋，跳入水中而死。

蕭曠　傅上瑞

有蕭曠者，武昌諸生，爲承胤坐營參將。騰蛟題爲總兵官，管黎平參將事。及承胤降，令降將陳友龍招曠，曠不從。已而城破，死之。

有一個叫蕭曠的，是武昌生員，任劉承胤坐營參將。何騰蛟題奏爲總兵官，管理黎平參將事。到劉承胤投降，命令降將陳友龍招降蕭曠，蕭曠不順從。後來城被攻破，死難。

傅上瑞，初爲武昌推官，賊圍城，遁走。久之，騰蛟薦爲長沙僉事，又令攝偏沅巡撫事。勸騰蛟設十三鎮，卒爲湖南大害。唐王時，用騰蛟薦，擢右僉都御史，實授偏沅巡撫。性反覆，棄騰蛟如遺。武岡破，大兵逼沅州，上瑞出降。逾年，與劉承胤并誅死。

傅上瑞，初任武昌推官，賊圍城，逃走。很久以後，何騰蛟舉薦他爲長沙僉事，又命令代理偏沅巡撫事。勸何騰蛟設置十三鎮，終究成湖南的大害。唐王時，因何騰蛟的舉薦，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實際授予偏沅巡撫。其性情反覆無常，拋棄何騰蛟如棄物。武岡被攻破，大清軍逼近沅州，傅上瑞出城投降。過了一年，與劉承胤一并被殺。

瞿式耜　汪皞　朱旻如

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禮部侍郎景淳孫，湖廣參議汝説子也。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吉安永豐知縣，有惠政。天啓元年，調江陵。永豐民乞留，命再任。以憂歸。

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禮部侍郎瞿景淳之孫，湖廣參議瞿汝説之子。考中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官吉安永豐知縣，有仁惠政績。天啓元年，調任江陵。永豐人民請求留任，命他再任。因服喪歸家。

崇禎元年，擢户科給事中，疏言李國楷宜留内閣，王永光宜典銓，曹于汴宜秉憲，鄭三俊、畢懋良宜總版曹，李邦華宜主戎政。帝多采其言。俄陳朝政不平，爲王之寀請恤，孫慎行訟冤，速楊鎬、王化貞之誅，白楊漣、左光斗結毒之謗，追論故相魏廣微、顧秉謙、馮銓、黄立極之罪。因言奪情建祠之朱童蒙不可寬，積慾久廢之湯賓尹不可用。帝亦納之。又極論來宗道、楊景辰附逆不可居政府，二人旋罷去。御史袁弘勛劾大學士劉鴻訓，逆黨徐大化實主之。川貴總督張鶴鳴先已被廢，其復用由魏忠賢。式耜并疏論。已，頌楊漣、魏大中、周順昌爲清中之清，忠中之忠，三人遂賜謚。未幾，陳時務七事，

崇禎元年，提升爲户科給事中，上疏説李國楷應該留在内閣，王永光應該主掌銓選，曹于汴應該秉持憲法，鄭三俊、畢懋良應該總領户部，李邦華應該主持軍政。皇帝多采納其言。隨後陳説朝政不平，替王之寀請求撫恤，替孫慎行述説冤枉，急楊鎬、王化貞的被誅，辯白楊漣、左光斗結毒的謗毁，追判原相魏廣微、顧秉謙、馮銓、黄立極的罪過。於是説奪情建祠的朱童蒙不可寬赦，積惡久廢的湯賓尹不可使用。皇帝也予以采納。又竭力糾彈來宗道、楊景辰依附叛逆不可身居政府，二人立即被罷官離去。御史袁弘勛彈劾大學士劉鴻訓，逆黨徐大化實際在主使。川貴總督張鶴鳴原先已被廢官，因魏忠賢的關係重新被起用。瞿式耜一并上疏彈劾。隨後，頌揚楊漣、魏大中、周順昌是清官中最清廉的官，是忠臣中最忠心的臣，三人於是得以賜謚。不久，陳説時事七件，説："起用或廢棄官吏不可不審核，

言："起廢不可不核，升遷不可不漸，會推不可不慎。謚典宜嚴，刑章宜飭，論人宜審，附璫者宜區分。"又極論館選奔競之弊，請臨軒親試。末言："古有左右史，記天子言動。今召對時勤，宜令史官入侍紀録，昭示朝野。"事多議行。時將定逆案，請盡發紅本，定其情罪輕重。又言宣府巡撫徐良彦不附逆奄，爲崔呈秀誣劾遣戍，亟當登用。良彦遂獲起。

升官不可不漸次而行，會合公推不可不謹慎，賜謚的法典不可不嚴格，刑法條律應該整飭，判斷人應該審慎，依附宦官的人應該區别對待。"又竭力評論館選中奔走鑽營的弊端，請求皇帝臨軒親自考試。最後説："古代有左右史，記載天子的言行。現在召臣對答很勤，應該命令史官入宫陪侍記録，以明顯地告示朝廷内外官民。"事情很多都經商議而施行。當時將要判定逆案，他請求全部拿出送交宦官的紅本，裁定其情確定罪罰的輕重。又説宣府巡撫徐良彦不依附叛逆宦官，被崔呈秀誣枉彈劾，遣爲戍役，應立即提升任用。徐良彦便獲得起用。

式耜矯矯立名，所建白多當帝意，然搏擊權豪，大臣多畏其口。十月詔會推閣臣，禮部侍郎錢謙益以同官周延儒方言事蒙眷，慮并推則己絀，謀沮之。式耜，謙益門人也，言於當事者，擯延儒弗推，而列謙益第二。温體仁遂發難，延儒助之。謙益奪官閒住，式耜坐貶謫。式耜嘗頌貴寧參政胡平表殺賊功，請優擢。其後平表爲貴州布政使，坐不謹罷。式耜再貶二秩，遂廢於家。久之，常熟奸民張漢儒希體仁指，訐謙益、式耜貪肆不法。體仁主之，下法司逮治。巡撫張國維、巡按路振飛交章白其冤，不聽。比兩人就獄，則體仁已去位，獄稍解。謙益坐削籍，式耜贖徒。言官疏薦，不納。

瞿式耜卓異立名，所提建議多適合皇帝心意。然而打擊權貴豪强，大臣多畏懼其口鋒。十月下詔會合推舉閣臣，禮部侍郎錢謙益因同僚周延儒正爲上疏奏事蒙受皇帝恩寵，擔心一并推舉則自己被黜退，圖謀阻止他。瞿式耜是錢謙益門人，向當事者説及此，故排斥周延儒不予推舉，而列錢謙益爲第二名。温體仁於是發難，周延儒協助他。錢謙益被削奪官職閑居，瞿式耜因此獲罪被貶謫。瞿式耜曾經頌揚貴寧參政胡平表殺賊之功，請求優禮提升。此後胡平表任貴州布政使，因不謹慎獲罪罷官。瞿式耜再次貶謫二級，便廢棄在家。很久之後，常熟奸詐之民張漢儒希圖依靠温體仁，揭發錢謙益、瞿式耜貪婪放縱不守法律。温體仁主使，下交司法機關逮捕治罪。巡撫張國維、巡按路振飛交相上奏章辯白其冤枉，不聽從。等到兩人入獄，而温體仁已經離其官位，訟獄稍爲寬解。錢謙益獲罪削除官籍，瞿式耜贖罪爲徒役。諫官上疏舉薦，不被采納。

十七年，福王立於南京。八月起式耜應天府丞。已，擢右僉都御史，代方震孺巡撫廣西。明年夏，甫抵梧州，聞南京破。靖江王亨嘉謀僭號，召式耜。拒不往，而檄思恩參將陳邦傳助防。止狼兵，勿應亨嘉調。亨嘉至梧，劫式耜，幽之桂林，遣人取其敕印。初，式耜議立桂端王子安仁王。及唐王監國，式耜以爲倫序不當

十七年，福王在南京即位。八月，起用瞿式耜爲應天府丞。隨後，提升爲右僉都御史，代替方震孺巡撫廣西。第二年夏天，剛抵達梧州，聽説南京被攻破。靖江王朱亨嘉圖謀僭越稱帝號，召見瞿式耜。式耜拒絶不往，而傳檄思恩參將陳邦傳協助防守。阻止狼兵，不要響應朱亨嘉的調遣。朱亨嘉到梧州，劫持瞿式耜，幽禁在桂林，派人奪取他的敕命印信。當初，瞿式耜提議立桂端王之子安仁王。到唐王監國，瞿式耜認爲按倫

立，不奉表勸進。至是爲亨嘉所幽，乃遣使賀王，因乞援。王喜，而亨嘉爲丁魁楚所攻，勢窘，乃釋式耜。式耜與中軍官焦璉召邦傳共執亨嘉，亂遂定。唐王擢式耜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以晏日曙來代。式耜不入朝，退居廣東。

順治三年九月，大兵破汀州。式耜與魁楚等議立永明王由榔，乃迎王梧州，以十月十日監國肇慶。進式耜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兼掌吏部事。未幾，贛州敗報至，司禮王坤迫王赴梧州。式耜力爭，不得。十一月朔，蘇觀生立唐王聿鐭於廣州。式耜乃與魁楚等定議迎王還肇慶，遣總督林佳鼎禦觀生兵，敗歿。式耜視師峽口。十二月望，大兵破廣州。王坤趣王西走。式耜趨赴王，王已越梧而西。

四年正月，大兵破肇慶，逼梧州，巡撫曹曄迎降。王欲走依何騰蛟於湖廣，丁魁楚、吕大器、王化澄皆棄王去，止式耜及吴炳、吴貞毓等從，乃由平樂抵桂林。二月，大兵襲平樂，分兵趨桂林。王將走全州，式耜極陳桂林形勢，請留，不許。自請留守，許之。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賜劍，便宜從事。平樂、潯州相繼破，桂林危甚。總督侍郎朱盛濃走靈川，巡按御史辜延泰走融縣，布政使朱盛溯、副使楊垂雲、桂林知府王惠卿以下皆遁，惟式耜與通判鄭國藩，縣丞李世榮及都司林應昌、李當瑞、沈煌在焉。王令兵部右侍郎丁元曄代盛濃，御史魯可藻代延泰。未赴而大兵已於三月薄桂林，以騎數十突入文昌門，登城樓瞰式耜公署。式耜急令援將焦璉拒戰。

初，永明王爲賊執，璉率衆攀城

次不應當立，不上表勸進。到這時被朱亨嘉幽禁，便派使者向唐王祝賀，於是乞求援助。唐王喜，而朱亨嘉被丁魁楚攻擊，形勢困窘，纔釋放瞿式耜。瞿式耜與中軍官焦璉召陳邦傳共同拘執朱亨嘉，動亂於是平定。唐王提升瞿式耜爲兵部右侍郎，協助處理軍務，以晏日曙前來代替。瞿式耜不入朝，退居廣東。

順治三年九月，大清軍攻破汀州。瞿式耜與丁魁楚等商議擁立永明王朱由榔，便到梧州迎接永明王，在十月十日監國於肇慶。進升瞿式耜爲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兼執掌吏部事務。不久，贛州失敗的報告到來，司禮王坤逼迫永明王到梧州。瞿式耜盡力争辯，不能成功。十一月初一，蘇觀生在廣州擁立唐王朱聿鐭，瞿式耜便與丁魁楚等確定迎接永明王回到肇慶，派總督林佳鼎抵禦蘇觀生的軍隊，戰敗而死。瞿式耜在峽口監察軍隊。十二月十五日，大清軍隊攻破廣州。王坤催促永明王向西遷。瞿式耜奔向永明王所，永明王已經越過梧州向西去。

四年正月，大清軍隊攻破肇慶，逼近梧州，巡撫曹曄迎接清軍投降。永明王想到湖廣依賴何騰蛟，丁魁楚、吕大器、王化澄都拋棄永明王而離開，衹有瞿式耜和吴炳、吴貞毓等跟從，便由平樂抵達桂林。二月，大清軍襲擊平樂，分兵奔向桂林。永明王將要逃往全州，瞿式耜竭力陳説桂林形勢，請求留下，永明王不同意。自己請求留下守禦，永明王答應了他。進升爲文淵閣大學士，兼任兵部尚書，賜劍，允許他見機行事。平樂、潯州相繼被攻破，桂林非常危急。總督侍郎朱盛濃逃往靈川，巡按御史辜延泰逃往融縣，布政使朱盛溯、副使楊垂雲、桂林知府王惠卿以下都逃跑了，衹有瞿式耜與通判鄭國藩、縣丞李世榮以及都司林應昌、李當瑞、沈煌留下。永明王命令兵部右侍郎丁元曄代替朱盛濃，御史魯可藻代替辜延泰。尚未赴任，大清軍隊已經在三月迫近桂林，以騎兵數十衝入文昌門，登上城樓俯視瞿式耜的公署。瞿式耜急忙命令救援之將焦璉出戰抵禦。

當初，永明王被賊拘執，焦璉率衆軍攀附城

上，破械出之。王病不能行，璉負王以行。王以此德璉，用破靖江王功，命爲參將。及是戰守三月，璉功最多，元曄、可藻亦盡力。式耜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甘苦。積雨城壞，吏士無人色，式耜督城守自如，故人無叛志。援兵索餉而嘩，式耜括庫不足，妻邵捐簪珥佐之。既而璉兵主客不和，譟而去，城幾破者數矣。會陳邦彦等攻廣州，大兵引而東，桂林獲全。璉亦復陽朔及平樂，陳邦傳亦由潯復梧州。王聞捷，封式耜臨桂伯，璉新興伯，元曄等進秩有差。

牆而上，打破囚具救出他。永明王生病不能行走，焦璉背永明王而走，永明王因此感恩於焦璉，以破靖江王之功，任命作參將。到這次作戰防守三個月，焦璉的戰功最多，丁元曄、魯可藻也盡了力。瞿式耜親自站在箭石之中，與士兵同甘苦。長期下雨，城墻朽壞，吏士面無人色，瞿式耜却督促守城，神色自如，所以人人無背叛之心。援兵索要糧餉而嘩變，瞿式耜收聚庫存不够，妻邵氏捐獻簪珥首飾幫助。隨後焦璉的軍隊主客不和，喧呼鼓噪而去，城幾乎被攻破的情况有好幾次。適逢陳邦彦等人攻打廣州，大清軍隊引退向東，桂林獲得保全。焦璉也克復陽朔和平樂，陳邦傳也從潯克復梧州。永明王聽到捷報，封瞿式耜爲臨桂伯，焦璉爲新興伯，丁元曄等進升禄次有差等。

式耜初請王返全州，不聽。已，請還桂林。王已許之，會武岡破，王由靖州走柳州，式耜復請還桂林。十一月，大兵自湖南逼全州，式耜偕騰蛟拒却。已，梧州復破，王方在象州，欲走南寧。以大臣力爭，乃以十二月還桂林。

瞿式耜開初請求永明王返回全州，不聽從。隨後請返回桂林。永明王已經答應，適逢武岡被攻破，永明王由靖州逃到柳州，瞿式耜又請求返回桂林。十一月，大清軍隊從湖南逼近全州，瞿式耜偕同何騰蛟拒戰打退清軍。後來，梧州又被攻破，永明王正在象州，想逃往南寧。因爲大臣盡力爭辯，纔在十二月返回桂林。

五年二月，南安侯郝永忠駐桂林，惡城外團練兵，盡破水東十八村，殺戮無算，與式耜構難。式耜力調劑，永忠乃駐興安。大兵前驅至靈川，永忠戰敗，奔入桂林，請王即夕西走。式耜力争，不聽。左右皆請速駕，式耜又争。王曰："卿不過欲予死社稷爾。"式耜爲泣下沾衣。王甫行，永忠即大掠，捶殺太常卿黄太元。式耜家亦被掠，家人矯騰蛟令箭，乃出城。日中，趙印選諸營自靈川至，亦大掠，城内外如洗。永忠走柳州，印選等走永寧。明日，式耜息城中餘燼，安撫遠近。焦璉及諸鎮周金、湯兆佐、胡一青等各率所部至，騰蛟軍亦至。三月，大兵知桂林有變，來襲，抵北門。騰蛟督諸將拒

五年二月，南安侯郝永忠駐守桂林，憎惡城外團練兵，全部摧毁水東的十八村，殺戮無數，與瞿式耜挑起禍難。瞿式耜盡力調劑，郝永忠纔駐扎興安。大清軍前驅到達靈川，郝永忠戰敗，逃進桂林，請求永明王連夜向西逃走。瞿式耜竭力勸阻，不聽。左右之人都請求迅速起程，瞿式耜又勸説。永明王説："你不過是想要我爲社稷而死罷了。"瞿式耜爲之淚下沾濕衣服。永明王剛剛出行，郝永忠便大肆搶掠，捶殺太常卿黄太元。瞿式耜的家也被搶掠，家人假傳何騰蛟令箭，纔出城離去。中午，趙印選諸營從靈川到來，也大肆搶掠，城内外如同被水洗過一樣財物罄盡。郝永忠逃往柳州，趙印選等逃往永寧。第二天，瞿式耜熄滅城中餘火，安撫遠近人民。焦璉以及諸鎮周金、湯兆佐、胡一青等人各自率領所部到達，何騰蛟的軍隊也到。三月，大清軍隊知道桂林有變，前來襲擊，抵達北門。何騰蛟督

戰，城獲全。時王駐南寧，式耜遣使慰三宮起居。王始知式耜無恙，爲泣下。

閏三月，廣東李成棟、江西金聲桓皆叛大清，.據地歸，式耜請王還桂林。王從成棟請，將赴廣州。式耜慮成棟挾王自專，如劉承胤事，力爭之，乃駐肇慶。十一月，永州、寶慶、衡州并復。式耜以機會可乘，請王還桂林，圖出楚之計，不納。慶國公陳邦傳守潯州，自稱世守廣西，欲如黔國公例。式耜特疏劾之，會中外多爭者，邦傳乃止。廣西巡撫魯可藻自署銜巡撫兩廣，式耜亦疏駁之。式耜身在外，政有闕，必疏諫。嘗曰："臣與主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共，不同他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王爲褒納。而是時成棟子元胤專朝政，知敬式耜，袁彭年、丁時魁、金堡等遂爭相倚附。六年正月，時魁等逐朱天麟，不欲何吾騶爲首輔。召式耜入直，以文淵印畀之，式耜終不入也。未幾，騰蛟、聲桓、成棟相繼敗歿，國勢大危。朝士方植黨相角，式耜不能禁。

七年正月，南雄破。王懼，走梧州。諸大臣訐時魁等下獄，式耜七疏論救。胡執恭之擅封孫可望也，式耜疏請斬之。皆不納。九月，全州破。開國公趙印選居桂林，衛國公胡一青守榕江，與寧遠伯王永祚皆懼不出兵，大兵遂入嚴關。十月，一青、永祚入桂林分餉，榕江無戍兵，大兵益深入。十一月五日，式耜檄印選出，不肯行，再趣之，則盡室逃。一青及武陵侯楊國棟、綏寧伯蒲纓、寧武伯馬養麟亦逃去。永祚迎降，城中無一兵。式耜端坐府中，家人亦散。部將戚良勛請式耜上馬速走，式耜堅不

率諸將抗拒力戰，城得以保全。當時永明王駐扎南寧，瞿式耜派使者慰問三宮的起居安康。永明王纔知道瞿式耜安然無恙，爲之流下眼淚。

閏三月，廣東李成棟、江西金聲桓都背叛大清，占據地盤歸永明王，瞿式耜請永明王返回桂林。永明王聽從李成棟之請，將往廣州。瞿式耜顧慮李成棟像劉承胤那樣挾持永明王專權，便竭力勸阻，纔駐扎肇慶。十一月，永州、寶慶、衡州都被克復。瞿式耜見機會可乘，請求永明王返回桂林，圖謀出楚之計，不被采納。慶國公陳邦傳守衛潯州，自稱世代守廣西，想援引黔國公之例。瞿式耜特別上疏彈劾他，適逢朝廷内外多爭封者，陳邦傳纔停止。廣西巡撫魯可藻自己署銜巡撫兩廣，瞿式耜也上疏駁斥他。瞿式耜身處朝外，政事有闕失，必定要上疏勸諫。他曾說："臣與主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共，不同於別的臣。一切大的政治，自當能够參與。"永明王爲此褒獎采納。而這時李成棟之子李元胤把持朝政，相知敬重瞿式耜，袁彭年、丁時魁、金堡等便爭相依靠攀附。六年正月，丁時魁等人驅逐朱天麟，不想要何吾騶任首輔。召瞿式耜入朝值班，以文淵閣的印信給他，瞿式耜終究不入朝。不久，何騰蛟、金聲桓、李成棟相繼戰敗而死，國家的形勢非常危急。朝廷之士正樹立黨朋互相角逐，瞿式耜不能禁止。

七年正月，南雄被攻破，永明王畏懼，逃往梧州。諸大臣攻擊丁時魁等人，被關進監獄，瞿式耜七次上疏論告救援。胡執恭擅自封孫可望的時候，瞿式耜上疏請求斬殺他，都不采納。九月，全州被攻破。開國公趙印選駐桂林，衛國公胡一青守衛榕江，與寧遠伯王永祚都懼怕而不敢出兵，大清軍便攻入嚴關。十月，胡一青、王永祚進入桂林分軍餉，榕江没有戍守之兵，大清軍更加深入。十一月五日，瞿式耜傳檄趙印選出軍，不肯出行，再次催促，則全家逃走。胡一青和武陵侯楊國棟、綏寧伯蒲纓、寧武伯馬養麟也逃走。王永祚迎接大清軍投降，城中無一兵。瞿式耜端坐府中，家人也逃散。部將戚良勛請瞿式耜上馬迅速逃走，瞿式耜堅決不聽從，呵叱他退

聽，叱退之。俄總督張同敞至，誓偕死，乃相對飲酒，一老兵侍。召中軍徐高付以敕印，屬馳送王。是夕，兩人秉燭危坐。黎明，數騎至。式耜曰"吾兩人待死久矣"，遂與偕行，至則踞坐於地。諭之降，不聽，幽於民舍。兩人日賦詩倡和，得百餘首。至閏十一月十有七日，將就刑，天大雷電，空中震擊者三，遠近稱異，遂與同敞俱死。同敞，大學士居正曾孫，事見《居正傳》。

下。不久，總督張同敞到，發誓一同死難，便相對飲酒，一個老兵陪侍。召中軍徐高，交給他敕命印信，囑托他急馳送給永明王。這天晚上，兩人秉燭正坐。黎明，數名敵騎到來。瞿式耜說："我兩人等死很久了。"於是與敵騎同行，到後便踞坐在地上。勸說他投降，不聽，幽囚在民房中。兩人每天賦詩唱和，得到一百餘首。到閏十一月十七日，將要行刑，天空打大雷電，在空中多次震擊，遠近之人都稱怪異，便與張同敞一起死難。張同敞是大學士張居正的曾孫，事迹見《張居正傳》。

時桂林殉難者光祿少卿汪皞投水死。其破平樂也，守將鎮西將軍朱旻如自刭。

當時桂林殉難的有光祿少卿汪皞投水而死。攻破平樂時，守將鎮西將軍朱旻如自刭死。

周震

有周震者，官中書舍人，居全州，慷慨尚氣節。武岡失，全州危，震邀文武將吏盟於神，誓死拒守。條城守事宜，上之留守瞿式耜。式耜即題爲御史，監全州軍。無何，郝永忠、盧鼎自全州撤兵還桂林。守全諸將議舉城降，震力爭不可，衆怒殺之，全州遂失。

有一個叫周震的人，任官中書舍人，居住全州，爲人慷慨，崇尚氣節。武岡失守，全州危急，周震邀請文武將吏向神靈盟誓，誓死拒守。具文列出守城事宜，上呈給留守瞿式耜，瞿式耜便題奏他爲御史，監督全州之軍。不久，郝永忠、盧鼎從全州撤軍返回桂林。守衛全州的諸將提議舉城投降，周震竭力爭論不可，衆人發怒，殺掉了他，全州便失陷。

贊曰：何騰蛟、瞿式耜崎嶇危難之中，介然以艱貞自守。雖其設施經畫，未能一睹厥效，要亦時勢使然。其於鞠躬盡瘁之操，無少虧損，固未可以是爲訾議也。夫節義必窮而後見，如二人之竭力致死，靡有二心，所謂百折不回者矣。明代二百七十餘年養士之報，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贊曰：何騰蛟、瞿式耜艱難奔走於國家危難之中，耿介以堅貞自守。雖然措施謀劃不能一見其功效，大抵也是時局的形勢使得這樣。他們對於鞠躬盡瘁的操守，没有一點虧損，所以不能因無功效而加以批評。節概忠義必定要在困窘中然後纔能顯現，如像二人竭力獻身，没有二心，這就是所說的百折不回啊。明代二百七十餘年培養士人的回報，就在這裏吧！就在這裏吧！

明史卷二百八十一

列傳第一百六十九

循 吏

明太祖懲元季吏治縱弛，民生凋敝，重繩貪吏，置之嚴典。府州縣吏來朝，陛辭，諭曰："天下新定，百姓財力俱困，如鳥初飛，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然惟廉者能約己而愛人，貪者必朘人以肥己，爾等戒之。"洪武五年，下詔有司考課，首學校、農桑諸實政。日照知縣馬亮善督運，無課農興士效，立命黜之。一時守令畏法，潔己愛民，以當上指，吏治煥然丕變矣。下逮仁、宣，撫循休息，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餘年。英、武之際，内外多故，而民心無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鮮貪殘，故禍亂易弭也。嘉、隆以後，資格既重甲科，縣令多以廉卓被徵，梯取臺省，而龔、黄之治，或未之覯焉。神宗末年，徵發頻仍，礦税四出，海内騷然煩費，郡縣不克修舉厥職。而廟堂考課，一切以虛文從事，不復加意循良之選。吏治既以日偷，民生由之益蹙。仁、宣之盛，邈乎不可復追，而太祖之法蔑如矣。重内輕外，實政不修，謂非在上者不加之意使然乎！

明太祖以元末吏治放縱鬆弛，民衆生計衰敗爲警戒，嚴厲懲治貪官污吏，用嚴明的法律來處置。府、州、縣官吏來京朝拜，上殿向皇帝辭行，皇上指示他們説："天下剛剛安定，百姓的錢財、人力都很困乏，像小鳥初飛，樹木剛剛栽下，不要拔它的羽毛，不要摇它的根基。但是，衹有廉潔的人能够約束自己，愛惜他人；貪婪的人必定剥削他人，來養肥自己，你們對此要警戒。"洪武五年，下詔有關部門考核官吏優劣，首先考核學校、農耕蠶桑等實在政務。日照知縣馬亮善於督辦漕運，而没有督責務農、推舉才士的功勞，就立即下令罷免他。一時之間府守縣令畏懼法律，廉潔自身，愛護人民，以適應皇帝的旨意。官吏的作風、治績明顯地發生了大的變化。下傳到仁宗、宣宗，安撫存恤，休養生息，人民安居樂業。吏治整肅清明的局面堅持了一百多年。英宗、武宗時期，内部外部都發生了很多變故，民心却没有土崩瓦解之憂的原因，也是官吏很少貪婪殘忍，所以禍害混亂容易止息。嘉靖、隆慶以後，資歷和選官條例既重視科舉考試，縣令多因廉潔超卓被徵用，按級升遷至中央，便是如龔、黄的治世，有時還没有遇上。神宗末年，徵用調發人力物資連續不斷，礦業賦税四方徵收，全國紛擾雜亂，大量耗費，郡縣官吏不能履行他們的職責。朝廷考核官吏，一切憑空文辦事，不再注重循良官吏的選拔。官吏的作風治績既已一天天怠惰，民衆的生計因此更加困窘。仁宗、宣宗的盛世，遥遠而不能再追續，太

祖制定的法規微弱而不足道了。重内廷輕外任，實在的政務不實行，能够説不是由於在上位的人不注重吏治而使得這樣的嗎！

漢史丞相黄霸，唐史節度使韋丹皆入《循吏傳》中。今自守令超擢至公卿有勛德者，事皆別見，故采其終於庶僚，政績可紀者，作《循吏傳》。

漢史丞相黄霸，唐史節度使韋丹都載入《循吏傳》中。現在從府守縣令升遷至公卿有功德的人，事迹都分別見於專傳，所以采取以一般官吏告終，政績可以記載的人，寫成《循吏傳》。

陳灌　方克勤　吴履 廖欽(等)　高斗南 余彦誠(等)　史誠祖 吴祥(等)
謝子襄 黄信中 夏升　貝秉彝 劉孟雍(等)　萬觀　葉宗人　王源
翟溥福　李信圭 孫浩(等)　張宗璉　李驥 王瑩(等)　李湘
趙豫 趙登(等)　曾泉　范衷　周濟　范希正 劉綱　段堅　陳鋼
丁積　田鐸　唐侃　湯紹恩　徐九思　龐嵩　張淳　陳幼學

陳灌

陳灌，字子將，廬陵人也。元末，世將亂，環所居築場種樹，人莫能測。後十年，盗蜂起。灌率武勇結屯林中，盗不敢入，一鄉賴以全。太祖平武昌，灌詣軍門謁見。與語奇之，擢湖廣行省員外郎，累遷大都督府經歷。從大將軍徐達北征。尋命築城泰州，工竣，除寧國知府。

陳灌，字子將，廬陵人。元朝末年，社會將發生動亂，便圍繞所居之地修築場園栽種樹木，没有誰能够推測出他的用意。十年以後，盗賊像蜂起。陳灌率領武勇之人屯駐在樹林中，盗賊不敢入内，全鄉的人賴此得以保全。太祖平定武昌，陳灌到軍門拜見。與他交談，很賞識他，提拔爲湖廣行省員外郎，多次升遷到大都督府經歷。跟隨大將軍徐達北伐。不久命令他修築泰州城，完工之後，除授寧國知府。

時天下初定，民棄《詩》《書》久。灌建學舍，延師，選俊秀子弟受業。訪問疾苦，禁豪右兼并。創户帖以便稽民。帝取爲式，頒行天下。伐石築堤，作水門蓄泄，護瀕江田，百姓咸賴。有坐盗麥舟者，論死數十人。灌覆按曰："舟自漂至，而愚民哄取之，非謀劫也。"坐其首一人，餘悉减死。灌丰裁嚴正，而爲治寬恤類此。洪武四年，召入京，病卒。

當時，天下剛剛平定，人民捨棄《詩》《書》已很久。陳灌修建學校，延請老師，選擇傑出優秀的子弟從師學習。采訪詢問民生疾苦，禁止豪强兼并。創製户帖以便於計算人口。皇帝采取，作爲法式，頒布施行於全國。采伐石頭修築堤壩，修建水門來蓄水排洪，保護臨江的田地，百姓都受到益處。有人因盗竊麥船而犯罪，數十人被判處死刑。陳灌審理説："麥船自己漂來，愚昧的人民哄然拿取，不是預謀搶劫。"判處爲首一人死罪，餘下的全部减去死罪。陳灌風紀嚴肅正直，但是治理人民寬緩存恤都如同這樣。洪武四年，徵召入京城，因病去世。

方克勤

方克勤，字去矜，寧海人。元末，台州盗起，吴江同知金剛奴奉行省命募水兵禦之。克勤獻策弗納，逃之山中。洪武二年，辟縣訓導，母老辭歸。四年，徵至京師，吏部試第二，特授濟寧知府。

方克勤，字去矜，寧海人。元朝末年，台州盜賊興起，吴江同知金剛奴奉行省命令招募水兵抵禦盜賊。克勤進獻計策，没有被采納，逃跑到山中。洪武二年，徵召爲縣訓導，母親年老，辭官歸家。四年，徵召到京城，吏部考核爲第二，特别授予濟寧知府。

時始詔民墾荒，閲三歲乃税。吏徵率不俟期，民謂詔旨不信，輒棄去，田復荒。克勤與民約，税如期。區田爲九等，以差等徵發，吏不得爲奸，野以日闢。又立社學數百區，葺孔子廟堂，教化興起。盛夏，守將督民夫築城，克勤曰："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鍤。"請之中書省，得罷役。先是久旱，遂大澍。濟寧人歌之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視事三年，户口增數倍，一郡饒足。

當時開始下詔讓人民開墾荒地，過三年纔收税。官吏徵税大都不等待到期，人民聲稱聖旨不守信用，便拋棄離開，田地又荒蕪。方克勤與人民訂約，到期收税。區分田地爲九等，按等級差别徵集調發，官吏不能做不法之事，荒野因此一天天開闢出來。又設立學校幾百所，修繕孔子廟堂，政教風化興起。盛夏，守將督責民夫修築城墻，克勤説："人民正在耕耘，没有空閑，爲什麽還要以土建之事來加重他們的困苦呢？"他向中書省請求，得以罷免勞役。在此之前，長久乾旱，此時便大降及時雨。濟寧人對此歌唱道："誰罷免了我們的勞役？是使君的力量。誰救活了我們的莊稼？是使君的甘雨。使君不要離開，是我人民的父母。"任職三年，户口增加幾倍，全郡富饒豐足。

克勤爲治以德化爲本，不喜近名，嘗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自奉簡素，一布袍十年不易，日不再肉食。太祖用法嚴，士大夫多被謫，過濟寧者，克勤輒周恤之。永嘉侯朱亮祖嘗率舟師赴北平，水涸，役夫五千浚河。克勤不能止，泣禱於天。忽大雨，水深數尺，舟遂達，民以爲神。八年入朝，太祖嘉其績，賜宴，遣還郡。尋爲屬吏程貢所誣，謫役江浦，復以空印事連，逮死。

方克勤治理政事把德政教化作爲根本，不喜好追求名聲。他曾經説："追求名聲必定要樹立威望，樹立威望必定要殃害人民，我不忍心。"自身日常生活簡單樸素，一件布袍十年不改换，一天不吃兩頓肉。太祖施用法律嚴厲，士大夫很多被貶謫，經過濟寧的人，克勤便接濟他們。永嘉侯朱亮祖曾經率領水軍前往北平，河水乾涸，役使民夫五千疏浚河道。克勤不能制止，哭着向天禱告。忽然天降大雨，水深數尺，船於是能順利通過，人民以爲神靈。洪武八年入朝，太祖嘉賞他的功績，賞賜宴席，遣送回郡。不久，被屬下官吏程貢誣告，貶謫到江浦服役，又因空印事件受牽連，被逮捕而死。

子孝聞、孝孺。孝聞，十三喪母，蔬食終制。孝孺，自有傳。

兒子叫孝聞、孝孺。孝聞，十三歲時死了母親，吃蔬菜水果守滿三年之喪。孝孺，另有傳。

吴履

吴履，字德基，蘭谿人。少受業

吴履，字德基，蘭谿人。少年時師從聞人夢

於聞人夢吉，通《春秋》諸史。李文忠鎮浙東，聘爲郡學正。久之，舉於朝，授南康丞。南康俗悍，謂丞儒也，易之。居數月，摘發奸伏如老獄吏，則皆大驚，相率斂迹。履乃改崇寬大，與民休息。知縣周以中巡視田野，爲部民所詈。捕之不獲，怒，盡縶其鄉鄰。履閲獄問故，立釋之，乃白以中。以中益怒，曰："丞慢我。"履曰："犯公者，一人耳，其鄰何罪？今縶者衆，而捕未已，急且有變，奈何？"以中意乃解。邑有淫祠，每祀輒有蛇出户，民指爲神。履縛巫責之，沉神像於江，淫祠遂絶。爲丞六年，百姓愛之。

吉學習，通曉《春秋》衆史。李文忠鎮守浙東，聘請他作郡學正。很久之後，被朝廷舉拔，授予南康丞。南康風俗剽悍，認爲丞是讀書人，輕視他。過了幾個月，揭發隱伏的壞人壞事如同老練的獄吏，於是人人都大驚，相繼收斂形迹，不敢放肆。吴履便改换方法，崇尚寬緩大度，讓人民休養生息。知縣周以中在鄉村巡視，被管轄下的人民詈駡。没有抓到駡他的人，憤怒之下，拘禁了其鄉鄰。吴履察看監獄，訊問緣故，立即釋放了他們，然後纔向以中報告。以中更加憤怒説："丞輕慢我。"吴履説："冒犯您的衹是一個人而已，他的鄉鄰有什麼罪？現在拘禁的人多，而逮捕没有停止，逼迫，將有變亂，怎麼辦？"以中内心怒氣纔排解。縣邑有淫祠，每次祭祀便有蛇從户中爬出，人民指爲神靈。吴履拘縛巫者，責罰他，把神像沉入江中，淫祀便絶迹。任丞六年，百姓愛戴他。

遷安化知縣。大姓易氏保險自守，江陰侯吴良將擊之，召履計事。履曰："易氏逃死耳，非反也，招之當來。不來，誅未晚。"良從之，易氏果至。良欲籍農故爲兵者，民大恐。履曰："世清矣，民安於農。請籍其願爲兵者，不願可勿强。"

升任安化知縣。大姓易氏憑險阻自守，江陰侯吴良將攻擊他，便召請吴履計議。吴履説："易氏逃避死亡罷了，并不是謀反，招撫他們，將會前來。不前來，誅伐不遲。"吴良聽從了他的計謀，易氏果然到來。吴良想登記原來曾當兵的農民，農民非常驚恐。吴履説："社會清明了，農民安心於農業。請登記那些願意當兵的人，不願意的，不要强迫。"

遷濰州知州。山東兵常以牛羊代秋税，履與民計曰："牛羊有死瘠患，不若輸粟便。"他日，上官令民送牛羊之陝西，他縣民多破家，濰民獨完。會改州爲縣，召履還，濰民皆涕泣奔送。履遂乞骸骨歸。

升遷爲濰州知州。山東兵常常用牛羊代替秋税，吴履與人民商議説："牛羊有死亡瘦瘠的憂慮，不如交納糧食方便。"日後，上官命令人民送牛羊到陝西，别縣的人民多耗盡家財，濰州人民獨獨保全。適值改州爲縣，召令吴履回京，濰州人民都流淚奔走送行。吴履後來請求退休歸家。

廖欽(等)

是時河内丞廖欽并以廉能稱。居八年，調吴江，後坐事謫戍。久之，以老病放歸，道河内。河内民競持羊酒爲壽，且遺之縑，須臾裒數百匹。欽固辭不得，一夕遁去。

這時河内丞廖欽也以廉潔能幹著稱。過了八年，調任吴江，後來因事獲罪貶謫到邊地戍守。很久以後，因老病釋放回歸，經過河内。河内人民争着拿羊酒向他祝福，并且贈送他縑帛，一會兒聚集數百匹。廖欽堅决推辭而不能，便在一個晚上悄悄離去。

他若興化丞周舟以績最，特擢吏部主事。民爭乞留，乃遣還之。歸安丞高彬、曹縣主簿劉郁、衡山主簿紀惟正、霑化典史杜濩皆坐事，以部民乞宥復其官，而惟正立擢陝西參議。

其他如興化丞周舟因政績卓著，特別提拔任吏部主事。人民爭相請求留任，便把他遣返回去。歸安丞高彬、曹縣主簿劉郁、衡山主簿紀惟正、霑化典史杜濩都因事獲罪，因所屬人民請求赦免恢復他們的官職，而惟正立即提升任陝西參議。

其後州縣之佐貳知名者，在仁、宣時則易州判官張友聞、壽州判官許敏、許州判官王通、靈璧丞田誠、安平丞耿福緣、嘉定丞戴肅、大名丞賀禎、昌邑主簿劉整、襄垣主簿喬育、貴池典史黃金蘭、深澤典史高聞；英、景時則養利判官汪浩、泰州判官王思旻、上海丞張禎、吴江丞王懋本、歷城丞熊觀、黔陽主簿古初、雲南南安州琅井巡檢李保。或超遷，或遷任，皆因部民請云。

這以後州縣知名的輔佐官吏，在仁宗、宣宗時期便有易州判官張友聞、壽州判官許敏、許州判官王通、靈璧丞田誠、安平丞耿福緣、嘉定丞戴肅、大名丞賀禎、昌邑主簿劉整、襄垣主簿喬育、貴池典史黃金蘭、深澤典史高聞；英宗、景泰時期則有養利判官汪浩、泰州判官王思旻、上海丞張禎、吴江丞王懋本、歷城丞熊觀、黔陽主簿古初、雲南南安州琅井巡檢李保。有的越級升遷，有的升任，都是因爲所轄人民的請求。

高斗南

高斗南，字拱極，陝西徽州人。貌魁梧，語音若鐘。洪武中，由薦舉授四川定遠知縣。才識精敏，多善政。二十九年，與知府永州余彦誠，知縣齊東鄭敏、儀真康彦民、岳池王佐、安肅范志遠、當塗孟廉及丞懷寧蘇億、休寧甘鏞、當塗趙森并坐事，先後被徵。耆民奔走闕下，具列善政以聞。太祖嘉之，賜襲衣寶鈔遣還，并賜耆民道路費。諸人既還任，政績益著。尋舉天下廉吏數人，斗南與焉，列其名於《彰善榜》、《聖政記》以示勸。九載績最，擢雲南新興知州，新興人愛之不異定遠。居數年，以衰老乞歸，薦子吏科給事中恂自代，成祖許之。年七十而卒。

高斗南，字拱極，是陝西徽州人。身材魁梧，説話的聲音像洪鐘。洪武年間，因人推薦授予四川定遠知縣。才能識斷精明敏悟，有很多好的政績。二十九年，與知府永州余彦誠，知縣齊東鄭敏、儀真康彦民、岳池王佐、安肅范志遠、當塗孟廉以及丞懷寧蘇億、休寧甘鏞、當塗趙森都因事獲罪，先後被追究。那些年高德重之民奔走到宫廷，詳細列舉他們好的政績報告朝廷。太祖嘉獎，賞賜成套衣服、寶鈔，遣返還任，并且賞賜年高德重之民道路費。衆人回到任所，政績更顯著。不久舉拔天下的清廉官吏數人，高斗南被舉拔，在《彰善榜》、《聖政記》中開列他的名字表示勉勵。九年中間政績最顯著，提拔爲雲南新興知府，新興人民熱愛他與定遠人民没有不同。過了幾年，以衰老請求歸休，舉薦兒子吏科給事中高恂代替自己，明成祖答應了他。高斗南七十歲去世。

高恂

恂，字士信，博學能詩文。官新興，從大軍征交阯，有協贊功。師旋，卒於官。

高恂，字士信，學問淵博，能寫詩文。官任新興，跟隨大軍征伐交阯，有協贊之功。軍隊返還，死於任上。

余彥誠

彥誠，德興人。初知安陸州，以征稅愆期當就逮，其父老伏闕乞留。太祖賜宴嘉賞，遣還，父老亦預宴。久之，擢知永州府，終河東鹽運使。

余彥誠是德興人。起初知安陸州，因徵税過期應被拘捕，那裏的父老拜伏於宫闕請求留任。太祖賞賜宴席嘉獎，派遣還任，父老也參預賜宴。很久之後，提拔任永州府知府，終官河東鹽運使。

鄭敏

敏常坐事被逮，部民數千人守闕下求宥。帝宴勞，復其官，賜鈔百錠，衣三襲。居數年，考滿入朝。部民復走京師乞再任，帝從其請。及是，再獲宥。

鄭敏曾因事得罪被逮捕，管轄之民幾千人守在宫廷外請求寬饒。皇帝設宴慰勞，恢復了他的官職，賞賜錢鈔一百錠，衣服三套。過了幾年，考績期滿調入朝廷。管轄之民又到京城請求再任，皇帝聽從人民的請求。到這時，再次獲得寬赦。

康彥民

彥民，泰和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先知青田，調儀真，後歷巴陵、天台，并著名績。永樂初罷歸。洪熙元年，御史巡按至天台。縣民二百餘人言彥民廉公有爲，乞還之天台，慰民望。御史以聞，宣宗嘆曰："彥民去天台二十餘年，民猶思之，其有善政可知。"乃用爲江寧縣丞。

億、廉、森三人既釋還，明年復以事當逮。縣民又走闕下頌其廉勤，帝亦釋之。

康彥民，泰和人。洪武二十七年考中進士。先知青田，調任儀真，後來歷官巴陵、天台，都顯示出名譽政績。永樂初年罷職返鄉。洪熙元年，御史巡察到天台。縣民二百多人上言稱彥民廉潔公正，治理有作爲，請求把他遣還天台，以寬慰人民的願望。御史上奏朝廷，宣宗感嘆説："康彥民離開天台二十多年，人民還思念他，其有好政績便可以知道了。"於是任用作江寧縣丞。

蘇億、孟廉、趙森三人獲釋返回後，第二年又因事判决逮捕。縣民又奔走宫廷歌頌他們的廉潔勤政，皇帝也釋放了他們。

周榮

時太祖操重典繩群下，守令坐小過輒逮繫。聞其賢，旋遣還，且加賞賚，有因以超擢者。二十九年，知縣靈壁周榮、宜春沈昌、昌樂于子仁，丞新化葉宗并坐事逮訊，部民爲叩閽。太祖喜，立擢四人爲知府，榮河南，昌南安，子仁登州，宗黄州。由是長吏競勸，一時多循良之績焉。

當時，太祖用嚴厲的法律規範群下，守令因小的過失便被逮捕關押。而聽説他們的賢能，隨即遣返回去，并且增加賞賜財物，有的因此而得到提拔。二十九年，知縣靈璧周榮、宜春沈昌、昌樂于子仁，丞新化葉宗都因事被逮捕審訊，管轄下的人民直接向朝廷申述。太祖很高興，立即提拔四人作知府，周榮知河南，沈昌知南安，于子仁知登州，葉宗知黄州。因此官吏競相勉勵，一時之間出現很多循良的政績。

榮，字國華，蓬萊人。初爲靈壁丞，坐累逮下刑部，耆老群赴輦下稱其賢。帝賜鈔八十錠，綺羅衣各一襲。禮部宴榮及耆老而還之。無何，

周榮，字國華，蓬萊人。起初任靈璧丞，因事受牽連被逮捕送刑部，年高有德之民奔赴京城稱頌他的賢能。皇帝賞賜錢八十錠，綺羅衣各一套。禮部宴請周榮和年高德重的人民，然後遣返

擢榮靈壁知縣。及知河南，亦有聲。後建言稱旨，擢河南左布政使。

任職。不久，提拔周榮作靈壁知縣。到了知河南，也有聲譽。後來上疏言事符合皇上心意，提拔任河南左布政使。

史誠祖

史誠祖，解州人。洪武末，詣闕陳鹽法利弊。太祖納之，授汶上知縣，爲治廉平寬簡。永樂七年，成祖北巡。遣御史考核郡縣長吏賢否，還言誠祖治第一。賜璽書勞之曰："守令承流宣化，所以安利元元。朕統御天下，夙夜求賢，共圖治理。往往下詢民間，皆言苦吏苛急，能副朕心者實鮮。爾敦厚老成，恪共乃職。持身勵志，一於廉公。平賦均徭，政清訟簡，民心悦戴，境内稱安。方古良吏，亦復何讓。特擢爾濟寧知州，仍視汶上縣事。其益共乃職，慎終如始，以永嘉譽，欽哉。"并賜内醖一尊，織金紗衣一襲，鈔千貫。御史又言貪吏虐民無若易州同知張騰，遂徵下獄。誠祖既得旌，益勤於治。土田增闢，户口繁滋，益編户十四里。成祖過汶上，欲徙其民數百家於膠州，誠祖奏免之。屢當遷職，輒爲民奏留。閱二十九年，竟卒於任。士民哀號，留葬城南，歲時奉祀。

史誠祖，解州人。洪武末年，到京城陳述鹽法的利弊。太祖采納了他的意見，授官汶上知縣，推行治政廉潔公平，寬緩簡約。永樂七年，成祖巡視北方。派御史考核郡縣長官賢能與否，返回奏言稱誠祖治績第一。賜給璽書慰勞他説："地方長官繼承優良傳統，宣布德政教化是爲了安定人民，爲之謀利。我統治天下，隨時都在訪求賢人，共同策劃治理國家。常常向下詢問民間，都稱苦於官吏苛刻暴急，能够符合我心的實在很少。你敦厚老成，謹慎承擔你的職責。保持自身節操，勉勵心志，完全做到廉潔爲公。平均賦税徭役，政治清明，訴訟簡約，人民内心喜悦擁戴，境内可稱安寧。比之古代賢良官吏，也還謙讓什麽呢。特地提拔你做濟寧知州，仍然按照汶上縣的方式施政。希望更加努力擔當職責，像開始那樣謹慎善終，以此保持長久的美譽，欽敕。"并且賞賜宫内御酒一尊，織金紗衣一套，錢一千貫。御史又稱貪官污吏殘害人民没有誰像易州同知張騰，便追究張騰下獄。誠祖得到表彰之後，更加勤於治政。土地開闢增加，户口繁衍滋生，擴大編户十四里。成祖經過汶上縣，想要遷移那裏的人民數百家到膠州，誠祖上奏，使皇帝免去此念。他多次應當升官，都被人民上奏留任。經歷二十九年，終究死在任上。士民哀哭，留葬在城南，每年一定的季節都祭祀他。

吴祥(等)

是時，縣令多久任。蠡縣吴祥，永樂時知嵩縣，至宣德中，閱三十二年卒於任。臨汾李信，永樂時由國子生授遵化知縣，至宣德中，閱二十七年始擢無爲知州。以年老不欲赴，遂乞歸。涓縣房岳，宣德間爲鄒縣知縣，至正統中，閱二十餘年卒於任，吏民皆愛戴之。而吉水知縣武進錢本忠有廉名，詿誤罷官。父老奔走號泣

這個時代，縣令多長久任職。蠡縣吴祥，永樂時知嵩縣，到宣德年間，經歷三十二年，死於任上。臨汾李信，永樂時由國子生授任遵化知縣，到宣德年間，經歷二十七年纔提拔作無爲知州。因年老不想赴任，便請求退休。涓縣房岳，宣德年間作鄒縣知縣，到正統年間，經歷二十多年死於任上，官吏平民都熱愛擁戴他。而吉水知縣武進錢本忠有廉潔的美名，誤被罷官。父老奔走號哭，請求留任，同郡人胡廣奮力擔保他，得

乞留，郡人胡廣力保之，得還任。民聞本忠復來，空閭井迎拜。永樂中卒官，民哀慕留葬吉水，争負土誉墳，其得民如誠祖云。

以返還任職。人民聽説錢本忠重新來任，全部出來迎接拜見。永樂年間死在任上，人民哀痛仰慕，留葬吉水，争着背土營建墳墓，他獲得民心如同史誠祖。

謝子襄

謝子襄，名衮，以字行，新淦人。建文中，由薦舉授青田知縣。永樂七年，與錢塘知縣黄信中、開化知縣夏升并九載課最當遷。其部民相率訴於上官，乞再任，上官以聞。帝嘉之，即擢子襄處州知府，信中杭州，升衢州，俾得治其故縣。

謝子襄，名衮，以字行世，是新淦人。建文年間，由薦舉得授青田知縣。永樂七年，與錢塘知縣黄信中、開化知縣夏升都九年考核優秀應當升遷。其管轄之民一起向上官陳述，請求再任，上官報告朝廷。皇帝嘉賞，立即提拔謝子襄任處州知府，黄信中任杭州知府，夏升任衢州知府，使得以治理其原有的縣。

子襄治處州，聲績益著。郡有虎患，歲旱蝗。禱於神，大雨二日，蝗盡死，虎亦遁去。有盗竊官鈔，子襄檄城隍神。盗方閲鈔密室，忽疾風捲墮市中，盗即伏罪。民鬻牛於市，將屠之。牛逸至子襄前，俯首若有訴，乃捐俸贖還其主。叛卒吴米據山谷爲亂，朝廷發兵討之，一郡洶洶。子襄力止軍城中毋出，而自以計掩捕之，獲其魁，餘悉解散。爲人廉謹，歷官三十年，不以家累自隨。二十二年卒。

謝子襄治理處州，政績聲譽更加顯著。郡内有老虎爲害，當年遇到旱災，發生蝗災。子襄向神靈祈禱，天降大雨連續二日，蝗蟲全部死去，老虎也逃跑了。有盗賊盗竊官鈔，子襄請求城隍神相助。盗賊正在密室察看錢鈔，忽然被狂風捲起墜落在集市中，盗賊伏罪。有平民在集市上賣牛，將要殺牛。牛逃到子襄面前，低着頭好像有所傾述，子襄便用俸錢贖回牛歸還它的主人。叛亂的軍士吴米占據山谷作亂，朝廷派兵討伐，全郡驚恐。子襄竭力勸止軍隊在城中不要出去，而自己設計逮捕，捕獲其魁首，其餘的全部解散。他爲人廉潔謹慎，做官三十年，隨身不帶家眷，以免拖累。二十二年死去。

黄信中 夏升

信中，餘干人。先知樂清縣。奸人紿寡婦至京誣告鄉人謀叛，而己逸去。有司繫其婦以聞，詔行所司會鞫。信中廉得其情，力詆爲誣，獲全者甚衆。盗殺一家三人，獄久不决。信中禱於神，得真盗，遠近稱之。升，鹽城人。

黄信中，是餘干人。先任樂清縣知縣。奸佞之人騙寡婦至京城誣告鄉人謀反，而自己逃離。主管部門拘繫寡婦報告朝廷，下詔各主管部門會審。信中訪察得到其中真情，盡力指陳其誣告不實，很多人因此獲得保全。盗賊殺害一家三人，很久不能結案。黄信中向神祈禱，獲得真盗賊，遠近稱贊他。夏升是鹽城人。

貝秉彝

貝秉彝，名恒，以字行，上虞人。永樂二年進士。授邵陽知縣，以憂去，補東阿。善决獄，能以禮義導民。歲大侵，上平糴備荒議。帝從之，班下郡縣如東阿式。邑西南有巨

貝秉彝，名恒，以字行世，是上虞人。永樂二年進士。授邵陽知縣，因服喪離職，後補官東阿。善於判决案件，能够用禮義引導人民。遭受大饑荒，上書議論平糴備荒。皇帝聽從他的意見，頒布命令下發郡縣照東阿那樣做。縣邑西南

浸，積潦爲田害。秉彝相視高下，鑿渠，引入大清河，涸之，得沃壤數百頃，民食其利。尤善綜畫，凡廢鐵、敗皮、朽索、故紙悉藏之。暇令工匠煮膠、鑄杵、搗紙、絞索貯於庫。會成祖北巡，敕有司建席殿。秉彝出所貯濟用，工遂速竣。帝將召之，東阿耆老百餘人詣闕自言，願留貝令，帝許之。九載考滿入都，詔進一階，仍還東阿。嘗坐累，罰役京師。民競代其役，三罰三代，乃復官。

有巨大的湖澤，積水成爲田地的危害。貝秉彝考察地勢高低，開鑿水渠，引積水入大清河，乾涸之後，得到沃土數百頃，民賴其利爲生。尤其善於綜合規劃，凡是廢鐵、敗皮、朽索、舊紙都收藏起來。閑暇時令工匠熬成膠、鑄成杵、搗成紙、絞成繩，貯藏在倉庫中。適逢明成祖往北巡視，命令主管官吏建造席殿。秉彝取出貯藏的東西提供使用，工程於是迅速完成。皇帝將要徵召他，東阿年高望重之民一百多人到宮闕呈言，希望留下貝令，皇帝答應其請。九年考績期滿入京，下詔提升一級，仍然返回東阿。貝秉彝曾經因事受牽連，判罰在京城服役。人民争着代替他服役，三次判罰，三次替代，纔恢復原官。

秉彝爲吏明察而仁恕。素善飲，已仕，遂已之。宣德元年卒官。

貝秉彝作官明察而仁恕。一向善於飲酒，作官之後，便不再飲。宣德元年死於任上。

劉孟雍(等)

時龍溪知縣南昌劉孟雍、鄒縣知縣龍溪朱瑺、建安知縣崑山張準、婺源知縣建安吳春、歙縣知縣江西樂平石啓宗，皆有惠利，民率懷思不忘云。

當時，龍溪知縣南昌劉孟雍、鄒縣知縣龍溪朱瑺、建安知縣崑山張準、婺源知縣建安吳春、歙縣知縣江西樂平石啓宗，都有惠政利於民，人民都對他們懷念不忘。

萬觀

萬觀，字經訓，南昌人。弱冠成永樂十九年進士。帝少之，令歸肄學。尋召爲御史，改嚴州知府。府東境七里瀧，有漁舟數百艇，時剽行旅。觀編十舟爲一甲，令畫地巡警。不匝月，盜屏迹。乃勵學校，勸農桑，奏減織造，以銀代絲税，民皆便之。九年考績，治行爲海内第一。既以憂去，將除服，嚴州民豫上章願復得觀爲守，金、衢民亦上章乞之。朝廷異焉，補平陽府，政績益茂。有芝生堯祠棟上，士民皆言使君德化所致。觀曰："太守知奉職而已，芝，非吾事也。"考滿，擢山東布政使，卒於官。

萬觀，字經訓，南昌人。二十歲時中永樂十九年進士。皇帝認爲他年少，令他回去完成學業。不久，徵召爲御史，改嚴州知府。府東境的七里瀧，有漁船幾百隻，時而搶劫旅客。萬觀編十隻船爲一甲，命令劃地巡邏。不滿一月，盗賊匿迹。於是勉勵讀書，鼓勵發展農業，上奏減少織造，用銀子代替絲税，人民都認爲方便。九年考核政績，治政成績爲天下第一。後來因服喪離職，將要除服，嚴州人民預先上奏章，希望重新得到萬觀作州守，金、衢之民也上奏章，請求讓他做長官。朝廷感到驚異，補任平陽府，政績更多。有靈芝生在堯祠的棟梁上，士民都説是萬觀道德教化所致。萬觀回答説："太守衹知道供職而已，棟生芝，不關我的事。"考績期滿，提升爲山東布政使，死於任上。

葉宗人

葉宗人，字宗行，松江華亭人。

葉宗人，字宗行，松江華亭人。永樂年間，

永樂中，尚書夏原吉治水東南。宗人以諸生上疏，請浚范家港引浦水入海，禁瀕海民毋作壩以遏其流。帝令赴原吉所自效。工竣，原吉薦之，授錢塘知縣。縣爲浙江省會，徭重，豪有力往往構黠吏得財役貧民。宗人令民自占甲乙，書於册，以次簽役，役乃均。嘗視事，有蛇升階，若有所訴。宗人曰："爾有冤乎？吾爲爾理。"蛇即出，遣隸尾之，入餅肆爐下。發之，得僵尸，蓋肆主殺而瘞之也。又常行江中，有死人挂舟舵，推問，則里無賴子所沉者。遂俱伏法，邑民以爲神。

尚書夏原吉在東南治理水患。宗人憑生員的身份上疏，請求疏浚范家港，引浦水入大海，禁止臨海的人民不要作壩來阻遏水流。皇帝命令他到原吉處效勞。工程結束，原吉舉薦他，授官錢塘知縣。縣治是浙江省會，徭役繁重，豪紳有勢力的人往往勾結狡黠官吏得財役使貧民。宗人下令貧民自己認占等次，記録在册，按次序服役，徭役纔得到平均。曾經在處理事務時，有蛇爬上臺階，好像有所陳述。宗人説："你有冤枉嗎？我替你審理。"蛇便出去。宗人派差役尾隨蛇，進入賣餅集市的爐下。挖掘爐下，得到僵仆之尸，原來是賣餅的老板殺人埋在這裏。又曾經在江中航行，有死人挂在船舵上，推究審問，原來是里中無賴之徒所沉。於是都依法判處死刑。縣邑之民認爲神奇。

按察使周新，廉介吏也，尤重宗人。一日，伺宗人出，潛入其室，見厨中惟銀魚腊一裹。新嘆息，携少許去。明日召宗人共食，飲至醉，用儀仗導之歸。時呼爲"錢塘一葉清"。十五年，督工匠往營北京，卒於塗，新哭之累日。

按察使周新是廉潔耿直之官，特別推重宗人。一天，窺探到宗人外出，便悄悄進入他的内室，看到厨中衹有曬乾銀魚一包。周新感嘆，拿了很少一點離去。第二天，召宗人一起吃飯，喝酒至醉，用儀仗引導他回去。當時人稱"錢塘一葉清"。十五年，督率工匠前往營建北京，在途中死去，周新爲此哭了幾天。

王源

王源，字啓澤，龍巖人。永樂二年，擢進士，授庶吉士。改深澤知縣。修學舍，築長堤，勸民及時嫁娶，革其争財之俗。數上書論事，被詔徵入都，又論時政得失，忤旨下吏。會赦復官，奏免逋負。歲饑，輒發粟振救，坐是被逮。民争先輸納，得贖還。召爲春坊司直郎，侍諸王講讀。遷衛府紀善，移松江同知，奏捐積逋數十萬石。以母老乞歸養，服闋，除刑部郎中。

王源，字啓澤，龍巖人。永樂二年，選拔爲進士，授庶吉士。改深澤知縣。他修學校，築長堤，鼓勵人民及時嫁娶，革除争財的陋俗。多次上書議論政事，被詔書徵召入京，又議論當時政治得失，違忤聖意，交付司法官審理。適逢遇赦，恢復原官，上奏免去拖欠賦税。年成歉收發生饑荒，便開倉放糧賑救，因此被逮捕。人民争先交納，得以贖還。徵召爲春坊司直郎，陪伴諸王講學課讀。升遷衛府紀善，調任松江同知，上奏捐除累欠賦税數十萬石。因母親年老，請求歸家供養，守喪期滿，授刑部郎中。

英宗踐阼，擇廷臣十一人爲知府，賜宴及敕，乘傳行。源得潮州府。城東有廣濟橋，歲久半圮壞，源斂民萬金重築之。以其餘建亭，設先聖、四配、十哲像。刻《藍田吕氏鄉

英宗即位，選擇朝臣十一人作知府，賞賜宴席并敕令，乘傳車而行。王源就任潮州府。城東有廣濟橋，年代久遠，有一半已垮塌損壞，王源收集百姓一萬金重新修築。用剩餘的錢修建亭，塑先聖、四配、十哲的像。刻《藍田吕氏鄉約》，

約》，擇民爲約正、約副、約士，講肄其中，而時偕僚采董率焉。西湖山上有大石爲怪，源命鑿之，果獲石骷髏，怪遂息。乃琢爲碑，大書"潮州知府王源除怪石"。會杖一民死，民子訴諸朝，并以築橋建亭爲源罪。逮至京，罪當贖徒。潮人相率叩閽，乃復其官。久之，乞休。潮人奏留不獲，祠祀之。

翟溥福

翟溥福，字本德，東莞人。永樂二年進士。除青陽知縣。九華虎爲患，溥福檄山神，虎即殄。久之，移新淦，遷刑部主事，進員外郎，爲尚書魏源所器。正統元年七月，詔舉廷臣堪爲郡守者，源以溥福應，乃擢南康知府。

先是，歲歉，民擅發富家粟，及收取漂流官木者，前守悉坐以盜，當死者百餘人。溥福閲實，杖而遣之。地濱鄱陽湖，舟遇風濤無所泊，爲築石堤百餘丈，往來者便之。廬山白鹿書院廢，溥福倡衆興復，延師訓其子弟，朔望躬詣講授。

考績赴部，以年老乞歸。侍郎趙新嘗撫江西，大聲曰："翟君此邦第一賢守也，胡可聽其去。"懇請累日，乃許之。辭郡之日，父老爭贐金帛，悉不受。衆挽舟涕泣，因建祠湖堤祀之，又配享白鹿書院之三賢祠。三賢者，唐李渤，宋周敦頤、朱熹也。

李信圭

李信圭，字君信，泰和人。洪熙時，舉賢良，授清河知縣。縣瘠而衝，官艘日相銜，役夫動以千計。前令請得沭陽五百人爲助，然去家遠，艱於衣食。信圭請免其助役，代輸清河浮征三之二，兩邑便之。俗好發冢

選擇人任約長、約副、約士，在其中講學，時而偕同僚屬來督促指導。西湖山上有大石作怪，王源命令鑿穿它，果然獲得石骷髏，怪異便停息了。於是琢刻成碑，大書"潮州知府王源除怪石"。適逢杖擊一民致死，此民之子控告到朝廷，朝廷一并以築橋建亭爲王源之罪。逮捕至京城，判罪贖爲徒役。潮人相繼直接向朝廷申訴，纔恢復他的官職。過了很久，請求退休。潮州人上奏請留，不能，建祠廟祭祀他。

翟溥福，字本德，東莞人。永樂二年中進士。授官青陽知縣。九華山猛虎爲禍，溥福寫檄文與山神，虎便殄滅。過了很久，調任新淦，升遷爲刑部主事，進升員外郎，被尚書魏源所器重。正統元年七月，下詔推舉可作郡守的廷臣，魏源以溥福應詔，便提拔爲南康知府。

在此之前，年穀歉收，平民中有擅自打開富户糧倉發放糧食，以及收取漂流官木的人，前任府守全部以盜賊叛罪，判處死刑者一百多人。溥福查閲得實情，施以杖責，然後遣返。南康地域濱臨鄱陽湖，船遇上風濤無處停泊，便爲此修築石堤一百多丈，往來的人很方便。廬山白鹿書院廢棄，溥福倡導民衆復興，延請教師訓導其子弟，每月初一、十五日親自前往講授。

前往吏部考核政績，以年老請求歸休。侍郎趙新曾經巡撫江西，大聲說："翟君此邦第一賢太守，怎麽可以聽憑離去呢?"翟溥福連日懇求，纔答應其請。辭别該郡那一天，父老爭着贈送金帛，都不接受。衆人拖住船哭泣，於是修建祠堂於湖堤祭祀他，又配享白鹿書院的三賢祠。三賢乃是唐代李渤和宋代周敦頤、朱熹。

李信圭，字君信，泰和人。洪熙年間，以賢良舉拔，授官清河知縣。該縣很貧瘠而地處交通要衝，官船日日連續不斷，役夫動輒以千來計算。前任縣令請得沭陽五百人相助，然而離家遠，衣食艱難。李信圭請求免去他們的助役，代替交納浮徵三分之二，兩縣都方便。當地風俗喜

縱火，信圭設教戒十三條，令里民書於牌，月朔望儆戒之。且令書其民勤惰善惡以聞，俗爲之變。

好發掘墳墓和放火，信圭設立教戒十三條，命令村民書寫在牌上，初一、十五加以告誡。并且書寫人民勤勞、怠惰或者善良、凶惡以傳布，風俗爲此而改變。

宣德三年，上疏言："本邑地廣人稀，地當衝要，使節絡繹，日發民挽舟。丁壯既盡，役及老稚，妨廢農桑。前年兵部有令，公事亟者舟予五人，緩者則否。今此令不行，役夫無限，有一舟至四五十人者。凶威所加，誰敢詰問。或遇快風，步追不及，則官舫人役没其所齎衣糧，俾受寒餒。乞申明前令，哀此憚人。"從之。八年春，又言："自江、淮達京師，沿河郡縣悉令軍民挽舟，若無衛軍則民夫盡出有司，州縣歲發二三千人，晝夜以俟。而上官又不分别雜泛差役，一體派及。致土田荒蕪，民無蓄積。稍遇歉歲，輒老稚相携，緣道乞食，實可憫傷。請自儀真抵通州，盡免其雜徭，俾得盡力農田，兼供夫役。"帝亦從之。自是，他郡亦蒙其澤。

宣德三年，上疏説："本縣地廣人稀，地當交通要道，使節絡繹不絶，每天徵調人民拖挽船隻。丁壯已盡，役夫及於老幼，妨礙、廢棄農桑。前年兵部有命令，緊急公事每隻船派五個民夫，寬緩便不派。現在這道命令不能推行，役夫没有限定，有一隻船竟至於用役夫四五十人的。凶横威風所加，誰敢提出質疑。有時遇到快風，步行追不上，則官舫人役丢棄其所帶的衣糧，使之遭受飢寒。請求申明先前的命令，哀憐這些勞苦的人民。"朝廷聽從了他的請求。八年春，又上言説："從江、淮到京城，沿河的郡縣都命令軍民拖挽船隻，如果没有衛軍，則民夫盡出自有關部門，州縣每年都徵調二三千人，晝夜等待。而上官又不分别雜泛差役，一并攤派。致使田土荒蕪，人民没有蓄積之財。稍微遇上年穀歉收，便老幼相扶，沿路討飯，確實令人憐憫哀傷。請從儀真到通州，全部免去他們的雜役，使他們得以盡力從事農田耕作，同時擔任夫役。"皇帝也聽從了他的請求。從此以後，别的郡也蒙受其恩澤。

正統元年，用侍郎章敞薦，擢知蘄州。清河民詣闕乞留，命以知州理縣事。民有湖田數百頃，爲淮安衛卒所奪，民代輸租者六十年。信圭奏之，詔還民。饑民攘食人一牛，御史論死八人。信圭奏之，免六人。天久雨，淮水大溢，没廬舍畜産甚衆。信圭奏請振貸，并停歲辦物件及軍匠厨役、浚河人夫，報可。南北往來道死不葬者，信圭爲三大冢瘞之。十一年冬，尚書金濂薦擢處州知府，其在清河已二十二年矣。處州方苦旱，信圭至輒雨。未幾，卒於官。清河民爲立祠祀之。

正統元年，因侍郎章敞的推薦，提拔李信圭知蘄州。清河百姓直接向朝廷請求留任，朝廷命令以知州治縣事。百姓有湖田數百頃，被淮安衛卒侵奪，百姓代替交納租税達六十年。信圭上奏，朝廷下詔歸還人民。遭受饑荒的百姓盗食他人一頭牛，御史判處八人死刑。信圭上奏，免除六人死罪。天長久降雨，淮河水泛濫，淹没很多房屋、牲畜財産。信圭上奏請求賑災，并且停止歲辦物件，以及軍匠厨役、疏浚河道的役夫。朝廷回報同意。南北往來死於道路無人埋葬的，信圭掘三個大墳坑來埋葬。十一年冬季，尚書金濂舉薦提拔信圭任處州知府，他在清河任上已經二十二年了。處州正被旱災所苦，信圭一到便降雨。不久，死於任上。清河人民爲他立祠廟祭祀。

自明興至洪、宣、正統間，民淳俗富，吏易爲治。而其時長吏亦多勵長者行，以循良見稱。其秩滿奏留者，不可勝紀，略舉數人列於篇。

從明朝建國到洪、宣、正統年間，民風淳厚，民間富裕，官吏容易治理。而那時官吏也多推崇長者德行，以奉公守法被稱頌。那些任滿奏請留任的，不能全部記録略舉數人列於本篇。

孫浩

孫浩，永樂中，知邵陽，遭喪去官。洪熙元年，陝西按察使頌浩前政，請令補威寧。宣宗嘉嘆，即命起復。久之，超擢辰州知府。

孫浩，永樂年間，執掌邵陽，遭喪離職。洪熙元年，陝西按察使稱頌孫浩先前的政績，請求下令補官威寧。宣宗嘉獎嘆賞，立即命令起用復官。很久以後，越級提拔爲辰州知府。

薛慎　吴原

薛慎知長清，以親喪去。洪熙元年，長清民知慎服闋，相率詣京師乞再任。吏部尚書蹇義以聞，言長清别除知縣已久，即如民言，又當更易。帝曰："國家置守令，但欲其得民心，苟民心不得，雖屢易何害。"遂還之。

薛慎執掌長清，以親人死，離職。洪熙元年，長清百姓知道薛慎喪期已滿，相繼到京城請求薛慎再任。吏部尚書蹇義上報，説長清另外授有知縣已久，如果按照百姓的話辦，又應改换。皇帝説："國家設置郡守縣令，衹欲其獲得民心，如果民心不能獲得，即使多次改换又有什麽關係呢!"於是遣返他回長清上任。

吴原知吴橋，洪熙中，九載考績赴部。縣民詣闕乞留，帝從之。

吴原執掌吴橋，洪熙年間，九年考核政績赴吏部。縣民到朝廷請求留任，皇帝聽從百姓之請。

陳哲

陳哲知博野，以舊官還職，解去。宣德元年，部民懇訴於巡按御史，乞還哲。御史以聞，報可。

陳哲執掌博野，因舊官返還任職，乃解職離去。宣德元年，轄區人民懇切地向巡按御史陳述，請求陳哲返還。御史把情況上達，回答説可行。

暢宣

暢宣知泰安，以母憂去。民頌於副使鄺埜，以聞，仁宗命服闋還任。宣德改元，宣服闋，吏部以請。帝曰："民欲之，監司言之，固當從，况有先帝之命乎。"遂如其請。

暢宣執掌泰安，以母喪離職。人民向副使鄺埜稱頌暢宣，鄺埜把民情上達，仁宗命令除服後返還任職。宣德改元，暢宣守喪期滿，吏部向皇帝請示。皇帝説："百姓想要他，監司已陳言，本來就應該聽從，何况又有先帝的命令呢。"於是答應了百姓的請求。

劉伯吉

劉伯吉知碭山，以親喪去。服除，碭山民守闕下，求再任。吏部言新令已在碭山二年矣。帝曰："新者勝舊，則民不復思。今久而又思，其賢於新者可知矣。"遂易之。

劉伯吉執掌碭山，因親人之喪離職，喪期滿服除，碭山百姓守在京城，請求再任。吏部説新縣令已在碭山二年了。皇帝説："新縣令超過舊縣令，那麽人民便不會再思念舊令。現在很久了却又思念，可見他比新縣令賢能。"於是交换了縣令。

孔公朝

孔公朝，永樂時，知寧陽，坐與同僚飲酒忿爭，并遣戍。部民屢叩閽乞還，皆不許。宣德二年，詔求賢，有以公朝薦者，寧陽人聞之，又相率叩閽乞公朝。帝顧尚書蹇義曰："公朝去寧陽已二十餘載，民奏乞不已，此非良吏耶？可即與之。"

孔公朝，永樂時，知寧陽，因與同僚飲酒氣憤相爭而犯罪，一并謫遣戍守邊防。管轄的人民多次直接向朝廷陳説，請求還任，都不准許。宣德二年，下詔求賢才，有人舉薦公朝，寧陽百姓聽説後，又相繼直接向朝廷陳述請求公朝回寧陽。皇帝回頭對尚書蹇義説："公朝離開寧陽已經二十多年，百姓上奏請求不止，這不是優良的官吏嗎？可以立即任職寧陽。"

郭完　徐士宗　郭南

郭完知會寧，爲奸人所訐被逮。里老伏闕訟冤乞還，帝亦許之。

郭完執掌會寧，受奸人攻擊被逮捕。閭里老人直接向朝廷上書訴説冤情，請求還任。皇帝也答應了。

徐士宗知貴溪，宣德六年，三考俱最。民詣闕乞留，詔增二秩還任。

徐士宗執掌貴溪，宣德六年，三次考核都是最好。民衆到朝廷請求留任，下詔增加二個等級返還任所。

郭南知常熟，正統十二年，以老致仕。父老乞還任，英宗許之。

郭南執掌常熟，正統十二年，因年老歸休。父老請求返還任職，英宗同意了父老的請求。

張璟　徐榮

張璟知平山，秩滿，士民乞留，英宗命進秩復任。景泰初，母憂去。復從士民請，奪情視事。

張璟執掌平山，任期滿，士民請求留任，英宗命令進級再任。景泰初年，因母去世，服喪離職。又聽從士民的請求，詔令減少服喪期，照常處理政事。

徐榮知藁城，親喪去官。服闋，部民乞罷新令而還榮，英宗如其請。景泰初，秩滿。復徇民請，留之。

徐榮執掌藁城，親人去世離職。守喪期滿，管轄之民請求罷免新縣令而讓徐榮返回任職，英宗答應了他們的請求。景泰初年，任期滿。又順從民請，留任。

何澄(等)

何澄知安福，被劾。民詣闕乞留，英宗命還任。乃築寅陂，浚渠道，復密湖之舊，大興水利。秩滿當遷，侍講劉球爲民代請，帝復留之。

何澄執掌安福，被人彈劾。人民到朝廷請求留任，英宗命令返還任職。於是修築寅陂，疏浚渠道，恢復密湖舊制，大規模興修水利。任期滿應當升遷，侍講劉球替人民請求，皇帝又留任了他。

田玉知桐鄉，丁艱去。英宗以部民及巡撫周忱請，還其任。

田玉執掌桐鄉，因喪親離任守喪。英宗因管轄之民以及巡撫周忱的請求，使之返還任所。

其他，若內丘馬旭、桐廬楊信、北流李禧、洋縣王鏞、保安張庸、獲鹿吴韞、扶風宋端，皆當宣宗之世，以九載奏最。爲民乞留，即加秩留任

其他，如內丘馬旭、桐廬楊信、北流李禧、洋縣王鏞、保安張庸、獲鹿吴韞、扶風宋端，都處在宣宗之世，以九年考滿上奏優秀。因人民請求留任，便加俸秩留任。當時皇帝正重視循良官

者也。時帝方重循良，而吏部尚書蹇義尤慎擇守令，考察明恕。沿及英宗，吏治淳厚，部民奏留率報可。

然其間亦有作奸者。永寧税課大使劉迪刲羊置酒，邀耆老請留。宣宗怒，下之吏。漢中同知王聚亦張宴求屬吏保奏爲知府。事聞，宣宗并屬吏罪之。自後，部民奏留，率下所司核實云。

張宗璉

張宗璉，字重器，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刑部主事，録囚廣東。仁宗即位，擢左中允。會詔朝臣舉所知，禮部郎中况鍾以宗璉名上。帝問少傅楊士奇曰："人皆舉外吏，鍾舉京官，何也?"對曰："宗璉賢，臣與侍讀學士王直將舉之，不意爲鍾所先耳。"帝喜，曰："鍾能知宗璉，亦賢矣。"由是知鍾，而擢宗璉南京大理丞。

宣德元年，詔遣吏部侍郎黄宗載等十五人出釐各省軍籍，宗璉往福建。明年，坐奏事忤旨，謫常州同知。朝遣御史李立理江南軍籍，檄宗璉自隨。立受黠軍詞，多逮平民實伍，宗璉數争之。立怒，宗璉輒卧地乞杖，曰"請代百姓死"，免株累甚衆。初，宗璉使廣東，務廉恕。至是見立暴横，心積不平，疽發背卒。常州民白衣送喪者千餘人，爲建祠君山。

宗璉莅郡，不携妻子，病亟召醫，室無燈燭。童子從外索取油一盂入，宗璉立却之，其清峻如此。

李驥

李驥，字尚德，郯城人。舉洪武二十六年鄉試。入國學，居三年，授户科給事中。時關市譏商旅，發及囊篋，驥奏止之。尋坐事免。

吏，而吏部尚書蹇義特别審慎選擇郡守縣令，考察明信寬厚。沿及英宗，吏治淳樸敦厚，管轄之民奏請留任大多回覆同意。

然而這中間也有作假的。永寧税課大使劉迪殺羊備酒，邀請耆老請求留任。宣宗發怒，把他交付司法機關處罰。漢中同知王聚也設宴求屬下官吏保奏爲知府。事情被朝廷知道，宣宗連屬吏一起治罪。從此之後，管轄之民奏請留任，大多下交主管官吏核實。

張宗璉，字重器，吉水人。永樂二年中進士。改庶吉士，授官刑部主事，在廣東管理囚犯。仁宗即位，提拔爲左中允。適值詔令朝臣舉薦瞭解的賢才，禮部郎中况鍾把宗璉的名字上報。皇帝詢問少傅楊士奇説："别人都推薦地方官吏，况鍾却推薦京官，是什麽原因呢?"士奇回答："宗璉是賢才，我與侍讀學士王直將要推舉他，不料被况鍾搶先罷了。"皇帝喜悦，説："况鍾能瞭解宗璉，也是賢臣了。"因此瞭解况鍾，而提拔宗璉爲南京大理丞。

宣德元年，下詔派吏部侍郎黄宗載等十五人出京處理各省軍籍，宗璉前往福建。第二年，因奏事抵觸聖意得罪，貶謫爲常州同知。朝廷派御史李立治理江南軍籍，徵召宗璉跟隨。李立接受狡黠軍士的建議，多逮平民充實軍伍，宗璉多次提出争論。李立發怒，宗璉便卧在地上請求杖責，説"請求代替百姓死"，因此免除了很多人受牽累。起初，宗璉出任廣東，努力做到廉潔仁厚。至此見李立凶暴强横，心中積下不平，癰瘡發作於背而死。常州平民穿白衣送喪者多達一千多人，并爲他在君山建祠廟。

宗璉到郡，不携帶妻子，病急發，召請醫生，室内没有燈燭。童子從外面索要一盂油入室，宗璉立即叫他退還。其清廉嚴肅如此。

李驥，字尚德，郯城人。考中洪武二十六年鄉試。進入國學，過了三年，授予户科給事中。當時關市稽查商旅，甚至口袋、箱子都要打開。李驥上奏制止。不久因事得罪免官。

建文時，薦起新鄉知縣，招流亡，給以農具，復業者數千人。內艱去，官民相率奏留者數四，不許。永樂初，服闋，改知東安。事有病民，輒奏於朝，罷免之。有嫠婦子噬死，訴於驥。驥禱城隍神，深自咎責。明旦，狼死於其所。侍郎李昶等交薦，擢刑部郎中。奏陳十餘事，多見采納。坐累，謫役保安。

建文時期，被推薦起用爲新鄉知縣，招來流亡之人，供給農具，恢復舊業的有數千人。遭母喪離職，官府平民多次相繼上奏請留，不同意。永樂初年，守喪期滿，改爲執掌東安。見有損害人民的事，便向朝廷奏請罷免。有寡婦的兒子被野獸咬死，向李驥陳述。李驥向城隍神禱告，深深自責。第二天早晨，狼死在其地。侍郎李昶等交相推薦，李驥被提拔爲刑部郎中。上奏陳説十多件事，很多被采納。因事受牽連得罪，貶謫服役保安。

洪熙時，有詔求賢，薦爲御史。陳經國利民十事，仁宗嘉納。宣德五年，巡視倉場，軍高祥盜倉粟，驥執而鞫之。祥父妾言，祥與張貴等同盜，驥受貴等賄故獨罪祥。刑部侍郎施禮遂論驥死。驥上章自辨，帝曰："御史既擒盜，安肯納賄！"命偕都察院再訊，驥果枉。帝乃切責禮，而復驥官。其年十一月，擇廷臣二十五人爲郡守，奉敕以行。驥授河南知府，肇慶則給事中王瑩，瓊州則户部郎中徐鑑，汀州則禮部員外郎許敬軒，寧波則刑部主事鄭珞，撫州則大理寺正王昇，後皆以政績著。

洪熙時期，有詔求賢，李驥被舉薦爲御史。他陳説治國利民的十件事，仁宗嘉賞，予以采納。宣德五年，巡察倉場，軍人高祥盜竊倉庫糧食，李驥拘捕并審訊他。高祥父親之妾説高祥與張貴等共同爲盜，李驥受了張貴的賄賂，所以衹判高祥的罪。刑部侍郎施禮便判處李驥死刑。李驥上奏章爲自己辯冤。皇帝説："御史既然擒獲了盜賊，怎麽肯收受賄賂！"命令會同都察院再審，李驥果然是冤枉。皇帝便嚴詞斥責施禮，而恢復李驥官職。這年十一月，選擇廷臣二十五人做郡守，奉朝廷的命令而行。李驥授河南知府，肇慶則是給事中王瑩，瓊州是户部郎中徐鑑，汀州是禮部員外郎許敬軒，寧波是刑部主事鄭珞，撫州是大理寺正王昇，後來都以政績著稱。

河南境多盜，驥爲設火甲，一户被盜，一甲償之。犯者，大署其門曰盜賊之家。又爲《勸教文》，振木鐸以徇之。自是人咸改行，道不拾遺。郡有伊王府，王數請囑，不從。中官及校卒虐民，又爲驥所抑，恨甚。及冬至，令驥以四更往陪位行禮。及驥如期往，誣驥後期，執而桎梏之，次日乃釋。驥奏聞，帝怒，貽書讓王，府中承奉、長史、典儀悉逮置於理。

河南境内多盜賊，李驥爲之設立火甲，一家被盜，一甲賠償。犯法者，在其門上大書盜賊之家。又作《勸教文》，敲着木鐸當衆宣示。從此，人人都改變德行，道路上不拾取遺物。郡中有伊王府，王多次以私事相囑托，李驥不聽。王府内官以及校卒殘害人民，又被李驥抑制，於是對他很仇恨。到冬至日，命令李驥在四更天前往陪位行禮。等到李驥按期前往，却誣蔑李驥遲到，拘執并監禁起來，第二天纔釋放。李驥上奏報告，皇帝發怒，寫信責備王，府中承奉、長史、典儀都被逮捕治罪。

驥持身端恪，晏居雖几席必正。莅郡六年卒，年七十。士民赴吊，咸哭失聲。

李驥立身端直謹慎，平常居處即使在几席間也必定要端正。到郡任六年去世，活了七十歲。士民前往吊喪，都痛哭失聲。

王罃　徐鑑　許敬軒

王罃，鄞人，起家舉人。居肇慶九年，進秩二等，後徙知西安。

徐鑑，宜興人。在瓊四年卒，郡人祀之九賢祠。

許敬軒，天台人。起家國子生。守汀時糾參政陳羽貪暴，宣宗爲逮治羽。卒官，士民爭賻之。

王罃是鄞人，以舉人發迹。在肇慶做官九年，進升官階二等，後來調職執掌西安。

徐鑑是宜興人。在瓊州做官四年而死，郡人在九賢祠祭祀他。

許敬軒是天台人。從國子生發家。爲汀州地方長官時糾彈參政陳羽貪婪暴虐，宣宗爲此逮捕陳羽治罪。死於官任，士民爭着贈送陪葬品。

鄭珞　王昇

鄭珞，閩縣人。起家進士。守寧波，以艱去。會海寇入犯，民數千詣闕乞留，詔奪情復任。嘗劾中使呂可烈無狀，帝爲誅可烈。久之，擢浙江參政。

鄭珞是閩縣人。以進士發家。爲寧波地方長官時，以親喪離職。適值海盜前來侵犯，人民數千到朝廷請求留任。皇帝下詔減少喪期，恢復官任。曾經彈劾中使呂可烈罪大惡極，不可言狀，皇帝爲此誅殺呂可烈。很久之後，提拔爲浙江參政。

王昇，龍溪人。起家進士。在郡九載，以部民乞留，增秩還任。以疾歸。

王昇是龍溪人。以進士發家。在郡爲官九年，因所轄人民請求留任，增加官階返還原任。因病退休。

李湘

李湘，字永懷，泰和人。永樂中，由國子生理刑都察院。以才擢東平知州，常祿外一無所取，訓誡吏民若家人然。城東有大村壩，源出岱嶽，雨潦輒爲民患，奏發丁夫堤之。州及所轄五邑，地多荒蕪，力督民墾闢，公私皆實。會舊官還任，將解去。民群乞於朝，帝從其請。成祖晚年數北征，令山東長吏督民轉餉，道遠多死亡，惟東平人無失所。奸人誣湘苛斂民財，訐於布政司。縣民千三百人走訴巡按御史暨布、按二司，力白其冤。耆老七十人復奔伏闕下，發奸人誣陷狀。及布政司繫湘入都，又有耆老九十人隨湘訟冤。通政司以聞，下刑曹閱實，乃復湘官，而抵奸人於法。

李湘，字永懷，泰和人。永樂年間，憑國子生的身份任審理獄訟的官於都察院。因才能提拔爲東平知州，規定俸祿之外，一點也不多取。教導告誡官吏百姓像自己的家人一樣。城東有大村壩，水源出自岱嶽，降大雨便爲民害，李湘上奏調用丁夫築堤。州治以及所轄五個縣，土地多荒蕪，他努力督促人民開墾，公家和私人都殷實。適值舊官返任，將要解官離去，人民群集向朝廷請求，皇帝聽從了他們的請求。明成祖晚年多次北征，命令山東官吏督促民夫轉運軍餉，道路遥遠，多有死亡，祇有東平人没有流離失所。奸惡之人誣告李湘濫徵賦税，搜刮民財，向布政司攻擊李湘。縣民一千三百人奔赴巡撫御史和布、按二司陳述事實，盡力辯明其冤枉。年高德重之民七十人又到京城直接向朝廷陳述，揭發奸惡之人誣陷的情形。等到布政司拘繫李湘入京，又有年高德重之民九十人隨李湘訴訟冤情。通政司把情况上報，於是下交管刑事的官署查實，恢復了李湘官職，奸人也依法抵罪。

莅州十餘年，至正統初，詔大臣

治理東平州十多年，到正統初年，下詔大臣

舉郡守，尚書胡濙以湘應，遂擢懷慶知府。東平民扶携老幼，泣送數十里。懷慶有軍衛，素挾勢厲民。湘隨時裁制，皆不敢犯。居三年卒。

趙豫

趙豫，字定素，安肅人。燕王起兵下保定，豫以諸生督賦守城。永樂五年授泌陽主簿，未上，擢兵部主事，進員外郎。内艱，起復。洪熙時進郎中。

宣德五年五月簡廷臣九人爲知府，豫得松江，奉敕往。時衛軍恣横，豫執其尤者，杖而配之邊，衆遂帖然。一意拊循，與民休息。擇良家子謹厚者爲吏，訓以禮法。均徭節費，減吏員十之五。巡撫周忱有所建置，必與豫議。及清軍御史李立至，專務益軍，勾及姻戚同姓。稍辨，則酷刑榜掠。人情大擾，訴枉者至一千一百餘人。鹽司勾竈丁，亦累及他户，大爲民害。豫皆上章極論之，咸獲蘇息。有詔減蘇、松官田重租，豫所轄華亭、上海二縣，減去十之二三。

正統中，九載考績。民五千餘人列狀乞留，巡按御史以聞，命增二秩還任。及十年春，大計群吏，始舉卓異之典。豫與寧國知府袁旭皆預焉，賜宴及襲衣遣還。在職十五年，清静如一日。去郡，老稚攀轅，留一履以識遺愛，後配享周忱祠。

方豫始至，患民俗多訟。訟者至，輒好言諭之曰："明日來。"衆皆笑之，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謡。及訟者逾宿忿漸平，或被勸阻，多止不訟。

始與豫同守郡者，蘇州况鍾、常州莫愚、吉水陳本深、温州何文淵、

舉薦郡守，尚書胡濙以李湘上報，於是提拔爲懷慶知府。東平人民扶老携幼，哭着遠送數十里。懷慶有軍衛，一向仗勢欺壓人民。李湘隨時加以制裁，都不敢犯法。過了三年，去世。

趙豫，字定素，安肅人。燕王起兵攻下保定，趙豫以生員身份督賦守城。永樂五年授泌陽主簿，没有上任，提拔爲兵部主事，進升爲員外郎。母喪離職，喪期滿起用恢復官職。洪熙時進升爲郎中。

宣德五年五月選拔廷臣九人作知府，趙豫得授松江，奉皇帝敕命前往。當時衛軍驕恣横暴，趙豫拘執其特别驕横者，杖擊之後發配邊關，衆軍於是服帖。他一心一意安撫人民，與民休養生息。選擇勤謹寬厚的良家子弟作府吏，用禮法訓導。平均徭役，節儉費用，精簡官吏十分之五。巡撫周忱有所建置，必定要同趙豫商議。到清軍御史李立來任，專門追求擴充軍隊，勾結姻戚同姓之人。稍有分辯，便用酷刑拷打。人心非常擾攘，控訴冤枉的人達到一千一百多人。鹽司徵調竈丁，也牽累到别户，成爲人民的大害。趙豫一一上奏章極力争論，都獲得了休養生息。有詔減輕蘇、松官田的重租，趙豫管轄的華亭、上海二縣，減去十分之二三。

正統年間，九年考核政績期滿。人民五千多人上陳文書請求留任趙豫，巡按御史上報，命令增加品級二級返還原任。到十年春季，大規模考察群官，開始施行表彰政績卓異的典制。趙豫與寧國知府袁旭都參預大典，賞賜宴會和成套衣服派遣還任。在任十五年，清静如一日。離開郡任時，老幼攀住車轅，留下一鞋表示遺愛，後來配享周忱祠廟。

當趙豫開始上任時，因民俗多官司而憂慮。訴訟的人到官，便好言曉諭人們説："明天來吧。"衆人都笑他，有"松江太守明日來"的謡諺。等到訴訟的人過一夜怒氣漸平，有的被勸阻，很多都停止不再訴訟。

開始與趙豫同時守郡的有蘇州况鍾、常州莫愚、吉水陳本深、温州何文淵、杭州馬儀、

杭州馬儀、西安羅以禮、建昌陳鼎，并皦皦著名績，豫尤以愷悌稱。

西安羅以禮、建昌陳鼎，都光明磊落，名聲政績顯著，趙豫尤其以和悦平易著稱。

趙登(等)

是時，列郡長吏以惠政著聞者：

這時，各郡長吏以仁惠政績著名的有：

湖州知府祥符趙登，秩滿當遷。民詣闕乞留，增秩再任，自宣德至正統，先後在官十七年。

湖州知府祥符趙登，任滿應當升遷。人民直接向朝廷請求，增加品級再次留任，從宣德直到正統，先後在任十七年。

登同里岳璿繼之，亦有善政，民稱爲趙、岳。

趙登同里岳璿繼任，也有好政績，人民稱爲趙、岳。

淮安知府南昌彭遠被誣當罷，民擁中官舟，乞爲奏請，宣帝命復留之。正統六年超擢廣東布政司。

淮安知府南昌彭遠被誣陷應當罷官，人民圍住宦官之船，請求替民奏請，宣帝命令彭遠恢復留任。正統六年越級提拔爲廣東布政司。

荆州知府大庾劉永遭父喪，軍民萬八千餘人乞留，英宗命奪情視事。

荆州知府大庾劉永遭父喪，軍民一萬八千多人請求留任，英宗命令不滿喪期處理政事。

鞏昌知府鄞縣戴浩擅發邊儲三百七十石振饑，被劾請罪，景帝原之。

鞏昌知府鄞縣戴浩擅自開倉發放邊地儲糧三百七十石賑救饑荒，被彈劾請罪，景帝赦免了他。

徽州知府孫遇秩滿當遷，民詣闕乞留，英宗令進秩視事。先後在官十八年，遷至河南布政使。

徽州知府孫遇任滿應當升遷，人民直接向朝廷請求留任，英宗命令進級處理政事。先後在任十八年，升遷河南布政使。

惟袁旭在寧國爲督學御史程富所誣劾，逮死獄中。而寧國人惜之，立祠祀焉。

祇有袁旭在寧國被督學御史程富誣陷彈劾，被逮捕死於獄中。而寧國人民悼惜他，爲他立祠廟祭祀。

曾泉

曾泉，泰和人。永樂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宣德初，都御史邵玘甄别屬僚，泉謫汜水典史，卒。

曾泉是泰和人。永樂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改任御史。宣德初年，都御史邵玘甄别屬官，曾泉貶謫汜水典史，去世。

正統四年，河南參政孫原貞上言："泉操行廉潔，服官勤敏，不以降黜故有偷惰心。躬督民闢荒土，收穀麥，伐材木，備營繕，通商賈，完逋責，官有儲積，民無科擾。造舟楫，置棺椁，贍民器用。百姓婚喪不給者，咸資於泉。死之日，老幼巷哭。臣行部汜水，泉没已三年矣，民懷其惠，言輒流涕，雖古循吏，何以加兹。若使海内得泉等數十人分治郡邑，可使朝廷恩澤滂流，物咸得所。

正統四年，河南參政孫原貞上言："曾泉操行廉潔，爲官勤勉奮敏，不因爲貶官的緣故而有苟且怠惰之心。親自督促人民開墾荒地，收穫穀物，砍伐樹木，備辦修繕營壘，疏通商賈，完成拖欠的賦税，官府有儲積之物，人民没有徵税之擾。建造船隻，設置棺椁，供給人民器用。百姓結婚、喪葬財物不足者，都向曾泉請求資助。曾泉死之日，老幼在里巷哭泣。我巡行汜水，曾泉已死三年了，人民懷念其恩惠，談到就流淚，即使古代循良官吏，比這還能增加什麽呢？如果使天下得到曾泉等輩數十人，分别治理郡縣，可以

雖在異代，猶宜下詔褒美。而奬録未及，官階未復，使泉終蒙貶謫之名，不獲顯於當世，良可矜恤。請追復泉爵，褒既往以風方來。"帝從之。

使朝廷恩澤廣泛流布，人民都能得其所。雖然是在前代的事，還是應該下詔褒美。而嘉奬未到來，官階未恢復，使得曾泉終究蒙受貶謫之名，不能够顯名當世，確實值得哀憐。請求追任恢復曾泉的爵禄，褒奬過去以鼓勵來者。"皇帝聽從其言。

范衷

范衷，字恭肅，豐城人。永樂十九年進士。除壽昌知縣。闢荒田二千六百畝，興水利三百四十有六區。正統五年，三考報最，當遷。邑人頌德乞留，御史以聞，朝廷許之。尋以外艱去，服闋，起知汝州。吏部尚書王直察舉天下廉吏數人，衷爲第一。性至孝，廬父墓，瓜生連枝，有白兔三，馴擾墓側。鄉人莫不高其行。

范衷，字恭肅，豐城人。永樂十九年進士。授官壽昌知縣。開墾荒田二千六百畝，興修水利三百四十六區。正統五年，三次考核都報告優秀，應當升遷。轄縣人民歌頌其德，請求留任，御史上報，朝廷允許其請。不久因父喪離職，守喪期滿，起用執掌汝州。吏部尚書王直考察舉拔天下廉吏數人，范衷列爲第一。范衷本性最孝順，居住在爲父守墓的草廬中，瓜生連枝，有白兔三隻，馴服於墓側。鄉人没有不推崇他的德行的。

周濟

周濟，字大亨，洛陽人。永樂中，以舉人入太學，歷事都察院。都御史劉觀薦爲御史，固辭。宣德時，授江西都司斷事。艱歸，補湖廣。正統初，擢御史。大同鎮守中官以驕横聞，敕濟往廉之。濟變服負薪入其宅，盡得不法狀，還報，帝大嘉之。已，巡按四川。威州土官董敏、王允相仇殺，詔濟督官兵進討。濟曰："朝廷綏安遠人，宜先撫而後征。"馳檄諭之，遂解。

十一年，出爲安慶知府。歲比不登，民間鬻子女充衣食，方舟而去者相接。濟借漕糧以振，而禁鬻子女者。且上疏請免租，詔許之，全活甚衆。又爲定婚喪制，禁侈費，愆嫁葬期者有罰，風俗一變。

饑民聚掠富家粟，富家以盗劫告。濟下令曰："民饑，故如此，然得穀當報太守數，太守當代爾償。"掠者遂解散。濟卒官，民皆罷市巷哭

周濟，字大亨，洛陽人。永樂年間，以舉人入太學，先後任職都察院。都御史劉觀舉薦他做御史，周濟堅決推辭。宣德年間，授官江西都司斷事。服喪期滿回朝，補官湖廣。正統初年，提拔爲御史。大同鎮守宦官因驕横而聞名，命令周濟前往稽察。周濟改换衣服擔着柴薪進入宦官之家，全部獲得其犯法的情況，返回上報，皇帝大大嘉奬他。完成任務後，巡按四川。威州土官董敏、王允互相仇殺，詔令周濟督官軍前往征討。周濟説："朝廷安撫遠方之人，應該先撫慰後征討。"迅速傳送檄文曉諭，於是雙方和解。

十一年，出任安慶知府。莊稼連年不豐收，民間賣子女供給衣食，乘船筏離開的人連接不斷。周濟借漕糧賑濟，同時禁止賣子女。并且上疏請求免除租税，朝廷下詔允許，救活很多人。又爲人民規定婚喪制度，禁止奢侈，超過嫁葬日期的有處罰，風俗全變。

遭受饑荒的人民聚集搶掠富裕之家的糧食，富裕之家以盗賊搶劫告官。周濟下令説："人民受饑荒，所以纔如此，但是得到穀物應當向太守報告數目，太守將代替你們償還。"搶掠的人於

云。

是解散。周濟死於任上，人民都罷市在街巷哭泣。

范希正

范希正，字以貞，吴縣人。宣德三年，舉賢良方正，授曹縣知縣。有奸吏受賕，希正按其罪，械送京師。吏反誣希正他事，坐逮。曹民八百餘人詣京白通政司，言希正廉能，横爲奸吏誣枉。侍郎許廓以公事過曹，曹父老二百餘人遮道稽顙，泣言朝廷奪我賢令。事并聞，帝乃釋希正使還縣。正統十年，山東饑。惟曹以希正先積粟，得無患。大理寺丞張驥振山東，聞之。因請升曹縣爲州，而以希正爲知州，從之。時州民負官馬不能償，多逃竄。希正節公費代償九十餘匹，逃者皆復業。吉水人誣曹富民殺其兄，連坐甚衆。希正密移吉水，按其人姓名皆妄，事得白。治曹二十三年，歷知州，再考乃致仕。

當是時，潞州知州咸寧燕雲、徐州知州楊祕、全州知州錢塘周健、霸州知州張需、定州知州王約，皆大著聲績。祕、健進秩視事，約賜詔旌異。需忤太監王振戍邊，人尤惜之。而得民最久者，無若希正與寧州知州劉綱。

范希正，字以貞，吴縣人。宣德三年，舉薦賢良方正，授予曹縣知縣。有奸惡官吏受賄，希正察其罪，械拘送往京城。吏反而誣告希正别的事，范希正獲罪被逮捕。曹縣人民八百多人到京城向通政司報告，聲言希正廉潔能幹，横遭奸吏誣告。侍郎許廓因公事經過曹縣，曹縣父老二百多人擋住道路叩頭，哭着説朝廷奪我賢能的縣令。事情一并上報，皇帝便釋放希正，讓他返回曹縣。正統十年，山東發生饑荒。衹有曹縣因范希正事先積聚了糧食，得以無禍患。大理寺丞張驥救濟山東，聞知此事。於是請求升曹縣爲州，而以希正爲知州，朝廷聽從。當時州民虧欠官馬不能抵償，多逃竄。希正節約公費代替償還九十多匹，逃竄的人都返還舊業。吉水人誣告曹縣富民殺死其兄，很多人牽連得罪。希正秘密移文吉水，察其人姓名都是虚妄的，事情得以明白。治理曹縣二十三年，歷官知州，再次考績纔退休。

在那個時候，潞州知州咸寧燕雲、徐州知州楊祕、全州知州錢塘周健、霸州知州張需、定州知州王約，名聲政績都非常顯著。楊祕、周健升級視事，王約得到賜詔表彰。張需觸犯太監王振，謫罰守邊，人們特别憐惜。而深得人民擁戴最久的，没有人如范希正與寧州知州劉綱。

劉綱

綱，字之紀，禹州人。建文二年進士。由府谷知縣遷是職。莅州三十四年，仁宗嘗賜酒饌，人以爲榮。正統中，請老去，民送之，涕泣載道。及卒，寧民祀之狄仁傑祠中。其孫，即大學士宇也。

劉綱，字之紀，禹州人。建文二年進士。由府谷知縣升遷寧州知州之職。到州任三十四年，仁宗曾經賞賜酒食，人們都以爲榮。正統年間，請求告老離職，人民送他，哭泣之人滿道路。到去世後，寧州人民祭祀他於狄仁傑祠廟中。他的孫子就是大學士劉宇。

段堅

段堅，字可大，蘭州人。早歲受書，即有志聖賢。舉於鄉，入國子監。景泰元年上書，請悉徵還四方監軍，罷天下佛老宫。疏奏，不行。五

段堅，字可大，蘭州人。早年讀書，便有志於聖賢。舉拔於鄉試，進入國子監。景泰元年上書，請求全部調回四方的監軍，罷除天下佛教、道教的宫廟。疏奏上，没有被采納。五年，中進

年，成進士，授福山知縣。刊布小學，俾士民講誦。俗素陋，至是一變，村落皆有弦誦聲。

士，授予福山知縣。刊刻發行小學書，使士民講習誦讀。福山風俗一向鄙陋，至此一變，村落都有弦歌誦讀之聲。

成化初，賜敕旌異，超擢萊州知府。期年，化大行。以憂去，服除，改知南陽。召州縣學官，具告以古人爲學之指，使轉相勸誘。創志學書院，聚秀民講說《五經》要義，及濂、洛諸儒遺書。建節義祠，祀古今烈女。訟獄徭賦，務底於平。居數年，大治，引疾去。士民號泣送者，逾境不絶。及聞其卒，立祠，春秋祀之。

成化初年，賜命表彰優秀，段堅被越級提拔爲萊州知府。過了一年，風化大行。因服喪離職，喪服除去後，改知南陽。召集州縣學官，詳細把古人治學根本告訴他們，讓他們輾轉鼓勵誘導。創建志學書院，聚集優秀之民講説《五經》的精要義理，以及濂、洛等儒者的遺書。修建節義祠，祭祀古今烈女。訴訟官司、徭役賦税，務求達到公平。過了幾年，得到很好的治理，以疾病爲由離職。士民號哭相送，越過縣境仍不斷絶。後來聽到段堅死的消息，爲他立祠廟，春秋祭祀。

堅之學，私淑河東薛瑄，務致知而踐其實，不以諛聞取譽，故能以儒術飾吏治。

段堅的學問，私下敬仰河東薛瑄，務求致知而行其實，不以好聽的話獲取榮譽，所以能用儒術刷新吏治。

子炅，進士，翰林檢討。諂附焦芳，劉瑾敗，落職，隤其家聲焉。

兒子段炅是進士，翰林檢討。諂媚依附焦芳，劉瑾失敗，段炅丢掉官職，敗壞了他家的聲譽。

陳鋼

陳鋼，字堅遠，應天人。舉成化元年鄉試，授黔陽知縣。楚俗，居喪好擊鼓歌舞。鋼教以歌古哀詞，民俗漸變。縣城當沅、湘合流，數决，壞廬舍。鋼募人采石甃堤千餘丈，水不爲害。南山厓官道數里，徑窄甚，行者多墮厓死。鋼積薪燒山，沃以醯，拓徑丈許，行者便之。鋼病，民爭籲神，願減己算益鋼壽。遷長沙通判，監修吉王府第。工成，王賜之金帛，不受。請王故殿材修岳麓書院，王許之。弘治元年，丁母憂歸。卒，黔陽、長沙并祠祀之。子沂，官侍講，見《文苑傳》。

陳鋼，字堅遠，應天人。考中成化元年鄉試，授予黔陽知縣。楚地風俗，居喪喜好擊鼓唱歌跳舞。陳鋼教他們唱古代的哀詞，民俗逐漸改變。縣城處在沅、湘合流的地方，多次潰堤，毁壞房屋。陳鋼招募工匠采石修築堤壩一千多丈，水不再造成災害。南山厓官道數里，路面十分狹窄，行路的人多墮崖而死。陳鋼聚積柴薪燒山，以醋沃灌，拓寬路面一丈左右，行路的人很方便。陳鋼患病，人民争着向神呼告請求，希望減少自己的歲數增加陳鋼的壽命。升遷爲長沙通判，監督修建吉王府第。工程結束，王賜給他金帛，他不接受。請求王的舊殿建材修岳麓書院，王答應。弘治元年，守母喪返家。死後，黔陽、長沙都建祠祭祀。兒子陳沂，任官侍講，見《文苑傳》。

丁積

丁積，字彦誠，寧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新會知縣，至即師事邑

丁積，字彦誠，寧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新會知縣，到任便拜本縣人陳獻章爲師。行政

人陳獻章。爲政以風化爲本，而主於愛民。中貴梁芳，邑人也，其弟長横於鄉，責民逋過倍，復訴於積。積追券焚之，且收捕繫獄，由是權豪屏迹。申洪武禮制，參以《朱子家禮》，擇耆老誨導百姓。良家子墮業，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解説，風俗大變。

民出錢輸官供役，名均平錢。其後吏貪，復令甲首出錢供用，曰當月錢，貧者至鬻子女。積一切杜絶。俗信巫鬼，爲痛毁淫祠。既而歲大旱，築壇圭峰頂。昕夕伏壇下者八日，雨大澍。而積遂得疾以卒，士民聚哭於途。有一嫗夜哭極哀，或問之，曰："來歲當甲首，丁公死，吾無以聊生矣。"

以風化作爲根本，而以愛民爲主。中貴梁芳，是本縣之人。他的弟弟梁長在鄉里横行，索求人民的欠債超過一倍，人民向丁積申訴。丁積追索債券焚之，并且逮捕囚禁，從此權貴豪强絶迹。他申明洪武禮制，參照《朱子家禮》，選擇年高有德的人教導百姓。良家子弟失業，聚集廡下，讓他們每天誦讀小學書，親自爲他們解説，風俗大變。

人民出錢交納官府供給夫役，名叫"均平錢"。其後官吏貪婪，又令甲長出錢供給使用，稱"當月錢"，貧困的人竟至於賣子女。丁積一切杜絶。民俗迷信巫鬼，他爲此狠狠地毁掉過多的祠廟。隨後遇到大旱，他在圭峰頂築壇，早晨傍晚俯伏壇下連續八天，天降大雨。而丁積因此而得病去世，士民在道路上聚集痛哭。有一老婦夜晚哭泣特别哀傷，有人問她，她回答説："來年該當甲長，丁公死，我無法賴以生存了。"

田鐸

田鐸，字振之，陽城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户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

弘治二年，奉詔振四川，坐誤遺敕中語，謫蓬州知州。州東南有江洲八十二頃，爲豪右所據，鐸悉以還民。建大小二十四橋，又鑿三溪山，以便行者。御史行部至蓬，寂無訟者，訝之。已，乃知州無冤民也，太息而去。薦於朝，擢廣東僉事。遷四川參議，不赴，以老疾告歸。

正德時，劉瑾矯詔，言鐸理廣東鹽法，簿牒未明，逮赴廣。未就道而瑾誅，或勸鐸毋行，鐸不聽，行次九江卒，年八十二矣。

田鐸，字振之，陽城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官户部主事，升遷爲員外郎、郎中。

弘治二年，奉詔到四川賑災，因誤泄露敕中語而得罪，貶謫爲蓬州知州。州東南有江中沙洲八十二頃，被豪强占據，田鐸全部歸還人民。建立大大小小二十四座橋，又開鑿三溪山，以方便行人。御史巡行轄區按察至蓬州，社會安定，無人訴訟，感到很驚訝。考察結束，纔知道州内没有冤屈之民，長聲嘆息而去。舉薦於朝廷，提拔田鐸爲廣東僉事。升遷爲四川參議，不赴任，以年老多病退休。

正德時期，劉瑾假傳詔書，説田鐸治理廣東鹽法，簿籍文書不明，到廣州逮捕他。田鐸没有上路而劉瑾被誅，有人勸田鐸不要去了，田鐸不聽，走到九江去世，年齡已八十二歲了。

唐侃

唐侃，字廷直，丹徒人。正德八年，舉於鄉，授永豐知縣。之官不携妻子，獨與一二童僕飯蔬豆羹以居。久之，吏民信服。永豐俗刁訟，尚

唐侃，字廷直，丹徒人。正德八年，鄉試考中舉人，授予永豐知縣。到任不携帶妻子兒女，獨自與一兩個童僕吃蔬菜羹湯維持生活。很久之後，官吏平民信服。永豐民俗刁蠻好訟，崇尚鬼

鬼，尤好俳優，侃禁止之。

進武定知州。會清軍籍，應發遣者至萬二千人。侃曰："武定戶口三萬，是空半州也。"力爭之。又有議徙州境徒駭河者，侃復言不宜朘民財填溝壑。事并得寢。章聖皇太后葬承天，諸內奄迫脅所過州縣吏，索金錢，宣言供張不辦者死，州縣吏多逃。侃置空棺旁舍中，奄迫之急，則紿至棺所，指而告之曰："吾辦一死，金錢不可得也。"諸奄皆愕眙去。稍遷刑部主事，卒。

初，侃少時從丁璣學。鄰女夜奔之，拒勿納。其父坐繫，侃請代，不得，藉草寢地。逾歲，父獲宥，乃止。其操行貞潔，蓋性成也。

湯紹恩

湯紹恩，安岳人。父佐，弘治初進士，仕至參政。紹恩以嘉靖五年擢第。十四年，由戶部郎中遷德安知府，尋移紹興。爲人寬厚長者，性儉素，內服疏布，外以父所遺故袍襲之。始至，新學宮，廣設社學。歲大旱，徒步禱烈日中，雨即降。緩刑罰，恤貧弱，旌節孝，民情大和。

山陰、會稽、蕭山三邑之水，匯三江口入海，潮汐日至，擁沙積如丘陵。遇霪潦，則水阻沙不能驟泄，良田盡成巨浸，當事者不得已決塘以瀉之。塘決則憂旱，歲苦修築。紹恩遍行水道，至三江口，見兩山對峙，喜曰："此下必有石根，余其於此建閘乎？"募善水者探之，果有石脉橫亘兩山間，遂興工。先投以鐵石，繼以籠盛甃屑沉之。工未半，潮衝蕩不能就，怨讟煩興。紹恩不爲動，禱於海神，潮不至者累日，工遂竣。修五十餘尋，爲閘二十有八，以應列宿。於

神，尤其喜好俳優，唐侃對此加以禁止。

進升武定知州。適逢清理軍籍，應該徵發者達一萬二千人。唐侃說："武定戶口三萬，這將空出半個州。"竭力爭辯。又有計議遷移州境至徒駭河的，唐侃又稱不應該剥削民財而填溝壑。事情一并得以停息。章聖皇太后葬於承天，衆宦官迫脅所過的州縣官吏，索取金錢，宣稱供應不辦的處死，州縣官吏多逃跑。唐侃放置空棺材在旁屋，宦官迫脅緊急，便欺騙到棺材之處，指着棺材說："我準備一死，金錢不能得到。"衆宦官都驚愕相視離去。稍稍升遷刑部主事，去世。

當初，唐侃年輕時跟從丁璣學習。鄰居女子晚上私奔到他那裏，他拒絶不接納。其父因事得罪被拘繫，唐侃請求代父服罪，未得到允許。他便墊上草睡在地上。過了一年，父親獲得寬宥纔停止。他的操行貞潔，是天性形成的。

湯紹恩是安岳人。父親湯佐，弘治初年進士，官至參政。嘉靖五年進士及第。十四年，由戶部郎中升任德安知府，不久調紹興。紹恩爲人是寬厚的長者，品性節儉樸素，內穿粗布，外面用父親遺留下來的舊袍套上。剛到任，刷新學宮，廣設社學。天大旱，徒步在烈日中禱告，雨便降落。紹恩緩解刑罰，體恤貧困弱小之民，表彰節義孝順之人，民心非常和諧。

山陰、會稽、蕭山三縣的水，匯合於三江口入海，潮汐每日到來，擁沙堆積如同丘陵。遇上長時間的大雨，水阻於積沙，不能很快排泄，良田全部變成大湖，當事者不得已開決堤岸來排泄。而堤岸開決便擔憂旱災，每年都爲修築堤岸而勞苦。紹恩遍行水道，到達三江口，見兩山對峙，高興地說："這下面一定有石基，我還是在這裏建閘吧。"他招募善於潛水的人探查，果然有石脉橫亘在兩山之間，於是開工。先投以鐵石，然後用籠裝磚屑沉下。工程不到一半，潮水冲蕩，不能完工，怨憤的情緒不斷產生。紹恩不被怨恨所動摇，向河神禱告，累日潮水不到，工程於是完成。修築五十多尋，建閘門二十八座，

内爲備閘三，曰經瀇，曰撞塘，曰平水，以防大閘之潰。閘外築石堤四百餘丈扼潮，始不爲閘患。刻水則石間，俾後人相水勢以時啓閉。自是，三邑方數百里間無水患矣。士民德之，立廟閘左，歲時奉祀不絶。屢遷山東右布政使，致仕歸，年九十七而卒。

初，紹恩之生也，有峨嵋僧過其門，曰："他日地有稱紹者，將承是兒恩乎？"因名紹恩，字汝承，其後果驗。

以對應列宿。在内設預備閘門三座，叫做經瀇、撞塘、平水，以防備大閘崩潰。閘外修築石堤四百多丈扼制潮水，纔不成爲閘的災患。刻下水的標位在石頭之間，使後人察看水勢，按時開啓和關閉閘門。從此，三縣方圓數百里之間不再有水患。士民感德於他，立廟於閘門左面，每年一定的季節奉祀不斷絶。湯紹恩屢次升遷至山東右布政使，退休返家，九十七歲去世。

當初，紹恩出生時，有峨嵋山僧人經過其門，説："以後地名有稱紹的，將會承受這個嬰兒的恩惠吧？"於是取名爲紹恩，字汝承。其後果真應驗了。

徐九思

徐九思，貴溪人。嘉靖中，授句容知縣。始視事，恂恂若不能。俄有吏袖空牒竊印者，九思擿其奸，論如法。郡吏爲叩頭請，不許，於是人人惴恐。爲治於單赤務加恩，而御豪猾特嚴。訟者，扶不過十。諸所催科，預爲之期，逾期令里老逮之而已，隸莫敢至鄉落。縣東西通衢七十里，塵土積三尺，雨雪，泥没股。九思節公費，甃以石，行旅便之。朝廷數遣中貴醮神三茅山，縣民苦供應。九思搜故牒，有鹽引金久貯於府者，請以給嘗，民無所擾。歲侵，穀涌貴。巡撫發倉穀數百石，使平價糶而償直於官。九思曰："彼糴者，皆豪也。貧民雖平價不能糴。"乃以時價糶其半，還直於官，而以餘穀煮粥食餓者。穀多，則使稱力分負以去，其山谷遠者，則就旁富人穀，而官爲償之，全活甚衆。嘗曰："即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蠲租賜復，第在吾曹酌緩急而已。"久之，與應天府尹不合，爲巡撫所劾，吏部尚書熊浹知其賢，特留之。

徐九思是貴溪人。嘉靖年間，授官句容知縣。開始處理政事，謹慎得好像不能勝任。不久，有小吏袖藏空牒偷竊官印，九思指出他的奸惡，依法判刑。郡中官吏叩頭請求，不允許，於是人人畏懼。處理政事時，對於孤單貧困者務求施加恩惠，而控制豪强奸猾者特別嚴厲。訴訟之人，捶打不超過十下。催繳的各種賦税，預先規定日期，過期不交便命令里老逮捕而已，差隸没有誰敢於到鄉村敲榨。縣東西大道七十里，塵土堆積三尺，降雨下雪，泥漿没過大腿。徐九思節約公家費用，用石頭砌路，過往行人得到方便。朝廷多次派遣宦官到三茅山祭神，縣民爲供應所苦。九思搜求舊有文册，有鹽引之金長久貯存在府中，他便請求用來供給補償，人民不再受侵擾。五穀不收，糧價暴漲。巡撫發放國庫穀物數百石，用平價賣出糧食而把錢鈔償還官府。九思説："那些買入糧食的人，都是富豪之人。貧苦人民即使是平價也無力購買。"於是按當時的市場價賣出一半，把錢償還給官府，而用餘下的糧食煮粥給飢餓的人吃。如糧食多，便讓飢民量力擔回去，那些住在很遠的山谷裏的人，便到附近富人家取糧食，然後官府償還，很多人因此而活命。九思曾經説："即使天子施布大恩，怎麽能够人人免除租税，特恩不納賦税呢？衹在於我們斟酌緩急行事而已。"過了很久，與應天府尹不和，被巡撫彈劾，吏部尚書熊浹知道他賢能，特

積九載，遷工部主事，歷郎中，治張秋河道。漕河與鹽河近而不相接，漕水溢則泛濫爲田患。九思議築減水橋於沙灣，俾二水相通，漕水溢，則有所泄以入海，而不侵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於涸。工成，遂爲永利。時工部尚書趙文華視師東南，道河上。九思不出迎，遣一吏齎牒往謁，文華嫚罵而去。會遷高州知府。文華歸，修舊怨，與吏部尚書吴鵬合謀構之，遂坐九思老，致仕。句容民爲建祠茅山。九思家居二十二年，年八十五，抱疾，抗手曰“茅山迎我”，遂卒。子貞明，自有傳。

龐嵩

龐嵩，字振卿，南海人。嘉靖十三年舉於鄉。講業羅浮山，從游者雲集。二十三年歷應天通判，進治中，先後凡八年。府缺尹，屢攝其事。始至，值歲饑，上官命督振。公粟竭，貸之巨室富家，全活者六萬七千餘人。乃蠲積逋，緩征徭，勤勞徠，復業者又十萬餘人。

留都民苦役重，力爲調劑，凡優免户及寄居客户、詭稱官户、寄莊户、女户、神帛堂匠户，俾悉出以供役，民困大蘇。江寧縣葛仙、永豐二鄉，頻遭水患，居民止存七户。嵩爲治堤築防，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莊四，召貧民佃之，流移盡復。屢剖冤獄，戚畹王湧、舉人趙君寵占良人妻，殺人，嵩置之法。

早游王守仁門，淹通《五經》。集諸生新泉書院，相與講習。歲時單騎行縣，以壺漿自隨。京府佐貳鮮有舉其職者，至嵩以善政特聞。府官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外察。嵩謂非體，疏請止之，遂爲永制。遷南京刑

意留用。

過了九年，升遷工部主事，歷任郎中，整治張秋河道。漕河與鹽河靠近而不相連接，漕河水滿溢出，便泛濫成爲田地之災。九思商議在沙灣修築減水橋，使二水相通，漕水滿溢，便有通道泄入大海，而不侵害田地，水少便有限止之處而不至於乾涸。工程結束，於是成爲永利。當時工部尚書趙文華到東南檢閱軍隊，取道河上。九思不出來迎候，衹派一個屬吏拿着文書前往拜謁，文華謾罵離開。適值升遷高州知府。文華返回，發泄舊恨，與吏部尚書吴鵬合謀陷害他，於是以九思年老爲由，使他退休。句容人民爲建祠廟於茅山。九思在家居住二十二年，年齡八十五歲，身患疾病，舉手告别説“茅山迎接我”，於是去世。兒子貞明，自有傳。

龐嵩，字振卿，南海人。嘉靖十三年鄉試中舉。講學於羅浮山，跟隨學習的人像雲一樣聚集。二十三年歷官應天通判，進升爲治中，先後達八年。府缺守官，多次代理其事。剛到任，遇上穀物歉收，上官命令他督促賑救。公家的糧食吃盡，便向大族富家借貸，救活六萬七千多人。於是免除長年的租賦債務，放緩徵調役夫，勤於慰勞招徠流亡，恢復原業的人又有十萬多人。

留都之民苦於徭役過重，龐嵩便盡力爲之調節，凡是優待免徵户以及寄住的客户、詭稱官户、寄莊户、女户、神帛堂匠户，使之全部提出以供徭役，人民的困境大大蘇緩。江寧縣葛仙、永豐二鄉不斷遭受水災，居民僅存七户。龐嵩爲之修築堤防，得到田地三千六百畝，建立惠民莊四個，招集貧窮百姓租種，流亡遷徙之民全部返回。他多次剖判冤案，外戚王湧、舉人趙君寵霸占良人之妻，殺人，龐嵩以法懲處他們。

龐嵩早年游學於王守仁之門，深通《五經》。他在新泉書院聚集諸生，互相講論研習。每年的一定季節，單人獨騎巡行於縣，自帶壺酒。京城輔佐主司之官很少有舉薦其職的，至龐嵩因有好政績特別上聞。府官有六年京察之例，而又復以外察。龐嵩認爲不合法式，上疏請求停止，於是

部員外郎，進郎中。撰《原刑》、《司刑》、《祥刑》、《明刑》四篇，曰《刑曹志》，時議稱之。遷雲南曲靖知府，亦有政聲。中察典，以老罷，而年僅五十。復從湛若水游，久之卒。應天、曲靖皆祠之名宦，葛仙鄉專祠祀之。

成爲長久制度。升遷南京刑部員外郎，進升郎中。撰寫《原刑》、《司刑》、《祥刑》、《明刑》四篇，稱爲《刑曹志》，當時的議論稱許他。升遷雲南曲靖知府，也有德政聲譽。符合考核官吏的大典，以年老罷官，而年齡衹有五十歲。又與湛若水交游，很久去世。應天、曲靖都以著名官吏的身份祭祀他，葛仙鄉建專門的祠廟祭祀他。

張淳

張淳，字希古，桐城人。隆慶二年進士。授永康知縣。吏民素多奸黠，連告罷七令。淳至，日夜閲案牘。訟者數千人，剖決如流，吏民大駭服，訟浸減。凡赴控者，淳即示審期，兩造如期至，片晷分析無留滯。鄉民裹飯一包即可畢訟，因呼爲“張一包”，謂其敏斷如包拯也。

張淳，字希古，桐城人。隆慶二年中進士。授予永康知縣。這裏官吏平民一向多奸猾，一連上告罷免七個縣令。張淳到任，日夜閲讀案卷。訴訟的有數千人，判決如流水，吏民非常驚駭懾服，訴訟漸漸減少。凡是前來控告的，張淳便明示審案日期，訴訟雙方按期到來，片刻分析没有遺留。鄉民裹飯一包便可以結束訴訟，於是稱爲“張一包”，是説他迅敏斷案如同包拯。

巨盜盧十八剽庫金，十餘年不獲，御史以屬淳。淳刻期三月必得盜，而請御史月下數十檄。及檄累下，淳陽笑曰：“盜遁久矣，安從捕。”寢不行。吏某婦與十八通，吏頗爲耳目，聞淳言以告十八，十八意自安。淳乃令他役詐告吏負金，繫吏獄。密召吏責以通盜死罪，復教之請以婦代繫，而己出營貲以償。十八聞，亟往視婦，因醉而擒之。及報御史，僅兩月耳。

大盜盧十八劫掠國庫金錢，十多年不能捕獲，御史以此托給張淳。張淳限期三月必定捉獲盜賊，而請御史每月下發數十道公文。到文書屢次下發，張淳假裝笑着説：“盜賊逃跑很久了，從哪裏去拘捕呢?”放置不去做。小吏某人之婦與盧十八私通，小吏多作耳目，聽了張淳的話，以此告訴盧十八，十八内心自安。張淳便令别的役吏假告小吏欠金，拘繫小吏關押起來。秘密召小吏以通盜死罪責問他，又叫他請求以婦人代替拘繫，而自己出獄備辦錢財以償罪。盧十八聽説後，多次前去看婦人，因酒醉而擒獲之。等到報告御史，僅僅兩個月而已。

民有睚眦嫌，輒以人命訟。淳驗無實即坐之，自是無誣訟者。永人貧，生女多不舉。淳勸誡備至，貧無力者捐俸量給，全活無數。歲旱，劫掠公行，下令劫奪者死。有奪五斗米者，淳佯取死囚杖殺之，而榜其罪曰“是劫米者”，衆皆懾服。久之，以治行第一赴召去永，甫就車，顧其下曰：“某盜已來，去此數里，可爲我縛來。”如言迹之，盜正濯足於河，繫至，盜服辜。永人駭其事，謂有神

百姓有一點嫌隙，便以人命相訴訟。張淳驗證不是事實，便處罰他，從此以後没有欺誣訴訟的人。永康人貧窮，生女多不撫養。張淳勸誡至極，貧困無力撫養的，便捐出自己的薪俸酌量供給，救活無數。遇上天旱，搶劫之事公然發生，乃下令，搶劫强奪者，判以死罪。有搶奪五斗米的人，張淳取死囚犯，假充搶米者，用杖打死，而公布他的罪行説“這是搶米的罪犯”，衆人都震懾而服。很久以後，因政績第一，奉詔命離開永康，將要登車時，回頭對其屬吏説：“某個盜賊已來，離此地數里，可替我綁來。”屬吏按照

告。淳曰："此盗捕之急則遁，今聞吾去乃歸耳。以理卜，何神之有。"

他的話，尋其踪迹，盗賊正在河中洗脚，拘繫而來，盗賊服罪。永康人驚駭其事，認爲有神在告訴。張淳説："這個盗賊逮捕緊急便逃跑，現在聽説我離開了纔返回，如此而已。以理預測，有什麽神告呢！"

擢禮部主事，歷郎中，謝病去。起建寧知府，進浙江副使。時浙江有召募兵，撫按議散之，兵皆洶洶。淳曰："是慉悍者，留則有用，汰則叵測。不若汰其老弱，而留其壯勇，則留者不思亂，汰者不能亂矣。"從之，事遂定。官終陝西布政。

張淳提拔爲禮部主事，歷任郎中，以病辭謝離去。起用爲建寧知府，進升浙江副使。當時浙江有招募來的軍隊，巡撫、巡按商議解散他們，士兵都騷亂不安。張淳説："這是驕横慓悍之人，留下便有用，汰除便不可預測。不如汰除老弱者，留下强壯勇武者，那麽留下的人不再想作亂，而汰除的人不能作亂了。"聽從其計，事態安定下來。官至陝西布政使。

陳幼學

陳幼學，字志行，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確山知縣。政務惠民，積粟萬二千石以備荒，墾萊田八百餘頃，給貧民牛五百餘頭，核黄河退地百三十餘頃以賦民。里婦不能紡者，授紡車八百餘輛。置屋千二百餘間，分處貧民。建公廨八十間，以居六曹吏，俾食宿其中。節公費六百餘兩，代正賦之無徵者。栽桑榆諸樹三萬八千餘株，開河渠百九十八道。

陳幼學，字志行，無錫人。萬曆十七年考中進士。授確山知縣。行政務求施德惠於民，積聚糧食一萬二千石以防備災荒，開墾荒田八百多頃，供給貧困之民牛五百多頭，核實黄河退地一百三十多頃以收民賦税。里中婦女無法紡織者，給她們紡車八百多輛。置辦房屋一千二百多間，分别安置貧窮之民。修建公房八十間，以居住六曹屬吏，讓他們在裏邊食宿。節省公家費用六百多兩，代交没有徵收的地丁税。栽種桑榆等樹三萬八千多株，開鑿河渠一百九十八道。

布政使劉渾成弟燦成助妾殺妻，治如律。行太僕卿陳耀文家人犯法，立捕治之。汝寧知府丘度慮幼學得禍，言於撫按，調繁中牟。秋成時，飛蝗蔽天。幼學捕蝗，得千三百餘石，乃不爲災。縣故土城，卑且圮。給饑民粟，俾修築，工成，民不知役。縣南荒地多茂草，根深難墾。令民投牒者，必入草十斤。未幾，草盡，得沃田數百頃，悉以畀民。有大澤，積水，占膏腴地二十餘里。幼學疏爲河者五十七，爲渠者百三十九，俱引入小清河，民大獲利。大莊諸里多水，爲築堤十三道障之。給貧民牛種，貧婦紡具，倍於確山。越五年，

布政使劉渾成之弟劉燦成幫助妾殺死妻子，陳幼學按法律治其罪。行太僕卿陳耀文家人犯法，幼學立即逮捕治其罪。汝寧知府丘度擔心幼學遭禍害，向巡撫、巡按呈言，調幼學任政務繁重的中牟令。秋收時，飛蝗遮蔽天空。幼學捕蝗蟲得一千三百多石，纔免受災害。縣裏舊有土城，卑矮并且垮塌。他供給飢民糧食，讓他們修築，工程結束，人民不知勞役之苦。縣南荒地多茂盛野草，根深，難於開墾。他命令人民投遞訴狀，一定要獻草十斤。不久，野草除盡，得到肥田數百頃，全部交給平民。有大澤，積死水，占據肥沃土地二十多里。幼學疏通成河五十七條，渠一百三十九條，都引入小清河，人民獲得很大的利益。大莊諸里多遭水患，爲之築堤十三道以阻水。供應貧苦農民耕牛，供給貧苦婦女紡綫器

政績茂著。以不通權貴，當考察拾遺，掌道御史擬斥之，其子争曰："兒自中州來，咸言中牟治行無雙。今予殿，何也?"乃已。

具，數量比確山加倍。過了五年，政績顯著。因爲不交結權貴，遇上考察補正闕失之事，主管御史打算斥責他，其子勸諫説："我從中州來，都稱中牟令爲政成績没有第二個。現在却給予下等，什麼原因呢?"於是纔停止。

稍遷刑部主事。中官采御園果者，怒殺園夫母，棄其尸河中。幼學具奏，逮置之法。嘉興人袁黄妄批削《四書》、《書經集註》，名曰《删正》，刊行於時。幼學駁正其書，抗疏論列。疏雖留中，鏤板盡毁。以員外郎恤刑畿輔，出矜疑三百餘人。進郎中。

逐漸升遷刑部主事。宦官中有采摘御園果子的人，因發怒殺死園夫的母親，拋尸於河中。幼學詳細上奏，逮捕繩之以法。嘉興人袁黄妄自批改删削《四書》、《書經集註》，稱之爲《删正》，刊刻通行於社會。幼學批駁糾正此書，上疏檢舉彈劾。疏雖然被扣留下來，但《删正》的雕版却全部毁掉。以員外郎的身份在畿輔審録刑囚，清理冤滯，救出罪犯可憫、案情可疑的三百多人。升任郎中。

遷湖州知府，甫至，即捕殺豪惡奴。有施敏者士族子，楊陞者人奴也，横郡中。幼學執敏置諸獄。敏賂貴人囑巡撫檄取親鞫，幼學執不予，立杖殺之。敏獄辭連故尚書潘季馴子廷圭，幼學言之御史，疏劾之，下獄。他奸豪復論殺數十輩，獨楊陞畏禍斂迹，置之。已，念己去陞必復逞，遂捕置之死，一郡大治。霪雨連月，禾盡死。幼學大舉荒政，活饑民三十四萬有奇。御史將薦之，徵其治行，推官閻世科列上三十六事，御史以聞。詔加按察副使，仍視郡事。

升遷爲湖州知府，剛剛到任便逮捕殺掉豪强惡霸的奴僕。有一個叫施敏的人是士族子，楊陞是奴僕，横行郡中。幼學拘捕施敏囚禁在監獄。施敏賄賂貴人囑托巡撫傳檄取犯人親自審問，幼學堅持不給，立即施杖刑打死。施敏的獄辭牽連故尚書潘季馴之子潘廷圭，幼學告訴了御史，上疏彈劾，下獄。其他奸妄豪强重新判罪，殺掉數十人，衹有楊陞畏禍收斂行迹，乃棄置不問罪。隨後，想到自己離開後，楊陞必定又會逞凶，於是逮捕處以死刑，全郡大治。久雨連月，禾稼盡死。幼學大規模實行救荒之政，救活飢民三十四萬有餘。御史將舉薦他，收集他的爲政政績，推官閻世科列上三十六件事，御史上報。下詔加按察副使，仍然承擔郡守之責。

久之，以副使督九江兵備。幼學年已七十，其母尚在，遂以終養歸。母卒，不復出。天啓三年起南京光禄少卿，改太常少卿，俱不赴。明年卒，年八十四矣。中牟、湖州并祠祀之。

很久之後，以按察副使的身份督九江兵備。幼學年齡已經七十歲，他的母親還健在，於是以終養老母返家。母親去世後，不再出任。天啓三年起用爲南京光禄少卿，改任太常少卿，都不赴任。第二年去世，年齡已八十四歲了。中牟、湖州都建祠廟祭祀他。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

列傳第一百七十

儒林(一)

粤自司馬遷、班固創述《儒林》，著漢興諸儒修明經藝之由，朝廷廣厲學官之路，與一代政治相表裏。後史沿其體製，士之抱遺經以相授受者，雖無他事業，率類次爲篇。《宋史》判《道學》、《儒林》爲二，以明伊、雒淵源，上承洙、泗，儒宗統緒，莫正於是。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巨，是以載籍雖繁，莫可廢也。

自從司馬遷、班固創作《儒林傳》，著述漢朝興起以來諸位儒生宏揚闡發經學的經過，朝廷擴充整飭學官的過程，與一代政事治理互爲表裏。後代史書沿襲其體例，士人之中抱持前代遺經以相傳授的，雖然没有其他業績，也都依類編排爲篇。《宋史》分作《道學》、《儒林》二篇，以説明二程伊、雒之學的淵源，是上承孔子洙、泗之學，儒學宗派系統，没有比它更正宗的了。這對於世道人心關係巨大，所以典籍雖然浩繁，也没有什麽書可以廢除。

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當干戈搶攘之時，所至徵召耆儒，講論道德，修明治術，興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規。雖天亶英姿，而諸儒之功不爲無助也。制科取士，一以經義爲先，網羅碩學。嗣世承平，文教特盛，大臣以文學登用者，林立朝右。而英宗之世，河東薛瑄以醇儒預機政，雖弗究於用，其清修篤學，海内宗焉。吴與弼以名儒被薦，天子修幣聘之殊禮，前席延見，想望風采，而譽隆於實，詬誶叢滋。自是積重甲科，儒風少替。白沙而後，曠典缺如。

明太祖起於平民百姓，平定天下，在戰火紛亂之時，所到之處，徵召年高德劭的儒生，講論道德，闡明治理天下之道，興起教化，光彩耀世，成爲一代的偉大典範。雖然太祖天性資才卓越，而諸儒的功勞不是没有幫助的。開科舉選拔士人，完全以經書義理爲首要標準，來網羅博學之人。繼位君主繼承太平盛世，文學教化特别昌盛，大臣中因文學而被選拔任用的，林立於朝廷。英宗年間，河東薛瑄以學識純正的儒生身份參與機要大政，雖然在政事中不能盡展其學識，但其清高的德行、醇厚的學識，爲天下崇仰。吴與弼以著名儒生的身份被舉薦，皇上備置禮品，以特殊禮儀聘請他，設席接見，想一睹其風采，而名過其實，於是責罵并出。從此一直看重科舉及第之人，而儒學之風逐漸衰落。白沙以後，曠世盛典就没有了。

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曹

考察明初諸儒的本源，他們都是朱子門人的支派後裔，師承有序，法度井然。曹端、胡居仁

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宗獻章者曰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别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説者，無復幾人矣。要之，有明諸儒，衍伊、雒之緒言，探性命之奥旨，錙銖或爽，遂啓岐趨，襲謬承訛，指歸彌遠。至專門經訓授受源流，則二百七十餘年間，未聞以此名家者。經學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微，殆其然乎。

今差别其人，準前史例，作《儒林傳》。有事功可見，列於正傳者，兹不復及。其先聖、先賢後裔，明代亟爲表章，衍聖列爵上公，與國終始。其他簪纓逢掖，奕葉承恩，亦儒林盛事也。考其原始，别自爲篇，附諸末簡，以備一代之故云。

忠實地沿襲前人的步履，謹守規矩，保守先儒的正傳，不敢更改。學術的分别，則從陳獻章、王守仁開始。宗法陳獻章的稱作江門之學，獨行其是，傳播不遠。宗法王守仁的稱作姚江之學，另立宗旨，明顯地與朱子背道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過百年，其教義大行於世，其流弊也更加嚴重。嘉靖、隆慶之後，篤信程、朱之學，不改信異説的，没有幾個人了。總之，明代諸儒，推衍伊、雒之學的未盡之言，探討天賦物受的深奥道理，在細節上或有背離，就開啓了歧路，又承襲謬誤，離主旨就更遠了。至於專注於經訓的授受源流，則二百七十餘年間，没有聽説以此聞名成家的。明代經學没有漢、唐的專精，理學承襲了宋、元的糟粕，評論者稱爲科舉興盛而儒學衰微，大概是這樣吧。

現將這些人加以區别，依照前代史書的體例，作《儒林傳》。有事迹功業可見，列於正傳的，這裏不再提及。那些先聖、先賢的後裔，明代屢次表彰，衍聖公官爵位列上公，與明代相始終。其他顯貴的儒生，世代承受皇恩，也是儒林的盛事。考察其原始，另爲一篇，附於篇末，以完備一代的史實。

范祖幹 葉儀(等)　謝應芳　汪克寬　梁寅　趙汸　陳謨
薛瑄 閻禹錫 周蕙(等)　胡居仁 余祐　蔡清 陳琛 林希元(等)
羅欽順　曹端　吴與弼 胡九韶(等)　陳真晟　吕柟 吕潛(等)
邵寶 王問　楊廉　劉觀 孫鼎 李中　馬理　魏校 王應電 王敬臣
周瑛　潘府　崔銑　何瑭　唐伯元　黄淳耀 (弟)淵耀

范祖幹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從同邑許謙游，得其指要。其學以誠意爲主，而嚴以慎獨持守之功。

太祖下婺州，與葉儀并召。祖幹持《大學》以進，太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是書。"太祖令剖陳其義，祖幹謂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跟從同鄉許謙學習，得到他的要旨。他的學問以誠意爲主，對謹慎獨處、堅守志向特别嚴格。

太祖攻下婺州，范祖幹和葉儀一起被召見。范祖幹手持《大學》進見，太祖問治理天下的辦法以何爲先，范祖幹回答説："不超出這本書。"太祖命他剖析其中的道理，范祖幹説，帝王之道，從修身齊家到治國平天下，一定要上下四

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爲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是道也。"深加禮貌，命二人爲諮議，祖幹以親老辭歸。李文忠守處州，特加敬禮，恒稱之爲師。祖幹事親孝，父母皆八十餘而終。家貧不能葬，鄉里共爲營辦，悲哀三年如一日。有司以聞，命表其所居曰純孝坊，學者稱爲純孝先生。

周，均衡公正，使萬物各得其所，然後纔可以談治理。太祖說："這就是聖人之道成爲萬世楷模的原因。我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如有不平，怎能服衆。武力平定禍亂，文教帶來太平，都是這個道理。"太祖對他非常敬重，任命二人爲諮議，范祖幹以父母年邁辭謝而歸。李文忠鎮守處州時，對他特別加以禮遇，總是稱他爲老師。范祖幹事奉雙親十分孝順，父母都是八十多歲纔去世。范祖幹家境貧窮，無力安葬父母，鄉親們共同爲他經辦。范祖幹心情悲哀三年如一日。主管官員聽説後，下令命名他住的地方叫純孝坊，學人因此稱他爲純孝先生。

葉儀　何壽朋　汪與立

葉儀，字景翰，金華人。受業於許謙，謙誨之曰："學者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儀朝夕惕厲，研究奥旨。已而授徒講學，士争趨之。其語學者曰："聖賢言行，盡於《六經》、《四書》，其微詞奥義，則近代先儒之説備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從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太祖克婺州，召見，授爲諮議，以老病辭。已而知府王宗顯聘儀及宋濂爲《五經》師，非久亦辭歸，隱居養親。所著有《南陽雜稿》。吴沉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樂道，守死不變。

葉儀，字景翰，金華人。受業於許謙，許謙教誨他説："學習儒學者必須以仁義禮智信五性和人倫關係爲根本，以開啓心術、變化氣質爲先導。"葉儀日夜警惕謹慎，研究儒學要旨意。後來授徒講學，士人争相前往求學。他告訴學生説："聖賢的言行，都在《六經》、《四書》之中，其精微的言詞、深奥的義理，近代前輩儒者的學説已經够完備了。由他們的言論推求他們的思想，沉浸盤桓於其中，久而久之，自然能學成。不能先確立自己的看法，而妄自判定是非。"太祖攻克婺州，召見葉儀，授職爲諮議，葉儀以年老多病爲由推辭。不久知府王宗顯聘請葉儀和宋濂爲《五經》教師，不久也告辭還鄉，隱居奉養雙親。著作有《南陽雜稿》。吴沉稱贊此書義理明白，見識精到，一絲不苟。葉儀安貧樂道，至死不渝。

門人何壽朋，字德齡，亦金華人。窮經守志，不妄干人。洪武初，舉孝廉，以二親俱老辭。父歿，舍所居宅易地以葬。學者因其自號，稱曰歸全先生。

其門生何壽朋，字德齡，也是金華人。窮究經書，堅守志向，不輕易求人。洪武初年，被推舉爲孝廉，以雙親都年老而推辭。父親去世後，捨棄所住的房舍换地安葬父親。學人根據他的自號，稱他爲歸全先生。

同邑汪與立，字師道，祖幹門人。其德行與壽朋齊名而文學爲優。隱居教授，以高壽終。

同鄉汪與立，字師道，是范祖幹的門生。其德行和何壽朋齊名，而文學更優秀。隱居以教書爲生，以高壽去世。

謝應芳

謝應芳，字子蘭，武進人也。自

謝應芳，字子蘭，武進人。自幼專心一意，

幼篤志好學，潛心性理，以道義名節自勵。元至正初，隱白鶴溪上。構小室，顔曰"龜巢"，因以爲號。郡辟教鄉校子弟，先質後文，諸生皆循循雅飭。疾異端惑世，嘗輯聖賢格言、古今明鑒爲《辨惑編》。有舉爲三衢書院山長者，不就。及天下兵起，避地吴中，吴人争延致爲弟子師。

愛好學問，潛心於性理之學，以道義名節激勵自己。元至正初年，隱居白鶴溪邊。建一小屋，題匾作"龜巢"，并以此作爲自己的號。應郡府徵召去教郡學的子弟，首先注重實質，其次纔是文采，學生們都循規蹈矩言行合於禮制。謝應芳痛恨異端邪説迷惑世人，曾輯録聖賢格言及古今有借鑒意義的故事爲《辨惑編》。有人舉薦謝應芳爲三衢書院山長，謝應芳未去就任。到了天下發生戰亂，謝應芳到吴中躲避，吴地之人争着延聘他作子弟的老師。

久之，江南底定，始來歸，年逾七十矣。徙居芳茂山，一室蕭然，晏如也。有司徵修郡志，强起赴之。年益高，學行益劭。達官縉紳過郡者，必訪於其廬，應芳布衣韋帶與之抗禮。議論必關世教，切民隱，而導善之志不衰。詩文雅麗藴藉，而所自得者，理學爲深。卒年九十七。

過了很久，江南平定，纔返回故里，已年過七十了。遷居到芳茂山，滿屋凄清，但他很安然。主管官員徵召他去纂修郡志，他勉强起身赴任。年歲越高，學問德行越美好。達官貴人經過郡治，一定要到他的住所拜訪，謝應芳布衣革帶，對他們以平等禮節相待。談論一定是關於當世禮教，切合百姓疾苦，而引導人們向善的志向没有減弱。其詩文高雅優美寬厚含蓄，而自己有心得的，理學最深。終年九十七歲。

汪克寬

汪克寬，字德一，祁門人。祖華，受業雙峰饒魯，得勉齋黄氏之傳。克寬十歲時，父授以雙峰問答之書，輒有悟。乃取《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習，專勤異凡兒。後從父之浮梁，問業於吴仲迂，志益篤。元泰定中，舉應鄉試，中選。會試以答策伉直見黜，慨然棄科舉業，盡力於經學。《春秋》則以胡安國爲主，而博考衆説，會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録纂疏》。《易》則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禮經補逸》。《綱目》有《凡例考異》。四方學士，執經門下者甚衆。至正間，蘄、黄兵至，室廬貲財盡遭焚掠。簞瓢屢空，怡然自得。

汪克寬，字德一，祁門人。祖父汪華，受教於雙峰饒魯，得到了勉齋黄氏的真傳。汪克寬十歲時，父親教他雙峰問答體的書，總有領悟。就取來《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習，專注勤奮不同於一般的孩子。後來跟從父親到了浮梁，問學於吴仲迂，志向更加堅定。元泰定年間，參加鄉試，被選中。會試時因爲對答剛直而被貶斥，慨然抛棄科舉功名，盡力於經學。《春秋》以胡安國爲主，又博采衆説，薈萃成書，命名爲《春秋經傳附録纂疏》。《易》則著有《程朱傳義音考》。《詩》著有《集傳音義會通》。《禮》著有《禮經補逸》。《綱目》著有《凡例考異》。四方學士，到他門下學經的很多。至正年間，蘄州、黄州徐壽輝部到來，房屋財産全被焚燒劫掠。常常没有飯吃，但仍怡然自得。

洪武初，聘至京師，同修《元史》。書成，將授官，固辭老疾。賜銀幣，給驛還。五年冬卒，年六十有

洪武初年，被聘請到京師，共同編修《元史》。書編好了，將要授予官職，他以年老多病爲由堅決地推辭。皇上賜給他白銀和禮品，給予

九。

驛站車馬還鄉。洪武五年冬去世，時年六十九歲。

梁寅

梁寅，字孟敬，新喻人。世業農，家貧，自力於學，淹貫《五經》、百氏。累舉不第，遂棄去。辟集慶路儒學訓導，居二歲，以親老辭歸。明年，天下兵起，遂隱居教授。

梁寅，字孟敬，新喻人。世代務農，家境貧窮，靠自己的力量學習，精通《五經》和諸子百家。多次參加科舉考試，不能及第，於是放棄。被徵召爲集慶路儒學訓導，過了兩年，以雙親年老爲由辭職而歸。第二年，天下戰亂暴發，就隱居教書爲生。

太祖定四方，徵天下名儒修述禮樂。寅就徵，年六十餘矣。時以禮、律、制度，分爲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皆推服。書成，賜金幣。將授官，以老病辭，還。結廬石門山，四方士多從學，稱爲梁五經，又稱石門先生。鄰邑子初入官，詣寅請教。寅曰："清、慎、勤，居官三字符也。"其人問天德王道之要，寅微笑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其人退曰："梁子所言，平平耳。"後以不檢敗，語人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寅卒，年八十二。

太祖平定四方，徵召天下名儒纂修禮樂。梁寅應徵，年紀已六十多歲了。當時按禮、律、制度分爲三局，梁寅在禮局中，研討評論精到周密，各位名儒都推崇信服他。書纂修完成，皇上賜予黄金和禮品。將授以官職，梁寅以老病爲由推辭，回到故里。在石門山上建屋居住，四方的士人很多來跟從他學習，稱他爲梁五經，又稱他爲石門先生。鄰鄉人的兒子剛開始作官，拜訪梁寅請教。梁寅說："清、慎、勤，這是作官的三字訣。"此人問天德王道的要旨，梁寅微笑着說："言語忠誠有信，行爲篤厚敬肅，這就是天德。不損壞財物，不爲害百姓，這就是王道。"此人出來後說："梁先生所說的，不過如此而已。"後來此人因爲不檢點而身敗名裂，他對人說："我不敢再見石門先生了。"梁寅去世時，年八十二歲。

趙汸

趙汸，字子常，休寧人。生而姿稟卓絕。初就外傅，讀朱子《四書》，多所疑難，乃盡取朱子書讀之。聞九江黄澤有學行，往從之游。澤之學，以精思自悟爲主。其教人，引而不發。汸一再登門，乃得《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已，復往，留二歲，得口授六十四卦大義與學《春秋》之要。後復從臨川虞集游，獲聞吴澄之學。乃築東山精舍，讀書著述其中。鷄初鳴輒起，澄心默坐。由是造詣精深，諸經無不通貫，而尤邃於《春秋》。初以聞於黄澤者，爲《春秋師

趙汸，字子常，休寧人。從小天資卓絕。當初外出求學，讀朱子《四書》，疑難甚多，就把朱子的書都找來讀。聽說九江黄澤學問品行好，就去跟從他學習。黄澤的學問，以精細思考、自我領悟爲主。他教育人，啓發而不點透。趙汸一再登門求教，纔得到《六經》疑義答案千餘條而歸。隨後，又再次前往，住了兩年，得到口授的六十四卦大義和學習《春秋》的要點。後來又跟從臨川虞集學習，學到了吴澄的學問。於是修建了東山精舍，在裏面讀書寫作。鷄剛叫就起來，静心默坐。由此造詣精深，各種經典無不精通，而對《春秋》的研究尤其深入。當初，根據在黄澤處聽到的内容，作《春秋師說》三卷，後來又

説》三卷，復廣之爲《春秋集傳》十五卷。因《禮記》經解有"屬辭比事《春秋》教"之語，乃復著《春秋屬辭》八篇。又以爲學《春秋》者，必考《左傳》事實爲先，杜預、陳傅良有得於此，而各有所蔽，乃復著《左氏補注》十卷。當是時，天下兵起，汸轉側干戈間，顛沛流離，而進修之功不懈。

擴充爲《春秋集傳》十五卷。因爲《禮記》經解有"屬辭比事《春秋》教"的話，就又作了《春秋屬辭》八篇。又認爲學習《春秋》的人，一定以考證《左傳》史實作爲先導，杜預、陳傅良得益於此，但各有不足，就又作了《左氏補注》十卷。這時，天下戰亂發生，趙汸輾轉於戰火之間，顛沛流離，但進修學習的功夫没有鬆懈。

太祖既定天下，詔修《元史》，徵汸預其事。書成，辭歸。未幾卒，年五十有一。學者稱東山先生。

太祖平定天下以後，下詔纂修《元史》，徵召趙汸參與其事。書完成後，告辭還鄉。不久就去世了，年五十一歲。學人稱他爲東山先生。

陳謨

陳謨，字一德，泰和人。幼能詩文，邃於經學，旁及子史百家，涉流探源，辨析純駁，犁然要於至當。隱居不求仕，而究心經世之務。嘗謂："學必敦本，莫加於性，莫重於倫，莫先於變化氣質。若禮樂、刑政、錢穀、甲兵、度數之詳，亦不可不講習。"一時經生學子多從之游。事親孝，友於其弟。鄉人有爲不善者，不敢使聞。

陳謨，字一德，泰和人。幼年時就能作詩文，精於經學，旁及諸子史部百家，涉及支流，探求本源，辨析純正和駁雜，清楚地求得最恰當的學識。隱居不求作官，但留心於治國的事務。他曾經説："學習必須注重根本，没有比天性更爲上的，没有比倫理更重要的，没有比變化氣質更優先的。至於禮樂、刑法、錢糧、甲兵、度量的詳細情況，也不可不學習。"一時間經生學子很多人跟從他學習。陳謨事奉雙親孝順，對弟弟友愛。同鄉有幹壞事的，不敢讓他知道。

洪武初，徵詣京師，賜坐議學。學士宋濂、待制王褘請留爲國學師，謨引疾辭歸。屢應聘爲江、浙考試官，著書教授以終。

洪武初年，被徵召到京師，皇上賜他坐着講學。學士宋濂、待制王褘請他留下擔任國學教師，陳謨托病推辭歸去。多次應聘爲江、浙考試官，著書、教書直至去世。

薛瑄　閻禹錫

薛瑄，字德温，河津人。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爲元氏教諭。母齊，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性穎敏，甫就塾，授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及貞改任滎陽，瑄侍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奇之。既而聞高密魏希文、海寧范汝舟深於理學，貞乃并禮爲瑄師。由是盡焚所作詩賦，究心洛、閩淵源，至忘寢食。後貞復改官鄢陵。瑄補鄢陵學生，遂舉河南鄉試第一，

薛瑄，字德温，河津人。父親薛貞，洪武初年鄉試中舉，任元氏縣教諭。母親齊氏，曾夢見一個穿紫色衣服的人來見她，後來就生下了薛瑄。薛瑄天性聰穎敏捷，剛到私塾，教他《詩》、《書》，就能背誦，每天能記誦千餘字。到了薛貞調任滎陽，薛瑄也隨同前往。當時十二歲，把所作的詩賦呈送給監司看，監司很驚奇。後來聽説高密魏希文、海寧范汝舟對理學的研究很精深，薛貞就一并禮聘他們作薛瑄的老師。於是薛瑄把所作的詩賦全部燒掉，潛心研究洛、閩之學的淵源，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後來薛貞改到鄢陵作

時永樂十有八年也。明年成進士。以省親歸。居父喪，悉遵古禮。宣德中服除，擢授御史。三楊當國，欲見之，謝不往。出監湖廣銀場，日探性理諸書，學益進。以繼母憂歸。

官，薛瑄增補爲鄢陵縣學的學生，考取河南鄉試第一名，這時是永樂十八年。第二年成爲進士。因爲探親而回鄉。爲父親守喪，完全遵循古禮。宣德年間解除服喪，被提升爲御史。當時三楊執掌國政，想召見他，他推辭不去。薛瑄被派出監理湖廣銀場，他每天探討各種理學書籍，學問更加長進。因爲繼母去世而返鄉。

正統初還朝，尚書郭璡舉爲山東提學僉事。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爲講授。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呼爲薛夫子。王振語三楊："吾鄉誰可爲京卿者?"以瑄對，召爲大理左少卿。三楊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見，李賢語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其後議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自是銜瑄。

正統初年回到朝廷，尚書郭璡推舉他爲山東提學僉事。薛瑄首先展示白鹿洞學規，啓發學生。又召見學生，親自講學。有才幹的學生喜歡他的寬厚，没有才幹的學生懼怕他的嚴厲，都稱呼他爲薛夫子。王振問三楊："我們的鄉人誰可以擔任朝廷卿相?"三楊以薛瑄對答，於是召薛瑄爲大理左少卿。三楊認爲起用薛瑄是出於王振的意思，希望薛瑄去拜見王振，李賢把這個意思告訴了薛瑄。薛瑄嚴肅地説："在朝廷上拜官，到私人家謝恩，我不幹這樣的事。"後來在東閣議事，公卿大夫見到王振都趨步而拜，獨有薛瑄屹立着身軀。王振趨步向薛瑄作揖，薛瑄也没有加重禮節，王振從此對薛瑄懷恨在心。

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從子山欲納之，指揮妻不肯。妾遂訐妻毒殺夫，下都察院訊，已誣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誣瑄及左、右少卿賀祖嗣、顧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復諷言官劾瑄等受賄，并下獄。論瑄死，祖嗣等末減有差。繫獄待决，瑄讀《易》自如。子三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忽泣於爨下。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動。會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免。

某指揮死了，他的妾有姿色，王振的侄子王山想娶她，指揮的妻子不同意。妾就誣陷指揮的妻子毒殺丈夫，指揮的妻子被捉到都察院審訊，不久就屈招了。薛瑄和同僚看出了其中的冤情，三次退回了案卷。都御史王文秉承王振的旨意，誣陷薛瑄和大理寺左、右少卿賀祖嗣、顧惟敬等故意開脱犯人罪責，王振又暗示言官彈劾薛瑄等受賄，薛瑄等都被下獄。判定薛瑄死罪，賀祖嗣等減刑不等。拘繫獄中，等待處决，薛瑄閲讀《易經》，神色自若。薛瑄的三個兒子，願意一個代父赴死，兩個充軍，不被允許。到了行刑的時候，王振的奴僕忽然在竈前哭起來。問他哭的原因，哭得更加悲傷，説："聽説今天薛夫子將被處死啊。"王振大爲感動。正碰上刑科第三次上奏，兵部侍郎王偉也申冤救助，於是就免去了死罪。

景帝嗣位，用給事中程信薦，起大理寺丞。也先入犯，分守北門有功。尋出督貴州軍餉，事竣，即乞

景帝繼位，采用給事中程信的推薦，起用薛瑄爲大理寺丞。也先入犯，薛瑄分守北門有功。不久派出督辦貴州軍餉，事情完成後，薛瑄請求

休，學士江淵奏留之。景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富豪殺人，獄久不决，瑄執置之法。召改北寺。蘇州大饑，貧民掠富豪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閣臣出視，坐以叛，當死者二百餘人，瑄力辨其誣。文恚曰："此老倔强猶昔。"然卒得減死。屢疏告老，不許。

退休，學士江淵上奏挽留他。景泰二年，任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殺人，案子久拖不決，薛瑄將其捉來繩之以法。又被召回任北大理寺卿。蘇州發生大饑荒，窮人搶奪富豪的糧食，焚燒富豪的房屋，逃到海上躲避罪責。王文以内閣大臣的身份出京視事，判以叛亂罪名，當處死的有二百餘人，薛瑄極力論辯其罪名不實。王文憤恨地説："這個老頭還是和以前一樣倔强。"然而終於得以減去死罪。薛瑄多次上疏請求告老還鄉，皇上不准許。

英宗復辟，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王文、于謙下獄，下群臣議，石亨等將置之極刑。瑄力言於帝，後二日文、謙死，獲減一等。帝數見瑄，所陳皆關君德事。已，見石亨、曹吉祥亂政，疏乞骸骨。帝心重瑄，微嫌其老，乃許之歸。

英宗恢復了帝位，拜薛瑄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進入内閣參預機要政務。王文、于謙下獄，皇上叫群臣議罪，石亨等將置兩人於極刑。薛瑄極力進言於皇上，過了兩天王文、于謙被處死，薛瑄被降級一等。皇上多次接見薛瑄，薛瑄所陳述的都是關於君德的事。後來，薛瑄見石亨、曹吉祥擾亂朝政，上疏請求退休。皇上心中看重薛瑄，祇是略微嫌他年老，就准許他回鄉。

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爲主，充養邃密，言動咸可法。嘗曰："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録》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天順八年六月卒，年七十有二。贈禮部尚書，謚文清。弘治中，給事中張九功請從祀文廟，詔祀於鄉。已，給事中楊廉請頒《讀書録》於國學，俾六館誦習。且請祠名，詔名"正學"。隆慶六年，允廷臣請，從祀先聖廟庭。

薛瑄的學問完全是本源於程頤、朱熹，他修煉自己、教育他人，以回復本性之善爲主，培育涵養深遠精密，言行都值得效法。曾説："自考亭以下，這一學説已非常清楚，不需要再寫什麽著作，衹要躬身實行就行了。"著有《讀書録》二十卷，平易簡要切實，都談的自己的心得，學者都推崇他。天順八年六月去世，時年七十二歲。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文清。弘治年間，給事中張九功請求陪祀於文廟，下詔祭祀於鄉里。事後，給事中楊廉請求在國學頒發《讀書録》，讓六館誦習。又請求賜予祠堂名，下詔名"正學"。隆慶六年，准允朝廷大臣的請求，陪祀先聖廟庭。

其弟子閻禹錫，字子輿，洛陽人。父端，舉河南鄉試第一，爲教諭，卒。禹錫方九歲，哭父幾滅性。長博涉群書，領正統九年鄉薦，除昌黎訓導。以母喪歸，廬墓三年，詔以孝行旌其閭。聞河津薛瑄講濂、洛之學，遂罷公車，往受業。久之，將

薛瑄的弟子閻禹錫，字子輿，洛陽人。父親閻端，考中河南鄉試第一名，任教諭，去世。閻禹錫纔九歲，哭吊父親，差一點喪命。長大後博覽群書，正統九年鄉試中舉，授昌黎訓導。因爲母親去世回家，在墓地居喪三年，皇上下詔在鄉里表彰他的孝行。閻禹錫聽説河津薛瑄講授濂溪周敦頤、洛陽二程的學説，就辭去公職，前往受

歸，瑄送至里門，告之曰："爲學之要，居敬窮理而已。"禹錫歸，得其大指，益務力行。

業。很久以後，將要歸家，薛瑄送他至鄉里大門，告誡他說："治學的要領，持身恭敬、窮究義理而已。"閻禹錫回鄉後，領會了理學的主要精神，更加努力實行。

天順初，大學士李賢薦爲國子學正。請嚴監規以塞奔競，復武學以講備禦，帝皆從之。尋升監丞，忤貴幸，左遷徽州府經歷。諸生伏闕乞留，不允。再遷至南京國子監丞，掌京衛武學，四爲同考官，超拜監察御史。督畿內學，取周子《太極圖》、《通書》爲士子講解，一時多士皆知嚮學。成化十二年卒，年五十一。

天順初年，被大學士李賢舉薦爲國子學正。請求嚴格學規以杜絶追名逐利，恢復武學以講授戰備，皇帝都聽從他。不久升任國子監丞，得罪了權貴，貶職爲徽州府經歷。諸生伏在宫前請求挽留他，未獲准允。後升任南京國子監丞，掌管京衛武學，四次擔任同考官，越級拜授監察御史。督導京畿學政，選取周子《太極圖》、《通書》爲學子講解，一時間許多學子都知曉而跟從他學習。成化十二年去世，時年五十一歲。

周蕙

周蕙，字廷芳，泰州人。爲臨洮衛卒，戍蘭州。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惕然感動，遂讀書。州人段堅，薛瑄門人也，時方講學於里。蕙往聽之，與辨析，堅大服。誨以聖學，蕙乃研究《五經》。又從學安邑李昶。昶，亦瑄門人也，由舉人官清水教諭。學使者嘆其賢，薦昶代己，命未下而卒。蕙從之久，學益邃。恭順侯吳瑾鎮陝西，欲聘爲子師，固辭不赴。或問之，蕙曰："吾軍士也，召役則可。若以爲師，師豈可召哉?"瑾躬送二子於其家，蕙始納贄焉。後還居泰州之小泉，幅巾深衣，動必由禮。州人多化之，稱爲小泉先生。以父久游江南不返，渡揚子江求父，舟覆溺死。

周蕙，字廷芳，泰州人。是臨洮衛的士卒，守衛蘭州。二十歲時，聽人講《大學》首章，警醒感悟，就開始讀書。當地人段堅，是薛瑄的門生，當時正在鄉里講學。周蕙前往聽講，與他分辨剖析，段堅非常佩服。段堅教他儒學，周蕙就研究《五經》。又跟從安邑李昶學習。李昶也是薛瑄的門生，以舉人的身份任清水教諭。督學使者嘆服他的賢能，推薦李昶代替自己，任命尚未下達李昶就去世了。周蕙跟從李昶很久，學問更加深邃。恭順侯吳瑾鎮守陝西，想聘周蕙作兒子的老師，周蕙一再推辭未去。有人問他爲何不去，周蕙說："我是軍人，徵召服役是可以的。如果作老師，難道老師是可以召喚的嗎?"吳瑾親自送兩個兒子到周蕙家，周蕙纔接受了見面禮。後來還鄉住在泰州的小泉，頭裹幅巾，身着長衫，一舉一動都符合禮儀。當地人多受到他的教化，稱他爲小泉先生。周蕙因爲父親久游江南不歸，渡揚子江尋找父親，船翻而溺死。

蕙門人著者，薛敬之、李錦、王爵、夏尚樸。

周蕙的門生，著名的有薛敬之、李錦、王爵、夏尚樸。

薛敬之

敬之，字顯思，渭南人。五歲好讀書，不逐群兒戲。長從蕙游，鷄鳴候門啓，輒灑掃設座，跪而請教。嘗語人曰："周先生躬行孝弟，學近伊、

薛敬之，字顯思，渭南人。五歲時就喜歡讀書，不和小孩們一起游戲。長大後跟從周蕙學習，鷄叫就等候開門，然後灑水掃地設置座席，跪着求教。曾對人說："周先生親身實行孝悌之

洛，吾以爲師。陝州陳雲逵忠信狷介，事必持敬，吾以爲友。"憲宗初，以歲貢生入國學，與同舍陳獻章并有盛名。會父母相繼歿，號哭徒行大雪中，遂成足疾。母嗜韭，終身不食韭。成化末，選應州知州，課績爲天下第一。弘治九年遷金華同知。居二年，致仕，卒年七十四。所著有《道學基統》、《洙泗言學録》、《爾雅便音》、《思菴埜録》諸書。思菴者，敬之自號也。其門人呂柟最著，自有傳。

李錦

錦，字名中，咸寧人。舉天順六年鄉試。入國學，爲祭酒邢讓所知。讓坐事下吏，錦率衆抗章白其非辜。幼喪父，事母色養，執喪盡禮，不作浮屠法。巡撫余子俊欲延爲子師，錦以齊衰不入公門，固辭。所居僅蔽風雨，布衣糲食，義不妄取。成化中選松江同知，卒官。

王爵

爵，字錫之，泰州人。弘治初，由國學生授保安州判官，有平允聲。其教門人也，務以誠敬爲本。

胡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聞吳與弼講學崇仁，往從之游，絶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册，詳書得失，用自程考。鶉衣簞食，晏如也。築室山中，四方來學者甚衆，皆告之曰："學以爲己，勿求人知。"語治世，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所著有《居業録》，蓋取修辭立誠之義。每言："與吾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誤認存心多流於禪，或欲屏絶思慮以求

道，學問貼近伊、洛二程之學，我拜他爲師。陝州陳雲逵忠信孤傲，凡事一定持恭敬態度，我以他爲友。"憲宗初年，以歲貢生的身份進入國學，與同宿舍的陳獻章一起享有盛名。碰上父母相繼去世，在大雪中號哭着步行，落下了足疾。因其母親喜歡吃韭菜，於是終身不吃韭菜。成化末年，被選任爲應州知州，考核政績爲天下第一。弘治九年升任金華同知。過了兩年，退休，去世時七十四歲。著有《道學基統》、《洙泗言學録》、《爾雅便音》、《思菴埜録》等書。思菴，是薛敬之的自號。他的門生中，呂柟最著名，另外有傳。

李錦，字名中，咸寧人。天順六年鄉試中舉。進入國學，受到祭酒邢讓賞識。邢讓因事下獄，李錦率衆直言上疏辯白其無罪。李錦幼年喪父，事奉母親孝順，治喪完全符合禮儀，不作佛教法事。巡撫余子俊想延聘他作兒子的老師，李錦以身着喪服不入公門爲由堅決推辭。所住的房子僅能遮蔽風雨，布衣粗食，堅持理義，不妄取錢財。成化年間中選松江同知，死在任上。

王爵，字錫之，泰州人。弘治初年，由國學學生授保安州判官，有公平允當的聲譽。他教育門生，務必以誠信恭敬爲根本。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聽説吳與弼在崇仁講學，前往跟從他學習，斷絶了在仕途上進取的念頭。其學説以主張忠誠信義爲先，以追求心胸放達爲樞要，能掌握好而不失控，没有比恭敬更重要的了，於是就以敬字作爲齋名。胡居仁神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貴賓。手邊常備一個本子，詳細記録得失，用來考查自己。破衣陋食，安閑自如。在山中建房而居，四方來求學的人很多，都告誡他們説："學習是爲了自己，勿須要求别人知道。"談論治理國家，則説："衹有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著作有《居業録》，是取修辭立誠的意思。經常説："與我的學説相似的莫過於禪學。後來的學者，誤認爲保存本心多流變

靜。不知聖賢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静未嘗不静也。故卑者溺於功利，高者騖於空虚，其患有二：一在所見不真，一在功夫間斷。”嘗作《進學箴》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畢矣。”

爲禪，有人想屏棄思維以求安静。殊不知聖賢衹要謹慎戒懼，自然没有邪念，不求安静未必不安静。所以心志卑下的人沉溺於功利，心高氣傲的人致力於空虚，他們的弊病有兩條：一在於所見到的不真實，二在於修學的功夫有間斷。”曾作《進學箴》説：“誠信恭敬確立，本心自然留存。努力實行既久，全身上下皆仁。舉而施行，家國大治，聖人所能做的事都能做到。”

居仁性行淳篤，居喪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門。與人語，終日不及利禄。與羅倫、張元禎友善，數會於弋陽龜峰。嘗言，陳獻章學近禪悟，莊昶詩止豪曠，此風既成，爲害不細。又病儒者撰述繁蕪，謂朱子注《參同契》、《陰符經》，皆不作可也。督學李齡、鍾成相繼聘主白鹿書院。過饒城，淮王請講《易傳》，待以賓師之禮。是時吴與弼以學名於世，受知朝廷，然學者或有間言。居仁闇修自守，布衣終其身，人以爲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一人而已。卒年五十一。萬曆十三年從祀孔廟，復追謚文敬。

其弟子余祐最著。

胡居仁品行淳樸篤厚，居喪時瘦骨嶙峋，没有拐杖不能站立，三年没有進内室之門。與人談話，終日不涉及利禄。與羅倫、張元禎友好，數次聚會於弋陽龜峰。曾説，陳獻章學説近於禪宗頓悟，莊昶的詩衹是豪放曠達，這種風氣形成以後，爲害不小。又憂慮儒家學者撰述繁蕪，認爲朱子注《參同契》、《陰符經》，都可以不作。督學李齡、鍾成相繼聘他主持白鹿書院。經過饒城時，淮王請他講授《易傳》，以接待賓師的禮節來接待他。這時吴與弼以學問聞名於世，受到朝廷禮遇，但學者也間或有非議之言。胡居仁暗地修養，自守節操，以平民布衣終其一身，人們都認爲薛瑄之後，純粹而完全出於正道，祇有胡居仁一人而已。去世時五十一歲。萬曆十三年陪祀孔廟，又追贈謚號文敬。

胡居仁的弟子，余祐最著名。

余祐

祐字子積，鄱陽人。年十九，師事居仁，居仁以女妻之。弘治十二年舉進士。爲南京刑部員外郎，以事忤劉瑾，落職。瑾誅，起爲福州知府。鎮守太監市物不予直，民群訴於祐。涕泣慰遣之，云將列狀上聞。鎮守懼，稍戢，然恚甚，遣人入京告其黨曰：“不去余祐，鎮守不得自遂也。”然祐素廉，摭拾竟無所得。未幾，遷山東副使。父憂，服闋，補徐州兵備副使。中官王敬運進御物入都，多挾商船，與知州樊準、指揮王良詬。良發其違禁物，敬懼，詣祐求解，祐不聽。敬誣奏準等毆己，遂并逮祐，謫

余祐字子積，鄱陽人。十九歲時，拜胡居仁爲師，胡居仁將女兒嫁給他。弘治十二年考中進士。任南京刑部員外郎，因事冒犯了劉瑾，被削職。劉瑾被誅後，起用爲福州知府。鎮守太監買東西不付錢，百姓群起告到余祐處。余祐哭着安慰遣散他們，説將條列奏狀上報皇帝。鎮守害怕了，稍有收斂，但非常痛恨他，派人入京報告同黨説：“不除掉余祐，鎮守不得遂順。”然而余祐素來廉潔，收集他的材料，竟毫無所得。不久，升任山東副使。父親去世，服喪期滿，補徐州兵備副使。宦官王敬運送進貢給皇上的物品入京，多挾帶商船，與知州樊準、指揮王良發生口角。王良揭發其中的違禁物品，王敬害怕了，拜見余祐請求調解，余祐没有聽從。王敬誣奏樊準等毆

爲南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嘉靖初，歷雲南布政使，以太僕寺卿召，未行，改吏部右侍郎，祐已先卒。

祐之學，墨守師説，在獄中作《性書》三卷。其言程、朱教人，專以誠敬入。學者誠能去其不誠不敬者，不患不至古人。時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論》，謂其學終歸於存養。祐謂："朱子論心學凡三變，存齋記所言，乃少時所見，及見延平，而悟其失。後聞五峰之學於南軒，而其言又一變。最後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静交致其力，此其終身定見也。安得執少年未定之見，而反謂之晚年哉?"其辨出，守仁之徒不能難也。

打自己，就一并逮捕了余祐，貶爲南寧府同知。稍後升任韶州知府，投狀自我彈劾而去。嘉靖年間，歷任雲南布政使，皇上以太僕寺卿徵召，未及赴任，改任爲吏部右侍郎，但余祐已先去世了。

余祐的學問，墨守師説，在獄中作《性書》三卷。其中説程、朱教人，專門以誠信恭敬入手。學者如果真能去掉不誠信不恭敬的地方，不愁達不到古人的境界。當時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論》，説其學説最終歸於保存本心，養育正性。余祐説："朱子論心學共有三次變化，存齋記録的朱熹的言論，是年少時的所見所聞，等到朱熹見到李延平，就醒悟到自己的不足。後來又在南軒處聽講五峰之學，而其言論又發生一次變化。最後改定已發表和尚未發表的言論，本體和作用不偏不倚，運動和止息互相作用，這就是他終身的最後見解。怎能把他年少時未確定的見解，反而説成是晚年的呢?"余祐的辯駁出來後，王守仁等人不能和他辯難。

蔡清

蔡清，字介夫，晋江人。少走侯官，從林玭學《易》，盡得其肯綮。舉成化十三年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即乞假歸講學。已，謁選，得禮部祠祭主事。王恕長吏部，重清，調爲稽勳主事，恒訪以時事。清乃上二札：一請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尋以母憂歸，服闋，復除祠祭員外郎。乞便養，改南京文選郎中。一日心動，急乞假養父，歸甫兩月而父卒，自是家居授徒不出。正德改元，即家起江西提學副使。寧王宸濠驕恣，遇朔望，諸司先朝王，次日謁文廟。清不可，先廟而後王。王生辰，令諸司以朝服賀。清曰"非禮也"，去蔽膝而入，王積不悦。會王求復護衛，清有後言。王欲誣以詆毁詔旨，清遂乞休。王佯挽留，且許以女妻其子，竟力辭去。劉

蔡清，字介夫，晋江人。年少時到侯官，跟從林玭學習《易經》，完全學到了其關鍵之處。考中成化十三年鄉試第一名。二十年成爲進士，就請假回鄉講學。後來，到吏部應選，授禮部祠祭主事。王恕主持吏部，很看重蔡清，調他爲稽勳主事，經常向他咨詢時事。蔡清於是上呈了兩封札書：一是請求整頓法度，二是舉薦劉大夏等三十餘人。王恕都采納了。不久因爲母親去世而回家，服喪完畢，又授予祠祭員外郎。請求調動，便於贍養父親，改任南京文選郎中。有一天突然心跳不安，急忙請假回家奉養父親，回家剛兩個月父親就去世了，從此在家教學不再外出。正德元年，在家中起用爲江西提學副使。寧王朱宸濠驕横妄爲，每逢初一、十五，各位官員先朝拜寧王，第二天纔謁拜文廟。蔡清不許可，先謁拜文廟，然後纔朝拜寧王。寧王生日，命令各位官員身着朝服拜賀。蔡清説："這不合禮制。"去掉蔽膝而進入王府，寧王心中不高興。又碰上寧王要求恢復護衛，蔡清背後有非議。寧王想誣告

瑾知天下議己，用蔡京召楊時故事，起清南京國子祭酒。命甫下而清已卒，時正德三年也，年五十六。

蔡清詆毁聖旨，蔡清就請求退休。寧王假意挽留，而且許諾將女兒嫁給蔡清的兒子，蔡清最終極力推辭而去。劉瑾知道天下非議自己，仿照蔡京召用楊時的舊事，起用蔡清爲南京國子祭酒。命令剛下達，而蔡清已經去世，當時是正德三年，蔡清時年五十六歲。

清之學，初主静，後主虚，故以虚名齋。平生飭躬砥行，貧而樂施，爲族黨依賴。以善《易》名。嘉靖八年，其子推官存遠以所著《易經》、《四書蒙引》進於朝，詔爲刊布。萬曆中追謚文莊，贈禮部右侍郎。

蔡清的學問，起初主張静心修養，後來又主張虚心專一，故以虚字來作齋名。平生警飭自身，砥礪品行，家境貧窮而樂善好施，爲同族鄉黨所依靠。以精通《易經》而聞名。嘉靖八年，其兒子推官蔡存遠將蔡清所著的《易經》、《四書蒙引》進獻給朝廷，皇上下詔刊行。萬曆年間追贈謚號文莊，追贈禮部右侍郎。

其門人陳琛、王宣、易時中、林同、趙逯、蔡烈并有名，而陳琛最著。

蔡清的門生陳琛、王宣、易時中、林同、趙逯、蔡烈都有名聲，而陳琛最著名。

陳琛　林希元

琛，字思獻，晋江人，杜門獨學。清見其文異之，曰："吾得友此人足矣。"琛因介友人見清，清曰："吾所發憤沉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子已盡得之，今且盡以付子矣。"清殁十年，琛舉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南京户部，就擢考功主事，乞終養歸。嘉靖七年，有薦其恬退者，詔徵之，琛辭。居一年，即家起貴州僉事，旋改江西，皆督學校，并辭不赴。家居，却掃一室，偃卧其中，長吏莫得見其面。

陳琛，字思獻，晋江人。獨自閉門讀書，蔡清看到他的文章很驚異，説："我如果能和這個人交上朋友就滿足了。"陳琛通過友人謁見蔡清，蔡清説："我發憤努力潛心苦學而得到的一點見解，告訴别人，别人常不理解。您已全部得到了它，現在將它全部托付給您吧。"蔡清死後十年，陳琛考中進士。授刑部主事，又改到南京户部任職，升爲考功主事，請求退休而歸。嘉靖七年，有推薦退隱者的舉措，皇上下詔徵召陳琛，陳琛推辭了。過了一年，在家中被起用爲貴州僉事，不久又改任江西，均是主管學校，都推辭没有赴任。在家隱居時，閉門謝客，睡卧屋中，官吏們没有人能見到他。

同郡林希元，字懋貞，與琛同年進士。歷官雲南僉事，坐考察不謹罷歸。所著《存疑》等書，與琛所著《易經通典》、《四書淺説》，并爲舉業所宗。

同郡人林希元，字懋貞，與陳琛同年中進士。曾任雲南僉事，因考察不嚴的罪名被罷官回家。所著的《存疑》等書，與陳琛所著的《易經通典》、《四書淺説》，一起受到參加科舉考試人士的推崇。

王宣

王宣，晋江人。弘治中舉於鄉，一赴會試不第，以親老須養，不再赴。嘗曰："學者混朱、陸爲一，便

王宣，晋江人。弘治年間鄉試中舉，第一次參加會試未考中，以父母需要贍養爲由，不再參加第二次會試。曾説："學者將朱熹、陸九淵混

非真知。"爲人廓落豪邁，俯視一世。

爲一談，便不是真學問。"爲人曠達豪邁，瞧不起一世之人。

易時中

易時中，字嘉會，亦晉江人。舉於鄉，授東流教諭，遷夏津知縣，有惠政。稍遷順天府推官。以治胡守中獄失要人意，將中以他事，遂以終養歸。道出夏津，老稚争獻果脯。將别，有哭失聲者。母年九十一而終，時中七十矣，毁不勝喪而卒。

易時中，字嘉會，也是晉江人。鄉試中舉，授東流教諭，升夏津知縣，有仁德政績。不久升任順天府推官。因爲審理胡守中一案不合權貴之意，將以其他事爲由來陷害易時中，於是就退休回家。路過夏津，老老少少争着獻上果品肉食。將分别時，有的人甚至痛哭失聲。母親九十一歲去世，當時易時中已經七十歲了，因喪事損害了健康，不勝哀痛而去世。

趙逯

趙逯，字子重，東平人。弘治中舉鄉試，受《易》於清。蔡氏《易》止行於閩南，及是北行齊、魯矣。居母喪毁瘠，後會試不第，遂抗志不出。生平好濂、洛諸子之學，於明獨好薛氏《讀書録》。

趙逯，字子重，東平人。弘治年間鄉試中舉，跟從蔡清學習《易經》。蔡清的《易》説本來衹流行於閩南，從此向北流行到了齊、魯。服母喪過度悲哀而瘦弱，後來會試未能考中，就堅持志向，不再參加考試。生平喜好濂溪周敦頤、洛陽二程諸子的學説，在明朝惟獨喜愛薛瑄的《讀書録》。

蔡烈

蔡烈，字文繼，龍溪人。父昊，瓊州知府。烈弱冠爲諸生，受知於清及莆田陳茂烈。隱居鶴鳴山之白雲洞，不復應試。嘉靖十二年詔舉遺佚，知府陸金以烈應，以母老辭。巡按李元陽檄郡邑建書院，亦固辭。忽山鳴三日，烈遂卒。主簿詹道嘗請論心，烈曰："宜論事。孔門求仁，未嘗出事外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學士豐熙戍鎮海，見烈，嘆曰："先生不言躬行，熙已心醉矣。"

蔡烈，字文繼，龍溪人。父親蔡昊是瓊州知府。蔡烈二十歲時成爲生員，受到蔡清及莆田陳茂烈的賞識。後隱居在鶴鳴山的白雲洞，不再參加考試。嘉靖十二年皇上下詔舉薦隱士遺賢，知府陸金推薦蔡烈應召，蔡烈以母親年老推辭。巡按李元陽召他到郡城建立書院，也堅決推辭。鶴鳴山忽然鳴響了三天，蔡烈就去世了。主簿詹道曾請他談論心，蔡烈説："應該談論事。孔門弟子追求仁，不曾到外面作官。堯、舜之道，不過是孝悌而已。孔夫子之道，不過是忠恕而已。"學士豐熙戍守鎮海，會見蔡烈，感嘆説："先生不説身體力行，我已經心醉了。"

羅欽順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及第，授編修。遷南京國子監司業，與祭酒章懋以實行教士。未幾，奉親歸，因乞終養。劉瑾怒，奪職爲民。瑾誅，復官，遷南京太常少卿，再遷南京吏部右侍郎，入爲吏部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弘治六年中進士，授編修。升任南京國子監司業，與祭酒章懋用實踐來教育學生。不久，因奉養父母回家，并請求退休。劉瑾大怒，將其削職爲民。劉瑾被殺後，羅欽順恢復了官職，升任南京太常少卿，再升爲南京吏部右侍郎，又入京任吏部左侍郎。世

左侍郎。世宗即位，命攝尚書事。上疏言久任、超遷，法當疏通，不報。大禮議起，欽順請慎大禮以全聖孝，不報。遷南京吏部尚書，省親乞歸。改禮部尚書，會居憂未及拜。再起禮部尚書，辭。又改吏部尚書，下詔敦促，再辭。許致仕，有司給祿米。時張璁、桂萼以議禮驟貴，秉政樹黨，屏逐正人。欽順恥與同列，故屢詔不起。

宗即位，命其代理尚書。羅欽順上疏說，長久擔任某官職、越級升官，法律應當變通，皇上未予答覆。關於大禮的爭議發生以後，羅欽順請求謹慎施行大禮以保全皇上的孝德，未予答覆。升任南京吏部尚書，因省親請求准予回家。改爲禮部尚書，恰逢服喪没有上任。再次起用爲禮部尚書，羅欽順推辭了。又改授爲吏部尚書，皇上下詔敦促，再次推辭了。皇上准許他退休，由有司供給俸禄。當時張璁、桂萼因爲主張行大禮驟然顯貴，執掌朝政，樹立私黨，排斥驅逐正直之人。羅欽順耻於與他們同列，所以皇上多次下詔都未赴任。

里居二十餘年，足不入城市，潛心格物致知之學。王守仁以心學立教，才知之士翕然師之。欽順致書守仁，略曰："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如謂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内省，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所不盡，必於入門之際，加以格物工夫哉?"守仁得書，亦以書報，大略謂："理無内外，性無内外，故學無内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内也。反觀内省，未嘗遺外也。"反復二千餘言。欽順再以書辨曰："執事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學》以來，未有此論。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爲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爲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果何物耶？如必以爲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也。又執事論學書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

居鄉二十餘年，足不入城市，潛心推究事理、獲取知識的學説。王守仁以心學作爲教學的根本，有才智的學子一齊去拜他爲師。羅欽順致信給王守仁，大致説："聖人設教授徒，兼靠文章德行，廣博地學習文章，纔有明確的訓誡。如果認爲學習用不着藉助於求索外物，衹應該反求於内心，那麽'正心誠意'四個字什麽東西不能包括，還有必要在開始學習的時候，加上推究事理的工夫嗎?"王守仁收信後，也以信回覆，大致説："理不分内外，性不分内外，所以學習也不分内外。講習討論，未必不是内省。反求於内心，也没有遺棄外物。"反復論説有兩千多字。羅欽順再次致信辯駁説："您説：'推究事理，即推究心中的事理，推究意念中的事理，推究良知中的事理。正心，是使事物的心正。誠意，是使事物的意誠。致知，是使事物有良知。'自有《大學》以來，還没有這樣的理論。所謂推究心中的事理，推究意念中的事理，推究良知中的事理，共有三種事理。所謂使事物的心正，使事物的意誠，使事物有良知，作爲事物就衹有一個了。就三種事理而言，用程子關於格物的解釋來推導，還是可以説通的。用您關於格物的解釋來推導，就不可通了。就一種事物而言，則所説的事物，究竟是什麽事物呢？如果一定要認爲事物是意念的體現，即使極盡編排之機巧，最終也没有可通的一天。又您論學的書信中説：'我心中的良知，就是人們所説的天理。把我心中良知所

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不當云'致知在格物'，與'物格而后知至'矣。"書未及達，守仁已歿。

欽順爲學，專力於窮理、存心、知性。初由釋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謂："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今人明心之説，混於禪學，而不知有千里毫厘之謬。道之不明，將由於此，欽順有憂焉。"爲著《困知記》，自號整菴。年八十三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體現的天理給予事物，則萬事萬物都具有天理了。把我心中的良知給予事物，就是致知。萬事萬物各得其天理，就是格物。'若確實如您所説的那樣，那《大學》就應該説'格物在於致知'，而不應該説'致知在於格物'和'物格而後知至'了。"信還未寄到，王守仁就已去世了。

羅欽順治學，一心致力於窮究事理、保存真心、求知人的本性。開初由佛學入手，在省悟到它的不是之後，就極力排斥它，説："佛教的明心見性，和我們儒學的盡心知性相似，而實際上不同。佛教之學，大致有見於心，而無見於性。今人明心的説法，混同於佛學，而不知道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謬誤。道理不明，將由此發生，我對此很憂慮。"因此著了《困知記》，自起名號爲整菴。八十三歲去世，追贈太子太保，謚號文莊。

曹端

曹端，字正夫，澠池人。永樂六年舉人。五歲見《河圖》、《洛書》，即畫地以質之父。及長，專心性理。其學務躬行實踐，而以靜存爲要。讀宋儒《太極圖》、《通書》、《西銘》，嘆曰："道在是矣。"篤志研究，坐下著足處，兩磚皆穿。事父母至孝，父初好釋氏，端爲《夜行燭》一書進之，謂："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虚爲道，非率性之道。"父欣然從之。繼遭二親喪，五味不入口。既葬，廬墓六年。

曹端，字正夫，澠池人。永樂六年舉人。五歲時見到《河圖》、《洛書》，就畫在地上問他父親。長大後，專心性理之學。他治學一定要躬行實踐，而以靜心思考爲要旨。讀宋代儒者《太極圖》、《通書》、《西銘》，感嘆説："道在這裏呀。"潛心研究，座位下放脚的地方，兩塊磚都磨穿了。侍奉父母十分孝順，父親當初喜好佛教，曹端寫了《夜行燭》一書進獻給他，説："佛教以空爲性，不是天命的性。道教以虚爲道，不是自然的道。"父親高興地聽從他。後來遭遇父母的喪事，飲食不入口。埋葬以後，守墓六年。

端初讀謝應芳《辨惑編》，篤好之，一切浮屠、巫覡、風水、時日之説屏不用。上書邑宰，毁淫祠百餘，爲設里社、里穀壇，使民祈報。年荒勸振，存活甚衆。爲霍州學正，修明聖學。諸生服從其教，郡人皆化之，耻爭訟。知府郭晟問爲政，端曰："其公廉乎。公則民不敢謾，廉則吏不敢欺。"晟拜受。遭艱歸，澠池、霍諸生多就墓次受學。服闋，改蒲州

曹端當初讀謝應芳《辨惑編》，十分喜愛它，一切佛教、巫筮、風水、占時的學説都摒棄不用。上書給縣令，拆毁不合禮教的祠廟一百多座，改設爲鄉里土地神、穀神的祭壇，讓老百姓祈求豐年報答。年成歉收，勸導賑災，救活了很多人。任霍州學正，使儒學發揚光大。諸生服從他的教誨，當地百姓都受到教化，以爭鬥訴訟爲耻。知府郭晟請教如何從政，曹端説："大約就是公正廉潔吧。公正則百姓不敢怠慢，廉潔則官吏不敢欺妄。"郭晟拜而接受。遭遇父母喪事回

學正。霍、蒲兩邑各上章争之，霍奏先得請。先後在霍十六載，宣德九年卒官，年五十九。諸生服心喪三年，霍人罷市巷哭，童子皆流涕。貧不能歸葬，遂留葬霍。二子瑜、琛，亦廬端墓，相繼死，葬墓側，後改葬澠池。

鄉，澠池、霍州的諸生很多到墓廬接受教誨。服喪完畢，改任蒲州學正。霍州、蒲州兩地各自上奏章争他，霍州先上奏得以獲准。先後在霍州十六年，宣德九年死在任上，享年五十九歲。諸生服心喪三年，霍州人罷市在街巷痛哭，連小孩都流淚。家境貧窮不能歸葬故里，於是葬在霍州。兩個兒子曹瑜、曹琛，也在曹端墓地居住守墓，相繼去世，葬在墓側，後來改葬在澠池。

端嘗言："學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上立根脚。"又曰："爲人須從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又曰："孔、顔之樂仁也，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顔淵不違仁而不改其樂。程子令人自得之。"又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性即理也，理之别名曰太極，曰至誠，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則一。"

曹端曾説："學習想達到聖人的道，必須從太極上扎根立足。"又説："爲人必須從志士不怕葬身溝壑、勇士不怕喪失頭顱上參酌吸取。"又説："孔子、顔回的樂仁是，孔子安於仁而樂在其中，顔淵不違背仁而不改其樂。程子叫人們自己學習吸取。"又説："天下没有天性之外的東西，而天性無所不在。天性就是理，理的别名叫太極，叫至誠，叫至善，叫大德，叫大中，名稱不同而道是一致的。"

初，伊、洛諸儒，自明道、伊川後，劉絢、李籲輩身及二程之門，至河南許衡、洛陽姚樞講道蘇門，北方之學者翕然宗之。洎明興三十餘載，而端起崤、澠間，倡明絶學，論者推爲明初理學之冠。所著有《孝經述解》、《四書詳説》、《周易乾坤二卦解義》、《太極圖説》、《通書》、《西銘釋文》、《性理文集》、《儒學宗統譜》、《存疑録》諸書。

當初，伊、洛衆儒，自明道、伊川之後，劉絢、李籲等成爲二程的門生，到河南許衡、洛陽姚樞在蘇門講道，北方的學子全都推崇他們。等到明朝建立三十多年，而曹端在崤山、澠池之間興起，倡導發揚快要失傳的學説，評論的人推舉他爲明初理學之第一人。著作有《孝經述解》、《四書詳説》、《周易乾坤二卦解義》、《太極圖説》、《通書》、《西銘釋文》、《性理文集》、《儒學宗統譜》、《存疑録》等書。

霍州李德與端同時，亦講學於其鄉。及見端，退語諸生曰："學不厭，教不倦，曹子之盛德也。至其知古今，達事變，末學鮮或及之。古云'得經師易，得人師難'，諸生得人師矣。"遂避席去。端亦高其行誼，命諸生延致之，講明正學。初，端作《川月交映圖》擬太極，學者稱月川先生。及殁，私謚静修。正德中，尚書彭澤、河南巡撫李楨請從祀孔子廟庭，不果。

霍州李德與曹端同時，也在他的家鄉講學。等到見了曹端，退出後對學生説："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是曹子的美德啊。至於説知曉古今，通達事物的變化，後學很少有人能趕上他。古人説'得到講經的老師容易，得到做人的老師困難'，你們得到做人的老師了。"於是辭職離去。曹端也很推崇他的品行，叫學生去聘請他，講解儒學。當初，曹端作《川月交映圖》來比擬太極，學生稱他爲月川先生。到他去世，門人追贈謚號静修。正德年間，尚書彭澤、河南巡撫李楨請求將他奉入孔子廟陪祭，没有獲准。

吴與弼

吴與弼，字子傳，崇仁人。父溥，建文時爲國子司業，永樂中爲翰林修撰。與弼年十九，見《伊洛淵源圖》，慨然嚮慕，遂罷舉子業，盡讀《四子》、《五經》、洛閩諸録，不下樓者數年。中歲家益貧，躬親耕稼，非其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己分少，飲食、教誨不倦。正統十一年，山西僉事何自學薦於朝，請授以文學高職。後御史涂謙、撫州知府王宇復薦之，俱不出。嘗嘆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難矣。"景泰七年，御史陳述又請禮聘與弼，俾侍經筵，或用之成均，教育胄子。詔江西巡撫韓雍備禮敦遣，竟不至。

吴與弼，字子傳，崇仁人。父親吴溥，建文年間任國子司業，永樂年間任翰林修撰。吴與弼十九歲時，見到《伊洛淵源圖》，心中感慨，十分向往，就中斷科舉學業，盡讀《四子》、《五經》、洛閩各家的書，幾年都不下樓。到中年家境更加貧困，親自耕作，不合道義的錢財，分文不取。對四方來求學的人，他約束自己，分出有限的錢糧，供給飲食，教誨他們，不知疲倦。正統十一年，山西僉事何自學向朝廷推薦他，請求授予他文學的高級職位。後來御史涂謙、撫州知府王宇又推薦他，都没有出仕。曾感嘆説："宦官、佛教不除，而想天下太平，難啊。"景泰七年，御史陳述又請求按禮儀聘請吴與弼，讓他事奉御前講席，或任命他到太學，教育學子。皇帝詔令江西巡撫韓雍準備禮儀敦促他上任，他最終没去。

天順元年，石亨欲引賢者爲己重，謀於大學士李賢，屬草疏薦之。帝乃命賢草敕加束帛，遣行人曹隆，賜璽書，齎禮幣，徵與弼赴闕。比至，帝問賢曰："與弼宜何官?"對曰："宜以宫僚，侍太子講學。"遂授左春坊左諭德，與弼疏辭。賢請賜召問，且與館次供具。於是召見文華殿，顧語曰："聞處士義高，特行徵聘，奚辭職爲?"對曰："臣草茅賤士，本無高行，陛下垂聽虚聲，又不幸有狗馬疾。束帛造門，臣慚被異數，匍匐京師，今年且六十八矣，實不能官也。"帝曰："宫僚優閒，不必辭。"賜文綺酒牢，遣中使送館次。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時帝眷遇良厚，而與弼辭益力。又疏稱："學術荒陋，苟冒昧徇禄，必且曠官。"詔不許。乃請以白衣就邸舍，假讀秘閣書。帝曰："欲觀秘書，勉受職耳。"命賢爲諭意。與弼留京師二月，以疾篤請。賢請曲從放

天順元年，石亨想引用賢人來抬高自己，和大學士李賢商量，吩咐他起草奏疏舉薦吴與弼。皇帝於是命令李賢草擬敕命增加束帛，派遣行人曹隆，賜給詔書，携帶禮物，徵召吴與弼赴京。等到了京城，皇帝問李賢説："吴與弼適合作什麽官?"李賢回答説："宜作宫内的官，侍奉太子讀書。"於是授予左春坊左諭德，吴與弼上疏推辭。李賢請求恩賜召見詢問，并且給他館舍酒食。於是皇帝在文華殿召見他，問他説："聽説您道德高尚，特别徵聘，爲什麽要辭職呢?"吴與弼回答説："臣是草莽之中的卑賤士人，本來没有高尚的德行，陛下聽見了虚假的傳聞，又臣不幸患有疾病。束帛送到門前，臣慚愧地受到特殊的禮遇，惶恐地來到京師，現在年齡將近六十八歲了，實在不能作官了。"皇帝説："宫内的官悠閑，不必辭職。"賞賜給文綺酒肉，派宦官送回館舍。回頭對李賢説："這位老者不是迂腐的人，一定要讓他就職。"當時皇帝對吴與弼禮遇很優厚，而他請求辭職更加强烈。又上疏説："臣學術荒疏淺陋，如果冒昧地謀求俸禄，必將空居官位。"皇帝下詔不允許。於是吴與弼請求以平民的身份住在館舍，借讀宫廷藏書閣的圖

還，始終恩禮，以光曠舉。帝然之，賜敕慰勞，賚銀幣，復遣行人送還，命有司月給米二石。與弼歸，上表謝，陳崇聖志、廣聖學等十事。成化五年卒，年七十九。

書。皇帝說："想看秘藏的圖書，勉强接受官職吧。"命令李賢傳達旨意。吴與弼留在京師兩個月，以病重請求辭職。李賢請求皇帝委曲順從放他回去，自始至終給予恩寵禮遇，以顯耀皇帝曠達的舉措。皇帝覺得他説得對，賜敕書慰問，賞給錢財禮物，又派行人送他回家，命令有關官員每個月供給米二石。吴與弼回家後，上表謝恩，陳述推崇孔子思想、推廣儒學等十件事。成化五年去世，時年七十九歲。

與弼始至京，賢推之上座，以賓師禮事之。編修尹直至，令坐於側。直大愠，出即謗與弼。及與弼歸，知府張璝謁見不得，大恚。募人代其弟投牒訟與弼，立遣吏攝之，大加侮慢，始遣還。與弼諒非弟意，友愛如初。編修張元禎不知其始末，遺書誚讓，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虚名"語。直復筆其事於《瑣綴録》。又言與弼跋亨族譜，自稱門下士，士大夫用此訾與弼。後顧允成論之曰："此好事者爲之也。"與弼門人後皆從祀，而與弼竟不果。所著《日録》，悉自言生平所得。

吴與弼初到京師時，李賢讓他坐上座，以接待老師的禮節事奉他。編修尹直來了，讓他坐在旁邊。尹直非常生氣，出來就誹謗吴與弼。吴與弼回家以後，知府張璝求見没有見到，十分惱怒。找人假冒他的弟弟投狀子控告吴與弼，立刻派衙役將吴與弼抓來，大加侮辱，然後放回。吴與弼料想不是弟弟的意思，對他像原先一樣友愛。編修張元禎不知事情的經過，寫信去責備他，内有"上告孔子，還你本來名聲，討伐你的罪過，豈能容許你長久地竊取虚名"的話。尹直又將此事寫進《瑣綴録》中。又説吴與弼爲石亨族譜作跋，自稱門生，士大夫以此來詆毁吴與弼。後來顧允成評論説："這是喜歡製造事端的人幹的。"吴與弼的門人後來都陪祭於孔廟，而吴與弼最終不能陪祭。所著的《日録》，都是自述平生的心得。

其門人最著者曰胡居仁、陳獻章、婁諒，次曰胡九韶、謝復、鄭伉。

他的門人最著名的有胡居仁、陳獻章、婁諒，其次有胡九韶、謝復、鄭伉。

胡九韶

胡九韶，字鳳儀，少從與弼學。諸生來學者，與弼令先見九韶。及與弼殁，門人多轉師之。家貧，課子力耕，僅給衣食。成化中卒。

胡九韶，字鳳儀，年少時跟從吴與弼學習。衆學生來求學的，吴與弼叫他們先見胡九韶。到吴與弼去世後，門人多改以胡九韶爲師。家境貧窮，教子讀書，親自耕作，衹能供給衣食。成化年間去世。

謝復

謝復，字一陽，祁門人。聞與弼倡道，棄科舉業從之游。身體力行，務求自得。居家孝友，喪祭冠婚，悉遵古禮。或問學，曰："知行并進，

謝復，字一陽，祁門人。聽説吴與弼倡導儒學，放棄科舉學業跟從他學習。親身實踐，一定要求自己有所收獲。居家孝順友愛，喪事、祭祀、冠禮、婚娶，完全遵照古禮。有人請教如何

否則落記誦詁訓矣。”晚卜室西山之麓，學者稱西山先生。弘治末年卒，年六十五。

治學，他說：“學習和實踐并行，不然就落到祇知死記古書訓釋的地步了。”晚年在西山脚下擇屋居住，學者稱他爲西山先生。弘治末年去世，時年六十五歲。

鄭伉

鄭伉，字孔明，常山人。爲諸生，試有司，不偶，即棄去，師與弼。辭歸，日究諸儒論議，一切折衷於朱子。事親孝。設義學，立社倉，以惠族黨。所著《易義發明》、《讀史管見》、《觀物餘論》、《蛙鳴集》，多燼於火。

鄭伉，字孔明，常山人。作諸生時，嘗試擔任官職，不能適應，就棄官而去，師從吴與弼。告别老師回家，每天研討衆儒士的言論，一切以朱子爲準。事奉父母孝順。設立免費的學校和鄉社備荒的糧倉，使族人鄉鄰得到好處。所著的《易義發明》、《讀史管見》、《觀物餘論》、《蛙鳴集》，多毁於火災。

陳真晟

陳真晟，字晦德，漳州鎮海衛人。初治舉赴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耻之，棄去，由是篤志聖賢之學。讀《大學或問》，見朱子重言主敬，知“敬”爲《大學》始基。又得程子主一之説，專心克治，嘆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天順二年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取程氏學制，次采朱子論説，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地同運，一著學者之心法天之運，終言立明師、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畢圖説之意。書奏，下禮部議，侍郎鄒幹寢其事。真晟歸，聞臨川吴與弼方講學，欲就問之。過南昌，張元禎止之宿，與語，大推服曰：“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如康齋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閩，潛思静坐，自號漳南布衣。卒於成化十年，年六十四。

陳真晟，字晦德，漳州鎮海衛人。當初從事參加科舉鄉試，聽説考官防範稽察過分嚴厲，没有對待讀書人的禮儀，覺得耻辱，放棄科舉，由此潛心於儒學。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多次談到以“敬”爲主，知道“敬”是《大學》的出發點和基礎。又見到程子主張萬物一理的學説，專心研究，感嘆説：“讀《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就是開關的玉鑰匙。”天順二年到京城進獻《程朱正學纂要》。這本書首先取法程氏學説的體制，其次采用朱子的學説，再次作兩張圖，一張説明聖人的心與天地一同運行，一張説明學者的心效法天地的運行，最終陳述設立名師、輔佐太子、重視教育等幾件事，使兩張圖的含義更加完備。書上呈後，皇帝下發禮部商議，侍郎鄒幹將這件事擱置起來。陳真晟回到家，聽説臨川吴與弼正在講學，想去向他求教。經過南昌，張元禎留他住宿，和他交談，十分佩服推崇他，説：“這門學問從程氏、朱子以來，祇有先生求得了真諦。如吴與弼這樣的人，不應該見他，也没有必要見他。”陳真晟於是就回到福建，沉思静坐，自稱漳南布衣。死於成化十年，時年六十四歲。

真晟學無師承，獨得於遺經之中。自以僻處海濱，出而訪求當世學者，雖未與與弼相證，要其學頗似近之。

陳真晟學業没有師承，心得祇是得自於前代遺留的經書中。自認爲處在偏僻的海濱，出游訪問當世的學者，雖然没有與吴與弼相互驗證，總的説來其學説與他頗爲相近。

吕柟

吕柟，字仲木，高陵人，别號涇野，學者稱涇野先生。正德三年登進士第一，授修撰。劉瑾以柟同鄉欲致之，謝不往。又因西夏事，疏請帝入宫親政事，潛消禍本。瑾惡其直，欲殺之，引疾去。瑾誅，以薦復官。乾清宫災，應詔陳六事，其言除義子，遣番僧，取回鎮守太監，尤人所不敢言。是年秋，以父病歸。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節、熊相、曹珪累疏薦。適世宗嗣位，首召柟。上疏勸勤學以爲新政之助，略曰："克己慎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庶太平之業可致。"

吕柟，字仲木，高陵人，又號涇野，學者稱他爲涇野先生。正德三年考中進士第一名，授予修撰。劉瑾因吕柟是同鄉想拉攏他，吕柟推辭不去。又因西夏的事，上疏請皇帝入宫親理政事，潛心消除禍根。劉瑾憎惡他正直，想殺他，他托病離職。劉瑾被殺後，因人舉薦而恢復官職。乾清宫發生火災，應皇帝詔命上陳六件事，特别是他説的廢除義子、遣散番族僧人、召回鎮守太監，真正是别人都不敢説的。這年秋天，因父親生病回家。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節、熊相、曹珪多次上疏推薦。恰逢世宗繼位，首先就徵召吕柟。吕柟上疏勸皇帝勤奮學習以作爲實行新政的助力，大致説："克制自己，謹慎獨處，上對天心，親近賢人，遠離奸邪，下通民意，大致太平盛世的事業就可以達到。"

大禮議興，與張、桂忤。以十三事自陳，中以大禮未定、諂言日進，引爲己罪。上怒，下詔獄，謫解州判官，攝行州事。恤煢獨，減丁役，勸農桑，興水利，築堤護鹽池，行《吕氏鄉約》及《文公家禮》，求子夏後，建司馬温公祠。四方學者日至，御史爲闢解梁書院以居之。三年，御史盧焕等累薦，升南京宗人府經歷，歷官尚寶司卿。吴、楚、閩、越士從者百餘人。晋南京太僕寺少卿。太廟災，乞罷黜，不允。選國子監祭酒，晋南京禮部右侍郎，署吏部事。帝將躬祀顯陵，累疏勸止，不報。值天變，遂乞致仕歸。年六十四卒，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位，持心喪。訃聞，上輟朝一日，賜祭葬。

關於大禮的争議興起以後，吕柟與張璁、桂萼衝突。上疏十三件事陳述自己看法，其中有大禮没有確定、諂言每天進呈，成爲自己的罪過的話。皇帝發怒，將吕柟投入欽犯監獄，貶爲解州判官，代行知州事務。吕柟撫恤孤獨無靠的人，減少徭役，鼓勵農桑，興修水利，築堤保護鹽池，推行《吕氏鄉約》及《文公家禮》，尋找子夏的後人，建司馬温公祠。四方求學的人天天到來，御史爲他開辦了解梁書院讓他居住。三年，御史盧焕等多次推薦，升任吕柟爲南京宗人府經歷，歷任尚寶司卿。吴、楚、閩、越讀書人跟從他的有一百多人。升爲南京太僕寺少卿。太廟發生火災，請求罷官，未被准允。選拔爲國子監祭酒，晋升南京禮部右侍郎，代理吏部事務。皇帝要親自祭祀顯陵，吕柟多次上疏勸阻，皇帝不答覆。正碰上天象變異，於是請求退休還鄉。六十四歲去世，高陵人爲他停止買賣三天。解梁及四方學者聽説了，都設立牌位，爲他服心喪。訃告上報，皇帝停止早朝一天，賜予他祭祀葬禮。

柟受業渭南薛敬之，接河東薛瑄之傳，學以窮理實踐爲主。官南都，與湛若水、鄒守益共主講席。仕三十餘年，家無長物，終身未嘗有惰

吕柟受教於渭南薛敬之，繼承了河東薛瑄的傳統，治學以窮盡理義親身實踐爲主。在南京做官，與湛若水、鄒守益共同主持講席。作官三十多年，家中没有多餘的東西，終身不曾有懈惰

容。時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守仁，則歸湛若水，獨守程、朱不變者，惟柟與羅欽順云。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説翼》、《書説要》、《詩説序》、《春秋説志》、《禮問内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集》。萬曆、崇禎間，李禎、趙錦、周子義、王士性、蔣德璟先後請從祀孔廟，下部議，未及行。

的樣子。當時天下談學問的人，不歸附於王守仁，就歸附於湛若水，獨立堅守程、朱學説不變的，衹有吕柟和羅欽順。著作有《四書因問》、《易説翼》、《書説要》、《詩説序》、《春秋説志》、《禮問内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集》。萬曆、崇禎年間，李禎、趙錦、周子義、王士性、蔣德璟先後請求將吕柟陪祭於孔廟，皇帝下發禮部商議，没有實行。

吕潛(等)

柟弟子，涇陽吕潛，字時見，舉於鄉。官工部司務。張節，字介夫。咸寧李挺，字正五。皆有學行。

潛里人郭郛，字維藩，由舉人官馬湖知府。藍田王之士，字欲立。由舉人以趙用賢薦，授國子博士。兩人不及柟門，亦秦士之篤學者也。

吕柟的弟子，涇陽人吕潛，字時見，鄉試中舉。任工部司務。張節，字介夫。咸寧李挺，字正五。都有學問和美德。

吕潛的同鄉郭郛，字維藩，由舉人任官馬湖知府。藍田王之士，字欲立。由舉人因趙用賢推薦，授予國子博士。兩人不是吕柟的及門弟子，也是秦地士人學問深厚的人。

邵寶 王問 王鑑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年十九，學於江浦莊昶。成化二十年舉進士，授許州知州。月朔，會諸生於學官，講明義利公私之辨。正潁考叔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祠漢愍帝。不稱獻而稱愍，從昭烈所謚也。巫言龍骨出地中爲禍福，寶取骨，毁於庭，杖巫而遣之。躬課農桑，仿朱子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以備凶荒。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十九歲時跟隨江浦莊昶學習。成化二十年考中進士，授予許州知州。每月初一，在學宫召集諸生，講明義和利、公和私的區别。重整潁考叔祠堂墓地。改魏文帝廟以祭祀漢愍帝。不稱獻而稱愍，是遵從昭烈帝定的謚號。巫師説龍骨出土會帶來災禍，邵寶取來龍骨，在大堂上搗毁它，用木杖擊打責問巫師。親自督促農桑，仿效朱子設立鄉社救災的糧倉，訂立積累散發的制度，推行按人口澆田的辦法，以防備災荒。

弘治七年入爲户部員外郎，歷郎中，遷江西提學副使。釋菜周元公祠。修白鹿書院學舍，處學者。其教，以致知力行爲本。江西俗好陰陽家言，有數十年不葬父母者。寶下令，士不葬親者不得與試，於是相率舉葬，以千計。寧王宸濠索詩文，峻却之。後宸濠敗，有司校勘，獨無寶迹。遷浙江按察使，再遷右布政使。

弘治七年入京任户部員外郎，歷任郎中，調任江西提學副使。在周元公祠舉行入學祭聖典禮。修建白鹿書院學舍，以安置學生。他的教育，以致力於認知、努力實行爲根本。江西民俗喜歡聽陰陽家的言論，有父母死了幾十年不安葬的。邵寶下令，讀書人不安葬父母的不能參加科舉考試，於是人們相繼安葬，數以千計。寧王朱宸濠向他索要詩文，他嚴肅地拒絶了。後來朱宸濠反叛失敗，有關官員清查，衹有邵寶没有劣

與鎮守太監勘處州銀礦，寶曰："費多獲少，勞民傷財，慮生他變。"卒奏寢其事。進湖廣布政使。

正德四年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劉瑾擅政，寶至京，絶不與通。瑾怒漕帥平江伯陳熊，欲使寶劾之，遣校尉數輩要寶左順門，危言恐之曰："行逮汝。"張綵、曹元自内出，語寶曰："君第劾平江，無後患矣。"寶曰："平江功臣後，督漕未久，無大過，不知所劾。"二人默然出。越三日，給事中劾熊并及寶，勒致仕去。

瑾誅，起巡撫貴州，尋遷户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命兼左僉都御史，處置糧運。及會勘通州城濠歸，奏稱旨。尋疏請終養歸，御史唐鳳儀、葉忠請用之留都便養，乃拜南京禮部尚書，再疏辭免。世宗即位，起前官，復以母老懇辭。許之，命有司以禮存問。久之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寶三歲而孤，事母過氏至孝。甫十歲，母疾，爲文告天，願減己算延母年。及終養歸，得疾，左手不仁，猶朝夕侍親側不懈。學以洛、閩爲的，嘗曰："吾願爲真士大夫，不願爲假道學。"舉南畿，受知於李東陽。爲詩文，典重和雅，以東陽爲宗。至於原本經術，粹然一出於正，則其所自得也。博綜群籍，有得則書之簡，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義，名之曰日格子。所著《學史》、《簡端》二《録》，巡撫吴廷舉上於朝，外《定性書説》、《漕政舉要》諸集若干卷。學者稱二泉先生。

迹。調任浙江按察使，又升任右布政使。與鎮守太監檢查處州銀礦，邵寶説："耗費多，收獲少，勞民傷財，怕會滋生其他變故。"最終上奏停辦此礦。進升湖廣布政使。

正德四年升任右副都御史，總管漕運。當時劉瑾獨攬朝政，邵寶到京城後，絶不與他往來。劉瑾怨恨漕運統帥平江伯陳熊，想讓邵寶彈劾他，派校尉幾批在左順門攔截邵寶，出惡言恐嚇他説："馬上要逮捕你。"張綵、曹元從門内出來，對邵寶説："您衹要彈劾了平江伯，就没有後患了。"邵寶説："平江伯是功臣的後代，管理漕運不久，没有大的過錯，不知道該彈劾他什麽。"兩個人默不作聲地出去了。過了三天，給事中彈劾陳熊一并牽連到邵寶，勒令他退休離去。

劉瑾被殺後，邵寶被起用爲貴州巡撫，不久升爲户部右侍郎，又進升爲左侍郎。受命兼任左僉都御史，處理糧食運輸。等到會勘通州城濠歸來，奏疏符合皇帝意旨。不久上疏請求回家爲父母養老送終，御史唐鳳儀、葉忠請求在留都任用他以便於贍養，於是就拜他爲南京禮部尚書，邵寶再次上疏推辭，得以免除。世宗即位，起用他任先前的官職，又以母親年老懇切推辭。皇帝准許了他，命令有關官員按禮儀慰問他。很久以後去世，追贈太子太保，謚號文莊。

邵寶三歲失去父親，侍奉母親過氏十分孝順。剛十歲，母親生了病，邵寶寫文書向天禱告，願意削減自己的壽命而延長母親的壽命。到了回家贍養母親，得了疾病，左手麻木，仍然早晚侍奉在母親身邊毫不懈怠。學問以洛、閩學派爲標準，曾説："我願作真士大夫，不願作假道學先生。"在南畿中舉，受到李東陽器重。作詩文典雅厚重温和，以李東陽爲宗師。至於探索經學，很純粹地完全出於正道，則是他自己的心得。廣博地綜覽群書，有心得就寫在簡札上，采取程子"今天推究一件事物，明天推究一件事物"的意思，取名叫日格子。所著的《學史録》、《簡端録》二種，巡撫吴廷舉上呈朝廷，此外還有《定性書説》、《漕政舉要》等集若干卷。學者

其門人，同邑王問，字子裕，以學行稱。嘉靖十七年成進士。授户部主事，監徐州倉，減羨耗十二三。以父老，乞便養，改南京職方。遷車駕郎中、廣東僉事。行未半道，乞養歸。父卒，遂不復仕。築室湖上，讀書三十年，不履城市，數被薦不起。工詩文書畫，清修雅尚，士大夫皆慕之。卒年八十，門人私謚曰文静先生。

子鑑，字汝明。嘉靖末年進士。累官吏部稽勳郎中。念父老，謝病歸，奉養不離側。父歿久之，進尚寶卿，改南京鴻臚卿，引年乞休。進太僕卿，致仕。鑑亦善畫，有言勝其父者，遂終身不復作。

楊廉

楊廉，字方震，豐城人。父崇，永州知府，受業吴與弼門人胡九韶。廉承家學，早以文行稱。舉成化末年進士，改庶吉士。

弘治三年授南京户科給事中。明年，京師地震，劾用事大臣。五年，以災異上六事。一，經筵停罷時，宜日令講官更直待問。二，召用言事遷謫官，不當限臺諫及登極以後。三，治兩浙、三吴水患，停額外織造。四，召林下恬退諸臣。五，删法司條例。六，災異策免大臣。末言，遇大政，宜召大臣面議，給事、御史隨入駁正。帝頗納之。吏部尚書王恕被讒，廉請斥讒邪，無爲所惑。母喪，服闋，起任刑科。請祀薛瑄，取《讀書録》貯國學。明年三月，有詔以下旬御經筵。廉言："故事，經筵一月三舉，苟以月終起以月初罷，則進講有幾？且經筵啓而後日講繼之，今遲一日之經筵，即輟一旬之日講也。"

稱他爲二泉先生。

他的門人，同鄉王問，字子裕，以學問品行著稱。嘉靖十七年成爲進士。授予户部主事，監管徐州倉庫，減少損耗十分之二三。因爲父親年老，請求調到家附近以便於贍養，改任南京職方。轉升任車駕郎中、廣東僉事。上任還没有走到一半路程，請求贍養父母而回家。父親去世後，就不再作官。在湖邊修了房子，讀書三十年，不進城市，多次被推薦不赴任。擅長詩文書畫，清雅高尚，讀書人都仰慕他。死時八十歲，門人自行定謚號叫文静先生。

兒子王鑑，字汝明。嘉靖末年進士。積累官職至吏部稽勳郎中。思念父親年老，以病辭職回家，奉養父親，不離身邊。父親去世很久以後，進升爲尚寶卿，改任南京鴻臚卿，以年老請求退休。進升爲太僕卿，退休。王鑑也善於繪畫，有人説超過他父親，於是終身不再作畫。

楊廉，字方震，豐城人。父親楊崇，是永州知府，在吴與弼的門人胡九韶門下求學。楊廉繼承家學，很早就以文章品行著稱。考中成化末年進士，改爲庶吉士。

弘治三年授予南京户科給事中。第二年，京城地震，彈劾當政大臣。五年，因災害變異上疏六件事。一，御前講席停講的時候，應命令講官每天值班以備詢問。二，召用因進言被貶的官員，不應當限於言官及皇帝即位以後。三，治理兩浙、三吴水患，停止額外的織造。四，召用鄉野隱退的衆臣。五，删改法司條例。六，因災害變異罷免大臣。最後説，遇上重大政事，應該召集大臣當面商議，給事、御史隨同進行辯駁。皇帝采納了很多。吏部尚書王恕遭受讒言，楊廉請求皇帝斥責讒佞邪惡，不要被迷惑。母親去世，服喪完畢，被起用到刑科任職。請求祭祀薛瑄，將他的《讀書録》收藏到國學。第二年三月，皇帝下詔在下旬親臨御前講席。楊廉説："按慣例，御前講經每月舉行三次，如果從月終開始，到月初結束，那能進講幾篇？而且御前經筵開始以後接着是日講，現在御前講席遲一天開始，就要停

報聞。以父老欲便養，復改南京兵科。中貴李廣死，得廷臣通賄籍。言官劾賄者，帝欲究而中止。廉率同官力争，竟不納。已，請申明祀典，謂宋儒周、程、張、朱從祀之位，宜居漢、唐諸儒上。闕里廟，當更立木主。大成本樂名，不合謚法。皆不果行。遷南京光禄少卿。

正德初，就改太僕，歷順天府尹。時京軍數出，車費動數千金，廉請大興遞運所餘銀供之。奏免夏税萬五千石，慮州縣巧取民財，置歲辦簿，吏無能爲奸。乾清宫災，極陳時政缺失，疏留中。明年擢南京禮部右侍郎。上疏諫南巡，不報。帝駐南京，命百官戎服朝見。廉不可，乞用常儀，更請謁見太廟，俱報許。世宗即位，就遷尚書。

廉與羅欽順善，爲居敬窮理之學，文必根《六經》，自禮樂、錢穀至星曆、算數，具識其本末。學者稱月湖先生。嘗以帝王之道莫切於《大學》，自爲給事即上言，進講宜先《大學衍義》，至是首進《大學衍義節略》。帝優詔答之。疏論大禮，引程頤、朱熹言爲證，且言："今異議者率祖歐陽修。然修於考之一字，雖欲加之於濮王，未忍絶之於仁宗。今乃欲絶之於孝廟，此又修所不忍言者。"報聞。八疏乞休，至嘉靖二年，賜敕、馳驛，給夫廪如制。家居二年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劉觀　孫鼎　李中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正統四年成進士。方年少，忽引疾告歸。尋

止一旬的日講。"皇帝給了答覆。因父親年老想就近贍養，又改任到南京兵科。顯貴宦官李廣死後，得到了朝廷大臣行賄的簿子。言官彈劾行賄的人，皇帝想追究而又中止了。楊廉率領同僚力争，最終没有采納。後來，請求申明祭祀典制，認爲宋儒周、程、張、朱陪祀的牌位，應該擺在漢、唐衆儒之上。闕里廟，應更换木牌位。大成本樂的名稱，不符合謚法。都未能實行。升任南京光禄少卿。

正德初年，改任太僕，歷任順天府尹。當時京軍多次出動，車馬費動輒數千金，楊廉請大興運送剩餘的銀兩供給他們。上奏免除夏税一萬五千石，考慮到州縣千方百計奪取老百姓的財物，設置了歲辦簿，使官吏不能幹壞事。乾清宫發生火災，楊廉極力陳述時政的闕失，奏疏留在宫中没有下發。第二年，提升爲南京禮部右侍郎。上疏就南巡事進諫，没有答覆。皇帝駐在南京，命令百官穿軍服朝見。楊廉不同意，請求用平常禮儀，同時請求拜謁太廟，皇帝都答覆同意。世宗即位，升任尚書。

楊廉與羅欽順友好，從事持身恭敬、窮盡天理的學業，作文一定根據《六經》，從禮樂、錢糧到天文、曆法、算數，都認識它們的來源流變。學者稱他爲月湖先生。曾認爲帝王之道没有比《大學》更切近的，自從擔任給事中就上言説，進講應最先講《大學衍義》，到這時首先進獻《大學衍義節略》。皇帝用褒獎詔書答覆他。上疏議論大禮，引程頤、朱熹的話爲證，并且説："現在提出不同看法的人宗法歐陽修。然而歐陽修對於"考"這個字，雖然想加在濮王之上，但也不忍心讓仁宗絶後。現在却想讓孝宗絶後，這又是歐陽修不忍心説出口的。"皇帝作了答覆。楊廉八次上疏請求退休，到嘉靖二年，賜予敕書，用驛車送回鄉，按制度供給夫役糧食。在家居住二年去世，年齡七十四歲。贈予太子少保，謚號文恪。

劉觀，宗崇觀，吉水人。正統四年成爲進士。正年輕，忽然稱病告退回鄉。不久遭遇母

丁内艱，服除，終不出。杜門讀書，求聖賢之學。四方來問道者，坐席嘗不給。縣令劉成爲築書院於虎丘山，名曰“養中”。平居，飯脱粟，服浣衣，翛然自得。每日端坐一室，無懈容。或勸之仕，不應。又作《勤》、《儉》、《恭》、《恕》四箴，以教其家，取《吕氏鄉約》表著之，以教其鄉。冠婚喪祭，悉如《朱子家禮》。族有孤嫠不能自存者周之。或請著述，曰：“朱子及吴文正之言，尊信之足矣，復何言。”吴與弼，其鄰郡人也，極推重之。

觀前有孫鼎，廬陵人。永樂中爲松江府教授，以孝弟立教。後督學南畿，人稱爲貞孝先生。又有李中，吉水人，官副都御史，號谷平先生，在觀後。是爲吉水三先生。

馬理

馬理，字伯循，三原人。同里尚書王恕家居，講學著書，理從之游，得其指授。楊一清督學政，見理與吕柟、康海文，大奇之，曰：“康生之文章，馬生、吕生之經學，皆天下士也。”登鄉薦，入國學，與柟及林慮馬卿，榆次寇天叙，安陽崔銑、張士隆，同縣秦偉，日切劘於學，名震都下。高麗使者慕之，録其文以去。連遭艱，不預試。安南使者至，問主事黄清曰：“關中馬理先生安在？何不仕也？”其爲外裔所重如此。

正德九年舉進士。一清爲吏部尚書，即擢理稽勳主事。調文選，請告歸。起考功主事，偕郎中張衍瑞等諫南巡。詔跪闕門，予杖奪俸。未幾，復告歸。教授生徒，從游者衆。嘉靖初，起稽勳員外郎，與郎中余寬等伏闕争大禮。下詔獄，再予杖奪俸。屢遷考功郎中。故户部郎中莊繹者，正

喪，服喪完畢，終生不再外出作官。閉門讀書，求聖賢之學。四方來求學的人，座位常不够坐。縣令劉成爲他在虎丘山建造書院，取名叫“養中”。平時，吃糙米，穿舊衣，怡然自得。每天端正地坐在一間屋裏，没有懈怠的樣子。有人勸他出去作官，他不答應。又作《勤》、《儉》、《恭》、《恕》四篇箴文，以教育他的家人，取《吕氏鄉約》加以闡述，以教育他的鄉人。冠婚喪祭禮儀，完全按照《朱子家禮》。族人中有孤兒寡婦不能自立的就周濟他們。有人請他著書立説，他説：“朱子及吴文正的言論，尊崇信奉它就足够了，還説什麽。”吴與弼是他鄰郡的人，非常推重他。

劉觀之前有孫鼎，廬陵人。永樂年間任松江府教授，以孝悌作爲教育的根本。後來到南畿任督學，人們稱他爲貞孝先生。又有李中，吉水人，官至副都御史，號谷平先生，在劉觀之後。這就是吉水三先生。

馬理，字伯循，三原人。同鄉尚書王恕在鄉居住，講學著書，馬理跟從他學習，得到他的指教傳授。楊一清管理學政，見到馬理與吕柟、康海的文章，非常驚奇，説：“康生的文章，馬生、吕生的經學，都是天下的才子。”鄉試中舉，進入國學，與吕柟及林慮馬卿，榆次寇天叙、安陽崔銑、張士隆，同縣秦偉，每天切磋學術，名震都城。高麗使者仰慕他們，抄録他們的文章帶走。連續遭遇喪事，没有參加考試。安南使者來了，問主事黄清説：“關中馬理先生在哪兒？爲什麽没有作官呢？”他受到外族的重視達到這樣的程度。

正德九年考中進士。楊一清任吏部尚書，就提拔馬理任稽勳主事。調任文選，請求告退回鄉。起用爲考功主事，和郎中張衍瑞等就南巡之事進諫。詔令跪在宫門前，處以杖刑，奪去俸禄。不久，又告退回鄉。教育學生，跟從他學習的人很多。嘉靖初年，起用爲稽勳員外郎，與郎中余寬等跪在宫門前争大禮。投入欽犯監獄，再次處以杖刑，奪去俸禄。多次遷升至考功郎中。

德時首導劉瑾核天下庫藏。瑾敗，落職。至是奏辨求復，當路者屬理，理力持不可，寢其事。五年，大計外吏，大學士賈詠、吏部尚書廖紀以私憾欲去廣東副使魏校、河南副使蕭鳴鳳、陝西副使唐龍。理力争曰："三人督學政，名著天下，必欲去三人，請先去理。"乃止。明年，大計京官，黜張璁、桂萼黨吏部郎中彭澤，璁、萼竟取旨留之。理擢南京通政參議，請急去。居三年，起光禄卿，未幾告歸。閲十年，復起南京光禄卿，尋引年致仕。三十四年，陝西地震，理與妻皆死。

原户部郎中莊繹，正德年間首先引導劉瑾核查天下庫藏。劉瑾敗落後，被撤職。到這時上奏辯解請求復職，當政者交馬理辦理，馬理極力堅持不同意，擱置了這件事。五年，考核京外官吏，大學士賈詠、吏部尚書廖紀因私仇想除掉廣東副使魏校、河南副使蕭鳴鳳、陝西副使唐龍。馬理極力争辯説："三個人管理學政，名著天下，如果一定要除掉這三個人，請先除掉我馬理。"這纔作罷。第二年，考核京官，罷免了張璁、桂萼黨羽吏部郎中彭澤，張璁、桂萼最終取得聖旨把他留了下來。馬理提升爲南京通政參議，請求儘快辭職。在家住了三年，起用爲光禄卿，不久告退回鄉。過了十年，又起用爲南京光禄卿，不久以年老爲由退休。三十四年，陝西地震，馬理與妻子都死了。

理學行純篤，居喪取古禮及司馬光《書儀》、朱熹《家禮》折衷用之，與吕柟并爲關中學者所宗。穆宗立，贈右副都御史。天啓初，追謚忠憲。

馬理學問品行純正篤厚，服喪時采用古禮及司馬光《書儀》、朱熹《家禮》調和使用，與吕柟同被關中學者所效法。穆宗即位，追贈右副都御史。天啓初年，追贈謚號忠憲。

魏校

魏校，字子才，崑山人。其先本李姓，居蘇州葑門之莊渠，因自號"莊渠"。弘治十八年成進士。歷南京刑部郎中。守備太監劉瑯藉劉瑾勢張甚，或自判狀送法司，莫敢抗者。校直行己意，無所徇。改兵部郎中，移疾歸。嘉靖初，起爲廣東提學副使。丁憂，服闋，補江西兵備副使。累遷國子祭酒，太常卿，尋致仕。

魏校，字子才，崑山人。他的祖先本姓李，住在蘇州葑門的莊渠，因此自號"莊渠"。弘治十八年成爲進士。歷任南京刑部郎中。守備太監劉瑯藉助劉瑾的權勢十分囂張，有時自己判定訴狀送交法司，没有人敢反抗他。魏校直率地實行自己的意見，不順從他。改任兵部郎中，因病回鄉。嘉靖初年，被起用爲廣東提學副使。遭遇喪事，服喪完畢，補任江西兵備副使。多次升遷至國子祭酒，太常卿，不久退休。

校私淑胡居仁主敬之學，而貫通諸儒之説，擇執尤精。嘗與余祐論性，略曰："天地者，陰陽五行之本體也，故理無不具。人物之性，皆出於天地，然而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又曰："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性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其一，性與習對言，但取'生'字爲義，非性之所以得名，蓋曰天所生爲性，人所爲曰習耳。先儒

魏校内心崇拜胡居仁主張恭敬的學説，而融會貫通衆儒的學説，選擇尤其精當。曾經與余祐論述性，大致説："天地，是陰陽五行的本體，所以理没有不具備的。人和物的性，都出自天地，然而人得到了全部，物衹得到了部分。"又説："古代聖賢論性有兩種説法：其一，性與情相對而言，這是性的本義，是直接對這個理來説的。其二，性與習相對而言，衹取'生'字的意義，這不是性的得名之由，大致是説天所生爲性，人所爲叫習而已。以前的儒者因'性相近'

因‘性相近’一語，遂謂性兼氣質而言，不知人性上下不可添一物，纔著氣質，便不得謂之性矣。荀子論性惡，揚子論性善惡混，韓子論性有三品，衆言淆亂，必折之聖。若謂夫子‘性相近’一言，正論性之所以得名，則前後説皆不謬於聖人，而孟子道性善，反爲一偏之論矣。孟子見之分明，故言之直捷，但未言性爲何物，故荀、揚、韓諸儒得以其説亂之。伊川一言以斷之，曰‘性，即理也’，則諸説皆不攻自破矣。”所著有《大學指歸》、《六書精藴》。卒，謚恭簡。唐順之、王應電、王敬臣，皆其弟子也。順之，自有傳。

這句話，就説性是兼對氣質而言的，殊不知人性上下不能增添任何東西，衹要加上氣質，就不能叫作性了。荀子説性惡，揚子説性善惡相混，韓愈説性有三等，衆人言論混亂，必須由聖人來裁決。如果説孔夫子‘性相近’一句，正是説性的得名之由，那麽前後的説法都没有違背聖人的意思，而孟子説性善，反而是偏頗的説法了。孟子看得分明，所以説得直接，但没有説性是什麽，所以荀子、揚子、韓愈各家能以自己的説法去擾亂它。程頤用一句話來判斷它，説‘性就是理’，那各種説法都不攻自破了。”著作有《大學指歸》、《六書精藴》。死後，謚號爲恭簡。唐順之、王應電、王敬臣，都是他的學生。唐順之另外有傳。

王應電

王應電，字昭明，崑山人。受業於校，篤好《周禮》，謂《周禮》自宋以後，胡宏、季本各著書，指摘其瑕釁至數十萬言。而余壽翁、吴澄則以爲《冬官》未嘗亡，雜見於五官中，而更次之。近世何喬新、陳鳳梧、舒芬亦各以己意更定。然此皆諸儒之《周禮》也。覃研十數載，先求聖人之心，溯斯禮之源；次考天象之文，原設官之意，推五官離合之故，見綱維統體之極。因顯以探微，因細而繹大，成《周禮傳詁》數十卷。以爲百世繼周而治，必出於此。嘉靖中，家毁於兵燹，流寓江西泰和。以其書就正羅洪先，洪先大服。翰林陳昌積以師禮事之。胡松撫江西，刊行於世。

應電又研精字學，據《説文》所載，訛謬甚者，爲之訂正，名曰《經傳正譌》。又著《同文備考》、《書法指要》、《六義音切貫珠圖》、《六義相關圖》。卒於泰和。昌積爲經紀其喪，歸之崑山。

王應電，字昭明，崑山人。跟隨魏校學習，十分喜好《周禮》，認爲《周禮》自宋代以後，胡宏、季本各自著書，指摘書中的闕失，達到數十萬字。而余壽翁、吴澄則認爲《冬官》没有亡佚，雜見於五官之中，而重新對它進行編排。近世何喬新、陳鳳梧、舒芬也各按自己的意見改定。然而這都是衆儒自己的《周禮》。鑽研十多年，先探求聖人的意思，追溯這禮的淵源；再考察天象的情景，追究設官的本意，推求五官分合的原因，以顯現《周禮》的綱領和體系。通過明顯的探索幽微的，通過細小的演繹宏大的，寫成《周禮傳詁》數十卷。認爲百代之後繼承周代而大治天下，必定出於此書。嘉靖年間，家業毁於戰亂，流亡寄居在江西泰和。將他的書請羅洪先指正，羅洪先非常佩服。翰林陳昌積以對老師的禮節事奉他。胡松任江西巡撫，將他的書刊行於世。

王應電又精通文字學，根據《説文》的記載，錯訛謬誤嚴重的，爲它作出訂正，書名叫《經傳正譌》。又著《同文備考》、《書法指要》、《六義音切貫珠圖》、《六義相關圖》。死在泰和。陳昌積爲他經辦喪事，送回崑山安葬。

時有李如玉者，同安儒生，亦精於《周禮》，爲《會要》十五卷。嘉靖八年詣闕上之，得旨嘉奬，賜冠帶。

當時有個叫李如玉的，是同安的儒生，也精通《周禮》，作《會要》十五卷。嘉靖八年進京奉獻，得到聖旨嘉奬，賜予冠帶。

王敬臣

王敬臣，字以道，長洲人，江西參議庭子也。十九爲諸生，受業於校。性至孝，父疽發背，親自吮舐。老得瞀眩疾，則卧於榻下，夜不解衣，微聞謦咳聲，即躍起問安。事繼母如事父，妻失母歡，不入室者十三載。初，受校默成之旨，嘗言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居常杜口不談。自見耿定向，語以聖賢無獨成之學，由是多所誘掖，弟子從游者至四百餘人。其學，以慎獨爲先，而指親長之際、衽席之間爲慎獨之本，尤以標立門户爲戒。鄉人尊爲少湖先生。

王敬臣，字以道，長洲人，江西參議王庭的兒子。十九歲成爲諸生，跟隨魏校學習。性情十分孝順，父親背上長了癰疽，親自爲他吮吸膿液。父親年老得了眼花頭暈病，王敬臣睡在床榻下，晚上不脱衣服，稍微聽到咳嗽聲，就跳起來問安。侍奉繼母如侍奉父親，妻子不被繼母喜歡，不進妻子的卧室達十三年。當初，接受魏校沉默成事的意旨，曾説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親自實行，所以平時閉口不談。自從見到耿定向，耿定向告訴他聖賢没有獨自完成的學問，從這時起對後學多有誘導奬掖，跟從他學習的學生多達四百多人。他的學問，以慎獨爲優先，而指定親近長者之時、床席平居之間是慎獨的根本，尤其以樹立門户爲禁戒。同鄉人尊稱它爲少湖先生。

萬曆中，以廷臣薦，徵授國子博士，辭不行。詔以所授官致仕。二十一年，巡按御史甘士价復薦。吏部以敬臣年高，請有司時加優禮，詔可。年八十五而終。

萬曆年間，因爲朝廷大臣的推薦，徵召授予國子博士，推辭没有應徵。皇帝下詔讓他以所授的官職退休。二十一年，巡按御史甘士价又推薦他。吏部以王敬臣年事已高，請有關官吏不時加以優待禮遇，皇帝下詔同意。八十五歲時去世。

周瑛

周瑛，字粱石，莆田人。成化五年進士。知廣德州，以善政聞，賜敕旌異。遷南京禮部郎中，出爲撫州知府，調知鎮遠。秩滿，省親歸。弘治初，吏部尚書王恕起瑛四川參政，久之，進右布政使，咸有善績，尤勵清節。給事、御史交章薦，大臣亦多知瑛，而瑛以母喪歸。服除，遂引年乞致仕。孝宗嘉之，詔進一階。正德中卒，年八十七。

周瑛，字粱石，莆田人。成化五年進士。任廣德州知州，以良好的政績聞名，皇帝賜予敕令表彰。升任南京禮部郎中，出任撫州知府，調任鎮遠知府。任期屆滿，回家探親。弘治初年，吏部尚書王恕起用周瑛任四川參政，很久以後，進升爲右布政使，都有很好的政績，尤其注意砥礪清廉的節操。給事、御史交相上奏章推薦，大臣也很賞識周瑛，而周瑛因母親喪事回鄉。服喪期滿，就以年老請求退休。孝宗嘉奬他，下詔進升一級。正德年間去世，年齡八十七歲。

瑛始與陳獻章友，獻章之學主於靜。瑛不然之，謂學當以居敬爲主，敬則心存，然後可以窮理。自《六

周瑛開始與陳獻章友好，陳獻章的學説以靜爲主。周瑛不覺得他對，認爲學應當以恭敬爲主，恭敬就能存在真心，然後可以窮究天理。從

經》之奥，以及天地萬物之廣，皆不可不窮。積累既多，則能通貫，而於道之一本，亦自得之矣，所謂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也。學者稱翠渠先生。子大謨，登進士，未仕卒。

《六經》的奥秘，到天地萬物的廣博，都不能不窮究。積累多了以後，就能貫通，而對於道的根本，也就自然得到了，這就是所謂探求萬物的不同之處以後可以得到根本。學者稱他爲翠渠先生。兒子周大謨，考中進士，没有任官就去世了。

潘府

潘府，字孔修，上虞人。成化末進士。值憲宗崩，孝宗踐阼甫二十日，禮官請衰服御西角門視事，明日釋衰易素，翼善冠、麻衣腰絰。帝不許，命俟二十七日後行之。至百日，帝以大行未葬，麻衣衰絰如故。府因上疏請行三年喪，略言：“子爲父，臣爲君，皆斬衰三年，仁之至，義之盡也。漢文帝遺詔短喪，止欲便天下臣民，景帝遂自行之，使千古綱常一墜不振。晋武帝欲行而不能，魏孝文行之而不盡，宋孝宗鋭志復古，易月之外，猶執通喪，然不能推之於下，未足爲聖王達孝也。先帝奄棄四海，臣庶銜哀，陛下惻怛由衷，麻衣視朝，百日未改。望排群議，斷自聖心，執喪三年，一如三代舊制。詔禮官參考載籍，使喪不廢禮，朝不廢政，勒爲彝典，傳之子孫，豈不偉哉!”疏入，衰絰待罪。詔輔臣會禮官詳議，并持成制，寢不行。

潘府，字孔修，上虞人。成化末年進士。正當憲宗駕崩，孝宗即位纔二十天，禮官請皇帝着衰服御臨西角門處理政事，第二天脱掉衰服，换上素服，戴翼善冠，穿麻衣，繫麻腰帶。皇帝不同意，命令等到二十七天後實行。到了百天，皇帝因先帝還没有安葬，仍像先前一樣穿着麻衣，繫着麻帶。潘府因此上疏請求實行三年喪期，大致是説：“兒子爲父親，臣子爲君王，都服喪三年，這是仁的極點，義的盡頭。漢文帝遺詔縮短喪期，祇是想方便天下的臣子百姓，景帝就親自實行它，使千古綱常一蹶不振。晋武帝想實行而没能實現，魏孝文帝實行了又不徹底，宋孝宗意志堅決地要復古，把日换成月之外，還實行上下通行的喪制，然而没有能够推行下去，還不足以成爲聖王的大孝。先帝撒手四海，臣民悲哀，陛下由衷地哀傷，穿着麻衣上朝，到了百天也不改變。希望能排除衆議，自行決斷，守喪三年，完全和三代舊有的制度一樣。望詔令禮官參考文獻古籍，使守喪不廢棄禮儀，朝見不廢棄政事，編爲法典，傳給子孫，這難道不是很偉大的事嗎!”奏疏呈上，穿着麻衣繫着麻帶等着處罰。皇帝下詔命令大臣會同禮官詳細商議，官員們都堅持現行的制度，奏疏被擱置没有實行。

謁選，得長樂知縣，教民行《朱子家禮》。躬行郊野，勞問疾苦，田夫野老咸謂府親己，就求筆札，府輒欣然與之。遷南京兵部主事，陳軍民利病七事。父喪除，補刑部。值旱蝗、星變，北寇深入，孔廟災，疏請内修外攘，以謹天戒。又上救時十要。以便養乞南，改南京兵部，遷武選員外郎。尚書馬文升知其賢，超拜

赴吏部應選，授予長樂知縣，教導百姓實行《朱子家禮》。親自到郊野巡行，慰問疾苦，農夫野老都認爲潘府親近自己，就向他求取墨寶，潘府都很高興地給他們。升爲南京兵部主事，陳述軍民利弊七件事。父喪期滿，補任到刑部。正值旱災蝗災，星宿變異，北方敵寇深入，孔廟火災，上疏請求對内修明政事、對外攘除敵禍，以恭謹的態度對待上天的懲戒。又上呈拯救時弊的十件大事。因便於贍養母親請求調到南方，改到

廣東提學副使。雲南晝晦七日，楚婦人鬚長三寸，上弭災三術。以母老乞休，不待命輒歸。已而吏部尚書楊一清及巡按御史吴華屢薦其學行，終不起。

南京兵部任職，升任武選員外郎。尚書馬文升知道他有才幹，越級提拔他爲廣東提學副使。雲南白天陰暗了七天，楚地的婦人長了三寸長的鬍鬚，呈上消災的三條辦法。因母親年老請求退休，未等到命令就回鄉了。後來吏部尚書楊一清及巡按御史吴華多次推薦他的學問品行，最終没有被起用。

嘉靖改元，言官交薦，起太僕少卿，改太常，致仕。既歸，屏居南山，布衣蔬食，惟以發明經傳爲事。時王守仁講學其鄉，相去不百里，頗有異同。嘗曰："居官之本有三：薄奉養，廉之本也；遠聲色，勤之本也；去讒私，明之本也。"又曰："薦賢當惟恐後，論功當惟恐先。"年七十三卒。故事，四品止予祭。世宗重府孝行，特詔予葬。

嘉靖元年，言官交相舉薦，起用爲太僕少卿，改任到太常寺，退休。回鄉以後，隱居在南山，布衣粗食，一心以闡明經傳爲事業。當時王守仁在家鄉講學，相距不到一百里，多有異同。曾説："作官的根本有三條：減輕俸禄，是廉潔的根本；遠離娱樂女色，是勤政的根本；去除讒言私怨，是明察的根本。"又説："推薦賢才，應惟恐在人之後；評論功績，應惟恐在人之先。"七十三歲時去世。按慣例，四品官衹賜予祭禮。世宗看重潘府的孝順事迹，特别詔令賜予葬禮。

崔銑

崔銑，字子鍾，安陽人。父陞，官參政。銑舉弘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孝宗實録》，與同官見太監劉瑾，獨長揖不拜，由是忤瑾。書成，出爲南京吏部主事。瑾敗，召復故官，充經筵講官，進侍讀。引疾歸，作後渠書屋，讀書講學其中。

崔銑，字子鍾，安陽人。父親崔陞，任官至參政。崔銑考中弘治十八年進士，選爲庶吉士，授予編修。參預修撰《孝宗實録》，與同僚進見太監劉瑾，衹有他作揖不拜，因此而得罪了劉瑾。書撰成後，出京任南京吏部主事。劉瑾敗落後，召進京恢復原職，充任御前講席講官，進升爲侍讀。稱病回鄉，建造後渠書屋，在書屋内讀書講學。

世宗即位，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嘉靖三年集議大禮，久不決。大學士蔣冕、尚書汪俊俱以執議去位，其他擯斥杖戍者相望，而張璁、桂萼等驟貴顯用事。銑上疏求去，且劾璁、萼等曰："臣究觀議者，其文則歐陽修之唾餘，其情則承望意嚮，求勝無已。悍者危法以激怒，柔者甘言以動聽。非有元功碩德，而遽以官賞之，得毋使僥倖之徒踵接至與？臣聞天子得四海歡心以事其親，未聞僅得一二人之心者也。賞之，適自章其私昵而已。夫守道爲忠，忠則逆旨；希旨爲

世宗即位，提拔爲南京國子監祭酒。嘉靖三年集體商議大禮，久拖不決。大學士蔣冕、尚書汪俊都因堅持己見被免職，其他被貶斥杖打戍邊的接連不斷，而張璁、桂萼等驟然顯貴當權。崔銑上疏請求去職，并且彈劾張璁、桂萼等説："臣觀察考究議大禮的人，他們的文章是重復歐陽修的老話，他們的真心是迎合皇帝的心意，以求超過别人，没有止境。强悍的人用嚴酷的法律去激起皇上的怒氣，柔順的人用甜言蜜語去打動皇上的聽聞。没有大功美德，而突然把官職賞給他們，能不使懷有僥幸心理的人接踵而至嗎？臣聽説天子得到四海百姓的喜愛把它用來侍奉自己的父母，没有聽説衹得到一兩個人的喜愛的。獎

邪，邪則畔道。今忠者日疏，而邪者日富。一邪亂邦，況可使富哉！”帝覽之不悦，令銑致仕。閲十五年，用薦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擢南京禮部右侍郎。未幾疾作，復致仕。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敏。

賞他們，恰好顯示了對他們的私愛而已。堅守道義是忠誠，忠誠就會與皇上的旨意抵觸；迎合皇上的旨意爲奸邪，奸邪就背叛了道義。現在忠誠的人一天天被疏遠，而奸邪的人一天天富貴。一個奸邪的人就可以擾亂國家，還可以使他們富貴嗎！”皇帝看了不高興，命令崔銑退休。過了十五年，因人舉薦起用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提拔爲南京禮部右侍郎。不久疾病發作，又退休。去世，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文敏。

銑少輕俊，好飲酒，盡數斗不亂。中歲自厲於學，言動皆有則。嘗曰：“學在治心，功在慎動。”又曰：“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心之用也。愛親敬長，性之本也。若去良能，而獨挈良知，是霸儒也。”又嘗作《政議》十篇，其《序》曰：“三代而上，井田封建，其民固，故道易行；三代而下，阡陌郡縣，其民散，故道難成，況沿而下趨至今日乎。然人心弗異，係乎主之者而已。”凡篇中所論説，悉仿此意。世多有其書，故不載。

崔銑年輕時飄逸瀟灑，喜歡喝酒，喝完數斗不醉。中年自我砥礪治學，言行都有準則。曾説：“治學在於治心，成功在於行動謹慎。”又説：“孟子所説的良知良能，是心的實用。熱愛親人尊敬長輩，是性的根本。如果去掉了良能，而祇帶有良知，是强横有勢的儒者。”又曾作《政議》十篇，其《序》中説：“三代以上，實行井田制、分封制，那時的百姓鄙陋，所以道容易通行；三代以下，土地分割，實行郡縣制，那時的百姓散漫，所以道難以通行，况且再往下到今天呢。然而人心没有差别，取决於主宰他們的人而已。”大致各篇中所論述的，都仿照這個意思。世上多有他的書，所以不詳細記載。

何瑭

何瑭，字粹夫，武陟人。年七歲，見家有佛像，抗言請去之。十九讀許衡、薛瑄遺書，輒欣然忘寢食。弘治十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閣試《克己復禮爲仁論》，有曰：“仁者，人也。禮則人之元氣而已，則見侵於風寒暑濕者也。人能無爲邪氣所勝，則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宿學咸推服焉。劉瑾竊政，一日贈翰林川扇，有入而拜見者。瑭時官修撰，獨長揖。瑾怒，不以贈。受贈者復拜謝，瑭正色曰：“何僕僕也！”瑾大怒，詰其姓名。瑭直應曰：“修撰何瑭。”知必不爲瑾所容，乃累疏致仕。後瑾誅，復官。以經筵觸忌諱，謫開州同知。修黄陵岡堤成，擢東昌府同

何瑭，字粹夫，武陟人。七歲時，看到家裏有佛像，大聲地説請去掉它。十九歲時讀許衡、薛瑄的遺書，常高興得廢寢忘食。弘治十五年成爲進士，選爲庶吉士。閣試時考《克己復禮爲仁論》，他有一段話説：“仁，就是人。禮不過是人的元氣而已，現在被風寒暑濕侵害了。人能不被邪氣戰勝，那元氣就恢復，元氣恢復而人就成立了。”老學者都推許佩服他。劉瑾竊取了大權，有一天贈送給翰林四川出産的扇子，有進去拜見他的。何瑭當時任修撰，獨自作長揖。劉瑾發怒，不贈送給他。受到贈送的又拜謝，何瑭嚴厲地説：“爲什麼這樣猥瑣！”劉瑾大怒，責問他的姓名。何瑭直截了當地回答説：“修撰何瑭。”他知道必然不能爲劉瑾所容，就多次上疏退休。後來劉瑾被殺，何瑭恢復了官職。因在御前講席觸犯了忌諱，被貶爲開州同知。修築黄陵岡堤成功

知，乞歸。

嘉靖初，起山西提學副使，以父憂不赴。服闋，起提學浙江。敦本尚實，士氣丕變。未幾，晋南京太常少卿。與湛若水等修明古太學之法，學者翕然宗之。歷工、户、禮三部侍郎，晋南京右都御史，未幾致仕。

是時，王守仁以道學名於時，瑭獨默如。嘗言陸九淵、楊簡之學，流入禪宗，充塞仁義。後學未得游、夏十一，而議論即過顔、曾，此吾道大害也。里居十餘年，教子姓以孝弟忠信，一介必嚴。兩執親喪，皆哀毁。後謚文定。所著《陰陽律吕》、《儒學管見》、《柏齋集》十二卷，皆行於世。

後，提拔爲東昌府同知，請求回鄉。

嘉靖初年，起用爲山西提學副使，因父喪没有赴任。服喪期滿，起用爲浙江提學。他從根本上督促，崇尚真實，讀書人風氣大變。不久，進升爲南京太常少卿。與湛若水等闡明古代太學的制度，學者都一致遵從他。歷任工部、户部、禮部三部侍郎，進升南京右都御史，不久退休。

當時，王守仁以道學聞名一時，衹有何瑭沉默不語。曾説陸九淵、楊簡的學説，流變匯入了禪宗，堵塞了仁義。後學没有學到子游、子夏的十分之一，而發的議論却超過了顔子、曾子，這是我們的學説的大害。在鄉間居住十多年，用孝悌忠信教育後人，微小的事情都很嚴格。兩次操持雙親的喪事，都十分哀傷損害了身體。後贈謚號文定。所著《陰陽律吕》、《儒學管見》、《柏齋集》十二卷，都流行於世。

唐伯元

唐伯元，字仁卿，澄海人。萬曆二年進士。歷知萬年、泰和二縣，并有惠政，民生祠之。遷南京户部主事，進郎中。

伯元受業永豐吕懷，踐履篤實，而深疾王守仁新説。及守仁從祀文廟，上疏争之。因請黜陸九淵，而躋有若及周、程、張、朱五子於十哲之列，祀羅欽順、章懋、吕柟、魏校、吕懷、蔡清、羅洪先、王艮於鄉。疏方下部，旋爲南京給事中鍾宇淳所駁，伯元謫海州判官。屢遷尚寶司丞。吏部尚書楊巍雅不喜守仁學，心善伯元前疏，用爲吏部員外郎。歷考功、文選郎中，佐尚書孫丕揚澄清吏治，苞苴不及其門。秩滿，推太常少卿，未得命。時吏部推補諸疏皆留中，伯元言："賢愚同滯，朝野咨嗟，由臣擬議不當所致，乞賜罷斥。"帝不懌，特允其去，而諸疏仍留不下。居二年，甄别吏部諸郎，帝識伯元名，命改南京他部，而伯元已前卒。

唐伯元，字仁卿，澄海人。萬曆二年進士。歷任萬年、泰和兩縣知縣，都有良好的政績，老百姓建生祠祭祀他。升任南京户部主事，進升郎中。

唐伯元跟從永豐吕懷學習，行事踏實，而十分憎惡王守仁的新説。等到王守仁在文廟陪祭，唐伯元上疏争辯。同時請求從文廟廢黜陸九淵，而提升有若及周敦頤、程顥、張載、朱熹五子於十大哲人之列，在家鄉祭祀羅欽順、章懋、吕柟、魏校、吕懷、蔡清、羅洪先、王艮。奏疏剛剛下發到禮部，就被南京給事中鍾宇淳駁斥，唐伯元被貶爲海州判官。多次遷升至尚寶司丞。吏部尚書楊巍素來不喜歡王守仁的學説，心裏贊成唐伯元以前的奏疏，任用他爲吏部員外郎。歷任考功、文選郎中，輔佐尚書孫丕揚使吏治清廉，賄賂不敢上門。屆滿，被推薦任太常少卿，没有得到任命。當時吏部推薦補任的衆多奏疏都留在宫中不下發，唐伯元説："賢能和愚昧的人一起滯留，朝廷内外都在感嘆，這是由臣擬定奏疏不當所造成的，請求給予罷免貶斥。"皇帝不高興，特地允許他辭職，而各奏疏仍然留在宫中不下發。過了兩年，甄别吏部各位郎官，皇帝知道唐

伯元的名字，命令改任南京另外的部，而唐伯元已在此前去世。

伯元清苦淡薄，人所不堪，甘之自如，爲嶺海士大夫儀表。

唐伯元生活清苦淡薄，其他人不能忍受，而他却覺得甜美，怡然自得，是兩廣地區士大夫的楷模。

黄淳耀 黄淵耀

黄淳耀，字蘊生，嘉定人。爲諸生時，深疾科舉文浮靡淫麗，乃原本《六經》，一出以典雅。名士爭務聲利，獨澹漠自甘，不事徵逐。崇禎十六年成進士。歸益研經籍，緼袍糲食，蕭然一室。

黄淳耀，字蘊生，嘉定人。作諸生時，深深痛恨科舉文章的浮泛華麗，就以《六經》爲本原，完全以典雅的文風出現。有點名氣的人都爭着追名逐利，衹有他自甘淡泊，不去追逐。崇禎十六年成爲進士。回鄉更用心研讀經籍，舊衣粗食，四壁空空。

京師陷，福王立南都，諸進士悉授官，淳耀獨不赴選。及南都亡，嘉定亦破，慨然太息，偕弟淵耀入僧舍，將自盡。僧曰："公未服官，可無死。"淳耀曰："城亡與亡，豈以出處貳心？"乃索筆書曰："弘光元年七月二十四日，進士黄淳耀自裁於城西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寐，此心而已。"遂與淵耀相對縊死，年四十有一。

京城陷落，福王在南都即位，各位進士都授予了官職，衹有黄淳耀没有前去參加選拔。到南都失敗，嘉定也被攻破，黄淳耀慨然長嘆，和弟弟黄淵耀進入僧舍，將要自盡。僧人說："您没有作官，可以不死。"黄淳耀說："城滅亡了，我和它一起滅亡，難道能因出仕和隱退而有異心嗎？"於是要來筆寫道："弘光元年七月二十四日，進士黄淳耀自盡於城西僧舍。唉！進不能爲王朝效力，退不能潔身自好隱居，讀書少有益處，學道没有成功，耿耿難眠，此心如此而已。"於是與黄淵耀相對自縊而死，時年四十一歲。

淳耀弱冠即著《自監録》、《知過録》，有志聖賢之學。後爲日曆，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凡語言得失，念慮純雜，無不備識，用自省改。晚而充養和粹，造詣益深。所作詩古文，悉軌先正，卓然名家。有《陶菴集》十五卷。其門人私謚之曰貞文。

黄淳耀二十歲就寫《自監録》、《知過録》，有志於聖賢之學。後寫日記，白天所作之事，晚上一定記下來。凡是語言的得和失，思想的純和雜，無不詳細記載，用以自我反省改正。晚年修養平和純粹，造詣更深。所作的詩和古文，都仿效前代的賢者，卓然成爲名家。有《陶菴集》十五卷。他的學生自行贈予他謚號爲貞文。

淵耀，字偉恭，諸生，好學敦行如其兄。

黄淵耀，字偉恭，是諸生，喜好學習，做事忠誠，和他哥哥一樣。

明史卷二百八十三

列傳第一百七十一

儒林(二)

陳獻章 李承箕 張詡　婁諒 夏尚樸　賀欽　陳茂烈
湛若水 蔣信(等)　鄒守益 (子)善(等)　錢德洪 徐愛(等)
王畿 王艮(等)　歐陽德 (族人)瑜　羅洪先 程文德　吴悌 (子)仁度
何廷仁 劉邦采 魏良政(等)　王時槐　許孚遠　尤時熙 張後覺(等)
鄧以讚 張元忭　孟化鯉 孟秋　來知德　鄧元錫 劉元卿 章潢

陳獻章 李承箕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舉正統十二年鄉試，再上禮部，不第。從吴與弼講學。居半載歸，讀書窮日夜不輟。築陽春臺，静坐其中，數年無户外迹。久之，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時《此日不再得》詩一篇，驚曰："龜山不如也。"揚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震京師。給事中賀欽聽其議論，即日抗疏解官，執弟子禮事獻章。獻章既歸，四方來學者日進。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屢辭疾不赴，疏乞終養，授翰林院檢討以歸。至南安，知府張弼疑其拜官，與與弼不同。對曰："吴先生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故不受職而求觀秘書，冀在開悟主上耳。時宰不悟，先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先生意，遂决去。獻章聽選國子生，何敢僞辭釣虚譽。"自是屢薦，卒不起。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考中正統十二年的鄉試，兩次參加禮部考試，没考上。跟從吴與弼學習。過了半年，返回家中，讀書整日整夜不停息。修建陽春臺，静静地坐在裏面，多年没走出家門。很久以後，又到太學求學。祭酒邢讓讓他試和楊時的《此日不再得》詩一篇，見到他的和詩，驚嘆道："龜山也趕不上他啊。"在朝廷上替陳獻章宣揚，認爲是真正的儒學之士復出。因此，名聲震動京城。給事中賀欽聽到他的議論，當天就直言向皇帝上書請求解免官職，行學生禮師事陳獻章。陳獻章回到家中後，四面八方來求學的人逐日增多。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交相推薦他。召入京城，命令他到吏部應考。多次推托有病而不去，上疏請求回家奉養父母，授官翰林院檢討而回家。到南安，知府張弼懷疑他被授予官職，與吴與弼不同。陳獻章回答説："吴先生憑藉百姓的身份被石亨所推薦，所以不接受官職而乞求閲讀朝廷秘閣藏書，意圖在於開導啓發皇上罷了。當朝宰臣没有明白，先命令接受官職，然後纔能讀書，大大背離了先生的意圖，於是辭别離去。獻章被選爲國子生，怎敢用謊話取

得虛假的聲譽。”從此，多次被推薦，最終没有出仕。

獻章之學，以静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静中養出端倪。或勸之著述，不答。嘗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從吴聘君學，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專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於是舍繁求約，静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卸勒也。”其學灑然獨得，論者謂有鳶飛魚躍之樂，而蘭谿姜麟至以爲“活孟子”云。

陳獻章的學問，以静爲主。他教求學的人，衹叫正襟危坐，澄明内心，在静中培養出學問的頭緒。有人勸他著書，他不回答。曾經自言自語説：“我二十七歲，纔跟從吴聘君學習，對於古代聖賢的書没有不研究的，但是不知從哪兒入手。等回到白沙，專門探求用功的方法，也最終没有收穫。於是捨棄繁瑣而求取簡約，静坐很久，然後看到我内心的形狀隱約呈現出來，日常應酬接對隨心所欲，猶如馬被解下馬絡頭。”他的學問自由不拘，獨有所得，評論的人説有萬物各得其所的樂趣，而蘭谿的姜麟甚至把他尊奉爲“活孟子”。

獻章儀幹修偉，右頰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節，獻章事之至孝。母有念，輒心動即歸。弘治十三年卒，年七十三。萬曆初，從祀孔廟，追謚文恭。

陳獻章身材修長偉岸，右臉頰有七顆黑痣。母親二十四歲時守寡，陳獻章事奉母親非常孝順。母親有所思念，就心神不寧，馬上回家。弘治十三年死去，終年七十三歲。萬曆初年，從祀於孔廟，追贈謚號爲文恭。

門人李承箕，字世卿，嘉魚人。成化二十二年舉鄉試。往師獻章，獻章日與登涉山水，投壺賦詩，縱論古今事，獨無一語及道。久之，承箕有所悟，辭歸，隱居黄公山，不復仕。與兄進士承芳，皆好學，稱嘉魚二李。卒年五十四。

弟子李承箕，字世卿，嘉魚人。成化二十二年鄉試中舉。前往拜陳獻章爲師，陳獻章每天與他跋山涉水，投壺作詩，任意地評論古今世事，惟獨没有一句話談及道。很久以後，李承箕有所感悟，辭别回家，隱居在黄公山，不再做官。與哥哥進士李承芳，都好學，被稱爲嘉魚二李。終年五十四歲。

張詡

張詡，字廷實，南海人，亦師事獻章。成化二十年舉進士，授户部主事。尋丁憂，累薦不起。正德中，召爲南京通政司參議，一謁孝陵即告歸。獻章謂其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卒年六十。

張詡，字廷實，南海人，也師從陳獻章。成化二十年考中進士，授官户部主事。不久後服喪，多次被舉薦而不肯出仕。正德年間，召任南京通政司參議，一拜謁孝陵就辭官回家。陳獻章説他的學問以自然爲正宗，以忘掉自我爲大，以没有欲望爲最高境界。終年六十歲。

婁諒 夏尚樸

婁諒，字克貞，上饒人。少有志絶學。聞吴與弼在臨川，往從之。一日，與弼治地，召諒往視，云學者須親細務。諒素豪邁，由此折節。雖掃除之事，必身親之。

婁諒，字克貞，上饒人。年少時有志於造詣獨到，成一家之學。聽説吴與弼在臨川，前往師從他。一天，吴與弼在整理田地的賦税，叫婁諒前去觀看，説治學的人必須親自接觸細小的事務。婁諒向來豪放不羈，從此强迫克制自己，改

變平時的志趣言行。即使是打掃除污這類事，也必定親自去做。

景泰四年舉於鄉。天順末，選爲成都訓導。尋告歸，閉門著書，成《日録》四十卷、《三禮訂訛》四十卷。謂《周禮》皆天子之禮，爲國禮；《儀禮》皆公卿大夫士庶人之禮，爲家禮。以《禮記》爲二經之傳，分附各篇，如《冠禮》附《冠義》之類。不可附各篇者，各附一經之後。不可附一經者，總附二經之後。其爲諸儒附會者，以程子論黜之。著《春秋本意》十二篇，不采三傳事實，言："是非必待三傳而後明，是《春秋》爲棄書矣。"其學以收放心爲居敬之門，以何思何慮、勿忘勿助爲居敬要旨。然其時胡居仁頗譏其近陸子，後羅欽順亦謂其似禪學云。

景泰四年鄉試中舉。天順末年，選拔作成都訓導。不久辭官回家，閉門著書，寫成《日録》四十卷、《三禮訂訛》四十卷。說《周禮》都是天子的禮，是國禮；《儀禮》都是公卿大夫和平民百姓的禮，是家禮。把《禮記》作爲這二部經書的傳，分别歸附於各篇，比如《冠禮》歸附《冠義》等等。不可以歸附於各篇的，就分别附於一部經書的後面。不能附於一部經書之後的，就籠統地附在兩部經書後面。那些被衆儒學之士附會的地方，就用程子的學説來加以廢黜。編著《春秋本意》十二篇，不采用三傳上記録的事實，說："是非必須憑藉三傳纔能弄明白，那是可以丟棄的書了。"他的學問以約束和放縱意念作爲持身恭敬的方法，以怎樣思維怎樣考慮、不要忘記不要協助作爲持身恭敬的主要旨趣。然而當時胡居仁多譏諷他近似於陸九淵，後來羅欽順也說他的學問像禪學。

子忱，字誠善，傳父學。女爲寧王宸濠妃，有賢聲，嘗勸王毋反。王不聽，卒反。諒子姓皆捕繫，遺文遂散軼矣。

兒子婁忱，字誠善，傳承父親的學問。女兒爲寧王朱宸濠的妃子，有賢良的名聲，曾經勸告寧王不要造反。寧王不聽從，最終造反。婁諒的子孫都被逮捕，留下來的文章就散失了。

門人夏尚樸，字敦夫，廣信永豐人。正德初，會試赴京。見劉瑾亂政，慨然嘆曰："時事如此，尚可干進乎?"不試而歸。六年，成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歲饑，條上救荒數事。再遷惠州知府，投劾歸。嘉靖初，起山東提學副使。擢南京太僕少卿，與魏校、湛若水輩日相講習。言官劾大學士桂萼，語連尚樸。吏部尚書方獻夫白其無私，尋引疾歸。早年師諒，傳主敬之學，常言"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魏校亟稱之。所著有《中庸語》、《東巖文集》。王守仁少時，亦嘗受業於諒。

學生夏尚樸，字敦夫，廣信永豐人。正德初年，參加會試到達京城。他看到劉瑾敗壞政治，憤慨地嘆惜說："時事像這樣，還能謀求仕進嗎?"不參加考試就回家。六年，成爲進士，授官南京禮部主事。遇到災荒，他備文逐條上奏皇上救濟饑荒的幾件事。兩次升遷後作惠州知府，被彈劾而回家。嘉靖初年，起用任山東提學副使。提升任南京太僕少卿，與魏校、湛若水等人每天互相研習學問。諫官彈劾大學士桂萼，話語牽連到夏尚樸。吏部尚書方獻夫辯白他没有私心，不久稱病辭官回家。早年師從婁諒，傳承恪守誠敬的學問，經常說"剛提起，就是天理。剛一放下，就是人的欲望"。魏校極力稱贊他。著的書有《中庸語》、《東巖文集》。王守仁年少的時候，也曾師從婁諒。

賀欽

賀欽，字克恭，義州衛人。少好學，讀《近思録》有悟。成化二年，以進士授户科給事中。已而師事陳獻章。既歸，肖其像事之。

賀欽，字克恭，義州衛人。年少時喜歡學習，閱讀《近思録》有所感悟。成化二年，以進士身份授官户科給事中。後來師從陳獻章。辭官回家後，畫陳獻章的像侍奉它。

弘治改元，用閣臣薦，起爲陝西參議。檄未至而母死，乃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謂今日要務莫先經筵，當博訪真儒，以資啓沃。二，薦檢討陳獻章學術醇正，稱爲大賢，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以養君德。三，内官職掌，載在《祖訓》，不過備灑掃、司啓閉而已。近如王振、曹吉祥、汪直等，或參預機宜，干政令，招權納寵，邀功啓釁。或引左道，進淫巧，以蕩上心。誤國殃民，莫此爲甚。宜慎飭將來，内不使干預政事，外不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四，興禮樂以化天下。"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禮，而頹敗之俗因仍不改，乞申明正禮，革去教坊俗樂，以廣治化。"疏凡數萬言。奏入，報聞。

弘治元年，因内閣大臣的推薦，起用任陝西參議。公文没到而母親死去，於是上疏懇切地推辭，并且陳述了四件事。一，認爲當今重要事務没有比選用經筵官更應先做的事，應當廣泛地咨詢真正的儒學之士，用來竭誠開導聖上。二，推薦檢討官陳獻章學問淳厚正統，世人稱作大賢，應該用不尋常的禮數起用他，或者讓他參加國家的重大政務，或者任命作經筵講官，用以培養聖君的德行。三，宦官掌管的事務，記載於《祖訓》，不外乎充任掃除、掌管開門關門之事罷了。近來如王振、曹吉祥、汪直等人，有的參與國家機密事務，干犯政策法令，招攬權貴交結寵臣，求取功勞，挑起争端。或者引薦旁門左道，進獻過於精緻而無益的玩物，以摇蕩皇上的心境。禍國殃民，没有比這種事更加厲害的。應謹慎地整治以防將來，在朝内不讓其干預政事，在邊關不讓其鎮守一方把握兵權。四，振興禮樂來教化天下百姓。"陛下繼承基業之初，舉行朱子的喪葬禮，然而頹廢衰敗的習俗因襲而不改變，請求申明正統的禮儀，廢除宫廷音樂機構中的鄙俗音樂，用來推廣政治教化。"奏疏共幾萬字。上奏皇上，皇上批覆已知。

正德四年，劉瑾括遼東田，東人震恐，而義州守又貪横，民變，聚衆劫掠。顧相戒曰："毋驚賀黄門。"欽聞之，急諭禍福，以身任之，亂遂定。

正德四年，劉瑾搜刮侵占遼東的田地，遼東人感到震驚和恐慌，而義州守將又貪婪蠻横，百姓變亂，聚在一起搶劫掠奪。但互相告誡説："不要驚擾賀黄門。"賀欽聽到這事之後，急忙向百姓曉諭災禍與福禄，親自承擔調和之事，變亂於是平定。

欽學不務博涉，專讀《四書》、《六經》、《小學》，期於反身實踐。謂爲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而已。卒年七十四。

賀欽學習不追求廣泛涉獵，衹讀《四書》、《六經》、《小學》，企求反過來親身實踐。認爲做學問不必講求高超深遠，而在於持身恭敬以約束放縱的意念罷了。終年七十四歲。

子士諮，鄉貢士，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終身不仕。

兒子賀士諮，是鄉貢士，曾上書陳説十二件事議論國家政治，没有批覆。終身没有做官。

陳茂烈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年十八，作《省克録》，謂顔之克己，曾之日省，學之法也。弘治八年舉進士。奉使廣東，受業陳獻章之門，獻章語以主静之學。退而與張詡論難，作《静思録》。尋授吉安府推官，考績過淮，寒無絮衣，凍幾殆。入爲監察御史，袍服朴陋，乘一疲馬，人望而敬之。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十八歲時，編寫《省克録》，説顔淵克制自己，曾參天天反省，是學習的方法。弘治八年考中進士。奉命出使廣東，在陳獻章門下學習，陳獻章告訴他以静爲主的學問。離開後與張詡辯論詰難，寫成《静思録》。不久，授任吉安府推官，考核官吏政績經過淮，冬天没有棉衣，被凍得幾乎死去。入朝廷擔任監察御史，官服樸素簡陋，騎一匹疲憊的馬，人們看到而尊敬他。

以母老終養。供母之外，不辦一帷。治畦汲水，身自操作。太守聞其勞，進二卒助之，三日遣之還。吏部以其貧，禄以晋江教諭，不受。又奏給月米，上書言："臣素貧，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遂其貧，非有及人之廉，盡己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艱苦，今年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臣欲自盡心力，尚恐不及，上煩官帑，心竊未安。"奏上，不允。母卒，茂烈亦卒。

因母親年老而辭官回家奉養。除供奉母親之外，不治辦一幅帷帳。耕種田地以及打水等事，親自去作。太守聽説他辛勞，進獻兩個士兵幫助他，三天後就遣送他們回去。吏部認爲他貧窮，按晋江教諭的俸禄供給他，他不接受。又上奏每月支給他米糧，他上書説："臣向來貧窮，食用本來就節儉菲薄，所以臣的母親自然在臣家裏感到安適，而臣也能以自己的力量改變貧困，没有比得上他人的廉潔，是因盡自己的孝道的緣故。古人當雇工背米，都可養父母，臣的貧窮還没到這種程度。而臣的母親撫育臣很艱苦，現今已八十六歲，未來的日子不多了。臣想要自己盡心盡力，還恐怕不够，花費公家的錢，臣的心不會安寧。"奏書呈上，没有得到應允。母親死去後，陳茂烈也死了。

茂烈爲諸生時，韓文問莆田人物於林俊，曰："從吾。"謂彭時也。又問，曰："時周。"且曰："與時周語，沉疴頓去。"其爲所重如此。

陳茂烈作諸生時，韓文向林俊訊問莆田的傑出人才，林俊説："彭從吾。"説的是彭時。又問，回答説："陳時周。"并且説："同陳時周説話，重病立刻痊愈。"他像這樣被人尊重。

湛若水

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弘治五年舉於鄉，從陳獻章游，不樂仕進。母命之出，乃入南京國子監。十八年會試，學士張元禎、楊廷和爲考官，撫其卷曰："非白沙之徒不能爲此。"置第二。賜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時王守仁在吏部講學，若水與相應和。尋丁母憂，廬墓三年。築西樵講舍，士子來學者，先

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弘治五年鄉試中舉，跟從陳獻章學習，不喜歡做官。母親命令他出去做官，纔入南京國子監。十八年參加會試，學士張元禎、楊廷和擔任考官，手撫他的試卷説："不是陳白沙先生的弟子不能作出這種文章。"評定在第二名。賜進士，選拔作庶吉士，授官爲翰林院編修。當時王守仁在吏部講學，湛若水與他相互應和。不久母親去世辭官服喪，在墓旁建房守孝三年。修建西樵講舍，讀書人來求

令習禮，然後聽講。

學的，首先叫他們去學習禮儀，然後聽講。

嘉靖初，入朝，上經筵講學疏，謂聖學以求仁爲要。已，復上疏言："陛下初政，漸不克終。左右近侍爭以聲色異教蠱惑上心。大臣林俊、孫交等不得守法，多自引去，可爲寒心。亟請親賢遠奸，窮理講學，以隆太平之業。"又疏言日講不宜停止，報聞。明年進侍讀，復疏言："一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崩川涌，人饑相食，殆無虚月。夫聖人不以屯否之時而後親賢之訓，明醫不以深錮之疾而廢元氣之劑，宜博求修明先王之道者，日侍文華，以裨聖學。"已，遷南京國子監祭酒，作《心性圖説》以教士。拜禮部侍郎。仿《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上於朝。歷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南京俗尚侈靡，爲定喪葬之制頒行之。老，請致仕。年九十五卒。

嘉靖初年，進入朝廷，呈上御前講席講學的奏疏，説孔子之學以講求仁道爲根本。後來，又上疏説："陛上剛從政，能有好的開端但不能堅持。身邊的侍從爭相用淫聲、女色和異端邪教迷惑聖心。大臣林俊、孫交等人不能保守法度，大多自行引退，可以説讓人寒心。急切請求皇上親近賢人，疏遠奸邪，窮究事理，研討學問，以振興太平盛世之帝業。"又上疏説每天講經不應停止，批覆知道了。第二年升任侍讀，又上疏説："一兩年内，天象變異，地震出現，山峰垮塌，河流涌出，百姓飢餓，相互殘食，幾乎没有間斷。聖人不會在艱難困頓的時候把親近賢人的訓誡放在後面，高明的醫生不因爲病得很重而放棄培養元氣的藥方，應當廣泛尋求能發揚光大先王之道的人，每天侍講於文華殿，以助聖上之學。"不久，升任南京國子監祭酒，作《心性圖説》來教育讀書人。升任爲禮部侍郎。模仿《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上呈朝廷。歷任南京吏、禮、兵三部的尚書。南京的風俗崇尚奢侈，爲他們制定喪葬制度并頒布執行。年老，請求退休。九十五歲去世。

若水生平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獻章。年九十，猶爲南京之游。過江西，安福鄒守益，守仁弟子也，戒其同志曰："甘泉先生來，吾輩當憲老而不乞言，慎毋輕有所論辨。"若水初與守仁同講學，後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爲宗，若水以隨處體驗天理爲宗。守仁言若水之學爲求之於外，若水亦謂守仁格物之説不可信者四。又曰："陽明與吾言心不同。陽明所謂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謂心者，體萬物而不遺者也，故以吾之説爲外。"一時學者遂分王、湛之學。

湛若水一生所到的地方，必定修建書院以祭祀陳獻章。九十歲時，仍去南京游學。經過江西，安福人鄒守益，是王守仁的弟子，告誡他的志趣相投的朋友説："甘泉先生到來，我們應當尊崇老前輩然而不請教他，不要輕率地發表言論。"湛若水最初與王守仁一同講學，後來各立門派，王守仁以致良知爲宗旨，湛若水以隨處體驗天理爲宗旨。王守仁説湛若水的學問是探求真理於物外，湛若水也説王守仁格物的學問不可信的地方有四點。又説："王陽明説的心和我説的心不同。王陽明所説的心，指處在胸中方寸之間的心。我所指的心，包容萬事萬物而無遺漏，所以把我的學問看作置心於外。"一時間學者就分爲王守仁、湛若水兩學派。

湛氏門人最著者，永豐呂懷、德安何遷、婺源洪垣、歸安唐樞。懷之言變化氣質，遷之言知止，樞之

湛氏的學生中最著名的，是永豐的呂懷、德安的何遷、婺源的洪垣、歸安的唐樞。呂懷的變化氣質説，何遷的知止説，唐樞的求真心之説，

言求真心，大約出入王、湛兩家之間，而别爲一義。垣則主於調停兩家，而互救其失。皆不盡守師説也。懷，字汝德，南京太僕少卿。遷，字益之，南京刑部侍郎。垣，字峻之，温州府知府。樞，刑部主事，疏論李福達事，罷歸，自有傳。

大概介於王守仁、湛若水兩派之間，而另外形成一套理論。洪垣致力於協調兩派，而補救二者的不足。都不完全遵從老師的學説。吕懷，字汝德，任南京太僕少卿。何遷，字益之，任南京刑部侍郎。洪垣，字峻之，任温州府知府。唐樞，任刑部主事，上疏評論李福達之事，罷官回家，另外有傳。

蔣信　周衝

蔣信，字卿實，常德人。年十四，居喪毁瘠。與同郡冀元亨善，王守仁謫龍場，過其地，偕元亨事焉。嘉靖初，貢入京師，復師湛若水。若水爲南祭酒，門下士多分教。至十一年，舉進士，累官四川水利僉事。却播州土官賄，置妖道士於法。遷貴州提學副使。建書院二，廩群髦士其中。龍場故有守仁祠，爲置祠田。坐擅離職守，除名。

蔣信，字卿實，常德人。十四歲時，因守喪過度悲痛而極度瘦弱。與同郡的冀元亨友好，王守仁貶官到龍場，經過常德，偕同冀元亨拜王守仁爲師。嘉靖初年，被薦舉到京城，又拜湛若水爲師。湛若水任南京祭酒，門下的學生大多分别教授。到十一年，考中進士，積功升官任四川水利僉事。拒絶播州土官的賄賂，把妖言惑衆的道士繩之以法。升任貴州提學副使。修建書院二處，供給廩食讓衆多傑出人士就讀其中。龍場因此有王守仁的祭祀祠堂，并爲祭祀祠堂置辦田地。因犯擅離職守罪，被除去名籍。

信初從守仁游時，未以良知教。後從若水游最久，學得之湛氏爲多。信踐履篤實，不事虚談。湖南學者宗其教，稱之曰正學先生。卒年七十九。

蔣信最初跟從王守仁游學時，王守仁没用良知之學教他。後來師從湛若水游學最久，所學得的知識中湛若水的爲多。蔣信做事誠篤踏實，不從事空談。湖南的讀書人宗法他的學術，稱他爲正學先生。終年七十九歲。

時宜興周衝，字道通，亦游王、湛之門。由舉人授高安訓導，至唐府紀善。嘗曰："湛之體認天理，即王之致良知也。"與信集師説爲《新泉問辨録》。兩家門人各相非笑，衝爲疏通其旨焉。

當時宜興的周衝，字道通，也在王守仁、湛若水的門下學習。由舉人身份授官高安訓導，官至唐府紀善。曾經説："湛若水體認天理，也就是王守仁的致良知。"與蔣信一起收集老師的學説著成《新泉問辨録》。兩派的學生各自互相否定嘲笑，周衝爲他們溝通了二者的意旨。

鄒守益　鄒善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父賢，字恢才，弘治九年進士。授南京大理評事，數有條奏。歷官福建僉事，擒殺武平賊渠黄友勝。居家以孝友稱。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父親鄒賢，字恢才，弘治九年進士。授官南京大理評事，多次備文上奏。歷任福建僉事，擒獲并殺死武平盜賊首領黄友勝。在家中以孝順友善著稱。

守益舉正德六年會試第一，出王守仁門。以廷對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逾年告歸，謁守仁，講學於贛

鄒守益考中正德六年會試第一名，出自王守仁門下。以廷試策對第三名授官翰林院編修。過了一年，辭官回家，拜見王守仁，在贛州研習學

州。宸濠反，與守仁軍事。世宗即位，始赴官。

嘉靖三年二月，帝欲去興獻帝本生之稱。守益疏諫，忤旨，被責。逾月，復上疏曰：

陛下欲隆本生之恩，屢下群臣會議，群臣據禮正言，致蒙詰讓，道路相傳，有孝長子之稱。昔曾元以父寢疾，憚於易簀，蓋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姑息"。魯公受天子禮樂，以祀周公，蓋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周公其衰矣"。臣願陛下勿以姑息事獻帝，而使後世有其衰之嘆。

且群臣援經證古，欲陛下專意正統，此皆爲陛下忠謀，乃不察而督過之，謂忤且慢。臣歷觀前史，如冷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爲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爲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望陛下不吝改過，察群臣之忠愛，信而用之，復召其去國者，無使奸人動摇國是，離間宫闈。

昔先帝南巡，群臣交章諫阻，先帝赫然震怒，豈不謂欺慢可罪哉？陛下在藩邸聞之，必以是爲盡忠於先帝。今入繼大統，獨不容群臣盡忠於陛下乎？

帝大怒，下詔獄拷掠，謫廣德州判官。廢淫祠，建復初書院，與學者講授其間。稍遷南京禮部郎中，州人立生祠以祀。聞守仁卒，爲位哭，服心喪，日與吕柟、湛若水、錢德洪、王畿、薛侃輩論學。考滿入都，即引

業。朱宸濠造反，參與王守仁的軍事。世宗即位，纔赴任做官。

嘉靖三年二月，皇帝想要廢除興獻帝"本生"的稱呼。鄒守益上疏勸諫，違背皇帝旨意，被斥責。過了一個月，又上疏説：

陛下要推重親身父母的恩情，多次下詔讓群臣聚集商討，群臣根據禮教正義直言，以致遭受詰問斥責，到處都傳揚，有孝順長子的説法。以前曾元因父親卧病在床，害怕更换寢席，因愛得太深。然而曾子責備他爲"姑息"。魯公接受天子的禮樂，以祭祀周公，因爲尊敬至極。然而孔子對此哀傷地説"周公將衰微了"。臣希望陛下不要以姑息之心事奉獻帝，而讓後人有衰微的哀嘆。

況且群臣援引經書以古事爲證，希望陛下專心致力於正規的道統，這些都是爲陛下的忠心謀慮，陛下却不體察而責備他們，説是欺瞞怠慢聖上。臣一一翻閲前代歷史，如冷褒、段猶這類人，當時所謂的忠愛君主，却被後人斥責爲奸邪諂媚。師丹、司馬光一類人，當時認爲欺瞞怠慢君主，却是受後人仰慕，被認爲正直。後世看待現在，猶如現在看待古人。希望陛下不吝惜改正過錯，體察群臣忠愛君主之心，信任并重用他們，再召回那些離開國都的人，不要讓奸人動摇國家根本，挑撥離間宫闈。

以前先帝到南方巡視，衆大臣紛紛上奏章勸阻，先帝特别憤怒，難道不是欺瞞怠慢可以定罪嗎？當時陛下在藩王的第宅聽到這一事，必定認爲是對先帝盡忠。如今入宫繼承祖宗帝業，難道不容許群臣盡忠於陛下嗎？

皇帝非常生氣，把鄒守益投入欽犯監獄拷打，貶謫爲廣德州判官。他在任上廢除過濫的祠廟，修建復初書院，同學者在其中講授學問。逐漸升遷作南京禮部郎中，州裏的人修建生祠來祭祀他。聽説王守仁去世，他設牌位哭悼，爲老師服身無喪服而心存的心喪，每天同吕柟、湛若

疾歸。

水、錢德洪、王畿、薛侃等人討論學術。任官期滿，回到都城，就推托有病辭官回家。

久之，以薦起南京吏部郎中，召爲司經局洗馬。守益以太子幼，未能出閣，乃與霍韜上《聖功圖》，自神堯茅茨土階，至帝西苑耕稼蠶桑，凡爲圖十三。帝以爲謗訕，幾得罪，賴韜受帝知，事乃解。明年，遷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出掌南京翰林院，夏言欲遠之也。御史毛愷請留侍東宮，被謫。尋改南京祭酒。九廟災，守益陳上下交修之道，言："殷中宗、高宗，反妖爲祥，享國長久。"帝大怒，落職歸。

很久以後，因人推薦起用任南京吏部郎中，召任司經局洗馬。鄒守益因爲太子年幼，不能出閣讀書，於是與霍韜呈上《聖功圖》，從神堯的簡陋宫室，到皇帝在西苑舉行農業耕種和蠶桑養殖的祭祀禮，共作圖十三幅。皇帝認爲這是毁謗譏刺，幾乎遭受罪罰，幸而霍韜受到皇帝知遇，事情纔得以化解。第二年，升作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出京掌管南京翰林院，是因爲夏言要使他遠離京城。御史毛愷請求把鄒守益留下來侍奉太子，被貶官。不久改任南京祭酒。帝王的宗廟遭火災，鄒守益上書陳説上下一起修養的道理，説："殷中宗、高宗，把凶兆變成吉祥，故享國時間長久。"皇帝很憤怒，鄒守益被罷官回家。

守益天姿純粹。守仁嘗曰："有若無，實若虚，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里居，日事講學，四方從游者踵至，學者稱東廓先生。居家二十餘年卒。隆慶初，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莊。

鄒守益天姿純正完美。王守仁曾經説："有就像没有，實就像虚，冒犯而不計較，鄒謙之接近於這些。"在鄉里閑居，每天從事學術研習，四面八方跟從學習的人接踵而至，學習的人稱他爲東廓先生。在家閑居二十多年死去。隆慶初年，追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謚號文莊。

先是，守仁主山東試，堂邑穆孔暉第一，後官侍講學士，卒，贈禮部右侍郎，謚文簡。孔暉端雅好學，初不肯宗守仁説，久乃篤信之，自名王氏學，浸淫入於釋氏。而守益於戒懼慎獨，蓋兢兢焉。

在此以前，王守仁主管山東的考試，堂邑的穆孔暉考了第一名，後來官任侍講學士，死後，追贈禮部右侍郎，謚號文簡。穆孔暉莊正文雅，喜好學習，最初不肯推崇王守仁的學説，很久後纔對此深信不疑，自稱王氏之學，逐漸溶入釋氏的學問。而鄒守益警戒恐懼在獨處中也謹慎不苟，實在是兢兢業業。

子善，嘉靖三十五年進士。以刑部員外郎恤刑湖廣，矜釋甚衆。擢山東提學僉事，時與諸生講學。萬曆初，累官廣東右布政使，謝病歸。久之，以薦即家授太常卿，致仕。子德涵、德溥。

兒子鄒善，嘉靖三十五年進士。以刑部員外郎身份到湖廣審録刑囚，清理冤滯。憐憫開釋很多人。提升任山東提學僉事，時常與衆儒生一起講論學問。萬曆初年，積功升任廣東右布政使，推托有病辭官回家。很久以後，因人薦舉在家中授官太常卿，退休。兒子鄒德涵、鄒德溥。

鄒德涵

德涵，字汝海，隆慶五年進士。歷刑部員外郎。張居正方禁講學，德涵守之自若。御史傅應禎、劉臺相繼論居正，皆德涵里人，疑爲黨，出爲

鄒德涵，字汝海，隆慶五年進士。歷任刑部員外郎。張居正正禁止研習學術，鄒德涵堅持研習自如。御史傅應禎、劉臺相繼彈劾張居正，二人都是鄒德涵的同鄉人，懷疑鄒德涵是同黨，調

河南僉事。御史承風指劾之，貶秩歸。善服習父訓，踐履無怠，稱其家學。而德涵從耿定理游，定理不答。發憤湛思，自覺有得，由是專以悟爲宗，於祖父所傳，始一變矣。德溥，由萬曆十一年進士。歷司經局洗馬。

出京城任河南僉事。御史秉承張居正旨意彈劾他，貶官回家。鄒善堅持研習父親的訓導，實踐没有懈怠，發揚他的家學。而鄒德涵跟從耿定理學習，耿定理不理。發憤潛心思索，自己感覺有所得，因此專以悟爲根本，對祖父傳下來的學問，開始有了變化。鄒德溥，在萬曆十一年成爲進士。歷任司經局洗馬。

鄒德泳

善從子德泳，萬曆十四年進士。官御史。給事中李獻可請預教太子，斥爲民。德泳偕同官救之，亦削籍。家居三十年，言者交薦。光宗立，起尚寶少卿，歷太常卿。魏忠賢用事，乞休歸。所司將爲忠賢建祠，德泳塗毁其募籍，乃止。

鄒善的侄子鄒德泳，萬曆十四年進士。官任御史。給事中李獻可請求預先教授太子，被貶斥爲平民。鄒德泳偕同僚救護他，也被削除官籍。在家閑居三十年，進言的人交相薦舉他。光宗即位，起用任尚寶少卿，歷任太常卿。魏忠賢掌權，鄒德泳請求辭官回家。有關部門將要爲魏忠賢修建祠堂，鄒德泳塗改毁壞他們募資的賬本，事情纔得以罷休。

錢德洪

錢德洪，名寬，字德洪，後以字行，改字洪甫，餘姚人。王守仁自尚書歸里，德洪偕數十人共學焉。四方士踵至，德洪與王畿先爲疏通其大旨，而後卒業於守仁。

嘉靖五年舉會試，徑歸。七年冬，偕畿赴廷試，聞守仁訃，乃奔喪至貴溪。議喪服，德洪曰："某有親在，麻衣布絰弗敢有加焉。"畿曰："我無親。"遂服斬衰。喪歸，德洪與畿築室于場，以終心喪。十一年始成進士。累官刑部郎中。郭勛下詔獄，移部定罪，德洪據獄詞論死。廷臣欲坐以不軌，言德洪不習刑名。而帝雅不欲勛死，因言官疏下德洪詔獄。所司上其罪，已出獄矣。帝曰："始朕命刑官毋梏勛，德洪故違之，與勛不領敕何異。"再下獄。御史楊爵、都督趙卿亦在繫，德洪與講《易》不輟。久之，斥爲民。

錢德洪，名寬，字德洪，後來以字行世，改字爲洪甫，餘姚人。王守仁由尚書任上回到家鄉，錢德洪偕同幾十人共同向他學習。四面八方的讀書人接踵而至，錢德洪和王畿先爲其疏通主要意思，然後在王守仁處完成學業。

嘉靖五年會試中榜，徑直回家。七年冬，偕同王畿赴朝廷考試，得知王守仁去世的消息，於是奔喪到貴溪。商討服喪辦法，錢德洪説："我有雙親在，麻衣布絰不敢穿。"王畿説："我没有雙親。"於是像爲父親服喪一樣服斬衰。辦完喪事後回家，錢德洪和王畿在場圃上修建屋子，以完成爲老師服，不穿喪服而哀悼在心的心喪。十一年纔成爲進士。積功升官任刑部郎中。郭勛被關進欽犯監獄，交給刑部定罪，錢德洪根據他的供辭判處死刑。朝臣想給他定圖謀反叛的罪，説錢德洪不熟悉刑法條律。而皇帝私下不想讓郭勛死，藉口諫官的上疏把錢德洪關進欽犯牢獄。主管官吏上陳他的罪過，已經放出了監獄。皇帝説："最初朕命令刑部官員不要給郭勛加刑具，錢德洪故意違背朕的話，與郭勛不接受敕令有什麽區别。"再次關進監獄。御史楊爵、都督趙卿也在獄中，錢德洪與他們研習《易》從不停息。

德洪既廢，遂周游四方，講良知學。時士大夫率務講學爲名高，而德洪、畿以守仁高第弟子，尤爲人所宗。德洪徹悟不如畿，畿持循亦不如德洪，然畿竟入於禪，而德洪猶不失儒者矩矱云。

穆宗立，復官，進階朝列大夫，致仕。神宗嗣位，復進一階。卒年七十九。學者稱緒山先生。

初，守仁倡道，其鄉鄰境從游者甚衆，德洪、畿爲之首。其最初受業者，則有餘姚徐愛，山陰蔡宗兖、朱節及應良、盧可久、應典、董澐之屬。

徐愛　蔡宗兖　朱節

愛，字曰仁，守仁女弟夫也。正德三年進士。官至南京工部郎中。良知之説，學者初多未信，愛爲疏通辨析，暢其指要。守仁言："徐生之温恭，蔡生之沉潛，朱生之明敏，皆我所不逮。"愛卒，年三十一，守仁哭之慟。一日講畢，嘆曰："安得起曰仁九泉聞斯言乎!"率門人之其墓所，酹酒告之。

蔡宗兖，字希淵。正德十二年進士。官至四川提學僉事。

朱節，字守中。正德八年進士。爲御史，巡按山東。大盗起顔神鎮，蔓州縣十數。驅馳戎馬間，以勞卒。贈光禄少卿。

應良　盧可久　應典

應良，字原忠，仙居人。正德六年進士。官編修。守仁在吏部，良學焉。親老歸養，講學山中者將十年。嘉靖初，還任，伏闕争大禮，廷杖。張璁黜翰林爲外官，良得山西副使，謝病歸，卒。

盧可久，字一松。程粹，字養

後來，貶斥爲平民。

錢德洪罷官之後，就周游四方，研習良知的學問。當時的士大夫都追求講學以提高名聲，而錢德洪、王畿因爲是王守仁的得意弟子，尤其被人推崇。錢德洪洞察感悟不如王畿，王畿在遵從師訓上也不如錢德洪，然而王畿最終進入禪宗，而錢德洪仍然没失去儒家的規矩法度。

穆宗即位，錢德洪恢復官職，升官作朝列大夫，退休。神宗即位，又升官一級。終年七十九歲。學者稱他爲緒山先生。

最初，王守仁提倡道學，他家鄉鄰近地方的人跟他學習的很多，錢德洪、王畿爲他們中最優秀的。其中最初向他學習的，有餘姚的徐愛，山陰的蔡宗兖、朱節以及應良、盧可久、應典、董澐等人。

徐愛，字曰仁，是王守仁的妹夫。正德三年中進士。做官至南京工部郎中。良知這門學問，學習的人最初大多不相信，徐愛爲其疏通經義，辨析疑難，暢達其主要意旨。王守仁説："徐生的温和恭敬，蔡生的深入探究，朱生的聰慧敏悟，都是我達不到的。"徐愛死，年齡三十一歲，王守仁哭得很傷心。一天講學結束，嘆惜説："怎樣纔能從九泉之下把曰仁找出來聽聽他的話呢!"率領弟子到他的墳墓，以酒灑地，告祭他。

蔡宗兖，字希淵。正德十二年的進士。做官至四川提學僉事。

朱節，字守中。正德八年進士。官任御史，巡按山東。强大的盗賊從顔神鎮起事，蔓延到十幾個州縣。朱節征戰不息，因勞累而死。追贈光禄少卿。

應良，字原忠，仙居人。正德六年進士。任編修。王守仁在吏部，應良求學於他。父母年老，回家奉養，在山中講學將近十年。嘉靖初年，恢復原職，拜伏宫闕門前爲大禮之事諫諍，遭受廷杖之刑。張璁貶黜翰林出京任地方官，應良得任山西副使，推托有病回家，死去。

盧可久，字一松。程粹，字養之。都是永康

之。皆永康諸生。與同邑應典，皆師守仁。粹子正誼，歷順天府尹。

的諸生。與同鄉應典，都師事王守仁。程粹的兒子程正誼，曾任順天府尹。

應典，字天彝。進士。官兵部主事。居家養母，不希榮利。通籍三十年，在官止一考。

應典，字天彝。進士。官任兵部主事。閑居家中奉養母親，不求榮華富貴。朝中有名籍三十年，在任衹有一個任期。

杜惟熙

可久傳東陽杜惟熙，惟熙傳同邑陳時芳、陳正道。惟熙以克己爲要，嘗言："學者一息不昧，則萬古皆通；一刻少寬，即終朝欠缺。"卒年八十餘。時芳博覽多聞，而歸於實踐。歲貢不仕。正道爲建安訓導，年八十餘，猶徒步赴五峰講會。其門人呂一龍，永康人，言動不苟，學者咸宗之。

盧可久傳授學問給東陽的杜惟熙，杜惟熙傳給同鄉的陳時芳、陳正道。杜惟熙以克己爲要旨，他曾經説："做學問的人一時不糊塗，就一萬年的事都通曉；一刻稍稍鬆懈，就整天都欠缺。"終年八十多歲。陳時芳博覽群書，見多識廣，并且歸結到實踐。因爲是歲貢生而不出仕。陳正道任建安訓導，年八十多歲，還徒步奔赴五峰參加論辯集會。他的弟子呂一龍，是永康人，言行一絲不苟，學者都推崇他。

董澐

董澐，字子壽，海寧人。年六十八矣，游會稽，肩瓢笠詩卷謁守仁，卒請爲弟子。子穀，官知縣，亦受業守仁。

董澐，字子壽，海寧人。已六十八歲了，仍游學會稽，扛着瓢、斗笠和詩書拜謁王守仁，最終請求作他的學生。兒子董穀，任知縣，也拜王守仁爲師。

王畿

王畿，字汝中，山陰人。弱冠舉於鄉，跌宕自喜。後受業王守仁，聞其言，無底滯，守仁大喜。嘉靖五年舉進士，與錢德洪并不就廷對歸。守仁征思、田，留畿、德洪主書院。已，奔守仁喪，經紀葬事，持心喪三年。久之，與德洪同第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進郎中。給事中戚賢等薦畿。夏言斥畿僞學，奪賢職，畿乃謝病歸。畿嘗云："學當致知見性而已，應事有小過不足累。"故在官弗免干請，以不謹斥。

王畿，字汝中，山陰人。二十歲鄉試中舉，放蕩不羈，自我欣賞。後來求學於王守仁，聽到王守仁的話後，不拘泥迂滯，王守仁很高興。嘉靖五年考中進士，與錢德洪都不參加廷試而回家。王守仁出征思、田，留下王畿、錢德洪主管書院。後來，王守仁死，王畿奔喪，處理喪葬之事，身不服喪，而心中哀悼，守心喪三年。很久以後，與錢德洪一同進士及第。授官南京兵部主事，升爲郎中。給事中戚賢等推薦王畿。夏言斥責王畿的學説是僞學，因而削除戚賢的官職，王畿於是推托有病回家。王畿曾經説："做學問應當致知見性而已，處理事務有小錯誤也不足以影響全局。"所以做官時不拒絶別人的請托，因行爲不謹而被罷職。

畿既廢，益務講學，足迹遍東南，吴、楚、閩、越皆有講舍，年八十餘不肯已。善談説，能動人，所至聽者雲集。每講，雜以禪機，亦不自

王畿被免除官職後，更加專注於研習學問，足迹遍及東南，吴、楚、閩、越都有講學的學舍，八十多歲仍不肯停息。善於言談，能感動別人，來聽講的人很多。每次講學，夾雜禪法機

諱也。學者稱龍谿先生。其後，士之浮誕不逞者，率自名龍谿弟子。而泰州王艮亦受業守仁，門徒之盛，與畿相埒，學者稱心齋先生。陽明學派，以龍谿、心齋爲得其宗。

鋒，也不自行迴避。學者稱他爲龍谿先生。這以後，讀書人中的輕浮放誕而不得志的人，大都自稱爲龍谿的學生。泰州的王艮也向王守仁學習，王艮的學生很多，與王畿相當，學者稱他爲心齋先生。王陽明學派，以龍谿、心齋爲得其正宗。

王艮

艮，字汝止。初名銀，王守仁爲更名。七歲受書鄉塾，貧不能竟學。父竈丁，冬晨犯寒役於官。艮哭曰："爲人子，令父至此，得爲人乎!"出代父役，入定省，惟謹。

王艮，字汝止。最初名銀，王守仁爲他改名。七歲就在鄉里的私塾讀書，貧困而不能完成學業。父親是煮鹽工，寒冬的早晨冒着嚴寒爲官府服役。王艮哭着説："作爲人子，讓父親到這種地步，能叫做人嗎!"外出代替父親服役，回到家中早晚請安，謹慎小心。

艮讀書，止《孝經》、《論語》、《大學》，信口談説，中理解。有客聞艮言，詫曰："何類王中丞語。"艮乃謁守仁江西，與守仁辨久之，大服，拜爲弟子。明日告之悔，復就賓位自如。已，心折，卒稱弟子。從守仁歸里，嘆曰："吾師倡明絶學，何風之不廣也!"還家，製小車北上，所過招要人士，告以守仁之道，人聚觀者千百。抵京師，同門生駭異，匿其車，趣使返。守仁聞之，不悦。艮往謁，拒不見，長跪謝過乃已。王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氣勢。艮以布衣抗其間，聲名反出諸弟子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駕師説上之，持論益高遠，出入於二氏。

王艮讀書，限於《孝經》、《論語》、《大學》，隨口談論，按理解析。有來客聽到王艮的言論，驚詫地説："爲何類似於王中丞的話。"王艮於是到江西拜見王守仁，與王守仁辯論很久，特别佩服，拜王守仁爲師。第二天又告知王守仁自己反悔了，又到賓客的位置自由行事。不久，内心感佩折服，最終自稱學生。跟從王守仁回到鄉里，嘆惜説："我的老師倡導造詣獨特的學問，爲什麽傳布不廣呢!"回到家中，製造小車北上，所經過的地方便召集做學問的人，告訴他們王守仁的學説，來觀看的人成千上百。到達京城，同門弟子感到驚駭詫異，把他的車藏起來，催促他回去。王守仁聽到此事後，不高興。王艮前往拜見，王守仁拒不接見，王艮長跪着認錯纔罷休。王氏的學生遍及天下，大都擁有官位和勢力。王艮以百姓的身份躋身於其中，名聲反而在衆弟子之上。然而王艮本來是狂放的人，往往凌駕於老師的學説之上，立論更見高遠，他的學説出入於佛道之間。

艮傳林春、徐樾，樾傳顔鈞，鈞傳羅汝芳、梁汝元，汝芳傳楊起元、周汝登、蔡悉。

王艮傳授學問給林春、徐樾，徐樾傳授給顔鈞，顔鈞傳授給羅汝芳、梁汝元，羅汝芳傳授給楊起元、周汝登、蔡悉。

徐樾

樾，字子直，貴溪人。舉進士。歷官雲南左布政使。元江土酋那鑑反，詐降。樾信之，抵其城下，死

徐樾，字子直，貴溪人。考中進士。歷任雲南左布政使。元江的土酋那鑑造反，假裝説要投降。徐樾相信了他，到達其城池下面，被打死。

焉。詔贈光禄寺卿，予祭葬，任一子官。

下詔追贈爲光禄寺卿，賜予祭葬之禮，任命一個兒子做官。

林春

春，字子仁，泰州人。聞良知之學，日以朱墨筆識臧否自考，動有繩檢，尺寸不逾。嘉靖十一年會試第一，除户部主事，調吏部。縉紳士講學京師者數十人，聰明解悟善談説者，推王畿，志行敦實推春及羅洪先。進文選郎中，卒官，年四十四。發其篋，僅白金四兩，僚友棺斂歸其喪。

林春，字子仁，泰州人。聽説良知這一學問，每天用朱筆和墨筆記録好的東西和不好的東西考核自己，行動有規矩，一點都不違反。嘉靖十一年會試考中第一名，授官户部主事，調任吏部。士大夫在京城講學的有幾十人，聰明悟性高又善於辯論言談的，要算王畿，志向和操行敦厚樸實的要算林春和羅洪先。升任文選郎中，死於官任，終年四十四歲。打開他的箱子，衹有白銀四兩，同僚和朋友爲他買棺殮尸送回老家安葬。

羅汝芳

汝芳，字維德，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太湖知縣。召諸生論學，公事多决於講座。遷刑部主事，歷寧國知府。民兄弟争産，汝芳對之泣，民亦泣，訟乃已。創開元會，罪囚亦令聽講。入覲，勸徐階聚四方計吏講學。階遂大會於靈濟宫，聽者數千人。父艱，服闋，起補東昌，移雲南屯田副使，進參政，分守永昌，坐事爲言官論罷。初，汝芳從永新顔鈞講學，後鈞繫南京獄當死，汝芳供養獄中，鬻産救之，得減戍。汝芳既罷官，鈞亦赦歸。汝芳事之，飲食必躬進，人以爲難。鈞詭怪猖狂，其學歸釋氏，故汝芳之學亦近釋。

羅汝芳，字維德，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官太湖知縣。召集諸生討論學術，公事大多在講座上决斷。升任刑部主事，歷任寧國知府。百姓中有兄弟倆争奪家産，羅汝芳對着他們哭泣，這兩個百姓也哭泣，這場官司於是化解。創辦開元會，罪犯也被叫來聽講。入朝觀見，勸徐階聚集四面八方來京考試的官員講學。徐階於是在靈濟宫舉行大型聚會，聽講的有幾千人。服父喪而辭官，喪期滿後，起用補任東昌知府，調到雲南任屯田副使，升爲參政，分管守衛永昌，因事犯法被諫官彈劾免官。當初，羅汝芳跟從永新顔鈞講學，後來顔鈞被關進南京的監獄判處死刑，羅汝芳供養他於獄中，賣掉財産救助他，得以減輕處罰，改判戍邊。羅汝芳罷官後，顔鈞也被赦免回到家中。羅汝芳侍奉他，飲食必須親自送去，人們認爲很難得。顔鈞怪異狂放，他的學問歸宗釋氏，所以羅汝芳的學問也近似於釋氏。

楊起元　周汝登

楊起元、周汝登，皆萬曆五年進士。起元，歸善人。選庶吉士，適汝芳以參政入賀，遂學焉。張居正方惡講學，汝芳被劾罷，而起元自如，累官吏部左侍郎。拾遺被劾，帝不問。未幾卒。天啓初，追謚文懿。汝登，嵊人。初爲南京工部主事，榷税不如

楊起元、周汝登，都是萬曆五年進士。楊起元，歸善人。選拔作庶吉士，恰逢羅汝芳以參政身份入朝慶賀，於是楊起元就向他學習。張居正正討厭講學，羅汝芳被彈劾罷官，而楊起元却仍如先前一樣以羅汝芳爲師，積功升至吏部左侍郎。京官考察完後因被檢舉有違法行爲而被彈劾，皇帝不追究。不久，死去。天啓初年，追加

額，謫兩淮鹽運判官，累官南京尚寶卿。起元清修姱節，然其學不諱禪。汝登更欲合儒釋而會通之，輯《聖學宗傳》，盡采先儒語類禪者以入。蓋萬曆世士大夫講學者，多類此。

謚號爲文懿。周汝登，嵊地人。最初擔任南京工部主事，徵税不足額，貶爲兩淮鹽運判官，積功升官作南京尚寶卿。楊起元清静修養操行美好，但他的學問不忌諱禪宗。周汝登更是想把儒學與釋學合在一起并融會貫通，編輯《聖學宗傳》，全部采集前輩儒者類似禪宗思想的話編進去。萬曆年間研習學問的士大夫，大多像這樣。

蔡悉

蔡悉，字士備，合肥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常德推官。築郭外六堤以免水患。擢南京吏部主事，累官南京尚寶卿，移署國子監。嘗請立東宫，又極論礦税之害。有學行，恬宦情。仕五十年，家食强半。清操亮節，淮西人宗之。

蔡悉，字士備，合肥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官常德推官。修築城郭外的六道堤壩以免除水災。提升任南京吏部主事，積功升官作南京尚寶卿，調任署理國子監。曾請求立太子，又極力評論徵收礦税的害處。有學問和操行，恬淡於官場。做官五十年，不吃公家俸禄超過一半的時間。操守清廉，高風亮節，淮西人尊崇他。

歐陽德　歐陽瑜

歐陽德，字崇一，泰和人。甫冠舉鄉試。之贛州，從王守仁學。不應會試者再。嘉靖二年，策問陰詆守仁，德與魏良弼等直發師訓無所阿，竟登第。除知六安州，建龍津書院，聚生徒論學。入爲刑部員外郎。六年，詔簡朝士有學行者爲翰林，乃改德編修。遷南京國子司業，作講亭，進諸生與四方學者論道其中。尋改南京尚寶卿。召爲太僕少卿。以便養，復改南京鴻臚卿。父憂，服闋，留養其母，與鄒守益、聶豹、羅洪先日講學。以薦起故官。累遷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

歐陽德，字崇一，泰和人。剛二十歲就鄉試中舉。到贛州，跟從王守仁學習。兩次不參加會試。嘉靖二年，在策問試題中暗中指責王守仁，歐陽德和魏良弼等直接闡發老師的學説，并不曲徇試題的觀點，最終考中了進士。歐陽德被任命爲六安州知州，修建龍津書院，聚集學生研究學術。入朝廷擔任刑部員外郎。六年，詔令選擇中央官員中有學問和操行的人爲翰林，於是改命歐陽德任編修。升任南京國子司業，修建講亭，讓諸生和各方來學習的人到其中討論學術。不久，改任南京尚寶卿。召回朝廷擔任太僕少卿。爲了便於贍養父母，又改作南京鴻臚卿。父親去世辭官守喪，服喪期滿，留在家裏奉養母親，與鄒守益、聶豹、羅洪先每天研習學術。因人推薦起用任原職。積功升官作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

母憂歸，服未闋，即用爲禮部尚書。喪畢之官，命直無逸殿。時儲位久虚，帝惑陶仲文"二龍不相見"之説，諱言建儲，德懇請。會有詔，二王出邸同日婚。德以裕王儲貳不當出外，疏言："曩太祖以父婚子，諸王皆處禁中。宣宗、孝宗以兄婚弟，始

母親去世，回家守喪，服喪期没滿，就起用作禮部尚書。服喪結束之後上任，命令輪值無逸殿。當時太子之位久已空缺，皇帝被陶仲文"二龍不相見"的説法所迷惑，忌諱説册立太子，歐陽德誠懇地請求。恰逢有詔令，二王子出王府就藩封同一天結婚。歐陽德認爲裕王爲儲君不應出外，上疏説："以前太祖以父親爲兒子完婚，諸

出外府。今事與太祖同，請從初制。”帝不許。德又言：“《會典》醮詞，主器則曰承宗，分藩則曰承家。今裕王當何從？”帝不悦曰：“既云王禮，自有典制。如若言，何不竟行册立耶？”德即具册立儀上。帝滋不悦，然終諒其誠，婚亦竟不同日。裕王母康妃杜氏薨，德請用成化朝紀淑妃故事，不從。德遇事侃侃，裁制諸宗藩尤有執。或當利害，衆相顧色戰，德意氣自如。

王都處於宫禁中。宣宗、孝宗以哥哥爲弟弟完婚，纔出外府。現在的事與太祖的事相同，請遵從最初的制度。”皇帝不同意。歐陽德又説：“《會典》中祭告天帝的詞章，説太子是繼承祖宗，説藩王是繼承家業。如今裕王應當歸於哪類説法呢？”皇帝不高興地説：“既然説王禮，自然有典章制度。如你所説，爲何不直接舉行册立呢？”歐陽德馬上準備册立的儀式呈給皇上。皇帝更加不高興，然而最終體諒他的誠意，婚事也最終不定在同一天。裕王的母親康妃杜氏死，歐陽德請求仿效成化時期紀淑妃的舊例操辦，不被采納。歐陽德遇事剛直，裁决各藩王尤其堅持正理。有時遇上利害之争，衆人都相視變色膽戰心驚，歐陽德意氣如同平常。

當是時，德與徐階、聶豹、程文德并以宿學都顯位。於是集四方名士於靈濟宫，與論良知之學。赴者五千人。都城講學之會，於斯爲盛。

在那時，歐陽德與徐階、聶豹、程文德都以大學問家的身份占據顯要位置。於是召集天下名人學士到靈濟宫，與他們研討良知這門學問。前往參加的有五千人。京城講學的集會，在這時最興盛。

德器宇温粹，學務實踐，不尚空虚。晚見知於帝，將柄用，而德遽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歐陽德儀表氣概温和純正，做學問注重實踐，不崇尚空談虚論。晚年被皇帝知遇，將重用他，但歐陽德突然死去。贈官太子少保，謚號文莊。

族人瑜，字汝重，亦學於守仁。守仁教之曰：“常欿然無自是而已。”瑜終身踐之。舉於鄉，不就會試，曰：“老親在，三公不與易也。”母死，廬墓側。虎環廬嗥，不爲動。歷官四川參議，所至有廉惠聲。年近九十而卒。

同一宗族的歐陽瑜，字汝重，也跟從王守仁學習。王守仁教育他説：“經常不自滿，不要自以爲是就可以了。”歐陽瑜終身實踐這一教導。鄉試中舉，不去參加會試，説：“年老的雙親在，三公官位也不能動摇我。”母親去世，修建守喪的小屋於墓旁。老虎環繞小屋嗥叫，不爲所動。歷任四川參議，所到之處有廉潔仁惠的好名聲。將近九十歲時死去。

羅洪先

羅洪先，字達夫，吉水人。父循，進士。歷兵部武選郎中。會考選武職，有指揮二十餘人素出劉瑾門，循罷其管事。瑾怒罵尚書王敞，敞懼，歸部趣易奏。循故遲之，數日瑾敗，敞乃謝循。循歷知鎮江、淮安二府，徐州兵備副使，咸有聲。

羅洪先，字達夫，吉水人。父親羅循，是進士。歷任兵部武選郎中。恰逢考核選拔武官，有二十多個指揮平素出自劉瑾門下，羅循罷除其管事。劉瑾憤怒地駡尚書王敞，王敞害怕，回到兵部催促改變奏折。羅循故意拖延，幾天後劉瑾倒臺，王敞於是向羅循道歉。羅循歷任鎮江、淮安兩府的知府和徐州兵備副使，都有治政的名聲。

洪先幼慕羅倫爲人。年十五，讀王守仁《傳習録》，好之，欲往受業，循不可而止。乃師事同邑李中，傳其學。嘉靖八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即請告歸。外舅太僕卿曾直喜曰："幸吾婿成大名。"洪先曰："儒者事業有大於此者。此三年一人，安足喜也?"洪先事親孝。父每肅客，洪先冠帶行酒、拂席、授几甚恭。居二年，詔劾請告逾期者，乃赴官。尋遭父喪，苫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繼遭母憂，亦如之。

羅洪先幼年仰慕羅倫的爲人。十五歲時，讀王守仁的《傳習録》，喜歡上它，想前往拜師求學，羅循没有同意而罷休。於是拜同鄉的李中爲師，學習李中的學說。嘉靖八年，考中進士第一名，授官修撰，馬上請求辭官回家。岳父太僕卿曾直高興地說："有幸我的女婿成就了大名聲。"羅洪先說："儒學之士的事業有比此更大的。這種人三年就一個，有什麽值得高興的?"羅洪先侍奉雙親很孝順。父親每次迎接客人，羅洪先都穿上禮服依次給客人斟酒、拂掃座席、端授茶几，非常恭敬。過了兩年，下詔彈劾請假超過期限的官員，他纔去任職。不久遭遇父親的喪事，寢苫枕塊，吃素食，不回家中，這樣過了三年。接着又遇上母親的喪事，也如此守喪。

十八年簡宫僚，召拜春坊左贊善。明年冬，與司諫唐順之、校書趙時春疏請來歲朝正後，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群臣朝賀。時帝數稱疾不視朝，諱言儲貳臨朝事，見洪先等疏，大怒曰："是料朕必不起也。"降手詔百餘言切責之，遂除三人名。

十八年選拔東宫的官員，召任春坊左贊善。第二年冬天，與司諫唐順之、校書趙時春上疏請求來年朝賀正旦日後，皇太子出宫駕臨文華殿，接受群臣朝賀。當時皇帝多次聲稱有病不上朝，忌諱臣子說讓太子臨朝的事，見到羅洪先等人的奏疏，非常憤怒地說："這是料定朕卧病必定不能好了。"降下親手寫的一百多字的詔令責備他們，於是削除三人的名籍。

洪先歸，益尋求守仁學。甘淡泊，鍊寒暑，躍馬挽强，考圖觀史，自天文、地志、禮樂、典章、河渠、邊塞、戰陣攻守，下逮陰陽、算數，靡不精究。至人才、吏事、國計、民情，悉加意諮訪。曰："苟當其任，皆吾事也。"邑田賦多宿弊，請所司均之，所司即以屬。洪先精心體察，弊頓除。歲饑，移書郡邑，得粟數十石，率友人躬振給。流寇入吉安，主者失措。爲畫策戰守，寇引去。素與順之友善。順之應召，欲挽之出，嚴嵩以同鄉故，擬假邊才起用，皆力辭。

羅洪先回到家中，更加尋求王守仁的學問。甘於淡泊，鍛煉於寒冬酷暑，策馬騰躍，拉引强弓，查考地圖翻閲歷史，從天文、地理、禮樂、典章、河渠、邊塞、打仗的陣法和攻守方式，下至陰陽、算數，無不精心研究。至於人才、吏治之事、國家大計、百姓的情况，都用心咨詢訪問。說："如果身在其位，都是我的事。"縣裏的田賦有很多積久的弊病，請求有關部門均衡處理，有關部門就交托他來處理。羅洪先細心考察，積弊馬上除去。收成不好，他轉交書信到郡縣，得到糧食幾十石，都是友人親自拿出救濟的。流竄的盜賊進入吉安，主事官驚慌失措。羅洪先爲他出謀劃策迎戰守衛，盜賊退兵離去。他向來與唐順之友好。唐順之應召入朝，想引他出山，嚴嵩因是同鄉的緣故，打算假托治理邊疆的人才起用他，他都極力推辭。

洪先雖宗良知學，然未嘗及守仁

羅洪先雖然宗奉良知學說，然而不曾拜師在

門，恒舉《易大傳》“寂然不動”、周子“無欲故静”之旨以告學人。又曰：“儒者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爲本。惟無欲，然後出而經世，識精而力巨。”時王畿謂良知自然，不假纖毫力。洪先非之曰：“世豈有現成良知者耶?”雖與畿交好，而持論始終不合。山中有石洞，舊爲虎穴，葺茅居之，命曰石蓮。謝客，默坐一榻，三年不出户。

王守仁門下，經常舉《易大傳》“寂静不動”、周子“没有欲望，所以静”的意旨告誡學習的人。又説：“儒生學習在於治理國家，而以没有欲望爲根本。祇有無欲，然後出來治理國家，見解精辟而力量巨大。”當時王畿認爲良知講求自然，不藉助絲毫外力。羅洪先批評説：“世上哪有現成的良知呢?”雖然與王畿交情好，而所持見解始終不合。山中有石洞，以前是老虎的巢穴，他蓋上茅草居住在裏面，命名爲石蓮。謝絶客人，默坐在一木榻上，三年不出門。

初，告歸，過儀真，同年生主事項喬爲分司。有富人坐死，行萬金求爲地，洪先拒不聽。喬微諷之，厲聲曰：“君不聞志士不忘在溝壑耶?”江漲，壞其室，巡撫馬森欲爲營之，固辭不可。隆慶初卒，贈光禄少卿，謚文莊。

當初，請假回家，經過儀真，同年考中進士現任主事的項喬在鹽運司任職，分管儀真。有富人犯罪定爲死罪，用一萬兩銀子請求爲自己開脱罪名，羅洪先拒不同意。項喬暗示勸告，他嚴厲地説：“您没聽説有志之士不忘記身處溝壑嗎?”江水上漲，毁壞了他的屋子，巡撫馬森想爲他營造，他堅决推辭不同意。隆慶初年死去，贈官光禄少卿，謚號文莊。

程文德

程文德，字舜敷，永康人。初受業章懋，後從王守仁游。登洪先榜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坐同年生楊名劾汪鋐事，下詔獄，謫信宜典史。鋐罷，量移安福知縣，遷兵部員外郎。父憂，廬墓側，終喪不入内。起兵部郎中，擢廣東提學副使，未赴，改南京國子祭酒。母憂，服闋，起禮部右侍郎。俺答犯京師，分守宣武門，盡納鄉民避寇者。調吏部爲左。已，改掌詹事府。

程文德，字舜敷，永康人。最初在章懋門下受業，後來跟從王守仁學習。考上羅洪先榜進士第二名，授官翰林編修。因同年考中進士的楊名彈劾汪鋐一事獲罪，被關進欽犯監獄，貶爲信宜典史。汪鋐被罷官後，他得以酌情調任安福知縣，升任兵部員外郎。父親去世，他辭官服喪，在墓旁修建守喪的草廬，一直到服喪期滿，没有入過内室。起用任兵部郎中，提升爲廣東提學副使，没有就任，改任南京國子祭酒。母親去世，他辭官服喪，守喪期滿，起用任禮部右侍郎。俺答侵犯京城，負責守衛宣武門，盡力接納躲避寇賊的百姓。調到吏部擔任左侍郎。後來，改掌詹事府。

三十三年，供事西苑。所撰青詞，頗有所規諷，帝銜之。會推南京吏部尚書，帝疑文德欲遠己，命調南京工部右侍郎。文德疏辭，勸帝享安静和平之福。帝以爲謗訕，除其名。既歸，聚徒講學。卒，貧不能殮。萬曆間，追贈禮部尚書，謚文恭。

三十三年，供職於西苑。所撰寫的青詞，多有規勸和諷諭的意思，皇帝暗暗恨他。恰逢推選南京吏部尚書，皇帝懷疑程文德想遠離自己，命令調任南京工部右侍郎。程文德上疏推辭，勸皇帝享受安静平和的福禄。皇帝以爲是在毁謗譏刺，削除了他的名籍。回家以後，聚學徒講學。死後，貧困得不能棺殮。萬曆年間，追贈禮部尚

書，謚號文恭。

吴悌

吴悌，字思誠，金谿人。嘉靖十一年進士。除樂安知縣，調繁宣城，徵授御史。十六年，應天府進試録，考官評語失書名，諸生答策多譏時政。帝怒，逮考官諭德江汝璧、洗馬歐陽衢詔獄，貶官，府尹孫懋等下南京法司，尋得還職，而停舉子會試。悌爲舉子求寬，坐下詔獄，出視兩淮鹽政。海溢，没通、泰民廬，悌先發漕振之而後奏聞。尋引疾歸，還朝，按河南。伊王典楧驕横，憚悌，遺書稱爲友。悌報曰："殿下，天子親藩，非悌所敢友。悌，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友。"王愈憚之。

吴悌，字思誠，金谿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官樂安知縣，調任政務繁多的宣城，徵召入京授官御史。十六年，應天府進獻舉人考卷和名録，考官的評語没有署名，諸生的答卷多諷刺時下的政事。皇帝發怒，逮捕考官諭德江汝璧、洗馬歐陽衢，并關進欽犯監獄，貶官，府尹孫懋等交給南京的司法部門懲處，不久得以恢復原職，但停止舉人的會試。吴悌爲舉人求情，因此獲罪被關進欽犯監獄，出京巡視兩淮的鹽政。海水上漲，淹没通、泰百姓的房屋，吴悌先發放漕米救濟然後上奏皇上。不久推托有病回家，回到朝廷，巡按河南。伊王朱典楧驕横跋扈，害怕吴悌，寫信給他稱他爲朋友。吴悌回信説："殿下，是皇帝分封的王，不是吴悌我敢結交爲友的。吴悌，是皇帝的巡按，不是殿下能够結交爲友的。"伊王更加害怕他。

夏言、嚴嵩當國，與悌鄉里。嘗謁言，衆見言新服官袍，競前譽之，悌却立不進。言問故，徐曰："俟談少間，當以政請。"言爲改容。及嵩擅政，悌惡之，引疾家居垂二十年。嵩敗，起故官，一歲中累遷至南京大理卿。時吴嶽、胡松、毛愷并以耆俊爲卿貳，與悌稱"南都四君子"。隆慶元年，就遷刑部侍郎。明年卒。

夏言、嚴嵩把持國政，與吴悌是同鄉。吴悌曾經拜見夏言，衆人見夏言穿着新的官服，争相上前贊美，吴悌却站立不動。夏言問是什麽原因，吴悌緩緩地説："等談話稍有空閑時，就會向您請教政事。"夏言因此而變了臉色。到嚴嵩獨攬朝政時，吴悌討厭他，推托有病辭官回家閑居近二十年。嚴嵩倒臺，起任原職，一年中多次升官至南京大理卿。當時吴嶽、胡松、毛愷都因是才能優異的老臣而擔任僅次於卿相的朝中大官，與吴悌并稱爲"南都四君子"。隆慶元年，就地升任刑部侍郎。第二年去世。

悌爲王守仁學，然清修果介，反躬自得爲多。萬曆中，子仁度請恤。吏部尚書孫丕揚曰："悌，理學名臣，不宜循常格。"遂用黄孔昭例，贈禮部尚書，謚文莊。鄉人建祠，與陸九淵、吴澄、吴與弼、陳九川并祀，曰五賢祠，學者稱疏山先生。

吴悌研習王守仁的學説，然而淡泊修身，操行潔美，誠實耿直，反身修養自我檢束，收獲很多。萬曆年間，兒子吴仁度請求按恤典封贈。吏部尚書孫丕揚説："吴悌，是理學名臣，不應遵循常規。"於是仿效黄孔昭的舊例，贈官禮部尚書，謚號文莊。家鄉的人修建祠廟，與陸九淵、吴澄、吴與弼、陳九川一起祭祀，叫做五賢祠，學者稱他爲疏山先生。

吴仁度

仁度，字繼疎。萬曆十七年進

吴仁度，字繼疎。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官中

士。授中書舍人。三王并封議起，抗疏争之。久之，擢吏部主事，歷考功郎中。稽勛郎中趙邦清被劾，疑同官鄧光祚等嗾言路，憤激力辨。章下考功，仁度欲稍寬邦清罰，給事中梁有年遂劾仁度黨比。時光祚引疾去，而仁度代爲文選，御史康丕揚復劾仁度傾光祚而代之，詔改調之南京。自邦清被論後，言路訐不已，都御史温純恚甚，請定國是，以剖衆疑，而深爲仁度惜。仁度尋補南京刑部郎中，擢太僕少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砥廉隅，務慈愛，與魏允貞齊名。居四年，以疾歸。熹宗初，起大理卿，進兵部右侍郎，復稱疾去。再起工部左侍郎。天啓五年，魏忠賢以仁度與趙南星、楊漣等善，勒令致仕，尋卒。仁度，名父子，克自振勵，鄒元標亟稱之。

書舍人。三王并封的議論興起，吴仁度上疏直言勸諫。很久以後，提升爲吏部主事，歷任考功郎中。稽勛郎中趙邦清被彈劾，懷疑同僚鄧光祚等指使諫官，憤激地竭力争辯。奏章下發到考功司，吴仁度想要稍稍减輕對趙邦清的處罰，給事中梁有年於是彈劾吴仁度結黨營私。當時鄧光祚推托有病離職，而吴仁度代任文選郎，御史康丕揚又彈劾吴仁度排擠鄧光祚并取代他，下詔改調到南京。自從趙邦清被彈劾後，諫官攻擊没有停息，都御史温純很生氣，請求定奪國家大事，以解除衆人的疑惑，而很爲吴仁度感到惋惜。吴仁度不久補任南京刑部郎中，提升爲太僕少卿，又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砥礪出端方不苟的行爲和品性，追求慈善仁愛，與魏允貞齊名。過了四年，因病辭官回家。熹宗初年，起用任大理卿，升任兵部右侍郎，又稱有病離職。又起用任工部左侍郎。天啓五年，魏忠賢因吴仁度與趙南星、楊漣等友好，勒令他退休，不久死去。吴悌、吴仁度，父子兩代都很有名聲，能發奮振作，刻苦磨礪，鄒元標多次稱道他們。

何廷仁

何廷仁，初名秦，以字行，改字性之。黄弘綱，字正之。皆雩都人。廷仁和厚，與人接，誠意盎溢。而弘綱難近，未嘗假色笑於人。然兩人志行相準。廷仁初慕陳獻章，後聞王守仁之學於弘綱。守仁征桶岡，詣軍門謁，遂師事焉。嘉靖元年舉於鄉，復從守仁浙東。廷仁立論尚平實，守仁殁後，有爲過高之論者，輒曰："此非吾師言也。"除新會知縣，釋菜獻章祠，而後視事。政尚簡易，士民愛之。遷南京工部主事，分司儀真，榷蕪湖税，不私一錢。滿考，即致仕。弘綱由鄉舉官刑部主事。

何廷仁，最初名秦，以字行世，改字性之。黄弘綱，字正之。都是雩都人。何廷仁温和厚道，與人結交，滿懷誠意。而黄弘綱却難以接近，不曾用笑臉對待人。然而兩人志向和品行相齊等。何廷仁最初仰慕陳獻章，後來從黄弘綱處得知王守仁的學説。王守仁出征桶岡，何廷仁到軍門拜見，於是拜王守仁爲師。嘉靖元年鄉試中舉，又跟從王守仁到浙東。何廷仁立論崇尚平實，王守仁死後，有人寫出過高的議論，他就説："這不是我老師的話。"授任新會知縣，祭祀陳獻章祠，然後就職處理政事。從政崇尚簡易，士人和老百姓都愛戴他。升任南京工部主事，分管儀真，徵收蕪湖的賦税，不私占一文錢。任職期滿，便退休。黄弘綱因鄉試中舉擔任刑部主事。

守仁之門，從游者恒數百，浙東、江西尤衆，善推演師説者稱弘綱、廷仁及錢德洪、王畿。時人語

王守仁門下，跟從學習的弟子常有幾百人，浙東、江西尤其多，善於推演老師學説的推稱黄弘綱、何廷仁和錢德洪、王畿。當時的人説：

曰：“江有何、黄，浙有錢、王。”然守仁之學，傳山陰、泰州者，流弊靡所底極，惟江西多實踐，安福則劉邦采，新建則魏良政兄弟，其最著云。

“江西有何廷仁、黄弘綱，浙東有錢德洪、王畿。”然而王守仁的學説，流傳於山陰、泰州的，弊病在於延伸没有止息，衹有江西多注重實踐，安福就要算劉邦采，新建則要算魏良政兄弟，最爲著名。

劉邦采

邦采，字君亮。族子曉受業守仁，歸語邦采，遂與從兄文敏及弟侄九人謁守仁於里第，師事焉。父憂，蔬水廬墓。免喪，不復應舉。提學副使趙淵檄赴試，御史儲良才許以常服入闈，不解衣檢察，乃就試，得中式。久之，除壽寧教諭，擢嘉興府同知，棄官歸。邦采識高明，用力果鋭。守仁倡良知爲學的，久益敝，有以揣摩爲妙悟，縱恣爲自然者，邦采每極言排斥焉。

劉邦采，字君亮。同族兄弟的兒子劉曉師從王守仁，回來告訴劉邦采，於是與堂兄劉文敏以及弟弟子侄九人在王守仁的家鄉住處拜見王守仁，拜他爲師。父親死去後，他服喪吃素食，住在墓旁的茅廬裏。守喪期滿，不再參加科舉考試。提學副使趙淵用公文命他應考，御史儲良才允許他穿平常衣服進入考場，不解開衣服檢查，於是纔去參加考試，得以考中。後來，授官壽寧教諭，提升爲嘉興府同知，他棄官回家。劉邦采見識高明，辦事果斷。王守仁提倡致良知爲學習的目標，時間既長弊病漸多，有人用揣摩的方式來達到妙悟，有人用放縱恣肆來追求自然，劉邦采常常極力排斥這兩類人。

劉文敏

文敏，字宜充。父喪除，絶意科舉。嘗曰：“學者當循本心之明，時見己過，刮磨砥礪，以融氣稟，絶外誘，徵諸倫理、事物之實，無一不慊於心，而後爲聖門正學，非困勉不可得入也。高談虚悟，炫末離本，非德之賊乎?”曉，字伯光。舉於鄉，後爲新寧知縣，有善政。

劉文敏，字宜充。守父喪期滿，除服，斷絶參加科舉考試的念頭。曾經説：“治學的人應當遵從天性的聰明，隨時發現自己的過失，久經磨煉，以融合人生來就有的禀賦氣質，斷絶外界的誘惑，驗證於倫理、事物的實情，没有一樣不滿足於心，然後成爲孔子門下的正統學問，没有經歷刻苦勤奮就不可能進入這一境界。高談空論，憑空感悟，誇耀事物的細枝末節而失去根本，不是聖德的寇賊嗎?”劉曉，字伯光。鄉試中舉，後來擔任新寧知縣，有好的政績。

魏良政(等)

良政，字師伊。守仁撫江西，與兄良弼，弟良器、良貴，咸學焉。提學副使邵鋭、巡按御史唐龍持論與守仁異，戒諸生勿往謁，良政兄弟獨不顧，深爲守仁所許。良政功尤專，孝友敦朴，燕居無惰容，嘗曰：“不尤人，何人不可處? 不累事，何事不可爲?”舉鄉試第一而卒。良弼嘗言，

魏良政，字師伊。王守仁巡撫江西，魏良政與哥哥魏良弼，弟弟魏良器、魏良貴，都向王守仁求學。提學副使邵鋭、巡按御史唐龍所持觀點與王守仁不同，告誡諸生不要前往拜見，魏良政兄弟惟獨不顧，很被王守仁所贊許。魏良政用功尤其專一，孝順親長，友愛兄弟，敦厚樸實，閑居却没有懶惰的狀態，曾經説：“不要埋怨别人，哪一個不能相處呢? 不爲做事感到勞累，哪件事

“吾夢見師伊，輒汗浹背”，其爲兄憚如此。良器，字師顔。性超穎絶人，雖宗良知，踐履務平實。良弼，自有傳。良貴，官右副都御史。

不能做呢?”考中鄉試第一名而死去。魏良弼曾經説，“我夢見師伊，就汗流浹背”，其當兄長的也敬畏到這種地步。魏良器，字師顔。天性格外聰穎，無人能比，雖然宗法良知之學，實踐却追求平實。魏良弼，自有專傳。魏良貴，任官右副都御史。

王時槐

王時槐，字子植，安福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歷禮部郎中、福建僉事。累官太僕少卿，降光禄少卿。隆慶末，出爲陝西參政。張居正柄國，以京察罷歸。萬曆中，南贛巡撫張岳疏薦之。吏部言：“六年京察，祖制也。若執政有所驅除，非時一舉，謂之閏察。時槐在閏察中，群情不服，請召時槐，且永停閏察。”報可。久之，陸光祖掌銓，起貴州參政，旋擢南京鴻臚卿，進太常，皆不赴。

時槐師同縣劉文敏，及仕，遍質四方學者，自謂終無所得。年五十，罷官，反身實證，始悟造化生生之幾，不隨念慮起滅。學者欲識真幾，當從慎獨入。其論性曰：“孟子性善之説，决不可易。使性中本無仁義，則惻隱羞惡更何從生?且人應事接物，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非善而何?”又曰：“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廢一。要之，居敬二字盡之。自其居敬之精明了悟而言，謂之窮理，即考索討論，亦居敬中之一事。敬無所不該，敬外更無餘事也。”年八十四卒。

王時槐，字子植，安福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官南京兵部主事。歷任禮部郎中、福建僉事。積功升任太僕少卿，降爲光禄少卿。隆慶末年，出京任陝西參政。張居正執掌國政，在考察京官時被罷官回家。萬曆年間，南贛巡撫張岳上疏推薦他。吏部官員説：“六年一次的京官考核，是祖宗流傳下來的制度。如若執政有所驅除，不是舉薦的時候却舉薦，叫做閏察。王時槐被舉薦屬閏察，衆心不服，請求召回王時槐，并且永遠停止對京官的閏察。”回覆同意。很久以後，陸光祖掌管選授官職，起用任貴州參政，不久提升爲南京鴻臚卿，升作太常，都不去上任。

王時槐師從同縣的劉文敏，到做官後，遍訪各地學者，自認爲最終没得到裨益。五十歲時，罷除官職，反過來用自己的實踐證明，纔悟出自然生出萬物的原理，不因人的意志而産生或消亡。學者要知道真理，應當從謹慎獨處進入。他議論人性説：“孟子人性本善的學説，絶對不可更改。如果人性中本來就没有仁和義，那麽惻隱之心，對壞事感到羞愧厭惡的意識又從哪裏産生呢?并且人們處理事情，接人待物，按這一方式辦就心安，不這樣辦則心不安，不是善是什麽呢?”又説：“持身恭敬、窮究事物之理，二者不可偏廢。總之，居敬兩個字可以概括一切。從居敬的精明感悟而言，叫做窮理，就是思考研討，也是居敬中的一件事。恭敬没有什麽不包含的，恭敬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事。”八十四歲時死去。

陳嘉謨

廬陵陳嘉謨，字世顯，與時槐同年進士。爲給事中，不附嚴嵩，出之外。歷湖廣參政，乞休歸，專用力於學。凡及其門者，告之曰：“有塘

廬陵陳嘉謨，字世顯，與王時槐同一年考中的進士。任官給事中，不依附嚴嵩，把他調出京城去任職。歷任湖廣參政，請求辭官回家，專心於集中精力作學問。凡是到他門下求學的，陳

南在，可往師之。”塘南，時槐别號也。年八十三卒。

嘉謨都告訴他們説：“有塘南在，可前往拜他爲師。”塘南，是王時槐的别號。終年八十三歲。

許孚遠

許孚遠，字孟中，德清人，受學同郡唐樞。嘉靖四十一年成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就改吏部。已，調北部。尚書楊博惡孚遠講學，會大計京朝官，黜浙人幾半，博鄉山西無一焉。孚遠有後言，博不悦，孚遠遂移疾去。隆慶初，高拱薦起考功主事，出爲廣東僉事，招大盗李茂、許俊美擒倭黨七十餘輩以降，録功，賚銀幣。旋移福建。

許孚遠，字孟中，德清人，跟從同郡唐樞學習。嘉靖四十一年成爲進士，授官南京工部主事，就地改任吏部主事。後來，調任北京任職。尚書楊博不喜歡許孚遠講學，恰逢考察京官和朝官，罷免浙人將近一半，楊博的故鄉山西却没有一個人被罷免。許孚遠在事後談論，楊博不高興，許孚遠於是藉口有病離職。隆慶初年，因高拱推薦起用任考功主事，調出京城任廣東僉事，招大盗李茂、許俊美擒獲倭寇七十多人來投降，記功論獎，賞賜銀錢錦帛。不久，調任福建。

神宗立，拱罷政，張居正議逐拱黨，復大計京官。王篆爲考功，誣孚遠黨拱，謫兩淮鹽運司判官。歷兵部郎中，出知建昌府，暇輒集諸生講學，引貢士鄧元錫、劉元卿爲友。尋以給事中鄒元標薦，擢陝西提學副使，敬禮貢士王之士，移書當路，并元卿、元錫薦之。後三人并得徵，由孚遠倡也。遷應天府丞，坐爲李材訟冤，貶二秩，由廣東僉事再遷右通政。

神宗即位，高拱免除閣臣職務，張居正提議驅逐高拱的同黨，又考察京官。王篆擔任考功主事，誣陷許孚遠與高拱結黨，貶爲兩淮鹽運司判官。歷任兵部郎中，出任建昌府知府，空閑時就召集諸生研習學問，援引貢士鄧元錫、劉元卿作爲朋友。不久因給事中鄒元標的推薦，提升爲陝西提學副使，尊敬禮待貢士王之士，寫信給掌權的人，連同劉元卿、鄧元錫一起推薦。後來三個人都得以徵召，是因爲許孚遠首先宣揚他們。升任應天府丞，因替李材伸冤獲罪，貶官兩級，由廣東僉事兩次提升任右通政。

二十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倭陷朝鮮，議封貢，孚遠請敕諭日本擒斬平秀吉，不從。吕宋國酋子訟商人襲殺其父，孚遠以聞，詔戮罪人，厚犒其使。福州饑，民掠官府，孚遠擒倡首者，亂稍定，而給事中耿隨龍、御史甘士价等劾孚遠宜斥，帝不問。所部多僧田，孚遠入其六於官。又募民墾海壇地八萬三千有奇，築城建營舍，聚兵以守，因請推行於南日、彭湖及浙中陳錢、金塘、玉環、南麂諸島，皆報可。居三年，入爲南京大理卿，就遷兵部右侍郎，改左，調北部。甫半道，被論。乞休，疏屢上，乃許。又數年，卒於家，贈

二十年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察福建。倭寇攻陷朝鮮，朝廷議論封倭王并讓它納貢，許孚遠請求敕令曉諭日本捉拿處死平秀吉，没有被采納。吕宋國酋長的兒子狀告商人襲擊殺害了他的父親，許孚遠報告朝廷，下詔殺死罪犯，重賞吕宋國的使者。福州鬧饑荒，百姓搶劫官府，許孚遠擒獲帶頭的人，叛亂逐漸平定，然而給事中耿隨龍、御史甘士价等彈劾許孚遠應罷黜，皇帝不問。所管轄的地區多僧田，許孚遠把其中的六成收入官府。又招募百姓開墾海壇的土地八萬三千頃有餘，修築城墻建築房屋，聚集兵力加以守衛，進而請求推行於南日、彭湖和浙江的陳錢、金塘、玉環、南麂各島，都批准同意。過了三年，調入朝擔任南京大理卿，就地升作兵部右侍郎，改任左侍郎，調入京城。剛走在半路上，被

南京工部尚書，後謚恭簡。

彈劾。請求退休，多次上疏，纔同意。又過了幾年，死於家中，贈官南京工部尚書，後來謚號爲恭簡。

孚遠篤信良知，而惡夫援良知以入佛者。知建昌，與郡人羅汝芳講學不合。及官南京，與汝芳門人禮部侍郎楊起元、尚寶司卿周汝登，并主講席。汝登以無善無惡爲宗，孚遠作《九諦》以難之，言："文成宗旨，原與聖門不異，以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立論至爲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蓋指其未發時，廓然寂然者而言之，止形容得一静字，合下三語，始爲無病。今以心意知物，俱無善惡可言者，非文成之正傳也。"彼此論益齟齬。而孚遠撫福建，與巡按御史陳子貞不相得，子貞督學南畿，遂密諷同列拾遺劾之。從孚遠游者，馮從吾、劉宗周、丁元薦，皆爲名儒。

許孚遠篤信良知之説，而討厭把良知之學引入佛教的人。作建昌知府時，與同郡人羅汝芳研習學問不合。等到在南京做官，與羅汝芳的弟子禮部侍郎楊起元、尚寶司卿周汝登，一起主持講席。周汝登以没有善没有惡作爲宗旨，許孚遠作《九諦》責難他，説："文成的宗旨，原來與孔子的學問没有不同，認爲天性没有不善良的，所以人的先天道德意識也没有不好的。良知就是没有發掘出來的内心，立論非常明晰。'無善無惡，心之體一'這話，指的是相對人的本心没有發掘時，空曠沉寂的樣子來説的，祇是形容一個静字，結合下面的三句話，纔没有毛病。現在以意識感知外物，全無善惡之分的説法，不是文成的學問的正宗。"相互的觀點越來越抵觸。并且許孚遠巡撫福建，與巡按御史陳子貞不相投合，陳子貞督導檢查南畿的學政，於是秘密暗示同僚采録許孚遠的闕失彈劾他。跟從許孚遠學習的人中，馮從吾、劉宗周、丁元薦，都是有名的儒學大家。

尤時熙

尤時熙，字季美，洛陽人。生而警敏不群，弱冠舉嘉靖元年鄉試。時王守仁《傳習録》始出，士大夫多力排之，時熙一見嘆曰："道不在是乎？向吾役志詞章，末矣。"已而以疾稍從事養生家。授元氏教諭，父喪除，改官章丘，一以致良知爲教，兩邑士亦知新建學。入爲國子博士，徐階爲祭酒，命六館士咸取法焉。居常以不獲師事守仁爲恨，聞郎中劉魁得守仁之傳，遂師事之。魁以直言錮詔獄，則書所疑，時時從獄中質問。尋以户部主事榷税滸墅，課足而止，不私一錢。念母老，乞終養歸，遂不出，日以修己淑人爲事，足未嘗涉公府。齋中設守仁位，晨興必焚香肅拜，來學

尤時熙，字季美，洛陽人。天生機警超群，二十歲時考中嘉靖元年鄉試。當時王守仁的《傳習録》剛寫出，士大夫大多竭力排斥他，尤時熙一看見就感嘆説："道不在於此嗎？以前我用心於詩文，是次要的東西。"後來因有病逐漸從事養生之學。授官元氏教諭，爲父守喪期滿，改任章丘教諭，完全以追求良知的學問作爲教育内容，兩縣的讀書人也知道新建伯王守仁的學問。入朝廷擔任國子博士，徐階擔任祭酒，命令國子監的讀書人都取法於尤時熙。尤時熙平常因没能師從於王守仁而感到遺憾，聽説郎中劉魁得到王守仁的傳授，於是拜他爲師。劉魁因説了真話被關進欽犯監獄，尤時熙就寫下心中的疑惑，常常到獄中去詢問以正是非。不久以户部主事身份到滸墅徵税，徵够了就不再徵，没有私貪一分錢。念及母親年老，請求回家侍奉老母，於是不出來

者亦令展謁。晚年，病學者憑虛見而忽躬行，甚且越繩墨自恣，故其論議切於日用，不爲空虛隱怪之談。卒於萬曆八年，年七十有八，學者稱西川先生。其門人，孟化鯉最著，自有傳。

任職，每天以完善自己教化別人作爲自己的職責，足迹不曾到過官府。學舍中設置王守仁的牌位，早上起來必定要燒香恭敬地祭拜，來學習的人也被叫去行拜謁禮。晚年，痛恨學者憑空想象而忽視親自實踐，甚至超出規矩自我放縱，因此他的評論切合於日常生活，不發表空虛神秘怪異的言論。死於萬曆八年，年齡七十八歲，學者稱他爲西川先生。他的學生，孟化鯉最著名，單獨有傳。

張後覺　趙維新

張後覺，字志仁，茌平人。父文祥，由鄉舉官廣昌知縣。後覺生有異質，事親孝，居喪哀毀，三年不御内。早歲，聞良知之説於縣教諭顔鑰，遂精思力踐，偕同志講習。已而貴谿徐樾以王守仁再傳弟子來爲參政，後覺率同志往師之，學益有聞。久之，以歲貢生授華陰訓導，會地大震，人多傾壓死，上官令署縣事，救災扶傷，人胥悦服。及致仕歸，士民泣送載道。

張後覺，字志仁，茌平人。父親張文祥，因鄉試中舉而任廣昌知縣。張後覺天生有特異的資質，侍奉雙親很孝順，守喪悲哀過度傷了身體，三年不與妻子同房。年輕時，從縣裏的教諭顔鑰那裏聽説良知之説，於是精心地思考，努力地實踐，偕志同道合的人共同研習。後來貴谿的徐樾以王守仁再傳弟子的身份前來擔任參政，張後覺率領志同道合的人前往拜他爲師，學問一天天精深。很久以後，以歲貢生身份授官華陰訓導，恰逢大地震，很多人被壓死，上級官吏命令他代理縣裏的事務，拯救災害，扶助傷殘，人們都很歡悦心服。等到退休回家，老百姓哭着送他擠滿了道路。

東昌知府羅汝芳、提學副使鄒善皆宗守仁學，與後覺同志。善爲建願學書院，俾六郡士師事焉。汝芳亦建見泰書院，時相討論。猶以取友未廣，北走京師，南游江左，務以親賢講學爲事，門弟子日益進。凡吏於其土及道經茌平者，莫不造廬問業。巡撫李世達兩詣山居，病不能爲禮，乃促席劇談，飽蔬食而去。平生不作詩，不談禪，不事著述，行孚遠近，學者稱之爲弘山先生。年七十六，以萬曆六年卒。

東昌的知府羅汝芳、提學副使鄒善都傳承王守仁的學説，與張後覺志同道合。鄒善爲他建立願學書院，派六個郡的讀書人向他拜師學習。羅汝芳也建立見泰書院，時常相互討論。仍認爲結交學友不够廣泛，便北上京城，南游江左，追求以親近賢人和研習學問爲己任，門下的學生日漸增多。凡是在該地作官或途經茌平的，没有人不到他家請問學業。巡撫李世達兩次來到他山中的住處，以不能厚禮相待而慚愧，於是緊挨着坐在床榻上暢談，吃飽粗食就離去。張後覺一生不作詩，也不談論禪宗，不從事著書，德行使遠近的人信服，學者稱他爲弘山先生。在萬曆六年死去，終年七十六歲。

其門人，孟秋、趙維新最著。秋，自有傳。維新，亦茌平人，年二十，聞後覺講良知之學，遂師事之。

他的學生，孟秋、趙維新最爲著名。孟秋，單獨有傳。趙維新，也是茌平人，二十歲時，聽説張後覺講授良知之學，於是拜他爲師。編纂他

次其問答語，爲《弘山教言》。性純孝，居喪，五味不入口，柴毁骨立，杖而後起。鄉人欲舉其孝行，力辭之。喪偶，五十年不再娶。嘗築垣得金一篋，工人持之去，維新不問。家貧，或并日而食，超然自得。亦以歲貢生爲長山訓導，年九十二，無疾而終。

們之間的提問和回答的話，著成《弘山教言》。本性極其孝順，守喪，什麽也吃不進去，骨瘦如柴，拄着拐杖纔能站起來。同鄉的人要推舉他爲孝行，他極力推辭。妻子去世，五十年不再娶。曾經築墻得到一箱金，做工的人把它拿走了，趙維新不加過問。家境貧窮，有時兩天纔吃飯，超然物外，怡然自得。也因是歲貢生任長山訓導，九十二歲，無疾而終。

鄧以讚　張元忭

鄧以讚，字汝德，新建人。張元忭，字子藎，紹興山陰人。二人皆生有異質，又好讀書。以讚幼，見父與人論學，輒牽衣尾之，間出語類夙儒。父閔其勤學，嘗扃之斗室。

鄧以讚，字汝德，新建人。張元忭，字子藎，紹興山陰人。二人都天生有奇特的資質，又喜歡讀書。鄧以讚年幼時，見父親和别人討論學術，就牽着父親的衣服尾隨着他，偶爾説出的話類似於老成博學的讀書人。父親憐憫他過於勤學，曾經把他關在小屋子裏。

元忭素羸弱，母戒毋過勞，乃藏燈幕中，俟母寢始誦。十餘歲時以氣節自負，聞楊繼盛死，爲文遥誄之，慷慨泣下。父天復，官雲南副使，擊武定賊鳳繼祖有功。已，賊還襲武定，官軍敗績，巡撫吕光洵討滅之。至隆慶初，議者追理前失亡狀，逮天復赴雲南對簿，元忭適下第還，萬里護行，髮盡白。已，復馳詣闕下白冤，當事憐之，天復得削籍歸。

張元忭向來瘦弱，母親告誡不要過於勞累，於是藏燈於幕帳中，等母親睡去纔誦讀。十多歲時以節操志氣自負，聽説楊繼盛死，寫文章在遠方祭悼他，情緒激昂而落淚。父親張天復，任官雲南副使，攻打武定的叛賊鳳繼祖有功勞。後來，叛賊返回襲擊武定，官軍大敗，巡撫吕光洵討伐消滅了他們。到隆慶初年，非議的人追究先前敗亡的情狀，捉拿張天復到雲南受審，張元忭恰好考試不中回家，護送父親行走萬里，頭髮全白。後來，又趕到京城辯白冤情，當權者憐憫他，張天復得以削除名籍回到家中。

隆慶五年，以讚舉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編修，而元忭以廷試第一，授修撰。萬曆初，座主張居正枋國政，以讚時有匡諫，居正弗善也，移疾歸。久之，補原官，旋引退。詔起中允，至中途復以念母返。再起南京祭酒，就擢禮部右侍郎，復就轉吏部，再疏請建儲，且力斥三王并封之非，中言："中宫鍾愛元子，其願早正春宫，視臣民尤切。陛下以厚中宫而緩册立，殆未諒中宫心。況信者，國之大寶，建儲一事，屢示更移，將使詔令不信於天下，非所以重宗廟，

隆慶五年，鄧以讚考中會試第一名，廷試第三名，授官編修，而張元忭因廷試第一名，授官修撰。萬曆初年，主考官張居正執掌國政，鄧以讚時常有所匡正進諫，張居正不高興，鄧以讚便推托有病辭官回家。很久以後，補任原職，不久辭職。詔令起用任中允，出發上任，到半途又因想念母親而返回。再次起用任南京祭酒，就地提升爲禮部右侍郎，又就地轉任吏部，兩次上疏請求立太子，并且極力排斥三個王一起受封的做法，奏疏中説："皇后鍾愛大兒子，她希望早一些設立太子，比臣民的心情更加急切。陛下因爲深愛皇后而延緩册封，大概没有明白皇后的心思。況且信用，是國家的大法寶，設立太子一

安社稷也。”會廷臣多諫者，事竟寢。尋召爲吏部右侍郎，力辭不拜。以讚登第二十餘年，在官僅滿一考。居母憂，不勝喪而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潔。

事，多次表示更換日期，將會使詔令失信於天下百姓，這不是推重祖廟，安定國家的做法。”恰逢朝中大臣進諫的很多，三王并封之事最終止息。不久召入京任吏部右侍郎，極力推辭不接受任命。鄧以讚考上進士二十多年，任官僅滿一個任期。爲母親守喪，禁不起喪事的打擊而死去，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文潔。

元忭嘗抗疏救御史胡涍，又請進講《列女傳》於兩宮，修《二南》之化，皆不省。萬曆十年，奉使楚府還，過家省母，既行心動，輒馳歸，僅五日，母卒。元忭奉二親疾，湯藥非口嘗弗進，居喪毁瘠，遵用古禮，鄉人多化之。服闋，起故官，進左諭德，直經筵。先是，元忭以帝登極恩，請復父官，詔許給冠帶。至是復申前請，格不從。元忭泣曰：“吾無以下見父母矣。”遂悒悒得疾卒。天啓初，追謚文恭。

張元忭曾向皇帝上疏直言救助御史胡涍，又請求到兩宫去講《列女傳》，修習《二南》的教化，皇帝都不省察。萬曆十年，奉命出使楚王府回來，經過家鄉探望母親，已經出發，心情激動，就急速趕回家，衹過了五天，母親死去。張元忭侍奉雙親的疾病，湯藥不經過口嘗就不進獻給父母，因守喪而極度虚弱，遵從古禮，家鄉的人多受到他的感化。服喪期滿，起任原職，升任左諭德，當值御前講席。在此以前，張元忭因皇帝登基的隆恩，請求恢復父親的官職，下詔同意賜予官服。至此再次申請前次的請求，被阻止不聽從。張元忭哭着説：“我没有臉面到黄泉下與父母相見了。”於是鬱鬱不樂得病死去。天啓初年，追贈謚號文恭。

以讚、元忭自未第時即從王畿游，傳良知之學，然皆篤於孝行，躬行實踐。以讚品端志潔，而元忭矩矱儼然，無流入禪寂之弊。元忭子汝霖，江西參議。汝懋，御史。

鄧以讚、張元忭還没考上進士時就跟從王畿學習，傳承良知的學問，然而都專一於孝敬父母的德行，親身實踐。鄧以讚人品端正，志向高潔，而張元汴規矩嚴肅莊重，没有變成禪宗空寂的弊病。張元忭的兒子張汝霖，任官江西參議。張汝懋，任官御史。

孟化鯉　孟秋

孟化鯉，字叔龍，河南新安人。孟秋，字子成，茌平人。化鯉年十六，慨然以聖賢自期。而秋兒時受《詩》，至《桑中》諸篇，輒棄去不竟讀。

孟化鯉，字叔龍，河南新安人。孟秋，字子成，茌平人。孟化鯉十六歲時，慷慨激昂以古代聖賢的標準要求自己。而孟秋年少時學習《詩經》，學到《桑中》各篇時，便丢棄了《詩經》不再讀完。

化鯉舉萬曆八年進士。授户部主事，時相欲招致之，辭不往。榷税河西務，與諸生講學，河西人尸祝之。南畿、山東大饑，奉命往振，全活多。改吏部，歷文選郎中，佐尚書孫鑨黜陟，名籍甚。時内閣權重，每銓

孟化鯉萬曆八年考中進士。授官户部主事，當時的宰相想把他招羅在自己門下，孟化鯉推辭没有前往。在河西務徵税，與諸生講學，河西人崇拜他。南畿、山東發生大饑荒，他奉命前往賑災，使很多人得以生存下來。改在吏部任職，歷任文選郎中，輔佐尚書孫鑨提升貶黜官員，在當

除必先白，化鯉獨否，中官請托復不應，以故多不悦。都給事中張棟先以建言削籍，化鯉奏起之，忤旨，奪堂官俸，謫化鯉及員外郎項復弘、主事姜仲軾雜職。閣臣疏救，命以原品調外。頃之，言官復交章救，帝益怒，奪言官俸，斥化鯉等爲民。既歸，築書院川上，與學者講習不輟，四方從游者恒數百人。久之卒。

時名聲很大。當時内閣權力重，每次選任官員都要先禀報，衹有孟化鯉不是這樣做，宦官向他請求或托付也不回應，所以很多人對此不高興。都給事中張棟早先因爲提建議被削除官職，孟化鯉上奏請求起用張棟，違背聖旨，扣發吏部尚書和侍郎的俸禄，貶謫孟化鯉和員外郎項復弘、主事姜仲軾任雜職。内閣大臣上疏援救，皇帝命令按原來的官品調出京城任職。不久，諫官再次紛紛上奏章援救，皇帝更加生氣，扣發諫官的俸禄，孟化鯉等人削職爲民。回家後，在河邊修建書院，與學習的人研習不停，各方前往游學的人常有幾百人。很久以後去世。

秋舉隆慶五年進士。爲昌黎知縣，有善政。遷大理評事，去之日，老稚載道泣留。以職方員外郎督視山海關。關政久弛，奸人出入自擅，秋禁之嚴。中流言，萬曆九年京察坐貶，歸塗與妻孥共駕一牛車，道旁觀者咸嘆息。許孚遠嘗過張秋，造其廬，見茆屋數椽，書史狼藉其中，嘆曰："孟我疆風味，大江以南未有也。"我疆者，秋别號也。後起官刑部主事，歷尚寶丞少卿，卒。秋既殁，廷臣爲請謚者章數十上。天啓初，賜謚清憲。

孟秋考中隆慶五年進士。任昌黎知縣，有好的政績。升任大理評事，離開那天，老人和孩子都在路上哭着挽留他。以職方員外郎的身份督視山海關。山海關的政事長久鬆弛，奸惡之人擅自出入，孟秋對此嚴加禁止。被流言所中傷，萬曆九年在京官考核中被貶斥，回去的路上與妻子兒女共同乘坐一輛牛車，路邊觀看的人都爲他們嘆息。許孚遠曾經路過張秋，到孟秋家中拜訪，看到茅屋衹有幾根椽子，書籍散亂地放在屋裏，嘆息説："孟我疆的風度，長江以南是没有的。"我疆，是孟秋的别號。後來被起用任刑部主事，歷任尚寶丞少卿，死。孟秋死後，朝中大臣上書爲他請求謚號的奏章有幾十封。天啓初年，賜給謚號爲清憲。

化鯉自貢入太學，即與秋道義相勗，後爲吏部郎，而秋官尚寶，比舍居，食飲起居無弗共者，時人稱"二孟"。化鯉之學得之洛陽尤時熙，而秋受業於邑人張後覺。時熙師曰劉魁，後覺則顔鑰、徐樾弟子也。

孟化鯉自從進入太學，便與孟秋以道義相互勸勉，後來任吏部郎，而孟秋任尚寶丞少卿，比鄰而居，飲食起居没有不在一起的，時稱"二孟"。孟化鯉的學問得之於洛陽尤時熙，而孟秋師從同鄉張後覺。尤時熙的老師是劉魁，張後覺則是顔鑰、徐樾的弟子。

來知德

來知德，字矣鮮，梁山人。幼有至行，有司舉爲孝童。嘉靖三十一年舉於鄉。二親相繼殁，廬墓六年，不飲酒茹葷。服除，傷不及禄養，終身麻衣蔬食，誓不見有司。其學以致知爲本，盡倫爲要。所著有《省覺録》、

來知德，字矣鮮，梁山人。幼年時有卓絶的品行，有關官員把他舉薦爲孝童。嘉靖三十一年在考中鄉試。雙親相繼去世，在墓旁建茅屋守喪六年，不喝酒不吃葷。除去孝服，悲傷父母没有得到俸禄供養，終身穿麻衣吃素食，發誓不見主管官員。他的學術以良知爲根本，以盡倫理爲要

《省事録》、《理學辨疑》、《心學晦明解》諸書，而《周易集註》一篇用功尤篤。自言學莫邃於《易》。初，結廬釜山，學之六年無所得。後遠客求溪山中，覃思者數年，始悟《易》象。又數年始悟文王《序卦》、孔子《雜卦》之意。又數年始悟卦變之非。蓋二十九年而後書成。

萬曆三十年，總督王象乾、巡撫郭子章合詞論薦，特授翰林待詔。知德力辭，詔以所授官致仕，有司月給米三石，終其身。

旨。他著有《省覺録》、《省事録》、《理學辨疑》、《心學晦明解》等書，而《周易集註》一篇用功特深厚。自己説學問没有比《周易》更精深的。早先，在釜山建草屋，學習六年而無所得。後來遠行客居求溪山中，勤思數年，纔領悟了《易經》的卦象。又過了幾年纔領悟了文王《序卦》、孔子《雜卦》的意義。又幾年纔領悟卦象變化的不可信。二十九年纔寫成此書。

萬曆三十年，總督王象乾、巡撫郭子章共同上書舉薦，特别授予他翰林待詔的職務。來知德堅決推辭，下詔讓他以所授給的官職退休，主管部門每月給他三石米，直到他去世。

鄧元錫

鄧元錫，字汝極，南城人。十五喪父，水漿不入口。十七行社倉法，惠其鄉人。已爲諸生，游邑人羅汝芳門，又走吉安，學於諸先達。嘉靖三十四年舉於鄉，復從鄒守益、劉邦采、劉陽諸宿儒論學。後不復會試，杜門著述，逾三十年，《五經》皆有成書，閎深博奥，學者稱潛谷先生。

休寧范淶知南城時，重元錫。後爲南昌知府，萬曆十六年入覲，薦元錫及劉元卿、章潢於朝。南京祭酒趙用賢亦請徵聘，如吴與弼、陳獻章故事。得旨，有司起送部試，元錫固辭。明年，御史王道顯復以元錫、元卿并薦，且請仿祖宗徵辟故事，無拘部試。詔令有司問病，痊可起送赴部，竟不行。二十一年，巡按御史秦大夔復并薦二人，詔以翰林待詔徵之，有司敦遣上道，甫離家而卒。鄉人私謚文統先生。

元錫之學，淵源王守仁，不盡宗其説。時心學盛行，謂學惟無覺，一覺即無餘藴，九容、九思、四教、六藝皆桎梏也。元錫力排之，故生平博極群書，而要歸於《六經》。所著《五經繹》、《函史上下編》、《皇明

鄧元錫，字汝極，南城人。十五歲喪父，湯水不入口。十七歲推行義倉，使鄉里人得到了好處。不久成爲諸生，到同鄉羅汝芳門下游學，又到吉安，向衆位前輩賢達學習。嘉靖三十四年鄉試中舉，又跟從鄒守益、劉邦采、劉陽等宿儒研習學問。後來不再參加會試，閉門著述，過了三十年，《五經》都有有關的著作，深奥廣博，學習的人稱他潛谷先生。

休寧人范淶任南城知縣時，敬重鄧元錫。後任南昌知府，萬曆十六年入朝覲見皇帝，在朝廷上舉薦鄧元錫以及劉元卿、章潢。南京祭酒趙用賢也請求徵召聘用，按吴與弼、陳獻章的舊例辦。得旨後，主管官員起送吏部考核，鄧元錫堅決推辭。第二年，御史王道顯再次一起舉薦鄧元錫、劉元卿，并且請求效仿祖宗徵召人才的舊例，不要拘泥於部試。下詔命令有關官員探問病情，痊愈後可以起送吏部，最終未能成行。二十一年，巡按御史秦大夔再次一起舉薦二人，下詔以翰林待詔徵召，有關官員敦促遣送上路，剛離家就死了。鄉里人私下給他加謚號爲文統先生。

鄧元錫的學問，淵源於王守仁，而不完全宗法他的學説。當時心學盛行，認爲學問没有感知，一旦感知便没有了餘藴，九容、九思、四教、六藝都是學問的羈絆。鄧元錫極力排斥這一説法，所以平生博覽群書，而要旨歸於《六經》。他寫的《五經繹》、《函史上下編》、《皇明書》，

書》，并行於世。

一并通行於世。

劉元卿

元卿，字調父，安福人。舉隆慶四年鄉試，明年會試，對策極陳時弊，主者不敢録。張居正聞而大怒，下所司申飭，且令人密詗之，其人反以情告，乃獲免。既歸，師同邑劉陽，王守仁弟子也。萬曆二年，會試不第，遂絶意科名，務以求道爲事。既累被薦，乃召爲國子博士。擢禮部主事，疏請早朝勤政，又請從祀鄒守益、王艮於文廟，釐正外蕃朝貢舊儀。尋引疾歸，肆力撰述，有《山居草》、《還山續草》、《諸儒學案》、《賢弈編》、《思問編》、《禮律類要》、《大學新編》諸書。

劉元卿，字調父，安福人。隆慶四年參加鄉試考中，第二年參加會試，對策時極力陳説當時的弊端，主考官不敢録用。張居正聽説後大怒，下交有關部門斥責他，并派人秘密刺探，這個人反而以實情相告，劉元卿纔得以獲免。回家後，拜同鄉劉陽爲師，劉陽是王守仁的弟子。萬曆二年，劉元卿參加會試没有考中，便絶意科舉功名，以探求道作爲自己的任務。後來多次被舉薦，纔召任國子博士。提升任禮部主事，上疏請求早朝和勤於政事，又請求在文廟配祀鄒守益、王艮，整治改正外地蕃王朝見進貢的舊有禮儀。不久稱病回家，致力於著述，寫有《山居草》、《還山續草》、《諸儒學案》、《賢弈編》、《思問編》、《禮律類要》、《大學新編》等書。

章潢

潢，字本清，南昌人。居父喪，哀毁血溢。構此洗堂，聯同志講學。輯群書百二十七卷，曰《圖書編》。又著《周易象義》、《詩經原體》、《書經原始》、《春秋竊義》、《禮記劄言》、《論語約言》諸書。從游者甚衆。數被薦，從吏部侍郎楊時喬請，遥授順天訓導，如陳獻章、來知德故事，有司月給米三石贍其家。卒於萬曆三十六年，年八十二。其鄉人稱潢自少迄老，口無非禮之言，身無非禮之行，交無非禮之友，目無非禮之書，乃私謚文德先生。自吴與弼後，元錫、元卿、潢并蒙薦辟，號“江右四君子”。

章潢，字本清，南昌人。父親去世服喪時，因哀痛而吐血。建此洗堂，聯係有共同志向的人研習學問。編輯群書一百二十七卷，題名《圖書編》。又寫作《周易象義》、《詩經原體》、《書經原始》、《春秋竊義》、《禮記劄言》、《論語約言》等書。隨從游學的人很多。多次被舉薦，聽從吏部侍郎楊時喬的請求，授予順天訓導的職務不必到任，如同陳獻章、來知德的舊例，主管部門每月發給三石米贍養家人。死於萬曆三十六年，時年八十二歲。他的同鄉人稱贊章潢從小到老，口中不説不合禮法的言語，自己不做不合乎禮法的事情，不交結不依禮法行事的朋友，不看不符合禮法的書籍，便私謚爲文德先生。從吴與弼之後，鄧元錫、劉元卿、章潢都承蒙舉薦徵召，號稱“江右四君子”。

明史卷二百八十四

列傳第一百七十二

儒林(三)

孔希學 孔彥縄 顔希惠 曾質粹 孔聞禮 孟希文
仲于陛 周冕 程接道 程克仁 張文運 邵繼祖 朱梃 朱墅

孔希學 孔克堅 孔訥

孔希學，字士行，先聖五十六代孫也，世居曲阜。祖思晦，字明道，仕元爲教諭，有學行。仁宗時，以思晦襲封衍聖公，卒謚文肅，子克堅襲。

克堅，字璟夫。至正六年，中書言衍聖公階止嘉議大夫，與爵不稱，乃進通奉大夫，予銀印。十五年，有薦其明習禮樂者，徵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子希學襲封。克堅累遷國子祭酒。二十二年，克堅謝病還闕里，後起集賢學士、山東廉訪使，皆不赴。

洪武元年三月，徐達下濟寧，克堅稱疾，遣希學來見，達送之京師。希學奏父病不能行，太祖敕諭克堅，末言“稱疾則不可”。會克堅亦來朝，遇使者淮安，惶恐兼程進，見於謹身殿。問以年，對曰：“臣年五十有三。”曰：“爾年未邁，而病嬰之。今不煩爾以官。爾家，先聖後，子孫不可不學。爾子温厚，俾進學。”克堅頓首謝。即日賜宅一區，馬一匹，米二十石。明日復召見，命以訓厲族

孔希學，字士行，是先聖孔子的第五十六代孫，世代居住在曲阜。祖父孔思晦，字明道，在元代任教諭，學問和品行都很好。仁宗時，孔思晦世襲衍聖公的封號，去世後謚號爲文肅，兒子孔克堅繼承。

孔克堅，字璟夫。至正六年，中書說衍聖公的等級僅是嘉議大夫，與爵位不相稱，於是進升爲通奉大夫，賜予銀印。十五年，有人推薦他明瞭熟習禮樂，徵召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兒子孔希學世襲封號。孔克堅多次遷升至國子祭酒。二十二年，孔克堅因病辭職返還闕里，後來起用他爲集賢學士、山東廉訪使，都没赴任。

洪武元年三月，徐達攻下濟寧，孔克堅稱病，派遣孔希學來拜見，徐達將他送到京師。孔希學上奏稱父親生病而不能前來，太祖告誡曉諭孔克堅，末了説“稱病是不許可的”。碰巧孔克堅也來朝見，在淮安遇見使者，惶恐地兼程前進，在謹身殿拜見太祖。太祖問他的年齡，孔克堅回答説：“臣今年五十三歲。”太祖説：“你并不年邁，但是疾病纏身。如今不煩勞你來做官。你的家族，是先聖的後代，子孫不能不學習。你的兒子温良寬厚，讓他進一步學習。”孔克堅叩頭道謝。當天就賜給他房宅一座，馬一匹，米二

人。因顧侍臣曰："先聖後，特優禮之，養以禄而不任以事也。"

十一月，命希學襲封衍聖公。置官屬，曰掌書，曰典籍，曰司樂，曰知印，曰奏差，曰書寫，各一人。立孔、顔、孟三氏教授司，教授、學録、學司各一人。立尼山、洙泗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復孔氏子孫及顔、孟大宗子孫徭役。又命其族人希大爲曲阜世襲知縣。而進衍聖公秩二品，階資善大夫。賜之誥曰："古之聖人，自羲、農至於文、武，法天治民，明并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世有因革。至於孔子，雖不得其位，會前聖之道而通之，以垂教萬世，爲帝者師。其孫子思，又能傳述而名言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其統緒，尊其爵號，蓋所以崇德報功也。歷代以來，膺襲封者或不能繩其祖武，朕甚閔焉。當臨馭之初，訪世襲者得五十六代孫孔希學，大宗是紹，爰行典禮，以致褒崇。爾其領袖世儒，益展聖道之用於當世，以副朕之至望，豈不偉歟!"希大階承事郎，賜之敕。

三年春，克堅以疾告歸，遣中使慰問。疾篤，詔給驛還家，賜白金文綺，舟次邳州卒。

六年八月，希學服闋入朝，命所司致廩餼，從人皆有賜，復勞以敕，賜襲衣冠帶。九月，辭歸，命翰林官餞於光禄寺，賚白金文綺。明年二月，希學言："先聖廟堂廊廡圮壞，祭器、樂器、法服不備，乞命有司修治。先世田，兵後多蕪，而徵賦如故，乞減免。"并從之。自是，每歲

十石。第二天又召見孔克堅，命令他教導激勵族人。接着回頭對侍臣説："由於是先聖的後代，特别優厚禮待他，以俸禄供養他而不讓他做事。"

十一月，命令孔希學世襲衍聖公的封號。設置官屬，設掌書、典籍、司樂、知印、奏差、書寫各一人。設立孔、顔、孟三氏教授司，設教授、學録、學司各一人。設立尼山、洙泗兩個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免除孔氏子孫及顔、孟大宗子孫的徭役。又命令他的族人孔希大任曲阜世襲知縣。并進升衍聖公官秩兩級，官階爲資善大夫。賞賜給他誥書説："古代的聖人，從伏羲、神農至周文王、周武王，效法上天治理百姓，與日月同輝，德行教化的盛大，没有誰比得上。然而都隨着時間制定合適的規章制度，世代有因襲有改革。到孔子時，雖然没有得到爵位，然而匯集前代聖人的大道并通曉它，以此來教化萬世，成爲帝王的老師。孔子的孫子子思，也能傳授并描述這些大道，以達到鼎盛。擁有國家的帝王，尋求聖裔的系統，尊封給他爵號，大概就是用來崇尚聖德回報功績的吧。歷代以來，享受世襲封號的人，有的不能以祖輩的業績爲準繩，我感到非常擔心。君臨天下之初，尋訪世襲的人，找到先聖的第五十六代孫孔希學，繼承大宗，舉行典禮，致以褒揚和崇敬。你們要領導天下的讀書人，在當今更加展示聖道的作用，以符合我最大的希望，難道不是很偉大的事業麽!"孔希大的官階爲承事郎，賜給他敕書。

三年春，孔克堅因患病請求回家，皇帝派遣中使去慰問。病重後，皇帝詔令給予驛站車馬回家，賜予白銀和有花紋的絲織品，船到邳州時去世。

六年八月，孔希學守喪期滿入朝，命令有關官員送糧食等生活物品，跟隨的人都有賞賜，又下敕書慰問他，賜給他官袍帽子衣帶。九月，告辭歸家，命翰林官在光禄寺餞行，賞賜白銀和有花紋的絲織品。第二年二月，孔希學進言説："先聖廟堂的廊房已毁壞，祭器、樂器、祭祀用的服裝不全，請求命令有關部門修理整治。先世的田地，戰爭後大多荒蕪，而所徵收的賦税却和

入朝，班亞丞相，皆加宴賚。

原來一樣，請求減免。”都聽從了他的要求。從那以後，每年入朝，次序在丞相之後，都加以宴請和賞賜。

希學好讀書，善隸法，文詞爾雅。每賓客讌集，談笑揮灑，爛然成章。承大亂之後，廟貌服物，畢力修舉，盡還舊觀。十四年卒。命守臣致祭。

孔希學喜好讀書，善寫隸書，文詞典雅。每逢賓客聚會時，談笑揮灑，就寫成絢爛的文章。在大亂之後，廟堂的外觀、服飾、器物，盡力修整，完全恢復了原貌。十四年去世。皇帝命令鎮守一方的地方長官去祭祀。

子訥，字言伯，十七年正月襲封。命禮官以教坊樂導送至國學，學官率諸生二千餘人迎於成賢街。自後，每歲入覲，給符乘傳。帝既革丞相官，遂令班文臣首。訥性恭謹，處宗黨有恩。建文二年卒。子公鑑襲。

兒子孔訥，字言伯，十七年正月世襲封號。命令禮官將教坊的樂曲送他到國學，學官率領諸生二千多人在成賢街迎接。此後，每年入朝拜見，賜予憑證乘坐驛車。皇帝廢除丞相官職後，就命令他排列在文官之首。孔訥性情恭敬嚴謹，處理宗族鄉黨之事有恩德。建文二年去世。兒子孔公鑑世襲。

孔公鑑　孔彥縉

公鑑，字昭文，有孝行，嗣爵二年卒。成祖即位，遣使致祭。

孔公鑑，字昭文，有孝順的德行，繼承爵位後二年去世。成祖即位後，派遣使者去祭祀。

子彥縉，字朝紳，永樂八年襲。甫十歲，命肄業國學，久之遣歸。十五年，修闕里文廟成，御製碑文勒石。仁宗踐阼，彥縉來朝。仁宗語侍臣曰：“外蕃貢使皆有公館。衍聖公假館民間，非崇儒重道意。”遂賜宅東安門外。宣德四年，彥縉將遣使福建市書，咨禮部，部臣以聞，命市與之。已，奏闕里雅樂及樂舞生冠服敝壞，詔所司修治。景泰元年，帝幸學。彥縉率三氏子孫觀禮，賜坐彝倫堂聽講。幸學必先期召衍聖公，自此始。彥縉幼孤，能自立，然與族人不睦。景泰六年，族祖克昫等與彥縉相訐，帝置不問。

兒子孔彥縉，字朝紳，永樂八年世襲。剛十歲，命他在國學學習，很久後讓他回去。十五年，修建闕里文廟完工，將皇帝賜的碑文刻在石碑上。仁宗登基後，孔彥縉來朝見。仁宗對侍臣說：“外面藩國朝貢的使者都有公館。衍聖公在民間借館舍住宿，這不是崇儒重道的意思。”於是在東安門外賜予一處住宅。宣德四年，孔彥縉將派人去福建買書，與禮部商議，禮部大臣向皇帝報告，皇帝命令買來送給他。不久，上奏說闕里的雅樂及樂舞生冠服破舊損壞，皇帝詔令主管官員修理整治。景泰元年，皇帝臨幸國學。孔彥縉率領三家的子孫去觀禮，賜予他座位在彝倫堂聽講。皇帝巡幸學校一定事先召衍聖公來，從這時開始。孔彥縉年幼就成了孤兒，能够自立，然而與族人不和睦。景泰六年，族祖孔克昫等與孔彥縉相互攻擊，皇帝擱置不予過問。

孔弘緒　孔公恂　孔弘泰

彥縉子承慶，先卒。孫弘緒，字以敬，甫八歲，而彥縉卒。妾江訴弘緒幼弱，爲族人所侵。詔遣禮部郎爲治喪，而命其族父公恂理家事。驛召

孔彥縉的兒子孔承慶，比他先去世。孫子孔弘緒，字以敬，剛八歲，孔彥縉去世。孔彥縉的妾江氏訴說孔弘緒年幼弱小，被族人欺侮。皇帝下詔派遣禮部侍郎爲他辦理喪事，而命他的族父

弘緒至京襲封，賜玉帶金印，簡教授一人課其學。英宗復辟，入賀。朝見便殿，握其手，置膝上，語良久。弘緒纔十歲，進止有儀，帝甚悅。每歲入賀聖壽。帝聞其賜第湫隘，以大第易之。凡南城賞花、西苑較射，皆與焉。

公恂，字宗文。景泰五年舉會試。聞母疾，不赴廷對。帝問禮部，得其故，遣使召之。日且午，不及備試卷，命翰林院給筆札。登第，即丁母憂歸。天順初，授禮科給事中。大學士李賢言："公恂，至聖後，贊善司馬恂，宋大賢温國公光後，宜輔導太子。"帝喜，同日超拜少詹事，侍東宮講讀。入語孝肅皇后曰："吾今日得聖賢子孫爲汝子傅。"孝肅皇后者，憲宗生母，方以皇貴妃有寵，於是具冠服拜謝，宮中傳爲盛事云。成化初，以言事謫漢陽知府，未至，丁父憂。服闋，還故秩，莅南京詹事府。久之卒。

弘緒少貴，又恃婦翁大學士李賢，多過舉。成化五年被劾，按治，奪爵爲庶人，令其弟弘泰襲。弘泰歿，爵仍歸弘緒子。

弘泰，字以和。既嗣爵，弘治十一年，山東按臣言弘緒遷善改行，命復冠帶。明年六月，聖殿災，弘泰方在朝，弘緒率子弟奔救，素服哭廟，蔬食百日。弘泰還，亦齋哭如居喪。弘泰生七月而孤，奉母孝，與弘緒友愛，無間言。十六年卒，弘緒子聞韶襲。

孔聞韶

聞韶，字知德。明年，新廟建，規制逾舊，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御

孔公恂料理家事。用驛車召孔弘緒至京城承襲封號，賜予玉帶和金印，選擇一位老師教授他的功課。英宗復辟，入朝慶賀。在便殿拜見英宗，英宗握着他的手，將他放在膝蓋上，對他説了很久。孔弘緒纔十歲，舉止有禮節，皇帝非常高興。每年都要入朝慶賀皇帝的壽典。皇帝聽説賜給他的宅第低下狹小，以大的宅第更換了它。凡是在南城賞花、在西苑校閲射擊，他都參與。

孔公恂，字宗文。景泰五年會試考中。聽説母親病重，未到朝廷參加面試。皇帝問禮部，知道了原因，派遣使者召見他。快要到中午了，來不及準備試卷，命令翰林院給予紙筆。考中後，就碰上母親去世而回家。天順初年，授予禮科給事中。大學士李賢説："孔公恂，是先聖的後代，贊善司馬恂，是宋代賢人温國公司馬光的後代，應任用輔導太子。"皇帝非常高興，當日越級任孔公恂爲少詹事，侍奉皇太子讀書。皇帝入宮對孝肅皇后説："我今天尋得聖賢的子孫作你兒子的老師。"孝肅皇后，是憲宗的生母，正憑皇貴妃受到寵愛，於是穿好冠服拜謝，宮中傳爲盛事。成化初年，孔公恂因進諫被貶爲漢陽知府，未到任，正碰上父親喪事。守喪期滿，恢復以前的等級，掌管南京詹事府。很久以後去世。

孔弘緒少年時就很顯貴，又仗恃岳父大學士李賢，多有錯誤行爲。成化五年被彈劾，查問懲辦，剥奪爵位貶爲平民，令他的弟弟孔弘泰世襲封號。孔弘泰去世後，爵位仍歸孔弘緒的兒子。

孔弘泰，字以和。繼承爵位後，弘治十一年，山東巡按大臣説孔弘緒已改惡從善，詔令恢復他的官籍。第二年六月，聖殿發生火災，孔弘泰正在朝廷，孔弘緒率領子弟奔去救火，穿着素服在廟中哭泣，吃素食一百天。孔弘泰返回後，也像處於喪期那樣齋戒哭泣。孔弘泰出生七個月就失去父親，事奉母親孝順，與孔弘緒友愛相處，没有閑言碎語。十六年去世，孔弘緒的兒子孔聞韶世襲。

孔聞韶，字知德。第二年，新廟建成，規模超過了舊制，皇帝派遣大學士李東陽祭祀禱告，

製碑文勒石。正德三年以尼山、洙泗二書院及鄒縣子思子廟各有祀事，奏請弟聞禮主之。帝授聞禮《五經》博士，主子思子祀事，世以衍聖公弟爲之。兩書院各設學録一人，薦族之賢者充焉。六年，山東盜起，聞韶與巡撫趙璜請城闕里，遷曲阜縣治以衛廟，不果行。嘉靖二十五年，聞韶卒，子貞幹襲。

貞幹，字用濟。三十五年入朝。卒，子尚賢襲。

孔尚賢

尚賢，字象之。巡撫丁以忠言："尚賢冲年，宜如弘泰例，國學肄業。"從之。萬曆九年，庶母郭氏訐尚賢。帝爲革供奉女樂二十六户，令三歲一朝。十七年，尚賢仍請比歲入賀，許之。尚賢博識。天啓元年卒。子蔭椿先卒，無嗣，從弟子蔭植襲。

孔蔭植

蔭植，字對寰。祖貞寧，衍聖公貞幹弟也，仕爲《五經》博士。父尚坦，國學生，追封衍聖公。蔭植先爲博士，尚賢既喪子，遂育爲嗣。天啓四年，以覃恩加太子太保。崇禎元年加太子太傅。

孔彦繩

孔彦繩，字朝武，衢州西安人，先聖五十九代孫也。宋建炎中，衍聖公端友扈蹕南渡，因家衢州。高宗命以州學爲家廟，賜田五頃，以奉祭祀。五傳至洙。元至元間，命歸曲阜襲封。洙讓爵曲阜之弟治。

弘治十八年，衢州知府沈杰奏言："衢州聖廟，自孔洙讓爵之後，衣冠禮儀，猥同氓庶。今訪得洙之六世孫彦繩，請授以官，俾主祀事。"又言："其先世祭田，洪武初，輕則

將皇帝賜的碑文刻在石碑上。正德三年，因尼山、洙泗兩個書院及鄒縣的子思子廟各有祭祀之事，上奏請弟弟孔聞禮主持。皇帝授予孔聞禮《五經》博士，主持子思子祭祀之事，世代以衍聖公的弟弟擔任主持。兩個書院各設學録一人，推薦本族的賢能之人充當。六年，山東盜賊興起，孔聞韶與巡撫趙璜請求在闕里築城，遷移曲阜縣以保衛孔廟，没有施行。嘉靖二十五年，孔聞韶去世，兒子孔貞幹世襲。

孔貞幹，字用濟。三十五年入京朝拜。去世，兒子孔尚賢世襲。

孔尚賢，字象之。巡撫丁以忠説："孔尚賢尚在幼年，應如孔弘泰一樣，送到國學去學習。"皇帝聽從了。萬曆九年，庶母郭氏攻擊孔尚賢。皇帝爲此革除供奉女樂二十六户，令他們每三年朝拜一次。十七年，孔尚賢仍然請求每年入朝慶賀，皇帝答應了。孔尚賢博學多才。天啓元年去世。兒子孔蔭椿先去世，没有後代，堂弟的兒子孔蔭植世襲。

孔蔭植，字對寰。祖父孔貞寧，是衍聖公孔貞幹的弟弟，官任《五經》博士。父親孔尚坦，是國學生，追封爲衍聖公。孔蔭植先成爲博士，孔尚賢喪子後，就將孔蔭植過繼爲後嗣。天啓四年，因皇帝廣施恩澤，加官太子太保。崇禎元年，加官太子太傅。

孔彦繩，字朝武，衢州西安人，是先聖的第五十九代孫。宋建炎年間，衍聖公孔端友隨皇帝南渡，因此在衢州安家。高宗命他將州學作爲家廟，賜予田五頃，以供奉祭祀。傳了五代至孔洙。元至元年間，命令他回曲阜世襲封號。孔洙將爵位讓給曲阜的弟弟孔治。

弘治十八年，衢州知府沈杰上奏説："衢州的孔廟，自孔洙讓爵位之後，衣冠禮儀，鄙陋得像老百姓的一樣。現在訪得孔洙的六世孫孔彦繩，請求授予官職，使他主持祭祀。"又説："他先世的祭田，洪武初年，開始收税較輕，後改爲

起科，後改徵重税，請仍改輕，以供祀費。”帝可之。正德元年，授彦繩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并減其祭田之税。

彦繩卒，子承美，字永實，十四年襲。卒，子弘章，字以達，嘉靖二十六年襲。卒，子聞音，字知政，萬曆五年襲。卒，子貞運，字用行，四十三年襲。時以在曲阜者爲孔氏北宗，在西安者爲南宗云。

徵收重税，請求仍改收輕税，以供給祭祀的費用。”皇帝許可了此事。正德元年，授予孔彦繩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可以世襲，并減少他祭田的税。

孔彦繩去世，兒子承美，字永實，十四年世襲。去世，兒子孔弘章，字以達，嘉靖二十六年世襲。去世，兒子孔聞音，字知政，萬曆五年世襲。去世後，兒子孔貞運，字用行，四十三年世襲。當時以在曲阜的人爲孔氏的北宗，在西安的人爲南宗。

顔希惠

顔希惠，復聖五十九代孫也。洪武初，以顔子五十七代孫池爲宣德府學教授。十五年，改三氏學教授，以奉祀事。池，字德裕。子拳，字克膺。拳子希仁，字士元。景泰三年，詔以顔、孟子孫長而賢者各一人，至京官之。其年，希仁爲巡按御史顧曤所劾。詔黜希仁，召希惠以爲翰林院《五經》博士。未幾，以希惠非嫡子，仍以希仁長子議爲之。議，字定伯，成化元年，賜第京師，入覲，馳驛以爲常。議卒，子鉉，字宗器，十八年襲。卒，子重德，字尚本，正德二年襲。卒，子從祖，字守嗣，襲。卒，無子，嘉靖四十一年，以從祖從父重禮之長子肇先爲嗣。肇先，字啓源。卒，子嗣慎，字用修襲。卒，長子尹宗先卒，次子尹祚，字永錫，萬曆年襲。尹祚爲人博學好義，尹宗之子伯貞既長，遂以其職讓之。伯貞，字叔節，二十七年襲。卒，子幼，弟伯廉，字叔清，三十四年襲。卒，子紹緒，崇禎十四年襲。

顔希惠，是復聖顔回的第五十九代孫。洪武初年，任命顔回的第五十七代孫顔池爲宣德府學教授。十五年，改任三氏學教授，以奉行祭祀之事。顔池，字德裕。兒子顔拳，字克膺。顔拳的兒子顔希仁，字士元。景泰三年，下詔選舉顔回、孟子的子孫中年長而賢能的各一人，到京城授予官職。這年，顔希仁被巡按御史顧曤彈劾。下詔罷黜顔希仁，召顔希惠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不久，因顔希惠不是正妻的兒子，仍派顔希仁的長子顔議擔任。顔議，字定伯，成化元年，在京師賜予宅第，入京朝覲，常駕乘驛站車馬。顔議去世，兒子顔鉉，字宗器，十八年世襲。去世，兒子顔重德，字尚本，正德二年世襲。去世，兒子顔從祖，字守嗣，世襲。去世，没有兒子，嘉靖四十一年，以顔從祖叔父顔重禮的長子顔肇先爲繼嗣。顔肇先，字啓源。去世，兒子顔嗣慎，字用修，世襲。去世，長子顔尹宗先去世，次子顔尹祚，字永錫，萬曆年間世襲。顔尹祚爲人博學多才，好講義氣，顔尹宗的兒子顔伯貞長大後，就將職位讓給他。顔伯貞，字叔節，二十七年世襲。去世，兒子年幼，弟弟顔伯廉，字叔清，三十四年世襲。去世，兒子顔紹緒，崇禎十四年世襲。

曾質粹

曾質粹，字好古，吉安永豐人，宗聖五十九代孫也。其先，都鄉侯據避新莽之亂，徙家豫章，子孫散居撫、吉諸郡間。成化初，山東守臣上

曾質粹，字好古，吉安永豐人，是宗聖曾參的第五十九代孫。他的先輩，都鄉侯曾據爲躲避新莽之亂，將家遷到豫章，子孫散居在撫州、吉安各郡之間。成化初年，山東守臣上書

言："嘉祥縣南武山西南，元寨山之東麓，有漁者陷入穴中，得懸棺，碣曰曾參之墓。"詔加修築。正德間，山東僉事錢鋐訪得曾子之後一人于嘉祥山中，未幾而没。嘉靖十二年，以學士顧鼎臣言，詔求嫡嗣。於是江西撫按以質粹名聞，命回嘉祥，以衣巾奉祀。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三十九年卒。子昊，未襲卒。昊子繼祖，字繩之，少病目，江西族人衮謀奪其職，爲給事中劉不息、御史劉光國所糾，於是罷衮官，而繼祖仍主祀事。卒，子承業，字洪福，萬曆五年襲。卒，子弘毅，字泰東，崇禎元年襲。卒，子聞達，字象輿，十四年襲。

說："嘉祥縣南武山西南，元寨山的東麓，有個捕魚的人陷入洞穴中，看到一個懸棺，碑石上寫着曾參之墓。"下詔加以修建。正德年間，山東僉事錢鋐在嘉祥山中訪求到曾子的一個後人，不久就去世了。嘉靖十二年，因學士顧鼎臣進言，下詔尋求嫡傳的後嗣。於是，江西撫按以曾質粹的名字報知皇帝，命令他回嘉祥，以秀才身份來奉行祭祀。十八年，授予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可以世襲。三十九年去世。兒子曾昊，未世襲就去世了。曾昊的兒子曾繼祖，字繩之，小時候眼睛有病，江西的族人曾衮以計謀奪取了他的職位，被給事中劉不息、御史劉光國檢舉，於是罷了曾衮的官職，而曾繼祖仍然主持祭祀之事。去世，兒子曾承業，字洪福，萬曆五年世襲。去世，兒子曾弘毅，字泰東，崇禎元年世襲。去世，兒子曾聞達，字象輿，十四年世襲。

孔聞禮

孔聞禮，字知節，衍聖公聞韶弟也。正德二年詔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以奉述聖祀事。自後，世以衍聖公弟爲之。聞禮卒，嘉靖二十五年，貞寧，字用致襲。卒，萬曆二十二年，蔭桂襲。卒，天啓二年，蔭隆襲。卒，八年，尚達襲。卒，崇禎十年，蔭相襲。卒，十四年，蔭錫襲。卒，十六年，蔭鈺襲。

孔聞禮，字知節，是衍聖公孔聞韶的弟弟。正德二年下詔授予翰林院《五經》博士，以奉行講述聖廟祭祀之事。此後，世代以衍聖公的弟弟擔任此事。孔聞禮去世，嘉靖二十五年，孔貞寧，字用致世襲。去世，萬曆二十二年，孔蔭桂世襲。去世，天啓二年，孔蔭隆世襲。去世，八年，孔尚達世襲。去世，崇禎十年，孔蔭相世襲。去世，十四年，孔蔭錫世襲。去世，十六年，孔蔭鈺世襲。

孟希文

孟希文，字士煥，亞聖五十六代孫也。洪武元年，詔以孟子五十四代孫思諒奉祀，世復其家。思諒，字友道，子克仁，字信夫。克仁子希文。景泰三年，授希文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卒，子元，字長伯，弘治二年襲。卒，子公榮幼，嘉靖二年，以元弟亨之子公肇襲。公肇，字先文，少好學，事繼母孔氏，以孝聞。卒，十二年，仍以公榮襲。公榮，字橐文。卒，子彦璞，字朝璽，隆慶元年襲。卒，子承光，萬曆二十

孟希文，字士煥，是亞聖孟子的第五十六代孫。洪武元年，下詔讓孟子的第五十四代孫孟思諒奉行祭祀，繼承復興家業。孟思諒，字友道，兒子孟克仁，字信夫。孟克仁的兒子孟希文。景泰三年，授予孟希文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可以世襲。去世，兒子孟元，字長伯，弘治二年世襲。去世，兒子孟公榮年幼，嘉靖二年，讓孟元的弟弟孟亨的兒子孟公肇世襲。孟公肇，字先文，少年時好學習，侍奉繼母孔氏，以孝順而聞名。去世，十二年，仍讓孟公榮世襲。孟公榮，字橐文。去世，兒子孟彦璞，字朝璽，隆慶元年世襲。去世，兒子孟承光，萬曆二十九年世襲。

九年襲。卒，子弘譽，天啓三年襲。卒，子聞玉，崇禎二年襲。

去世，兒子孟弘譽，天啓三年世襲。去世，兒子孟聞玉，崇禎二年世襲。

仲于陛

仲于陛，先賢仲子六十二代孫也。萬曆十五年，詔以仲子五十九代孫呂爲奉祀。呂子銓。銓子則顯。則顯子于陛。崇禎十六年，以衍聖公孔蔭植言，詔授于陛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賜泗水縣、濟寧州田六十餘頃，廟户三十一，以奉其祭祀焉。

仲于陛，是先賢仲子的第六十二代孫。萬曆十五年，下詔讓仲子的第五十九代孫仲呂奉行祭祀。仲呂的兒子仲銓。仲銓的兒子仲則顯。仲則顯的兒子仲于陛。崇禎十六年，因衍聖公孔蔭植進言，下詔授予仲于陛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可以世襲，賜予泗水縣、濟寧州的田地六十多頃，廟户三十一户，以奉行祭祀。

周冕

周冕，先賢元公周子十二代孫也。其先，道州人。熙寧中，周子葬母江州，子孫因家廬山蓮花峰下。景泰七年，授冕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還鄉以奉周子祀事。卒，子繡麟襲。卒，子道襲。卒，子聯芳襲。卒，子濟襲。卒，從弟汝忠襲。卒，子蓮應襲。

周冕，是先賢元公周子的第十二代孫。他的先輩，是道州人。熙寧年間，周子將母親安葬在江州，子孫因此在廬山蓮花峰下安家。景泰七年，授予周冕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可以世襲，回到家鄉奉行周子的祭祀。去世，兒子周繡麟世襲。去世，兒子周道世襲。去世，兒子周聯芳世襲。去世，兒子周濟世襲。去世，堂弟周汝忠世襲。去世，兒子周蓮應世襲。

程接道

程接道，先賢正公程子後也。宋淳熙間，純公程子五世孫有居江寧者，嘗主金陵書院祀事。卒，以名幼學者承之。明初失傳。崇禎三年，河南巡按李日宣請以正公之後爲之嗣，詔許之，遂以接道爲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十四年，土賊于大忠作亂，接道力拒，死之。

程接道，是先賢正公程子的後代。宋淳熙年間，純公程子的第五世孫有一人居住在江寧，曾經主持金陵書院的祭祀。他去世後，以一個名叫程幼學的人繼承。明初失傳。崇禎三年，河南巡按李日宣請求讓正公的後代爲繼承人，下詔許可此事，於是任程接道爲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可以世襲。十四年，當地的寇賊于大忠作亂，程接道拼命抵抗，爲此而死。

程克仁

程克仁，先賢正公程子十七代孫也，世居嵩縣之六渾。景泰六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以奉程子祀事。卒，子繼祖襲。卒，仲子世宥襲。卒，子心傳襲。心傳莊重寡言，爲鄉黨所稱。卒，弟宗益襲。卒，從子佳引襲。卒，從弟佳祚襲。崇禎十四年，爲土賊于大忠所殺。

程克仁，是先賢正公程子的第十七代孫，世代居住在嵩縣的六渾。景泰六年，授予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可以世襲，以奉行程子祭祀之事。去世，兒子程繼祖世襲。去世，他的二兒子程世宥世襲。去世，兒子程心傳世襲。程心傳莊重沉默寡言，爲同鄉所稱贊。去世，弟弟程宗益世襲。去世後，侄子程佳引世襲。去世後，堂弟程佳祚世襲。崇禎十四年，被當地寇賊于大忠殺害。

張文運

張文運，鄜人，先賢明公張子十四代孫也。天啓二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以奉張子祀事。崇禎三年卒，子承引，以父憂未襲。六年卒，子元祥，本朝康熙元年襲。

張文運，鄜縣人，是先賢明公張子的第十四代孫。天啓二年，授予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可以世襲，以奉行張子的祭祀。崇禎三年去世，兒子張承引因父親的喪事未世襲。六年張承引去世，兒子張元祥在本朝的康熙元年世襲。

邵繼祖

邵繼祖，洛陽人，先賢康節公邵子二十七代孫也。崇禎三年，河南巡按吴甡請以繼祖爲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以奉邵子祀事。詔從之。卒，子養醇襲。

邵繼祖，洛陽人，是先賢康節公邵子的第二十七代孫。崇禎三年，河南巡按吴甡請求讓邵繼祖任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可以世襲，以奉行邵子的祭祀。下詔聽從吴甡的建議。邵繼祖去世，兒子邵養醇世襲。

朱梃

朱梃，字孟齡，先賢文公朱子九世孫也，世居福建建安縣之紫霞洲。景泰六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以奉朱子祀事。梃爲人淳謹，言動有則。卒，子燉，字孔暉襲。燉以事入都，中途遇盗。未幾，有遺金道上者，燉守之，以還其人，人稱其廉介。卒，子壆，字元厚襲。卒，子鎏襲。卒，子法，字兆祖襲。法爲人孝友。卒，子楗，字士啓襲。卒，子瑩，字惟玉襲。卒，子之儁，字喬之襲。

朱梃，字孟齡，是先賢文公朱子的第九世孫，世代居住在福建建安縣的紫霞洲。景泰六年，授予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可以世襲，以奉行朱子的祭祀。朱梃爲人淳樸謹慎，言行舉止有規矩。去世，兒子朱燉，字孔暉，世襲。朱燉因事到都城，中途遇到强盗。不久，有人將金子掉在路上，朱燉守在路邊，將它還給丢失的人，人人都稱贊他清廉耿介。去世，兒子朱壆，字元厚，世襲。去世，兒子朱鎏世襲。去世，兒子朱法，字兆祖，世襲。朱法爲人孝敬友好。去世，兒子朱楗，字士啓，世襲。去世，兒子朱瑩，字惟玉，世襲。去世，兒子朱之儁，字喬之，世襲。

朱墅

朱墅，先賢文公朱子十一世孫也。正德間，給事中戴銑、汪元錫，御史王完等相繼言："朱子，繼孔子者也。孔子之後有曲阜、西安，朱子之後亦有建安、婺源。今建安恩典已隆，在婺源者，請依闕里之例，録其子孫一人，量授以官，俾掌祠事。"詔許之。嘉靖二年授墅翰林院《五經》博士。三十八年，以本學訓導席端言，令其世襲。墅卒，子鎬襲。卒，子德洪襲。卒，子邦相襲。卒，子煜襲。卒，子坤襲。

朱墅，是先賢文公朱子的第十一世孫。正德年間，給事中戴銑、汪元錫，御史王完等人相繼進言："朱子是孔子的繼承人。孔子的後代有曲阜、西安，朱子的後代也有建安、婺源。現在建安的恩典已經很隆重，在婺源的人，請求按照闕里的先例，任用他的一個子孫，酌情授予官職，使他掌管祠堂事務。"下詔許可此事。嘉靖二年，授予朱墅翰林院《五經》博士。三十八年，根據當地官學訓導席端的進言，令他的後人世襲。朱墅去世，兒子朱鎬世襲。去世，兒子朱德洪世襲。去世，兒子朱邦相世襲。去世，兒子朱煜世襲。去世，兒子朱坤世襲。

明史卷二百八十五

列傳第一百七十三

文苑(一)

明初，文學之士承元季虞、柳、黃、吴之後，師友講貫，學有本原。宋濂、王禕、方孝孺以文雄，高、楊、張、徐、劉基、袁凱以詩著。其他勝代遺逸，風流標映，不可指數，蓋蔚然稱盛已。永、宣以還，作者遞興，皆冲融演迤，不事鈎棘，而氣體漸弱。弘、正之間，李東陽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聲館閣。而李夢陽、何景明倡言復古，文自西京，詩自中唐而下，一切吐棄，操觚談藝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詩文，於斯一變。迨嘉靖時，王慎中、唐順之輩，文宗歐、曾，詩仿初唐。李攀龍、王世貞輩，文主秦、漢，詩規盛唐。王、李之持論，大率與夢陽、景明相倡和也。歸有光頗後出，以司馬、歐陽自命，力排李、何、王、李，而徐渭、湯顯祖、袁宏道、鍾惺之屬，亦各争鳴一時，於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至啓、禎時，錢謙益、艾南英準北宋之矩矱，張溥、陳子龍擷東漢之芳華，又一變矣。有明一代，文士卓卓表見者，其源流大抵如此。今博考諸家之集，參以衆論，録其著者，作《文苑傳》。

明代初期，文學之士繼元代末年虞、柳、黃、吴之後，師友講論研習，學問有根底。宋濂、王禕、方孝孺以文章稱雄，高、楊、張、徐、劉基、袁凱以詩歌著名。其餘勝朝遺逸，流風餘韵標舉輝映，不可盡舉，可謂蔚然盛極一時了。永樂、宣德以來，作者遞相興起，都冲淡平和流轉綿長，不追求艱澀之文，而氣勢風格漸趨柔弱。弘治、正德年間，李東陽出入宋、元，上溯唐代，擅名館閣。而李夢陽、何景明提倡復古，文章自西漢以下，詩歌自中唐以下，全都唾棄，作文談藝之士相率推宗附和。明代的詩文，於此一變。到嘉靖時期，王慎中、唐順之等人，文章以歐、曾爲宗，詩歌仿效初唐。李攀龍、王世貞等人，文章主學秦、漢，詩歌取法盛唐。王、李的持論，大抵與李夢陽、何景明相呼應。歸有光出現很晚，他以司馬、歐陽自命，竭力排斥李、何、王、李，而徐渭、湯顯祖、袁宏道、鍾惺之輩，也各自争鳴一時，於是推尊李、何、王、李的人漸漸衰弱。到天啓、崇禎時，錢謙益、艾南英以北宋之文爲規矩標準，張溥、陳子龍擷取東漢的文采，文風又是一變。有明一代，文士有卓然表現的，其源流大致如此。現在廣博考查各家文集，參考衆説，記録其著名的，作此《文苑傳》。

楊維楨 陸居仁 錢惟善 胡翰 蘇伯衡 王冕 郭奎 劉炳 戴良 王逢 丁鶴年 危素 張以寧 石光霽 秦裕伯 趙壎 宋僖(等) 徐一夔 趙撝謙 樂良(等) 陶宗儀 顧德輝(等) 袁凱 高啓 楊基(等) 王行 唐肅 宋克(等) 孫蕡 王佐(等) 王蒙 郭傳

楊維楨 陸居仁 錢惟善

楊維楨，字廉夫，山陰人。母李，夢月中金錢墜懷，而生維楨。少時，日記書數千言。父宏，築樓鐵崖山中，繞樓植梅百株，聚書數萬卷，去其梯，俾誦讀樓上者五年，因自號鐵崖。元泰定四年成進士，署天台尹，改錢清場鹽司令。狷直忤物，十年不調。會修遼、金、宋三史成，維楨著《正統辯》千餘言，總裁官歐陽元功讀且嘆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而不果，轉建德路總管府推官。擢江西儒學提舉，未上，會兵亂，避地富春山，徙錢塘。張士誠累招之，不赴，遣其弟士信咨訪之，因撰五論，具書復士誠，反覆告以順逆成敗之說，士誠不能用也。又忤達識丞相，徙居松江之上，海内薦紳大夫與東南才俊之士，造門納履無虛日。酒酣以往，筆墨横飛。或戴華陽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鐵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兒歌《白雪》之辭，自倚鳳琶和之。賓客皆蹁躚起舞，以爲神仙中人。

楊維楨，字廉夫，山陰人。母親李氏，夢見月亮上的金錢墜入懷中，遂生下楊維楨。小時候，一日能記誦書數千言。父親楊宏，建樓於鐵崖山中，繞樓種梅一百棵，聚集書籍幾萬卷，去掉梯子，讓他在樓上誦讀了五年，因而自號鐵崖。元朝泰定四年進士及第，代理天台尹，改任錢清場鹽司令。狷介剛直，與人多違忤，十年没有調職。適逢遼、金、宋三史修成，楊維楨寫了篇一千餘言的《正統辯》，總裁官歐陽元功讀罷贊嘆道："百年之後，公論將定於此了。"將推薦他而没有實現，轉任建德路總管府推官。提升任江西儒學提舉，未上任，適逢兵亂，避亂於富春山，再轉徙到錢塘。張士誠多次招請他，不上任，便派他的弟弟張士信咨詢他，於是撰作五論，寫信答覆張士誠，反復告以順逆成敗之說，張士誠不能采用他的意見。又得罪達識丞相，遷居於松江之畔，四方搢紳大夫與東南才識俊拔之士，登門拜訪者每日不斷。酒酣之後，筆墨縱横。有時頭戴華陽巾，身披羽衣坐於船屋之上，吹奏鐵笛，作《梅花弄》曲。有時叫侍兒唱《白雪》之辭，自己用鳳琶伴奏。賓客們都蹁躚起舞，自以爲是神仙中人。

洪武二年，太祖召諸儒纂禮樂書，以維楨前朝老文學，遣翰林詹同奉幣詣門，維楨謝曰："豈有老婦將就木，而再理嫁者邪?"明年，復遣有司敦促，賦《老客婦謠》一章進御，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則可，否則有蹈海死耳。"帝許之，賜安車詣闕廷，留百有一十日，

洪武二年，太祖召集諸儒編纂禮樂書，因楊維楨是前朝文學老儒，便派翰林詹同備禮登門招請，楊維楨辭謝道："哪有老婦行將就木，又再次治妝出嫁的呢?"第二年，又派主管官員敦促，楊維楨賦《老客婦謠》一章進獻給皇帝，說："皇帝若能盡用我之所能，而不勉强我作所不能就可以，否則我惟有蹈海一死而已。"皇帝答應了他的條件，賜給安車乘坐到朝廷，留住一百一

所纂叙例略定，即乞骸骨。帝成其志，仍給安車還山。史館胄監之士祖帳西門外，宋濂贈之詩曰："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蓋高之也。抵家卒，年七十五。

十天，編纂的叙例大略定下，就請求退休。皇帝成全他的心願，仍讓他乘安車回山隱居。史館胄監之士設帳餞行於西門之外，宋濂贈詩給他，説："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很尊崇他。到家後就去世了，享年七十五歲。

維楨詩名擅一時，號鐵崖體，與永嘉李孝光、茅山張羽、錫山倪瓚、崑山顧瑛爲詩文友，碧桃叟釋臻、知歸叟釋現、清容叟釋信爲方外友。張雨稱其古樂府出入少陵、二李間，有曠世金石聲。宋濂稱其論撰，如睹商敦、周彝，雲雷成文，而寒芒横逸。詩震蕩陵厲，鬼設神施，尤號名家云。

楊維楨詩名獨盛一時，號稱鐵崖體，與永嘉李孝光、茅山張羽、錫山倪瓚、崑山顧瑛爲詩文朋友，與碧桃叟釋臻、知歸叟釋現、清容叟釋信爲世外朋友。張雨稱他的古樂府出入少陵、二李之間，有絶代金石之聲。宋濂稱贊他的論著，如同閲讀商敦、周彝，雲雷成文，而寒光四射。他的詩歌摇蕩陵厲，如鬼神設辭施文，尤其號稱名家。

維楨徙松江時，與華亭陸居仁及僑居錢惟善相倡和。惟善，字思復，錢塘人。至正元年，省試《羅刹江賦》，時鎖院三千人，獨惟善據枚乘《七發》辨錢塘江爲曲江，由是得名，號曲江居士。官副提舉。張士誠據吴，遂不仕。居仁，字宅之，中泰定三年鄉試，隱居教授，自號雲松野衲。兩人既殁，與維楨同葬干山，人目爲三高士墓。

楊維楨遷居松江時，與華亭陸居仁以及僑居松江的錢惟善互相唱和。錢惟善，字思復，是錢塘人。至正元年，省試《羅刹江賦》，當時考場考生有三千人，衹有錢惟善據枚乘《七發》考辨錢塘江爲曲江，由此得名，號曲江居士。官任副提舉。張士誠占據吴地，便不再出仕。陸居仁，字宅之，考中泰定三年鄉試，隱居教書，自號雲松野衲。兩人去世後，與楊維楨同葬於干山，人們稱爲三高士墓。

胡翰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幼聰穎異常兒。七歲時，道拾遺金，坐守待其人還之。長從蘭谿吴師道、浦江吴萊學古文，復登同邑許謙之門。同郡黄溍、柳貫以文章名天下，見翰文，稱之不容口。游元都，公卿交譽之。與武威余闕、宣城貢師泰尤善。或勸之仕，不應。既歸，遭天下大亂，避地南華山，著書自適。文章與宋濂、王禕相上下。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幼年時聰明穎悟，不同於一般兒童。七歲時，在路上拾到遺失的金錢，坐下守在那兒等待失主來尋找而還給他。長大後師從蘭谿吴師道、浦江吴萊學習古文，又登同邑人許謙之門問學。同郡黄溍、柳貫以文章名聞天下，見到胡翰的文章，贊不絶口。游學於元代都城，公卿們交相稱譽他。與武威余闕、宣城貢師泰交情尤其好。有人勸他出來作官，他不聽從。回家後，遭逢天下大亂，避亂於南華山，著書自樂。他的文章與宋濂、王禕不相上下。

太祖下金華，召見，命與許元等會食中書省。後侍臣復有薦翰者，召至金陵。時方籍金華民爲兵，翰從容

太祖攻下金華，召見他，命他與許元等會食於中書省。後來侍從之臣中又有人推薦胡翰，太祖召他到金陵。當時正登記金華民爲兵，胡翰委

進曰："金華人多業儒，鮮習兵，籍之，徒糜餉耳。"太祖即罷之。授衢州教授。洪武初，聘修《元史》，書成，受賚歸。愛北山泉石，卜築其下，徜徉十數年而終，年七十有五。所著有《春秋集義》，文曰《胡仲子集》，詩曰《長山先生集》。

婉進言道："金華人大都以儒學爲業，很少練習兵事，登記他們在兵籍，衹是白白浪費軍餉。"太祖便停止了此事。授職衢州府學教授。洪武初年，聘請他修纂《元史》，書完成，受賞賜而歸。愛北山的泉水幽石，卜居築屋於山下，安閑自得生活十餘年而死，年紀七十五歲。著作有《春秋集義》，文集爲《胡仲子集》，詩歌爲《長山先生集》。

蘇伯衡

蘇伯衡，字平仲，金華人，宋門下侍郎轍之裔也。父友龍，受業許謙之門，官蕭山令，行省都事。明師下浙東，坐長子仕閩，謫徙滁州。李善長奏官之，力辭歸。

伯衡警敏絶倫，博洽群籍，爲古文有聲。元末貢於鄉。太祖置禮賢館，伯衡與焉。歲丙午用爲國子學録，遷學正。被薦，召見，擢翰林編修。力辭，乞省覲歸。洪武十年，學士宋濂致仕，太祖問誰可代者，濂對曰："伯衡，臣鄉人，學博行修，文詞蔚贍有法。"太祖即徵之，入見，復以疾辭，賜衣鈔而還。二十一年聘主會試，事竣復辭還。尋爲處州教授，坐表箋誤，下吏死。二子恬、怡，救父，并被刑。

蘇伯衡，字平仲，金華人，宋代門下侍郎蘇轍的後裔。父親蘇友龍，在許謙門下學習，官任蕭山縣令，行省都事。明軍攻下浙東，因長子仕閩得罪，貶謫到滁州。李善長奏請任命他爲官，他堅决推辭後歸家。

蘇伯衡機敏絶倫，博覽群書，作古文頗有名聲。元代末年鄉獻貢士。太祖設置禮賢館，蘇伯衡參與其中。丙午年任用爲國子學録，升學正。被推薦，受到太祖召見，提升爲翰林編修。堅决推辭不接受，請求探親而回鄉。洪武十年，學士宋濂退休，太祖問誰可以繼任，宋濂回答道："蘇伯衡，是臣同鄉人，學識淵博修養好，文章詞采華美富贍有法度。"太祖立即徵召他，入京拜見，又因病辭歸，賞賜衣物錢鈔而還。洪武二十一年聘請主持會試，事情完畢又辭歸。不久任處州教授，因表箋錯誤得罪，交司法官審訊死去。兩個兒子蘇恬和蘇怡，因救父親，都受刑罰。

王冕

王冕，字元章，諸暨人。幼貧，父使牧牛，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暮乃返，亡其牛，父怒撻之，已而復然。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夜坐佛膝上，映長明燈讀書。會稽韓性聞而異之，録爲弟子，遂稱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屢應舉不中，棄去，北游燕都，客秘書卿泰不花家，擬以館職薦，力辭不就。既歸，每大言天下將亂，携妻孥隱九里山，樹梅千株，桃

王冕，字元章，諸暨人。幼時家貧，父親讓他放牛，偷着進入學堂，聽學生們念書，天晚纔回去，丢失了牛，父親憤怒地打了他，過後還是那樣。他的母親説："孩子如此痴迷，爲什麽不聽憑他去學。"王冕於是離家投靠寺院，夜晚坐到佛膝上，借着長明燈之光讀書。會稽韓性聽説後覺得奇異，便收爲弟子，於是號稱通儒。韓性去世，門人服事王冕像服事韓性一樣。多次參加鄉試而不中，棄之而去，往北游學燕都，客居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準備推薦他任館職，他堅决推辭不上任。回去後，常揚言天下將亂，携

杏半之，自號梅花屋主，善畫梅，求者踵至，以幅長短爲得米之差。嘗仿《周官》著書一卷，曰："持此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太祖下婺州，物色得之，置幕府，授諮議參軍，一夕病卒。

帶妻兒隱居於九里山，種梅千棵，桃杏五百棵，自號梅花屋主，擅長畫梅花，求畫的人接踵而至，視畫幅長短收取不同的酬米。曾仿效《周官》著書一卷，說："持此書遇到聖明君主，伊尹、呂尚的事業也不難成就。"太祖攻下婺州，訪求得到他，安置於幕府中，授職諮議參軍，在一個晚上病死。

郭奎　劉炳

同時郭奎、劉炳皆早參戎幕，以詩名。

同一時代有郭奎、劉炳都早入幕府，以詩聞名。

奎，字子章，巢縣人。從余闕學，治經，闕亟稱之。太祖爲吴國公，來歸，從事幕府。朱文正開大都督府於南昌，命奎參其軍事，文正得罪，奎坐誅。

郭奎，字子章，巢縣人。師從余闕，研治經學，余闕常稱贊他。太祖爲吴國公，他來歸附，供事於幕府。朱文正開大都督府於南昌，命郭奎參贊軍事，文正獲罪，郭奎連坐被殺。

炳，字彦昺，鄱陽人。至正中，從軍於浙。太祖起淮南，獻書言事，用爲中書典籤。洪武初，從事大都督府，出爲知縣。閱兩考，以病告歸，久之卒。

劉炳，字彦昺，鄱陽人。至正年間，從軍於浙。太祖起兵於淮南，他獻策言事，被任用爲中書典籤。洪武初年，供事於大都督府，出京任知縣。經歷兩次考課，因病告休歸家，很久以後去世。

戴良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通經、史百家暨醫、卜、釋、老之説。學古文於黄溍、柳貫、吴萊。貫卒，經紀其家。太祖初定金華，命與胡翰等十二人會食省中，日二人更番講經、史，陳治道。明年，用良爲學正，與宋濂、葉儀輩訓諸生。太祖既旋師，良忽棄官逸去。辛丑，元順帝用薦者言，授良江北行省儒學提舉。良見時事不可爲，避地吴中，依張士誠。久之，見士誠將敗，挈家泛海，抵登、萊，欲間行歸擴廓軍，道梗，寓昌樂數年。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通曉經、史百家以及醫、卜、釋、老的學説。向黄溍、柳貫、吴萊學習古文。柳貫去世後，戴良經營料理他的家業。太祖剛平定金華時，命他與胡翰等十二人會食於省中，每日二人輪流講解經、史，陳述治國之道。第二年，任用戴良爲學正，與宋濂、葉儀等人訓導諸生。太祖還師後，戴良忽然棄官逃走。辛丑年，元順帝采納推薦人的意見，任命戴良爲江北行省儒學提舉。戴良見社會時局不可爲，逃避到吴地，依附張士誠。過了很久，見張士誠將要失敗，帶着家人漂泊海上，到達登、萊，打算從小道投奔擴廓部隊，道路阻塞，寄居在昌樂好幾年。

洪武六年始南還，變姓名，隱四明山。太祖物色得之。十五年召至京師，試以文，命居會同館，日給大官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辭，忤旨。明年四月暴卒，蓋自裁也。元亡後，惟

洪武六年纔南歸，變名改姓，隱居於四明山。太祖訪求得到他。洪武十五年召至京城，考試他作文章，命居於會同館，每日供給大官膳食，準備委任他作官，他以老病爲由堅決推辭不受，違忤聖旨。次年四月突然死去，大概是自盡

良與王逢不忘故主，每形於歌詩，故卒不獲其死云。

良世居金華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

的。元朝滅亡後，惟有戴良與王逢不忘故主，常表現在歌詩中，因此最後不得善終。

戴良世代居住在金華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

王逢

逢，字原吉，江陰人。至正中，作《河清頌》，臺臣薦之，稱疾辭。張士誠據吴，其弟士德用逢策，北降於元以拒明。太祖滅士誠，欲辟用之，堅卧不起，隱上海之烏涇，歌咏自適。洪武十五年，以文學徵，有司敦迫上道。時子掖爲通事司令，以父年高，叩頭泣請，乃命吏部符止之。又六年卒，年七十，有《梧溪詩集》七卷。逢自稱席帽山人。

王逢，字原吉，江陰人。至正年間，作《河清頌》，御史臺大臣推薦他，他稱病推辭。張士誠占據吴地，他的弟弟張士德用王逢計策，向北投降於元朝以抗拒明。太祖消滅了張士誠，想徵召任用他，他堅持隱居不赴任，隱居於上海的烏涇，歌咏自樂。洪武十五年，以文學徵召他，主管官吏敦促催逼上路。當時他的兒子王掖爲通事司令，因爲父親年事已高，叩頭哭泣請予免除，於是下令吏部行符中止。又過了六年後去世，時年七十歲，著有《梧溪詩集》七卷。王逢自稱席帽山人。

丁鶴年

時又有丁鶴年者，回回人。曾祖阿老丁與弟烏馬兒皆巨商。元世祖征西域，軍乏餉，老丁杖策軍門，盡以貲獻。論功，賜田宅京師，奉朝請。烏馬兒累官甘肅行省左丞。父職馬禄丁，以世蔭爲武昌縣達魯花赤，有惠政，解官，留，葬其地。

當時又有一位叫丁鶴年的，是回回族人。曾祖父阿老丁與他的弟弟烏馬兒都是大商人。元世祖征討西域，軍隊缺少糧餉，阿老丁扶杖來到軍門，將全部家資獻給軍隊。論功行賞，賜給他田地和宅第於京城，爲奉朝請。烏馬兒積功升官至甘肅行省左丞。父親職馬禄丁，以世代封蔭任武昌縣達魯花赤，有仁惠政績，解除官職後留下，死後就埋葬在那裏。

至正壬辰，武昌被兵，鶴年年十八，奉母走鎮江。母歿，鹽酪不入口者五年。避地四明。方國珍據浙東，最忌色目人，鶴年轉徙逃匿，爲童子師，或寄僧舍，賣漿自給。及海内大定，牒請還武昌，而生母已道阻前死，瘞東村廢宅中，鶴年慟哭行求，母告以夢，乃嚙血沁骨，斂而葬焉。烏斯道爲作《丁孝子傳》。鶴年自以家世仕元，不忘故國，順帝北遁後，飲泣賦詩，情詞凄惻。晚學浮屠法，廬居父墓，以永樂中卒。

至正壬辰年，武昌遭受兵燹，丁鶴年十八歲，侍奉母親逃難到鎮江。母親死後，他五年之中鹽酪不曾入口。逃避到四明。方國珍占據浙東，最忌恨色目人，丁鶴年輾轉逃匿，作兒童的老師，有時寄居僧舍，賣漿自給。等到天下大定，發牒文請他回武昌，他的生母因道路阻塞已先去世，埋在東村一荒廢的宅院中，丁鶴年慟哭着四處尋找，母親托夢告訴他地址，丁鶴年咬破自己以血沁潤尸骨，入殮後葬在那裏。烏斯道爲他作了《丁孝子傳》。丁鶴年因自己家世代在元朝作官，不忘故國，元順帝向北逃遁後，垂淚賦詩，情詞凄愴悲惻。晚年學佛法，築廬居住在父親墓旁，於永樂年間去世。

鶴年好學洽聞，精詩律，楚昭、

丁鶴年好學多聞，精通詩律，楚昭、莊二

莊二王咸禮敬之。正統中，憲王刻其遺文行世。

王都很禮待敬重他。正統年間，憲王刻印他的遺文通行於世。

危素

危素，字太樸，金谿人，唐撫州刺史全諷之後。少通《五經》，游吴澄、范梈門。至正元年，用大臣薦授經筵檢討。修宋、遼、金三史及注《爾雅》成，賜金及宫人，不受。由國子助教遷翰林編修。纂后妃等傳，事逸無據，素買餳餅饋宦寺，叩之得實，乃筆諸書，卒爲全史。遷太常博士、兵部員外郎、監察御史、工部侍郎，轉大司農丞、禮部尚書。

危素，字太樸，是金谿人，唐代撫州刺史危全諷的後裔。少年時精通《五經》，游學於吴澄、范梈門下。至正元年，由於大臣推薦任用爲經筵檢討。編纂宋、遼、金三史并完成《爾雅》注釋，賞賜金銀以及宫女給他，他不接受。由國子助教升遷爲翰林編修。編纂后妃等傳，事迹亡佚無所憑據，危素買來糖餅饋贈給宦官，叩問得到實情，就記載到書中，終於編撰成完整的史書。後遷任太常博士、兵部員外郎、監察御史、工部侍郎，轉任大司農丞、禮部尚書。

時亂將亟，素每抗論得失。十八年，參中書省事，請專任平章定住總西方兵，毋迎帝師誤軍事，用普顔不花爲參政，經略江南，立兵農宣撫使司以安畿内，任賢守令以撫流竄之民。且曰："今日之事，宜卧薪嘗膽，力圖中興。"尋進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二十年，拜參知政事，俄除翰林學士承旨，出爲嶺北行省左丞。言事不報，棄官居房山。

當時動亂將愈益危急，危素常常直陳論説時政得失。至正十八年，參與中書省事務，建議專任平章定住總領西部之兵，不要迎接皇帝所率部隊以貽誤軍事，建議用普顔不花爲參政，經營江南，設立兵農宣撫使司以安定畿内，任用有德才的地方官以安撫流竄之民。并且説："今日之事，應當卧薪嘗膽，力圖中興。"不久進用爲御史臺治書侍御史。至正二十年，授任參知政事，旋即授官翰林學士承旨，出京任嶺北行省左丞。上書言事，皇帝不答覆，於是棄官居住於房山。

素爲人侃直，數有建白，敢任事。上都宫殿火，敕重建大安、睿思二閣，素諫止之。請親祀南郊，築北郊，以斥合祭之失。因進講陳民間疾苦，詔爲發錢粟振河南、永平民。淮南兵亂，素往廉問，假便宜發楮幣，振維揚、京口饑。

危素爲人剛毅正直，屢有建言，敢於承擔大事。上都宫殿失火，敕令重建大安、睿思二閣，危素進諫阻止了此事。請皇帝親自祭祀南郊，築壇北郊，以駁斥南北郊合祭的悖禮做法。因進言陳説民間疾苦，皇帝下詔發放錢糧賑濟河南、永平之民。淮南兵亂，危素前往察問，乘便發放楮幣，賑濟維揚、京口饑荒。

居房山者四年。明師將抵燕，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起爲承旨如故。素甫至而師入，乃趨所居報恩寺，入井。寺僧大梓力挽起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素遂止。兵迫史庫，往告鎮撫吴勉輩出之，《元實録》得無失。

在房山住了四年。明軍將到燕，淮王帖木兒不花代理國政，起用他爲翰林學士承旨如前。危素剛到任明軍就攻入，他便跑回所居的報恩寺，跳入井中。寺僧大梓奮力拉起他説："國朝歷史非您没有人知。假若您死了，國史也就死了。"危素方纔停止。軍隊逼近史庫，他前去告知鎮撫吴勉等使軍隊退出，《元實録》因而得以保全。

洪武二年，授翰林侍講學士，數

洪武二年，授任翰林侍講學士，皇帝多次以

訪以元興亡之故，且詔撰《皇陵碑》文，皆稱旨。頃之，坐失朝，被劾罷。居一歲，復故官，兼弘文館學士，賜小車，免朝謁。嘗偕諸學士賜宴，屢遣內官勸之酒，御製詩一章，以示恩寵，命各以詩進，素詩最後成，帝獨覽而善之曰："素老成，有先憂之意。"時素已七十餘矣。御史王著等論素亡國之臣，不宜列侍從，詔謫居和州，守余闕廟，歲餘卒。

元朝興亡的原因詢問他，并詔令他撰寫《皇陵碑》文，都能符合御旨。不多久，因失朝被彈劾罷免。閑居一年，官復原職，兼任弘文館學士，賜給他小車，免去朝謁。曾經偕同諸學士參加賜宴，多次讓內官給他勸酒，皇帝作詩一首，以示恩寵，命各人以詩進獻，危素的詩最後作成，皇帝惟獨看了他的詩稱贊道："危素年高有德，有先憂後樂之意。"其時危素已經七十多歲了。御史王著等彈劾危素爲亡國之臣，不應當列爲侍從，皇帝下詔貶謫他到和州，守護余闕廟，一年多後去世。

先是，至元間，西僧嗣古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夏人楊輦真珈爲江南總攝，悉掘徽宗以下諸陵，攫取金寶，裒帝后遺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其上，名曰鎮南，以示厭勝，又截理宗顱骨爲飲器。真珈敗，其資皆籍於官，顱骨亦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素在翰林時，宴見，備言始末。帝嘆息良久，命北平守將購得顱骨於西僧汝納所，諭有司厝於高坐寺西北。其明年，紹興以永穆陵圖來獻，遂敕葬故陵，實自素發之云。

此前，至元年間，西方僧人嗣古妙高想要火燒宋會稽諸皇陵。夏人楊輦真珈爲江南總攝，盡掘徽宗以下各皇陵，攫取其中的金銀財寶，收集皇帝皇后的遺骨，埋葬於杭州的故宮，在上面建佛塔，名叫鎮南，以示壓服，又截取理宗顱骨作飲器。真珈失敗，其資産全部没收入官，顱骨也收入宣政院，被賜予所謂皇帝老師的人。危素在翰林時，於宴會上見過，因而詳細說其始末。皇帝嘆息了很長時間，命北平守將於西方僧人汝納處購得顱骨，告諭有關部門放置於高坐寺西北。第二年，紹興獻來永穆陵圖，於是敕葬顱骨於舊陵墓。此事危素實發其端。

張以寧　*石光霽*

張以寧，字志道，古田人。父一清，元福建、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以寧年八歲，或訟其伯父於縣繫獄，以寧詣縣伸理，尹異之，命賦《琴堂詩》，立就，伯父得釋，以寧用是知名。泰定中，以《春秋》舉進士，由黃巖判官進六合尹，坐事免官，滯留江、淮者十年。順帝徵爲國子助教，累至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在朝宿儒虞集、歐陽玄、揭傒斯、黃溍之屬相繼物故，以寧有俊才，博學强記，擅名於時，人呼小張學士。

張以寧，字志道，是古田人。父親張一清，是元朝福建、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張以寧八歲時，有人狀告其伯父而被關進縣監獄，張以寧往縣衙講理，縣尹非常驚異，命他賦《琴堂詩》，片刻即成，伯父得以獲釋，張以寧由此知名。泰定年間，以《春秋》考中進士科，由黃巖判官升爲六合尹，因事得罪免官，在江、淮一帶滯留了十年。順帝徵召爲國子助教，歷官至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在朝修養很高的儒士虞集、歐陽玄、揭傒斯、黃溍等人相繼去世，張以寧才智卓越，博學强記，聲名獨盛一時，人稱小張學士。

明師取元都，與危素等皆赴京，奏對稱旨，復授侍講學士，特被寵遇。帝嘗登鍾山，以寧與朱升、秦裕

明軍占領元都城，張以寧與危素等都赴京，奏對符合御旨，又授官侍講學士，尤其受恩寵優待。皇帝曾經登鍾山，張以寧與朱升、秦裕伯等

伯等扈從擁翠亭，給筆札賦詩。

洪武二年秋，奉使安南，封其主陳日煃爲國王，御製詩一章遣之。甫抵境，而日煃卒，國人乞以印詔授其世子，以寧不聽，留居洱江上，諭世子告哀於朝，且請襲爵。既得命，俟後使者林唐臣至，然後入境將事。事竣，教世子服三年喪，令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天子聞而嘉之，賜璽書，比諸陸賈、馬援，再賜御製詩八章。及還，道卒，詔有司歸其柩，所在致祭。

以寧爲人潔清，不營財産，奉使往還，襆被外無他物。本以《春秋》致高第，故所學尤專《春秋》，多所自得，撰《胡傳辨疑》最辨博，惟《春王正月考》未就，寓安南逾半歲，始卒業。元故官來京者，素及以寧名尤重。素長於史，以寧長於經。素宋、元史稿俱失傳，而以寧《春秋》學遂行。

門人石光霽，字仲濂，泰州人。讀書五行俱下。洪武十三年以明經舉，授國子學正，進博士，作《春秋鉤玄》，能傳以寧之學。

秦裕伯

裕伯，字景容，大名人。仕元，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遭世亂，棄官，客揚州。久之，復避地上海。居母喪盡禮。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吴元年，太祖命中書省檄起之。裕伯對使者曰："食元禄二十餘年而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徵，稱病不出。帝乃手書諭之曰："海濱民好鬥，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涕泗横流，不得已，偕使者入朝。授侍讀學士，固辭，不

侍從於擁翠亭，供給紙筆讓他們賦詩。

洪武二年秋天，張以寧奉命出使安南，封其國主陳日煃爲國王，皇帝作詩一首送他。剛到達安南邊境，陳日煃就去世了，國人請求將印信詔書授予他的世子，張以寧不聽從，留下來住在洱江畔，曉諭世子向朝廷報喪，并請求承襲爵位。已得朝命，等待後面的使者林唐臣到來，然後入境奉命行事。事畢，教世子服三年喪，令他的國人效法中國行頓首稽首之禮。天子知道後很贊許，賜予詔書，把他比作陸賈、馬援，又賜皇帝所作詩八章。回來時於途中死去，詔命主管官員運回他的靈柩，所到之地致以祭祀。

張以寧爲人廉潔清白，不經營財産，奉命出使，來回除鋪蓋卷之外，别無他物。張以寧原以《春秋》考中進士，因此所學尤其專於《春秋》，多有心得，所撰《胡傳辨疑》最爲明辯廣博，惟有《春王正月考》未寫成，寄居在安南半年，方纔完成。前元朝官員來到京城的，以危素及張以寧尤其負盛名。危素長於史學，張以寧長於經學。危素的宋、元史稿都失傳了，但張以寧的《春秋》學則得以行世。

門人石光霽，字仲濂，是泰州人。讀書一目五行。洪武十三年考中明經科，授官國子學正，升爲博士，著有《春秋鉤玄》，能够傳承張以寧的學説。

秦裕伯，字景容，大名人。在元朝爲官，積功升官到福建行省郎中。遭逢天下大亂，棄官而去，客居揚州。過了很久，又逃避到上海。母親去世，服喪盡禮。張士誠占據姑蘇，派人去招請他，他拒絶不接納。吴元年，太祖命中書省傳檄舉用他。秦裕伯對使者説："在元朝食禄二十多年而背叛它，是不忠。爲母服喪没有結束，忘哀出仕，是不孝。"於是上書中書省堅决推辭。洪武元年再次徵召，他稱病不出。皇帝便寫了封親筆信曉諭他説："海濱之民喜好争鬥，秦裕伯是有智謀的人，却居住在這裏，堅决守志不起來作官，恐怕會後悔。"秦裕伯拜受皇帝的手書，涕淚横流，没有辦法，衹好隨同使者一起入朝。授

允。與張以寧等扈從，登鍾山擁翠亭，給筆札賦詩，甚見寵待。二年，改待制，旋爲治書侍御史。三年，始詔設科取士，以裕伯與御史中丞劉基爲京畿主考官。裕伯博辨善論説，占奏悉當帝意，帝數稱之。出知隴州，卒於官。

官侍讀學士，堅决推辭，没有被准許。與張以寧等隨從皇帝，登上鍾山擁翠亭，供給紙筆讓他們賦詩，頗受恩寵優待。洪武二年，改爲待制，旋即任治書侍御史。三年，開始下詔設科取士，以秦裕伯與御史中丞劉基爲京畿主考官。秦裕伯博學擅分析長於論説，口占奏對總能符合皇帝的旨意，皇帝多次稱贊他。出京知隴州，在任上去世。

趙壎

趙壎，字伯友，新喻人，好學，工屬文。元至正中舉於鄉，爲上猶教諭。

趙壎，字伯友，新喻人，喜好學習，擅長寫文章。元至正年間鄉試考中舉人，任上猶教諭。

洪武二年，太祖詔修《元史》，命左丞相李善長爲監修官，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爲總裁官，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宋僖、陶凱、陳基、曾魯、高啓、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錡、傅著、謝徽爲纂修官，而壎與焉。以是年二月，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用資參考。至八月成，諸儒并賜賚遣歸。而順帝一朝史猶未備，乃命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采遺事。明年二月還朝，重開史局，仍以宋濂、王禕爲總裁，徵四方文學士朱右、貝瓊、朱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李汶、張宣、張簡、杜寅、殷弼、俞寅及壎爲纂修官。先後纂修三十人，兩局并與者，壎一人而已。閲六月，書成，諸儒多授官，惟壎及朱右、朱廉不受歸。

洪武二年，太祖詔命編纂《元史》，任命左丞相李善長爲監修官，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爲總裁官，徵召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胡翰、宋僖、陶凱、陳基、曾魯、高啓、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錡、傅著、謝徽爲纂修官，而趙壎也參與了此事。在這年二月開設史局於天界寺，取來元朝《經世大典》等書，用作參考。到八月書成，諸儒都受到賞賜，然後就讓他們回去了。但是順帝一朝的歷史尚未完備，便派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搜集遺事。次年二月還朝，重開史局，仍以宋濂、王禕爲總裁官，徵召四方長於文學者朱右、貝瓊、朱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李汶、張宣、張簡、杜寅、殷弼、俞寅及趙壎爲纂修官。前後纂修官三十人，兩局都參與的，惟有趙壎一人。經過六個月，書著成，諸儒大多任命了官職，衹有趙壎以及朱右、朱廉不接受任命而回去。

尋召修日曆，授翰林編修。高麗遣使朝貢，賜宴，樂作，使者以國喪辭。壎進曰："小國之喪，不廢大國之禮。"太祖甚悦，命與宋濂同職史館，濂兄事之。嘗奉詔撰《甘露頌》，太祖稱善。出爲靖江王府長史，卒。

不久，召他修訂日曆，授官翰林編修。高麗派遣使者來朝貢，皇帝賜宴招待，開始奏樂時，使者以高麗國喪爲由推辭。趙壎上前説："小國之喪，不能廢止大國之禮。"太祖很高興，命他與宋濂同任職於史館，宋濂以對待兄長的禮節對待他。曾經奉詔撰寫《甘露頌》，太祖稱贊寫得好。出任靖江王府的長史時去世。

始與壎同纂修者汪克寬、陶凱、

當初與趙壎同爲纂修官的汪克寬、陶凱、曾

曾魯、高啓、趙汸、貝瓊、高遜志并有傳，今自宋僖以下可考者，附著於篇。

魯、高啓、趙汸、貝瓊、高遜志都有傳，現自宋僖以下其事可考的，附著於本篇。

宋僖

宋僖，字無逸，餘姚人。元繁昌教諭，遭亂歸。史事竣，命典福建鄉試。

宋僖，字無逸，餘姚人。元代繁昌教諭，遭受兵亂離職回家。修史事畢，派他主持福建鄉試。

陳基　張文海

陳基，字敬初，臨海人。少與兄聚受業於義烏黄溍，從溍游京師，授經筵檢討。嘗爲人草諫章，力陳順帝并后之失，順帝欲罪之，引避歸里。已，奉母入吴，參太尉張士誠軍事。士誠稱王，基獨諫止，欲殺之，不果。吴平，召修《元史》，賜金而還。洪武三年冬卒。初，士誠與太祖相持，基在其幕府，書檄多指斥，及吴亡，吴臣多見誅，基獨免。世所傳《夷白集》，其指斥之文猶備列云。

陳基，字敬初，是臨海人。少年時與兄長陳聚在義烏黄溍門下學習。跟從黄溍游學京城，授官經筵檢討。曾經爲他人起草進諫的奏章，竭力陳説順帝和皇后的失誤，順帝要加罪於他，他迴避返歸鄉里。隨後侍奉母親到吴，參預太尉張士誠軍事。張士誠稱王，惟獨陳基規諫阻止，張士誠想殺掉他，但未實行。吴平定後，召他編纂《元史》，賜金而還。洪武三年冬天去世。當初，張士誠與太祖相持不下，陳基在他的幕府，所作文書多斥責太祖，到吴滅亡後，吴舊臣多被殺戮，惟獨陳基幸免。世間流傳的《夷白集》，那些斥責的文章仍然全部列於集中。

張文海，鄞人，與同里傅恕并入史館。

張文海，是鄞人，與同鄉傅恕一起進入史館。

徐尊生

徐尊生，字大年，淳安人。《元史》成，受賜歸，復同修日曆。後以宋濂薦授翰林應奉，文字草制，悉稱旨。尋以老疾辭還。

徐尊生，字大年，是淳安人。《元史》完成，受賞賜回家，又與趙壎同修日曆。其後因宋濂推薦授官翰林應奉，起草的公文詔制，都能符合皇帝的旨意。不久以老病辭官歸家。

傅恕

傅恕，字如心，鄞人。學通經史，與同郡烏斯道、鄭真皆有文名。洪武二年，詣闕陳治道十二策，曰：正朝廷、重守令、馭外蕃、增禄秩、均民田、更法役、黜異端、易服制、興學校、慎選舉、罷榷鹽、停榷茶。太祖嘉納之，遂命修《元史》。事竣，授博野知縣，後坐累死。

傅恕，字如心，是鄞人。學業精通經史，與同郡烏斯道、鄭真都有文名。洪武二年，前往朝廷陳述治理天下之道的十二策，叫作：正朝廷、重守令、馭外番、增禄秩、均民田、更法役、黜異端、易服制、興學校、慎選舉、罷榷鹽、停榷茶。太祖嘉許采納了他的建議，就命他參與修纂《元史》。書修纂完後，授官博野知縣，後來受牽連獲罪而死。

烏斯道

斯道，字繼善，慈谿人，與兄本良俱有學行。洪武中，斯道被薦授石

烏斯道，字繼善，是慈谿人，與其兄烏本良都有學問品行。洪武年間，烏斯道被人推薦授官

龍知縣，調永新，坐事謫役定遠，放還，卒。斯道工古文，兼精書法。子緝，亦善詩文。洪武四年舉鄉試第一，授臨淮教諭。入見，賜之宴，賦詩稱旨，除廣信教授，自號榮陽外史。

石龍知縣，調任永新，因事獲罪貶謫到定遠服役，釋放回家，死去。烏斯道擅長古文，同時精通書法。兒子烏緝，詩文也作得好。洪武四年鄉試中舉第一名，授官臨淮教諭。入朝拜見皇帝，賜他宴飲，所賦詩符合皇帝旨意，授官廣信教授，自號榮陽外史。

傅著

傅著，字則明，長洲人。史成，歸爲常熟教諭。魏觀行鄉飲酒禮，長洲教諭周敏侍其父南老，著侍其父玉，皆降而北面立，觀禮者以爲盛事焉。歷官知府，卒。

傅著，字則明，長洲人。《元史》修成，回家任常熟教諭。魏觀舉行鄉飲酒禮，長洲教諭周敏陪從他的父親周南老，傅著陪從他的父親傅玉，都下堂面朝北站立，觀禮的人認爲是一時盛事。歷任知府，去世。

謝徽

謝徽，字元懿，長洲人。史成，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尋擢吏部郎中，力辭不拜，歸。復起國子助教，卒。徽博學工詩文，與同邑高啓齊名。弟恭，字元功，亦能詩。

謝徽，字元懿，長洲人。《元史》修成，授官翰林國史院編修。不久提升爲吏部郎中，他竭力推辭不肯拜受，返回家鄉。再次起用爲國子助教，去世。謝徽博學擅長詩文，與同邑的高啓齊名。他的弟弟謝恭，字元功，也能作詩。

朱右

朱右，字伯賢，臨海人。史成，辭歸。已，徵修日曆、寶訓，授翰林編修。遷晋府右長史。九年卒官。

朱右，字伯賢，臨海人。元史修成，辭朝回鄉。不久，又徵召他修日曆、寶訓，授官翰林編修。升遷任晋府右長史。洪武九年死於官任。

朱廉

朱廉，字伯清，義烏人。幼力學，從黄溍學古文。知府王宗顯辟教郡學。李文忠鎮嚴州，延爲釣臺書院山長。洪武初，《元史》成，不受官歸。尋徵修日曆，除翰林編修。八年，扈駕中都，進詩十章，太祖稱善，爲和六章賜之。已而授楚王經，遷楚府右長史。久之，辭疾歸。廉好程、朱之學，嘗取《朱子語類》，摘其精義，名曰《理學纂言》。

朱廉，字伯清，義烏人。幼年努力學習，師從黄溍學古文。知府王宗顯徵召他教郡學。李文忠鎮守嚴州，延請他作釣臺書院山長。洪武初年，《元史》修成，不接受官職回家鄉。不久徵召修訂日曆，授官翰林編修。洪武八年，隨從皇帝到中都，獻詩十章，太祖稱好，爲此和詩六章賜給他。不久教楚王讀經，升遷任楚府右長史。過了很久，因病辭官歸家。朱廉喜好程、朱之學，曾取《朱子語類》，摘録其精華要義，題名叫《理學纂言》。

王彝

王彝，字常宗，其先蜀人，父爲崑山教授，遂卜居嘉定。少孤貧，讀書天台山中，師事王貞文，得蘭谿金履祥之傳，學有端緒。嘗著論力詆楊維楨，目爲文妖。《元史》成，賜

王彝，字常宗，他的先輩是蜀人，父親任崑山教授，於是卜擇居住嘉定。少年時孤苦貧困，讀書於天台山中，師從王貞文，得到蘭谿金履祥的真傳，學有本原。曾作論文竭力詆毁楊維楨，視他爲文妖。《元史》修成，受賜銀幣回鄉。

銀幣還。又以薦入翰林，母老乞歸。坐知府魏觀事，與高啓俱被殺。

又因人推薦入翰林院，以母親年邁請求回去。因知府魏觀事獲罪，與高啓一起被殺。

張孟兼

張孟兼，浦江人，名丁，以字行。史成，授國子學録，歷禮部主事、太常司丞。劉基嘗爲太祖言："今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其次即臣基，又次即孟兼。"太祖頷之。孟兼性傲，嘗坐累謫輸作。已，復官，太祖顧孟兼謂濂曰："卿門人邪？"濂對："非門人，乃邑子也。其爲文有才，臣劉基嘗稱之。"太祖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乃可耳。"未幾，用爲山西僉事。廉勁疾惡，糾擿奸猾，令相牽引，每事輒株連數十人。吏民聞張僉事行部，凜然墮膽。聲聞於朝，擢山東副使。布政使吴印者，僧也，太祖驟貴之，寵眷甚，孟兼易之。印謁孟兼，由中門入，孟兼杖守門卒。已，又以他事與相拄。太祖先入印言，逮笞孟兼。孟兼憤，捕爲印書奏者，欲論以罪。印復上書言狀，太祖大怒曰："竪儒與我抗邪！"械至闕下，命棄市。

張孟兼，浦江人，名丁，以字行於世。元史修成，授官國子學録，歷任禮部主事、太常司丞。劉基曾對太祖説："當今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其次就是臣劉基，再次就是孟兼。"太祖點頭贊同。張孟兼生性高傲，曾受牽連獲罪被罰作苦工。不久，官復原職，太祖看着張孟兼對宋濂説："他是卿的門人嗎？"宋濂答道："不是門人，是我的同邑人。他寫文章有才華，臣劉基曾稱贊他。"太祖仔細看着張孟兼説："你生得骨相薄，作官要慢慢來纔行。"没過多久，任用爲山西僉事。張孟兼爲官廉潔剛直，疾惡如仇，糾發奸猾之徒，命他們相互揭發，每件事動輒株連幾十人。官吏百姓聽説張僉事巡視轄地，都凜然喪膽。名聲傳到朝廷，提升任山東副使。布政使吴印，是位和尚，太祖驟然使之顯貴，恩寵眷顧有加，張孟兼却輕視他。吴印去拜謁張孟兼，由中門進去，張孟兼杖責了守門士兵。不久，又以别的事與之相抗。太祖先聽了吴印的話，逮捕張孟兼，以鞭笞抽打他。張孟兼很氣憤，逮捕替吴印寫奏章的人，想以罪論處。吴印又上書言其情形，太祖大怒説："竪儒要與我對抗嗎！"張孟兼被帶上枷鎖押到宫闕之下，命於街頭處死，陳尸示衆。

李汶

李汶，字宗茂，當塗人。博學多才，史成，除巴東知縣，移南和。晚年歸里，以經學訓後進。

李汶，字宗茂，當塗人。博學多才，修史完成，授巴東知縣，遷徙到南和。晚年還歸故里，以經學教後進生徒。

張宣

張宣，字藻重，江陰人。洪武初，以考禮徵。尋預修《元史》，太祖親書其名，召對殿廷，即日授翰林編修，呼爲小秀才。奉詔歸娶，年已三十矣。六年，坐事謫徙濠梁，道卒。

張宣，字藻重，是江陰人。洪武初年，徵召他考察禮。不久參預編纂《元史》，太祖親自寫下他的名字，在殿廷召對，當日授官翰林編修，稱爲小秀才。奉詔回家娶妻，已經三十歲了。洪武六年，因事獲罪貶謫到濠梁，死於途中。

張簡　杜寅

張簡，字仲簡，吴縣人。初師張

張簡，字仲簡，吴縣人。當初師從張雨爲道

雨爲道士，隱居鴻山。元季兵亂，以母老歸養，遂返儒服。洪武三年，薦修《元史》。當元季，浙東西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每歲必聯詩社，聘一二文章巨公主之，四方名士畢至，晏賞窮日夜，詩勝者輒有厚贈。臨川饒介爲元淮南行省參政，豪於詩，自號醉樵，嘗大集諸名士賦《醉樵歌》。簡詩第一，贈黄金一餅；高啓次之，得白金三斤；楊基又次之，猶贈一鎰。

杜寅，字彦正，吴縣人。史成，官岐寧衛知事。洪武八年，番賊既降復叛，寅與經歷熊鼎俱被害。

徐一夔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工文，與義烏王禕善。洪武二年八月詔纂修禮書，一夔及儒士梁寅、劉于、曾魯、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彝、蔡深、滕公琰并與焉。明年書成，將續修《元史》，禕方爲總裁官，以一夔薦。一夔遺書曰：

> 邇者縣令傳命，言朝廷以續修《元史》見徵，且云執事謂僕善敘事，薦之當路，私心竊怪執事何惓惓於不材多病之人也。僕素謂執事知我，今自審終不能副執事之望，何也？
>
> 近世論史者，莫過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璹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撰日曆。日曆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遺意。至於起居注之説，亦專以甲子起例，蓋紀事之法無逾此也。
>
> 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修，諸司必關白。如詔誥則三省必書，兵機邊務則樞司必報，百官

士，隱居於鴻山。元末兵亂，因母親年邁回家奉養，就重新穿上了儒者的衣服。洪武三年，被推薦編纂《元史》。當元末時，浙東西士大夫以寫詩文相互推崇，每年必結詩社，聘請一兩位文章巨擘爲主持，四方名士都到，宴飲相賞夜以繼日，詩優勝的總有豐厚的饋贈。臨川饒介爲元朝淮南行省參政，詩才特出，自號醉樵，曾大集衆名士賦《醉樵歌》。張簡詩第一，贈給黄金一餅；高啓第二，得到白銀三斤；楊基第三，也贈給他一鎰。

杜寅，字彦正，吴縣人。《元史》修成，任岐寧衛知事。洪武八年，番賊投降後又叛亂，杜寅與經歷熊鼎一起被害。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擅長爲文，與義烏王禕交好。洪武二年八月下詔纂修禮書，徐一夔及儒士梁寅、劉于、曾魯、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彝、蔡深、滕公琰都參與了此事。第二年書成，將要續修《元史》，王禕剛任總裁官，便推薦了徐一夔。徐一夔寫信給他説：

> 近來縣令傳達命令，説朝廷徵召我續修《元史》，還説您認爲我擅長叙事，推薦給掌權者，我心裏私下怪您爲何惓惓於我這個不才多病的人呢。我素來認爲您瞭解我，今自忖終究不能符合您的期望，爲什麽呢？
>
> 近世論史的，所重無過於日曆，日曆，是史的根柢。從唐長壽年間，史官姚璹奏請撰寫時政記，至元和年間，韋執誼又奏請撰寫日曆。日曆以事繫於日，以日繫於月，以月繫於季節，以季節繫於年，還有《春秋》遺下的深意。至於起居注之説，也專以甲子起例，大致記事的方法没有比這更好的了。
>
> 過去宋代極爲重視修史之事。修纂日曆，各有關部門一定通報。如詔書誥令則三省必定書寫，兵事邊務則樞司必須上報，百

之進退，刑賞之予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啓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無不隨日以録。猶患其出於吏牘，或有訛失。故歐陽修奏請宰相監修者，於歲終檢點修撰官日所録事，有失職者罰之。如此，則日曆不至訛失，他時會要之修取於此，實録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爲精確也。

元朝則不然，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遣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録而已。其於史事，固甚疏略。幸而天曆間虞集仿六典法，纂《經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備。

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録，又有此書可以參稽，而一時纂修諸公，如胡仲申、陶中立、趙伯友、趙子常、徐大年輩皆有史才史學，廑而成書。至若順帝三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録可據，又無參稽之書，惟憑采訪以足成之，竊恐事未必核也，言未必馴也，首尾未必穿貫也。而向之數公，或受官，或還山，復各散去。乃欲以不材多病如僕者承之於後，僕雖欲仰副執事之望，易以哉！謹奉狀左右，乞賜矜察。

一夔遂不至。

未幾，用薦署杭州教授。召修《大明日曆》，書成，將授翰林院官，以足疾辭，賜文綺遣還。

官的升降，刑賞的予奪，臺諫的論次評定，給舍的上繳批駁，御前講習的論答，臣僚的輪次奏對，侍從的當值奏事，朝廷内外官員的封事和匭匣奏書，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是有關政體的，無不隨日記録。還擔心這些材料出於官吏文牘，或有錯訛失誤。所以歐陽修奏請宰相監督修纂的，於歲末檢查修撰官每日所記録的事，有失職的予以處罰。像這樣，則日曆不至於錯訛失誤，他日會要的修纂取材於此，實録修纂取材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材於此，這就是宋史之所以精確的緣故。

元朝則不是這樣，不設置日曆，不設置起居注，衹有中書省設置時政科，派一名文學掾掌管，把事實交付史館。到一位皇帝駕崩，則國史院根據所交付的材料編修實録而已。對於歷史事實，本來就很粗疏簡略。幸虧天曆年間虞集仿效六典法，纂成《經世大典》，一代的典章文物粗略具備。

因此前局的歷史書，既有十三朝實録，又有此書可以參考，而一時纂修的各位，如胡仲申、陶中立、趙伯友、趙子常、徐大年等都有史才史學，纔得以成書。至於順帝三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録可據，又無參考之書，僅憑采訪來補足完成，我私下擔心事未必確實，言未必順適，首尾未必能通貫。而以前的各位，有的受官，有的還山，又各自散去。却想用像我這樣不才多病的人來繼續承擔此事，我雖想仰副您的厚望，但能憑藉什麽呢！謹把情况奉告給您，請賜矜憫體察。

徐一夔於是没有到任。

不久，因人推薦代理杭州教授。召令修纂《大明日曆》，書纂成，將授翰林院官，以脚有病辭謝，賞賜給他華美的絲織品遣歸。

趙撝謙

趙撝謙，名古則，更名謙，餘姚人。幼孤貧，寄食山寺，與朱右、謝肅、徐一夔輩定文字交。天台鄭四表善《易》，則從之受《易》。定海樂良、鄞鄭真明《春秋》，山陰趙俶長於説《詩》，迮雨善樂府，廣陵張昱工歌詩，無爲吴志淳、華亭朱芾工草書篆隸，撝謙悉與爲友。博究《六經》、百氏之學，尤精六書，作《六書本義》，復作《聲音文字通》，時目爲考古先生。

洪武十二年，命詞臣修《正韻》，撝謙年二十有八，應聘入京師，授中都國子監典簿。久之，以薦召爲瓊山縣學教諭。二十八年，卒於番禺。

其後，門人柴欽，字廣敬，以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進言其師所撰《聲音文字通》當采録，遂奉命馳傳，即其家取之。

趙撝謙，原名古則，改名謙，是餘姚人。幼年孤貧，寄食於山寺，與朱右、謝肅、徐一夔等定下文字之交。天台鄭四表研治《易》學精深，就師從他學《易》。定海樂良、鄞鄭真明瞭《春秋》，山陰趙俶擅長於説《詩》，迮雨善研治樂府，廣陵張昱工於歌詩，無爲吴志淳、華亭朱芾工於草書篆隸，趙撝謙都與他們結成好友。廣博研究《六經》、百家之學，尤其精於六書，作《六書本義》，又作《聲音文字通》，時人視爲考古先生。

洪武十二年，命令詞臣修纂《正韻》，趙撝謙年二十八歲，應聘入京城，授官中都國子監典簿。後來，因人推薦召爲瓊山縣學教諭。洪武二十八年，在番禺去世。

此後，他的門人柴欽，字廣敬，以庶吉士參與修纂《永樂大典》，進言稱他的老師所撰《聲音文字通》應當采録，便奉命駕驛站車馬急行，到他的家中取來。

樂良

樂良，字季本。迮雨，字士霖。趙俶，字本初。洪武中，官國子監博士。以年老乞歸，加翰林待制。

樂良，字季本。迮雨，字士霖。趙俶，字本初。洪武年間，任職國子監博士。以年老請求退休，加官翰林待制。

張昱

張昱，字光弼，廬陵人。仕元，爲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行樞密院判官。留居西湖壽安坊，貧無以葺廬，酒間爲瞿佑誦所作詩，笑曰："我死埋骨湖上，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太祖徵至京，憫其老，曰"可閒矣"，厚賜遣還，乃自號可閒老人。年八十三卒。

張昱，字光弼，廬陵人。在元朝作官，任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行樞密院判官。留居西湖壽安坊，貧窮無法修葺房屋，飲酒時爲瞿佑朗誦自己所作詩，笑道："我死後埋骨湖畔，題於墓碑'詩人張員外墓'就足够了。"太祖徵召到京城，憐憫他年老，説"可以休閑了"，豐厚賞賜遣送還鄉，於是自號可閒老人。年八十三歲去世。

吴志淳　朱芾

吴志淳，字主一，元末知靖安、都昌二縣。奏除待制翰林，爲權倖所阻，避兵於鄞。

朱芾，字孟辨，洪武初，官編修，改中書舍人。

吴志淳，字主一，元末知靖安、都昌二縣。上奏授官待制翰林，被當權的佞幸之臣所阻撓，躲避兵亂於鄞。

朱芾，字孟辨，洪武初年，官任編修，改任中書舍人。

陶宗儀

陶宗儀，字九成，黄巖人。父煜，元福建、江西行樞密院都事。宗儀少試有司，一不中即棄去，務古學，無所不窺。出游浙東西，師事張翥、李孝光、杜本。爲詩文，咸有程度，尤刻志字學，習舅氏趙雍篆法。浙帥泰不華、南臺御史丑驢舉爲行人，又辟爲教官，皆不就。張士誠據吴，署爲軍諮，亦不赴。

洪武四年，詔徵天下儒士，六年，命有司舉人才，皆及宗儀，引疾不赴。晚歲，有司聘爲教官，非其志也。二十九年，率諸生赴禮部試，讀《大誥》，賜鈔歸，久之卒。所著有《輟耕録》三十卷，又葺《説郛》、《書史會要》、《四書備遺》，并傳於世。

陶宗儀，字九成，是黄巖人。父親陶煜，是元朝福建、江西行樞密院都事。陶宗儀年少時參加主管部門的考試，一次未考中便棄之而去，鑽研古學，無所不窺覽。出游浙東、浙西，師事張翥、李孝光、杜本。所作詩文，都有標準法式，尤其鋭意鑽研字學，學習其舅趙雍的篆法。浙帥泰不華、南臺御史丑驢舉薦爲行人，又徵召任教官，他都没有赴任。張士誠占據吴地，任命爲軍諮，他也不赴任。

洪武四年，下詔徵召天下儒士，六年，命有關部門薦舉人才，都推及陶宗儀，他稱病不赴召。晚年，主管官吏聘請爲教官，并非他的本志。洪武二十九年，率領諸生赴禮部考試，讀《大誥》，賞賜錢鈔而歸，很久以後去世。所著有《輟耕録》三十卷，又編有《説郛》、《書史會要》、《四書備遺》，都流傳於世。

顧德輝

顧德輝，字仲瑛，崑山人。家世素封，輕財結客，豪宕自喜。年三十，始折節讀書，購古書、名畫、彝鼎、秘玩，築别業於茜涇西，曰玉山佳處，晨夕與客置酒賦詩其中。四方文學士河東張翥、會稽楊維楨、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士張雨、于彦、成琦、元璞輩，咸主其家。園池亭榭之盛，圖史之富暨餼館聲伎，并冠絶一時。而德輝才情妙麗，與諸名士亦略相當。

嘗舉茂才，授會稽教諭，辟行省屬官，皆不就。張士誠據吴，欲强以官，去隱於嘉興之合溪。尋以子元臣爲元水軍副都萬户，封德輝武略將軍、飛騎尉、錢塘縣男。母喪歸綽溪，士誠再辟之，遂斷髮廬墓，自號金粟道人。及吴平，父子并徙濠梁。洪武二年卒。士誠之據吴也，頗收召知名士，東南士避兵於吴者依焉。

顧德輝，字仲瑛，崑山人。家世不仕而富有資財，輕財結客，豪宕自喜。三十歲時，開始强自克制，改變素行讀書，購買古書、名畫、彝鼎、秘玩，建築别墅於茜涇之西，取名玉山佳處，早晚與客人在其中置酒賦詩。四方文學之士河東張翥、會稽楊維楨、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之士張雨、于彦、成琦、元璞等人，都是他家的常客。園池亭榭的盛多，圖書史籍的富有以及食宿聲伎娱樂，都冠絶一時。而顧德輝才情美妙富麗，與各位名士也大致相當。

曾經舉拔爲茂才，授官會稽教諭，徵召爲行省屬官，都没有上任。張士誠占據吴地，想要强授給官職，他避隱於嘉興的合溪。不久以其子顧元臣爲元朝水軍副都萬户，封顧德輝爲武略將軍、飛騎尉、錢塘縣男。母喪歸綽溪，張士誠再次徵召他，於是剪去頭髮結廬墓旁，自號金粟道人。到吴地平定後，父子一起遷居於濠梁。洪武二年去世。張士誠占領吴地時，廣爲招收知名人士，東南士人避兵亂於吴地的多前往依附他。

孫作

孫作，字大雅，江陰人。爲文醇正典雅，動有據依。嘗著書十二篇，號《東家子》，宋濂爲作《東家子傳》。元季，挈家避兵於吴，盡棄他物，獨載書兩簏。士誠廩禄之，旋以母病謝去，客松江，衆爲買田築室居焉。洪武六年，聘修《大明日曆》，授翰林編修，乞改太平府教授。召爲國子助教，尋分教中都，逾年還國學，擢授司業，歸卒於家。

孫作，字大雅，江陰人。作文醇正典雅，所作都有依據。曾著書十二篇，題名《東家子》，宋濂爲此作《東家子傳》。元末，孫作携帶全家避兵亂於吴，其他東西全都拋棄了，衹裝載了兩竹箱書籍。張士誠供給禄米給他，旋即以母病爲由辭謝而去，客居松江，衆人爲他買田築屋而居。洪武六年，聘他編修《大明日曆》，授官翰林編修，他請求改任太平府教授。召爲國子助教，不久分教中都，過了一年復還國學，升任國子司業，回鄉後去世於家中。

張憲

元末文人最盛，其以詞學知名者，又有張憲、周砥、高明、藍仁之屬。

元末文人最盛多，其中以詞學知名的，又有張憲、周砥、高明、藍仁等人。

張憲，字思廉，山陰人。學詩於楊維楨，最爲所許。負才不羈，嘗走京師，恣言天下事，衆駭其狂。還入富春山，混緇流以自放。一日，升高呼所親，語曰："禍至矣，亟去！"三日而寇至，死者五百家。後仕張士誠，爲樞密院都事。吴平，變姓名，寄食杭州報國寺以歿。

張憲，字思廉，山陰人。學詩於楊維楨，最爲楊維楨所嘉許。自負才能放蕩不羈，曾到京城，縱論天下大事，衆人都對他的狂言感到驚駭。回來後入富春山，混迹於僧徒中以自放。有一天，登高呼喚親近的人，説："禍來了，趕快離開！"三日後寇至，死難的有五百家。後來出仕張士誠處，任樞密院都事。吴地平定，更改姓名，寄食於杭州報國寺而死。

周砥

周砥，字履道，吴人，僑無錫。博學工文詞，與宜興馬治善，遭亂客治家，治爲具舟車，盡窮陽羨山溪之勝。其鄉多富人，與治善者咸置酒招砥。砥心厭之，一日貽書别治，夜半遁去，游會稽，歿於兵。治，字孝常，亦能詩。洪武時，爲内丘知縣，終建昌知府。

周砥，字履道，吴地人，寄居無錫。博學工於文詞，與宜興馬治爲好友，遭亂客居馬治家，馬治爲他具辦舟車，窮盡觀賞陽羨山溪的勝景。馬治之鄉多富人，與馬治關係好的都設酒席邀請周砥。周砥感到厭煩，一天，留信一封與馬治作别，半夜悄悄離去，游歷會稽，死於兵亂。馬治，字孝常，也能作詩。洪武年間，曾任内丘知縣，終官建昌知府。

高明

高明，字則誠，永嘉人。至正五年進士，授處州録事，辟行省掾。方國珍叛，省臣以明諳海濱事，擇以自從，與論事不合。及國珍就撫，欲留置幕下，即日解官，旅寓鄞之櫟社。太祖聞其名，召之，以老疾辭，還卒

高明，字則誠，永嘉人。至正五年進士，授官處州録事，徵召爲行省掾。方國珍叛，省臣因爲高明熟悉海濱事，選他跟從自己，與他論事，意見不合。等到方國珍接受招安，省臣仍想留他在幕下，他當日便解官而去，寄居於鄞地的櫟社。太祖聞其名，徵召他，他以老病辭謝，回去

於家。

藍仁

藍仁，字静之。弟智，字明之，崇安人。元時，清江杜本隱武夷，崇尚古學，仁兄弟俱往師之，授以四明任士林詩法，遂謝科舉，一意爲詩。後辟武夷書院山長，遷邵武尉，不赴。内附後，例徙濠梁，數月放歸，卒。智，洪武十年被薦，起家廣西僉事，著廉聲。

袁凱

袁凱，字景文，松江華亭人。元末爲府吏，博學有才辨，議論飆發，往往屈座人。洪武三年薦授御史。武臣恃功驕恣，得罪者漸衆，凱上言："諸將習兵事，恐未悉君臣禮。請於都督府延通經學古之士，令諸武臣赴都堂聽講，庶得保族全身之道。"帝敕臺省延名士直午門，爲諸將説書。後帝慮囚畢，命凱送皇太子覆訊，多所矜减。凱還報，帝問："朕與太子孰是?"凱頓首言："陛下法之正，東宫心之慈。"帝以凱老猾持兩端，惡之。凱懼，佯狂免，告歸，久之以壽終。

凱工詩，有盛名。性詼諧，自號海叟。背戴烏巾，倒騎黑牛，游行九峰間，好事者至繪爲圖。初，在楊維楨座，客出所賦《白燕詩》，凱微笑，别作一篇以獻。維楨大驚賞，遍示座客，人遂呼"袁白燕"云。

高啓

高啓，字季迪，長洲人。博學工詩。張士誠據吴，啓依外家，居吴淞江之青丘。洪武初，被薦，偕同縣謝徽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復命教授諸王。三年秋，帝御闕樓，啓、徽俱入對，擢啓户部右侍

後去世於家中。

藍仁，字静之。弟弟藍智，字明之，崇安人。元代時，清江杜本隱居武夷，崇尚古學，藍仁兄弟一起去師從他，教給他們四明任士林詩法，於是謝絶科舉考試，專心作詩。後徵召爲武夷書院山長，遷任邵武尉，没有赴任。内附以後，按例遷徙濠梁，數月後放還，去世。藍智，洪武十年被推薦，開始作官任廣西僉事，以清廉著稱。

袁凱，字景文，松江華亭人。元末時任府吏，博學有辯才，議論風生，常常使同座人屈服。洪武三年被推薦授官御史。武臣倚恃戰功驕傲放縱，因此獲罪的漸多，袁凱上言説："諸將熟習軍事，恐不懂君臣之禮。請於都督府延聘通經學古之士，令各位武臣赴都堂聽講，或許可得保族全身之道。"皇帝敕令臺省延請名士於午門，爲諸將説書。後來皇帝訊察記録囚犯的罪狀結束，命令袁凱送給皇太子再加訊察，多有憐恤减輕。袁凱還報，皇帝問："朕與太子誰對?"袁凱叩首道："陛下執法嚴正，太子心腸仁慈。"皇帝因爲袁凱的回答老練狡猾兩可，厭惡他。袁凱害怕，佯裝瘋癲而免罪，告請辭官歸家，很久以後終其天年。

袁凱工於詩，有盛名。生性詼諧，自號海叟。背戴烏巾，倒騎黑牛，悠游於九峰之間，喜好多事的人甚至以此繪爲圖畫。當初，在楊維楨家作客，有位客人拿出自己所賦《白燕詩》，袁凱微微一笑，另作了一篇獻上。楊維楨大爲驚賞，遍示在座的客人，人們於是稱他爲"袁白燕"。

高啓，字季迪，長洲人。博學工於詩。張士誠占領吴地，高啓去投靠舅家，居住於吴淞江的青丘。洪武初年，受人推薦，與同縣謝徽一起被徵召修纂《元史》，授官翰林院國史編修官，又命他教授諸王。洪武三年秋，皇帝御臨闕樓，高啓、謝徽都入宫奏對，提升高啓爲户部右侍郎，

郎，徽吏部郎中。啓自陳年少不敢當重任，徽亦固辭，乃見許。已，并賜白金放還。啓嘗賦詩，有所諷刺，帝嗛之未發也。及歸，居青丘，授書自給。知府魏觀爲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見，甚歡。觀以改修府治，獲譴。帝見啓所作上梁文，因發怒，腰斬於市，年三十有九。

楊基

明初，吴下多詩人，啓與楊基、張羽、徐賁稱四傑，以配唐王、楊、盧、駱云。

基，字孟載，其先蜀嘉州人，祖官吴中，生基，遂家焉。九歲背誦《六經》，及長，著書十萬餘言，名曰《論鑒》。遭亂，隱吴之赤山。張士誠辟爲丞相府記室，未幾辭去，客饒介所。明師下平江，基以饒氏客安置臨濠，旋徙河南。洪武二年放歸。尋起爲滎陽知縣，謫居鍾離。被薦爲江西行省幕官，以省臣得罪，落職。六年起官，奉使湖廣。召還，授兵部員外郎，遷山西副使。進按察使，被讒奪官，謫輸作，竟卒於工所。初，會稽楊維楨客吴中，以詩自豪。基於座上賦《鐵笛歌》，維楨驚喜，與俱東，語從游者曰："吾在吴，又得一鐵矣。若曹就之學，優於老鐵學也。"

張羽

張羽，字來儀，後以字行，本潯陽人。從父官江浙，兵阻不獲歸，與友徐賁約，卜居吴興。領鄉薦，爲安定書院山長，再徙於吴。洪武四年，徵至京師，應對不稱旨，放還。再徵授太常司丞。太祖重其文，十六年，自述滁陽王事，命羽撰廟碑。尋坐事竄嶺南，未半道，召還。羽自知不免，投龍江以死。羽文章精潔有法，尤長於詩，作畫師小米。

謝徽爲吏部郎中。高啓自言年紀輕不敢擔當重任，謝徽也堅決推辭，纔被允許免任。不久，都賞賜白銀放還。高啓曾作詩，有所諷刺，皇帝銜恨隱忍未發作。待到回去以後，居於青丘，教書自給。知府魏觀爲他將家搬遷到郡中，早晚請見，十分歡洽。魏觀因改修府治，獲罪。皇帝看到高啓所作的上梁文，因而發怒，將高啓腰斬於市，時年三十九歲。

明代初年，吴地多詩人，高啓與楊基、張羽、徐賁號稱四傑，以配唐朝的王、楊、盧、駱。

楊基，字孟載，他的祖上原爲蜀中嘉州人，祖父在吴中作官，生楊基，於是在此安家。九歲時能背誦《六經》，到年長後，著書十多萬字，名叫《論鑒》。遭逢天下戰亂，隱居於吴地的赤山。張士誠徵召爲丞相府記室，不久辭官離去，客居饒介家。明軍攻下平江，楊基因爲是饒氏的客人被安置於臨濠，旋即遷徙到河南。洪武二年放還。不久起用爲滎陽知縣，貶謫居於鍾離。被舉薦爲江西行省幕官，因省臣獲罪而免官。洪武六年，起用爲官，奉命出使湖廣。召還後，授官兵部員外郎，遷任山西副使。進升按察使，遭讒言削職，罰作苦工，最終死於工場。當初，會稽楊維楨客居吴中，以詩自豪。楊基在楊維楨座上賦《鐵笛歌》，楊維楨驚喜，與他一起東去，對從游者說："我在吴地，又得了一鐵。你們去向他學習，强於老鐵之學。"

張羽，字來儀，後來以字行世，本爲潯陽人。隨父親作官到江、浙，爲兵亂所阻不能回去，與友人徐賁相約，擇居於吴興。鄉試中舉，作安定書院山長，再次遷徙到吴地。洪武四年，徵召到京城，應對不符合皇帝旨意，遣放還鄉。再徵召授官太常司丞。太祖推重其文，洪武十六年，自述滁陽王之事，命張羽撰作廟碑。不久因事獲罪流放嶺南，途程尚未及一半，又召還。張羽自知不能幸免，自投龍江而死。張羽文章精潔有法度，尤其擅長作詩，作畫師法小米。

徐賁

徐賁，字幼文，其先蜀人，徙常州，再徙平江。工詩，善畫山水。張士誠辟爲屬，已謝去。吴平，謫徙臨濠。洪武七年被薦至京。九年春，奉使晉、冀，有所廉訪。暨還，檢其橐，惟紀行詩數首，太祖悦，授給事中。改御史，巡按廣東。又改刑部主事，遷廣西參議。以政績卓異，擢河南左布政使。大軍征洮、岷，道其境，坐犒勞不時，下獄瘐死。

徐賁，字幼文，他的祖上本爲蜀人，遷徙到常州，再徙居平江。工於詩，擅長畫山水。張士誠徵召爲屬官，不久辭謝而去。吴地平定，謫遷於臨濠。洪武七年被舉薦到京城。九年春，奉命出使晉、冀，有所察訪。到回來時，檢視其行囊，祇有幾首記行詩，太祖高興，授官給事中。改爲御史，巡按廣東。又改刑部主事，遷任廣西參議。因政績優異，提升河南左布政使。大軍出征洮、岷，路過其轄境，因犒勞不及時獲罪，被捕入獄，囚死於獄中。

王行

王行，字止仲，吴縣人。幼隨父依賣藥徐翁家，徐媪好聽稗官小説，行日記數本，爲媪誦之。媪喜，言於翁，授以《論語》，明日悉成誦。翁大異之，俾盡讀家所有書，遂淹貫經史百家言。未弱冠，謝去，授徒齊門，名士咸與交。富人沈萬三延之家塾，每文成，酬白金鎰計，行輒麾去曰："使富而可守，則然臍之慘不及矣。"洪武初，有司延爲學校師。已，謝去，隱於石湖。其二子役於京，行往視之，凉國公藍玉館於家，數薦之太祖，得召見。後玉誅，行父子亦坐死。

王行，字止仲，吴縣人。幼年時隨父親依靠賣藥的徐姓老翁家爲生，徐家老婦喜聽稗官小説，王行每天記幾本，朗讀給她聽。老婦高興，告訴老翁，授給他《論語》，第二天都能成誦。老翁大爲驚異，讓他盡讀家中所有的書，於是博貫經史百家之言。不到二十歲，辭謝而去，教授生徒於齊門，名士都與他交游。富人沈萬三延請他到家中教授子弟，每當文章寫成，便用白銀相酬以鎰數計算，王行總是揮去不受，説："假使富而可以保守，就不會有董卓燃臍的慘禍了。"洪武初年，主管部門延請他爲學校教師。不久，辭謝而去，隱居於石湖。他的兩個兒子在京服役，王行前往探視，凉國公藍玉延請居於家中客館，多次向太祖推薦他，得到召見。後來藍玉被誅，王行父子也連坐獲罪處死。

始吴中用兵，所在多列炮石自固，行私語所知曰："兵法柔能制剛，若植大竹於地，繫布其端，炮石至，布隨之低昂，則人不能害，而炮石無所用矣。"後常遇春取平江，果如其法。行亦自負知兵，以及於禍云。

當初吴中用兵，各處多設炮石自衛，王行私下告訴熟識的人説："兵法柔能制剛，如果栽植大竹於地，繫布於其端，炮石飛來，布隨之低昂，那麽人就不會受害，而炮石也就没有用了。"後來常遇春攻取平江，果然按這種辦法做。王行也以懂兵法自負，因此招致殺身之禍。

初，高啓家北郭，與行比鄰，徐賁、高遜志、唐肅、宋克、余堯臣、張羽、吕敏、陳則皆卜居相近，號北郭十友，又稱十才子。啓、賁、遜志、羽自有傳。

當初，高啓家在北郭，與王行相鄰，徐賁、高遜志、唐肅、宋克、余堯臣、張羽、吕敏、陳則都擇居相近，號稱北郭十友，又稱十才子。高啓、徐賁、高遜志、張羽各自有傳。

唐肅

唐肅，字處敬，越州山陰人。通經史，兼習陰陽、醫卜、書數。少與上虞謝肅齊名，稱會稽二肅。至正壬寅舉鄉試。張士誠時，爲杭州黄岡書院山長，遷嘉興路儒學正。士誠敗，例赴京。尋以父喪還。洪武三年用薦召修禮樂書，擢應奉翰林文字。其秋，科舉行，爲分考官，免歸。六年，謫佃濠梁，卒。子之淳，字愚士，宋濂亟稱之。建文二年，用方孝孺薦，擢翰林侍讀，與孝孺共領修書事，卒於官。

唐肅，字處敬，越州山陰人。通曉經史，兼學習陰陽、醫學、占卜、六書九數之學。少年時與上虞謝肅齊名，被稱爲會稽二肅。至正壬寅年鄉試中舉。張士誠時，爲杭州黄岡書院山長，遷任嘉興路儒學正。張士誠失敗，唐肅按例赴京。不久因父親去世回家。洪武三年因人推薦被徵召修纂禮樂書，提升應奉翰林文字。這年秋天，科舉考試推行，他任分考官，罷職回家。洪武六年，罰罪佃作於濠梁，死去。其子唐之淳，字愚士，宋濂屢次稱道他。建文二年，由方孝孺推薦，提升任翰林侍讀，與孝孺一道負責修書之事，於任上去世。

謝肅，官至福建僉事，坐事死。

謝肅，官做到福建僉事，因事獲罪處死。

宋克　余堯臣

宋克，字仲温，長洲人。偉軀幹，博涉書史。少任俠，好學劍走馬，家素饒，結客飲博。迨壯，謝酒徒，學兵法，周流無所遇，益以氣自豪。張士誠欲羅致之，不就。性抗直，與人議論期必勝，援古切今，人莫能難也。杜門染翰，日費十紙，遂以善書名天下。時有宋廣，字昌裔，亦善草書，稱二宋。洪武初，克任鳳翔同知，卒。

宋克，字仲温，長洲人。身材魁梧，廣博涉獵書史。少年時見義勇爲，扶助弱小，喜歡學劍騎馬，其家一向富裕，結交客人飲酒博戲。到了壯年，謝絶酒徒，學習兵法，周行各地未獲知遇，更加以節氣自負。張士誠想要羅致他，他不去。性格剛直，與人争論期於必勝，援引古事，切合現實，没人能難倒他。閉門書寫，每天用掉十張紙，於是以擅長書法名聞天下。當時有位宋廣，字昌裔，也擅長草書，并稱二宋。洪武初年，宋克任鳳翔同知，去世。

堯臣，字唐卿，永嘉人。入吴，爲士誠客。城破，例徙濠梁。洪武二年放還，授新鄭丞。

余堯臣，字唐卿，永嘉人。到吴地，作張士誠門客。城破後，按例遷徙濠梁。洪武二年放還，授官新鄭丞。

吕敏　陳則

吕敏，字志學，無錫人。元時爲道士，洪武初，官無錫教諭。十三年，舉人才，不知其官所終。

吕敏，字志學，無錫人。元朝時曾爲道士，洪武初年，官任無錫教諭。洪武十三年，舉爲人才，不知道他最終官做到何職。

陳則，字文度，崑山人。洪武六年舉秀才，授應天府治中。俄擢户部侍郎，以閲實户口，出爲大同府同知，進知府。

陳則，字文度，崑山人。洪武六年考中秀才，授官應天府治中。很快被提升爲户部侍郎，因擔任核實户口的工作，出任大同府同知，進升知府。

孫蕡

孫蕡，字仲衍，廣東順德人。性警敏，書無所不窺。詩文援筆立

孫蕡，字仲衍，廣東順德人。生性機警聰慧，於書没有不看的。作詩文拿起筆立刻就寫

就，詞采爛然。負節概，不妄交游。何真據嶺南，開府辟士，與王佐、趙介、李德、黄哲并受禮遇，稱五先生。廖永忠南征，蕢爲真草降表，永忠辟典教事。洪武三年始行科舉，蕢與其選，授工部織染局使，遷虹縣主簿。兵燹後，蕢勞徠安輯，民多復業。居一年，召爲翰林典籍，與修《洪武正韻》。九年，遣監祀四川。居久之，出爲平原主簿。坐累逮繫，俾築京師望都門城垣。蕢謳吟爲粤聲，主者以奏。召見，命誦所歌詩，語皆忠愛，乃釋之。十五年，起爲蘇州經歷，復坐累戍遼東。已，大治藍玉黨，蕢嘗爲玉題畫，遂論死。臨刑，作詩長謳而逝。時門生黎貞亦戍遼東，蕢尸乃得收斂。貞，字彦晦，新會人。工詩文，嘗爲本邑訓導，以事被誣，戍遼陽十八年，從游者甚衆。放還卒。

成，文采斐然。以志節氣概自負，不隨便與人交往。何真占據嶺南，開府徵召士人，他與王佐、趙介、李德、黄哲一起受到禮遇，號稱五先生。廖永忠南征，孫蕢爲何真起草降表，永忠徵召他掌管教事。洪武三年開始實行科舉，孫蕢被選中，授官工部織染局使，遷任虹縣主簿。於戰火焚燒破壞之後，孫蕢慰問、勸勉安撫來歸之民，人民大都恢復舊業。過了一年，召爲翰林典籍，參與修纂《洪武正韻》。洪武九年，派他監督祭祀於四川。過了很久，出任平原主簿。受牽連得罪被捕入獄，使修築京城望都門城墻。孫蕢用廣東話吟唱，主事者以此奏報。皇帝召見，命他誦讀其所唱的詩，都是忠君愛國之詞，就釋放了他。洪武十五年，起用爲蘇州經歷，又因受牽連獲罪被罰戍遼東。不久，大規模治藍玉朋黨之罪，孫蕢曾爲藍玉題畫，於是判罪處死。臨行刑，作詩長歌而死。當時他的門生黎貞也被貶戍守遼東，孫蕢的尸骨纔得以收殮。黎貞，字彦晦，新會人。工於詩文，曾作新會本縣訓導，因事遭受誣陷，戍守遼陽十八年，跟從游學的人很多。釋放返還後去世。

蕢所著，有《通鑑前編綱目》、《孝經集善》、《理學訓蒙》及《西菴集》、《和陶集》，多佚不傳。番禺趙純稱其究極天人性命之理，爲一時儒宗云。

孫蕢的著作，有《通鑑前編綱目》、《孝經集善》、《理學訓蒙》以及《西菴集》、《和陶集》，多亡佚不傳於世。番禺趙純稱他的學問窮究天人性命之理，爲當時儒學的宗師。

王佐

王佐，字彦舉，先河東人，元末侍父官南雄，經亂不能歸，遂占籍南海。與蕢結詩社。構辭敏捷，佐不如蕢；句意沉著，蕢亦不如佐。何真使佐掌書記，參謀議。真歸朝，佐亦還里。洪武六年被薦，徵爲給事中。太祖賜宋濂黄馬，復爲歌，命侍臣屬和，佐立成。性不樂樞要，將告歸。時告者多獲重譴，或尼之曰："君少忍，獨不虞性命邪?"佐乃遲徊二年，卒乞骸歸。

王佐，字彦舉，原先是河東人，元末隨侍父親於南雄作官，經兵亂不能回去，就入籍定居南海。與孫蕢結詩社。造語敏捷，王佐不如孫蕢；句意沉着，孫蕢也不如王佐。何真使王佐職掌書記，參與謀議。何真回朝，王佐也回到故里。洪武六年受推薦，徵召爲給事中。太祖賜給宋濂黄馬，又作了歌詩，命侍臣唱和，王佐立刻就完成了。生性不喜居權要地位，將告辭回鄉。當時告歸的人多獲重罪，有人阻止他說："君稍微忍耐一下，難道不擔心性命?"王佐於是遲疑徘徊了兩年，最後還是請求退休回家。

趙介

趙介，字伯貞，番禺人。博通六籍及釋、老書。氣豪邁，無仕進意。行以囊自隨，遇景，賦詩投其中，日往來西樵泉石間。有司累薦，皆辭免。洪武二十二年，坐累逮赴京，卒於南昌舟次。四子，潔、絢、繹、純，皆善詩文，工篆隸。絢，隱居不出，有父風。純，仕御史。

趙介，字伯貞，番禺人。博通六經以及佛教、道教之書。氣概豪邁，没有做官進身之意。外出時帶一布袋，遇到好風景，便賦詩投到裏面。每天往來於西樵泉石之間。有關官吏多次推薦，他都推辭免就。洪武二十二年，受牽連獲罪被逮捕押赴京師，死於南昌船停泊之地。有子四人，趙潔、趙絢、趙繹、趙純，都善作詩文，工於篆隸。趙絢，隱居不出仕，有父親的風範。趙純，官做到御史。

李德 黄哲

李德，字仲修，番禺人。洪武三年以明經薦授洛陽典史，歷南陽、西安二府幕官，并能其職。以年衰乞改漢陽教諭，秩滿，調義寧。義寧在粤西，荒陋甚，德爲振舉，文教漸興，解官歸卒。德初好爲詩，晚究洛、閩之學，謂誠意爲古聖哲心要，故嶺南人稱理學，必曰李仲修云。

李德，字仲修，番禺人。洪武三年，以通曉經術被薦舉授官洛陽典史，歷任南陽、西安二府幕官，都能勝任。因年老請求改任漢陽教諭，服官任滿，調任義寧。義寧在粤西，非常偏僻落後，李德爲之振起，文化教育漸漸興盛，解除官職回家後去世。李德最初喜歡作詩，晚年研究洛、閩的學術，説誠意是古代聖哲的心法關鍵，所以嶺南人稱理學，必説李仲修。

黄哲，亦番禺人。歷仕州郡，以治行稱。

黄哲，也是番禺人。歷任州郡官，以政績被稱道。

王蒙

王蒙，字叔明，湖州人，趙孟頫之甥也。敏於文，不尚矩度。工畫山水，兼善人物。少時賦宫詞，仁和俞友仁見之，曰"此唐人佳句也"，遂以妹妻焉。元末官理問，遇亂，隱居黄鶴山，自稱黄鶴山樵。洪武初，知泰安州事。蒙嘗謁胡惟庸於私第，與會稽郭傳、僧知聰觀畫。惟庸伏法，蒙坐事被逮，瘐死獄中。

王蒙，字叔明，湖州人，是趙孟頫的外甥。爲文敏捷，不崇尚法度。工於畫山水，兼善畫人物。年少時作宫詞，仁和俞友仁見了，説"這是唐人的佳句啊"，於是將妹妹許配給他爲妻。元朝末年官任理問，遇天下戰亂，隱居黄鶴山，自稱黄鶴山樵。洪武初年，執掌泰安州事。王蒙曾在私人宅第拜訪胡惟庸，與會稽郭傳、僧人知聰觀看繪畫。惟庸犯法被處死刑，王蒙因此事獲罪被逮捕，囚死獄中。

郭傳

郭傳，一名正傳，字文遠。洪武七年，帝御武樓，賜學士宋濂坐，謂曰："天下既定，朕方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其議論根據六經，異才也。"既而濂持其文以進，帝召見於謹身殿，授翰林應

郭傳，一名正傳，字文遠。洪武七年，皇帝駕臨武樓，賜學士宋濂坐，對他説："天下已定，朕正留意於飽學之士，您知道這樣的人嗎?"宋濂答道："會稽有位郭傳，學有淵源，他的文章雄豪富贍，清新華麗，他的議論根據六經，是位奇才。"隨後宋濂拿他的文章進獻給皇帝，皇帝召見郭傳於謹身殿，授官翰林應奉，值起居注。

奉，直起居注。遷兵部主事，再遷考功監丞，進監令，出署湖廣布政司參政。

升任兵部主事，再遷任考功監丞，進升監令，出京代理湖廣布政司參政。

明史卷二百八十六

列傳第一百七十四

文苑(二)

林鴻 鄭定(等) 王紱 夏昶 沈度 (弟)粲 滕用亨(等) 聶大年
劉溥 蘇平(等) 張弼 張泰 陸釴 陸容 程敏政 羅玘
儲巏 李夢陽 康海 王九思 王維楨 何景明
徐禎卿 楊循吉 祝允明 唐寅 桑悅 邊貢 顧璘 (弟)瑮 陳沂(等)
鄭善夫 殷雲霄 方豪(等) 陸深 王圻 王廷陳 李濂

林鴻

林鴻，字子羽，福清人。洪武初，以人才薦，授將樂縣訓導，歷禮部精膳司員外郎。性脱落，不善仕，年未四十自免歸。閩中善詩者，稱十才子，鴻爲之冠。十才子者，閩鄭定，侯官王褒、唐泰，長樂高棅、王恭、陳亮，永福王偁及鴻弟子周玄、黄玄，時人目爲“二玄”者也。

林鴻，字子羽，福清人。洪武初年，因有才幹被推薦，授予將樂縣訓導，曾任禮部精膳司員外郎。他性情灑脱，不善於做官，還不到四十歲就自己辭職回家。福建善於寫詩的人，稱爲十才子的，林鴻居於首位。十才子，是閩縣的鄭定，侯官的王褒、唐泰，長樂的高棅、王恭、陳亮，永福的王偁及林鴻的弟子周玄、黄玄，當時的人將他們稱作“二玄”。

鴻論詩，大指謂漢、魏骨氣雖雄，而菁華不足。晋祖玄虚，宋尚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少秋實。惟唐作者可謂大成。然貞觀尚習故陋，神龍漸變常調，開元、天寶間聲律大備，學者當以是爲楷式。閩人言詩者率本於鴻。

林鴻評論詩，大意是説漢、魏的詩氣勢雖然雄壯，但是缺乏精華。晋仿效玄妙空虚，宋崇尚條理通暢，齊、梁以後衹是追求春花般的華麗，然而却缺少秋實一樣的成果。惟獨唐代的作者可以説集大成。然而貞觀年間仍習慣於過去的淺陋，神龍年間逐漸改變了常用的韵調，開元、天寶年間，已形成完備的格律，學習寫詩的人應當以此爲楷模。福建人論述詩的都源於林鴻。

晋府引禮舍人浦源，字長源，無錫人也。慕鴻名，逾嶺訪之。造其門，“二玄”請誦所作，曰：“吾家詩也。”鴻延之入社。

晋王府的引禮舍人浦源，字長源，無錫人。他仰慕林鴻的名氣，翻越山嶺來拜訪他。到家門造訪林鴻，“二玄”請他誦讀自己的詩作，“二玄”説：“是我們一派的詩。”林鴻邀請他加入詩社。

鄭定

鄭定，字孟宣，嘗爲陳友定記室。友定敗，浮海亡交、廣間。久之，還居長樂。洪武中，徵授延平府訓導，歷國子助教。

鄭定，字孟宣，曾經是陳友定的記室。陳友定失敗後，渡海流亡在交阯、廣州之間。很久後，纔返回居住在長樂。洪武年間，徵召授予他延平府訓導，曾任國子助教。

王褒

王褒，字中美，鴻之兄子婿也。爲長沙學官，遷永豐知縣。永樂中，召入，預修《大典》，擢漢府紀善。

王褒，字中美，是林鴻哥哥的女婿。擔任長沙學官，升遷爲永豐知縣。永樂年間，被召入朝，參與編修《永樂大典》，提拔爲漢王府紀善。

唐泰，字亨仲，洪武二十七年進士。歷陝西副使。

唐泰，字亨仲，洪武二十七年的進士。曾任陝西副使。

高棅

高棅，字彥恢，更名廷禮，別號漫士。永樂初，以布衣召入翰林，爲待詔，遷典籍。性善飲，工書畫，尤專於詩。其所選《唐詩品彙》、《唐詩正聲》，終明之世，館閣宗之。

高棅，字彥恢，改名爲廷禮，別號漫士。永樂初年，以平民身份召入翰林院，任待詔，升遷爲典籍。生性善於飲酒，擅長書畫，尤其對詩有專長。他選的《唐詩品彙》、《唐詩正聲》，在整個明代，翰林院很推崇。

王恭

王恭，字安中，隱居七巖山，自稱皆山樵者。永樂初，以儒士薦起待詔翰林，年六十餘，與修《大典》。書成，授翰林院典籍。

王恭，字安中，隱居在七巖山，自稱皆山樵者。永樂初年，以儒士身份被推薦起用爲待詔翰林，時年六十多歲，參與編修《永樂大典》。書編成後，授予翰林院典籍。

陳亮

陳亮，字景明。自以故元儒生，明興，累詔不出，作《陳摶傳》以見志。結草屋滄洲中，與三山耆彥爲九老會，終其身不仕。

陳亮，字景明。自認爲是原來元代的儒生，明建立後，多次召他都不出來，作《陳摶傳》以表現他的志向。在滄洲搭建草屋，與三山年高望重才德傑出的人結成九老會，終身未做官。

王偁

王偁，字孟敭。父翰仕元，抗節死，偁方九歲，父友吳海撫教之。洪武中，領鄉薦，入國學，陳情養母。母歿，廬墓六年。永樂初，用薦授翰林檢討，與修《大典》。學博才雄，最爲解縉所重。自負無輩行，獨推讓同官王洪。

王偁，字孟敭。父親王翰在元做官，堅持氣節而死，王偁正好九歲，父親的朋友吳海撫養教育他。洪武年間，鄉試中舉，入國學，上書陳述實情，回家奉養母親。母親去世後，守墓六年。永樂初年，因推薦被授予翰林檢討，參與編修《永樂大典》。學識廣博，才華出衆，最受解縉器重。王偁自負沒有同輩人能與他相比，惟獨推崇同事王洪。

王洪

王洪者，字希範，錢塘人。八歲能文，十八成進士，授吏科給事中。

王洪，字希範，錢塘人。八歲時能寫文章，十八歲成爲進士，授予吏科給事中。改任翰林檢

改翰林檢討，偕偁等與修《大典》。歷修撰、侍講。帝頒佛曲於塞外，命洪爲文，逡巡不應詔。爲同列所排，不復進用，卒官。而偁後坐累謫交阯，復以縉事連及，繫死獄中。

討，與王偁等人一起編修《永樂大典》。歷任修撰、侍講。皇帝將佛教樂曲頒發到塞外，命令王洪寫文告，王洪遲疑不決不接受詔令。被同僚排擠，不再進升，死在任上。而王偁後來因受牽連被貶到交阯，又因解縉的事受到牽連，拘禁獄中死去。

黄玄

黄玄，字玄之，將樂人。聞鴻棄官歸，遂携妻子居閩縣，以歲貢官泉州訓導。

黄玄，字玄之，將樂人。聽説林鴻棄官歸家，就携帶妻子兒女居住在閩縣，因歲貢推舉人才，得以任泉州訓導。

周玄(等)

周玄，字微之，閩縣人。永樂中，以文學徵，授禮部員外郎。嘗挾書千卷止高棅家，讀十年，辭去，盡棄其書，曰："在吾腹笥矣。"

同時趙迪、林敏、陳仲宏、鄭關、林伯璟、張友謙亦以能詩名，皆鴻之弟子。

周玄，字微之，閩縣人。永樂年間，因有文才被徵召，授予禮部員外郎。曾經帶着一千卷書住在高棅家中，讀書十年後，告辭而去，把這些書全部遺棄，説："書在我腹中了。"

同時期的趙迪、林敏、陳仲宏、鄭關、林伯璟、張友謙也以能寫詩而聞名，他們都是林鴻的弟子。

王紱

王紱，字孟端，無錫人。博學，工歌詩，能書，寫山木竹石，妙絶一時。洪武中，坐累戍朔州。永樂初，用薦，以善書供事文淵閣。久之，除中書舍人。

紱未仕時，與吴人韓奕爲友，隱居九龍山，遂自號九龍山人。於書法，動以古人自期。畫不苟作，游覽之頃，酒酣握筆，長廊素壁淋漓沾灑。有投金幣購片楮者，輒拂袖起，或閉門不納，雖豪貴人勿顧也。有諫之者，紱曰："丈夫宜審所處，輕者如此，重者將何以哉!"在京師，月下聞吹簫聲，乘興寫《石竹圖》，明旦訪其人贈之，則估客也。客以紅氍毹饋，請再寫一枝爲配。紱索前畫裂之，還其饋。一日退朝，黔國公沐晟從後呼其字，紱不應。同列語之曰："此黔國公也。"紱曰："我非不聞之，是必與我索畫耳。"晟走及之，

王紱，字孟端，無錫人。學識廣博，擅長作詩，善於書法，所畫的山木竹石，妙絶一時。洪武年間，因受牽連戍守朔州。永樂初年，因爲被推薦，以善於書法在文淵閣供職。很久以後，任命爲中書舍人。

王紱未做官時，與吴人韓奕是朋友，隱居在九龍山，於是自稱九龍山人。對於書法，常常以古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不隨便作畫，游覽的時候，酒喝得酣暢了，握筆在長廊白壁上揮灑自如。有人拿金錢想買他的畫，他總是拂袖而起，或者閉門不讓别人進來，即使是豪强貴人也不理睬。有人規勸他，王紱説："大丈夫應該清楚自己所處的位置，輕微的事尚且這樣，重大的事將怎麽辦!"在京師時，在月光下聽見吹簫的聲音，乘興作《石竹圖》，第二天早晨拜訪吹簫人并將畫贈給他，那人是個商人。商人送給他紅毛毯，請求再畫一枝以相配。王紱索取以前那幅畫將它撕裂，還給他毛毯。一天退朝後，黔國公沐晟從後面叫他的字，王紱不答應。同僚告訴他："這是黔國公。"王紱説："我不是没聽見，一定

果以畫請，紱頷之而已。逾數年，晟復以書來，紱始爲作畫。既而曰："我畫直遺黔公不可。黔公客平仲微者，我友也，以友故與之，俟黔公與求則可耳。"其高介絶俗如此。

是向我要畫罷了。"沐晟跑着追上他，果然是請他作畫，王紱點頭而已。過了幾年，沐晟又寫信來求畫，王紱纔爲他作畫。完成後説："我的畫徑直送給黔國公還不行。黔國公的門客平仲微，是我的朋友，因爲是朋友，所以給他，等到黔國公索取時纔可給他。"他的高傲耿介超凡脱俗就是這樣。

夏昶

崑山夏昶者，亦善畫竹石，亞於紱。畫竹一枝，直白金一錠，然人多以饋遺得之。昶，字仲昭，永樂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太常寺卿。昶與上元張益同中進士，同以文名，同善畫竹。其後，昶見益《石渠閣賦》，自謂不如，遂不復作賦。益見昶所畫竹石，亦遂不復畫竹。益死土木之難。

崑山夏昶，也善於畫竹石，但比王紱稍差。畫一枝竹，值白銀一錠，然而人們大多是因他贈送而得到的。夏昶，字仲昭，永樂十三年進士，改爲庶吉士，曾任太常寺卿。夏昶與上元張益同時中進士，同時以能寫文章聞名，同樣善於畫竹。後來，夏昶讀到張益的《石渠閣賦》，自認爲不如，於是不再作賦。張益看見夏昶畫的竹石，也就不再畫竹。張益死於土木之難。

仲微

仲微，名顯，錢塘人。嘗知滕縣事，謫戍雲南。其爲詩頗豪放自喜，雲南詩人稱平、居、陳、郭，顯其一也。

仲微，名顯，錢塘人。曾任滕縣知縣，被貶戍守雲南。他作詩多豪放自樂，雲南詩人稱贊的平、居、陳、郭，仲顯就是其中的一位。

沈度 沈粲

沈度，字民則。弟粲，字民望。松江華亭人。兄弟皆善書，度以婉麗勝，粲以遒逸勝。度博涉經史，爲文章絶去浮靡。洪武中，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岷王具禮幣聘之，數進諫，未幾辭去。都督瞿能與偕入京師。成祖初即位，詔簡能書者入翰林，給廪禄，度與吴縣滕用亨、長樂陳登同與選。是時解縉、胡廣、梁潛、王璉皆工書，度最爲帝所賞，名出朝士右。日侍便殿，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藏秘府，頒屬國，必命之書。遂由翰林典籍擢檢討，歷修撰，遷侍講學士。粲自翰林待詔遷中書舍人，擢侍讀，進階大理少卿。兄弟并賜織金衣，鏤姓名於象簡，泥之

沈度，字民則。弟弟沈粲，字民望。松江華亭人。兄弟兩人都善於書法，沈度以委婉華麗而取勝，沈粲以雄健飄逸而取勝。沈度博覽經史，寫文章排除浮艷綺靡。洪武年間，舉薦任文學，没有就職。因受牽連貶謫到雲南，岷王備禮品聘請他，多次進諫，不久告辭而去。都督瞿能與他一起到京師。成祖剛即位，下詔選拔善書法的人入翰林院，給予俸禄，沈度與吴縣滕用亨、長樂陳登同時入選。此時，解縉、胡廣、梁潛、王璉都擅長書法，沈度最受皇帝賞識，名氣在朝廷士人之上。每天在便殿侍候，凡是朝廷收藏在秘府，頒發給屬國的金版玉册，一定命他書寫。於是由翰林典籍提拔爲檢討，歷任修撰，升遷爲侍講學士。沈粲從翰林待詔升遷爲中書舍人，提拔爲侍讀，進升爲大理少卿。兄弟同時被賜予織有金綫的衣服，在象簡上鏤刻姓名，并塗金。贈

以金。贈父母如其官，馳傳歸，告於墓。

崑山夏昺者，字孟暘，與其弟杲以善書畫聞，同官中書舍人，時號大小中書，而度、粲號大小學士。

度性敦實，謙以下人，嚴取與。有訓導介其友求書，請識姓字於上。度沈思曰："得非曩訐奏有司者耶?"遽却之。其友固請，終不肯書姓名。其在内廷備顧問，必以正對。粲篤於事兄，己有賜，輒歸其兄。

予他們的父母如他們一樣的官銜，乘着傳車飛馳回去，在墓前告慰父母。

崑山夏昺，字孟暘，與弟弟夏杲因擅長書畫而聞名，同做中書舍人，當時號稱大小中書，而沈度和沈粲號稱大小學士。

沈度性情敦厚樸實，謙以待人，對求取給予很嚴格。有一個訓導介紹他的朋友來求字，請在字幅上標明姓名。沈度沉思説："莫不是先前揭發奏告有司的人吧?"馬上就拒絶了。他的朋友堅持請求，最終不肯書寫姓名。他在内廷擔任顧問，一定以正確的話回答。沈粲侍奉兄長感情深厚，自己有賞賜，總是給予兄長。

滕用亨

滕用亨，初名權，字用衡。精篆隸書。被薦時年七十矣。召見，大書麟鳳龜龍四字以進，又獻《貞符詩》三篇。授翰林待詔，與修《永樂大典》。用亨善鑒古，嘗侍帝觀畫卷，未竟，衆目爲趙伯駒，用亨曰："此王詵筆也。"至卷尾，果然。

滕用亨，起初名權，字用衡。精通篆書隸書。被推薦時已七十歲了。被召見時，大書麟鳳龜龍四個字進獻，又進獻《貞符詩》三篇。授予翰林待詔，參與編修《永樂大典》。滕用亨善於鑒别古物，曾經侍奉皇帝觀看畫卷，未完全展開，衆人認爲是趙伯駒作的，滕用亨説："這是王詵的筆迹。"至卷尾，果然如滕用亨所説。

陳登

陳登，字思孝。初仕羅田縣丞，改蘭谿，再改浮梁。選入翰林，仍給縣丞禄，歷十年始授中書舍人。登於六書本原，博考詳究，用力甚勤。自周、秦以來，殘碑斷碣，必窮搜摩拓，審度而辨定之。得其傳者，太常卿南城程南雲也。

陳登，字思孝。起初任羅田縣丞，後調任蘭谿，再調任浮梁。選入翰林院，仍給予縣丞的俸禄，經過十年纔授予中書舍人。陳登對於六書的本源，廣泛考察詳細探究，用力甚勤。自周、秦以來，殘碑斷石，一定會窮盡地收集拓印，審查揣度并辨别認定它。得到他的真傳的，是太常卿南城人程南雲。

聶大年

聶大年，字壽卿，臨川人。父同文，洪武中，官翰林侍書、中書舍人。燕王入京師，迎謁，道暍死，死後五月而大年生，母胡撫之。比長，博學，善詩古文。葉盛稱其詩，謂三十年來絶唱也。書得歐陽率更法。宣德末，薦授仁和訓導。母卒，歸葬，哀感行路。里人列其母子賢行上之有司，詔旌其門。服闋，分教常州，遷仁和教諭。景泰六年，薦入翰林，未

聶大年，字壽卿，臨川人。父親聶同文，洪武年間，官至翰林侍書、中書舍人。燕王入京師，聶同文去迎拜，在路上中暑而死，死後五個月，聶大年出生，母親胡氏撫養他。等到長大，學識廣博，善於寫詩和古文。葉盛稱贊他的詩，説是三十年來的絶唱。書法學到歐陽率更的筆法。宣德末年，被推薦授予仁和訓導。母親去世，他返回送葬，哀傷之情感動了路人。鄉里的人把他們母子賢良的德行列出來上報給有關官員，皇帝下詔表彰他們家族。服喪期滿後，分配

幾得疾卒。

到常州執教，後升遷爲仁和教諭。景泰六年，被推薦入翰林院，不久生病去世。

始，尚書王直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自序昔與文進交，嘗戲作詩一聯，至是十年始成之。大年題其後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不忘。使以是心待天下賢者，天下寧復有遺賢哉。"直聞其言，不怒亦不薦。及大年疾篤，作詩貽直，有"鏡中白髮孰憐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句。直曰："此欲吾志其墓耳。"遂爲之志。

起初，尚書王直將詩寄給錢塘戴文進索取畫，詩序自述過去與戴文進有交往，曾經戲作詩一聯，至此十年纔寫成。聶大年在詩後題寫道："公喜愛文進的畫，十年不忘。假如以這樣的心對待天下的賢人，天下難道還有被遺漏未用的賢人嗎。"王直聽了他的話，不生氣也不推薦他。到聶大年病重，作詩送給王直，有"鏡中白髮孰憐我，湖上青山欲待誰"的句子。王直說："這是想讓我爲他寫墓志銘。"於是爲他寫了墓志。

劉溥

劉溥，字原博，長洲人。祖彥，父士賓，皆以醫得官。溥八歲賦《溝水詩》，時目爲聖童。長侍祖父游兩京，研究經史，兼通天文、曆數。宣德時，以文學徵。有言溥善醫者，授惠民局副使，調太醫院吏目。耻以醫自名，日吟咏爲事。其詩初學西崑，後更奇縱，與湯胤勣、蘇平、蘇正、沈愚、王淮、晏鐸、鄒亮、蔣忠、王貞慶號"景泰十才子"，溥爲主盟。

劉溥，字原博，長洲人。祖父劉彥，父親劉士賓，都因會醫術而得到官職。劉溥八歲時寫成《溝水詩》，當時的人將他視作神童。長期侍奉祖父游歷兩京，研究經史，兼通天文、曆法。宣德時，因文學被徵召。有人説劉溥善於醫術，授予惠民局副使，調任太醫院吏目。他耻於以醫師自稱，每天以吟詩爲業。他的詩起初學西崑體，後來改爲奇特恣縱，與湯胤勣、蘇平、蘇正、沈愚、王淮、晏鐸、鄒亮、蔣忠、王貞慶號稱"景泰十才子"，劉溥是盟主。

胤勣，東甌王和曾孫，自有傳。

湯胤勣，是東甌王湯和的曾孫，自己有傳。

蘇平(等)

蘇平，字秉衡，弟正，字秉貞，海寧人。兄弟并以布衣終。沈愚，字通理，崑山人，業醫終其身。王淮，字柏源，慈谿人。

蘇平，字秉衡，弟弟蘇正，字秉貞，海寧人。兄弟倆都以平民身份結束一生。沈愚，字通理，崑山人，一生從醫。王淮，字柏源，慈谿人。

晏鐸，字振之，富順人。由庶吉士授御史，歷按兩畿、山東，所至有聲。坐言事謫上高典史，鄰境寇發，官兵不能討，鐸捕滅之，歸所掠於民。鄒亮，字克明，長洲人。用況鍾薦，擢吏部司務，遷御史。蔣忠，字主忠，儀真人，徙居句容。王貞慶，字善甫，駙馬都尉寧子也。折節好士，有詩名，時稱金粟公子。

晏鐸，字振之，富順人。由庶吉士授予御史，歷任兩畿、山東巡按，所到之處均有名聲。因進言論事被定罪，貶爲上高典史，鄰縣寇賊起事，官兵未能討伐，晏鐸拘捕消滅了他們，將掠奪的財物歸還給老百姓。鄒亮，字克明，長洲人。因況鍾推薦，提拔爲吏部司務，升遷爲御史。蔣忠，字主忠，儀真人，遷徙到句容居住。王貞慶，字善甫，是駙馬都尉王寧的兒子。他降低身份喜好與士人爲友，寫詩有名，當時稱作金粟公子。

張弼

張弼，字汝弼，松江華亭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兵部主事，進員外郎。遷南安知府，地當兩廣衝，奸人聚山谷爲惡，悉捕滅之。毀淫祠百數十區，建爲社學。謝病歸，士民爲立祠。

弼自幼穎拔，善詩文，工草書，怪偉跌宕，震撼一世。自號東海。張東海之名，流播外裔。爲詩，信手縱筆，多不屬稿，即有所屬，以書故，輒爲人持去。與李東陽、謝鐸善。嘗自言："吾平生，書不如詩，詩不如文。"東陽戲之曰："英雄欺人每如此，不足信也。"鐸稱其好學不倦，詩文成一家言。子弘至，自有傳。

張弼，字汝弼，松江華亭人。成化二年進士。授予兵部主事，進升爲員外郎。升遷爲南安知府。南安地處兩廣的要道，有奸人聚集山谷作惡，張弼全部抓獲消滅了他們。搗毁不合禮儀的祠廟一百幾十處，建爲鄉社學校。因病辭職歸鄉，當地士人和百姓爲他建立祠堂。

張弼自幼聰明超群，善於寫詩文，擅長草書，怪異宏偉灑脱不拘，震撼當世。他自號東海。張東海的名字，流傳到邊遠的地方。作詩時，他信手書寫，多不打草稿，即使有草稿，因書法好的緣故，總是被人拿走。他與李東陽、謝鐸友好。他自己曾説："我一生中，書法不如詩，詩不如文章。"李東陽和他開玩笑説："英雄欺騙世人都是這樣，不足以相信。"謝鐸稱贊張弼好學不倦，詩文自成一家。兒子張弘至，自己有傳。

張泰　陸釴　陸容

張泰，字亨父，太倉人。陸釴，字鼎儀，崑山人。陸容，字文量，亦太倉人。三人少齊名，號"婁東三鳳"。泰舉天順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遷修撰。爲人恬淡自守，詩名亞李東陽。弘治間，藝苑皆稱李懷麓、張滄洲，東陽有《懷麓堂集》，泰有《滄洲集》也。

釴與泰同年進士，殿試第二。授編修，歷修撰、諭德。孝宗立，以東宫講讀勞，進太常少卿兼侍讀，得疾歸。泰、釴皆早卒。

容，成化中進士。授南京主事，進兵部職方郎中。西番進獅子，奏請大臣往迎，容諫止之。遷浙江參政，罷歸。

張泰，字亨父，太倉人。陸釴，字鼎儀，崑山人。陸容，字文量，也是太倉人。三人少年時齊名，號稱"婁東三鳳"。張泰於天順八年中進士，選爲庶吉士，授予檢討，升遷爲修撰。他爲人清静淡泊堅守操行，作詩的名氣次於李東陽。弘治年間，文藝界都稱贊李懷麓、張滄洲，是因爲李東陽著有《懷麓堂集》，張泰著有《滄洲集》的緣故。

陸釴與張泰同年中進士，是殿試第二名。授予編修，歷任修撰、諭德。孝宗即位，因在東宫講讀的功勞，進升爲太常少卿兼侍讀，患病後歸鄉。張泰、陸釴都去世早。

陸容，成化年間中進士。授予南京主事，進升爲兵部職方郎中。西域進獻獅子，上奏請大臣去迎接，陸容上諫制止。調任浙江參政，後罷免回鄉。

程敏政

程敏政，字克勤，休寧人，南京兵部尚書信子也。十歲侍父官四川，巡撫羅綺以神童薦。英宗召試，悦之，詔讀書翰林院，給廩餼。學士李

程敏政，字克勤，休寧人，是南京兵部尚書程信的兒子。十歲時陪父親到四川做官，巡撫羅綺認爲是神童而推薦他。英宗召他面試，非常喜歡他，下詔讓他在翰林院讀書，由公家給予飲

賢、彭時咸愛重之，賢以女妻焉。成化二年，進士及第，授編修，歷左諭德，直講東宫。翰林中，學問該博稱敏政，文章古雅稱李東陽，性行真純稱陳音，各爲一時冠。孝宗嗣位，以宫僚恩擢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直經筵。

敏政，名臣子，才高負文學，常俯視儕偶，頗爲人所疾。弘治元年冬，御史王嵩等以雨災劾敏政，因勒致仕。五年起官，尋改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進禮部右侍郎，專典内閣誥敕。十二年與李東陽主會試，舉人徐經、唐寅預作文，與試題合。給事中華昶劾敏政鬻題，時榜未發，詔敏政毋閲卷，其所録者令東陽會同考官覆校。二人卷皆不在所取中，東陽以聞，言者猶不已。敏政、昶、經、寅俱下獄，坐經嘗贄見敏政，寅嘗從敏政乞文，黜爲吏，敏政勒致仕，而昶以言事不實調南太僕主簿。敏政出獄憤恚，發癰卒。後贈禮部尚書。或言敏政之獄，傅瀚欲奪其位，令昶奏之。事秘，莫能明也。

食。學士李賢、彭時都喜愛器重他，李賢將女兒嫁給他。成化二年，中進士，授予編修，歷任左諭德，在東宫講學。翰林中，程敏政以學問完備廣博而著稱，李東陽以文章古雅而著稱，陳音以性情品行真誠純正而著稱，各自爲一時之首。孝宗繼承皇位後，因是太子僚官提升程敏政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在御前講席講經。

程敏政，是名臣的兒子，他才氣高，以文學自負，常常小看同輩，很爲衆人所忌恨。弘治元年冬天，御史王嵩等人以雨災彈劾程敏政，因此被勒令辭官。五年，又起用任職，不久改任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掌管翰林院事務。進升爲禮部右侍郎，專門主管内閣的詔書。十二年，與李東陽主持會試，舉人徐經、唐寅事先寫好文章，與試題相合。給事中華昶彈劾程敏政賣題，當時没有發榜，詔令程敏政不要閲卷，他録取的人又令李東陽會同考官覆查。兩人的卷子都不在他録取的範圍内，李東陽報告給皇帝，言官還是不放過。程敏政、華昶、徐經、唐寅全被關進獄中，因徐經曾送禮求見程敏政，唐寅曾從程敏政處討要文章而定罪，罷黜爲低級官員，程敏政被勒令退休，而華昶因進言不實被調任南太僕主簿。程敏政出獄後非常憤懑，生毒瘡而死。後追贈禮部尚書。有人説程敏政一案，是傅瀚想奪取他的職位，纔令華昶上奏。事情隱秘，没有誰能説明白。

羅玘

羅玘，字景鳴，南城人。博學，好古文，務爲奇奥。年四十困諸生，輸粟入國學。丘濬爲祭酒，議南人不得留北監。玘固請不已，濬罵之曰："若識幾字，倔强乃爾!"玘仰對曰："惟中秘書未讀耳。"濬姑留之，他日試以文，乃大驚異。成化末，領京闈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益肆力古文，每有作，或據高樹，或閉坐一室，瞑目隱度，形容灰槁。自此文益奇，玘亦厚自負。

羅玘，字景鳴，南城人。學識廣博，喜好古文，追求奇特深奥。四十歲時還困厄爲生員，交納糧米入國學。丘濬任祭酒，提議南方人不能留在北監。羅玘堅持請求不停止，丘濬罵他説："你認識幾個字，就如此倔犟!"羅玘抬頭回答説："衹有宫廷藏書没讀過。"丘濬暫且將他留下，改日考試他文章，非常驚異。成化末年，在京城範圍内取得鄉試第一名。第二年，中進士，選爲庶吉士，授予編修。更加盡力於古文，每次寫作，有時靠着大樹，有時關門坐在屋中，閉目審度，容貌憔悴。從此文章更加奇異，羅玘也深爲自負。

尤尚節義。臺諫救劉逊盡下獄，玘言當優容以全國體。中官李廣死，遺一籍，具識大臣賄交者。帝怒，命言官指名劾奏。玘上言曰："大臣表正百僚，今若此，固宜置重典。然天下及四裔皆仰望之，一旦指名暴其惡，啓遠人慢朝廷心。言官未見籍記，憑臆而論，安辨玉石？一經攻擿，且玷終身。臣請降敕密諭，使引疾退，或斥以他事，庶不爲朝廷羞，而仕路亦清。"李夢陽下獄，玘言："壽寧侯托肺腑，當有以保全之。夢陽不保，爲侯累。"帝深納焉。秩滿，進侍讀。

羅玘特别崇尚節操道義。言官因救助劉逊全被關入獄中，羅玘進言説應當寬容他們以保全國家的典章制度。宦官李廣死後，遺留下一幅簿册，詳盡記載大臣行賄結交他的人。皇帝大怒，命令言官指名彈劾上奏。羅玘進言説："大臣是百官的表率，現在像這樣，確實應該從重處罰。然而天下百姓及四方鄰邦都仰望着大臣，一旦指名暴露他們的惡行，會啓發遠方之人怠慢朝廷的心思。言官没有看見簿册上所記的内容，憑臆想來論罪，怎能辨别出是玉還是石？一旦經過批評指責，將玷污終身。臣請求降旨秘密告諭，讓他們以生病爲由辭職，或者用其他的事貶斥他們，或許可以不成爲朝廷的耻辱，而進仕之路也清明了。"李夢陽被關入獄中，羅玘説："壽寧侯是陛下近親，應當有辦法保全李夢陽。不保住李夢陽，就會連累壽寧侯。"皇帝十分同意并采納了他的建議。任期届滿，進升爲侍讀。

正德初，遷南京太常少卿。劉瑾亂政，李東陽依違其間。玘，東陽所舉士也，貽書責以大義，且請削門生之籍。尋進本寺卿，擢南京吏部右侍郎。遇事嚴謹，僚屬畏憚。畿輔盗縱横，而皇儲未建，玘疏論激切，且侵執政者。七年冬，考績赴都，遂引疾致仕歸。寧王宸濠慕其名，遣使饋，玘避之深山。及叛，玘已病，馳書守臣約討賊，事未舉而卒。嘉靖初，賜謚文肅，學者稱圭峰先生。

正德初年，升遷爲南京太常少卿。劉瑾擾亂朝政，李東陽也依順他。羅玘是李東陽所考選的學生，寫信以大義指責他，并請求取消自己門生的身份。不久進升太常寺卿，提拔爲南京吏部右侍郎。他處事嚴謹，僚屬畏懼他。京城附近盗賊猖獗，而皇太子没有確立，羅玘上疏議論激烈懇切，并觸犯到執政的人。七年冬天，因考核政績到京城，於是就以病辭職回家。寧王朱宸濠仰慕他的名聲，派遣使者贈送禮物，羅玘逃避到深山中。到朱宸濠叛亂時，羅玘已經生病，火速致信給守臣約定討伐叛賊，事情還未發動就去世了。嘉靖初年，賜予謚號文肅，學者稱他爲圭峰先生。

儲巏

儲巏，字静夫，泰州人。九歲能屬文。母疾，刲股療之，卒不起。家貧，力營墓域。旦哭冢，夜讀書不輟。成化十九年鄉試，明年會試，皆第一。授南京考功主事。孝宗嗣位，疏薦前直諫貶謫者，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李文祥，吉等皆録用。久之，進郎中。吏部尚書

儲巏，字静夫，泰州人。九歲能寫文章。母親生病，他割自己大腿的肉來爲母親治療，最終未能治好。家裏貧寒，全力建造墓地。早晨到墳墓上哭泣，晚上讀書不中斷。成化十九年參加鄉試，第二年參加會試，都是第一名。授予南京考功主事。孝宗繼位，上疏推薦以前因直言勸諫而被貶官的人，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李文祥，張吉等人都被録用。很久以後，進

耿裕知其賢，調北部，考注臧否，一出至公。嘗核實一官，裕欲改其評，巏正色曰："公所執，何異王介甫!"群僚咸在側，裕大慚，徐曰："郎中言是，然非我莫能容也。"擢太僕少卿，請命史官記注言動，如古左右史，時不能用。進本寺卿。

升郎中。吏部尚書耿裕知道儲巏賢能，將他調到京城吏部，考察品評，每出一個結論都非常公正。曾經考核一個官員，耿裕想改動對那個人的評語，儲巏嚴肅地説："公所做的，與王介甫有什麽不同!"各位同僚都在旁邊，耿裕很慚愧，慢慢地説："郎中所説正確，然而不是我没有人能容忍。"提升爲太僕少卿，請求命令史官記録皇帝的言行舉止，如古代的左右史，當時未能采用。後升任太僕寺卿。

武宗立，塞上有警，條禦邊五事，又陳馬政病民者四事，多議行。正德二年，改左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召爲户部右侍郎，尋轉左，督倉場，所至宿弊盡厘。劉瑾用事，數陵侮大臣，獨敬巏，稱爲先生。巏憤其所爲，五年春，引疾求去。詔許乘傳，有司俟疾痊以聞。其秋，瑾敗，以故官召，辭不赴。後起南京户部左侍郎，就改吏部，卒官。

武宗即位後，塞上有緊急情況，儲巏條列上奏防禦邊境的五件事，又陳述馬政使百姓困苦的四件事，這些事大多得到商議實行。正德二年，改任左僉都御史，總管南京的糧食儲備。又召爲户部右侍郎，不久轉爲左侍郎，管理倉庫貨場，所到之處舊的弊端全都得到改正。劉瑾當權時，多次侮辱大臣，惟獨敬畏儲巏，稱他爲先生。儲巏憤恨劉瑾的所作所爲，五年春，以生病爲由請求離去。下詔允許乘坐驛車回家，有關官員等到儲巏病愈後要報告。這年秋天，劉瑾倒臺，以從前的官職徵召儲巏，推辭没有赴任。後來起用任南京户部左侍郎，到後改任吏部，死在任上。

巏體貌清羸，若不勝衣。淳行清修，介然自守。工詩文。好推引知名士，辟遠非類，不惡而嚴。進士顧璘嘗謁尚書邵寶，寶語曰："子立身，當以柴墟爲法。"柴墟者，巏别號也。嘉靖初，賜謚文懿。

儲巏體貌清瘦羸弱，好像連衣服的重量都不能承受。德行淳厚，修養清廉，耿介能堅持節操。擅長寫詩作文。喜好推薦引進知名人士，遠遠避開不同類的人，不惡聲厲色而嚴肅。進士顧璘曾經拜見尚書邵寶，邵寶對他説："你立身於世，應當以柴墟爲榜樣。"柴墟，是儲巏的别號。嘉靖初年，賜予謚號文懿。

李夢陽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父正，官周王府教授，徙居開封。母夢日墮懷而生，故名夢陽。弘治六年，舉陝西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户部主事。遷郎中，榷關，格勢要，構下獄，得釋。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父親李正，任周王府教授，遷到開封居住。母親夢見日落於懷中而懷孕生下他，因此名叫夢陽。弘治六年，考中陝西鄉試第一名，第二年考中進士，授予户部主事。升遷爲郎中，掌管關税，冒犯權勢要人，被陷害關入獄中，最後得以釋放。

十八年，應詔上書，陳二病、三害、六漸，凡五千餘言，極論得失。末言："壽寧侯張鶴齡招納無賴，罔利賊民，勢如翼虎。"鶴齡奏辨，摘

十八年，應皇帝詔令上書，陳述兩種弊病、三種禍害、六種變化，總共五千多字，極力論證得失。最後説："壽寧侯張鶴齡招納無賴，牟取利益，危害百姓，氣勢如添翼的老虎。"張鶴齡

疏中“陛下厚張氏”語，誣夢陽訕母后爲張氏，罪當斬。時皇后有寵，后母金夫人泣訴帝，帝不得已，繫夢陽錦衣獄。尋宥出，奪俸。金夫人訴不已，帝弗聽，召鶴齡閒處，切責之，鶴齡免冠叩頭乃已。左右知帝護夢陽，請毋重罪，而予杖以泄金夫人憤。帝又弗許，謂尚書劉大夏曰：“若輩欲以杖斃夢陽耳，吾寧殺直臣快左右心乎!”他日，夢陽途遇壽寧侯，詈之，擊以馬棰，墮二齒，壽寧侯不敢校也。

上奏辯解，摘取奏疏中“陛下厚待張氏”這句話，誣陷李夢陽譏諷皇后爲張氏，罪當斬首。當時皇后正受寵，皇后的母親金夫人在皇帝面前哭訴，皇帝不得已，將李夢陽囚禁在錦衣獄中。不久，又寬恕將他放出，剥奪俸禄。金夫人不停哭訴，皇帝不聽，召張鶴齡到僻静處，狠狠地責備他，張鶴齡免冠叩頭，皇帝纔停止。左右的人都知道皇帝袒護李夢陽，請求不要治李夢陽重罪，而予以杖刑以發泄金夫人的憤恨。皇帝又不許可，對尚書劉大夏説：“你們想用棍子打死李夢陽罷了，我難道會殺害正直的大臣來讓左右之人心裏感到高興嗎!”另外的一天，李夢陽在路上碰到壽寧侯，李夢陽駡他，用馬鞭打他，打落兩顆牙，壽寧侯不敢和他對抗。

孝宗崩，武宗立，劉瑾等八虎用事，尚書韓文與其僚語及而泣。夢陽進曰：“公大臣，何泣也?”文曰：“奈何?”曰：“比言官劾群奄，閣臣持其章甚力，公誠率諸大臣伏闕争，閣臣必應之，去若輩易耳。”文曰“善”，屬夢陽屬草。會語泄，文等皆逐去。瑾深憾之，矯旨謫山西布政司經歷，勒致仕。既而瑾復摭他事下夢陽獄，將殺之，康海爲説瑾，乃免。

孝宗駕崩，武宗即位，劉瑾等八虎當權，尚書韓文與同僚説到此事就掉淚。李夢陽上前問：“公是大臣，爲什麽哭呢?”韓文説：“怎麽辦?”李夢陽説：“近來言官彈劾衆宦官，内閣大臣堅持這個奏章十分强烈，公若率領衆大臣在皇宫前跪伏抗争，内閣大臣一定會響應，除掉這些人就容易了。”韓文説“好”，委托李夢陽起草奏章。碰巧所説的話泄露，韓文等人都被驅逐。劉瑾非常恨李夢陽，假傳聖旨貶他任山西布政司經歷，勒令他辭職。不久，劉瑾又拾取其他的事將李夢陽關入獄中，將要殺害他，康海爲此事勸説劉瑾，李夢陽纔免除一死。

瑾誅，起故官，遷江西提學副使。令甲，副使屬總督，夢陽與相抗，總督陳金惡之。監司五日會揖巡按御史，夢陽又不往揖，且敕諸生毋謁上官，即謁，長揖毋跪。御史江萬實亦惡夢陽。淮王府校與諸生争，夢陽笞校。王怒，奏之，下御史按治。夢陽恐萬實右王，訐萬實。詔下總督金行勘，金檄布政使鄭岳勘之。夢陽僞撰萬實劾金疏以激怒金，并構岳子沄通賄事。寧王宸濠者浮慕夢陽，嘗請撰《陽春書院記》，又惡岳，乃助夢陽劾岳。萬實復奏夢陽短及僞爲奏

劉瑾被殺後，起用以前的官吏，李夢陽升遷爲江西提學副使。按照法令，副使屬於總督管轄，李夢陽與他平起平坐，總督陳金討厭他。監司每五天要拜會巡按御史并作揖，而李夢陽又不去作揖，而且命令諸生不要拜見上級官員，即使去拜見，也衹作長揖而不下跪。御史江萬實也討厭李夢陽。淮王府的校尉與諸生發生争執，李夢陽鞭笞校尉。淮王發怒，上奏此事，下令御史查問懲辦。李夢陽怕江萬實幫助淮王，攻訐江萬實。皇帝下詔派總督陳金調查，陳金發文命令布政使鄭岳去調查。李夢陽僞造江萬實彈劾陳金的奏疏以激怒陳金，并誣陷鄭岳的兒子鄭沄行賄。寧王朱宸濠表面上仰慕李夢陽，曾經請他撰寫

章事。參政吴廷舉亦與夢陽有隙，上疏論其侵官，不俟命徑去。詔遣大理卿燕忠往鞫，召夢陽，羈廣信獄。諸生萬餘爲訟冤，不聽。劾夢陽陵轢同列，挾制上官，遂以冠帶閒住去。亦褫岳職，謫戍沄，奪廷舉俸。

《陽春書院記》，又討厭鄭岳，就幫助李夢陽彈劾鄭岳。江萬實又上奏李夢陽的短處及僞造奏章一事。參政吴廷舉也與李夢陽有矛盾，上奏疏説他侵侮官吏，不等命令下達就徑直離去。詔令派遣大理卿燕忠前去審問，召來李夢陽，關入廣信監獄。一萬多名諸生爲他訴冤，燕忠不聽。彈劾李夢陽欺壓同級官員，挾制上官，於是令他帶着官籍去職閑住。也革除鄭岳的職務，貶岳沄去戍邊，剥奪吴廷舉的俸禄。

夢陽既家居，益跅弛負氣，治園池，招賓客，日縱俠少射獵繁臺、晋丘間，自號空同子，名震海内。宸濠反誅，御史周宣劾夢陽黨逆，被逮。大學士楊廷和、尚書林俊力救之，坐前作《書院記》，削籍。頃之卒。子枝，進士。

李夢陽回家閑居以後，更加放蕩不羈，恃才傲氣，整治花園池塘，招待賓客，每天率領游俠少年在繁臺和晋丘之間打獵，自號空同子，名震海内。朱宸濠造反被殺，御史周宣彈劾李夢陽結黨叛逆，李夢陽被逮捕。大學士楊廷和、尚書林俊極力救助他，因以前作《陽春書院記》被定罪，削除官籍。不久去世。兒子李枝，是進士。

夢陽才思雄鷙，卓然以復古自命。弘治時，宰相李東陽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夢陽獨譏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與何景明、徐禎卿、邊貢、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康海、王九思等號十才子，又與景明、禎卿、貢、海、九思、王廷相號七才子，皆卑視一世，而夢陽尤甚。吴人黄省曾、越人周祚，千里致書，願爲弟子。迨嘉靖朝，李攀龍、王世貞出，復奉以爲宗。天下推李、何、王、李爲四大家，無不争效其體。華州王維楨以爲七言律自杜甫以後，善用頓挫倒插之法，惟夢陽一人。而後有譏夢陽詩文者，則謂其模擬剽竊，得史遷、少陵之似，而失其真云。

李夢陽才思雄健，超絶常人地以復古爲己任。弘治時，宰相李東陽執掌文化大權，天下的人一致尊奉他，惟獨李夢陽譏笑他的文章委靡軟弱。他倡導説文章必定以秦、漢爲好，詩必定以盛唐爲好，其他的都不足以挂齒。與何景明、徐禎卿、邊貢、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康海、王九思等號稱十才子，又與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號稱七才子，都輕視天下，而以李夢陽尤其嚴重。吴人黄省曾、越人周祚，千里致信，願作他的弟子。直到嘉靖朝，李攀龍、王世貞出名，又被尊奉爲宗師。天下人推崇李夢陽、何景明、王世貞、李攀龍爲四大家，没有人不争着仿效他們的文體。華州王維楨認爲七律自杜甫以後，善於運用頓挫倒插手法的，衹有李夢陽一人。而後來有譏諷李夢陽詩文的人，則説他是模仿剽竊，形似司馬遷、杜甫，而失去了他們的真諦。

康海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十五年，殿試第一，授修撰。與夢陽輩相倡和，訾議諸先達，忌者頗衆。正德初，劉瑾亂政。以海同鄉，慕其才，欲招致之，海不肯往。會夢陽下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十五年，取得殿試第一名，授予修撰。與李夢陽等人相互倡和，詆毁非議衆先輩，忌恨他們的人很多。正德初年，劉瑾擾亂朝政。因與康海是同鄉，仰慕他的才華，想招納他，康海不肯前往。碰上李夢陽

獄，書片紙招海曰："對山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海乃謁瑾，瑾大喜，爲倒屣迎。海因設詭辭説之，瑾意解，明日釋夢陽。逾年，瑾敗，海坐黨，落職。

入獄，寫一張紙條招康海説："對山救我。"對山，是康海的别號。康海於是拜見劉瑾，劉瑾非常高興，倒穿着鞋出來迎接。康海因此編些假話勸説劉瑾，劉瑾心領神會，第二天就釋放了李夢陽。過了一年，劉瑾失敗，康海被認爲是同黨而定罪，取消官職。

王九思

王九思，字敬夫，鄠人。弘治九年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尋調吏部，至郎中，亦以瑾黨謫壽州同知。復被論，勒致仕。

王九思，字敬夫，鄠人。弘治九年進士。由庶吉士授予檢討。不久調往吏部，官至郎中，也因是劉瑾的同黨被貶爲壽州同知。又被論處，勒令辭職。

海、九思同里、同官，同以瑾黨廢。每相聚沜東鄠、杜間，挾聲伎酣飲，製樂造歌曲，自比俳優，以寄其怫鬱。九思嘗費重貲購樂工學琵琶。海擫彈尤善。後人傳相仿效，大雅之道微矣。

康海和王九思是同鄉、同僚，同因是劉瑾的同黨被廢黜。每次相聚在沜東鄠、杜之間，携同歌女一起暢飲，作樂編歌曲，把自己當作藝人，以排解鬱悶心情。王九思曾經花費重金徵求樂工學彈琵琶。康海尤其善於用手指彈撥。後人傳授仿效，古代雅樂的真諦衰微了。

王維楨

王維楨，字允寧。嘉靖十四年進士。擢庶吉士，累官南京國子祭酒。家居，地大震，壓死。維楨頎而皙，自負經世才，職文墨，不得少效於世，使酒謾駡，人多畏而遠之。於文好司馬遷，於詩好杜甫，而其意以夢陽兼此二人。終身所服膺效法者，夢陽也。

王維楨，字允寧。嘉靖十四年進士。提升爲庶吉士，多次升遷至南京國子祭酒。在家居住，發生大地震，被壓死。王維楨身材修長而肤色白皙，自認爲有治理國事的才幹，職務是舞文弄墨，不能對世人有微小的貢獻，藉酒謾駡，人們多畏懼而遠離他。對於文章喜好司馬遷，對於詩喜好杜甫，而他認爲李夢陽兼有此二人的長處。他終身佩服效法的人，是李夢陽。

何景明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八歲能詩古文。弘治十一年，舉於鄉，年方十五，宗藩貴人爭遣人負視，所至聚觀若堵。十五年，第進士，授中書舍人。與李夢陽輩倡詩古文，夢陽最雄駿，景明稍後出，相與頡頏。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八歲能作詩和古文。弘治十一年，鄉試中舉，年齡剛十五歲，宗藩貴人爭相派人來看他，所到之處聚集觀看他的人像墻一樣。十五年，中進士，授予中書舍人。與李夢陽等人倡導寫詩和古文，李夢陽最雄俊，何景明稍後出名，兩人不相上下。

正德改元，劉瑾竊柄。上書吏部尚書許進勸其秉政毋撓，語極激烈。已，遂謝病歸。逾年，瑾盡免諸在告者官，景明坐罷。瑾誅，用李東陽薦，起故秩，直内閣制敕房。李夢陽下獄，衆莫敢爲直，景明上書吏部尚

正德元年，劉瑾竊取大權。何景明上書給吏部尚書許進，勸他掌管政權不要屈服，言辭極其激烈。不久，就托病歸鄉。過了一年，劉瑾全部免去那些休假的官員的職務，何景明也被罷官。劉瑾被殺後，因李東陽推薦，起用他任原職，在内閣制敕房值班。李夢陽入獄後，衆人没有誰敢

書楊一清救之。九年，乾清宮災，疏言義子不當畜，邊軍不當留，番僧不當寵，宦官不當任。留中。久之，進吏部員外郎，直制敕如故。錢寧欲交歡，以古畫索題，景明曰："此名筆，毋汚人手。"留經年，終擲還之。尋擢陝西提學副使。廖鵬弟太監鑾鎮關中，横甚，諸參隨遇三司不下馬，景明執撻之。其教諸生，專以經術世務。遴秀者於正學書院，親爲説經，不用諸家訓詁，士始知有經學。嘉靖初，引疾歸，未幾卒，年三十有九。

爲他直言，何景明上書給吏部尚書楊一清請求救他。九年，乾清宮發生火災，上奏疏説不應當養義子，不應當留下邊軍，不應當寵愛番僧，不應當任用宦官。奏疏留在宮中未下發。很久以後，進升吏部員外郎，仍像原來一樣在制敕房值班。錢寧想與他交好，用古畫來請他題字，何景明説："這是名家之筆，不能玷污别人的手迹。"留下多年，最後還給他。不久提拔爲陝西提學副使。廖鵬的弟弟太監廖鑾鎮守關中，十分横行霸道，幾位參隨遇見三司没有下馬，何景明捉拿并鞭打他們。他教諸生，專門用經學和治世之事。遴選優秀的到正學書院，親自爲他們講授經學，不用各家的訓詁，學生纔知道有經學。嘉靖初年，以生病爲由歸鄉，不久去世，時年三十九歲。

景明志操耿介，尚節義，鄙榮利，與夢陽并有國士風。兩人爲詩文，初相得甚歡，名成之後，互相詆諆。夢陽主摹仿，景明則主創造，各樹堅壘不相下，兩人交游亦遂分左右袒。説者謂景明之才本遜夢陽，而其詩秀逸穩稱，視夢陽反爲過之。然天下語詩文必并稱何、李，又與邊貢、徐禎卿并稱四傑。其持論，謂："詩溺於陶，謝力振之，古詩之法亡於謝。文靡於隋，韓力振之，古文之法亡於韓。"錢謙益撰《列朝詩》，力詆之。

何景明品行正直，崇尚節操道義，鄙視榮譽利益，與李夢陽同有國士風度。兩人寫詩文，開始相處很好，成名之後，相互詆毁。李夢陽主張模仿，何景明主張創造，各自樹立堅固的營壘，互不認輸，兩人交游的人於是也分成兩派。議論的人説何景明的才氣本來遜於李夢陽，但他的詩秀逸妥貼，反而超過李夢陽的詩。然而天下的人論詩文必將何、李兩人并稱，又與邊貢、徐禎卿并稱四傑。他的觀點是："古詩在陶淵明時陷於沉溺，謝靈運奮力振興它，古詩的寫作方法在謝靈運時就消亡了。文章在隋時委靡不振，韓愈奮力振興它，古文的寫作方法在韓愈時就消亡了。"錢謙益編纂《列朝詩》，極力詆毁何景明。

徐禎卿

徐禎卿，字昌穀，吴縣人。資穎特，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自爲諸生，已工詩歌，與里人唐寅善，寅言之沈周、楊循吉，由是知名。舉弘治十八年進士。孝宗遣中使問禎卿與華亭陸深名，深遂得館選，而禎卿以貌寢不與。授大理左寺副，坐失囚，貶國子博士。

徐禎卿，字昌穀，吴縣人。資質聰明特别，家裏没有收藏一本書，但無所不通。自從成爲生員，已擅長寫詩歌，與同鄉唐寅友好，唐寅將徐禎卿的事告訴沈周、楊循吉，由此知名。考中弘治十八年進士。孝宗派遣中使去詢問徐禎卿與華亭陸深的名字，於是陸深被選入館閣，而徐禎卿因外貌醜陋未被選中。授予大理左寺副，因丢失囚犯定罪，被貶爲國子博士。

禎卿少與祝允明、唐寅、文徵明齊名，號"吴中四才子"。其爲詩，

徐禎卿少年時與祝允明、唐寅、文徵明齊名，號稱"吴中四才子"。他寫詩，喜好白居易、

喜白居易、劉禹錫。既登第，與李夢陽、何景明游，悔其少作，改而趨漢、魏、盛唐，然故習猶在，夢陽譏其守而未化。卒，年二十有三。

禎卿體癯神清，詩鎔煉精警，爲吴中詩人之冠，年雖不永，名滿士林。子伯虬，舉人，亦能詩。

劉禹錫。中進士後，與李夢陽、何景明交往，爲年少時的作品而慚愧，改爲學習漢、魏、盛唐，然而舊習慣仍存在，李夢陽譏笑他保守不開化。去世，時年二十三歲。

徐禎卿身體消瘦神色清朗，詩句經過錘煉精妙警闢，是吴中詩人之首，雖然生命短暫，但名聲遍布讀書人中。兒子徐伯虬，是舉人，也能作詩。

楊循吉

楊循吉，字君謙，吴縣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禮部主事。善病，好讀書，每得意，手足踔掉不能自禁，用是得顛主事名。一歲中，數移病不出。弘治初，奏乞改教，不許。遂請致仕歸，年纔三十有一。結廬支硎山下，課讀經史，旁通内典、稗官。父母歿，傾貲治葬，寢苫墓側。性狷隘，好持人短長，又好以學問窮人，至頰赤不顧。清寧宫災，詔求直言，馳疏請復建文帝尊號，格不行。武宗駐蹕南都，召賦《打虎曲》，稱旨，易武人裝，日侍御前爲樂府、小令。帝以優俳畜之，不授官。循吉以爲耻，閲九月辭歸。既復召至京，會帝崩，乃還。嘉靖中，獻《九廟頌》及《華陽求嗣齋儀》，報聞而已。

楊循吉，字君謙，吴縣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予禮部主事。容易生病，喜歡讀書，每當讀到心領神會時，手舞足蹈不能自我控制，因此得了個癲主事的名聲。一年中，多次因病請假不出門。弘治初年，上奏請求改爲教書，不許可。於是請求辭職回鄉，時年三十一歲。在支硎山下建造房屋，研讀經史，此外通曉佛經、野史。父母去世後，用盡資産辦理喪事，搭茅屋在墓旁居住。他心胸狹隘，好説人長短，又好以所學窮盡追問别人，至面紅耳赤也不顧。清寧宫發生火災，皇帝下詔徵求直言，急忙上疏請求恢復建文帝的尊號，與聖意抵觸没有實行。武宗出行在南京停留，召他賦《打虎曲》，符合皇帝心意，讓他換成武人的服裝，每天侍奉在皇帝面前作樂府、小令。皇帝把他當藝人一樣畜養，不授予官職。楊循吉認爲是耻辱，過了九個月就告辭歸鄉。後來又召至京城，碰巧皇帝駕崩，於是返回。嘉靖年間，進獻《九廟頌》及《華陽求嗣齋儀》，衹答覆説皇帝已知道了而已。

晚歲落寞，益堅癖自好。尚書顧璘道吴，以幣贄，促膝論文，歡甚。俄郡守邀璘，璘將赴之，循吉忽色變，驅之出，擲還其幣。明日，璘往謝，閉門不納。卒，年八十九。其詩文，自定爲《松籌堂集》，他所作又十餘種，幾及千卷。

他晚年落魄寂寞，更加固執怪僻自愛。尚書顧璘路過吴，送禮物去拜見他，一起談論文章，相處甚歡。不一會兒郡守邀請顧璘，顧璘將去赴會，楊循吉忽然變了臉色，將顧璘驅趕出去，把禮物扔還給他。第二天，顧璘去道歉，楊循吉閉門不讓進。去世，年八十九歲。他的詩文，自己定名爲《松籌堂集》，其他作品還有十多種，將近一千卷。

祝允明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祖顥，正統四年進士。内侍傳旨試能文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祖父祝顥，正統四年進士。内侍傳皇帝聖旨考試善寫文章的四個

者四人，顯與焉，入掖門，知欲令教小内竪也，不試而出。由給事中歷山西參政，并有聲。

允明以弘治五年舉於鄉，久之不第，授廣東興寧知縣。捕戮盗魁三十餘，邑以無警。稍遷應天通判，謝病歸。嘉靖五年卒。

允明生而枝指，故自號枝山，又號枝指生。五歲作徑尺字，九歲能詩。稍長，博覽群集，文章有奇氣，當筵疾書，思若涌泉。尤工書法，名動海内。好酒色六博，善新聲，求文及書者踵至，多賄妓掩得之。惡禮法士，亦不問生産，有所入，輒召客豪飲，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留一錢。晚益困，每出，追呼索逋者相隨於後，允明益自喜。所著有詩文集六十卷，他雜著百餘卷。

子續，正德中進士，仕至廣西左布政使。

唐寅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穎利，與里狂生張靈縱酒，不事諸生業。祝允明規之，乃閉户浹歲。舉弘治十一年鄉試第一，座主梁儲奇其文，還朝示學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幾，敏政總裁會試，江陰富人徐經賄其家僮，得試題。事露，言者劾敏政，語連寅，下詔獄，謫爲吏。寅耻不就，歸家益放浪。寧王宸濠厚幣聘之，寅察其有異志，佯狂使酒，露其醜穢。宸濠不能堪，放還。築室桃花塢，與客日般飲其中，年五十四而卒。

寅詩文，初尚才情，晚年頹然自放，謂後人知我不在此，論者傷之。吴中自枝山輩以放誕不羈爲世所指目，而文才輕艷，傾動流輩，傳説者

人，祝顯就在其中，進入宫殿的邊門，纔知道是想讓他們去教小宦官，没参加考試就出來了。由給事中歷任山西參政，都很有名聲。

祝允明在弘治五年鄉試中舉，長時間考不中進士，授予廣東興寧知縣。捕殺强盗首領三十多人，所在縣因此没有匪警。逐漸升遷爲應天通判，以生病爲由歸鄉。嘉靖五年去世。

祝允明天生多一個拇指，因此自號枝山，又號枝指生。五歲就能寫直徑一尺的字，九歲能作詩。稍大以後，博覽群書，文章有奇特的氣韵，面對衆人奮筆疾書，思維如泉涌。尤其擅長書法，名震海内。喜好酒色和六博游戲，善於作新曲，索求文章和書法的人接踵而至，多數人是賄賂歌妓偷偷地得到的。祝允明厭惡禮法和崇尚禮法的讀書人，也不問生産，有收入，就招客豪飲，花銷完了就停止，或者分給别人拿走，不留一文錢。晚年更困窘，每次出門，追着叫他索取欠款的人跟在後面，祝允明更加高興。所著有詩文集六十卷，其他雜著一百多卷。

兒子祝續，正德年間中進士，官至廣西左布政使。

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生性聰穎敏鋭，與同鄉的狂傲之人張靈縱酒，不從事什麽職業。祝允明規勸他，纔閉門讀書一年。考上弘治十一年鄉試第一名，主考官梁儲覺得他文章奇特，回到朝廷拿給學士程敏政看，程敏政也認爲奇特。不久，程敏政總管會試，江陰的富人徐經賄賂他的家僮，得到試題。事情敗露後，言官彈劾程敏政，話語牽連到唐寅，關入欽犯監獄，貶爲小吏。唐寅覺得耻辱不就職，回家後更放蕩。寧王朱宸濠以重禮聘請他，唐寅看出他有異心，便假裝瘋狂藉酒使性，抖露出他的醜陋污穢。朱宸濠不能忍受，放他回去。唐寅在桃花塢建築房屋，與客人每天在裏面游樂飲酒，五十四歲時去世。

唐寅的詩文，起初崇尚才情，晚年頹廢自我放縱，説後人瞭解我不在於此，議論的人也詆毁他。吴中從枝山等人就因放蕩不羈被世人指責，但是這些人的文才輕靡華麗，在同輩中引起轟

增益而附麗之，往往出名教外。

動，傳説的人對他們增添附會，常常超出禮教之外。

桑悦

時常熟有桑悦者，字民懌，尤怪妄，亦以才名吴中。書過目，輒焚棄，曰："已在吾腹中矣。"敢爲大言，以孟子自況。或問翰林文章，曰："虚無人，舉天下惟悦，其次祝允明，又次羅玘。"爲諸生，上謁監司，曰"江南才子"。監司大駭，延之較書，預刊落以試悦，文義不屬者，索筆補之。年十九舉成化元年鄉試，試春官，答策語不雅馴，被斥。三試得副榜，年二十餘耳，年籍誤二爲六，遂除泰和訓導。

當時常熟有個叫桑悦的人，字民懌，特别怪異狂妄，也因才氣在吴中出名。書看過後，就焚燒掉，説："已在我腹中了。"他敢説大話，將自己比作孟子。有人問翰林的文章，他説："空無一人，全天下衹有桑悦，其次是祝允明，再其次是羅玘。"當生員時，去拜見監司，自稱"江南才子"。監司很吃驚，請他校刊書籍，預先删掉一些來測試桑悦，對文義不連貫的地方，桑悦取筆補上。十九歲時中成化元年的鄉試，在禮部考試時，回答策問的語言不典雅純正，遭到斥責。第三次考試考上副榜，年齡衹二十多歲，年齡登記簿將二誤作六，於是授予泰和訓導。

學士丘濬重其文，屬學使者善遇之。使者至，問："悦不迎，豈有恙乎?"長吏皆銜之，曰："無恙，自負才名不肯謁耳。"使者遣吏召不至，益兩使促之。悦怒曰："始吾謂天下未有無耳者，乃今有之。與若期，三日後來，瀆則不來矣。"使者恚，欲收悦，緣濬故，不果。三日來見，長揖使者。使者怒，悦脱帽竟去。使者下階謝，乃已。

學士丘濬看重他的文才，囑咐學使者善待他。使者到了後，問："桑悦不來迎接，難道有病嗎?"長吏都恨他，説："没有病，自己仗恃有才氣名聲不肯拜見罷了。"使者派官吏去召他不來，加派兩人將他捉來。桑悦大怒説："開始我説天下没有無耳朵的人，現在就有。與你約定時間，三天後再去，怠慢我就不去了。"使者很生氣，想逮捕桑悦，因丘濬的緣故，没有實行。三天後去見使者，對使者作長揖。使者很憤怒，桑悦脱帽後就走了。使者下臺階向他道歉，纔停止。

遷長沙通判，調柳州。會外艱歸，遂不出。居家益狂誕，鄉人莫不重其文，而駭其行。

升遷爲長沙通判，調往柳州。恰逢父親去世回鄉，於是再也没出仕。住在家裏更加狂妄荒誕，同鄉的人没有人不看重他的文才，但對他的行爲很驚訝。

初，悦在京師，見高麗使臣市本朝《兩都賦》，無有，以爲耻，遂賦之。居長沙，著《庸言》，自以爲窮究天人之際。所著書，頗行於世。

當初，桑悦在京師，看見高麗的使臣買本朝的《兩都賦》，但没有，認爲是耻辱，於是作《兩都賦》。住在長沙時，著有《庸言》，自認爲是窮盡探究了天和人的關係。所著的書，在世上頗爲流行。

邊貢

邊貢，字廷實，歷城人。祖寧，應天治中。父節，代州知州。貢年二十舉於鄉，第弘治九年進士。除太常

邊貢，字廷實，歷城人。祖父邊寧，是應天的治中。父親邊節，是代州知州。邊貢二十歲時鄉試中舉，弘治九年進士及第。授予太常博士，

博士，擢兵科給事中。孝宗崩，疏劾中官張瑜，太醫劉文泰、高廷和用藥之謬，又劾中官苗逵、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用兵之失。改太常丞，遷衛輝知府，改荊州，并能其官。歷陝西、河南提學副使，以母憂家居。嘉靖改元，用薦，起南京太常少卿，三遷太常卿，督四夷館，擢刑部右侍郎，拜户部尚書，并在南京。

貢早負才名，美風姿，所交悉海内名士。久官留都，優閒無事，游覽江山，揮毫浮白，夜以繼日。都御史劾其縱酒廢職，遂罷歸。

顧璘　顧璟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九年進士。授廣平知縣，擢南京吏部主事，晋郎中。正德四年，出爲開封知府，數與鎮守太監廖堂、王宏忤，逮下錦衣獄，謫全州知州。秩滿，遷台州知府。歷浙江左布政使，山西、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所至有聲。遷吏部右侍郎，改工部。董顯陵工畢，遷南京刑部尚書。罷歸。年七十餘卒。

璘少負才名，與何、李相上下。虚己好士，如恐不及。在浙，慕孫太初一元，不可得見。道衣幅巾，放舟湖上，月下見小舟泊斷橋，一僧、一鶴，一童子煮茗，笑曰："此必太初也。"移舟就之，遂往還無間。撫湖廣時，愛王廷陳才，欲見之，廷陳不可。偵廷陳狎游，疾掩之，廷陳避不得，遂定交。既歸，構息園，大治幸舍居客，客常滿。

從弟璟，字英玉，以河南副使歸，居園側一小樓，教授自給。璘時時與客豪飲，伎樂雜作。呼璟，璟終

提拔爲兵科給事中。孝宗駕崩，上疏彈劾宦官張瑜，太醫劉文泰、高廷和用藥的錯誤，又彈劾宦官苗逵、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用兵的過失。改任太常丞，升遷爲衛輝知府，改任荊州，都能與那裏的官員和睦相處。歷任陝西、河南提學副使，因母親去世回家居住。嘉靖元年，因爲被推薦，起用任南京太常少卿，三次升遷至太常卿，管理四夷館，又提拔爲刑部右侍郎，授予户部尚書，都在南京任職。

邊貢很早就因有才而負有盛名，風姿優雅，所交往的人都是海内名士。在舊都長期做官，悠閑無事，游覽江山，揮毫暢飲，夜以繼日。都御史彈劾他放縱飲酒荒廢職務，於是被罷免回鄉。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九年進士。授予廣平知縣，提拔爲南京吏部主事，進升郎中。正德四年，外出任開封知府，多次與鎮守太監廖堂、王宏相抵觸，被逮捕關入錦衣獄，貶爲全州知州。任期滿後，升遷爲台州知府。歷任浙江左布政使，山西、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所到之處都有名聲。升遷爲吏部右侍郎，又改任工部。主管修顯陵完工後，升遷爲南京刑部尚書。被罷免回鄉。七十多歲時去世。

顧璘少年時就因有才而負有盛名，與何景明、李夢陽不相上下。自己虚心，好結交讀書人，惟恐比不上别人。在浙江時，仰慕孫太初一元，未能見到。他穿着家居常服，戴着頭巾，在湖中蕩舟，月光下看見有小舟停在斷橋邊，一僧人、一隻鶴，一個童子正煮着香茶，他笑着説："此人一定是太初了。"划動小船靠近他們，於是就往來不間斷。在湖廣任巡撫時，喜愛王廷陳的才華，想見他，王廷陳不同意。他打聽到王廷陳正在嬉戲游玩，迅速地衝過去，王廷陳來不及躲避，於是結交爲友。回鄉後，建造息園，大修客舍供客人居住，常常住滿客人。

堂弟顧璟，字英玉，以河南副使的身份歸鄉，居住息園旁邊的一座小樓内，靠教書爲生。顧璘常常與客人豪飲，歌伎的歌聲和樂曲聲交雜

不赴，其孤介如此。

四起。顧璘呼叫顧璟，顧璟始終不去，他就是如此孤僻耿直。

初，璘與同里陳沂、王韋，號"金陵三俊"。其後寶應朱應登繼起，稱四大家。璘詩，矩矱唐人，以風調勝。韋婉麗多致，頗失纖弱。沂與韋同調。應登才思泉涌，落筆千言。然璘、應登羽翼李夢陽，而韋、沂則頗持異論。三人者，仕宦皆不及璘。

起初，顧璘與同鄉陳沂、王韋號稱"金陵三俊"。後來寶應朱應登繼他們而出名，稱爲四大家。顧璘的詩，以唐人爲規矩法度，以格調取勝。王韋的詩委婉華麗富有情趣，但多失於纖細柔弱。陳沂的詩與王韋風格相同。朱應登才思如泉涌，下筆千言。然而顧璘和朱應登維護李夢陽，但王韋和陳沂頗持不同意見。這三個人在仕途上都比不上顧璘。

陳沂　王韋

陳沂，字魯南。正德中進士。由庶吉士歷編修、侍講，出爲江西參議，量移山東參政。以不附張孚敬、桂萼，改行太僕卿致仕。

陳沂，字魯南。正德年間中進士。由庶吉士歷任編修、侍講，出京任江西參議，被貶後就近授予山東參政。因不依附張孚敬、桂萼，改爲兼任太僕卿退休。

王韋，字欽佩。父徽，成化時給事中，直諫有聲。韋舉弘治中進士，由庶吉士歷官太僕少卿。子逢元，亦能詩。

王韋，字欽佩。父親王徽，成化時任給事中，因直諫而有名聲。王韋考中弘治年間的進士，由庶吉士歷任太僕少卿。兒子王逢元，也能作詩。

朱應登(等)

朱應登，字升之。弘治中進士，歷雲南提學副使，遷參政。恃才傲物，中飛語，罷歸。子曰藩，嘉靖間進士，終九江知府。能文章，世其家。

朱應登，字升之。弘治年間進士，歷任雲南提學副使，後升遷爲參政。自恃有才而輕視一切，被流言蜚語中傷，罷免回鄉。兒子朱曰藩，嘉靖年間進士，死在九江知府任上。能寫文章，繼承了家學。

南都自洪、永初，風雅未暢。徐霖、陳鐸、金琮、謝璿輩談藝正德時，稍稍振起。自璘主詞壇，士大夫希風附塵，厥道大彰。許穀、陳鳳、璿子少南、金大車、大輿、金鑾、盛時泰、陳芹之屬，并從之游。穀等皆里人，鑾僑居客也。儀真蔣山卿、江都趙鶴亦與璘遥相應和。沿及末造，風流未歇云。

南京自洪武、永樂初年，詩文還不興盛。徐霖、陳鐸、金琮、謝璿等人在正德時談論詩藝，纔漸漸振興起來。自從顧璘成爲文壇盟主，士大夫仰慕他的風操，步他的後塵，他的主張大大彰揚。許穀、陳鳳、謝璿的兒子謝少南、金大車、金大輿、金鑾、盛時泰、陳芹這些人，都一起和他交游。許穀等都是同鄉，金鑾是僑居此地的外地人。儀真蔣山卿、江都趙鶴也與顧璘遥相應和。沿襲到明末，風雅流韵還沒有停息。

鄭善夫

鄭善夫，字繼之，閩縣人。弘治十八年進士。連遭内外艱，正德六年始爲户部主事，榷税滸墅，以清操聞。時劉瑾雖誅，嬖倖用事。善夫憤

鄭善夫，字繼之，閩縣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父母接連去世，正德六年纔任户部主事，在滸墅收税，以廉潔的節操聞名。當時劉瑾雖然被殺了，但寵幸之人專權。鄭善夫對此感到憤恨，

之，乃告歸，築草堂金鼇峰下，爲遲清亭，讀書其中，曰："俟天下之清也。"寡交游，日晏未炊，欣然自得。起禮部主事，進員外郎。武宗將南巡，偕同列切諫，杖於廷，罰跪五日。善夫更爲疏草，置懷中，屬其僕曰："死即上之。"幸不死，嘆曰："時事若此，尚可靦顏就列哉!"乞歸未得，明年力請，乃得歸。嘉靖改元，用薦起南京刑部郎中，未上，改吏部。行抵建寧，便道游武夷、九曲，風雪絶糧，得病卒，年三十有九。

於是請求辭職回鄉，在金鼇峰下修建草堂，建遲清亭，在亭中讀書，說："等候天下清明啊。"很少交游，每天很晚了也不做飯，欣然自得。起用任禮部主事，進升爲員外郎。武宗將要南巡，與同僚一起懇切進諫，被在殿廷上杖打，罰跪五天。鄭善夫又寫了奏疏的草稿，放在懷中，囑咐他的僕人說："死後立即把它上呈。"幸而没死，感嘆地説："時事像這樣，還能够慚愧地與其他人同列嗎!"請求回家未得到許可，第二年又極力請求，纔得以返回。嘉靖元年，因受推薦被起用任南京刑部郎中，還未上任，改任吏部。走到建寧，順路游覽武夷、九曲，遇到風雪，糧食斷絶，得病去世，時年三十九歲。

善夫敦行誼，婚嫁七弟妹，貲悉推予之，葬母黨二十二人。所交盡名士，與孫一元、殷雲霄、方豪尤友善。作詩，力摹少陵。

鄭善夫爲人厚道，七個弟妹的婚嫁，錢財他全部推讓給弟妹，安葬母親的二十二個族人。所交往的人都是名士，與孫一元、殷雲霄、方豪尤其友好。作詩力求仿效杜少陵。

殷雲霄

雲霄，字近夫，壽張人，善夫同年進士。作蓄艾堂，聚書數千卷，以作者自命。正德中，官南京給事中。武宗納有娠女子馬姬宫中，雲霄偕同官疏諫，引李園、吕不韋事爲諷，不報。卒官，年三十有七。鄉人穆孔暉畏雲霄峭直，曰："殷子耻不善，不啻負穢然。"

殷雲霄，字近夫，壽張人，與鄭善夫是同年的進士。修建蓄艾堂，收集了幾千卷書，以作者自許。正德年間，任南京給事中。武宗將有身孕的女子馬姬納入宫中，殷雲霄與同僚一起上疏規勸，引用李園、吕不韋的事作爲譬喻，没有答覆。在任時去世，時年三十七歲。同鄉穆孔暉畏懼殷雲霄的嚴峻剛正，他説："殷子以不善爲耻辱，如同負罪一樣。"

方豪

方豪，字思道，開化人。正德三年進士。除崑山知縣，遷刑部主事。諫武宗南巡，跪闕下五日，復受杖。歷官湖廣副使，罷歸。一元，見《隱逸傳》。

方豪，字思道，開化人。正德三年進士。授予崑山知縣，升遷爲刑部主事。進言勸阻武宗南巡，在宫闕下跪了五天，又受到杖刑。歷任湖廣副使，被罷免還鄉。孫一元，見《隱逸傳》。

徐𤊹

閩中詩文，自林鴻、高棅後，閱百餘年，善夫繼之。迨萬曆中年，曹學佺、徐𤊹輩繼起，謝肇淛、鄧原岳和之，風雅復振焉。

福建的詩文，自林鴻、高棅之後，經歷一百多年，鄭善夫繼承了他們。到萬曆中年，曹學佺、徐𤊹等人相繼崛起，謝肇淛、鄧原岳和他們呼應，詩文又得到振興。

學佺詳見後傳。𤊹，字興公，閩縣人。兄熥，萬曆間舉人。𤊹以布衣

曹學佺詳見後面的傳記。徐𤊹，字興公，閩縣人。哥哥徐熥，萬曆年間的舉人。徐𤊹一生都

終。博聞多識，善草隸書。積書鼇峰書舍至數萬卷。

是平民。博學多識，善於寫草書和隸書。在鼇峰書舍收藏書籍達幾萬卷。

謝肇淛 鄧原岳

肇淛，字在杭。萬曆三十年進士。官工部郎中，視河張秋，作《北河紀略》，具載河流原委及歷代治河利病。終廣西右布政使。原岳，字汝高，亦閩縣人，肇淛同年進士，終湖廣副使。

謝肇淛，字在杭。萬曆三十年進士。任工部郎中，到張秋視察黃河，作《北河紀略》，詳細記載河流發源流向以及歷代治河的利弊。最後任廣西右布政使。鄧原岳，字汝高，也是閩縣人，與謝肇淛是同年的進士，最後任湖廣副使。

陸深

陸深，字子淵，上海人。弘治十八年進士，二甲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劉瑾嫉翰林官亢己，悉改外，深得南京主事。瑾誅，復職，歷國子司業、祭酒，充經筵講官。奏講官撰進講章，閣臣不宜改竄。忤輔臣，謫延平同知。晋山西提學副使，改浙江。累官四川左布政使。松、茂諸番亂，深主調兵食，有功，賜金幣。嘉靖十六年，召爲太常卿兼侍讀學士。世宗南巡，深掌行在翰林院印，御筆刪"侍讀"二字，進詹事府詹事，致仕。卒，謚文裕。

陸深，字子淵，上海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是殿試二等的第一名。選任庶吉士，授予編修。劉瑾忌恨翰林的官員抵制自己，將他們全部改爲外地官，陸深得任南京主事。劉瑾被殺後，恢復原職，歷任國子司業、祭酒，充任御前講席講官。上奏請求講官撰寫進獻的講義，内閣大臣不應該竄改。冒犯了宰輔大臣，被貶爲延平同知。進升爲山西提學副使，又改任浙江。多次提升至四川左布政使。松、茂各番族叛亂，陸深主管調遣士兵和軍糧，有功，皇帝賜予金幣。嘉靖十六年，召入任太常卿兼侍讀學士。世宗南巡，陸深掌管皇帝駐扎處翰林院的印章，皇帝親筆刪去"侍讀"二字，進升爲詹事府詹事，辭職。去世，謚號文裕。

深少與徐禎卿相切磨，爲文章有名。工書，仿李邕、趙孟頫。賞鑒博雅，爲詞臣冠。然頗倨傲，人以此少之。

陸深年少時與徐禎卿相互切磋，寫文章有名聲。他擅長書法，仿效李邕、趙孟頫。鑒賞能力廣博雅正，在文學侍臣中占首位。然而很傲慢，人們因此看不起他。

王圻

同邑有王圻者，字元翰。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除清江知縣，調萬安。擢御史，忤時相，出爲福建按察僉事，謫邛州判官。兩知進賢、曹縣，遷開州知州。歷官陝西布政參議，乞養歸，築室淞江之濱，種梅萬樹，目曰梅花源。以著書爲事，年逾耄耋，猶篝燈帳中，丙夜不輟。所撰《續文獻通考》諸書行世。

同邑有個叫王圻的人，字元翰。嘉靖四十四年進士。任清江知縣，調任萬安。提拔爲御史，觸犯了當朝宰相，外出任福建按察僉事，貶爲邛州判官。任進賢、曹縣兩縣知縣，升遷爲開州知州。歷任陝西布政參議，請求回鄉奉養父母，在淞江之濱修建房屋，種植上萬株梅花，稱作梅花源。以著書作爲事業，年過八十，還在帳中點着燈，至三更也不停筆。他所撰寫的《續文獻通考》等書流行於世。

初，圻以奏議爲趙貞吉所推。張

起初，王圻因上奏議被趙貞吉推舉。張居正

居正與貞吉交惡，諷圻攻之，不應。高拱爲圻座主，時方修隙徐階，又以圻爲私其鄉人不助己，不能無恚，遂摭拾之。

與趙貞吉關係惡化，暗示王圻攻擊趙貞吉，王圻不答應。高拱是王圻的主考官，當時正報復徐階，又因王圻爲了偏袒他的同鄉徐階而不幫助自己，不能没有憤恨之情，於是就挑剔他。

王廷陳

王廷陳，字穉欽，黄岡人。父濟，吏部郎中。廷陳穎慧絶人，幼好弄，父扶之，輒大呼曰："大人奈何虐天下名士!"正德十二年，成進士，選庶吉士，益恃才放恣。故事，兩學士爲館師，體嚴重，廷陳伺其退食，獨上樹杪，大聲叫呼。兩學士無如之何，佯弗聞也。武宗下詔南巡，與同館舒芬等七人將疏諫，館師石瑤力止之。廷陳賦《烏母謡》，大書於壁以刺，瑤及執政皆不悦。已而疏上，帝怒，罰跪五日，杖於廷。時已改吏科給事中，乃出爲裕州知州。

王廷陳，字穉欽，黄岡人。父親王濟，吏部郎中。王廷陳聰穎過人，幼年時貪玩，父親鞭打他，他就大叫説："大人怎麽虐待天下的名士!"正德十二年，成爲進士，選爲庶吉士，更加依仗才氣放縱無忌。按慣例，侍讀、侍講兩學士是學館的老師，體貌嚴肅穩重，王廷陳等到他們退席進食時，獨自爬上樹梢，大聲呼叫他們。兩學士不知怎樣對付他，假裝没聽見。武宗下詔南巡，王廷陳與同館的舒芬等七人將上疏勸諫，學館老師石瑤極力阻止他們。王廷陳作《烏母謡》，大字寫在墻壁上諷刺他，石瑤及執政大臣都不高興。不久奏疏呈上，皇帝大怒，罰跪五天，在宫廷上杖打。當時，王廷陳已改任吏科給事中，於是調出京任裕州知州。

廷陳不習爲吏，又失職怨望，簿牒堆案，漫不省視。夏日裸跣坐堂皇，見飛鳥集庭樹，輒止訟者，取彈彈之。上官行部，不出迎。已而布政使陳鳳梧及巡按御史喻茂堅先後至，廷陳以鳳梧座主，特出迓。鳳梧好謂曰："子候我固善，御史即來，候之當倍謹。"廷陳許諾。及茂堅至，銜其素驕蹇，有意裁抑之，以小過榜州吏。廷陳爲跪請，茂堅故益甚。廷陳大罵曰："陳公誤我。"直上堂搏茂堅，悉呼吏卒出，鎖其門，禁絶供億，且將具奏。茂堅大窘，鳳梧爲解，乃夜馳去。尋上疏劾之，適裕人被案者逸出，奏廷陳不法事，收捕繫獄，削籍歸。世宗踐阼，前直諫被謫者悉復官，獨廷陳以罣吏議不與。

王廷陳不習慣做官，又因削職而怨恨，文書堆放案頭，全不批閲。夏天露體赤脚坐在堂上，看見飛鳥停歇在庭院中的樹上，就制止訴訟者，取出彈弓打鳥。上級官員來巡視，也不出去迎接。不久布政使陳鳳梧及巡按御史喻茂堅先後到達，王廷陳因陳鳳梧是他的主考官，特地出去迎接。陳鳳梧好言説："你等候我固然好，御史很快就會來，等候他應當倍加謹慎。"王廷陳答應了。等喻茂堅到來，恨王廷陳素來傲慢，有意要壓制他，以小過失鞭打州吏。王廷陳跪着爲官吏求情，喻茂堅故意打得更厲害。王廷陳大駡道："陳公害我。"徑直上堂打喻茂堅，將吏卒全部叫出來，鎖住門，斷絶飲食供給，并將準備奏疏上奏。喻茂堅非常難堪，陳鳳梧爲他解圍，於是連夜飛奔而去。不久，喻茂堅上疏彈劾王廷陳，恰逢裕州犯案的人逃跑，上奏王廷陳違法的事情，逮捕入獄，削除官籍回鄉。世宗即位，以前因直言進諫被貶的人全部恢復官職，惟獨王廷陳因受官吏議論的牽連而不在其中。

屏居二十餘年，嗜酒縱倡樂，益

王廷陳隱退二十多年，嗜好飲酒縱情歌舞，

自放廢。士大夫造謁，多蓬髮赤足，不具賓主禮。時衣紅紫窄袖衫，騎牛跨馬，嘯歌田野間。嘉靖十八年，詔修《承天大志》，巡撫顧璘以廷陳及顏木、王格薦。書成，不稱旨，賜銀幣而已。廷陳才高，詩文重當世，一時才士鮮能過之。木，應山人，官亳州知州。格，京山人，官河南僉事。

更加放縱頹廢。士大夫去拜訪他，他大多蓬髮赤脚，不具有賓主的禮儀。時時穿着紅紫色的窄袖衫，騎牛跨馬，在田野間大聲歌唱。嘉靖十八年，詔令編修《承天大志》，巡撫顧璘將王廷陳及顏木、王格推薦上去。書編寫完成，不符合皇上意旨，僅賜予銀幣而已。王廷陳才氣高邁，詩文在當時深受重視，當時的才子很少有能超過他的。顏木，應山人，任亳州知州。王格，京山人，任河南僉事。

李濂

李濂，字川父，祥符人。舉正德八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沔陽知州，稍遷寧波同知，擢山西僉事。嘉靖五年，以大計免歸，年纔三十有八。濂少負俊才，時從俠少年聯騎出城，搏獸射雉，酒酣悲歌，慨然慕信陵君、侯生之爲人。一日作《理情賦》，友人左國璣持以示李夢陽，夢陽大嗟賞，訪之吹臺，濂自此聲馳河、雒間。既罷歸，益肆力於學，遂以古文名於時。初受知夢陽，後不屑附和。里居四十餘年，著述甚富。

李濂，字川父，祥符人。考取正德八年鄉試第一名，第二年成爲進士。授予沔陽知州，逐漸升遷爲寧波同知，提拔爲山西僉事。嘉靖五年，因考核被免職回鄉，年齡纔三十八歲。李濂少年時有傑出才能，時時與俠義少年一起騎馬出城，捕捉野獸射獵野鷄，酒喝到酣暢時就悲壯地唱歌，感慨仰慕信陵君、侯生的爲人。一天作《理情賦》，友人左國璣將它拿給李夢陽看，李夢陽非常贊賞，在吹臺拜訪他，李濂從此在河、雒之間名聲大震。被罷免回鄉後，更加在學業方面盡力，於是以古文在當時名噪一時。當初受到李夢陽的知遇，後來不屑於附和李夢陽。在家居住了四十多年，著述很豐富。

明史卷二百八十七

列傳第一百七十五

文苑(三)

文徵明 蔡羽(等) 黄佐 歐大任 黎民表 柯維騏
王慎中 屠應埈(等) 高叔嗣 蔡汝楠 陳束 任瀚 熊過 李開先
田汝成 (子)藝蘅 皇甫涍 (弟)沖 汸 濂 茅坤 (子)維
謝榛 盧柟 李攀龍 梁有譽(等) 王世貞 汪道昆
胡應麟 (弟)世懋 歸有光 (子)子慕 胡友信

文徵明

文徵明，長洲人，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别號衡山。父林，温州知府。叔父森，右僉都御史。林卒，吏民醵千金爲賻。徵明年十六，悉却之。吏民修故却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淵，而記其事。

徵明幼不慧，稍長，穎異挺發。學文於吴寬，學書於李應禎，學畫於沈周，皆父友也。又與祝允明、唐寅、徐禎卿輩相切劘，名日益著。其爲人和而介。巡撫俞諫欲遺之金，指所衣藍衫，謂曰："敝至此邪?"徵明佯不喻，曰："遭雨敝耳。"諫竟不敢言遺金事。寧王宸濠慕其名，貽書幣聘之，辭病不赴。

正德末，巡撫李充嗣薦之，會徵明亦以歲貢生詣吏部試，奏授翰林院待詔。世宗立，預修《武宗實録》，侍經筵，歲時頒賜，與諸詞臣齒。而是時專尚科目，徵明意不自得，連歲

文徵明，長洲人，起初叫文璧，以字行於世，改字爲徵仲，别號衡山。父親文林，温州知府。叔父文森，右僉都御史。文林去世後，官吏和百姓凑了千金爲他辦喪事。文徵明時年十六歲，全部推却了。官吏和老百姓整修原來的却金亭，與前任太守何文淵相配，并記載這件事。

文徵明幼年時并不聰明，稍大以後，聰穎過人。他跟隨吴寬學習作文章，跟隨李應禎學習書法，跟隨沈周學習繪畫，這些人都是他父親的朋友。又與祝允明、唐寅、徐禎卿等人相互切磋，名聲日益顯著。文徵明爲人温和而耿介。巡撫俞諫想送錢給他，指着他穿的藍色衣衫，説："怎麽破舊到這個樣子?"文徵明假裝不明白，説："遭雨淋破舊了。"俞諫最終不敢説送錢的事。寧王朱宸濠仰慕他的名氣，送去書信和禮物聘請他，文徵明以生病推辭不去。

正德末年，巡撫李充嗣推薦他，碰巧文徵明也以歲貢生的身份到吏部考試，上奏授予翰林院待詔。世宗即位，參預編修《武宗實録》，侍奉御前講席，每年頒發賞賜，與各文學侍臣相同。這時專門崇尚科舉考試，文徵明覺得不得志，連

乞歸。

先是，林知温州，識張璁諸生中。璁既得勢，諷徵明附之，辭不就。楊一清召入輔政，徵明見獨後。一清亟謂曰："子不知乃翁與我友邪?"徵明正色曰："先君棄不肖三十餘年，苟以一字及者，弗敢忘，實不知相公與先君友也。"一清有慚色，尋與璁謀，欲徙徵明官。徵明乞歸益力，乃獲致仕。四方乞詩文書畫者，接踵於道，而富貴人不易得片楮，尤不肯與王府及中人，曰："此法所禁也。"周、徽諸王以寶玩爲贈，不啓封而還之。外國使者道吴門，望里肅拜，以不獲見爲恨。文筆遍天下，門下士贋作者頗多，徵明亦不禁。嘉靖三十八年卒，年九十矣。

年請求回鄉。

起先，文林在温州任知府，在諸生中認識張璁。張璁得勢以後，暗示文徵明依附他，文徵明推辭不去。楊一清被召入閣輔政，文徵明拜見他獨自落在後面。楊一清多次對他說："你不知道你父親與我是朋友嗎?"文徵明嚴肅地說："先父去世已有三十多年了，如果有一字留給我，不敢忘記，實在不知道相公與先父是朋友。"楊一清面有慚色，不久與張璁商量，想調動文徵明的官職。文徵明請求回鄉更加强烈，於是獲准辭職。四方請求詩文書畫的人，在路上接踵而至，而富貴人不容易得到一張，他尤其不肯給予王府和宦官，他説："這是法規所禁止的。"周王、徽王等贈給他寶貝玩物，文徵明不啓封就退還給他們。外國使者經過吴門，望着他住的地方恭敬地拜揖，因不能見面而遺憾。文徵明的文章遍天下，很多門人製作贋品，文徵明也不禁止。嘉靖三十八年去世，時年九十歲。

長子彭，字壽承，國子博士。次子嘉，字休承，和州學正。并能詩，工書畫篆刻，世其家。彭孫震孟，自有傳。

長子文彭，字壽承，任國子博士。次子文嘉，字休承，任和州學正。都能作詩，擅長書畫篆刻，繼承了家風。文彭的孫子文震孟，自己有傳記。

吴中自吴寬、王鏊以文章領袖館閣，一時名士沈周、祝允明輩與并馳騁，文風極盛。徵明及蔡羽、黄省曾、袁袠、皇甫冲兄弟稍後出。而徵明主風雅數十年，與之游者王寵、陸師道、陳道復、王穀祥、彭年、周天球、錢穀之屬，亦皆以詞翰名於世。

吴中自吴寬、王鏊以文章在館閣成爲領袖，一時間名士沈周、祝允明等人與他們一起馳騁文壇，文風極其興盛。文徵明及蔡羽、黄省曾、袁袠、皇甫冲兄弟稍後纔出名。但文徵明主宰文壇幾十年，與他交游的人有王寵、陸師道、陳道復、王穀祥、彭年、周天球、錢穀等人，也以詩文聞名於世。

蔡羽

蔡羽，字九逵，由國子生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自號林屋山人，有《林屋》、《南館》二集。自負甚高。文法先秦、兩漢。或謂其詩似李賀，羽曰："吾詩求出魏、晋上，今乃爲李賀邪!"其不肯屈抑如此。

蔡羽，字九逵，以國子生的身份被授予南京翰林院孔目。自號林屋山人，著有《林屋》、《南館》兩本詩文集。自認爲非常高超。文章效法先秦、兩漢。有人説他的詩像李賀，蔡羽説："我作詩追求超過魏、晋，現在反而成爲李賀了嗎!"他就是這樣不肯退讓屈服。

黄省曾

黄省曾，字勉之。舉鄉試。從王守仁、湛若水游，又學詩於李夢陽。

黄省曾，字勉之。鄉試中舉。跟從王守仁、湛若水一起游學，又跟從李夢陽學詩。著作有

所著有《五嶽山人集》。子姬水，字淳父，有文名，學書於祝允明。

《五嶽山人集》。兒子黄姬水，字淳父，文章有名聲，跟從祝允明學習書法。

袁袠

袁袠，字永之，七歲能詩。舉嘉靖五年進士，改庶吉士。張璁惡之，出爲刑部主事，累遷廣西提學僉事。兩廣自韓雍後，監司謁督府，率庭跪，袠獨長揖。無何，謝病歸。子尊尼，字魯望，亦官山東提學副使，有文名。

袁袠，字永之，七歲能作詩。考中嘉靖五年進士，改爲庶吉士。張璁討厭他，調出京任刑部主事，多次升遷至廣西提學僉事。兩廣從韓雍以後，監司拜見督府，全部要在庭中下跪，惟獨袁袠作長揖。不久，托病回鄉。兒子袁尊尼，字魯望，也任山東提學副使，文章有名聲。

王寵

王寵，字履吉，别號雅宜。少學於蔡羽，居林屋者三年，既而讀書石湖。由諸生貢入國子，僅四十而卒。行楷得晋法，書無所不觀。

王寵，字履吉，别號雅宜。少年時跟隨蔡羽學習，在林屋住了三年，後來又在石湖讀書。由生員貢舉入國子監，僅四十歲就去世了。他寫行楷承襲了晋人的風格，無書不看。

陸師道

陸師道，字子傳。由進士授工部主事，改禮部，以養母請告歸。歸而游徵明門，稱弟子。家居十四年，乃復起，累官尚寶少卿。善詩文，工小楷古篆繪事。人謂徵明四絶，不減趙孟頫，而師道并傳之，其風尚亦略相似。平居不妄交游，長吏罕識其面。女字卿子，適趙宧光，夫婦皆有聞於時。

陸師道，字子傳。由進士授予工部主事，後改任禮部，因奉養母親請假回鄉。回鄉後去文徵明門下游學，自稱弟子。在家居住了十四年，又被起用，多次升遷至尚寶少卿。他善於作詩文，擅長小楷古篆及繪畫。人稱文徵明有四絶，不比趙孟頫差，而陸師道承傳下來，他們的風格也略爲相似。平時在家不隨便交游，鄉里的官員很少能見到他。女兒字卿子，嫁給趙宧光，夫婦倆在當時都很有名。

陳道復　王穀祥(等)

陳道復，名淳，以字行。祖璚，副都御史。淳受業徵明，以文行著，善書畫，自號白陽山人。

陳道復，名淳，以字行於世。祖父陳璚，副都御史。陳淳受教於文徵明，以文章而著稱，擅長書法、繪畫，自號白陽山人。

王穀祥，字禄之。由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吏部員外郎。忤尚書汪鋐，左遷真定通判以歸。與師道俱有清望。

王穀祥，字禄之。由進士改爲庶吉士，歷任吏部員外郎。冒犯了尚書汪鋐，貶爲真定通判而辭職回鄉。與陸師道都有美好的聲望。

彭年，字孔嘉，其人亦長者。周天球，字公瑕；錢穀，字叔寶。天球以書，穀以畫，皆繼徵明表表吴中者也。

彭年，字孔嘉，這個人也是德高望重的人。周天球，字公瑕；錢穀，字叔寶。周天球的書法，錢穀的繪畫，都是繼文徵明之後在吴中特别突出的人。

何良俊

其後，華亭何良俊亦以歲貢生

後來，華亭何良俊也以歲貢生的身份進入

入國學。當路知其名，用蔡羽例，特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良俊，字元朗。少篤學，二十年不下樓，與弟良傅并負俊才。良傅舉進士，官南京禮部郎中，而良俊猶滯場屋，與上海張之象，同里徐獻忠、董宜陽友善，并有聲。及官南京，趙貞吉、王維楨相繼掌院事，與相得甚歡。良俊居久之，慨然嘆曰："吾有清森閣在海上，藏書四萬卷，名畫百籤，古法帖彝鼎數十種，棄此不居，而僕僕牛馬走乎！"遂移疾歸。海上中倭，復居金陵者數年，更買宅居吴閶。年七十始返故里。

國學。當權的人知道他的名聲，援引蔡羽的先例，特地授予南京翰林院孔目。何良俊，字元朗。從小非常愛學習，二十年不下樓，與弟弟何良傅都負有才氣。何良傅考中進士，任南京禮部郎中，而何良俊仍然停滯在考場，他與上海張之象，同鄉徐獻忠、董宜陽相友好，都有名聲。等到在南京任職，趙貞吉、王維楨相繼掌管翰林院事務，何良俊與他們相處得很愉快。何良俊住了很久後，感慨地嘆息道："我有清森閣在海邊，藏書四萬卷，名畫上百幅，古代的法帖、彝鼎幾十種，放棄那裏不居住，而像牛馬一樣風塵僕僕嗎！"於是稱病回家。海邊被倭寇侵擾，他又在金陵居住了幾年，又在吴閶買房宅居住。七十歲纔返回故鄉。

徐獻忠(等)

徐獻忠，字伯臣。嘉靖中，舉於鄉，官奉化知縣。著書數百卷。卒年七十七，王世貞私謚曰貞憲。

董宜陽，字子元。

張之象，字月鹿。祖萱，湖廣參議。父鳴謙，順天通判。之象由諸生入國學，授浙江按察司知事，以吏隱自命。歸益務撰著。晚居秀林山，罕入城市。卒年八十一。

徐獻忠，字伯臣。嘉靖年間，鄉試中舉，任奉化知縣。著書幾百卷。去世時七十七歲，王世貞私贈給他謚號貞憲。

董宜陽，字子元。

張之象，字月鹿。祖父張萱，任湖廣參議。父親張鳴謙，任順天通判。張之象由生員進入國學，授予浙江按察司知事，以官場隱士自命。歸鄉後更加努力從事撰著。晚年居住在秀林山，很少入城市。去世時八十一歲。

黄佐

黄佐，字才伯，香山人。祖瑜，長樂知縣，以學行聞。正德中，佐舉鄉試第一。世宗嗣位，始成進士，選庶吉士。嘉靖初，授編修，陳初政要務，又請修舉新政，疏皆留中。尋省親歸，便道謁王守仁，與論知行合一之旨，數相辨難，守仁亦稱其直諒。還朝，會出諸翰林爲外僚，除江西僉事。旋改督廣西學校，聞母病，引疾乞休，不俟報竟去，下巡撫林富逮問。富言佐誠有罪，第爲親受過，於情可原，乃令致仕。

黄佐，字才伯，香山人。祖父黄瑜，任長樂知縣，以學問和操行而聞名。正德年間，黄佐考中鄉試第一名。世宗繼位，纔成爲進士，選爲庶吉士。嘉靖初年，授予編修，黄佐陳述當政之初的要務，又請求實行新政，奏疏都被留在宫中。不久，省親回鄉，順道拜訪王守仁，與他討論知行合一的主旨，多次相互辯論反駁，王守仁也稱贊他正直誠信。回到朝廷，碰巧派衆翰林到京城外任官，授任江西僉事。隨即改到廣西管理學校，聽説母親生病，於是稱病請求退休，不等到批覆竟然離去，詔令巡撫林富逮捕審問。林富説黄佐誠然有罪，衹是爲父母而受過，就情理來説可以原諒，於是令黄佐辭職。

家居九年，簡宫僚，命以編修兼

在家居住九年，選拔太子的屬官，授予他編

司諫，尋進侍讀，掌南京翰林院。召爲右諭德，擢南京國子祭酒。母憂除服，起少詹事。謁大學士夏言，與論河套事不合。會吏部缺左侍郎，所司推禮部右侍郎崔桐及佐。給事中徐霈、御史艾朴言："桐與左侍郎許成名競進，至相詬詈；而佐及同官王用賓亦争覬望，惟恐或先之，宜皆止勿用。"言從中主之，遂皆賜罷。

修兼司諫，不久進升爲侍讀，掌管南京翰林院。又召回任右諭德，提升爲南京國子祭酒。服母喪期滿，起任爲少詹事。拜見大學士夏言，與他討論河套之事而不合。碰巧吏部缺左侍郎，主管官員推薦禮部右侍郎崔桐及黄佐。給事中徐霈、御史艾朴説："崔桐與左侍郎許成名争着進升，以至於相互辱駡；而黄佐及同官王用賓也争相希望得到此職，惟恐有人先得到，應該都禁止不用。"夏言從中主持此事，於是都被罷官。

佐學以程、朱爲宗，惟理氣之説，獨持一論。平生譔述至二百六十餘卷。所著《樂典》，自謂泄造化之秘。年七十七卒。穆宗詔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裕。

黄佐的學問以程、朱之學爲宗旨，惟獨在理氣之説方面，單獨持有見解。他一生的著述有二百六十多卷。所著的《樂典》，自稱表達出造化的秘密。七十七歲時去世。穆宗下詔追贈禮部右侍郎，謚號文裕。

佐弟子多以行業自飭，而梁有譽、歐大任、黎民表詩名最著云。

黄佐的弟子多以德行學業要求自己，而梁有譽、歐大任、黎民表的詩最著名。

歐大任　黎民表

歐大任，字楨伯，順德人。由歲貢生歷官南京工部郎中，年八十而終。

歐大任，字楨伯，順德人。由歲貢生歷任南京工部郎中，八十歲時去世。

黎民表，字惟敬，從化人，御史貫子也。舉鄉試，久不第，授翰林孔目，遷吏部司務。執政知其能文，用爲制敕房中書，供事内閣，加官至參議。

黎民表，字惟敬，從化人，御史黎貫的兒子。參加鄉試，很久不能中舉，授予翰林孔目，後來升遷爲吏部司務。掌權的人知道黎民表能寫文章，任用他爲制敕房中書，在内閣做事，加官至參議。

柯維騏

柯維騏，字奇純，莆田人。高祖潛，翰林學士。父英，徽州知府。維騏舉嘉靖二年進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未赴，輒引疾歸。張孚敬用事，創新制，京朝官病滿三年者，概罷免，維騏亦在罷中。自是謝賓客，專心讀書。久之，門人日進，先後四百餘人，維騏引披靡倦。慨近世學者樂徑易而憚積累，竊二氏之説以文其固陋也，作左右二銘，訓學者務實。以辨心術、端趨向爲實志，以存敬畏、密操履爲實功，而其極則以宰理人物、成能天地爲實用，作講義二卷。

柯維騏，字奇純，莆田人。高祖柯潛，翰林學士。父親柯英，徽州知府。柯維騏中嘉靖二年進士，授予南京户部主事，未赴任，就稱病回鄉。張孚敬當權後，創立新的制度，京城和朝廷的官員告病滿三年的，一律罷免，柯維騏也在被罷免的人中。從此謝絶賓客，專心讀書。很久以後，門人一天天前來，先後有四百多人，柯維騏引導扶持不知疲倦。他感慨近世的學者樂於快速便利，而懼怕積累，抄襲佛道兩家的學説來掩飾自己的閉塞淺陋，作左右兩篇銘文，教育學習的人要務實。以辨别心術、端正趨向作爲實際的志向，以心存敬畏、嚴格操守爲實際的功效，而這些的最高境界則以研討人物、成就天地作爲實際

《宋史》與《遼》、《金》二史，舊分三書，維騏乃合之爲一，以遼、金附之，而列二王於本紀。褒貶去取，義例嚴整，閲二十年而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編》。又著《史記考要》、《續莆陽文獻志》，及所作詩文集并行於世。

的作用，寫作講義二卷。《宋史》與《遼史》、《金史》，過去分爲三種書，柯維騏將這三種合爲一種，將《遼史》、《金史》附在《宋史》後，而將二王列入本紀。褒貶去取，義理體例嚴整，經過二十年纔完成，命名爲《宋史新編》。又著有《史記考要》、《續莆陽文獻志》，以及他所作的詩文集都流行於世。

維騏登第五十載，未嘗一日服官。中更倭亂，故廬焚毁，家困甚，終不妄取。世味無所嗜，惟嗜讀書。撫按監司時有論薦，不復起。隆慶初，廷臣復薦。所司以維騏年高，但授承德郎致仕。卒年七十有八。孫茂竹，海陽知縣。茂竹子昶，副都御史，巡撫山西。

柯維騏進士及第五十年，未曾做過一天官。中間遭遇倭寇擾亂，故居被焚毁，家裏十分貧困，始終不妄自取用。一生没有什麽嗜好，惟獨愛好讀書。撫按監司時常有人論説推薦他，但没有再起用他。隆慶初年，朝廷大臣又推薦他。主管官員以柯維騏年歲已高，衹授予他承德郎退休。去世時七十八歲。孫子柯茂竹，海陽知縣。柯茂竹的兒子柯昶，副都御史，任山西巡撫。

王慎中

王慎中，字道思，晋江人。四歲能誦詩，十八舉嘉靖五年進士，授户部主事，尋改禮部祠祭司。時四方名士唐順之、陳束、李開先、趙時春、任瀚、熊過、屠應埈、華察、陸銓、江以達、曾忭輩，咸在部曹。慎中與之講習，學大進。

王慎中，字道思，晋江人。四歲就能誦詩，十八歲時考中嘉靖五年進士，授予户部主事，不久改任禮部祠祭司。當時四方的名士唐順之、陳束、李開先、趙時春、任瀚、熊過、屠應埈、華察、陸銓、江以達、曾忭等人都在部曹。王慎中與他們談論研習，學問大有長進。

十二年，詔簡部郎爲翰林，衆首擬慎中。大學士張孚敬欲一見，辭不赴，乃稍移吏部，爲考功員外郎，進驗封郎中。忌者讒之孚敬，因覆議真人張衍慶請封疏，謫常州通判。稍遷户部主事、禮部員外郎，并在南京。久之，擢山東提學僉事，改江西參議，進河南參政。侍郎王杲奉命振荒，以其事委慎中，還朝，薦慎中可重用。會二十年大計，吏部注慎中不及。而大學士夏言先嘗爲禮部尚書，慎中其屬吏也，與相忤，遂内批不謹，落其職。

十二年，詔令選拔部郎爲翰林，衆人首先推舉王慎中。大學士張孚敬希望見他一面，王慎中推辭不去，於是不久改任到吏部，任考功員外郎，進升驗封郎中。嫉妒他的人到張孚敬那裏説他的壞話，因覆議道士張衍慶請求授予封號的奏疏，將王慎中貶爲常州通判。不久，升遷爲户部主事、禮部員外郎，都在南京。很久以後，提拔爲山東提學僉事，改任江西參議，進升爲河南參政。侍郎王杲奉命去賑濟饑荒，將這件事委托給王慎中，返回朝廷後，王杲推薦王慎中可以重用。碰上二十年大審查官吏，吏部記載王慎中没達到標準。而大學士夏言曾經是禮部尚書，王慎中是他屬下的官吏，與夏言相互抵觸，於是宫中傳出皇帝的聖旨稱王慎中不合爲官的體統，削去他的官職。

慎中爲文，初主秦、漢，謂東京

王慎中作文章，起初效法秦、漢，稱宋東

下無可取。已悟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仿，尤得力於曾鞏。順之初不服，久亦變而從之。壯年廢棄，益肆力古文，演迤詳贍，卓然成家，與順之齊名，天下稱之曰王、唐，又曰晉江、毗陵。家居，問業者踵至。年五十一而終。李攀龍、王世貞後起，力排之，卒不能掩。攀龍，慎中提學山東時所賞拔者也。慎中初號遵巖居士，後號南江。

屠應埈　華察

屠應埈，字文升，平湖人，刑部尚書勳子也。舉嘉靖五年進士。由郎中改翰林，官至右諭德。

華察，字子潛，無錫人。應埈同年進士。累官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

陸銓　江以達

陸銓，字選之，鄞人。嘉靖二年進士。與弟編修釴争大禮，并繫詔獄，被杖，後官廣西布政使。釴終山東提學副使，兄弟皆能文。

江以達，字子順，貴溪人。嘉靖五年進士。累官福建提學僉事。

高叔嗣

高叔嗣，字子業，祥符人。年十六，作《申情賦》幾萬言，見者驚異。十八舉於鄉，第嘉靖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吏部。歷稽勳郎中。出爲山西左參政，斷疑獄十二事，人稱爲神。遷湖廣按察使，卒官，年三十有七。

叔嗣少受知邑人李夢陽，及官吏部，與三原馬理、武城王道同署，以文藝相磨切。其爲詩，清新婉約，雖爲夢陽所知，不宗其說。陳束序其《蘇門集》，謂有應物之冲澹，兼曲江

京以下没有可取之處。不久領悟到歐陽修、曾鞏作文章的方法，於是全部焚燒舊作，一心學習效仿，尤其得力於曾鞏。唐順之起初不服，時間久了也改變態度跟從他。王慎中壯年被廢棄官職，更加致力於古文，他作的文章氣勢流轉綿長、詳盡充實，卓然自成一家，與唐順之齊名，天下人稱之爲王、唐，又叫晉江、毗陵。在家居住時，請教學業的人接踵而至。五十一歲時去世。李攀龍、王世貞後來崛起，極力排斥他，但最終也不能超過他。李攀龍，是王慎中在山東任提學時賞識提拔的。王慎中起初號遵巖居士，後來號南江。

屠應埈，字文升，平湖人，刑部尚書屠勳的兒子。考中嘉靖五年進士。由郎中改任翰林，官至右諭德。

華察，字子潛，無錫人。與屠應埈是同一年的進士。多次遷升官至侍講學士，掌管南京翰林院。

陸銓，字選之，鄞人。嘉靖二年進士。與弟弟編修陸釴參與争論大禮，都被關入欽犯監獄，受到杖刑，後陸銓任廣西布政使。陸釴最後任山東提學副使，兄弟兩人都能作文章。

江以達，字子順，貴溪人。嘉靖五年進士。多次遷升至福建提學僉事。

高叔嗣，字子業，祥符人。十六歲時，作了幾萬字的《申情賦》，見了的人都很驚異。十八歲鄉試中舉，嘉靖二年進士及第。授予工部主事，後改任吏部。歷任稽勳郎中。出任山西左參政，斷疑案十二件，人稱之爲神。升遷爲湖廣按察使，在任期間去世，時年三十七歲。

高叔嗣少年時受到同鄉人李夢陽的賞識，等到在吏部任職，與三原人馬理、武城人王道在同一官署，在文藝方面相互切磋。高叔嗣作詩，清新婉約，雖然受李夢陽賞識，但并不尊奉李夢陽的見解。陳束爲他的《蘇門集》作序，説他的詩

之沈雄，體王、孟之清適，具高、岑之悲壯。王世貞則曰："子業詩，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脱，石氣自青；又如衛洗馬言愁，憔悴婉篤，令人心折。"而蔡汝楠至推爲本朝第一云。兄仲嗣，官知府，亦有才名。

蔡汝楠

汝楠，字子木。兒時隨父南京，聽祭酒湛若水講學，輒有解悟。年十八，成嘉靖十一年進士，授行人。從王慎中、唐順之及叔嗣輩學爲詩。尋進刑部員外郎，徙南京刑部。善皇甫涍兄弟，尚書顧璘引爲忘年友。廷議改歸德州爲府，擢汝楠知其府事。以母憂歸，聚諸生石鼓書院，與説經。治民有惠政，既去，士民祠祀之。歷官江西左、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召爲兵部右侍郎，從諸大僚祝釐西宫，世宗望見其貌寢，改南京工部右侍郎，未幾卒。

汝楠始好爲詩，有重名。中年好經學，及官江西，與鄒守一、羅洪先游，學益進，然詩由此不工云。

陳束

陳束，字約之，鄞人。生而聰慧絶倫，好讀古書。會稽侍郎董玘官翰林時，聞束才，召視之。束垂髫而前，試詞賦立就，遂字以女，携至京，文譽益起。

嘉靖八年廷對，世宗親擢羅洪先、程文德、楊名爲一甲，而置唐順之及束、任瀚於二甲，皆手批其卷。無何，考庶吉士，得胡經等二十人，以束及順之、瀚曾奉御批，列經等首。座主張璁、霍韜以前此館選悉改他曹，引嫌，亦議改，乃寢前命，束授禮部主事。時有"嘉靖八才子"之

有韋應物詩的恬静，又兼有張曲江詩的深沉雄健，體現了王維、孟浩然詩的清美，具有高適、岑參詩的悲壯。王世貞則説："子業的詩，猶如在高山上鼓琴，沉思後快速前往，樹葉落盡，縈繞山石的雲氣自然變青；又猶如衛洗馬傾訴憂愁，憔悴而十分哀婉，令人傷心至極。"而蔡汝楠甚至將他的詩推崇爲本朝第一。高叔嗣的哥哥高仲嗣，任知府，也因才氣而知名。

蔡汝楠，字子木。兒時隨父親在南京，聽祭酒湛若水講學，就有所理解領悟。十八歲時，成爲嘉靖十一年的進士，授予行人。跟從王慎中、唐順之及高叔嗣等人學習作詩。不久進升刑部員外郎，遷移到南京刑部。與皇甫涍兄弟友好，尚書顧璘與他爲忘年之友。朝廷商議改歸德州爲府，提拔蔡汝楠任知府。因母親去世而回家，將生員集合在石鼓書院，與他們談經。治理百姓有仁惠的舉措，離去後，士民修建生祠祭祀他。歷任江西左、右布政使，提拔爲右副都御史，任河南巡撫。召爲兵部右侍郎，跟從各位大臣在西宫祝福，世宗看見他相貌醜陋，改任他爲南京工部右侍郎，不久去世。

蔡汝楠早年喜好作詩，享有盛名。中年時喜好經學，到江西任職時，與鄒守一、羅洪先交游，學業更有長進，然而作詩因此不精。

陳束，字約之，鄞人。生來就聰慧超群，好讀古書。會稽侍郎董玘任翰林時，聽説了陳束有才能，把他叫來看。陳束垂髮前來，用詞賦考他立即完成，董玘於是將女兒嫁給他，將他帶到京城，善寫文章的聲譽更加提高。

嘉靖八年，參加殿試，世宗親自選拔羅洪先、程文德、楊名爲一等，而將唐順之及陳束、任瀚列在二等，都親手批閲他們的試卷。不久，考庶吉士，選中胡經等二十人，因陳束及唐順之、任瀚的試卷曾經得到皇帝親自批閲，所以在胡經等人中列於首位。主考官張璁、霍韜將以前選任館職的全都改爲其他官署，爲了避嫌，也商議改任，於是廢止了以前的命令，陳束被授予禮

稱，謂束及王慎中、唐順之、趙時春、熊過、任瀚、李開先、吕高也。四郊改建，都御史汪鋐請徙近郊居民墳墓，束疏諫，不報。遷員外郎，改編修。

部主事。當時有“嘉靖八才子”之稱，説的是陳束及王慎中、唐順之、趙時春、熊過、任瀚、李開先、吕高。四方郊廟改建，都御史汪鋐請求遷移接近郊廟的居民的墳墓，陳束上疏進諫，没有答覆。升遷爲員外郎，改任編修。

束出璁、韜門，不肯親附。歲時上壽，望門投刺，輒馳馬過之。爲所惡，出爲湖廣僉事。分巡辰、沅，治有聲。稍遷福建參議，改河南提學副使。束故有嘔血疾，會科試期迫，試八郡之士，三月而畢，疾增劇，竟不起，年纔三十有三。妻董，亦能詩，束卒未幾亦卒，束竟無後。

陳束出於張璁、霍韜的門下，但不肯親近依附他們。每年拜壽，對着門留下名片，就驅馬而過。被張璁、霍韜厭惡，調出京任湖廣僉事。分管巡視辰州、沅州，治理很有聲譽。不久升遷爲福建參議，改任河南提學副使。陳束以前有吐血的疾病，碰巧科舉考試日期臨近，考試八郡學子，三個月結束，病情加重，竟然不能再起，時年纔三十三歲。妻子董氏，也能寫詩，陳束去世後不久也去世了，陳束最終没有後人。

當嘉靖初，稱詩者多宗何、李，束與順之輩厭而矯之。束早世，且稿多散逸，今所傳《后岡集》，僅十之一二云。

在嘉靖初年，談詩的人多尊崇何景明、李夢陽，陳束與唐順之等人厭惡并矯正這種現象。陳束去世早，并且文稿大多散佚，現在流傳的《后岡集》，據説僅占十分之一二。

任瀚

任瀚，字少海，南充人。嘉靖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未上，授吏部主事。屢遷考功郎中。十八年，簡宫僚，改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明年，拜疏引疾，出郭戒行，疏再上，不報，復自引還。給事中周來劾瀚舉動任情，蔑視官守。帝令自陳，瀚語侵掌詹事霍韜。帝怒，勒爲民。久之，遇赦，復官致仕。終世宗朝，中外屢薦，不復用。神宗嗣位，四川巡撫劉思潔、曾省吾先後疏薦，優旨報聞而已。瀚少懷用世志，百家二氏之書，罔不蒐討。被廢，益反求《六經》，闡明聖學。晚又潛心於《易》，深有所得。文亦高簡。卒年九十三。

任瀚，字少海，南充人。嘉靖八年進士。改爲庶吉士，但未上任，授予吏部主事。多次升遷至考功郎中。十八年，選拔太子屬官，改任爲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第二年，任瀚上奏疏稱病請求返鄉，出城要上路時，再次上奏疏，皇帝没有答覆，又自己返回。給事中周來彈劾任瀚憑性情做事，蔑視職守。皇帝命令他自己陳述，任瀚的言語侵犯到掌詹事霍韜。皇帝憤怒，勒令他去職爲民。很久以後，遇到赦免，被恢復官職退休。整個世宗時期，朝廷内外多次推薦，但不再任用。神宗嗣位，四川巡撫劉思潔、曾省吾先後上疏推薦，衹是頒發優厚對待的詔令答覆而已。任瀚在少年時就懷有治國的志向，百家和佛道的書籍，無不搜集研討。被廢官以後，更回過頭去探求《六經》，闡明聖人的學説。晚年又潛心於《易》，很有收獲。文章也寫得清高簡約。去世時九十三歲。

熊過　李開先

熊過，字叔仁，富順人。瀚同年進士。累官祠祭郎中，坐事貶秩，復

熊過，字叔仁，富順人。與任瀚是同一年的進士。多次遷升至祠祭郎中，因犯罪被貶職，又

除名爲民。

削去官籍成爲平民。

李開先，字伯華，章丘人。束同年進士。官至太常少卿。性好蓄書，李氏藏書之名聞天下。

李開先，字伯華，章丘人。與陳束是同一年的進士。官至太常少卿。生性喜好藏書，李氏藏書聞名天下。

吕高

吕高，字山甫，丹徒人。亦束同年進士。歷官山東提學副使。鄉試録文，舊多出學使者手，巡按御史葉經乞順之文。高心憾，寓書京師友人言經紕繆。嚴嵩惡經，遂置之死。及後大計，諸御史謂經禍由高，乃斥歸，於八子中，名最下。

吕高，字山甫，丹徒人。也是陳束同一年的進士。歷任山東提學副使。鄉試録文，過去大多出自學使之手，巡按御史葉經求取唐順之的文章。吕高心懷不滿，寄書信給京師的友人陳説葉經的錯誤。嚴嵩厭惡葉經，於是將他置於死地。到後來考核官員時，諸御史稱葉經的禍患是由吕高引起的，於是受貶斥回鄉，在八子中，吕高的名聲最差。

田汝成　田藝蘅

田汝成，字叔禾，錢塘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尋召改禮部。十年十二月，上言："陛下以青宫久虚，祈天建醮，復普放生之仁，凡羈蹄鎩羽禁在上林者，咸獲縱釋。顧使囹圄之徒久纏徽纆，衣冠之侣流竄窮荒，父子長離，魂魄永喪，此獨非陛下之赤子乎！望大廣皇仁，悉加寬宥。"忤旨，切責，停俸二月。屢遷祠祭郎中，廣東僉事，謫知滁州。

田汝成，字叔禾，錢塘人。嘉靖五年進士。授予南京刑部主事，不久，召入京改任禮部。十年十二月，田汝成進言説："陛下因爲太子宫長時間空虚，祈求天神，建立祭壇，又廣泛施予放生的仁慈，凡是拴着蹄子剪掉羽毛關在上林苑的動物，全部獲得釋放。却使囹圄之人長期遭到拘禁，士大夫之族流竄荒野，父子長期離别，永遠喪魂落魄，這些人難道不是陛下的赤子嗎！希望擴大皇恩，全部加以寬大。"因與聖旨相抵觸，受到嚴厲責備，被停發俸禄二個月。多次升遷至祠祭郎中，廣東僉事，後貶爲滁州知州。

復擢貴州僉事，改廣西右參議，分守右江。龍州土酋趙楷、憑祥州土酋李寰皆弑主自立，與副使翁萬達密討誅之。努灘賊侯公丁爲亂，斷藤峽群賊與相應。汝成復偕萬達設策誘擒公丁，而進兵討峽賊，大破之，又與萬達建善後七事，一方遂靖，有銀幣之賜。遷福建提學副使。歲當大比，預定諸生甲乙。比榜發，一如所定。

又被提拔爲貴州僉事，改任廣西右參議，分管右江。龍州土人首領趙楷、憑祥州土人首領李寰都是殺死自己的首領自立門户，田汝成與副使翁萬達秘密討伐殺了他們。努灘寇賊侯公丁叛亂，斷藤峽的各路寇賊與他相呼應。田汝成又偕同翁萬達設計誘捕侯公丁，并進兵討伐斷藤峽的寇賊，大敗他們，又與翁萬達上疏提出善後的七件事，於是整個地方平定下來，皇帝賜予他們銀幣。升遷爲福建提學副使。這年是鄉試之年，預測生員的名次。到發榜時，完全像所預測的那樣。

汝成博學工古文，尤善叙述。歷官西南，諳曉先朝遺事，撰《炎徼紀聞》。歸田後，盤桓湖山，窮浙西諸

田汝成學識廣博，擅長古文，尤其善於叙述。在西南任職，熟悉先朝的遺事，撰有《炎徼紀聞》。回鄉後，逗留在湖山之間，盡游浙西的

名勝，撰《西湖游覽志》，并見稱於時。他所論著甚多，時推其博洽。

各處名勝，撰有《西湖游覽志》，都在當時受到稱贊。他的著述很多，當時的人都推崇他學識廣博。

子藝蘅，字子萟。十歲從父過采石，賦詩有警句。性放誕不羈，嗜酒任俠。以歲貢生爲徽州訓導，罷歸。作詩有才調，爲人所稱。

兒子田藝蘅，字子萟。十歲時跟隨父親過采石磯，賦的詩中有精彩的句子。性情放蕩不羈，嗜好飲酒，講求俠義。以歲貢生任徽州訓導，後被罷免回鄉。作詩有才情韵調，被世人稱贊。

皇甫涍 皇甫沖

皇甫涍，字子安，長洲人。父録，弘治九年進士。任重慶知府。生四子，沖、涍、汸、濂。沖、汸同登嘉靖七年鄉薦。明年，汸第進士。又三年，涍第進士。又十三年，濂亦第進士。而沖尚爲舉子。兄弟并好學工詩，稱“皇甫四傑”。

皇甫涍，字子安，長洲人。父親皇甫録，弘治九年進士。任重慶知府。皇甫録生有四個兒子，他們是皇甫沖、皇甫涍、皇甫汸、皇甫濂。皇甫沖、皇甫汸同時在嘉靖七年鄉試中舉。第二年，皇甫汸考中進士。又過了三年，皇甫涍中進士。又過了十三年，皇甫濂也考中進士。而皇甫沖還祇是一個舉人。四兄弟都勤奮好學，擅長作詩，被稱爲“皇甫四傑”。

沖，字子浚，善騎射，好談兵。遇南北内訌，譔《幾策》、《兵統》、《枕戈雜言》三書，凡數十萬言。

皇甫沖，字子浚，擅長騎馬射箭，好談論軍事。遇上南方和北方發生内訌，他撰寫了《幾策》、《兵統》、《枕戈雜言》三本書，共幾十萬字。

涍，初授工部主事，改禮部。歷儀制員外郎，主客郎中。在儀制時，夏言爲尚書，連疏請建儲，皆涍起草，故言深知涍才。比簡宫僚，遂用爲春坊司直兼翰林檢討。言者論涍改官有私，謫廣平通判，量移南京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遷浙江僉事。大計京官，以南曹事論罷，邑邑發病卒。

皇甫涍，起初被授予工部主事，後改任禮部。歷任儀制員外郎，主客郎中。任儀制員外郎時，夏言任尚書，聯名上疏請立皇太子，都由皇甫涍起草，因此夏言深知皇甫涍的才華。等到選拔太子的僚屬，於是被任用爲春坊司直兼翰林檢討。言官上疏皇甫涍改任官職有私情，被貶爲廣平通判，後遇赦酌情調任南京刑部主事，進升爲員外郎，升任浙江僉事。在三年一次的官吏考核中因任南京曹官時的事被審查罷免，心情憂鬱而得病去世。

涍沈静寡舆，自負高俊，稍不當意，終日相對無一言。居官砥廉隅，然頗操切，多忤物，故數被讒謗云。

皇甫涍爲人沉静，不與世俗合流，自負高雅俊逸，稍不如意，整天相對不説一句話。爲官磨礪方正的節操，然而他辦事很急躁，經常與人不合，因此多次被人讒毁誹謗。

皇甫汸

汸，字子循，七歲能詩。官工部主事，名動公卿，沾沾自喜，用是貶秩爲黄州推官。屢遷南京稽勛郎中，再貶開州同知，量移處州府同知。擢

皇甫汸，字子循，七歲時便能作詩。任工部主事，名震公卿，於是沾沾自喜，因此被貶職爲黄州推官。多次提拔至南京稽勛郎中，再次被貶爲開州同知，遇赦酌情調任處州府同知。提升爲

雲南僉事，以計典論黜。汸和易，近聲色，好狎游。於兄弟中最老壽，年八十乃卒。

雲南僉事，在考核官吏時被貶退。皇甫汸對人溫和平易，親近音樂女色，喜好隨意嬉游。他是幾個兄弟中最長壽的，八十歲時纔去世。

皇甫濂

濂，字子約，初授工部主事，母喪除，起故官，典惜薪廠。賈人僞增數罔利，濂按其罪。賈人女爲尚書文明妾，明召濂切責之。濂抗言曰："公掌邦政，縱奸人干紀，又欲奪郎官法守邪？"明爲斂容謝。大計，謫河南布政司理問，終興化同知。

皇甫濂，字子約，起初被授予工部主事，爲母親服喪完畢後，被起用任原職，主管惜薪廠。某商人虛增數量騙取利益，皇甫濂治了他的罪。商人的女兒是尚書文明的妾，文明召皇甫濂去嚴厲斥責他。皇甫濂大聲說："公掌管國家大政，縱容壞人違法亂紀，又打算剥奪郎官法定的職守嗎？"文明爲此收斂怒容向皇甫濂道歉。在三年一次的官吏考核中，貶爲河南布政司理問，去世時任興化同知。

濂兄弟與黄魯曾、省曾爲中表兄弟，文藻亦相似。其後，里人張鳳翼、燕翼、獻翼并負才名。吴人語曰："前有四皇，後有三張。"鳳翼、燕翼終舉人。而獻翼爲太學生，名日益高，年老矣，狂甚，爲仇家所殺。

皇甫濂兄弟與黄魯曾、黄省曾是表兄弟，文采也相似。在他們之後，同鄉張鳳翼、張燕翼、張獻翼都以才華聞名。吴人說："前有四皇，後有三張。"張鳳翼、張燕翼去世時是舉人。而張獻翼成爲太學生，名聲日益高漲，年紀很大了還十分狂妄，被仇人殺害。

茅坤 茅維

茅坤，字順甫，歸安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歷知青陽、丹徒二縣。母憂，服闋，遷禮部主事，移吏部稽勳司，坐累，謫廣平通判。

茅坤，字順甫，歸安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歷任青陽、丹徒二縣知縣。母親去世，守喪期滿除服，升爲禮部主事，改任吏部稽勳司，因受牽連，貶爲廣平通判。

屢遷廣西兵備僉事，轄府江道。坤雅好談兵。猺賊據鬼子諸寨，殺陽朔令。朝議大征，總督應檟以問坤。坤曰："大征非兵十萬不可，餉稱之，今猝不能集，而賊已據險爲備，計莫若雕剿。倏入殲其魁，他部必讋，謀自全，此便計也。"檟善之，悉以兵事委坤。連破十七寨，晋秩二等。民立祠祀之。

他多次提升至廣西兵備僉事，管轄府江道。茅坤儒雅，喜歡談論軍事。猺人賊寇占據鬼子等寨，殺死陽朔縣令。朝廷商議大力征討，總督應檟以此事向茅坤詢問。茅坤說："要大力征討非十萬軍隊不可，軍餉也得與之相當，現在倉促間難以聚集，而賊寇已占據險要地形作好了準備，不如用剿除的策略。迅速攻入消滅賊寇的首領，其他部衆必然感到恐懼，各自圖謀自我保全，這是簡便的計謀。"應檟認爲這一計謀好，將領軍大事全部委派給茅坤。他連破十七個寨子，官職進升二級。百姓建生祠供奉他。

遷大名兵備副使，總督楊博嘆爲奇才，特薦於朝。爲忌者所中，追論其先任貪污狀，落職歸。時倭事方急，胡宗憲延之幕中，與籌兵事，奏

茅坤被提升爲大名兵備副使，總督楊博贊嘆他是奇才，特地推薦給朝廷。被忌妒他的人中傷，追究他在先前的任職中貪污的情況，被革職回家。當時倭寇侵擾正緊急，胡宗憲邀請他到幕

請爲福建副使。吏部持之，乃已。家人橫於里，爲巡按龐尚鵬所劾，遂褫冠帶。坤既廢，用心計治生，家大起。年九十，卒於萬曆二十九年。

府中，與他籌劃軍事，向朝廷奏請任他爲福建副使。吏部對此抵制，就作罷。家人橫行鄉里，被巡按龐尚鵬彈劾，於是被革除官籍。茅坤被廢除官籍後，一心經營家業，家業很快興旺。享年九十歲，在萬曆二十九年去世。

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順之喜唐、宋諸大家文，所著文編，唐、宋人自韓、柳、歐、三蘇、曾、王八家外，無所取，故坤選《八大家文鈔》。其書盛行海內，鄉里小生無不知茅鹿門者。鹿門，坤別號也。

茅坤擅長古文，心裏最佩服唐順之。唐順之喜歡唐、宋各大家的文章，他所編的文選，唐、宋人除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八家外，其他人的文章一律不選取，因此茅坤編選了《八大家文鈔》。這本書盛行全國，鄉里的後輩書生没有不知道茅鹿門的。鹿門，是茅坤的别號。

少子維，字孝若，能詩，與同郡臧懋循、吴稼竳、吴夢陽，并稱四子。嘗詣闕上書，希得召見，陳當世大事，不報。

茅坤的小兒子茅維，字孝若，擅長寫詩，與同郡的臧懋循、吴稼竳、吴夢陽并稱爲四子。他曾經到京城上書，希望得到皇上的召見，以陳述當時的國家大事，没有得到答覆。

謝榛　盧柟

謝榛，字茂秦，臨清人。眇一目。年十六，作樂府商調，少年爭歌之。已，折節讀書，刻意爲歌詩。西游彰德，爲趙康王所賓禮。入京師，脱盧柟於獄。

謝榛，字茂秦，臨清人。一隻眼睛是瞎的。十六歲時寫樂府商調，少年們爭相傳唱。不久，對自己嚴格要求，在家讀書，專心致志作歌賦詩。西游彰德，趙康王對他以賓客之禮相待。到京城，幫助盧柟出獄。

李攀龍、王世貞輩結詩社，榛爲長，攀龍次之。及攀龍名大熾，榛與論生平，頗相鐫責，攀龍遂貽書絶交。世貞輩右攀龍，力相排擠，削其名於七子之列。然榛游道日廣，秦、晉諸王爭延致，大河南、北皆稱謝榛先生。趙康王卒，榛乃歸。

李攀龍、王世貞等人成立詩社，謝榛爲社長，李攀龍在他之後。到李攀龍名聲大震，謝榛與他談論心志，互相指責，李攀龍便致信絶交。王世貞等人幫助李攀龍，對謝榛大力排擠，將他的名字從七子的行列中去掉。然而謝榛交游日益廣泛，秦王、晉王等爭相邀請他，黄河南、北都稱他謝榛先生。趙康王去世，謝榛纔回家。

萬曆元年冬，復游彰德，王曾孫穆王亦賓禮之。酒闌樂止，命所愛賈姬獨奏琵琶，則榛所製竹枝詞也。榛方傾聽，王命姬出拜，光華射人，藉地而坐，竟十章。榛曰："此山人里言耳，請更製，以備房中之奏。"詰朝上新詞十四闋，姬悉按而譜之。明年元旦，便殿奏伎，酒止送客，即盛禮而歸姬於榛。榛游燕、趙間，至大名，客請賦壽詩百章，成八十餘首，

萬曆元年冬天，謝榛重游彰德，趙康王的曾孫趙穆王也以賓客之禮相待。酒盡樂終，趙穆王命所寵愛的賈姬獨奏琵琶，曲子則是謝榛所寫的竹枝詞。謝榛正在傾聽，趙穆王命賈姬出來拜見謝榛，賈姬光采照人，席地而坐，彈奏了十章。謝榛説："這是山野村夫的詞語，請讓我重新寫作，以供室内演奏。"第二天清晨他獻上新詞十四首，賈姬按照新詞全部譜曲。第二年元旦，在便殿演奏，飲酒結束送客，將賈姬作爲盛禮送給謝榛。謝榛游歷燕、趙之間，到達大名，客人請

投筆而逝。

謝榛作祝壽的詩一百章，寫成八十多首時，扔掉筆去世了。

當七子結社之始，尚論有唐諸家，各有所重。榛曰："取李、杜十四家最勝者，熟讀之以會神氣，歌咏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得此三要，則浩乎渾淪，不必塑謫仙而畫少陵也。"諸人心師其言，厥後雖合力擯榛，其稱詩指要，實自榛發也。

在七子結社之初，仍議論唐代各家，各有所重。謝榛說："選取李、杜等十四家中最優秀的篇章，熟讀它們以會通神氣，歌咏它們以求得聲調，玩味它們以吸取精華。得到了這三個要點，就浩大渾然，不必塑造李謫仙而畫出杜少陵了。"幾個人都認爲他的話很對，這以後雖然合力排擠謝榛，但他們論詩的要旨，實際上是從謝榛生發出來的。

盧柟，字少楩，濬縣人。家素封，輸貲爲國學生。博聞强記，落筆數千言。爲人跅弛，好使酒罵座。常爲具召邑令，日晏不至，柟大怒，徹席滅炬而卧。令至，柟已大醉，不具賓主禮。會柟役夫被搒，他日墻壓死，令即捕柟，論死，繫獄，破其家。里中兒爲獄卒，恨柟，笞之數百，謀以土囊壓殺之，爲他卒救解。柟居獄中，益讀所携書，作《幽鞫》、《放招》二賦，詞旨沈鬱。

盧柟，字少楩，濬縣人。家中無人做官但富比封君，上交錢財而成爲國學生。他博聞强記，一下筆就能寫數千字。爲人放蕩，喜歡趁酒使性謾駡同座的人。他曾經準備酒席宴請縣令，時間很晚了縣令未來，盧柟大怒，撤掉酒席滅掉燈火，躺下睡覺了。縣令到時，盧柟已大醉，没有一點賓主之禮。正好盧柟的役夫被棒打，不久被墻壓死，縣令立即逮捕了盧柟，判處死刑，關進監獄，抄了他的家。鄉里有人在監獄裏當看守，憎恨盧柟，用鞭子打他幾百下，謀劃用裝土的口袋壓死他，被其他的看守解救。盧柟在監獄中，更加用心閱讀所帶的書，寫了《幽鞫》、《放招》兩首賦，言辭旨要沉悶憂鬱。

謝榛入京師，見諸貴人，泣訴其冤狀曰："生有一盧柟不能救，乃從千古哀沅而吊湘乎！"平湖陸光祖選得濬令，因榛言平反其獄。柟出，走謁榛。榛方客趙康王所，王立召見柟，禮爲上賓。諸宗人以王故争客柟，柟酒酣駡座如故。及光祖爲南京禮部郎，柟往訪之，遍游吴會無所遇，還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柟騷賦最爲王世貞所稱，詩亦豪放如其爲人。

謝榛到京城，拜見衆權貴，哭訴他的冤情說："有一個活着的盧柟不能相救，反而要在千古之後去哀吊屈原嗎！"平湖陸光祖被選爲濬縣縣令，因謝榛的言論而爲盧柟平反了冤獄。盧柟出獄後，前去拜見謝榛。謝榛正在趙康王那裏做客，趙康王立即召見盧柟，待爲上賓。王族衆人因爲趙康王的緣故都争相將盧柟視爲賓客，盧柟喝酒至痛快時駡同座的人還和以前一樣。等到陸光祖任南京禮部郎，盧柟前往拜訪他，游遍了吴會没有碰到他，回來後更加落魄嗜酒，患病三天後去世。盧柟的騷賦最爲王世貞所稱道，寫的詩也像他的爲人一樣豪放。

李攀龍

李攀龍，字于鱗，歷城人。九歲而孤，家貧，自奮於學。稍長爲諸生，與友人許邦才、殷士儋學爲詩

李攀龍，字于鱗，歷城人。他九歲便失去父親，家境貧寒，勤奮好學。稍大後成爲生員，跟朋友許邦才、殷士儋學寫詩歌。後來，更加厭惡

歌。已，益厭訓詁學，日讀古書，里人共目爲狂生。舉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稍遷順德知府，有善政。上官交薦，擢陝西提學副使。鄉人殷學爲巡撫，檄令屬文，攀龍怫然曰："文可檄致邪?"拒不應。會其地數震，攀龍心悸，念母思歸，遂謝病。故事，外官謝病不再起，吏部重其才，用何景明例，特予告歸。予告者，例得再起。

訓詁學，天天閱讀古書，同鄉人都把他看作狂放的人。考中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予刑部主事。歷任員外郎、郎中，逐漸升爲順德知府，有良好的政績。上司共同舉薦，提升爲陝西提學副使。同鄉殷學爲巡撫，用檄文命令他作文章，李攀龍憤怒地説："文章可以用檄文來得到嗎?"拒不答應。正好他住的地方多次地震，李攀龍心裏害怕，念母思家，於是托病辭職。按慣例，地方官因病辭職便不再起用，吏部看重他的才能，沿用何景明的先例，特地准許他休假回家。休假的，依慣例可以再次起用。

攀龍既歸，構白雪樓，名日益高。賓客造門，率謝不見，大吏至，亦然，以是得簡傲聲。獨故交殷、許輩過從靡間。時徐中行亦家居，坐客恒滿，二人聞之，交相得也。歸田將十年，隆慶改元，薦起浙江副使，改參政，擢河南按察使。攀龍至是摧亢爲和，賓客亦稍稍進。無何，奔母喪歸，哀毁得疾，疾少間，一日心痛卒。

李攀龍歸家後，建造白雪樓，名聲日益擴大。客人登門造訪，一概謝絶不見，高官到來，也是一樣，因此而得到傲慢的名聲。惟獨與老朋友殷士儋、許邦才等人交往不斷。當時徐中行也在家居住，家中總是賓客滿座，二人聽説對方情況後，交往很融洽。李攀龍回家將近十年，隆慶元年被推薦起用，任浙江副使，改任參政，提升爲河南按察使。李攀龍到這時變傲慢爲謙和，賓客也逐漸多起來。不久，回家料理母親的喪事，因哀痛損傷身體而患病，疾病稍微好轉，一天因心痛而去世。

攀龍之始官刑曹也，與濮州李先芳、臨清謝榛、孝豐吴維岳輩倡詩社。王世貞初釋褐，先芳引入社，遂與攀龍定交。明年，先芳出爲外吏。又二年，宗臣、梁有譽入，是爲五子。未幾，徐中行、吴國倫亦至，乃改稱七子。諸人多少年，才高氣鋭，互相標榜，視當世無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擯先芳、維岳不與，已而榛亦被擯，攀龍遂爲之魁。其持論謂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於本朝獨推李夢陽。諸子翕然和之，非是，則詆爲宋學。攀龍才思勁鷙，名最高，獨心重世貞，天下亦并稱王、李。又與李夢陽、何景明并稱何、李、王、李。其爲詩，務以聲調勝，所擬樂府，或更古數字爲己作，

李攀龍開始在刑部任官時，與濮州李先芳、臨清謝榛、孝豐吴維岳等人倡導成立詩社。王世貞初任官職，李先芳引薦他加入詩社，便與李攀龍結爲朋友。第二年，李先芳到外地做官。又過了兩年，宗臣、梁有譽加入詩社，這就是五子。不久，徐中行、吴國倫也來了，於是改稱七子。幾個人大多年少，才高氣盛，互相誇耀，認爲當世無人能比，七才子的名聲傳遍天下。李攀龍排斥李先芳、吴維岳，不讓他們參加詩社，不久謝榛也被排斥，李攀龍便成爲詩社的首領。他的觀點認爲文章自西京以後，詩歌自天寶以後，都不值得一看，本朝惟獨推崇李夢陽。衆文人一致附和他，不贊同的，則被詆毁爲宋學。李攀龍才思剛健不凡，名氣最大，惟獨看重王世貞，世人也并稱他們王、李。他們又與李夢陽、何景明一起并稱爲何、李、王、李。他作詩，務必以聲調取勝，他所仿作的樂府詩，有的將古詩改動幾

文則聱牙戟口，讀者至不能終篇。好之者推爲一代宗匠，亦多受世抉摘云。自號滄溟。

個字作爲自己的作品，文章則艱澀拗口，讀者甚至難以讀完整篇文章。喜歡他的人將他推舉爲一代宗匠，但也受到世人很多挑剔。他自號滄溟。

梁有譽

梁有譽、宗臣、徐中行、吴國倫，皆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有譽除刑部主事，居三年，以念母告歸，杜門讀書。大吏至，辭不見。卒年三十六。

梁有譽、宗臣、徐中行、吴國倫，都是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梁有譽授予刑部主事，任職三年，因思念母親而請求還家，閉門讀書。大官來訪，他推辭不見。去世時三十六歲。

宗臣

宗臣，字子相，揚州興化人。由刑部主事調考功，謝病歸，築室百花洲上，讀書其中。起故官，移文選。進稽勳員外郎，嚴嵩惡之，出爲福建參議。倭薄城，臣守西門，納鄉人避難者萬人。或言賊且迫，曰："我在，不憂賊也。"與主者共擊退之。尋遷提學副使，卒官，士民皆哭。

宗臣，字子相，揚州興化人。由刑部主事調任考功，因病辭職回家，在百花洲上修築房屋，在那裏讀書。被起用任原職，改任文選。提升爲稽勳員外郎，嚴嵩憎惡他，出任福建參議。倭寇逼近城池，宗臣駐守西門，接納避難的鄉民一萬人。有人説寇賊將要逼近，宗臣説："有我在，不要擔憂寇賊。"與主政官共同將倭寇擊退。不久提升爲提學副使，在任期間去世，士人百姓都痛哭。

徐中行

徐中行，字子輿，長興人。美姿容，善飲酒。由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稍遷汀州知府。廣東賊蕭五來犯，禦之，有功。策其且走，俾武平令徐甫宰邀擊之。讓功甫宰，甫宰得優擢。尋以父憂歸，補汝寧，坐大計，貶長蘆鹽運判官。遷湖廣僉事，掩捕湖盗柯彩鳳，得其積貯，活饑民萬餘。累官江西左布政使，萬曆六年卒官。中行性好客，無賢愚貴賤，應之不倦，故其死也，人多哀之。

徐中行，字子輿，長興人。容貌俊美，喜歡飲酒。由刑部主事歷任員外郎、郎中，逐漸提升爲汀州知府。廣東寇賊蕭五前來侵犯，徐中行予以抵禦，有功。估計寇賊將要逃跑，命令武平縣令徐甫宰半路截擊寇賊。徐中行將功勞讓給徐甫宰，徐甫宰得以被優厚提拔。不久因父親的喪事回家，補充到汝寧任職，因官吏考核被定罪，貶爲長蘆鹽運判官。升任湖廣僉事，乘敵不備而逮捕湖盗柯彩鳳，繳獲他積存的財物，救活了一萬多飢民。經多次提升至江西左布政使，萬曆六年死在任上。徐中行生性好客，無論賢良愚昧，高貴低賤，他都應酬而不感到厭倦，因此他去世時，很多人都哀悼他。

吴國倫

吴國倫，字明卿，興國人。由中書舍人擢兵科給事中。楊繼盛死，倡衆賻送，忤嚴嵩，假他事謫江西按察司知事。量移南康推官，調歸德，居二歲棄去。嵩敗，起建寧同知，累遷

吴國倫，字明卿，興國人。由中書舍人提升爲兵科給事中。楊繼盛去世，他倡議衆人捐贈助喪，冒犯了嚴嵩，藉其他事貶他爲江西按察司知事。遇赦酌情調任南康推官，又調到歸德，任職兩年棄官而去。嚴嵩敗落後，起任建寧同知，多

河南左參政，大計罷歸。國倫才氣横放，好客輕財。歸田後聲名籍甚，求名之士，不東走太倉，則西走興國。萬曆時，世貞既没，國倫猶無恙，在七子中最爲老壽。

次提升至河南左參政，在官員考核中被罷官回家。吴國倫才氣豪邁奔放，好客輕財。他回家後名聲更大，追求名聲的讀書人，不東到太倉，便西到興國。萬曆年間，王世貞已經去世了，吴國倫還安然無恙，在七子中是最長壽的。

王世貞

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右都御史忬子也。生有異禀，書過目，終身不忘。年十九，舉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世貞好爲詩古文，官京師，入王宗沐、李先芳、吴維岳等詩社，又與李攀龍、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吴國倫輩相倡和，紹述何、李，名日益盛。屢遷員外郎、郎中。

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是右都御史王忬的兒子。他自幼便天資不凡，讀書過目，終身不忘。十九歲時，考中嘉靖二十六年進士。被授予刑部主事。王世貞喜歡作詩寫古文，在京城做官時，加入王宗沐、李先芳、吴維岳等人的詩社，又與李攀龍、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吴國倫等人互相唱和，繼承何景明、李夢陽，名聲日益高漲。多次提升至員外郎、郎中。

奸人閻姓者犯法，匿錦衣都督陸炳家，世貞搜得之。炳介嚴嵩以請，不許。楊繼盛下吏，時進湯藥。其妻訟夫冤，爲代草。既死，復棺殮之。嵩大恨。吏部兩擬提學皆不用，用爲青州兵備副使。父忬以灤河失事，嵩構之，論死繫獄。世貞解官奔赴，與弟世懋日蒲伏嵩門，涕泣求貸。嵩陰持忬獄，而時爲謾語以寬之。兩人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諸貴人輿，搏顙乞救。諸貴人畏嵩不敢言，忬竟死西市。兄弟哀號欲絶，持喪歸，蔬食三年，不入内寢。既除服，猶却冠帶，苴履葛巾，不赴宴會。

有一個姓閻的奸人犯法，藏在錦衣都督陸炳家裏，王世貞搜查逮捕了他。陸炳通過嚴嵩向王世貞求情，王世貞不答應。楊繼盛入獄，王世貞不時送去湯藥。他的妻子爲丈夫伸冤，王世貞代她起草訴狀。楊繼盛死後，王世貞又用棺木收殮他。嚴嵩非常憎恨。吏部兩次提名授予他提學都不任用，任命爲青州兵備副使。他父親王忬因灤河發生事故，被嚴嵩陷害，判處死刑關進監獄。王世貞辭去官職，四處奔走，與弟弟王世懋每天跪在嚴嵩門前，哭着請求寬免。嚴嵩暗中把持王忬的案子，而表面上時常説些謊話安慰他們。兄弟倆又每天穿着囚服長跪在路旁，攔住各位大臣的車馬，叩頭乞求救助。衆大臣因害怕嚴嵩而不敢説話，王忬最終被處死在西市。王世貞兄弟哀傷號哭，悲痛欲絶，扶着靈柩回家，吃粗食三年，不入内室睡覺。守喪期滿，仍然不戴帽子不束腰帶，穿草鞋披葛巾，不參加宴會。

隆慶元年八月，兄弟伏闕訟父冤，言爲嵩所害，大學士徐階左右之，復忬官。世貞意不欲出，會詔求直言，疏陳法祖宗、正殿名、廣恩義、寬禁例、修典章、推德意、昭爵賞、練兵實八事，以應詔。無何，吏部用言官薦，令以副使莅大名。遷浙

隆慶元年八月，王世貞兄弟跪伏在宫門前爲父親訴冤，説父親遭嚴嵩陷害，大學士徐階幫助他們，恢復了王忬的官職。王世貞決意不再入仕途，正好皇帝下詔徵求直言，王世貞上疏陳述效法祖宗、更正殿名、廣布恩德、放寬禁令、修訂典章、推行德治、昭明爵賞、操練軍隊八件事，以應答詔命。不久，吏部因言官的推薦，命令他

江右參政，山西按察使。母憂歸，服除，補湖廣，旋改廣西右布政使，入爲太僕卿。

萬曆二年九月，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數條奏屯田、戍守、兵食事宜，咸切大計。有奸僧僞稱樂平王次子，奉高皇帝御容、金牒，行游天下。世貞曰："宗藩不得出城，而譸張如此，必僞也。"捕訊之，服辜。

張居正枋國，以世貞同年生，有意引之，世貞不甚親附。所部荆州地震，引京房占，謂臣道太盛，坤維不寧，用以諷居正。居正婦弟辱江陵令，世貞論奏不少貸。居正積不能堪，會遷南京大理卿，爲給事中楊節所劾，即取旨罷之。後起應天府尹，復被劾罷。居正歿，起南京刑部右侍郎，辭疾不赴。久之，所善王錫爵秉政，起南京兵部右侍郎。先是，世貞爲副都御史及大理卿、應天尹與侍郎，品皆正三。世貞通理前俸，得考滿蔭子。比擢南京刑部尚書，御史黄仁榮言世貞先被劾，不當計俸，據故事力爭。世貞乃三疏移疾歸。二十一年，卒於家。

以副使身份到大名。升任浙江右參政，山西按察使。因母親去世回家，守喪期滿，補充到湖廣任職，不久改任廣西右布政使，入朝任太僕卿。

萬曆二年九月，以右副都御史安撫治理鄖陽，多次條列上奏屯田、戍守、軍糧等事宜，都切合國家大計。有一個奸詐的和尚假稱是樂平王的次子，捧着高皇帝的畫像和佛經，行游天下。王世貞説："皇室宗族不能出城，而此人却如此欺詐，肯定是假的。"將他逮捕審問，此人認罪。

張居正掌管國政，因王世貞和他同年中榜，有意拉攏王世貞，王世貞不很親近依附他。王世貞所管轄的荆州發生地震，引用京房的占卜，説這是因爲臣子太强盛而導致西南方不寧静，以此諷刺張居正。張居正的妻弟侮辱江陵縣令，王世貞上奏不饒恕。張居正積怨不能忍受，正好王世貞調任南京大理卿，遭到給事中楊節彈劾，張居正就取得聖旨將他罷免。後來被起用任應天府尹，又被彈劾罷免。張居正去世後，被起用任南京刑部右侍郎，以生病推辭没有赴任。很久以後，和他友好的王錫爵當政，被起用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在此之前，王世貞任副都御史及大理卿、應天尹及侍郎，官階都是正三品。王世貞全部清理以前的俸禄，得以任期屆滿蔭襲子弟。等到他被提升爲南京刑部尚書，御史黄仁榮進言説王世貞先前被彈劾，不應當計算俸禄，王世貞根據先例力爭。王世貞於是三次上疏稱病回家。二十一年，在家中去世。

世貞始與李攀龍狎主文盟，攀龍殁，獨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蓋海内。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言褒賞，聲價驟起。其持論，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大曆以後書勿讀，而藻飾太甚。晚年，攻者漸起，世貞顧漸造平淡。病亟時，劉鳳往視，見其手蘇子瞻集，諷玩不置也。

世貞自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其所與游者，大抵見其集中，各爲標

王世貞開始與李攀龍交替爲文壇盟主，李攀龍去世後，王世貞獨自主持文壇二十年。他才華最高，地位聲望最顯赫，聲譽榮耀及志向氣概籠罩海内。一時間士大夫及隱士、詞客、僧人、道士，没有不在他門下奔走的。得到他片言隻語褒獎，聲譽立即提高。他的觀點，文章必推崇西漢，詩推崇盛唐，大曆以後的書不要讀，而且文詞修飾太過分。晚年，攻擊他的人漸漸增多，王世貞却漸漸趨於平淡。他病危時，劉鳳前往探視，見他手持蘇子瞻集，諷誦玩味不肯放下。

王世貞自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與他交往的人，大都見於他的文集中，各爲他們標出名

目。曰前五子者，攀龍、中行、有譽、國倫、臣也。後五子則南昌余曰德、蒲圻魏裳、歙汪道昆、銅梁張佳胤、新蔡張九一也。廣五子則崑山俞允文、濬盧柟、濮州李先芳、孝豐吴維岳、順德歐大任也。續五子則陽曲王道行、東明石星、從化黎民表、南昌朱多煃、常熟趙用賢也。末五子則京山李維楨、鄞屠隆、南樂魏允中、蘭谿胡應麟，而用賢復與焉。其所去取，頗以好惡爲高下。

目。稱爲前五子的，是李攀龍、徐中行、梁有譽、吴國倫、宗臣。後五子則是南昌余曰德、蒲圻魏裳、歙縣汪道昆、銅梁張佳胤、新蔡張九一。廣五子則是崑山俞允文、濬縣盧柟、濮州李先芳、孝豐吴維岳、順德歐大任。續五子則是陽曲王道行、東明石星、從化黎民表、南昌朱多煃、常熟趙用賢。末五子則是京山李維楨、鄞縣屠隆、南樂魏允中、蘭谿胡應麟，而趙用賢同時包括在末五子中。他的取捨，都以好惡定高低。

余曰德，字德甫，張佳胤，字肖甫，張九一，字助甫，世貞詩所謂"吾黨有三甫"也。魏裳，字順甫，與曰德俱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曰德終福建副使，裳終濟南知府。九一，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終巡撫寧夏僉都御史。佳胤自有傳。

余曰德，字德甫，張佳胤，字肖甫，張九一，字助甫，就是王世貞詩中所説的"吾黨有三甫"。魏裳，字順甫，與余曰德都是嘉靖二十九年進士。余曰德最終任福建副使，魏裳最終任濟南知府。張九一，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最終任巡撫寧夏僉都御史。張佳胤自己有傳。

汪道昆

汪道昆，字伯玉，世貞同年進士。大學士張居正亦其同年生也，父七十壽，道昆文當其意，居正亟稱之。世貞筆之《藝苑卮言》曰："文繁而有法者于鱗，簡而有法者伯玉。"道昆由是名大起。晚年官兵部左侍郎，世貞亦嘗貳兵部，天下稱"兩司馬"。世貞頗不樂，嘗自悔獎道昆爲違心之論云。

汪道昆，字伯玉，與王世貞是同年的進士。大學士張居正也與他們是同一年中榜的，張居正的父親七十大壽，汪道昆寫的文章符合張居正的心意，因此張居正多次稱贊他。王世貞在《藝苑卮言》中記載此事説："文章寫得繁複而有法度的是于鱗，簡約而有法度的是伯玉。"汪道昆由此聲名大起。汪道昆晚年任兵部左侍郎，王世貞也曾在兵部任副職，天下人稱爲"兩司馬"。王世貞頗爲不高興，自己曾懊悔地説誇獎汪道昆是違心的言論。

胡應麟

胡應麟，幼能詩。萬曆四年，舉於鄉，久不第。築室山中，構書四萬餘卷，手自編次，多所撰著。携詩謁世貞，世貞喜而激賞之，歸益自負。所著《詩藪》二十卷，大抵奉世貞《卮言》爲律令，而敷衍其説，謂詩家之有世貞，集大成之尼父也。其貢諛如此。

胡應麟，小時候能作詩。萬曆四年，鄉試中舉，但很久不能考中進士。他在山中修建房屋，購書四萬多卷，親自編目次，有很多撰述。帶着詩去拜見王世貞，王世貞高興地贊賞他，回去後更加自負了。他所著的《詩藪》二十卷，大致是奉王世貞的《藝苑卮言》爲準則，并引申他的學説，稱詩家有王世貞，就像集大成的孔子一樣。他獻媚達到這樣的地步。

王世懋

世貞弟世懋，字敬美。嘉靖三十八年成進士，即遭父憂。父雪，始選南京禮部主事。歷陝西、福建提學副使，再遷太常少卿，先世貞三年卒。好學，善詩文，名亞其兄。世貞力推引之，以爲勝己，攀龍、道昆輩因稱爲“少美”。

王世貞的弟弟王世懋，字敬美。嘉靖三十八年成爲進士，就遇到父親去世。父親冤案昭雪後，纔選爲南京禮部主事。歷任陝西、福建提學副使，兩次升遷爲太常少卿，比王世貞早三年去世。好學，善於寫詩文，名聲次於他的哥哥。王世貞盡力推舉提携他，認爲他超過自己，李攀龍、汪道昆等人因此稱他爲“少美”。

世貞子士騏，字冏伯，舉鄉試第一，登萬曆十七年進士，終吏部員外郎，亦能文。

王世貞的兒子王士騏，字冏伯，考取鄉試第一名，萬曆十七年中進士，最終任吏部員外郎，也能寫文章。

歸有光 歸子慕

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五經》、《三史》諸書，師事同邑魏校。嘉靖十九年舉鄉試，八上春官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談道。學徒常數百人，稱爲震川先生。

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九歲時就能寫文章，二十歲時完全通曉《五經》、《三史》等書，師從同邑的魏校。嘉靖十九年鄉試中舉，八次考進士都不中。移居嘉定安亭江邊，讀書談論義理。學生常常有幾百人，稱爲震川先生。

四十四年，始成進士，授長興知縣。用古教化爲治。每聽訟，引婦女兒童案前，刺刺作吴語，斷訖遣去，不具獄。大吏令不便，輒寢閣不行。有所擊斷，直行己意。大吏多惡之，調順德通判，專轄馬政。明世，進士爲令無遷倅者，名爲遷，實重抑之也。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趙貞吉雅知有光，引爲南京太僕丞，留掌内閣制敕房，修《世宗實録》，卒官。

四十四年，纔成爲進士，授予長興知縣。用古時的教化之理來治理政事。每次聽訴訟時，將婦女兒童叫到案前，絮絮叨叨地説着吴地語言，審判結束後就讓他們離去，不備文定罪。上級官吏的命令不恰當，就躺在閣樓裏不去辦公。該决斷的時候，直接按自己的想法辦。上級官吏多討厭他，調他任順德通判，專門管轄馬政。明代，進士當縣令没有遷任副職的，名義上是升遷，實際上是大大地貶低他。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趙貞吉向來就知道歸有光，引薦他爲南京太僕丞，留下掌管内閣制敕房，編修《世宗實録》，在任期間去世。

有光爲古文，原本經術，好《太史公書》，得其神理。時王世貞主盟文壇，有光力相觝排，目爲妄庸巨子。世貞大憾，其後亦心折有光，爲之贊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其推重如此。

歸有光作古文，來源於經學，喜好《太史公書》，領悟到書的精神旨意。當時王世貞主宰文壇，歸有光極力抵制排斥，把他看作狂妄平庸的權威人物。王世貞大爲不滿，後來對歸有光也誠心折服了，爲他寫贊語道：“千載有公歸有光，繼承韓愈和歐陽。我豈志趣有不同，久而久之自哀傷。”他推重歸有光到這樣的程度。

有光少子子慕，字季思。舉萬曆十九年鄉試，再被放，即屏居江村，

歸有光的小兒子歸子慕，字季思。萬曆十九年鄉試中舉，兩次被免，就隱居到江村，與無錫

與無錫高攀龍最善。其歿也，巡按御史祁彪佳請於朝，贈翰林待詔。

高攀龍最友好。他去世後，巡按御史祁彪佳請命於朝廷，追贈他翰林待詔。

有光制舉義，湛深經術，卓然成大家。後德清胡友信與齊名，世并稱"歸胡"。

歸有光考科舉遵循大義，經學精湛深厚，卓然成爲大家。後來德清胡友信與他齊名，世人并稱他們爲"歸胡"。

胡友信

友信，字成之，隆慶二年進士。授順德知縣。歲賦率奸胥攬輸，稍以所入啖長吏，謂之月錢。友信與民約，歲爲三限，多寡皆自輸，不取贏，閭里無妄費，而公賦以充。海寇竊發，官軍往討，民間驛騷。部内烏洲、大洲，賊所巢穴，諸惡少爲賊耳目。友信悉勾得之，捕誅其魁，餘黨解散。鄉立四應社，一鄉有警，三鄉鼓而援之，不援者罪同賊，賊不敢發。歲大凶，民饑死無敢爲惡者。

胡友信，字成之，隆慶二年進士。授予順德知縣。以前每年的賦税，都由奸邪的小吏收取上交，稍微拿出一點所得來利誘長吏，稱之爲月錢。胡友信與老百姓約定，交歲賦設立三條限制，多少都由自己交納，不收取多餘的，閭里不得胡亂收費，公家的賦税因此而充足了。海盜暗中興起，官軍去討伐，民間發生騷亂。轄區内的烏洲、大洲，是海盜的巢穴，衆惡少是海盜的耳目。胡友信將他們全部捉獲，捕殺了海盜的首領，餘黨解散。在鄉里設立四應社，一個鄉有警報，其他三個鄉都要擊鼓聲援，不聲援者罪名與海盜一樣，海盜不敢再發動。年成大饑荒，老百姓即使餓死也不敢做壞事。

初，友信慮民輕法，莅以嚴，後令行禁止，更爲寬大，或旬日不笞一人。其治縣如家，弊修墮舉，學校城池，咸爲更新。督課邑子弟，教化興起。卒官，士民立祠奉祀。

起初，胡友信擔心老百姓輕視法紀，於是從嚴治理，後來能做到令行禁止，改爲寬大的法紀，有時十多天也不鞭打一人。他治縣如同治家，壞了的修好，廢棄了的重新舉辦，學校城池都爲之一新。督促本邑子弟學習，教化之風興起。他死在任上，百姓修建祠廟祭祀他。

友信博通經史，學有根柢。明代舉子業最擅名者，前則王鏊、唐順之，後則震川、思泉。思泉，友信别號也。

胡友信廣通經史，學業有根柢。明代八股文最出名的，起先有王鏊、唐順之，後來則有震川、思泉。思泉，是胡友信的别號。

明史卷二百八十八

列傳第一百七十六

文苑(四)

李維楨 郝敬　徐渭 屠隆　王穉登 俞允文 王叔承　瞿九思　唐時升
婁堅 李流芳 程嘉燧　焦竑 黃輝 陳仁錫　董其昌 莫如忠 邢侗 米萬鍾
袁宏道 鍾惺 譚元春　王惟儉 李日華　曹學佺 曾異撰
王志堅　艾南英 章世純 羅萬藻 陳際泰　張溥 張采

李維楨　郝敬

李維楨，字本寧，京山人。父裕，福建布政使。維楨舉隆慶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萬曆時，《穆宗實録》成，進修撰。出爲陝西右參議，遷提學副使。浮沉外僚，幾三十年。

天啓初，以布政使家居，年七十餘矣。會朝議登用耆舊，召爲南京太僕卿，旋改太常，未赴。聞諫官有言，辭不就。時方修《神宗實録》，給事中薛大中特疏薦之，未及用。四年四月，太常卿董其昌復薦之，乃召爲禮部右侍郎，甫三月進尚書，并在南京。維楨緣史事起用，乃館中諸臣憚其以前輩壓己，不令入館，但超遷其官。維楨亦以年衰，明年正月力乞骸骨去。又明年卒於家，年八十。崇禎時，贈太子太保。

維楨弱冠登朝，博聞强記，與同館許國齊名。館中爲之語曰："記不得，問老許；做不得，問小李。"維楨爲人，樂易闊達，賓客雜進。其文

李維楨，字本寧，京山人。父親李裕，任福建布政使。李維楨考取隆慶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任編修。萬曆時，《穆宗實録》編成，進升爲修撰。出任陝西右參議，升遷爲提學副使。在京外官場起起落落，近三十年。

天啓初年，以布政使回家居住，年齡七十多歲了。恰逢朝廷商議啓用老臣，召他任南京太僕卿，隨即改任太常，未上任。聽説諫官有議論，推辭不就任。當時正修纂《神宗實録》，給事中薛大中特地上書推薦他，未及任用。四年四月，太常卿董其昌又推薦他，於是召任禮部右侍郎，剛上任三個月便進升爲尚書，都在南京。李維楨因撰寫史書而被任用，於是館中衆臣擔心他以前輩來壓制自己，不讓他進館，衹是越級提升他的官職。李維楨也以年老力衰爲由，第二年正月極力請求卸任而去。一年後在家中去世，時年八十歲。崇禎時，追贈太子太保。

李維楨年輕時到朝廷，博聞强記，與同館許國齊名。館中爲此説道："記不得，問老許；做不得，問小李。"李維楨爲人樂觀平易豁達，廣納賓客。他的文章，弘大恣肆，很有才氣，海内

章，弘肆有才氣，海内請求者無虚日，能屈曲以副其所望。碑版之文，照耀四裔。門下士招富人大賈，受取金錢，代爲請乞，亦應之無倦，負重名垂四十年。然文多率意應酬，品格不能高也。

向他求取的人不間斷，他都能曲意遷就以滿足他們的願望。碑版上的文章，照耀四方。他的門人招集富人巨商，收取金錢，代他們請求，他也答應他們，不知疲倦，他負有重名近四十年。然而文章多草率應酬，品格不高雅。

邑人郝敬，字仲輿。父承健，舉於鄉，官肅寧知縣。敬幼稱神童，性跅弛，嘗殺人繫獄。維楨，其父執也，援出之，館於家。始折節讀書，舉萬曆十七年進士。歷知縉雲、永嘉二縣，并有能聲。徵授禮科給事中，乞假歸養。久之，補户科，數有所論奏。

同鄉郝敬，字仲輿。父親郝承健，鄉試中舉，任肅寧知縣。郝敬幼年被稱作神童，性格放蕩不羈，曾經因殺人被關進監獄。李維楨，是他父親的朋友，將他援救出來，安置在自己家中。郝敬開始改變以前的行爲而專心讀書，萬曆十七年中進士。歷任縉雲、永嘉二縣知縣，都有能幹的聲譽。徵召授予禮科給事中，請假回家奉養父母。很久以後，補任户科，多次上奏章論説朝政。

山東税監陳增貪横，爲益都知縣吴宗堯所奏，帝不罪。敬上言："開采不罷，則陛下明旨不過爲愚弄臣民之虚文。乞先停止，然後以宗堯所奏下撫按勘核，正增不法之罪。"不聽。頃之，山東巡撫尹應元亦極論增罪，帝怒，切責應元，斥宗堯爲民。敬再上言："陛下處陳增一事，甚失衆心。"帝怒，奪俸一年。帝遣中官高寀榷税京口，暨禄榷税儀真，敬復力諫。宗堯之劾增也，增怒甚，誣訐其贓私，詞連青州一府官僚，旁引商民吴時奉等，請皆籍没，帝輒可之。敬復力詆增，乞速寢其奏，亦不納。坐事，謫知江陰縣。貪污不檢，物論皆不予，遂投劾歸，杜門著書。崇禎十二年卒。

山東税監陳增貪婪專横，被益都知縣吴宗堯上奏，皇帝不治罪。郝敬上奏説："采礦不停止，那麽陛下的聖旨就不過是愚弄臣民的空文。請求先停止采礦，然後將吴宗堯所奏的事下交撫按官調查核實，以懲治陳增違法的罪行。"皇帝不聽從。不久，山東巡撫尹應元也極力論列陳增的罪行，皇帝發怒，嚴厲責備尹應元，貶吴宗堯爲平民。郝敬再次上奏説："陛下處理陳增這件事，太失民心了。"皇帝大怒，扣除他俸禄一年。皇帝派宦官高寀在京口收税，暨禄在儀真收税，郝敬又極力勸諫。吴宗堯上奏彈劾陳增，陳增大怒，誣告吴宗堯貪污營私，言詞牽連青州全府的官員，另外還牽涉到商人吴時奉等，陳增奏請全都予以没收，皇帝竟批准了他。郝敬又極力譴責陳增，請求迅速廢除他的奏疏，皇帝也没采納。郝敬被定罪，貶爲江陰縣知縣。貪污没有得到查辦，輿論都不贊成，郝敬於是呈遞彈劾自己的狀文，辭官回家，閉門著書。崇禎十二年去世。

徐渭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十餘歲仿揚雄《解嘲》作《釋毁》，長師同里季本。爲諸生，有盛名。總督胡宗憲招致幕府，與歙余寅、鄞沈明臣同管書記。宗憲得白鹿，將獻諸朝，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十多歲時仿效揚雄的《解嘲》作《釋毁》，長大後以同里季本爲師。成爲諸生，很有名氣。總督胡宗憲將他招到幕府，與歙人余寅、鄞人沈明臣共同管理文書。胡宗憲得到一頭白鹿，打算獻給朝廷，令徐渭草擬

令渭草表，并他客草寄所善學士，擇其尤上之。學士以渭表進，世宗大悅，益寵異宗憲，宗憲以是益重渭。宗憲嘗宴將吏於爛柯山，酒酣樂作，明臣作《鐃歌》十章，中有云“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宗憲起，捋其鬚曰：“何物沈生，雄快乃爾！”即命刻於石，寵禮與渭埒。督府勢嚴重，將吏莫敢仰視。渭角巾布衣，長揖縱談。幕中有急需，夜深開戟門以待。渭或醉不至，宗憲顧善之。寅、明臣亦頗負崖岸，以伉直見禮。

奏章，并將其他門客所擬奏章一同寄給相處友好的學士，選擇優秀的上奏。學士將徐渭所擬奏章上奏皇帝，世宗非常高興，更加寵愛胡宗憲，胡宗憲因此更加看重徐渭。胡宗憲曾經在爛柯山宴請文武官員，酒酣樂起，沈明臣作《鐃歌》十章，其中有一句是“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胡宗憲起身，捋着鬍鬚說：“哪一個人是沈生，這樣豪爽痛快！”立即命令將其刻在石碑上，給予的寵幸禮遇與徐渭相同。總督府位高勢重，將吏們都不敢仰視。徐渭却頭戴方巾身穿布衣，向總督長揖并高聲暢談。幕府有急需徐渭的事，深夜開門等待他。徐渭有時喝醉不來，胡宗憲却善待他。余寅、沈明臣也很孤傲，以耿直而受到禮遇。

渭知兵，好奇計，宗憲擒徐海，誘王直，皆預其謀。藉宗憲勢，頗横。及宗憲下獄，渭懼禍，遂發狂，引巨錐剚耳，深數寸，又以椎碎腎囊，皆不死。已，又擊殺繼妻，論死繫獄，里人張元忭力救得免。乃游金陵，抵宣、遼，縱觀諸邊厄塞，善李成梁諸子。入京師，主元忭。元忭導以禮法，渭不能從，久之怒而去。後元忭卒，白衣往吊，撫棺慟哭，不告姓名去。

徐渭通曉軍事，喜好奇計，胡宗憲擒獲徐海，誘捕王直，徐渭都參與了謀劃。憑藉胡宗憲的權勢，徐渭很蠻横。到胡宗憲被關進監獄，徐渭害怕災禍，於是發瘋，拿大錐子刺耳朵，深幾寸，又用短木棍打破腎囊，都没有死。不久，又打死繼妻，被判死罪入獄，里人張元忭極力相救得以赦免。於是出游金陵，抵達宣府、遼東，縱觀各邊關要塞，與李成梁的幾個兒子相處很好。到京師，寄住在張元忭家。張元忭用禮法引導他，徐渭不能聽從，時間久了發怒離去。後來張元忭去世，他穿着白衣前去悼念，扶着棺材慟哭，没有告訴姓名就離去了。

渭天才超軼，詩文絶出倫輩。善草書，工寫花草竹石。嘗自言：“吾書第一，詩次之，文次之，畫又次之。”當嘉靖時，王、李倡七子社，謝榛以布衣被擯。渭憤其以軒冕壓韋布，誓不入二人黨。後二十年，公安袁宏道游越中，得渭殘帙以示祭酒陶望齡，相與激賞，刻其集行世。

徐渭天生才智過人，詩文超過同輩。擅長草書，善於畫花草竹石。他曾經自己說：“我書法第一，詩其次，文章又其次，繪畫再其次。”在嘉靖時，王世貞、李攀龍倡導成立七子社，謝榛因是平民而遭排斥。徐渭憤慨他們以官位壓制寒士，發誓不加入二人的團體。二十年後，公安袁宏道游覽越中，得到徐渭的殘帙并給祭酒陶望齡看，兩人都很贊賞，將他的文集刻印并流傳於世。

寅，字仲房。明臣，字嘉則。皆有詩名。

余寅，字仲房。沈明臣，字嘉則。二人都因能寫詩而聞名。

屠隆

屠隆者，字長卿，明臣同邑人

屠隆，字長卿，與沈明臣是同鄉。從小便有

也。生有異才，嘗學詩於明臣，落筆數千言立就。族人大山、里人張時徹方爲貴官，共相延譽，名大噪。舉萬曆五年進士，除穎上知縣，調繁青浦。時招名士飲酒賦詩，游九峰、三泖，以仙令自許，然於吏事不廢，士民皆愛戴之。遷禮部主事。

西寧侯宋世恩兄事隆，宴游甚歡。刑部主事俞顯卿者，險人也，嘗爲隆所詆，心恨之。訐隆與世恩淫縱，詞連禮部尚書陳經邦。隆等上疏自理，并列顯卿挾仇誣陷狀。所司乃兩黜之，而停世恩俸半歲。隆歸，道青浦，父老爲斂田千畝，請徙居。隆不許，歡飲三日謝去。

歸益縱情詩酒，好賓客，賣文爲活。詩文率不經意，一揮數紙。嘗戲命兩人對案拈二題，各賦百韵，咄嗟之間二章并就。又與人對弈，口誦詩文，命人書之，書不逮誦也。

子婦沈氏，修撰懋學女，與隆女瑶瑟并能詩。隆有所作，兩人輒和之。兩家兄弟合刻其詩，曰《留香草》。

王穉登

王穉登，字伯穀，長洲人。四歲能屬對，六歲善擘窠大字，十歲能詩，長益駿發有盛名。嘉靖末，游京師，客大學士袁煒家。煒試諸吉士紫牡丹詩，不稱意。命穉登爲之，有警句。煒召數諸吉士曰："君輩職文章，能得王秀才一句耶?"將薦之朝，不果。隆慶初，復游京師，徐階當國，頗修憾於煒。或勸穉登弗名袁公客，不從，刻《燕市》、《客越》二集，備書其事。

吴中自文徵明後，風雅無定屬。

奇才，曾跟沈明臣學詩，下筆數千言，一氣呵成。族人屠大山、里人張時徹正做大官，共同爲他傳播聲譽，名聲大噪。考中萬曆五年進士，授穎上知縣，又調往政務繁重的青浦。他經常招集名士飲酒賦詩，游覽九峰、三泖，以神仙縣令自居，然而對政事也没有偏廢，士人百姓都愛戴他。升遷爲禮部主事。

西寧侯宋世恩像對兄長一樣事奉屠隆，交往很愉快。刑部主事俞顯卿，是一個陰險的人，曾被屠隆指責，懷恨在心。攻擊屠隆與宋世恩荒淫放縱，牽連禮部尚書陳經邦。屠隆等上奏書爲自己辯護，并列舉俞顯卿挾私報仇而誣陷的罪狀。主管官員就罷黜了雙方的官職，停發宋世恩半年的俸禄。屠隆回鄉，途經青浦，父老鄉親爲他收集田地一千畝，請他遷入居住。屠隆没有答應，痛飲三日告謝而去。

屠隆回家後更加縱情作詩飲酒，喜好賓客，賣文爲生。詩文全不特意雕琢，揮筆成文數紙。曾開玩笑地命兩人對案抽出兩個題目，各賦詩百韵，他一口氣的時間便賦成了兩首詩。又與人下棋，口中誦出詩句，命人記下，記録的速度趕不上朗誦的速度。

兒媳沈氏是修撰沈懋學的女兒，與屠隆的女兒屠瑶瑟都能作詩。屠隆一作詩，兩人就唱和。兩家兄弟將她們的詩合在一起刻印，書名爲《留香草》。

王穉登，字伯穀，長洲人。四歲便能詩文對仗，六歲善於寫大字，十歲能賦詩，長大後更加英俊風發，盛名遠揚。嘉靖末年，他游覽京師，客居在大學士袁煒家。袁煒考衆庶吉士以紫牡丹作詩，不滿意。命王穉登作詩，有精闢的句子。袁煒召集衆庶吉士數落説："你們專職寫文章，能比得上王秀才一句嗎?"準備將王穉登推薦給朝廷，没有成功。隆慶初年，王穉登再次游覽京師，徐階執政，對袁煒很不滿意。有人勸王穉登不要説自己是袁公的門客，他不聽從，刻印《燕市》、《客越》兩本詩集，詳細地記載了這件事。

吴中自文徵明以後，詩壇盟主不固定。王穉

穉登嘗及徵明門，遥接其風，主詞翰之席者三十餘年。嘉、隆、萬曆間，布衣、山人以詩名者十數，俞允文、王叔承、沈明臣輩尤爲世所稱，然聲華烜赫，穉登爲最。申時行以元老里居，特相推重。王世貞與同郡友善，顧不甚推之。及世貞歿，其仲子士驌坐事繫獄，穉登爲傾身救援，人以是重其風義。萬曆中，詔修國史，大學士趙志皋輩薦穉登及其同邑魏學禮、江都陸弼、黄岡王一鳴。有詔徵用，未上，而史局罷。卒年七十餘。子留，字亦房，亦以詩名。

俞允文

俞允文，字仲蔚，崑山人。其父舉進士，官大理評事。允文年十五爲《馬鞍山賦》，援据該博。年未四十，謝去諸生，專力於詩文書法。與王世貞善，而不喜李攀龍詩，其持論不苟同如此。

王叔承

王叔承，字承父，吴江人。少孤，治經生業，以好古謝去。貧，贅婦家，爲婦翁所逐，不予一錢，乃携婦歸奉母，貧益甚。入都，客大學士李春芳所。性嗜酒，春芳有所撰述，覓之，往往卧酒樓，欠伸弗肯應。久之，乃謝歸。太倉王錫爵，其布衣交也。再召，會有三王并封之議，叔承遺書數千言，謂當引大義以去就力争，不當依違兩端，負主恩，辜物望。錫爵得書嘆服。其詩，極爲世貞兄弟所許。卒於萬曆中。

瞿九思

瞿九思，字睿夫，黄梅人。父晟，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歷官廣平知

登曾經是文徵明的弟子，遠遠地承接了他的風範，主持詩壇三十多年。嘉慶、隆慶、萬曆年間，平民、隱士中因詩而聞名的有十多人，俞允文、王叔承、沈明臣等尤其被世人所稱道，然而要論名聲才華的顯赫，要數王穉登爲第一。申時行以元老身份住在鄉里，對王穉登特别推重。王世貞與同郡的人很友善，但不很推重王穉登。到了王世貞去世，他的次子王士驌犯罪入獄，王穉登對他傾力相救，人們因此推崇他的風範和義氣。萬曆年間，皇帝下詔編寫國史，大學士趙志皋等推薦王穉登及其同鄉魏學禮、江都人陸弼、黄岡人王一鳴。下詔徵用，還没有上任，而史館罷除了。去世時年七十多歲。他的兒子王留，字亦房，也以詩聞名。

俞允文，字仲蔚，崑山人。他的父親中進士，任大理評事。俞允文十五歲時寫成《馬鞍山賦》，旁徵博引。還未到四十歲，辭去諸生，專心於詩文書法。與王世貞友好，而不喜歡李攀龍的詩，他堅持主張不苟同就是這樣。

王叔承，字承父，吴江人。很小的時候便失去父親，以抄經書爲業，因爲喜好古書而辭去。因貧窮而住在妻子家，被岳父驅逐，不給他一文錢，於是帶着妻子回家侍奉母親，生活更加貧困。到京城，客居在大學士李春芳的家裏。他生性好喝酒，李春芳有所寫作，找他，往往酣睡在酒樓中，打着呵欠伸着懶腰而不肯答應。很久以後，就告辭回家。太倉王錫爵，與王叔承是布衣之交。王錫爵兩次召請他，正好有對三王同時册封的議論，王叔承給王錫爵寫了幾千字的信，説應當據大義不惜丢官而據理力争，不應當模棱兩可，辜負皇上的恩澤和百姓的希望。王錫爵得信後感嘆佩服。王叔承的詩，極受王世貞兄弟的贊許。他於萬曆年間去世。

瞿九思，字睿夫，黄梅人。父親瞿晟，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歷任廣平知府。挖掘長渠三百

府。鑿長渠三百里，引水爲四閘，得田數十萬畝。卒於官。

九思十歲從父官吉安，事羅洪先。十五作《定志論》。後從同郡耿定向游，學益進。舉萬曆元年鄉試。居二年，縣令張維翰違制苛派，民聚毆之，維翰坐九思倡亂。巡按御史向程劾維翰激變。吏部尚書張瀚言御史議非是，九思遂長流塞下。子甲，年十三，爲書數千言，歷抵公卿，訟父冤。甲弟罕，亦伏闕上書求宥。屠隆作《訟瞿生書》，遍告中外，馮夢禎亦白於楚中當事，而張居正故才九思，乃獲釋歸。三十七年，以撫按疏薦，授翰林待詔，力辭不受。詔有司歲給米六十石，終其身。乃撰《樂章》及《萬曆武功録》，遣罕詣闕上之。卒年七十一。

九思學極奥博，其文章不雅馴，然一時嗜古篤志之士亦鮮其儔。

甲，字釋之，年十九舉於鄉，早卒。罕，字曰有，七歲能文。白父冤時，往返徒步，不避寒餒，天下稱雙孝。崇禎時，辟舉知州。

唐時升

唐時升，字叔達，嘉定人。父欽訓，與歸有光善，故時升早登有光之門。年未三十，謝舉子業，專意古學。王世貞官南都，延之邸舍，與辨晰疑義。時升自以出歸氏門，不肯復稱王氏弟子。及王錫爵枋國，其子衡邀時升入都，值塞上用兵，逆斷其情形虚實，將帥勝負，無一爽者。家貧，好施予，灌園藝蔬，蕭然自得。詩援筆成，不加點竄，文得有光之傳。與里人婁堅、程嘉燧并稱曰“練川三老”。卒於崇禎九年，年八十有

里，通過四個水閘引水，得良田幾十萬畝。在任期間去世。

瞿九思十歲跟隨做官的父親到吉安，以羅洪先爲師。十五歲作《定志論》。後跟隨同郡耿定向游學，學問日益進步。萬曆元年，鄉試中舉。過了兩年，縣令張維翰違反制度攤派苛捐雜税，百姓聚集起來毆打他，張維翰判瞿九思挑起叛亂的罪名。巡按御史向程彈劾張維翰激起民變。吏部尚書張瀚説御史的奏議不對，瞿九思便被長期流放邊疆。他的兒子瞿甲，時年十三歲，上書幾千字，一一指責公卿，爲父親喊冤。瞿甲的弟弟瞿罕，也跪在宫門前上書請求寬恕。屠隆寫了《訟瞿生書》，向朝廷内外廣爲散發，馮夢禎也向楚中當權者陳述，張居正以前覺得瞿九思有才華，纔獲釋回家。三十七年，因撫按上疏推薦，授予瞿九思翰林待詔，他極力推辭不接受。詔令有關官員每年供給俸米六十石，一直到他去世。於是撰寫《樂章》和《萬曆武功録》，派瞿罕到京城呈送朝廷。去世時七十一歲。

瞿九思學問極其精深廣博，他的文章不典雅純正，然而同時期一心喜好古文的士人也很少有能與他相比的。

瞿甲，字釋之，十九歲鄉試中舉，早逝。瞿罕，字曰有，七歲時便能寫文章。爲父親伸冤時，往返都是步行，不畏寒暑飢餓，天下人稱他們爲雙孝子。崇禎時，徵召薦舉爲知州。

唐時升，字叔達，嘉定人。父親唐欽訓，與歸有光友好，因此唐時升很早就成爲歸有光的門生。未到三十歲，放棄了科舉學業，專心研究古代學問。王世貞在南京任職，邀請唐時升到他的住所，與他辨析疑難。唐時升自認爲出自歸氏門下，不願再稱是王氏弟子。到王錫爵掌握國政時，他的兒子王衡邀請唐時升到都城，正值邊疆打仗，唐時升推測形勢的虚實，將帥的勝負，没有一件與實情不合。他家境貧寒，好施捨，澆地種菜，怡然自得。提筆成詩，不加修改，文風得歸有光的真傳。與同鄉婁堅、程嘉燧并稱“練川三老”。崇禎九年去世，時年八十六歲。

六。

婁堅

婁堅，字子柔。幼好學，其師友皆出有光門。堅學有師承，經明行修，鄉里推爲大師。貢於國學，不仕而歸。工書法，詩亦清新。四明謝三賓知縣事，合時升、堅、嘉燧及李流芳詩刻之，曰《嘉定四先生集》。

婁堅，字子柔。自幼好學，他的老師朋友都出自歸有光門下。婁堅求學秉承師法，精通經書，品行高尚，鄉里推崇他爲大師。推薦他進國學，未做官而返回。擅長書法，詩文也很清新。四明謝三賓任知縣，將唐時升、婁堅、程嘉燧及李流芳的詩合在一起刻印，定名《嘉定四先生集》。

李流芳

流芳，字長蘅，萬曆三十四年舉於鄉。工詩善書，尤精繪事。天啓初，會試北上，抵近郊聞警，賦詩而返，遂絕意進取。

李流芳，字長蘅，萬曆三十四年鄉試中舉。擅長詩文書法，尤其精通繪畫。天啓初年，北上參加會試，抵達近郊聽到警報，賦詩而返，於是斷絕考取功名的念頭。

程嘉燧

程嘉燧，字孟陽，休寧人，僑居嘉定。工詩善畫。與通州顧養謙善。友人勸詣之，乃渡江寓古寺，與酒人歡飲三日夜，賦《咏古》五章，不見養謙而返。崇禎中，常熟錢謙益以侍郎罷歸，築耦耕堂，邀嘉燧讀書其中。閱十年返休寧，遂卒，年七十有九。謙益最重其詩，稱曰松圓詩老。

程嘉燧，字孟陽，休寧人，客居嘉定。擅長詩文繪畫。與通州顧養謙友好。友人勸他去拜訪顧養謙，於是渡長江寄居在古寺中，與酒友暢飲三天三夜，賦《咏古》五章，没有去見顧養謙就回來了。崇禎年間，常熟錢謙益被罷免侍郎官職回到故里，修建耦耕堂，邀請程嘉燧到堂中讀書。過了十年返回休寧，隨後去世，時年七十九歲。錢謙益最看重他的詩，稱他爲松圓詩老。

焦竑

焦竑，字弱侯，江寧人。爲諸生，有盛名。從督學御史耿定向學，復質疑於羅汝芳。舉嘉靖四十三年鄉試，下第還。定向遴十四郡名士讀書崇正書院，以竑爲之長。及定向里居，復往從之。萬曆十七年，始以殿試第一人官翰林修撰，益討習國朝典章。二十二年，大學士陳于陛建議修國史，欲竑專領其事，竑遜謝，乃先撰《經籍志》，其他率無所撰，館亦竟罷。翰林教小内侍書者，衆視爲具文，竑獨曰："此曹他日在帝左右，安得忽之。"取古奄人善惡，時與論説。

焦竑，字弱侯，江寧人。作諸生時就有很大的名氣。跟從督學御史耿定向學習，又向羅汝芳請教疑難問題。嘉靖四十三年鄉試中舉，未考中進士而回鄉。耿定向遴選十四郡中有名的讀書人到崇正書院讀書，以焦竑爲書院山長。到耿定向回鄉居住，焦竑又去跟隨他。萬曆十七年，焦竑纔以殿試第一名被授予翰林修撰，更加研討學習國家的典章。二十二年，大學士陳于陛建議修撰國史，打算讓焦竑專門負責這件事，焦竑謙讓推辭，於是先撰寫《經籍志》，其他都没有撰寫，史館最終也撤銷了。翰林教小宦官讀書，被衆人視爲不起作用的形式，惟獨焦竑説："這些人以後在皇帝左右，怎麽可以忽視他們。"他舉古代宦官的善惡之事，時常向他們講述。

皇長子出閣，竑爲講官。故事，

皇長子出閣讀書，焦竑充當講官。按照慣

講官進講罕有問者。竑講畢，徐曰：“博學審問，功用維均，敷陳或未盡，惟殿下賜明問。”皇長子稱善，然無所質難也。一日，竑復進曰：“殿下言不易發，得毋諱其誤耶？解則有誤，問復何誤？古人不耻下問，願以爲法。”皇長子復稱善，亦竟無所問。竑乃與同列謀先啓其端，適講《舜典》，竑舉“稽於衆，舍己從人”爲問。皇長子曰：“稽者，考也。考集衆思，然後舍己之短，從人之長。”又一日，舉“上帝降衷，若有恒性”。皇長子曰：“此無他，即天命之謂性也。”時方十三齡，答問無滯，竑亦竭誠啓迪。嘗講次，群鳥飛鳴，皇長子仰視，竑輟講肅立。皇長子斂容聽，乃復講如初。竑嘗采古儲君事可爲法戒者爲《養正圖說》，擬進之。同官郭正域輩惡其不相聞，目爲賈譽，竑遂止。竑既負重名，性復疏直，時事有不可，輒形之言論，政府亦惡之，張位尤甚。二十五年，主順天鄉試，舉子曹蕃等九人文多險誕語，竑被劾，謫福寧州同知。歲餘大計，復鐫秩，竑遂不出。

例，講官進講很少有提問的。焦竑講完後，慢慢地說：“廣泛學習，詳細問難，功效纔全面，臣的講論或許有不盡之處，請殿下賜予明達的問題。”皇長子説講得好，但是没有提出問題。有一天，焦竑又進言説：“殿下不輕易發言，是不是擔心犯錯誤？解釋都可能有錯誤，提問又有什麽錯誤呢？古人不耻下問，希望以此作爲榜樣。”皇長子又説講得好，最終也没有提問題。焦竑於是與同僚商量先從頭進行啓發，正好講解《舜典》，焦竑舉“稽於衆，捨己從人”提問。皇長子説：“稽，考察的意思。考察收集衆人的想法，然後捨棄自己的短處，學習别人的長處。”另一天，舉“上帝降衷，若有恒性”提問。皇長子説：“這没有别的，就是天命叫作性。”皇長子當時衹有十三歲，回答問題没有停頓，焦竑也盡心對他進行啓迪。曾有一次在講課途中，一群鳥飛翔鳴叫，皇長子抬頭觀看，焦竑便停止講解嚴肅站立。皇長子收斂儀容聽講，焦竑又恢復講解。焦竑曾經收集古時太子的事迹可以作爲鑒戒的編成《養正圖説》，打算進獻給皇長子。同僚郭正域等人厭惡他没把這件事告訴他們，認爲他是沽名釣譽，焦竑便停止了。焦竑既依仗自己有盛名，性格又正直坦率，事情有不合理的，馬上發表言論，朝廷也討厭他，張位尤其討厭他。二十五年，他主持順天的鄉試，舉子曹蕃等九人的文章中多有險惡荒誕的言語，焦竑被彈劾，貶爲福寧州同知。歲末對官員進行考核，又被降職，焦竑於是不再出來做官。

竑博極群書，自經史至稗官、雜説，無不淹貫。善爲古文，典正馴雅，卓然名家。集名《澹園》，竑所自號也。講學以汝芳爲宗，而善定向兄弟及李贄，時頗以禪學譏之。萬曆四十八年卒，年八十。熹宗時，以先朝講讀恩，復官，贈諭德，賜祭蔭子。福王時，追謚文端。子潤生，見《忠義傳》。

焦竑博覽群書，從經史到野史、雜説，無不通曉。擅長古文，文章淳正典雅，是傑出的名家。文集的名稱是《澹園》，這是焦竑的自稱。講學以羅汝芳爲宗法，而和耿定向兄弟及李贄友好，當時常有人以禪學譏諷他。萬曆四十八年去世，時年八十歲。熹宗時期，以在前朝給太子講學讀書的恩德，恢復他的官職，追贈諭德，賜予祭祀，蔭襲一子。福王時期，追授謚號文端。兒子焦潤生，見《忠義傳》。

黄輝

黄輝，字平倩，一字昭素，南充

黄輝，字平倩，又字昭素，南充人。與焦竑

人。竑同年進士。幼穎異，父子元，官湖廣，御史屬訊疑獄，輝檢律如老吏。御史聞而異之，命負以至，授錢穀集，一覽輒記。稍長，博極群書。年十五舉鄉試第一。久之，成進士，改庶吉士。館課文字多沿襲熟爛，目爲翰林體，及李攀龍、王世貞之學行，則又改而從之。輝刻意學古，一以韓、歐爲師，館閣文稍變。時同館中，詩文推陶望齡，書畫推董其昌，輝詩及書與齊名。至徵事，輝十得八九，竑以閎雅名，亦自遜不如也。

是同一年的進士。自幼特別聰明，父親黄子元，在湖廣做官，御史吩咐審訊疑難官司，黄輝檢視律令如同老吏。御史聽説後十分驚奇，命令將他背來，給他一本錢糧賬簿，他一看就記住了。稍大後，博覽群書。十五歲時考取鄉試第一名。很久以後，成爲進士，改爲庶吉士。學館中教授的文章多沿用十分熟悉的文體，被稱爲翰林體，到李攀龍、王世貞的學問流行時，則又改爲跟從他們。黄輝一心一意學習古文，完全以韓愈、歐陽修爲師，館閣文風漸漸改變。當時同學館中，詩文首推陶望齡，書畫首推董其昌，黄輝的詩和書法與二人齊名。至於徵引典故，黄輝十次有八九次獲勝，焦竑以宏大典雅聞名，也自愧不如黄輝。

由編修遷右中允，充皇長子講官。時帝寵鄭貴妃，疏皇后、長子，長子生母王恭妃幾殆。輝從内豎徵知其狀，謂同里給事中王德完曰："此國家大事，旦夕不測，書之史册，謂朝廷無人，吾輩爲萬世僇矣。"德完奮然，屬輝具草上之，下獄，廷杖瀕死。輝周旋橐饘，不避險阻，人或危之。輝曰："吾陷人於禍，可坐視乎？"輝雅好禪學，多方外交，爲言者所論。時已爲庶子掌司經局，遂請告歸。已，起故官，擢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卒官。

由編修升遷爲右中允，充當皇長子的講官。當時皇帝寵愛鄭貴妃，疏遠皇后、皇長子，皇長子生母王恭妃病危。黄輝從宦官那裏瞭解到這一情况，對同鄉給事中王德完説："這是國家大事，隨時會出現不可預料的事，載入史册，説朝廷無人，我們這些人將被萬世羞辱啊。"王德完憤怒，囑托黄輝寫奏章上奏朝廷，王德完被關進大獄，在朝廷受杖刑幾乎被打死。黄輝照料他的衣食，不怕危險，有人爲他感到危險。黄輝説："我使别人陷入災禍，能坐視不管嗎？"黄輝素來愛好禪學，善於交往，被言官彈劾。當時他已經任庶子掌管司經局，於是請求辭官回家。不久，起用任原來的官職，提拔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死在任上。

陳仁錫

陳仁錫，字明卿，長洲人。父允堅，進士。歷知諸暨、崇德二縣。仁錫年十九，舉萬曆二十五年鄉試。聞武進錢一本善《易》，往師之，得其指要。久不第，益究心經史之學，多所論著。

陳仁錫，字明卿，長洲人。父親陳允堅，進士。歷任諸暨、崇德二縣知縣。陳仁錫十九歲時，參加萬曆二十五年鄉試中舉。他聽説武進錢一本精通《易》，前去拜他爲師，學得他的要旨。考進士久不中，更加潛心於經史之學，論著頗多。

天啓二年，以殿試第三人授翰林編修。時第一爲文震孟，亦老成宿學。海内咸慶得人。明年，丁内艱，廬墓次。服闋，起故官，尋直經筵，

天啓二年，以殿試第三名被授予翰林編修。當時第一名是文震孟，也是文章老練的博學之士。朝廷内外都慶幸出了這樣的人才。第二年，遇上母親去世，他爲母親服喪，住在墓旁草廬

典誥敕。魏忠賢冒邊功，矯旨錫上公爵，給世券。仁錫當視草，持不可，其黨以威劫之，毅然曰："世自有視草者，何必我!"忠賢聞之怒。不數日，里人孫文豸以誦《步天歌》見捕，坐妖言鍛煉成獄，詞連仁錫及震孟，罪將不測。有密救者，得削籍歸。

中。服喪期滿後，被起用任原來的官職，不久值講御前講席，主管皇帝的詔令敕書。魏忠賢假冒邊疆戰功，假傳聖旨賜予他上公爵，并賜予他世代享受特權的鐵券。陳仁錫當值修正詔書，堅持不許可，魏忠賢的黨羽以淫威相脅迫，陳仁錫毅然說："世上自有修正詔書的人，何必要我修正!"魏忠賢聽説後大怒。没過幾天，同鄉孫文豸因爲朗誦《步天歌》被捕，以妖言羅織罪名定案，供詞牽連到陳仁錫和文震孟，罪名不可預料。有人秘密相救，纔得以革職回鄉。

崇禎改元，召復故官。旋進右中允，署國子司業事，再直經筵。以預修神、光二朝實録，進右諭德，乞假歸。越三年，即家起南京國子祭酒，甫拜命，得疾卒。福王時，贈詹事，謚文莊。仁錫講求經濟，有志天下事，性好學，喜著書，一時館閣中博洽者鮮其儔云。

崇禎改元後，下詔恢復原來的官職。隨即提升爲右中允，代理國子司業事務，再次值講御前講席。因參與修撰神宗、光宗二朝實録，提升爲右諭德，告假回家。過了三年，在家中被起用爲南京國子祭酒，剛剛受命，得病去世。福王時期，追贈詹事，謚號文莊。陳仁錫講求經世致用，有志於天下大事，生性好學，喜歡著書立説，一時間館閣中博學的人很少有能與他相比的。

董其昌

董其昌，字元宰，松江華亭人。舉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禮部侍郎田一儁以教習卒官，其昌請假，走數千里，護其喪歸葬。還授編修。皇長子出閣，充講官，因事啓沃，皇長子每目屬之。坐失執政意，出爲湖廣副使，移疾歸。起故官，督湖廣學政，不徇請囑，爲勢家所怨，嗾生儒數百人鼓噪，毁其公署。其昌即拜疏求去，帝不許，而令所司按治，其昌卒謝事歸。起山東副使、登萊兵備、河南參政，并不赴。

董其昌，字元宰，松江華亭人。萬曆十七年中進士，改爲庶吉士。禮部侍郎田一儁在任教習期間去世，董其昌請假，行程數千里，護送他的靈柩回家安葬。回來後被授予編修。皇長子出閣讀書，董其昌充當講官，根據情况進行開導輔佐，皇長子每次都注視着他。因不合當權者心意，被調出任湖廣副使，上書稱病歸家。後又被起用任原來的官職，監督湖廣學政，由於不依從請托，受權貴的怨恨，嗾使幾百名儒生起哄，搗毁了他的公署。董其昌就上奏請求辭職，皇帝没有批准，而令主管官員查問懲辦，董其昌最終辭職回家。後起用他爲山東副使、登萊兵備、河南參政，都没有赴任。

光宗立，問："舊講官董先生安在?"乃召爲太常少卿，掌國子司業事。天啓二年，擢本寺卿，兼侍讀學士。時修《神宗實録》，命往南方采輯先朝章疏及遺事，其昌廣搜博徵，録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於國

光宗登基，問："原來的講官董先生在哪裏?"於是徵召他任太常少卿，掌管國子司業事務。天啓二年，提升爲太常卿，兼任侍讀學士。當時正修撰《神宗實録》，命董其昌到南方去收集前朝的典章奏疏及遺事，董其昌廣搜博徵，抄録成三百本。又收集了留在宫中未下發的關於太

本、藩封、人才、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者，别爲四十卷。仿史贊之例，每篇繫以筆斷。書成表進，有詔褒美，宣付史館。明年秋，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事，尋轉左侍郎。五年正月，拜南京禮部尚書。時政在奄豎，黨禍酷烈。其昌深自引遠，逾年請告歸。崇禎四年，起故官，掌詹事府事。居三年，屢疏乞休，詔加太子太保致仕。又二年卒，年八十有三。贈太子太傅。福王時，謚文敏。

子、藩國、人才、風俗、河渠、經濟、吏治、邊防的奏章，另外抄録成四十卷。仿照史傳評語的體例，每篇後面都寫上斷語。書編成表奏朝廷，皇帝下詔褒獎，令交付國史館。第二年秋天，提升爲禮部右侍郎，協助管理詹事府事務，不久改任左侍郎。五年正月，授予南京禮部尚書。當時宦官掌權，朋黨之争禍亂激烈。董其昌極力讓自己遠離事端，第二年請求告老還鄉。崇禎四年，起用任原來的官職，掌管詹事府事務。過了三年，多次上奏請求辭職退休，詔令加太子太保辭職。又過了兩年去世，時年八十三歲。追贈太子太傅。福王時期，追授謚號文敏。

其昌天才俊逸，少負重名。初，華亭自沈度、沈粲以後，南安知府張弼、詹事陸深、布政莫如忠及子是龍皆以善書稱。其昌後出，超越諸家。始以宋米芾爲宗，後自成一家，名聞外國。其畫集宋、元諸家之長，行以己意，瀟灑生動，非人力所及也。四方金石之刻，得其制作手書，以爲二絶。造請無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間，争購寶之。精於品題，收藏家得片語隻字以爲重。性和易，通禪理，蕭閒吐納，終日無俗語。人擬之米芾、趙孟頫云。同時以善書名者，臨邑邢侗、順天米萬鍾、晋江張瑞圖，時人謂邢、張、米、董，又曰南董、北米。然三人者，不逮其昌遠甚。

董其昌富有天才，俊美超逸，少年時便有很大名聲。當初，華亭自沈度、沈粲以後，南安知府張弼、詹事陸深、布政莫如忠及其兒子莫是龍均以擅長書法著稱。董其昌後出名，超越各家。開始以宋米芾爲楷模，後來自成一家，名聲傳到外國。他的繪畫集宋、元各家的長處，加入自己的意念，瀟灑生動，不是常人的功力所能達到的。四方金石篆刻，能得到他的篆刻和手書，被認爲是二絶。每天都有人登門請求，書信札記，流傳民間，争相高價購求，視作寶物。他精通書畫的品評，收藏家得到隻言片語都很看重。性格温和平易，精通禪學，談吐瀟灑悠閑，整天没有一句俗語。人們把他比作米芾、趙孟頫。同一時期以擅長書法而出名的，有臨邑邢侗、順天米萬鍾、晋江張瑞圖，當時人們稱他們爲邢、張、米、董，又稱南董、北米。然而其他三人，差董其昌很遠。

莫如忠

莫如忠，字子良。嘉靖十七年進士。累官浙江布政使。潔修自好。夏言死，經紀其喪。善草書，詩文有體要。是龍，字雲卿，後以字行，更字廷韓。十歲能文，長善書。皇甫汸、王世貞輩亟稱之。以貢生終。

莫如忠，字子良。嘉靖十七年進士。積功遷升至浙江布政使。潔身自好。夏言去世，莫如忠料理他的喪事。擅長草書，詩文切實而簡要。莫是龍，字雲卿，後來以字行世，改字爲廷韓。十歲便能做文章，擅長書法。皇甫汸、王世貞等人多次稱贊他。以貢生終其一生。

邢侗

邢侗，字子愿。萬曆二年進士。終陝西行太僕卿。家資巨萬，築來禽

邢侗，字子愿。萬曆二年進士。最終任陝西行太僕卿。家産極多，在古犂丘修築來禽館，減

館於古犂丘，減産奉客，遂致中落。妹慈静，善仿兄書。

米萬鍾

米萬鍾，字友石。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歷官江西按察使。天啓五年，魏忠賢黨倪文焕劾之，遂削籍。崇禎初，起太僕少卿，卒官。

張瑞圖者，官至大學士，逆案中人也。

袁宏道　袁宗道　袁中道

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與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時稱“三袁”。宗道，字伯修。萬曆十四年會試第一。授庶吉士，進編修，卒官右庶子。泰昌時，追録光宗講官，贈禮部右侍郎。

宏道年十六爲諸生，即結社城南，爲之長。閒爲詩歌古文，有聲里中。舉萬曆二十年進士。歸家，下帷讀書，詩文主妙悟。選吴縣知縣，聽斷敏决，公庭鮮事。與士大夫談説詩文，以風雅自命。已而解官去。起授順天教授，歷國子助教、禮部主事，謝病歸。久之，起故官。尋以清望擢吏部驗封主事，改文選。尋移考功員外郎，立歲終考察群吏法，言：“外官三歲一察，京官六歲，武官五歲，此曹安得獨免?”疏上，報可，遂爲定制。遷稽勛郎中，後謝病歸，數月卒。

中道，字小修。十餘歲，作《黄山》、《雪》二賦，五千餘言。長益豪邁，從兩兄宦游京師，多交四方名士，足迹半天下。萬曆三十一年，始舉於鄉。又十四年乃成進士。由徽州教授，歷國子博士、南京禮部主事。天啓四年，進南京吏部郎中，卒於官。

少資産來供養客人，以致中道衰落。妹妹邢慈静，善於仿效她哥哥的書法。

米萬鍾，字友石。萬曆二十三年中進士。歷任江西按察使。天啓五年，魏忠賢的黨羽倪文焕彈劾他，於是被革除官籍。崇禎初年，起用任太僕少卿，在任期間去世。

張瑞圖，官至大學士，是魏忠賢逆黨案中的人。

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與哥哥袁宗道、弟弟袁中道一起以才華著稱，時稱“三袁”。袁宗道，字伯修。萬曆十四年會試第一名。被授予庶吉士，進升爲編修，在任右庶子期間去世。泰昌年間，表彰光宗作太子時的講官，追贈禮部右侍郎。

袁宏道十六歲成爲諸生，便在城南結社，并成爲社長。空閑時寫詩歌古文，在鄉里有名氣。考中萬曆二十年進士。回家後，在帷帳中讀書，詩歌文章主張妙悟。被選任吴縣知縣，聽訟斷獄敏捷果决，公堂上很少有事。與士大夫談論詩文，以風雅自居。不久解除官職而去。起用任順天教授，歷任國子助教、禮部主事，托病辭官回家。很久以後，起用任原職。不久因聲望好而提升爲吏部驗封主事，後改任文選主事。不久調任考功員外郎，設立年終考察群吏的制度，他説：“地方官員三年考察一次，京城官員六年考察一次，武官五年考察一次，這些曹官怎麽可以獨自免除呢?”上奏皇上，准許，於是成爲定制。提拔爲稽勛郎中，後來托病辭官回家，數月後去世。

袁中道，字小修。十多歲時作《黄山》、《雪》兩首賦，五千多字。長大後更加豪放，跟隨兩個哥哥去京師做官游歷，廣交四方名士，足迹遍及半個天下。萬曆三十一年纔鄉試中舉。又過了十四年纔中進士。由徽州教授，歷任國子博士、南京禮部主事。天啓四年，提升爲南京吏部郎中，在任期間去世。

先是，王、李之學盛行，袁氏兄弟獨心非之。宗道在館中，與同館黄輝力排其説。於唐好白樂天，於宋好蘇軾，名其齋曰白蘇。至宏道，益矯以清新輕俊，學者多舍王、李而從之，目爲公安體。然戲謔嘲笑，間雜俚語，空疏者便之。其後，王、李風漸息，而鍾、譚之説大熾。鍾、譚者，鍾惺、譚元春也。

此前，王世貞、李攀龍之學盛行，惟獨袁氏兄弟心裏非難他們。袁宗道在館中，與同館黄輝極力排斥王、李之學。對於唐代喜愛白樂天，對於宋代喜愛蘇軾，給書齋命名爲白蘇。到袁宏道，更用清新輕盈俊美加以矯正，學者多捨棄王、李而追隨他，被稱爲公安體。然而戲弄嘲笑，間或雜有俚語，對放縱散漫的人很合適。之後，王、李之風漸漸止息，而鍾、譚之説又大爲興盛。鍾、譚，就是鍾惺、譚元春。

鍾惺　譚元春

惺，字伯敬，竟陵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稍遷工部主事，尋改南京禮部，進郎中。擢福建提學僉事，以父憂歸，卒於家。惺貌寢，羸不勝衣，爲人嚴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謝人事。官南都，僦秦淮水閣讀史，恒至丙夜，有所見即筆之，名曰《史懷》。晚逃於禪以卒。

鍾惺，字伯敬，竟陵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予行人，漸漸升爲工部主事，不久改任南京禮部，提升爲郎中。升任福建提學僉事，因父親的喪事回家，在家中去世。鍾惺相貌醜陋，身體瘦弱得好像不能承受衣服的重量，對人嚴肅冷淡，不喜歡接待平常人，因此推辭人情世故。在南京任職時，租賃秦淮水閣閱讀史書，常常讀書到午夜，有見解就寫下來，定名爲《史懷》。晚年逃避世事，躲入佛門而去世。

自宏道矯王、李詩之弊，倡以清真，惺復矯其弊，變而爲幽深孤峭。與同里譚元春評選唐人之詩爲《唐詩歸》，又評選隋以前詩爲《古詩歸》。鍾、譚之名滿天下，謂之竟陵體。然兩人學不甚富，其識解多僻，大爲通人所譏。

自從袁宏道糾正王、李詩的弊病，倡導清新真實，鍾惺也糾正王、李詩的弊病，變爲幽深孤傲。鍾惺與同鄉譚元春評選唐人的詩歌而成《唐詩歸》，又評選隋朝以前的詩歌而成《古詩歸》。鍾惺、譚元春的名聲傳遍天下，被稱爲竟陵體。然而兩人的學識不很豐富，其見解多偏離正道，大大地被學識淵博的人所譏諷。

元春，字友夏，名輩後於惺，以《詩歸》故，與齊名。至天啓七年始舉鄉試第一，惺已前卒矣。

譚元春，字友夏，名望輩分在鍾惺之後，因爲《唐詩歸》和《古詩歸》的緣故，而與鍾惺齊名。到天啓七年纔考取鄉試第一名，在此之前鍾惺已去世了。

王惟儉

王惟儉，字損仲，祥符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濰縣知縣，遷兵部職方主事。三十年春，遼東總兵官馬林以忤税使高淮被逮，兵部尚書田樂等救之。帝怒，責職方不推代者，空司而逐，惟儉亦削籍歸。家居二十年，光宗立，起光禄丞。三遷大理少卿。

王惟儉，字損仲，祥符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予濰縣知縣，提升爲兵部職方主事。三十年春，遼東總兵官馬林因爲冒犯税使高淮被逮捕，兵部尚書田樂等人營救他。皇帝大怒，責罰職方中不推選代替的人，把職方官員全部斥逐，王惟儉也被削除官職回家。在家中居住了二十年，光宗登基，起用任光禄丞。經三次提升至大理少卿。

天啓三年八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值徐鴻儒之亂，民多逃亡，遼人避難來者，亦多失所，惟儉加意綏輯。五年三月，擢南京兵部右侍郎，未赴。入爲工部右侍郎，魏忠賢黨御史田景新劾之，落職閒住。

天啓三年八月，提升爲右僉都御史，任山東巡撫。正值徐鴻儒叛亂，百姓多逃亡，從遼東來避難的，也大多流離失所，王惟儉特意收容安撫。五年三月，提升爲南京兵部右侍郎，没有上任。入京任工部右侍郎，魏忠賢同黨御史田景新彈劾他，罷官而賦閑在家。

惟儉資敏嗜學。初被廢，肆力經史百家。苦《宋史》繁蕪，手删定，自爲一書。好書畫古玩。萬曆、天啓間，世所稱博物君子，惟儉與董其昌并，而嘉興李日華亞之。

王惟儉天資聰敏好學。起初被罷免官職，致力於經史百家。苦於《宋史》繁雜，親手删定，自成一書。愛好書畫古玩。萬曆、天啓年間，被世人稱爲博物君子的，王惟儉與董其昌齊名，而嘉興李日華次之。

李日華

日華，字君實，嘉興人。萬曆二十年進士。官至太僕少卿。恬澹和易，與物無忤。惟儉則口多微詞，好抨擊道學，人不能堪。嘗與時輩讌集，徵《漢書》一事，具悉本末，指其腹笑曰："名下寧有虚士乎！"其自喜如此。

李日華，字君實，嘉興人。萬曆二十年進士。升官至太僕少卿。清静淡泊，温和平易，與世無争。王維儉則口中多微詞，喜歡抨擊道學，别人不能忍受。曾與同輩聚會，引述《漢書》的一件事，詳述其本末，指着自己的肚子笑着説："盛名之下難道有徒有虚名的人嗎！"他就是這樣自樂。

曹學佺　曾異撰

曹學佺，字能始，侯官人。弱冠舉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户部主事。中察典，調南京添注大理左寺正。居冗散七年，肆力於學。累遷南京户部郎中，四川右參政、按察使。蜀府毁於火，估修資七十萬金，學佺以《宗藩條例》却之。又中察典，議調。天啓二年，起廣西右參議。

曹學佺，字能始，侯官人。二十歲中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予户部主事。官吏大考核合格，調任南京添注大理左寺正。任閑散官職七年，致力於學問。多次提升至南京户部郎中，四川右參政、按察使。蜀王府被大火燒毁，估計修復需耗資七十萬金，曹學佺根據《宋藩條例》拒絶了。官吏大考核再次合格，商議調動。天啓二年，起任廣西右參議。

初，梃擊獄興，劉廷元輩主瘋顛。學佺著《野史紀略》，直書事本末。至六年秋，學佺遷陝西副使，未行，而廷元附魏忠賢大幸，乃劾學佺私撰野史，淆亂國章，遂削籍，毁所鏤板。巡按御史王政新，以嘗薦學佺，亦勒閒住。廣西大吏揣學佺必得重禍，羈留以待。已，知忠賢無意殺之，乃得釋還。崇禎初，起廣西副使，力辭不就。

當初，梃擊案發生，劉廷元等人主張罪犯是瘋子。曹學佺著《野史紀略》，直書事情的原委。到六年秋天，曹學佺升任陝西副使，未上任，而劉廷元依附魏忠賢大受寵幸，於是彈劾曹學佺私撰野史，混淆禮儀典章，於是被革除官籍，燒毁了書的雕版。巡按御史王政新，因爲曾經推薦曹學佺，也被勒令在家閑住。廣西大官吏估計曹學佺必然遭受重大災禍，將他拘禁等待。不久，得知魏忠賢無意殺他，纔得以釋放回家。崇禎初年，起用任廣西副使，極力推辭没就任。

家居二十年，著書所居石倉園

在家居住二十年，在所居住的石倉園中著

中，爲《石倉十二代詩選》，盛行於世。嘗謂"二氏有藏，吾儒何獨無"，欲修儒藏與鼎立。采擷四庫書，因類分輯，十有餘年，功未及竣，兩京繼覆。唐王立於閩中，起授太常卿。尋遷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進尚書，加太子太保。及事敗，走入山中，投繯而死，年七十有四。詩文甚富，總名《石倉集》。萬曆中，閩中文風頗盛，自學佺倡之，晚年更以殉節著云。

其同邑後起者，曾異撰，字弗人，晋江人，家侯官。父爲諸生，早卒。母張氏，以遺腹生。家窶甚，紡績給晨夕。異撰起孤童，事母至孝。歲饑，采薯葉雜糠粃食之，母妻嘗負畚鋤乾草給爨。然性介甚，長吏知其貧，欲爲地，不屑也。吴興潘曾紘督學政，上其母節行，獲旌於朝。及曾紘巡撫南、贛，得王惟儉所撰《宋史》，招異撰及新建徐世溥更定，未成而罷。異撰久爲諸生，究心經世學，所爲詩，有奇氣。崇禎十二年舉鄉試，年四十有九矣，再赴會試還，遂卒。

王志堅

王志堅，字弱生，崑山人。父臨亨，進士，杭州知府。志堅舉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暇日要同舍郎爲讀史社，撰《讀史商語》。遷貴州提學僉事，不赴，乞侍養歸。天啓二年，起督浙江驛傳，奔母喪歸。崇禎四年，復以僉事督湖廣學政，禮部推爲學政第一。六年，卒於官。

志堅少與李流芳同學，爲詩文，法唐、宋名家。通籍後，卜居吴門古南園，杜門却掃，肆志讀書，先經後

書，編成《石倉十二代詩選》，盛行於世。他曾經説"佛道有佛藏道藏，我儒家爲什麽惟獨没有"，打算編修儒藏與之鼎立。采選四庫書籍，按照類别分别編輯，花了十多年，功業還未完成，兩京便相繼淪陷。唐王在閩中即位，起用任太常卿。不久提升爲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升任尚書，加太子太保。唐王失敗後，逃進山中，上吊而死，時年七十四歲。他寫的詩文很多，總稱爲《石倉集》。萬曆年間，閩中文風很盛，是從曹學佺開始倡導的，他晚年更以爲節操而死聞名。

曹學佺的同鄉後輩曾異撰，字弗人，晋江人，家住侯官。他父親是諸生，早逝。母親張氏，他是遺腹子。家境非常貧寒，靠母親紡紗供給日常生活。曾異撰出生時便失去父親，事奉母親特别孝順。饑荒年，采集薯葉攙和着米糠麥麩當食物，母親和妻子曾經背着畚箕鋤乾草生火做飯。然而他性格非常耿介，長吏知道他很貧窮，打算爲他引薦，他却不屑一顧。吴興潘曾紘監督學政，將他母親的節操品行上奏，獲得朝廷的表彰。到了潘曾紘任南、贛巡撫時，得到王惟儉撰寫的《宋史》，招集曾異撰及新建徐世溥更正修定，没有完成就停止了。曾異撰久爲諸生，潜心經世致用之學，他所寫的詩，具有奇特的氣韵。崇禎十二年鄉試中舉，時年已四十九歲，兩次參加會試回來，就去世了。

王志堅，字弱生，崑山人。父親王臨亨，進士，任杭州知府。王志堅於萬曆三十八年中進士，被授予南京兵部主事，升任員外郎、郎中。閑暇時間邀集同舍郎官成立讀史社，撰寫《讀史商語》。升任貴州提學僉事，没有赴任，請求奉養父母而回家。天啓二年，被起用管理浙江驛站，因母親去世奔喪回家。崇禎四年，又以僉事督湖廣學政，被禮部推選爲學政第一。六年，在任期間去世。

王志堅少年時與李流芳同學，寫詩作文，效法唐、宋名家。做官後，他擇地居住在吴門的古南園，閉門謝客，專心讀書，先讀經後讀史，先

史，先史後子、集。其讀經，先箋疏而後辨論。讀史，先證據而後發明。讀子，則謂唐、宋而後無子，當取説家之有裨經史者補之。讀集，則定秦、漢以後古文爲五編，考核唐、宋碑志，援史傳，捃雜説，以參核其事之同異、文之純駁。其於内典，亦深辨性相之宗。作詩甚富，自選止七十餘首。

讀史後讀子、集。他讀經，先注釋文義然後進行辨析論説。讀史，先考證後進行闡發。讀子，則認爲唐、宋以後無子，應當選取小説家中對經史有助益的補充進去。讀集，則定秦、漢以後的古文爲五編，考查核實唐、宋兩代的碑志，援引史傳，搜集雜説，以參照考核事情的同異、文字的純正和混雜。他對於佛經，也深辨現象與本質的主旨。他作詩非常豐富，自己衹選了七十多首。

弟志長，字平仲，舉於鄉，亦深於經學。

他的弟弟王志長，字平仲，鄉試中舉，也精通經學。

艾南英

艾南英，字千子，東鄉人。七歲作《竹林七賢論》。長爲諸生，好學無所不窺。萬曆末，場屋文腐爛，南英深疾之，與同郡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以興起斯文爲任，乃刻四人所作行之世。世人翕然歸之，稱爲章、羅、陳、艾。天啓四年，南英始舉於鄉。座主檢討丁乾學、給事中郝土膏發策詆魏忠賢，南英對策亦有譏刺語。忠賢怒，削考官籍，南英亦停三科。

艾南英，字千子，東鄉人。他七歲寫成《竹林七賢論》。長大後成爲諸生，喜好學習，無所不看。萬曆末年，科舉考試文章極其陳腐，艾南英對此深惡痛絶，與同鄉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以振興禮樂教化爲己任，就刻印四人的作品流行於世。世人一致歸附他們，稱他們爲章、羅、陳、艾。天啓四年，艾南英纔鄉試中舉。主考官檢討丁乾學、給事中郝土膏發出策問指責魏忠賢，艾南英的對策也含有諷刺的語言。魏忠賢大怒，削除考官的官籍，艾南英也被停考三屆。

莊烈帝即位，詔許會試。久之，卒不第，而文日有名。負氣陵物，人多憚其口。始王、李之學大行，天下談古文者悉宗之，後鍾、譚出而一變。至是錢謙益負重名於詞林，痛相糾駁。南英和之，排詆王、李不遺餘力。兩京繼覆，江西郡縣盡失，南英乃入閩。唐王召見，陳十可憂疏，授兵部主事，尋改御史。明年八月，卒於延平。

莊烈帝即位，下詔允許艾南英參加會試。考了很久，最終也没考中，而他的文章却一天天出名。他憑恃意氣，看不起别人，人們多害怕他的言論。起初王世貞、李攀龍的學説非常盛行，天下談論古文的人都尊奉他們，後來鍾惺、譚元春出名，情況爲之一變。到這時錢謙益在文壇負有盛名，痛加糾舉駁正。艾南英附和錢謙益，排斥譴責王、李不遺餘力。兩京相繼淪陷，江西郡縣全部失守，艾南英於是到閩。唐王召見他，陳上論述十件值得擔憂的事的奏書，授予他兵部主事，不久改任御史。第二年八月，在延平去世。

章世純

章世純，字大力，臨川人。博聞强記。舉天啓元年鄉試。崇禎中，累官柳州知府，年已七十矣。聞京師變，悲憤，遘疾卒。

章世純，字大力，臨川人。他博聞强記。天啓元年鄉試中舉。崇禎年間，積功提升至柳州知府，年齡已七十歲了。聽説京師巨變，悲憤不已，患病去世。

羅萬藻

羅萬藻，字文止，世純同縣人。天啓七年舉於鄉。崇禎中行保舉法，祭酒倪元璐以萬藻應詔，辭不就。福王時爲上杭知縣。唐王立於閩，擢禮部主事。南英卒，哭而殯之，居數月亦卒。

羅萬藻，字文止，與章世純是同一縣的人。天啓七年鄉試中舉，崇禎年間推行保舉法，祭酒倪元璐推舉羅萬藻應詔，他推辭不接受。福王時任上杭知縣。唐王在閩即位，提升他爲禮部主事。艾南英去世，他哭着安葬艾南英，幾個月後他自己也去世了。

陳際泰

陳際泰，字大士，亦臨川人，父流寓汀州武平，生於其地。家貧，不能從師，又無書，時取旁舍兒書，屏人竊誦。從外兄所獲《書經》，四角已漫滅，且無句讀，自以意識別之，遂通其義。十歲，於外家藥籠中見《詩經》，取而疾走。父見之，怒，督往田，則携至田所，踞高阜而哦，遂畢身不忘。久之，返臨川，與南英輩以時文名天下。其爲文，敏甚，一日可二三十首。先後所作至萬首，經生舉業之富，無若際泰者。崇禎三年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年六十有八矣。又三年除行人。居四年，護故相蔡國用喪南行，卒於道。

陳際泰，字大士，也是臨川人，他父親遷居到汀州武平，他出生在那裏。他家境貧困，不能拜師，又没有書，時常借鄰居孩子的書，躲着人悄悄誦讀。從表兄那裏得到《書經》，四角已模糊難辨，并且没有標點，自己憑藉己意進行辨别，於是通曉《書》的意旨。十歲時，在外婆家的藥籠中看見《詩經》，取出來迅速跑開。他父親看見了，大怒，督促他去種田，他就把書帶到種田的地方，蹲坐在高高的土山上大聲朗讀，於是終生不忘。很久以後，他返回臨川，與艾南英等人以八股文聞名天下。他寫文章非常迅速，一天可寫二三十篇。他前後所作文章上萬篇，讀經的學生作八股文之多，没有比得上陳際泰的。他於崇禎三年鄉試中舉。又過了四年中進士，已六十八歲了。又過了三年被授予行人。四年後，護送已故尚書蔡國用的靈柩到南方，在途中去世。

張溥　張采

張溥，字天如，太倉人。伯父輔之，南京工部尚書。溥幼嗜學。所讀書必手鈔，鈔已朗誦一過，即焚之。又鈔，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處，指掌成繭。冬日手皸，日沃湯數次。後名讀書之齋曰“七録”，以此也。與同里張采共學齊名，號“婁東二張”。

張溥，字天如，太倉人。他的伯父張輔之，南京工部尚書。張溥自幼好學。他所讀的書必定手抄，抄完之後朗誦一遍，就燒掉。然後又抄，如此六七遍纔停止。右手握筆的地方，手指手掌磨起了趼子。冬天手被凍裂，每天在熱水裏浸泡幾次。後來將讀書的書齋稱作“七録”，就是以此而得名的。他與同鄉張采共同學習并齊名，號稱“婁東二張”。

崇禎元年，以選貢生入都，采方成進士，兩人名徹都下。已而采官臨川。溥歸，集郡中名士相與復古學，名其文社曰復社。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以葬親乞假歸，讀書若經生，無間寒暑。四方啖名者争走其

崇禎元年，以選貢生而進京，張采剛中進士，兩人名聞京城。不久張采到臨川做官。張溥回到家中，聚集郡中有名的讀書人一起恢復古學，將其文社定名爲復社。崇禎四年中進士，改爲庶吉士。因安葬親人而告假回家，讀書仍然像做學生時一樣，寒暑都不間斷。各地慕名的人争

門，盡名爲復社。溥亦傾身結納，交游日廣，聲氣通朝右。所品題甲乙，頗能爲榮辱。諸奔走附麗者，輒自矜曰："吾以嗣東林也。"執政大僚由此惡之。

相到他門下，都稱爲復社。張溥也傾其所有而結納，交游日益廣泛，名聲傳到朝廷。他所品評的等級，很能表示榮辱。衆多奔走歸附他的人，都自豪地說："我們以此繼承東林。"朝廷執政的官僚因此憎惡他。

里人陸文聲者，輸貲爲監生，求入社不許，采又嘗以事抶之。文聲詣闕言："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溥、采爲主盟，倡復社，亂天下。"溫體仁方枋國事，下所司。遷延久之，提學御史倪元珙、兵備參議馮元颺、太倉知州周仲連言復社無可罪。三人皆貶斥，嚴旨窮究不已。閩人周之夔者，嘗爲蘇州推官，坐事罷去，疑溥爲之，恨甚。聞文聲訐溥，遂伏闕言溥等把持計典，己罷職實其所爲，因及復社恣横狀。章下，巡撫張國維等言之夔去官，無預溥事，亦被旨譙讓。

有一個叫陸文聲的同鄉，通過交錢成爲監生，請求加入復社而没有得到許可，張采又曾因事而鞭打他。陸文聲上奏朝廷說："風俗的敗壞，根源都在讀書人。張溥、張采爲主盟，倡導復社，擾亂天下。"溫體仁正掌管國事，交給有關部門。拖延了很久，提學御史倪元珙、兵備參議馮元颺、太倉知州周仲連進言説復社没有可以定罪的事情。三個人都遭到貶斥，皇帝下詞語嚴厲的聖旨要求徹底追究不能停止。閩人周之夔，曾經任蘇州推官，犯了錯誤被罷免官職，他懷疑是張溥幹的，十分憎恨他。聽説陸文聲攻擊張溥，於是向皇帝上疏説張溥等人把持官吏考核，自己被罷官實際是他們幹的，趁此論及復社放縱專横的情狀。奏章批覆下發，巡撫張國維等人説周之夔被罷官，與張溥没有關係，也受到聖旨譴責。

至十四年，溥已卒，而事猶未竟。刑部侍郎蔡奕琛坐黨薛國觀繫獄，未知溥卒也，訐溥遥握朝柄，己罪由溥，因言采結黨亂政。詔責溥、采回奏，采上言："復社非臣事，然臣與溥生平相淬礪，死避網羅，負義圖全，誼不出此。念溥日夜解經論文，矢心報稱，曾未一日服官，懷忠入地。即今嚴綸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當是時，體仁已前罷，繼者張至發、薛國觀皆不喜東林，故所司不敢復奏。及是，至發、國觀亦相繼罷，而周延儒當國，溥座主也，其獲再相，溥有力焉，故采疏上，事即得解。

到十四年，張溥已經去世，而事情還没有完結。刑部侍郎蔡奕琛因與薛國觀結黨而入獄，不知道張溥已經去世了，揭發張溥遥控朝廷大權，自己的罪名是由張溥定的，趁機又説張采私結同黨擾亂朝政。皇帝下詔責令張溥、張采回奏，張采上奏説："復社與臣無關，然而臣與張溥一生相互激勵，以死來躲避法網，仗義以圖保全自己，交情没有超出這個限度。考慮到張溥日夜解經論文，立誓報答，他没有做過一天官，滿懷忠心而去世。即使現在在皇帝莊嚴的詔書下，他也并不能泣血而自我表白，實在值得哀悼。"當時，溫體仁已經被罷免，繼任者張至發、薛國觀都不喜歡東林，因此有關官員不敢再上奏。到這時，張至發、薛國觀也相繼罷免，而周延儒當政，他是張溥的主考官，他得以再次任首輔，張溥在其中盡了力，因此張采的奏疏上呈，事情立即結束了。

明年，御史劉熙祚、給事中姜埰交章言溥砥行博聞，所纂述經史，有

第二年，御史劉熙祚、給事中姜埰交互上奏説張溥砥礪品行，博學多聞，他所纂述的經史，

功聖學，宜取備乙夜觀。帝御經筵，問及二人，延儒對曰：“讀書好秀才。”帝曰：“溥已卒，采小臣，言官何爲薦之?”延儒曰：“二人好讀書，能文章。言官爲舉子時讀其文，又以其用未竟，故惜之耳。”帝曰：“亦未免偏。”延儒言：“誠如聖諭，溥與黄道周皆偏，因善讀書，以故惜之者衆。”帝頷之，遂有詔徵溥遺書，而道周亦復官。有司先後録上三千餘卷，帝悉留覽。

有功於聖學，應該取來作爲觀察古今的讀物。皇帝駕臨御前講席，問到這兩個人，周延儒回答説：“他們是好讀書的好秀才。”皇帝説：“張溥已經去世，張采是一個小臣，言官爲什麽要推薦他們?”周延儒説：“他二人喜愛讀書，擅長寫文章。言官作舉子的時候讀過他們的文章，又因他們的作用没有完全發揮，因此愛惜他們。”皇帝説：“這也未免偏頗。”周延儒説：“就像皇上所説的那樣，張溥與黄道周都存在偏頗，因善於讀書，所以爲他們惋惜的人很多。”皇帝表示贊許，於是下詔徵集張溥的遺書，而黄道周也恢復了官職。有關官員先後抄録了三千多卷，皇帝全都留下閲覽。

溥詩文敏捷。四方徵索者，不起草，對客揮毫，俄頃立就，以故名高一時。卒時，年止四十。

張溥的詩文思路敏捷。各地的人來向他求取詩文，他不起草，面對客人揮筆，一會兒就寫成，因此名聲高於當時的人。他去世時，年齡祇有四十歲。

采，字受先，與溥善。溥性寛，泛交博愛。采特嚴毅，喜甄别可否，人有過，嘗面叱之。知臨川，摧强扶弱，聲大起。移疾歸，士民泣送載道。知州劉士斗、錢肅樂嚴重之，以奸蠹詢采，片紙報，咸置之法。福王時，起禮部主事，進員外郎，乞假去。南都失守，奸人素銜采者，群擊之死，復用大錐亂刺之。已而蘇，避之鄰邑，又三年卒。

張采，字受先，與張溥友好。張溥胸懷寛廣，廣交博愛。張采特别嚴肅剛毅，喜歡辨别正誤，别人有過錯，曾當面呵斥。他任臨川知縣，打擊豪强扶持貧弱，名聲大起。患病歸家，士人百姓哭泣相送不絶於道。知州劉士斗、錢肅樂很敬重他，向他詢問不法的人，他哪怕衹用一張小紙片上報，都被繩之以法。福王時，起用任禮部主事，提升爲員外郎，告假回家。南京失守，素來憎恨張采的奸人，群起而把他打死，又用大錐向他亂刺。後來他蘇醒過來，到鄰邑躲避，又過了三年去世。

明史卷二百八十九

列傳第一百七十七

忠義(一)

從古忠臣義士，爲國捐生，節炳一時，名垂百世，歷代以來，備極表章，尚已。明太祖創業江左，首褒余闕、福壽，以作忠義之氣。至從龍將士，或功未就而身亡，若豫章、康郎山兩廟及雞籠山功臣廟所祀諸人，爵贈公侯，血食俎豆，侑享太廟，恤録子孫，所以褒厲精忠，激揚義烈，意至遠也。建文之變，群臣不憚膏鼎鑊，赤姻族，以抗成祖之威棱，雖《表忠》一録出自傳疑，亦足以知人心天性之不泯矣。仁、宣以降，重熙累洽，垂二百餘載，中間如交阯之征，土木之變，宸濠之叛，以暨神、熹兩朝，邊陲多故，沉身殉難者，未易更僕數。而司勛褒恤之典，悉從優厚。或所司失奏，後人得自陳請。故節烈之績，咸得顯暴於時。迨莊烈之朝，運丁陽九，時則内外諸臣，或隕首封疆，或致命闕下，蹈死如歸者尤衆。

今就有明一代死義死事之臣，博采旁蒐，彙次如左。同死者，各因事附見。其事實繁多及國家興亡所繫，或連屬他傳，本末始著，與夫直諫死忠，疏草傳誦人口，概具前帙。至若抒忠勝國，抗命興朝，稽諸前史，例得并書。我太祖、太宗忠厚開基，扶

自古以來就有忠臣義士，爲國捐軀，氣節彪炳當代，名聲流傳百世，歷代對他們表彰備至，由來已久。明太祖在江左創立基業，首先褒獎余闕和福壽二人，以振奮忠義之氣。後來那些跟隨太祖打天下的將士，有的功業未成身先死，比如在豫章、康郎山兩廟和雞籠山功臣廟裏祭祀的諸人，太祖賜給他們公侯之爵，讓他們陪侍太廟享受祭祀，撫恤并録用他們的子孫，以此褒獎鼓舞精忠之志，激昂發揚義勇之氣，意義極爲深遠。建文之變以後，群臣不顧殺身滅族之禍，抵抗成祖的威勢，雖然《表忠》一文出自傳疑，也足以從中看出人心天性没有泯滅。仁宗、宣宗以後，累世和洽，延續二百多年，中間如征伐交阯，土木之變，宸濠叛亂，以及神宗、熹宗兩朝，邊防多事，捨身殉難之士，難以一一列數。而皇上論功褒揚撫恤施恩，都很優厚。有的烈士被主管官員遺漏未能上奏，其後人可以自行向上陳述實情請求封恤。所以烈士的功績，都得以彰顯於世。到莊烈帝時，時運艱難，朝廷内外的官員，有的戰死疆場，有的效命京城，許許多多的人赴湯蹈火，視死如歸。

如今就整個明代爲忠義而獻身的臣子，廣泛收録，彙總編次於此。與他們同死的人，事迹各附在後面。那些事迹繁多與國家興亡有重大關係的烈士，有的連帶寫在其他傳記裏，事情的本末纔清楚；另一些直言敢諫以死盡忠的臣子，其上奏皇帝的文書草稿流傳於人民口中，都見於本書前面所載。像盡忠打勝仗，抗拒皇命振興王朝，

植名教，獎張銓之守義，釋張春而加禮，洪量同天地，大義懸日月，國史所載，焕若丹青。諸臣之遂志成仁，斯爲無忝，故備列焉。

我們稽查前史，全部按例收載於此。我太祖、太宗以忠厚開創基業，扶植名節教化之事，獎勵恪守忠義的張銓，開釋了張春并以禮相待，寬宏大量如同天地，恩義高懸如同日月，載於國史，光彩焕燦。各位臣子成仁實現心願，不愧於此，所以全部列出。

花雲 朱文遜 許瑗(等)　王愷　孫炎 王道同 朱文剛
牟魯 裴源 朱顯忠 王均諒(等)　王綱 (子)彦達　王禕 吴雲
熊鼎　易紹宗　琴彭 陳汝石(等)　皇甫斌 (子)弼 吴貴(等)
張瑛 熊尚初(等)　王禎　萬琛 王祐　周憲 (子)幹　楊忠 李睿(等)
吴景 王源 馮傑 孫璽(等)　霍恩 段豸 張汝舟(等)　孫燧
許逵　黄宏 馬思聰　宋以方 萬木 鄭山 趙楠(等)

花雲

花雲，懷遠人。貌偉而黑，驍勇絶倫。至正十三年癸巳，杖劍謁太祖於臨濠。奇其才，俾將兵略地，所至輒克。破懷遠，擒其帥。攻全椒，拔之。襲繆家寨，群寇散走。太祖將取滁州，率數騎前行，雲從。猝遇賊數千，雲舉鈹翼太祖，拔劍躍馬衝陣而進。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當其鋒。"兵至，遂克滁州。甲午從取和州，獲卒三百，以功授管勾。乙未，太祖渡江，雲先濟。既克太平，以忠勇宿衛左右。從下集慶，獲卒三千，擢總管。徇鎮江、丹陽、丹徒、金壇，皆克之。過馬馱沙，劇盗數百遮道索戰。雲且行且鬥三日夜，皆擒殺之，授前部先鋒。從拔常州，守牛塘營。太祖立行樞密院於太平，擢雲院判。丁酉，克常熟，獲卒萬餘。命趨寧國，兵陷山澤中八日，群盗相結梗道。雲操矛鼓噪出入，斬首千百計，身不中一矢。

花雲，是懷遠人。身材魁梧，皮膚黝黑，勇猛無比。至正十三年癸巳，他提着劍到臨濠拜謁太祖。太祖認爲他是奇才，命令他帶兵攻占城邑，所到之處便被攻克。他攻破懷遠城，活捉敵軍首領。攻打全椒，攻克了它。偷襲繆家寨，衆敵寇逃散。太祖打算攻取滁州，帶領幾個騎兵在前行走，花雲也在内。突然遇到數千個賊兵，花雲舉鈹掩護太祖，拔劍躍馬衝入敵陣。賊兵大驚説："此黑將軍勇猛非凡，不可正對他的鋒芒。"大軍到達，於是攻克了滁州。甲午日花雲跟着太祖，攻占了和州，抓了三百個俘虜，論功授官管勾。乙未，太祖帶部隊渡長江，花雲一馬當先。攻克太平以後，因爲花雲的忠勇，太祖讓他做了身邊的警衛。又跟着太祖打下集慶，俘獲三千人，被提升爲總管。領兵征戰於鎮江、丹陽、丹徒和金壇，都被攻下。經過馬馱沙時，遇到凶悍的强盜數百名攔路挑戰。花雲邊打邊行軍三天三夜，將强盜全部擒殺，太祖封他爲前部先鋒。跟從太祖拔取常州，堅守牛塘營。太祖在太平設立行樞密院，提拔花雲做院判。丁酉日，攻占常熟，俘獲一萬多敵兵。花雲奉命趕赴寧國，部隊陷在山澤中達八天之久，衆多强盜結夥阻攔。花雲手持長矛，吶喊出入敵陣，殺敵千百人，而自

身不中一箭。

還駐太平。庚子閏五月，陳友諒以舟師來寇。雲與元帥朱文遜、知府許瑗、院判王鼎結陣迎戰，文遜戰死。賊攻三日不得入，以巨舟乘漲，緣舟尾攀堞而上。城陷，賊縛雲。雲奮身大呼，縛盡裂，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駡曰："賊非吾主敵，盍趣降!"賊怒，碎其首，縛諸檣叢射之，駡賊不少變，至死聲猶壯，年三十有九。瑗、鼎亦抗駡死。太祖即吴王位，追封雲東丘郡侯，瑗高陽郡侯，鼎太原郡侯，立忠臣祠，并祀之。

花雲回軍駐扎在太平。庚子年閏五月，陳友諒帶着水軍來攻城。花雲與元帥朱文遜、知府許瑗和院判王鼎結陣迎戰，朱文遜戰死。賊兵攻打了三天不能進城，於是乘着漲潮的時候，開來巨船，士兵沿着船尾攀上了城墻。城被攻陷，賊兵捆綁了花雲。花雲身體一振，大吼一聲，繩索全部綳斷，他跳起來奪了看守的刀，砍死五六個人，駡道："賊兵本不是我主上的敵手，爲何不快點投降!"敵人大怒，打碎了他的腦袋，把他綁在桅杆上，亂箭射他。花雲仍大駡不改變，至死聲音還很雄壯，時年三十九歲。許瑗和王鼎也在被俘後抗聲駡賊而死。太祖做了吴王後，追封花雲爲東丘郡侯，許瑗爲高陽郡侯，王鼎爲太原郡侯，建立忠臣祠，將他們一起祭祀。

方戰急，雲妻郜祭家廟，挈三歲兒，泣語家人曰："城破，吾夫必死，吾義不獨存，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撫之。"雲被執，郜赴水死。侍兒孫瘞畢，抱兒行，被掠至九江。孫夜投漁家，脱簪珥屬養之。及漢兵敗，孫復竊兒走渡江，遇潰軍奪舟棄江中，浮斷木入葦洲，采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有老父雷老挈之行，逾年達太祖所。孫抱兒拜泣，太祖亦泣，置兒膝上，曰："將種也。"賜雷老衣，忽不見。賜兒名煒，累官水軍衛指揮僉事。其五世孫爲遼復州衛指揮，請於世宗，贈郜貞烈夫人，孫安人，立祠致祭。

當戰事正緊急的時候，花雲的妻子郜氏祭告家廟，牽着三歲的兒子，哭着對家人説："城一旦被攻破，我丈夫必死無疑。我要守道義不獨自活在世上，但是不可使花家斷了後嗣，你們好好把他撫養大吧。"花雲被俘以後，郜氏投水而死。侍兒孫氏埋葬了她，抱着孩子離開，路上被人劫掠到九江。孫氏連夜找到一户漁民，摘下簪子耳環托付他們代養小孩。等到漢兵戰敗，孫氏又回來竊走小孩，逃跑渡長江，又遇到潰敗的軍隊被奪去船，二人被抛入江中，他們浮在斷木上漂進葦叢，孫氏采蓮子喂小孩，孩子七天不死。半夜裏，有一個老者雷老帶着他們出行，歷經一年到達太祖那裏。孫氏抱着小孩拜見太祖，泣不成聲，太祖也流淚，把孩子抱到膝上，説："大將的種啊。"賜雷老衣裳，雷老忽然不見了。太祖賜小孩名煒，累積功勞官至水軍衛指揮僉事。他的五世孫任遼復州衛指揮，請求世宗，追贈郜氏爲貞烈夫人，孫氏爲安人，立祠堂祭奠。

朱文遜　許瑗(等)

文遜者，太祖養子也。嘗與元帥秦友諒攻克無爲州。瑗，字栗夫，樂平人。元末，兩舉鄉第一。太祖駐婺州，瑗謁曰："足下欲定天下，非延攬英雄，難以成功。"太祖喜，置幕

朱文遜，是太祖的養子。曾同元帥秦友諒一起攻克無爲州。許瑗，字栗夫，樂平人。元朝末年，兩次考中鄉試第一名。太祖駐扎在婺州時，許瑗去拜見他，説："您要想平定天下，如果不招攬英雄豪傑，便難以成功。"太祖聽了很高興，

中，參軍事。已，命守太平。鼎，儀徵人。初爲趙忠養子。忠爲總管，克太平，授行樞密院判，鎮池州。趙普勝來寇，忠陣歿。鼎嗣職，復故姓，駐太平。至是，三人皆死之。

安置他在帳中，爲自己參謀軍事。後來，又命令他鎮守太平。王鼎，儀徵人。當初是趙忠的養子。趙忠任總管，攻克太平，授官行樞密院判，鎮守池州。趙普勝來進犯，趙忠陣亡。王鼎接替了他的職務，恢復王姓，駐守太平。太平失守，三人一同赴死。

時有劉齊者，以江西行省參政守吉安。守將李明道開門納友諒兵，殺參政曾萬中、陳海，執齊及知府宋叔華，脅之降，皆不屈。又破臨安，執同知趙天麟，亦不屈，并送友諒所。友諒方攻洪都，殺三人徇城下。及陷無爲州，執知州董曾，曾抗罵不屈，沉之江。

當時有個叫劉齊的，以江西行省參政的身份鎮守吉安。守將李明道開門接應陳友諒的軍隊，殺死參政曾萬中和陳海，抓住了劉齊和知府宋叔華，威逼他們投降，二人堅定不屈。陳友諒又攻破臨安，抓獲同知趙天麟，也不屈服，三人都被送到陳友諒處。陳友諒正在攻打洪都，把三人都殺於城下示衆。到無爲州被攻陷，賊兵捕獲知州董曾，董曾高聲痛罵敵軍，寧死不屈，被沉入長江。

王愷

王愷，字用和，當塗人。通經史，爲元府吏。太祖拔太平，召爲掾。從下京口，撫定新附民。及建中書省，用爲都事。杭州苗軍數萬降，待命嚴州境。愷馳諭之，偕其帥至。太祖克衢州，命總制軍民事。愷增城浚濠，置游擊軍，籍丁壯，得萬餘人。常遇春屯兵金華，部將擾民，愷械而撻諸市。遇春讓愷，愷曰："民者國之本，撻一部將而民安，將軍所樂聞也。"乃謝愷。時饑疫相仍，愷出倉粟，修惠濟局，全活無算。學校毁，與孔子家廟之在衢者，并新之。設博士弟子員，士翕然悦服。開化馬宣、江山楊明并爲亂，先後討擒之。

王愷，字用和，當塗人。精通經史，元朝時爲府吏。太祖攻占太平後，召他作掾屬。他跟着太祖攻下京口，安撫新歸附的民衆。等到設立中書省，太祖任命他爲都事。杭州的幾萬苗軍投降，在嚴州地界待命。王愷馳馬前去告諭，偕同他們的將帥到太祖那裏。太祖攻拔了衢州，命王愷統管軍民事務。王愷加高城墻，深挖護城河，建立巡邏部隊，登記百姓中的丁壯，獲得一萬多人。常遇春駐兵在金華，其部將騷擾百姓，王愷把騷擾者戴刑具在街市上鞭撻。常遇春指責他，王愷回答："民衆是國家的根本，鞭撻一個部將而百姓安定，這是將軍感到高興的事。"常遇春因而向王愷謝罪。當時饑荒瘟疫接踵而來，王愷開倉放糧，建立惠濟局，保全救活了無數災民的生命。學校被戰火毁壞，王愷將其連同衢州的孔子家廟一起修葺一新。又設博士弟子員，士人對他都心悦誠服。開化的馬宣和江山的楊明起兵叛亂，王愷先後征討擒獲了二人。

遷左司郎中，佐胡大海治省事。苗軍作亂，害大海。其帥多德愷，欲擁之而西。愷正色曰："吾守土，義當死，寧從賊邪！"遂并其子行殺之。年四十六。

王愷升任左司郎中，輔助胡大海管理省內事務。苗軍作亂，殺害胡大海。而其頭領多感激王愷，打算擁戴他向西去。王愷正顔厲色地回答："我鎮守一方，理應爲道義而獻身，哪會跟着叛軍走！"苗人於是連同他的兒子王行一起殺害。

時年四十六歲。

愷善謀斷，嘗白事，未聽，却立户外，抵暮不去。太祖出，怪問之，愷諫如初，卒從其議。後贈奉直大夫、飛騎尉，追封當塗縣男。

王愷善於謀劃和决斷，曾經向太祖禀告事情，太祖不聽，他退出來站在門外，到天黑也不走。太祖出門，奇怪地問他爲什麽，王愷如先前一樣勸諫，太祖終於采納了他的意見。他死後，太祖追贈他爲奉直大夫、飛騎尉，并且追封爲當塗縣男爵。

孫炎

孫炎，字伯融，句容人。面鐵色，跛一足。談辨風生，雅負經濟。與丁復、夏煜游，有詩名。太祖下集慶，召見，請招賢豪成大業。時方建行中書省，用爲首掾。從征浙東，授池州同知，進華陽知府，擢行省都事。克處州，授總制。太祖命招劉基、章溢、葉琛等，基不出。炎使再往，基遺以寶劍。炎作詩，以爲劍當獻天子，斬不順命者，人臣不敢私，封還之。遺基書數千言，基始就見，送之建康。

孫炎，字伯融，句容人。面色如鐵，一隻脚跛。善言辭，談笑風生，素來懷抱經世濟民之才。與丁復、夏煜交游，作詩有名氣。太祖攻下集慶，召見他，他建議太祖廣招賢才英豪，成就大業。當時太祖正在組建行中書省，就叫他擔任屬官的總領。跟着太祖征討浙東，太祖任命他爲池州同知，進升爲華陽知府，又提升爲行省都事。攻克處州後，授官總制。太祖下令召請劉基、章溢、葉琛等人，劉基不肯出仕。孫炎奉使再次前往，劉基送給他一柄寶劍。孫炎作詩，認爲寶劍應當獻給天子，斬殺不聽從命令的人，臣子不敢私受此物，封劍還給了劉基。又寫了一封數千字的長信給劉基，劉基纔前去拜見，孫炎把他送到建康。

時城外皆賊，城守無一兵。苗軍作亂，殺院判耿再成，執炎及知府王道同、元帥朱文剛，幽空室，脅降，不屈。賊帥賀仁德燖雁斗酒啖炎，炎且飲且駡。賊怒，拔刀叱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主上所賜，吾當服以死。"遂與道同、文剛皆見害，時年四十。追贈丹陽縣男，建像再成祠。

當時城外都是賊軍，没有一個兵守城。苗人的部隊作亂，殺死了院判耿再成，拘執孫炎和知府王道同、元帥朱文剛，把他們關在空房間裏，威脅他們投降，他們不屈服。賊兵首領賀仁德煮了雁，搬來酒讓孫炎吃，孫炎一邊飲酒，一邊駡賊。賊人大怒，抽出刀來喝令他解開衣服，孫炎説："這是紫綺裘，主上賜給我的，我應穿着它死。"於是與王道同、朱文剛一起被殺害，時年四十歲。追贈孫炎爲丹陽縣男爵，在耿再成廟裏爲他造了像。

王道同　朱文剛

道同，由中書省宣使知處州，贈太原郡侯。

文剛，太祖養子，小字柴舍。變起，欲與再成聚兵殺賊，不及，遂被難。贈鎮國將軍，附祭功臣廟。

王道同，由中書省宣使任處州知州，追贈太原郡侯。

朱文剛，是太祖的養子，小字柴舍。變亂興起，想與耿再成聚集軍隊殺賊寇，没來得及，於是遭難。追贈鎮國將軍，附祭於功臣廟。

牟魯

牟魯，烏程人，爲莒州同知。洪武三年秋，青州民孫古朴爲亂，襲州城，執魯，欲降之。魯曰："國家混一海宇，民皆樂業。若等悔過自新，可轉禍爲福。不然，官軍旦夕至，無遺種矣。我守土臣，義唯一死。"賊不敢害，擁至城南。魯大駡，遂殺之。賊破，詔恤其家。

牟魯，烏程人，爲莒州同知。洪武三年秋，青州平民孫古朴叛亂，偷襲莒州城，抓住了牟魯，要他投降。牟魯説："國家已經統一，百姓都安居樂業。你們若能悔過自新，可以轉禍爲福。不然的話，官軍早晚會打來，那時你們連種都留不下了。我是一個鎮守疆土的臣子，堅持道義惟有一死。"賊兵不敢殺害他，押解簇擁着他到了城南。牟魯痛駡賊兵，因而被殺害。叛軍被擊敗以後，下詔撫恤他的家屬。

又有白謙、裴源、朱顯忠、王均諒、王名善、黄里、顧師勝、陳敬、吴得、井孚之屬。

又有白謙、裴源、朱顯忠、王均諒、王名善、黄里、顧師勝、陳敬、吴得、井孚等義士。

白謙　裴源

謙，婺源知州。信州盗蕭明來寇，謙力不能禦，懷印出北門，赴水死。

白謙，是婺源州的知州。信州强盗蕭明來進犯，白謙的力量不能抵禦，他懷藏知州的大印從北邊的城門出去，投水而死。

源，肇慶府經歷。以公事赴新興，遇山賊陳勇卿，被執，勒令跪。源大駡曰："我命官，乃跪賊邪！"遂被殺。洪武三年贈官二等。

裴源，是肇慶府經歷。他因公事到新興，路上遇到山賊陳勇卿，被拘執，勒令他跪下。裴源大駡道："我是朝廷官員，哪有向賊兵下跪之理！"於是被殺害。洪武三年追贈他加官二等。

朱顯忠　王均諒

顯忠，如皋人。爲張士誠將，來降。以指揮僉事從鄧愈下河州，抵吐番。從傅友德克文州，遂留守之。洪武四年，蜀將丁世珍召番數萬來攻。食盡無援，或勸走避，顯忠叱不聽。攻益急，裹創力戰，城破，爲亂兵所殺。均諒時爲千户，被執不屈，磔死。事聞，贈恤有差。

朱顯忠，是如皋人，本是張士誠的部將，歸降太祖。他以指揮僉事之職跟着鄧愈下河州，抵達吐番。又跟着傅友德攻克文州，於是就留守那裏。洪武四年，蜀將丁世珍召數萬番兵來攻城。城中糧食耗盡，外無援兵，有人勸朱顯忠逃走躲避，朱顯忠喝叱他，不予理睬。番兵攻勢更加猛烈，朱顯忠包扎了創傷，奮勇作戰。城被攻陷後，被亂兵殺害。王均諒當時是千户，被俘，堅强不屈，被敵人肢解而死。他們的事迹上報皇帝後，皇帝都按情况追授封號并撫恤家屬不等。

王名善　黄里　顧師勝

名善，義烏人，高州通判。有海寇何均善曾被戮，洪武四年，其黨羅子仁率衆潜入城，執名善，不屈死。

王名善，義烏人，任高州通判。有一個叫何均善的海盗被判處了死刑，洪武四年，他的黨羽羅子仁率領部衆潜入城裏，抓住王名善，王名善不屈而死。

里，雲内州同知。洪武五年秋，蒙古兵突入城。里率兵巷戰，死之。

黄里，是雲内州同知。洪武五年秋，蒙古兵衝入雲内城。黄里率領士兵與敵人巷戰，爲國捐

軀。

師勝，興化人，峩眉知縣。洪武十三年，率民兵討賊彭普貴，戰死。詔褒恤。

顧師勝，興化人，官任峩眉知縣。洪武十三年，他率領民兵征討叛賊彭普貴，戰死疆場。皇帝下詔褒獎他，并撫恤其家屬。

陳敬 吴得 井孚

敬，增城人。洪武十四年舉賢良，爲曲靖府經歷，署劍川州事。鄰寇來攻，敬禦之。官兵寡，欲退，敬瞋目大呼，力戰死。命恤其家。

陳敬，增城人。洪武十四年被推舉爲賢良，任曲靖府經歷，代理劍川州事務。其毗連地區的叛軍來攻城，陳敬帶兵抵抗。官兵人少，正要撤退，陳敬瞪大眼睛吶喊，奮力拼殺而死。皇帝命令撫恤其家屬。

得，全椒人，龍里守禦所千户。洪武三十年，古州上婆洞蠻作亂，得與鎮守將井孚守城。賊燒門急攻，二人開門奮擊，得中毒弩死，孚戰死。贈得指揮僉事，孚正千户，子孫世襲。

吴得，全椒人，任龍里守禦所千户。洪武三十年，古州上婆洞蠻人叛亂，吴得與鎮守將領井孚守城。賊兵燒門猛攻，二人打開城門奮勇作戰，吴得中毒箭而死，井孚戰死。皇帝追贈吴得爲指揮僉事，井孚爲正千户，子孫世代承襲。

王綱 王彦達

王綱，字性常，餘姚人。有文武才。善劉基，常語曰："老夫樂山林，異時得志，勿以世緣累我。"洪武四年以基薦徵至京師，年七十，齒髮神色如少壯。太祖異之，策以治道，擢兵部郎。

王綱，字性常，餘姚人。文武雙全。他同劉基要好，常對劉基説："老夫喜歡山林，什麽時候你得志了，不要拿塵世的事情來牽累我。"洪武四年因爲劉基的推薦，被徵召到京城，七十歲了，牙齒頭髮面色就像青壯年一樣。太祖爲此感到驚異，用問策向他徵求治國的辦法，提升他任兵部郎。

潮民弗靖，除廣東參議，督兵餉，嘆曰："吾命盡此矣。"以書訣家人，携子彦達行，單舸往諭，潮民叩首服罪。還抵增城，遇海寇曹真，截舟羅拜，願得爲帥。綱諭以禍福，不從，則奮駡。賊舁之去，爲壇坐綱，日拜請。綱駡不絶聲，遂遇害。彦達年十六，駡賊求死。欲并殺之。其酋曰："父忠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令綴羊革裹父尸而出。御史郭純以聞，詔立廟死所。彦達以廕得官，痛父，終身不仕。

潮州的老百姓騷動不安。任命他爲廣東參議，督收軍糧，王綱嘆道："我老命到此結束了。"寫信與家人訣别，帶着兒子王彦達起身，衹乘一條船前往訓諭，潮州百姓叩頭服罪。回京的路上抵達增城，遇到海盜曹真，攔住船四面下跪拜見他，要求他來做首領。王綱向他們講述禍福關係，他們不聽，於是王綱奮起大駡。匪徒把他抬走，造了一座土壇讓他坐在上面，每天來禮拜和請求。王綱駡不絶口，於是遇害。彦達當時十六歲，也大駡賊兵，以求與父親同死。賊想一并殺掉他。匪首説："父親忠，兒子孝，殺了他不吉利。"給他東西吃，他不理，要求縫綴羊皮，裹了父親的尸體出去。御史郭純把這件事上奏給皇帝，皇帝命令在王綱死的地方建立祠堂。王彦達由於父親的蔭庇而獲得官職，但他痛惜父親，

終身不作官。

王禕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幼敏慧，及長，身長岳立，屹有偉度。師柳貫、黄溍，遂以文章名世。睹元政衰敝，爲書七八千言上時宰。危素、張起巖并薦，不報。隱青岩山，著書，名日盛。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自幼聰明穎悟，長大後，身高挺拔若山岳，偉岸有風度。師從柳貫、黄溍，於是以文章聞名於世。他目睹元代政治的衰敗，寫了七八千字的長信上呈給當時的宰相。危素、張起巖一起推薦他，不回應。他退隱青岩山，著書立説，名聲越來越大。

太祖取婺州，召見，用爲中書省掾史。征江西，禕獻頌。太祖喜曰："江南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太祖創禮賢館，李文忠薦禕及許元、王天錫，召置館中。旋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累遷侍禮郎，掌起居注。同知南康府事，多惠政，賜金帶寵之。太祖將即位，召還，議禮。坐事忤旨，出爲漳州府通判。

太祖奪取婺州以後，召見他，讓他做了中書省掾史。出征江西時，王禕獻上頌詞。太祖高興地説："江南有兩個大儒，就是你和宋濂。要説學問的廣博，你不如宋濂。要説才思的雄健，宋濂不如你。"太祖創設禮賢館，李文忠推薦王禕、許元和王天錫，把他們召來安置在館中。不久任命他爲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積功升遷爲侍禮郎，掌管起居注。做南康府的同知，多有惠民措施，賜給金帶以示榮寵。太祖準備登基，把王禕召回來，商議禮儀。因事觸忤聖意而犯罪，貶出京城任漳州府通判。

洪武元年八月，上疏言："祈天永命之要，在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法天道，順人心。雷霆霜雪，可暫不可常。浙西既平，科斂當減。"太祖嘉納之，然不能盡從也。

洪武元年八月，王禕上書説："祈求蒼天永保江山的關鍵，在於存心以忠厚爲本，政治寬大，上依天道，下順人心。嚴刑峻法，可以一時使用而不可以經常如此。浙西既已平定，賦斂應當削減。"太祖嘉許并采納了他的意見，但是不能完全照他説的辦。

明年修《元史》，命禕與濂爲總裁。禕史事擅長，裁煩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擢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奉詔預教大本堂，經明理達，善開導。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未久，奉使吐蕃，未至，召還。

第二年修撰《元史》，皇帝任命王禕與宋濂爲總裁。王禕擅長史事的記載，裁删繁蕪，行文得當而下筆簡潔。《元史》修成後被提升爲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任國史院編修官。他奉皇帝詔命在大本堂執教，經義理解透徹，析理暢達，善於開導。皇帝召見他在殿堂對答，必定賜他坐下，隨便談論。不久，奉命出使吐蕃，還未到達目的地，又被召回。

五年正月，議招諭雲南，命禕賫詔往。至則諭梁王，亟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天討旦夕至。王不聽，館别室。他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靈，不欲殲於鋒刃。若恃險遠，抗明命，龍驤鷁艫，會戰昆明，悔無

五年正月，皇帝與群臣商議招撫訓諭雲南，命令王禕帶着詔書前往。王禕到雲南後，告諭梁王，應該立即奉送版圖給職方官，表示歸順，不然朝廷討伐的軍隊早晚之間就到。梁王不聽從，把他安排在别館住宿。又一天，王禕又告諭説："朝廷考慮到雲南有百萬生靈，不願看到他們斃

及矣!"梁王駭服，即爲改館。會元遣脱脱徵餉，脅王以危言，必欲殺禕。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脱脱欲屈禕，禕叱曰："天既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爝火餘燼，敢與日月爭明邪！且我與汝皆使也，豈爲汝屈!"或勸脱脱曰："王公素負重名，不可害。"脱脱攘臂曰："今雖孔聖，義不得存!"禕顧王曰："汝殺我，天兵繼至，汝禍不旋踵矣。"遂遇害，時十二月二十四日也。梁王遣使致祭，具衣冠斂之。建文中，禕子紳訟禕事，詔贈翰林學士，謚文節。正統中，改謚忠文。成化中，命建祠祀之。

命於鋒刃之下。若是你們仗着地勢的偏遠險要，抗拒英明的皇命，等到雄師會戰昆明，後悔就晚了!"梁王驚駭服罪，立刻把他改住客館。恰在這時，元人也派遣官員脱脱來徵收軍餉，危言聳聽脅迫梁王，一定要殺掉王禕。梁王不得已叫出王禕來相見，脱脱勸王禕投降，王禕喝斥道："上天已經結束了你們元朝的命運，我朝已經取而代之。你那小火餘燼，還敢與日月爭輝嗎！而且我與你都是使臣，豈有向你屈服之理!"有人勸脱脱説："王先生素負盛名，不可加害於他。"脱脱捋起袖子叫嚷："今天就是孔聖人在這裏，按理也不得活!"王禕回頭對梁王説："你要是殺了我，朝廷軍隊就會源源而至，你的大禍就在眼前了。"終於遇害，時間是十二月二十四日。梁王派使臣去祭奠他，穿好衣冠入殮。建文年間，王禕的兒子王紳上書辯明其父的事迹，皇帝下詔追贈王禕爲翰林學士，謚號爲文節。正統年間又改謚爲忠文。成化年間，皇帝命令建祠堂祭祀他。

王紳　王稌　王汶

紳，字仲縉。禕死時，年十三，鞠於兄綬，事母兄盡孝友。長博學，受業宋濂。濂器之曰："吾友不亡矣。"蜀獻王聘紳，待以客禮。紳啓王往雲南求父遺骸，不獲，即死所致祭，述《滇南慟哭記》以歸。建文帝時，用薦召爲國子博士，預修《太祖實録》，獻《大明鐃歌鼓吹曲》十二章。與方孝孺友善。卒官。

王紳，字仲縉。父親死時他十三歲，其兄王綬把他撫養成人，他侍奉母親和兄長恪盡孝道友愛。長大後學識廣博，受業於宋濂。宋濂很器重他，説："我的朋友不死了。"蜀獻王聘請王紳去做官，以賓客之禮對待他。王紳啓稟獻王到雲南去尋找父親的遺骸，没有找到，就在父親死的地方祭奠他，寫了《滇南慟哭記》一文述説自己的悲哀，然後回去。建文帝時，因人推薦應召爲國子博士，參與修撰《太祖實録》，向皇上進獻《大明鐃歌鼓吹曲》十二章。與方孝孺相友好。死在官任上。

子稌，字叔豐。師方孝孺。孝孺被難，與其友鄭珣輩潛收遺骸，禍幾不測，自是絶意仕進。初，紳痛父亡，食不兼味。稌守之不變，居喪，不飲酒，不食肉者三年，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

王紳的兒子王稌，字叔豐。師從方孝孺。方孝孺遭殺害，他同友人鄭珣等悄悄收殮了方孝孺的遺骸，差一點導致不測之禍，從此決意不求仕進。起初，王紳悲痛父親慘死，吃飯不設兩個菜。王稌守着這個規矩不變，父親死了，他在三年居喪期間不飲酒，不吃肉，其門生私自追贈他謚號叫孝莊先生。

子汶，字允達。成化十四年進

王稌的兒子王汶，字允達。成化十四年考中

士，授中書舍人。謝病歸，讀書齊山下。弘治初，言者交薦，與檢討陳獻章同召，未抵京卒。

進士，授官中書舍人。他因病辭去職務回家，在齊山下讀書自娱。弘治初年，向皇帝進言的官員紛紛推薦他，於是與檢討陳獻章一起被徵召赴京，還未抵達京城就去世了。

吴雲 吴獻

禕死雲南之三年，死事者又有吴雲。雲，宜興人。元翰林待制，仕太祖，爲湖廣行省參政。洪武八年九月，太祖議再遣使招諭梁王，召雲至，語之曰："今天下一家，獨雲南未奉正朔，殺我使臣。卿能爲我作陸賈乎？"雲頓首請行。時梁王遣鐵知院輩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將軍所獲，送京師，太祖釋之，令與雲偕行。既入境，鐵知院等謀曰："吾輩奉使被執，罪且死。"乃誘雲，令詐爲元使，改制書，共紿梁王。雲誓死不從，鐵知院等遂殺雲。梁王聞其事，收雲骨，送蜀給孤寺殯之。

王禕死於雲南之後三年，又有吴雲因公殉職。吴雲是宜興人，元代做翰林待制，在太祖朝爲湖廣行省參政。洪武八年九月，太祖打算再次派使節到雲南去招撫梁王，他把吴雲叫來説："如今天下已成一家，衹有雲南不奉行大明年號，還殺我們的使臣。你能爲我作陸賈出使雲南嗎？"吴雲叩頭請求出使。當時梁王派了鐵知院等二十餘人出使大漠北部，被我大將軍截獲，送到京城，太祖釋放了他們，叫他們與吴雲一起出行。走進雲南地界後，鐵知院等商量道："我們這幫人奉命出使而被活捉，將全部判死罪。"於是誘逼吴雲，叫他謊稱自己是元的使者，塗改詔書，一起去蒙騙梁王。吴雲誓死不屈從，鐵知院等就把他殺害了。梁王聽説了這件事，收殮了吴雲的遺骨，送到蜀地的給孤寺入殯。

雲子獻，上雲事於朝。詔馳傳返葬，以獻爲國子生。弘治四年五月，贈雲刑部尚書，謚忠節，與禕并祠，改祠額曰"二忠"。

吴雲的兒子吴獻，將父親的事迹上報朝廷。皇帝下詔用驛車把吴雲的尸骸運回家安葬，讓吴獻做了國子生。弘治四年五月，皇帝追贈吴雲爲刑部尚書，謚號忠節，與王禕一起在廟裏祭祀，祠廟匾額題名"二忠"。

熊鼎

熊鼎，字伯穎，臨川人。元末舉於鄉，長龍溪書院。江西寇亂，鼎結鄉兵自守。陳友諒屢脅之，不應。鄧愈鎮江西，數延見，奇其才，薦之。太祖欲官之，以親老辭，乃留愈幕府贊軍事。母喪除，召至京師，授德清縣丞。松江民錢鶴皋反，鄰郡大驚，鼎鎮之以靜。

熊鼎，字伯穎，臨川人。元末時鄉試中舉，主持龍溪書院。江西發生寇亂，熊鼎集結鄉兵自守。陳友諒多次脅迫他投降，他不理睬。鄧愈鎮撫江西，多次召請他來相見，驚異於他的才華，向皇上推薦。太祖要授給他官職，他説母親年老需要贍養，推辭了，於是留在鄧愈的將軍府中，參與謀劃軍事。母親死後守孝期滿，皇帝召他到京城，授官德清縣丞。後松江平民錢鶴皋反叛，鄰近地區大爲驚擾，熊鼎鎮撫他們而恢復平静。

吴元年，召議禮儀，除中書考功博士。遷起居注，承詔搜括故事可懲戒者，書新宮壁間。舍人耿忠使廣信還，奏郡縣官違法狀，帝遣御史廉

吴元年，皇帝召他來討論禮儀，任命他爲中書考功博士。升任起居注，奉詔搜求可引以爲戒的舊事例，寫在新宮殿的墻壁上。舍人耿忠出使廣信回來，將郡縣官員違法的情況上奏皇帝，皇

之。而時已頒赦書，丞相李善長再諫不納，鼎偕給事中尹正進曰："朝廷布大信於四方，復以細故煩御史，失信，且褻威。"帝默然久之，乃不遣御史。

帝要派御史去察訪。而當時已經頒發大赦令，丞相李善長兩次進諫暫時不派御史，皇帝不聽，熊鼎偕同給事中尹正進言說："朝廷廣布信用於四方，又因小事派出御史，會失去信用，而且褻瀆天威。"皇帝沉默了好久，終於没有派御史去。

洪武改元，新設浙江按察司，以鼎爲僉事，分部台、溫。台、溫自方氏竊據，僞官悍將二百人，暴横甚。鼎盡遷之江、淮間，民始安。平陽知州梅鎰坐贓，辨不已，民數百咸訴知州無罪。鼎將聽之，吏白鼎："釋知州，如故出何？"鼎嘆曰："法以誅罪，吾敢畏譴，誅無罪人乎！"釋鎰，以情聞，報如其奏。寧海民陳德仲支解黎異，異妻屢訴不得直。鼎一日覽牒，有青蛙立案上，鼎曰："蛙非黎異乎？果異，止勿動。"蛙果勿動。乃逮德仲，鞫實，立正其罪。

洪武元年，新設浙江按察司，熊鼎任僉事，分管台州、溫州。台州、溫州自從被方氏竊據以後，僞官悍將兩百人，非常凶暴。熊鼎將他們全部遷到長江和淮河之間，百姓纔安定下來。平陽知州梅鎰犯貪贓罪，不停地分辯，幾百個平民都申訴知州無罪。熊鼎正要聽從，有一個小吏禀告道："如果釋放了知州，問起我們徇私故縱罪來怎麽辦？"熊鼎嘆氣説："法律是用來誅殺罪人的，我敢因爲怕被責罰，而誅殺無辜嗎！"釋放了梅鎰，將情況上奏皇帝，皇帝回覆照此執行。寧海平民陳德仲支解了黎異，黎異的妻子多次投訴不得伸冤。一天熊鼎披覽案卷，有隻青蛙立在案頭，熊鼎説："青蛙不是黎異嗎？要真是，就别動。"青蛙果真停在那裏不動。熊鼎就逮捕了陳德仲，審訊得知實情，立刻就治了他的罪。

是秋，山東初定，設按察司，復以鼎爲僉事。鼎至，奏罷不職有司數十輩，列部肅清。鼎欲稽官吏利弊，乃令郡縣各置二曆，日書所治訟獄錢粟事，一留郡縣，一上憲府，遞更易，按曆鈎考之，莫敢隱者。尋進副使，徙晉王府右傅。坐累左遷，復授王府參軍，召爲刑部主事。

這年秋天，山東剛剛平定，皇帝設置了按察司，又叫熊鼎做僉事。熊鼎到任，上奏罷免不稱職的官員數十人，各部貪官污吏得以肅清。熊鼎要考查官吏的好壞，於是命令郡縣各備兩份日曆，每天記下所處理的訴訟錢糧諸事，一份留在郡縣，一份上報御史臺，遞相更换，按日曆查考，下面的官吏没有敢隱瞞的。不久提拔任副使，調任晉王府右傅。因别人案子的牽連而貶官，後又任王府參軍，被召爲刑部主事。

八年，西部朵兒只班率部落内附，改鼎岐寧衛經歷。既至，知寇僞降，密疏論之。帝遣使慰勞，賜裘帽，復遣中使趙成召鼎。鼎既行，寇果叛，脅鼎北還。鼎責以大義，駡之，遂與成及知事杜寅俱被殺。帝聞，悼惜，命葬之黄羊川，立祠，以所食俸給其家。

八年，西部的朵兒只班率領部落來歸附，調熊鼎爲岐寧衛經歷。到了那裏，發覺敵寇是假投降，他悄悄地將情況詳加論列，報告皇帝。皇帝派使節前來慰勞，賜給他皮裘和帽子，又派中使趙成來召他回京。熊鼎動身後，敵寇果然反叛，脅迫熊鼎折回北方。熊鼎對他們申明大義，斥駡他們，於是與趙成和知事杜寅都被殺。皇帝得到消息後，爲他們惋惜傷悼，下令將他們安葬在黄羊川，立祠廟祭祀，把他們的俸禄用來贍養其家屬。

易紹宗

易紹宗，攸人。洪武時，從軍有功，授象山縣錢倉所千户。建文三年，倭登岸剽掠。紹宗大書於壁曰："設將禦敵，設軍衛民。縱敵不忠，棄民不仁。不忠不仁，何以爲臣！爲臣不職，何以爲人！"書畢，命妻李具牲酒生奠之，訣而出。密令游兵間道焚賊舟，賊驚救，紹宗格戰，追至海岸，陷淖中，手刃數十賊，遂被害。其妻攜孤奏於朝，賜葬祭，勒碑旌之。

易紹宗，攸人。洪武時期，從軍作戰有功，授官象山縣錢倉所千户。建文三年，倭寇登陸搶掠。易紹宗在墻上寫下大字："設置將領抵禦敵人，設置軍隊保衛人民。放縱敵人就是不忠，拋棄人民就是不仁。不忠不仁，怎可爲臣！作臣不稱職，怎可爲人！"寫完，命令妻子李氏殺牲備酒活祭自己，訣别而出。他秘密派出游兵抄小路去焚燒賊船，賊兵大驚來救火，易紹宗與敵格鬥，將敵人追到海岸邊，陷入泥淖中，親手殺死了數十個倭寇，而自己也被殺害。他的妻子帶着遺孤把他的事迹上報朝廷，皇帝賜令安葬祭奠他，把他的事迹刻在石碑上加以表彰。

琴彭 陳汝石(等)

琴彭，交阯人。永樂中，以乂安知府署茶籠州事，有善政。宣德元年，黎利反，率衆圍其城。彭拒守七月，糧盡卒疲，諸將無援者，巡按御史飛章請救。宣宗馳敕責榮昌伯陳智等曰："茶籠守彭被困孤城，矢死無貳，若等不援，將何以逃責！急發兵解圍，無干國憲。"敕未至而城陷，彭死之。詔贈交阯左布政使，送一子京師官之。

琴彭，交阯人。永樂年間，以乂安知府代理茶籠州的事務，有仁惠政績。宣德元年，黎利反叛，率領徒衆包圍了州城。琴彭拒守七個月，城中糧盡兵疲，諸將没有一個來支援的，巡按御史火速上奏章求救。宣宗派人飛馬傳旨，責令榮昌伯陳智等人説："茶籠守琴彭被圍困在孤城裏，誓死不投降，你們不去救援，將如何逃避罪責！趕快發兵去解圍，不要干犯國法。"敕令還未送到，州城已被攻陷，琴彭爲國捐軀。皇帝下詔追贈他爲交阯左布政使，送他的一個兒子到京城做官。

時交阯人陳汝石、朱多蒲、陶季容、陳汀亦皆以忠節著。汝石初爲陳氏小校，大軍南征，率先歸附，積功至都指揮僉事。永樂十七年，四忙土官車綿子等叛，汝石從方政討之，深入賊陣，中流矢墜馬，與千户朱多蒲皆死。多蒲，亦交阯人。事聞，遣行人賜祭，賻其家，官爲置冢。

當時，交阯人陳汝石、朱多蒲、陶季容和陳汀也都以忠誠節義而著名。陳汝石起初爲陳氏的小校官，官軍南征時，他率先歸附，屢次立功，官至都指揮僉事。永樂十七年，四忙的土著官吏車綿子等造反，陳汝石跟着方政去征討叛軍，深入敵陣衝殺，身中流箭而墮馬，同千户朱多蒲一起戰死。朱多蒲，也是交阯人。皇帝知道他們的事迹後，派行人官去祭奠，送其家屬祭葬品，官府爲他們修造墳墓。

皇甫斌 皇甫弼 吴貴(等)

皇甫斌，壽州人。先爲興州右屯衛指揮同知，以才調遼海衛。忠勇有智略，遇警，輒身先士卒。宣德五年十月勒兵禦寇，至密城東峪，自旦及

皇甫斌，壽州人。起初做興州右屯衛指揮同知，因爲富有才幹調任遼海衛。皇甫斌忠勇有智謀，遇到戰事，總是身先士卒。宣德五年十月指揮軍士抵禦敵寇，進軍密城東峪，從早上到傍晚

晡力戰，矢盡援絶，子弼以身衛父，俱戰死。千户吴貴，百户吴襄、毛觀并驍勇，出必衝鋒，至是皆死。斌等雖死，殺傷過當，寇亦引退。事聞，詔有司褒恤。

奮力拼殺，箭盡援絶，其兒子皇甫弼用身體掩護父親，父子一同戰死。千户吴貴、百户吴襄、毛觀都勇猛無畏，每次出戰都衝鋒在前，也死於此戰。皇甫斌等人雖然戰死，而其打死打傷的敵人大大超過他們自己，敵軍亦因此撤退。他們的事迹上奏皇帝後，皇帝下令主管機構予以褒揚，并撫恤其家屬。

張瑛

張瑛，字彦華，浙江建德人。永樂中，舉於鄉，歷刑部員外郎。正統時，擢建寧知府。鄧茂七作亂，賊二千餘迫城結寨，四出剽掠。瑛率建安典史鄭烈，會都指揮徐信軍，分三路襲之，斬首五百餘，遂拔其寨。進右參議，仍知府事，烈亦遷主簿。茂七既誅，其黨林拾得等轉掠城下，瑛與從父敬禦之。賊敗，乘勝逐北，陷伏中，敬死，瑛被執，大罵不屈死。詔贈福建按察使，賜祭，官其子。弘治中，建寧知府劉璵請於朝，立祠致祭。

張瑛，字彦華，浙江建德人。永樂年間，鄉試中舉，歷任刑部員外郎。正統時，提升爲建寧知府。鄧茂七叛亂，兩千多賊兵迫近城墻築起營寨，四出劫掠。張瑛率領建安典史鄭烈，會合都指揮徐信的部隊，兵分三路襲擊其營寨，斬首五百多個，因而拔掉了賊兵營寨。晋升爲右參議，仍舊任知府，鄭烈也晋升爲主簿。鄧茂七被誅殺後，他的黨徒林拾得等轉而搶掠京城附近，張瑛跟着叔父張敬帶兵抵抗。賊兵敗逃，二人乘勝追擊，陷入埋伏之中，張敬戰死，張瑛被拘執，他大罵賊兵，堅貞不屈，被殺害。皇帝下詔追贈張瑛爲福建按察使，派人去祭奠他，安排他的兒子做官。弘治年間，建寧知府劉璵請示朝廷批准，建立祠堂祭祀他。

熊尚初(等)

時泉州守熊尚初亦以拒賊被執死。尚初，南昌人。初爲吏，以才擢都察院都事，進經歷。正統中，用都御史陳鎰薦，擢泉州知府。盗起，上官檄尚初監軍，不旬日降賊數百。已而賊逼城下，守將不敢禦。尚初憤，提民兵數百，與晋江主簿史孟常、陰陽訓術楊仕弘分統之，拒於古陵坡。兵敗，皆遇害。郡人哀之，爲配享忠臣廟。

當時泉州守熊尚初也在抵抗敵人的戰鬥中被俘死難。熊尚初是南昌人。起初是個小吏，因爲有才被提升爲都察院都事，升任經歷。正統年間，由於都御史陳鎰的推薦，提升爲泉州知府。盗匪起兵後，上級發檄文叫熊尚初監軍，不到十天已招降數百個賊兵。不久敵人逼近城下，守將不敢抵抗。熊尚初義憤填膺，率領幾百個民兵，與晋江主簿史孟常、陰陽訓術楊仕弘分别統領，到古陵坡抗敵。戰敗，全部被殺害。郡裏人哀悼他們，在忠臣廟配享他們。

王禎

王禎，字維禎，吉水人。祖省，死建文難，自有傳。成化初，禎由國子生授夔州通判。二年，荆、襄石和尚流劫至巫山，督盗同知王某者怯不救。禎面數之，即代勒所部民兵，晝

王禎，字維禎，吉水人。祖父王省，在建文之難中被殺，自有傳。成化初年，王禎由國子生授官夔州通判。二年，荆州、襄陽的石和尚流動打劫到巫山，督盗同知王某膽怯不敢援救。王禎當面數落他，立即代爲指揮其部下的民兵，晝夜

夜行。至則城已陷，賊方聚山中。禎擊殺其魁，餘盡遁。乃行縣撫傷殘，招潰散，久乃得還。

甫三日，賊復劫大昌。禎趣同知行，不應。指揮曹能、柴成與同知比，激禎曰："公爲國出力，肯復行乎?"禎即請往，兩人僞許相左右。禎上馬，挾二人與俱，夾水陣。既渡，兩人見賊即走。禎被圍半日，誤入淖中，賊執欲降之，禎大駡。賊怒，斷其喉及右臂而死。從行者奉節典史及部卒六百餘人皆死。

自死所至府三百餘里，所乘馬奔歸，血淋漓，毛盡赤。衆始知禎敗，往覓尸，面如生。子廣鬻馬爲歸貲，王同知得馬不償直。櫬既行，馬夜半哀鳴。同知起視之，馬驟前嚙項，擣其胸，翼日嘔血死，人稱爲義馬。事聞，贈禎僉事，録一子。

萬琛　王祐

萬琛，字廷獻，宣城人。慷慨負氣節，舉於鄉。弘治中，知瑞金縣。十八年正月，劇盗大至，縣人汹汹逃竄。有勸琛急去者，琛斥之，率民兵數十人迎敵，殺賊二十餘人。相持至明日，力屈被執，駡不絶口，賊攢刺之，乃死。贈光禄少卿，賜祭葬，予廕。

時有王祐者，爲廣昌知縣，賊至，民盡逃，援兵又不至。祐拔刀自刲其腹曰："有城不能守，何生爲!"左右奔奪其刀。後援兵集，賊稍退。越七日復突至，祐倉皇赴敵，死之。

行軍趕往巫山。趕到時巫山城已經陷落，賊兵正聚集在山中。王禎發起攻擊，殺了匪首，其餘的匪徒全部逃走了。於是王禎巡行縣城之中，安撫傷殘，招募散兵游勇，料理了很久纔回去。

回去剛三天，賊兵又搶劫大昌。王禎催促同知出兵，同知不理。指揮曹能、柴成與同知相勾結，刺激王禎説："王公爲國出力，肯再次出征嗎?"王禎立即請求前往，兩個指揮假言許諾援助他。王禎跨上戰馬，挾持二人與他一起去，在河道兩邊陳兵。渡河以後，二人一見到賊兵就逃跑了。王禎被圍困了半天，誤入泥淖中，賊兵抓住他，要他投降，王禎破口大駡。賊兵發怒，割斷他的咽喉，砍掉他的右臂，被害。跟他一起作戰的奉節典史和六百多名士兵全部捐軀。

從王禎戰死的地方到府治三百餘里，王禎的戰馬飛奔而回，鮮血淋漓，全身毛都被染紅了。衆人這纔知道王禎戰敗，找到他的尸體，面色還跟生前一樣。他的兒子王廣賣掉戰馬籌備回家的路費，王同知買了馬却不給錢。靈柩被抬着上路後，馬半夜發出哀鳴。王同知起床來看，馬猛然衝上前咬住他的頸項，踩踏他的胸膛，第二天王某吐血而死，人稱這匹馬爲義馬。王禎的事迹上報皇帝後，皇帝追贈王禎爲僉事，録用他的一個兒子做官。

萬琛，字廷獻，宣城人。性格豪爽有氣節，鄉試中舉。弘治年間，作瑞金縣的知縣。十八年正月，凶悍的强盗大批涌來，縣裏的居民喧嚷逃竄。有人勸萬琛趕緊離開，萬琛斥責他，率領幾十個民兵迎擊敵人，殺死敵兵二十餘人。與敵人相持到第二天，力量不支而被俘，駡不絶口，賊兵衆槍齊刺，殺害了他。皇帝追贈他爲光禄少卿，賜給祭奠并安葬，封蔭他的兒子。

當時有王祐，任廣昌知縣，賊兵一來，民衆全部逃散，援兵又不到。王祐拔刀自割其腹説："有城而不能守，活着幹什麽!"左右近衛衝過去奪了他的刀。後來援兵會集，賊兵稍爲後撤。七天以後賊兵突然又打回來，王祐倉猝迎戰敵人，陣亡。

周憲 周幹

周憲，安陸人。弘治六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十七年，坐事下詔獄，謫兖州通判。正德初，復故官，歷江西副使。華林、馬腦賊方熾，總督陳金檄憲剿之，平馬腦寨及仙女、雞公嶺諸寨，先後斬獲千餘人。華林賊窘，遣諜者詭言饑困狀。憲信之，移檄會師夾擊。他將多觀望，憲攻北門，三戰，賊稍却，與子幹先登逼之。賊下木石如雨，軍潰，憲中槍，幹前救，力戰墮崖死。憲創重被執，罵不絶口，賊支解之。

周憲，安陸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官刑部主事，提升爲員外郎。十七年，因事犯罪被關入欽犯監獄，貶官爲兖州通判。正德初年，恢復舊職，歷任江西副使。華林、馬腦兩處的賊寇正猖獗，總督陳金發檄文給周憲叫他征討，周憲掃平了馬腦寨和仙女、雞公嶺幾個據點，先後斬首和俘虜敵人一千多名。華林的賊寇窘迫，派間諜詭稱寨内飢困的情狀。周憲相信了，傳檄文會師夾擊華林寨。别的將領多按兵觀望，周憲攻打北門，交戰三次，賊兵稍稍退却，周憲與兒子周幹率先攀登進逼。賊兵抛出木石密如雨下，官軍被擊潰，周憲中槍，周幹上前救護，竭力拼殺墜崖而死。周憲傷重而被俘，大罵賊兵不住口，被賊兵肢解。

事始聞，贈按察使，予祭葬，謚節愍，蔭一子，旌幹門曰孝烈。嘉靖二年，江西巡撫盛應期請與黄宏、馬思聰并旌，詔附祀忠烈祠。後從給事中李鐸言，命有司歲給其家米二石，帛二匹。

他的事迹報上去，皇上追贈他爲按察使，派官員去祭奠并安葬，謚號節愍，封蔭一個兒子做官，在周幹家門上題孝烈二字。嘉靖二年，江西巡撫盛應期請求將周憲同黄宏、馬思聰一起表彰，皇帝下詔將他附祭在忠烈祠裏。後來皇帝又采納給事中李鐸的建議，下令主管官吏每年撥給他家兩石米，兩匹絲織品。

楊忠 李睿(等)

楊忠，寧夏人。世官中衛指揮，以功進都指揮僉事，廉介有謀勇。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反，其黨丁廣將殺巡撫安惟學，忠在側，罵曰："賊狗敢犯上邪!"廣怒，殺之，迄死罵益厲。

楊忠，寧夏人。世代做中衛指揮，他因爲有功晋升爲都指揮僉事，廉潔方正，有勇有謀。正德五年，安化王朱寘鐇反叛，他的黨羽丁廣準備殺掉巡撫安惟學，楊忠正在旁邊，罵道："賊狗膽敢犯上嗎!"丁廣大怒，殺害了他，至死時，他的罵聲更加激烈。

忠同官李睿聞變，馳至寘鐇所。門閉不得入，大罵，爲賊所殺。百户張欽不從逆，走至雷福堡，亦被殺。皆贈官予蔭，表忠、睿曰忠烈之門，欽曰忠節之門。

楊忠的同僚李睿聽説事變，飛馬趕到朱寘鐇那裏。閉門不讓他進去，他在門外大罵，被叛軍所殺。百户張欽不願跟着叛逆，逃跑到雷福堡，也被殺掉。皇帝都追贈他們官職，并給予蔭庇，表彰楊忠、李睿是忠烈之門，張欽是忠節之門。

吴景 王源 馮傑

吴景，南陵人。弘治九年進士。正德中，歷官四川僉事，守江津，重慶人曹弼亡命播州，糾衆寇川南，謀與大盗藍廷瑞合。六年正月逼江津，

吴景，南陵人。弘治九年進士。正德年間，歷任四川僉事，鎮守江津。重慶人曹弼流竄到播州，糾集徒衆攻打川南，打算與大盗藍廷瑞會合。六年正月進逼江津，御史俞緇逃走，托付吴

御史俞緇遁去，屬景及都指揮龐鳳禦之。鳳邀景俱走，景不可，率典史張俊迎擊。手殺三賊，矢被面，急收兵入保，城已陷，大呼曰："寧殺我，毋殺士民！"賊强之跪，不屈，遂被殺，俊亦死。巡撫林俊上其事，詔贈景副使，賜祭葬，立祠江津，予世蔭。

是月，僉事王源行部川北，會藍廷瑞、鄢本恕等掠通、巴至營山，源率典史鄧俊禦之，皆被殺。贈源副使，蔭其子。源，五臺人，弘治十二年進士。

明年正月，賊麻六兒將逼川東。副使馮傑追擊於蒼溪，俘斬頗衆。日晡，移營鐵山關，賊乘夜衝突，傑死之。贈按察使，賜祭葬，謚恪愍，世蔭百户。

景和都指揮龐鳳抗敵。龐鳳邀吴景一起逃命，吴景不答應，率領典史張俊迎擊敵人。他親手殺死三個賊兵，面部中箭，急忙收兵進入小城，而城已被攻陷，吴景大喊："殺掉我好了，不要殺士人和百姓！"賊兵强迫他下跪，他誓死不屈，於是被殺，張俊也被殺死。巡撫林俊將此情况上報，皇帝下詔追贈吴景爲副使，賜給祭奠并安葬，在江津立祠堂，讓吴家世世受蔭庇做官。

這個月，僉事王源巡察轄地川北，適逢藍廷瑞、鄢本恕等搶掠通江、巴中到營山一帶，王源率領典史鄧俊抗敵，都被殺害。皇帝追贈王源爲副使，兒子受蔭庇做官。王源是五臺人，弘治十二年進士。

次年六月，叛賊麻六兒將進軍川東。副使馮傑在蒼溪追擊賊寇，斬殺俘虜了許多敵兵。傍晚，他們將軍營移到鐵山關，賊兵乘夜發起攻擊，馮傑死難。皇帝追贈他爲按察使，賜祭奠并安葬，謚號恪愍，讓他的子孫世世受蔭庇做百户。

孫璽　羅明

是時，略陽知縣孫璽、劍州判官羅明、梁山主簿時植亦皆死於賊。

璽，字廷信，代州人。舉於鄉，知扶風縣。都御史藍章以略陽漢中要地，舊無城，檄璽往城之。工未畢，賊至，縣令嚴順欲去，璽拔刀斫坐几曰："欲去者視此！"乃率僚屬堅守。數日城陷，璽被執，大罵不屈，賊臠殺之。順逃去，誣璽俱逃，溺於江，以他人尸斂。璽子啓視，非是，訟於朝。勘得死節狀，贈光禄少卿，賜祭予蔭，抵順罪。

明以吏起家。鄢本恕逼其城，與子介拒守。城陷，父子皆駡賊死。

這時，略陽知縣孫璽、劍州判官羅明、梁山主簿時植也都死於敵手。

孫璽，字廷信，代州人。鄉試中舉，任扶風縣知縣。都御史藍章認爲略陽爲漢中要地，過去没有城墻，發檄文命孫璽去築城墻。工程還未完成，賊兵就到了，縣令嚴順要逃跑，孫璽拔刀砍座具説："要離開的與此相同！"於是率領僚屬堅守。幾天後城被攻破，孫璽被俘，大駡敵人，堅强不屈，賊兵將他的肉一塊塊割下來，害死了他。嚴順逃跑後，誣陷孫璽跟他一起逃跑，掉到江裏淹死了，用他人的尸體冒充孫璽裝殮。孫璽的兒子開棺來看，不是自己的父親，向朝廷提出訟狀。經調查弄清孫璽守節而死的情狀，皇帝追贈他爲光禄少卿，賜給祭奠，封蔭他的兒子做官，判嚴順抵罪。

羅明做小吏起家。鄢本恕進逼其城時，他與兒子羅介堅守禦敵。城被攻陷後，父子倆都大駡敵人而死。

時植

植，字良材，通許人。由國子生授官，時攝縣事。賊方四等略地，植拒却之，斬獲數十級。逾月復至，相拒數日，城陷，説之降，不屈。脅取其印，不予，大罵被殺。妻賈聞變即自縊，女九歲，赴火死。明、植皆贈恤如制，而表植妻女爲貞烈。

時植，字良材，通許人。由國子生授予官職，當時代理縣裏事務。賊寇方四等攻占土地，時植抗拒并打退了敵人，斬獲賊兵首級幾十個。一個多月以後，賊兵又殺回來，時植帶兵與賊相持數天，城被攻陷，賊兵勸説他投降，他不屈服。又威脅他交出大印，他不給，大罵賊兵，被殺。妻子賈氏得到事變的消息即上吊而死，女兒九歲，撲到火中燒死。羅明和時植都按制度賜予撫恤，而表彰時植的妻子女兒爲貞烈。

趙趣 徐敬之 雷應通

其時，士民冒死殺賊者，有趙趣、徐敬之、雷應通、袁璋之屬。

趣，梁山諸生。賊攻城，同友人黄甲、李鳳、何璟、蕭鋭、徐宣、楊茂寬、趙采誓死拒守。城陷，皆死。都御史林俊嘉其義，立祠祀之。

敬之，亦梁山人。衆推爲部長，以拒賊陷陣死。

應通，嘉州人。賊衝百丈關，父子七人倡義死戰。被執，俱慷慨就殺。

當時，冒死殺敵的士人百姓有趙趣、徐敬之、雷應通、袁璋等人。

趙趣，梁山生員。賊兵攻城的時候，他同友人黄甲、李鳳、何璟、蕭鋭、徐宣、楊茂寬、趙采誓死堅守。城被攻陷後，他們全部死難。都御史林俊褒揚他們的義勇精神，建祠堂祭祀他們。

徐敬之也是梁山人。衆人推舉他爲一隊之長，因抵抗敵軍，陷陣而死。

雷應通，嘉州人。賊兵攻擊百丈關時，雷家父子七人帶頭爲正義而殊死搏鬥。被敵人俘虜後，全都慷慨就義。

袁璋 袁襲

璋，江南人。素以勇俠聞。巡撫林俊委剿賊，所在有功。後爲所執，其子襲挺身救之，連殺七賊，亦被執，俱死。襲死三日，兩目猶瞠視其父。林俊表其門曰父子忠節。總制彭澤爲勒石城隍廟，祀於忠孝祠。

袁璋，江南人，一向以勇敢俠氣而聞名。巡撫林俊委任他剿滅敵人，處處打勝仗。後來被俘，兒子袁襲挺身而出救護他，連殺七個賊兵，也被俘，兩人都被殺害。袁襲死了三天，雙目還圓睁着望着他父親。林俊表彰袁家門爲父子忠節。總制彭澤把他們的事迹刻在城隍廟的石碑上，并在忠孝祠裏祭祀他們。

霍恩 段豸 張汝舟 王佐 郁采 孔環(等)

霍恩，字天錫，易州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正德中，歷知上蔡縣。六年，賊四起，中原郡邑多殘破。畿内則棗强知縣段豸、大城知縣張汝舟，河南則恩及典史梁逵，西平知縣王佐、主簿李銓，葉縣知縣唐天恩，永城知縣王鼎，裕州同知郁采、都指揮詹濟、鄉官任賢，固始丞曾基，夏邑

霍恩，字天錫，易州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正德時歷任上蔡縣知縣。六年，叛賊四起，中原的郡邑多殘破。京畿内有棗强知縣段豸、大城知縣張汝舟；河南則有霍恩和典史梁逵，西平知縣王佐、主簿李銓，葉縣知縣唐天恩，永城知縣王鼎，裕州同知郁采、都指揮詹濟、鄉官任賢，固始丞曾基，夏邑丞安宣，息縣主簿邢祥，睢寧主簿金聲、丘紳，西華教諭孔環；山東則有萊蕪知

丞安宣，息縣主簿邢祥，睢寧主簿金聲、丘紳，西華教諭孔環，山東則萊蕪知縣熊驂，萊州衛指揮僉事蔡顯，南畿則靈璧主簿蔣賢，皆抗節死，而恩、佐、采、環死尤烈。

縣熊驂，萊州衛指揮僉事蔡顯；南畿則有靈璧主簿蔣賢，他們都堅持節操而死，其中霍恩、王佐、郁采和孔環的死尤爲壯烈。

恩與梁逵共守。當賊至時，語妻劉曰："脫有急，汝若何？"劉願同死，乃築臺廨後，約曰："見我下城，即賊入矣。"及城陷，恩拔刀下城，劉臺上見之，即縊，未絕，以簪刺心死。恩被執，賊脅之跪，駡曰："吾此膝肯爲賊屈乎！"賊日殺人以懾之，駡益厲。賊以刀抉其口，支解之。逵自經死。

霍恩和梁逵共同守城。賊兵到來時，霍恩對妻子劉氏說："倘若我有急難，你怎麽辦？"劉氏願跟他同死，於是在官署後築臺，霍恩與妻子約定："看見我從城墻上下來，就是賊兵進城了。"等到城被攻破時，霍恩拔刀下城墻，劉氏從臺上看見了，即自縊，氣未斷，拿簪子刺進自己的心臟而死。霍恩被俘，賊兵威逼他下跪，他駡道："我的雙膝豈肯爲賊而屈！"賊兵每天殺人來恐嚇他，他駡得更加厲害。敵人把刀捅進他的嘴裏，把他支解了。梁逵自縊而死。

豸，字世高，澤州人。起家進士。正德中，授兵科都給事中，謫棗强令。賊至，連戰却之。及城陷，中四矢一槍，瞋目大呼，殺賊而死，賊屠其城。汝舟官大城時，與主簿李銓迎戰，皆被殺。

段豸，字世高，澤州人。開始做官爲進士。正德時，授官兵科都給事中，後被貶謫爲棗强縣令。賊兵來進攻，他連連擊退敵軍。城被攻陷後，他身中四箭一槍，仍怒目圓睜吶喊，殺賊而死，賊兵血洗了該城。張汝舟在大城做官時，與主簿李銓迎戰敵人，都被殺死。

佐，字汝弼。潞州舉人，授西平令。手殺賊數十人，矢斃其渠帥。賊忿，急攻三日，佐力屈被執，駡不絶口。賊懸諸竿，殺而支解之。天恩知葉縣，賊至，與父政等七人俱死。鼎知永城，城陷，繫印於肘，端坐待賊，不屈死。

王佐，字汝弼。潞州的舉人，任西平縣令。他在戰鬥中親手殺死賊兵數十人，射死敵頭領。賊兵大怒，猛攻了三天，王佐力竭被俘，駡不絶口。賊兵把他吊在竿頭上，殺害并支解了他。唐天恩在葉縣任知縣，賊兵來到，他與其父唐政等七人抗敵而死。王鼎任永城縣知縣，城被攻陷後，他把大印繫在肘臂上，端坐靜待賊兵，不屈而死。

采，字亮之，浙江山陰人，進士。由主事謫教諭，遷裕州同知。與濟、賢共堅守，斬獲多，城陷被執。采駡不輟，賊碎其輔頰而死。濟亦不屈死。賢嘗爲御史，方里居，招邑子三千人拒守，駡賊死，一家死者十三人。基爲固始丞，被執，使馭馬，不從，被害。宣，初授夏邑丞。賊楊虎逼其境，或勸毋往，宣兼程進。抵任七日，賊大至，拒守有功。城陷，死

郁采，字亮之，浙江山陰人，進士。由主事貶官爲教諭，升任裕州同知。同詹濟、任賢一起堅守城池，斬首俘虜多人，城池淪陷後被俘。郁采不斷痛駡賊兵，賊兵擊碎了他的雙頰殺害了他。詹濟也不屈而死。任賢曾經是御史，那時正退居在鄉里，他招集城中的年輕人三千名禦敵守城，駡賊而被殺害，任氏一家共有十三人在此戰中死難。曾基是固始縣丞，被俘後，敵人叫他趕馬，他不服從，被殺害。安宣，最初授官夏邑縣丞。賊寇楊虎逼近其境，有人勸他别去，安宣却

之。祥已致仕，城陷，罵賊死。聲、紳與義士朱用之迎戰死。

日夜兼程行進。到任七天，賊兵大規模發動進攻，安宣拒守有功。城池被攻陷後，安宣爲國而死。邢祥當時已經退休，城被攻陷以後，罵賊而被殺。金聲、丘紳和義士朱用之都在迎敵時戰死。

環，南宫人。由歲貢生授來安知縣，爲劉瑾黨所陷，左遷西華教諭。被執，賊曰："呼我王，即釋汝。"厲聲曰："我恨不得碎汝萬段，肯媚汝求活耶！"遂被殺。騤爲賊所執，與主簿韓塘俱不屈死。顒與三子淇、英、順俱禦盜力戰死。

孔環，南宫人。由歲貢生授官來安知縣，被劉瑾黨羽陷害，貶謫爲西華教諭。被敵人俘虜後，賊寇說："叫我一聲王，就釋放你。"孔環厲聲回答："我恨不得將你剁成一萬段，還肯諂媚你以求活命！"因此被殺。熊騤被賊兵抓住，與主簿韓塘都不屈而死。蔡顒同他的三個兒子蔡淇、蔡英和蔡順都奮力抗敵戰死。

諸人死節事聞，皆贈官賜祭予蔭立祠如制。恩妻劉贈宜人，建忠節坊旌之。天恩、鼎、基、宣、祥諸人，里貫無考。

以上幾人守節而死的事迹上報皇帝後，皇帝都按規定追贈官職，賜予祭奠、封蔭兒子做官和立廟祭祀。霍恩妻子劉氏被追贈爲宜人，建忠節牌坊表彰她。唐天恩、王鼎、曾基、安宣和邢祥的籍貫已無從考查。

時有鄭寶，爲鬱林州同知，署北流縣事。妖賊李通寶犯北流，寶與子宗珪出戰，皆死。

當時有鄭寶，是鬱林州同知，代理北流縣事務。妖賊李通寶進犯北流，鄭寶和兒子鄭宗珪出戰敵軍，都戰死。

王振者，爲福建黄崎鎮巡檢。海寇大至，率三子臣、朝、實迎戰竟日，伏兵起，振被殺，尸僵立。三子救之，臣重傷，朝、實皆死。亦予恤有差。

王振，是福建黄崎鎮巡檢。海上敵寇大規模來進攻，王振率領三個兒子王臣、王朝和王實迎戰，打了一整天，敵人的伏兵躍起，王振被殺，其尸體僵立不倒。三個兒子去救他，王臣受重傷，王朝和王實都戰死。皇帝也按規定撫恤有差等。

孫燧

孫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歷刑部主事，再遷郎中。正德中，歷河南右布政使。寧王宸濠有逆謀，結中官幸臣，日夜詗中朝事，幸有變。又劫持群吏，厚餌之，使爲己用。惡巡撫王哲不附己，毒之，得疾，逾年死。董傑代哲，僅八月亦死。自是，官其地者惴惴，以得去爲幸。代傑者任漢、俞諫，皆歲餘罷歸。燧以才節著治聲，廷臣推之代。

孫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歷任刑部主事，兩次升遷官至郎中。正德年間，歷任河南右布政使。寧王朱宸濠有叛逆陰謀，勾結宦官寵臣，日夜偵探朝中密事，希望發生事變。又劫持衆多小吏，給他們豐厚的報償，叫他們爲自己服務。朱宸濠恨巡撫王哲不趨附自己，便對他下毒，王哲因此得病，一年以後死亡。董傑替代王哲的職務，僅僅八個月也死去。從此以後，在那裏做官的人都惴惴不安，以能離開爲幸運。替代董傑的任漢和俞諫，都在任職一年多以後就罷官回家。孫燧憑着自己的才能和節操，政績顯揚，朝廷大臣都推舉他去接任巡撫。

十年十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燧聞命嘆曰："是當死生以之矣。"遣妻子還鄉，獨携二僮以行。時宸濠逆狀已大露，南昌人汹汹，謂宸濠旦暮得天子。燧左右悉宸濠耳目，燧防察密，左右不得窺。獨時時爲宸濠陳説大義，卒不悛。陰察副使許逵忠勇，可屬大事，與之謀。先是，副使胡世寧暴宸濠逆謀，中官幸臣爲之地，世寧得罪去。燧念訟言於朝無益，乃托禦他寇預爲備。先城進賢，次城南康、瑞州。患建昌縣多盗，割其地，別置安義縣，以漸弭之。而請復饒、撫二州兵備，不得復，則請敕湖東分巡兼理之。九江當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道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以便控制。廣信横峰、青山諸窑，地險人悍，則請設通判駐弋陽，兼督旁五縣兵。又恐宸濠劫兵器，假討賊，盡出之他所。宸濠瞯燧圖己，使人賂朝中幸臣去燧，而遺燧棗、梨、薑、芥以示意，燧笑却之。逵勸燧先發後聞，燧曰："奈何予賊以名，且需之。"

十年十月，孫燧被提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孫燧接到命令時嘆道："這是要豁出命去幹了。"他把妻子兒女送回鄉，獨自帶了兩個僮僕起身。當時朱宸濠的叛逆迹象已經顯著，南昌人聲喧嘩，説朱宸濠早晚要做天子。孫燧身邊全是朱宸濠的耳目，孫燧防察細密，身邊人不能窺探内情。他衹是時時向朱宸濠陳説大義，朱宸濠終不悔改。孫燧暗地裏觀察到副使許逵性情忠勇，可以寄托大事，與他商議。在此之前，副使胡世寧暴露了朱宸濠謀反的陰謀，宦官幸臣們爲他開脱，胡世寧因罪罷官離去。孫燧考慮到在朝廷上争訟没有益處，於是就藉口防禦别的敵寇進行備戰。先在進賢築好城墻，然後修築南康和瑞州城墻。建昌縣多强盗令人擔憂，就分割其土地，另置安義縣，這樣盗賊漸息。請求恢復饒州和撫州的兵備，未能獲准，又請求皇帝，下令叫湖東分巡兼職管理。九江地處鄱陽湖要衝，最重要，請求用重兵守備，兼掌握通路權，其官員還兼管南康、寧州、武寧、瑞昌以及湖廣的興國、通城，以便控制局勢。廣信的横峰、青山幾個窑寨，地勢險要，人情凶悍，則請求設通判駐扎在弋陽，兼督察近旁五縣兵。孫燧又擔心朱宸濠搶劫兵器，於是藉征討盗賊之名，將兵器全部運出去存放在别的地方。朱宸濠窺見孫燧圖防患自己，派人賄賂朝中幸臣除掉他，又贈送棗、梨、薑、芥給孫燧，示意他早點離開，孫燧笑着謝絶了。許逵勸孫燧先發兵後上奏皇帝，孫燧説："怎麽能把藉口給叛賊，再等等。"

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素所蓄賊淩十一、吴十三、閔念四等出没鄱陽湖，燧與逵謀捕之。三賊遁沙井，燧自江外掩捕，夜大風雨，不克濟。三賊走匿宸濠祖墓間，於是密疏白其狀，且言宸濠必反。章七上，輒爲宸濠遮獲，不得達。宸濠恚甚，因宴毒燧，不死。燧乞致仕，又不許，憂懼甚。

十三年，江西發大水，朱宸濠平時蓄養的盗賊淩十一、吴十三、閔念四等出没於鄱陽湖，孫燧與許逵商量抓捕他們。三股賊兵逃到沙井，孫燧乘其不備從長江南岸發兵搜捕，可是夜裏大風降雨，不能渡河。三股賊兵逃避到朱宸濠祖墓之間。於是孫燧秘密上書，一條條陳述當時情况，并指出朱宸濠必定會反叛。奏章上了七封，全部被朱宸濠截獲，不能上達皇帝。朱宸濠憤恨異常，於是設宴招待孫燧，在飲食中下毒，孫燧未被毒死。上書請求退休，皇帝又不允許，孫燧十分憂懼。

明年，宸濠脅鎮巡官奏其孝行，燧與巡按御史林潮冀藉是少緩其謀，乃共奏於朝。朝議方降旨責燧等，會御史蕭淮盡發宸濠不軌狀，詔重臣宣諭，宸濠聞，遂决計反。

次年，朱宸濠强迫鎮巡官上奏他的孝行，孫燧與巡按御史林潮希望藉此機會稍許緩和一下其反叛陰謀，於是共同上奏給朝廷。朝廷正打算降旨斥責孫燧等人，恰遇御史蕭淮將朱宸濠圖謀不軌的情狀全部揭發出來，皇帝下詔派重臣去向朱宸濠宣示訓諭，朱宸濠聽到消息，便決計反叛。

六月乙亥，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明日，燧及諸大吏入謝，宸濠伏兵左右，大言曰："孝宗爲李廣所誤，抱民間子，我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亦知之乎?"衆相顧愕眙，燧直前曰："安得此言！請出詔示我。"宸濠曰："毋多言，我往南京，汝當扈駕。"燧大怒曰："汝速死耳。天無二日，吾豈從汝爲逆哉!"宸濠怒叱燧，燧益怒，急起，不得出。宸濠入内殿，易戎服出，麾兵縛燧。逵奮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翼蔽燧，賊并縛逵。二人且縛且駡，不絶口。賊擊燧，折左臂，與逵同曳出。逵謂燧曰："我勸公先發者，知有今日故也。"燧、逵同遇害惠民門外。巡按御史王金、布政使梁宸以下，咸稽首呼萬歲。

六月乙亥日，是朱宸濠的生日，他宴請鎮巡三司。第二天，孫燧和各位大吏入王府拜謝，朱宸濠在左右兩邊設下埋伏，大聲宣布："孝宗被李廣所欺騙，抱了一個民間的小孩來做嗣子，我祖宗有十四年没有享受祭祀了。現在太后有詔令，命令我起兵討伐賊子，你們知道嗎?"衆官吏大吃一驚，面面相覷，孫燧徑直向前説："哪有這話！請把詔令拿給我們看。"朱宸濠説："不要多嘴，我這就前往南京，你應當隨從車駕護衛。"孫燧大怒道："你找死罷了。天無二日，我豈能跟着你去叛逆呢!"朱宸濠大怒，喝叱孫燧，孫燧更加憤怒，急忙起身，却不能出門。朱宸濠進入内殿，换了軍裝出來，命令衛兵捆綁孫燧。許逵大喊："你們怎麼能侮辱天子的大臣!"於是用身體掩護孫燧，賊兵把許逵也捆綁起來。一邊捆，二人一邊駡，不絶於口。賊兵打斷了孫燧的左臂，把他同許逵一起拉出去。許逵對孫燧説："我勸公先發制人，就是知道有今天啊。"孫燧和許逵同時在惠民門外遇害。巡按御史王金、布政使梁宸以下官吏，都對朱宸濠行叩頭禮，高呼萬歲。

宸濠遂發兵，僞署三賊爲將軍，首遣婁伯徇進賢，爲知縣劉源清所斬。招窑賊，賊畏守吏不敢發。大索兵器於城中，不得，賊多持白梃。伍文定起義兵，設兩人木主於文天祥祠，率吏民哭之。南贛巡撫王守仁與共平賊。諸逋賊走安義，皆見獲，無脱者。人於是益思燧功。

朱宸濠於是發兵，非法任命三個大盜賊爲將軍，首先派遣婁伯去攻占進賢，被進賢知縣劉源清斬殺。朱宸濠招來窑賊幫忙，窑賊畏懼守城官吏不敢發兵。叛軍在城裏拼命尋找兵器，找不到，賊兵多數手持剥了樹皮的木棒。伍文定興起正義之兵，把孫燧和許逵的木主設在文天祥祠堂裏祭祀，率領吏民去哭靈。南贛巡撫王守仁與他們共同作戰，剪滅了賊兵。逃亡的賊兵跑到安義，全部被抓獲，没有一個逃脱。人們於是更加懷念孫燧的功勞。

燧生有異質，兩目爍爍，夜有光。死之日，天忽陰慘，烈風驟起凡

孫燧天生資質特異，雙目閃爍，夜裏也能見到光芒。他死那天，天色忽然變得陰沉慘淡，烈

數日，城中民大恐。走收兩人尸，尸未變，黑雲蔽之，蠅蚋無近者。明年，守臣上其事於朝，未報。世宗即位，贈禮部尚書，謚忠烈，與逵并祀南昌，賜祠名旌忠，各蔭一子。燧子堪聞父訃，率兩弟墀、陞赴之，會宸濠已擒，扶柩歸。兄弟廬墓蔬食三年，有芝一莖九葩者數本産墓上。服除，以父死難，更墨衰三年，世稱三孝子。

風驟起，連颳了幾天，城中居民大爲驚恐。跑去收殮兩人的尸體，尸體未變，黑雲掩蔽着他們，蚊蠅都没有靠近。第二年，守臣將此事上奏朝廷，皇帝没有回應。世宗即位，追贈孫燧爲禮部尚書，謚號忠烈，與許逵一起祭享在南昌，賜其祠堂名叫旌忠，各封蔭他們的一個兒子做官。孫燧的兒子孫堪聽到父親的死訊，帶領兩個弟弟孫墀和孫陞奔赴南昌。逢朱宸濠已經被擒，便扶着父親的靈柩回鄉。兄弟三人在墓地築草廬守孝，素食三年，墓上長出幾棵靈芝，每棵一莖生九朵花。守孝期滿，因爲父親死於國難，又服墨衰三年，世人稱他們爲三孝子。

孫堪

堪，字志健。爲諸生，能文，善騎射。既蔭錦衣，中武會試第一，擢署指揮同知。善用强弩，教弩卒數千人以備邊。歷都督僉事。事母楊至孝，母年九十餘，歿京師。堪年亦七十，護喪歸，在道，以毁卒。巡按御史趙炳然上堪孝行，得旌。堪子鈺，亦舉武會試，官都督同知。鈺子如津，都督僉事。

孫堪，字志健。爲國學生員，會寫文章，善於騎馬射箭。受父親蔭庇入錦衣衛做官，在武會試中得了第一，升爲代理指揮同知。他善於使用强弩，訓練了數千名弩卒以備邊境急需。歷任都督僉事。事奉母親楊氏極爲孝順，母親九十多歲在京城去世。孫堪也七十歲了，護送靈柩回鄉，在路上因爲哀毁過度而死。巡按御史趙炳然將孫堪的孝行上奏，得到旌表。孫堪的兒子孫鈺，也考中武會試，做了都督同知。孫鈺的兒子孫如津，爲都督僉事。

孫墀

墀，字仲泉，以選貢生歷官尚寶卿。陞，官尚書。墀孫如游，大學士。如游孫嘉績，僉事。陞子鑨、鑛皆尚書，鋌侍郎，錝太僕卿。鑨子如法主事，如洵參政。并以文章行誼世其家。陞、鑨、鑛、如游、如法、嘉績，事皆别見。

孫墀，字仲泉，以選貢生歷官尚寶卿。孫陞，官至尚書。孫墀的孫子孫如游，是大學士。孫如游的孫子孫嘉績，是僉事。孫陞的兒子孫鑨、孫鑛都是尚書，孫鋌爲侍郎，孫錝爲太僕卿。孫鑨的兒子孫如法爲主事，孫如洵做了參政。他們都以文章品德承傳家世。孫陞、孫鑨、孫鑛、孫如游、孫如法、孫嘉績的事迹均另有叙述。

許逵

許逵，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長身巨口，猿臂燕頷，沈静有謀略。授樂陵知縣。六年春，流賊劉七等屠城邑，殺長吏。諸州縣率閉城守，或棄城遁，或遺之芻粟弓馬，乞賊毋攻。逵之官，慨然爲戰守計。

許逵，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身材高大，嘴大，猿臂燕頷，性情沉静而有謀略。授官樂陵知縣。六年春，流寇劉七等血洗城邑，屠殺地方官。各州縣大都閉城自守，或棄城逃遁，或送給盗賊糧草弓箭和馬匹，乞求賊寇不要來攻。許逵到任，情緒激憤地爲戰守而謀劃。固

縣初無城，督民版築，不逾月，城成。令民屋外築墻，墻高過檐，啓圭竇，才容人。家選一壯者執刃伺竇内，餘皆入隊伍，日視旗爲號，違者軍法從事。又募死士伏巷中，洞開城門。賊果至，旗舉伏發，竇中人皆出，賊大驚竄，斬獲無遺。後數犯，數却之，遂相戒不敢近。事聞，進秩二等。

始縣原來没有城墻，許逵督促民工版築城墻，不超過一個月，城墻就建立起來了。他又叫居民在屋外築墻，墻高過屋檐，墻上做成孔門，祇能容一人。每家選一個强壯的人拿着刀守候在孔門裏，其餘人都編入隊伍，每天看旗幟的動静爲號令，違令者以軍法論處。又招募敢死之士埋伏在巷道中，然後洞開城門。盜賊果然來攻，城中旗幟一舉，伏兵躍出，孔門内的人都躍出，賊兵驚慌亂竄，一個不漏地被殺被擒。以後賊兵又來犯了幾次，每次都被擊退，於是賊兵互相告誡，不敢靠近固始城。此事上報皇帝後，許逵的官職晋升了兩級。

時知縣能抗賊者，益都則牛鸞，郯城則唐龍，汶上則左經，濬則陳滯，然所當賊少。而逵屢禦大賊有功，遂與鸞俱超擢兵備僉事。逵駐武定州，州城圮濠平，不能限牛馬。逵築城鑿池，設樓櫓，置巡卒。明年五月，賊楊寡婦以千騎犯濰縣，指揮喬剛禦之，賊少却。逵追敗之高苑，令指揮張勛邀之滄州，先後俘斬二百七十餘人。未幾，賊别部掠德平，逵盡殲之，威名大著。

當時能抵抗賊兵的知縣，益都有牛鸞，郯城有唐龍，汶上有左經，濬有陳滯，而他們所抵擋的賊兵數量少。許逵多次抵禦大批賊兵，有功，於是與牛鸞一起被越級提拔爲兵備僉事。許逵駐守武定州，州城坍塌，濠溝平淺，連牛馬都不能攔住。許逵修築城墻，深挖城濠，設置樓櫓，布署巡邏兵。第二年五月，賊人楊寡婦帶領一千騎兵進犯濰縣，指揮喬剛抵抗，賊兵稍微後退。許逵追上去在高苑擊敗了賊兵，又命令指揮張勛在滄州攔截，先後俘虜和殺死賊兵二百七十餘人。不久，另一支賊兵擄掠德平，許逵全殲了他們，威名大振。

十二年遷江西副使。時宸濠黨暴横，逵以法痛繩之。嘗言於孫燧曰：“寧王敢爲暴者，恃權臣也。權臣左右之者，貪重賄也。重賄由於盜藪，今惟翦盜則賄息，賄息則黨孤。”燧深然之，每事輒與密議。及宸濠縛燧，逵争之。宸濠素忌逵，問許副使何言，逵曰：“副使惟赤心耳。”宸濠怒曰：“我不能殺汝邪?”逵罵曰：“汝能殺我，天子能殺汝。汝反賊，萬段磔汝，汝悔何及!”宸濠大怒，并縛之，曳出斫其頸，屹不動。賊衆共推抑令跪，卒不能，遂死，年三十六。

十二年調任江西副使。當時朱宸濠朋黨專横暴戾，許逵痛加法辦。他曾對孫燧説：“寧王敢於爲非作歹，是仗恃朝中有權有勢的大臣。權臣幫助寧王，是貪圖高額賄賂。高額賄賂因爲盜賊衆多，如今祇有剪平盜賊，行賄纔會止息，行賄止息了，其朋黨就孤立了。”孫燧認爲很對，每事都同他秘密商議。到朱宸濠捆綁孫燧的時候，許逵爲他争辯。朱宸濠一向忌恨許逵，問許副使有什麽話要説，許逵回答：“副使祇有一顆赤心罷了。”朱宸濠發怒道：“我不能殺你嗎?”許逵罵道：“你能殺我，天子能殺你。你一個反賊，待到碎尸萬段時，追悔莫及了!”朱宸濠大怒，將他一起綁了，拉出去砍頭，他屹立不動。衆賊兵推他按他下跪，他終究不屈，被殺害，時年三十六歲。

初，逵以文天祥集貽其友給事中張漢卿而無書。漢卿語人曰：“寧邸必反，汝登其爲文山乎?”逵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及副使，即爲位，易服哭。人怪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世宗即位，贈左副都御史，謚忠節，蔭一子。又録山東平賊功，復蔭一子。嘉靖元年，詔逵死事尤烈，改贈逵禮部尚書，進蔭指揮僉事。

起初，許逵把文天祥的文集送給他的朋友給事中張漢卿，而没有附信。張漢卿對人説：“寧王府必然要謀反，汝登怕要做文山吧?”許逵的父親閑居在家，聽説江西有變，殺了都御史和副使，馬上做了一個牌位，穿着喪服哭悼。旁人奇怪地問他爲什麽，許父説：“那個副使必定是我兒子。”世宗即位以後，追贈許逵爲左副都御史，謚號忠節，蔭庇一個兒子做官。又記録他在山東平定盜賊的功勞，再蔭庇一個兒子。嘉靖元年，皇帝下詔，許逵爲國捐軀表現特别壯烈，改追贈他爲禮部尚書，兒子蔭升爲指揮僉事。

長子瑒，好學有器識。既葬父，日夜號泣，六年而後就蔭。人或趣之，瑒曰：“吾父死，瑒乃因得官。”痛哭不能仰視。瑒子郊，事親孝。隆慶中舉於鄉，數試禮部不第。有試官與瑒婚姻，慕郊才，欲收羅之。郊曰：“若此，何以見先忠節地下?”許氏子孫不如孫氏貴顯，亦能傳其家。

許逵的長子許瑒，好學而有器度才識。安葬父親以後，他日夜號泣，六年之後纔受蔭庇做官。有人催他早點做官，許瑒回答：“我父親死了，我却因此得官。”痛哭得抬不起頭來。許瑒的兒子許郊，事奉父母很孝順。隆慶年間鄉試中舉，幾次到禮部去應試而未能考中。有個考試官是許瑒的親家，仰慕許郊的才華，想要録取他。許郊説：“如果這樣，我怎麽有臉到地下去見先公忠節?”許氏的子孫不如孫氏貴顯，也能把家風世代傳下去。

黄宏

黄宏，字德裕，鄞人。弘治十五年進士。知萬安縣。民好訟，訟輒禱於神，宏毁其祠曰：“令在，何禱也。”訟者至，輒片言折之。累遷江西左參議，按湖西、嶺北二道。王守仁討横水、桶岡賊，宏主餉有功。賊閔念四既降，復恃宸濠勢，剽九江上下。宏發兵捕之，走匿宸濠祖墓中，盡得其輜重以歸。宸濠逆節益露，士大夫以爲憂，宏正色曰：“國家不幸有此，我輩守土，死而已。”有持大義不從宸濠黨者，宏每陰左右之。宸濠反，宏被執，憤怒，以手梏向柱擊項，是夕卒，賊義而棺斂之。子紹文奔赴，求得其棺，以僞命治斂，非父志，亟易之，扶歸。

黄宏，字德裕，鄞人。弘治十五年進士。任萬安縣知縣。縣裏的民衆好争訟，一争訟就向神靈祈禱。黄宏搗毁了祠廟，説：“有縣令在，祈禱什麽。”争訟的人來到縣府，黄宏幾句簡短的話就能斷案。積功升任爲江西左參議，按察湖西、嶺北二道。王守仁征討横水與桶岡的賊兵，黄宏主管軍餉有功。賊人閔念四投降之後，又仗着朱宸濠的勢力，掠奪九江一帶。黄宏發兵抓捕他，閔念四逃到朱宸濠祖墓間躲起來，黄宏繳獲了他們的所有輜重運回來。朱宸濠叛逆的迹象越來越明顯，士大夫因此而憂慮，黄宏嚴肅地説：“國家不幸有這等人，我們這些臣子鎮守疆土，爲國而死罷了。”有堅持大義不屈從於朱宸濠朋黨的人，黄宏每每暗地裏幫助他。朱宸濠叛亂後，黄宏被抓，他義憤填膺，用手銬向着柱子撞擊自己的頸部，當晚就斷氣了。賊兵佩服他的道義，用棺材收殮了他。他的兒子黄紹文奔喪而

來，得到父親的棺材，認爲父親是受僞命被收殮的，這不是父親的心願，急忙换了棺材，扶靈回去。

馬思聰

時主事馬思聰亦抗節死。思聰，字懋聞，莆田人。弘治末舉進士，爲象山知縣，復二十六渠，溉田萬頃。累遷南京户部主事，督糧江西，駐安仁。值宸濠反，被執繫獄，不屈，絶食六日死。

世宗立，贈宏太常少卿，思聰光禄少卿，并配享旌忠祠。時有謂宏、思聰死節非真者。給事中毛玉勘江西逆黨，復請表章宏、思聰及承奉周儀，而宏子紹武訴於朝。巡按御史穆相列上二人死節狀甚悉，遂無異議。

當時，主事馬思聰也堅持高尚的節操而死。馬思聰，字懋聞，莆田人。弘治末年考中進士，做了象山知縣，恢復了二十六渠，灌溉萬頃農田。積功升遷爲南京户部主事，到江西督收糧食，駐扎在安仁。遇上朱宸濠反叛，被抓起來投進監獄，不屈不撓，絶食六天而死。

世宗即位後，追贈黄宏爲太常少卿，馬思聰爲光禄少卿，一并配祭於旌忠祠。當時有人説黄宏和馬思聰守節而死不是真事。給事中毛玉勘察江西叛逆朋黨，再次請求表彰黄宏、馬思聰和承奉周儀，而黄宏的兒子黄紹武向朝廷申訴實情。巡按御史穆相將二人守節而死的情況詳細叙述出來上奏，這纔没有異議了。

宋以方

宋以方，字義卿，靖州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歷户部郎中。正德十年遷瑞州知府。時華林大盜甫平，瘡痍未復，以方悉心撫字，吏民愛之。宸濠逆謀萌，而瑞故無城郭，以方築城繕守具，募兵三千，日夕訓練。宸濠深忌之，有徵索又不應，遂迫鎮守劾繫南昌獄。明日，宸濠反，出以方，脅之降，不可，械舟中。至安慶，兵敗，問地何名，舟子云黄石磯，江西人音，則"王失機"也。宸濠以爲不祥，斬以方祭江。後賊平，其子崇學求遺骸不得，斂衣冠歸葬。嘉靖六年，巡撫陳洪謨上其事，詔贈光禄卿，蔭一子，立祠瑞州。

宋以方，字義卿，靖州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歷任户部郎中。正德十年升遷爲瑞州知府。當時華林的大盗剛剛平定，民衆瘡痍未愈，宋以方悉心撫育，官吏百姓都愛戴他。朱宸濠叛逆的陰謀已經顯露出來，而瑞州原來没有城墻，宋以方築城墻，修理守備武器，募集了三千士卒，日夜訓練。朱宸濠十分忌恨他，向他勒索財物，他又不答理，於是强迫鎮守官彈劾他，將他投進南昌的監獄。第二天，朱宸濠起兵反叛，將宋以方放出來，逼迫他投降，他不服從，就把他戴刑具關押在船裏。到了安慶，叛軍敗下陣來，問船夫此地是哪裏，船夫回答是黄石磯，江西口音聽起來則是"王失機"。朱宸濠認爲此話不吉利，就殺了宋以方來祭長江。叛軍被平定以後，宋以方的兒子宋崇學找不到父親的遺骸，就找了他的衣冠回去安葬。嘉靖六年，巡撫陳洪謨上奏了他的事迹，皇帝下詔追贈他爲光禄卿，封蔭他一個兒子做官，在瑞州建立祠堂來祭祀他。

萬木　鄭山

方宸濠之謀爲變也，江西士民受害者不可勝紀。初遣閹校四出，籍民

朱宸濠陰謀叛亂的時候，害苦了無數江西官吏和百姓。起先他派宦官四出，徵收平民的田地

田廬，收縛豪强不附者。有萬木、鄭山，俱新建人，集鄉人結寨自固。賊黨謝重一馳入村，二人執之，積葦張睢陽廟前，縛人馬，生焚之，濠黨不敢犯。二人飲江上，爲盗淩十一所逼，趣見宸濠，烙而椎之，皆駡賊死。

房産，抓捕那些不趨附於他的豪强。新建人萬木和鄭山把鄉里人集結起來，修起栅欄自保。叛黨謝重一驅馬衝入村子，兩人把他抓了起來，在張睢陽廟前堆積蘆葦，將謝重一和他的馬捆起來活活燒死，朱宸濠死黨不敢來侵犯。一次萬木和鄭山在江邊喝酒，被大盗淩十一逼迫，督促去見朱宸濠，用烙鐵烙他們，用棒子打他們，二人都大駡叛賊而死。

趙楠

趙楠，南昌諸生。兄模，嘗捐粟佐振。宸濠捕模索金，楠代往，脅之，不屈，被掠死。同邑辜增見迫，抗節不從，一家百口皆死。諸生劉世倫、儒士陳經官、義士李廣源，皆被掠，不屈死。

趙楠，是南昌的生員。其兄趙模曾經捐糧幫助救災。朱宸濠捕捉趙模向他勒索金錢，趙楠代替其兄前去，他對朱宸濠的威脅拒不屈從，被拷打而死。他的同縣人辜增被朱宸濠逼迫，堅持高尚的節操不屈從，一家百口人都被害死。諸生劉世倫、儒士陳經官、義士李廣源，都遭受拷掠，不屈而死。

葉景恩 閻順(等)

葉景恩者，以俠聞，族居吴城。宸濠將作難，捕景恩，脅降之，不從，死獄中。宸濠兵過吴城，景恩弟景允以三百人邀擊賊。賊分兵焚劫景允家，其族景集、景修等四十九人皆死。

又有閻順者，爲寧府典寶副。宸濠將反，順與典膳正陳宣、内使劉良微言不可，爲典寶正涂欽所譖，三人懼誅，潛詣京師上變。群小庇宸濠，下之獄，搒掠備至。宸濠聞三人赴都，慮事泄，誣奏其罪，且嗾群小必殺之，會已遣戍孝陵，乃免。世宗立，復官。

葉景恩，因爲俠義而著名，他的家族居住在吴城。朱宸濠準備發難時，拘捕了他，威逼他投降，他不屈服，死在獄中。朱宸濠的部隊經過吴城時，葉景恩的弟弟葉景允帶了三百人攔擊賊兵。賊兵分出一部去搶劫并焚燒了葉景允的家，其親族葉景集、葉景修等四十九人都被害死。

又有閻順，是寧府的典寶副。朱宸濠打算反叛時，閻順與典膳正陳宣、内使劉良暗示説不可這樣，被典寶正涂欽讒害，三人擔心被殺，潛逃到京城上書陳述事變。衆小人都包庇朱宸濠，把他們抓進牢裏，拷打備至。朱宸濠聽説三人已經赴京，害怕陰謀泄露，因而向皇上誣告他們，并唆使衆小人非殺掉他們不可。恰逢此三人已經被遣送去戍守孝陵，纔免於一死。世宗即位後，三人官復原職。

明史卷二百九十

列傳第一百七十八

忠義(二)

王冕 龔諒　陳聞詩 董倫　王鈇 錢泮　錢錞 唐一岑　朱裒 齊恩
孫鏜　杜槐　黄釧 陳見(等)　王德 (叔)沛　汪一中 王應鵬 唐鼎
蘇夢暘 韋宗孝 龍旌　張振德 章文炳(等)　董盡倫 李忠臣 高光(等)
龔萬禄 李世勛 翟英(等)　管良相 李應期(等)
徐朝綱 楊以成 孫克恕 鄭鼎　姬文胤 孟承光　朱萬年 秦三輔(等)
張瑶 王與夔(等)　何天衢 楊于陛

王冕 龔諒

王冕，字服周，洛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除萬安知縣。宸濠反，長吏多奔竄。冕募勇壯士，得死士數千人，從王守仁攻復南昌。宸濠解安慶圍，還救，至鄱陽湖，兩軍相拒。濠盡出金帛犒士，殊死戰，官軍不利。冕密白守仁，以小艇實葦於中，擬建昌人語，就賊艦，乘風舉火。濠兵大驚，遂潰敗，焚溺死者無算。濠易舟，挾宫人遁。冕部卒棹漁舟，追執之。宸濠平，守仁封新建伯，而冕未及叙，坐他事落職。既而録前功，擢兵部主事，巡視山海關。

王冕，字服周，洛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官萬安知縣。朱宸濠起兵造反後，地方長官多數逃跑。王冕募集壯士，得到數千名敢死者，跟從王守仁克復南昌。朱宸濠解除安慶的包圍，回軍救南昌，兵到鄱陽湖，與官軍相持。朱宸濠拿出全部金銀布帛犒勞士兵，士兵拼死作戰，官軍失利。王冕秘密告訴王守仁，將蘆葦填在小艇中，模擬建昌人的口音把小艇划近叛賊的兵艦，乘着風向點火。火起，敵兵大驚失色，因而潰敗，被燒死淹死的人無法計數。朱宸濠换了船，帶着宫女逃命。王冕的部卒划着漁舟去追，抓獲了他。朱宸濠平定以後，王守仁被封爲新建伯，而王冕没有被録功晋升，因爲别的事犯罪被削職。後來叙録他先前的功績，提升爲兵部主事，巡視山海關。

嘉靖三年十二月，遼東妖賊陸雄、李真等作亂，突入關。侍吏欲扶冕趨避，冕不可，曰："吾有親在。"急趨母所，執兵以衛。賊至，母被傷，冕奮前救之，被執。脅以刃，大

嘉靖三年十二月，遼東妖賊陸雄、李真等人作亂，衝入關内。王冕的近侍小吏要扶着他逃避，王冕不答應，説："我有母親在。"他急忙跑到母親的住處，手持兵器保護母親。賊兵衝進來，打傷了他的母親，王冕奮勇向前救護，被抓

駡，遂見害。詔贈光禄少卿，有司祠祀。

住。賊兵用利刃威脅他，他大駡賊兵，於是被害。皇帝下詔追贈他爲光禄少卿，主管部門建祠廟祭祀。

世宗嗣位之歲，寧津盗起，轉掠至德平。知縣龔諒率吏民禦之，力屈，被殺。贈濟南通判，恤其家。

世宗即位那年，寧津强盗興起，輾轉擄掠到德平。知縣龔諒率領下屬和百姓抵抗賊兵，力竭而被殺害。皇帝追贈他爲濟南通判，撫恤他的家屬。

陳聞詩

陳聞詩，字廷訓，柘城人。嘉靖中舉於鄉，以親老，絶意仕進。親殁，居喪哀毁。三十二年秋，賊師尚詔陷歸德，聞聞詩名，欲劫爲帥。已，陷柘城，擁之至，誘説百端，不屈。引其家數人斬之，曰："不從，滅而族！"聞詩紿曰："必欲吾行，毋殺人，毋縱火。"賊許諾，擁以行。聞詩遂不食，至鹿邑自經死。

陳聞詩，字廷訓，柘城人。嘉靖年間鄉試中舉，因爲雙親年老，無意仕進。父母去世，他居喪非常悲哀。三十二年秋，賊寇師尚詔攻陷歸德，聽説陳聞詩的名聲，想劫持他來做首領。後來，攻陷柘城，賊兵把他簇擁到師尚詔那裏，百般引誘勸説他，他堅决不屈從。敵人於是拉來他的幾個家人斬殺掉，説："你要是不聽，就滅你全族！"陳聞詩假意説："一定要我跟你們走的話，就不要殺人，不要放火。"賊兵答應了他的條件，簇擁着他走。於是他絶食，到了鹿邑就自縊而死。

董倫

董倫，歸德檢校也。尚詔入歸德，知府及守衛官皆遁。倫率民兵巷戰，被執，垂死猶手刃數賊。妻賈及童僕皆從死。詔贈聞詩鳳陽同知，倫歸德同知，并立祠死所。

董倫，是歸德的檢校。師尚詔打進歸德，知府和守衛官全都逃跑了。董倫率領民兵巷戰，被抓捕，臨死時還殺了幾個賊兵。其妻賈氏和僮僕都跟隨他而死。皇帝下詔追贈陳聞詩爲鳳陽同知，董倫爲歸德同知，并在他們被害的地方建立祠堂祭祀。

王鈇 錢泮

王鈇，字德威，順天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常熟知縣。濱海多大猾，匿亡命作奸，鈇悉貰其罪。倭患起，鈇語諸猾曰："何以報我？"咸請效死。於是立耆長，部署子弟得數百人，合防卒訓練。縣故無城，鈇率士卒城之。倭來薄，數禦却之。已，自三丈浦分掠常熟、江陰。參政任環令鈇與指揮孔燾分統官民兵三千，破其寨，斬首百五十有奇，焚二十七艘，餘倭皆遁。復掠旁縣，將由尚湖還海。鈇憤曰："賊尚敢涉吾地邪！必

王鈇，字德威，順天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官常熟知縣。沿海多大奸巨猾，窩藏亡命之徒幹壞事，王鈇全部寬赦了他們的罪行。倭寇來犯，王鈇對那些大奸巨猾説："你們拿什麽報答我？"那些人都表示願意效死力。於是設立耆長，部署子弟得到數百人，與邊防軍聯合進行訓練。此縣本來没有城墻，王鈇率領士兵築起城墻。倭寇逼近常熟城，幾次抵禦打敗了敵人。後來，倭寇從三丈浦分兵搶掠常熟、江陰。參政任環命令王鈇和指揮孔燾分别統領由官吏和民兵組成的隊伍三千人，攻破了倭寇的營寨，斬首一百五十多個，焚燒了二十七艘戰船，剩下的倭寇全

擊殺之。”

部逃遁。他們又去搶劫鄞縣，準備從尚湖回到海上。王鈇氣憤地説：“賊兵還敢到我這裏來嗎！非殺掉他們不可。”

會邑人錢泮，字鳴聲者，以江西參政里居。忿倭爇其父柩，力從臾贊鈇。乃用小艇數十躡倭，倭夾擊之隘中，獨耆長數人從，皆力鬥死。鈇陷淖，瞋目大呼，腹中刃死。泮被數槍，殺三賊而死。時三十四年五月也。詔贈泮光禄卿，鈇太僕少卿，并廕錦衣世百户，遣官諭祭，立祠死所，歲時奉祀。

正逢一個叫錢泮的同縣人，字鳴聲，做江西參政，居住在鄉里。他因爲倭寇焚燒他父親的靈柩而憤怒，極力慫恿王鈇出戰。於是乘數十隻小艇去追踪敵軍，敵軍在山峽中夾擊他們，而他衹有幾個耆長跟從作戰，全部奮力拼殺而死。王鈇陷在泥淖裏，圓睁怒目大喊，腹部受刀傷而死。錢泮身中數槍，殺了三個賊兵纔死。當時是三十四年五月。皇帝下詔追贈錢泮爲光禄卿，王鈇爲太僕少卿，并封廕他們的後人爲錦衣百户，世代相傳。皇帝派人去祭奠，在他們死的地方建立一座祠廟，逢年過節祭享他們。

錢錞　唐一岑

錢錞，字鳴叔，鍾祥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江陰知縣。初至官，倭已熾。三十三年入犯，鄉民奔入城者萬計，兵備道王從古不納。錞曰：“民死不救，守空城奚爲！”遂開門縱之入，而身自搏戰於斜橋，三戰却之。明年六月，倭據蔡涇閘，分衆犯塘頭。錞提狼兵戰九里山，薄暮，雷雨大作，伏四起，狼兵悉奔，錞戰死。

錢錞，字鳴叔，鍾祥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官江陰知縣。剛到任時，倭寇已十分猖獗。三十三年倭寇來犯，鄉間民衆數以萬計逃往城裏，兵備道王從古閉門不接納。錢錞説：“百姓面臨死亡而不救，守座空城幹什麽！”於是打開城門放他們進來，錢錞自己則在斜橋拼殺，打了三仗把敵人打退。次年六月，倭寇盤據在蔡涇閘，分兵侵犯塘頭。錢錞帶領壯族士兵在九里山與敵人作戰，到黄昏時分，雷雨大作，伏兵四起，壯族士兵全部逃跑了，錢錞戰死。

時唐一岑知崇明縣，建新城成，議徙居，爲千户高才、翟欽所沮。倭突入，一岑戰且詈，遂爲亂軍所殺。詔贈錞、一岑光禄少卿，錞世廕錦衣百户，岑廕國子生，并建祠祀。

當時唐一岑做崇明縣知縣，將新城建好以後，商量徙居新城，被千户高才和翟欽阻止。結果倭寇衝進城來，唐一岑一邊作戰一邊痛罵，最後被亂軍殺害。皇帝下詔追贈錢錞和唐一岑爲光禄少卿，封廕錢錞爲錦衣百户，世代承襲，唐一岑封廕爲國子生，并爲二人建立祠堂祭祀。

朱裒　齊恩

朱裒，字崇晋，鄖西人。嘉靖中舉於鄉，署鞏縣教諭事。遷武功知縣，抑豪强，祛積弊，關中呼爲鐵漢。遷揚州同知，吏無敢索民一錢。三十四年，倭入犯，擊敗之沙河，殲其酋，還所掠牲畜甚衆。未幾，復大至，薄城東門。督兵奮擊，兵潰，死

朱裒，字崇晋，鄖西人。嘉靖年間鄉試中舉，代理鞏縣教諭之職。升任武功知縣，抑制豪强，祛除積弊，關中人稱他爲鐵漢。升任揚州同知，下屬官吏不敢索取老百姓一文錢。三十四年，倭寇來犯，朱裒將其擊敗在沙河，殺死倭軍的首領，追回了許多被敵人搶去的牲畜。不久，倭寇又大規模來犯，迫近城的東門。朱裒督促士

焉。贈左參政，録一子。

兵抗擊敵人，軍隊被擊潰，朱裒戰死。皇帝追贈他爲左參政，録用他的一個兒子做官。

明年，倭犯無爲州，同知齊恩率舟師敗倭於圌山北等港，斬首百餘級。子嵩，年十八，最驍勇，擊倭至安港，伏發被圍，恩家二十餘人俱力戰死，惟嵩等三人獲全。贈恩光禄丞，録一子，厚恤其家，建祠祀之。

第二年，倭寇進犯無爲州，同知齊恩率領水軍在圌山北等港口擊敗敵軍，斬首一百多人。他的兒子齊嵩，十八歲，最英勇，追擊倭寇到安港，敵人伏兵殺出包圍了他們。齊恩家二十餘人全部奮戰而死，祇有齊嵩等三人保全下來。皇帝追贈齊恩爲光禄丞，録用他的一個兒子做官，豐厚地撫恤他的家屬，建立祠堂來祭祀他。

孫鏜

孫鏜，莒州人。商販吴、越。倭擾松江，謁郡守自請輸貲佐軍。守薦之參政翁大立，試以雙刀，若飛，録爲土兵。擊走倭，出參政任環圍中。遣人還莒，括家貲，悉召里兒爲爪牙，吴中倚鏜若長城。倭舟渡泖澥，鏜突出，酣戰竟日。援兵不至，還至石湖橋，半渡，伏大起，鏜墮水，中刃死。贈光禄丞，録一子，亦建祠祀。

孫鏜，莒州人。在吴、越一帶經商。倭寇騷擾松江，他拜見郡守主動提出運他的貨物去支援部隊。郡守向參政翁大立推薦他，翁大立用雙刀測試他的武藝，他舞刀如飛，於是將他收録爲土兵。他擊退倭寇，把參政任環從包圍中解救出來。他又派人回到莒州，拿出他的全部家資，把同鄉的青年人全部召來做戰士，吴中人就像依賴長城一樣依賴孫鏜。倭寇乘船渡過泖澥，孫鏜的軍隊突然衝出來，與敵人酣戰整整一天。援兵不來，他們撤到石湖橋，士兵渡過一半時，倭寇伏兵大量殺出，孫鏜掉到水中，被賊砍死。皇帝追贈他爲光禄丞，録用他的一個兒子做官，也修建祠廟祭祀他。

杜槐

杜槐，字茂卿，慈谿人。倜儻任俠。倭寇至，縣僉其父文明爲部長，令團結鄉勇。槐傷父老，以身任之，數敗倭。副使劉起安委槐守餘姚、慈谿、定海。遇倭定海之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斬三十餘人，馘一酋，身被數槍，墮馬死。

杜槐，字茂卿，慈谿人。爲人倜儻豪俠。倭寇來犯時，縣裏指派他的父親杜文明作部長，叫他去集結鄉勇。杜槐憂慮父親年老，自己承擔了這個職責，屢屢帶鄉勇打敗敵軍。副使劉起安委任杜槐鎮守餘姚、慈谿和定海。在定海的白沙遭遇倭寇，一天打了十三仗，斬殺了三十多個敵人，割取了一個倭將的左耳，杜槐身中數槍，墮馬而死。

文明擊倭鳴鶴場，斬酋一人，倭驚遁，稱爲杜將軍。無何，追至奉化楓樹嶺，戰殁。文明贈府經歷，槐贈光禄丞，建祠并祀，蔭槐子國子生。

其父杜文明在鳴鶴場打擊倭寇，斬殺一名倭將，倭兵大驚奔逃，稱杜文明爲杜將軍。不久，杜文明追擊敵人到達奉化的楓樹嶺，陣亡。杜文明被追贈爲府經歷，杜槐被追贈爲光禄丞，建立祠廟，將二人共同祭祀，封蔭杜槐的兒子爲國子生。

黄釧

黄釧，字珍夫，安溪人。由舉人歷官温州同知。嘉靖三十四年，倭入犯，釧擊走之。知倭必復來，日夜爲備。又三年，倭果大至。釧出城逆擊，分軍爲三，釧將中軍，其二軍帥皆紈袴子，約左右應援。及與倭遇，倭遣衆分掩二軍，而以鋭卒當中軍。釧發勁弩巨炮，戰良久，倭方不支，二軍帥望敵而潰。倭合兵擊釧，釧腹背受敵，遂被執。脅之降，不屈，責以金贖，釧笑且駡曰："爾不知黄大夫不愛錢邪?"倭怒，裸而寸斬之。子購尸不獲，具衣冠葬。事聞，贈浙江參議，官一子，有司建祠。

黄釧，字珍夫，安溪人。由舉人歷官爲温州同知。嘉靖三十四年，倭寇來犯，黄釧打退了他們。他知道倭寇肯定會回來，日夜備戰。三年以後，倭寇果然又大規模來犯。黄釧出城迎擊敵兵，兵分三路，他自己帶中軍，而另外兩軍的統領都是紈絝子弟，他們約定從左右隨時救援黄釧。與倭軍相遇後，倭寇也兵分三路，分兩路去襲擊那兩軍，用精鋭部隊迎戰中軍。黄釧張勁弩，發巨炮，與敵人打了很長時間，倭寇力量漸漸不能支持，可是左、右軍望見敵人就潰敗了。倭寇合兵打擊黄釧，黄釧腹背受敵，於是被俘。倭寇威逼他投降，他堅强不屈，倭寇又要求他拿出金銀來贖身，黄釧笑着駡道："你們不知道黄大夫不愛錢嗎?"倭寇生氣了，扒光了他的衣服，把他砍成一寸寸的碎片。黄釧的兒子出錢購尸未成，將父親的衣冠收集起來埋葬。黄釧的事迹報上去以後，皇帝追贈他爲浙江參議，安排他一個兒子做官，主管官吏建了一座祠廟來祭祀他。

陳見　林咸　奚世亮　武暐

是年，倭陷福清，舉人陳見率衆禦之，與訓導鄔中涵被執，大駡而死。

這一年，倭寇攻陷福清，舉人陳見率領徒衆抗擊敵人，與訓導鄔中涵一起被俘獲，大駡敵人而死。

倭乘勝犯惠安，知縣番禺林咸拒守五晝夜，倭引去。已，復至，咸擊之鴨山，窮追逐北，陷伏死。贈泉州同知，賜祠，任一子。

倭寇乘勝進犯惠安，知縣番禺林咸拒敵守城五晝夜，倭寇退去。不久又來犯，林咸在鴨山與之作戰，窮追敗兵，陷入埋伏而死。皇帝追贈他爲泉州同知，派人立祠堂祭祀，任命他的一個兒子做官。

其陷興化，延平同知奚世亮署府事，守逾月，城陷，力戰死。贈右參議，蔭子，賜葬。世亮，字明仲，黄岡人。

倭寇攻占興化時，延平同知奚世亮代理府裏事務，他堅守了一個多月，城被攻陷，他奮力拼殺而死。被追贈爲右參議，蔭庇一個兒子做官，皇帝賜予安葬。奚世亮字明仲，黄岡人。

先是，三十一年，台州知事溧水武暐追倭釣魚嶺，力戰死，上官不以聞。其子尚賓訴於朝，乃贈太僕丞，而蔭尚賓爲國子生。

在此之前，三十一年的時候，台州知事溧水人武暐追擊倭寇到釣魚嶺，拼死作戰而捐軀，上級官員没有把他的事迹報上去。他的兒子武尚賓向朝廷申訴，皇上纔追贈他爲太僕丞，而讓武尚賓受蔭庇爲國子生。

王德　王沛

王德，字汝修，永嘉人。嘉靖十

王德，字汝修，永嘉人。嘉靖十七年進士。

七年進士。歷户科給事中。定國公徐延德丐無極諸縣閒田爲業，且言私置莊田，不宜以災傷免賦。德抗疏劾之。俺答圍都城，屢陳軍國便宜，悉報可。時城門盡閉，避難者不得入，號呼徹西内。德以爲言，民始獲入。寇退，命募兵山東，所得悉驍勇，爲諸道最。還朝，會李默長吏部，怒德投刺倨，出爲嶺南兵備僉事。與巡撫爭事，投劾徑歸。默復起吏部，用前憾，落職閒住。德鄉居，以倭亂，奉母居城中，傾貲募健兒爲保障計。

歷官户科給事中。定國公徐延德要求用無極等縣的閑田作爲自己的産業，而且説，私人置辦的莊田，不宜因爲災害而免收租税。王德直接上奏疏檢舉他。俺答包圍都城，王德屢次向皇帝陳説軍事國政應采取的措施，皇帝全都應允。當時京城城門全部關閉了，避難的人不能進去，號呼之聲響徹西宫。王德以此進言，民衆纔得以進城。敵寇撤退以後，皇帝命令他到山東招募兵員，他招的兵員全都矯健勇猛，是各道中最能戰鬥的一支隊伍。他回朝時，正遇李默掌管吏部，怨怒他投遞名帖時態度倨傲，貶他出京城，任嶺南兵備僉事。他在嶺南與巡撫爲某事而争執，投遞檢舉書給朝廷，徑直返回京城。而李默又在吏部被重新起用，因爲與王德有前嫌，剥奪了王德的職務讓他閑居。王德居住在鄉下，因爲倭寇作亂，他侍奉母親搬到城裏居住，把自己的家資都拿出來招募健兒以保城池。

三十七年夏，倭自梅頭至，大掠。德偕族父沛督義兵擊之，宵遁。俄一舟突來犯，沛及族弟崇堯、崇修殲焉。亡何，倭復至，大掠。德憤怒，勒所部追襲至龍灣，軍敗，手射殺數人，駡賊死。然倭自是不敢越德鄉侵郡城矣。事聞，贈太僕少卿，世蔭錦衣百户，立祠曰愍忠。沛贈太僕丞，立祠，予蔭。

三十七年夏天，倭寇從梅頭來犯，大肆搶掠。王德與本族父輩王沛指揮義兵抵抗敵人，敵人夜裏逃跑。不久忽有一敵船來犯，王沛和族弟王崇堯、王崇修殲滅了他們。不久，倭寇又來，大肆搶掠。王德憤怒，率領自己的部下追襲敵人直到龍灣，軍隊被擊敗，王德親手射死了幾個倭兵，大駡敵人而死。但自此以後，倭寇不敢越過王德的鄉邑去侵犯郡城了。他的事迹上報皇帝後，被追贈爲太僕少卿，世襲錦衣百户。爲他建立了一座祠廟，題名愍忠。王沛被追贈爲太僕丞，也爲他立祠廟祭祀，予其兒子以蔭庇待遇。

汪一中 王應鵬 唐鼎

汪一中，字正叔，歙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由開封推官歷江西副使。四十年，鄰境賊入寇，薄泰和。一中方宴，投箸起曰："賊鼓行而西，掩我不備，不早計，且無噍類，豈飲酒時乎！"當路遂以討賊屬之。先是，泰和巡檢劉芳力戰死，賊怒磔其尸。一中至，率諸將吏祭曰："爾職抱關，猶死疆事。吾待罪方面，不滅賊，何以生爲！"遂誓師，列陣鼓之，俘五

汪一中，字正叔，歙縣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由開封推官歷任江西副使。四十年，鄰近地區的賊兵來犯，兵臨泰和。汪一中正在宴會上，得此消息後扔下筷子站起來説："賊兵擊鼓向西而行，要乘我們不備攻取我們。若不早作打算，没人能活命了，還談什麽喝酒！"掌權者於是把討伐賊兵的事交托給他。在此之前，泰和檢校劉芳奮力作戰而死，賊兵惱怒地分解了他的尸體。汪一中到了那裏，帶領諸將領和官吏祭奠道："你的職責是守邊關，尚且爲了邊事而死。我的

人，斬首以徇。

職責是掌管一方，要是不消滅賊兵，活着幹什麽!”於是激勵動員官兵，列陣擊鼓進攻。生俘了五個敵兵，把他們全部斬首示衆。

旦日，陣如前，會賊至，左右軍皆潰，賊悉赴中軍，中軍亦潰。一中躍馬當賊鋒，射殺二人，手刃一人，而左脅中槍二，臂中刃三，與指揮王應鵬、千户唐鼎皆死。妻程投於井，家人出之，喪至，不食五日死。一中贈光禄卿，給祭葬，謚忠愍，妻程并贈恤如制。

第二天早晨，仍然列好前一天的陣勢，遇到賊兵來攻，左右軍都潰敗了，敵人全部衝向中軍，中軍也被擊潰。汪一中躍馬直撲敵人的前鋒，射死二人，砍死一人，而左脅中了兩槍，手臂中了三刀，與指揮王應鵬、千户唐鼎一起捐軀。其妻程氏投井自殺，家人將她救出，汪一中的靈柩到了以後，她五天不吃飯而死去。皇帝追贈汪一中爲光禄卿，賜給祭奠并安葬，謚號爲忠愍，對他的妻子程氏也按規定給予追贈，并撫恤他們的家屬。

蘇夢暘　韋宗孝　龍旌

蘇夢暘，萬曆間，爲雲南禄豐知縣。三十五年十二月，武定賊鳳騰霄反，圍雲南府城，轉寇禄豐。夢暘率民兵出城力戰，賊退去。明年元旦，方朝服祝釐，賊出不意襲陷其城，執之去，不屈死。贈光禄少卿，有司建祠，録一子。

蘇夢暘，萬曆年間，任雲南禄豐知縣。三十五年十二月，武定賊寇鳳騰霄造反，包圍了雲南府府治，又轉過來進犯禄豐。蘇夢暘率領民兵出城英勇作戰，擊退了敵人。次年元旦，蘇夢暘正穿着朝服祝禱，賊兵出奇不意襲擊并攻陷了該城，把他抓去，他不屈而被殺害。皇帝追贈他爲光禄少卿，命令主管官員建立祠廟祭祀他，録用他一個兒子做官。

當禄豐之未陷也，賊先犯嵩明州，吏目韋宗孝出禦而敗，合門死之。贈本州同知，蔭子入國學。

在禄豐未被攻陷的時候，賊兵先侵犯嵩明州，吏目韋宗孝出城抵禦而失敗，全家殉國。被追贈爲本州同知，蔭庇一個兒子入國學。

有龍旌者，趙州人，由歲貢生爲嵩明州學正。賊薄城，被執，駡賊死。贈國子博士。

有個叫龍旌的趙州人，由歲貢生被任命爲嵩明州學正。賊兵攻打州城，被拘執，他駡賊而死。被追贈爲國子博士。

張振德

張振德，字季修，崑山人。祖情，從祖意，皆進士。情福建副使，意山東副使。振德由選貢生授四川興文知縣。縣故九絲蠻地，萬曆初，始建土墻數尺，户不滿千。永寧宣撫奢崇明有異志，潛結奸人，掠賣子女。振德捕奸人，論配之，招還被掠者三百餘人。崇明賄以二千金，振德怒却之，裂其牘。

張振德，字季修，崑山人。祖父張情，叔祖父張意，都是進士。張情做福建副使，張意做山東副使。張振德由選貢生授官四川興文知縣。此縣過去是九絲蠻的地界，萬曆初年纔建起幾尺高的土城墻，居民不到千户。永寧宣撫奢崇明有反叛圖謀，暗中勾結奸人，搶掠别人子女去販賣。張振德逮捕了奸人，判處他們充軍，招還三百多個被擄掠的人。奢崇明拿出兩千兩銀子賄賂張振德，張振德憤怒地拒絶了并撕碎了他的文書。

天啓元年，方赴成都與鄉闈事，

天啓元年，張振德正趕赴成都參加鄉試，奢

而崇明部將樊龍殺巡撫徐可求，副使駱日升、李繼周等。重慶知府章文炳、巴縣知縣段高選皆抗節死，賊遂據重慶。時振德兼署長寧，去賊稍遠，從者欲走長寧。振德曰："守興文，正也。"疾趨入城。長寧主簿徐大禮與振德善，以騎來迎，振德却之。督鄉兵與戰，不敵，退集居民城守。會大風雨，賊毁土城入。振德命妻錢及二女持一劍坐後堂，曰："若輩死此，吾死前堂。"乃取二印繫肘後，北向拜曰："臣奉職無狀，不能殺賊，惟一死明志。"妻女先伏劍死。乃命家人舉火，火熾自剄。一門死者十二人。賊至火所，見振德面如生，左手繫印，右手握刀，忿怒如赴敵狀，皆駭愕，羅拜而去。事聞，賜祭葬，贈光禄卿，謚烈愍。敕有司建祠，世蔭錦衣千户。

崇明的部將樊龍却殺了巡撫徐可求，副使駱日升、李繼周等人。重慶知府章文炳、巴縣知縣段高選都堅持節操而死，賊兵於是占領了重慶。當時張振德兼管長寧，離賊兵遠一點，他的隨從打算逃到長寧去。張振德説："堅守興文，是正事。"急忙跑進城裏。長寧主簿徐大禮與張振德要好，派騎兵來迎接他，他推辭了。他指揮鄉兵與敵人作戰，抵擋不住敵兵，退入城中集合居民堅守。恰遇大風暴雨，賊兵搗毁土城墻而攻入城裏。張振德命令妻子錢氏和兩個女兒手持一劍坐在後堂，説："你們就死在這裏，我死在前堂。"他取出兩個印繫在肘後，向着北方拜道："臣奉職無功，不能殺敵，惟有一死表明心迹。"他的妻子和女兒舉劍自殺。於是他命令家人點火，火盛後舉劍自剄。一門有十二個人共同赴死。賊兵來到火前，見張振德面色如生前，左手上繫着大印，右手握刀，神情憤怒如赴敵之狀，都驚愕失色，環圍而拜然後離去。皇帝知道了這件事，賜予祭奠并安葬他，追贈他爲光禄卿，謚號烈愍。敕令主管部門爲他建立祠廟祭祀，讓他家世代蔭庇作錦衣千户。

劉希文 徐大禮

振德既死，興文教諭劉希文代署縣事。甫半載，賊復薄城，誓死不去。妻白亦慷慨願同死。城破，夫婦駡賊，并死。

大禮守長寧，城亦陷。大禮曰："吾不可負張公。"一家四人仰藥死。贈重慶同知，世蔭百户。

張振德死後，興文知縣教諭劉希文代理縣裏事務。剛半年，賊兵又來攻城，他誓死不離開。其妻白氏亦慷慨表示願意同死。城被攻破後，夫婦倆駡賊，共同赴死。

徐大禮鎮守長寧，城也被攻陷。徐大禮説："我不可有負張公。"一家四口服毒自殺。被追贈爲重慶同知，世代受蔭庇做百户。

章文炳

文炳，長泰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歷户部郎中，遷知府，治行廉潔，吏民愛之。賊既殺巡撫可求等，文炳駡賊亦被殺。後知其賢，爲覓尸殯而歸之，喪出江上，夾岸皆大哭。贈太僕少卿，再贈太常卿，世蔭外衛副千户。

章文炳，長泰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歷任户部郎中、升任知府，他行政廉潔，下官百姓都愛戴他。賊兵殺了巡撫徐可求等，章文炳痛駡敵人，也被殺害。後來敵人得知他賢能，找到他的尸體入殮後歸還。靈柩出現在江邊時，夾岸的人群都大哭。他被追贈爲太僕少卿，又追贈太常卿，世代受蔭庇任外衛副千户。

段高選

高選，雲南劍川縣人。萬曆四十

段高選，雲南劍川縣人。萬曆四十七年進

七年進士。適在演武場，聞變，立遣吏歸印於署，厲聲叱賊。賊魁戒其下勿殺，而高選駡不絶聲，遂遇害。父汝元，母劉，側室徐及一子一女，聞變，皆自盡。僕冒死覓主尸，亦被害。初贈尚寶卿，世蔭百户。崇禎元年，子暄援振德例，叩閽請優恤，贈光禄卿，世蔭錦衣千户，建祠奉祀。汝元等亦獲旌。十五年，復以謚請，賜謚恭節。

士。他聽説事變時，止在演武場，立即派人把縣裏的大印送還官署，厲聲喝斥賊兵。賊寇首領告誡部下不要殺他，而段高選罵不絶口，於是被害。他的父親段汝元，母親劉氏，妾徐氏和一子一女聽到事變後，都自殺。他的僕人冒死尋覓主人的尸體，也被殺害。起初皇帝追贈他爲尚寶卿，世代受蔭庇做百户。崇禎元年，他的兒子段暄援引張振德的例子，向皇帝請求從優撫恤，又贈段高選爲光禄卿，世代受蔭庇做錦衣千户，并建立一個祠堂供奉祭祀。段汝元等也獲得表彰。十五年，又請求給予謚號，皇帝賜段高選謚號恭節。

左重(等)

時先後殉難者，灌縣知縣左重，率壯士追賊成都，力戰馬蹶，駡賊死。南溪知縣王碩輔，城陷自盡，賊支解之。桐梓知縣洪維翰，城陷，奪印，不屈死。典史黄啓鳴亦死。郫縣訓導趙愷，率衆擊賊，被刺死。遵義推官馮鳳雛，挺身禦賊，被創死。遵義司獄蘇樸、威遠經歷袁一修，義不汚賊，墜城死。大足主簿張志譽、典史宋應皋，集兵奮戰，力屈死。所司上其狀，贈重、碩輔、維翰尚寶卿，世蔭千户。啓鳴重慶通判，愷重慶同知，俱世蔭試百户。崇禎十二年，重子廷皋援高選例乞恩，命如其請。

當時先後殉難的官員還有灌縣知縣左重，率領壯士們追趕敵人到成都，奮力作戰，馬倒下後，他痛駡賊兵而死。南溪知縣王碩輔，在城邑淪陷後自殺，賊兵支解了他的身體。桐梓知縣洪維翰，城陷以後被敵人奪印，他堅貞不屈，被害死。典史黄啓鳴也被害死。郫縣訓導趙愷，率領衆人抗擊敵人，被刺殺身死。遵義推官馮鳳雛，挺身而出抵禦敵人，受重傷而死。遵義司獄蘇樸、威遠經歷袁一修，堅持道義不受賊人污辱，從城樓上跳下去身死。大足主簿張志譽、典史宋應皋聚集軍隊奮力作戰，力量竭盡而死。有關官員將他們的事迹報上朝廷，皇帝追贈左重、王碩輔和洪維翰爲尚寶卿，後人世代受蔭庇爲千户。追贈黄啓鳴爲重慶通判，趙愷爲重慶同知，都蔭庇子孫世代試百户之職。崇禎十二年，左重的兒子左廷皋援引段高選的事例，請求皇帝恩典，皇帝下令滿足他的要求。

崇明父子據永寧，貴陽同知嘉興王昌胤分理永寧衛事，死難。贈僉事，賜祭。崇禎初，其子監生世駿言：“賊踞永寧，臣父刺血草三揭，繳印上官，以次年五月再拜自縊。賊恨之，焚其尸。二孫、一孫女及僕婢十三人，同日被害。乞如張振德例，優加恤典。”報可。

奢崇明父子盤踞永寧，貴陽同知嘉興人王昌胤分管永寧衛事務，死於國難。他被追贈爲僉事，賜予祭奠。崇禎初年，他的兒子監生王世駿上奏皇帝：“賊兵盤踞永寧的時候，臣的父親自刺出血，親手寫揭帖三份，將大印繳給上級官員，在第二年五月對陛下拜了兩拜，自縊而死。賊兵仇恨他，焚燒了他的遺體。他的兩個孫子、一個孫女以及僕人奴婢共十三人，都在同一天被殺害。請求按張振德的前例，給予優厚的撫恤和恩典。”皇帝回覆允許。

董盡倫

董盡倫，字明吾，合州人。萬曆中舉於鄉，除清水知縣，調安定，咸有惠政。秩滿，安定人詣闕奏留，詔加鞏昌同知，仍視縣事。久之，以同知理甘州軍餉，解職歸。

董盡倫，字明吾，合州人。萬曆年間鄉試中舉，做了清水縣知縣，調任安定，都有仁惠政績。他任期滿，安定人到皇宮上奏，希望能留任，皇帝下詔加鞏昌同知，仍舊處理安定縣的事務。後來，他以同知之職治辦甘州軍餉，解除職務回家。

天啓初，奢崇明反，率衆薄城。盡倫偕知州翁登彦固守。賊遣使説降，盡倫大怒，手刃賊使，抉其睛啖之，屢挫賊鋒，城獲全。復率衆援銅梁有功。尋被檄搗重慶，孤軍深入，伏四起，遂戰死。贈光禄少卿，世蔭百户，建祠奉祀，尋改蔭指揮僉事。崇禎初，論全城功，改蔭錦衣千户。

天啓初年，奢崇明造反，率領徒衆來攻合州城。董盡倫偕同知州翁登彦堅守城池。賊兵派遣使節來游説他們投降，董盡倫大怒，親手殺了賊兵使節，挖出他的眼睛吃了。屢屢挫敗敵人的攻勢，城池得以保全。又率領部隊去支援銅梁有功。不久接受檄文直搗重慶，孤軍深入，敵人伏兵四起，因而戰死。追贈爲光禄少卿，後人世代蔭庇百户，爲他修建祠廟供奉祭祀。不久又改爲蔭庇後人做指揮僉事。崇禎初年，論保全合州城的功勞行賞，又蔭庇其後人做錦衣千户。

李忠臣 高光(等)

其時里居士大夫死節者，有李忠臣，永寧人，官松潘參政。家居，陷賊。募死士，密約總兵官楊愈懋，令以大兵薄城，己爲内應。事泄，合門遇害。高光，瀘州人，嘗爲應天通判。城陷，剃髮爲僧，與子在崑募壯士，殺賊百餘。賊怒，追至大葉壩，光罵賊不屈，與家衆十二人同死。胡縝，永寧舉人。預策崇明必反，上書當事，不納。賊起，被執，嚴刑錮獄中。弟緯傾家救免。乃糾義徒，潛結賊將張令等，執其僞相。部勒行陣，自當一面，數斬馘，賊甚畏之。既而爲火藥焚死。聶繩昌，富順舉人。毁家募義勇禦賊，戰死。吴長齡，瀘州監生。率衆恢復瀘州，尋中伏，父子俱戰死。胡一夔，興文人。任龍陽縣丞，被執，不屈死。皆未予恤。

當時居住在鄉里的士大夫，守節而死的人，有李忠臣，永寧人，官任松潘參政。他當時居住在家，城被敵人攻陷。他招募敢死之士，秘密與總兵官楊愈懋約定，叫他帶大部隊來攻城，自己作内應。不料事情泄露，李忠臣全家被殺害。高光，瀘州人，曾經任應天府通判。城被攻陷後，他剃髮爲僧，與兒子高在崑招募壯士，殺了一百多個賊兵。賊寇大怒，追到大葉壩，高光痛駡賊兵，不屈服，和他的親屬家丁十二人一同赴死。胡縝，永寧舉人。他預測到奢崇明肯定要謀反，上書主管官吏，不被采納。賊寇興兵，抓住了他，對他進行嚴刑拷打，禁錮在監獄中。他的弟弟胡緯拿出全部家資救他，纔得以出獄。於是他招集義士，暗地裏結交賊兵將領張令等，活捉了賊寇的僞相。他整治部隊，自當一面，多次斬殺賊兵，賊兵十分畏懼他。後來被火藥燒死。聶繩昌，富順的舉人。他毁掉居室，用全部家財招募義勇抵抗敵人，戰死疆場。吴長齡，瀘州的監生。他率領徒衆收復了瀘州，不久中了埋伏，父子倆一起戰死。胡一夔，興文人。任龍陽縣縣丞，被俘，不屈而死。這些人的家屬都没有給予

撫恤。

龔萬禄 李世勛 翟英(等)

龔萬禄，貴州人。目不知書，有膽志，膂力過人。從劉綎征楊應龍，先登海龍囤，署守備，戍建武所。

龔萬禄，貴州人。不識字，而膽壯志高，膂力過人。他跟着劉綎去征討楊應龍，最先登上海龍囤，被提拔爲代理守備，戍守建武所。

奢崇明反，衆推萬禄游擊將軍，主兵事。指揮李世勛，名位先萬禄，亦受節制，戮力固守。崇明謀犯成都，憚萬禄牽其後，遣部將張令説降。令與萬禄結，紿崇明以降。崇明果遣他將來戍，萬禄脅降之，誘殺無算。復微服走敘州，説副使徐如珂曰："賊精騎萃成都，留故巢者悉老弱。誠假萬禄萬人搗其巢，彼必還救，成都圍立解矣。"如珂奇其計，而不能用。

奢崇明造反，衆人推舉龔萬禄爲游擊將軍，主管軍事。指揮李世勛的資歷高於龔萬禄，也受龔萬禄的節制，與他合力堅守。奢崇明打算進犯成都，害怕龔萬禄牽制他的後面，派遣其部將張令來勸降。張令與龔萬禄結交，哄騙奢崇明説龔萬禄願意投降。奢崇明果然派另一個將領來守城，龔萬禄脅迫他投降，誘殺了難以計數的敵兵。他又换上平民服裝到敘州，游説副使徐如珂："賊兵的精鋭騎兵都會集在成都，留在老巢的祇有老兵弱兵。如果你能借給我一萬人，去搗他的老巢，他肯定會回頭來救，這樣，成都的包圍立即就可以解除了。"徐如珂認爲這是一條妙計，但是未能采用。

未幾，賊悉衆攻建武，萬禄邀擊十里外，兵少敗還，城遂陷。世勛具衣冠再拜，率家屬自焚死。萬禄手刃兩妾、兩孫，自刎不殊，乃握矟馳出，大呼："我龔萬禄也，孰能追我者！"賊相視不敢逼。走至敘州，乞師巡撫朱燮元，遂以兵復建武。會官軍敗於江門，賊四面來攻，萬禄力戰三日，手刃數十人，與子崇學并死。詔贈都督僉事，立祠賜祭，世蔭百户。

不久，賊兵調動全部人馬攻建武，龔萬禄在十里之外攔截，但寡不敵衆，失敗而還，城因此被攻陷。李世勛整理好自己的衣冠，朝京城方向拜了兩拜，率領家屬自焚而死。龔萬禄親手殺了兩個妾和兩個孫子，自刎而没有死，於是握着長矛驅馬而出，大喊："我是龔萬禄，誰能來追我！"賊兵面面相覷，不敢近逼。他跑到敘州，向巡撫朱燮元求救兵，於是率兵回建武。恰逢官軍在江門被打敗，賊兵四面進攻，龔萬禄力戰了三天，親手殺死數十人，與他的兒子龔崇學一塊兒戰死。皇帝下詔追贈他爲都督僉事，建祠廟來祭祀他，賜予祭奠，讓他的子孫世代受蔭庇爲百户。

時成都衛指揮翟英扼賊龍泉驛，成都後衛指揮韓應泰赴援成都，遇賊草堂寺，小河所鎮撫郁聯若鏖賊城西，茂州百户張羽救援郫縣，皆力戰死。

當時成都衛指揮翟英把賊兵扼制在龍泉驛，成都後衛指揮韓應泰到成都救援，在草堂寺與敵人遭遇，小河所鎮撫郁聯若與賊兵在城西鏖戰，茂州百户張羽帶兵救援郫縣，都奮力作戰而死。

管良相 李應期(等)

管良相者，烏撒衛指揮也，爲人慷慨負奇節。天啓初，樊龍等反於四

管良相，是烏撒衛指揮，爲人慷慨，有非凡氣節。天啓初年，樊龍等在四川造反，巡撫李檈

川，巡撫李橒召至麾下，與籌軍事。良相策安邦彦必反，佐橒爲固守計。尋以祖母疾，乞假歸，泣語橒曰："烏撒孤城，密邇水西，且與安效良相仇。水西有變，禍必首及，良相無子，願以死報國。乞建長策，保此一方。"逾月，邦彦果反，圍其城，良相固守不下。久之，外援不至，城陷，自縊死。

將他召到自己帳下，同他籌劃軍事。管良相預測安邦彦必然要反叛，輔助李橒作好固守的準備。不久因爲他的祖母生病，請假回家，流着淚對李橒説："烏撒是一座孤城，緊靠水西，并且同安效良有仇。水西一旦發生事變，災禍必然首先延及此城，我没有兒子，願以死報國。請你一定作好長遠打算，保住這一方。"一個多月後，安邦彦果然反叛，包圍了烏撒城，管良相固守城池，敵人攻不進去。相持了很長時間，外面没有援軍，城終於被攻陷，管良相上吊自殺。

同官李應期、朱運泰、蔣邦俊亦遇害。時普定衛王明重、威清衛丘述堯、平壩衛金紹勛、壩陽把總簡登、龍里故守備劉臯、臯子景并死難。而訓導劉三畏，賊至不避，兀坐齋中，見殺，人稱"龍里三劉"。

他的同僚李應期、朱運泰和蔣邦俊亦被殺害。當時普定衛的王明重、威清衛的丘述堯、平壩衛的金紹勛、壩陽把總簡登、龍里前守備劉臯和他的兒子劉景都爲國捐軀。而訓導劉三畏在賊兵到來的時候并不逃避，端坐在房中，被殺害，人們將他同劉臯父子并稱爲"龍里三劉"。

徐朝綱

徐朝綱，雲南晋寧人。萬曆二十八年舉於鄉。天啓元年，授安順推官，至即署府事。明年，安邦彦反，來攻城，朝綱督兵民共守。土官温如璋等開門迎賊，朝綱奮怒督戰，賊執之，逼降，不屈。索其印，駡曰："死賊奴，吾頭可斷，印不可得！"賊怒，刀斧交下而死。其妻聞之，登樓自縊。長子婦急舉火焚舍，挈十歲女躍烈焰中死。孫應魁，年十六，持矛潰圍出城覓其祖，遇賊被殺。婢僕從死者十一人。

徐朝綱，雲南晋寧人。萬曆二十八年鄉試中舉。天啓元年，被任命爲安順推官，到任就代理府裏的事務。第二年，安邦彦造反，來攻城，徐朝綱指揮軍民共同守城。土官温如璋等開城門迎賊，徐朝綱怒火中燒，奮力督戰，被賊兵俘虜，賊兵威逼他投降，他不屈服。又索要他的大印，他駡道："死賊奴，我頭可斷，印不可給！"賊兵大怒，刀斧交下殺害了他。他的妻子聽到消息，跑到樓上自縊而死。他的大兒媳婦急忙舉火點燃自家的房屋，拉着十歲的女兒跳到烈焰中自焚。他的孫子徐應魁，十六歲，手持長矛衝出包圍到城外去尋找祖父的遺體，遇到賊兵，被殺死。他的婢女奴僕跟着死的有十一人。

五年正月，恤殉難諸臣，贈朝綱光禄少卿，廕子入國學。子天鳳甫第進士，即奔喪歸，服闋，授户部主事。疏言："臣家一門，臣死忠，妻死節，婦死姑，孫死祖，婢僕死主。此從來未有之節烈，乞如張振德例，再加優恤。臣母、臣嫂，一體旌表。"帝深嘉之，再贈光禄卿，改廕錦衣世千户，賜祭葬，立祠建坊，諸從死者

五年正月，撫恤殉難的諸臣，皇帝追贈徐朝綱爲光禄少卿，廕庇兒子入國學。兒子徐天鳳剛剛考中進士，就奔喪回家，守喪期滿除服之後，授官户部主事。上奏疏説："臣的一家，臣爲忠心而死，妻爲守節而死，媳婦爲婆婆而死，孫子爲祖父而死，婢女奴僕爲主子而死。這是從來没有過的節烈，請求按張振德的例子，給予優厚撫恤。對臣的母親和嫂嫂一起表彰。"皇帝深深地嘉許他們的節烈，又追贈徐朝綱爲光禄卿，改廕

皆附祀。

庇錦衣世襲千户，賜給祭奠并安葬，立祠廟，建牌坊，將所有跟隨而死的人都祔祭在内。

同時殉難者：

同時殉難的有：

楊以成

楊以成，雲南路南人。萬曆中，由貢生授貴陽通判，理畢節衛事。秩滿，進同知，仍治畢節。邦彦圍貴陽，以成具蠟書乞援於雲南巡撫沈儆炌。書發而賊已至，戰却之。賊來益衆，以成遣吏懷印間道趨省，身督吏民拒守。會援兵至，賊方夜逃，而衛吏阮世爵爲内應，城遂陷。以成倉皇投繯，賊縶之去。乃爲書述賊中情形，置竹筒中，遣弟以恭赴雲南告變。至散納溪，賊搜得其書，并以成殺之，家屬死者十三人。贈按察僉事，賜葬。

楊以成，雲南路南人。萬曆年間，由貢生任命爲貴陽通判，管理畢節衛的事務。任職期滿，提升爲同知，仍舊治理畢節。安邦彦包圍貴陽，楊以成寫了一封信用蠟丸包好，向雲南巡撫沈儆炌求援。信剛發出去而賊兵已到，出戰擊退敵人。賊兵來得更多，楊以成派遣使節懷揣大印抄小路送到省城，自己則督促下屬和百姓堅守城池。恰逢援兵到來，賊兵正要藉夜色逃走，而衛吏阮世爵作内應，城因此被攻陷。楊以成急迫之間懸梁自盡，却被賊兵抓住。於是他寫了一封信叙述賊兵的内部情況，他把信裝在竹筒中，叫弟弟楊以恭赴雲南報告事變消息。楊以恭走到散納溪，被賊兵搜出此信，賊兵將其弟弟和他一起殺害，死難的家屬一共有十三人。皇帝追贈他爲按察僉事，賜予祭葬。

鄭鼎

鄭鼎，字爾調，龍溪人。由鄉舉爲廣順知州。策安邦彦必反，上書當事言狀。州故無城，督民樹栅實以土。無何，邦彦果反，來攻城，鼎誓死固守。或言賊勢盛，宜走定番。鼎曰："吾守土吏也，義當與城存亡。"及賊入，與土官金燦端坐堂上，并爲賊所殺，婢僕從死者六人。吏目胡士統被執，亦不屈死。巡撫李橒上於朝，贈僉事，賜祭。崇禎元年，以成子舉人興南，鼎子舉人崑禎皆援朝綱例，請加恤，并贈光禄卿，世蔭錦衣千户，予祭葬，有司建祠立坊，以恭亦附祀。崑禎後舉進士，歷御史，尚寶卿。

鄭鼎，字爾調，龍溪人。由鄉試中舉，任廣順知州。他預測安邦彦肯定要造反，上書主管官吏説明情况。此州原來没有城墻，鄭鼎督促民衆樹起栅欄，中間填土。没多久，安邦彦果真造反，前來攻城，鄭鼎誓死堅守城池。有人説賊兵勢頭很盛，宜逃到定番去。鄭鼎回答："我是鎮守疆土的官吏，按道義應該同城邑共存亡。"到敵人打進來的時候，他同土官金燦端坐在堂上，被賊兵一起殺掉，六個婢女僕從跟隨他赴死。屬吏之長胡士統被生俘，也不屈而死。巡撫李橒將他們的事迹上報朝廷，鄭鼎被追贈爲僉事，賜予祭奠。崇禎元年，楊以成的兒子舉人楊興南，鄭鼎的兒子舉人鄭崑禎都援引徐朝綱的前例，請求增加優恤，皇帝追贈二人爲光禄卿，其後人世代受蔭庇爲錦衣千户，賜予祭奠并安葬，主管官吏修建祠廟，樹立牌坊，把楊以恭也祔祭在那裏。鄭崑禎後來考中進士，歷任御史，尚寶卿。

孫克恕

時有孫克恕者，字推之，馬平

當時有個人叫孫克恕，字推之，馬平人。鄉

人。舉於鄉，歷官貴州副使，分巡思石道。禦賊戰死，有虎守其骸不去，蠻人嗟異。事聞，贈太僕卿，賜祭葬。

試中舉，歷任貴州副使，受命分巡思石道。他在抵抗賊兵時戰死，老虎守着他的尸骸不肯離去，蠻人爲之感嘆奇異。他的事迹上報皇帝，被追贈爲太僕卿，賜予祭奠并安葬他。

姬文胤 孟承光

姬文胤，字士昌，華州人。舉於鄉。天啓二年，授滕縣知縣。視事甫三日，白蓮賊徐鴻儒薄城，民什九從亂。文胤徒步叫號，驅吏卒登陴，不滿三百，望賊輒走，存者纔數十。問何故從賊，曰："禍由董二。"董二者，故延綏巡撫董國光子也，居鄉貪暴，民不聊生，故從賊。文胤憑城諭曰："良民以董二故，挺而從賊。吾將執二置諸法，爲若雪憤，可乎?"文胤身長赤面，鬚髯戟張，賊望見，駭爲神人，皆歡呼羅拜。

姬文胤，字士昌，華州人。鄉試中舉。天啓二年，授官滕縣知縣。上任纔三天，白蓮教的賊首徐鴻儒打到城下，百姓十分之九跟着他叛亂。姬文胤徒步奔走喊叫，驅使屬吏和士兵登上城墻，不足三百個，望見賊兵就逃跑了，留下來的僅數十人。姬文胤問百姓爲什麽要跟着賊兵作亂，他們回答："禍是董二造成的。"董二是前延綏巡撫董國光的兒子，居住在鄉里，貪婪暴戾，民不聊生，所以民衆都跟着賊作亂。姬文胤站在城墻上告諭百姓："良民因爲董二的緣故，鋌而走險跟隨叛賊。我將逮捕董二法辦，以平民憤，行不行?"姬文胤身材高大，紅臉膛，鬚髯像戟一樣張開，賊兵遠遠望見他，驚駭不已，以爲神人，全都歡呼起來，環繞禮拜。

俄而發箭西隅，斃二賊。視之，延綏沙柳幹也。賊謂文胤紿之，大憤，肉薄登城，衆悉潰。文胤緋衣坐堂皇，嚼齒罵賊。賊前，搏裂冠裳，械繫之，罵不屈。三日潛解印，畀小吏魏顯照及家僮李守務，北向拜闕，遂自經。賊搒掠顯照索印，顯照潛授其父，而與守務罵賊，并死之。事聞，贈太僕少卿，立祠致祀，録一子，優恤顯照、守務家。董二逾城遁去。

不一會兒西邊角落裏發出兩箭，射死了兩個賊兵。賊兵看箭，是延綏的沙柳杆做的。賊兵認爲姬文胤欺騙他們，大爲氣憤，肉搏登上城墻，姬文胤的部隊完全潰散。姬文胤穿着大紅衣服坐在官署的廳堂裏，咬牙切齒地痛駡賊兵。賊兵衝上前來，撕裂了他的官帽和衣裳，用器械拘繫了他，他仍然痛駡不屈。三天以後他悄悄解下大印，交給小吏魏顯照和家僮李守務，自己朝着北方向朝廷拜别，便上吊自殺。賊兵毒打魏顯照索要大印，魏顯照將大印秘密轉交給父親，和李守務大駡賊兵，一起赴死。皇帝知道以後，追贈姬文胤爲太僕少卿，命令建立祠堂祭祀他，録用他的一個兒子做官，撫恤魏顯照和李守務的家屬。董二翻出城門逃走。

時賊陷鄒縣，博士孟承光被執，詬詈不屈死。贈尚寶少卿，世廕錦衣千户。承光，字永觀，亞聖裔，世廕《五經》博士也。

當時賊寇攻陷鄒縣，博士孟承光被俘，詬駡敵人，不屈而死。被追贈爲尚寶少卿，世代蔭庇其後人任錦衣千户。孟承光，字永觀，是孟子的後裔，他的後代世代受蔭庇任《五經》博士。

朱萬年 秦三輔(等)

朱萬年，黎平人。萬曆中，舉於

朱萬年，黎平人。萬曆年間，鄉試中舉。歷

鄉。歷萊州知府，有惠政。崇禎五年，叛將李九成等陷登州，率衆來犯。萬年率吏民固守。時山東巡撫徐從治、登萊巡撫謝璉并在城中，被圍，堅守數月，從治中炮死。賊詭乞降，璉率萬年往受，爲所執。萬年曰："爾執我無益，盍以精騎從我，呼守者出降。"賊以精騎五百擁萬年至城下，萬年大呼曰："我被擒，誓必死。賊精鋭盡在此，急發炮擊之，毋以我爲念！"守將楊御蕃不忍，萬年復頓足大呼，賊怒殺之。城上人見萬年已死，遂發炮，賊死過半。事聞，贈太常卿，賜祭葬，有司建祠，官一子。

任萊州知府，有仁惠政績。崇禎五年，叛軍將領李九成等攻陷了登州，又率領徒衆來攻打萊州。朱萬年帶領官吏百姓堅守城池。當時山東巡撫徐從治、登萊巡撫謝璉都在城中，被圍困堅守數月，徐從治被炮火擊中而死。賊兵詭稱要投降，謝璉帶着朱萬年前去受降，被拘執。朱萬年説："你們抓我没有用，何不派遣精鋭騎兵跟着我，讓我去呼唤守城部隊出來投降。"賊將派了五百精鋭騎兵擁着朱萬年來到城下，朱萬年大喊道："我被敵人擒捉，立誓必死。賊兵精鋭全在這裏，立即開炮轟擊，别顧念我！"守將楊御蕃不忍心開炮，朱萬年又頓足大喊，賊兵忿怒而殺害了他。城上人見朱萬年已死，於是開炮轟擊，賊兵死了大半。他的事迹上報皇帝後，追贈他爲太常卿，賜予祭奠并安葬他，有關部門爲他修建了祠廟，任他的一個兒子做官。

初，賊掠新城，知縣秦三輔、訓導王協中禦之，并死。其陷黄縣，知縣吴世揚駡賊死，縣丞張國輔、參將張奇功、守備熊奮渭皆力戰死。陷平度，知州陳所聞自縊死。三輔、世揚贈光禄少卿，所聞贈太僕少卿，并賜祭葬，建祠，蔭子。協中、國輔、奇功亦贈恤有差。三輔，三原人。世揚，洛陽人。所聞，畿輔人。并起家乙榜。

起初，賊兵擄掠新城，知縣秦三輔、訓導王協中抵抗敵人，都爲國捐軀。賊兵攻下黄縣後，知縣吴世揚痛駡敵人而死，縣丞張國輔、參將張奇功、守備熊奮渭都奮力作戰而死。賊兵攻陷平度，知州陳所聞自縊而死。秦三輔和吴世揚被追贈爲光禄少卿，陳所聞被追贈爲太僕少卿，一并賜予祭祀并安葬，爲他們建祠廟，蔭庇他們的兒子。王協中、張國輔和張奇功也各按等級被追贈官職，撫恤親屬。秦三輔是三原人。吴世揚，洛陽人。陳所聞，畿輔人。他們都是考中乙榜進入仕途的。

張瑶　王與夔(等)

張瑶，蓬萊人。天啓五年進士。授開封府推官。絶請寄，抑豪强，吏民畏如神。崇禎四年，行取入都，吏科宋鳴梧力援宋玫爲給事，而抑瑶，授府同知。瑶怒，疏摭玫行賄狀。吏部尚書閔洪學劾瑶饋遺奔競，鳴梧復極論之，謫河州判官，未赴。明年正月，李九成等逼登州，瑶率家衆登陴拒守。城陷，瑶猶揮石奮擊。賊擁執之，大駡不屈，被殺。妻女四人并投井死。贈光禄少卿。

張瑶，蓬萊人。天啓五年進士。授官開封府推官。他辭絶請托，抑制豪强，官吏百姓像畏懼神明一樣畏懼他。崇禎四年，他受保舉調任京官，而吏科的宋鳴梧竭力扶持宋玫爲給事，壓抑他，結果他被授爲同知。張瑶憤怒，上疏指責宋玫行賄之事。吏部尚書閔洪學檢舉張瑶送禮競争職務，宋鳴梧又大加彈劾，於是被貶謫爲河州判官，没有赴任。次年正月，賊兵李九成等逼近登州，張瑶率領家丁登城拒守。城被攻破，他仍投石奮擊。賊兵簇擁拘執住他，他大駡敵人不屈服，被殺害。他的妻子女兒四人都跳井自殺。皇

帝追贈他爲光禄少卿。

先是，賊陷新城，舉人王與夔、張儼然死之。其陷他縣者，貢生張聯台、蔣時行亦死之。皆格於例，不獲旌。禮部侍郎陳子壯上言："舉貢死難，無恤典，舊制也。然名既登於天府，恩獨後於流官，九泉之下，能無怨恫。比者，武舉李調禦賊捐軀，已蒙贈恤。武途如此，文儒安得獨遺。乞量贈一官，永爲定制。"可之。乃贈與夔、儼然宛平知縣，聯台、時行順天府教授。其後地方死難，若舉人李讓、吴之秀、賈煜、張慶雲，貢生張茂貞、張茂恂，皆贈官如前制。

在此之前，賊兵攻陷新城，舉人王與夔、張儼然死難。敵人攻陷其他縣城時，貢生張聯台、蔣時行也死難。他們都被常例所阻，未獲旌表。禮部侍郎陳子壯上書説："舉人貢生死於國難，没有撫恤恩典，這是舊制度。但是既然名聲上達於朝廷，而恩典却在各級官員之後，他們九泉之下，能没有哀怨嗎？近來，武舉李調抗敵捐軀，已蒙皇上贈官、撫恤。武人方面這樣做了，文儒怎麽能獨獨遺漏。請求酌情追贈一個官職，永遠爲固定制度。"皇上同意。於是追贈王與夔、張儼然爲宛平知縣，張聯台、蔣時行爲順天府教授。此後地方的死難者，如舉人李讓、吴之秀、賈煜、張慶雲，貢生張茂貞、張茂恂，都按此例贈官。

何天衢 楊于陛

何天衢，字升宇，阿迷州人。有勇略，土酋普名聲招爲頭目，使駐三鄉。崇禎三年，名聲反，謀出三路兵，至昆明會戰。令天衢自維摩羅平入，以炮手三百人助之。天衢慨然曰："此大丈夫報國秋也，吾豈爲逆賊用哉！"坑殺炮手數十人，率衆歸附，署維摩州同知李嗣泌開城納之。名聲已陷彌勒，聞大懼，急撤兩路兵歸。巡撫王伉上其事，授爲守備。後數與嗣泌進剿有功。

及名聲死，妻萬氏代領其衆，屢攻天衢。天衢屢挫之，録功，進參將，十三年，擢副總兵。萬氏贅沙定洲爲婿，益以南安兵，且厚賂黔國公用事者，令毁天衢。天衢請兵餉皆不應，賊悉力攻之，食盡，舉家自焚死。

初，名聲之亂，有楊于陛者，劍州人。舉於鄉，歷官武定府同知。巡撫伉令監紀軍事，兵敗被執，死之。贈太僕少卿，建祠曰精忠。

何天衢，字升宇，阿迷州人。有勇有謀，當地酋長普名聲招他做了一個頭領，派他駐扎在三鄉。崇禎三年，普名聲造反，計劃出兵三路，到昆明會戰。命令何天衢帶領三百個炮手，從維摩羅平進入昆明。何天衢慨嘆道："這是大丈夫報國之時，我怎麽能爲逆賊所用呢！"他活埋了幾十個炮手，率領徒衆歸附皇朝，代理維摩州同知李嗣泌打開城門讓他們進去。當時普名聲已經攻下彌勒，聽到這個消息大爲恐慌，急忙撤了兩路兵返回老巢。巡撫王伉把他的事迹上報皇帝，皇帝任命他做了守備。後來多次與李嗣泌進剿叛軍立功。

普名聲死後，其妻萬氏帶領部屬屢次攻打何天衢。何天衢屢次擊敗他們，計其功，進升爲參將，十三年，提升爲副總兵。萬氏招贅沙定洲爲婿，增加了南安兵，又豐厚地賄賂黔國公的管事人，叫他詆毁何天衢。何天衢請求兵員糧餉都没人理會，賊兵全力攻擊他。城中糧食用盡，何天衢全家自焚而死。

當初，普名聲之亂，有個叫楊于陛的，是劍州人。鄉試中舉，歷任武定府同知。巡撫王伉叫他監察統理軍事，兵敗被俘，爲國而死。追贈爲太僕少卿，官府給他建了一座祠廟，題名"精忠"。

明史卷二百九十一

列傳第一百七十九

忠義(三)

潘宗顔 竇永澄(等)

潘宗顔，字士瓚，保安衛人。善詩賦，曉天文、兵法。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歷户部郎中。數上書當路言遼事，當路不能用。以宗顔知兵，命督餉遼東。旋擢開原兵備僉事。

潘宗顔，字士瓚，保安衛人。善於吟詩作賦，通曉天文和兵法。考中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歷任户部郎中。他幾次上書當政者，談論遼地之事，當政者不能采用他的計策。因爲他懂軍事，命令他到遼東督辦軍餉。不久提升爲開原兵備僉事。

四十六年，馬林將出師，宗顔上書經略楊鎬曰："林庸懦，不堪當一面，乞易他將，以林爲後繼，不然必敗。"鎬不從。宗顔監林軍，出三岔口，營稗子峪，夜聞杜松敗，林軍遂嘩。及旦，大清兵大至，林恐甚，一戰而敗，策馬先奔。宗顔殿後，奮呼衝擊，膽氣彌厲。自辰至午，力不支，與游擊竇永澄、守備江萬春、贊理通判董爾礪等皆死焉。事聞，賜祭葬，贈光禄卿，再贈大理卿，廕錦衣世百户，謚節愍，立祠奉祀。永澄等

四十六年，馬林將領兵出戰，潘宗顔向經略楊鎬上書説："馬林才庸性懦，不足以獨當一面，請求换一個將領，讓馬林作後繼，不然一定會打敗仗。"楊鎬不聽。潘宗顔作了馬林的監軍，從三岔口出兵，在稗子峪扎營，夜裏聽到杜松敗北的消息，馬林的軍士便嘩變。到早晨，大清的部隊蜂擁而來，馬林非常恐懼，衹與清兵打了一仗就潰敗了，馬林首先策馬逃跑。潘宗顔殿後，大喊猛衝，膽氣越戰越强。從辰時戰到午時，潘宗顔力量不支，同游擊竇永澄、守備江萬春、贊理通判董爾礪等一起戰死。他們的事迹上報朝廷，賜予祭奠并安葬，追贈他爲光禄卿，又追贈爲大

亦賜恤如制。

理卿，他的兒孫世代受封蔭爲錦衣百户，謚號節愍，建立祠廟供奉祭祀他。竇永澄等人，也按規定賞賜撫恤。

張銓　張道濬

張銓，字宇衡，沁水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巡視陝西茶馬。以憂歸，起按江西。

時遼東總兵官張承蔭敗歿，而經略楊鎬方議四道出師。銓馳奏言："敵山川險易，我未能悉知，懸軍深入，保無抄絶？且突騎野戰，敵所長，我所短。以短擊長，以勞赴逸，以客當主，非計也。昔臚朐河之戰，五將不還，奈何輕出塞？爲今計，不必徵兵四方，但當就近調募，屯集要害以固吾圉。厚撫北關以樹其敵，多行間諜以携其黨，然後伺隙而動。若加賦選丁，騷擾天下，恐識者之憂不在遼東。"因請發帑金，補大僚，宥直言，開儲講，先爲自治之本。又言："李如柏、杜松、劉綎以宿將并起，宜責鎬約束，以一事權。唐九節度相州之潰，可爲明鑒。"又言："廷議將恤承蔭，夫承蔭不知敵誘，輕進取敗，是謂無謀。猝與敵遇，行列錯亂，是謂無法。率萬餘之衆，不能死戰，是謂無勇。臣以爲不宜恤。"又論鎬非大帥才，而力薦熊廷弼。

張銓，字宇衡，沁水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官保定推官，提升爲御史，巡視陝西茶馬。因爲服喪回家，後起用巡按江西。

當時遼東總兵官張承蔭戰敗身亡，而經略楊鎬正提議四路出兵。張銓飛馬上奏道："敵方山川的高險平易，我方不能全部瞭解，孤軍深入，能保證不被抄後路截斷嗎？再説騎兵衝鋒野戰，是敵人之所長，我方之所短。以短擊長，以疲勞赴安逸，以進攻的一方對抗守禦的一方，不是好辦法。先前臚朐河之戰，五位將領不得生還，怎麼能輕易出關塞？眼下之計，不必向四方徵兵，衹需要就近徵調招募軍隊，屯集在要害地點，以加强邊界的防守。應優撫北關的人民，讓他們樹敵於外，多派間諜離間敵人的黨羽，然後窺伺時機采取行動。如果現在就增加賦税，選拔壯丁，騷擾天下，衹怕有識之士的憂患不在遼東了。"於是請求發放國庫的錢幣，補任大官，原宥直言者，開啓給太子講經史，先加强自治的根本。他又説："李如柏、杜松和劉綎作爲宿將一同出兵，最好責成楊鎬統領監督，以使行動統一協調。唐代九個節度使的相州之敗，可作前車之鑒。"他又進言："朝廷官員商議要撫恤張承蔭，而張承蔭不知道敵人的誘兵之計，輕易冒進，自取失敗，這是没有謀略。他的部隊突然遭遇敵人，行列錯亂，這是没有軍法。他率領多達一萬餘人的部隊，而不能死戰，這是没有勇氣。臣以爲不宜撫恤他。"張銓又陳説楊鎬不是大帥之才，而竭力推薦熊廷弼。

四十八年夏，復上疏言："自軍興以來，所司創議加賦，畝增銀三厘，未幾至七厘，又未幾至九厘。辟之一身，遼東，肩背也，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猶藉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潰，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遼，遼未必安，而天下已危。

四十八年夏，張銓又上書説："自從興兵打仗以來，有關官員提議加重賦税，每畝增收三厘銀子，不久增加到七厘，又不久增加到九厘。拿身體譬喻，遼東是肩背，天下是腹部和心臟。肩背有了毛病，還要藉腹部心臟的血脉來滋養。假使腹心先潰爛了，生命的危亡就在眼前。榨乾了天下的錢財來救遼，遼未必安定，而天下已近危

今宜聯人心以固根本，豈可朘削無已，驅之使亂？且陛下内廷積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無用之地，與瓦礫糞土何異？乃發帑之請，叫閽不應，加派之議，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銓疏皆關軍國安危，而帝與當軸卒不省。綎、松敗，時謂銓有先見云。

亡。現在我們宜團結人心，從而加固根本，怎麽能剥削不止，驅趕天下人作亂呢？再説，陛下宫廷裏積金如山，把有用的東西放在無所使用的地方，這與瓦礫糞土有什麽區别？而開倉發錢的請求，叩天門也叫不應，加收賦税的建議，早上奏來晚上就批准。臣完全不能理解。”張銓的奏疏都是有關軍事與國家安危的，可是皇帝與大權在握的寵臣始終不能明白。等到劉綎、杜松兵敗，當時人都説張銓有先見之明。

熹宗即位，出按遼東，經略袁應泰下納降令，銓力争，不聽，曰：“禍始此矣。”天啓元年三月，瀋陽破，銓請令遼東巡撫薛國用帥河西兵駐海州，薊遼總督文球帥山海兵駐廣寧，以壯聲援。疏甫上，遼陽被圍，軍大潰。銓與應泰分城守，應泰令銓退保河西，以圖再舉，不從。守三日，城破，被執不屈，欲殺之，引頸待刃，乃送歸署。銓衣冠向闕拜，又遥拜父母，遂自經。事聞，贈大理卿，再贈兵部尚書，謚忠烈。官其子道濬錦衣指揮僉事。

熹宗即位，出關巡察遼東，經略袁應泰要下納降令，張銓力争，袁應泰不聽從，張銓説：“禍事從這裏開始了。”天啓元年三月，瀋陽淪陷，張銓請求派遼東巡撫薛國用率領河西兵駐守海州，薊遼總督文球率領山海關的軍隊駐扎廣寧，以加强聲勢。可是他的奏疏剛送上去，遼陽已經被包圍，官兵大潰敗。張銓與袁應泰分城而守，袁應泰令張銓退保河西，以圖謀再次舉事，張銓不從命。守城三天，城被攻破，張銓被俘，堅貞不屈，敵人要殺他，他伸着脖子等待挨刀，於是敵人把他送回官署。張銓穿戴好衣冠，向着京城方向禮拜，又遥向父母禮拜，然後上吊自殺。皇帝知道了這件事，追贈他爲大理卿，又贈他兵部尚書，謚號忠烈。授給他的兒子張道濬錦衣指揮僉事之職。

銓父五典，歷官南京大理卿，時侍養家居。詔以銓所贈官加之。及卒，贈太子太保。

張銓的父親張五典，歷任南京大理卿，當時家居享受奉養。皇帝下詔把追贈張銓的官加到他身上。他去世以後，被追贈爲太子太保。

初，五典度海内將亂，築所居竇莊爲堡，堅甚。崇禎四年，流賊至，五典已殁，獨銓妻霍氏在，衆請避之。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保。等死耳，盍死於家。”乃率僮僕堅守。賊環攻四晝夜，不克而去。副使王肇生名其堡曰“夫人城”。鄉人避賊者多賴以免。

起初，張五典推測海内將發生動亂，將自己居住的竇莊築成堡壘，非常堅固。崇禎四年，流寇打來，當時張五典已經過世，衹有張銓的妻子霍氏在，大家都請求出去避難。霍氏回答：“出去避賊，家裏保不住。出去遇到賊，生命更保不住。都是死罷了，何不死在家裏。”於是她帶着僮僕堅守。賊兵圍攻了四晝夜，不能攻下，撤走了。副使王肇生把這個堡壘叫做“夫人城”。避賊的鄉親們多賴此堡壘而免受災難。

道濬既官錦衣，以忠臣子見重，屢加都指揮僉事，僉書衛所。顧與閹黨楊維垣等相善，而受王永光指，攻

張道濬官任錦衣後，因爲是忠臣的兒子而受到重用，多次加官任都指揮僉事，僉書衛所。但是他同閹黨楊維垣等交好，而受王永光的指使，

錢龍錫、成基命等，爲公論所不予。尋以納賄事敗，戍雁門。流賊起，山西巡撫宋統殷檄道濬軍前贊畫。道濬家多壯丁，能禦賊。

崇禎五年四月，賊犯沁水，寧武守備猛忠戰死。道濬遣游擊張瓚馳援，賊乃退。八月，紫金梁、老回回、八金剛等以三萬衆圍竇莊，謀執道濬以脅巡撫。道濬屢敗賊，賊乃欲因道濬求撫。紫金梁請見，免冑前曰："我王自用也，誤從王佳胤至此。"又一人跽致辭曰："我宜川廩生韓廷憲，爲佳胤所獲，請誓死奉約束。"道濬勞遣之，而陰使使啖廷憲圖賊。賊至舊縣，守約不動，廷憲日惎紫金梁就款，未决。官軍襲之，賊怒，尤廷憲，遂敗約，南突濟源，陷温陽。

九月，廷憲知紫金梁疑己，思殺之以歸，約道濬伏兵沁河以待。道濬遣所部劉偉佐之。是夕，賊攻諸生蓋汝璋樓，掘地深丈餘，樓不毁。賊怒，誓必拔。鷄鳴不得間，廷憲知事且泄，偕偉倉卒奔。賊追之及河，伏起，殺追者滚山虎等六人，皆賊腹心也。賊臨沁河，索廷憲。竇莊東面河，道濬潛渡上流，繞賊後大噪，賊駭遁去。未幾，官軍扼賊陵川，師潰，道濬據九仙臺以免。十二月，廷憲知紫金梁、亂世王有隙，縱諜遺書間之。亂世王果疑，遣其弟混世王就道濬乞降。時統殷以失賊罷，許鼎臣來代，主進討。道濬權詞難之曰："斬紫金梁以來，乃得請。"混世王怏怏去，賊衆遂分部掠諸郡縣。

攻擊錢龍錫、成基命等人，爲公論所不支持。不久因爲受賄之事犯罪，被貶戍雁門。流賊起兵後，山西巡撫宋統殷傳檄召張道濬來前綫謀劃軍事。他家丁壯多，能抵禦敵人。

崇禎五年四月，賊兵進犯沁水，寧武守備猛忠戰死。張道濬派遣游擊張瓚飛馬前去增援，纔把賊兵擊退。八月，紫金梁、老回回、八金剛等賊寇帶領三萬兵卒包圍了竇莊，打算抓捕張道濬而要挾巡撫。張道濬屢次擊敗敵軍，敵人於是想藉張道濬尋求招撫。紫金梁求見，脱下甲冑上前説："我就是王自用，誤跟從王佳胤，落到這個地步。"又有一個人長跪致辭道："我是宜川廩生韓廷憲，被王佳胤抓去，請讓我誓死遵奉今天的規約。"張道濬犒勞遣送他們，而又悄悄派使者請韓廷憲吃飯，讓他圖謀賊寇。賊兵到了舊縣，守約停止不動，韓廷憲天天勸説紫金梁歸服皇朝，紫金梁還未决定。官軍偷襲他們，賊兵大怒，怪罪韓廷憲，於是背棄和約，向南突襲濟源，攻陷了温陽。

九月，韓廷憲知道紫金梁不相信自己，想殺了他而歸順朝廷。他同張道濬約定，在沁河邊埋伏等待。張道濬派遣部屬劉偉輔助他。那天晚上，賊兵攻打諸生蓋汝璋的樓房，他們在樓下挖地一丈多深，樓也不倒毁。賊兵忿怒了，立誓要毁掉它。到鷄鳴也没有得到機會，韓廷憲知道事情將要泄露，帶着劉偉倉皇逃奔。賊兵追到河邊，伏兵殺出，斬殺了追兵滚山虎等六人，他們都是賊兵的重要人物。賊兵在沁河邊尋找韓廷憲。竇莊東面臨河，張道濬悄悄從上游渡過河去，繞到賊後大肆鼓噪，賊兵驚駭逃遁。不久，官軍在陵川阻扼賊兵，被擊潰，張道濬據守九仙臺而幸免於難。十二月，韓廷憲得知紫金梁和亂世王之間有隔閡，就派出間諜寫信去挑撥他們。亂世王果然懷疑紫金梁有他心，派遣自己的弟弟混世王到張道濬處請求投降。當時宋統殷由於錯過攻擊賊寇的機會而被罷官，許鼎臣來代替了他，主張征討賊兵。張道濬衹好找個權變的藉口難他説："你把紫金梁的頭提來，纔答應你的請求。"混世王怏怏不樂地走了，賊兵因而分部打

明年三月，官軍躡賊，自陽城而北。道濬設伏三纏凹，擒賊渠滿天星等，巡撫鼎臣奏道濬功第一。八月，賊陷沁水。沁水當賊衝，去來無時。道濬倡鄉人築堡五十四以守，賊五犯皆却去，至是乃陷。道濬率家衆三百人馳赴擊賊，賊退徙十五里。道濬收散亡，捕賊衆，傾家囷以餉。副使王肇生列狀上道濬功。道濬故得罪清議，冀用軍功自湔祓，而言者劾其離伍冒功。巡按御史馮明玠覆劾，謂沁城既失，不可言功，乃更戍海寧衛。

何廷魁　徐國全

何廷魁，字汝謙，山西威遠衛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涇縣知縣，調寧晋，遷刑部主事，歷歸德、衛輝、河南知府，西寧副使。坐考功法，復爲黎平知府。會遼事棘，遷副使，分巡遼陽。

袁應泰納降，廷魁争，不聽。及瀋陽破，同事者遣孥歸，廷魁曰："吾不敢爲民望。"大清兵渡濠，廷魁請乘半濟急擊之。俄薄城，圍未合，又請盡鋭出禦。應泰并不從。遼陽破，廷魁懷印率其妾高氏、金氏投井死，婢僕從死者六人。都司徐國全聞之，亦自經公署。事聞，贈光禄卿，再贈大理卿，賜祭葬，謚忠愍，世蔭錦衣百户。國全贈恤如制。

高邦佐　顧頤

高邦佐，字以道，襄陵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壽光知縣，教民墾

劫各個郡縣。

次年三月，官軍追踪賊兵，從陽城向北運動。張道濬在三纏凹設置伏兵，擒獲了賊首滿天星等人，巡撫許鼎臣上奏張道濬立頭功。八月，賊兵攻下沁水。沁水位於賊兵要道上，賊兵不時來來去去。張道濬倡導鄉民修築了五十四個堡壘自守，賊兵來進攻了五次，都被擊退，到現在纔淪陷。張道濬帶着三百個家丁飛馳追擊敵人，賊兵遷營撤退十五里。張道濬收羅散逃士民，抓捕賊人殘兵，拿出自家倉庫的全部存糧供給他們飲食。副使王肇生上書列陳張道濬的功勞。張道濬原來得罪了社會輿論，想用軍功洗除自己先前的罪過，諫官却揭發他擅離行伍虚報戰功。巡按御史馮明玠復核事實後説，沁城既然已經失守，就不可以言戰功了，皇帝就改罰他去戍守海寧衛。

何廷魁，字汝謙，山西威遠衛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被任命爲涇縣知縣，調任寧晋知縣，升任刑部主事，歷任歸德、衛輝、河南知府，西寧副使。因考功法得罪，又復任黎平知府。正逢遼事緊急，升任爲副使，分管巡察遼陽。

袁應泰招納降軍，何廷魁諫諍，袁應泰不聽。等到瀋陽被攻破，與何廷魁共同守戰的同僚們都送自己的子女回老家避難，何廷魁却説："我不敢成爲民衆仇恨的對象。"大清的軍隊横渡城濠，何廷魁請求趁他們渡過一半時猛烈攻擊。很快清軍迫近了城墻，包圍圈還未形成，何廷魁又請求派所有精兵出城抵抗。袁應泰都不答應。遼陽被攻破後，何廷魁懷揣自己的官印，帶着其妾高氏和金氏投井自殺，婢女奴僕跟着他死的達六人。都司徐國全聽到這個消息，也在公署上吊自殺。皇帝知道了他們的事迹，追贈何廷魁爲光禄卿，又追贈他爲大理卿，賜予祭奠并安葬，謚號忠愍，子孫世代受蔭庇爲錦衣百户。對徐國全也按制度給予贈官和撫恤。

高邦佐，字以道，襄陵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被任命爲壽光知縣，他教鄉民墾荒，招集流

荒，招集流亡三千家。歷户部主事、員外郎。遷永平知府，浚灤河，築長堤。裁抑稅使高淮，不敢大横。遷天津兵備副使，平巨盗董時耀。轉神木參政，屢破套寇沙計。以嫡母憂歸，補薊州道，坐調兵忤主者意，被劾歸。

亡百姓三千家定居壽光。歷任户部主事、員外郎。升遷爲永平知府，他疏通灤河，築起長堤。限制抑制稅使高淮，使其不敢太蠻横。提升爲天津兵備副使，剿平了巨盗董時耀。調任神木參政，屢次擊敗河套强盗沙計。因嫡母去世而回家守喪，後補職於薊州道，因調兵之事觸忤上司獲罪，被彈劾回家。

天啓元年，遼陽破，起參政，分守廣寧。以母年八十餘，涕泣不忍去，母責以大義乃行。熊廷弼、王化貞構隙，邦佐知遼事必敗，累乞歸。方報允，而化貞棄廣寧逃。衆謂邦佐既請告，可入關。邦佐叱曰："吾一日未去，則一日封疆臣也，將安之!"夜作書訣母，策騎趨右屯謁廷弼，言："城中雖亂，敵尚未知。亟提兵入城，斬一二人，人心自定。公即不行，請授邦佐兵赴難。"廷弼不納，偕化貞并走。邦佐仰天長嘆，泣語從者曰："經、撫俱逃，事去矣。松山吾守地，當死此。汝歸報太夫人。"遂西向拜闕，復拜母，解印綬自經官舍。僕高永曰："主死，安可無從者?"亦自經於側。事聞，賜祭葬，贈光禄卿，再贈太僕卿，謚忠節，世蔭錦衣百户。邦佐與張銓、何廷魁皆山西人，詔建祠宣武門外，顔曰"三忠"。

天啓元年，遼陽被攻破，起用他任參政，叫他分守廣寧。因母親已八十多歲，他哭泣不忍離家，母親用國家大義責備他，他纔去上任。當時熊廷弼和王化貞之間有矛盾，高邦佐知道遼地的事情必然失敗，多次請求退休回鄉。他的報告剛剛得到批准，王化貞就放棄廣寧逃跑了。衆人都説高邦佐既然已請准還鄉，可以入關。高邦佐呵叱道："我一天未走，就是一天的守土臣，到哪兒去!"他連夜寫信與母親訣别，然後策馬奔向右屯去拜見熊廷弼，説："現在城中雖然已經混亂，可敵人尚不知道。若趕緊帶兵入城，斬殺一兩個人，人心自然會安定下來。如果您不願意幹，請調給我兵卒赴急難。"熊廷弼不采納他的建議，夥同王化貞一起逃走。高邦佐仰天長嘆，流着眼淚對跟隨的人説："經略、巡撫都逃掉了，大事已去。松山是我的守地，我應當死在這裏。你回去報告太夫人。"於是向西方拜過皇上，又拜母親，解下佩帶的印綬在官署上吊自殺。他的僕人高永説："主人赴死，怎麽能没有跟從的人?"也在他的尸體旁上吊自殺。事情上報皇帝，皇帝賜祭奠并安葬他，追贈他爲光禄卿，再贈太僕卿，謚號忠節，讓他的子孫世代受蔭庇爲錦衣百户。高邦佐與張銓、何廷魁都是山西人，皇帝下詔在宣武門外爲他們建立一座祠廟，題名爲"三忠"。

同時顧頤，以右參政分守遼海道。廣寧之變，力屈自經。贈太僕少卿，世蔭本衛副千户。

同時還有顧頤，以右參政的身份分守遼海道。廣寧事變之後，他力量不支而上吊自殺。追贈他爲太僕少卿，讓他的子孫世代受蔭庇做本衛副千户。

崔儒秀

崔儒秀，字儆初，陜州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歷户部郎中，遷開原

崔儒秀，字儆初，陜州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歷任户部郎中，升任開原兵備僉事。當時開

兵備僉事。時開原已失，儒秀募壯士，携家辭墓行。經略袁應泰以兵馬甲仗不足恃爲憂，儒秀曰："恃人有必死之心耳。"應泰深然之。遼陽被圍，分守東城，矢集如雨，不少却。會兵潰，儒秀痛哭，戎服北向拜，自經。事聞，賜恤視何廷魁，賜祠曰"愍忠"，以陳輔堯、段展配祀。

原已經失守，崔儒秀招募壯士，携帶家眷辭别了祖墓去赴任。經略袁應泰擔憂兵馬武器不足依靠，崔儒秀説："依靠的是人的必死之心而已。"袁應泰深以爲然。遼陽被包圍後，他分守東城，敵人箭下如雨，他毫不退却。官兵潰敗時，他痛哭失聲，穿着戰袍朝着北方下拜，自縊而死。皇帝知道他的事迹後，按照何廷魁例賜予撫恤，給他的祠廟賜名"愍忠"，以陳輔堯和段展配祀。

陳輔堯　段展

輔堯，揚州人。萬曆中舉於鄉。歷永平同知，轉餉出關，與自在知州段展駐瀋陽。天啓元年，日暈異常。展牒應泰言天象示警，宜豫防。逾月，瀋陽破，展死之。輔堯方奉命印烙，左右以無守土責，勸之去。輔堯曰："孰非封疆臣，何去爲？"望闕拜，拔刀自剄，與展并贈按察僉事。輔堯官膠州時，有饋山繭者，受而懸之公帑中。展，涇陽舉人。

陳輔堯，是揚州人。萬曆年間鄉試中舉。做過永平同知，轉運糧餉出關，同自在知州段展駐扎在瀋陽。天啓元年，日暈出現異常徵象。段展送文書給袁應泰，説天象示警，應預防不測。一個多月以後，瀋陽被攻破，段展身亡。陳輔堯當時正奉命在有關物品上烙火印，他的隨身部下認爲他没有鎮守疆土的責任，勸他快離開。陳輔堯説："誰不是守土之臣，爲什麽要走？"他遥望皇宫而拜，拔刀割頸而死，皇帝追贈他和段展爲按察僉事。陳輔堯在膠州做官時，有人送他一些山繭，他收了以後就把山繭懸挂在公家的錢庫中。段展，是涇陽的舉人。

鄭國昌　張鳳奇　盧成功(等)

鄭國昌，邠州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歷山西參政。崇禎元年，以按察使治兵永平，遷山西右布政使，上官奏留之。三年正月，大清兵自京師東行，先使人伏文廟承塵上，主者不覺也。初四日黎明登城，有守將左右之，國昌覺其異，捶之至死。須臾，北樓火發，城遂破。國昌自縊城上，中軍守備程應琦從之。應琦妻奔告國昌妻，與之偕死。

鄭國昌，邠州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歷任山西參政。崇禎元年，作爲按察使在永平帶兵，升遷爲山西右布政使，他的上級奏請皇帝留任他。三年正月，大清的軍隊從京城往東行進，先派人埋伏在文廟的天花板上，文廟的管理人員没有發覺。初四日黎明鄭國昌登上城墻，有守將左右跟着他，他察覺到情况異常，將他們捶打至死。一會兒，北樓起火，城於是被攻破。鄭國昌在城上自縊，中軍守備程應琦跟着他赴死。程應琦的妻子跑去告訴了鄭國昌的妻子，兩人一起自殺。

知府張鳳奇，推官盧成功，盧龍教諭趙允殖，副總兵焦延慶，東勝衛指揮張國翰及里居中書舍人廖汝欽，武舉唐之俊，諸生韓洞原、周祚新、馮維京、胡起鳴、胡光奎、田種玉等十數人皆死。國昌、鳳奇一門盡死。

同時赴死的還有：知府張鳳奇，推官盧成功，盧龍教諭趙允殖，副總兵焦延慶，東勝衛指揮張國翰以及家居的中書舍人廖汝欽，武舉唐之俊，生員韓洞原、周祚新、馮維京、胡起鳴、胡光奎、田種玉等十幾人。鄭國昌和張鳳奇滿門盡死。皇帝知道了這件事後，追贈鄭國昌爲太常

事聞，贈國昌太常卿，鳳奇光禄卿，并賜祭葬，蔭一子。成功等贈恤有差。鳳奇，陽曲人，起家鄉舉。

卿，張鳳奇爲光禄卿，賜予祭奠和安葬，各封蔭他們一個兒子做官。盧成功等亦按級别給予追贈和撫恤。張鳳奇是陽曲人，由鄉試中舉開始做官。

黨還醇　安上達　任光裕(等)

黨還醇，字子貞，三原人。天啓五年進士。授休寧知縣，有善政，以父憂歸。崇禎二年服闋，起官良鄉。十二月，大清兵薄城，督吏民乘城拒守。或言縣小無兵，盍避去。還醇毅然曰："吾守土吏也，去將安之！"救兵不至，力屈城破，與教諭安上達、訓導李廷表、典史史之棟、驛丞楊其禮并死焉。事定，父老覓還醇尸，得之草間，赤身面縛，體被數槍，群哭而殮之。

黨還醇，字子貞，三原人。天啓五年進士。被任命爲休寧知縣，有良好的政績，因爲父親去世而離職回家服喪。崇禎二年守喪期滿，起用任職於良鄉。十二月，大清的軍隊迫近良鄉城，黨還醇率領官民登上城墻防守。有人説小縣没有武裝部隊，爲什麽不離開避難。黨還醇毅然説："我是守土官吏，離開這裏往哪兒走！"没有人來救援他們，因力量不支而城被攻破，黨還醇與教諭安上達、訓導李廷表、典史史之棟、驛丞楊其禮一起赴死。事件平息後，父老們去尋找黨還醇的尸體，在草叢中發現了他，他赤裸着身子，頸上繫着繩子，身上被刺了好幾槍。衆人哭着裝殮了他。

上達，貴州安順人。萬曆末年舉於鄉，謁選得教諭，至是闔門死難。

安上達，貴州安順人。萬曆末年鄉試中舉，赴吏部應選得了教諭之官，在這次事件中，他全家死難。

事聞，贈還醇光禄丞，予祭葬，有司建祠，官其一子。之棟等亦贈恤，給驛歸其喪。已而吏科上言："還醇城亡與亡，之死靡貳，猶曰有守土責也。上達、之棟等，微員末秩，亦能致命遂志，有死無隕。宜破格褒崇，以爲世勸。朝廷必不惜今日之虚名，作將來之忠義。乃僅贈國學教職、良鄉主簿，於聖主優恤之典謂何！"帝感其言，下部更議，乃贈上達、廷表《五經》博士，與之棟等及千户蕭如龍、何秉忠，百户李隆并配祀還醇祠。武舉陳蠡測、諸生梅友松等十五人，烈婦朱氏等十七人，并建坊旌表。順天府尹劉宗周以上達得死難之正，請贈翰苑官坊，不報。

事情上報朝廷，皇帝追贈黨還醇爲光禄丞，給予祭奠和安葬，主管官吏爲他修建了一座祠廟，安排他一個兒子做官。史之棟等也得到追贈和撫恤，調派官家驛車送其靈柩回鄉。不久吏科官員上奏道："黨還醇與城共存亡，義無反顧，走向死地，還説有守土之責。安上達、史之棟等人，官小人微，也能效命以實現志向，死而不朽。應該對他們破格褒獎，以鼓勵人心。朝廷决不能吝惜今天給他們的虚名，這是用來激勵將來的忠義。現在僅僅賜予國學教職或良鄉主簿，怎麽説是聖主優待體恤的恩情呢！"皇帝被觸動了，把他的奏議下達給吏部重新討論，於是追贈安上達、李廷表爲《五經》博士，與史之棟等以及千户蕭如龍、何秉忠，百户李隆等人一起在黨還醇祠堂裏享受配祀。武舉陳蠡測、生員梅友松等十五人，烈婦朱氏等十七人，都建立牌坊予以表彰。順天府府尹劉宗周認爲安上達死得正義，請求追贈他爲翰苑官坊，皇帝没有回應。

是時，列城以死事聞者，更有香河知縣任光裕、灤州知州楊燫。光裕贈恤如還醇，燫贈光禄少卿，并任一子。

當時，各個城池上報爲國死難的官員，還有香河知縣任光裕、灤州知州楊燫。任光裕按黨還醇的規格給予追贈和撫恤，楊燫被追贈爲光禄少卿，都任用一個兒子做官。

李獻明　王元雅　何天球　徐澤　武起潛

李獻明，字思皇，壽光人。崇禎元年進士。授保定推官。明年十一月，大清兵臨遵化，巡撫王元雅與推官何天球、遵化知縣徐澤及先任知縣武起潛等憑城拒守。時獻明以察核官庫駐城中。或謂此邑非君所轄，去無罪。獻明正色曰："莫非王土，安敢見危避難?"請守東門，城破死之。

李獻明，字思皇，壽光人。崇禎元年進士。被任命爲保定推官。次年十一月，大清的軍隊逼近遵化，巡撫王元雅與推官何天球、遵化知縣徐澤及前任知縣武起潛等依憑城池拒守。當時李獻明因爲察核官庫駐在城裏。有人説此城不是您所管轄的，您離開也無罪。李獻明正色回答："普天之下都是我皇的土地，我怎麼敢見到危難就逃避?"請求鎮守東門，城破後被殺死。

元雅，太原人。爲巡撫數月即遇變，自縊死。天球以永平推官理遵化軍餉。澤，字兑若，襄陽人，獻明同年進士。莅任七日，與天球、起潛并殉難。

王元雅，是太原人。任巡撫纔幾個月就遭遇事變，上吊自殺。何天球以永平推官的身份兼管遵化的軍餉籌備。徐澤，字兑若，襄陽人，與李獻明是同年考中的進士。他到任僅僅七天，就同何天球、武起潛一起殉難。

起潛，字用潛，進賢人。天啓五年進士。初爲武清知縣，有諸生爲人所訐，納金酒瓮以獻。起潛召學官及諸生貧者數人，置瓮庭中，謂之曰："美酒不可獨享，與諸生共之。"酒盡，金見，其人惶恐請罪，即以金分畀貧者。治縣一年，有聲，調繁遵化。坐事被劾，解官候代，遂及於難。

武起潛，字用潛，進賢人。天啓五年進士。開始擔任武清知縣時，有一個生員被别人揭發，此人將金錢放在酒罎裏獻給他。武起潛請來學官和幾個貧困的生員，把酒罎搬到庭院中，對他們説："美酒不可獨享，同你們一塊兒享受。"酒喝完了，金錢露了出來，那個生員惶恐地請罪，武起潛於是將錢分給貧困的生員。他治理該縣一年，有美政的名聲，調到政務繁難的遵化。因爲犯事被彈劾，解除職務等候替補，於是趕上了這場災難。

巡撫方大任論畿輔諸臣功罪，因言元雅有失城罪，而一死節概凛然，足以蓋愆。樞輔孫承宗請恤殉難諸臣，亦首元雅。帝贈獻明、天球光禄少卿，澤光禄丞，俱廕一子。元雅以大吏失城，贈恤不及。

巡撫方大任在評議京畿諸臣的功罪時，説王元雅有失城之罪，而大義凛然以死殉國，足以覆蓋其罪過了。樞輔孫承宗請求撫恤殉難諸臣，亦首推王元雅。皇帝追贈李獻明、何天球爲光禄少卿，徐澤爲光禄丞，都各蔭庇一個兒子做官。王元雅作爲大吏而丢了城池，没有對他進行追封撫恤。

張春

張春，字泰宇，同州人。萬曆二十八年舉於鄉。歷刑部主事，勵操行，善談兵。天啓二年，遼東西盡

張春，字泰宇，同州人。萬曆二十八年鄉試中舉。歷任刑部主事，磨礪操行，善於談論軍事。天啓二年，遼東、遼西全部失守，朝廷急需

失，廷議急邊才，擢山東僉事，永平、燕建二路兵備道。時大軍屯山海關，永平爲孔道，士馬絡繹，關外難民雲集。春運籌有方，事就理而民不病。累轉副使、參政，仍故官。七年，哈剌慎部長汪燒餅者，擁衆窺桃林口，春督守將擒三人。燒餅叩關願受罰，春等責數之，誓不敢叛。

衛邊之才，把他提升爲山東僉事，永平、燕建二路的兵備道。當時大軍駐扎在山海關，永平成了交通要道，人馬絡繹不絶，關外的難民雲集這裏。張春管理有方，事情理順了而民衆不受苦。屢次轉任副使、參政，仍任原官。七年，哈剌慎的部長汪燒餅，帶領他的徒衆到桃林口窺探情况，張春指揮守將擒獲三個人。汪燒餅叫開關門表示願意受罰，張春等人責備他，汪燒餅等發誓不敢造反。

崇禎元年，改關内道。兵部尚書王在晋惑浮言，劾春嗜殺，一日梟斬十二人。春具揭辯，關内民亦爲訟冤。在晋復劾其通奄剋餉，遂削籍，下法司治。督師袁崇焕言春廉惠，不聽。御史李炳言："春疾惡過甚，爲人中傷。夫殺之濫否，一勘即明，乞免提問。"不從。明年，法司言春被劾無實，乃釋之。

崇禎元年，張春調任關内道。兵部尚書王在晋被流言所迷惑，彈劾張春嗜殺，一天斬首示衆十二人。張春寫出揭帖辯駁，關内的百姓也爲他訴冤。王在晋又告發他勾結宦官剋扣糧餉，因而被革職，交給司法官審判。督師袁崇焕説張春廉潔仁惠，皇帝不聽。御史李炳説："張春疾惡太過，被人所中傷。他殺人是否太多，一調查就明白了，請求不要提審他。"皇帝不聽。次年，司法官説張春被告發的罪行没有事實根據，就釋放了他。

三年正月，永平失守，起春永平兵備參議。春言："永平統五縣一州，今郡城及灤州、遷安并失，昌黎、樂亭、撫寧又關内道所轄。臣寄迹無所，當駐何城？臣以兵備名官，而實無一兵，操空拳入虎穴，安能濟事。乞於赴援大將中，敕一人與臣同事，臣亦招舊日義勇率之自效。臣身已許此城，不敢少規避。但必求實濟封疆，此臣區區之忠，所以報聖明而盡臣職也。"因言兵事不可預泄，乞賜陛見，面陳方略，帝許之。既入對，帝數稱善，進春參政。已而偕諸將收復永平諸城，論功加太僕少卿，仍莅兵備事，候巡撫缺推用。時乙榜起家者多授節鉞，而春獨需後命，以無援於朝也。永平當兵燹之餘，閭閻困敝。春盡心撫恤，人益懷之。

三年正月，永平失守，起用張春爲永平兵備參議。張春説："永平統領五縣一州，現在郡城和灤州、遷安都失守了，昌黎、樂亭、撫寧又是關内道的轄區。臣無處立脚，該駐在哪個城市？臣名爲兵備，而實無一兵，揮着空拳進入虎穴，怎麽能成事。請求在赴援的大將中，派遣一人和臣共事，臣也招募過去的義勇兵，帶着他們效命立功。臣的身軀已經許給這座城池，不敢絲毫有所逃避。衹是一定要爲邊疆辦些事情，這是臣用來報效聖明而盡自己職分的微薄忠心。"於是又説軍事機密不可泄露，請求皇帝賜他在殿下相見，面陳用兵策略，皇帝答應了。他進殿對答，皇帝多次稱好，升他任參政。後來他偕同衆將收復了永平等城，論功行賞，加官太僕少卿，仍然執掌兵備之事，等候巡撫有缺即推舉補用。當時憑乙榜做官的多授官節鉞，而張春獨等待任命，因爲他在朝廷没有後臺。永平在兵火之後復歸，街院破敝。張春盡心撫恤，人民更加懷念他。

四年八月，大清兵圍大凌河新城，命春監總兵吴襄、宋偉軍馳救。

四年八月，大清兵包圍了大凌河新城，皇帝命令張春監督總兵吴襄、宋偉的部隊飛馳前去救

九月二十四日渡小凌河。越三日次長山，距城十五里，大清兵以二萬騎來逆戰。兩軍交鋒，火器競發，聲震天地。春營被衝，諸軍遂敗，襄先敗，春復收潰衆立營。時風起，黑雲見，春命縱火，風順，火甚熾，天忽雨反風，士卒焚死甚衆。少頃雨霽，兩軍復鏖戰，偉力不支亦走。春及參將張洪謨、楊華徵，游擊薛大湖等三十三人俱被執，部卒死者無算。諸人見我太宗文皇帝皆行臣禮，春獨植立不跪。至晚，遣使賜以珍饌。春曰："忠臣不事二君，禮也。我若貪生，亦安用我。"遂不食。越三日，復以酒饌賜之，春仍不食，守者懇勸，感太宗文皇帝恩，始一食。令剃髮，不從。居古廟，服故衣冠，迄不失臣節而死。

援。九月二十四日渡過小凌河。三天以後駐扎在長山，離城十五里，大清的騎兵兩萬人來迎戰。兩軍交鋒，競相發射火器，聲音震天動地。張春的營壘被衝破，諸軍於是敗北，吴襄先敗，張春又將潰敗的兵衆收攏重新立營。那時風起，黑雲出現在天空，張春下令放火，風順火勢，燃燒熾烈，天忽然下雨，反向颳風，燒死很多士卒。過一會兒雨停，兩軍再次鏖戰，宋偉力量不支亦敗退。張春和參將張洪謨、楊華徵，游擊薛大湖等三十三人都被俘虜，戰死的部卒不可計數。被俘的人見了我太宗文皇帝，都行臣子之禮，衹有張春直立不跪。到晚上，太宗派使者給他送去美味珍肴。張春説："忠臣不事奉二主，這是禮節。我若是貪生怕死，又怎麽會叫我擔當此任。"因而不吃。三天以後，皇帝又賜他一桌酒肉，他仍舊不吃，看守的人懇切地勸他，有感於太宗文皇帝的恩典，他纔吃了一餐。又叫他剃去前額的頭髮，他不允許。張春居於古廟，穿着明朝的服裝，終於不失臣節而死。

初，襄等敗書聞，以春守志不屈，遥遷右副都御史，恤其家。春妻翟聞之，慟哭，六日不食，自縊死。當春未死時，我大清有議和意，春爲言之於朝，朝中嘩然詆春。誠意伯劉孔昭遂劾春降敵不忠，乞削其所授憲職。朝議雖不從，而有司繫其二子死於獄。

當初，吴襄失敗的消息報到朝廷，皇帝因爲張春守志不屈，遥升他爲右副都御史，安恤其家屬。張春的妻子翟氏聽到了這個消息，慟哭不已，六天不吃飯，上吊自殺。在張春還未死時，我大清有講和之意，張春把這個意思轉達給朝廷，朝中大臣嘩然詆毁他。誠意伯劉孔昭因此彈劾張春投降敵人，不忠心，請求革除他的都御史職務。朝廷議論雖然没有采用此説，但有關官員抓了他的兩個兒子，死在獄中。

閻生斗　李師聖(等)

閻生斗，字文瀾，汾西人。由歲貢生歷保安知州。大清兵入保安，生斗集吏民固守。城破，被執死之。判官李師聖、吏目王本立、訓導張文魁亦同死，時崇禎七年七月也。八月入靈丘，知縣蔣秉采募兵堅守，力屈衆潰，投繯死，合門殉之。守備于世奇，把總陳彦武、馬如豸，典史張標，教諭路登甫并鬥死。事聞，贈生斗太僕少卿，餘贈恤如制。秉采，字

閻生斗，字文瀾，汾西人。由歲貢生歷官保安知州。大清兵攻打保安，閻生斗招集官民堅守。城池攻破後，被活捉而死。判官李師聖、吏目王本立、訓導張文魁亦跟他一起赴死，當時是崇禎七年七月。八月大清兵攻打靈丘，知縣蔣秉采招募兵卒堅守，因力量不足而被擊潰，自縊而死，全家都殉難。守備于世奇，把總陳彦武、馬如豸，典史張標和教諭路登甫都戰死。事情上報明廷，皇帝追贈閻生斗爲太僕少卿，其餘人都按制度贈官撫恤。蔣秉采，字衷白，是全州的舉

衷白，全州舉人。

王肇坤　王一桂　上官藎(等)

王肇坤，字亦資，蘭谿人。崇禎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改御史。初，流賊破鳳陽，疏言兵驕將悍之弊，請假督撫重權，大將犯軍令者，便宜行戮。得旨申飭而已。出巡山海、居庸二關。

九年七月，大清兵入喜峰口，肇坤激衆往禦，不敵，退保昌平。被圍，與守陵太監王希忠，總兵官巢丕昌，户部主事王一桂、趙悦，攝知州事保定通判王禹佐分門守。有降丁二千爲内應，城遂破，肇坤被四矢兩刃而死。丕昌出降。一桂、悦、禹佐、希忠及判官胡惟忠、吏目郭永、學正解懷亮、訓導常時光、守備咸貞吉皆死之。禹佐子亦從父死。

一桂，黄岡舉人，督餉昌平，以南城最衝，身往扼之。俄西城失守，被執死。妻妾子女暨家衆二十七人悉赴井死。悦以公事赴昌平，遂遇難。

未幾，大清兵攻順義。知縣上官藎，字忠赤，曲沃人。起家鄉舉，廉執有聲，在官三年，薦章十餘上。與游擊治國器、都指揮蘇時雨等拒守。城破，藎自經。國器、時雨及訓導陳所蘊皆死。尋破寶坻，知縣趙國鼎、主簿樊樞、典史張六師、訓導趙士秀皆死。國鼎，山西樂平人。鄉試第一，崇禎七年進士。破定興，教諭灤州熊嘉志殉節死。破安肅，知縣臨清鄭延任與妻同殉。教諭靈壽耿三麟亦死之。

事聞，贈肇坤大理卿，予祭葬，官一子。一桂、悦并贈太僕少卿，蔭子祭葬，餘贈恤如制。

人。

王肇坤，字亦資，蘭谿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官刑部主事，改任御史。起初，流寇攻破鳳陽，他上疏陳述兵驕將悍的弊病，請求將大權交給都督巡撫，使他們能够對違犯軍令的大將處以極刑，不用上報。等得到了皇帝的詔令，再向全軍申明即是。出京巡察山海關和居庸關。

九年七月，大清兵進入喜峰口，王肇坤激勵兵衆前往抵擋，抵擋不住，退回去保守昌平。被包圍，王肇坤與守陵園的太監王希忠，總兵官巢丕昌，户部主事王一桂、趙悦，代理知州事保定通判王禹佐分守各個城門。而城中有兩千降卒作爲内應，於是城被攻破，王肇坤身中四箭兩刀而陣亡。巢丕昌出城投降。王一桂、趙悦、王禹佐、王希忠以及判官胡惟忠、吏目郭永、學正解懷亮、訓導常時光、守備咸貞吉都殉難。王禹佐的兒子亦跟着父親殉難。

王一桂，黄岡舉人，在昌平督辦軍餉，因爲南城最當要衝，他親自前往把守。不久西城失守，他被俘身死。王一桂的妻妾子女連同家丁僕役等二十七人全部跳井自殺。趙悦因公赴昌平辦事，在此遇難。

不久，大清兵攻打順義。順義知縣上官藎，字忠赤，曲沃人。由鄉試中舉步入仕途，處理事務清廉有好名聲，他做官三年，十餘次送上奏章。在這次戰役中，他和游擊治國器、都指揮蘇時雨等拒敵守城。城被攻破後，上官藎自縊身死。治國器、蘇時雨以及訓導陳所蘊亦都赴死。很快大清兵又攻破寶坻，知縣趙國鼎、主簿樊樞、典史張六師和訓導趙士秀全部殉職。趙國鼎是山西樂平人。鄉試第一名，崇禎七年進士。大清兵打下定興，教諭灤州人熊嘉志殉節而死。打下安肅，知縣臨清人鄭延任與妻子一同殉難。教諭靈壽人耿三麟亦殉難。

他們的事迹上報朝廷，皇帝追贈王肇坤爲大理卿，給予祭奠和安葬，録用一個兒子做官。王一桂、趙悦都追贈爲太僕少卿，給予祭奠和安葬，封蔭兒子做官，其餘的人都按制度贈官撫恤

家屬。

孫士美

孫士美，青浦人。由鄉舉授舒城教諭。崇禎八年春，賊來犯，縣令以公事出，士美代守七十餘日，城以全。明年擢知深州。十一年冬，大清兵至，力守三日，城破，自剄於角樓。父訥亦自縊，一家死者十三人。贈太僕少卿，訥亦被旌。

孫士美，青浦人。鄉試中舉授官舒城教諭。崇禎八年春天，賊兵來犯，縣令因公外出，孫士美代他守城達七十多天，舒城得以保全。次年提升爲深州知州。十一年冬，大清兵來到，他奮力守城三天，城被攻陷，在角樓上拔劍自殺。他的父親孫訥也自縊，一家人跟着他殉難的達十三個。被追贈爲太僕少卿，孫訥亦受到表彰。

是時，畿輔諸郡悉被兵，長吏多望風遁，失城四十有八。任丘白慧元、慶都黄承宗、靈壽馮登鰲、文安王鑰、蠡縣王采、新河崔賢、鹽山陳誌、故城王九鼎，皆以殉難聞。他若青縣張文煥、興濟錢珍、慶雲陳緎，城破被殺。教官死難者則有劉廷訓、張純儒、唐一中。鄉官則喬若雯、李禎宁最著。而棄城者，吴橋知縣李蓁隆等十人，皆坐死。

那個時候，京城附近的郡縣都陷入戰火之中，地方長官多望風而逃，四十八座城池失守。任丘的白慧元、慶都的黄承宗、靈壽的馮登鰲、文安的王鑰、蠡縣的王采、新河的崔賢、鹽山的陳誌、故城的王九鼎，都因爲殉難而知名。其他像青縣的張文煥、興濟的錢珍、慶雲的陳緎，都在城陷以後被殺。死難的教官有劉廷訓、張純儒和唐一中。鄉官以喬若雯和李禎宁最爲著名。棄城而逃者，有吴橋知縣李蓁隆等十人，都被判了死罪。

白慧元　李禎宁　黄承宗(等)

白慧元，青澗人。崇禎七年進士。居官善祛蠹，吏民畏之。九年以守城功，命減俸行取。會與大閹有隙，摭其罪於帝，逮治之，未行，大兵已抵城下，乃與代者李廉仲共守。無何，廉仲縋城遁，慧元躬擐甲胄，防禦甚力。及城破，一門俱死，贈僉事。

白慧元，青澗人。崇禎七年進士。他在任上善於祛除官府中的蠹蟲，官吏百姓都畏懼他。九年，因爲守城有功，皇帝命令減少他的俸禄而調任京官。恰逢與大宦官有矛盾，羅織他的罪過上報皇帝，皇帝下令逮捕他治罪，還没有出行，大清兵已抵達城下，他就同取代自己職務的李廉仲一起守城。不久，李廉仲從城墻上縋下逃跑，白慧元親自穿戴甲胄，防禦甚爲努力。等到城被攻破，白家一門全部殉難，皇帝追贈他爲僉事。

鄉官李禎宁，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歷山西按察使，罷歸，佐慧元拒守。城破，率家衆格鬥，身中數槊而死，一門從死者數人。

鄉官李禎宁，是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歷任山西按察使，被罷官回家，輔助白慧元拒守城池。城陷之後，率領家丁格鬥，被長矛刺中數次，身死，家中數人跟着他自盡。

承宗，未詳何許人。馮登鰲，膚施舉人，其從父大緯爲蠡縣訓導，亦死。王鑰，武功舉人。王采，澤州人，進士。崔賢，弋州舉人。誌、九鼎，亦未詳何許人，誌自經死，九鼎戰死城上，各贈恤有差。

黄承宗，不清楚是什麼地方人。馮登鰲，是膚施的舉人，他的叔父馮大緯是蠡縣訓導，也死於此役。王鑰，是武功的舉人。王采，是澤州人，進士。崔賢，是弋州的舉人。陳誌、王九鼎也不清楚是什麼地方人，陳誌上吊自殺，王九鼎戰死在城上，皇帝對他們都按級别贈官和撫恤。

劉廷訓　張純儒(等)

劉廷訓，順天通州人。歲貢生，爲吴橋訓導。崇禎十一年，大清兵入畿内，知縣李綦隆欲遁，廷訓止之，與共守。外圍將合，綦隆縋城走。廷訓急趨城上，語守者曰："守死，逃亦死，盍死於守，爲忠義鬼乎!"衆泣諾，乃堅拒三晝夜。廷訓中流矢，束胸力戰，又中六矢乃死。逾月，其子啓棺更殮，面如生。

劉廷訓，順天通州人。歲貢生，任吴橋訓導。崇禎十一年，大清兵進入京城郊區，知縣李綦隆想逃跑，劉廷訓制止了他，與他一起守城。城外的包圍圈快要合攏，李綦隆從城上縋下去逃遁。劉廷訓急忙跑到城上對守軍説："守城是死，逃也是死，爲何不守城而死，做個忠義鬼呢!"士卒流着眼淚答應，堅守了三晝夜。劉廷訓被流矢擊中，他裹束了受傷的胸部繼續作戰，又中了六箭，身亡。一個多月以後，他的兒子打開棺材重新裝殮，發現他的面容還像生前一樣。

張純儒，新安人，爲臨城訓導，率諸生共城守，城破死之。唐一中，全州人，爲鉅鹿教諭，抗節死。

張純儒，新安人，任臨城訓導，他率領生員們一同守城，城破後死難。唐一中，全州人，任鉅鹿教諭，堅持節操而死。

喬若雯　李崇德(等)

喬若雯，臨城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中書舍人，遷禮部主事。崇禎元年春，廷臣争擊魏忠賢黨，若雯亦兩疏劾兵部侍郎秦士文，御史張訥、智鋌，備列其傾邪狀。尋言："故輔魏廣微，罪惡滔天，致先帝冒桓、靈之名，罪不下忠賢。其徒陳九疇、張訥、智鋌爲之鷹犬，專噬善類，罪不下'彪、虎'。乞死者削其官階，生者投之荒裔。"帝責其詆毁先帝，而九疇等下所司行遣。若雯尋改吏部，遷員外郎。出爲兖州知府，剔除積弊，豪猾斂手。以疾歸，士民遮道泣送。及城陷，若雯端坐按劍以待，遂被殺。

喬若雯，臨城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官中書舍人，升遷爲禮部主事。崇禎元年春天，朝臣都争着打擊魏忠賢死黨，喬若雯也兩次上疏告發兵部侍郎秦士文，御史張訥、智鋌，詳細列出他們邪僻的罪狀。不久又説："過去的輔臣魏廣微，罪惡滔天，造成先帝頂着漢桓帝和靈帝一般的惡名，他的罪惡不在魏忠賢之下。他的黨徒有陳九疇、張訥和智鋌，他們做他的鷹犬，專門咬嚙善良之輩，罪惡不在'彪、虎'之下。請求將他們死了的削除官階，活着的流放到荒遠地區。"皇帝責備他詆毁先帝，而將陳九疇等人下交有關機構處置。不久喬若雯又改在吏部任職，升遷爲員外郎。後出京任兖州知府，他在兖州剔除積弊，使那些巨奸大猾不得不收手。因爲生病離職還鄉，士人百姓攔路哭泣相送。城被攻陷的時候，喬若雯端坐着，手按着劍等待兵來，於是被殺。

時鄉官李崇德、董祚、魏克家并以城亡殉難。崇德，青縣人。祚，隆平人。克家，高陽人。皆舉人。崇德歷户部員外郎。祚未仕。克家爲鄒平知縣，有善政。若雯贈太常少卿，餘贈恤有差。

當時鄉官李崇德、董祚、魏克家都爲城亡而殉難。李崇德，青縣人。董祚，隆平人。魏克家，高陽人。他們都是舉人。李崇德做過户部員外郎。董祚没有做官。魏克家任鄒平知縣，有良好的治政措施。皇帝追贈喬若雯爲太常少卿，其他的人都按級别追贈和撫恤。

張秉文　宋學朱(等)

張秉文，字含之，桐城人。祖淳，官參政，事具《循吏傳》。秉文舉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歷福建右參政，與平海寇李魁奇。崇禎中，歷廣東按察使，右布政使，調山東爲左。

十一年冬，大清兵自畿輔南下。本兵楊嗣昌檄山東巡撫顏繼祖移師德州，於是濟南空虛，止鄉兵五百，萊州援兵七百，勢弱不足守。巡按御史宋學朱方行部章丘，聞警馳還，與秉文及副使周之訓、翁鴻業，參議鄧謙，鹽運使唐世熊等議守城，連章告急於朝。嗣昌無以應，督師中官高起潛擁重兵臨清不救，大將祖寬、倪寵等亦觀望。大清兵徇下州縣十有六，遂臨濟南。秉文等分門死守，晝夜不解甲，援兵竟無至者。

明年正月二日，城潰，秉文擐甲巷戰，已被箭，力不能支，死之。妻方、妾陳，并投大明湖死。學朱、之訓、謙、世熊及濟南知府苟好善、同知陳虞胤、通判熊烈獻、歷城知縣韓承宣皆死焉，德王由樞被執。秉文贈太常寺卿，之訓、謙光祿卿，承宣光祿少卿，皆建特祠，餘贈恤如制。學朱死，不得尸，疑未實，獨格不予。福王時，贈大理卿。鴻業及推官陸燦不知所終，贈恤亦不及。

學朱，字用晦，長洲人。崇禎四年進士。爲御史，嘗抗疏劾楊嗣昌、田維嘉，時論壯之。之訓，黄岡人，進士。累官浙江按察使，坐事貶官，被薦未擢而遘難。望闕再拜，與妻劉偕死，闔門殉之。謙，孝感人，進士。戰於城上，與季父有正偕死，母莫氏匿民間不食死，族戚傔從死者四十餘人。世熊，灌陽舉人，分守西

張秉文，字含之，桐城人。他的祖父張淳，官至參政，張淳的事迹詳見《循吏傳》。張秉文考中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歷任福建右參政，參預了討平海盜李魁奇的戰役。崇禎年間，歷任廣東按察使，右布政使，又調任山東爲左布政使。

十一年冬天，大清軍隊從京郊南下。兵部尚書楊嗣昌發檄文令山東巡撫顏繼祖將軍隊帶到德州，於是濟南空虚，僅有五百鄉兵在那裏，萊州有援兵七百人，勢力薄弱不足守城。巡按御史宋學朱正巡察轄區來到章丘，聽到報警飛馳趕回濟南，與張秉文和副使周之訓、翁鴻業，參議鄧謙，鹽運使唐世熊等商量守城之事，聯名上奏章向朝廷告急。楊嗣昌啞口無言，督師宦官高起潛在臨清坐擁重兵不來救援，大將祖寬、倪寵等亦在旁觀望。大清軍隊在運動中攻下十六個州縣，於是兵臨濟南。張秉文等分兵死守城門，晝夜不解鎧甲，終究没有援兵到達。

次年正月二日，濟南城被攻破，張秉文披甲巷戰，被箭射中，力量不支，身亡。他的妻子方氏、妾陳氏都投大明湖自盡。宋學朱、周之訓、鄧謙、唐世熊和濟南知府苟好善、同知陳虞胤、通判熊烈獻、歷城知縣韓承宣全都殉難，德王朱由樞被俘。崇禎皇帝追贈張秉文爲太常寺卿，贈周之訓、鄧謙爲光禄卿，韓承宣爲光禄少卿，爲他們各自建立專門的祠廟，其他人都按制度予以贈官撫恤。宋學朱死了以後，找不到他的尸體，皇帝懷疑事實不確切，把他擱置在一邊不予贈恤。福王時，追贈他爲大理卿。翁鴻業和推官陸燦下落不明，也没有對他們進行追贈和撫恤。

宋學朱，字用晦，長洲人。崇禎四年進士。他被任命爲御史，曾直言上書揭發楊嗣昌和田維嘉，當時輿論都稱贊他勇敢。周之訓，黄岡人，進士。累積功勞升遷任浙江按察使，因犯事被貶官，後又被舉薦，未及提升便遇難。臨死前，他遥望皇宫拜了兩拜，同妻子劉氏一起赴死，周家滿門殉難。鄧謙，孝感人，進士。他登城抗戰，與小叔父鄧有正一起戰死，他的母親莫氏躲在民間，絶食而死，其本家、親戚跟隨而死的達四十

門，被殺。好善，醴泉人，進士。虞胤，未詳。烈獻，黃陂貢生，城破，與二子俱死。承宣，大學士爌孫，進士，與妻妾同死。有劉大年者，江西廣昌人。官兵部主事，奉使南京，還朝，道歷城，城破抗節死。贈光禄少卿。

時大清兵所破州縣，守令失城者，皆論死。而臨邑宋希堯、博平張列宿、茌平黃建極、武城李承芳、丘縣高重光，皆以死節蒙贈恤。重光，字秀恒，保定人。由貢生爲柏鄉訓導，率蒼頭擊盜以全城，遂擢爲令。及大軍至，吏民欲負之逃，重光不可，抱印赴井死。

其縉紳殉難者，恩縣李應薦，天啓時，官御史，以附魏忠賢，麗名逆案。至是，捐貲募士，佐有司力守城，城破。身被數刃而死。歷城劉化光與子漢儀先後舉於鄉，父子俱守城力戰死，贈恤有差。

顏胤紹　趙珽　姚汝明　陳三接

顏胤紹，字賡明，曲阜人，復聖六十五代孫也。崇禎四年進士。歷知鳳陽、江都、邯鄲，遷真定同知，守城剿寇有功。十五年，擢河間知府，比歲大饑，死亡載道，寇盜充斥，拊循甚至。閏十一月，大清兵至，與參議趙珽、同知姚汝明、知縣陳三接等堅守。援兵雲集，率逗遛。胤紹知城必破，豫集一家老稚於室中，積薪繞之，而身往城上策戰守。城破，趨歸官舍，舉火焚室，衣冠北向再拜，躍入火中同死。

珽，字秉珪，慈谿人。崇禎元年進士。知南安、侯官二縣，屢遷河間兵備僉事，一門十四人悉被難。

餘人。唐世熊，灌陽舉人，他分守西門，被殺害。荀好善，醴泉人，進士。陳虞胤，生平不詳。熊烈獻，黃陂的貢生，城被攻破後，他與兩個兒子一起殉難。韓承宣，是大學士韓爌的孫子，進士，城陷後他與妻妾一同赴死。有個叫劉大年的，是江西廣昌人。任兵部主事，奉命到南京辦事，回京，經過歷城，城被攻破，他堅持節操而死。皇帝追贈他爲光禄少卿。

當時被大清兵攻陷的州縣，丢失城池的長官，一律判死罪。而臨邑的宋希堯、博平的張列宿、茌平的黃建極、武城的李承芳、丘縣的高重光，都因爲守節而死，蒙皇帝追贈撫恤。高重光，字秀恒，保定人。由貢生任柏鄉訓導，曾率領蒼頭抗擊强盜，保全了柏鄉城，於是提升爲柏鄉令。清大軍打來時，官吏百姓要背着他逃跑，高重光不答應，懷抱大印投井自殺。

殉難的士大夫，有恩縣的李應薦，天啓時他擔任御史，因爲阿附魏忠賢，被列名於逆案之中。到這時，他拿出家資招募戰士，輔助主管官員竭力保衛城池。城被攻破，他身中數刀而死。又有歷城人劉化光和他的兒子劉漢儀先後鄉試中舉，在這次戰鬥中，父子倆都守城，奮力作戰而死，皇帝按等級對他們追贈撫恤。

顏胤紹，字賡明，曲阜人，是顏淵的第六十五代孫。崇禎四年進士。他歷任鳳陽、江都、邯鄲知縣，又升遷爲真定同知，在真定守城剿賊有功。十五年，提升爲河間知府，遇上連年大災荒，餓死的人滿路都是，盜匪遍地，他安撫得很周到。閏十一月，大清兵來到河間，他與參議趙珽、同知姚汝明、知縣陳三接等登城堅守。城外援兵雲集，但祇是踟躕觀望。顏胤紹知道城必然會被攻破，預先將一家老小集中在内室，周圍堆上木柴，自己到城上指揮戰守。城陷後，他跑回官舍，點火燒内室，穿戴好衣冠朝北方拜了兩拜，然後躍入火中，與家人同死。

趙珽，字秉珪，慈谿人。崇禎元年進士。任南安、侯官二縣的知縣，幾次升遷，做到河間的兵備僉事，這次他全家十四人一起殉難。

汝明，夏縣人。天啓初，舉於鄉。性孝友。崇禎間歲大祲，傾廩振濟，立義冢，瘞暴骨。授蠡縣知縣，聞鄉邑又饑，貽書其子令振救如初。後官河間，與妾任同死。

三接，文水人。舉崇禎六年鄉試，知河間縣。歲旱饑，人相食。三接至，雨即降。有疑獄，數年不决，至即决之。妻武氏賢，三接見封疆多故，遣之歸，答曰："夫死忠，妻死節，分也。"三接巷戰死，武從之。

珽贈太僕卿，胤紹光祿卿，汝明、三接并僉事。

周而淳　趙熚(等)

有周而淳者，掖縣人。由進士拜兵科給事中，與同官六人分督畿輔諸郡城守事。而淳甫至河間，城即被圍，遂與諸臣同死，贈太常少卿。

先是，大兵入霸州，兵備副使趙熚偕知州丁師羲、里居參政李時芃等督士民固拒。援軍不至，城遂破。熚整冠帶自盡，子琬同死。師羲、時芃皆死之。熚，字黄如，河津人，崇禎七年進士，贈光祿卿。師羲，字象先，楚雄人。選貢生，贈參議。時芃，進士，累官參政，贈太常卿。

吉孔嘉　王端冕(等)

吉孔嘉，洋縣人。幼時訴父冤於巡按御史，獲釋，以孝稱。舉崇禎三年鄉試。授寧津知縣，蠲繁苛，除寇賊，闔邑頌德。累遷順德知府。十五年冬，大清兵臨城，與鄉官知府傅梅，中書舍人孟魯鉢、張鳳鳴募兵，悉力拒守，力屈城破，孔嘉與妻張、長子惠迪、次子婦王俱死。贈太僕少

姚汝明，夏縣人。天啓初年，鄉試中舉。他天性孝順友善。崇禎年間大災荒，他傾倉賑濟災民，又建立義冢，掩埋暴露在外的尸骨。授官蠡縣知縣，聽説家鄉又鬧饑荒，寫信給兒子，令他像當初那樣賑災。後調任河間，在守城戰役中與妾任氏一同死難。

陳三接，文水人。在崇禎六年鄉試中舉，任河間縣知縣。年成旱災饑荒，造成人吃人。陳三接一到任就下雨了。縣裏有幾年不决的疑案，陳三接到任立即就解决了。他的妻子武氏賢惠，陳三接見邊疆多事，打發她回去，她回答説："丈夫死於忠誠，妻子死於貞節，這是職分。"陳三接在巷戰中身亡，武氏也跟着他自殺。

趙珽死後被追贈爲太僕卿，顔胤紹被追贈爲光祿卿，姚汝明、陳三接都被追贈爲僉事。

有個叫周而淳的官員，掖縣人。由進士得官兵科給事中，他和六個同僚分别督領京城附近諸郡城的守備事務。周而淳剛到河間，城就被包圍，於是他與其餘諸臣守城而死，被追贈爲太常少卿。

在此之前，清軍攻打霸州，兵備副使趙熚和知州丁師羲、家鄉居處的參政李時芃等帶領士民堅守霸州城。援軍不到，因此城被攻破。趙熚整理好自己的官帽和衣服自殺，其兒子趙琬跟着他自殺。丁師羲和李時芃都死難。趙熚，字黄如，河津人，崇禎七年進士，追贈爲光祿卿。丁師羲，字象先，楚雄人。選拔爲貢生，追贈爲參議。李時芃，進士，數次提升做到參政，被追贈爲太常卿。

吉孔嘉，洋縣人。幼年時他曾向巡按御史訴説父親的冤情，他的父親因此獲釋，以孝著稱。崇禎三年，鄉試中舉。授官寧津知縣，免除苛捐繁税，剿滅强盗，全縣人都稱頌他的功德。幾次升遷，任順德知府。十五年冬，大清兵迫臨城下，他和鄉官知府傅梅，中書舍人孟魯鉢、張鳳鳴招募兵丁，全力拒守。因力竭而城破，吉孔嘉與妻子張氏、長子惠迪、次子媳婦王氏一起死

卿，妻子皆獲旌。梅，邢臺人。萬曆十九年舉於鄉。除知登封，有善政。遷刑部主事，治張差梃擊案，事別見。死，贈太常少卿。魯鉢，工部主事。

時以守城殉難者，有王端冕，字服先，江陵舉人。知趙州，以廉惠得民。城破，被執死之。教諭陳廣心，元城人，起家乙榜。城將破，衣冠危坐，諸子環泣請避，厲聲曰："吾平生所學何事，豈爲兒女戀戀耶！"遂被殺。訓導王一統，成安人。居家多義行，死節明倫堂。唐鉉，字節玉，睢州人。崇禎七年進士。歷定州知州，死之。高維岱，昌邑人。舉於鄉，知永清縣，視事甫旬餘即遇變，一門死之。典史李時正、教諭邸養性、鄉官劉維蕙同死。清豐破，教諭曹一貞、訓導董調元皆死。鄉官吏部郎中李其紀、黄州推官佀鶴舉、富陽知縣杜斗愚亦死之。而南樂監生鄭獻書、河間襄陽知縣賈太初、永年山東副使申爲憲皆抗節死。鉉贈右參議，維岱僉事，餘贈恤有差。

邢國璽

邢國璽，長葛人。崇禎七年進士。授濰縣知縣，改建石城，盡心民事。時帝以修城郭、練民兵、儲糗糧、備戎器四事課天下，有司率視爲具文，惟國璽奉行如詔。上官交薦，遷户部主事。運道梗於盜，有議開膠萊河者，國璽力陳其便。擢登萊兵備僉事，經度河道。

十五年，畿輔戒嚴，部檄徵山東兵入衛。國璽監督至龍岡，猝遇大清兵。部卒驚懼欲竄，國璽叱止之，身先搏戰，矢刃交加，墮馬死。撫按不奏，帝降旨嚴責，乃具聞，贈恤如制。

難。追贈爲太僕少卿，妻子兒女都獲得表彰。傅梅，邢臺人。萬曆十九年鄉試中舉，被授予登封知縣，有可稱道的好政績。升遷爲刑部主事，處理張差梃擊一案，此事見他處。死後，被追贈爲太常少卿。孟魯鉢被追贈爲工部主事。

當時因守城殉難的還有：王端冕，字服先，江陵的舉人。任趙州知州，因廉潔寬惠而得人心。城被攻破後，他被俘死難。教諭陳廣心，元城人，考中乙榜而任官。城將破時，他穿戴好衣冠正襟危坐，兒子們圍着他哭泣，請他避難，他厲聲喝道："我平生所學的拿來做什麼，難道爲了兒女就戀戀不捨嗎！"於是被殺死。訓導王一統，成安人。平素居家多有義舉，城破後在明倫堂守節自盡。唐鉉，字節玉，睢州人。崇禎七年進士。歷任定州知州，爲保衛定州而死。高維岱，昌邑人。鄉試中舉，任永清縣知縣，上任纔十幾天就遭遇事變，全家爲之而死。典史李時正、教諭邸養性、鄉官劉維蕙也都共同死難。清豐城被攻破時，教諭曹一貞、訓導董調元都死難。鄉官吏部郎中李其紀、黄州推官佀鶴舉、富陽知縣杜斗愚也死難。南樂監生鄭獻書、河間襄陽知縣賈太初、永年山東副使申爲憲都堅持氣節而死。唐鉉被追贈爲右參議，高維岱追贈爲僉事，其他人都按等級予以追贈撫恤。

邢國璽，長葛人。崇禎七年進士。授官濰縣知縣，他改建石城墻，盡心辦民事。當時皇帝規定天下辦理四件事，修繕城郭、訓練民兵、儲藏糧食和準備兵器，官員們都視爲一紙空文，祇有邢國璽按詔書奉行。他的上級交相推薦他，於是他做了户部主事。運糧的道路被强盜阻斷，有人提議開通膠萊河，邢國璽力陳其便利。被提升爲登萊兵備僉事，經營規劃河道。

十五年，京城附近戒嚴，兵部發檄文徵山東部隊入京守衛。邢國璽督軍行進到龍岡，突然遭遇大清軍隊。部卒們驚恐要逃跑，邢國璽呵叱他們站住，自己率先上前肉搏，清兵刀箭交加，他負傷墮馬而死。巡撫和按察使不將此事上報，皇帝降旨嚴厲斥責，他們纔把事情的經過報告上

時大兵下山東，直抵海州、贛榆、沭陽、豐、沛，列城將吏，或遁或降。其身死封疆者，有馮守禮、張日新、張予卿、朱迥添、任萬民等。

馮守禮

守禮，猗氏人，舉於鄉。縣令有疑獄，語訴者得馮孝廉一刺，獄即解。其人懷金以告，拒不聽。選平定州學正，諸生兄弟爭產相訐，饋以金。守禮嚴却之，勸以友悌，感悟去。歷遷知萊蕪縣。城破，與二子攄奇、拱奇并自殺。

張日新　文昌時(等)

日新，浙江建德人。由歲貢爲訓導，遷齊東教諭。見海内寇起，與諸生講藝習射，招土寇安守夏降之。及齊東被圍，與守夏登陴守，力屈及子光裔死之，妻方氏自刎，守夏亦從死。予卿知陽信，城陷殉難。迥添者，瀋陽宗室也，居潞安。由宗學貢生爲鄒平知縣，城失，全節以死。萬民，陽曲諸生。見鄉郡被寇，草《救時八議》、《守城十二策》，獻之當事，果得其用。以保舉授武城知縣，在職三年，有能聲，竟殉城死。

又文昌時，全州舉人。知臨淄縣，以廉慎得民。及大清兵東下，城受圍，與訓導申周輔共守。城破，舉家自焚，周輔亦殉難。同時，壽光知縣李耿，大興人。崇禎中進士，自縊城上。吴良能，遼東蓋州人。舉於鄉，知滕縣，城將破，盡殺家屬，拜母出，力戰死。吴汝宗，寧洋人。知東阿，城失守，死之。周啓元，黄岡舉人，知高苑縣，城破，朱衣坐堂上，死之。

去，皇帝按制度追贈撫恤。

當時大清軍南下山東，直抵海州、贛榆、沭陽、豐、沛，所經城邑的守將官吏，有的逃遁，有的投降。那些身死疆土之臣，有馮守禮、張日新、張予卿、朱迴添、任萬民等。

馮守禮，猗氏人，鄉試中舉。縣令有斷不了的案子，就叫訴訟人到馮孝廉那裏，要一個刺帖，訴訟就解決了。訴訟人懷揣着金錢去告狀，馮守禮拒絶不處理。被選爲平定州學正，有生員兄弟爭財産，互相攻訐，用金錢賄賂他。馮守禮嚴厲地拒絶了賄賂，勸他們兄友弟恭，二人感悟而去。遷升萊蕪知縣。城被攻破時，他同兒子馮攄奇、馮拱奇一起自殺。

張日新，浙江建德人。由歲貢任訓導，升遷齊東教諭。他看到海内强盗四起，與生員們講習武藝，練習射箭，招降土寇安守夏。齊東被包圍時，他與安守夏登城拒守，力量不支，與兒子張光裔一起殉難，妻子方氏自刎，安守夏也跟從死難。張予卿作陽信知縣，陽信陷落後殉難。朱迴添，是瀋陽的皇族宗室，居住在潞安。由宗學貢生任鄒平知縣，鄒平陷落後，他保全節操而死。任萬民，陽曲的生員。他看見鄉郡被侵犯，草擬了《救時八議》和《守城十二策》，獻給當權者，果然起了作用。他因此被保舉，授官武城知縣，在任三年，有能幹的聲譽，最後殉城而死。

又有文昌時，全州的舉人。任臨淄縣知縣，因廉潔謹慎而得民心。大清兵東下圍困了臨淄，他同訓導申周輔一起守禦。城被攻破後，全家自焚，申周輔也殉難。與此同時，壽光知縣李耿，大興人。崇禎年間的進士，在城墻上自縊而死。吴良能，遼東蓋州人。鄉試中舉，做了滕縣知縣，縣城將被攻破時，他殺光了家屬，拜别母親而出，奮力作戰至死。吴汝宗，寧洋人。東阿知縣，縣城失守後殉城。周啓元，黄岡舉人，做高苑縣知縣，縣城被攻陷後，他穿着朱衣坐在堂上，守節而死。

劉光先　劉士璟

劉光先，未詳里居，知豐縣。大兵二千騎營西城外，不攻。夜一人自營逸出，語城上人曰："得梯即攻。"不信。又有逸者曰："梯成，立攻矣。"婦人亦自營出曰："盡甲矣！"昧爽突攻西南陬，方力禦，已登西北陬，光先殉焉。劉士璟，亦不知何許人，知沭陽，有强幹聲。竭力捍城，城破死之。贈山東僉事。

劉光先，籍貫不詳，是豐縣的知縣。大清騎兵兩千人在西城外扎營，不攻打。夜裏，有一個人從營裏跑出來，對城上人說："等有了雲梯我們就攻城。"他不相信。又有一個人跑出來說："梯子一造好，立刻就攻城。"從營裏出來的婦女也說："騎兵全部披上鎧甲了！"天將亮的時候，清兵突然進攻城的西南角，劉光先正拼命抵抗，而清兵已登上西北角，劉光先殉職。劉士璟，也不知是哪裏人，做沭陽知縣，有强力能幹的名聲。他竭力保衛城池，城陷後殉職，被追贈爲山東僉事。

張振秀　劉源清(等)

張振秀，臨清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知肥鄉、永平，遷兵部主事。泰昌元年改吏部，更歷四司，至文選員外郎，乞假歸。崇禎改元，起驗封郎中，歷考功、文選，擢太常少卿，坐事落職歸。

張振秀，臨清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做肥鄉、永平知縣，又升遷爲兵部主事。泰昌元年調到吏部，在四司任過職務，官至文選員外郎，請假回家。崇禎元年，起用任驗封郎中，歷任考功、文選，提拔爲太常少卿，因犯事被革職回家。

崇禎十五年，大清兵圍河間，遠近震恐。臨清總兵官劉源清偕榷關主事陳興言、同知路如瀛、判官徐應芳、吏目陳翔龍、在籍兵部侍郎張宗衡、員外郎邢泰吉、臨汾知縣尹任及振秀等合力備禦。未幾，城被圍，力拒數日，援不至，城破，并死之。興言，南靖人。如瀛，陵川人。應芳，臨川人。翔龍，蕭山人。泰吉、任皆進士。宗衡自有傳。源清，澤清弟，贈太子少保。

崇禎十五年，大清兵包圍河間，遠近震恐。臨清總兵官劉源清偕同榷關主事陳興言、同知路如瀛、判官徐應芳、吏目陳翔龍、在籍兵部侍郎張宗衡、員外郎邢泰吉、臨汾知縣尹任及張振秀等合力抵抗。不久，臨清被圍，他們奮力作戰數天，援兵不到，城被攻破，全部殉職。陳興言，南靖人。路如瀛，陵川人。徐應芳，臨川人。陳翔龍，蕭山人。邢泰吉、尹任都是進士。張宗衡另有傳。劉源清，是劉澤清的弟弟，被追贈爲太子少保。

其時，城破殉難者，壽張王大年、曹州楚煙、滕縣劉弘緒數人。大年舉進士，歷御史，加太僕少卿，以附魏忠賢名挂逆案，至是盡節死。煙舉進士，歷户部主事，解職歸。及城失守，力抗，子鳳苞以身翼之，皆被殺。妻趙觸柱死。弘緒歷車駕郎中，遇變死。

那時，城破而殉難的還有：壽張王大年、曹州楚煙、滕縣劉弘緒數人。王大年被推舉爲進士，歷任御史，加官太僕少卿，因爲依附魏忠賢被列名逆案之中，到這時盡臣節而死。楚煙考中進士，歷任户部主事，後解職回鄉。臨清失守後，拼死抵抗，兒子楚鳳苞用身體掩護他，父子倆都被殺死。他的妻子趙氏頭撞柱而死。劉弘緒擔任車駕郎中，也死於戰事。

鄧藩錫　王維新(等)

鄧藩錫，字晋伯，金壇人。崇禎七年進士。歷南京兵部主事。十五年遷兖州知府，甫抵任，已聞大清兵入塞，亟繕守具。未幾，四萬騎薄城下，藩錫走告魯王曰："郡有吏，國有王，猶同舟也。列城失守，皆由貴家惜金錢，而令窶人、餓夫列陴捍禦。夫城郭者，我之命也。財賄者，人之命也。我不能畀彼以命，而望彼畀我以命乎？王誠散積儲以鼓士氣，城猶可存。不然，大事一去，悔無及矣。"王不能從。

藩錫與監軍參議王維新，同知譚絲、曾文蔚，通判閻鼎，推官李昌期，滋陽知縣郝芳聲，副將丁文明，長史俞起蛟及里居給事中范淑泰等分門死守。至十二月八日，力不支，城破。維新猶力戰，被二十一創乃死。藩錫受縛不降，被殺，其妾携稚子投井死。魯王以派亦被殺。

昌期，永年人。芳聲，忻州人。并起家進士。昌期嘗監軍破土寇，萬衆推其才。芳聲治縣有聲。至是皆死。

起蛟，錢塘人。由貢生歷官魯府左長史，相憲王。及惠王立，欲易世子，起蛟力諫乃已。世子嗣位，值歲凶，勸王振貸，自出粟二千石佐之。大盗李青山率衆來犯，偕淑泰出擊，大破其衆。及王被難，起蛟率親屬二十三人殉之。文明亦戰死。

事聞，贈維新光禄卿，藩錫太僕少卿，昌期僉事，餘贈恤有差。

有樊吉人者，元城人。由進士知滋陽，累擢山東兵備僉事。未行遇變，自刎死。淑泰自有傳。

鄧藩錫，字晋伯，金壇人。崇禎七年進士。歷任南京兵部主事。十五年升任兖州知府，剛到任，就聽到大清軍隊入長城的消息，他急忙修繕守戰器具。不久，四萬騎兵逼近城下，鄧藩錫奔告魯王説："郡有官吏，國有王，他們好比同舟之人。諸城失守，都是由於富貴人家愛惜金錢，而命令窮人、餓夫到城上列陣抗戰。城郭，是我們的生命。財物是一般人的生命。我們不能把生命交給人家，還能指望人家交出生命嗎？大王如果能把您的積蓄拿出來散發給大家，鼓舞士氣，城池還可以保住。不然，大事一去，悔之莫及了。"魯王不能聽從他的建議。

鄧藩錫和監軍參議王維新，同知譚絲、曾文蔚，通判閻鼎，推官李昌期，滋陽知縣郝芳聲，副將丁文明，長史俞起蛟以及家居的給事中范淑泰等分門死守。到十二月八日，力量不支，城被攻破。王維新仍舊奮力拼殺，身上受傷二十一處而死。鄧藩錫被捆縛起來，拒不投降，被殺，他的妾帶着小兒子跳井自殺。魯王朱以派亦被殺。

李昌期，永年人。郝芳聲，忻州人。都由進士開始做官。李昌期曾經監軍擊敗土寇，萬衆推崇其才能。郝芳聲治理縣政有好名聲。到這時都殉難。

俞起蛟，錢塘人。由貢生歷任魯王府左長史，輔佐憲王。等到惠王繼位，打算另立世子，俞起蛟竭力勸阻，惠王纔停止。世子繼位時，正值災荒年，俞起蛟勸説他賑災貸糧，自己也拿出兩千石小米幫助賑災。大盗寇李青山率領軍隊來犯，他偕同范淑泰出擊，大破敵軍。當王遇難的時候，俞起蛟帶着二十三個親屬殉難。丁文明也戰死。

事迹上報朝廷，追贈王維新爲光禄卿，鄧藩錫爲太僕少卿，李昌期爲僉事，其餘人也按等級追贈并撫恤其家屬。

另有樊吉人，是元城人。由進士做了滋陽知縣，積功提升任山東兵備僉事。還未赴任就遭遇災難，他自刎而死。范淑泰，本書另有傳。

張焜芳

張焜芳，會稽人。崇禎元年進士。歷南京户科給事中。十一年春，疏薦黄道周、惠世揚、陳子壯、金光辰，而爲舊撫文震孟請恤。帝以沽名市恩，切責之。又糾太僕少卿史𡍩，爲𡍩所訐，遂罷職，事具《薛國觀傳》。十六年正月，焜芳北上，抵臨清，遇大清兵，與諸生馬之騆、之駧俱被執死之。其妻妾聞之，赴井死。

時又有天津參將賀秉鉞者，泰寧左衛人。崇禎四年第武科一甲第三，亦以扶父柩至臨清，巷戰終日，矢盡，被執死。

張焜芳，會稽人。崇禎元年進士。歷任南京户科給事中。十一年春，他上疏推薦黄道周、惠世揚、陳子壯和金光辰，并爲過去的巡撫文震孟請求撫恤。皇帝認爲他沽名釣譽出賣恩惠，狠狠地責備了他。他又糾劾太僕少卿史𡍩，被史𡍩所揭發，於是被罷官，事情詳見《薛國觀傳》。十六年正月，張焜芳北上，抵達臨清，與大清兵遭遇，他同生員馬之騆、馬之駧一起被俘，不屈而死。他的妻妾聽到消息，都投井自盡。

當時還有天津參將賀秉鉞，泰寧左衛人。崇禎四年考中武科一甲第三名。他因護送父親靈柩到臨清，與清兵巷戰了整整一天，箭用盡了，被俘而死。

明史卷二百九十二

列傳第一百八十

忠義(四)

張允登 郭景嵩 郭應響 張光奎 楊于楷(等) 李中正 馬足輕(等)
方國儒 王紹正 常存畏 劉定國 何承光 高日臨(等) 龐瑜 董三謨(等)
尹夢鼇 趙士寬(等) 盧謙 張有俊(等) 龔元祥 (子)炳衡 姚允恭
王信 史記言 李君賜(等) 梁志仁 單思仁(等) 王國訓 胡爾純(等)
黎弘業 馬如蛟(等) 張紹登 張國勛(等) 王燾 魏時光 蔣佳徵
吴暢春(等) 徐尚卿 王時化(等) 阮之鈿 郝景春 (子)鳴鑾(等)
張克儉 鄺曰廣(等) 徐世淳 (子)肇梁 余塙(等)

張允登

張允登，漢州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歷知咸寧、咸陽，有善政。其成進士，出湯賓尹之門，賓尹弗善也，而東林以賓尹故，惡之。舉卓異，得刑部主事，累遷河西兵備副使。鄜、延歲飢，亟遭盗，允登拊循備至，士民德之。崇禎四年閏十一月督餉至甘泉，降卒潛與流賊通，殺知縣郭永固，劫餉。允登力禦，不敵死。鄜人素服迎其喪，哭聲震十里，罷市三日。

張允登，漢州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先後任咸寧、咸陽知縣，都有很好的政績。他中進士時，出於湯賓尹門下，賓尹不喜歡他，東林黨人却因賓尹的緣故而討厭他。官吏考績時被認爲卓異而受推薦獲得刑部主事職位，幾經升遷而任河西兵備副使。鄜州、延長發生饑荒，屢遭盜匪劫掠，允登撫恤非常周到，士人和平民都感激他。崇禎四年閏十一月他督運糧餉到甘泉，投降過來的士兵暗中與流賊勾通，殺死了知縣郭永固，搶劫糧餉。允登奮力抗禦，因抵敵不住而死去。鄜州居民穿着喪服迎接他的遺體，哭聲遠聞十里，罷市三天以爲悼念。

郭景嵩 郭應響

當是時，流賊日熾，總督洪承疇往來奔擊，日不暇給。逾月陷宜君，又陷葭州，僉事郭景嵩死之。明年二月陷鄜州，兵備副使郭應響死之。

在這時候，流賊的勢力日益强大，總督洪承疇往來奔馳攻擊，每天應付不過來。過了一個月，流賊攻陷宜君，又攻陷葭州，僉事郭景嵩以此而死。次年二月攻陷鄜州，兵備副使郭應響死於此役。

應響，福清人，萬曆丙午舉鄉試

應響，福清人，萬曆丙午年考取鄉試第一

第一。寧塞餘賊來犯，應響禦之，斬賊常山虎等十五人。至是，混天猴率衆夜突至，應響登北關，集士卒拒守，手殺三賊，力不支遂死。事聞，贈光禄寺少卿，謚忠烈，予祭葬，蔭一子入監讀書。

名。寧塞殘餘的盜賊來進攻，應響對他們進行抵抗，斬殺盜賊常山虎等十五人。到這時，混天猴率領部衆於夜間突然來到，應響登上北城城關，招集士兵防守，親手殺死三個盜賊，因力量不支而死。事情上報朝廷，追贈他爲光禄寺少卿，謚忠烈，賜予祭祀，給銀埋葬，以他的功績而將其一個兒子送進國子監讀書。

張光奎

張光奎，澤州人。仕至山東右參政。崇禎五年，流賊躪山西，監司王肇生以便宜署歙人吴開先爲將，使擊賊，戰澤州城西。賊敗去，從沁水轉掠陽城。開先恃勇渡沁，戰北留墩下，擊斬數百人，炮盡無援，一軍盡没。賊乃再犯澤州，光奎方里居，與兄守備光璽、千總劉自安等率衆固守八日，援兵不至，城陷，并死之。澤，大州也，遠近爲震動。事聞，贈光禄卿，光璽等贈恤有差。

張光奎，澤州人，官至山東右參政。崇禎五年，流賊蹂躪山西，監司王肇生根據需要未申請正式任命就委任歙縣人吴開先爲將，派他去打流賊，在澤州城西發生戰鬥。流賊戰敗逃跑，由沁水縣轉道攻掠陽城。開先依恃勇力渡過沁水，與流賊戰於北留墩下，殺死數百人，炮石用盡而没有援兵，全軍都被消滅。流賊於是再次進攻澤州，光奎正在家鄉居住，與其兄長守備張光璽、千總劉自安等率軍民固守八天，援兵不到，城池陷落，光奎等都爲此而死。澤州是個大州，各地都爲它的陷落而震動。事情上報朝廷，朝廷追贈張光奎爲光禄卿，光璽等人給予不同等級的追贈和撫恤。

楊于楷(等)

是歲，紫金梁等寇遼州，里居行人楊于楷與主事張友程，佐知州信陽李呈章拒守，力屈城陷，于楷被執，罵賊死。呈章、友程及舉人趙一亨、侯標并死之。明年六月，賊陷和順，里居昌平副使樂濟衆被傷，不屈，投井死。贈于楷光禄少卿，濟衆太僕少卿。有徐明揚者，浮梁人，由選貢生爲平順知縣。六年四月，賊來犯，設策守禦，城破不屈死。

這一年，紫金梁等攻掠遼州，住在家鄉的行人楊于楷和主事張友程，輔佐知州信陽人李呈章抗拒守衛，力量不敵，城池陷落，于楷被捉獲，罵賊而死。呈章、友程及舉人趙一亨、侯標都在此役中死去。次年六月，盜賊攻陷和順，居於家鄉的昌平副使樂濟衆受了傷，不肯屈服，投井而死。朝廷追贈于楷光禄少卿，濟衆太僕少卿。有個徐明揚，浮梁人，由選貢生任平順知縣。崇禎六年四月，流賊來侵犯，他設計守禦，城破後不屈而死。

李中正

李中正，盧氏人。萬曆末，舉會試，以天啓二年赴廷對，授承天府推官，遷兵部主事。崇禎初，謝病歸。六年，群盗大亂河北。其冬，乘冰渡河，遂由澠池犯盧氏。中州承平久，不設備。驟聞賊至，吏民惶駴，知縣

李中正，盧氏人。萬曆末年參加會試，天啓二年參加廷對，授爲承天府推官，升任兵部主事。崇禎初年，請病假辭職還鄉。崇禎六年，群盜在黄河以北大肆作亂。這年冬天，乘封凍渡過黄河，於是由澠池進攻盧氏。河南一帶安定已久，没有設置守備，突然聽説流賊來到，官民都

金會嘉棄城遁。十二月，賊入城，中正勒家衆及里中壯士奮擊，衆寡不敵，力戰死。賊縱掠城中，執舉人靳謙書，使跪，不屈，大罵而死。

很恐懼，知縣金會嘉棄城逃跑。十二月，流賊進入城中，中正率領家裏的人衆以及鄉里的壯士奮勇抗擊，衆寡不敵，力戰而死。流賊在城中大肆搶掠，捉獲舉人靳謙書，要他跪下，他不屈服，大駡而死。

賊以是冬始入河南，自是屢陷名城，殺將吏無算，鄉官舉貢多被難。其宜陽馬足輕，靈寶許煇，新安劉君培、馬山、李登英，偃師裴君合，陝州張我正、張我德，孟津孫挺生，嵩縣傅世濟、李佩玉，上蔡劉時寵輩，則先後以布衣抗節顯。

流賊在這一年冬天纔進入黄河以南，自此屢次攻陷主要的城市，殺死文武官員無數，居家的官員及舉人、貢生被害的很多。而宜陽人馬足輕，靈寶人許煇，新安人劉君培、馬山、李登英，偃師人裴君合，陝州人張我正、張我德，孟津人孫挺生，嵩縣人傅世濟、李佩玉，上蔡人劉時寵等人，則先後以平民而抗節不屈，著稱於世。

馬足輕

足輕，性孝友。弟惑婦言，迫分産，乃取田磽薄者自予。萬曆末，歲大凶，出粟六百石以振，焚券千餘。崇禎六年冬，流賊渡河而南，挈家避之石龍崖。三女皆殊色，慮賊污，悉投崖死。足輕被執，厲聲大駡。賊怒，并三子殺之。家衆皆遇害，惟存次子駿一人，後登鄉薦。煇爲縣陰陽官，爲賊所掠，大駡見殺。

足輕，生性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其弟爲妻子言語所迷惑，强迫分家産，他便將貧瘠的田地留給自己。萬曆末年，年景很壞，足輕拿出六百石小米以爲賑濟，焚燒他人所欠債券千餘件。崇禎六年冬天，流賊渡黄河南進，他帶領全家到石龍崖躲避。三個女兒都極美艷，怕遭到流賊污辱，全投崖而死。足輕被捉獲，厲聲大駡。流賊發怒，連同三個兒子一起殺死。家人全部遇害，惟有次子馬駿幸存，後來中舉。許煇是縣里的陰陽官，遭流賊搶劫，因大駡被殺。

劉君培

君培有義行，携子及從孫避難，道遇賊，欲殺其從孫。君培曰："我尚有男，此子乃遺孤，幸舍之而殺我。"賊如其言，二子獲免。

劉君培爲人講節操，他携帶兒子及侄孫外出避難，路遇流賊，要殺他的侄孫。君培説："我還有兒子，這個男孩是遺孤，希望能放過他而殺我。"流賊按他的話辦了，兩個孩子獲免。

馬山

山性剛直，土寇于大中陷新安，獲山，使負米。叱曰："我天朝百性，肯爲賊負米邪！"大駡而死。登英亦以駡賊死。

馬山性情剛直，土匪于大中攻陷新安，捉獲馬山，派他背米。馬山叱責説："我是天朝百姓，能爲强盗背米嗎?"大駡而死。李登英也因駡賊而死。

裴君合

君合幼孤，母苦節，孝養惟謹。賊至，聚衆保沙岸寨。攻圍十晝夜不克，説之降，大駡不從。寨破，被磔。

裴君合幼年喪父，母親苦苦守節，他對母親非常恭敬孝順。流賊來到，他聚集民衆保衛沙岸寨。流賊圍攻十晝夜不能攻克，勸説君合投降，他大駡拒絶。沙岸寨被攻破，君合被零刀割死。

張我正 孫挺生 傅世濟

我正素豪俠，集衆保鄉里，一方賴之。十四年勒衆禦賊，馘三人。俄賊大至，衆悉奔，奮臂獨戰。賊愛其勇，欲生致之，詬罵自刎死。我德知賊至，恐妻子受辱，驅一家二十七人登樓自焚。

張我正平素豪邁任俠，聚集民衆保衛家鄉，家鄉一帶都依靠他。崇禎十四年指揮部下抵禦流賊，斬下三顆人頭。不久大批流賊來到，部衆都逃跑了，我正獨自揮臂奮戰。流賊喜愛他的勇猛，想活捉他，他痛罵流賊自刎而死。張我德得知流賊來到，恐妻子兒女受污辱，將一家二十七口人趕上樓點火自焚。

挺生精星術，預卜十五年有寇禍，編茅河渚以居。賊蹤迹得之，語其妻梁氏曰："此匹夫徇義之秋也。"夫婦對泣，詬賊而死。世濟與兄世舟并爲土寇于大中所執，將殺之。兄弟相抱泣，賊議釋其一，世濟即奪賊刀自殺，世舟獲免。

孫挺生精通觀星術，預測崇禎十五年有盜匪的災難，在河灘上建茅屋居住。流賊循迹追到，他對妻子梁氏説："這是老百姓爲大義而獻身的時候了。"夫妻相對哭泣，痛罵流賊而死。世濟與兄長世舟一起被土匪于大中捉住，要殺他們。兄弟相抱哭泣，土匪們商量要釋放其中一人，世濟立即搶過土匪的刀自殺，世舟得以幸免。

李佩玉 劉時寵

佩玉者，御史興元孫也。崇禎末，中州盡殘，佩玉結遺民捍鄉井，與鄰寨相掎角，往往尾賊後，奪其輜重。賊憚之，不敢出其境。後大舉圍别寨，佩玉往救，力戰而死，里人聚哭之。

李佩玉，是御史李興元的孫子。崇禎末年，河南一帶都殘破不堪，佩玉組織幸存者保衛家鄉，與鄰寨互相掩護，往往跟在流賊後面，奪取他們的輜重。流賊很怕他，不敢在他境内行動。後來流賊大舉包圍另一寨子，佩玉前往救援，奮力戰鬥而死，同鄉的人聚在一起哭悼他。

時寵有孝行。賊陷城，其父宗祀以年老不能行，命之速避，遂自殺。時寵慟哭，刺殺一子、三女，夫婦并自剄。其妹適歸寧，亦從死，一家死者八人。

劉時寵很孝順父母。流賊攻陷城池，其父劉宗祀因年老不能行走，命令他趕快逃避，自己便自殺了。時寵痛哭，殺死一個兒子、三個女兒，夫婦一同自刎。其妹正好回娘家來，也跟着自殺，一家死了八人。

方國儒

方國儒，字道醇，歙縣人。四歲失父，奉母以孝聞。天啓元年舉於鄉。崇禎間，授保康知縣。流賊大入湖廣，將吏率望風先奔。保康小邑素無兵，七年正月賊至，國儒急率鄉兵出禦，力不支，城遂陷。亡何，賊退，國儒還入城。逾月復至，督吏民固拒。賊至益衆，復陷。國儒官服坐堂上，被執大罵，身中七刃死。

方國儒，字道醇，歙縣人。四歲喪父，奉養母親以孝順聞名。天啓元年中舉人。崇禎年間，授保康知縣職。流賊大舉進入湖廣地區，武將文官大多望風先逃。保康城小平時無兵防守，崇禎七年正月流賊來到，國儒急忙率鄉兵出城抵禦，力量不支，城便陷落了。不久，流賊退去，國儒返回縣城。一個月後流賊再次來到，國儒率領官吏百姓固守。流賊越來越多，城再次陷落。國儒身着官服坐在堂上，被捉住後大罵，身中七刀而死。

王紹正　常存畏　劉定國

賊陷竹溪，訓導王紹正死之。穀城舉人常存畏會試赴京，道遇賊，欲劫爲首領，罵不絶口死。他賊犯興山，知縣劉定國堅守。城將陷，遣吏懷印送上官，罵賊死。

流賊攻陷竹溪，訓導王紹正死於此役。穀城舉人常存畏赴北京會試，路遇流賊，想强迫他當首領，罵不絶口而死。别股流賊進犯興山，知縣劉定國堅守。縣城將要陷落，派屬吏懷藏官印送交上級，罵流賊而死。

何承光

何承光，貴州鎮遠人。萬曆四十年舉於鄉。崇禎中，歷夔州同知。七年二月，賊由荆州入夔門，犯夔州。副使周士登在涪州，城中倉猝無備，通判、推官、知縣悉遁。承光攝府事，率吏民固守，力竭城陷。承光整冠帶危坐，賊入殺之，投尸於江。事聞，贈承光夔州知府。

何承光，貴州鎮遠人。萬曆四十年鄉試中舉。崇禎年間，任夔州同知。崇禎七年二月，流賊由荆州進入夔門，進犯夔州。副使周士登正在涪州，夔州城中倉猝之間没有防備，通判、推官、知縣都逃跑了。承光代行知府職權，率領官吏百姓固守，力量耗盡城市陷落。承光穿着好衣帽端坐，流賊進來殺了他，將尸體投於江中。事情上報朝廷，追贈承光爲夔州知府。

自賊起陜西，轉寇山西、畿輔、河南、北及湖廣、四川，陷州縣以數十計，未有破大郡者，至是天下爲震動。

自從流賊發端於陜西，轉而攻掠山西、畿輔、黄河南北及湖廣、四川，攻陷州縣數十處，没有攻破過大城市，至此天下爲之震動。

高日臨(等)

其他部自漢中犯大寧，知縣高日臨見勢弱不能守，嚙指書牒乞援上官，率衆禦之北門。兵敗被執，大罵不屈，賊碎其體焚之。訓導高錫及妻女，巡檢陳國俊及妻，皆遇害。日臨，字儼若，鄱陽恩貢生。

另一股流賊從漢中進犯大寧，知縣高日臨見兵力薄弱不能守禦，咬破手指寫告急文書向上級官員求援，率領軍民在北門抵抗流賊。兵敗被俘，大罵不肯屈服，流賊將他的身體砍碎火焚。訓導高錫及妻子女兒，巡檢陳國俊及其妻，都遇害。日臨，字儼若，鄱陽恩貢生。

賊陷夔州，他賊即以次日陷巫山，通江巡檢郭纘化陣没，通江指揮王永年力戰死。至四月，守備郭震辰、指揮田實擊賊百丈關，兵敗被執，罵賊死。

流賊攻陷夔州，别股流賊在次日即攻陷巫山，通江巡檢郭纘化陣亡，通江指揮王永年奮力戰鬥而死。到四月，守備郭震辰、指揮田實在百丈關進攻流賊，兵敗被俘，罵流賊而死。

龐瑜

龐瑜，字堅白，公安人。家貧，躬耕自給。夏轉水灌田，執書從牛後，朗誦不輟。由歲貢生授京山訓導。崇禎七年擢陜西崇信知縣。縣無城，兵荒，貧民止百餘户。瑜知賊必至，言於監司陸夢龍，以無兵辭。瑜集士民築土垣以守，流涕誓死職。

龐瑜，字堅白，公安人。家境貧寒，靠自己種田爲生。夏天車水灌田，拿着書本跟在牛後面，不停地高聲誦讀。由歲貢生授任京山訓導職，崇禎七年升任陜西崇信知縣。崇信縣没有城墻，因戰亂而破敗，祇有百餘户貧民居住。龐瑜知道流賊一定會來，向監司陸夢龍報告，陸以没有軍隊爲辭推托。龐瑜招集士人和平民構築土

閏八月天大雨，土垣盡圮。賊掩至，瑜急解印遣家人齎送上官，端坐堂上以待。賊至，捽令跪。瑜罵曰："賊奴敢辱官長！"拔刀脅之，罵益厲。賊掠城中無所有，執至野外，剖心裂尸而去。贈固原知州。

墻進行防守，流着淚發誓要以身殉職。閏八月天降大雨，土墻全部倒塌。流賊突然來到，龐瑜急忙派家人將官印送交上級官員，自己端坐堂上等候。流賊來了，揪住龐瑜命令他跪下。龐瑜罵道："賊奴才敢污辱官長。"拔刀威脅他，他罵得更凶。流賊在城中什麽也没有搶到，把龐瑜帶到野外，將他剖心碎尸後離去。朝廷追贈他爲固原知州。

時賊盡趨秦中，長吏多殉城者。

此時流賊都來到陝西地區，許多地方官員爲守城殉職。

董三謨

山陽陷，知縣董三謨，黎平舉人也，及父嗣成、弟三元俱死之，妻李氏亦携子女偕死。贈光禄丞，立祠，與嗣成、三元并祀，妻女建坊旌表。

山陽陷落，知縣董三謨，黎平舉人，與其父嗣成、弟三元都因此死去，妻子李氏也同子女一起死了。朝廷追贈他爲光禄丞，建立祠堂，與嗣成、三元一同祭祀，妻子女兒建牌坊以示表彰。

吉永祚(等)

吉永祚，輝縣人。爲鳳縣主簿，謝事將歸。會賊至，知縣棄城遁，永祚倡義拒守。城陷，北面再拜曰："臣雖小吏，嘗食禄於朝，不敢以謝事逃責。"大罵死之。子士樞、士模皆死。教諭李之蔚、鄉官魏炳亦不屈死。永祚贈漢中衛經歷，餘贈恤有差。

吉永祚，輝縣人。任鳳縣主簿，辭職準備還鄉，恰逢流賊來到，知縣棄城逃走，永祚申明大義守城抗拒。城陷落，他向北方叩拜説："臣雖然是小吏，也曾享受過朝廷的俸禄，不能因辭職而逃避責任。"大罵而死。其子士樞、士模同死。教諭李之蔚、居家的官員魏炳也不屈服而死。永祚被追贈爲漢中衛經歷，其餘人有不同等級的追贈和撫恤。

婁琇知涇州。閏八月，城陷死，贈太僕少卿。

婁琇知涇州。閏八月，州城被攻陷，婁琇死去，追贈太僕少卿。

蒲來舉知甘泉。賊來犯，守備孫守法等擁兵不救。城破，來舉手刃一賊，傷六賊而後死。贈光禄少卿。

蒲來舉是甘泉知縣。流賊來攻，守備孫守法等人擁兵自保不來援救。城被攻破，來舉親手殺死一個流賊，傷六人，而後死去。追贈光禄少卿。

吕鳴世，福建人。由恩貢生爲麟游知縣。兵燹後，拊居民有恩。城陷，賊不忍加害，自絶食六日卒。

吕鳴世，福建人，由恩貢生任麟游知縣。在戰争破壞後，撫恤百姓有恩德。縣城陷落，流賊不忍心殺害他，自己絶食六天而死。

有宋緒湯者，耀州諸生，被獲，大罵死。

有宋緒湯，耀州秀才，被捉住，大罵而死。

尹夢鼇

尹夢鼇，雲南太和人。萬曆時舉於鄉。崇禎中知潁州。八年正月方謁上官於鳳陽，聞流賊大至，立馳

尹夢鼇，雲南太和人。萬曆時鄉試中舉。崇禎年間任潁州知州。崇禎八年正月他正在鳳陽謁見上司，得知大批流賊來到，立即騎馬趕回。

還。賊已抵城下，乃偕通判趙士寬率民固守。城北有高樓瞯城中，諸生劉廷傳請先據之，夢鼇以爲然。而廷傳所統皆市人，不可用。賊遂據樓以攻，且鑿城，穨數丈，城上人皆走，止之不可。夢鼇持大刀，獨當城壞處，殺賊十餘人，身被數刃。賊衆畢登，遂投城下烏龍潭死，弟侄七人皆死之。

流賊已抵達城下，便偕同通判趙士寬率民衆固守。城北有高樓可俯視城中，秀才劉廷傳請命先行占據那裏，夢鼇同意了。而廷傳所帶領的都是市民，不能作戰。流賊得以占據此樓向城裏進攻，同時挖掘城墻，塌了幾丈寬，城上的人都逃走了，制止不住。夢鼇手持大刀，獨自在城墻崩壞處抵抗，殺死流賊十餘人，自己被砍了數刀。流賊部衆都登上城墻，他便投入城下烏龍潭而死，兄弟侄子七人都死於此役。

廷傳者，故布政使九光從子，任俠好義，亦罵賊死。九光子廷石分守西城，中賊刃未絶，口授友人方略，令繕牘上當事，旋卒。

劉廷傳，已故布政使劉九光之侄，性情豪放講義氣，也駡流賊而死。九光之子劉廷石負責守衛西城，被流賊殺傷未死，對朋友口授剿匪的策略，要朋友繕寫後呈交負責的官員，隨即死去。

趙士寬

士寬，字汝良，掖縣人。由門蔭爲鳳陽通判，駐潁州。以正旦詣郡城，聞警，一日夜馳三百里返州。城陷，率家衆巷戰，力竭，亦投烏龍潭死。妻李携三女登樓自焚，僕王丹亦駡賊死。鄉官尚書張鶴鳴、弟副使鶴騰、子大同，中書舍人田之穎，知縣劉道遠，光禄署正李生白，訓導丁嘉遇，舉人郭三杰，諸生韓光祖等，皆死之。

趙士寬，字汝良，掖縣人，由門蔭任鳳陽通判，駐札潁州。因元旦到鳳陽，得知警報，一晝夜奔馳三百里返回潁州。城池陷落，率領家裏人衆進行巷戰，力氣用盡，也投烏龍潭而死。妻子李氏帶三個女兒登樓自焚。僕人王丹也駡流賊而死。居家的尚書張鶴鳴、其弟副使鶴騰、其子大同，中書舍人田之穎，知縣劉道遠，光禄署正李生白，訓導丁嘉遇，舉人郭三杰，秀才韓光祖等，都死於此役。

韓光祖(等)

光祖，進士獻策父也，被執，賊捽使跪。叱曰："吾生平讀書，止知忠義。"遂大駡。賊殺之，碎其尸。妻武偕一妹、一女并獻策妻李赴井死。妾李方有娠，賊剖腹剔胎死。次子定策、孫日曦駡賊死，獨獻策獲存。時被難者共一百三人，城中婦人死節者三十七人，烈女八人。潁州忠烈，稱獨盛云。

韓光祖，進士韓獻策之父，被捉住後，流賊强按他跪下，他叱責説："我一輩子讀書，衹知道忠義。"便大駡流賊。流賊殺死他，砍碎尸體。其妻武氏偕同一妹、一女連同獻策之妻李氏投井而死。其妾李氏懷孕，流賊剖開肚腹剔出胎兒將之殺死。次子定策、孫日曦駡賊而死，惟獨獻策得以生存。當時被殺的共一百零三人，城中婦女爲貞節而死的三十七人，烈女八人。潁州的忠臣烈士，被認爲是最多的。

潁州衛隸河南，流賊至，指揮李從師、王廷俊，千户孫升、田三震，百户羅元慶、田得民、王之麟俱乘城戰死。賊既陷潁州，屠其民。其别部即以是月由壽州犯鳳陽。

潁州衛隸屬河南，流賊來到，指揮李從師、王廷俊，千户孫升、田三震，百户羅元慶、田得民、王之麟都在城上戰死。流賊在攻陷潁州後，屠殺城中居民。其另一股隨即在同月由壽州進犯鳳陽。

朱國相(等)

鳳陽故無城，中都留守朱國相率指揮袁瑞徵、吕承蔭、郭希聖、張鵬翼、周時望、李郁、岳光祚，千户陳弘祖、陳其忠、金龍化等，以兵三千逆賊上窑山，多斬獲。俄賊數萬至，矢集如猬，遂敗，國相自刎死，餘皆陣没。賊遂犯皇陵，大肆焚掠。

鳳陽原本没有城墻，中都留守朱國相率指揮袁瑞徵、吕承蔭、郭希聖、張鵬翼、周時望、李郁、岳光祚，千户陳弘祖、陳其忠、金龍化等，以三千兵士在上窑山迎擊流賊，殺死多人。不久數萬流賊來到，射來的箭矢密如猬毛，明軍因而失敗，國相自刎死，其他人陣亡。流賊隨即進犯皇陵，大肆焚掠。

顏容暄　萬元亨(等)

知府顏容暄囚服匿於獄，釋囚獲之，容暄大駡，賊杖殺之。血浸石階，宛如其像，滌之不滅。士民乃取石立冢，建祠奉祀。

知府顏容暄身着囚服藏在獄中，被放出來的囚犯捉獲，容暄大駡，流賊用棍棒將他打死。血流在石階上，宛如他的畫像，用水也洗不掉。士人和平民便用這塊石頭修立墳墓，建立祠堂祭祀。

推官萬文英卧病，賊索之。子元亨，年十六，泣語父曰："兒不得復事親矣！"出門呼曰："若索官，何爲？我即官也。"賊縶之。顧見其師萬師尹亦被縶，紿賊曰："若欲得者，官爾。何縶此賤隸？"賊遂釋之。元亨乃極口大駡。賊怒，斷脛死，文英獲免。

推官萬文英病卧在床，流賊搜索他。其子元亨，十六歲，流着淚對父親説："兒子不能再侍奉父親了！"他出門喊道："你們找作官的，幹什麽？我就是官。"流賊把他捆上。回頭看見他的老師萬師尹也被綁了，騙流賊説："你們想捉的，是官員。爲什麽捆這個低賤的差役？"流賊便放了萬師尹。元亨這纔破口大駡。流賊發怒，砍斷腿骨而死。文英得以免死。

容暄，漳浦人。文英，南昌人。皆進士。一時同死者，千户陳永齡、百户盛可學等四十一人，諸生六十六人。舉人蔣思宸聞變，投繯死。

容暄，漳浦人。文英，南昌人。都是進士。當時一起死的，有千户陳永齡、百户盛可學等四十一人，秀才六十六人。舉人蔣思宸得知發生變亂，上吊而死。

後給事中林正亨録上其狀，贈夢鼇光禄少卿，士寬光禄丞，餘贈恤有差。

其後給事中林正亨將有關情況詳細上報，朝廷追贈夢鼇爲光禄少卿，士寬光禄丞，其餘諸人給予不同等級的追贈和撫恤。

盧謙

盧謙，字吉甫，廬江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永豐知縣。擢御史，出爲江西右參政，引疾歸。崇禎八年二月，流賊犯廬江，士民具財帛求免，賊僞許之。俄襲陷其城，謙服命服，危坐中門。賊至，欲屈之，駡曰："吾朝廷憲臣，肯爲賊屈邪？鼠輩滅亡在即，安敢無禮！"賊怒殺之，投尸於池，池水盡赤。舉人張受、畢

盧謙，字吉甫，廬江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永豐知縣職，升任御史，外放爲江西右參政，稱病歸鄉。崇禎八年二月，流賊進犯廬江，士人和平民準備了錢物請求免予攻城，流賊假裝同意。不久突襲攻陷該城，盧謙身着本色官服，端坐於中門。流賊來到，要他投降，他駡道："我是朝廷御史，豈能屈服於流賊？你們這些鼠輩馬上要滅亡了，怎敢對我無禮！"流賊發怒殺死他，將尸體投入池塘，池水都染紅了。舉人張

尹周亦不屈被殺。

受、畢尹周也因不屈服而被殺。

張有俊(等)

是年正月，賊陷霍丘，縣丞張有俊，教諭倪可大，訓導何炳，鄉官田既庭、戴廷對，舉人王毓貞死焉。賊陷巢縣，知縣嚴覺被執不屈，一門皆死。

同年正月，流賊攻陷霍丘，縣丞張有俊，教諭倪可大，訓導何炳，居家官員田既庭、戴廷對，舉人王毓貞死去。流賊攻陷巢縣，知縣嚴覺被擒獲不肯屈服，一家人都死了。

二月犯太湖，知縣金應元據城東大濠以守。奸人導賊渡濠，執應元，斫之未殊，自經死。訓導扈永寧亦死之。

二月流賊進犯太湖，知縣金應元依托城東的大濠溝進行防守。壞人引導流賊渡過濠溝，捉住應元，刀砍未死，上吊自盡。訓導扈永寧也死於此役。

謙贈光禄卿，餘贈恤如制。覺，歸安人。應元，浙江山陰人。皆舉人。

盧謙被追贈爲光禄卿，其餘按制度予以追贈和撫恤。嚴覺，歸安人。應元，浙江山陰人。都是舉人。

龔元祥　龔炳衡　姚允恭

龔元祥，字子禎，長洲人。舉於鄉。崇禎四年爲霍山教諭，厲廉隅，以名教自任，與訓導姚允恭友善。八年，賊陷鳳陽，元祥偕縣令守禦。賊掩至，令逸去，元祥督士民固守。或勸之避，元祥曰："食禄而避難，不忠。臨危而棄城，不義。吾平日講説者謂何？倘不測，死爾。"及賊陷城，元祥整衣冠危坐。賊至，侃侃諭以大義。賊欲屈之，厲聲曰："死即死，賊輩何敢辱我！"賊怒，執之去，罵不絶口，遂遇害。子炳衡號呼駡賊，賊又殺之。閲五日，允恭斂其尸，即自縊，適令至，解免。越日，賊復入，允恭卒死之。事聞，贈元祥國子助教，建祠曰忠孝，以其子配。允恭亦被旌。

龔元祥，字子禎，長洲人。鄉試中舉。崇禎四年任霍山教諭，操守極爲端方，以維護名教爲己任，與訓導姚允恭關係密切。崇禎八年，流賊攻陷鳳陽，元祥偕同縣令守衛本縣。流賊突然來到，縣令潛逃，元祥督率士人平民固守。有人勸他躲避，元祥説："享受朝廷的俸禄却逃避禍難，是不忠。面臨危險却棄城逃走，是不義。我平日講究的是什麽呢？倘有意外，無非是死罷了。"等到流賊攻陷城市，元祥整理好衣帽端坐。流賊來到，他侃侃而談曉以大義。流賊要他屈服，他厲聲説："死就死，你們這夥流賊怎敢污辱我！"流賊發怒，將他抓走，他駡不絶口，結果遇害。其子炳衡對流賊大聲叫駡，流賊又殺了他。過了五天，允恭收殮了他的尸體，隨即自縊，恰逢縣令來到，將他解救。過了一天，流賊再次入城，允恭最終死了。事情上報朝廷，追贈元祥國子助教，建立題名"忠孝"的祠堂，以其子配祀。允恭也受到表彰。

王信

王信，陝西寧州人。父殁，廬墓三年。母殁，信年已六十，足不逾閾者三年。崇禎初，由歲貢生除靈璧訓導，遷真陽知縣。八年二月出撫土寇，會流賊猝至，被執，使諭降羅

王信，陝西寧州人。父親病死，守墓三年。母親病死，王信年已六十，三年不出家門。崇禎初年，由歲貢生授任靈璧訓導，升真陽知縣。崇禎八年二月出城招撫土匪，流賊恰於此時突然來到，被捉獲。要他招降羅山、真陽，王信大駡拒

山、真陽。信大罵不從，斷頭剖腹而死。閱四日，其子來覓，猶舒指握子手。贈光禄丞，建祠奉祀。

絶，被流賊斷頭剖腹而死。過了四天，其子來尋找，他還伸展手指握住其子的手。追贈光禄丞，建祠堂祭祀。

史記言　李君賜(等)

史記言，字司直，當塗人。崇禎中舉人，由長沙知縣遷知陝州。陝當賊衝，記言出私財募士，聘少室僧訓練之。八年冬十一月，流賊犯陝，記言禦之，斬數十級，生擒二十餘人。老回回憤，率數萬人攻城，不克，乘雪夜來襲，而所練士方調他郡，城遂陷。記言縱火自焚，兩僧掖之出曰："死此，何以自明?"乃越女墻下。賊追獲之，令降，叱曰："有死知州，無降知州也!"遂被殺。指揮李君賜殺數賊而死。訓導王誠心，里居教諭張敏行、姚良弼，指揮楊道泰、阮我疆，鎮撫陳三元，亦不屈死。

史記言，字司直，當塗人。崇禎年間中舉人，由長沙知縣升陝州知州。陝州地處流賊行動要道。記言拿自己的錢財招募勇士，聘請少林寺僧人加以訓練。崇禎八年冬十一月，流賊進犯陝州，記言抵抗，斬首數十級，活捉二十餘人。老回回大怒，率領數萬人攻城，不能成功，乘雪夜前來襲擊，而記言所訓練的勇士剛調往其他城市，陝州城於是陷落。記言縱火自焚，兩個僧人將他拉出來說："死在這裏，怎能表白自己?"這纔翻越女墻下城。流賊追趕將他擒住，命令他投降，他叱責道："有死的知州，没有投降的知州!"因而被殺。指揮李君賜殺死幾個流賊而後死。訓導王誠心，住在家鄉的教諭張敏行、姚良弼，指揮楊道泰、阮我疆，鎮撫陳三元，也不屈而死。

是月，賊陷盧氏，知縣白楹自剄。十年九月陷澠池，知縣李邁林死之。

同月，流賊攻陷盧氏，知縣白楹自刎死。崇禎十年九月，攻陷澠池，知縣李邁林死去。

記言贈光禄少卿，餘贈恤有差。

記言追贈爲光禄少卿，其餘人有不同等級的追贈和撫恤。

梁志仁　單思仁(等)

梁志仁，南京人，保定侯銘之裔也。萬曆末年舉於鄉。崇禎六年授衡陽知縣，調羅田。賊大擾湖廣，志仁日夕儆備。羅汝才謂左右曰："羅田城小易克，然梁君長者，吾不忍加兵。俟其去，當取之。"會邑豪江猶龍與賊通，志仁捕下獄。猶龍知必死，潛導汝才别校來攻。八年二月猝攻城。志仁急偕典史單思仁、教諭吴鳳來、訓導盧大受督民守禦。城陷，志仁持長矛巷戰，殺六賊。力屈被縶，抑使跪。罵曰："我天子命官，肯屈膝賊輩邪!"賊怒，碎其支體，焚之。妻唐被逼，大罵，奪賊刀不

梁志仁，南京人，保定侯梁銘的後裔。萬曆末年鄉試中舉。崇禎六年授衡陽知縣職，後調任羅田知縣。流賊大肆侵擾湖廣一帶，志仁晝夜戒備。羅汝才對部下說："羅田城小容易攻克，但梁先生是忠厚長者，我不忍心對他動武，等他離開了，我會攻取的。"恰有本地豪强江猶龍與流賊勾結，被志仁逮捕入獄。猶龍知道自己一定會被處死，暗中引導汝才部下另一將領來攻城。崇禎八年二月流賊突然攻城，志仁急忙會同典史單思仁、教諭吴鳳來、訓導盧大受督率百姓防守。城被攻陷，志仁手持長矛巷戰，殺死六個流賊，力氣不支被俘獲。流賊按他下跪，他罵道："我是皇帝封的官員，怎能對流賊屈膝!"流賊發怒，砍碎他的肢體，用火焚燒。其妻唐氏被逼

得，口嚙賊手，遂遇害。思仁等亦不屈死。汝才在英山，聞之，馳至羅田，斬其別校，曰："奈何擅害長者！"以錦綉斂其夫婦尸。

迫，大駡，搶奪流賊的刀没有成功，用嘴咬流賊的手，結果遇害。思仁等人也不屈服而死。汝才在英山，得知此事，趕到羅田，殺了他的部將，説："爲什麽擅自殺害長者！"用綢緞收殮梁氏夫婦尸體。

鳳來，福建舉人。大受，寶慶貢生。詔贈志仁蘄州知州，思仁羅田主簿，鳳來國子助教，大受學録，蔭子，祭葬有差。

鳳來，福建舉人。大受，寶慶貢生。皇帝下詔追贈志仁爲蘄州知州，思仁爲羅田主簿，鳳來爲國子助教，大受學録，蔭封其子，賜以不同等級的祭祀和葬埋銀兩。

王國訓　夏建忠(等)

王國訓，字振之，解州人。天啓二年進士。歷知金鄉、壽張、滋陽、武清。坐大計，久之，補調扶風。國訓性剛嚴，耻干進，故官久不遷。崇禎八年秋，賊來犯，偕主簿夏建忠、典史陳紹南、教諭張弘綱、訓導陳繻嬰城固守。閱兩月，外援不至，城陷，駡賊死。建忠等亦不屈死。贈國訓光禄少卿，建忠等皆贈恤。

王國訓，字振之，解州人。天啓二年中進士。歷任金鄉、壽張、滋陽、武清知縣。因爲三年一次的官吏考績的影響，過了很長時間，纔補調扶風知縣。國訓性情剛毅嚴峻，耻於鑽營，所以官職長久不得升遷。崇禎八年秋，流賊來犯，王國訓會同主簿夏建忠、典史陳紹南、教諭張弘綱、訓導陳繻環城固守。過了兩個月，外地援兵不到，城池陷落，國訓駡賊而死。建忠等也不屈服而死。追贈國訓爲光禄少卿，建忠等都有追贈和撫恤。

當是時，大帥曹文詔、艾萬年等并戰殁，賊勢益張，關中諸州縣悉殘破。八月，賊陷永壽，殺知縣薄匡宇。尋陷咸陽，殺知縣趙躋昌。

在此時，大帥曹文詔、艾萬年等都戰死，流賊的勢力日益擴大，關中各州縣都破敗不堪。八月，流賊攻陷永壽，殺死知縣薄匡宇。接着攻陷咸陽，殺死知縣趙躋昌。

胡爾純(等)

其時長吏以死聞者，隴州知州胡爾純，自經死。延長知縣萬代芳與教諭譚恩、驛丞羅文魁協力守城，城陷皆死之。代芳妻劉、妾梁從死。爾純，山東人，贈光禄少卿。代芳贈光禄丞，妻妾建坊旌表。恩等亦賜祭。

那時死於戰亂的地方官員爲人所知的有，隴州知州胡爾純，自縊而死。延長知縣萬代芳與教諭譚恩、驛丞羅文魁通力合作守城，城池陷落全部死去。代芳妻劉氏、妾梁氏一起死了。爾純，山東人，追贈光禄少卿，代芳追贈光禄丞，妻妾建牌坊表彰。譚恩等也賜以祭祀。

孫仲嗣(等)

有孫仲嗣者，膚施人，由貢生爲階州學正。當事知其才，委以城守。賊大至，盡瘁死守。城破，與妻子十餘人并死之。贈國子博士。又有楊呈秀，華陰人。由進士歷官順慶知府，大計罷歸。賊攻城，佐有司禦賊以死，贈恤如制。

有孫仲嗣，膚施人，由貢生任階州學正。地方官知道他有才幹，委派他負責守城。大批流賊來到，他竭盡心力死守。城被攻破，與妻子兒女十餘人都死去。追贈爲國子博士。又有楊呈秀，華陰人。由進士出身官至順慶知府，在三年一次的考績中罷官歸鄉。流賊攻城，協助地方官抵抗流賊而死，按制度予以追贈撫恤。

黎弘業

黎弘業，字孟擴，順德人。由舉人知和州。崇禎八年，流賊犯和州，禦却之。十二月復至，與鄉官馬如蛟募死士，登陴固守。城將陷，弘業繫印於肘，跪告其母曰："兒不肖，貪微官以累母，奈何!"母李泣諭曰："汝勿以我爲意，事至此，有死而已。"遂自縊。妻楊、妾李及女四人繼之。弘業北面慟哭再拜，自刎未殊，濡頸血大書曰："爲臣盡忠，爲子盡孝，何惜一死。"賊入，傷數刃而死。贈太僕少卿，任一子。

黎弘業，字孟擴，順德人。由舉人任和州知州。崇禎八年，流賊進犯和州，被其擊退。十二月再次來攻，弘業與居家官員馬如蛟招募敢死之士，登城堅守。城將要陷落時，弘業將官印繫於肘部，對母親下跪說："兒子不肖，貪圖這卑微的官職以致連累母親，有什麽辦法!"母親李氏哭着說："你不要把我放在心上，事情到了這種地步，祇有一死。"便自縊了。其妻楊氏、妾李氏及四個女兒也相繼自縊。弘業面對北方痛哭下拜，自刎未死，沾着從頸部流出的血用大字寫道："作爲臣下盡自己的忠心，作爲兒子盡自己的孝道，死有什麽可惜。"流賊進來，他身中數刀而死。追贈太僕少卿，任用一子爲官。

判官錢大用偕妻妾子婦俱死。吏目景一高被創死。學正康正諫，祁門人，舉人。偕妻汪、子婦章赴水死，贈國子監丞。訓導趙世選不屈死，贈國子學録。

判官錢大用連同妻、妾、兒子、兒媳都死了。吏目景一高受傷而死。學正康正諫，祁門人，舉人。與妻子汪氏、兒媳章氏一同投水而死，追贈國子監丞。訓導趙世選不屈服而死，追贈國子學録。

馬如蛟(等)

馬如蛟，字騰仲，州人。天啓二年進士。授浙江山陰知縣，有清操。崇禎元年徵授御史，劾罷魏忠賢黨徐紹吉、張訥。出按四川，蜀中奸民悉以他人田産投勢家，如蛟列上十事，永革其弊。還朝，監武會試。武舉董姓者，以技勇聞於帝，及入試，文不中程，被黜。帝怒，黜考官，如蛟亦落職。八年論平邦彦功，復故官，以父憂未赴。流賊至，如蛟傾資募士，佐弘業固守。麾壯士出擊，兩戰皆捷。賊將奔，會風雪大作，不辨人色，守者皆潰，賊遂入城。如蛟急下令，能擊賊者，予百金，須臾得百餘人。巷戰，賊多傷，力屈，遂戰死。兄鹽運司判官如虯、諸生如虹及家屬十四人皆死。事聞，贈太僕少卿，官一子。

馬如蛟，字騰仲，本州人。天啓二年中進士。授浙江山陰知縣職。品行清廉。崇禎元年爲朝廷徵召授御史職，經他彈劾罷免了魏忠賢的黨羽徐紹吉、張訥。出任四川巡按時，蜀中的壞人都假冒别人的田産投庇於有權勢的家族，如蛟向朝廷奏報十件事，永遠革除了這種弊端。回到北京，被派監考武科會試。有一姓董的武舉人，以武技高强爲皇帝所知，等參加考試時，文章不合程式，不得中。皇帝發怒，罷免考官，如蛟也被撤職。崇禎八年，評論平定邦彦的功績，恢復原官，因父親去世未赴任。流賊來到，如蛟拿出全部家産招募士卒，協助弘業固守。他指揮壯士出擊，兩戰都取得勝利。流賊準備退去，時逢風雪大作，什麽也看不見，守城的人都潰散了，流賊於是得以入城。如蛟急忙下令，能與流賊作戰的，給一百兩銀子，很快就有了一百多人。與流賊在街巷戰鬥，許多流賊受傷，他力氣用盡，終於戰死。其兄鹽運司判官如虯、秀才如虹及家屬十四人都死於此役。此事上報，追贈如蛟太僕少

張紹登　張國勛　饒可久

張紹登，字振夫，南城人。崇禎中舉人，知應城縣。九年，賊來犯，偕訓導張國勛、鄉官饒可久悉力禦之。國勛曰："賊不一創，城不易守。"率壯士出擊，力戰一日夜，斬獲甚衆。賊去，邑侍郎王瑊之子權結怨於族黨，怨家潛導賊復來攻。國勛佐紹登力守，而乞援於上官。副將鄧祖禹來救，守西南，國勛守東北，紹登往來策應。會賊射書索權，權懼，斬北關以出，賊乘間登南城。紹登還署，端坐堂上，賊至，奮拳擊之。群賊大至，乃被殺。賊渠嘆其忠，以冠帶覆尸，埋堂側。

國勛，黄陂歲貢生。賊既入，朝服北面拜，走捧先聖神主，拱立以待。賊遂焚文廟，投國勛於烈焰中。祖禹亦不屈死。

可久，幼孤，事母孝，舉於鄉。知大興縣。崇禎初，疏請更《三朝要典》，時奄宦擅權，謫光禄典簿。遷應天府推官、刑部主事，歷知府，丁艱歸。賊入，語妻程曰："臣死忠，婦死節，分也。"于是妻女相對自經。可久被執，賊强之拜，曰："頭可斷，膝不可屈也！"遂遇害。瑊爲賊支解。

事聞，贈紹登尚寶少卿，國勛國子學正。

王燾

王燾，字濬仲，崑山人。少孤貧，九歲爲人後。族人有謀其産者，燾舉以讓之，迎養嗣祖母及母惟謹。萬曆末，舉於鄉，由教諭歷隨州知州。州經群盗焚掠，户不滿千。燾訓民兵，繕守具。土寇李良喬爲亂，殲

卿，任一子爲官。

張紹登，字振夫，南城人。崇禎年間中舉，任應城知縣。崇禎九年，流賊來犯，會同訓導張國勛、居家官員饒可久全力抵抗。國勛説："流賊不受到一次重創，城不容易守住。"率領壯士出擊，奮力戰鬥一晝夜，殺死生擒許多流賊。流賊退走，當地人侍郎王瑊的兒子王權與本族的人結下怨仇，仇家暗中引導流賊再次來攻。國勛輔佐紹登奮力守禦，同時向上級官員求援。副將鄧祖禹前來援救，守西南面，國勛守東北面，紹登往來支援接應。正在這時流賊用弓箭射入書信索要王權，王權恐懼，砍開北城門出城，流賊乘機登上南城。紹登回到衙署，端坐堂上，流賊來了，他奮力揮拳搏鬥，大群流賊來到，這纔被殺。流賊首領感嘆他的忠誠，將官服蓋在他尸體上，埋葬在大堂旁。

國勛，黄陂歲貢生。流賊已經入城，他穿着朝服向北面下拜，跑去捧着孔子的牌位，拱手站着等候。流賊於是焚燒孔廟，將國勛投於烈火之中。祖禹也不屈服而死。

可久，幼年喪父，侍奉母親很孝順，鄉試中舉。任大興知縣。崇禎初年，上疏請求修改《三朝要典》，當時宦官專權，可久被降爲光禄典簿。後任應天府推官、刑部主事，曾任知府，因母喪歸鄉。流賊進來，他對妻子程氏説："臣子爲忠而死，婦女爲貞節而死，這是應該的。"於是妻子和女兒相對自經而死。可久被捉獲，流賊强迫他下拜，他説："頭可以斷，膝是不可以彎屈的。"結果遇害。王瑊被流賊肢解。

事情上報，朝廷追贈紹登尚寶少卿，國勛國子學正。

王燾，字濬仲，崑山人。少年時父死家貧，九歲過繼他人。同族中有人想奪占他的家産，王燾全部讓給他，將嗣祖母和母親接回來非常恭謹地奉養。萬曆末年，鄉試中舉，由教諭任隨州知州。隨州經强盗們劫掠焚燒，居民不滿千户。王燾訓練民兵，修繕防守器械。土匪李良喬造反，

滅之。

十年正月，大賊奄至。燾且守且戰，擊斬三百餘人。賊攻益力，相持二十餘日。天大風雪，守者多散。燾知必敗，入署，整冠帶自經。賊焚其署，火獨不及燾死所，尸直立不仆，賊望見駭走。已，覓州印，得之燾所立尺土下。事聞，贈太常少卿。福王時，賜謚烈愍，建雙忠祠，與同邑蔡懋德并祀。

被他消滅。

崇禎十年正月，流賊大頭目突然來到，王燾邊守城邊抵抗，殺死三百餘人。流賊進攻更加猛烈，相持二十餘天。天颳大風下大雪，守城的人大多逃散。王燾知道必然失敗，進入衙署，整理好衣帽後上吊。流賊火焚官衙，火惟獨燒不到王燾自殺的地方，尸體直立不倒，流賊遠遠看見都嚇跑了。過後，尋找州印，在王燾站立處一尺深以下的土中找到。事情上報，朝廷追贈王燾太常少卿。福王時，賜謚烈愍，建立雙忠祠，與同城的蔡懋德一起祭祀。

魏時光

有魏時光者，南昌人。善舞雙刀。崇禎九年夏，爲廣濟典史。邑遭殘破，長吏設排兵三百人，委之教練。其冬，賊據蘄州河口，憚時光不敢渡。時光益募死士，夜襲其營，手殺數賊，賊不敢逼。俄賊大至，部卒皆散，時光單騎據高坡，又殺數人。賊環繞之，靷斷被執，不屈死。其兄陳於上官，却不奏。兄憤發病死，友人收殮之，哭盡哀，曰："弟爲國死，兄爲弟死，吾獨不能表暴之乎！"具牘力陳，乃奏聞。贈廣濟主簿，予恤典。

有魏時光，南昌人。善於使用雙刀。崇禎九年夏，任廣濟典史。城市遭到破壞，地方長官設置三百名值牌兵，委派他進行教練。這年冬天，流賊占據蘄州河口，因懼怕時光而不敢渡河。時光增募敢死之士，夜間襲擊賊營，親手殺死數賊，流賊都不敢靠近他。不久大批流賊來到，部下士卒都逃散了，時光單人獨馬占據高坡，又殺死數人。流賊四面包圍他，因坐騎的肚帶斷裂被擒，不屈服而死。其兄向上級官員陳述此事，被拒絕不予奏報。其兄因氣憤患病而死，朋友收殮遺體，哭得很傷心，說："弟爲國家而死，兄長爲弟弟而死，我爲什麼偏不能將這種情況說清楚呢?"寫文書努力陳說，上官纔奏報朝廷。追贈廣濟主簿，予以撫恤。

蔣佳徵

蔣佳徵，灌陽人。天啓四年舉於鄉。崇禎中，知盱眙縣，有聲。縣故無城，佳徵知賊必至，訓民爲兵。十年秋，賊果來犯，設伏要害，親率兵往誘，賊殲甚衆。賊怒，環攻之，力戰死。母聞之，亦投繯死。兵部議贈奉訓大夫、尚寶少卿。未幾，巡按御史言佳徵子忠母義，宜賜謚蔭，以植倫常。乃建表忠祠，并母奉祀。

蔣佳徵，灌陽人。天啓四年鄉試中舉。崇禎年間，任盱眙知縣，政聲很好。該縣原本没有城墻，佳徵知道流賊一定會來進攻，便對百姓進行軍事訓練。崇禎十年秋，流賊果然來犯，佳徵在要害地點設下埋伏，親自率兵前去誘敵，殲滅許多流賊。流賊發怒，四面圍攻他，佳徵奮力戰死。其母得知此事，也上吊死。經兵部决定追贈奉訓大夫、尚寶少卿。不久，巡按御史上奏說佳徵兒子忠誠母親節義，應該賜以謚號蔭封，以培養倫常的觀念。結果建立表忠祠，與母親一起奉祀。

吴暢春

同時江北死難者，有吴暢春。崇禎八年爲潛山天堂寨巡檢，練鄉兵防賊。明年冬，賊至，夜設燎，大驚去之。逾年，賊再至，暢春死守，力屈，仰天嘆曰："吾得死所矣！"手刃數賊，被執不屈死。贈迪功郎、安慶府經歷，蔭子所鎮撫。

與此同時在長江以北死於國難的，有吴暢春。崇禎八年任潛山天堂寨巡檢，訓練民兵防賊。次年冬，流賊來到，暢春於夜間四處舉火，流賊大驚撤走。過了一年，流賊再次來攻，暢春死守，力量用盡，仰天嘆道："我死得是地方了！"親手殺死數賊，被俘不屈服而死。追贈迪功郎、安慶府經歷，其子因父親的功績被任爲千户所鎮撫。

王寅

又有王寅，錢塘人。膂力絶人，舉武鄉試，以父征播功爲千户。崇禎中，擢撫標守備。見步卒脆弱，詫曰："曩戚將軍練浙兵，聞天下，今若爾邪！"督教之，卒始可用。十年遷龍江都司，調赴泗州護祖陵。賊來犯，寅曰："賊衆我寡，及其未集，可破也。"捲甲疾趨，至盱眙，斬其先鋒一人。戰自午迄申，賊來益衆，與守備陳正亨陷陣死。贈鎮國將軍、都指揮僉事。正亨贈昭勇將軍、指揮使。并官一子。

還有王寅，錢塘人。力氣大過常人，中武舉人，因父親征討播州的功績被任爲千户。崇禎年間，升任撫標守備。看到步兵脆弱，驚詫道："當年戚將軍訓練浙江兵，名聞天下，現在是這副樣子啊！"嚴格教練他們，士兵纔能作戰。崇禎十年升龍江都司，調往泗州保護祖陵。流賊來犯，王寅説："流賊兵多我軍兵少，乘他們尚未集中，可以擊敗他們。"捲起甲胄急速前進，進至盱眙，殺死流賊先鋒一人。從午時戰到申時，流賊越來越多，王寅與守備陳正亨衝入敵陣而死。追贈鎮國將軍、都指揮僉事。正亨追贈昭勇將軍、指揮使。兩人都有一子被任爲官。

徐尚卿　王時化(等)

徐尚卿，南平人。舉於鄉，知劍州。崇禎十年十月，李自成、惠登相等以數十萬衆入四川，大將侯良柱敗歿於廣元，遂攻陷昭化，知縣王時化死之。尚卿知賊必至，集士民泣曰："城必不能守，若輩速去，吾死此。"衆泣，請偕去，尚卿不可。閲二日，城陷，投繯死，吏目李英俊從之。賊遂長驅陷江油、彰明、安縣、羅江、德陽、漢州，吏民皆先遁。尋掠郫縣，主簿張應奇死之。陷金堂，典史潘孟科死之。

徐尚卿，南平人。鄉試中舉，任劍州知州。崇禎十年十月，李自成、惠登相等率數十萬人馬進入四川。大將侯良柱戰敗死於廣元，又攻陷昭化，知縣王時化爲此而死。尚卿知道流賊必定會來，招集士人和平民流着淚説："城是一定守不住的，你們趕快離去，我是死在這裏了。"衆人哭泣，請求他一同走，尚卿不答應。過了兩天，城市陷落，他上吊死，吏目李英俊也跟隨他吊死。流賊得以毫無攔阻地攻陷江油、彰明、安縣、羅江、德陽、漢州，官吏百姓皆事先逃走。接着攻掠郫縣，主簿張應奇爲此死。攻陷金堂，典史潘孟科死於此役。

是月也，賊陷州縣三十六，以死事聞者四人。事定，贈尚卿右參議，時化光禄丞，應奇按察司知事，孟科將仕郎，并賜恤典。時化，湖廣人，

在這個月裏，流賊攻陷三十六個州縣，因死於王事而知名的有四人。事件平定後，追贈尚卿爲右參議，時化爲光禄丞，應奇爲按察司知事，孟科爲將仕郎，都賜以撫恤。時化，湖廣人，鄉

舉鄉試第一。

試考取第一名舉人。

阮之鈿

阮之鈿，字實甫，桐城諸生。崇禎中，下詔保舉人才，同郡諭德劉若宰以之鈿應，授穀城知縣。

阮之鈿，字實甫，桐城秀才。崇禎年間，皇帝命令保舉人才，同鄉諭德劉若宰保舉之鈿以應詔。授穀城知縣職。

十一年正月，之鈿未至，張獻忠襲陷其城，據以求撫。總理熊文燦許之，處其衆數萬於四郊，居民汹汹欲竄。之鈿至，盡心調劑，民稍安，乃上疏言："獻忠虎踞邑城，其謀叵測。所要求之地，實兵餉取道咽喉，秦、蜀交會脉絡，今皆爲所據。奸民甘心效用，善良悉爲迫脅。臣守土牧民之官，至無土可守，無民可牧。庫藏殫虚，民産被奪，無賦可徵。名雖縣令，實贅員爾。乃廟堂之上專主撫議，臣愚妄謂撫剿二策可合言，未可分言，致損國威，而挫士氣。"時不能用。賊衆漸出野外行劫，之鈿執之以告其營將，稍置之法。及再告，皆不應，曰："官司不給餉耳，得餉自止。"由是村民徙亡殆盡，遂掠及闤闠。稍拒，輒挺刃相向，日有死者，一城大嚻。監軍僉事張大經奉文燦令來鎮撫，亦不能禁。

崇禎十一年正月，之鈿尚未到任，張獻忠襲擊攻陷穀城，占據縣城請求招撫。總理熊文燦答應了他，將其數萬部隊安置於穀城四郊，居民驚惶不安都想逃走。之鈿到任，用盡心力調和安撫，百姓纔稍微安定，於是上奏説："張獻忠盤據縣城，他的圖謀難以預料，他所要挾以求撫的地區，實在是調兵運餉通道的咽喉，秦、蜀交通的樞紐，現在都被他占據。壞人甘心情願地爲他效力，善良的百姓都遭到逼迫威脅，臣是守衛疆土管理百姓的官員，以致没有土地可以守衛，没有百姓可以管理。官府倉庫的儲藏已經空虚，人民的家産被奪走，没有賦税可以徵收。名義上是縣令，其實是多餘的官員罷了。但朝廷大員衹主張招撫，臣愚昧無知認爲撫與剿兩種策略可以同時進行，不可以分開，以致損害國家的威望，又挫傷士卒的鋭氣。"當時未能采納他的意見。流賊部衆漸漸到村野搶劫，之鈿捉獲他們通報其將領，稍加懲罰。待再去通知，都不理會，説："是官府不給軍餉啊，拿到軍餉自然會停止的。"因此村民差不多都搬遷逃亡了，便搶劫店鋪。稍加抗拒，便拔刀相威脅，每天都有死去的人。全城混亂不堪。監軍僉事張大經奉文燦命令前來彈壓安撫，也不能禁止。

明年，獻忠反形漸露，之鈿往説之曰："將軍始所爲甚悖，今幸得爲王臣，當從軍立功，垂名竹帛。且不見劉將軍國能乎？天子手詔進官，厚賚金帛，此赤誠效也。將軍若疑天朝有異論，之鈿請以百口保。何嫌何疑，而復懷他志。"獻忠素銜之鈿，遂惡言極駡之。之鈿憂憤成病，題數語於壁，自誓以死，遂不視事。

次年，獻忠造反的形迹漸漸顯露，之鈿去勸説他道："將軍起初的行爲是非常謬誤的，現在有幸能成爲皇上的臣民，應當以從軍建立功勛，垂名史册。没有看到劉國能將軍嗎？天子親手寫詔晋升官職，重賞金銀綢緞，這是他一片赤誠之心的結果。將軍如果懷疑天朝有不同的决定，之鈿願以合家百口人的生命擔保。有什麽可不滿、可懷疑的，而又有别的打算呢。"獻忠對之鈿一直懷恨在心，使用惡毒的語言痛駡他。之鈿擔憂激憤成病，在墻上寫了幾句話，决心去死，從此不再管理事務。

至五月，獻忠果反，劫庫縱囚，毁其城。之鈿仰藥未絶，獻忠遣使索印，堅不予，賊遂殺之。旋縱火焚公署，骸骨爲燼。而大經爲賊劫去，不能死。迨瑪瑙山戰敗，偕賊將曹威等出降，士論醜之。之鈿後贈尚寶少卿。

郝景春　郝鳴鑾(等)

郝景春，字和滿，江都人。舉於鄉，署鹽城教諭，坐事罷歸。起陝西苑馬寺萬安監録事，量移黄州照磨，攝黄安縣事。甫三日，群賊奄至，堅守八日夜，始解去。

崇禎十一年，擢知房縣。羅汝才率九營之衆請降於熊文燦，文燦受之。汝才猶豫，景春單騎入其營，偕汝才及其黨白貴、黑雲祥歃血盟。汝才詣軍門降，分諸營於竹谿、保康、上津，而自與貴、雲祥居房縣之野。當是時，鄖陽諸屬邑，城郭爲墟，獨房賴景春拊循，粗可守。及大衆雜處，居民日惴惴。景春乃與主簿朱邦聞、守備楊道選修守具，輯諸營。

明年五月，張獻忠反穀城，約汝才同反。景春子鳴鑾，諸生也，力敵萬夫，謂父曰："吾城當賊衝，而羸卒止二百，城何以守？"乃擐甲詣汝才曰："若不念香火盟乎？慎毋從亂。"汝才佯諾。鳴鑾覺其僞，歸與道選授兵登陴，而獻忠所遣前鋒已至，擊斬其將上天龍。遣使縋城乞援於文燦，凡十四往，不報。

已而賊大至，獻忠兵張白幟，汝才兵張赤幟，俄二幟相雜，環城力攻。貴、雲祥策馬呼曰："以城讓我，保無他也。"獻忠又以張大經檄諭降，景春大罵碎之。鳴鑾且守且戰，閲五

到五月，獻忠果然叛變，搶劫倉庫釋放囚犯，拆毁穀城城墻。之鈿服毒未死，獻忠派人來索要官印，堅決不給，流賊便殺死他。隨即縱火焚燒衙署，之鈿尸骨成爲灰燼。而大經被流賊劫持而去，没能死成。直到瑪瑙山戰敗，同賊將曹威等出來投降，士人的輿論都憎惡他。之鈿以後被追贈爲尚寶少卿。

郝景春，字和滿，江都人。鄉試中舉，代理鹽城教諭，因犯事罷官歸鄉。起復任陝西苑馬寺萬安監録事，遷官黄州照磨，代理黄安縣知縣。剛剛三天，流賊突然來到，堅守八晝夜，纔解圍而去。

崇禎十一年，升爲房縣知縣。羅汝才率領九營人馬向熊文燦請求投降，文燦接受了他們。汝才猶豫不定，景春單騎進入汝才營中，與汝才及其黨羽白貴、黑雲祥歃血結盟。汝才前往熊文燦軍營門前投降，將各營軍馬分散到竹谿、保康、上津，而自己與白貴、雲祥住在房縣郊外。那時，鄖陽府下屬各州縣，城郭都已成爲廢墟，惟獨房縣靠景春管理，勉强可以守衛。及至各色人等雜處一地，居民每天都惶惶不安。景春便與主簿朱邦聞、守備楊道選修整守城裝備，聚集軍隊。

第二年五月，張獻忠在穀城叛亂，約汝才一同造反。景春之子鳴鑾，是秀才，勇力可敵萬人，對父親説："我們縣城正處流賊的必經之路，而衹有疲弱士卒二百人，靠什麽守城？"於是披甲去見汝才説："你就不想着結盟的情意嗎？千萬不要跟着作亂。"汝才假裝答應。鳴鑾覺察到他的虚僞，歸來與道選派兵士登城，而獻忠所派遣的先頭部隊已經到達，守軍出擊殺死獻忠部將上天龍。派出使者用繩子從城上縋下向文燦求援，去了共十四次，都没有答覆。

流賊很快大批來到，獻忠兵打白旗，汝才兵打紅旗，不久兩種旗幟互相混雜，四面圍城全力進攻。白貴、黑雲祥揚鞭躍馬喊道："把城讓給我，保證没有别的事。"獻忠又用張大經書信勸降，景春大駡將之撕碎。鳴鑾且守且戰，一共五

日，賊多死。乃負板穴城，城將崩，鳴鑾熱油灌之。又擊傷獻忠左足，殺其所愛善馬。乃用間入賊壘，陰識獻忠所卧帳，將襲擒之。指揮張三錫啓北門揖汝才入，道選巷戰死。大經使汝才説景春降，怒不答。問庫藏儲蓄安在，叱曰："庫藏若有物，城豈爲汝陷！"賊怒，殺一典史、一守備恐之，卒不屈，與鳴鑾俱被殺。僕陳宜亦死之。邦聞及其家人并不屈死。事聞，贈景春尚寶少卿，建祠奉祀，道選等亦贈恤。已，帝召見輔臣賀逢聖，備述其死事狀，改贈太僕少卿。三錫後爲官軍所獲，磔死。

天，死了許多流賊。流賊便頂着木板在城墻上掘洞，城將要崩塌，鳴鑾將油燒熱澆灌下去。又打傷獻忠左脚，殺死他喜歡的好馬。又派間諜進入流賊營壘，暗中查清獻忠所住的營帳，準備突襲生擒他。指揮張三錫開北門接應汝才入城，道選巷戰至死。大經要汝才勸景春投降，怒而不答。問他倉庫儲藏的物品在哪裏，叱責説："倉庫如有物品，城豈能爲你們攻陷！"流賊發怒，殺死一個典史、一個守備以恐嚇他。終不屈服，與鳴鑾都被殺害。僕人陳宜也死於此役。邦聞及其家裏人都不屈而死。事情上報朝廷，追贈景春尚寶少卿，建祠堂祭祀，道選等也有追贈和撫恤。之後，皇帝召見輔臣賀逢聖，詳細叙述郝景春死於王事的情形，改贈太僕少卿。三錫其後爲官軍擒獲，碎割死。

張克儉

張克儉，字禹型，屯留人。崇禎四年進士。授輝縣知縣。六年春，賊犯武安，守備曹鳴鷚戰死，遂犯輝縣。克儉乘城固守，賊不能下，屯百泉書院，三日而去。遷兵部主事，被薦召對，稱旨。

十二年擢湖廣僉事，監鄖、襄諸軍。楊嗣昌鎮襄陽，深倚仗之。張獻忠、羅汝才之敗也，小秦王、渾世王、過天星等皆降，嗣昌處之房、竹山中，命克儉安輯。而諸賊得免死牌，莫肯散，自擇便地，連營數百里。時河南、北大饑，流民就食襄、漢者日數萬，降卒多闌入流民中。克儉深憂之，上書嗣昌曰："襄陽自古要區，本朝管鑰獻陵，視昔尤重。近兩河饑民雲集，新舊降丁逼處其間，一夫叫呼，即足致亂。况秦兵以長、武之變，西歸鄖、房。軍府粗立，降營棋置，奚啻放虎自衛。紫、漢、西、興，初無重門之備，何恃不恐。"嗣昌不以爲意，報曰："昔高仁厚六日降賊百萬，迄擒阡能，監軍何怯

張克儉，字禹型，屯留人。崇禎四年進士，授輝縣知縣。崇禎六年春，流賊進犯武安，守備曹鳴鷚戰死，於是進犯輝縣。克儉憑藉城墻固守，流賊不能攻下，屯兵於百泉書院，三天後退去。升任兵部主事，被推薦由皇帝召見，所答都得到皇帝贊同。

崇禎十二年升湖廣僉事，監督鄖陽、襄陽一帶各軍。楊嗣昌鎮守襄陽，很倚重他。張獻忠、羅汝才戰敗，小秦王、渾世王、過天星等都投降了，嗣昌將他們安置在房縣、竹山山區，任命克儉加以安撫。而各路流賊得到免死牌，都不肯解散，自行選擇合適的地點，營寨相連達數百里。當時黄河南、北饑荒嚴重，每天有數萬流民到襄陽、漢陽一帶覓食，投降的士卒大多與流民雜居。克儉深感憂慮，上書給楊嗣昌説："襄陽自古以來是要害地區，在本朝則是獻陵的門户鎖鑰，較之以往更爲重要。近來兩河飢民大批聚集，先後投降的兵丁夾雜他們中間，一個人喊叫，便足以導致變亂。何況秦軍隊因長安、武功的事變，向西回到鄖陽、房縣。統帥機構剛剛建立，降卒營盤散布如棋，這何止是放出老虎來自衛呢。紫陽、漢中、西鄉、興安所地區，本來没有層層門户作爲防備，有什麽依恃而不恐慌。"

耶?”及嗣昌入蜀，委克儉以留務。録破賊功，加右參議，監軍如故。未幾，以本官移守下川南道，鄖陽巡撫袁繼咸奏留之。

嗣昌不以爲意，回答説：“昔日高仁厚六天降服百萬盜賊，最終擒獲阡能，監軍爲何如此膽怯呢?”待楊嗣昌入蜀，委任克儉爲留守。記録擊敗流賊的功績，加克儉右參議，繼續監軍。不久，以本職移守下川南道，鄖陽巡撫袁繼咸上奏將他留下。

十四年二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未聞命，獻忠令人假督府軍符詆入襄陽城。克儉不能辨，夜分，賊從中起，焚襄王府。克儉倉皇奔救，爲賊所執，大罵死。推官鄺曰廣、攝縣事李大覺、游擊黎民安死焉。

崇禎十四年二月升右僉都御史，河南巡撫。尚未得到任命，獻忠命人利用督府的軍符騙入襄陽城。克儉不能辨别，半夜，流賊從城中動手，焚燒襄王府，克儉慌忙趕來救護，被流賊捕獲，大罵而死。推官鄺曰廣、代理縣務的李大覺、游擊黎民安死亡。

鄺曰廣(等)

曰廣，番禺人。崇禎十年進士。居官有守。奉檄核軍儲於荆州，甫還任而難作，中刃死，妻子女俱遇害。大覺，字覺之，金谿人。由鄉舉知穀城，兼署襄陽縣。聞變，繫印於肘，縊死堂上。民安，大覺同縣人。城中火起，率所部千餘人搏戰，矢盡被縛，抗罵死。獨知府夏邑王承曾遁免。

鄺曰廣，番禺人，崇禎十年進士。爲官有操守。奉上級命令在荆州檢核軍需儲備，剛回原任禍即起，被刀砍死，妻子兒女全都遇害。李大覺，字覺之，金谿人，由舉人任穀城知縣，兼職代理襄陽縣。得知發生變亂，將官印繫於肘部，在堂上自縊而死。民安，大覺同縣人。城中起火，率領部下千餘人堅持戰鬥，箭用盡而被俘，不肯屈服罵敵而死。衹有知府夏邑人王承曾逃走未死。

初，獻忠敗於瑪瑙山，其妻敖氏、高氏被獲，他將搜山，又獲其軍師潘獨鰲，皆繫襄陽獄。承曾年少輕佻，每夕托問賊中情形，與獻忠二妻笑語。獄吏又多納賊金，禁防盡弛，獨鰲等脱桎梏恣飲。嗣昌移牒戒之，承曾笑曰：“是豈能飛至耶?”及是，獨鰲果從獄中起，承曾率衆奪門走。事聞，命逮治。時河南亦大亂，久逮不至，未知所終。

起初，獻忠在瑪瑙山戰敗，其妻敖氏、高氏被抓獲，其他將領搜山，又捉住其軍師潘獨鰲，都囚於襄陽監獄。承曾年輕而不穩重，每天晚上藉口訊問流賊内情，與獻忠兩個妻子談笑。獄吏又大多接受了流賊的金銀，監獄的防衛完全廢弛，獨鰲等脱出枷鎖恣意飲酒作樂。嗣昌送來公文警告，承曾笑着説：“流賊還能飛來嗎?”到此時，獨鰲果然從獄中動手，承曾率領部下奪門逃走。事情上報朝廷，下令逮捕治罪。此時河南也一片混亂，很久没有抓到，不知最後結局如何。

徐世淳 徐必達 徐肇梁 余塙

徐世淳，字中明，秀水人。父必達，字德夫，萬曆二十年進士。知溧水縣，築石臼湖堤，奏除齊泰姻戚子孫軍籍二十六家。累遷吏部考功郎中，與吏科給事中儲純臣同領察事。純臣受贓吏賕，當大計日，必達進狀

徐世淳，字中明，秀水人。父必達，字德夫，萬曆二十年進士。任溧水知縣，修築石臼湖湖堤，上奏解除齊泰子孫姻戚二十六家的軍籍。幾經升遷，任吏部考功郎中，與吏科給事中儲純臣共同負責官吏考察事務。純臣接受贓官賄賂，正當進行三年一度考績的日子，必達向上級上書

請黜純臣，面揖之退，一座大驚。遷光禄丞，陳白糧利弊十一事，悉允行。進少卿，巡漕御史孫居相以船壞不治，請雇民船濟運，必達爭止之。天啓初，以右僉都御史督操江軍。白蓮賊將窺徐州，必達募鋭卒會山東兵擊破之。遷兵部右侍郎，以拾遺罷歸，卒。

要求罷黜純臣，當面請他退職，在座的人都大驚。升光禄丞，向朝廷陳述徵收糧食的十一條利弊，都被同意照辦。晋官少卿，巡漕御史孫居相因船壞不能修理，要求雇民船幫助運輸漕糧，必達爭辯制止此事。天啓初年，以右僉都御史監督長江一帶軍隊操練。白蓮教匪窺測徐州，必達招募精鋭士卒會同山東軍擊敗他們。升兵部右侍郎，因言官檢舉他的過失而去官還鄉，病死。

世淳，崇禎中舉人。十三年冬，歷隨州知州。州嘗被賊，居民蕭然。世淳知賊必復至，集士民誓以死守。會歲大荒，士多就食粥廠，嘆曰："可使士以餒失禮乎?"分粟振之。潰兵過隨索餉，世淳授兵登陴，而單騎入見軍帥曰："軍食不供，有司罪也。殺我足矣，請械我以見督師。"帥氣奪，斂衆去。

世淳，崇禎年間中舉。崇禎十三年冬，任隨州知州。隨州曾被流賊攻掠，居民稀少，世淳知道流賊定會再來，招集士人和平民誓死守城。這一年正遇大災荒，士人多到粥廠求食，世淳嘆道："豈能讓士人因飢餓而不失掉身份嗎!"分發糧食賑濟他們。潰兵經過隨州索要糧餉，世淳派兵登上城墻，而自己單騎去見潰兵將領説："軍隊糧食供給不足，是有關官員的罪過。殺我就足够了，請給我戴上鐐銬去見督師。"將領膽氣喪失，集合部下離去。

明年三月，張獻忠自襄陽來犯，世淳寢食南城譙樓，曉夜固守，告急於巡撫宋一鶴。一鶴遣兵來援，爲監司守承天者邀去。守月餘，援絶力窮，賊急攻南城，而潜兵墮北城以入。世淳命子肇梁瘞印廨後，勒馬巷戰，矢貫頤，耳鼻横斷，墜馬，亂刃斫死。肇梁奔赴，且哭且駡，賊將殺之，呼州人告以瘞印處，乃死。世淳妾趙、王及臧獲十八人皆死。後贈太僕少卿，建祠，以肇梁祔。

次年三月，張獻忠從襄陽來犯，世淳在南城的望樓裏睡覺吃飯，晝夜固守，向巡撫宋一鶴告急。一鶴派兵來援救，被防守承天的監司大員半路截去。守城一個多月，力量用盡又無援兵，流賊猛攻南城，暗中派兵拆毁北城而入。世淳命令其子肇梁將官印埋在衙署後面，勒馬巷戰，被箭射穿面頰，耳朵鼻子横着斷裂，從馬上掉下來，被亂刀砍死。肇梁趕忙跑過去，邊哭邊駡，流賊將要殺他，他呼喊本州百姓告以埋印的地點，然後死去。世淳妾趙氏、王氏及奴婢十八人都死了。後追贈世淳爲太僕少卿，建祠堂，以肇梁配祀。

隨自十年正月陷，及是再陷，至七月復陷，判官余塙死焉。三陷之後，城中幾無孑遺。

隨州從崇禎十年正月陷落，這是第二次陷落，到七月又一次陷落，判官余塙死亡。三次陷落之後，城中幾乎没有活下來的人。

明史卷二百九十三

列傳第一百八十一

忠義(五)

武大烈 徐日泰(等) 錢祚徵 盛以恒 高孝誌(等) 顔日愉 艾毓初(等)
潘弘 劉振世(等) 陳豫抱 許宣(等) 劉振之 杜邦舉 費曾謀(等)
李乘雲 余爵(等) 關永傑 侯君擢(等) 張維世 姚若時(等)
王世琇 顔則孔(等) 許永禧 高斗垣(等) 李貞佐 周卜曆(等)
魯世任 張信(等) 劉禋 陳顯元(等) 何燮 左相申(等) 趙興基 鄭元綬(等)

武大烈

武大烈，臨潼人。舉天啓七年鄉試。崇禎中，授永寧知縣。奸人倚萬安郡王恣不法，大烈痛懲之。十三年十二月，李自成自南陽陷宜陽，知縣唐啓泰被害，遂攻永寧。大烈與鄉官四川巡撫張論協力捍禦。論歿，子吏部郎中鼎延及從父治中讃繼之。有獄囚勾賊入，都司馬有義棄城走。大烈、鼎延等固守三日，賊夜半登城，執大烈。自成以同鄉欲活之，大烈不屈，索印又不予，乃燔灼以死。鼎延匿眢井免。讃及子國學生祚延死之。主簿魏國輔、教諭任維清、守備王正己、百户孫世英并不屈死。萬安王采𨧀亦被害。

武大烈，臨潼人。天啓七年鄉試中舉。崇禎年間，授永寧知縣。壞人倚仗萬安郡王恣意横行不守法紀，武大烈狠狠懲罰了他們。崇禎十三年十二月，李自成從南陽出動攻陷宜陽，知縣唐啓泰被害，隨即進攻永寧。武大烈與居家的四川巡撫張論協力守城抵抗。張論死去，其子吏部郎中張鼎延及叔父治中張讃繼續抵抗。有獄中囚犯勾引流賊入城，都司馬有義棄城逃走。武大烈、張鼎延等堅守三天，流賊半夜登城，俘獲武大烈。李自成因爲是同鄉想留他活命，他不屈服，索要官印又不交出，於是被用火燒死。張鼎延藏在枯井裏得以幸免。張讃及其子國學生張祚延死於此役。主簿魏國輔、教諭任維清、守備王正己、百户孫世英都不屈而死。萬安王朱采𨧀也被害。

徐日泰(等)

賊移攻偃師，一日而陷。知縣徐日泰大駡不屈，爲賊臠割死。啓泰，掖縣人。日泰，金谿人。并起家鄉舉。

流賊移師進攻偃師，一天即攻陷。知縣徐日泰大駡而不屈服，被流賊碎割而死。啓泰，掖縣人。徐日泰，金谿人。都是舉人出身。

明年正月，賊陷寶豐，知縣朱由

次年正月，流賊攻陷寶豐，知縣朱由械爲此

械死之。陷密縣，知縣朱敏汀及里居太僕卿魏持衡、舉人馬體健死之。由械，益府鎮國將軍常澈子，敏汀亦宗室，并由貢生。敏汀妾張，一女一孫及臧獲數人俱死，與由械并贈僉事。

而死。攻陷密縣，知縣朱敏汀及居家的太僕卿魏持衡、舉人馬體健死亡。朱由械，是益府鎮國將軍朱常澈之子，朱敏汀也是宗室成員，都是貢生出身。朱敏汀之妾張氏和一個女兒一個孫子及幾個奴婢都同死，朱敏汀、朱由械都追贈爲僉事。

是月，陷洛陽，鄉官來秉衡、劉芳奕、常克念、郭顯星、韓金聲、王明、楊萃、荀良翰等抗節死。秉衡，天啓四年舉於鄉，未仕。城陷，爲賊將劉宗敏所執，令易服，欲官之，不可。羈南郊民舍，顧見其友，謂之曰："賊勒我以官，我義不受辱，恨母老子幼，死不瞑目爾。"賊聞，燒鐵索加其脛，終不從，遂被殺，并其母劉、妾吴及幼子俱殺之。芳奕，慷慨負智略，與秉衡同舉於鄉，爲昌樂知縣。解官歸，歲大歉，人相食，傾橐濟之。賊漸逼，集義士爲干城社，佐有司保障。及城陷，縊死西城戍樓。克念舉進士，爲平陽推官，有聲。顯星舉於鄉，爲翰林待詔。金聲、明，皆進士。金聲官邯鄲知縣，明官行人。萃、良翰皆舉人。萃官辰州知府，良翰未仕。

同月，攻陷洛陽，居家官員來秉衡、劉芳奕、常克念、郭顯星、韓金聲、王明、楊萃、荀良翰等盡節而死。來秉衡，天啓四年中舉，没有做官。城陷落，被流賊將領劉宗敏捉獲，要他改换服飾，準備讓他做官，他不答應。被關在南郊民房裏，看見他的朋友，對他説："流賊逼我做官，我出於大義决不受此污辱，遺憾的是母親年邁兒子幼小，死也不能瞑目啊。"流賊聽見了，燒熱鐵索放在他腿上，終究不肯屈從，結果被殺，連同其母劉氏、妾吴氏及幼子一起殺死。劉芳奕，性格豪爽富有智略，與來秉衡同時中舉，任昌樂知縣。離職歸鄉後，遇上大災荒，出現人吃人的事，他拿出全部財産救濟。流賊漸漸逼近時，他召集義勇之士保衛城市，輔佐地方官員進行抵抗。待到城市陷落，在西城戍樓上自縊而死。常克念中進士，任平陽推官，名聲很好。顯星鄉試中舉，任翰林待詔。韓金聲、王明皆爲進士。韓金聲是邯鄲知縣，王明是行人。楊萃、荀良翰都爲舉人。楊萃是辰州知府，荀良翰没有做官。

錢祚徵

錢祚徵，字錫吉，掖縣人。崇禎中，由鄉舉歷官汝州知州。汝爲流賊往來孔道，土寇又竊據山中。祚徵欲先除土寇，募壯士千人訓練，而遣人爲好言招撫，夜半取間道直搗其巢，寇大敗。乃令民千家立一大寨，有急鳴鉦相救，寇勢衰息，其魁遂降。

錢祚徵，字錫吉，掖縣人。崇禎年間，由舉人官至汝州知州。汝州是流賊往來行動的通道，土匪又暗中盤據山中。錢祚徵準備先消滅土匪，募集千名壯士進行訓練，一面又派人説好話進行招撫，半夜由小路直搗土匪巢穴，土匪大敗。錢祚徵命令每千户百姓建立一個大寨，有情况敲鑼爲號互相救援，土匪勢力衰敗，其首領於是投降。

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驟來犯，祚徵乘城守，身中流矢，守益力。月餘，大風霾，炮炸樓焚，城遂陷，駡賊而死。汝人立廟祀之。

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突然來犯，錢祚徵登城守禦，身被流矢射中，防守更堅决。過了一個多月，颳大風塵土很大，火炮爆炸戍樓焚毁，城池於是陷落，錢祚徵駡流賊而死。汝州人修建廟宇祭祀他。

盛以恒

盛以恒，潼關衛人。崇禎十三年舉人。知商城縣。視事月餘，流賊突至，却之。明年，張獻忠陷襄陽，鄰境大恐。以恒已遷開封同知，將行，士民懇留之，乃登陴，與鄉官楊所修、洪胤衡、馬剛中、段增輝共城守。二月中，賊奄至，適雨雪，守者凍餒不能戰。以恒督家衆射賊十七人墜馬，賊怒，并力攻，矢中以恒右額，猶裹創拒敵。賊登北城，家衆巷戰死且盡，乃被執，駡賊不屈，爲賊支解。孫覺及典史呂維顯、教諭曹維正皆死。

盛以恒，潼關衛人。崇禎十三年舉人。任商城縣知縣。到任一個多月，流賊突然來到，將其擊退。第二年，張獻忠攻陷襄陽，鄰近地區大爲恐慌。盛以恒已升任開封同知，正準備動身。士人和平民懇切地挽留他，便登上城樓，與居家官員楊所修、洪胤衡、馬剛中、段增輝一起守城。二月中旬，流賊突至，時逢天降雨雪，守城的軍民又凍又餓不能作戰。盛以恒督率家人將十七個流賊射下馬來，流賊發怒，集中兵力進攻，弓箭射中盛以恒右額，他包扎創口仍繼續抗敵。流賊登上北城，盛以恒家人巷戰傷亡殆盡，這纔被俘，駡賊不肯屈服，被流賊肢解。其孫盛覺及典史呂維顯、教諭曹維正都死去。

楊所修(等)

所修，故魏忠賢黨也。歷左副都御史，入逆案，贖徒爲民，至是駡賊死。胤衡，萬曆中進士。歷官陽和兵備副使，分守北門，力戰死。剛中，字九如。崇禎七年進士。除大同知縣，行取授檢討，乞假歸。賊入，大駡，被磔死。增輝，字含素，爲諸生以學行稱。朝廷下保舉令，被薦，不樂爲吏，擬除教授，未謁選歸。遇變，駡賊死。

楊所修，原是魏忠賢黨羽。官至左副都御史，後名列魏忠賢叛逆案，罰金贖徒罪還鄉爲民，在這時駡流賊而死。洪胤衡，萬曆年間中進士。曾任陽和兵備副使，被分配守衛北城門，力戰而死。馬剛中，字九如。崇禎七年進士。授大同知縣，經保舉調京授翰林院檢討，請假歸鄉。流賊入城，他大駡，被肢解而死。段增輝，字含素，做秀才時以學問品行出衆而著稱。朝廷下達保舉人才的命令，他被推薦，不願意爲吏，準備授儒學教授職，未去吏部等候選派而歸鄉，遇到事變，駡流賊而死。

高孝誌(等)

賊既陷商城，即疾驅犯信陽。城陷，知州高孝誌，訓導李逢旭、程所聞，里居靜海知縣張映宿死之。其陷光山，典史魏光遠亦死之。所司請贈恤，未報。

十五年七月，帝下詔曰："比州縣有司不設守備，賊至即陷，與衝鋒陷陣，持久力詘者殊科。若概援天啓間例，優予贈蔭，何由旌勸勞臣。自今五品以下，止贈監司，四品及方面，始贈京卿。著爲令。"乃贈以恒副使，孝誌參議，維顯等贈恤有差。

流賊攻陷商城後，立即急行軍侵犯信陽。信陽城被攻陷，知州高孝誌，訓導李逢旭、程所聞，居家的靜海知縣張映宿爲此而死。攻陷光山時，典史魏光遠也死去。有關官員請求予以追贈和撫恤，没有答覆。

崇禎十五年七月，皇帝下詔書説："凡州縣官員不設置守備，流賊來到立即陷落的，與衝鋒陷陣，堅持很長時間力量用盡的情況不同。倘若一概援引天啓年間舊例，從優予以追贈和蔭封，怎能表彰鼓勵有功之臣。自現在起五品以下官員，祇能追贈監司道職銜，四品官及方面大員，纔可追贈京卿。這一點定爲法令。"於是追贈盛

天啓中，州縣長吏殉難者，率贈京卿，蔭錦衣世職，賜祭葬，有司建祠。崇禎初，改蔭國子生，俾之出仕，而京卿之贈如故，至是始改贈外僚云。

以恒爲兵備副使，孝誌爲參議，維顯等有不同品級的追贈和撫恤。天啓年間，州縣長官死於國難的，都追贈京卿，子弟蔭封錦衣衛世襲官職，賜予祭祀和葬埋銀兩，官方爲其建祠堂。崇禎初年，蔭封改爲國子監生。使其能入仕途。而追贈京卿一如既往，至此開始改贈外官了。

顔日愉

顔日愉，字華陽，上虞人。萬曆中，舉於鄉。崇禎初，除知葉縣，有惠政，爲上官所惡，劾罷。部民争詣闕訟冤，乃獲叙用。後爲静寧知州。羅賊亂，馳請固鎮五道兵合剿。而先率敢死士數人招諭之，賊弛備，遂遣精卒搗其營，賊倉皇潰，斬數百級。黎明，五道兵繼至，復大破之。遷開封同知。流賊勢方熾，上官以南陽要衝，舉日愉爲知府，大治守具，人心稍固。

顔日愉，字華陽，上虞人。萬曆年間鄉試中舉。崇禎初年，授葉縣知縣，施政仁惠，遭上級官員厭惡，被彈劾罷免。葉縣民衆争先到北京爲他訴冤，纔獲得任用。後爲静寧知州。羅汝才作亂，他急請固鎮等五道軍隊聯合圍剿。而先率領數名勇士前去招撫開導，流賊戒備鬆弛了，便派精兵直搗流賊營寨，流賊倉皇潰敗，斬首數百級。天明，五道軍隊緊接着來到，再次大破流賊。升開封同知。流賊勢力正在壯大，上司因南陽地處要衝，舉薦日愉爲知府，廣治守城器械，人心稍穩定。

十四年五月，賊猝至，百餘人冒雨登城。日愉擊殺之幾盡，餘賊引去，城獲全。日愉手中一矢，頭項被二刃，死城上。事聞，贈太僕卿。

崇禎十四年五月，流賊突然來到，一百餘人冒雨登上城墻。顔日愉抗擊幾乎將他們殺盡，殘餘的流賊撤走，城市得以保全。日愉手被射中一箭，頭頸被砍中兩刀，死於城上。事情上報朝廷，追贈爲太僕卿。

艾毓初(等)

賊既不得志去，遂縱掠旁近州縣。其冬再圍南陽，攻陷之，參議艾毓初死焉。

流賊因不能得逞而退走，便大肆搶掠鄰近州縣。同年冬天再次包圍南陽，攻陷城市，參議艾毓初死亡。

毓初，字孩如，米脂人，户部侍郎希淳曾孫也。崇禎四年進士。授内鄉知縣。生長邊陲，習戰事。六年冬，流寇來犯。埋大炮名“滚地龍”者於城外，城中燃綫發之，賊死無算，遂解去。内鄉與鄰邑淅川多深山邃谷，爲盗窟，民居懔懔。毓初至，爲設守備，民得少安。

艾毓初，字孩如，米脂人，是户部侍郎艾希淳的曾孫。崇禎四年進士。任内鄉知縣。他生長於邊疆，懂得軍事。崇禎六年冬，流賊來犯，他將名爲“滚地龍”的大炮埋於城外，在城中點燃火綫引發，炸死流賊無數，於是解圍退走。内鄉與鄰縣淅川境内多深山幽谷，成爲盗匪巢穴，居民很害怕。艾毓初到任後，爲此設置守備，民衆稍感安定。

明年冬，唐王聿鍵上言：“祖制，親王所封地，有司早晚必謁見。今艾毓初等皆不謁。”帝怒，悉逮下法司，而敕禮部申典制。已而王被

次年冬，唐王朱聿鍵上奏説：“祖先定下制度，親王所封的地區，地方官早晚必須謁見。現在艾毓初等都不謁見。”皇帝發怒，將艾毓初等都逮捕關入刑部監獄，同時敕令禮部申明典儀制

逮，毓初獲補官。屢遷至右參議，分守南陽，與日愉却賊有功。自成用宋獻策計，欲取南陽以圖關中，復率大衆來寇。毓初偕總兵官猛如虎等堅守。賊攻入南門，會總督楊文岳援軍至，賊引退。文岳去，賊復攻之，食盡援絶，毓初題詩城樓，遂自縊。南陽知縣姚運熙、主簿門迎恩、訓導楊氣開亦死之。

明年十月，自成再陷南陽，知府丘懋素罵賊不屈，闔門被害。是月，賊過扶溝，衆議城守，舉人劉恩澤初嘗以策干當事，多見用。縣令呆不解事，恩澤痛哭曰："吾不幸從木偶人死。"自題樓壁曰："千古綱常事，男兒肯讓人。"明日，城陷，擲樓下以死。

度。其後唐王被逮捕，艾毓初得以補授官職。屢經升遷至右參議，被分派守衛南陽，與日愉擊退流賊立下功勞。李自成用宋獻策計謀，準備攻占南陽以謀取關中，再率大軍來攻。艾毓初會同總兵官猛如虎等堅守。流賊攻入南門，恰逢總督楊文岳援軍來到，流賊撤退。楊文岳離去，流賊又來攻城，食糧用盡援兵斷絶，艾毓初題詩於城樓，然後自縊而死。南陽知縣姚運熙、主簿門迎恩、訓導楊氣開也爲此而死。

次年十月，李自成再次攻陷南陽，知府丘懋素罵賊而不屈服，全家被害。同月，流賊經過扶溝，大家商議守城事務，起初舉人劉恩澤曾向地方官進策，多被采納。縣令愚鈍不會辦事，劉恩澤痛哭説："我不幸跟從木偶人一起死。"自己在樓房墻壁上題道："千古綱常事，男兒肯讓人。"次日，城陷落，投樓下而死。

潘弘

潘弘，字若稚，淮安山陽人。起家貢生。崇禎十三年爲舞陽知縣。時流賊披猖，土寇亦間發，弘數討敗之。明年十一月，李自成、羅汝才既陷南陽，縱兵覆所屬州縣，將攻舞陽，弘諭士民共拒。諸生慮賊屠城，請委曲紓禍，弘叱之去。賊薄城，發炮擊之，多斃。有小校善射，屢却賊。諸生潛遣人約降，賊復至。弘作告先聖文，自誓必死。諸生潛開門，縛弘以獻。賊索印，弘不予。脅降，怒罵不屈，乃支解之。子澄瀾痛憤大哭，投井死。

潘弘，字若稚，淮安府山陽縣人。由貢生起家。崇禎十三年任舞陽知縣。其時流賊猖獗，土匪也時常作亂，潘弘多次征討擊敗他們。次年十一月，李自成、羅汝才攻陷南陽後，派兵攻掠南陽府所屬州縣，將要進攻舞陽，潘弘倡導士人和平民共同拒敵。秀才們害怕流賊殺戮居民，請求屈身折節以免災，潘弘將他們罵了出去。流賊兵臨城下，潘弘開炮轟擊他們，打死多人。有小軍官擅長射箭，多次擊退流賊。秀才們暗中派人約定投降，流賊再次來攻。潘弘寫下祭告孔子的文章，發誓必死。秀才們偷偷打開城門，將潘弘綁縛獻給流賊。流賊索要官印，潘弘不交。逼他投降，怒罵而不屈服，結果被肢解。其子潘登瀾極其悲憤而大哭，投井而死。

劉振世（等）

時鄧州、鎮平、内鄉、泌陽、新野相繼陷。鄧州知州劉振世，吏目李國璽，千户余承蔭、李錫，諸生丁一統、張五美、王鍾、王子章、海寬、傅彦皆抗節死。鎮平知縣成縣鍾其碩被執，罵賊死。内鄉知縣南昌龔

其時鄧州、鎮平、内鄉、泌陽、新野相繼陷落。鄧州知州劉振世，吏目李國璽，千户余承蔭、李錫，秀才丁一統、張五美、王鍾、王子章、海寬、傅彦都堅持忠節而死。鎮平知縣成縣人鍾其碩被俘，罵流賊而死。内鄉知縣南昌人龔新、新野知縣四川人韓醇，都不屈服而死。

新、新野知縣四川韓醇，并不屈死。

泌陽凡再陷。是年五月，張獻忠破信陽，獲左良玉旗幟，假之以登城。知縣雲南南寧王士昌懷印端坐，被縛，謾罵死。臨昌姚昌祚代之，甫數月，復陷。昌祚手斬數賊，力屈死。典史雷晋暹率捕卒戰死。又有武職王衍范、錢繼功、海成俱死難。而鄧州於十年春爲張獻忠所破，知州孫澤盛、同知薛應齡皆戰死，至是亦再陷云。

泌陽兩度陷落。這年五月，張獻忠攻破信陽，繳獲左良玉的旗幟，冒用它得以登城。知縣雲南南寧人王士昌懷抱官印端坐，被捆綁，痛罵而死。臨昌人姚昌祚接替他的職務，剛幾個月，又一次陷落。昌祚親手斬殺幾個流賊，力氣用盡而死。典史雷晋暹率領捕快戰死。又有武官王衍范、錢繼功、海成都死於國難。而鄧州於崇禎十年春季被張獻忠攻破，知州孫澤盛、同知薛應齡全都戰死，到這次也是第二次陷落了。

陳豫抱

陳豫抱，舞陽人。母段早寡，撫豫抱及其弟豫養、豫懷，皆爲諸生，力田好學，善承母志。崇禎十四年，流賊陷舞陽，母先赴井，三子從之。豫抱妻黄携其子默通，豫養妻馬携子默恒、默言俱從之。三世九人，一時盡節。

陳豫抱，舞陽人。母親段氏很早就守寡，撫養陳豫抱及其弟陳豫養、陳豫懷，都成爲秀才。他們努力耕作愛好學習，能順從母親的意願。崇禎十四年，流賊攻陷舞陽，母親首先投井，三個兒子也隨之投井。陳豫抱之妻黄氏携帶其子陳默通，陳豫養之妻馬氏携帶其子陳默恒、陳默言都跟着投井而死。三代九人，同時盡節而死。

許宣(等)

時郡邑諸生死者甚衆，録其著者。内鄉許宣及二弟寀、宫，慷慨好義。賊陷鄧州，宣兄弟結里中壯士，直入其城，擒僞官，堅守許家寨。賊怒，攻破之，寀從母常先投井死，宣、宫皆詈賊被殺，宫妻鍾、寀妻陳并自經，其妹亦罵賊被殺。時稱“許氏七烈”。

當時各州縣秀才死去的人很多，這裏記載其中爲人稱道的人物。内鄉許宣及其兩個兄弟許寀、許宫，爲人慷慨好義。流賊攻陷鄧州，許宣兄弟集合同鄉壯士，直入鄧州城，擒獲僞官，堅守許家寨。流賊發怒，攻破許家寨，許寀隨同母親先投井而死。許宣、許宫都罵流賊而被殺。許宫之妻鍾氏、許寀之妻陳氏一起自縊，其妹也罵流賊而被殺。當時稱之爲“許氏七烈”。

賊之攻偃師也，張毓粹率二子佐有司固守，城陷，大罵，俱被殺。妻藺與三女、二孫悉赴井死。賊殺武同芳母，同芳噴血大罵，支解而死。劉芳名、劉芳世、藺之梓、喬于昆、藺完馩、王光顯、喬國屏、王邦紀、藺相喬、張一鷺、張一鵬、牛一元皆抗節死。芳名、完馩妻皆張氏，與邦紀妻高并從死。一鷺、一鵬父亦罵賊死。

流賊進攻偃師時，張毓粹率領兩個兒子輔佐地方官固守，城池陷落，大罵，都被殺。妻子藺氏與三個女兒、兩個孫子都投井而死。流賊殺死武同芳之母，武同芳噴血大罵，被肢解而死。劉芳名、劉芳世、藺之梓、喬于昆、藺完馩、王光顯、喬國屏、王邦紀、藺相喬、張一鷺、張一鵬、牛一元都堅持節操而死。劉芳名、藺完馩之妻都姓張，與王邦紀之妻高氏都跟隨他們死去。張一鷺、張一鵬之父也罵流賊而死。

唐縣許曰琮，早喪父。母殁，

唐縣許曰琮，早年喪父。母親死去，守墓

廬墓三年。城破，遁居南山。賊徵之不出，脅以死，鐫其背曰“誓不從賊”，遂嘔血而死。

三年。城被攻破，他逃出居於南山。流賊徵召他，他不肯出來，以死威脅，他在後背鐫刻“誓不從賊”字樣，於是嘔血而死。

劉振之　杜邦舉

劉振之，字而强，慈谿人。性剛方，敦學行，鄉人嚴重之。崇禎初，舉於鄉，以教諭遷鄢陵知縣。十四年十二月，李自成陷許州。知州王應翼被害，都司張守正，鄉官魏完真，諸生李文鵬、王應鵬皆死。自許以南無堅城。有奸人素通賊，倡言城小宜速降，振之怒叱退之。典史杜邦舉曰：“城存與存，亡與亡，人臣大義，公言是。”振之乃與集吏民共守。賊大至，城陷，振之秉笏坐堂上。賊索印，不與，縛置雪中三日夜，罵不絶口，亂刃交下乃死。

劉振之，字而强，慈谿人。性情剛毅端方，學識淵博，家鄉人都極尊重他。崇禎初年，鄉試中舉，以教諭升鄢陵知縣。崇禎十四年十二月，李自成攻陷許州。知州王應翼被害，都司張守正，鄉官魏完真，秀才李文鵬、王應鵬都死去。從許州以南没有堅固的城壘。與流賊一直有勾結的壞人，主張鄢陵城小應該儘快投降，劉振之憤怒地將他罵出去。典史杜邦舉説：“城存人存，城亡人亡，這是人臣所應遵循的大義，您説得對。”劉振之便與他召集官吏百姓共同守城。流賊大批來到，城池陷落，劉振之手持朝笏坐於堂上。流賊索要印信，他不交出，被綁起來放在雪中三晝夜，仍罵不絶口，最後死於亂刀之下。

初，振之書一小簡，藏篋中，每歲元旦取視，輒加紙封其上。及死，家人發篋，乃“不貪財、不好色、不畏死”三語也，其立志如此。贈光禄寺丞。

當初，劉振之在一小張紙上寫字，收藏在小箱子裏，每年元旦取出觀看，之後總是在箱子上用紙加封。待他死後，家裏人打開箱子，乃是“不貪財、不好色、不畏死”三句話，這便是他立下的志向。追贈光禄寺丞。

邦舉，富平人。許被屠，鄢陵人恟懼，守者或遁走，邦舉捕得，斬以徇。及城陷，自成欲降之，邦舉罵曰：“朝廷臣子，豈爲賊用！”賊抉其舌，含血噴之，遂遇害。

杜邦舉，富平人。許州居民遭屠戮，鄢陵人十分恐懼，有些守城的人逃走，杜邦舉捕獲，便斬首示衆。待城池陷落，李自成想要他投降，杜邦舉罵道：“朝廷臣子，豈能爲流賊所任用！”流賊挖出他的舌頭，他含血噴去，於是遇害。

費曾謀(等)

開封屬邑多陷，殉難者，有費曾謀、魏令望、柴薦禋、楊一鵬、劉孔暉、王化行、姚文衡之屬。

開封府所屬州縣大多陷落，殉難的有費曾謀、魏令望、柴薦禋、楊一鵬、劉孔暉、王化行、姚文衡等人。

曾謀，鉛山人，少師宏裔也。由鄉舉知通許，甫四旬，賊猝至。曾謀召父老曰：“我死，若輩以城降，可免屠戮。”北向再拜，抱印投井死。令望，字于野，武鄉人。舉進士，授商丘知縣，調太康。寇至，固守不下。賊怒，攻破之，屠其城，令望闔門自焚。薦禋，江山舉人，知洧川，

費曾謀，鉛山人，是太子少師費宏的後裔。由舉人任通許知縣，剛四十天，流賊突然來到。費曾謀召集父老説：“我死，你們以城市投降，可免遭屠戮。”向北叩拜，抱官印投井而死。魏令望，字于野，武鄉人。中進士，授商丘知縣職，調任太康知縣。流賊來到，因城中固守不能攻克。流賊發怒，攻破城池，屠殺城中居民，魏令望全家自焚。柴薦禋，江山舉人，任洧川知

城陷，大罵死。一鵬，河津人。舉崇禎九年鄉試，爲尉氏知縣，甫數月，政聲四起。城破，罵賊死。孔暉，邵陽人。舉天啓元年鄉試，知新鄭，固守不能支，遂死之。士民祀之子產祠。化行，知商水，城陷，被殺。代者文衡，莅任數月，賊復至，攜印赴井死。

縣，城市陷落，大罵而死。楊一鵬，河津人。崇禎九年鄉試中舉，任尉氏知縣，剛幾個月，爲官清正的聲名便四處傳揚。城被攻破，罵流賊而死。劉孔暉，邵陽人。天啓元年鄉試中舉，任新鄭知縣，固守城市最終不能支持，因此而死。士人和平民在子產祠奉祀他。王化行，任商水知縣，城池陷落，被殺害。姚文衡接替他的職位，到任僅幾個月，流賊再次來到，携帶官印投井而死。

其小吏，則臨潁千總賈應序、長葛典史杜復春，鄉居則長葛舉人孟良屏、諸生張範孔等，汜水舉人張治載、馬德茂，皆死之。

而低級官員，則有臨潁千總賈應序、長葛典史杜復春，居家士人則有長葛舉人孟良屏、秀才張範孔等，汜水舉人張治載、馬德茂，全都死亡。

李乘雲

李乘雲，高陽人，舉於鄉。崇禎初，知浮山縣。流賊數萬來寇，乘雲手發一矢斃其魁，衆遂遁。屢遷山西僉事。十四年秋，以才調河南大梁道，駐禹州。十二月，李自成連陷郾陵、陳留諸縣，遂寇禹州。乘雲誓死固守，賊多斃於炮。俄以十萬衆攀堞登，執乘雲使跪，乘雲怒叱賊，賊捽而杖之，大罵不絕聲。縛諸樹攢射之，罵不已，斷其舌，亂刃交下而死。贈光祿卿。州先有徽王府，嘉靖時，王載埨有罪，爵絕，而延津等五郡王皆被難。

李乘雲，高陽人，鄉試中舉。崇禎初年，任浮山知縣。數萬流賊來犯，李乘雲親手射出一箭殺其首領，賊衆便都逃跑。幾經升遷任山西僉事。崇禎十四年秋，因其有才幹調任河南大梁道，駐扎禹州。十二月，李自成連續攻陷郾陵、陳留等縣，進犯禹州。李乘雲誓死固守，許多流賊死於炮火。頃刻間流賊以十萬人攀援城堞登上城墻，捉住李乘雲要他跪下，李乘雲憤怒叱責流賊，流賊將他摔倒棒打，他不住口地大罵。將他綁在樹上用箭攢射，仍罵不停口，割斷舌頭，亂刀砍死。追贈光祿卿。禹州原先有徽王府，嘉靖年間，徽王朱載埨犯罪，世襲爵位被取消，而延津等五個郡王都遇難。

余爵　任楝

明年，賊犯開封，監軍主事余爵、監軍僉事任楝先後戰死。

次年，流賊進犯開封，監軍主事余爵、監軍僉事任楝先後戰死。

楝，永壽人，由貢生爲萊州通判。崇禎四年，李九成等叛，楝佐知府朱萬年共守。萬年與巡撫謝璉爲賊所誘執，楝與同知寇化、掖縣知縣洪恩炤助大帥楊御蕃力拒。圍解，論功進秩，屢遷保定監軍僉事。十四年從總督楊文岳南征，鳴皋鎮之捷，與有功。尋與總兵虎大威破賊平峪，再破之鄧州。明年正月，從解開封圍。尋

任楝，永壽人，由貢生起家任萊州通判。崇禎四年，李九成等人叛變，任楝輔佐知府朱萬年共同守城。朱萬年與巡撫謝璉被流賊所誘捕，任楝與同知寇化、掖縣知縣洪恩炤協助大帥楊御蕃全力拒守。解圍後，論定功績晉升官秩，幾經升遷任保定監軍僉事。崇禎十四年跟隨總督楊文岳南征，鳴皋鎮的勝利，他參與戰事立下功勞。不久與總兵虎大威在平峪擊敗流賊，又擊敗流賊於鄧州。次年正月，隨楊文岳解開封之圍。隨即戰

戰鄖城，大捷。後從援開封，會左良玉大潰於朱仙鎮，賊來追，棟力戰，歿於陣。

余爵，禹州人。崇禎元年進士。歷知撫寧、章丘。遷職方主事，罷歸。楊嗣昌出督師，請爵以故官參謀軍事。嗣昌入蜀，命與張克儉同守襄陽。城陷，爵脱走，從督師丁啓睿於河南，破賊鄧州。十五年，開封圍急，監左良玉軍往援，戰敗被執，罵賊死。侄敦華亦遇害。

棟贈太僕卿，爵太僕少卿。

關永傑

關永傑，字人孟，鞏昌衛人。世官百户。永傑好讀書，每遇忠義事，輒書之壁。狀貌奇偉，類世人所繪壯繆侯像。崇禎四年會試入都，與儕輩游壯繆祠。有道士前曰：“昨夢神告：‘吾後人當有登第者，後且繼我忠義，可語之。’”永傑愕然，頗自喜。已果登第，授開封推官，强植不阿，民畏愛之。憂歸，起官紹興。遷兵部主事，督師楊嗣昌薦其才，請用之軍前，乃擢睢陳兵備僉事，駐陳州。陳故賊衝，歲被蹂躪，永傑日夜爲儆備。

十五年二月，李自成數十萬衆來攻，永傑與知州侯君擢、鄉官崔泌之、舉人王受爵等率士民分堞守。賊遣使説降，斬其頭，懸之城上。賊怒，攻破之，永傑格殺數賊，身中亂刃而死。

侯君擢(等)

君擢，字際明，成安人，起家舉人。城圍時，身先士卒，運木石擊賊，城濠皆滿。後被縛，罵不絶口死。泌之，鹿邑人。進士。知雄縣，調清苑，多所建竪。舊令黄宗昌爲御史，劾周延儒，延儒屬保定知府摭宗

於鄖城，獲得大勝。其後又隨楊文岳增援開封，正逢左良玉大敗於朱仙鎮，流賊來追，任棟奮力戰鬥，死於陣中。

余爵，禹州人。崇禎元年進士。先後任撫寧、章丘知縣。升吏部職方主事，免職還鄉。楊嗣昌出京指揮前綫軍隊，請准許余爵以原來官職參與謀劃軍事。嗣昌進入蜀，命令他與張克儉同守襄陽。襄陽城陷落，余爵逃脱，在河南跟隨督師丁啓睿，擊敗流賊於鄧州。崇禎十五年，開封被圍情况緊急，余爵監督左良玉所部前去援救，戰敗被俘，罵賊而死。其侄敦華也遇害。

任棟追贈太僕卿，余爵追贈太僕少卿。

關永傑，字人孟，鞏昌衛人。世襲百户。永傑喜愛讀書，每次在書中讀到忠義事迹，總是將其書寫在墻壁上。他相貌奇特壯偉，很像後世人畫的關羽像。崇禎四年入京參加會試，與同伴游覽關羽的祠堂。有道士上前説：“昨夜夢見神對我説：‘我的後人中會有進士及第的，將來還能繼承我的忠義，可以告訴他。’”關永傑很驚訝，自己很得意。之後果然中進士，授開封推官，剛正不阿，百姓既懼怕他又愛戴他。因親喪去職，服滿後到紹興爲官。升兵部主事，督師楊嗣昌推薦他的才幹，請求在前敵任用他，於是提升爲睢州、陳州兵備僉事，駐扎陳州。陳州本是流賊往來要道，每年遭到蹂躪，永傑日夜進行戒備。

崇禎十五年二月，李自成數十萬軍隊來攻陳州，關永傑與知州侯君擢、居家官員崔泌之、舉人王受爵等率領士人和平民分頭在城上防守。流賊派使者勸説他們投降，斬下使者的頭顱，懸挂在城上。流賊憤怒，攻破城池，關永傑搏鬥殺死幾個流賊，身中亂刀而死。

侯君擢，字際明，成安人，舉人出身。陳州城被圍時，身先士卒，用擂石滚木擊打流賊，護城河被尸體填滿。後來被俘，罵不絶口而死。崔泌之，鹿邑人。進士。任雄縣知縣，調任清苑知縣，施政多有所建樹。前任縣令黄宗昌任御史，彈劾周延儒，延儒授意保定知府摘尋黄宗昌的過

昌罪。知府以屬泌之，泌之曰："殺人媚人可乎!"知府愧且怒。會泌之遷户部主事，知府謂其侵隱錢糧三萬，不聽行。御史行部至，泌之直前與知府角。御史以聞，下獄遣戍，久之釋還。至是，遭變，用鐵杖斃賊數人，自剄死。守備張鷹揚力戰被擒，不屈。受爵亦擊殺數賊，大罵。并死之。

贈永傑光禄卿，君擢右參議，泌之復故官。受爵，宛平知縣。

有龔作梅者，年十七，父母俱亡，殯於舍。賊火民居，作梅跪柩前焚死。

錯。知府托付泌之辦理，泌之說："用殺人的方法來取媚於人的事是可以做的嗎!"知府既慚愧又惱怒。時逢泌之升户部主事，知府説他侵吞田賦三萬兩，不允許他離去。御史巡視轄區來到保定，泌之徑直上前與知府爭辯。御史將此事上奏，逮捕入獄後流放戍邊，很長時間纔釋放還鄉。至此時，遭遇事變，用鐵杖打死幾個流賊，自刎而死。守備張鷹揚全力戰鬥被擒，不肯屈服。受爵也打死幾個流賊，大罵。兩人都死去。

追贈關永傑爲光禄卿，君擢爲右參議，泌之恢復原先官職。受爵爲宛平知縣。

有龔作梅，十七歲，父母都已死去，棺材停放在家裏。流賊焚燒民房，龔作梅跪在父母棺木前被燒死。

張維世

張維世，太康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歷平陽知府，捕治絳州奸猾數十人，遷副使。累官右僉都御史，代陳新甲巡撫宣府，視事甫旬日，坐失防，削籍遣戍，已而釋還。崇禎十五年二月，李自成陷睢州，犯太康。維世佐知縣魏令望竭力拒守。城陷，抗節死。

張維世，太康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曾任平陽知府，捕捉懲治絳州邪惡狡詐之徒數十人，升兵備副使。屢次升官至右僉都御史，代陳新甲爲宣府巡撫，到任僅十日，因失於防守而得罪，革除官職流放戍邊，後被釋放回鄉。崇禎十五年二月，李自成攻陷睢州，進犯太康。張維世輔佐知縣魏令望竭盡全力抵抗。縣城陷落，堅持節操而死。

姚若時(等)

時中州縉紳先後死難者甚衆。十三年，登封土寇李際遇因歲饑倡亂，旬日間衆數萬。前鳳陽通判姚若時居魯莊，被執，誘之降，大罵死。族諸生不顯亦死之。若時子諸生城，思報父仇，數請兵討賊。賊執之於路，亦抗罵死。陝州趙良棟，仕蓬萊教諭，罷歸，寓澠池。寇陷澠池，父子挺身罵賊死，子婦與孫亦赴井以殉。陝州之陷，平定知州梁可棟大罵而死，淮安同知萬大成投井死。商水陷，臨汾知縣張質抗賊死。西平陷，懷仁知縣楊士英死之，子婦王亦死。睢州陷，太平知府杜時髦不屈死。時髦，字觀生，崇禎七年進士。息縣陷，賊召前

當時中原地區先後有許多士大夫死於國難。崇禎十三年，登封土匪李際遇因災荒帶頭造反，十天之間聚衆數萬人。前鳳陽通判姚若時在魯莊居住，被捉獲，誘騙他投降，大罵而死。同族秀才姚不顯也同時死去。姚若時之子秀才姚城想爲父親報仇，多次請求派兵征討盜匪。盜匪在半路捉住他，也拒不屈服咒罵而死。陝州趙良棟，任蓬萊教諭，免職還鄉，寄居於澠池。盜匪攻陷澠池，父子挺身罵賊死，兒媳與其孫也投井殉難。陝州陷落，平定知州梁可棟大罵而死，淮安同知萬大成投井死。商水陷落，臨汾知縣張質反抗流賊而死。西平陷落，懷仁知縣楊士英爲此而死，兒媳王氏也死去。睢州陷落，太平知府杜時髦不屈而死。時髦，字觀生，崇禎七年進士。息縣陷落，流賊徵召前項城教諭王多福要讓他做

項城教諭王多福欲官之，堅拒不赴。賊逼之，投繯死。

其後以國變死者，有洛陽阮泰，知廣靈，解職歸。聞京師陷，不食死，妻朱氏從之。睢州楊汝經，崇禎十年進士。授户部主事，擢井陘兵備僉事。十七年，甘肅陷，巡撫林日瑞殉難，超拜汝經右僉都御史，代之。行次林縣，聞京師陷，將赴南京，至東明，率壯士百餘騎還討林縣僞官。遇賊，戰敗被執。僞官釋其縛，屢説之降，不從，斃之獄。

官，堅決拒不赴召。流賊逼迫他，他上吊死。

其後因國家發生變故而死亡的，有洛陽人阮泰，任廣靈知縣，辭職歸鄉。得知京師陷落，不進食而死，其妻朱氏隨同他絶食而死。睢州人楊汝經，崇禎十年進士。授户部主事職，升井陘兵備僉事。崇禎十七年，甘肅陷落，巡撫林日瑞爲國難而死，朝廷越級提升楊汝經爲右僉都御史，代替林日瑞職務。途中在林縣停留，得知北京陷落，準備前往南京，走到東明，率領百餘名騎馬壯士返回討伐林縣的僞官。遭遇流賊，戰敗被俘。僞官爲他解開綁縛，多次勸他投降，不肯屈從，在獄中被害。

王世琇　顏則孔(等)

王世琇，字崑良，清苑人。崇禎十年進士。授歸德推官，遷工部主事。十五年二月，李自成陷陳州，乘勝犯歸德。世琇將行，僚屬邀共守，慨然曰："久官其地，臨難而去之，非誼也。"遂與同知顏則孔、經歷徐一源、商丘知縣梁以樟、教諭夏世英、里居尚書周士樸等誓衆堅守。賊攻圍七日，總督侯恂家商丘，其子方夏率家衆斬關出，傷守者，衆遂亂。賊乘之入，世琇、則孔并遇害。則孔女聞之，即自縊。一源分守北城，殺賊多，城陷，巷戰，罵賊死。以樟中賊刃，久而復蘇，妻張及子女僕從皆死，以樟竟獲免。世英持刀罵賊，死於明倫堂，妻石亦自刎。

同死者，尚書士樸，工部郎中沈試，主事朱國慶，中書侯忻，廣西知府沈仔，威縣知縣張儒及舉人徐作霖、吴伯胤、周士美等六人，官生沈佖、侯晙等三人，貢生侯恒、沈誠、周士貴等八人，國學生侯悰、沈倜等四人，諸生吴伯裔、張渭、劉伯愚等一百十餘人。試，商丘人，大學士鯉之孫。作霖、伯胤、伯裔、渭、伯

王世琇，字崑良，清苑人。崇禎十年進士，授歸德推官，升工部主事。崇禎十五年二月，李自成攻陷陳州，乘勝進犯歸德。王世琇正要起程，所屬官吏請求他共同守城，他激昂地説："長期在這裏做官，面臨危難而離去，這是不義的。"於是與同知顏則孔、經歷徐一源、商丘知縣梁以樟、教諭夏世英、居家的尚書周士樸等帶領軍民誓死堅守。流賊圍城進攻七天，總督侯恂家在商丘，其子侯方夏率領家丁破門衝出，殺傷守軍，大衆於是混亂。流賊乘機入城，王世琇、顏則孔一同遇害。顏則孔之女聞訊，即自縊而死。徐一源分工守衛北城，殺死許多流賊，城陷落後，進行巷戰，駡賊而死。梁以樟被流賊砍中，過了很長時間纔又蘇醒，其妻張氏及子女僕役都死去，梁以樟居然得以幸免。夏世英持刀駡賊，死於明倫堂中，其妻石氏也自刎而死。

同時死亡的，尚書士樸，工部郎中沈試，主事朱國慶，中書侯忻，廣西知府沈仔，威縣知縣張儒及舉人徐作霖、吴伯胤、周士美等六人，官生沈佖、侯晙等三人，貢生侯恒、沈誠、周士貴等八人，國學生侯悰、沈倜等四人，秀才吴伯裔、張渭、劉伯愚等一百一十餘人。沈試，商丘人，大學士沈鯉之孫。徐作霖、吴伯胤、吴伯裔、張渭、劉伯愚，都是本地知名之士。顏則孔，忻州人。一源，海鹽人。世英，祥符人。士

愚，皆郡中名士。則孔，忻州人。一源，海鹽人。世英，祥符人。士楪自有傳。賊既破歸德，尋陷鹿邑，知縣紀懋勛死之。陷虞城，署縣事主簿孔亮死之。

楪另有傳記。流賊攻破歸德後，接着攻陷鹿邑，知縣紀懋勛爲此而死。攻陷虞城，署理縣令職權的主簿孔亮死亡。

許永禧

許永禧，曲沃人。由鄉舉爲上蔡知縣，多惠政。性耿介，嚬笑無所假。崇禎十五年春，李自成遣數騎抵城下，脅降，永禧即督吏民城守。賊大呼曰："今日不降，明日屠！"衆懼，永禧嘆曰："賊勢披猖，彈丸邑豈能守，吾一死盡職而已！"衆皆泣。明日，賊果大至，守者驚潰。永禧具袍笏，北面再拜，據案秉燭端坐。賊入，遂自剄。

許永禧，曲沃人。由舉人被任爲上蔡知縣，施政多有仁惠之舉。性格耿直，喜怒都出於真誠。崇禎十五年春，李自成派騎兵數人抵達城下，逼迫城中投降，永禧當即指揮官吏百姓守城。流賊大喊道："今天不投降，明天全殺光！"衆人恐懼，永禧嘆道："流賊來勢猖獗，彈丸小城怎能保守得住，我祇有一死以盡職責而已。"衆人都流下淚來。次日，大批流賊果然來到，守城的人都驚懼潰散。許永禧身着官服手持朝笏，向北方叩拜，點着蠟燭端坐於公案。流賊入城，他便自刎而死。

高斗垣(等)

時西平、遂平先後皆陷。西平知縣高斗垣，繁峙人。崇禎十二年由貢生授官。爲人孤鯁，以清慎得名。城陷，被執不屈死。遂平知縣劉英，貴州貢生，誓衆死守。城陷，罵賊死。

上蔡既陷，有官篆者，以汝寧通判往攝縣事。城中民舍盡毀，篆廣招流亡，衆觀望不敢入。會左良玉駐城南，兵士恣淫掠，衆始入城依篆。村民遭難來訴，篆即入良玉營，責以大義，奪還之。悍卒挾弓刃相向，篆坦腹當之，不敢害，民獲完家室者甚衆。是年冬，汝寧陷，賊黨賀一龍掠地上蔡。訛傳土寇剽掠，篆出禦之，陷陣死。篆，膠州人，起家任子。

其時西平、遂平先後都被攻陷。西平知縣高斗垣，繁峙人。崇禎十二年由貢生授西平知縣職。爲人正義耿直，以清廉謹慎知名。縣城陷落，被俘不屈服死。遂平知縣劉英，貴州貢生，聚衆誓死守城。城池陷落，罵賊而死。

上蔡陷落後，有名叫官篆的，以汝寧通判的身份前去代理知縣。上蔡城中民房都被燒毁，官篆四處招徠流亡民衆，衆人觀望不敢入城。時逢左良玉駐扎城南，兵士恣意奸淫擄掠，民衆這纔進城依靠官篆保護。村民遭難來向他訴説，官篆立即進入左良玉營寨，以大義相責，奪回被掠的人、物。驕悍的兵士手持弓矢刀槍對着他，官篆袒露肚腹相對，兵士不敢加害於他，許多百姓因此得以保全家室。同年冬季，汝寧陷落，流賊黨羽賀一龍在上蔡境内搶掠，謠傳是土匪劫掠，官篆出城抵禦，衝入敵陣而死。官篆，膠州人，因其父有功績被任用爲官而起家。

李貞佐

李貞佐，字無欲，安邑人。少受業同里曹于汴之門，以學行著，後舉於鄉。崇禎十四年除知郟縣。初，李

李貞佐，字無欲，安邑人。少年時從同鄉曹于汴讀書，以學問品行優異著稱，後鄉試中舉。崇禎十四年授官郟縣知縣。此前，李自成焚燒擄

自成焚掠至郟，土寇導之，害前令邵可灼。貞佐至，則練鄉兵，括土寇財充餉，時出郊勞耕者，月課士。邑有姊妹二人抗賊死，拜其冢，祀以少牢。民王錫胤有孝行，造廬禮之。士民大悦。

掠來到郟縣，土匪給他帶路，殺害前任知縣邵可灼。李貞佐到任，則訓練鄉兵，搜尋土匪的財物作爲軍餉，定期出城慰勞農民，每月對讀書人進行考核。本縣有姊妹二人抗拒流賊而死，李貞佐到她們墓前祭拜，用羊豬祀之。平民王錫胤行爲孝順，李貞佐親自到他守墓之處看望。士人和平民都非常喜悦。

明年二月，自成復來寇，貞佐集衆死守。汝州吏目顧王家，仁和人，撫賊有功。當遷，汝人乞留以助之。城陷，貞佐走拜其母曰："兒不忠不孝，陷母至此。"有勸微服遁者，不可，賊執之去，大罵。見賊殺人，輒厲聲曰："驅百姓固守者，我也，妄殺何爲!"賊割其舌，支解而死，母喬亦死。友人王昱，相隨不去，賊義之。昱收葬貞佐於南郊。歲寒食，鄉人傾邑祭奠，廣其冢至二畝餘。贈河南僉事。王家亦大聲叱賊，賊亂刃斫死。子國誘賊發金墟墓間，用巨石擊殺之，賊遂盡殺郟人。

次年二月，李自成再次前來攻掠，李貞佐聚集衆人死守。汝州吏目顧王家，仁和人，招撫流賊有功，應當升遷，汝州人請求他留下協助李貞佐。城池陷落，李貞佐跑去對母親下拜説："兒子不忠不義，讓母親在這裏受苦。"有人勸他换便裝逃走，他不同意。流賊將他捉走，他大罵。見到流賊殺人，就厲聲説："驅使百姓固守縣城的，就是我，爲什麼亂殺人!"流賊割去他的舌頭，將他肢解而死，母親喬氏也死去。其友王昱，跟隨在旁不肯離去，流賊很欽佩他。王昱收殮李貞佐尸體葬於南郊。每年清明，當地人傾城而出進行祭奠，將他的墳墓擴展到二畝多地。追贈河南僉事。王家也大聲叱罵流賊，被流賊亂刀砍死。其子顧國誘騙流賊到荒墳中挖掘金銀，用巨石將流賊打死，流賊於是盡殺郟縣人民。

周卜曆(等)

郟有陳心學者，授知縣，不謁選而歸。其友周卜曆舉鄉試，知内黄，以父喪歸里。自成陷郟，執兩人欲官之，心學不從被殺。自成謂卜曆曰："爲我執知縣來，可代汝死。"曰："戕人以利己，仁者不爲。"賊怒，并殺之。

郟縣有陳心學，被任爲知縣，未赴吏部等候選派而還鄉。其友周卜曆鄉試中舉，任内黄知縣，因父親去世歸鄉。李自成攻陷郟縣，俘獲他倆要他們做官，陳心學不肯而被殺。李自成對卜曆説："給我把知縣捉來，可以代替你去死。"回答説："殘害别人以利己，這種事仁者是不做的。"流賊發怒，連他一起殺死。

汝所轄四邑并陷。寶豐知縣張人龍，遵化人。城陷，不屈死。妻年少，悍奴四人欲亂之。妻飲以酒俾極歡，潛遣婢告丞尉，捕殺奴，乃扶櫬旋里。魯山知縣楊呈芳，山海衛人，有惠政。練總詹思鶯與進士宗麟祥等謀不軌，呈芳捕斬之。城陷，死。伊陽知縣孔貞璞，曲阜人。賊薄城，以守禦堅，解圍去。他日有事汝陽，道

汝州所轄四縣全部陷落。寶豐知縣張人龍，遵化人。城池陷落，不屈而死。其妻年輕，四個凶暴的奴僕要污辱她。其妻給他們喝酒使他們非常高興，暗中派婢女報告地方官，捕殺奴僕，這纔護送其夫柩木還鄉。魯山知縣楊呈芳，山海衛人，施政寬厚。練總詹思鶯與進士宗麟祥等圖謀不軌，楊呈芳將他們捕獲處死。縣城失陷死去。伊陽知縣孔貞璞，曲阜人。流賊抵達城下，因守備堅强，解圍退走。後來孔貞璞因事前往汝陽，

遇賊，被執，亦不屈死。

寶豐之陷也，舉人李得笥短衣雜衆中，爲所執。賊謀主牛金星者，故舉人也，勸賊重用舉人，賊所至獲舉人，即授以官。得笥終不自言，賊莫知其爲舉人也，役使之，不肯，伺賊寐將刺之，賊覺，被殺。或告賊曰："此舉人也。"賊懼，棄其尸而去。

時中州舉人盡節者，南陽張鳳翮、王明物，洛陽張民表，永城夏云醇，商城余容善，光州王者琯，光山胡植，嵩縣王翼明，并罵賊死。

途中遭遇流賊，被俘獲，也不屈而死。

寶豐失陷時，舉人李得笥身着短衣混在人群中，被流賊捉住。流賊的軍師牛金星，原來是舉人，勸流賊重用舉人。流賊所到之處捉到舉人，馬上授以官職。李得笥始終不説出自己的身份，流賊不知道他是個舉人，要他做苦工，他不肯，想乘流賊入睡時刺殺他們，流賊發覺，被殺。有人告訴流賊説："這是個舉人。"流賊害怕，扔掉他的尸體離去。

當時，中州舉人盡心竭力保全節操的有，南陽人張鳳翮、王明物，洛陽人張民表，永城人夏云醇，商城人余容善，光州人王者琯，光山人胡植，嵩縣人王翼明，都罵賊而死。

魯世任

魯世任，字媿尹，垣曲人。性端方，事親孝。從安邑曹于汴學，又交絳州辛全，學日有聞。天啓末舉於鄉。崇禎十年知鄭州，建天中書院，集士子講肄其中，遠近從學者千人。十三年秋，給事中范士髦薦世任及臨城諸生喬己百、内丘太原通判喬中和於朝，稱爲德行醇儒，堪繼薛瑄、陳獻章之後。乞召試平臺，置左右備顧問，不報。十五年，流賊來犯，世任勒民兵禦之河干，戰敗自剄死。士民祀之書院中。

魯世任，字媿尹，垣曲人。性情端方，侍奉父母十分孝順。跟從安邑人曹于汴學習，又與絳州人辛全交友，其學問時時爲人稱道。天啓末年鄉試中舉。崇禎十年任鄭州知州，建立天中書院，召集士人在其中講讀，遠近各地有千餘人來隨他學習。崇禎十三年秋，給事中范士髦向朝廷舉薦魯世任及臨城秀才喬己百、内丘人太原通判喬中和，稱他們是品行優異學識精純的儒者，可以繼承薛瑄、陳獻章之學，請皇帝徵召他們在殿前考試，放在身邊以備咨詢，没有答覆。崇禎十五年，流賊來進攻，魯世任指揮民兵在河岸上抵抗，戰敗後自刎死。士人和平民在書院中奉祀他。

張信 劉伯驂

其年正月，賊陷襄城，知縣曹思正被殺，訓導張信罵賊不屈死，典史趙鳳豸拒賊死。復陷西華，知縣劉伯驂懷印投井死。明年，汜水陷，知縣周騰蛟亦死焉。

伯驂，河間人。由歲貢生得官。賊信急，遣妻奉母歸。及城被困，有勸出降者，立斬之，登陴死守。賊驅其下爲十覆迭攻之，城遂陷，抗節死。

同年正月，流賊攻陷襄城，知縣曹思正被殺，訓導張信不肯投降罵賊而死，典史趙鳳豸抗拒賊死。又攻陷西華，知縣劉伯驂懷抱官印投井死。次年，汜水失陷，知縣周騰蛟也死去。

伯驂，河間人。由歲貢生被任用爲官。流賊的消息越來越緊急，他讓妻子送母親還鄉。待縣城被圍困，有人勸他出城投降，立即將其斬首，登上城墻死守。流賊將部下分爲十隊輪番進攻，縣城因而失陷，伯驂堅持節操而死。

周騰蛟

騰蛟，香河舉人。邑兵荒，撫字有術，以其間釐定徭役，民甚便之。城孤懸河畔，縣人吴邦清等於城南立七寨相掎角，摩天寨最險。土寇李際遇伺騰蛟往河北，急據之，遂攻縣城。騰蛟聞，力請於上官，救兵至，始解去。騰蛟念故城難守，遷縣治於摩天寨以扼賊衝。未幾，賊大至，持十餘日，勢且不支，寨臨河，可渡以免。騰蛟曰："吾何忍舍衆獨生!"遂自投於河。賊退，人從河濱獲其尸，印懸肘間。

騰蛟，香河舉人。汜水因戰亂荒蕪，他安撫愛護很有辦法，乘戰争間隙整頓勞役制度，使百姓非常方便。縣城孤立於黄河岸邊，本縣人吴邦清等於城南修建七處寨子以互相接應，其中摩天寨最爲險要。土匪李際遇乘騰蛟前往黄河北岸，快速占領摩天寨，於是進攻縣城。騰蛟聞訊，緊急向上級請援，救兵來到，土匪纔解圍退去。騰蛟知道原來的縣城難以防守，將本縣官署遷至摩天寨以扼守流賊通道。不久，大批流賊來到，相持十餘日，形勢已支持不住，寨子在河邊，可以渡河逃脱。騰蛟説："我怎麽忍心拋棄衆人獨自逃生!"於是自己投入河中。流賊退走，人們從河邊找到他的尸體，官印懸挂在肘上。

河南凡八郡，三在河北，自六年蹂躪後，賊未再犯。其南五郡十一州七十三縣，靡不殘破，有再破三破者。城郭丘墟，人民百不存一。朝廷亦不復設官。間有設者，不敢至其地，遥寄治他所。其遺黎僅存者，率結山寨自保，多者數千人，少者數百。最大者，洛陽則際遇，汝寧則沈萬登，南陽則劉洪起兄弟，各擁衆數萬，而諸小寨悉歸之。或附賊，或受朝命，陰陽觀望。獨洪起嘗官副總兵，頗恭順。其後諸人自相吞并，中原禍亂於是爲極。至十六年四月，帝特下詔蠲五郡賦三年，諭諸人赦其罪，斬僞官者受職，捕賊徒者賚金，復城獻俘者不次擢用，然事已不可爲矣。

河南行省共有八府，三個在黄河以北，自從崇禎六年遭到蹂躪後，流賊没有再來侵犯。在黄河南岸的五郡十一州七十三縣，無不殘破，有的兩次三次被攻破。城郭成爲廢墟，人民死亡殆盡。朝廷也不再設置官府。間或有設官的，也不敢到地方上任，衙署遠遠地寄設於其他地區。而僅存的百姓，大多建立山寨以自保，多的有數千人，少的有數百人。最大的，在洛陽是際遇，在汝寧是沈萬登，在南陽是劉洪起兄弟，各自擁有數萬人，而各處小寨都歸附他們。有的依附流賊，有的接受朝廷任命，態度暖昧心存觀望。惟有洪起曾任副總兵，對朝廷非常恭順。其後這些人自己互相吞并，中原一帶災禍戰亂至此到達頂點。至崇禎十六年四月，皇帝特意下詔免除五郡三年的田賦，宣布赦免他們的罪行，殺死僞官的人授予官職，捕獲賊衆的人賞給錢財，收復城市獻送俘虜的超越常規予以提拔任用，但事態已經無法挽回了。

劉禋

劉禋，字誠吾，中部人。祖仕，刑部郎中，以諍大禮廷杖。後與定李福達獄，下吏遣戍。穆宗朝起太僕少卿，不就。父爾完，歷知商丘、名山，有學行。

禋性孝，母歿于名山，四千里扶

劉禋，字誠吾，中部人。其祖父劉仕，任刑部郎中，因參加大禮儀争論而受廷杖。後參與審理李福達案件，下獄流放戍邊。穆宗在位時起用爲太僕少卿，未赴任。其父劉爾完，先後任商丘、名山知縣，學問品行出衆。

劉禋生性孝順，其母死於名山，他護送靈柩

櫬，過劍閣雲棧，以肩任之。父少寐，愛聽《史記》，禋每夕朗誦，俟父熟寢乃已。崇禎四年，賊陷中部，禋負父走免。十四年由鄉舉授登封知縣。土寇爲亂，禋練壯士，且守且戰，寇不敢近。十五年，李自成陷其城，禋被縛。自成以同郡故欲降之，禋叱曰："豈有奕世清白吏，肯降賊耶！"自成義之，遣賊將反覆説，禋執彌厲，乃見殺。贈僉事。

還鄉，行程四千里，經過劍閣棧道時，以肩膀擔負靈柩。其父睡眠不好，愛聽《史記》，劉禋每天夜裏爲父朗誦，直到父親熟睡爲止。崇禎四年，流賊攻陷中部，劉禋背着父親逃脱。崇禎十四年由舉人被任爲登封知縣。土匪作亂，劉禋訓練壯士，邊守邊戰，匪徒不敢靠近。崇禎十五年，李自成攻陷登封，劉禋被俘。李自成因爲是同府人的關係想要他投降，劉禋叱責説："豈有累世的清白官吏，肯投降流賊的！"李自成很欽佩他，派賊將反覆勸説，劉禋態度更加堅决，這纔被殺。朝廷追贈僉事。

陳顯元(等)

陳顯元者，由副榜授新安知縣。惡衣糲食，徒步咨疾苦。以城堞傾頹，寇至不能守，率士民入保闕門寨。賊檄降，立碎其檄。及來犯，死守月餘，力竭而陷。見賊怒罵。賊大殺寨中人，顯元叱曰："守寨者，我也。百姓何辜，寧殺我！"賊怒，遂支解而死。

陳顯元，由鄉試副榜被任爲新安知縣。他穿破衣吃粗糧，徒步出行探問民間疾苦。因城墻倒塌，盜匪來攻時無法防守，率領士人和平民進入闕門寨守禦。流賊送來文告命令他投降。立即將文書撕碎。待流賊來攻時，死守一個多月，力量耗盡而失陷。見到流賊憤怒地叱駡。流賊大肆屠殺寨中人，陳顯元叱責道："守寨的人，就是我。百姓有什麽罪過，寧可殺我吧！"流賊發怒，於是將他肢解而死。

當是時，河南被賊尤酷，故死事者尤多，其傳録未詳者，開封之陷，則同知蘇茂均，通判彭士奇，大使徐陞、閻生白皆死之。士奇，高要人，由鄉舉。河南之陷，則先後知府亢孟檜、王蔭長，通判白守文，訓導張道脈，靈寶知縣朱挺，或被執不屈，或陷城自盡。孟檜，臨汾人。蔭長，吴橋人。并由鄉舉。南陽之陷，則葉縣知縣張我翼被害，新野先後知縣陳公、丘茂表皆死之。汝寧之陷，武臣則游擊朱崇祖，千户劉懋勳、楊紹祖、袁永基同子世蔭，百户葉榮蔭、張承德、李衍壽、閻忠國，皆力戰死。崇祖妻孫、永基母王亦死之。歲貢生林景暘，國學生趙得庚、楊道臨等，諸生趙重明、費明棟、楊應禎、李士謂等，皆死之。巡按御史蘇京奉

在此期間，河南遭受流賊侵害尤爲酷烈，所以死於國難的人特别多，傳記記載不詳盡的，開封陷落時，有同知蘇茂均，通判彭士奇，大使徐陞、閻生白都死去。士奇，高要人，舉人出身。河南陷落時，則有先後任知府的亢孟檜、王蔭長，通判白守文，訓導張道脈，靈寶知縣朱挺，或是被俘不肯屈服，或是城市陷落後自殺。孟檜，臨汾人；蔭長，吴橋人；全是舉人出身。南陽陷落時，則有葉縣知縣張我翼被害，新野先後任知縣的陳公、丘茂表都死去。汝寧陷落時，武官中游擊朱崇祖，千户劉懋勳、楊紹祖、袁永基及其子世蔭，百户葉榮蔭、張承德、李衍壽、閻忠國，都盡力戰鬥至死。朱崇祖之妻孫氏、袁永基之母王氏也死去。歲貢生林景暘，國學生趙得庚、楊道臨等，秀才趙重明、費明棟、楊應禎、李士謂，全都死亡。巡按御史蘇京奉旨收集其事迹上報，共二百四十九人。後因國家發生變故，各種文書散失。武職官員以及州縣下級官吏、舉

詔録上，凡二百四十九人。後因國變，諸籍散佚。蓋武職及州縣末秩、舉貢諸生，所遺者幾什之五六。

人、貢生、秀才的事迹幾乎十分之五六都失傳。

何燮

何燮，字中理，晋江人。舉於鄉。崇禎中，知亳州。州自八年後，寇賊交横，益以饑饉，民死徙過半。燮盡心拊循，營戰守具甚備。未幾，山東、河南土寇迭至，燮戰盧家廟，生擒賊魁二人，刳其腸示衆，撫降者數千人。十五年二月，李自成陷河南，居民望風逃竄，城空不能守。賊至，執燮欲降之，罵不屈，斷足剖胸而死，懸首市上三日，耳鼻猶動。賊遂縱兵四出，霍丘、靈璧、盱眙皆陷。

何燮，字中理，晋江人。鄉試中舉。崇禎年間，任亳州知州。亳州自崇禎八年以後，土匪流賊交相横行，加上饑荒，居民死亡或遷徙的超過半數。何燮盡心竭力予以安撫，作戰守城所用器械準備很齊全。不久，山東、河南的土匪輪番來到，何燮與他們戰於盧家廟，生擒匪首二人，挖出他們的腸子示衆，招降了數千人。崇禎十五年二月，李自成攻陷河南，居民望風逃竄，城裏人都逃光了無法防守。流賊來到，捉住何燮要他投降，大罵不屈，被砍斷足剖開胸腹而死，將頭顱在街市上懸挂三天，耳朵鼻子還在動。流賊又派兵四面出擊，霍丘、靈璧、盱眙都被攻陷。

左相申(等)

霍丘，八年春嘗陷，至是再陷。知縣左相申率兵巷戰，力屈死之。巡檢吴姓者，鬥死。靈璧知縣唐良鋭，全州舉人。城陷，抗罵死。盱眙，先被陷，賊至，士民悉走，獨主簿胡淵不去。縣故無城，淵持戟至龜山寺力鬥，殪數人。賊駭欲遁，會馬蹶被執，奮罵而死。淵，永年人，起家貢生。

霍丘，崇禎八年春天曾被攻陷，至此再度失陷。知縣左相申率兵巷戰，力盡而死。姓吴的巡檢，戰死。靈璧知縣唐良鋭，全州舉人。城池陷落，不屈罵賊而死。盱眙，失陷之前，流賊來到，士人和平民都逃走了，祇有主簿胡淵不離去。盱眙本無城墻，胡淵持戟到龜山寺奮力搏鬥，殺死數人，流賊恐懼欲逃，恰因馬失蹄被俘，大罵而死。胡淵，永年人，貢生出身。

趙興基　鄭元綬(等)

趙興基，雲南太和人。崇禎初，以鄉舉通判廬州。賀一龍、左金王等五部據英、霍二山，暑入秋出以爲常。督師楊嗣昌遣監軍僉事楊卓然招之，受侮而返。十四年六月襲陷英山，知縣高在崙抗賊死。十二月陷潛山，知縣李胤嘉、典史沈所安素苛急，奸民導賊執之，并不屈死。所安子亦死焉。

趙興基，雲南太和人。崇禎初年，以舉人任廬州通判。賀一龍、左金王等五部占據英山、霍山，夏季入山秋季出掠成爲慣例。督師楊嗣昌派監軍僉事楊卓然招撫，受侮辱而回。崇禎十四年六月突襲攻陷英山縣，知縣高在崙抗擊流賊而死。十二月攻陷潛山，知縣李胤嘉、典史沈所安平日苛刻急躁，壞人帶領流賊捉住他們，都不屈而死。沈所安之子也死去。

十五年，張獻忠爲左良玉所敗，走與諸部合，遂以三月攻舒城。逾月城陷，改爲得勝州，據之。遣其黨分

崇禎十五年，張獻忠被左良玉擊敗，逃走與其他賊部會合，於是在三月間進攻舒城。一個月後城池陷落，改名爲得勝州，盤踞在那裏。派其

掠旁邑，游騎日抵廬州城下。興基與知府鄭履祥、經歷鄭元綬、合肥知縣潘登貴、指揮同知趙之璞、里居參政程楷分門守。監司蔡如蘅貪戾，民不附，賊諜滿城中不能知。五月，提學御史徐之垣以試士至，獻忠遣其徒僞爲諸生，襲儒冠以入，夜半舉炮，城中大擾。之垣、如蘅及履祥、登貴并縋城走。興基時守水西門，聞變，挺刃下戍樓與鬥，斬數人，被創死。元綬、楷共守南薰門，元綬力鬥死，楷不屈死。之璞守東門，巷戰死。

黨羽分兵攻掠鄰近城市，游動騎兵每天都到廬州城下。趙興基與知府鄭履祥、經歷鄭元綬、合肥知縣潘登貴、指揮同知趙之璞、地方參政程楷分別守衛城門。監司蔡如蘅貪婪暴戾，百姓不聽從他，流賊間諜布滿城中也不能得知。五月，提學御史徐之垣因考核讀書人來到廬州，獻忠派其徒黨僞裝成秀才，戴上儒生頭巾入城，半夜放炮，城中大亂。徐之垣、蔡如蘅及鄭履祥、潘登貴一起用繩子從城上爬下逃走。此時趙興基正守衛水西門，得知變亂，挺刀下戍樓與流賊搏鬥，殺死數人，受傷而死。鄭元綬、程楷同守南薰門，鄭元綬奮力戰死，程楷不屈而死。趙之璞守東門，巷戰至死。

賊乘勢連陷含山、巢縣、廬江及無爲、六安，又陷太湖。知縣楊春芳、典史陳知訓、教諭沈鴻起、訓導婁懋履并死焉。

流賊乘勢接連攻陷含山、巢縣、廬江及無爲、六安，又攻陷太湖。知縣楊春芳、典史陳知訓、教諭沈鴻起、訓導婁懋履一同死去。

廬州城池高深。八年春，賊百方力攻，知府吴太樸堅守不下。後屢犯，終不得志，至是以計得之。履祥、登貴懼罪，委之興基。總督史可法察其冤以聞，乃治守令罪，而贈興基河南僉事，楷光禄卿，元綬亦贈恤。

廬州城高濠深。崇禎八年春，流賊用各種方法全力進攻，因知府吴太樸堅守不能攻克。其後多次進犯始終不能得逞，至此靠計策得以成功。鄭履祥、潘登貴畏罪，將責任推卸給趙興基。總督史可法查明趙興基的冤屈上奏，這纔懲治知府知縣的罪狀，而追贈趙興基爲河南僉事，程楷爲光禄卿，鄭元綬也有追贈和撫恤。

方賊攻舒城，縣令適以憂去，里居編修胡守恒與游擊孔廷訓督民兵共守。會游擊縱所部淫掠，士民遂叛降賊。城將陷，悍卒殺守恒。事聞，贈少詹事，謚文節。

當流賊進攻舒城時，恰好縣令因親喪離任，居家的翰林院編修胡守恒與游擊孔廷訓率領民兵同守。因游擊將軍孔廷訓放縱部下奸淫擄掠，百姓於是叛變投降流賊。城池將要陷落時，悍卒殺死胡守恒。事情上報朝廷，追贈胡守恒爲少詹事，謚文節。

明史卷二百九十四

列傳第一百八十二

忠義(六)

夏統春 薛聞禮(等) 陳美 郭裕(等) 諶吉臣 張國勳(等)
盧學古 朱士完(等) 陳萬策 李開先 許文岐 李新(等)
郭以重 岳璧 郭金城 崔文榮 朱士鼎 徐學顏 李毓英(等)
馮雲路 熊亓 明睿 易道暹 傅可知 蔡道憲 周二南(等)
張鵬翼 歐陽顯宇(等) 劉熙祚 王孫蘭 程良籌 程道壽
黄世清 楊暄 朱一統(等) 唐時明 薛應玢 唐夢鯤
段復興 靳聖居(等) 簡仁瑞 何相劉(等) 司五教 張鳳翮
都任 王家録(等) 祝萬齡 王徵(等) 陳瓚 周鳳岐
王徵俊 宋之儁(等) 丁泰運 尚大倫(等)

夏統春

夏統春，字元夫，桐城人。爲諸生，慷慨有才志。用保舉授黄陂丞，嘗攝縣事，著廉能聲。十五年，賊犯黄陂。統春已遷麻陽知縣，未赴，乃督衆拒守，凡十五晝夜，賊忽解去。統春度賊必再至，而衆已疲甚，休於家。閲五日，賊果突至，城遂陷。統春巷戰，力竭被執。欲屈之，統春指賊魁大罵，賊怒，斷其右手。復以左手指賊罵，賊又斷之。罵不已，乃割其舌。目怒視，眦欲裂，賊又剜其目。猶以頭觸賊，遂支解之。

夏統春，字元夫，桐城人。作秀才時，意氣風發有才略大志。被保舉而任黄陂縣丞，曾代理知縣職權，以清廉幹練聞名。崇禎十五年，流賊進犯黄陂。統春已升麻陽知縣，尚未赴任，便率領軍民抵抗，共十五晝夜，流賊忽然解圍退走。統春估計賊必定會再來，但軍民已極其疲憊，在家休息。過了五天，流賊果然突至，黄陂城於是陷落。統春巷戰，力盡被俘。流賊要他投降，統春指着匪首大駡，流賊發怒，砍斷他的右手。又用左手指着流賊咒駡，流賊又將他左手砍斷。仍駡不停口，便割去他的舌頭。他雙眼怒視流賊，眼角都要裂開了，流賊又剜出他的眼球。仍用頭撞流賊，於是被流賊肢解。

薛聞禮

有薛聞禮者，武進人。由府吏官黄陂典史。歲歉，民逋漕粟。聞禮奉使過漢口，貸於所知得千金，以代民

有薛聞禮，武進人。由府吏任黄陂典史。莊稼歉收，農民拖欠漕糧。聞禮因公路過漢口，從熟人處借得白銀千兩，以此代替農民交納拖欠的

逋。十六年，張獻忠陷黄陂，愛聞禮才，挾與俱去，暮即亡歸。會賊所設僞官爲士民殺死，聞禮曰："禍大矣。"令士民遠避，而己獨留以當之。俄賊至，將屠城。聞禮挺身曰："殺僞官者，我也。"賊欲活之，詈不止，乃見殺。

賦稅。崇禎十六年，張獻忠攻陷黄陂，喜愛聞禮的才幹，强迫他一同離去，天黑就逃了回來。正巧流賊所設置的僞官被士人和百姓殺死，聞禮説："闖下大禍了。"命令士人和百姓遠逃，而自己獨自留下來擔當。不久流賊來到，要殺盡城中居民，聞禮挺身而出説："殺僞官的，就是我。"流賊想留他活命，罵不住口，這纔被殺。

何宗孔(等)

當是時，賊延蔓中原，覆名城不可勝數。其以小吏死難，有何宗孔、賈儒秀、張達、郝瑞日諸人。宗孔，紫陽典史。十一年五月，流賊再陷其城，死之。儒秀，商南典史，城陷，抗節死。達，興山典史。十四年二月，張獻忠自蜀來攻，都司徐日耀戰歿，達被縛，駡賊不屈死。瑞日，陝西人，爲固始巡檢。羅山爲賊陷，上官令瑞日攝縣事。單騎携二童以往，至則止僧寺，將招流移爲守禦計。未逾月，賊遣僞官至，土寇萬朝勳與之合。誘執瑞日，説之降，不從，拘於家。一日，朝勳置酒宴群賊，醉卧，瑞日潛入其室，殺之。將奔鳳陽，雨阻，復見縶。賊愛其勇，欲留之，叱曰："我雖小吏，亦朝廷臣子，肯爲賊用耶！"遂被害，二僕亦死。

這時候，流賊遍及中原，所毁滅的主要城市不可勝數。那些死於國難的下級官吏，有何宗孔、賈儒秀、張達、郝瑞日等人。宗孔，紫陽典史。崇禎十一年五月，流賊再次攻陷紫陽，他因此而死。儒秀，商南典史。縣城陷落，盡節而死。張達，興山典史。崇禎十四年二月，張獻忠從四川來攻，都司徐日耀戰死，張達被俘，駡賊不屈而死。瑞日，陝西人，任固始巡檢。羅山被流賊攻陷，上級命令瑞日代理知縣職權。他單人帶二名僕人前往，到達後則居於佛寺，準備招集流亡百姓進行防守。不到一個月，流賊派僞官來此，土匪萬朝勳與他合流。誘捕瑞日，勸他投降，不肯聽從，便拘押在家中。一天，朝勳擺酒席宴請群賊，酒醉睡倒，瑞日偷偷進入他們的房間，殺死他們。想逃往鳳陽，因大雨受阻，又被捉獲。流賊喜愛他的勇敢，想留用他，他叱責説："我雖然是小吏，也是朝廷臣子，怎肯爲流賊所用！"於是被害，兩個僕人也死去。

朱耀(等)

有朱耀者，固始人。與父允義、兄炳、思成并以勇力聞。八年，賊來犯，耀父子力戰却之。明年，賊復至。耀出戰，手馘數十人，追之，陷伏中，大駡死。允義曰："我必報子仇。"炳謂思成曰："我二人必報弟仇。"三人率衆奮擊，賊解去，城獲全。

有朱耀，固始人。與其父允義、其兄朱炳、朱思成都以勇猛著稱。崇禎八年，流賊來犯，朱耀父子全力戰鬥打退他們。次年，流賊又來進攻。朱耀出城迎戰，親手殺死數十人，又追擊賊寇，陷入埋伏，大駡而死。允義説："我一定要給兒子報仇。"朱炳對思成説："我二人一定要給兄弟報仇。"三人率衆奮力攻擊，流賊解圍退去，城池得以保全。

陳美

陳美，字在中，新建人。崇禎時由鄉舉知宜城縣。兵燹之餘，民生凋瘵。及張獻忠據穀城，人情益懼，美

陳美，字在中，新建人。崇禎年間由舉人任宜城縣知縣。兵火之後，民生凋敝。到張獻忠占據穀城，人心愈恐懼，陳美安撫非常周到。襄陽

安輯備至。襄陽陷，賊兵來犯。美偕守備劉相國迎擊，賊中伏敗去。巡按御史上其功，獲敘録。撫治都御史王永祚以六等課所部有司，美居上上。薦於朝，未及擢用。

十五年冬，李自成長驅犯襄陽，左良玉先奔，永祚及知府以下俱遁。賊入城，鄉官羅平知州蔡思繩、福州通判宋大勛殉節。賊分兵寇宜城、棗陽、穀城、光化、均州。美守宜城，固拒八晝夜。城陷，抗駡不已，爲賊磔死。訓導陽城田世福亦死之。

陷落後，賊軍來攻宜城。陳美與守備劉相國一同迎擊，流賊中埋伏戰敗退走。巡按御史將陳美功績上奏，其功績被記録下來。巡撫都御史王永祚按六等考察所轄地區的地方官，陳美列爲上上等。被推薦給朝廷，尚未來得及提拔任用。

崇禎十五年冬，李自成毫無阻攔地進犯襄陽，左良玉率先逃跑，永祚及知府以下官員都溜走。流賊入城，鄉居官員羅平知州蔡思繩、福州通判宋大勛爲保全節義而死。流賊分兵攻掠宜城、棗陽、穀城、光化、均州。陳美守宜城，固守八晝夜。城池陷落，他大駡不止，被流賊肢解。訓導陽城人田世福也死去。

郭裕

棗陽知縣郭裕，清江舉人。甫視事，張獻忠至。左良玉屯近邑，裕單騎邀與共禦，賊却去。至是，賊將劉福來攻，裕發炮石，擊傷多。賊憤，攻益力，城陷。身被數槊，大駡。賊支解之，闔門遇害。

棗陽知縣郭裕，清江舉人。剛剛到任，張獻忠來到。左良玉屯兵鄰近城市，郭裕單騎前往請左良玉共同抵抗，流賊退走。至此時，賊將劉福來攻，郭裕發射炮石，擊傷許多流賊。流賊憤怒，進攻更猛烈。城池失陷，郭裕身中數槍，大駡。流賊將他肢解，全家遇害。

萬敬宗(等)

光化知縣萬敬宗，南昌人，貢生，到官以死自誓。賊薄城，遂自盡。賊義之，引去，城獲全。鄉官韓應龍，舉人，歷長蘆鹽運使，不受僞職，自縊死。穀城知縣周建中亦殉節。均州知州胡承熙被執不屈，與其子爾英俱死。承熙有能聲，永祚課屬吏，亦列上上，遷刑部員外郎，未行，遇難。賊犯鄖陽，同知劉璇死之。保康陷，知縣萬惟壇與妻李氏俱死之。璇，永年人。惟壇，曹縣人。俱貢生。

光化知縣萬敬宗，南昌人，貢生，到任即下了死的决心。流賊抵達城下，他便自殺。流賊欽佩他，退走，城市得以保全。居家官員韓應龍，舉人，官至長蘆鹽運使，不肯接受僞官職務，上吊死。穀城知縣周建中也爲節義而死。均州知州胡承熙被俘不肯投降，與其子爾英都死去。承熙以才能知名，永祚考核所屬官吏，也列他於上上等，升刑部員外郎，未赴任，遇難。流賊進犯鄖陽，同知劉璇死。保康失陷，知縣萬惟壇與其妻李氏都死去。劉璇，永年人。惟壇，曹縣人。全是貢生。

諶吉臣

諶吉臣，字仲貞，南昌人。父應華，萬曆時，以參將援朝鮮，戰歿。吉臣由舉人爲雲夢知縣。崇禎十五年十二月，李自成陷襄陽，其黨賀一龍陷德安。吉臣急遣孥歸，身誓死勿去。明年正月，雲夢陷，被執，不食

諶吉臣，字仲貞，南昌人。其父應華，萬曆年間，以參將職銜援救朝鮮，戰死。吉臣由舉人任雲夢知縣。崇禎十五年十二月，李自成攻陷襄陽，其黨羽賀一龍攻陷德安。吉臣急忙將家眷送回家鄉，自己發誓死也不離去。次年正月，雲夢失陷，被俘，數日不進食。流賊用武器相對，吉

累日。賊臨以兵，吉臣乞速死。賊壯之，授以官，不屈。驅上馬，曰："我失守封疆，當死此，更安往。"乃見殺。福王時，贈太僕寺丞。

臣請求快殺死他。流賊欽佩他的勇气，授給他官職，他不屈服。强迫他上馬，他説："我失守國家疆土，應當死在這裏，還要到哪裏去。"因而被殺。福王時，追贈太僕寺丞。

張國勳

賊分兵犯旁邑，應城陷，訓導張國勳死之。國勳，黄陂人。城將陷，詣文廟抱先師木主大哭，爲賊所執，大駡不屈，支解死。妻子十餘人皆殉節。

流賊分兵進犯他縣，應城失陷，訓導張國勳被殺。國勳，黄陂人。城快要陷落時，他前往文廟抱着孔子牌位大哭，被流賊捉住，大駡不肯屈服，被肢解而死。其妻、子十幾人都爲節義而死。

袁啓觀(等)

袁啓觀者，雲夢諸生也。賊據城，啓觀立寨自守。賊執去，出題試之。啓觀曰："汝既知文，亦知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耶?"賊怒，殺之。

袁啓觀，是雲夢秀才。流賊占據縣城，啓觀修建營寨自守。被流賊捉去，出題目考他。啓觀説："你既然懂得文字，也知道亂臣賊子，人人都可以誅殺的吧?"流賊發怒，將他殺死。

安陸城陷，知縣分水濮有容一門十九人皆死。鄉民結寨自保，賊將白旺連破數十寨，諸生廖應元守益堅。奸人執送旺，旺問："汝欲何爲?"厲聲曰："欲殺賊耳!"賊怒，射殺之。應山舉人劉申錫養死士百人，城陷，謀恢復。兵敗，爲旺所殺，百人皆戰死。沔陽陷，同知馬飈死之。

安陸城失陷，知縣分水人濮有容一家十九口人都死去。農村居民構築營寨自保，賊將白旺連續攻破數十個寨子，秀才廖應元抵抗更頑强。壞人捉住他送給白旺，白旺問道："你想幹什麽?"他厲聲説："就是要殺流賊!"流賊發怒，將他射死。應山舉人劉申錫訓練敢死勇士百餘人，縣城失守，他圖謀收復縣城。戰敗，被白旺所殺，百餘人全都戰死。沔陽陷落，同知馬飈死去。

盧學古

盧學古，夏縣人。舉人。歷承天府同知，攝荆門州事。崇禎十五年十二月，李自成寇荆門，學古誓死守。學正黄州張郊芳、訓導黄岡程之奇亦盟諸生於大成殿，佐城守。賊環攻四日，無援，城陷。學古駡賊不絶口，剖腹而死。郊芳、之奇亦不屈死。

盧學古，夏縣人。舉人。官至承天府同知，代理荆門州知州職權。崇禎十五年十二月，李自成攻掠荆門，學古誓死守城，學正黄州人張郊芳、訓導黄岡人程之奇也與本城秀才在大成殿立下誓約，協助守城。流賊四面包圍進攻四天，没有外援，城市陷落，學古不住口地駡流賊，被剖腹殺死。郊芳、之奇也不屈而死。

朱士完

有朱士完者，潛江舉人。鄉試揭榜夕，夢黑幟墮其墓門，粉書"亂世忠臣"四字。至是，賊破承天，長驅陷潛江。士完被執，械送襄陽，道由

有朱士完，是潛江舉人。鄉試出榜的晚上，夢見有黑色旗幟落在他墳墓之前，上有"亂世忠臣"四個白字。至此時，流賊攻破承天府，長驅急進攻陷潛江。士完被俘，戴上枷鎖送往襄陽，

泗港，嚙指血書已盡節處，遂自經。賊所過焚毁，士完所題壁獨存。

途經泗港，咬破手指用血寫下自己爲節義而死的處所，隨即上吊自殺。流賊所過之處都被焚毁，惟有士完題字的墻壁保存完好。

彭大翮

彭大翮者，竟陵之青山人。賊逼承天，大翮出所著《平賊權略》上之當事，不能用。遂自集一旅保鄉曲，邀斬賊過當。賊怒，雨夜襲之。大翮太息曰："吾子孫陣亡已盡，吾何用生爲！"赴水死。

彭大翮，是竟陵縣青山人。流賊迫近承天府，大翮拿出所著的《平賊權略》呈送負責官員，未被采用。他便自己組織一支軍隊保衛家鄉，截殺了許多流賊。流賊發怒，乘雨夜襲擊他。大翮長嘆道："我的子孫都已經陣亡了，我活着有什麽用！"投水而死。

陳睿謨(等)

賊既陷荆門，遂向荆州。巡撫陳睿謨急渡江入城，奉惠王常潤南奔，監司以下皆奔，士民遂開門迎賊。訓導撖君錫正衣冠端坐明倫堂。賊至，欲屈之，詬駡而死。君錫，字賓王，絳縣人。賊大索縉紳，故相張居正子尚寶丞允修不食死。户部員外郎李友蘭不屈死。諸生王維藩率妻朱及二女避難，爲賊所掠。維藩令妻女赴井死，遂見殺。諸生王圖南被執，抗駡死。

流賊攻陷荆門之後，便攻荆州。巡撫陳睿謨急忙渡過長江進入荆州城，護送惠王朱常潤向南逃跑，監司以下官員都逃走，士人和平民於是打開城門迎接流賊。訓導撖君錫穿好官服端坐於明倫堂。流賊來到，要他投降，他痛駡流賊而死。君錫，字賓王，絳縣人。流賊到處搜捕士大夫，已故丞相張居正之子尚寶丞允修絶食而死。户部員外郎李友蘭不投降而死。秀才王維藩帶領妻子朱氏及兩個女兒避難，被流賊擄去。維藩命令妻子女兒投井死，自己被殺。秀才王圖南被俘，駡賊而死。

李雲(等)

夷陵李雲，由鄉舉知潁川州，州人祠祀之。謝事歸。流賊熾，大書"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二語於牖以自警。及城陷，不屈。執至江陵，絶食死。吕調元者，歸州千户也。城陷，士民悉歸附，調元獨率部卒格鬥，陷重圍中。招之降，大駡，死亂刀下。

夷陵人李雲，由舉人任潁川州知州，潁川州人民立祠堂奉祀他。辭職還家。流賊勢力强盛，他在窗户上用大字寫下"名義至重，鬼神難欺"兩句話來警戒自己。待城陷落，不肯投降。被押到江陵，絶食而死。吕調元，是歸州千户。城池陷落，士人和平民都歸附流賊，調元獨自率領部下兵士與流賊格鬥，陷入重圍之中。招他投降，他大駡，死於亂刀之下。

陳萬策　李開先

陳萬策，江陵人。天啓中，與同邑李開先先後舉於鄉，并有時名。崇禎十六年正月，李自成據襄陽，設僞官。其吏政府侍郎石首喻上猷，先爲御史，降賊，薦兩人賢可用。自成遣使具書幣徵之。萬策隱龍灣市，賊使至，嘆曰："我爲名誤，既不能奮

陳萬策，江陵人。天啓年間，與同縣人李開先先後鄉試中舉，都是當時知名人物。崇禎十六年正月，李自成占據襄陽，設立僞職。其吏政府侍郎石首人喻上猷，原爲御史，投降流賊，推薦萬策、開先兩人賢德可以任用。自成派人携帶文書金銀徵召他們。萬策在龍灣市隱居，流賊使者來到，他嘆道："我爲名聲所害，既然不能奮身

身滅賊，尚可惜頂踵耶?”夜自經。賊使至開先家，開先瞋目大駡，頭觸墻死。福王時，俱命優恤。

消滅流賊，難道還可惜身體嗎?”夜間上吊死。流賊使者到開先家，開先怒目大駡，以頭撞墻而死。福王時，下令對兩人都從優撫恤。

許文岐

許文岐，字我西，仁和人。祖子良，巡撫貴州右僉都御史。父聯樞，廣西左參政。文岐，崇禎七年進士。歷南京職方郎中。賊大擾江北，佐尚書范景文治戎備，景文甚倚之。遷黄州知府，射殺賊前鋒一隻虎，奪大纛而還。獄有重囚七人，縱歸省，剋期就獄，皆如約至，乃請於上官貸之。

許文岐，字我西，仁和人。其祖父子良，官至巡撫貴州右僉都御史。其父聯樞，任廣西左參政。文岐，崇禎七年進士。官至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流賊大肆騷擾長江以北地區，他協助尚書范景文整頓武備，景文非常倚重他。升黄州知府，射死流賊前鋒一隻虎，奪取流賊軍中大旗後返回。獄中有七名犯了重罪的囚犯，文岐釋放他們回家探視，限期回獄，囚犯們都按規定的時間回來，文岐於是向上級請求寬免了他們。

十三年遷下江防道副使，駐蘄州。賊魁賀一龍、藺養成等萃蘄、黄間，文岐設備嚴。賊黨張雄飛將南渡，命游擊楊富焚其舟，賊乃却。巡撫宋一鶴上其功。副將張一龍善馭兵，文岐重之。嘗共宿帳中，軍中夜呼噪，文岐曰“此奸人乘夜思遁耳”，堅卧不出。質明，叛兵百餘人奪門遁，一龍追獲盡斬之，一軍肅然。楊富既久鎮蘄，一鶴復遣參將毛顯文至，不相得，兵民洶洶。文岐會二將，以杯酒釋之，始無患。

崇禎十三年升下江防道副使，駐扎蘄州。匪首賀一龍、藺養成等聚集於蘄州、黄州之間，文岐嚴加防備。流賊黨羽張雄飛準備南渡長江，文岐命令游擊楊富焚毁其船隻，流賊纔退走。巡撫宋一鶴將其功勞上奏。副將張一龍善於指揮軍隊，文岐很敬重他。有一次兩人同在營帳中住宿，半夜軍中鼓噪，文岐説：“這是壞人乘夜間打算逃走。”堅持躺卧不出。黎明，叛兵百餘人衝出營門逃跑。一龍追趕，將他們俘獲全部斬首，全軍紀律因此嚴整。楊富已鎮守蘄州很長時間，一鶴又派參將毛顯文來此，兩人關係不融洽，軍民一片混亂。文岐與二將面談，以杯酒排解，纔没有禍患發生。

十五年，左良玉潰兵南下大掠。文岐立馬江口迎之，兵莫敢犯。時警報日急，人無固志，會擢督糧參政當行，文岐嘆曰：“吾爲天子守孤城三載矣，分當死封疆，雖危急，奈何棄之。”遣妻奉母歸，檄富、顯文出屯近郊，爲固守計。無何，荆王府將校郝承忠潛通張獻忠。明年大舉兵來攻，文岐發炮斃賊甚衆。夜將半，雪盈尺，賊破西門入，文岐巷戰。雪愈甚，炮不得發，遂被執。獻忠聞其名，不殺，繫之後營。時舉人奚鼎鉉等數十人同繫，文岐密謂曰：“觀賊

崇禎十五年，左良玉部下敗兵南下大肆搶掠，文岐立馬於長江口迎候，兵士都不敢冒犯。此時警報一天比一天急，人們都没堅定的决心。時值升督糧參政應當起程，文岐嘆道：“我爲皇帝守衛孤城已經三年了，死在我所守衛的土地上是我的本分，雖然危急，怎能拋棄這裏。”他派妻子護送母親回家鄉，命令楊富、毛顯文出城屯兵近郊，準備固守。不久，荆王府軍官郝承忠暗中與張獻忠勾通。次年大舉進兵前來攻打，文岐發炮殺死許多流賊。將近半夜，雪有一尺多厚，流賊攻破西門入城。文岐巷戰，雪越下越大，炮無法發射，因而被俘。獻忠知道他的名聲，不殺，關押在後營。當時舉人奚鼎鉉等數十人同被

老營多烏合，凡此數萬卒皆被掠良民，若告以大義，同心協力，賊可殲也。”於是陰相結，期四月起事，以柳圈爲信。謀泄，獻忠索之，果得柳圈，縛文岐斬之。將死，語人曰：“吾所以不死者，志滅賊耳。今事不成，天也。”含笑而死，時文岐陷賊中已七十餘日矣。事聞，贈太僕卿。

關押，文岐悄悄對他們説：“看來流賊老營多是烏合之衆，所有這幾萬兵士都是被擄來的良民，如果以大義相告，同心協力，流賊是可以殲滅的。”於是暗中互相串聯，約定四月動手，以柳圈爲標記。密謀泄露，獻忠搜查，果然發現柳圈，將文岐綁縛斬首。臨死時，對别人説：“我之所以不死，是决心消滅流賊呵。現在事情不能成功，這是天意。”含笑而死，此時文岐陷於流賊之中已經七十多天了。事情上報朝廷，追贈爲太僕卿。

李新(等)

賊既陷蘄州，遂屠其民。鄉官陝西僉事李新舉家被執，賊欲屈之。新叱曰：“我昔官秦中，爾輩方爲厮養，今日肯屈膝厮養耶!”賊怒，新抱父尸就刃。其時屬吏死節者，惟麻城教諭定遠蕭頌聖、蘄水訓導施州童天申。

流賊攻陷蘄州後，即屠殺城中居民。居家官員陝西僉事李新全家被捉，流賊要他投降。李新責駡道：“我當年在陝西作官時，你們這些人還是奴才，今天能向奴才屈膝嗎!”流賊發怒，李新懷抱父親的尸體被殺。那時州縣官吏爲節義而死的，衹有麻城教諭定遠人蕭頌聖、蘄水訓導施州人童天申。

郭以重

郭以重，黄州人。世爲衛指揮。崇禎十六年，城陷，自他所來赴難。其妻欲止之，叱曰：“朝家畀我十三葉金紫，不能易一死哉！吾將先殺汝。”妻乃不敢言。既至，遇賊欲脅之去，堅不從。露刃懾之，乃好謂賊曰：“從汝非難，但抱小兒者，吾妻也，汝爲我殺之，吾無累矣。”賊如其言。以重即奪賊刀擊斬一賊，群賊擁至，遂赴水死。

郭以重，黄州人，世代爲衛指揮。崇禎十六年，黄州城失陷，從其他駐所前來參戰。其妻想阻止他，叱責道：“皇帝給予我家十三代高官厚禄，不能换取一死嗎！我要先殺你。”妻子纔不敢再説。到達後，遇到流賊要逼迫他跟着走，堅决不答應，拔刀恐嚇他，便對流賊説好話道：“聽從你并不難，但抱着小孩的，是我妻子，你替我殺了她，我就没有牽挂了。”流賊照他的話辦了。以重便奪流賊的刀殺死一人，群賊擁來，於是投水而死。

岳璧

先是，蘄州破，指揮岳璧自屋墮地，不死。賊執至城上，欲降之。厲聲曰：“我世臣也，城亡與亡，豈降賊!”賊刃之，仆地。氣將絶，瞋目曰：“我死爲鬼，當滅汝!”時大雪，血流丈餘，目眦不合。

此前，蘄州被攻破，指揮岳璧從屋頂摔下，未死。流賊將他捉到城上，要他投降。他厲聲説：“我家世代爲官，城亡便與之同亡，豈能投降流賊!”流賊用刀砍他，倒在地上。將要斷氣，怒目道：“我死了作鬼，也要消滅你!”這時正下大雪，血流出一丈多遠，眼睛仍睜着。

郭金城

同時，郭金城爲羅田守將，賊逼城，率所部五百人戰，斬級百餘，追

同時，郭金城是守衛羅田的將領，流賊抵達城下，率部下五百人戰鬥，殺死百餘人，追擊流

之英山。賊大集，困三日，突圍不得出，被執。脅降不從，見殺。

賊到英山。大批流賊來到，被圍困三天，突圍不能成功，被俘。逼他投降不從，被殺死。

崔文榮

崔文榮，海寧衛人。世指揮僉事，舉武會試，授南安守備。崇禎中，臨、藍盜起，逼桂陽，桂王告急。文榮督所部會剿，却賊四萬人。以功，擢武昌參將。

十六年四月，張獻忠犯漢陽，文榮渡江襲斬六百級。已而城陷，武昌震懼。巡撫宋一鶴既死，承天新任巡撫王聚奎未至，武昌素不宿重兵，城空虛。或議撤江上兵以守，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團風、煤炭、鴨蛋諸洲，淺不及馬腹，縱之飛渡，而坐守孤城，非策也。"當事不從。賊果從團風渡江，陷武昌縣。縣無人，賊出營樊口，文榮軍洪山寺扼之。既，斂兵入城，以他將代守。賊全軍由鴨蛋洲畢渡，抵洪山，守將亦退入城。文榮以武勝門當賊衝，偕故相賀逢聖協守，賊攻之不能下。

監軍參政王揚基時已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承天、德安二郡，未聞命，尚駐武昌。見勢急，與推官傅上瑞詭言有事漢陽，開門遁去，人情益洶洶。先是，楚王出資募兵，應募者率蘄、黃潰卒及賊間諜，至是開文昌、保安二門納賊。文榮方出門還，闔城扉不及，躍馬大呼，殺三人。賊攢槊刺之，洞胸死。

崔文榮，海寧衛人。世代爲指揮僉事，武科會試中進士，任南安守備。崇禎中葉，臨武、藍山一帶盜賊作亂，逼近桂陽，桂王告急。文榮率領部下軍隊征討，擊退四萬盜賊。以此功績，升武昌參將。

崇禎十六年四月，張獻忠進犯漢陽，文榮渡過長江突襲，斬首六百。漢陽隨即失陷，武昌爲之震動恐懼。巡撫宋一鶴已死，新任承天巡撫王聚奎未到，武昌平素無重兵駐扎，城内空虚。有人提議撤回長江軍隊用以守城，文榮說："守武昌城不如守長江，團風、煤炭、鴨蛋等處沙洲，水淺還不到馬腹，聽任流賊渡江，而坐守孤城，不是好辦法。"負責官員不能接受。流賊果然從團風渡過長江，攻陷武昌縣。縣城裏没有居民，流賊出城在樊口扎營，文榮駐軍洪山寺扼守。之後，收兵入城，以其他將領代爲防守。流賊全軍由鴨蛋洲渡過長江，抵達洪山，守將也退入城中。文榮以爲武勝門正當流賊要道，與前任輔臣賀逢聖協力防守，流賊進攻不能成功。

監軍參政王揚基此時已升右僉都御史，巡撫承天、德安二府，尚未接到任命，還駐於武昌。見形勢危急，與推官傅上瑞謊稱去漢陽有公務，開城門逃走，城中軍民更加混亂。在此之前，楚王出錢招募兵士，應募的人大多是蘄州、黄州敗兵及流賊間諜。到此時開文昌、保安兩處城門迎接流賊。文榮剛剛出戰返回，來不及關城門，躍馬大呼，殺死三人。流賊用長矛刺文榮，穿透胸部死去。

朱士鼎

有朱士鼎者，起家武進士，爲巡江都司。城陷被執，賊喜其勇敢，欲大用之。戟手大駡，賊斷其右手，乃以左手染血灑賊，賊又斷之，不死。賊退，令人縛筆於臂，能作楷字。招集舊卒，訓練如常。

有朱士鼎，武進士出身，任巡江都司。城池陷落被俘，流賊喜歡他的勇敢，想重用他。他手指流賊大駡，流賊砍斷他的右手，便用左手蘸血灑向流賊，流賊又將其左手砍斷，未死。流賊退走後，令人將筆縛於臂上，還能寫楷體字。招集舊日士卒，照常訓練。

徐學顔　李毓英(等)

徐學顔，字君復，永康人。母疾，禱於天，請以身代。夜夢神人授藥，旦識其形色，廣覓之，得荆瀝，疾遂愈。父爲中城兵馬指揮，忤權要人下吏。學顔三疏訟冤，所司格不上，遍叩諸公卿莫爲雪，將置重辟。學顔號泣争於刑部，不能得，至嚙臂血濺於庭，乃獲釋歸。推所居大宅讓其弟，尚義疏財，族黨德之。崇禎三年建東宫，詔舉孝友廉潔、博物洽聞可勵俗維風者，有司以學顔應，寢不行。十二年以恩貢生授楚府左長史，引義匡輔，王甚敬之。

徐學顔，字君復，永康人。其母患病，他向天祈禱，請求以自身代母。夜間夢見神人授予藥物，天亮時記得形狀顔色，到處尋覓，找到荆芥汁液，母病得以痊愈。其父任中城兵馬指揮，得罪當權者而下獄。學顔三次上疏申訴冤屈，被主管官員阻礙不能上達，到處向公卿大臣求告也不能爲之洗刷，將受重刑懲處。學顔在刑部争辯號呼哭泣，不能成功，直到咬破手臂血濺庭院，其父纔獲釋歸家。他將自己所居住的大宅推讓給兄弟，他崇尚節義輕視錢財，同族的人都感激他。崇禎三年立太子，皇帝下詔書要求舉薦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公正廉潔、博識多知可以勸勉民俗維護風化的人，地方官推薦學顔應徵，但被擱置下來。崇禎十二年以恩貢生任楚王府左長史，以正道輔助楚王，楚王很尊敬他。

十五年冬，諸司長官及武昌知府、江夏知縣并以朝覲行，學顔攝江夏事，繕修守具。楚府新募兵，即令學顔將之。明年五月晦，新軍内叛，城陷。學顔格鬥，斷左臂，大駡不屈，爲賊支解，一家二十餘人殉之。通判固安李毓英亦舉家自縊。

崇禎十五年冬，各司長官及武昌知府、江夏知縣都因朝見皇帝離去，學顔代理江夏知縣職權，整修防守器械。楚王府新募兵卒，便命令學顔統率。次年五月最後一天，新募軍隊於城内叛變，城池陷落。學顔格鬥，左臂被打斷，大駡不降，被流賊肢解，全家二十餘人都死去。通判固安人李毓英也全家上吊死。

武昌知縣鄒逢吉被害。同死者，武昌衛經歷汪文熙、巡檢戴良瑄及僧官一人，俱駡賊不屈，腰斬。賊既陷武昌，分兵陷屬邑，於是嘉魚知縣霍山王良鑑、蒲圻知縣臨川曾栻俱抗節死。事聞，學顔贈僉事，毓英等贈恤有差。

武昌知縣鄒逢吉被害。同時死去的，有武昌衛經歷汪文熙、巡檢戴良瑄及僧官一人，都駡賊而不屈服，被腰斬。流賊攻陷武昌後，分兵攻陷所屬城鎮，於是嘉魚知縣霍山人王良鑑、蒲圻知縣臨川人曾栻都保全忠節而死。事情上報朝廷，學顔追贈爲僉事，毓英等給予不同等級的追贈和撫恤。

馮雲路

馮雲路，字漸卿，黄岡人。好學勵行，年三十，即棄諸生從賀逢聖講學，遂寓居武昌，著書數百卷。崇禎三年，巡按御史林鳴球薦其賢，并上所著書，不用。及賊將渡江，雲路貽書逢聖曰：“在内，以寧湖爲止水。在外，以漢江爲汨羅。”寧湖者，雲路談經處也。城既陷，乘桴入寧湖。

馮雲路，字漸卿，黄岡人。好讀書并砥礪品行，三十歲時，即放棄秀才資格從賀逢聖研究學術，因而寄居武昌，著書數百卷。崇禎三年，巡按御史林鳴球舉薦他賢能，并呈上他的著作，未被任用。待流賊將要渡過長江時，雲路寫信給逢聖説：“在内，以寧湖作爲静止不流的水。在外，以漢江作爲汨羅江。”寧湖，是雲路談經的地方。城陷落後，他乘木排進入寧湖。流賊派使者前來

賊遣使來聘，遥應曰："我平生只讀忠孝書，未嘗讀降賊書也。"遂投湖死。從游諸生汪延陛亦死焉。

招聘，他在遠處回答説："我平生祇讀過講忠孝的書，從未讀過投降流賊的書。"即投湖死。隨從他求學的秀才汪延陛也死去。

熊𤲟

其同邑熊𤲟，字渭公，亦移居武昌。喜邵子《皇極書》，頗言未來事。十六年元旦，盡以所撰《性理格言》、《圖書懸象》、《大易參》諸書付其季弟，曰："善藏之。"城破前一日，貽書雲路，言"明日當覓我某樹下"。及期行樹傍，賊追至，躍入荷池以死。

雲路同縣人熊𤲟，字渭公，也移居於武昌。愛讀邵雍《皇極書》，常談論未來之事。崇禎十六年元旦，將自己所撰寫的《性理格言》、《圖書懸象》、《大易參》等書全部交給最小的弟弟，説："好好收藏這些書。"城被攻破的前一天，留下書信給雲路，告訴他"明天可以在某棵樹下找到我"。到約定的時間他正走在樹旁，流賊追到，跳入荷花池而死。

明睿

有諸生明睿者，江夏人。城破，賊獨不入其門。睿慨然曰："安有父母之邦覆，而偷生苟活者！"語家人："速從我入井，否則速去。"於是妻及二子、二女并諸婢以次投井。睿笑曰："吾今曠然無累矣。"從容榜諸門，赴井死，時人號爲"明井"。

有秀才明睿，江夏人。城被攻破，流賊惟獨不進他的宅門。明睿激憤地説："豈有祖國已覆亡，還苟且偷生的人呢！"對家裏人説："趕快隨我跳井，否則快點離開。"於是其妻與二子、二女及婢女們依次投井。明睿笑道："我現在一無牽累了。"從容地在門上題字，投井死。當時人稱這眼井爲"明井"。

易道暹

先是，賊陷黄岡，諸生易道暹者，字曦侯。好學尚氣節，居深山中，積書滿家。賊氛漸逼，道暹惜所積書，又以己所著書多，不忍棄，逡巡未行。及賊至，子爲瑚急奉母走青峰巖，道暹携幼子爲璉擔書以行。遇賊，紿曰："余書賈也。"賊笑曰："汝易曦侯，何紿我。"道暹曰："若既知我，當聽我一言，慎毋殺人焚廬舍。"賊曰："若身不保，尚爲他人言耶！"道暹厲色叱賊，賊怒殺之。爲璉請代，賊并殺之。未幾，爲瑚亦被殺。

在此之前，流賊攻陷黄岡。秀才易道暹，字曦侯，好讀書崇尚氣節，居於深山中，家中堆滿書籍。流賊的威脅漸漸臨近，道暹捨不得自己的藏書，又因自己所撰寫的書很多，不忍心丢棄，一直遲疑没有離去。待流賊來到，其子爲瑚急忙護送母親逃往青峰巖，道暹帶幼子爲璉挑着書避難。路上遇見流賊，騙他們説："我是個書販。"流賊笑道："你是易曦侯，爲什麽騙我。"道暹説："你既然認識我，該聽我一句話，千萬不要殺人焚燒房屋。"流賊説："你自身不保，還爲别人説話啊！"道暹厲聲叱罵流賊，流賊發怒將他殺死。爲璉請求代父去死，流賊連他一起殺掉。不久，爲瑚也被殺。

傅可知

時黄陂諸生傅可知亦以叱賊死。可知幼喪父，卧柩下三年。六十喪母，啜粥三年。黄陂陷，被執，可知年已逾八十。賊憫其老不殺，俾養

其時黄陂秀才傅可知也因駡流賊而死。可知幼年喪父，在父親柩木下睡卧三年。六十歲時喪母，食粥三年。黄陂失陷，他被俘。可知此時已經八十多歲，流賊可憐他年老不殺，讓他養馬，

馬，叱曰：“我爲士數十年，肯役於賊耶!”延頸就刃，賊殺之。

叱責道：“我作讀書人幾十年，豈能爲流賊作苦工!”伸出頭頸等刀砍，流賊殺死他。

蔡道憲

蔡道憲，字元白，晋江人。崇禎十年進士。爲長沙推官。地多盗，察豪民通盗者，把其罪而任之。盗方劫富家分財，收者已至。召富家還所失物，皆愕不知所自。惡少年閉户謀爲盗，啓户，捕卒已坐其門，驚逸去。吉王府宗人恣爲奸，道憲先治而後啓王。王召責之，抗聲曰：“今四海鼎沸，寇盗日滋。王不愛民，一旦鋌而走險，能獨與此曹保富貴乎?”王悟，謝遣之。

蔡道憲，字元白，晋江人。崇禎十年中進士。任長沙推官。長沙地方盗匪很多，他查明勾結盗匪的土豪，掌握了他們的罪惡暫不加以管束。强盗搶劫富人財物正在瓜分，捕盗的差役已到面前。召來富人歸還其失物，都很驚訝不知是怎麽回事。惡少年關着門商量搶劫的事，打開門，差役已坐在門前，都驚駭逃走。吉王府王族成員横行不法，道憲對他們先行懲治而後報告吉王。吉王將他召來責難，他大聲道：“如今全國一片混亂，土匪强盗越來越多。王爺不愛惜民衆，一旦鋌而走險，祇靠這種人能保住富貴嗎?”吉王明白了，道歉後將他送走。

十六年五月，張獻忠陷武昌，長沙大震。承天巡撫王揚基率所部千人，自岳州奔長沙。道憲請還駐岳州，曰：“岳與長沙唇齒也，并力守岳則長沙可保，而衡、永亦無虞。”揚基曰：“岳，非我屬也。”道憲曰：“棄北守南，猶不失爲楚地。若南北俱棄，所屬地安在?”揚基語塞，乃赴岳州。及賊入蒲圻，即遁去。湖廣巡撫王聚奎遠駐袁州，憚賊不敢進。道憲亦請移岳，聚奎不得已至岳，數日即徙長沙。道憲曰：“賊去岳遠，可繕城以守。彼犯岳，猶憚長沙援。若棄岳，長沙安能獨全。”聚奎不從。賊果以八月陷岳州，直犯長沙。

崇禎十六年五月，張獻忠攻陷武昌，長沙大爲震動。承天巡撫王揚基率領部下千餘人，從岳州逃到長沙。道憲請求他返回岳州駐扎，説：“岳州與長沙唇齒相依，集中力量守衛岳州則長沙可以保全，衡州、永州也不至有危險。”揚基説：“岳州，不是我的轄區。”道憲道：“丢棄了北部守衛南部還可以算是楚地。倘若南北全都丢失，所轄地區又在哪裏?”揚基無言以對，這纔前去岳州。待流賊進入蒲圻，便逃走了。湖廣巡撫王聚奎遠駐袁州，畏懼流賊不敢前進。道憲也請求他移駐岳州，聚奎不得已到了岳州，幾天後便遷到長沙。道憲説：“流賊離岳州很遠，可以修繕城墻防守。他們如進犯岳州，還擔心長沙來援。如果放棄岳州，長沙怎能獨保安全。”聚奎不聽。流賊果然在八月間攻陷岳州，直犯長沙。

先是，巡按御史劉熙祚令道憲募兵，得壯丁五千訓練之，皆可用。至是親將之，與總兵官尹先民等扼羅塘河。聚奎聞賊逼，大懼，撤兵還城。道憲曰：“去長沙六十里有險，可栅以守，毋使賊逾此。”又不從。

在此之前，巡按御史劉熙祚命令道憲招募士兵，募到五千名壯丁進行訓練，都能作戰。至此親自指揮這支軍隊，與總兵官尹先民扼守羅塘河。聚奎得知流賊逼近，大爲恐懼，撤軍回城。道憲説：“離長沙六十里有險要地方，可以立寨防守，不能讓流賊越過這裏。”又不聽從。

時知府堵胤錫入覲未返，通判周二南攝攸縣事，城中文武無幾。賊薄城，士民盡竄。聚奎詭出戰，遽率所

此時知府堵胤錫入京朝見尚未返回。通判周二南代理攸縣知縣職務。長沙城中文武官員所剩無幾。流賊逼近城下，士人和平民全都逃走。聚

部遁。道憲獨拒守，賊繞城呼曰："軍中久知蔡推官名，速降，毋自苦。"道憲命守卒射之斃。越三日，先民出戰，敗還。賊奪門入，先民降。道憲被執，賊啖以官，嚼齒大駡。釋其縛，延之上坐，駡如故。賊曰："汝不降，將盡殺百姓。"道憲大哭曰："願速殺我，毋害我民。"賊知終不可奪，磔之，其心血直濺賊面。

奎謊稱出城迎戰，倉猝率部逃走。道憲獨自抵抗。流賊繞城喊道："我們早就知道蔡推官的名聲，趕快投降，不要自找苦吃。"道憲命令守城士兵將喊話的流賊射死。過了三天，先民出城迎戰，兵敗退回。流賊奪門入城，先民投降。道憲被俘，流賊以官職引誘，他切齒大駡。解開綁縛，請他上坐，仍大駡。流賊説："你不投降，就將百姓殺盡。"道憲大哭道："請趕快殺我，不要傷害我的人民。"流賊知道他的心意不可改變，將他肢解，他心臟的血直濺到流賊臉上。

健卒林國俊等九人隨不去，賊亦令説道憲降。國俊曰："吾主畏死去矣，不至今日。"賊曰："爾主不降，爾輩亦不得活。"國俊曰："我輩畏死亦去矣，不至今日。"賊并殺之，四卒奮然曰："願瘞主尸而死。"賊許之，乃解衣裹道憲骸，瘞之南郊醴陵坡，遂自刎。道憲死時年二十九，贈太僕少卿，謚忠烈。

英勇善戰的士兵林國俊等九人跟隨道憲不肯離去，流賊也命令他們勸道憲投降。國俊道："我的主人如果怕死的話早已逃走，不會到今天。"流賊説："你們主人不投降，你們這些人也活不了。"國俊道："我們如怕死的話也逃走了，不會到今天。"流賊將他們一同殺掉，有四個士兵奮然説："希望能埋葬主人尸體後再死。"流賊同意了，他們便脱下衣服包裹道憲尸骸，葬於南郊醴陵坡，隨後自刎。道憲死時二十九歲，追贈爲太僕少卿，謚忠烈。

周二南(等)

二南，字汝爲，雲南人。由選貢爲長沙通判，盡職業，與道憲深相得。擢岳州知府，士民固留，乃以新秩還長沙，後亦死。

邑中舉人馮一第走湘鄉，將乞師他所，賊縶其母與兄招之。一第歸就縛，賊將斬之，一老僧伏地哭請免。賊乃去其兩手置營中，一夕死，母兄獲免。賊陷東安，舉人唐德明仰藥死。犯耒陽，諸生謝如珂拒戰死。

二南，字汝爲，雲南人。由選貢生出身任長沙通判，忠於職守，與道憲非常投合。升岳州知府，士人和平民都堅決挽留他，於是以新職銜回長沙，後來也死去。

長沙舉人馮一第逃到湘鄉，想到他處請求救兵，流賊關押其母及兄長以此要他回來。一第回家就縛，流賊要殺，一個老和尚伏地痛哭請求免他一死。流賊就砍斷他的雙手安置在營寨裏，一夜便死去。其母親、兄長得以免死。流賊攻陷東安，舉人唐德明服毒死。進犯耒陽，秀才謝如珂抵抗戰死。

張鵬翼

張鵬翼，西充人。崇禎中，由選貢生授衡陽知縣。十六年八月，張獻忠逼衡州，巡撫王聚奎、李乾德及監司以下皆遁，士民盡奔竄。鵬翼獨守空城，賊至即陷。脅使降，戟髯詬詈，賊縛而投諸江，妻子赴水死。

張鵬翼，西充人。崇禎中葉，由選貢生任衡陽知縣。崇禎十六年八月，張獻忠逼近衡州，巡撫王聚奎、李乾德及監司以下官員都逃走，士人和平民也都奔逃。鵬翼獨自守衛空城，流賊一到即陷落。流賊脅迫張鵬翼投降，他吹鬍大駡，流賊將他綁縛投入江中，其妻、子投水而死。

歐陽顯宇(等)

賊之趨岳州也，巴陵教諭桂陽歐陽顯宇時攝縣事，死焉。其趨臨湘也，知縣莆田林不息抗駡不屈，斷其兩手殺之。湘陰陷，知縣大埔楊開率家屬十七人投水死。其丞賴萬耀攝醴陵縣事，城破亦死之。長沙府照磨莫可及，宜興人，攝寧鄉縣事，殉城死。二子若鼎、若鈺號慟奔赴，遇害。衡州既陷，屬縣衡山亦失守，知縣富順董我前、教諭分宜彭允中，皆盡節。府教授永明蔣道亨攝武陵縣事，抱印駡賊，見殺。其他文武將吏，非降則逃。長沙史可鏡，官給事中，丁艱歸，降賊，賊用爲湖廣巡撫。及賊棄湖廣入四川，李乾德復還長沙，執可鏡，加榜掠，械送南都伏法。

流賊奔向岳州，巴陵教諭桂陽人歐陽顯宇當時正代理知縣，因而死去。進犯臨湘，知縣莆田人林不息大駡不降，流賊將他砍斷雙手後殺死。湘陰陷落，知縣大埔人楊開率家屬十七人投水死。湘陰縣丞賴萬耀代理醴陵縣知縣，城被攻破也死去。長沙府照磨莫可及，宜興人，代理寧鄉縣知縣職務，殉城而死。兩個兒子若鼎、若鈺痛哭奔往，被殺死。衡州陷落後，屬縣衡山也失守，知縣富順人董我前、教諭分宜人彭允中，都守節而死。府教授永明人蔣道亨代理武陵縣知縣職務，懷抱官印駡賊，被殺。其他文官武將，不是投降便是逃走。長沙人史可鏡，任給事中，因親喪歸鄉，投降流賊，流賊任用爲湖廣巡撫。待流賊放棄湖廣進入四川，李乾德又回到長沙，捉獲可鏡，加以鞭笞，戴上枷鎖送到南京依法處死。

乾德

乾德者，亦鵬翼同邑人。崇禎四年進士。十六年歷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未赴，改湖南。時武昌已陷，乾德守岳州。獻忠攻急，乾德棄城走長沙，岳州遂陷。轉徙衡、永，賊至，輒先避，長沙、衡、永皆隨陷。獻忠入四川，乃還長沙，以失地，謫赴督師王應熊軍前自效。永明王立，擢兵部侍郎，巡撫川南。乾德入蜀，其鄉邑已陷，父亦被難，乃說諸將袁韜攻佛圖關，復重慶。韜及武大定久駐重慶，食盡。乾德説嘉定守將楊展與大定結爲兄弟，資之食。已而惡展，構韜殺之，據嘉定，蜀人咸不直乾德。會劉文秀自雲南至，擒韜，陷嘉定，乾德乃驅家人及其弟御史升德，俱赴水死。

乾德，也是鵬翼同縣人。崇禎四年中進士。崇禎十六年任右僉都御史巡撫鄖陽，未赴任，改任湖南。其時武昌已陷落，乾德守衛岳州。獻忠進攻猛烈，乾德棄城逃往長沙，岳州就此失陷。轉而遷徙衡州、永州之間，流賊來到，總是先逃走，長沙、衡州、永州都隨之失陷。獻忠進入四川，纔回到長沙，因喪失疆土，被貶職派往督師王應熊軍前效力。永明王登位，升爲兵部侍郎，巡撫川南。乾德進入四川時，他的家鄉已經陷落，父親也被害，於是勸説將領袁韜進攻佛圖關，收復重慶。袁韜及武大定久駐重慶，糧食用盡。乾德勸説嘉定守將楊展與大定結爲兄弟，資助他糧食。之後他討厭楊展，挑撥袁韜殺死楊展，占據嘉定，四川人都不信任乾德。時逢劉文秀從雲南來到，擒獲袁韜，攻陷嘉定，乾德便迫使家屬及其弟御史升德，一同投水自殺。

劉熙祚　劉永祚　劉綿祚

劉熙祚，字仲緝，武進人。父純仁，泉州推官。熙祚舉天啓四年鄉

劉熙祚，字仲緝，武進人。其父純仁，是泉州推官。熙祚天啓四年鄉試中舉。崇禎年間，

試。崇禎中，爲興寧知縣。奸民啖斷腸草，脅人財物。熙祚令贖罪者必以草，以是致死者勿問，草以漸少，弊亦止。課最，徵授御史。

任興寧知縣。一些壞人吃斷腸草，以此敲詐他人財物。熙祚下令贖罪的人必須交納斷腸草，因此致死的不再追究，斷腸草因而逐漸稀少，這種弊端也就停止。官吏考核時被列爲最高等，徵召授爲御史。

十五年冬巡按湖南。李自成陷荆、襄諸郡，張獻忠又破蘄、黄，臨江欲渡。熙祚以明年二月抵岳州，檄諸將分防江滸，偏沅、鄖陽二撫聯絡形勢。會賊馬守應據澧州，窺常德，土寇甘明揚等助之。熙祚馳至常德，擊斬明揚。五月還長沙。

崇禎十五年冬到湖南巡察。李自成攻陷荆州、襄陽各郡，張獻忠又攻破蘄州、黄州，到達長江邊準備渡江。熙祚於次年二月到岳州，下令諸將分守長江江防，偏沅、鄖陽兩地巡撫聯絡諸將以爲呼應。這時流賊馬守應占據澧州，窺伺常德，土匪甘明揚等進行協助。熙祚趕赴常德，擊殺明揚。五月間回到長沙。

及武昌、岳州相繼陷，急令總兵尹先民、副將何一德督萬人守羅塘河，扼要害。而巡撫王聚奎乃撤守長沙，賊遂長驅至。聚奎率潰將孔全彬、黄朝宣、張先璧等走湘潭，長沙不能守。惠王避地至長沙，與吉王謀出奔，熙祚奉以奔衡州。衡州，桂王封地也，聚奎兵至，大焚劫，王及吉、惠二王皆登舟避亂。熙祚單騎赴永州爲城守計。未幾，聚奎復走祁陽，衡州遂陷。永士民聞之，空城逃。三王至永州，聚奎繼至，越日全彬等亦至，劫庫金去。熙祚乃遣部將護三王走廣西，而己返永州拒守。賊騎追執之，獻忠踞桂王宫，叱令跪，不屈。賊群毆之，自殿城曳至端禮門，膚盡裂。使降將尹先民説之，終不變，見殺。事聞，贈太常少卿，謚忠毅。

到武昌、岳州相繼陷落，熙祚急忙命令總兵尹先民、副將何一德率萬餘士兵守衛羅塘河，控制要害。而巡撫王聚奎却撤軍守長沙，流賊得以長驅急進抵達長沙。聚奎率領敗將孔全彬、黄朝宣、張先璧等逃至湘潭，長沙無法防守。惠王離開封地到長沙，與吉王相商出逃，熙祚護送他們逃往衡州。衡州，是桂王的封地，聚奎部下軍隊到達，便大肆燒殺劫掠，桂王及吉王、惠王都登船避難。熙祚獨自一人前往永州策劃守城。不久，聚奎又逃到祁陽，衡州於是失陷。永州士人和平民聞訊，全城逃亡一空。三位親王到永州，接着聚奎也來到，第二天全彬等也到永州，搶劫官庫存銀後逃走。熙祚便派部將護送三位親王逃往廣西，而自己返回永州抵抗。流賊騎兵追擊將他俘獲，張獻忠盤踞桂王宫殿，喝令他跪下，他不屈服。許多流賊毆打他，從宫殿臺階一直拖到端禮門，皮膚全都破裂。流賊又派降將尹先民勸他，始終不肯變節，被殺。事情上報朝廷，追贈爲太常少卿，謚忠毅。

弟永祚，字叔遠，由選貢生屢遷興化同知，擒賊曾旺。後以副使知興化府事。大清兵入城，仰藥死。弟綿祚，字季延，崇禎四年進士。爲吉安永豐知縣。鄰境九蓮山，界閩、粤，賊窟其中，綿祚請會剿。賊怒，率衆攻。綿祚出擊，三戰三捷。賊益大至，綿祚伏兵黄牛峒，大破之。積勞

其弟永祚，字叔遠，由選貢生出身幾經升遷任興化同知，擒獲盜賊曾旺。後以兵備副使銜任興化知府。大清兵入城，服毒自殺。弟綿祚，字季延，崇禎四年進士。任吉安府永豐縣知縣。永豐旁邊的九蓮山，是福建、廣東交界之地，流賊盤據山中，綿祚請求進行會剿。流賊發怒，率部下來攻。綿祚出城迎擊，三戰三捷。流賊來得更多，綿祚於黄牛峒設下伏兵，大敗流賊，積勞

得疾，請告歸卒。兄弟三人并死王事。

王聚奎既失永州，後伺賊退，潛還武昌，爲代者何騰蛟所劾，賫緣免。

成疾，辭職歸鄉後病故。兄弟三人都爲國家而死。

王聚奎丢失了永州以後，乘流賊撤退，偷偷回到武昌，被替代他職務的何騰蛟彈劾，靠鑽營得以免罪。

王孫蘭

王孫蘭，字畹仲，無錫人。崇禎四年進士。累遷成都知府。蜀宗人虐民，民相聚將焚内江王第。孫蘭撫諭之，乃解。父憂，服闋，起官紹興，修荒政。遷廣東副使，分巡南雄、韶州二府。連州瑶賊爲亂，馳剿，三戰皆捷。十六年，張獻忠大亂湖南，湖南之郴州宜章與韶接壤。孫蘭乞援督府，不應，最後以七百人至，一宿復調去。及賊陷衡州，肆屠戮。韶所轄樂昌、乳源、仁化，逋竄一空。連州守將先據城叛，韶士民聞之，空城逃，而賊所設僞官傳檄將至。孫蘭仰天嘆曰："失封疆當死，賊陷城又當死，吾盍先死乎！"遂自縊。既死，賊竟不至，朝廷憫其忠，予贈恤。

王孫蘭，字畹仲，無錫人。崇禎四年中進士。幾經升遷任成都知府。四川王族凌虐百姓，百姓聚集起來要焚毁内江王王府。孫蘭安撫開導百姓，纔散去。父喪去職，服喪期滿，起復任紹興知府，救濟災荒。升廣東副使，負責巡南雄、韶州二府。連州瑶族盜匪造反，趕往剿滅，三戰全勝。崇禎十六年，張獻忠在湖南大肆作亂，湖南的郴州、宜章與韶州接壤。孫蘭向督府求援，没有答覆，最後派七百名士兵來到，過了一夜又被調走。待流賊攻陷衡州，大肆屠殺。韶州府所轄的樂昌、乳源、仁化等縣，居民逃亡一空。連州守將先叛變占據城市，韶州士人平民聞訊，全城逃亡，而流賊所任命的僞官又傳遞檄文宣告將要來到。孫蘭仰天嘆道："失守疆土該死，流賊攻陷城市又該死，我何不先死呢！"於是上吊自殺。他死後，流賊竟然没有來，朝廷憐惜他的忠節，予以追贈和撫恤。

程良籌

程良籌，字持卿，孝感人，工部尚書註子也。天啓五年進士。時註爲太常少卿，不附魏忠賢。御史王士英劾其爲趙南星、李三才私黨，忠賢遂矯旨并良籌除名，永不敘録。未出仕而除名，前此未有也。崇禎元年起官，歷文選員外郎，掌選事。麻城李長庚爲尚書，以同鄉故，甚倚之。正郎久缺不推補，同列多忌，朝論亦少之。長庚用推舉失當削籍，良籌亦下吏遣戍，久乃釋歸。

十六年，李自成犯承天，孝感亦陷。良籌以白雲山險峻，與同邑參政夏時亨築壘聚守。賊使説降，良籌毁其書。賊怒，設長圍攻之，相持四十

程良籌，字持卿，孝感人，是工部尚書程註之子。天啓五年中進士。其時程註爲太常少卿，不依附魏忠賢。御史王士英指控他爲趙南星、李三才的私黨，忠賢便假傳聖旨連同良籌一起除名，永不敘用。尚未任官便被除名，在此之前是從未有過的事。崇禎元年起用，曾任文選司員外郎，掌管任免事務。麻城人李長庚任尚書，因同鄉緣故，很倚重良籌，正職郎中很長時間空缺也不推薦補缺，很多同級官員忌妒他，朝中輿論也不滿意。長庚因爲推舉官員失當被奪職，良籌也下獄後流放戍邊，很久纔釋放還鄉。

崇禎十六年，李自成進犯承天府，孝感也失陷。良籌因白雲山險峻，與同縣人參政夏時亨築壘聚衆守衛。流賊使者勸他投降，良籌將書信撕毁。流賊發怒，設置大包圍圈進攻，相持四十餘

餘日，解去。時漢陽、武昌亦爲張獻忠所陷，四面皆賊，獨白雲孤處其間，賊頗患之。已，武昌爲官軍所復，良籌號召遠近諸寨，犄角進兵。其冬，遂復孝感、雲夢。十二月，進薄德安，兵敗，退保白蓮寨。寨中人素通賊，爲内應，良籌遂被執。説降，不屈，羈之密室。明年正月，左良玉遣將攻德安。賊懼，擁良籌令止外兵，不從。賊棄城去，逼良籌偕行，又不從，遂被殺。贈太常少卿。

日，纔解圍退走。其時漢陽、武昌也被張獻忠攻陷，四面都是流賊，惟有白雲山獨立其間，流賊以此爲患。之後，武昌被官軍收復，良籌號召遠近各寨，分兵夾擊交替掩護進軍。同年冬天，便收復孝感、雲夢。十二月間，進抵德安，戰敗，退保白蓮寨。寨中人向來與流賊有勾結，爲流賊作内應，良籌因而被俘。勸他投降，不屈服，便將他關在密室裏。次年正月，左良玉派部將進攻德安。流賊恐懼，圍着良籌命令他制止外面軍隊的進攻，他不答應。流賊放棄城市逃走，逼良籌同行，又不肯，於是被殺。追贈太常少卿。

程道壽

程道壽者，良籌里人也，嘗爲來安知縣。賊陷孝感，置掌旅守之。道壽結里中壯士，擊殺掌旅。賊復至，杖之，繫獄，令爲書招良籌。道壽曰："我不能助白雲滅汝，肯助汝耶?"遂見殺。

程道壽，是良籌同鄉，曾爲來安知縣。流賊攻陷孝感，設置掌旅守衛。道壽結交鄉中壯士，殺死掌旅。流賊又一次來到，用棍棒打他，關進監獄，命令他寫信招降良籌。道壽説："我不能協助白雲山消滅你們，還能幫助你們嗎?"於是被殺。

黄世清

黄世清，字澄海，滕縣人。父中色，吏部員外郎。世清登崇禎七年進士，除户部主事，榷滸墅關，有清操。歷員外郎，屢遷右參議，分守商、雒，駐商州。城屢遭兵，四野蕭然，民皆入保城中。而客兵所過淫掠，民苦兵甚於賊。世清下令兵不得闌入城。未幾，關中兵經其地，有二卒撾門，榜以徇。督撫發兵，誡毋犯黄參議令。李自成躪荆、襄，遠近震動。世清一子方幼，屬友人養之，誓身殉。

十六年十月，自成敗孫傳庭軍，長驅入關，遣右營十萬人從南陽犯商州。世清憑城守，有奸民投賊，至城下説降，世清佯與語，發炮斃之，懸其首城上曰："懷二心者視此!"士民皆效死，炮矢盡，繼以石，石盡，婦人掘街砌繼之。

黄世清，字澄海，滕縣人。其父中色，吏部員外郎。世清崇禎七年中進士，授任户部主事職，掌管滸墅關税務，爲官清白。曾任員外郎，幾經升遷任右參議，負責守衛商州、雒州，駐扎商州。商州多次遭戰亂，四野一片荒蕪，居民都進入城中防衛。而外地軍隊所經之處奸淫擄掠，軍隊對百姓的傷害比流賊還厲害。世清下令軍人不得擅自入城。不久，關中軍隊經過這裏，有兩名士兵擂門，被鞭笞示衆。督師、巡撫出動軍隊，都告誡不要違犯黄參議命令。李自成蹂躪荆州、襄陽，遠近爲之震動。世清一個兒子還小，托付給友人撫養，發誓以身殉職。

崇禎十六年十月，自成擊敗孫傳庭所部軍隊，長驅入關，派遣其右營十萬人從南陽進犯商州。世清依托城墻防守，有壞人投降流賊，到城下勸説城中出降，世清佯裝與他談話，發炮將他擊斃，將其首級懸挂城上説："懷有二心的人照此處置!"士人平民都盡死效力，炮彈弓箭用盡，用石頭繼續抵抗，石頭用盡，婦女挖出鋪路石以繼續抵抗。

城陷，世清坐堂上，麾其僕朱化鳳去，化鳳願同死。賊牽世清下，化鳳叱曰："奴才不得無禮!"賊批其頰，化鳳聲色愈厲。執至賊帥袁宗第營，世清植立。賊欲屈之，化鳳曰："吾主堂堂憲司，肯拜賊耶!"賊先殺之，授世清以防禦札。罵不受，與一家十三人皆遇害。贈光禄卿。

城被攻陷，世清坐於衙署大堂之上，打發僕人朱化鳳離去，化鳳表示情願與他同死。流賊拉世清下堂，化鳳喝道："奴才不得無禮!"流賊用手打他臉頰，化鳳的聲音和臉色更加嚴厲。被帶到流賊統帥袁宗第的營寨，世清挺身站立。流賊要他下跪，化鳳道："我的主人是堂堂憲司，豈能對流賊下拜!"。流賊先將化鳳殺死，發給世清防禦的委任狀。世清大罵不肯接受，與一家十三口人都遇害。追贈光禄卿。

楊暄

楊暄，高平人。崇禎十三年進士。授渭南知縣。歲大凶，畢力拯救，民稍獲安。十六年冬，李自成入潼關，兵備僉事楊王休降。教授許嗣復分守上南門，城破，持梃鬥，詈賊死，妻女被掠皆自殺。賊遂抵渭南。暄已擢兵部主事，未行，與訓導蔡其城同守。會舉人王命誥開門迎賊，暄被縛，索印不與，詬罵死。其城亦死之。

楊暄，高平人。崇禎十三年進士。任渭南知縣。當年收成極壞，楊暄全力拯救，人民生活稍得安定。崇禎十六年冬，李自成進入潼關，兵備僉事楊王休投降。教授許嗣復分守上南門，城被攻破，持木棍搏鬥，罵流賊而死，其妻女被流賊擄去後都自殺。流賊得以進抵渭南。楊暄已升兵部主事，未起程，與訓導蔡其城共同守城。適逢舉人王命誥開城門迎接流賊入城，楊暄被俘，索要官印不肯交出，痛罵而死。其城也死於此役。

朱一統(等)

賊遂陷西安，咸陽知縣趙躋昌被害。屬邑望風降。蒲城知縣朱一統獨謀拒守，曰："吾家七世衣冠，安可臣賊。"或言他州縣甲榜者皆已納款，一統曰："此事寧論資格耶。"以體肥，令家人擴井口以待。會衙兵叛，奪印趣迎降。一統瞋目叱曰："吾一日未死，印不可得!"日暮，左右盡散，從容赴井死。縣丞沁源姚啓崇亦死焉。一統，平定人，起家乙榜。

流賊進而攻陷西安，咸陽知縣趙躋昌被害。西安府屬縣都望風而降。衹有蒲城知縣朱一統圖謀抵抗，說："我家七代爲士大夫，豈能臣服於流賊。"有人說其他州縣的進士都已投降，一統道："這種事難道還論資格嗎!"因自己身體肥胖，令家人擴大井口等待。有衙署衛兵叛變，想奪官印催他迎賊投降。一統瞪眼喝道："我一天不死，官印不能讓你們得到!"天黑時，左右隨從都散去，他從容投井死。縣丞沁源人姚啓崇也死去。一統，平定人，舉人出身。

有朱迥滻者，瀋府宗室也，由宗貢生爲白水知縣。明習吏事，下不敢欺。賊潛入城，猶手弓射賊，與學官魏歲史、劉進并被難。

有朱迥滻，是瀋王府王族，由宗貢生任白水知縣。熟悉官吏事務，下屬不敢欺騙。流賊潛入城中，仍手執弓箭射賊，與學官魏歲史、劉進一同被害。

唐時明

唐時明，字爾極，固始人。舉於鄉。崇禎中，爲長垣教諭。子路墓祀田爲豪家奪，時明復其故。由國子學

唐時明，字爾極，固始人。鄉試中舉。崇禎中葉，任長垣教諭。子路墳墓的祀田被有權勢的人侵奪，時明將其恢復。由國子學正幾經升遷任

正屢遷鳳翔知府。十六年十月聞李自成入潼關，亟治戰守備。俄潰兵大掠，西人無固志。及自成據西安，分兵來寇，典史董尚質開門迎賊，時明被執。僞相牛金星曰："吾主求賢若渴，君至西京，不次擢用。"時明叱曰："我天朝命吏，肯臣賊耶！"金星令尚質說降，厲聲責之。賊令縛赴西安，時明托妻子於友人，至興平，乘間自縊。

鳳翔知府。崇禎十六年十月得知李自成入潼關，迅速作攻防準備。不久潰敗的士兵大肆劫掠，陝西人失去堅守的信心。待自成占據西安，分兵前來攻掠，典史董尚質開城門迎接流賊，時明被捉住。僞宰相牛金星說："我的主公求賢若渴，先生到西京，一定破格任用。"時明叱責說："我是天朝任命的官員，怎能臣服流賊呢！"金星命令尚質勸降，他厲聲斥責。流賊命令將他綁赴西安，時明將妻、子托付給友人，行至興平，乘機上吊自殺。

薛應玢 唐夢鯤

鳳翔既陷，屬城叛降。隴州同知薛應玢，武進人。時攝州事，勒兵守城。城陷，詈賊死。寶雞知縣唐夢鯤，番禺舉人。歷知仙居、天台、富川、分水四縣。在富川，有撫瑤功。坐累，謫池州經歷，攝貴池縣事。左良玉擁兵下，鄉民奔入城，守者拒，夢鯤令悉納之。及改寶雞，賊已過潼關，星馳抵任。賊逼縣，知不可守，自經死。

鳳翔陷落後，屬縣都叛變降賊。隴州同知薛應玢，武進人。此時正代理知州職權，指揮軍隊守城。城池失陷，罵賊而死。寶雞知縣唐夢鯤，番禺舉人。先後任仙居、天台、富川、分水四縣知縣。在富川時，安撫瑤民立下功勞。因受他人牽連，貶職任池州經歷，代理貴池知縣職權。左良玉擁兵而來，鄉民奔逃入城，守城士兵拒絕，夢鯤命令全部接納。到改任寶雞知縣時，流賊已過潼關，連夜奔馳到任。流賊逼近縣城，自知不能守住，上吊死。

段復興

段復興，字仲方，陽穀人。崇禎七年進士。歷右參議，分守慶陽。十六年十月，李自成據西安，傳檄諭降。復興裂其檄，集衆守。逾月，賊薄城，圍數匝，發炮石殺賊滿濠。久之，勢不支。拜辭其母，聚妻妾子女於樓，置薪其上，復乘城督戰。城陷，趨歸火其樓，母亦赴火死。乃持鐵鞭走北門，擊殺數賊，遂自刎。士民葬之西河坪，立祠祀之。

段復興，字仲方，陽穀人。崇禎七年中進士。官至右參議，負責守衛慶陽。崇禎十六年十月，李自成占據西安，傳遞檄文要求投降。復興撕碎檄文，招集軍民守城。一個月後，流賊抵達城下，包圍數重，復興發炮殺傷賊兵，尸體填滿了護城河。過了很久，漸漸支持不住。復興向母親叩拜告别，將妻妾子女集合在城樓内，堆積乾柴，又回到城上督戰。城陷落，他趕回去縱火焚樓，其母也投身火中而死。他這纔持鐵鞭奔向北門，打死幾個流賊，然後自刎。士人和平民將他埋葬在西河坪，修建祠堂奉祀。

靳聖居(等)

同時死難者，慶陽推官靳聖居、安化知縣袁繼登。聖居，字淑孔，長垣人。崇禎元年進士，歷知濟源、萊陽二縣。屢謫復起，在慶陽時，已授刑部主事，未行，遇賊，佐復興死

同時死於國難的，有慶陽推官靳聖居、安化知縣袁繼登。聖居，字淑孔，長垣人。崇禎元年中進士，先後任濟源、萊陽知縣。數次被貶職又起用，到慶陽時，已任刑部主事職，未動身，遇見流賊，協助復興死守。城市失陷被俘，罵不絶

守。城破被執，罵不絶口死。繼登，南畿人。起家選貢，莅任未浹歲即遘變，見賊求速死，賊殺之。

其陷寧州也，知州董琬死之。宗室朱新鏁者，以貢生授中部知縣。自成使人持檄招降，新鏁碎之。嘆曰："城小無兵，空令士民受禍，計惟自靖耳。"令妻妾子女盡縊，乃投繯死。

口而死。繼登，南畿人。選貢生出身，到任不足一年即遭事變，見到流賊要求讓他趕快死，流賊將他殺死。

流賊攻陷寧州，知州董琬爲此而死。皇族朱新鏁，以貢生任中部知縣。自成派人持檄文招降，新鏁將文書撕碎。嘆道："城小又無軍隊，白白讓士人和平民受難，祇有自行其志了。"命令妻妾子女都自縊，自己也上吊死。

簡仁瑞　何相劉(等)

簡仁瑞，字季麟，滎縣人。由舉人歷官西安同知，遷平涼知府。十六年冬，賊入關，諸王及監司以下官謀遁走。仁瑞謁韓王曰："長安有重兵，訛言不足信。殿下輕棄三百年宗社，欲何之？縱賊壓境，延、寧、甘、涼諸軍足相援，必不能支，同死社稷，亦不辱二祖列宗。"王不從。是夕，其護衛卒噪，挾王及諸郡王、宗室斬關出奔，脅仁瑞行。仁瑞曰："吾平涼守也，吾去，誰與守？"衆遂去。仁瑞乃撤四關居民入城，以土石塞門爲死守計。未幾，賊檄至，乃召所活死囚數輩，謂之曰："吾昔嘗生汝，汝亦有以報我乎？"皆對曰："唯命。"即托以幼子，令衛出。明日，賊抵城下，士民數人草降書，乞僉名署印。仁瑞怒叱責之，正衣冠，自經堂上。

簡仁瑞，字季麟，滎縣人。由舉人出身曾任西安同知，升平涼知府。崇禎十六年冬，流賊入潼關，各親王及監司以下官員打算逃走。仁瑞進見韓王説："長安駐有重兵，謠言不值得輕信。殿下隨便丢棄三百年的宗廟社稷，想去哪裏呢？即使流賊迫近此地，延安、寧夏、甘州、涼州各軍足以前來援救，倘若不能支撑，一起爲國家而死，也不算辱没太祖、成祖和各位先帝。"韓王不聽。這天晚上，韓王護衛士兵鼓噪，挾持韓王及諸郡王、宗室衝破城門出逃，脅迫仁瑞同走。仁瑞道："我是平涼太守，我離開了，誰來守城？"衆人於是離去。仁瑞便將四關百姓撤入城中，用泥土石塊堵塞城門準備死守。不久，流賊檄文傳到，仁瑞召見他所赦免的幾名死刑囚犯，對他們説："我過去曾救過你們的命，你們也有可以報答我的嗎？"都回答説："願意聽從命令。"便將幼子托付給他們，命令他們護衛出城。次日，流賊抵達城下，幾個士人和平民起草降書，求他簽名蓋印，仁瑞憤怒地斥責他們，穿好官服，吊死於堂上。

平涼既陷，屬城悉降。華亭教諭鄒姓者，援曾子居武城義，欲避去。訓導何相劉止之曰："吾輩委質爲臣，安可以賓師自待？"乃率諸生共守，及城陷，與教諭皆殉難。

平涼陷落後，屬城都投降。華亭姓鄒的教諭，根據曾子居於武城的意思，欲逃走。訓導何相劉制止他説："我們這些人是天朝臣子，怎能將自己看成是無官職的賓師呢？"於是率領秀才們一同守城，待縣城失陷，與教諭都死於國難。

司五教

司五教，字敬先，内黄人。篤學有志行。崇禎時，以歲貢爲内丘訓導。十一年，邑被兵，佐長吏拒守有功。遷城固知縣，剿山寇滅之。十六

司五教，字敬先，内黄人。勤學而志向遠大。崇禎年間，以歲貢生任内丘訓導。崇禎十一年，内丘遭到戰禍，輔佐長官抵抗有功。升城固知縣，剿滅了山中盜匪。崇禎十六年冬，流賊占

年冬，賊據關中，郡縣風靡，五教激士民固守。有諸生謀内應，捕斬之，竿其首城上。無何，僞帥田見秀擁兵至，五教且戰且守。賊悉兵攻四日而城陷，既見執，厲聲罵賊。賊去其冠帶，輒自取冠之，罵益厲，乃被磔。

據關中，各府縣望風而降，五教激勵士人和平民固守。有秀才陰謀作流賊内應，將其捕殺，頭挂在城頭竿上。不久，僞帥田見秀率兵來到，五教且戰且守。流賊出動全部兵力進攻四天而縣城陷落。被俘後，厲聲罵流賊。流賊摘掉他的官帽，自己又拿過來戴上，罵得更凶，結果被肢解。

張鳳翮

鄉官張鳳翮，字健冲。天啓五年進士。崇禎中官御史，極論四川巡撫王維章貪劣，而請召還給事中章正宸，不納。出按雲南，還朝，言："陛下議均輸再征一年，民力已竭，討賊諸臣泄泄沓沓，徒糜數百萬金錢。"帝納其言，敕兵部飛騎勒熊文燦進兵，而張獻忠已叛矣。十五年遷浙江右參政，未任而罷。賊陷城，脅之仕，不屈死。

居家官員張鳳翮，字健冲。天啓五年中進士。崇禎中葉任御史，猛烈批評四川巡撫王維章貪婪卑劣，而請求召還給事中章正宸，未被采納。出京巡按雲南，回到朝廷，上書説："陛下準備均輸再徵收一年，而民間物力已經枯竭，征討流賊的臣下，疲疲沓沓，白白浪費幾百萬錢財。"皇帝接受他的意見，命令兵部派人火速趕去勒令熊文燦進軍，而張獻忠已經叛變了。崇禎十五年升浙江右參政，未到任而免職。流賊攻陷城固，逼他作官，不屈從而死。

都任

都任，字弘若，祥符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進郎中，屢遷四川右參政。天啓五年大計，左遷江西僉事，復屢遷陝西左布政使。

都任，字弘若，祥符人。萬曆四十一年中進士。授職南京兵部主事，晋升郎中，幾次提升任四川右參政。天啓五年進行對官吏的考核時，降爲江西僉事，又多次升官任陝西左布政使。

崇禎五年又謫山東右參政。再遷山西按察使。任性剛嚴，多忤物，數謫徙，終不變。月朔，同僚朝晋王，任據《會典》爭，不赴。巡按御史張孫振誣劾提學僉事袁繼咸，任數慰問繼咸，贐其行。孫振怒，復中以大計，貶秩歸。後復起，歷右布政使兼副使，飭榆林兵備。

崇禎五年又降爲山東右參政。再升山西按察使。都任性情剛强嚴厲，常常觸犯他人，屢次被貶官，始終不改變。每月初一，同僚朝見晋王，都任根據《會典》的規定爭辯，不去朝見。巡按御史張孫振彈劾誣陷提學僉事袁繼咸，都任幾次慰問繼咸，爲他餞行。孫振發怒，又在官吏考核時對都任進行陷害，貶職歸鄉。後又起用，任右布政使兼兵備副使，去整頓榆林武備。

十六年九月，巡撫崔源之罷去，代者張鳳翼未至，總兵官王定從孫傳庭出關，大敗奔還，遠近震恐。李自成遂據西安，遣其將李過以精卒數萬徇三邊，延安、綏德相繼陷。定懼，詭言討河套寇，率所部遁去，榆林益空虚。任急集軍民，慷慨流涕，諭以大義，與督餉員外郎王家録、副將惠

崇禎十六年九月，巡撫崔源之罷官離任，接替他的張鳳翼尚未到職，總兵官王定隨孫傳庭出潼關，大敗逃回，遠近各地震動驚恐。李自成得以占據西安，派其將領李過率數萬精兵占領三邊，延安、綏德相繼失陷。王定恐懼，謊稱征討河套一帶盜匪，率領部隊逃走。榆林更加空虚。都任急忙招集軍民，慷慨痛哭，以大義開導，與督餉員外郎王家録、副將惠顯等商討守城事務。

顒等議城守。城中多廢將，任以尤世威知兵，推爲主帥，率諸將王世欽等數十人誓死守。賊遣使招降，任斬以徇。賊大衆麋至，十一月望，城被圍，至二十七日，城陷，任猶巷戰，力不支，被執。欲降之，大罵不屈，遂見殺。世威等皆死，詳見《世威傳》中。

城中有許多被撤職的將領，都任因尤世威懂得軍事，推選爲主帥，率領將領王世欽等數十人誓死守城。流賊派使者招降，都任將來使斬首示衆。大批流賊涌到，十一月十五日，城被包圍，至二十七日，城池陷落，都任仍堅持巷戰，力量不支，被俘。流賊要他投降，他大罵不屈，於是被殺。世威等都死去，詳情記載於《尤世威傳》中。

王家録(等)

家録，黄岡人，舉於鄉。時已擢關南兵備僉事，未行，與任協守。圍急，男子皆乘城，家録令婦人運水灌城，冰厚數寸，賊不能攻。及城陷，家録自剄死。

一時同死者，里居户部主事張雲鶚，知州彭卿、柳芳，湖廣監紀趙彬，皆不屈死。指揮崔重觀自焚死，傅佑與妻杜氏自縊死。中軍劉光祐罵賊死。材官李耀，善射，矢盡，自刎死。同營李光裕趣家人死，亦自刎死；張天叙焚其積貯，自縊死。指揮黄廷政與弟千户廷用、百户廷弼奮力殺賊，同死。千户賀世魁偕妻柳氏自縊死。參將馬鳴節聚妻子室中，自焚死。里居戰死則山海副總兵楊明、定邊副總兵張發、孤山副總兵王永祚、西安參將李應孝。在官死事則游擊傅德、潘國臣、李國奇、晏維新、陳二典、劉芳馨、文侯國，都司郭遇吉，中軍楊正韡、柳永年、馬應舉，旗鼓文經國，守備尤勉、惠漸、賀大雷、楊以偉，指揮李文焜、文燦。而副將常懷、李登龍，游擊孫貴、尤養鯤，守備白慎衡、李宗叙，亦以守鄉土遭難。諸生則陳義昌、沈濬、沈演、白拱極、白含章罵賊死，張連元、連捷、李可柱、胡一奎、李瘱祥自經死。一城之中，婦女死義者數千人，井中尸滿，賊遂屠其城。

家録，黄岡人，鄉試中舉。其時已升關南兵備僉事，未動身，與都任合力守城。流賊圍攻危急時，男子都登上城墻，家録命令婦女運水澆城，冰厚數寸，流賊無法進攻。待城池陷落，家録自刎死。

同時死去的，居家户部主事張雲鶚，知州彭卿、柳芳，湖廣監紀趙彬，都不屈而死。指揮崔重觀自焚死，傅佑與其妻杜氏上吊自殺。中軍劉光祐罵流賊而死。材官李耀，擅長射箭，箭用盡，自刎死。同營的李光裕催促家裏人去死，自己也自刎；張天叙燒毁自己積蓄的穀物錢財，上吊自殺。指揮黄廷政與其弟千户廷用、百户廷弼奮力殺賊，一同死去。千户賀世魁與其妻柳氏自縊死。參將馬鳴節將其妻、子聚集在房裏，自焚死。居家官員戰死的則有山海副總兵楊明、定邊副總兵張發、孤山副總兵王永祚、西安參將李應孝。在職官員死於戰事的則有游擊傅德、潘國臣、李國奇、晏維新、陳二典、劉芳馨、文侯國，都司郭遇吉，中軍楊正韡、柳永年、馬應舉，旗鼓文經國，守備尤勉、惠漸、賀大雷、楊以偉，指揮李文焜、文燦。而副將常懷、李登龍，游擊孫貴、尤養鯤，守備白慎衡、李宗叙，也因保衛鄉土遇難。秀才中陳義昌、沈濬、沈演、白拱極、白含章罵賊而死，張連元、連捷、李可柱、胡一奎、李瘱祥上吊死。一城之中，婦女爲節義而死的有數千人，尸體填滿水井，流賊於是殺盡城中居民。

榆林爲天下雄鎮，兵最精，將材最多，然其地最瘠，餉又最乏，士常不宿飽。乃慕義殉忠，志不少挫，無一屈身賊庭，其忠烈又爲天下最。事聞，天子嗟悼，將大行褒恤，國亡不果。

祝萬齡　王徵(等)

祝萬齡，咸寧人。父世喬。有至行，以父遠游不歸，年十五即獨身訪求，瀕死，歷數千里，卒得之。後由選貢通判南康，以清慎著。

萬齡師鄉人馮從吾，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累官保定知府。天啓六年，魏忠賢盡毁天下書院，萬齡憤。逆黨李魯生遂劾萬齡倡訛言，謂天變、地震、物怪、人妖，悉由毁書院所致，非聖誣天實甚。萬齡遂落職。

崇禎初，用薦起黄州知府，集諸生定惠書院，迪以正學。居三年，遷河南副使，監軍磁州。輝縣之北與山西陵川之南，有村曰水峪，回賊竊據數十年，大爲民患。萬齡與山西監司王肇生合兵擊，六戰焚其巢三百餘，賊遂平。録功，加右參政。

流賊自山西入河北，掠新鄉。萬齡邀擊之，賊走陵川。已，復大至，坐失事，削籍歸。湯開遠訟其冤，不納。久之，廷臣交薦，未及用，而西安陷。萬齡深衣大帶，趨至關中書院，哭拜先聖，投繯死。僉事涇陽王徵、太常寺卿耀州宋師襄、懷慶通判咸寧竇光儀、儀封知縣長安徐方敬、芮城知縣咸寧徐芳聲、舉人宗室朱誼㟴及席增光皆里居，城破，并抗節死。

陳瓆

陳瓆，漳浦人。天啓五年進士。

榆林是全國最强大的軍鎮，兵卒最精鋭，將領人才最多，然而其土地最貧瘠，糧餉最匱乏，軍隊常常整天吃不飽。但仰慕忠義願爲之而死，氣概絲毫未受摧折，没有一個人在僞朝任職，其忠義節烈又爲全國之最。事情上報朝廷，皇帝爲之嘆息悲悼，準備大加褒獎撫恤，因國亡未能實現。

祝萬齡，咸寧人。其父世喬。品行超凡，因父親出門遠游久不歸家，十五歲即獨身前去尋找，幾乎死去，歷程數千里，最後找到父親。後來由選貢生任南康通判，以清廉謹慎著稱。

萬齡師從同鄉人馮從吾讀書，萬曆四十四年中進士。官至保定知府。天啓六年，魏忠賢拆毁全國的書院，萬齡憤怒。魏忠賢黨羽李魯生於是彈劾萬齡帶頭造謡，説天象不正常、地震、出現怪物、人妖，都是由於毁書院所引發的，實在是對皇帝的攻擊上天的誣衊。萬齡因此罷官。

崇禎初年，被舉薦復職任黄州知府，將秀才招集到定惠書院，用純正的儒學教導他們。任職三年，升河南兵備副使，在磁州監軍。輝縣以北與山西陵川以南之間，有座水峪村，回族盗匪占據已數十年，是居民的大禍害。萬齡與山西監司王肇生聯合派兵攻擊，六次戰鬥焚毁盗匪巢穴三百多處，盗匪被消滅。記録功績，加右參政銜。

流賊自山西入河北，攻掠新鄉。萬齡迎頭截擊，流賊奔向陵川。其後，又大批來到，萬齡因貽誤軍機，免官歸鄉。湯開遠申訴他的冤屈，未被采納。很長時間以後，朝廷大臣共同薦舉，還没有來得及任用，西安已經失陷。萬齡禮服大帶，趕到關中書院，在孔子牌位前痛哭叩拜，上吊自殺。僉事涇陽人王徵、太常寺卿耀州人宋師襄、懷慶通判咸寧人竇光儀、儀封知縣長安人徐方敬、芮城知縣咸寧人徐芳聲、舉人皇族朱誼㟴及席增光全住在家中，城被攻破，都爲忠節而死。

陳瓆，漳浦人。天啓五年中進士，任慈谿知

授慈谿知縣。崇禎十年爲袁州推官，拒楚賊有功。屢遷右參議，分守湖南，討平八排賊。十六年，張獻忠陷長沙，圍參政周鳳岐於澧州。瓚督兵往救，軍敗，被執。欲降之，不屈，斷手割肝而死。

縣。崇禎十年任袁州推官，抵抗楚地盜匪有功。幾經升遷任右參議，分守湖南，消滅了八排的盜匪。崇禎十六年，張獻忠攻陷長沙，將參政周鳳岐圍困於澧州。陳瓚指揮軍隊前往援救，戰敗被俘。流賊要他投降，他不屈從，被砍斷手臂剖割肝臟而死。

周鳳岐

鳳岐，永康人。萬曆末年進士。歷工部郎中，掌節慎庫，忤奄人，落職歸。崇禎初，起故官，進四川副使。苗人爭界，爲立碑畫疆以定之。改右參政，分守澧州。賊來犯，援軍敗没，城遂陷。賊帥親解其縛，説以降，怒罵而死。

鳳岐，永康人。萬曆末年中進士。曾任工部郎中，管理節慎庫。因觸犯宦官，罷官歸鄉。崇禎初年，恢復原職，升四川兵備副使。苗族因疆界發生爭鬥，鳳岐爲他們立石碑劃定疆界平息此事。改任右參政，分守澧州。流賊來攻，援軍戰敗被消滅，澧州於是失陷。流賊頭目親手爲他鬆綁，勸他投降，他怒罵流賊而死。

王徵俊

王徵俊，字夢卜，陽城人。天啓五年進士。授韓城知縣。崇禎初，流賊來犯，禦却之。坐大計，謫歸德照磨。巡按御史李日宣薦於朝，給事中吕黄鐘請用天下必不可少之人，亦及徵俊，乃量移滕縣知縣。累官右參政，分守寧前，以憂歸。十七年二月，賊陷陽城，被執不屈，縶之獄。士民爭頌其德，賊乃釋之。抵家北面再拜，投繯卒。

王徵俊，字夢卜，陽城人。天啓五年中進士。任韓城知縣。崇禎初年，流賊來犯，將他們擊退。官吏考核時，貶職任歸德照磨。巡按御史李日宣向皇帝舉薦他，給事中吕黄鐘請求任用天下必不可少的人才時，也提到徵俊，這纔酌情移官滕縣知縣。官至右參政，分守寧前，因親喪歸家。崇禎十七年二月間，流賊攻陷陽城，被俘後不肯投降，監禁在獄中。士人平民爭相稱贊他的德行，流賊纔釋放了他。回家後向北叩拜，上吊自殺。

宋之儁(等)

其時士大夫居家盡節者，靈石宋之儁、翼城史可觀、陽曲朱慎鏤。之儁舉進士，歷官登萊監軍副使，忤巡按謝三賓，互訐於朝，落職歸。三賓亦貶秩。及遇變，之儁受刑死。妻喬詈賊撞階死。女斂尸畢，拔簪刺喉死。可觀，太常少卿學遷子。官中書舍人，加鴻臚少卿。城陷，自縊死。慎鏤，晋府宗室，攝靈丘郡王府事。賊陷太原，冠帶祀家廟，驅家人入廟中，焚之，己亦投火死。

其時士大夫居家爲忠節而死的，有靈石人宋之儁、翼城人史可觀、陽曲人朱慎鏤。之儁進士出身，官至登萊監軍副使，觸犯巡按謝三賓，互相上奏攻訐，罷官歸家。三賓也被降級。遇到事變，之儁受刑死。其妻喬氏罵賊撞石階死去。其女收殮尸體後，拔出頭簪刺入喉部而死。可觀，是太常少卿史學遷之子。任中書舍人，加鴻臚少卿銜。城市陷落，上吊自殺。慎鏤，晋王府王族，代理靈丘郡王府事務，流賊攻陷太原，他身着官服在家廟舉行祭祀，將家裏人趕入家廟，點火焚燒，自己也投入火中死去。

丁泰運

丁泰運，字孟尚，澤州人。崇禎

丁泰運，字孟尚，澤州人。崇禎十三年中進

十三年進士。除武陟知縣，調河内，著廉直聲。十七年二月，賊將劉方亮自蒲坂渡河。巡按御史蘇京托言塞太行道，先遁去，與陝西巡撫李化熙同抵寧郭驛。俄兵變，化熙被傷走。兵執京，披以婦人服，令插花行，稍違，輒抶之以爲笑樂。叛將陳永福引賊至，京即迎降。賊遂逼懷慶，監司以下皆竄。泰運獨守南城，力不支，被執。賊擁見方亮，使跪不屈，燒鐵鎖炙之，亦不從，乃遇害。

尚大倫(等)

賊既陷懷慶，尋陷彰德。安陽人尚大倫，字崇雅。由進士歷官刑部郎中。有國學生白夢謙以救黄道周繫獄，大倫議寬之，忤尚書意，遂罷歸。城陷，抗節死。參將榆林王榮及其子師易，皆死之。又有王㮊徵，由鄉舉歷官蒲州知州，忤豪宗，謝事歸。爲賊所執，傳詣李自成，道憤恨不食死。

士。授任武陟知縣職，調任河内縣，以廉潔正直著名。崇禎十七年二月間，流賊將領劉方亮從蒲坂渡過黄河。巡按御史蘇京以阻塞太行山通道爲藉口，率先逃走，與陝西巡撫李化熙一同到達寧郭驛。不久發生兵變，化熙帶傷逃走。士兵捉住蘇京，給他穿上婦女服裝，要他插上花行走，稍有違抗，就用鞭打他以取樂。叛將陳永福帶領流賊來到，蘇京立即迎接投降。流賊於是逼近懷慶，監司以下官員都逃走。泰運獨自守衛南城，力量不支，被俘。流賊帶他去見方亮，要他下跪不肯屈服，燒熱鐵鎖燙他，也不屈從，因而遇害。

流賊攻陷懷慶後，接着攻陷彰德。安陽人尚大倫，字崇雅。由進士出身官至刑部郎中。有國學生白夢謙因援救黄道周被囚於獄中，大倫建議寬免他，違背了尚書的意見，因此罷官歸鄉。城市陷落，他盡節而死。參將榆林人王榮及其子師易都死於此役。又有王㮊徵，由舉人出身官至蒲州知州，得罪有權勢的家族，辭職回家。被流賊捉住，送去見李自成，途中憤恨絶食死。

明史卷二百九十五

列傳第一百八十三

忠義(七)

何復 邵宗元(等) 張羅俊 (弟)羅彦(等) 金毓峒 韓東明(等)
湯文瓊 范箴聽(等) 許琰 曹肅(等) 王喬棟 張繼孟 陳其赤(等)
劉士斗 沈雲祚(等) 王勵精 劉三策(等) 尹伸 莊祖誥(等)
高其勳 王士傑(等) 張耀 吴子騏 曾異撰(等) 米壽圖 耿廷籙 馬乾
席上珍 孔師程(等) 徐道興 羅國瓛(等) 劉廷標 王運開 王運閎

何復 邵宗元(等)

何復，字見元，平度人。邵宗元，字景康，碭山人。復，崇禎七年進士。知高縣，有却賊功。忤上官，被劾謫戍。後廷臣多論薦，起英山知縣，累遷工部主事，進員外郎。十七年二月擢保定知府。宗元，由恩貢生歷保定同知，有治行。

李自成陷山西，遣僞副將軍劉方亮由固關東犯，畿輔震動。及真定游擊謝嘉福殺巡撫徐標反，遣使迎賊，人情益汹汹。宗元時攝府事，亟集通判王宗周，推官許曰可，清苑知縣朱永康，後衛指揮劉忠嗣及鄉官張羅彦、尹洗等，議城守。復聞，兼程馳入城，宗元授以印。復曰："公部署已定，印仍佩之，我相與僇力可也。"乃謁文廟，與諸生講《見危致命章》，詞氣激烈。講畢，登城分守。

都城陷之次日，賊使投書誘降，宗元手裂之。明日，賊大至，絡繹三百里。有數十騎服婦人衣，言："所

何復，字見元，平度人。邵宗元，字景康，碭山人。何復，崇禎七年中進士。任高縣知縣，擊退流賊有功。得罪上級官員，被彈劾貶官流放充軍。其後因朝臣多人舉薦，起復任英山知縣，幾經升遷任工部主事，升員外郎。崇禎十七年二月提拔爲保定知府。宗元，由恩貢生出身官至保定同知，爲官施政有方。

李自成攻陷山西，派僞副將軍劉方亮由固關向東進犯，京師附近爲之震動。待真定游擊謝嘉福叛變殺死巡撫徐標，派使者迎接流賊，人心更加浮動。宗元這時正代理知府職務，急忙召集通判王宗周，推官許曰可，清苑知縣朱永康，後衛指揮劉忠嗣及居家官員張羅彦、尹洗等，商討守城。何復聞訊，兼程奔馳進入真定，宗元將官印交給他。何復説："您部署已定，官印還是由您執掌，我與您齊心協力就可以了。"便去孔廟拜謁，給秀才講解《見危致命章》，言詞語氣激烈。講畢，登上城墻分别把守。

都城失陷的第二天，流賊使者送來書信勸誘投降，宗元親手將信撕碎。次日，流賊大批來到，隊伍絡繹不絶達三百里。有數十名身着女服

過百餘城，皆開門遠迎，不降即屠。且京師已破，汝爲誰守?”城上人聞之，髮竪眦裂。賊環攻累日，宗元等守甚堅，賊稍稍引却。

督師大學士李建泰率殘卒數百，輦餉銀十餘輛，叩城求入。宗元等不許。建泰舉敕印示之，宗元等曰：“荷天子厚恩，御門賜劍，酌酒餞别。今不仗鉞西征，乃叩關避賊耶?”建泰怒，厲聲叱呼，且舉尚方劍脅之。或請啓門，宗元曰：“脱賊詐爲之，若何?”衆以御史金毓峒嘗監建泰軍，識建泰，推出視之信，乃納之。

建泰入，賊攻益厲。建泰倡言曰：“勢不支矣，姑與議降。”書牒，迫宗元用印。宗元抵印厲聲曰：“我爲朝廷守土，義不降，欲降者任爲之。”大哭，引刀將自刎，左右急止之，皆雨泣。羅彦前曰：“邪説勿聽，速擊賊。”復自起爇西洋巨炮，火發，被燎幾死。賊攻無遺力，雉堞盡傾。俄賊火箭中城西北樓，復遂焚死。南郭門又焚，守者多散。南城守將王登洲縋城出降，賊蜂擁而上。建泰中軍副將郭中杰等爲内應，城遂陷。宗元及中官方正化不屈死。建泰率曰可、永康出降。忠嗣分守東城，城將陷，召女弟適楊千户者歸，與妻毛、子婦王同處一室，俱以弓弦縊殺之，復登城拒守。城破被執。怒詈，奪賊刀殺二賊。賊麇至，刳目劓鼻支解死。

的騎兵，説道：“所經過的百餘座城市，都開放城門遠出迎接，不投降就屠城。況且京師已經攻破，你們爲誰守城?”城上的人聽到這番話，氣得毛髮直立眼角迸裂。流賊連續幾天四面進攻，宗元等防守非常頑强，流賊稍稍退却。

督師大學士李建泰率領數百名殘兵，載運餉銀十餘車，來到城下請求入城。宗元等不允許。建泰舉起皇帝頒發的文書官印給他們看，宗元等説：“你蒙皇帝厚恩，親臨宫門賜予尚方劍，斟酒餞行。現在不率軍西征，却想入城躲避流賊嗎?”建泰發怒，厲聲喝叱，并舉起尚方劍威脅他們。有人請求開門，宗元道：“倘若是流賊假扮的，怎麽辦?”大家因爲御史金毓峒曾任建泰部隊監軍，認識建泰，推舉他出來辨認，果然是真的，纔放建泰進城。

建泰入城後，流賊攻擊更加猛烈。建泰提議説：“形勢已到不能支持的地步，姑且與流賊商量投降吧。”寫好書信，逼宗元蓋印。宗元手擲印厲聲説：“我爲朝廷守衛疆土，義不能降，想投降的人自己去作。”大哭，拔刀要自刎，身邊的人趕快制止他，都淚如雨下。羅彦上前道：“不要聽邪説，快點打流賊。”何復自己起身燃放西洋巨炮，火藥爆炸，幾乎被灼死。流賊全力進攻，城上矮墻全都倒塌。不久，流賊火箭擊中城西北角樓，何復被燒死。南郭門又被焚毁，守衛士兵大多逃散。南城守將王登洲以繩子縋下城墻投降，流賊蜂擁而上。建泰所部中軍副將郭中杰等人爲流賊作内應，城池於是陷落。宗元及宦官方正化不屈而死。建泰帶領曰可、永康出城投降。忠嗣分守東城，城快要失陷時，將嫁給楊千户的妹妹召回家來，與其妻毛氏、兒媳王氏同在一室，都用弓弦勒死，自己又回城上抵抗。城破被俘。怒駡，奪過流賊的刀殺死兩人。流賊群至，將他剜出眼睛割去鼻子肢解而死。

張大同(等)

一時武臣死事者，守備則張大同與子之坦力戰死。指揮則文運昌、劉洪恩、戴世爵、劉元靖、吕九章、吕一照、李一廣，中軍則楊儒秀，鎮撫

同時武官死於國難的，守備有張大同與其子之坦奮力戰死。指揮有文運昌、劉洪恩、戴世爵、劉元靖、吕九章、吕一照、李一廣，中軍有楊儒秀，鎮撫有管民治，千户有楊仁政、李尚

則管民治，千户則楊仁政、李尚忠、紀動、趙世貴、劉本源、侯繼先、張守道，百户則劉朝卿、劉悦、田守正、王好善、强忠武、王爾祉，把總則郝國忠、申錫，皆殉城死。

有吕應蛟者，保定右衛人，歷官密雲副總兵，謝事歸。賊至，總監正化知其能，延與共守，晝夜戮力。城破，短兵鬥殺十餘賊而死。

張羅俊 張羅彦 張羅善 張羅輔

張羅俊，字元美，清苑人。父純臣，由武進士歷官署參將、神機營左副將。生六子：羅俊、羅彦、羅士、羅善、羅喆、羅輔。

羅俊娶瞽女，終身不置妾。羅彦，字仲美，舉崇禎二年進士。累遷吏部文選郎中。楊嗣昌數借封疆事引用匪人，羅彦多駁正。帝疑吏部行私，廠卒常充庭，曹郎多罹譴者，羅彦獨無所染。秩滿，遷光禄少卿，被誣落職歸。羅俊以十六年秋舉進士，羅輔亦以是年舉武進士。而羅彦少從父塞上，習兵事。初官行人，奉使旋里，鄉郡三被兵，佐當事守禦，三著功。給事中時敏奉使過其地，夜半欲入城，羅彦不許。敏劾其擅司鎖鑰，羅彦疏辯，帝不問。

十七年二月，賊逼京師，衆議守禦。羅彦兄弟與同知邵宗元等歃血盟，誓死守。總兵官馬岱謁羅彦曰："賊分兩道，一出固關，一趨河間。吾當出屯蠡縣扼其衝，先殺妻子而後往，其城守悉屬公。"羅彦曰："諾。"詰旦，岱果殺妻孥十一人，率師去。羅彦等糾鄉兵二千分陴守。羅俊守東城，羅彦西北，羅輔爲游兵。公廩不足，出私財佐之。賊遣騎呼降，羅俊顧其下曰："欲降者，取我首去。"後衛指揮劉忠嗣挺劍曰："有不從張氏

忠、紀動、趙世貴、劉本源、侯繼先、張守道，百户有劉朝卿、劉悦、田守正、王好善、强忠武、王爾祉，把總有郝國忠、申錫，都爲守城死去。

有吕應蛟，是保定右衛人，歷官至密雲副總兵，辭官回家。流賊來到，總監正化知道他的才幹，請他一起守城，晝夜盡力抵抗。城被攻破，他用短武器搏鬥殺死十幾名流賊後死去。

張羅俊，字元美，清苑人。其父純臣，由武進士出身歷任官署參將、神機營左副將。生有六個兒子：羅俊、羅彦、羅士、羅善、羅喆、羅輔。

羅俊娶盲女爲妻，終身不納妾。羅彦，字仲美，崇禎二年中進士。屢次升遷任吏部文選司郎中。楊嗣昌幾次藉口地方事務引用壞人，大多被羅彦批駁糾正。皇帝懷疑吏部辦事徇私，東廠偵探經常密布於吏部，各司郎官有多人受譴責，惟有羅彦没有受到牽連。任職期滿，升光禄少卿，被誣告撤職還鄉。羅俊在崇禎十六年秋中進士，羅輔也在同年中武進士。而羅彦少年時隨父在邊塞，熟悉軍事。起初任行人，奉命回家鄉，家鄉所在府三次遭到兵禍，他輔佐地方官守禦，三次立功。給事中時敏因公途經這裏，半夜時想要進城，羅彦不許。時敏彈劾他擅自掌管城門啓閉，羅彦上疏辯解，皇帝没有問罪。

崇禎十七年二月，流賊逼近京師，衆官商量防守事務。羅彦兄弟與同知邵宗元等歃血結盟，發誓拼死守城。總兵官馬岱拜見羅彦説："流賊兵分兩路，一路出固關，一路奔向河間。我自當出城屯兵於蠡縣以扼守其必經之路，先殺掉妻、子而後出動，守城事務全部交給您了。"羅彦説："可以。"次日清晨，馬岱果然殺死妻兒共十一人，率軍前去。羅彦等糾集民兵兩千人分守城墻。羅俊守東城，羅彦守西北，羅輔爲機動部隊。官府供給不足，他們出家産資助。流賊派騎兵呼叫勸降，羅俊回頭對部下説："想投降的人，把我的頭拿去。"後衛指揮劉忠嗣拔劍道："有誰

兄弟死守者，齒此劍。”怒目，髮上指。聞者咸憤厲，守益堅，賊爲引却。

已，聞京師變，衆皆哭，北向拜，又羅拜相盟誓。而賊攻益急，城中多異議。羅彦謂宗元曰：“小民無知，非鼓以大義，氣不壯。”乃下令人綴崇禎錢一枚於項，以示戴主意。賊謂羅彦主謀，呼其名大詬，且射書説降，羅彦不顧。賊死傷多，攻愈力。李建泰親軍爲内應，城遂陷。羅俊猶持刀砍賊，刀脱，兩手抱賊囓其耳，血淋漓口吻間。賊至益衆，大呼“我進士張羅俊也”，遂遇害。羅彦見賊入，急還家，大書官階、姓名於壁，投繯死；子晋與羅俊子伸并赴井死。

羅善，字舜卿，爲諸生，佐兩兄守城。城將陷，兩兄戒勿死，羅善曰：“有死節之臣，不可無死節之士。”妻高攜三女投井死，羅善亦投他井死。

羅輔多力善射，晝夜乘城，射必殺賊。城破，與羅俊奪圍走，羅俊不可，羅輔連射殺數人，矢盡，持短兵殺數人乃死。

張氏兄弟六人，羅士早卒，其妻高守節十七年，至是自經死。惟羅喆從水門走免，其妻王亦縊死。羅俊伯母李罵賊死。羅彦妻趙、二妾宋、錢及晋妻師，當圍急時，并坐井傍以待。賊入，皆先羅彦投井死，獨趙不沈，家人出之。羅輔妻白在母家，聞變欲死，侍者止之，紿以汲井，推幼女先入，己從之。羅俊再從子震妻徐，巽妻劉，亦投井死，一門死者凡二十三人。

金毓峒

金毓峒，字稚鶴，保定衛人。父

不跟隨張家兄弟死守的，請嘗此劍。”兩眼怒視，頭髮豎起。聽到的人都很激憤，防守更堅決，流賊因而後退。

不久，得知京師事變，衆人都哭泣，向北叩拜，又互相下拜共同立誓。而流賊進攻更急，城裏有許多不同的意見。羅彦對宗元説：“普通百姓毫無知識，不以大義爲鼓舞，軍心便不壯。”於是下令每人在頸上挂一枚崇禎製錢，以表示擁戴主上的心意。流賊認爲羅彦是主謀，喊着他的名字大駡，并用箭射書勸降，羅彦不加理會。流賊死傷很多，進攻越來越猛烈。李建泰的衛隊爲流賊作内應，城市因而陷落。羅俊仍持刀砍殺賊兵，刀脱手，兩手抱住流賊咬其耳朵，嘴上鮮血淋漓。流賊來得越來越多，大喊“我就是進士張羅俊”，於是遇害。羅彦見流賊入城，急忙回家，在墻上大字書寫官階、姓名，上吊自殺；其子張晋與羅俊之子張伸一同投井死。

羅善，字舜卿，是秀才，協助兩位兄長守城。城市即將陷落時，兩位兄長告誡他不要去死，羅善答道：“有爲節義而死的臣下，不能没有爲節義而死的讀書人。”其妻高氏帶着三個女兒投井死，羅善也投另一口井自殺。

羅輔力大善射，不分晝夜登城防守，每發箭必定射死流賊。城被攻破，想與羅俊突圍衝出，羅俊不同意，羅輔連續射死幾名流賊，箭用盡，手持短武器殺死數人後死去。

張氏兄弟六人，羅士早年死去，其妻高氏守寡十七年，至此時上吊自殺死。衹有羅喆從水門逃脱，其妻王氏也自縊死。羅俊的伯母李氏駡流賊而死。羅彦之妻趙氏、兩個小妾宋氏、錢氏及張晋之妻師氏，當防守危急時，一同坐在井旁等候。流賊入城，她們都在羅彦死前投井，衹有趙氏没有淹没，家人將她救出。羅輔之妻白氏在娘家，得知事變打算自殺，被僕人阻止，她謊説去井邊打水，將幼女先推入井中，自己也隨之投井。羅俊堂侄張震之妻徐氏，張巽之妻劉氏也投井死，一家共有二十三人死去。

金毓峒，字稚鶴，保定衛人。其父金銓，官

銓，户部員外郎。毓峒舉崇禎七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十四年面陳漕務，稱旨，授御史。疏論兵部尚書陳新甲庸才誤國，户部尚書李待問積病妨賢。又請涣發德音，自十五年始，蠲除繁苛，與海内更新。因言復社一案，其人盡縫掖，不可以一夫私怨開禍端。帝多采納。

至户部員外郎。毓峒在崇禎七年中進士，授職中書舍人。崇禎十四年當面向皇帝陳述漕運事務，皇帝很滿意，授御史職。上疏指斥兵部尚書陳新甲才能平庸貽誤國事，户部尚書李待問久病妨礙賢能晋升。又請求降詔施德，從崇禎十五年起，免除繁捐苛税，與全國上下革舊更新。又説復社一案，其成員都是讀書人，不能因個别人的私怨而引發成災禍的根源。這些建議大多被皇帝采納。

明年出按陜西。孫傳庭治兵關中，吏民苦征繕，日夜望出關，天子亦屢詔督趣。毓峒獨謂將驕卒悍，未可輕戰，抗疏争。帝不納，師果敗。

次年出京巡按陜西。其時孫傳庭在關中訓練軍隊，官吏百姓都爲徵收賦税以供軍用所苦，日夜盼望孫傳庭率軍出關，皇帝也屢次下詔督促。惟獨毓峒認爲軍官放縱士兵蠻横，不能輕易投入戰鬥，堅持上疏諫諍。皇帝不采納他的意見，軍隊果然失敗。

十六年冬，期滿得代，甫出境，而賊入關。復還至朝邑，核上將吏功罪而後行。明年三月召對，命監李建泰軍。馳赴山西，抵保定，賊騎已逼，遂偕邵宗元等共守。毓峒分守西城，散家貲千餘金犒士，其妻王亦出簪珥佐之。

崇禎十六年冬季，任職期滿卸任，剛出境，而流賊進入潼關。他又回到朝邑，查明文武官員功罪上報後纔離去。次年三月間皇帝召見，命令他監督李建泰部隊。奔赴山西，抵達保定，流賊騎兵已經逼近，於是會同邵宗元等一起守城。毓峒負責西城防守，將家産白銀千餘兩犒賞士兵，其妻王氏也拿出自己的首飾爲助。

京師變聞，賊射書説降，衆頗懈。毓峒厲聲曰："正當爲君父復仇，敢異議者斬!"懸銀牌，令擊賊者自取。衆争奮，斃賊多。城陷，一賊挽毓峒往謁其帥，且罵且行。遇井，推賊仆地，自墮井死。妻聞，即自經。其從子振孫有勇力，以武舉佐守城。賊至，衆皆散，獨立城上，大呼曰："我金振孫，前日殺數賊魁者，我也。"群賊支解之。振孫兄肖孫、子婦陳與侍兒桂春，亦投井死。肖孫匿毓峒二子，爲賊搒掠無完膚，終不言，二孤獲免。

京師變亂消息傳來，流賊射入書信勸降，衆人意氣消沉。毓峒厲聲説："現在正應該爲君王報仇，敢有不同意見的就斬首!"懸挂銀牌，命令與流賊作戰的人自己去拿。大家奮勇争先，殺死許多流賊。城陷，一個流賊拽着毓峒去見其首領，邊駡邊走。路過一口水井，毓峒將流賊推倒在地，自己投井死。其妻聞訊，隨即自縊。其侄振孫孔武有力，以武舉人身份協助守城。流賊兵到，衆人都逃散，他獨自立於城上，大聲喊道："我是金振孫，前天殺死幾個流賊頭目的，就是我。"流賊們將他肢解。振孫之兄肖孫、兒媳陳氏與侍女桂春也投井死。肖孫藏匿毓峒兩個兒子，被流賊拷打得體無完膚始終不肯供出，兩個孤兒得以幸免。

韓東明(等)

同時守城殉難者，邠州知州韓東明、武進士陳國政赴井死。平凉通判

同時守城死難的有，邠州知府韓東明、武進士陳國政投井死。平凉通判張維綱，舉人張爾

張維綱，舉人張爾翬、孫從範，不屈死。舉人高經負母避難，遇賊求釋母，母獲釋而經被執，乘間赴水死。貢生郭鳴世寢疾，聞城陷，整衣端坐。賊至，持棒奮擊而死。諸生王之珽，先城陷一日，置酒會家人，飲達旦。城破，偕妻齊及三子、二女入井死。諸生韓楓、何一中、杜日芳、王法等二十九人，布衣劉宗向、田仰名、劉自重等二十人，或自經，或溺，或受刃，皆不屈死。婦人盡節者一百十五人。他若都給事中尹洗、舉人劉會昌、貢生王聯芳，以城陷次日爲賊收獲，亦不屈死。賊揭其首於竿，書曰："據城抗節，惡官逆子。"見者飲泣。

翬、孫從範不降而死。舉人高經背負母親避難，遇到流賊，他請求釋放母親，母親獲釋而高經被捉走，乘機投水死。貢生郭鳴世卧病在床，得知城陷，穿好衣服端坐。流賊來到，他持木棒拼力搏擊而死。秀才王之珽，在城陷的前一天，設酒宴與家人聚會，通宵飲酒。城被攻破，與其妻齊氏及三個兒子、兩個女兒投井死。韓楓、何一中、杜日芳、王法等二十九名秀才，劉宗向、田仰名、劉自重等二十名平民，或上吊，或投水，或被殺，都不屈而死。婦女爲貞節而死的共一百一十五人。其他如都給事中尹洗、舉人劉會昌、貢生王聯芳，在城市陷落的第二天被流賊捕獲，也不屈而死。流賊將他們的頭挂在竿上，并寫上"據城抗節，惡官逆子"字樣。看見的人都暗暗流淚。

湯文瓊

湯文瓊，字兆鰲，石埭人。授徒京師，見國事日非，數獻策闕下，不報。京師陷，慨然語其友曰："吾雖布衣，獨非大明臣子耶？安忍見賊弑君篡國。"乃書其衣衿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投繯而卒。

福王時，給事中熊汝霖上疏曰："北都之變，臣傳詢南來者，確知魏藻德爲報名入朝之首，梁兆陽、楊觀光、何瑞徵爲從逆獻謀之首，其他皆稽首賊庭，乞憐恐後。而文瓊以閭閻匹夫，乃能抗志捐生，爭光日月。賊聞其衣帶中語，以責陳演，即斬演於市。文瓊布衣死節，賊猶重之，不亟表章，何以慰忠魂，勵臣節。"乃贈中書舍人，祀旌忠祠。

湯文瓊，字兆鰲，石埭人。在京師教學，看見國家形勢越來越壞，多次向朝廷獻計，没有得到答覆。京師失陷，他對朋友激昂地說："我雖然是平民，不也是大明的臣民嗎？怎能忍心看着流賊殺害君王篡奪國家。"於是在自己衣帶上寫道："地位不到文丞相的地位，心中存有文丞相的心念。"上吊自殺。

福王時，給事中熊汝霖上疏說："北京的變亂，臣傳見詢問南逃的人，確實查清魏藻德最先自報姓名朝拜流賊，梁兆陽、楊觀光、何瑞徵最先歸附流賊爲其獻計，其他人都向流賊臣服，乞求憐憫惟恐落後。而文瓊是市井平民，却能堅持志節獻出生命，與日月同光。流賊得知他衣帶上寫的話，用來譴責陳演，隨即將陳演在街市斬首。文瓊以平民爲節義而死，流賊都尊重他，不趕快加以表彰，用什麽來安慰忠魂，激勵臣民氣節。"追贈爲中書舍人，在旌忠祠奉祀。

范箴聽(等)

時都城以布衣盡節者，又有范箴聽、楊鉉、李夢禧、張世禧輩。福王建國，喪亂益甚，且見聞不詳，未盡表章。

其時都城中以平民身份爲忠節而死的，還有范箴聽、楊鉉、李夢禧、張世禧等人。福王建國，越來越混亂，由於見聞不詳盡，無從一一表彰。

箴聽，端方有義行。高攀龍講學都下，受業其門。魏國公徐允禎延爲館賓，數進規諫。允禎或倨見他客，箴聽至，輒斂容。賊入，置一棺，偃卧其上，絶食七日死。鉉，善寫真。京師陷，携二子赴井死。夢禧，負志節，與妻杜、二子、二女、一婢俱縊死。世禧，儒士也，亦與二子懋賞、懋官俱縊死。

范箴聽，品行端方講義氣。高攀龍在都城講學，范箴聽是他的學生。魏國公徐允禎請他爲館賓，多次對徐允禎進行規勸。允禎有時會見其他客人非常傲慢，箴聽來到，便馬上收斂傲態。流賊入城，他準備一口棺材，仰卧其上，絶食七天而死。楊鉉，善於畫人物肖像。京師陷落，帶兩個兒子投井死。李夢禧，有志節，與其妻杜氏、兩個兒子、兩個女兒、一個婢女都上吊死。張世禧，曾經進學，也與兩個兒子懋賞、懋官一同吊死。

又有周姓者，悲憤椎胸，嘔血數升而死。而柏鄉人郝奇遇，居京師，聞變，謂妻曰："我欲死難，汝能之乎?"妻曰："能。"遂先死。奇遇瘞畢，服藥死。

又有姓周的，因悲憤以手捶胸，吐血數升而死。柏鄉人郝奇遇，住在京師，得知事變，對其妻説："我想以死殉國，你能這樣嗎?"其妻答道："可以。"於是先死。奇遇葬妻完畢，服毒藥自殺。

許琰

許琰，字玉仲，吴縣人。幼有至性，嘗刲臂療父疾。爲諸生，磊落不羈。聞京師陷，帝殉社稷，大慟，誓欲舉義兵討賊。走告里薦紳，皆不應。端午日過友人，出酒飲之，琰擲杯大詬曰："今何日，我輩讀聖賢書，尚縱酒如平日耶!"拂衣徑去。已，聚哭明倫堂，琰衰杖擗踊，號泣盡哀。御史謁文廟，猶吉服。琰率諸生責以大義，御史惶悚謝罪去。及南都頒監國詔，而哀詔猶未頒。琰益憤慟，趨古廟自經，爲人所解，乃步至胥門，投於河。潞王舟至，拯之出，詢其故，嗟嘆良久。識琰者掖以歸，家人旦夕守，不得死，遂絶粒。尋聞哀詔至，即庭中稽首號慟，并不復言，以六月三日卒。鄉人私謚曰潛忠先生。南中贈《五經》博士，祀旌忠祠。

許琰，字玉仲，吴縣人。幼年行爲即非常人所及，曾割臂肉爲父親治病。他是秀才，爲人灑脱率直。得知京師失陷，皇帝爲國家死難，大爲悲痛，立誓要組織義兵討伐流賊。向家鄉官紳奔走訴説，都不理睬。端午節那一天去友人家，友人請他喝酒，許琰擲杯大駡道："現在是什麽時候，我們這些人讀聖賢書，還像平時一樣放縱飲酒嗎!"拂衣而去。之後，在明倫堂相聚哭泣，許琰喪服拄杖捶胸頓足，放聲痛哭以盡哀思。有御史來孔廟拜謁，仍穿着吉服。許琰率領秀才們以大義責備，御史惶恐認罪離去。待福王在南京頒布監國詔書，而哀悼崇禎皇帝的詔書仍未頒布。許琰更加悲憤，到古廟上吊，被人解救，又走到胥門，投入河中。潞王坐船來到，將他救起，詢問投河原因，爲之久久嘆息。認識許琰的人將他扶回家中，家人晝夜守護，無法尋死，於是絶食。不久得知哀悼詔書來到，他便在院子裏叩頭痛哭，不再説話，於六月三日死去。同鄉私自給予潛忠先生謚號。南方政權追贈他爲《五經》博士，奉祀於旌忠祠。

曹肅(等)

是時諸生殉義者，京師則曹肅、藺衛卿、周讜、李汝翼，大同則李若

這一時期爲忠義而死的秀才，京師有曹肅、藺衛卿、周讜、李汝翼，大同有李若葵，金壇有

葵，金壇則王明灝，丹陽則王介休，雞澤則殷淵，肥鄉則宋湯齊、郭珩、王拱辰。

王明灝，丹陽有王介休，雞澤有殷淵，肥鄉有宋湯齊、郭珩、王拱辰。

肅，曾祖子登，仕爲甘肅巡撫。賊入，肅與祖母姜、母張、嫂李及弟持敏、妹持順、弟婦鄧并自縊。衛卿止一幼女，托其友，亦自縊。讜被執，駡賊不屈死。汝翼，布政使本緯子。亦駡賊，被磔死。若葵與親屬九人皆自縊，題曰一門完節。明灝聞變，日夕慟哭，家人解慰之。托故走二十里外，投水死。介休，不食七日死。

曹肅，其曾祖子登，官至甘肅巡撫。流賊入城，曹肅與祖母姜氏、母親張氏、嫂李氏及其弟持敏、妹持順、弟媳鄧氏都上吊死。藺衛卿衹有一個未成年女兒，托付給友人，也上吊自殺。周讜被捉住，駡流賊不屈而死。李汝翼，是布政使本緯之子。也駡流賊，被肢解。若葵與親屬九人都自縊，題寫“一門完節”四字。明灝得知事變，日夜痛哭，家人安慰勸解他。他托故走出二十里之外，投水死。介休，絶食七天死。

殷淵(等)

淵，字仲弘。父大白，官監軍副使，爲楊嗣昌所殺。淵負奇氣。從父兵間，善技擊，嘗欲報父仇。及賊破雞澤，謀起兵恢復。俄聞京師陷，即同諸生黄祐等悲號發喪，約山中壯士，誅賊所置官。僞令秦植踉蹌走，乃入城，行哭臨禮，義聲大震。爲奸人所乘，被殺，遠近悼之。湯齊、珩、拱辰亦起兵討賊，爲賊將張汝行所害。

殷淵，字仲弘。其父大白，官至監軍副使，被楊嗣昌殺死。殷淵氣度奇偉。跟隨父親在軍中，善於武術技擊，曾想爲父親報仇。待流賊攻破雞澤，準備起兵反攻。不久得知京師失陷，馬上與秀才黄祐等痛哭服喪，與山裏勇士約定，誅殺流賊設置的官員。僞縣令秦植倉惶逃走，他們進入城中，爲皇帝行遥祭喪禮，忠義之聲大震。由於壞人乘機攻擊，被殺害，遠近各地都哀悼他。湯齊、郭珩、拱辰也起兵討伐流賊，被賊將張汝行殺害。

王喬棟

王喬棟，雄縣人。舉進士，授朝邑知縣。縣人王之寀爲魏忠賢黨所惡，坐以贓，下喬棟嚴徵。喬棟不忍，封印於庫而去。巡撫怒，將劾之。士民擁署號呼，乃止。崇禎初，起順天教授，累遷湖廣參政。楚中大亂，諸道監司多不至，喬棟兼綰數篆。乙酉夏，李自成據武昌，喬棟時駐興國州。城爲賊陷，自經城樓上。

王喬棟，雄縣人。中進士，授職朝邑知縣。朝邑人王之寀被魏忠賢黨羽所憎惡，誣陷他貪贜，交給喬棟嚴懲。喬棟不忍心，將印信封存於官庫離去。巡撫發怒，準備彈劾他。士人和平民擁至官署大哭大喊，纔作罷。崇禎初年，被起用任順天教授，幾經升遷任湖廣參政。湖廣一帶大亂，各道監司官員多不到任，喬棟一人兼掌數處官印。乙酉年夏季，李自成占領武昌，喬棟正在興國州駐扎。州城被流賊攻陷，他在城樓上自縊。

張繼孟

張繼孟，字伯功，扶風人。萬曆末年進士。知濰縣。天啓三年擢南京御史，未出都，奏籌邊六事，末言己

張繼孟，字伯功，扶風人。萬曆末年中進士。任濰縣知縣。天啓三年提拔任南京御史，未出都城，上奏籌劃邊塞事務六條，結尾處説自己

被抑南臺，由錢神世界，公道無權，宜嚴禁饋遺。帝令實指，繼孟以風聞對，詔詰責之。左都御史趙南星言："今天下進士重而舉貢輕，京官重而外官輕，在北之科道重而南都輕。乞因繼孟言，思偏重之弊。敕下吏部極力挽回，於用人不爲無補。"於是忌者咸指目繼孟爲東林。尋以不建魏忠賢祠，斥爲邪黨，削奪歸。

被壓抑而任職南京御史，是因爲錢神控制一切，公道不能發揚，應該嚴禁贈送錢物。皇帝命令他指出具體事實，繼孟以得自傳聞回答，皇帝下詔加以追問譴責。左都御史趙南星上疏説："現在天下重視進士而輕視舉人、貢生，重視京官而輕視外官，重視在北京的監察官員而輕視在南京的。請求由繼孟的意見出發，考慮偏重的弊病。命令吏部極力改變這種狀況，對於任用人才不是没有益處。"於是忌妒繼孟的人都認爲他是東林黨人。不久因不肯修建魏忠賢生祠，被斥責爲邪黨，罷官還鄉。

崇禎二年起故官，上言：

近見冢臣王永光"人言踵至"一疏，語語謬戾。其曰"惠世揚等借題當議"。夫云借者，無其事而借名也。世揚與楊漣、左光斗同事同心，但未同死耳。今楊、左業有定議，世揚方昭揭於天下後世，奈何以借名之，謬一。

又曰"高捷、史䇲發奸已驗，特用宜先"。夫捷、䇲之糾劉鴻訓也，爲楊維垣等報仇耳。鴻訓輔政，止此一事快人意。其後獲罪以納賄，非以捷、䇲劾也。今指護奸者爲發奸，謬二。

又曰"諸臣所擁戴者，錢謙益、李騰芳、孫慎行"。夫謙益本末，陛下近亦洞然。至騰芳、慎行，天下共推服。會推之時，永光身主其議。乃指公論爲擁戴，謬三。

又曰"欲諸臣疏一面網，息天下朋黨之局"。信斯言也，則部議漏張文熙等數十人，是爲疏網，而陛下嚴核議罪，反開朋黨之局乎？謬四。

且永光先爲御史李應昇所

崇禎二年復原官，上疏説：

最近見到吏部尚書王永光"議論不斷"一疏，句句荒謬乖張。其中説"惠世揚等藉題發揮應受處分"。所謂藉，是没有事實而假藉名義。世揚與楊漣、左光斗同官同心，祇是没有同死罷了。現在楊、左已經有了結論，世揚的事剛真相大白於天下，爲什麽説是藉呢？此爲荒謬之一。

又説"高捷、史䇲檢舉奸佞已得證明，應該儘先得到任用"。然而高捷、史䇲對劉鴻訓的檢舉，不過是爲楊維垣等報仇。鴻訓在内閣時，衹有這一件事是得人心的。此後因納賄被治罪，并非由於高捷、史䇲的彈劾。現在將回護奸佞的人説成是揭發奸佞，此爲荒謬之二。

又説"諸臣所擁戴的，是錢謙益、李騰芳、孫慎行"。謙益前後行爲，陛下近日已完全明白。騰芳、慎行，爲天下人推許佩服。當大家推舉他們的時候，永光自己主持這種意見。却説公論爲擁戴，此爲荒謬之三。

又説"希望諸臣網開一面，息止天下朋黨局面"。如果這種見解是對的，則吏部討論處分時遺漏張文熙等數十人，是寬大，而陛下要嚴格審查追究罪責，反而是導致朋黨的局面嗎？這是荒謬之四。

況且永光過去被御史李應昇檢舉，現在

糾，今又爲御史馬孟正、徐尚勛等所論。而推轂永光者先爲崔呈秀、徐大化，今則霍維華、楊維垣、張文熙，其賢不肖可知矣。

後又劾南京兵部尚書胡應台貪污。帝并不納。永光深疾之，出爲廣西知府。土酋普名聲久亂未靖，繼孟設計鴆之，一方遂安。稍遷浙江鹽運使，忤視鹽内官崔璘，左遷保寧知府。尋進副使，分巡川西。

十七年八月，張獻忠寇成都，與陳其赤、張孔教、鄭安民、方堯相等佐巡撫龍文光協守，城陷被執。獻忠僭帝號，欲用諸人備百官。繼孟等不爲屈，乃被殺，妻賈從之。

陳其赤

其赤，字石文，崇仁人。崇禎元年進士。歷兵備副使，轄成都。城陷，投百花潭死，家人同死者四十餘人。

張孔教

孔教，字魯生，會稽人。舉於鄉。歷四川僉事，不屈死。子以衡，奉母孔南竄，匿不使知。逾年母詣以衡書室，見副使周夢尹請孔教恤典疏，隕絶，駡以衡曰："父死二載，我尚偷生，使我無顏見汝父地下!"遂取刀斷喉死。

鄭安民

安民，浙江貢生，歷蜀府左長史。賊圍成都，分守南城，城陷，不屈死。

方堯相

堯相，字紹虞，黄岡人。官成都同知，監紀軍事，兵食不足，泣請於蜀王，王不允，自投於池，以救免。次日城陷，被殺於萬里橋下。總兵劉佳胤亦盡節。

又被御史馬孟正、徐尚勛等指斥。而吹捧永光的先是崔呈秀、徐大化，現在則是霍維華、楊維垣、張文熙，他是好是壞就很清楚了。

其後又彈劾南京兵部尚書胡應台貪污。皇帝都没有聽從。永光非常憎恨他，派他出京任廣西知府。土著酋長普名聲長時間作亂未能平定，繼孟設計將他毒死，那一地區得以安定。稍得升遷任浙江鹽運使，得罪巡查鹽務的宦官崔璘，降爲保寧知府。不久升兵備副使，負責巡視川西。

崇禎十七年八月，張獻忠攻掠成都，繼孟與陳其赤、張孔教、鄭安民、方堯相等協助巡撫龍文光合力守城，城池失陷被俘。獻忠自稱皇帝，準備要這些人充任各級官員。繼孟等人不肯屈服，被殺，其妻賈氏也隨他死去。

陳其赤，字石文，崇仁人。崇禎元年中進士。官至兵備副使，管轄成都。城陷，投百花潭自殺，家中四十餘人一同死去。

張孔教，字魯生，會稽人。鄉試中舉。官至四川僉事，不投降而死。其子以衡，護送母親孔氏南逃，隱匿父死消息不讓母親得知。二年後母親到以衡書房，看見副使周夢尹爲孔教請求恤典的奏疏，昏絶在地，駡以衡道："父親死了兩年，我還偷生人間，讓我有什麼臉在陰間見你父親!"便取刀割斷喉管自殺。

鄭安民，浙江貢生，官至蜀王府左長史。流賊包圍成都，他負責守衛南城，成都失陷，不屈死。

方堯相，字紹虞，黄岡人。任成都同知，監督軍隊供給事務，軍糧不足，哭着向蜀王請求資助，蜀王不答應，投入池塘自殺，被救起。第二天成都失陷，他在萬里橋下被殺死。總兵劉佳胤也爲忠節而死。

劉士斗

劉士斗，字瞻甫，南海人。崇禎四年進士。知太倉州，有政聲。忤上官，中計典，謫江西按察司知事，擢成都推官。十六年，御史劉之勃薦爲建昌兵備僉事。明年八月，賊將入境，之勃促之行。士斗曰："安危生死與公共，復何往。"城陷被執，見之勃與張獻忠語，大呼曰："此賊也，公不可少屈！"獻忠怒，命捽以上，士斗又返顧之勃，語如前，遂闔門被殺。

劉士斗，字瞻甫，南海人。崇禎四年中進士。任太倉知州，爲官名聲很好。因得罪上級官員，在官吏考績時受害，降職任江西按察司知事，後升成都推官。崇禎十六年，御史劉之勃推薦他任建昌兵備僉事。次年八月，流賊快要進入成都境内，之勃催促他動身。士斗說："我生死安危都與您分不開，還要去哪裏?"城市失陷被俘，看見之勃與獻忠説話，他大喊道："這是流賊啊，您一點不能屈服!"獻忠發怒，命令將他揪上來，士斗又回頭看之勃，重復説過的話，因而全家被殺。

沈雲祚

同時，沈雲祚，字子凌，太倉人。崇禎十三年進士。知華陽縣。有奸民爲搖、黄賊耳目，設策捕戮之。賊破夔門，成都大震，雲祚走謁蜀王，陳守禦策，不聽。聞内江王至淥賢，往説之曰："成都危在旦夕，而王府貨財山積，不及今募士殺賊，疆埸淪喪，誰爲王守?"至淥言於王，不聽。賊迫成都，王始出財佐軍，已無及。城陷，獻忠欲用之，幽之大慈寺而遣其黨饋食，以刃脅降，不屈，遂遇害。

同時，有沈雲祚，字子凌，太倉人。崇禎十三年中進士。任華陽知縣。有壞人爲搖、黄一帶盜賊作耳目，被他設計捕殺。流賊攻破夔門，成都大爲震動，雲祚去謁見蜀王，陳述防守計策，蜀王不聽從。得知内江王朱至淥賢明，雲祚前去陳説道："成都危在旦夕，王府財物堆積如山，不乘現在招募士兵與流賊戰鬥，戰場失利，誰來爲親王保衛財産?"至淥以此話告訴蜀王，不聽從。流賊逼近成都，蜀王纔出錢資助軍用，已經來不及了。城市陷落，獻忠想任用雲祚，將他軟禁於大慈寺，又派部下贈送食品，用刀逼迫他投降，他不屈服，結果遇害。

王勵精

王勵精，蒲城人。崇禎中，由選貢生授廣西府通判，仁恕善折獄。歲凶，毀銀帶易粟，減價糶。富人聞之，争出粟，價遂平。遷崇慶知州，多善政。

王勵精，蒲城人。崇禎年間，由選貢生授職廣西府通判，性格仁慈寬厚善於斷案。年景不好，他銷毀銀帶購糧，減價出售。富人聞訊，争着出售糧食，糧價因此得以平抑。升崇慶知州，施政多有善舉。

十七年，張獻忠陷成都，州人驚竄。勵精朝服北面拜，又西向拜父母，從容操筆書文信國成仁取義四語於壁，登樓縛利刃柱間，而置火藥樓下，危坐以俟。俄聞賊騎渡江，即命舉火，火發，觸刃貫胸而死。賊嘆其忠，斂葬之。其墨迹久逾新，滌之不滅。後二十餘年，州人建祠奉祀，祀

崇禎十七年，張獻忠攻陷成都，崇慶人民驚慌奔逃。勵精着朝服向北叩拜，又向西拜别父母，從容地執筆在墻上書寫文天祥"成仁取義"四句話，登樓將利刃綁在柱子上，又在樓下安放火藥，端坐等候。不久得知流賊騎兵渡江，便下令點火，火藥爆炸，他撞中利刃貫穿胸部而死。流賊嘆息他的忠義，將他收殮埋葬。他的字迹時間越久越顯現清楚，水洗也不掉色。二十多年以

甫畢，壁即頹，遠近嘆異。

後，崇慶人建祠堂奉祀他，祭祀剛結束，墻便倒塌，遠近驚嘆奇怪。

劉三策(等)

先是，十三年賊犯仁壽，知縣鄱陽劉三策拒守，城陷不屈死，贈尚寶司丞。及是再陷，知縣顧繩貽遇害。賊陷郫縣，主簿山陰趙嘉煒守都江堰，賊誘降，不從，投江死。陷綿竹，典史卜大經與其僕俱縊死，鄉官户部郎中刁化神亦死之。

他若滎縣知縣漢陽秦民湯、蒲田知縣江夏朱蘊羅、興文知縣漢川艾吾鼎、南部知縣鄭夢眉、中江教諭攝劍州事單之賓，皆殉難。夢眉夫婦并縊。蘊羅、吾鼎闔家被難。宗室朱奉鉀，由進士歷御史，劾督師丁啓睿諸疏，爲時所稱。時里居，并及於難。

在此之前，崇禎十三年流賊進犯仁壽，知縣鄱陽人劉三策抵抗，縣城失陷不屈而死，被追贈爲尚寶司丞。至此再度陷落，知縣顧繩貽遇害。流賊攻陷郫縣，主簿山陰人趙嘉煒守衛都江堰，流賊誘勸他投降，不聽從，投江死。攻陷綿竹，典史卜大經與其僕人一起自縊，居家官員户部郎中刁化神也爲此而死。

其他如滎縣知縣漢陽人秦民湯、蒲田知縣江夏人朱蘊羅、興文知縣漢川人艾吾鼎、南部知縣鄭夢眉、中江教諭代理劍州知州單之賓，全都死於國難。夢眉夫婦一同上吊自殺。蘊羅、吾鼎全家遇難。皇族朱奉鉀，由進士出身曾任御史，彈劾督師丁啓睿的幾篇奏疏，爲當時人所稱道。其時正在家居住，也因而遇難。

尹伸

尹伸，字子求，宜賓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承天推官。屢遷南京兵部郎中、西安知府、陝西提學副使、蘇松兵備參政。公廉强直，不事媕阿，三任皆投劾去。天啓時，起故官，分守貴州威清道。貴陽圍解，巡撫王三善將深入，伸頗贊之，監軍西征。三善敗歿，伸突圍歸，坐奪官，戴罪辦賊。四年，賊圍普安，伸赴援，賊解去，遂移駐其地。賊復來攻，率參將范邦雄破走之，逐北至三岔河。總督蔡復一上其功，免戴罪，貶一秩視事。

崇禎五年歷河南右布政使，以失禦流賊，罷歸。伸所至與長吏迕，然待人有始終，篤分義，工詩善書，日課楷書五百字，寒暑不輟。張獻忠陷叙州，匿山中，搜得之，罵不肯行。賊重其名，不殺。至井研，罵益厲，遂攢殺之。福王時，起太常卿，伸已

尹伸，字子求，宜賓人。萬曆二十六年中進士。授職承天推官。經多次升遷任南京兵部郎中、西安知府、陝西提學副使、蘇松兵備參政。廉潔剛正，從不阿諛逢迎，三次任官都自己引咎辭職。天啓年間，復原職，分管貴州威清道。貴陽之圍解除，巡撫王三善準備率兵深入，尹伸非常支持，監督軍隊西征。三善兵敗死，尹伸突圍歸來，因此被撤職，戴罪剿賊。崇禎四年，流賊包圍普安，尹伸前去援救，流賊解圍退走，尹伸便移駐普安。流賊又來進攻，尹伸率參將范邦雄將之擊敗，向北進擊直到三岔河。總督蔡復一將他的功勞上奏，免予撤職，降一級任官。

崇禎五年任河南右布政使，因防禦流賊失職，罷官歸鄉。尹伸所至之處都與長官不和，但待人始終如一，非常講義氣，善於作詩寫字，每天規定寫五百個楷字，無論寒暑都不中斷。張獻忠攻陷叙州，他藏在山裏，被搜了出來，咒罵不肯走。流賊尊重他的名聲，不殺他。到了井研，罵得更凶，被亂刀殺死。福王時，起官太常卿，

先死。

尹伸早已死去。

莊祖誥(等)

蜀中士大夫在籍死難者，成都則雲南按察使莊祖誥，廣元則户科給事中吴宇英，資縣則工部主事蔡如蕙，郫縣則舉人江騰龍。而安岳進士王起峩、渠縣禮部員外郎李含乙，皆舉義兵討賊，不克死。

四川士大夫在家鄉死於國難的，成都有雲南按察使莊祖誥，廣元有户科給事中吴宇英，資縣有工部主事蔡如蕙，郫縣有舉人江騰龍。而安岳進士王起峩、渠縣禮部員外郎李含乙，都組織義兵討伐流賊，戰敗死去。

高其勳

高其勳，字懋功。初襲千户，後舉武鄉試，爲黔國公標下中軍。吾必奎反，擢參將，守禦武定。及沙定洲再反，分兵來攻。固守月餘，城陷，衣冠望北拜，服毒死。

高其勳，字懋功。起初繼承世襲千户職位，後武科鄉試中舉，任黔國公部隊中軍。吾必奎叛亂，升參將，守衛武定。待沙定洲又叛變，分兵來攻。他固守武定一個多月，城陷落，身着官服向北方叩拜，服毒自殺。

陳正

時有陳正者，世爲大理衛指揮，未嗣職。沙賊陷城，督衆巷戰，手馘數賊而死。

其時有陳正，世代是大理衛指揮，他未繼承職位。沙定洲攻陷城市，他率衆巷戰，親手殺死數人後戰死。

王承憲

王承憲者，襲祖職爲楚雄衛指揮，擢游擊，爲副使楊畏知前鋒。定洲來攻，凡守禦備悉，畏知深倚之。賊去復至，承憲偕土官那簫等出城衝擊，賊皆披靡，俄爲流矢所中死。弟承瑱力戰死，一軍盡殁。

王承憲，繼承祖上職務任楚雄衛指揮，升游擊，爲副使楊畏知部隊前鋒。定洲來攻，防守設施周到，畏知非常倚重他。賊兵退走後復至，承憲會同土官那簫等出城攻擊，賊兵全都逃避，不久被流箭射中而死。其弟承瑱奮力戰死，全軍都覆滅。

王士傑(等)

賊進圍大理時，太和縣丞王士傑佐上官畢力捍禦，城陷，死城上。同死者，大理府教授段見錦、經歷楊明盛及子一甲、司獄魏崇治。而故永昌府同知蕭時顯，解任，以道阻，寓居大理，亦自經。

賊兵進軍包圍大理時，太和縣丞王士傑協助上級官員盡全力抵抗，城陷落，他死於城墻上。同時死去的有，大理府教授段見錦、經歷楊明盛及其子一甲、司獄魏崇治。而原任永昌府同知蕭時顯，解職後，因道路不通，寄居大理，也上吊自殺。

士人同死者，舉人則高拱極投池死，楊士俊同母妻妹自焚死。諸生則尹夢旗、夢符、馮大成倡義助守，罵賊死，楊憲偕妻女、子婦、侄女、孫女、弟婦一門自焚死。楊慜既死復蘇，妻竟死。人稱太和節義爲獨盛云。

士人同時死去的，舉人有高拱極投池塘自殺，楊士俊同母親、妻子、妹妹自焚死。秀才有尹夢旗、夢符、馮大成組織義兵協助守城，罵賊死，楊憲帶領其妻子、女兒、兒媳、侄女、孫女、弟媳全家自焚死。楊慜死而復蘇，其妻却死去。當時人認爲太和的節婦義士是最多的。

單國祚者，會稽人，爲通海典史。城陷，握印坐堂上，駡賊被殺，印猶在握。縣人葬之諸葛山下。

單國祚，會稽人，任通海典史。縣城陷落，他手握官印坐在堂上，駡賊被殺，印仍握在手中。縣里人將他葬在諸葛山下。

張耀

張耀，字融我，三原人。萬曆中，舉於鄉。知聞喜縣，慈惠撫民，民爲立祠。崇禎中，歷官貴州布政使。張獻忠死，其部將孫可望、李定國等率衆奔貴州。耀急言於巡撫，請發兵民守禦，巡撫以衆寡不敵難之。俄賊衆奄至，耀率家衆乘城拒擊。城陷被執，賊帥與耀皆秦人，説之曰："公若降，當用爲相。"耀怒詈不屈，賊執其妾媵怵之曰："降則免一家死。"耀詈益甚，賊殺之，并其家屬十三人。

張耀，字融我，三原人。萬曆年間，鄉試中舉。任聞喜知縣，理政仁惠，百姓爲他修建生祠。崇禎年間，官至貴州布政使。張獻忠死後，其部將孫可望、李定國等率部下逃往貴州。張耀急忙向巡撫報告，請求派遣軍民防守，巡撫以衆寡不敵爲理由反對。不久賊軍突然來到，張耀率領家丁登城抵抗。城陷被俘，流賊頭目與張耀都是陝西人，勸他道："你如果投降，就用你爲宰相。"張耀怒駡不屈，流賊捉住他的妾婢相恐嚇説："投降就饒你一家性命。"張耀駡得更凶，流賊殺死他，連同他的家屬十三人一起殺掉。

時鄉官吴子騏、劉琯、楊元瀛等率鄉兵敗賊，賊來益衆，戰敗被執，俱不屈死。

其時居家官員吴子騏、劉琯、楊元瀛等率領民兵擊流賊，流賊來得越來越多，兵敗被俘，都不屈而死。

吴子騏

子騏，字九逵，貴陽人。萬曆中，舉於鄉，知興寧縣。天啓時，安邦彦圍貴陽，子騏以母在城内，倉皇棄官歸。崇禎十年，蠻賊阿烏謎叛，陷大方城，逐守將。總督朱燮元屬子騏詣六廣，走書召諸目，曉以利害，果乞降。燮元上其功，優旨獎賞。

子騏，字九逵，貴陽人。萬曆年間，鄉試中舉，任興寧縣知縣。天啓年間，安邦彦圍困貴陽，子騏因母親在貴陽城裏，倉慌棄官歸鄉。崇禎十年，蠻賊阿烏謎叛亂，攻陷大方城，驅逐守將。總督朱燮元派子騏前往六廣，傳送文書招集各頭目，曉以利害，反叛的少數民族果然求降。燮元將他的功勞上奏，皇帝頒旨獎賞。

劉琯

琯户部主事，元瀛府同知，并起家鄉舉。同時譚先哲，平壩衛人，子騏同年生也。官户部郎中。賊陷其城，與里人石聲和皆闔家殉難。聲和，天啓中，舉於鄉，官寧前兵備參議。

劉琯是户部主事，元瀛是府同知，都是舉人出身。同時還有譚先哲，平壩衛人，與子騏同年中舉。任户部郎中。流賊攻陷平壩，與同鄉石聲和都全家死難。聲和，天啓年間，鄉試中舉，任寧前兵備參議。

顧人龍

有顧人龍者，定番州人，嘗出仕，解職家居。流賊來犯，率士民拒守，殺賊甚衆。城破，大駡而死。可望寇安平，僉事臨川曾益集衆拒守，

有顧人龍，定番州人，曾經做過官，解職後回到家鄉。流賊來犯，率領士人和平民抵抗，殺死很多流賊。城被攻破，大駡而死。可望攻掠安平，僉事臨川人曾益聚衆抵抗，城陷後死去。

城陷死之。

曾異撰(等)

曾異撰，榮昌人。舉於鄉，知永寧州。可望既陷貴州，將長驅入雲南。異撰與其客江津進士程玉成、貢生龔茂勳謀曰："州據盤江天險，控扼滇、黔，棄之不守，事不可爲矣。"遂集衆登陴守，城陷，自焚死。

曾異撰，榮昌人。鄉試中舉，任永寧州知州。可望攻陷貴州後，準備長驅進入雲南。異撰與其幕客江津進士程玉成、貢生龔茂勳商議道："永寧州憑據着盤江天險，控制雲南、貴州，不抵抗而放棄這裏，事情就没有辦法了。"於是集合軍民登城防守，城陷，他自焚死。

米壽圖

米壽圖，宛平人。崇禎中，由舉人知新鄉縣。土寇來犯，督吏民破走之，斬首千二百餘級。以治行徵授南京御史。

米壽圖，宛平人。崇禎年間，由舉人授職新鄉知縣。土匪來犯，他率領官吏民衆將他們擊敗，斬首一千二百多。因政績出衆被徵召授南京御史。

十五年四月極論監軍張若騏罪，言："若騏本不諳軍旅，諂附楊嗣昌，遂由刑曹調職方。督臣洪承疇孤軍遠出，若騏任意指揮，視封疆如兒戲。虚報大捷，躐光禄卿，冒功罔上，恃鄉人謝陞爲内援。陞奸險小人，非與若騏駢斬，何以慰九廟之靈。"會廷臣多糾若騏，遂論死，陞亦除名。初，嗣昌倡練兵之議，擾民特甚。壽圖疏陳十害，又言："往時督撫多用京卿，今封疆不靖，遇卿貳則争先，推督撫則引避。宜嚴加甄别，内外兼補。"因劾偏沅巡撫陳睿謨、廣西巡撫林贄貪黷。帝納其言。

崇禎十五年四月他上疏猛烈抨擊監軍張若騏罪責，說："若騏根本不懂軍事，依附逢迎楊嗣昌，得由刑部郎中調吏部職方司。督師洪承疇孤軍深入，若騏任意指揮，將鎮守大事視爲兒戲。謊報大捷，假冒功績欺瞞皇上，越級升任光禄卿。依恃同鄉謝陞爲内援。謝陞是奸險小人，若不與若騏一同斬首，怎麽能告慰列祖列宗之靈。"適逢朝中大臣多人檢舉若騏，若騏因而被判死刑，謝陞也被革職。當初，楊嗣昌首倡練兵的主張，嚴重侵擾百姓。壽圖上疏陳述練兵害處十條，又說："過去督撫多由朝廷大臣擔任，現在地方不安定，遇到京内大官出缺大家都争先，推舉督撫則藉故躲避。應該嚴格加以甄别，京官外官同樣用補。"又彈劾偏沅巡撫陳睿謨、廣西巡撫林贄貪贓枉法。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

十七年五月，福王立，馬士英薦用阮大鋮，壽圖論劾。七月，出按四川。時川地已爲張獻忠所據，命吏部簡堪任監司守令者從壽圖西行。至則與督師王應熊、總督樊一蘅等聯絡諸將，號召遠近，漸復川南郡縣。

崇禎十七年五月，福王被立爲監國，馬士英推薦任用阮大鋮，壽圖上疏彈劾。七月，出任四川巡按。其時四川地區已被張獻忠盤據，朝廷命令吏部揀選有能力擔任監司知府縣令的官員隨壽圖西去。壽圖到四川便與督師王應熊、總督樊一蘅等聯絡諸將，號令各地，逐步收復了川南各郡縣。

唐王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大清順治四年，獻忠遺黨孫可望等陷貴陽，壽圖出奔沅州。十一月，沅州亦陷，壽圖死之。

唐王立國，提升壽圖爲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大清順治四年，獻忠殘部孫可望等攻陷貴陽，壽圖出奔沅州。十一月，沅州也失陷，壽圖死於其役。

耿廷籙

耿廷籙，臨安河西人。天啓四年舉於鄉。崇禎中，知耀州，有能聲。十五年夏，疏陳時政，言："將多不若將良，兵多不若兵練，餉多不若餉核。"又言："諸臣恩怨當忘，廉耻當勵。小怨必報，何不大用於斷頭飲血之元凶；私恩必酬，何不廣用於鵠面鳩形之赤子。"優旨褒納。擢山西僉事，改監宣府軍。

耿廷籙，臨安河西人。天啓四年鄉試中舉。崇禎年間，任耀州知州，以幹練聞名。崇禎十五年夏季，上疏陳述時務，說："將領多不如將領優秀，兵卒多不如兵卒精鋭，軍餉多不如軍餉没有虛冒。"又說："諸臣應該忘記私人恩怨，應該激勵廉耻之心。個人恩怨必要報復，爲什麽不用以對付應該斷其頭飲其血的首惡；個人所受恩惠必要報答，爲什麽不用於疲乏瘦弱的百姓。"皇帝對他褒獎并采納他的意見。提拔爲山西僉事，改監宣府軍隊。

十七年，京師陷，走南都。十一月以張獻忠亂四川，命加太僕少卿赴雲南監沙定洲軍，由建昌入川討賊。明年三月，四川巡撫馬乾罷，即拜廷籙右僉都御史代之。未赴，而定洲作亂，蜀地亦盡失，遂止不行。後李定國掠臨安，過河西，廷籙聞之赴水死。妻楊被執，亦不屈死。

崇禎十七年，京師失陷，他逃往南京。十一月因張獻忠擾亂四川，福王下令加廷籙太僕少卿銜赴雲南監督沙定洲部隊，由建昌進入四川征討流賊。次年三月，四川巡撫馬乾被罷官，福王即任命廷籙爲右僉都御史取代馬乾。尚未赴任，而定洲叛變，四川地區也全部喪失，就没有成行。其後李定國攻掠臨安，途經河西，廷籙聞訊投水死。其妻楊氏被捉獲，也不屈而死。

馬乾

馬乾者，昆明人。舉崇禎六年鄉試，爲四川廣安知州。夔州告警，巡撫邵捷春檄乾攝府事。張獻忠攻圍二十餘日，固守不下。督師楊嗣昌兵至，圍始解。擢川東兵備僉事。成都陷，巡撫龍文光死，蜀人共推乾攝巡撫事。賊陷重慶，留其將劉廷舉戍守。乾擊走之，復其城。督師王應熊劾乾淫掠，奪職提訊。會蜀地大亂，詔命不至，乾行事如故。乃傳檄遠近，協力討賊。廷舉既敗去，賊遣劉文秀等以數萬衆來攻，乾固守。曾英等援兵至，賊敗還。及獻忠死，其黨孫可望等南奔，大清兵追至重慶，乾戰敗而死。

馬乾，昆明人。崇禎六年鄉試中舉，任四川廣安知州。夔州告急，巡撫邵捷春傳令馬乾代理知府職務。張獻忠圍困二十餘天，城中固守不能攻克。督師楊嗣昌軍隊來到，包圍纔得解脱。升任川東兵備僉事。成都失陷，巡撫龍文光死，四川人共推馬乾代理巡撫職務。流賊攻陷重慶，留下他的將領劉廷舉駐扎。馬乾將他逐走，收復重慶。督師王應熊彈劾馬乾奸淫擄掠，革職逮捕審訊。適逢四川地方大亂，朝廷號令不能到達，馬乾照舊行使職權。又通告各地，要求協力征討流賊。廷舉戰敗退走後，流賊派劉文秀等人率數萬人來攻，馬乾固守。曾英等部援兵來到，流賊戰敗撤回。待獻忠死去，其部下孫可望等南逃，大清兵追到重慶，馬乾戰敗而死。

席上珍

席上珍，姚安人。崇禎中，舉於鄉。磊落尚節義，聞孫可望、李定國等入雲南，與姚州知州何思、大姚舉

席上珍，姚安人。崇禎年間，鄉試中舉。爲人直率崇尚節義，得知孫可望、李定國等人進入雲南，與姚州知州何思、大姚舉人金世鼎占據姚

人金世鼎據姚安城拒守。可望遣張虎攻陷之，世鼎自殺，上珍、思被執至昆明。可望呵之，上珍厲聲曰："我大明忠臣，肯爲若屈耶!"可望怒，命引出斬之，大罵不絶，遂磔於市。思亦不屈死。

安城抵抗。可望派張虎攻陷姚安，世鼎自殺，上珍、何思被抓到昆明。可望斥責他們，上珍厲聲說："我是大明的忠臣，會向你們屈服嗎!"可望發怒，命令將他拉出去斬首，仍罵不絶口，被肢解於街市。何思也不屈死。

孔師程(等)

有孔師程者，昆明人，以從軍得官。至是糾合晋寧、呈貢諸州縣，起兵拒賊。定國率衆奄至，師程遁，晋寧知州石阡冷陽春、呈貢知縣嘉興夏祖訓并死之。晋寧舉人段伯美，諸生余繼善、耿希哲助陽春城守，亦殉難。

有孔師程，昆明人，因當兵得到官職。至此糾集晋寧、呈貢等州縣，起兵抵抗流賊。定國率兵突然來到，師程逃走，晋寧知州石阡人冷陽春、呈貢知縣嘉興人夏祖訓都死去。晋寧舉人段伯美，秀才余繼善、耿希哲協助陽春守城，也死於戰争。

賊陷富民，貢生李開芳妻及二子俱赴井死。開芳走至松花壩自經，其友王朝賀掩埋訖，亦自經。在籍知縣陳昌裔不受僞職，爲賊杖死。

流賊攻陷富民，貢生李開芳之妻及兩個兒子都投井死。開芳逃到松花壩上吊自殺，他的朋友王朝賀將其掩埋後，也上吊死。居鄉的知縣陳昌裔不肯接受僞職，被流賊用棍棒打死。

楚雄舉人杜天禎，初佐楊畏知拒沙賊，頻有功。後畏知督兵擊可望敗績，天禎聞之即自盡。

楚雄舉人杜天禎，起初輔佐楊畏知抵抗沙定洲，多次立功。後來畏知率軍進攻可望失敗，天禎聞訊隨即自盡。

臨安之陷，進士廖履亨赴水死。

臨安陷落時，進士廖履亨投水死。

徐道興

徐道興，睢州人。崇禎末，官雲南都司經歷，署師宗州事，廉潔愛民。孫可望等入雲南，破曲靖。巡按羅國瓛方按部其地，與知府焦潤生被執。可望欲降之，國瓛不屈，携至昆明，自焚死。潤生亦不屈死。

徐道興，睢州人。崇禎末年，任雲南都司經歷，署理師宗州知州，廉潔愛民。孫可望等進入雲南，攻下曲靖。巡按御史羅國瓛剛到這裏巡視，與知府焦潤生一同被俘。可望要他投降，國瓛不肯屈服，被帶到昆明，自焚死。潤生也不屈而死。

道興見賊逼，集士民諭之曰："力薄兵寡，不能抗賊，吾死分也。若等可速去。"民請偕行，道興厲聲曰："封疆之臣死封疆，吾將安之!"衆雨泣辭去。舍中止一僕，出俸金二錠授之曰："一以賜汝，一買棺斂我。"僕大哭，請從死。道興曰："爾死，誰收吾骨?"僕叩頭號泣乃去。及賊入署，令出迎其將。道興大罵，擲酒杯擊之，罵不絶口，遂被殺。

道興見流賊逼近，招集士人平民宣布說："軍隊人少力量薄弱，不能抵抗流賊，我死是應該的，你們可以趕快離開。"民衆請他同行，道興厲聲說："守土的官員就該死在自己管理的地區，我去哪裏!"衆人淚如雨下告别離去。家中祇有一個僕人，道興拿出兩錠薪俸銀子交給他說："一錠賞給你，一錠買棺材收殮我。"僕人大哭，請求隨他同死。道興說："你死了，誰來收我的尸骨?"僕人叩頭痛哭離去。待流賊進入衙署，命令道興出去迎接賊將。道興大罵，扔酒杯

擊打流賊，駡不絶口，因而被殺。

羅國瓛(等)

國瓛，嘉定州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潤生，修撰竑子。同時張朝綱，廣通人，由貢生授渾源州同知，解職歸。可望等兵至，與其妻馮并縊死，子諸生耀葬親訖，亦縊死。

國瓛，嘉定州人，崇禎十六年中進士。潤生，翰林院修撰焦竑之子。同時有張朝綱，廣通人，由貢生出身授職渾源州同知，卸任歸鄉。可望等軍隊來到，與其妻馮氏一同自縊，其子秀才張耀埋葬父母後，也上吊自殺。

劉廷標 王運開 王運閎

劉廷標，字霞起，上杭人。王運開，字子朗，夾江人。廷標由貢生歷永昌府通判。運開舉於鄉，授永昌推官。

劉廷標，字霞起，上杭人。王運開，字子朗，夾江人。廷標由貢生出身任永昌府通判。運開鄉試中舉，授職永昌推官。

沙定洲之亂，黔國公沐天波走永昌。及孫可望等入雲南，馳檄諭天波降。時運開攝監司事，廷標攝府事，方發兵守瀾滄，而天波將遣子納款，諭兩人以印往。兩人堅不予，各遣家人走騰越。永昌士民聞賊所至屠戮，號泣請運開納款紓禍，運開不可，慰遣之。又詣廷標，廷標亦不可，衆大哭。廷標取毒酒將飲，乃散去。兩人相謂曰："衆情如此，吾輩惟一死自靖耳。"是夕，運開先自經。廷標聞之曰："我老當先死，王乃先我。"遂沐浴，賦詩三章，亦自經。兩家子弟自騰越來奔喪，厝畢復返。

沙定洲叛亂時，黔國公沐天波逃到永昌。待孫可望等進入雲南，送來文告要天波投降。此時運開代理監司，廷標代理知府，剛派兵守瀾滄，而天波準備派其子去投降，要兩人帶官印前去。兩人堅決不交印，各自將家屬送到騰越。永昌的士人和平民得知流賊所到之處都進行屠殺，痛哭請求運開投降以免禍，運開不同意，將他們安慰送出。士人和平民又去見廷標，廷標也不答應，衆人大哭。廷標取出毒酒要喝，這纔散去。兩人互相説道："衆人心意如此，我們衹有一死以表忠心了。"這天晚上，運開先上吊。廷標聞訊道："我年老應當先死，王運開却死在我之前。"於是洗浴，賦詩三首，也上吊自殺。兩家子女從騰越來奔喪，將他們埋葬後又返回騰越。

可望等重兩人死節，求其後，或以運開弟運閎對，即聘之。行至潞江，謂其僕曰："吾兄弟可異趣耶！吾死，若收吾骨與兄合葬。"遂躍入江死。

可望等非常敬重兩人爲忠節而死，尋找他們的後代，有人以運開之弟運閎爲告，便徵聘他。運閎走到潞江，對其僕人説："我們兄弟能志向不一嗎！我死後，你收殮我的尸體與我哥哥葬在一起。"於是跳入江中自殺。

明史卷二百九十六

列傳第一百八十四

孝義(一)

孝弟之行，雖曰天性，豈不賴有教化哉。自聖賢之道明，誼辟英君莫不汲汲以厚人倫、敦行義爲正風俗之首務。旌勸之典，賁於閭閻，下逮委巷。布衣之甿、匹夫匹婦、兒童稚弱之微賤，行修於閨闈之中，而名顯於朝廷之上。觀其至性所激，感天地，動神明，水不能濡，火不能爇，猛獸不能害，山川不能阻，名留天壤，行卓古今，足以扶樹道教，敦厲末俗，綱常由之不泯，氣化賴以維持。是以君子尚之，王政先焉。至或刑政失平，復仇泄忿，或遭時不造，荒盜流離，誓九死以不回，冒白刃而弗顧。時則有司之辜，民牧之咎，爲民上者，當爲之惻然動念。故史氏志忠孝義烈之行，如恐弗及，非徒以發側陋之幽光，亦以覘世變，昭法戒焉。

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的行爲，雖説是天性，然而能不依靠教育培養嗎！自從聖賢的思想昌明，有道德而英明的君主無不急切地以重視人的倫理、提倡道義作爲端正風俗的首要任務。表彰勉勵的禮儀，普及城市，直到偏僻之處。不在官的百姓、普通男女、幼小無知的兒童，衹要在家庭之中遵行孝道，就能名聞於朝廷。看到這種誠摯性情的激發，可以感動天地，感動神明，大水不能淹没，烈火不能燒毁，猛獸不能加害，山河不能阻擋，姓名永存於天地之間，行爲超越古今，足以扶植道德教化，促使改變不良的風俗行爲，三綱五常因此不會泯滅，風氣教化得以維持。因此君子重視，是施行王道的第一步。至於或因爲司法不公正，發生報仇泄憤，或因爲世道不佳，遭遇饑荒匪禍而流離失所，寧死也不改變，面對鋼刀也不回頭。有時則是官府的罪過，地方官的責任，作爲管理者應該爲之感到悲痛同情。因此歷史家記録忠孝義烈的行爲，惟恐遺漏，不僅是爲了表現隱微不顯的光彩，也是以此觀察世道的變化，彰示法度。

明太祖詔舉孝弟力田之士，又令府州縣正官以禮遣孝廉士至京師。百官聞父母喪，不待報，得去官。割股卧冰，傷生有禁。其後遇國家覃恩海内，輒以詔書從事。有司上禮部請旌者，歲不乏人，多者十數。激勸之道，綦云備矣。實録所載，莫可殫述，今采其尤者輯爲傳。餘援《唐

明太祖下詔要求舉薦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努力耕作之士，又命令府州縣的正印官以禮送孝順清廉的人到首都。各級官員得知父母去世，不用等待向上報告就可以去職守喪。割股肉爲親長治病和卧冰求魚一類的舉動，因爲傷害身體則被禁止。之後凡遇到國家對全國普施恩惠的時候，總是下詔書辦理。官府向禮部報告請求予以表彰的每年都有，多的每年有十幾人。鼓勵孝道的方

書》例，臚其姓氏如左。

其事親盡孝，或萬里尋親，或三年廬墓，或聞喪殞命，或負骨還鄉者，洪武時，則有麗水祝崑，上元徐真童、李某女，龍江衛丁歪頭，懷寧曹鏞、鏞妻王氏，徐州王僧兒，廣德姚觀壽，廣武衛陳禮關，桃源張注，江浦張二女勝奴，上海沈德，溧陽史以仁，丹徒唐川，邳州李英，北平東安王重，遵化張拾，保定顧仲禮，樂亭杜仁義妻韓氏，昌平劉驢兒，保定新城王興，祁陽郝安童，山東寧海姜瑜，汶上侯昱，孟縣李德，鞏縣給事中魏敏，登封王中，舞陽周炳，臨桂李文選。而鈞州張宗魯以瞽子有孝行，十七年被旌。

永樂間，則有大興王萬僧奴，東光回滿住，金吾右衛何黑厮，金吾後衛包三，武功中衛蔣小保、周阿狗，錦州衛趙興祖，旗手衛周來保，大寧前衛滑中，保安衛徐宗賢，羽林前衛孫志，漢府左護衛千户許信男斌，江寧浦阿住、沈得安、嚴分保，上元馮添孫、邵佛定，上海沈氏妙蘭，儀真韓福緣，江陰衛徐佛保，府軍衛浦良兒，府軍後衛王保兒、潘丑兒，水軍右衛黄阿回，廣武衛百户劉玉，蘇州衛張阿童，廣洋衛鄭小奴，大河衛朱阿金，興武衛張彦昇，龍江提舉司匠張貴、胡佛保、聶廣，永新左興兒，濟陽張思名，泰安張翼，肥城趙讓，安邑張普圓，永寧王仕能，陽武劉大，靈寶賀貳，鈞州袁節，膚施陳七兒，鳳翔梁準。

洪熙間，則有江陰趙鉉。

法，可以説是很完備了。歷代實録所記載的事迹，不可盡述，現在選擇其中特别突出的編爲《孝義傳》。其餘的依照《唐書》的例子，列舉他們的姓名如下。

奉侍父母竭盡孝道，或者不遠萬里尋訪父母，或者三年守墓，或者得知父母去世自己悲痛而死，或者背負父母遺骨返回家鄉的，在洪武年間，則有麗水人祝崑，上元人徐真童、李某之女，龍江衛人丁歪頭，懷寧人曹鏞、曹鏞之妻王氏，徐州人王僧兒，廣德人姚觀壽，廣武衛人陳禮關，桃源人張注，江浦人張二之女勝奴，上海人沈德，溧陽人史以仁，丹徒人唐川，邳州人李英，北平東安人王重，遵化人張拾，保定人顧仲禮，樂亭人杜仁義之妻韓氏，昌平人劉驢兒，保定新城人王興，祁陽人郝安童，山東寧海人姜瑜，汶上人侯昱，孟縣人李德，鞏縣人給事中魏敏，登封人王中，舞陽人周炳，臨桂人李文選。而鈞州人張宗魯自身雙目失明而有孝行，於洪武十七年受表彰。

在永樂年間，則有大興人王萬僧的家奴，東光人回滿住，金吾右衛的何黑厮，金吾後衛的包三，武功中衛的蔣小保、周阿狗，錦州衛人趙興祖，旗手衛的周來保，大寧前衛人滑中，保安衛人徐宗賢，羽林前衛的孫志，漢王府左護衛千户許信之子許斌，江寧人浦阿住、沈得安、嚴分保，上元人馮添孫、邵佛定，上海人沈氏妙蘭，儀真人韓福緣，江陰衛人徐佛保，府軍衛的浦良兒，府軍後衛的王保兒、潘丑兒，水軍右衛的黄阿回，廣武衛百户劉玉，蘇州衛人張阿童，廣洋衛的鄭小奴，大河衛人朱阿金，興武衛的張彦昇，龍江提舉司工匠張貴、胡佛保、聶廣，永新人左興兒，濟陽人張思名，泰安人張翼，肥城人趙讓，安邑人張普圓，永寧人王仕能，陽武人劉大，靈寶人賀貳，鈞州人袁節，膚施人陳七兒，鳳翔人梁準。

在洪熙年間，則有江陰人趙鉉。

宣德間，則有慶都邊靖，南樂康祥、楊鐸，内黄崔克昇，江寧張繼宗，定遠王絅，舒城錢敏，徐州衛張文友，歸德衛任貴，浮梁洪信文，堂邑趙巖，汶上馬威，翼城劉原真，太康順孫陳智，鈞州楊鼐，延安衛指揮王永、安岳、李遇中。

正統間，則有大興劉懷義，元城谷真，邢臺劉鏞，獻縣崔鑑，通州左衛總旗孫雄，昌黎侯顯，新樂孫禮，定興魏整，交河田畯，柏鄉張本，歸德楊敬，井陘畢鸞，永年楊忠，永清右衛穆弘，武驤左衛成貴，江寧顧暘，舒城吏部主事胡紀、御史王紹，廬江張政，武進胡長寧，徐州金暠、王豫，桐城檀郁，歸德衛吕仲和，麻城趙説，聊城裴俊，陵縣虎賁左衛經歷張讓，費縣葛子成，樂安孫整，冠縣陳勉，臨清賈貴，郯城郭秉，東平張琛，德州張泰，平陰王福緣，猗氏王約，高平王起孝、太僕丞王璲，介休楊智，興縣郭安，朔州衛吴順，杞縣高朗，太康軒茂良，鄭州邢恭，祥符李斌，鳳翔石玫，膚施劉友得、張信，邠州郭元，延安衛薛廣，蘭州吴仕坤。

景泰間，則有成安張憲，威縣傅海，邳州岑義，鳳陽李忠，徐州朱環，宿州郭興、李寬，泗州衛蔡興，龍泉顧佛僧，龍游常州通判徐珙，武昌衛吴綬，靖州衛方觀，鄆城李逵，朝城王禮，聊城朱舉，洛陽昌黎訓導閻禹錫。

天順間，則有宛平龔然勝，遷安蔣盛，永清賈懋，任丘黄文，唐縣寇林、大寧指揮張英，平山衛房鎮，忠義衛總旗鍾通，潼關衛楊順通、順素，蒙城汪泉，六合胡琛，合肥高興、張俊，和州獲嘉知縣薛

在宣德年間，則有慶都人邊靖，南樂人康祥、楊鐸，内黄人崔克昇，江寧人張繼宗，定遠人王絅，舒城人錢敏，徐州衛人張文友，歸德衛人任貴，浮梁人洪信文，堂邑人趙巖，汶上人馬威，翼城人劉原真，太康人順孫陳智，鈞州人楊鼐，延安衛指揮王永、安岳、李遇中。

在正統年間，則有大興人劉懷義，元城人谷真，邢臺人劉鏞，獻縣人崔鑑，通州左衛總旗孫雄，昌黎人侯顯，新樂人孫禮，定興人魏整，交河人田畯，柏鄉人張本，歸德人楊敬，井陘人畢鸞，永年人楊忠，永清右衛人穆弘，武驤左衛的成貴，江寧人顧暘，舒城人吏部主事胡紀、御史王紹，廬江人張政，武進人胡長寧，徐州人金暠、王豫，桐城人檀郁，歸德衛人吕仲和，麻城人趙説，聊城人裴俊，陵縣人虎賁左衛經歷張讓，費縣人葛子成，樂安人孫整，冠縣人陳勉，臨清人賈貴，郯城人郭秉，東平人張琛，德州人張泰，平陰人王福緣，猗氏人王約，高平人王起孝、太僕丞王璲，介休人楊智，興縣人郭安，朔州衛人吴順，杞縣人高朗，太康人軒茂良，鄭州人邢恭，祥符人李斌，鳳翔人石玫，膚施人劉友得、張信，邠州人郭元，延安衛人薛廣，蘭州人吴仕坤。

在景泰年間，則有成安人張憲，威縣人傅海，邳州人岑義，鳳陽人李忠，徐州人朱環，宿州人郭興、李寬，泗州衛人蔡興，龍泉人顧佛僧，龍游人常州通判徐珙，武昌衛人吴綬，靖州衛人方觀，鄆城人李逵，朝城人王禮，聊城人朱舉，洛陽人昌黎訓導閻禹錫。

在天順年間，則有宛平人龔然勝，遷安人蔣盛，永清人賈懋，任丘人黄文，唐縣人寇林、大寧指揮張英，平山衛人房鎮，忠義衛總旗鍾通，潼關衛人楊順通、順素，蒙城人汪泉，六合人胡琛，合肥人高興、張俊，和州人獲嘉知縣薛良，上元人龍景華，杭州人姚文、姚得，平湖人夔州

良，上元龍景華，杭州姚文、姚得，平湖夔州知府沈琮，金華宗祉，德州尹綸，東昌許通，臨汾續鳳，絳州陳璽，鄢陵解禮、順孫張縉，上蔡朱儉，同州侯智，醴泉張璉，西安前衛張軫，延安衛指揮柏英，太和楊寧，金齒衛徐訥。

成化間，則有神機營指揮方榮，太醫院生安陽郭本，順天舉人萬盛，順天東安昌樂訓導周尚文，武清柳芳，玉田李茂，無極李晧，開州任勉、陳璋、僉事侯英及弟侃、副使甘澤，贊皇劉哲，平山光禄署丞李傑，莘縣李志及子忱，邢臺井澍，豐潤馬敬，柏鄉高明，定州竇文真、王達，平鄉張翺、史諫、史誼，永平秦良、朱輝，武平衛成綱、楊昇，隆慶左衛衛瑾，宣府左衛何文玘，潼關衛千户藍瑄，遼東定遼左衛劉定、東寧衛序班劉鼎，江寧福建參議盧雍，徐州吴友直、路車、張楝，山陽楊旻、順孫王鋐，滁州黄正，長洲朱灝，無錫秦永孚、仲孚，合肥沈諲，六安黄用賢，沭陽支儉，休寧吴仲成，懷寧吴本清，沛縣蔡清，歸德衛沈忠，杭州右衛金洪，黄巖項茂，富陽何訥，浙江西安錦衣百户鄭得，麗水葉伯廣，海寧董謙，浙江建德蔡廷琫，奉化陸洪，餘干桃源訓導張憲，永豐吕盛，晋江史惠，平溪汪浩，江夏傅實、周璽，監利劉祥，湘陰邵敏，東昌張鋭，莘縣孔昭、趙全，恩縣王弘，汶上張鄘，堂邑王懽，陽穀錢道，單縣徐洲，聊城王安、孫良，歷城湖廣布政使王允，曹州黄表、張倫，臨清劉端，壽陽吴宗，潞州張倫，大同楊茂、楊瑞、焦鑑，渾源慶都縣丞王誠，高平李振民，平陽衛指

知府沈琮，金華人宗祉，德州人尹綸，東昌人許通，臨汾人續鳳，絳州人陳璽，鄢陵人解禮、順孫張縉，上蔡人朱儉，同州人侯智，醴泉人張璉，西安前衛人張軫，延安衛指揮柏英，太和人楊寧，金齒衛人徐訥。

在成化年間，則有神機營指揮方榮，太醫院生安陽人郭本，順天舉人萬盛，順天東安人昌樂訓導周尚文，武清人柳芳，玉田人李茂，無極人李晧，開州人任勉、陳璋、僉事侯英及其弟侯侃、副使甘澤，贊皇人劉哲，平山人光禄署丞李傑，莘縣人李志及其子李忱，邢臺人井澍，豐潤人馬敬，柏鄉人高明，定州人竇文真、王達，平鄉人張翺、史諫、史誼，永平人秦良、朱輝，武平衛人成綱、楊昇，隆慶左衛人衛瑾，宣府左衛人何文玘，潼關衛千户藍瑄，遼東定遼左衛劉定、東寧衛人序班劉鼎，江寧人福建參議盧雍，徐州人吴友直、路車、張楝，山陽人楊旻、順孫王鋐，滁州人黄正，長洲人朱灝，無錫人秦永孚、仲孚，合肥人沈諲，六安人黄用賢，沭陽人支儉，休寧人吴仲成，懷寧人吴本清，沛縣人蔡清，歸德衛人沈忠，杭州右衛人金洪，黄巖人項茂，富陽人何訥，浙江人西安錦衣百户鄭得，麗水人葉伯廣，海寧人董謙，浙江建德人蔡廷琫，奉化人陸洪，餘干人桃源訓導張憲，永豐人吕盛，晋江人史惠，平溪人汪浩，江夏人傅實、周璽，監利人劉祥，湘陰人邵敏，東昌人張鋭，莘縣人孔昭、趙全，恩縣人王弘，汶上人張鄘，堂邑人王懽，陽穀人錢道，單縣人徐洲，聊城人王安、孫良，歷城人湖廣布政使王允，曹州人黄表、張倫，臨清人劉端，壽陽人吴宗，潞州人張倫，大同人楊茂、楊瑞、焦鑑，渾源人慶都縣丞王誠，高平人李振民，平陽衛指揮僉事楊輔，安東中屯衛人王經，許州人何清，汜水人張俊，信陽人王綱、袁洪，汲縣人張琛，封丘人陳瑛，光州人太平通判劉進，羅山人王賓，衛輝人徐寧，郟縣人劉濟，西平人尹冕，新鄉人王興，確山人劉政，長葛人蒙陰訓導羅貴，陽武舉人蕭盛，弘

揮僉事楊輔，安東中屯衛王經，許州何清，汜水張俊，信陽王綱、袁洪，汲縣張琛，封丘陳瑛，光州太平通判劉進，羅山王賓，衛輝徐寧，郟縣劉濟，西平尹冕，新鄉王興，確山劉政，長葛蒙陰訓導羅貴，陽武舉人蕭盛，弘農衛習潤，涇陽趙謐、駱森、趙毯，同州張鼎，洋縣武全，甘州左衛毛綱，華陰周禄，保安李端，合州陳伯剛，臨桂劉本，姚州土官高紫、潼賜。

弘治間，則有大興錢福，宛平序班夏琮，青縣張俸，南和張彪，曲周趙象賢，長垣王鼒，開州甘潤、馬宗範，薊州孟振，遷安韓廷玉，元氏王懋，深州王寧，天津衛鄭海，武平衛王矩，廣寧右衛李周，霍丘徐汝楫，海州定邊衛經歷徐謐，邳州丁友，懷遠徐本忠、劉澄，宣城吴宗周，潁上王翊，鳳陽衛張全，鳳陽張欽、王澄，嘉定縣沈輔、沈珵，崑山徐協祥，豐縣周潭，徐州權宇、楊輔，績溪許欽，英山段弘仁，六安張時厚，蕭縣唐鸞、南傑，錢塘朱昌，仁和陳璋、璋妻錢氏，餘姚黄濟之，桐廬王瑁，江西樂安謝紳，南昌左衛黄璉，安福劉珍，豐城余壽，湖廣寧鄉同知劉端，湘陰甘準，祁陽張機，閩縣高惟一，龍溪王彝，濟南序班谷珍，莘縣白溥，鄒平辛恕，堂邑李尚質，益都冀琮，文登致仕縣丞劉鑑，臨清王祐，寧海州卜懷，陵川徐河、徐瑛，平遥趙澄，澤州宋甫、裴春、舉人李用，興縣白好古，解州李錦，陽曲薛敬，榆次趙復性，屯留衛李清，儀封謝欽，祥符陳鎧、周府儀賓史經，西平張文佐，河南唐縣李擴，登封王祺，嵩縣杜端，裕州劉宗周，

農衛人習潤，涇陽人趙謐、駱森、趙毯，同州人張鼎，洋縣人武全，甘州左衛人毛綱，華陰人周禄，保安人李端，合州人陳伯剛，臨桂人劉本，姚州土官高紫、潼賜。

在弘治年間，則有大興人錢福，宛平人序班夏琮，青縣人張俸，南和人張彪，曲周人趙象賢，長垣人王鼒，開州人甘潤、馬宗範，薊州人孟振，遷安人韓廷玉，元氏人王懋，深州人王寧，天津衛人鄭海，武平衛人王矩，廣寧右衛人李周，霍丘人徐汝楫，海州人定邊衛經歷徐謐，邳州人丁友，懷遠人徐本忠、劉澄，宣城人吴宗周，潁上人王翊，鳳陽衛人張全，鳳陽人張欽、王澄，嘉定縣人沈輔、沈珵，崑山人徐協祥，豐縣人周潭，徐州人權宇、楊輔，績溪人許欽，英山人段弘仁，六安人張時厚，蕭縣人唐鸞、南傑，錢塘人朱昌，仁和人陳璋、陳璋之妻錢氏，餘姚人黄濟之，桐廬人王瑁，江西樂安人謝紳，南昌左衛人黄璉，安福人劉珍，豐城人余壽，湖廣人寧鄉同知劉端，湘陰人甘準，祁陽人張機，閩縣人高惟一，龍溪人王彝，濟南人序班谷珍，莘縣人白溥，鄒平人辛恕，堂邑人李尚質，益都人冀琮，文登人退休縣丞劉鑑，臨清人王祐，寧海州人卜懷，陵川人徐河、徐瑛，平遥人趙澄，澤州人宋甫、裴春、舉人李用，興縣人白好古，解州人李錦，陽曲人薛敬，榆次人趙復性，屯留衛人李清，儀封人謝欽，祥符人陳鎧、周王府儀賓史經，西平人張文佐，河南唐縣人李擴，登封人王祺，嵩縣人杜端，裕州人劉宗周，閿鄉人薛璋，洛陽護衛軍餘章瀚，鈞州人陳希全，新鄭人張遂，郟縣人黄錦，咸寧舉人楊時敷，涇陽人熊玻、張憲，隴西人李琦，甘州後衛人徐行，博羅人何宇新，雲南芮城人李錦及其子李澤、李

閿鄉薛璋，洛陽護衛軍餘章瀚，鈞州陳希全，新鄭張遂，郟縣黄錦，咸寧舉人楊時敷，涇陽熊玻、張憲，隴西李琦，甘州後衛徐行，博羅何宇新，雲南芮城李錦及子澤、澤子柄，太和楊譎仙，靖安陳伯瑄及子恩。

澤之子李柄，太和人楊譎仙，靖安人陳伯瑄及其子陳恩。

正德間，則有高邑湘潭驛丞董玹，藁城劉强，定州趙鵬，吴橋段輿，直隸新城李瑟，沙河王得時，青陽李希仁，永康歸德訓導應剛，進賢趙氏郡珍，宜春易直，善化陳大用，湘陰蘇純，侯官黄文會，邵武謝恩，長山許嗣聰，聊城梁瑾，曲阜孔承夏，日照張旻，臨汾李大經及子承芳，新鄭王科，蒲城雷瑜，嵩明陳大韶。

在正德年間，則有高邑人湘潭驛丞董玹，藁城人劉强，定州人趙鵬，吴橋人段輿，直隸新城人李瑟，沙河人王得時，青陽人李希仁，永康人歸德訓導應剛，進賢趙氏郡珍，宜春人易直，善化人陳大用，湘陰人蘇純，侯官人黄文會，邵武人謝思，長山人許嗣聰，聊城人梁瑾，曲阜人孔承夏，日照人張旻，臨汾人李大經及其子承芳，新鄭人王科，蒲城人雷瑜，嵩明人陳大韶。

嘉靖以後，國史不詳載，姓名所可考者，嘉靖間，則有直隸趙進、黄流、張節，冀州王國臣，六安順孫李九疇，望江順孫龍湧，太湖吕腆，沛縣楊冕，潁上王敷政，華亭徐億，浙江龔曇、王晁、孫堪、樓堦、丘敘、吴燧，江西余冠雄、曾柏，福建吴毓嘉、孫炳、丘子能，莆田舉人方重杰，山東宫守禮、王選，河南馮金玉、劉一魁，信陽趙謨，孝婦韓氏、安氏，杞縣邊雲鵠，陝西黄驥、張琛、李實，環縣趙璋，新會容瑞，四川李應麒，嘉定州舉人王表，禄豐唐文炳、文蔚，蒙化舉人范運吉、黄巖。又有旌表天下孝子鮑燦、陸爻、徐億等，俱軼其鄉里。

嘉靖以後，在國史中没有詳細記載，而姓名可以考證的，嘉靖年間，則有直隸人趙進、黄流、張節，冀州人王國臣，六安人順孫李九疇，望江人順孫龍湧，太湖人吕腆，沛縣人楊冕，潁上人王敷政，華亭人徐億，浙江人龔曇、王晁、孫堪、樓堦、丘敘、吴燧，江西人余冠雄、曾柏，福建人吴毓嘉、孫炳、丘子能，莆田舉人方重杰，山東人宫守禮、王選，河南人馮金玉、劉一魁，信陽人趙謨，孝婦韓氏、安氏，杞縣人邊雲鵠，陝西人黄驥、張琛、李實，環縣人趙璋，新會人容瑞，四川人李應麒，嘉定州舉人王表，禄豐人唐文炳、文蔚，蒙化舉人范運吉、黄巖。又有在全國宣布受表彰的孝子鮑燦、陸爻、徐億等，都不知道他們的籍貫。

隆慶間，則有大興李彪，静海周一念、周斐，遷安楊騰，松江舉人馮行可，新鄉張登元，興業何世錦，崇善何珵。

在隆慶年間，則有大興人李彪，静海人周一念、周斐，遷安人楊騰，松江舉人馮行可，新鄉人張登元，興業人何世錦，崇善人何珵。

萬曆間，則有直隸韓錫，深州

在萬曆年間，則有直隸人韓錫，深州人林

林基，井陘張民望，清豐侯燦，河間吳應奎，平山舉人邢雲衢，邳州張縝，直隸華亭楊應祈、高承順，太湖顧槐，盱眙蔣臚，六安何金，遂安毛存元，江西余鑰、徐信，都昌曹珊，萬安劉静，新建樊儆、舒泰，會昌歐于復，鄱陽李岐，奉新周勃，南昌曹必和，湖廣賈應進，光化蔡玉、蔡佩，黄岡唐治，浦城徐彪，泉州訓導王熺及熺子文昇，晋江韋起宗，山東馬致遠，冠縣申一琴、一攀，岳陽王應科，河南侯鶴齡，歸德賈洙，密縣陳邦寵，舞陽楊愈光，汜水王謙，淅川劉待徵，陝西劉燧，涇陽韓汝復，寧州周大賢，成都後衛楊茂勳，井研曾海，大姚金鯉，蒙化范潤，四川孝女解氏。又有馬錦、張浩、杜惠、孝女楊氏等，不詳邑里。

天啓間，則有安州邵桂，棗强先自正，晋州張蘭，高邑孫喬，上海張秉介，高淳葛至學，旌德江景宗，山陽張致中，歙縣吴榮讓、孝童女胡之憲、玉娥，慈谿馮象臨，吉水郭元達，宜春鍾名揚，峽江黄國賓，臨川傅合，萬載彭夢瑞，南康楊可幸，萬安羅應賫，江西樂安曹希和，安福孝婦王三重妻謝氏，孝感施文星，福建李躍龍，甌寧陳榮，晋江丘應賓，浦城吴昂，禹城給事中楊士衡，泰安范希賢，曹縣王治寧，曲阜孔弘傳，德州紀紹堯，聞喜張學孔，陳州郭一肖，虞城吕桂芳，淅川何大縉，華州孫繩祖，梁山李資孝，又有王錫光不詳邑里。

崇禎間，則有應天王之卿，故城李華先，仁和沈尚志，江西王之範，福建吴宗炬，山東朱文龍，忻州趙裕心，稷山舉人史宗禹，淳化

基，井陘人張民望，清豐人侯燦，河間人吳應奎，平山舉人邢雲衢，邳州人張縝，直隸華亭人楊應祈、高承順，太湖人顧槐，盱眙人蔣臚，六安人何金，遂安人毛存元，江西人余鑰、徐信，都昌人曹珊，萬安人劉静，新建人樊儆、舒泰，會昌人歐于復，鄱陽人李岐，奉新人周勃，南昌人曹必和，湖廣人賈應進，光化人蔡玉、蔡佩，黄岡人唐治，浦城人徐彪，泉州訓導王熺及其子文昇，晋江人韋起宗，山東人馬致遠，冠縣人申一琴、一攀，岳陽人王應科，河南人侯鶴齡，歸德人賈洙，密縣人陳邦寵，舞陽人楊愈光，汜水人王謙，淅川人劉待徵，陝西人劉燧，涇陽人韓汝復，寧州人周大賢，成都後衛人楊茂勳，井研人曾海，大姚人金鯉，蒙化人范潤，四川孝女解氏。還有馬錦、張浩、杜惠、孝女楊氏等，其籍貫不詳。

在天啓年間，則有安州人邵桂，棗强人先自正，晋州人張蘭，高邑人孫喬，上海人張秉介，高淳人葛至學，旌德人江景宗，山陽人張致中，歙縣人吴榮讓、孝童女胡之憲、玉娥，慈谿人馮象臨，吉水人郭元達，宜春人鍾名揚，峽江人黄國賓，臨川人傅合，萬載人彭夢瑞，南康人楊可幸，萬安人羅應賫，江西樂安人曹希和，安福孝婦王三重之妻謝氏，孝感人施文星，福建人李躍龍，甌寧人陳榮，晋江人丘應賓，浦城人吴昂，禹城給事中楊士衡，泰安人范希賢，曹縣人王治寧，曲阜人孔弘傳，德州人紀紹堯，聞喜人張學孔，陳州人郭一肖，虞城人吕桂芳，淅川人何大縉，華州人孫繩祖，梁山人李資孝，還有王錫光籍貫不詳。

在崇禎年間，則有應天人王之卿，故城人李華先，仁和人沈尚志，江西人王之範，福建人吴宗炬，山東人朱文龍，忻州人趙裕心，稷山舉人史宗禹，淳化人高起鳳，雲南人趙文宿。還有王

高起鳳，雲南趙文宿。又有王宅中、任萬庫、武世捷、孔維章、浦某、褚咸、孫良輔等，不詳邑里。皆以孝行旌其門。

宅中、任萬庫、武世捷、孔維章、浦某、褚咸、孫良輔等，籍貫不詳。都因孝行而受表彰。

其同居敦睦者，則有洪武時龍游夏文昭，四世同居。成化間，霸州秦貴，建德何永敬，蒲圻李玘，句容戴睿，饒陽耿寬，俱七世同居，石首王宗義五世同爨，宿遷張賓八世同爨，安東蘇勒，潞城韓錦、李昇，永州唐汝賢，豐城劉志清，俱六世同居。弘治間，密雲李琚，合肥鄭元，陵川徐梁，安東朱勇，五世同居，慶都黃鍾，定邊衛韓鵬，俱六世同居，孝感程昂七世同居，泰州王玉八世同爨。正德間，山陽丁震五世同居。嘉靖間，石偉十一世同居，遂安毛彥恭六世同居。萬曆間，蕭梅七世同居，滁州盧守一，長治仇大，六世同居，先後得節烈貞女二十三人，太平楊乙六累世同居。天啓間，南城吳煥八世同居。皆旌曰義門。

至於家族和睦同居的，則有洪武年間龍游人夏文昭，四代不分家。成化年間，霸州人秦貴，建德人何永敬，蒲圻人李玘，句容人戴睿，饒陽人耿寬，都七代不分家，石首人王宗義五代不分家，宿遷人張賓八代不分家，安東人蘇勒，潞城人韓錦、李昇，永州人唐汝賢，豐城人劉志清，都是六代不分家。弘治年間，密雲人李琚，合肥人鄭元，陵川人徐梁，安東人朱勇，五代不分家，慶都人黃鍾，定邊衛人韓鵬，都六代不分家，孝感人程昂七代不分家，泰州人王玉八代不分家。正德年間，山陽人丁震五代不分家。嘉靖年間，石偉十一代不分家，遂安人毛彥恭六代不分家。萬曆年間，蕭梅七代不分家，滁州人盧守一，長治人仇大，六代不分家，先後出了二十三名貞女節婦，太平人楊乙六幾代不分家。天啓年間，南城人吳煥八代不分家。都受表彰稱之爲義門。

其輸財助官振濟者，則有正統間千户胡文郁，訓術李昺，訓科劉文勝，吉安胡有初、謝子寬，浮梁范孔孫，榆次于敏，邳州鞏得海、岑仲暉、高興、葉旺、高宗泰，沭陽葛禎，清河王仲英，山陽鮑越，懷遠廖冠平、張簡，石州張雷，淮安梁辟、李成、俞勝、徐成，潞州李廷玉，羅山王必通，溧陽陸旺，餘干舒彥祥，溫州李倫、鄒有真，四安何仕能、王清。景泰間，江陰陳安常。天順間，潮陽郭吾，太原栗仲仁，代州李斌。弘治中，歸善吳宗益、宗義及宗義子璋。隆慶間，永寧王潔、胥瓚。萬曆間，少卿吳炯，浙江董欽等，臨清張氏，江西胡士

其獻納財産協助官府賑濟災民的，則有正統年間的千户胡文郁，訓術李昺，訓科劉文勝，吉安人胡有初、謝子寬，浮梁人范孔孫，榆次人于敏，邳州人鞏得海、岑仲暉、高興、葉旺、高宗泰，沭陽人葛禎，清河人王仲英，山陽人鮑越，懷遠人廖冠平、張簡，石州人張雷，淮安人梁辟、李成、俞勝、徐成，潞州人李廷玉，羅山人王必通，溧陽人陸旺，餘干人舒彥祥，溫州人李倫、鄒有真，四安人何仕能、王清。景泰年間，有江陰人陳安常。天順年間，有潮陽人郭吾，太原人栗仲仁，代州人李斌。弘治年間，有歸善人吳宗益、宗義及宗義之子吳璋。隆慶年間，有永寧人王潔、胥瓚。萬曆年間，有少卿吳炯，浙江人董欽等，臨清人張氏，江西人胡士琇、丁果、婁世潔、黎金球，山西人孫光勳、高自修，亳州人李文明，順義人楊惟孝。天啓年間有南城人吳

琇、丁果、婁世潔、黎金球，山西孫光勳、高自修，亳州李文明，順義楊惟孝。天啓間南城吴焕。崇禎間席本楨等。皆旌爲義門，或賜璽書褒勞。

焕。崇禎年間有席本楨等。都受表彰稱爲義門，或者賜以有皇帝印璽的文書以示褒獎。

鄭濂 王澄 徐允讓 石永壽 錢瑛 曾鼎 姚玭
丘鐸 李茂 崔敏 劉鎬 顧琇 周琬 虞宗濟(等)
伍洪 劉文焕 朱煦 危貞昉 劉謹 李德成 沈德四
謝定住 包實夫 蘇奎章 權謹 趙紳 向化 陸尚質 鞠祥

鄭濂

鄭濂，字仲德，浦江人。其家累世同居，幾三百年。七世祖綺載《宋史·孝義傳》。六傳至文嗣，旌爲義門，載《元史·孝友傳》。弟文融，字太和，部使者余闕表爲東浙第一家。鄭氏家法，代以一人主家政。文融卒，嗣子欽繼之，嘗刺血療本生父疾。欽卒，弟鉅繼。鉅卒，弟銘當主家政，以兄子渭宗子也，相讓久之，始受事。銘受業於吴萊。銘卒，弟鉉繼。父喪，慟哭三日，髮鬚盡白。元末兵起，大將數入其境，相戒無犯義門。樞密判官阿魯灰軍奪民財，鉉以利害折之，引去。明兵臨婺州，鉉挈家避，右丞李文忠爲扃鑰其家，而遣兵護之歸。至正中卒，渭繼。渭卒，弟濂繼。

鄭濂，字仲德，浦江人。他的家族很多代都不分家，將近三百年。其七世祖鄭綺事迹載於《宋史·孝義傳》。下傳六代到文嗣，受表彰稱爲義門，事迹載於《元史·孝友傳》。文嗣之弟文融，字太和，監察御史余闕表彰爲東浙第一家。鄭氏家法規定，每代以一人主持家政。文融死，由繼子鄭欽繼承，鄭欽曾經自己刺血爲親生父親治病。鄭欽死，由弟鄭鉅繼承。鄭鉅死，應當由其弟鄭銘主持家政，鄭銘認爲其兄之子鄭渭是嫡長子，推讓很長時間，纔接受。鄭銘是吴萊的弟子。鄭銘死，由弟鄭鉉繼承。鄭鉉父親去世時，他痛哭三天，頭髮鬍鬚都白了。元朝末年發生戰亂，統軍大將多次進入鄭氏家鄉，都互相告誡不要侵犯義門。樞密判官阿魯灰部隊搶奪民財，鄭鉉以利害關係説服他們，軍隊纔離去。明軍抵達婺州，鄭鉉帶領全家避難，右丞李文忠爲他家封鎖門户，又派兵護送他們回家。鄭鉉死於至正年間，由鄭渭繼承。鄭渭死，由弟鄭濂繼承。

濂受知於太祖，昆弟由是顯。濂以賦長詣京師，太祖問治家長久之道。對曰："謹守祖訓，不聽婦言。"帝稱善，賜之果，濂拜賜懷歸，剖分家人。帝聞嘉嘆，欲官之，以老辭。

鄭濂得到明太祖的賞識，鄭氏兄弟由此著名。鄭濂以賦長到京師，太祖問他治家能維持長久之法。回答説："嚴格遵守祖宗遺訓，不聽婦人之言。"皇帝認爲很對，賜給他糕點，鄭濂拜謝賞賜將糕點帶回家，切開分給家裏衆人。皇帝聞訊贊嘆他的行爲，準備讓他作官，鄭濂以年老推辭。

時富室多以罪傾宗，而鄭氏數千

當時富裕家族多因加罪以致破敗，而鄭氏數

指獨完。會胡惟庸以罪誅，有訴鄭氏交通者，吏捕之，兄弟六人爭欲行，濂弟湜竟往。時濂在京師，迎謂曰："吾居長，當任罪。"湜曰："兄年老，吾自往辨。"二人爭入獄。太祖召見曰："有人如此，肯從人爲逆耶？"宥之，立擢湜爲左參議，命舉所知。湜舉同郡王應等五人，皆授參議。湜，字仲持，居官有政聲。南靖民爲亂，詿誤者數百家，湜言於諸將，盡釋免。居一歲，入覲，卒於京。

百口人獨得保全。適逢胡惟庸犯罪被處死，有人揭發鄭氏與胡勾結，官吏去逮捕鄭家人，兄弟六人爭着要去，結果是鄭濂之弟鄭湜去了。當時鄭濂在京師，迎上去説："我是老大，應該承擔罪責。"鄭湜説："哥哥年老，我自己去辯白"。兩人爭着入獄。太祖召見他們説："有這樣的人，會跟着别人謀反嗎？"寬恕了他們，立即提拔鄭湜爲左參議，命令他推薦所知道的人才。鄭湜舉薦了同郡的王應等五人，都授職參議。鄭湜，字仲持，任官時政績很好。南靖百姓作亂，數百家受連累，鄭湜向軍隊將領陳説，全都釋放。任職一年，入京朝見皇帝，死於京師。

十九年，濂坐事當逮，從弟洧曰："吾家稱義門，先世有兄代弟死者，吾可不代兄死乎？"詣吏自誣服，斬於市。洧，字仲宗，受業於宋濂，有學行，鄉人哀之，私謚貞義處士。

洪武十九年，鄭濂犯罪要被逮捕，堂弟鄭洧説："我家稱爲義門，前輩有兄長代替弟弟去死的，我能不代替兄長去死嗎？"自己去見官吏自稱有罪，在街市被斬首。鄭洧，字仲宗，是宋濂的學生，有學問品行好，同鄉哀憐他，自行給予貞義處士謚號。

濂卒，弟漢繼。二十六年，東宫缺官，命廷臣舉孝弟敦行者，衆以鄭氏對。太祖曰："其里王氏亦仿鄭氏家法。"乃徵兩家子弟年三十上者，悉赴京，擢濂弟濟與王懃爲春坊左、右庶子。後又徵濂弟沂，自白衣擢禮部尚書，年餘，致仕。永樂元年入朝，留爲故官。未幾，復謝去。濂從子幹官御史，棠官檢討。他得官者復數人，鄭氏愈顯。濟、棠皆學於宋濂，有文行。

鄭濂死，由弟鄭漢繼承。洪武二十六年，東宫缺少官員，皇帝命令朝中官員舉薦孝悌忠厚的人，大家推薦鄭氏。太祖説："其同里的王氏也學鄭氏的家法。"於是徵召兩家子弟年齡在三十歲以上的，都前往京師，提拔鄭濂之弟鄭濟與王懃爲春坊左、右庶子。其後又徵召鄭濂之弟鄭沂，從平民提拔任禮部尚書，過了一年多，辭官歸家。永樂元年入朝，被留下任原官。不久，又辭職離去。鄭濂之侄鄭幹任御史，鄭棠任檢討。其餘任官的還有數人，鄭氏更加顯赫。鄭濟、鄭棠都隨宋濂讀書，有文才。

初，漢嘗仕元爲浙江行省宣使，主家政數年。建文帝表其門，漢朝謝，御書"孝義家"三字賜之。燕兵既入，有告建文帝匿其家者，遣人索之。漢家廳事中，列十大櫃，五貯經史，五貯兵器備不虞。使者至，所發皆經史，置其半不啓，乃免於禍，人以爲至行所感云。成化十年，有司奏鄭永朝世敦行義，復旌以孝義之門。

早年，鄭漢曾在元朝做官任浙江行省宣慰使，主持家政數年。建文帝表彰鄭氏家族，鄭漢朝見皇帝謝恩，皇帝親手書寫"孝義家"三個字賜給他。燕兵入城，有人告發建文帝藏在鄭家，派兵去搜索。鄭漢家大廳裏，放置大櫃十個，五個存放經史書籍，五個存放武器以防不測。使者來到，打開的櫃子都是書籍，便放下另一半不開，這纔免遭禍災，人們都認爲這是至誠行爲的感應。成化十年，官府上奏説鄭永朝世代有義行，又表彰稱之爲孝義之門。

自文融至漢，皆以篤行著。文融著《家範》三卷，凡五十八則，子欽增七十則，從子鉉又增九十二則，至濂弟濤與從弟泳、澳、湜，白于兄濂、源，共相損益，定爲一百六十八則，刊行焉。

從文融到鄭漢都以篤行孝義著稱。文融著有《家範》三卷，共五十八條，其子鄭欽增加七十條，其侄鄭鉉又增加九十二條，到鄭濂之弟鄭濤與堂弟鄭泳、鄭澳、鄭湜，告之兄長鄭濂、鄭源，一同商議增删，定爲一百六十八條，將之刊刻通行。

王澄 王燾

王澄，字德輝，亦浦江人。歲儉，出粟貸人，不取其息。有鬻產者，必增直以足之。慕義門鄭氏風，將終，集子孫誨之曰："汝曹能合食同居如鄭氏，吾死目瞑矣。"子孫咸拜受教。澄生三子子覺、子麟、子偉，克承父志。子覺生應，即爲鄭湜所舉擢參議者。子偉生懃，即與鄭濟并擢庶子者。義門王氏之名，遂埒鄭氏。

王澄，字德輝，也是浦江人。年景不好，拿出糧食借給他人，不收利息。有人向他出賣產業，他一定加錢以符合原價值。他仰慕義門鄭氏風範，臨死時，召集子孫教導説："你們能像鄭氏一樣不分家，我死了可以閉上眼睛。"子孫都下拜接受教誨。王澄生三子子覺、子麟、子偉，都能繼承父志。子覺生王應，就是鄭湜舉薦被提拔任參議的。子偉生王懃，就是與鄭濟一同被提拔任庶子的。義門王氏的名氣，於是與鄭氏相齊。

又有王燾者，蘄水人，七世同居，一家二百餘口，人無間言。洪武九年十一月，詔旌爲孝義之門。

又有王燾，蘄水人，七代不分家。一家二百餘口人，相互間没有意見。洪武九年十一月，皇帝下詔表彰稱爲孝義之門。

徐允讓 石永壽

徐允讓，浙江山陰人。元末，賊起，奉父安走避山谷間。遇賊，欲斫安頸。允讓大呼曰："寧殺我，勿殺我父！"賊遂舍安殺允讓。將辱其妻潘，潘紿曰："吾夫已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也。"賊許之，潘聚薪焚夫，投烈焰中死。賊驚嘆去，安獲全。洪武十六年，夫婦并旌。

徐允讓，浙江山陰人。元朝末年，盗賊紛起，他侍奉父親徐安逃到山谷中躲避。遇見盗賊，要用刀砍徐安的脖頸。允讓大喊道："寧可殺我，不要殺我父親！"盗賊於是放了徐安殺死允讓。要污辱他的妻子潘氏，潘氏騙盗賊説："我丈夫已經死了，一定會順從你的。倘若能够把我丈夫尸體火化，就没有遺憾了。"盗賊同意，潘氏堆積乾柴焚燒丈夫，自己跳進烈火中。盗賊驚嘆離去，徐安得以保全。洪武十六年，允讓夫婦都受到表彰。

同時石永壽者，新昌人。負老父避賊，賊執其父將殺之，號泣請代，賊殺永壽而去。

同時有石永壽，新昌人。背負老父躲避盗賊，盗賊捉住他父親要殺，他大聲哭喊請求代替父親去死，盗賊殺死永壽離去。

錢瑛

錢瑛，字可大，吉水人。生八月而孤，年十三能應秋試。及長，值元季亂，奉祖本和及母避難，歷五六年。遇賊，縛本和，瑛奔救，并縛

錢瑛，字可大，吉水人。出生八個月父親便去世，十三歲就能參加鄉試。到成年，時值元末戰亂，護送祖父本和及母親逃難，歷時五六年。遇上盗賊，將本和綁起來，錢瑛趕去解救，也被

之。本和哀告貰其孫，瑛泣請代不已，賊憐而兩釋之。時瑛母亦被執，瑛妻張從伏莽中窺見，即趨出，謂賊曰："姑老矣，請縛我。"賊從之，既就縛，擲袖中鞋與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睨姑，稍遠即罵賊不肯行。賊持之急，罵益厲，賊怒，攢刃刺殺之。事定，有司知瑛賢，凡三薦，并以親老辭。子遂志成進士，官山東僉事。

綁起。本和哀告請求饒了他的孫子，錢瑛不停哭泣請求代祖父死，盜賊可憐他們將兩人釋放。其時錢瑛之母也被捉住，錢瑛之妻張氏藏在草叢中看見了，馬上跑出來，對盜賊說："婆婆年老，請捆我吧。"盜賊照辦，被綁時，將放在袖中的鞋扔給婆婆，訣别說："媳婦已經用不着它了。"邊走邊回頭看婆婆，走到稍遠處便罵盜賊不肯再走。盜賊用力拉她，罵得更凶，盜賊發怒，亂槍將她刺死。事情平定後，官府知道錢瑛賢能，前後三次推薦，都以親長年老辭謝。其子遂志中進士，官至山東僉事。

曾鼎

同時曾鼎，字元友，泰和人。祖懷可、父思立，并有學行。元末，鼎奉母避賊。母被執，鼎跪而泣請代。賊怒，將殺母，鼎號呼以身翼蔽，傷頂肩及足，控母不舍。賊魁繼至，憫之，携其母子入營療治，獲愈。行省聞其賢，辟爲濂溪書院山長。洪武三年，知縣郝思讓辟教設學。鼎好學能詩，兼工八分及邵子數學。

同時有曾鼎，字元友，泰和人。其祖父懷可、父思立，學問品行俱佳。元末，曾鼎護送母親躲避盜賊。母親被捉住，曾鼎跪下哭泣請求代替母親。盜賊發怒，要殺他母親，曾鼎哭喊以身體遮擋，頭頂肩膀及脚都受傷，仍抱住母親不肯放手。盜賊頭目來到，憐憫他，將他們母子帶入營寨治療，得以痊愈。行省長官得知他的賢德，徵召他任濂溪書院山長。洪武三年，知縣郝思讓請他設官學授徒。曾鼎喜歡讀書會作詩，又擅長寫八分書并通曉邵雍術數之學。

姚玭

姚玭，松江人。元至正中，苗帥楊完者兵入境。玭奉母避於野，阻河不可渡。母泣曰："兵至，吾誓不受辱。"遂沉於水。玭急投水救之，負母而出。已，數遇盜，中矢，玭佯死伏尸間以免，乃奉母過湖、淮。後母疾思食魚，暮夜無從得，家養一烏，忽飛去攫魚以歸。洪武初，行省聞其賢，辟之，以親老不就。

姚玭，松江人。元朝至正年間，苗族將領楊完者的部隊進入他家鄉境内。姚玭護送母親到野外躲避，被河流擋住無法渡過。母親哭着説："軍隊來了，我誓死不受污辱。"便投入水中。姚玭急忙跳下水救護，將母親背出。其後，幾次遇到强盜，被箭射中，姚玭躺在死尸中間裝死得以幸免，護送母親越過太湖、淮河。後來母親患病想吃魚，深夜無法得到，家裏養的一隻烏鴉，忽然飛走捕魚回來。洪武初年，行省得知姚玭賢德，徵召他，以母親年老推辭不應召。

丘鐸

丘鐸，字文振，祥符人。元末，父爲湖廣儒學提舉。值兵亂，鐸奉父母播遷，賣藥供甘旨。母卒，哀慟幾絶。葬鳴鳳山，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瑟，鐸

丘鐸，字文振，祥符人。元末，其父任湖廣儒學提舉。正值戰亂，丘鐸陪同父母流離遷徙，靠賣藥供養父母。母親死了，他悲痛欲絶。將母親葬於鳴鳳山，在墓旁搭草屋守喪，早晚像母親在世一樣進獻食物。每當寒夜月黑，悲風蕭瑟之

輒繞墓號曰："兒在斯！兒在斯！"山深多虎，聞鐸哭聲避去。時稱真孝子。鐸初避寇慶元，從祖父母居故鄉者八人，貧不能自存，鐸悉迎養之。有姑年十八，夫亡守節，鐸養之終身。

時，丘鐸總是環繞墳墓喊道："兒子在這裏！兒子在這裏！"山嶺深處多有老虎，聽到丘鐸的哭聲都退避。當時人稱他是真孝子。丘鐸起初在慶元躲避盜賊，叔祖父母住在故鄉的有八人，因貧困無法生存，丘鐸將他們都接來奉養。有姑母，十八歲時丈夫去世而不改嫁，丘鐸終生奉養她。

李茂

後有李茂者，澄城諸生也。母患惡瘡，茂日吮膿血，夜則叩天祈代。及卒，結廬墓旁，朝夕悲泣。天大雨，懼衝其墓，伏墓而哭，雨止乃已。父卒，廬墓如之。成化二年旌。二子表、森，森爲國子生。茂卒，兄弟同廬於墓。弘治五年旌。表子俊亦國子生，表卒，俊方弱冠，廬墓終喪。母卒，亦如初。正德四年旌。

後來有李茂，是澄城的秀才。母親身患惡瘡，李茂每天白天爲母吸吮膿血，夜晚則向上天叩拜請求代替母親。待母親去世，在墓旁守喪，日夜悲痛哭泣。天降大雨，怕雨水衝壞母親墳墓，伏在墓上哭泣，直哭到雨止纔停。父親死，也同樣守喪。成化二年受表彰。兩個兒子李表、李森，李森是國子監監生。李茂死，兩兄弟同在墓旁守喪。弘治五年受表彰。李表之子李俊也是國子監監生，李表死時，李俊還未成年，在墓旁守喪三年。母親死，也是如此。正德四年受表彰。

崔敏

崔敏，字好學，襄陵人。生四十日，其父仕元爲綿竹尹，父子隔絶者三十年。敏依母兄以居。元季寇亂，母及兄俱相失。亂定，入陝尋母不得。由陝入川，抵綿竹，求父冢，無知者。復還陝，訪諸親故，始知父殯所在，乃啓攢負骸歸。時稱崔孝子。

崔敏，字好學，襄陵人。出生四十天，其父在元朝做官任綿竹知縣，父子三十年不通音訊。崔敏依靠母親兄長生活。元末盜匪作亂，母親及兄長都互相失散。戰亂平定，崔敏入陝西尋找母親没有找到。由陝西入四川，到綿竹，找父親墳墓，没有人知道。又回到陝西，向親友探詢，纔知道埋葬父親的地方，便啓棺背負骸骨回鄉。時人稱爲崔孝子。

劉鎬

同時劉鎬，江西龍泉人。父允中，洪武五年舉人，官憑祥巡檢，卒於任。鎬以道遠家貧，不能返柩，居常悲泣。父友憐之，言於廣西監司，聘爲臨桂訓導。尋假公事赴憑祥，莫知葬處。鎬晝夜環哭。一蒼頭故從其父，已轉入交阯。忽暮至，若有憑之者，因得冢所在。刺血驗之良是，乃負歸葬。

同時代有劉鎬，江西龍泉人。其父允中，洪武五年舉人，任憑祥巡檢，死於任上。劉鎬因路遠家貧，不能送柩木還鄉，時常悲痛哭泣。父親的朋友可憐他，告之廣西監司，聘他任臨桂訓導。不久便藉公事前往憑祥，不知埋葬地點。劉鎬晝夜哭泣。一個原先跟隨其父的僕人，已經轉道去交阯。忽然夜裏到來，好像是有鬼神在指引，因而得知墳墓所在。滴血檢驗果然不差，於是背負骸骨回鄉埋葬。

顧琇

有顧琇者，字季粟，吴縣人。洪

有顧琇，字季粟，吴縣人。洪武初年，父親

武初，父充軍鳳翔，母隨行，留琇守丘墓。越六年，母歿。琇奔赴，負母骨行數千里，寢則懸之屋梁，涉則戴之於頂。父釋歸卒。水漿不入口五日，不勝喪而死。

充軍到鳳翔，母親隨行，留下顧琇守護祖墳。過了六年，母親去世。顧琇趕往奔喪，背負母親遺骨行走數千里，睡覺時將之挂在房梁上，涉水時則頂在頭上。父親被釋放歸鄉後死去。他五天不進水米，悲痛過度而死。

周琬

周琬，江寧人。洪武時，父爲滁州牧，坐罪論死。琬年十六，叩闇請代。帝疑受人教，命斬之，琬顔色不變。帝異之，命宥父死，謫戍邊。琬復請曰："戍與斬，均死爾。父死，子安用生爲，願就死以贖父戍。"帝復怒，命縛赴市曹，琬色甚喜。帝察其誠，即赦之，親題御屏曰"孝子周琬"。尋授兵科給事中。

周琬，江寧人。洪武年間，其父任滁州知州，因罪被判死刑。周琬時年十六，進京請求代父受死。皇帝懷疑他是受人教唆，命令斬首，周琬面不改色。皇帝感到驚奇，下令饒恕其父死罪，罷官充軍邊塞。周琬又請求道："充軍和斬首，同樣是死。父親死了，兒子活着有什麽用，情願去死以代父親充軍。"皇帝又生氣，命令將他綁赴刑場，周琬的表情非常高興。皇帝明白了他的真心，便赦免了他，親筆在屏風上題寫"孝子周琬"。不久授職兵科給事中。

虞宗濟(等)

同時子代父死者，更有虞宗濟、胡剛、陳圭。宗濟，字思訓，常熟人。父兄并有罪，吏將逮治。宗濟謂兄曰："事涉徭役，國法嚴，往必死。父老矣，兄冢嗣，且未有後，我幸産兒，可代死。"乃挺身詣吏，白父兄無所預。吏疑而訊之，悉自引伏。洪武四年竟斬於市，年二十二。剛，浙江新昌人。洪武初，父謫役泗上，以逃亡當死，敕駙馬都尉梅殷監刑。剛時方走省，立河上俟渡。聞之，即解衣泅水而往，哀號泣代。殷憫之，奏聞，詔宥其父，并宥同罪者八十二人。圭，黄巖人。父爲仇人所訐當死，圭詣闕上章曰："臣爲子不能諫父，致陷不義，罪當死，乞原父使自新。"帝大喜曰："不謂今日有此孝子，宜赦其父，俟四方朝覲官至，播告之，以風勵天下。"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倖路。"乃聽圭代，而戍其父雲南。

同時兒子代父死的，還有虞宗濟、胡剛、陳圭。宗濟，字思訓，常熟人。父兄都犯罪，官吏將逮捕治罪。宗濟對兄長説："事情關係徭役規定，國法森嚴，被捉去必死無疑。父親老了，哥哥是嫡長子，而且還没有後代，我有幸已生兒子，可以代死。"於是挺身去見官吏，説明父兄并未參預其事。官吏懷疑而審問他，全都招認。洪武四年竟被在街市斬首，時年二十二歲。胡剛，浙江新昌人。洪武初年，其父被罷官在泗上服勞役，因逃亡該被處死，皇帝令駙馬都尉梅殷監斬。此時胡剛正前去探望父親，站在河邊等候渡河。聞訊，馬上脱衣泅水渡河，悲痛地哭喊請求代死。梅殷可憐他，上奏皇帝，下詔赦免其父，并饒恕八十二個同犯。陳圭，黄巖人。其父遭仇人控告要被處死，陳圭進京上奏説："臣作爲兒子不能規勸父親，以致使父親行爲不義，此罪應該處死，懇求寬恕父親使他能改過自新。"皇帝大喜道："没想到今天有這樣的孝子，應赦免他的父親，等各地朝見的官員們來了，向他們通告此事，以此勉勵全國。"刑部尚書開濟上奏説："犯罪有一定的刑罰，不應改變法律以開僥幸途徑。"於是聽憑陳圭代死，而將其父流放雲

南。

十七年，左都御史詹徽奏言：“太平府民有毆孕婦至死者，罪當絞，其子請代。”章下大理卿鄒俊議，曰：“子代父死，情固可嘉。然死婦繫二人之命，冤曷由申；犯人當二死之條，律何可貸。與其存犯法之父，孰若全無罪之兒。”詔從其議。

洪武十七年，左都御史詹徽上奏說：“太平府有平民毆打孕婦致死，罪當絞死，其子請求代死。”奏章交給大理卿鄒俊研究，鄒俊說：“兒子代替父親去死，這種心情固然可嘉。但死的婦女關係到兩條性命，冤仇如何申雪；罪人犯了該死兩次的條款，法律怎能寬免。與其留下犯法的父親，不如保全没有罪的兒子。”皇帝下令按他的意見處理。

伍洪

伍洪，字伯宏，安福人。洪武四年進士。授績溪主簿，擢上元知縣。丁外艱，服除，以母老不復仕。推資產與諸弟，而己獨隱居養母。有異母弟得罪逃，使者捕弗獲，執其母，洪哭訴求代。母曰：“汝往必死，莫若吾自當之。”洪曰：“安有子在而累母者。”遂行，竟死於市。

伍洪，字伯宏，安福人。洪武四年進士。授職績溪主簿，升上元知縣。因父喪去職，守喪期滿，因母親年老不再做官。將資產讓給幾個弟弟，而自己獨自隱居奉養母親。有異母弟犯罪逃走，官差追捕未能捉獲，便去抓他母親，伍洪哭訴請求代母。母親說：“你去一定會死，不如我自己承擔。”伍洪道：“怎能有兒子在這裏却連累母親呢。”於是被官差抓走，最後被處死。

劉文煥

時有劉文煥者，廣濟人。與兄文煇運糧愆期，當死。兄以長坐，文煥詣吏請代，叩頭流血。所司上其狀，命宥之，則兄已死矣。太祖特書“義民”二字獎之。

其時有劉文煥，廣濟人。與其兄文煇運糧誤期，當處死刑。其兄以年長應服刑，文煥去見官請求代兄受死，叩頭流血。官府奏報他的訴狀，皇帝命令饒恕他們，而其兄已經死了。太祖特意書寫“義民”二字褒獎文煥。

時京師有兄坐法，兩弟各自縛請代。太祖遣使問故，同詞對曰：“臣少失父，非兄無以至今日。兄當死，弟安敢愛其生。”帝陽許之，而戒行刑者曰：“有難色者殺之，否則奏聞。”兩人皆引頸就刃，帝大嗟異，欲并其兄貰之。左都御史詹徽持不可，卒殺其兄。

其時京師有兄長犯罪當死，兩弟都自己綁縛請求代兄死。太祖派使者查問緣由，回答是一樣的：“臣少年時父親去世，没有兄長就活不到今天。兄長該被處死，弟弟怎敢愛惜自己的生命。”皇帝佯裝同意，而告誡行刑的人說：“誰面有難色就殺掉，否則向我奏報。”兩人都引頸等死，皇帝大爲驚嘆，打算連同其兄一并寬恕。左都御史詹徽堅持不同意，最後處死其兄。

朱煦

朱煦，仙居人。父季用，爲福州知府。洪武十八年詔盡逮天下積歲官吏爲民害者，赴京師築城。季用居官僅五月，亦被逮，病不能堪，謂煦曰：“吾辦一死耳，汝第收吾骨歸葬。”煦惶懼不敢頃刻離。時訴枉令

朱煦，仙居人。其父季用，任福州知府。洪武十八年皇帝下令將全國歷年爲害人民的官吏全部逮捕，前往京師修築城墻。季用到任僅五個月，也被捕，病重不能忍受，對朱煦說：“我就等着死吧，你們衹管收殮我的尸骨回鄉埋葬。”朱煦惶恐片刻也不敢離開。那時處理申訴冤屈的

嚴，訴而戍極邊者三人，抵極刑者四人矣。煦奮曰："訴不訴，等死耳，萬一父緣訴獲免，即戮死無恨。"即具狀叩闕。太祖憫其意，赦季用，復其官。

法令很嚴峻，因申訴而被流放到最邊遠地方的有三個人，被處以死刑的已有四個人了。朱煦倔强地道："申訴或不申訴，一樣是死，萬一父親因申訴得以幸免，我就算被處死也不遺憾。"馬上寫狀進京申訴。太祖可憐他的心意，赦免季用，恢復他的官職。

危貞昉

有危貞昉者，字孟陽，臨海諸生。父孝先，洪武四年進士。官陵川縣丞，坐法輸作江浦。貞昉詣闕上疏曰："臣父絓吏議輸作，筋力向衰，不任勞苦。而大母年逾九十，恐染霜露之疾，貽臣父終天之恨。臣犬馬齒方壯，願代父作勞，俾父獲歸養，死且不朽。"詔從之。貞昉力作不勝勞，閱七月病卒。

有危貞昉，字孟陽，臨海秀才。其父孝先，洪武四年進士。任陵川縣丞，因犯法被判處在江浦服勞役。貞昉進京上疏説："臣之父因受處分服勞役，身體愈來愈弱，不能經受勞苦。而我祖母年逾九十，如年老病死，使臣之父抱恨終生。臣正年輕力壯，願代父服役，使父親能歸家奉養祖母，臣死也不朽。"皇帝同意了。貞昉不能承受苦役辛勞，七個月後病死。

劉謹

劉謹，浙江山陰人。洪武中，父坐法戍雲南。謹方六歲，問家人"雲南何在?"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之拜。年十四，矍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奮身而往，閱六月抵其地，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俄父患瘋痹，謹告官乞以身代。法令戍邊者必年十六以上，嫡長男始許代。時謹未成丁，伯兄先死，乃歸家携兄子往。兄子亦弱未能自立，復歸悉鬻其産畀兄子，始獲奉其父還，孝養終身。

劉謹，浙江山陰人。洪武年間，其父犯法被充軍雲南。劉謹剛六歲，問僕人"雲南在哪裏?"僕人指向西南方，於是他早晚向西南叩拜。十四歲時，急切地説："雲南雖路遠萬里，天下豈有沒有父親的兒子啊!"奮然前往，用了六個月到達雲南，在客店遇見父親，兩人抱頭痛哭。不久其父患瘋癱，劉謹向官府請求以身代父。法律規定充軍戍邊的人必須是十六歲以上的嫡長子纔可替代。此時劉謹尚未成年，長兄已經死去，於是回家帶兄長之子前往雲南。兄長之子也年少不能自立，又回家變賣全部家産將錢交給其侄，纔獲許送其父回家，終生孝敬奉養。

李德成

李德成，浹水人。幼喪父。元末，年十二，隨母避寇至河濱。寇騎迫，母投河死。德成長，娶婦王氏。摶土爲父母像，與妻朝夕事之。方嚴冬，大雪，冰堅至河底。德成夢母曰："我處冰下，寒不得出。"覺而大慟，旦與妻徒跣行三百里，抵河濱。卧冰七日，冰果融數十丈，恍惚若見其母，而他處堅凍如故。久之，乃

李德成，浹水人。幼年喪父。元末，德成十二歲，隨母躲避强盜來到河邊。强盜騎兵迫近，母親投河自殺。德成長大，娶王氏爲妻。以泥土塑父母像，與妻子早晚供奉。時值嚴冬，下大雪，河水封凍至底。德成夢見母親對他説："我身處堅冰之下，寒冷無法出來。"醒後大哭，清晨與妻子赤脚步行三百里，到河邊。在冰上躺卧七天，數十丈的堅冰果然融化，恍惚之間仿佛見到他母親，而其他地方冰凍如故。過了很長時

歸。

洪武十九年舉孝廉，屢擢尚寶丞。二十七年旌爲孝子。建文中，燕兵逼濟南。德成往諭令還兵，燕兵不退。德成歸，以辱命下吏，已而釋之。永樂初復官，屢遷陝西布政使。

沈德四

沈德四，直隸華亭人。祖母疾，刲股療之愈。已而祖父疾，又刲肝作湯進之，亦愈。洪武二十六年被旌。尋授太常贊禮郎。上元姚金玉、昌平王德兒亦以刲肝愈母疾，與德四同旌。

至二十七年九月，山東守臣言："日照民江伯兒，母疾，割脅肉以療，不愈。禱岱嶽神，母疾瘳，願殺子以祀。已果瘳，竟殺其三歲兒。"帝大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服長子三年。今小民無知，滅倫害理，亟宜治罪。"遂逮伯兒，杖之百，遣戍海南。因命議旌表例。

禮臣議曰："人子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醫藥籲禱，迫切之情，人子所得爲也。至臥冰割股，上古未聞。倘父母止有一子，或割肝而喪生，或臥冰而致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爲不孝之大。皆由愚昧之徒，尚詭異，駭愚俗，希旌表，規避里徭。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父母有疾，療治罔功，不得已而臥冰割股，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例。"制曰："可。"

永樂間，江陰衛卒徐佛保等復以割股被旌。而掖縣張信、金吾右衛總旗張法保援李德成故事，俱擢尚寶丞。迨英、景以還，即割股者亦格於

間，纔回家。

洪武十九年舉孝廉，屢次升官任尚寶丞。洪武二十七年被表彰爲孝子。建文年間，燕王軍隊逼近濟南。德成前去諭令退兵，燕王兵不肯撤退。德成歸朝，以辜負君命被關進監獄，不久被釋放。永樂初年恢復原官，幾經升遷任陝西布政使。

沈德四，直隸華亭人。祖母患病，他割股肉將祖母治愈。不久祖父患病，他又割肝作湯給祖父飲用，也得痊愈。洪武二十六年被表彰。不久授職太常贊禮郎。上元人姚金玉、昌平人王德兒也因割肝爲母親治愈疾病，與德四同時受表彰。

至洪武二十七年九月，山東地方官報告說："日照居民江伯兒，母親患病，割自己脅肉爲其治療，無效。向泰山神祈禱說，如母親病愈，願殺兒子以爲祭祀。其後母病果然好了，他竟將自己三歲的兒子殺死。"皇帝大怒道："父子關係是最重要的。《周禮》規定長子死父親要爲他服喪三年。現在小百姓無知，破壞倫理道德，實在應該懲治。"於是逮捕伯兒，打了一百棍，發配海南充軍。因而命令審議表彰條例。

禮部官員認爲："子女奉侍父母親長，平時要做到尊敬，供養要使其滿意，有病則爲之尋醫求藥禱告天神，這種迫切的心情，是子女應該有的。至於臥冰割股，古時沒有發生過。倘若父母祇有一個兒子，或因割肝而喪生，或因臥冰而死亡，使父母無所依靠，香火永遠斷絕，反而成爲最大的不孝。這些都因愚昧之徒，崇尚怪異，恐嚇愚夫俗子，希圖表彰，以此逃避徭役。割股不行，以至於割肝，割肝不行，以致於殺子。違反天道傷害生命，沒有比這嚴重的了。從現在起父母有病，治療無效，不得已而臥冰割股，也聽憑他們去做，但不在表彰範圍之內。"詔書說："可行。"

永樂年間，江陰衛士兵徐佛保等人又以割股被表彰。而掖縣人張信、金吾右衛總旗張法保援引李德成前例，都升任尚寶丞。到英宗、景泰帝以後，即使是割股的人也因違反條例，不得奏

例，不以聞，而所旌，大率皆廬墓者矣。

報，而受表彰的，大多都是爲父母守墓的人了。

謝定住

謝定住，大同廣昌人。年十二，家失牛。母抱幼子追逐，定住隨母後。虎躍出噬其母，定住奮前擊之，虎逸去。取弟抱之，扶母行。虎復追嚙母頸，定住再擊之，虎復去。行數武，虎還嚙母足。定住復取石擊，虎乃舍去，母子三人并全。永樂十二年，帝召見嘉奬，賜米十石、鈔二百錠，旌其門。

謝定住，大同廣昌人。十二歲時，家中牛走失。其母懷抱幼子追趕，定住跟在母親身後。一隻老虎跳出來咬他母親，定住奮力向前打虎，老虎逃走。他將弟弟抱起，攙扶母親行走。虎又追來咬母親脖頸，定住再打虎，虎又逃走。走幾步，虎又回來咬其母脚，定住再拿石頭打虎，老虎這纔捨棄他們跑掉，母子三人都得保全。永樂十二年，皇帝召見定住進行嘉奬，賜予十石米、二百錠鈔，在其家挂匾以爲表彰。

包實夫

先是，洪武中，有包實夫者，進賢人。授徒數十里外，途遇虎，銜衣入林中，釋而蹲。實夫拜請曰："吾被食，命也，如父母失養何?"虎即舍去。後人名其地爲拜虎岡。

在此之前，洪武年間，有包實夫，進賢人。去數十里地以外教學，途中遇虎，銜住他的衣服拖入樹林中，鬆口後蹲在面前。實夫對虎下拜哀求道："我被你吃掉，是命裏注定的，但我父母無人奉養怎麼辦呢?"老虎便捨他而去。其後人們稱那地方爲拜虎岡。

蘇奎章

其後，嘉靖中，筠連諸生蘇奎章，從父入山，猝遇虎。奎章倉皇泣告，願舍父食己，虎曳尾徐去。後爲岷府教授。

在此之後，嘉靖年間，筠連秀才蘇奎章，隨父親進山，突然遇見虎。奎章倉惶哭泣哀告，請求老虎放掉父親而吃自己，老虎拖着尾巴慢慢離去。奎章後來任岷王府教授。

權謹

權謹，字仲常，徐州人。十歲喪父，即哀毁，奉母至孝。永樂四年薦授樂安知縣，遷光禄署丞，以省侍歸。母年九十終，廬墓三年，致泉涌兔馴之異。有司以聞，仁宗命馳驛赴闕，出其事狀，令侍臣朗誦大廷，以示百僚，即拜文華殿大學士。謹辭，帝曰："朕擢卿以風天下爲子者，他非卿責也。"尋扈從皇太子監國南京。宣宗嗣位，以疾乞歸，改通政司右參議，賜白金文綺致仕。

權謹，字仲常，徐州人。十歲時喪父，就悲痛至極，侍奉母親極其孝順。永樂四年受推薦任樂安知縣，升光禄署丞，以探視奉養母親辭官歸鄉。其母九十歲時去世，他守墓三年，以致出現平地涌泉野兔馴順的奇異現象。官府奏報朝廷，仁宗命令他乘驛馬趕赴京師，寫出事情經過，令身邊大臣在殿前朗讀，通告百官，馬上任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權謹辭謝，皇帝説："朕提拔你是爲了勸勉天下作兒子的人，其他事不是你的責任。"不久侍從皇太子至南京監國。宣宗繼位，稱病請求辭官，改任通政司右參議，賞賜白銀錦緞退休。

子倫，舉永樂中鄉試。養親二十年，親終不仕。倫子宇，父母卒，皆

其子權倫，永樂年間鄉試中舉。奉養父母二十年，父母去世也不做官。權倫之子權宇，父母

廬墓。成化十二年亦獲旌。

去世，皆守墓三年。成化十二年也受表彰。

趙紳

趙紳，字以行，諸暨人。父秩，永樂中爲高郵州學正，考滿赴京，至武城縣墮水。紳奮身下救，河流湍悍，俱不能出。明日尸浮水上，紳兩手抱父臂不釋。宣德五年旌其門。

趙紳，字以行，諸暨人。其父趙秩，永樂年間任高郵州學正，期滿赴京，行至武城縣時落入水中。趙紳奮不顧身下河營救，河水湍急，兩人都不能出水。第二天尸體浮在水面上，趙紳兩手抱住父親手臂不放。宣德五年受表彰。

向化

有向化者，静海衛人。父上爲衛指揮，墮海死。化號泣求尸不得，亦投於海。忽父尸浮出，衣服盡脱。天方晴霽，雷雨驟作。既息，化首頂父衣，浮至一處。衆異而收葬之。

還有向化，静海衛人。其父向上任衛指揮，落入海中淹死。向化痛哭尋找尸體不得，也跳入海中。忽然其父尸體浮出水面，衣服都已脱去。此時天空本來晴朗，突然雷雨大作。雷雨停息，向化頭頂其父衣服，浮到父親處。衆人認爲奇異將他們收殮埋葬。

陸尚質

陸尚質者，山陰人。父渡江遇風，飄舟將入海。尚質自崖見之，即躍入濤中，欲挽舟近岸。父舟獲濟，而尚質竟溺死。里人呼其處爲陸郎渡。

陸尚質，山陰人。其父渡江時遇上大風，風吹船快要進入海中。尚質在崖頂見此情景，便跳入浪濤中，想將船拉近岸邊。其父的船得救，而尚質竟被淹死。本地人稱其地爲陸郎渡。

麴祥

麴祥，字景德，永平人。永樂中，父亮爲金山衛百户。祥年十四，被倭掠。國王知爲中國人，召侍左右，改名元貴，遂仕其國，有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偕來，上疏言："臣夙遭俘掠，抱釁痛心，流離困頓，艱苦萬狀。今獲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賜歸侍養，不勝至願。"天子方懷柔遠人，不從其請，但許給驛暫歸，仍還本國。

麴祥，字景德，永平人。永樂年間，其父麴亮任金山衛百户。麴祥十四歲時，被倭寇擄走。倭王知道他是中國人，讓他在身邊服侍，改名元貴，便在那裏爲官，娶妻生子，但他心中一天也没有忘記中國，經常勸國王入中國朝貢。宣德年間，與貢使一同歸來，上疏説："臣昔日遭到擄掠，滿懷悲痛，流離失所，艱苦之極。現在得以活着回到中國，豈是人力決定。請求讓我歸鄉侍奉父母，這是我最大的心願。"皇帝正要安撫遠方人民，不允許他的請求，衹允許給驛馬暫時回家，以後仍回本國。

祥抵家，獨其母在，不能識，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抱持痛哭。未幾别去，至日本，啓以帝意。國王允之，仍令入貢。祥乃復申前請，詔許襲職歸養。母子相失二十年，又有華夷之限，竟得遂其初志，聞者異之。

麴祥回到家，衹有母親在家，不能相識，説："真是我的兒子，則耳後有紅痣。"查驗果然不錯，相抱痛哭。不久告别離去，回到日本，報告皇帝的意思。國王答應了，仍命令他入貢。麴祥又重申過去的請求，皇帝命令允許他承襲其父職務歸家養母。母子失散二十年，又有華夷區别，居然得以滿足起初心願，聽到的人都感到驚異。



明史卷二百九十七

列傳第一百八十五

孝義(二)

王俊 劉準 楊敬　石鼐 任鏜　史五常　周敖
鄭韺 榮瑄 葉文榮　傅檝　楊成章　謝用　何競
王原　黃璽　歸鉞(族子)繡　何麟　孫清 宋顯章 李豫
劉憲 羅璋(等)　容師偃 劉靜 溫鉞　俞孜 張震 孫文　崔鑑
唐儼　丘緒　張鈞 張承相(等)　王在復 王鐇(等)　夏子孝
阿寄　趙重華 謝廣　王世名　李文詠 王應元(等)
孔金(子)良　楊通照(弟)通杰 浦邵(等)　張清雅 白精忠(等)

王俊

王俊，城武人。父爲順天府知事。母卒於官舍，俊扶櫬還葬，刈草萊爲茇舍，寢處塋側。野火延爇將及，俊叩首慟哭，火及塋樹而止。正統三年被旌。

王俊，城武人。其父任順天府知事。其母死於衙署，王俊送棺材回鄉埋葬，割野草搭建茅舍，住在母親墳邊。野火蔓延將要燒到墳墓，王俊叩頭痛哭，大火燒到墳地種植的樹木處便熄滅。正統三年被表彰。

劉準

劉準者，唐山諸生。父喪，廬墓。冬月野火將及冢樹，準悲號告天，火遂息。正統六年旌表。

劉準，唐山秀才。其父去世，他住在墓旁守喪。冬天野火將要燒到墳上樹木，劉準悲傷哭叫向上天哀告，火便熄滅。正統六年受表彰。

楊敬

楊敬者，歸德人。父歿於陣，爲木主招魂以葬。每讀書至戰陣之事，輒隕涕不止。母歿，柩在堂。鄰家失火，烈焰甚迫，敬撫柩哀號，風止火滅。正統十三年旌表。

楊敬，歸德人。其父死於戰場，楊敬作木牌位招魂埋葬。讀書時每當讀到有關戰事的，總是哭泣不止。母親去世，靈柩停放堂前。鄰居家失火，火焰迫近，楊敬手按棺木哀號，風停火滅。正統十三年受表彰。

石鼐

石鼐，渾源諸生。父歿，廬墓。墓初成，天大雨，山水驟漲。鼐仰天號哭，水將及墓，忽分兩道去，墓獲

石鼐，渾源秀才。父親去世，他住在墓旁守喪。墳墓剛修好，天降大雨，山洪暴發。石鼐仰天放聲痛哭，水快要流到墓地時，忽然分爲兩股

全。弘治五年旌表。

流走，墳墓得以保全。弘治五年受表彰。

任鏜

任鏜，夏邑人。嫡母卒，廬於墓。黄河衝溢，將嚙塋域。鏜伏地號哭，河即南徙。嘉靖二十五年旌表。

任鏜，夏邑人。嫡母去世，他住在墓旁守喪。黄河堤潰泛濫，快要淹到墳地。任鏜伏地哭喊，黄河河水便向南流走。嘉靖二十五年受表彰。

史五常

史五常，内黄人。父萱，官廣東僉事。卒，葬南海和光寺側。五常方七歲，母携以歸。比長，奉母至孝，常恨父不得歸葬。母語之曰："爾父杉木櫬内，置大錢十，爾謹志之。"母殁，廬墓致毁，既終喪，往迎父櫬。時相去已五十年，寺没於水久矣。五常泣禱，有老人以杖指示寺址。發地，果得父櫬，内置錢如母言，乃扶歸，與母合葬，復廬墓側。正統六年旌表。

史五常，内黄人。其父史萱，任廣東僉事。死後，葬於南海和光寺旁邊。五常年方七歲，母親將他帶回家鄉。長大後，侍奉母親極其孝順，常因未將父親遺體運回家鄉安葬而感到遺憾。母親告訴他說："你父親杉木棺材裏面，放了十枚大錢，你一定要記住。"母親去世，他住在墓旁守喪極其哀痛，守喪期滿，前往廣東迎取父親柩木。時間已過去五十年，和光寺早已被水淹没。五常哭泣祈禱，有一老人用手杖向他指示佛寺的原址。他挖開地面，果然找到父親柩木，裏面所放的銅錢與他母親所説的完全相同，便護送回鄉，與其母合葬，再次住在墓旁守喪。正統六年受表彰。

周敖

周敖，河州衛軍家子也。正統末，聞英宗北狩，大哭，不食七日而死。其子諸生路方讀書别墅，聞父死，慟哭奔歸，以頭觸庭槐亦死。鄉人異之，聞於州。知州躬臨其喪，賻麥四十斛、白金一斤。路妻方氏，厲志守節，撫子堂成立，後爲知縣。

周敖，是河州衛軍人子弟。正統末年，他得知英宗被擄北去，大哭，七天不進飲食而死。其子秀才周路正在别墅讀書，得知父親死訊，痛哭奔回，用頭撞院中槐樹也死去。同鄉人爲之驚異，上報州府。知州親臨他們的葬禮，贈送麥子四十斛、白銀一斤以助喪。周路之妻方氏，下定決心不再改嫁，將兒子周堂撫養成人，後任知縣。

鄭韺

鄭韺，石康人。父賜，舉人，兄護，進士。天順中，母爲瑶賊所掠。韺年十六，挺身入賊壘，紿之曰："吾欲丐吾母，豈惜金，第金皆母所瘞，願代母歸取之。"賊遂拘韺而釋母，然其家實無金也，韺遂被殺。廉州知府張岳建祠祀之。

鄭韺，石康人。其父鄭賜，是舉人，其兄鄭護，是進士。天順年間，其母被瑶族盗賊擄走。鄭韺時年十六，挺身走進盗賊堡壘，欺騙盗賊説："我想請求放回我母親，怎會吝惜錢財，但錢財都被母親埋藏，請允許我代替母親，放母親回去取錢。"盗賊於是扣留鄭韺而釋放其母，然而他家中其實無錢，鄭韺因而被殺。廉州知府張岳建祠堂奉祀他。

榮瑄

榮瑄，瓊州人。三歲而孤，與兄琇并以孝聞。天順四年，土賊據瓊城，瑄兄弟扶母走避。遇賊，琇謂瑄曰："我以死衛母，汝急去。"瑄從之，琇與母遂陷賊中。官軍至，琇被執。主將將殺琇，瑄趨至，叩頭流血，泣請曰："兄以母故陷賊，母老家貧，恃兄爲命，愿殺瑄存兄養母。"主將不察，竟殺瑄。

榮瑄，瓊州人。三歲喪父，與其兄榮琇都以孝順聞名。天順四年，土匪占據瓊州城，榮瑄兄弟攙扶母親逃避。遇見土匪，榮琇對榮瑄說："我以死保護母親，你趕快逃走。"榮瑄照辦了，榮琇與母親便失陷於賊中。官軍來到，榮琇被抓住。統軍主將要殺榮琇，榮瑄趕到，叩頭流血，哭着哀求道："哥哥因母親的緣故陷身匪中，母親年老家境貧寒，全靠哥哥得以生活，請殺榮瑄留下哥哥奉養母親。"主將没有搞清事實，竟然殺死榮瑄。

葉文榮

後有葉文榮，海寧人。弟殺人論死，母日悲泣不食。文榮謂母曰："兒年已長，有子，請代弟死。"遂詣官服殺人罪，弟得釋，而文榮坐死。

後來有葉文榮，海寧人。其弟殺人被判死刑，母親每天悲痛哭泣不進飲食。文榮對母親說："兒子年齡已大，有了兒子，願代弟弟去死。"於是投案承當殺人罪責，其弟獲釋，而文榮被處死。

傅檝

傅檝，字定濟，泉州南安人。祖凱，父浚，并進士。爲部郎。檝年十六舉鄉試，二十成進士。弘治中，授行人，出行襄府。半道聞母病，請入京省視再往竣事。禮部尚書劉春曰："無害於若，而可教孝。"奏許之。

傅檝，字定濟，泉州南安人。其祖傅凱，父傅浚，都是進士。任職郎中。傅檝十六歲時中舉人，二十歲時成進士。弘治年間，授職行人，出京赴襄王府辦事。半路得知母親患病，請求入京探視再去將事辦完。禮部尚書劉春道："這樣於你并無妨礙，還可以鼓勵孝道。"上奏皇帝批准了他的請求。

浚後遷山東鹽運司同知。娶繼妻，私其二奴。浚聞將治之，遂暴卒。檝心疑未發，奴遽亡去。久之，偵一奴逃德化縣，傭巨姓家。檝微行往伺奴出，袖鐵椎擊殺之，而其一不可迹矣。

傅浚後升山東鹽運司同知。所娶的繼妻，與兩個僕人私通。傅浚得知奸情準備懲罰他們，不久傅浚突然死去。傅檝心中懷疑却未聲張，僕人倉皇逃走。過了很久，查明一人逃至德化縣，受雇於大户人家。傅檝潛往德化等候僕人出來，袖中暗藏鐵錘將他打死，而另一人則無法尋找了。

檝不欲見繼母，葬父畢，號慟曰："父仇尚在，何以爲人！"乃裂衣冠，屏妻子，出宿郊墟間，蓬首垢面，饑寒風雨，不知就避。親戚故人率目之爲狂，檝終不自明也。子燾卒，不哭。或詰之，則垂涕曰："我不能爲子，敢爲父乎！"繼母卒，乃歸。蓋自廢自罰者三十五年，又十五

傅檝不願意見到繼母，埋葬父親之後，痛哭道："殺父仇人還活着，我怎麽作人呢！"於是撕裂衣帽，不再理睬妻子兒女，到郊外廢墟住宿，蓬頭垢面，飢寒風雨，也不知道躲避。親戚朋友都把他看成瘋子，傅檝始終不加辯白。其子傅燾死，他不哭。有人責問他，則流淚答道："我不能作兒子，敢當父親嗎！"繼母去世，纔回家。自我摧殘責罰了三十五年，又過了十五年後去

年而卒。

世。

楊成章

楊成章，道州人。父泰，爲浙江長亭巡檢。妻何氏無出，納丁氏女爲妾，生成章。甫四歲，泰卒。何將扶櫬歸，丁氏父予之子，而奪其母。母乃剪銀錢與何別，約各藏其半，俟成章長授之。越六年，何臨歿，授成章半錢，告之故。成章嗚咽受命。既冠，娶婦月餘，即執半錢之浙中尋母。母先已適東陽郭氏，生子曰珉，而成章不知也。遍訪之，無所遇而還。

弘治十一年，東陽典史李紹裔以事宿珉家。珉母知爲道州人，遣珉問成章存否，知成章已爲諸生，乃令珉執半錢覓其兄。會有會稽人官訓導者，嘗設教東陽，爲珉師，與成章述珉母憶子狀。成章亦往尋母，遇珉於江西舟次。兄弟悲且喜，各出半錢合之，益信，遂俱至東陽，母子始相聚。自是成章三往迎母不遂，棄月廩，赴東陽侍養。及母卒，廬墓三載始返。

至嘉靖十年，成章以歲貢入都，珉亦以事至，乃述成章尋親事，上之吏部，請進一官。部臣言：“成章孝行，兩地已勘實，登之朝覲憲綱，珉言非謬。昔朱壽昌棄官尋母，宋神宗詔令就官。今所司知而不能薦，臣等又拘例而不請旌，真有愧於古誼。請量授成章國子學録，賜珉花紅羊酒。”制曰：“可。”

楊成章，道州人。其父楊泰，任浙江長亭巡檢。妻子何氏未生育，娶丁氏女兒爲妾，生成章。剛滿四歲，楊泰去世。何氏要送棺木回鄉，丁氏之父把孩子給她，將其母奪走。母親便將銀錢剪開與何氏告別，約定各收藏半枚銀錢，等成章長大後交給他。過了六年，何氏在臨終前，將半枚錢交給成章，告訴他經過。成章悲泣接受遺命。成年後，娶妻僅一個多月，便拿了半枚錢到浙江尋找母親。其母早已嫁東陽郭氏，生一子名叫郭珉，而成章不知道。四處尋找，一無所獲而回家。

弘治十一年，東陽典史李紹裔因事在郭珉家住宿。郭珉之母知道李是道州人，派郭珉詢問成章是否還在，得知成章已是秀才，於是命令郭珉持半枚錢尋找兄長。適有任訓導的會稽人，曾在東陽任教，是郭珉老師，對成章述説郭珉之母想念兒子的情形。成章也前去尋找母親，在江西於船上遇見郭珉。兄弟倆又悲又喜，各自拿出半枚錢合在一起，更加確信，於是一同到東陽，母子纔得以相聚。從此成章三次前去迎接母親不成，放棄每月官學供給，前往東陽侍奉母親。待母親去世，在墓旁守喪三年纔回家。

至嘉靖十年，成章以歲貢生入京師，郭珉也因有事來到，纔説出成章尋親經過，上報吏部，請求任以官職。吏部大臣上奏説：“成章的孝順行爲，兩地都已調查屬實，根據朝見的規定，郭珉之言并無不實。當年朱壽昌放棄官職尋找母親，宋神宗下詔令他作官。現在地方官知情而不能舉薦，臣等又拘泥成例而不請求給以表彰，實在有愧於古人的品德。請求酌情授予成章國子學録，賜予郭珉披紅戴花及羊酒。”皇帝下詔説：“可以。”

謝用

謝用，字希中，祁門人。父永貞。生母馬氏方妊，永貞客外，嫡母汪氏妒而嫁之，遂生用。永貞還，大恨，抱用歸，寄乳鄰媪。汪氏收而自

謝用，字希中，祁門人。父名永貞。生身母親馬氏正有孕在身，永貞離家出外，嫡母汪氏因忌妒而將馬氏嫁人，生下謝用。永貞回家，大爲憤怒，將謝用抱回，寄放鄰家婦女處哺乳。汪氏

鞠之，逾年亦生子，均愛無厚薄。

收養謝用自己照看，過一年也生兒子，對兩個孩子都疼愛没有厚薄之分。

用既冠，始知所生。密訪之，則又改適，不知其所矣。用遍覓幾一載。一夕宿休寧農家，有寡嫗出問曰："若爲誰？"用告以姓名，及尋母之故。曰："若母爲誰？"曰："馬氏。"曰："若非永貞之子乎？"曰："然。"媼遂抱用曰："我即汝母也。"於是母子相持而哭，時弘治十五年四月也。用歸告父，并其同母弟迎歸，居別室。孝養二母，曲盡其誠。後汪感悔，令迎馬同居，訖無間言。

謝用成年，纔知自己生母是何人。秘密尋找，則馬氏又改嫁，已不知去向了。謝用四處尋找將近一年。一天夜晚在休寧農民家中住宿，有寡婦出來問道："你是誰？"謝用告知姓名，及尋找母親的原因。又問："你母親是誰？"回答："馬氏。"問："你是永貞的兒子嗎？"回答："是的。"老婦便抱住謝用道："我就是你母親呵。"於是母子相抱哭泣。此時是弘治十五年四月間。謝用回家告知父親，連同他同母弟一起接回，在另室住。他孝養兩位母親，周到全面，滿懷真情。後來汪氏受感動而改悔，令迎接馬氏同住，再無矛盾。

永貞卒，用居喪以孝聞。鄰人失火，延數十家，將至用舍，風反火息。用時爲諸生，督學御史廉其孝，列之德行優等，月廩之。

永貞去世，謝用守喪以孝聞名。鄰居家失火，火勢蔓延燒數十家，將要燒到謝用住處，風向回轉，大火熄滅。謝用此時是秀才，督學御史訪知他非常孝順，德行考核列爲優等，每月予以供給。

何競

何競，字邦植，蕭山人。父舜賓，爲御史，謫戍廣西慶遠衛，遇赦還。好持吏短長。有鄒魯者，當塗人。亦以御史謫官，稍遷蕭山知縣，貪暴狡悍。舜賓求魯陰事訐之，兩人互相猜。縣中湘湖爲富人私據，舜賓發其事於官，奏核之。富人因奏舜賓以戍卒潛逃，擅自冠帶。章并下所司核治。魯隱其文牒，詭言舜賓遇赦無驗，宜行原衛查核。上官不可，駁之。會舜賓門人訓導童顯章爲魯所陷論死，下府覆驗，道經舜賓家，入與謀。魯聞之，大詬曰："舜賓乃敢竄重囚。"發卒圍其門，輒捕舜賓，徑解慶遠。又令爪牙吏屏其衣服。至餘干，宿昌國寺，夜以濕衣閉其口，壓殺之。魯復捕舜賓妻子。競與母逃常熟，匿父友王鼎家。

何競，字邦植，蕭山人。其父舜賓，原任御史，被發配廣西慶遠衛充軍，遇大赦還鄉。他好挾持官吏的短處。有鄒魯，當塗人。也是由御史被貶謫，又逐漸升遷任蕭山知縣，爲人貪婪暴戾狡詐凶悍。舜賓找出鄒魯見不得人的事攻擊他，兩人互相猜忌。蕭山境内的湘湖被富人私自占據，舜賓向官府告發此事，上疏要求查清。富人因而上奏控告舜賓以軍犯潛逃，擅自穿着官服。兩份奏章都交給地方官核實處理。鄒魯隱匿赦免舜賓的文書，謊稱舜賓被赦并無憑據，應該返回原先的衛所核對。上級官員不同意，駁回他的意見。適有舜賓的學生訓導童顯章被鄒魯誣陷判處死刑，押往府治覆審，經過舜賓家，進去與他商議。鄒魯聞訊，大駡道："舜賓竟敢藏匿重犯。"派兵包圍何家，隨即逮捕舜賓，直接押赴慶遠。又命令他的爪牙解去舜賓衣服。行至餘干，在昌國寺過夜，夜裏用濕衣堵住舜賓的嘴，將他悶死。鄒魯又要逮捕舜賓妻子兒女。何競與母親逃往常熟，藏在父親的朋友王鼎家中。

已而魯遷山西僉事，將行。競乃潛歸與族人謀，召親黨數十人飲之酒，爲舜賓稱冤。中坐，競出叩首哭以請，皆踴躍願效命。乃各持器伏道旁，伺魯過，競袖鐵錘奮擊，騶從駭散。仆其輿，裸之，杖齊下，矐兩目，鬚髮盡拔。競拔佩刀斫其左股，必欲殺之，爲衆所止。乃與魯連鎖赴按察司，而預令族父澤走闕下訴冤。僉事蕭翀故黨魯，嚴刑訊競。競大言曰："必欲殺我，我非畏死者。顧人孰無父母，且我已訟於朝，非公輩所得擅殺。"噬臂肉擲案上，含血噀翀面，一堂皆驚。

其後鄒魯升任山西僉事，即將啓程。何競便偷偷回家與同族人商議，召集親戚數十人飲酒，訴説舜賓冤情。酒宴過半，何競出來叩頭哭泣請求，衆人都争先恐後願意效力。便各持器械在路旁埋伏，等鄒魯經過時，何競袖藏鐵錘奮力打去，隨從都驚恐逃散。衆人推翻鄒魯的轎子，剥光他的衣服，棍棒齊下，鄒魯兩眼被打瞎，鬚髮都被拔掉。何競拔出佩刀砍他的左腿，堅持要殺死他，被衆人制止。於是同鄒魯鎖在一起前往按察司，而預先要族叔何澤進京訴冤。僉事蕭翀原本偏袒鄒魯，嚴刑審訊何競。何競大聲説道："一定想殺死我，我不是怕死的人。而誰沒有父母，况且我已向皇帝申訴，不是你們這些人能擅自殺害的。"咬下自己臂上肉扔在公案上，含血噴向蕭翀臉上，在場的人都很驚訝。

會競疏已上，遣刑部郎中李時、給事中李舉，會巡按御史鄧璋雜治。諸人持兩端，擬魯故屏人衣食至死，競部民毆本屬知縣篤疾，律俱絞，餘所逮數百人，擬罪有差。競母朱氏復撾登聞鼓訴冤，魯亦使人馳訴，乃命大理寺正曹廉會巡按御史陳銓覆治。廉曰："爾等何毆縣官？"競曰："競知父仇，不知縣官，但恨未殺之耳。"廉以致死無據，遣縣令揭棺驗之。驗者報傷，而解役任寬慷慨首實，且出舜賓臨命所付血書。於是衆皆辭伏，改擬魯斬，競徒三年。法司議競遣戍，且曰："魯已成篤疾，競爲父報仇，律意有在，均俟上裁。"帝從其議，戍競福寧衛，時弘治十四年二月也。後武宗登極肆赦，魯免死，競赦歸，又九年卒。競自父歿至死，凡十六年，服衰終其身。

這時何競奏疏已經呈上，皇帝派刑部郎中李時、給事中李舉，會同巡按御史鄧璋一起審理。各人意見不一，準備判處鄒魯故意不給人衣食以至於死，何競作爲本縣百姓將本縣知縣毆至重傷，依法都應絞死，其餘所逮捕的數百人，也處以不同刑罰。何競之母朱氏又擊登聞鼓訴冤，鄒魯也派人奔赴申訴，皇帝便命令大理寺正曹廉會同巡按御史陳銓覆審。曹廉問道："你們爲什麽毆打縣官？"何競説："我衹知道他是父親的仇人，不知是縣官，遺憾的是没有殺死他。"曹廉認爲鄒魯致人於死没有證據，派縣令開棺檢驗。檢驗的人報告有傷痕，而解差任寬非常痛快地説出實情，并拿出舜賓臨死時交給他的血書。於是衆人供認有罪，改擬鄒魯斬首，何競三年徒刑。刑部認爲何競應充軍，并説："鄒魯已是重傷，何競爲父報仇，法律皆有規定，都請皇上裁决。"皇帝同意他們的意見，將何競充軍福寧衛，其時爲弘治十四年二月間。其後武宗登極大赦，鄒魯免死，何競赦免放回，又過了九年去世。何競從父死到自己去世，共十六年，一直身穿喪服。

王原

王原，文安人。正德中，父珣以家貧役重逃去。原稍長，問父所在。母告以故，原大悲慟。乃設肆於邑治

王原，文安人。正德年間，其父王珣因家中貧困勞役沉重逃走。王原逐漸長大，詢問父親在哪裏。母親告訴他原因，王原大爲悲痛。便在縣

之衢，治酒食舍諸行旅。遇遠方客至，則告以父姓名、年貌，冀得父踪迹。久之無所得。既娶婦月餘，跪告母曰："兒將尋父。"母泣曰："汝父去二十餘載，存亡不可知。且若父甿耳，流落何所，誰知名者？無爲父子相繼作羈鬼，使我無依。"原痛哭曰："幸有婦陪母，母無以兒爲念，兒不得父不歸也。"號泣辭母去，遍歷山東南北，去來者數年。

一日，渡海至田横島，假寐神祠中，夢至一寺，當午，炊莎和肉羹食之。一老父至，驚覺。原告之夢，請占之。老父曰："若何爲者？"曰："尋父。"老父曰："午者，正南位也。莎根附子，肉和之，附子膾也。求諸南方，父子其會乎？"原喜，謝去，而南逾洺、漳，至輝縣帶山，有寺曰夢覺，原心動。天雨雪，寒甚，卧寺門外。及曙，一僧啓門出，駭曰："汝何人？"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之乎？"曰："不識也。"引入禪堂，憐而予之粥。珣方執爨竈下，僧素知爲文安人，謂之曰："若同里有少年來尋父者，若倘識其人。"珣出見原，皆不相識，問其父姓名，則王珣也。珣亦呼原乳名。相抱持慟哭，寺僧莫不感動。珣曰："歸告汝母，我無顔復歸故鄉矣。"原曰："父不歸，兒有死耳。"牽衣哭不止。寺僧力勸之，父子相持歸，夫妻子母復聚。後原子孫多仕宦者。

城大道上設置店面，經營酒飯供應過往旅客。遇到遠方客人來臨，就説起他父親姓名、年齡、相貌，希望知道父親的踪迹。很長時間没有下落。娶妻一個多月後，他對母親下跪説："兒子要去尋找父親。"母親哭着説："你父親離去二十餘年，不知死活。况且你父親是普通百姓，流落在什麽地方，誰知道他的姓名？不要父子都成爲他鄉之鬼，使我没有依靠。"王原痛哭道："好在有媳婦陪伴母親，母親不要挂念兒子，兒子不找到父親是不回家的。"痛哭辭别母親登程，走遍山東南北各地，來來去去好幾年。

一天，他渡海到田横島，在神祠中打盹，夢見來到一座佛寺，正是中午，煮莎草和肉湯吃。一個老人來到，將他驚醒。王原將夢告訴他，請他解夢。老人問："你在做什麽？"答道："尋找父親。"老人説："午，是正南方向。莎草的根是附子，加上肉，是附子膾。向南方尋找，父子可能會見面吧？"王原很高興，道謝離去，向南渡過洺水、漳水，來到輝縣帶山，看見一座佛寺名爲夢覺寺，王原心中一動。此時天降雨雪，非常寒冷，他躺在寺門外。到天亮，一個和尚開門出來，吃驚地問："你是什麽人？"答道："文安人，爲尋找父親來這裏。"問："你認識父親嗎？"答："我不認識。"和尚將他領入禪堂，憐憫他而給他粥吃。王珣正在竈下燒火，和尚早知他是文安人，對他説："你家鄉有個來找父親的少年，你也許認識這個人。"王珣出來見到王原，互相都不認識。問他父親姓名，説是王珣。王珣也叫出王原乳名，互相抱頭痛哭，寺中和尚無不感動。王珣説："回去告訴你母親，我没臉再回故鄉了。"王原道："父親不回去，兒子衹有一死。"拉住父親衣服哭個不停。和尚們多方勸説，父子一同回家，夫妻母子重又團聚。後來王原的子孫多有做官的。

黄璽

黄璽，字廷璽，餘姚人。兄伯震，商十年不歸。璽出求之，經行萬里，不得踪迹。最後至衡州，禱南岳廟，夢神人授以"纏綿盗賊際，狼狽

黄璽，字廷璽，餘姚人。其兄伯震，出外經商十年不歸。黄璽出去尋找，行程萬里，也没有踪迹。最後到衡州，在南岳廟禱告，夢見神人告訴他"纏綿盗賊際，狼狽江漢行"兩句話。一

江漢行”二句。一書生告之曰：“此杜甫《春陵行》詩也，春陵今道州，曷往尋之。”璽從其言，既至，無所遇。一日入厠，置傘道旁。伯震適過之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觀，見有“餘姚黄廷璽記”六字。方疑駭，璽出問訊，則其兄也，遂奉以歸。

個書生告訴他：“這是杜甫《春陵行》中的詩句，春陵就是現在的道州，爲何不去那裏尋找。”黄璽聽從他的話，到達後，也没有找到。一天他進厠所，將傘放在路旁。伯震恰從這裏經過説：“這是我家鄉的傘呵。”沿傘柄看去，見有“餘姚黄廷璽記”六個字。正在驚疑，黄璽出來詢問，正是他兄長，便侍奉回家。

歸鉞　歸繡

歸鉞，字汝威，嘉定縣人。早喪母。父娶繼妻，有子，鉞遂失愛。父偶撻鉞，繼母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傷乃翁力也。”家貧，食不足，每炊將熟，即譏譏數鉞過，父怒而逐之，其母子得飽食。鉞飢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輒復杖之，屢瀕於死。及父卒，母益擯不納，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三年，大饑，母不能自活。鉞涕泣奉迎，母内自慚不欲往，然以無所資，迄從之。鉞得食，先母弟，而己有饑色。弟尋卒，鉞養母終其身，嘉靖中卒。

歸鉞，字汝威，嘉定縣人。早年喪母。父親娶繼妻，生了兒子，歸鉞便失去寵愛。其父偶爾打歸鉞，繼母便找大棍子給他，説：“不要多費你老子的力氣。”家中貧窮，糧食不够，每逢飯快熟時，繼母便假作關心數説歸鉞的過失，父親生氣將他趕出去，繼母所生兒子就可以吃個飽。歸鉞又餓又累，在路上爬行。待他回家後，父母互相説道：“有兒子不待在家裏，是在外面作賊吧。”便又用棍棒打，多次幾乎死去。到父親去世，母親更不許他回家，他在市場販鹽之機，時常偷偷與弟弟見面，詢問母親生活，送給甘鮮食物。正德三年，大饑荒，母親自己不能生存。歸鉞哭着去接母親，母親内心慚愧不想去，但因生活無着，衹好聽從。歸鉞得到食物，先供母親弟弟，而自己面有飢色。弟弟不久死去，歸鉞供養母親終身，於嘉靖年間去世。

族子繡，亦販鹽，與二弟紋、緯友愛。緯數犯法，繡輒罄貲護之，終無愠色。繡妻朱，製衣必三襲，曰：“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暖耶?”里人稱爲歸氏二孝子。

其族侄歸繡，也販鹽，與兩弟歸紋、歸緯友愛。歸緯多次犯法，歸繡總是拿出所有錢財爲他贖罪，毫無怨色。歸繡之妻朱氏，做衣服必定是三件，説：“兩個小叔没有妻子，怎能讓你我獨得温暖呢?”當地人稱他們爲歸氏二孝子。

何麟

何麟，沁水人，爲布政司吏。武宗微行，由大同抵太原，城門閉，不得入。怒而還京，遣中官逮守臣不啓門者，巡撫以下皆大懼。麟曰：“朝廷未知主名。請厚賄中官，麟與俱往。即聖怒不測，麟一身獨當之。”及抵京，上疏曰：“陛下巡幸晋陽，司城門者實臣麟一人，他官無預也。

何麟，沁水人，在布政使司爲吏。武宗便服出行，由大同抵達太原，城門關閉，不能入城。武宗發怒回京，派宦官捕捉不開門的地方官。巡撫以下官員都大爲恐懼。何麟説：“皇帝還不知道主犯姓名。請對宦官厚加賄賂，何麟與他一同赴京。即使皇上發怒遇有不測，我一人獨自承當。”待抵達京師，上疏説：“陛下巡幸晋陽，掌管城門的確實是臣一個人，與其他官員没有關

臣不能啓門迎駕，罪當萬死。但陛下輕宗廟社稷而事巡游，且易服微行，無清道警蹕之詔，白龍魚服，臣下何由辨焉。昔漢光武夜獵，至上東門，守臣郅惲拒弗納，光武以惲能守法而賞之。今小臣欲守郅惲之節，而陛下乃有不敬之誅。臣恐天下後世以爲臣之不幸不若郅惲，陛下寬仁之量亦遠遜光武也。"疏入，帝怒稍解，廷杖六十，釋還，餘不問。巡撫以下郊迎，禮敬之。

係。臣没有開門迎接陛下，罪該萬死。但陛下輕視宗廟社稷而專事巡游，且又换便服出行不加聲張，没有清理道路警戒護衛的命令，就如同白色的龍身着魚的衣服，臣下怎能分辨呢。昔日漢光武帝夜間出獵，行至上東門，守門官員郅惲拒之門外不許他入城，光武帝因郅惲能嚴守法度而賞賜他。現在小臣想保持郅惲的節操，而陛下却以犯了大不敬的罪加以誅殺。臣恐怕天下後代以爲臣的不幸是不如郅惲，而陛下寬容仁慈的雅量也遠遠比不上漢光武帝了。"奏疏遞入，皇帝怒氣稍得緩解，處以郅惲廷杖六十下，釋放回山西，其餘人不再追究。巡撫以下官員都到城郊迎接何麟，以禮相待。

孫清

孫清，睢陽諸生也。幼孤，事母孝。母歿未葬，流賊入其境，居民盡逃，清獨守柩不去。賊兩經其門，皆不入，里人多賴以全。

正德九年四月，河南巡按御史江良貴奏聞，并言："清同邑徐儀女雪梅、嚴清女鋭兒皆不受賊污，憤駡見殺。沭陽諸生沈麟以知府劉祥、縣丞程儉爲賊所執，挺身詣賊，開陳利害，願以身代。賊義之，二人獲釋。凡此義烈，有關風化，宜如制旌表。"章下禮官。

先是，八年二月，山東巡按御史張璿奏，賊所過州縣，有子救父，婦衛夫，罹賊兵刃者，凡百十九人，皆宜旌表。時傅珪代費宏爲禮部，言："所奏人多，費廣。宜準山西近例，於所在旌善亭側，建二石碑，分書男婦姓名、邑里及其孝義、貞烈大略，以示旌揚，有司量給殯殮費。厥後地方有奏，悉以此令從事。"帝可之。至是，良貴奏下，劉春代珪爲禮部，竟不請旌，但用珪前議，并給銀建坊之令亦不復行，而旌善之意微矣。

孫清，是睢陽秀才。幼年喪父，很孝順母親。母親去世尚未下葬，流賊進入他的家鄉，居民全都逃走，孫清獨自守護柩木不肯離開。流賊兩次從他門前經過，都没有進門，同鄉多靠他得以保全。

正德九年四月間，河南巡按御史江良貴將孫清事迹上奏，并説："孫清同縣人徐儀之女雪梅、嚴清之女鋭兒都不肯受流賊污辱，憤怒駡賊被殺。沭陽秀才沈麟因知府劉祥、縣丞程儉被流賊捉獲，挺身去見流賊，陳述利害，願意以身相代。流賊敬佩他仗義，劉、程二人被釋放。如此種種義烈行爲，有關教化，應該按制度表彰。"奏章被交給禮部研究。

在此之前，正德八年二月間，山東巡按御史張璿上奏説，流賊所經過的州縣，有兒子救護父親，妻子保衛丈夫，因而被流賊殺死的，共一百一十九人，都應表彰。其時傅珪取代費宏任禮部尚書，上奏説："張璿所奏的人多，費用浩大。應比照山西近日事例，在當地旌善亭旁邊，建立兩座石碑，分别寫上男女姓名、籍貫及其孝義、貞烈事迹概要，以示表彰，官府酌情給予殯葬費用。其後地方有類似奏報，都按此令辦理。"皇帝同意了。至此，良貴奏章交給禮部，劉春已取代傅珪任禮部尚書，竟不請求予以表彰，祇用傅珪前述建議，連發給銀兩建立牌坊的條令也不再

執行，而表彰善舉的意圖也被削弱了。

宋顯章　李豫

當是時，濮州諸生宋顯章、淅川諸生李豫，皆以孝行著聞，流賊過其門不敢犯，里人亦多賴以全。而顯章之死也，其妻辛氏自縊以殉。知州李緝爲建孝節坊，并祠祀。嘉靖七年，豫獨被旌。

在那時，濮州秀才宋顯章、淅川秀才李豫，都以孝行著稱，流賊經過他們家都不敢侵犯，同鄉人也多靠他們得以保全。而顯章死後，其妻辛氏也上吊自殺殉夫。知州李緝爲她建立孝節坊，并立祠奉祀。嘉靖七年，李豫獨自受表彰。

劉憲

劉憲，靈石諸生也。父先亡。母年七十餘，兩目俱瞽，憲奉事惟謹。正德六年，流賊入城，憲負母避之城外。賊追至，欲殺母，憲哀告曰："寧殺我，毋害我母。"賊乃釋之，行至嶺後，憲竟爲他賊所殺。賊縱火焚民居，獨憲宅隨爇隨滅。

劉憲，靈石秀才。父親已去世。母親七十多歲，雙目失明，劉憲十分孝敬地侍奉她。正德六年，流賊入靈石城，劉憲背負母親到城外躲避。流賊追來，要殺他母親，劉憲哀求道："寧可殺我，不要傷害我母親。"流賊便釋放了他們，走到嶺後，劉憲終被别股流賊殺死。流賊縱火焚燒民房，惟獨劉憲住宅隨燒隨滅。

羅璋

同時羅璋，遂寧諸生。大盜亂蜀中，母爲賊所獲，璋手挺長槍，連斃三賊，賊舍母去。後賊追至，璋力捍賊，久之力疲，竟被執。賊憤甚，刳心剖肝，裂其尸。并正德中旌表。

與此同時有羅璋，遂寧秀才。蜀境内大盜作亂，其母被盜賊捉獲，羅璋手持長槍，連殺三人，盜賊丢下其母逃走。後來盜賊追來，羅璋奮力抵抗，時間久了體力衰竭，終被捉住。盜賊憤怒之極，將他刳心剖肝，肢解尸體。劉、羅二人都在正德年間受表彰。

李壯丁

有李壯丁者，安定縣人。嘉靖中，北寇入犯，從父母奔避山谷。遇賊縛母去，壯丁取石奮擊，母得脱。前行復遇五賊，一賊縛其母，母大呼曰："兒速去，毋顧我！"壯丁憤，手提鐵器擊仆賊，母得逃，而壯丁竟爲賊所殺。

有李壯丁，安定縣人。嘉靖年間，北方侵略者入侵，他隨父母逃進山谷避難。遇上盜賊將其母捆綁帶走，壯丁拾取石塊奮力打去，其母得以脱身。前行途中又遇見五個盜賊，一人綁他母親，母親大喊："孩子快走，不要管我！"壯丁憤怒，手提鐵器將盜賊打翻在地，其母逃脱而壯丁最終被盜賊殺死。

趙智

正德中，賊掠鉅鹿，執趙智、趙慧之母，將殺之。智追至，跪告曰："母年老，願殺我。"慧亦至，泣曰："兄年長，願留養母而殺我。"智方與争死，而母復請曰："吾老當死，乞留二子。"群賊笑曰："皆好人也。"并釋之。

正德年間，盜賊洗劫鉅鹿，抓住趙智、趙慧之母，要殺她。趙智追上前去，下跪哀求道："母親年老，請殺死我吧。"趙慧也來到，哭着説："哥哥是長子，請留下他供養母親而殺我。"趙智正與弟争着去死，而母親又請求道："我老了應該死，請留下兩個孩子。"盜賊們笑着説："都是好人。"將他們全都釋放。

容師偃

容師偃，香山人。父患癱疾，扶持不離側。正德十二年，寇掠其鄉，師偃負父而逃。追者急，父麾使遁，泣曰："父子相爲命，去將安之。"俄被執，賊灼其父，師偃號泣請代。賊從之，父得釋，而師偃焚死。

容師偃，香山人。其父因病癱瘓，他在身邊扶持不離左右。正德十二年，盗賊搶掠他的家鄉，師偃背着父親奔逃。追兵很急，其父令他逃走，他哭着説："我們父子相依爲命，我能去哪裏。"很快被抓住，盗賊用火燒他父親，師偃哭喊請求代父受刑。盗賊答應了，其父被釋放，而師偃被燒死。

劉静

後有劉静者，萬安諸生。嘉靖間，流賊陷其縣，負母出奔。遇賊，將殺母，静以身翼蔽求代死。賊怒，攢刃殺之，猶抱母不解，尸閲七日不變。萬曆元年旌表。

後有劉静，萬安秀才。嘉靖年間，流賊攻陷萬安城，劉静背着母親出逃。遇上流賊，要殺其母，劉静以身遮擋請求代死。流賊發怒，亂刀將他殺死，仍抱着母親不放手，尸體過了七天也不腐爛。萬曆元年被表彰。

温鉞

又有温鉞者，大同人。父景清有膽力。嘉靖三年，鎮兵叛，殺巡撫張文錦。其後，巡撫蔡天佑令景清密捕首惡，戮數人，其黨恨之。十二年復叛，殺總兵李瑾，因遍索昔年爲軍府效命者。景清深匿不出，遂執鉞及其母王氏以去，令言景清所在。鉞曰："爾欲殺我父，而使我言其處，是我殺父也。如仇不可解，則殺我舒憤足矣。"賊不聽，逼母使言，母大駡不輟。賊怒，支解以怵鉞。鉞大哭且駡，并被殺。事平，母子并獲旌。

又有温鉞，大同人。其父景清膽大武勇。嘉靖三年，大同守軍叛變，殺死巡撫張文錦。其後，巡撫蔡天佑命令景清秘密捕捉首要罪犯，處死數人，罪犯同夥仇恨景清。嘉靖十二年再次叛變，殺死總兵李瑾，又四處搜捕當年爲官府出力的人。景清深藏不出，叛軍便將温鉞及其母王氏抓走，命令他們説出景清在哪裏。温鉞道："你們想殺我的父親，而讓我説出他的藏身之處，這就是我殺死父親了。如果冤仇不可化解，則殺死我泄憤也就够了。"叛軍不聽，逼其母招供，其母大駡不絶。叛軍發怒，將其母肢解以恐嚇温鉞，温鉞大哭且駡，也被殺死。事變平定後，母子都受到表彰。

俞孜

俞孜，字景修，浙江山陰人。爲諸生，敦行誼。嘉靖初，父華充里役，解流人徐鐸至口外。鐸毒殺華，亡走。孜扶櫬歸，誓必報仇，縱迹數十郡不可得。後聞已還鄉，匿其甥楊氏家。乃結力士十數人，佯爲賣魚，往來偵伺，且謁知府南大吉乞助。大吉義之，遣數健卒與俱，夜半驟率卒入楊氏家，呼鐸出見，縛送於官，置諸法。孜自是不復應舉，養繼母以

俞孜，字景修，浙江山陰人。他是秀才，爲人注重品行。嘉靖初年，其父俞華應役充里長，押解流放犯人徐鐸去長城以外。徐鐸毒死俞華，逃亡。俞孜將棺木送回家鄉，發誓一定要爲父報仇，遍尋數十府縣都未找到徐鐸。後來聽説他已回鄉，在外甥楊氏家藏匿。俞孜糾集十幾個勇士，僞裝賣魚，往來偵察，又去謁見知府南大吉請求援助。大吉非常贊許，派幾名精兵與他同去，半夜突然帶兵進入楊氏家中，喊徐鐸出來，捆綁送到官府，依法懲辦。俞孜從此不再參加科

終。

學考試，奉養繼母終身。

張震

有張震者，餘姚農家子也。生周歲，父爲人所陷將死，嚙震指語曰："某，吾仇也，汝勿忘。"震長而指瘡不愈，母告以故，震誓必報。其友謂曰："汝力弱，吾爲汝殺之。"未幾，仇乘馬出，友以田器擊之，即死。震喜，走告父墓。已而事發，有司傷其志，减死論戍，遇赦歸。

有張震其人，是餘姚農民子弟。剛滿周歲時，其父爲他人陷害將被處死，父親咬破張震手指説："某人，是我的仇人，你不能忘記。"張震長大而手指創傷不愈，母親告訴他原因，張震發誓要報仇。他朋友對他説："你力量弱小，我去替你殺他。"不久，仇人騎馬出行，朋友用農具打去，當時被擊斃。張震大喜，跑到父親墓上報告。很快事情暴露，官府被他心意感動，减免死罪判處充軍，遇大赦回鄉。

孫文

孫文，亦餘姚人也。幼時，父爲族人時行棰死。長欲報之，而力不敵，乃僞與和好，共武斷鄉曲。時行坦然不復疑。一日，值時行於田間，即以田器擊殺之。坐戍，未幾，遇赦獲釋。

孫文，也是餘姚人。年幼時，其父被同族人時行鞭打致死。他長大想要報仇，而力量不敵，便僞裝與時行和好，一同稱霸鄉里。時行不再懷疑防備。一天，乘時行在田間，便以農具將他打死。被處充軍，不久，遇赦獲釋。

崔鑑

崔鑑，京師人。父嗜酒狎娼，召與居。娼恃寵，時時陵鑑母，父又被酒，數侵辱之。一日，娼惡言詈母，母復之，娼遂擊敗母面。母不勝憤，入室伏床而泣，將自盡。鑑時年十三，自學舍歸，問之，母告以故。鑑曰："母無死。"即走至學舍，挾刃還。娼適掃地，且掃且詈。鑑拔刃刺其左脅，立斃，乃匿刃牖下，亡走數里，忽自念曰："父不知我殺娼，必累我母。"急趨歸，父果訴於官，將縶其母矣。鑑至，告捕者曰："此我所爲，非母也。"衆見其幼，不信。鑑曰："汝等不信，請問凶器安在?"自出刃示之，衆乃釋母，縶鑑置獄。事聞，下刑部讞。尚書聞淵等議，鑑志在救母，且年少可矜，難拘常律。帝亦貸其罪。

崔鑑，京師人。其父好飲酒嫖妓，將妓女接回家居住。妓女依恃受寵，時常欺凌崔鑑之母，其父又醉酒，多次侮辱她。一天，妓女惡語辱駡崔母，崔母回駡，妓女便將崔母臉部打破。母親不勝憤怒，回到房間伏在床上哭泣，想要自殺。崔鑑時年十三歲，從學堂回家，便問母親爲什麽，母親告訴他原因。崔鑑道："母親不要尋死。"立即跑到學堂，拿刀回家。妓女正在掃地，邊掃邊駡。崔鑑拔刀刺她左脅，立時殺死，就將刀藏在窗下，逃出幾里路後，忽然自己想道："父親不知是我殺死妓女，一定會牽累我母親。"急忙趕回家來，其父果然向官府報告，就要將其母抓走。崔鑑來到，告訴捕役説："這是我幹的，不是我母親。"大家看他年幼，都不相信。崔鑑道："你們不信，請問凶器在哪裏?"自己拿出刀來給他們看，這纔釋放其母，將崔鑑逮捕入獄。此事奏報皇帝，交給刑部審理。尚書聞淵等認爲，崔鑑目的是救母親，而且年幼可憐，難以拘泥於尋常法律。皇帝也赦免了他的罪行。

唐儼

唐儼，全州諸生也。父蔭，郴州知州，歸老得危疾。儼年十二，潛割臂肉進之，疾良已。及父歿，哀毀如成人。其後游學於外，嫡母寢疾。儼妻鄧氏年十八，奮曰："吾婦人，安知湯藥。昔夫子以臂肉療吾舅，吾獨不能療吾姑哉?"於是割脅肉以進，姑疾亦愈。儼聞母疾，馳歸，則無恙久矣，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急召我，何自苦如此!"妻曰："子事父，婦事姑，一也。方危急時，召子何及。且事必待子，安用婦爲。"儼益嘆異。嫡母歿二十年，而生母歿，儼廬墓三年。嘉靖四年貢至京，有司奏旌其門。

唐儼，是全州秀才。其父唐蔭，曾任郴州知州，退休後得重病。唐儼時年十二，暗中割下手臂上的肉給父親吃，病得痊愈。待父親去世，他像成年人一樣悲痛異常。其後他外出求學，嫡母病重。唐儼之妻鄧氏這時十八歲，奮然說："我是婦女，怎知藥理。以前我丈夫割臂肉爲公公治病，我爲什麽不能爲婆母治病呢?"於是割下脅部的肉給婆母吃，婆母的病也好了。唐儼得知母親患病，趕回家來，則其母已病愈很長時間了，他對妻子下拜說："這是我的職分，應該趕快叫我回家，你爲什麽自己這樣受苦啊!"妻子說："兒子服侍父親，媳婦服侍婆母，是一樣的。正在危急的時候，叫你回來怎麽來得及。况且遇事都要等兒子回家，要媳婦有什麽用。"唐儼更加贊嘆詫異。嫡母去世二十年後，生母去世，唐儼守墓三年。嘉靖四年以貢生到京師，官府上奏予以表彰。

丘緒

丘緒，字繼先，鄞縣諸生也。生母黄，爲嫡余所逐，適江東包氏。未幾轉適他所，遂不復相聞。緒年十五，父歿，事余至孝。余疾，謹奉湯藥，不解衣帶者數月。余重感其孝，病革，與訣曰："我即死，汝無忘若母。"時母被逐已二十年矣。

丘緒，字繼先，是鄞縣的秀才。生母黄氏，被嫡母余氏驅逐，嫁給江東的包氏。不久又轉嫁他鄉，就再無音信。丘緒十五歲時，父親去世，侍養余氏極其孝順。余氏患病，非常小心地服事治療，一連幾個月睡覺時都不脱衣服。余氏深爲他的孝心感動，臨終時，與他訣别道："我馬上要死了，你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此時丘緒生母被趕走已經二十年了。

一夕，夢人告曰："若母在台州金鰲寺前。"覺而識之。次日，與一人憩於途，詰之，則包氏故養馬廝也。叩以母所向，曰："有周平者曾悉其事，今已戍京衛矣。"緒姊婿謁選在京，遺書囑訪平，久之未得。一日，有避雨於邸門者，其聲類鄞人，叩之，即周平也，言黄已適台州李副使子。

一天夜間，丘緒夢見有人對他說："你的母親在台州金鰲寺前面。"醒後謹記此言。第二天，與一人在路途中一同休憩，一問，原是包氏舊日養馬僕役。丘緒向他探問母親去向，回答說："有個周平曾經瞭解此事，現在已去京師衛所當兵了。"丘緒的姐夫正在京師等候選官，便寫信去請他尋找周平，很長時間沒有找到。一天有人在旅館前避雨，口音很像鄞縣人，便問他，就是周平，告之黄氏已嫁台州李副使之子。

緒得報，即之台，而李已歿，其嗣子漫不知前事。緒傍徨掩泣於道，有傷之者，導謁老媒妁王四，曰已再

丘緒得到消息，立即前往台州，而李已經去世，他的繼子對過去的事毫不知曉。丘緒傍徨道上掩面哭泣，有人同情他，帶他去見老媒人王

適仙居吳義官。吳，仙居巨族也。緒至，歷瞯數十家，無所遇。已而抵一儒生吳秉朗家，語之故。生感其意，留止焉。有叔母聞所留者異鄉人也，恚而咻之。生告以緒意。叔母者，黄故主母也，頗憶前事，然不詳所往。呼舊蒼頭問之，云金鰲寺前，去歲經之，棺已殯寺旁矣。緒以其言與夢合，信之，行且泣，牛觸之墜於溝，則輿夫馬長之門也。駭而出，問所從來。緒以情告。長曰："吾前輿一婦至縉雲蒼嶺下，殆是也。"輿緒至其處。緒遍物色，無所遇，伥伥行委巷中。一媪立門外，探之，知爲鄞人，告以所從來。媪亦轉詢丘氏耗，則緒母也。抱持而哭，閭里皆感動。寺旁棺者，蓋其姒氏云。所適陳翁，貧而無子，且多負。緒還取金償之，并迎翁以歸，備極孝養。嘉靖十四年，知縣趙民順入覲，疏聞於朝，獲旌表。

四，説黄氏已再嫁給仙居人吳義官。吳氏，是仙居的大家族。丘緒到達後，探訪數十家，都没有找到。最後到了一個儒生吳秉朗家，告之緣由，吳秉朗爲丘緒的心意感動，留他住下。有叔母得知留宿者是外鄉人，生氣而吵罵。吳秉朗告知丘緒來意。這位叔母，是黄氏原先的主母，對過去的事情記得很清楚，但不知她的去向。喊來舊日僕人詢問，回答説金鰲寺前，去年經過那裏，棺材已埋在寺旁了。丘緒因此言與夢相合，相信了，邊走邊哭，被牛撞倒在溝中，這裏正是轎夫馬長家門前。馬長受驚出來，問他從哪裏來。丘緒以實情相告。馬長説："我前些時抬一位婦女到縉雲蒼嶺脚下，大概就是了。"用轎子抬丘緒到那裏。丘緒四處尋找，没有找到，在小巷中行走不知所措。一老婦站在門外，便問她，知道是鄞縣人，告訴她從何而來。老婦也轉而詢問丘家情況，正是丘緒之母。母子相抱哭泣，鄰里都被感動。所謂寺旁棺材，其實是她的妯娌。所嫁姓陳老人，家貧無子，又欠了很多債。丘緒回家取錢還債，連同陳老人一同迎接回家，奉養極其孝順。嘉靖十四年，知縣趙民順入京朝見，將此事奏報皇帝，丘緒因而獲得表彰。

張鈞

張鈞，石州人。父赦，國子生。以二親早亡，矢志不仕，隱居城北村。鈞，正德末舉於鄉。以親老亦不仕，讀書養親，遠近皆稱其孝。嘉靖二十年，俺答犯石州。鈞慮父遭難，自城中馳一騎號泣赴救。寇射中其肩，裹瘡疾馳，至則父已被殺。鈞隕絶，盡舐父血，水漿不入口三日，不勝悲痛而卒。越二年，有司上其狀，獲旌。

張鈞，石州人。其父張赦，是國子監監生。因父母早已去世，决心不作官，在城北村中隱居。張鈞，正德末年鄉試中舉。因父母年老也不作官，一邊讀書一邊侍奉父母，遠近都稱贊他的孝順。嘉靖二十年，俺答進犯石州。張鈞恐父親遭難，從城中獨自一人哭喊着飛馬趕去營救。敵寇射中他的肩膀，他裹好傷口繼續奔馳，等他趕到其父已經被殺。張鈞昏倒在地，將父親血迹舔盡，三天滴水不進，不勝悲痛而死。兩年後，官府奏報他的事迹，受到表彰。

張承相　于博　張永安

是時殺掠甚慘，石州爲親死者十一人，而張承相、于博、張永安尤著。承相少孤，及長爲諸生，養母二十餘年，以孝聞。寇至，負母出逃，爲所得，叩頭號泣，乞免其母。寇

其時屠殺劫掠非常慘烈，石州有十一人爲親人而死，其中張承相、于博、張永安尤爲突出。承相少年喪父，成年後成爲秀才，奉養母親二十多年，以孝順著稱。敵寇來到，他背負母親出逃，被捉住，叩頭哭喊，哀求饒恕其母。敵寇發

怒，并殺之，抱母首死。博二歲而孤，奉母盡孝。寇抵城下，博方讀書城中。母居村舍，亟下城號泣求母。母已被執，遇諸途，博取石奮擊寇。寇就剖其心，母得逸去，年止十有八。永安，石州吏也。父爲寇所逐，永安持梃追擊之，傷二賊，趣父逸去，而身自後衛之，被數十創死。與鈞同被旌。

怒，一起殺死，他抱着母親頭顱死去。于博兩歲時喪父，侍奉母親極其孝順。敵寇抵達城下時，于博正在城裏讀書。其母住在城外村中，他趕快下城哭喊着尋找母親。母親已被抓住，在途中相遇，于博用石塊奮力擊打敵寇。敵寇將他捉住挖心，母親得以逃走，于博此時年僅十八。張永安，是石州小吏。其父被敵寇追趕，永安持棍追打，擊傷兩個盜賊，催促父親逃走，而自己在後面衛護，受傷數十處而死。他們與張鈞同受表彰。

温繼宗

有温繼宗者，沁州諸生。父卒，不能葬，日守柩哀泣。嘉靖二十一年，寇入犯，或勸出城避難，以父殯不肯去。寇至，與叔父淵等力禦，擊傷一賊，中矢死柩旁，淵等皆死。亦與鈞同被旌。

有温繼宗，沁州秀才。父親去世，不能下葬，每日守在棺木旁哭泣。嘉靖二十一年，敵寇入侵，有人勸他出城避難，他因父親棺材尚未埋葬不肯離去。敵寇來到，與叔父温淵等奮力抵抗，打傷一人，繼宗中箭死在棺木旁，温淵等人都死去。也與張鈞同受表彰。

王在復

王在復，太倉人。年二十一，從父讀書城外。倭寇入犯，父子亟奔入城。父體肥不能速行，中道遇賊，遂相失。在復走二里許，展轉尋父。聞父被執，急趨賊所，叩頭求免。賊不聽，拔刃擬其父，在復以身蔽之，痛哭哀求。賊怒，并殺之，兩首墜地，而手猶抱父不釋。時嘉靖三十三年五月也。

王在復，太倉人。二十一歲時，隨其父在城外讀書。倭寇入侵，父子急忙向城裏奔逃。其父體胖不能快走，半路遭遇倭寇，父子失散。在復跑出二里多路，輾轉尋找父親。得知父親被俘，急忙趕到倭寇那裏，叩頭請求他們放了父親。倭寇不理睬，拔刀對着其父，在復以身體遮擋，痛哭哀求。倭寇發怒，將他們都殺死，兩顆人頭落地時，在復的手仍抱着父親不放。此時是嘉靖三十三年五月間。

王鐞 向叙 蔡元鋭 殷士望

當是時，倭亂東南，孝子以衛父母見殺者甚衆，其得旌於朝者，在復及黄巖王鐞、慈谿向叙、無錫蔡元鋭、丹徒殷士望。鐞隨父顯避賊。顯被執，將殺之。鐞亟趨前請代，賊遂殺鐞而釋顯。叙爲慈谿諸生。倭入寇，以縣無城，掖母出避。遇賊，踣叙而斫其母，叙急起抱母頸，大呼曰："寧殺我，毋殺我母！"賊如其言，母獲全。俱嘉靖三十五年旌表。元鋭，無錫人，與弟元鐸并孝友。倭

在這時候，倭寇擾亂東南一帶，有許多孝子爲保護父母而被殺，其中得到朝廷表彰的，有在復及黄巖人王鐞、慈谿人向叙、無錫人蔡元鋭、丹徒人殷士望。王鐞隨其父王顯躲避倭寇。王顯被抓住，倭寇要殺他。王鐞急忙上前請求代死，於是倭寇殺死王鐞而釋放了王顯。向叙是慈谿秀才。倭寇入侵，他以慈谿没有城墻，挾持母親出逃。遇上倭寇，打倒向叙而用刀砍其母，向叙急忙起身抱住母親脖頸，大喊道："寧可殺我，不要殺我母親！"倭寇照他的話辦了，其母得以保全。都在嘉靖三十五年受表彰。元鋭，無錫人，

犯無錫，入元鋭家，兄弟急扶父升屋避匿。而元鋭爲賊執，令言父所在，堅不從，遂見殺。元鐸不知兄死，明日持重貲往贖，并見殺。嘉靖三十八年旌表。士望，丹徒人，事親孝。倭犯京口，父被掠，士望請代死。賊笑而試之，火炙刀刺，受之怡然，賊兩釋之。嘉靖四十三年旌表。

與其弟元鐸都很孝順友愛。倭寇進犯無錫，來到元鋭家，兄弟倆急扶其父上屋頂躲藏。而元鋭被倭寇抓住，要他説出其父藏身地方，他堅決不肯，因而被殺。元鐸不知兄長已死，次日帶大筆錢財前去贖兄，也被殺死。嘉靖三十八年受表彰。士望，丹徒人，孝順父母。倭寇進攻京口，其父被擄，士望請求代死。倭寇笑着試驗他，火烤刀刺，他都忍受面不改色。倭寇將兩人都釋放。嘉靖四十三年受表彰。

陳經孚　龔可正　伍民憲

其他未及旌表者，又有陳經孚、龔可正、伍民憲。經孚，平陽人。倭至，負母出逃，遇賊索母珥環，欲殺之。經孚以身翼蔽，賊怒，揮刃截耳及肩而死，手猶抱母頸不解。可正，嘉定諸生。負祖母避賊，天雨泥濘，猝遇賊。賊惡見婦人，欲殺其祖母，叱可正去。可正跪泣請代，賊不從。可正以身覆祖母，賊并殺之。民憲，晋江人。扶父避難，遇賊，長跪哀告曰："勿驚我父，他物任取之。"賊不聽，竟殺其父。民憲憤，挺身殺二賊，傷數賊。賊至益多，斷民憲右手。卧草中，猶一手執戈，呼其父三日而絶。

其他没有得到表彰的，還有陳經孚、龔可正、伍民憲。經孚，平陽人，倭寇來到，他背母出逃，遇到倭寇搶劫其母首飾，要殺她。經孚以自己身體遮擋，倭寇發怒，揮刀將他從耳砍到肩而死，手還抱住母親脖子不放。可正，嘉定秀才，背着祖母躲避倭寇，下雨地面泥濘，突然遇上倭寇。倭寇討厭婦女，要殺他祖母，喝令可正走開。可正下跪哭泣，請求代祖母死，倭寇不答應。可正用身體掩護祖母，倭寇便將他們一起殺死。民憲，晋江人。他攙扶父親避難，遭遇倭寇，他長時間跪在地上哀求道："不要驚嚇我父親，其他物品隨便拿。"倭寇不聽，最後將其父殺死。民憲大怒，挺身殺死兩個倭寇，傷數人。倭寇越來越多，砍斷民憲右手。他倒在草中，仍一手持戈，口中呼喊其父三天纔死。

夏子孝

夏子孝，字以忠，桐城人。六歲失母，哀哭如成人。九歲父得危疾，禱天地，刲股六寸許，調羹以進，父食之頓愈。翌日，子孝痛創，父詰其故，始知之。里老以聞於官，知府胡麟先夢王祥來謁，詰旦而縣牒至，詫曰："孺子其祥後身耶？"召見，易其舊名"恩"曰"子孝"。督學御史胡植即令入學爲諸生，月廪之。麟復屬貢士趙簡授之經。

夏子孝，字以忠，桐城人。六歲時母親去世，他像成人一樣哀痛哭泣。九歲時其父患重病，他向天地禱告，在腿上割下六寸多長的一塊肉，煮湯給父親吃，父親吃後病立即痊愈。次日，子孝傷口疼痛，父親盤問原因，這纔知道兒子割股。同鄉父老報告官府，知府胡麟先已夢見王祥來見，次日則縣裏的文書送到，胡麟驚奇道："這孩子難道是王祥的後身嗎？"召見他，將他原名"恩"改爲"子孝"。督學御史胡植立即令他入儒學爲秀才，每月給予供給。胡麟又派貢生趙簡教他經典。

嘉靖末，父卒，廬墓，獨居荒山，身無完衣，形容槁瘁。後歷事王

嘉靖末年，其父去世，子孝在墓旁守喪，獨自居於荒山，身上没有一件不破的衣服，形容憔

畿、羅汝芳、史桂芳、耿定向，獲聞聖賢之學。定向爲督學御史，將疏聞於朝，固辭曰："不肖不忍以亡親賈名。"乃止。將死，命其子曰："葬我父墓側。"

悴。後來先後以王畿、羅汝芳、史桂芳、耿定向爲師讀書，得以知道聖賢之學。定向任督學御史，準備將他的事迹奏報皇帝，他堅決推辭道："不肖之子不忍心以故去的親長換取聲名。"定向纔作罷。子孝臨死時，對其子説："將我埋葬在我父親墳墓旁邊。"

阿寄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析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時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老僕何益。"寄嘆曰："主謂我不若牛馬耶！"乃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盡脱簪珥，得白金十二兩，畀寄。

寄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倍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致矣。"歷二十年，積資巨萬，爲寡婦嫁三女，婚二子，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二子，輸粟爲太學生。自是，寡婦財雄一邑。

及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牛馬之報盡矣。"出枕中二籍，則家巨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既歿，或疑其有私，竊啓其篋，無一金蓄。所遺一嫗一兒，僅敝緼掩體而已。

阿寄，是淳安徐氏的僕人。徐氏兄弟分家，老大分得一匹馬，老二分得一頭牛，老三的寡妻分得的是阿寄。此時他已五十多歲了。寡婦哭道："馬可以騎，牛可以耕地，老僕人有什麽用。"阿寄嘆道："主人認爲我不如牛馬呵！"於是設法經營，表示他還有用處。寡婦取下全部首飾，賣得十二兩白銀，都交給阿寄。

阿寄進山販漆，一年後得到三倍利息，告訴寡婦説："主人不要擔心，有辦法發財了。"他歷時二十年，積聚了上萬資產，爲寡婦嫁出三個女兒，替兩個兒子娶妻，嫁妝聘金都價值千兩白銀。又請老師教兩個兒子讀書，捐納爲國子監監生。自此，寡婦成爲當地首富。

待阿寄患病快要死去時，對寡婦説："老奴作牛作馬爲報已經到頭。"從枕頭中拿出兩個本子，家中資財無論巨細都平均分配，説："將此留給兩位郎君，可以世代繼承。"阿寄死後，有人懷疑他有私財，偷偷打開他的箱子，没有存一兩銀子。他所留下的一位老婦一個兒子，僅有舊衣服遮體而已。

趙重華

趙重華，雲南太和人。七歲時，父廷瑞游江湖間，久不返。重華長，謁郡守請路引，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别書父年貌、邑里數千紙，所歷都會州縣遍張之。西禱武當山，經太子巖，巖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趙廷瑞朝山至此。"重華讀之，慟曰："吾父果過此，今吾之來月日正同，可卜相逢矣。"遂書其後曰："萬曆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趙廷瑞之子重華，尋父至此。"久之

趙重華，雲南太和人。他七歲時，父親廷瑞到各地游歷，一直没有回來。重華長大，去見知府請求發給路條，在背後寫明"萬里尋親"。另用數千張紙寫上其父年齡、相貌、籍貫，張貼在所經過的州縣城市。他西去武當山祈禱，經過太子巖，巖北有字迹説："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趙廷瑞朝山至此。"重華見此，大哭道："我父親果然來過這裏，現在我同月同日來這裏，看來父子可以相逢了。"於是在後面寫道："萬曆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趙廷瑞之子重華，尋找父親來到這裏。"過了很久一直没有找到。路過丹陽

竟無所遇。過丹陽，盗攫其資，所遺獨路引。且行且乞，遇一老僧呼問其故，笑曰："汝父客無錫南禪寺中。"語訖忽不見。重華急趨至寺，果其父，出路引示之，相與慟哭。留數日，乃還雲南。

時，强盗將他的錢搶走，衹留下路條。他邊走邊乞討，遇見一個老和尚喊住他詢問原因，笑着説："你父親寄居在無錫南禪寺裏。"説完人突然不見了。重華急忙趕到那裏，果然找到父親，拿出路引給父親看，相對痛哭。住了幾天，便回雲南。

謝廣

是時，有謝廣者，祁門人。父求仙不返，廣娶婦七日即别母求父，遇於開封逆旅中。父乘間復脱去。廣跋涉四方者垂二十年，終不得父，聞者哀之。

同時，有謝廣，祁門人。父親出外尋找神仙不再回家，謝廣娶妻七天便辭别母親出門尋父，在開封旅舍相遇。父親乘機又走掉。謝廣四處跋涉尋找將近二十年，始終没有找到父親，聽到的人都哀憐他。

王世名

王世名，字時望，武義人。父良，與族子俊同居争屋，爲俊毆死。世名年十七，恐殘父尸，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饋，亦佯受之。而潛繪父像懸密室，繪己像於旁，帶刀侍，朝夕泣拜，且購一刃，銘"報仇"二字，母妻不知也。服闋，爲諸生。及生子數月，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一日，俊自外醉歸，世名挺刃迎擊之，立斃。出號於衆，入白母，即取前封識者詣吏請死。時萬曆九年二月，去父死六年矣。

王世名，字時望，武義人。其父王良，與族侄王俊同居一宅争奪房産，被王俊毆打致死。世名時年十七，恐怕父親尸體受破壞，不忍心告官，便佯裝同意他賠償田地講和。所有賠償土地的收獲，都加以變賣將錢注明封存。王俊贈送的物品，也假裝收下。而暗中畫父親肖像挂於密室，畫自己帶刀侍奉的像，挂在一旁，早晚哭泣叩拜，又買一刀，刻上"報仇"兩字，母親、妻子對這些都不知曉。守喪期满，進爲秀才。到兒子出生數月後，對母親和妻子説："我已經有了後代，可以去死了。"一天，王俊從外面酒醉歸來，世名舉刀迎面刺去，立時將之殺死。大聲告訴衆人，又入内禀報母親，取出以前注明封存的錢投案請死。此時爲萬曆九年二月間，離其父去世已經六年了。

知縣陳某曰："此孝子也，不可置獄。"别館之，而上其事於府。府檄金華知縣汪大受來訊。世名請死，大受曰："檢尸有傷，爾可無死。"曰："吾惟不忍殘父尸，以至今日。不然，何待六年。乞放歸辭母乃就死。"許之。歸，母迎而泣。世名曰："身者，父之遺也。以父之遺爲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何憾。"頃之，大受至，縣人奔走直世名者以千計。大受乃令人舁致父棺，將開視之。世名大慟，以頭觸堦石，血流殷地。大受及旁觀者咸爲隕涕，乃令

知縣陳某説："這是孝子，不能關在獄中。"另外安排房子給他居住，而將此事上報知府。知府派金華知縣汪大受來審訊。世名請求處死，大受道："如檢查尸體有傷痕，你就可以免死。"世名説："我就是因爲不忍心傷害父親尸體，纔拖到今天。不然，爲什麽要等六年。請放我回家與母親告别然後就死。"大受同意了。世名歸家，母親迎上前去哭泣。世名説："身體，是父親遺留的。以父親遺留的身體爲父親而死，雖然離别母親，但能跟從父親，還有什麽遺憾。"不久，大受來到，同縣人趕來爲世名説話的數以千計。大受便命令人將其父棺材抬來，準備開棺驗看。世名大哭，用頭碰撞石

舁柩去,將白上官免檢尸,以全孝子。世名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食而死。

階,鮮血染紅地面。大受及旁觀者都爲之落淚,就命令將棺材抬走,準備報告上官請求免予驗尸,以成全孝子之志。世名道:"這樣作是違法的,違反法紀目中無君,還活着作什麽。"於是絶食而死。

妻俞氏,撫孤三載,自縊以殉,旌其門曰孝烈。

其妻俞氏,撫養孤兒三年,上吊自殺殉夫,朝廷在其家門挂匾表彰稱爲孝烈。

李文詠

李文詠,崑山諸生。父大經,沂水知縣。萬曆二十七年,父寢室被火。文詠突入,將父抱出,而榱棟盡覆,父子俱焚死。火息,入視,尸猶覆其父,父存全體,文詠但餘一股。

李文詠,崑山秀才。其父大經,是沂水知縣。萬曆二十七年,父親寢室着火。文詠衝進去,將父親抱出,房梁椽子全都塌落,父子都被燒死。火熄滅後,人們進去查看,文詠尸體仍蓋在父親身上,父親尸身是完整的,文詠衹剩下一條腿。

王應元

王應元,武隆人。力農養父。父醉卧,家失火。應元自外趨烈焰中,竟不能出,抱父死。

王應元,武隆人。他靠種田奉養父親。其父醉酒睡卧,家中失火。應元從外面衝進烈火中,最後没能出來,抱着父親死去。

唐治　許恩

唐治,黄岡人。父柩在堂,鄰居火,治盡出資財募人舁柩,人各自顧,無應者。或挽之出,泣曰:"父柩在此,我死不出。"火息,後堂巋然獨存,柩亦無恙,而治竟熏灼伏柩死。萬曆中旌表。

唐治,黄岡人。其父棺木停放堂前,鄰居家失火,唐治拿出全部家産雇人抬棺,人們都衹顧自己,無人理睬。有人拉他出房,他哭道:"父親棺木在這裏,我死也不出去。"火熄滅,房屋惟有後堂保存完好,棺木也無損傷,而唐治竟被烟熏火灼伏在棺上死去。萬曆年間受表彰。

許恩,蘄水人。夜半鄰家失火,恩驚出,遍尋母不得,復突入,遂與母俱焚。

許恩,蘄水人。半夜鄰居家失火,許恩受驚逃出,到處找不到母親,又冒火衝進房中,因而與母親一同被燒死。

馮象臨　龔作梅

馮象臨,慈谿諸生。家被火,遍覓父母,烟焰彌空,迷失庭户。象臨大呼,初得母,即從火中負出。再入負父,并挾一弟以出,半體已焦爛。聞妹尚留卧内,母號呼,將自入,亟止之,觸烈焰携妹出,竟灼爛而死。事聞,賜旌。

馮象臨,慈谿秀才。家中失火,他四處尋找父母,烟火彌漫,看不清院落門户。象臨大聲呼喊,先找到母親,立即從火中將母背出。再進房背父親,并將一個弟弟挾持出來,半邊身體已經焦爛。得知其妹還留在卧室,母親哭喊,要自己進去,象臨急忙制止,冒着烈火將妹妹帶出來,自己身體被燒爛而死。事情奏聞皇帝,賜予表彰。

後有龔作梅者,陳州人。年十七,父母俱亡,殯於舍。闖賊火民居,作梅跪柩前焚死。

後來有龔作梅,陳州人。十七歲時,父母雙亡,棺木停放房内。闖賊火燒民房,作梅跪在棺材前被燒死。

孔金　孔良

孔金,山陽人。父早亡,母謝

孔金,山陽人。父親早已去世,其母謝氏,

氏，遺腹三月而生金。母爲大賈杜言逼娶，投河死。金長，屢訟於官，不勝。言行賄欲斃金，金乃乞食走闕下，擊登聞鼓訴冤，不得達。還墓所，晝夜號泣。里人劉清等陳其事於府，知府張守約異之，召問族媒氏質實，坐言大辟。未幾守約卒，言賫緣免。金復號訴不已，被棰無完膚。已而撫按理舊牘，仍坐言大辟，迄死獄中。

金子良亦有孝行，父病，刲股爲羹以進，旋愈。比卒，廬墓哀毀。萬曆四十三年，父子并得旌。

丈夫死去三個月後生孔金。其母被大商人杜言强逼娶親，投河而死。孔金長大後，多次向官府提出訴訟，不能獲勝。杜言賄賂官府想要害死孔金，孔金便沿路乞討到京師，敲登聞鼓訴冤，不能上達。孔金回到父母墓旁，晝夜哭喊。同鄉人劉清等人向府衙陳述此事，知府張守約感到驚異，召來族人媒人對質查明事實，判處杜言死刑。不久守約去世，杜言以鑽營免死。孔金又哭喊訴冤不止，被打得體無完膚。其後巡按御史審理舊案，仍判杜言死刑，最後死於獄中。

孔金之子孔良也有孝行，父親患病，割腿肉煮湯給父親吃，病很快好了。等到孔金去世，孔良住墓旁守喪。萬曆四十三年，父子一同得到表彰。

楊通照 楊通杰

楊通照、通杰，銅仁人。母周氏有疾，兄弟争拜禱，求以身代。閲三年，不入内室。萬曆三十六年，群苗流劫，至其家，母被執去。二人追鬥數十里，被傷不顧。至鬼空溪，見賊縶母，大駡，聲震山谷，横擊萬衆中，爲賊所磔死。通照年二十五，通杰年二十二。泰昌元年，巡撫李橒、巡按史永安上其事，旌曰雙孝之門。

楊通照、通杰，銅仁人。母親周氏有病，兄弟争相祈禱，請求以身代母。前後三年，不進自己卧室。萬曆三十六年，苗族人四處劫掠，到楊家，母親被擄走。兄弟二人追趕搏鬥數十里，受傷也不在乎。追到鬼空溪，見盗賊捆綁母親，二人大駡，聲震山谷，與上萬盗賊搏鬥，被盗賊肢解死。通照二十五歲，通杰二十二歲。泰昌元年，巡撫李橒、巡按御史史永安將此事奏聞朝廷，受表彰稱爲雙孝之門。

浦邵(等)

時無錫民浦邵，賊縛其父虡，將殺之。邵以首迎刃而死，父得免。寧化民林上元，賊掠其繼母李氏出城，上元從城上持槍一躍而下，直奔賊壘，刺死二人。賊避其鋒，立出李氏，因引去，城賴以全。皆萬曆四十三年旌。

崇禎七年，流賊陷竹溪，執知縣余霄將殺之。子諸生伯麟請代，乃免。

同時無錫平民浦邵，盗賊捆綁其父浦虡，要殺死他。浦邵用頭迎向刀鋒而死，父親得以幸免。寧化平民林上元，盗賊將其繼母李氏擄掠出城，上元從城上持槍一躍而下，衝向盗賊營壘，刺死兩人。盗賊爲躲避他的攻擊，馬上放出李氏，就此退走，寧化城因而得以保全。浦、林二人都於萬曆四十三年受表彰。

崇禎七年，流賊攻陷竹溪，捉住知縣余霄要殺。其子秀才伯麟請求代死，余霄纔得不死。

張清雅

張清雅，潛山人。家貧，力學養親。崇禎十年，張獻忠來犯。清雅以父年老卧病，守之不去。無何，父

張清雅，潛山人。家中貧寒，他努力讀書奉養父母。崇禎十年，張獻忠來犯。清雅因父親年老病卧在床，在旁守護不肯離開。不久，父親去

卒。斂甫畢，賊入其家，疑棺内藏金銀，欲剖視之。清雅據棺哀泣，賊斷其手，仆地。幼子超藝年十六，號哭求代。賊復砍之，父子俱死，而棺得不剖。僕雲滿，具兩棺斂之，亦不食死。

世。剛收殮完畢，流賊進入他家，懷疑棺材内藏有金銀，想打開查看。清雅伏在棺材上哀求哭泣，手被流賊砍斷，倒在地上。幼子超藝年僅十六，哭喊請求代死，流賊又用刀砍他，父子都死去，而棺材得未打開。僕人雲滿，安排了兩口棺材將清雅父子收殮，自己也絶食死。

白精忠　檀之槐

時有白精忠者，潁州人。五歲而孤，母袁氏撫之。家貧，母食糠覈，而以精者哺兒。精忠知之，每餐必先啖其惡者。天啓中，舉於鄉。崇禎八年，流賊陷潁州，家人勸逃匿。精忠以母年老，不忍獨去，遂遇害。

州有檀之槐者，護母柩下去。與賊格鬥，殺數人，被磔死。

其時有白精忠，潁州人。五歲喪父，由母親袁氏撫養。家中貧寒，母親自己吃糠皮，而用精糧喂兒子。精忠知道後，每次吃飯時一定先吃不好的食物。天啓年間，精忠鄉試中舉。崇禎八年，流賊攻陷潁州，家人勸他躲避。精忠因母親年老，不忍心獨自逃走，因而遇害。

潁州有檀之槐，守護母親棺木不走。與流賊格鬥，被肢解死。

李心唯

又有李心唯，素敦孝行。賊至，泣守母喪。賊掠其室，將縛之，不出，被殺。子果，見父死，厲聲罵賊，賊又殺之。

又有李心唯，平時極其孝順。流賊來到，他哭泣爲母守喪。流賊搶劫他家，要綁他，他不肯出去，被殺死。其子李果，見父親死了，厲聲罵賊，流賊又殺死他。

余承德

有余承德者，無爲人。崇禎十五年，流賊突至，掖其祖母劉氏、母魏氏及妻楊氏、妹玉女出避。祖母、母行遲，爲盜所獲，欲刃之。承德號呼救護，并遇害。楊氏見之，急投河死。賊將犯玉女，玉女大駡，堅不從，寸磔而死。

有余承德，無爲人。崇禎十五年，流賊突然來到，他攙祖母劉氏、母親魏氏及妻子楊氏、妹妹玉女出逃。祖母、母親走得慢，被流賊抓住，舉刀要殺，承德大聲呼喊上前救護，一同遇害。楊氏見狀，急忙投河死。流賊要污辱玉女，玉女大駡，堅決不從，被碎割死。



明史卷二百九十八

列傳第一百八十六

隱　逸

韓愈言："《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而《蠱》之上九曰'高尚其事'，由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夫聖賢以用世爲心，而逸民以肥遁爲節，豈性分實然，亦各行其志而已。

韓愈說："《蹇》卦的六二爻爻詞是'作爲臣下當君主處於危難之際仍要奮力上前'，而《蠱》卦的上九爻爻詞是'隱士以不爲國君權貴服務自己的操守'，這是因爲所處時機不同，所遵奉的道德標準不同。"聖賢以爲世所用作爲自己的心願，而逸民以避世隱居作爲自己的節操。這不僅是天性所致，也是各自遵行自己的志向。

明太祖興禮儒士，聘文學，搜求岩穴，側席幽人，後置不爲君用之罰，然韜迹自遠者亦不乏人。迨中葉承平，聲教淪浹，巍科顯爵，頓天網以羅英俊，民之秀者無不觀國光而賓王廷矣。其抱瑰材，蘊積學，槁形泉石，絶意當世者，靡得而稱焉。由是觀之，世道升降之端，係所遭逢，豈非其時爲之哉。

明太祖建國，尊敬儒生，召請文學之士，尋求山野隱居的人，對他們加以禮遇，而後立法懲罰不願爲官的人，然而隱蔽行迹遠離朝廷的人仍不在少數。等到明朝中葉天下安定，朝廷的聲威教化深入人心，以科舉高第顯官要爵，設置漫天羅網以搜求英才俊士，平民之中的優秀者没有不爲朝廷效力的。那種身負絶世之才，胸懷豐富的知識，却消磨於山林之間，完全擯棄現實的人，不再爲人所稱頌了。由此可見，社會風氣的變化，關係到人的遭遇，難道不是時代造成的嗎！

凡徵聘所及，文學行誼可稱者，已散見諸傳。兹取貞節超邁者數人，作《隱逸傳》。

凡是被朝廷徵召禮聘，文學品行有可稱道的，已散見於各傳中。這裏選取操守堅定超常的幾個人的事迹，寫成《隱逸傳》。

張介福　倪瓚　徐舫　楊恒 陳洄　楊引
吴海　劉閔　楊黼　孫一元　沈周　陳繼儒

張介福

張介福，字子祺，自懷慶徙吴中。少受學於許衡。二親早終，遂無

張介福，字子祺，從懷慶遷居吴地。少年時師從許衡讀書。父母早亡，因而没有了做官的念

仕進意。家貧，冬不能具夾襦，或遺以紵絮，不受，纖介必以禮。張士誠入吳，有卒犯其家，危坐不爲起。刀斫面，仆地，醒復取冠戴之，坐自若。卒怪，以爲異物，走去。介福恐發其先墓，往廬焉。士誠聞而欲致之，不可。使其弟往問，答曰："無樂亂，無貪天禍，無忘國家。"饋之，力辭。已，病革，謂其友曰："吾志希古人，未能也。惟無污於時，庶幾哉。"遂卒。

頭。家中貧窮，冬天穿不上夾衣，有人送他麻絮，他不接受，非常細微的事也一定要合乎禮法。張士誠進入吳地，有士兵侵犯他家，他端坐不起。士兵用刀砍他臉，他倒在地上，蘇醒後又將帽子拿過來戴上，若無其事地坐着。士兵感到驚異，以爲他是怪物，跑掉了。介福擔心祖墳被挖掘，前去搭草棚居住守護。士誠得知後想收羅他，他不答應。士誠派其弟去向他請教，回答說："不要喜歡混亂，不要因貪婪而招致老天的禍患，不要忘記國家。"向他贈送禮物，堅決不收。不久，病危，他對朋友說："我的志向是師法古人，但沒有能够做到。衹是沒有被世俗污染，也就可以了吧。"便去世了。

倪瓚

倪瓚，字元鎮，無錫人也。家雄於貲，工詩，善書畫。四方名士日至其門。所居有閣曰清閟，幽迥絕塵。藏書數千卷，皆手自勘定。古鼎法書，名琴奇畫，陳列左右。四時卉木，縈繞其外，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居士。時與客觴咏其中。爲人有潔癖，盥濯不離手。俗客造廬，比去，必洗滌其處。求縑素者踵至，瓚亦時應之。

倪瓚，字元鎮，是無錫人。家中資財雄厚，精於作詩，擅長寫字作畫。每天都有各地名士往來他家。宅中有樓閣名爲清閟閣，極其幽雅恍若仙境。閣中收藏書籍數千卷，都經倪瓚親手校勘。古代器皿，名人書法，名琴奇畫，陳列於左右。四季花草，環繞於閣外，大樹修竹，茂盛葱蘢。故此自稱雲林居士。時常與賓客在閣中飲酒吟詩。倪瓚爲人有潔癖，盥洗器具不離手邊。俗客來訪，待其離去，必定要洗滌會客處所。經常有人向他求字求畫，倪瓚有時也答應他們的要求。

至正初，海內無事，忽散其貲給親故，人咸怪之。未幾兵興，富家悉被禍，而瓚扁舟箬笠，往來震澤、三泖間，獨不罹患。張士誠累欲鈎致之，逃漁舟以免。其弟士信以幣乞畫，瓚又斥去。士信恚，他日從賓客游湖上，聞異香出葭葦間，疑爲瓚也，物色漁舟中，果得之。抶幾斃，終無一言。及吳平，瓚年老矣，黃冠野服，混迹編氓。洪武七年卒，年七十四。

至正初年，社會安定，倪瓚突然將家財分給親友，大家都感到奇怪。不久戰亂發生，富庶人家全都遭難，而倪瓚頭戴斗笠乘一葉小舟，往來於震澤，三泖之間，獨不受害。張士誠多次想羅致他，倪瓚逃上漁船纔得以脱身。其弟士信送上禮品向倪瓚求畫，倪瓚又將他趕走。士信很生氣，一天帶着幕客在湖上游玩，聞到蘆葦叢中冒出奇異的香味，懷疑是倪瓚，在漁船中尋找，果然找到了他。被鞭打幾乎死去，始終不發一言。等到江南平定，倪瓚已經年老了，頭戴箬笠身着布衣，混迹於平民之中。洪武七年去世，死時七十四歲。

徐舫

徐舫，字方舟，桐廬人。幼輕

徐舫，字方舟，桐廬人。年輕時輕佻任俠，

俠，好擊劍、走馬、蹴踘。既而悔之，習科舉業。已，復棄去，學爲歌詩。睦故多詩人，唐有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號睦州詩派，舫悉取步驟之。既乃游四方，交其名士，詩益工。行省參政蘇天爵將薦之，舫笑曰："吾詩人耳，可羈以章紱哉。"竟避去。築室江皋，日苦吟於雲烟出没間，翛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滄江散人。

喜歡擊劍、騎馬、踢球。後來悔改這些行爲學習應試之業。不久，又放棄，學作詩詞。睦州出過很多詩人，唐代有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代有高師魯、滕元秀，被稱爲睦州詩派，徐舫模仿學習他們的作品。以後又到各地游歷，結交當地名士，詩寫得更好了。行省參政蘇天爵準備向朝廷舉薦他，徐舫笑道："我是詩人，怎能以官職來束縛我。"竟然逃走。在江岸修建小屋居住，每天在烟雲之間苦吟詩章，逍遥自在如與世隔絶，因而自稱滄江散人。

宋濂、劉基、葉琛、章溢之赴召也，舟溯桐江，忽有人黄冠鹿裘立江上，招基而笑，且語侵之。基望見，急延入舟中。琛、溢競讙謔，各取冠服服之，欲載上黟川，其人不可乃止。濂初未相識，以問。基曰："此徐方舟也。"濂因起共歡笑，酌酒而别。舫詩有《瑶林》、《滄江》二集。年六十八，丙午春，卒於家。

宋濂、劉基、葉琛、章溢在赴召途中，乘船溯桐江而上，忽有一人頭戴草帽身穿粗皮襖站在江邊，笑着招呼劉基，還説話衝撞他。劉基看見他，急忙請入船中。葉琛、章溢都非常高興地争相上前與他説笑，各自取出儒生衣巾給他穿戴，想帶他乘船去黟川，那人不同意纔作罷。宋濂本來不認識，便問是誰。劉基説："這是徐方舟啊。"宋濂就與他們一同談笑，飲酒告别。徐舫的詩作有《瑶林》、《滄江》兩本集子。六十八歲時，丙午年春天，死於家中。

楊恒

楊恒，字本初，諸暨人。外族方氏建義塾，館四方游學士，恒幼往受諸經，輒領其旨要。文峻潔，有聲郡邑間。浦江鄭氏延爲師，閲十年退居白鹿山，戴棕冠，披羊裘，帶經耕烟雨間，嘯歌自樂，因自號白鹿生。

楊恒，字本初，諸暨人。母家方氏建立義學，接待各地來游學的人，楊恒幼年便去學習各種經書，對書中内容都能領悟。寫文章深刻而簡潔，在當地很有名。浦江鄭氏請他作教師，過了十年隱居於白鹿山，頭戴棕櫚帽，身披羊皮襖，帶着經書在山野中耕作，長嘯放歌以自娱，因而自稱白鹿生。

太祖既下浙東，命樂鳳知州事。鳳請爲州學師，恒固讓不起。鳳乃命州中子弟即家問道。政有缺失，輒貽書咨訪。後唐鐸知紹興，欲辟起之，復固辭。宋濂之爲學士也，擬薦爲國子師，聞不受州郡辟命，乃已。

明太祖占領浙東一帶後，任命樂鳳爲知州。樂鳳請他做州學教師，楊恒固辭不肯出山。樂鳳便命令州中青年士人到他家請教。施政有不當之處，常寫信去咨詢請教。後來唐鐸任紹興知府，想徵召他做官，又堅决辭謝。宋濂任學士後，準備推薦他到國子監任教，得知他不接受州郡的委任，纔作罷。

恒性醇篤，與人語，出肺肝相示。事稍乖名義，輒峻言指斥。家無儋石，而臨財甚介，鄉人奉爲楷法焉。

楊恒性情極其忠厚，與人交談，都將真心話告訴對方。事情稍微違反禮教，就嚴辭指斥。家中毫無積蓄，而對財貨界限分明，家鄉人以他爲楷模。

陳洄

時有陳洄者，義烏人。幼治經，長通百家言。初欲以功名顯，既而隱居，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多修竹，自號竹溪逸民。常乘小艇，吹短簫，吹已，叩舷而歌，悠然自適。宋濂俱爲之傳。

其時有陳洄，義烏人。幼年時學儒家經典，成年後通曉百家之學。起初他想通過科舉進身，後隱居，戴青霞冠，披白鹿襖，不再與世俗接觸。所住的地方靠近大溪，長着許多修長的竹子，自稱竹溪逸民。常乘小船，吹短簫，曲子吹畢，以手敲擊船舷唱歌，悠然自得。宋濂爲他們都寫了傳記。

楊引

楊引，吉水人。好學能詩文，爲宋濂、陶安所稱。駙馬都尉陸賢從受學，入朝，舉止端雅。太祖喜，問誰教者，賢以引對，立召見，賜食。他日，賢以褻服見，引太息曰："是其心易我，不可久居此矣。"復以纂修徵，亦不就。其教學者，先操履而後文藝。嘗揭《論語·鄉黨》篇示人曰："吾教自有養生術，安事偃仰吐納爲。"乃節飲食，時動息，迄老視聽不衰。既歿，安福劉球稱其學探道原，文範後世，去就出處，卓然有陶潛、徐穉之風。

楊引，吉水人。勤於讀書善寫詩文，爲宋濂、陶安所稱道。駙馬都尉陸賢師從他讀書，朝見皇帝時，舉止端莊文雅。太祖很高興，問是誰教導的，陸賢回答説是楊引，太祖立即召見，賜予酒飯。一天，陸賢穿着内衣見楊引，楊引嘆道："這是他内心不尊重我，不能在這裏久住了。"朝廷又徵召他修書，也不肯就職。他教導學生，先着重品行其次再講文辭。曾經指着《論語·鄉黨》篇給别人看説："我們聖人的傳授中自有養生的辦法，何必去做俯仰呼吸的事呢。"自己飲食有節制，定時起居，到老目力聽覺都不衰退。死後，安福人劉球稱贊他的學問探尋到孔、孟之道的本原，文章是後代的楷模，行事出處，獨立高遠有陶潛、徐穉的風度。

吴海

吴海，字朝宗，閩縣人。元季以學行稱。值四方盜起，絶意仕進。洪武初，守臣欲薦諸朝，力辭免。既而徵詣史局，復力辭。嘗言："楊、墨、釋、老，聖道之賊，管、商、申、韓，治道之賊，稗官野乘，正史之賊，支詞艷説，文章之賊。上之人，宜敕通經大臣，會諸儒定其品目，頒之天下，民間非此不得輒藏，坊市不得輒粥。如是數年，學者生長不涉異聞，其於養德育才，豈曰小補。"因著書一編曰《書禍》，以發明之。

吴海，字朝宗，閩縣人。元末時以學問品行著稱。時值各地盜賊起事，斷然不入仕途。洪武初年，地方官準備向朝廷推薦他，他堅決辭謝。之後又徵召他去國史館，又堅决推辭。他曾經説："楊朱、墨翟、釋教、老子，是聖賢之道的敵人，管仲、商鞅、申不害、韓非，是治國之道的敵人，稗官野史，是正史的敵人，邪詞艷語，是文章的敵人。爲君者，應該命令通曉經典的大臣，會同各位儒士確定書籍目録，頒布於全國，除此之外民間不得擅自收藏，書坊不得擅自出售。如此數年，讀書人學習期間不看異端邪説，這對於培養德行教育人才，豈能説衹是細小的補救。"因而寫了一本書題爲《書禍》，闡述他的觀點。

與永福王翰善。翰嘗仕元，海數

吴海與永福人王翰交好。王翰曾在元朝做

勸之死，翰果自裁。海教養其子偁，卒底成立。平居虚懷樂善，有規過者，欣然立改，因顔其齋曰聞過。爲文嚴整典雅，一歸諸理，後學咸宗仰之。有《聞過齋集》行世。

官，吴海幾次勸他尋死，王翰果然自殺。吴海撫養教育其子王偁，王偁終於得以立業。吴海平時虚心好善，有人對他的過失進行規勸，非常高興地立即改正，因而命名他的書齋爲聞過齋。所寫文章嚴整典雅，完全遵循聖學，後輩學生都尊崇他。著有《聞過齋集》流傳於世。

劉閔

劉閔，字子賢，莆田人。生而純愨。早孤，絶意科舉，求古聖賢褆躬訓家之法，率而行之。祖母及父喪未舉，斷酒肉，遠室家。訓鄰邑，朔望歸，則號哭殯所，如是三年。婦失愛於母，出之，獨居奉養，疾不解衣。母或恚怒，則整衣竟夕跪榻前。祭享奠獻，一循古禮，鄉人莫不欽重。副使羅璟立社學，構養親堂，延閔爲師。提學僉事周孟中捐俸助養。知府王弼每祭廟社，必延致齋居，曰："此人在座，私意自消。"置田二十餘畝贍之，并受不辭。及母歿，即送田還官，廬墓三年。弟婦求分産，閔闔户自撾，婦感悟乃已。

劉閔，字子賢，莆田人。從小敦厚誠實。父親早喪，他決心不再應科考試，講究古代聖賢修身理家的方法，一一實行。其祖母及父親去世未安葬，他不再吃酒肉，疏遠妻子。在鄰縣教書，每月初一、十五回家，便到停放棺材的地方大聲哭泣，如此三年。其妻不得母親歡心，他將妻休棄，獨自居住奉養母親，母親患病時他睡覺都不脱衣服。母親有時生氣，他就穿着整齊整夜跪在母親床前。對祖先的祭奠供奉，完全按照古代禮儀，同鄉人没有不欽佩他的。副使羅璟創立社學，修築養親堂，請劉閔爲教師。提學僉事周孟中捐出薪俸資助他養母。知府王弼每次到鄉社祭祀，一定請劉閔到齋戒的地方，説："有這個人在座，私心自會消失。"買田二十餘畝資助劉閔生活，劉閔都接受并不推辭。等到母親去世，即將田地送還官府，在墓旁居住守喪三年。弟媳要求分家，劉閔關上房門自己打自己，弟媳感動悔悟纔作罷。

弘治中，僉都御史林俊上言："伏見皇太子年逾幼學，習處宫中，罕接外傅，豫教之道似爲未備。今講讀侍從諸臣固已簡用，然百司衆職，山林隱逸，不謂無人。以臣所知，則禮部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巏、光禄少卿楊廉，可備講員。其資序未合，德行可取者二人，則致仕副使曹時中、布衣劉閔是也。閔，臣縣人，恭慎醇粹，孝行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處之晏如。監司劉大夏、徐貫等恒敬禮之。臣謂可禮致時中爲宫僚，閔以布衣入侍，必能涵育薰陶，裨益睿質。"時不能用。其後，巡按

弘治年間，僉都御史林俊上疏説："私下見皇太子已經到了開始讀書的年齡，長期在宫中生活，難得接觸宫外的師傅，輔導教育的辦法似乎還不完備。現在講讀侍從的大臣雖然已經選定任命，然而文武百官，山林隱士之中，不能説没有人才。以臣所知道的，則有禮部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巏、光禄少卿楊廉都可作爲侍講人員。至於官職資歷不合格，但德行是可以任用的有兩個人，則是退休副使曹時中、平民劉閔。劉閔，是臣同鄉人，爲人恭謹質樸，孝行超越古人。一天吃不上兩頓粥，身上没有完好的衣服，毫不在意。監司劉大夏、徐貫等一直對他很尊敬。臣認爲可以禮召請時中爲東宫僚屬，劉閔以平民入宫侍奉太子，必能教育熏陶，有益於太子的聰明才

御史宗彝、饒瑭欲援詔例舉閔經明行修，閔力辭。知府陳效請遂其志，榮以學職。正德元年，遥授儒學訓導。

智。"當時未能采用。此後，巡按御史宗彝、饒瑭打算援用特拔事例舉薦劉閔爲明經行修科，劉閔堅决辭謝。知府陳效請求順從他的志願，授予教職以示榮耀。正德元年，授予他儒學訓導虚銜。

楊黼

楊黼，雲南太和人也。好學，讀《五經》皆百遍。工篆籀，好釋典。或勸其應舉，笑曰："不理性命，理外物耶?"庭前有大桂樹，縛板樹上，題曰桂樓。偃仰其中，歌詩自得。躬耕數畝供甘膬，但求親悦，不顧餘也。注《孝經》數萬言，證群書，根性命，字皆小篆。所用硯乾，將下樓取水，硯池忽滿，自是爲常，時人咸異之。父母殁，爲傭營葬畢，入雞足，栖羅漢壁石窟山十餘年，壽至八十。子孫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曰："明日吾行矣。"果卒。

楊黼，是雲南太和人。好學，《五經》都讀過百遍。擅長寫篆書籀書，喜愛讀佛經。有人勸他參加科舉考試，他笑道："不理會生命，去理會身外之物嗎?"庭院中有株大桂樹，他在樹上綁上木板，題名稱爲桂樓。在其中坐卧，作歌吟詩自得其樂。自己耕種幾畝地以供養父母，衹求父母高興，不顧其他事務。寫數萬字注釋《孝經》，引證群書，根究性命本原，寫的都是小篆。所用的硯臺乾了，準備下樓取水，硯池中的水忽然滿了，自此之後經常如此，當時的人都感到驚異。父母去世，他替别人作工以安葬父母之後，入雞足山，在羅漢壁石窟山住了十幾年，活到八十歲。子孫們將他接回家，一天在洗浴後，命令子孫下拜，説："明天我要走了。"果然就此去世。

孫一元

孫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問其邑里，曰："我秦人也。"嘗栖太白之巔，故號太白山人。或曰安化王宗人，王坐不軌誅，故變姓名避難也。一元姿性絶人，善爲詩，風儀秀朗，踪迹奇譎，烏巾白帢，携鐵笛鶴瓢，遍游中原，東逾齊、魯，南涉江、淮，歷荆抵吴越，所至賦詩，談神仙，論當世事，往往傾其座人。鉛山費宏罷相，訪之杭州南屏山，值其晝寢，就卧内與語。送之及門，了不酬答。宏出語人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時劉麟以知府罷歸，龍霓以僉事謝政，并客湖州，與郡人故御史陸崑善，而長興吴珫隱居好客，三人者并主於其家。珫因招一元入社，稱"苕

孫一元，字太初，不知道是哪裏人，如果問他家鄉在哪裏，回答説："我是陝西人。"曾經在太白山頂峰暫住，因而自號太白山人。有人説他是安化王族人，安化王因謀反被處死，所以他改名换姓以躲避災禍。一元才智超人，善於作詩，儀表清秀，行踪奇異，黑巾白帽，携帶鐵笛鶴瓢，遍游中原，向東穿越山東，向南渡過長江、淮河，經湖廣到江、浙，所到之處作詩，談神仙，論説時事，往往使在座的人欽佩不已。鉛山人費宏被免去輔臣職務後，到杭州南屏山訪問一元，遇上他白天睡覺，便在卧室與他談話。之後一元送費宏到門口，也不回拜。費宏出門對别人説："一輩子從未見過這樣的人。"

其時劉麟以知府免職歸鄉，龍霓以僉事辭官，都客居於湖州，與湖州人前御史陸崑友善，而隱居的長興人吴珫很好客，三人都住在吴家。吴珫又招引一元加入，稱爲"苕溪五隱"。一元

溪五隱"。一元買田溪上，將老焉。舉人施侃雅善一元，妻以妻妹張氏，生一女而卒，年止三十七。琉等葬之道場山。

在溪邊買田，準備在這裏長住。舉人施侃推重一元，將妻妹張氏嫁給他，生了一個女兒後一元去世，年僅三十七歲。吴琉等將他葬於道場山。

沈周

沈周，字啓南，長洲人。祖澄，永樂間舉人材，不就。所居曰西莊，日置酒款賓，人擬之顧仲瑛。伯父貞吉，父恒吉，并抗隱。構有竹居，兄弟讀書其中，工詩善畫，臧獲亦解文墨。邑人陳孟賢者，陳五經繼之子也。周少從之游，得其指授。年十一，游南都，作百韵詩，上巡撫侍郎崔恭。面試《鳳凰臺賦》，援筆立就，恭大嗟異。及長，書無所不覽。文摹左氏，詩擬白居易、蘇軾、陸游，字仿黄庭堅，并爲世所愛重。尤工於畫，評者謂爲明世第一。

沈周，字啓南，長洲人。其祖沈澄，永樂年間向朝廷舉薦人才時被薦，他不接受。所住的地方叫西莊，每天設酒宴款待賓客，别人將他比作顧仲瑛。伯父貞吉，父親恒吉，都堅持隱居。修建有竹居，兄弟倆在其中讀書，善於作詩繪畫，奴僕也懂得文辭。同鄉人陳孟賢是五經博士陳繼之的兒子。沈周年幼時與他交往，得到他的指教。十一歲時，前往南京游歷，作詩百韵，呈給巡撫侍郎崔恭。崔恭當面以《鳳凰臺賦》爲題考沈周，他拿起筆來馬上完成，崔恭大爲驚嘆。等到成年，無書不讀，作文摹仿《左傳》，作詩學白居易、蘇軾、陸游，寫字學黄庭堅，都爲世人喜愛珍重。尤其擅長繪畫，評論者認爲是明代第一人。

郡守欲薦周賢良，周筮《易》，得《遁》之九五，遂决意隱遁。所居有水竹亭館之勝，圖書鼎彝充牣錯列，四方名士過從無虚日，風流文彩照映一時。奉親至孝。父殁，或勸之仕，對曰："若不知母氏以我爲命耶？奈何離膝下。"居恒厭入城市，於郭外置行窩，有事一造之。晚年，匿迹惟恐不深，先後巡撫王恕、彭禮咸禮敬之，欲留幕下，并以母老辭。

知府想推舉沈周爲賢良，沈周以《易經》占卜，得到《遁》卦的九五爻，於是决心避世隱居。所住的地方有水竹亭臺的景致，擺滿了各種書籍古董，各地名士每天往來不絶，風度才華聞名於世。他侍奉父母極其孝順。其父去世，有人勸他做官，他回答説："你不知道我母親把我看作命根子嗎？怎能離開她身邊。"平時一直不願進城，在城墻外購置别舍，有事纔去一次。晚年，隱匿行迹惟恐不嚴密，先後任巡撫的王恕、彭禮都尊敬他，想留他作幕客，都以母親年老爲由辭謝。

有郡守徵畫工繪屋壁。里人疾周者，入其姓名，遂被攝。或勸周謁貴游以免，周曰："往役，義也，謁貴游，不更辱乎！"卒供役而還。已而守入覲，銓曹問曰："沈先生無恙乎？"守不知所對，漫應曰："無恙。"見内閣，李東陽曰："沈先生有牘乎？"守益愕，復漫應曰："有而未至。"守出，倉皇謁侍郎吴寬，問

有知府徵發畫工彩繪房屋墻壁。同鄉中有憎恨沈周的，將他姓名列入，於是被傳唤去作工。有人勸他去見權貴以求免役，沈周説："去服勞役，是應該的，求見權貴，不更是污辱嗎！"還是去服勞役後回家。其後知府入京朝覲，吏部官員問："沈先生好嗎？"知府不知如何回答，隨口答道："好。"去見内閣輔臣，李東陽説："沈先生有書信嗎？"知府更加驚訝，又隨口答道："有信但還没有到來。"知府出來後，倉惶去見侍郎

"沈先生何人?"寬備言其狀。詢左右，乃畫壁生也。比還，謁周舍，再拜引咎，索飯，飯之而去。周以母故，終身不遠游。母年九十九而終，周亦八十矣。又三年，以正德四年卒。

吴寬，問"沈先生是誰?"吴寬詳細講了沈周的情形。知府問隨從，纔知道是畫墻壁的人。等到回任，前往沈周家謁見，再三下拜認錯，沈周備飯招待，飯後離去。沈周因母親的緣故，終身不出門遠游。其母九十九歲時去世，沈周也八十歲了。又過了三年，在正德四年去世。

陳繼儒

陳繼儒，字仲醇，松江華亭人。幼穎異，能文章，同郡徐階特器重之。長爲諸生，與董其昌齊名。太倉王錫爵招與子衡讀書支硎山。王世貞亦雅重繼儒，三吴名下士争欲得爲師友。繼儒通明高邁，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棄之。隱居崑山之陽，構廟祀二陸，草堂數椽，焚香晏坐，意豁如也。時錫山顧憲成講學東林，招之，謝弗往。親亡，葬神山麓，遂築室東佘山，杜門著述，有終焉之志。

工詩善文，短翰小詞，皆極風致，兼能繪事。又博文强識，經史諸子、術伎稗官與二氏家言，靡不較核。或剌取瑣言僻事，詮次成書，遠近競相購寫。徵請詩文者無虚日。性喜獎掖士類，屨常滿户外，片言酬應，莫不當意去。暇則與黄冠老衲窮峰泖之勝，吟嘯忘返，足迹罕入城市。其昌爲築來仲樓招之至。黄道周疏稱"志尚高雅，博學多通，不如繼儒"，其推重如此。侍郎沈演及御史、給事中諸朝貴，先後論薦，謂繼儒道高齒茂，宜如聘吴與弼故事。屢奉詔徵用，皆以疾辭。卒年八十二，自爲遺令，纖悉畢具。

陳繼儒，字仲醇，松江府華亭縣人。幼年時極其聰穎，能寫文章，同府人徐階特别器重他。成年後爲秀才，與董其昌齊名。太倉人王錫爵招請他與其子王衡一同在支硎山讀書。王世貞也推重繼儒，江南知名人士争相願與他爲師友。繼儒通達脱俗，剛二十九歲，便將儒生衣冠焚燒棄去。在崑山之南隱居，修廟宇奉祀陸機、陸雲，草房數間，焚香静坐，心胸豁朗。其時無錫人顧憲成在東林書院講學，邀請他，他辭謝不去。父母去世，葬於神山脚下，自己便在東佘山蓋房居住，閉門著書，打算在這裏度過一生。

繼儒善於寫詩作文，短札小詞，都極爲精緻，并能繪畫。又閲讀廣而記憶博，經史百家、方術野史及佛、道經籍，無不通曉。有時選取瑣細生僻的言辭事件，編輯成書，遠近人士争相購買抄寫。向他索求詩文的人無日不有。喜歡鼓勵提携讀書人，門外常常擺滿來客的鞋子，哪怕是幾句應酬話，來客没有不是滿意而去的。閑暇時則與道士和尚游覽山水勝景，吟詩長嘯留連忘返，足迹很少進入城市。其昌特意修建來仲樓請他前去。黄道周在奏疏中説"志節高尚風雅，學識廣博多知，臣比不上繼儒"，其推許尊重到這種程度。侍郎沈演及御史、給事中等朝廷貴臣，先後上疏舉薦，認爲繼儒道德高尚年富力强，應當如對吴與弼那樣徵聘他。他多次接到朝廷的徵召，都托病辭謝。死時已八十二歲，自己寫下遺囑，很瑣細的事都交代清楚。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

列傳第一百八十七

方伎

左氏載醫和、緩，梓慎、裨竈、史蘇之屬，甚詳且核。下逮巫祝，亦往往張其事以神之。論者謂之浮夸，似矣。而《史記》傳扁鵲、倉公，日者，龜策，至黄石、赤松、倉海君之流，近於神仙荒忽，亦備録不遺。范蔚宗乃以方術名傳。夫藝人術士，匪能登乎道德之途。然前民利用，亦先聖之緒餘，其精者至通神明，參造化，詎曰小道可觀已乎。

左氏《春秋》記載的醫師和、緩，梓慎、裨竈、史蘇等人，非常詳細而且確實。下至於對巫師廟祝，也往往誇大其辭以顯示他們的神通。評論者稱之爲浮誇，大概是不錯的。而《史記》爲扁鵲、倉公作傳，看星相的人，以龜甲卜筮的人，以及黄石公、赤松子、倉海君之流，事迹近似神仙而不確實，也都不遺漏地一一記載。范蔚宗纔以方術作爲這類傳紀的名稱。這種有才藝方術的人，是不能列入道德之士的行列的。然而前人曾經利用，也是遠古聖人零散的本領，精通的人可以與神明相通，瞭解自然的變化，豈祇僅是值得一看的小技而已呢。

明初，周顛、張三丰之屬，踪迹秘幻，莫可測識，而震動天子，要非妄誕取寵者所可幾。張中、袁珙，占驗奇中。夫事有非常理所能拘者，淺見鮮聞不足道也。醫與天文皆世業專官，亦本《周官》遺意。攻其術者，要必博極於古人之書，而會通其理，沈思獨詣，參以考驗，不爲私智自用，乃足以名當世而爲後學宗。今録其最異者，作《方伎傳》。真人張氏，道家者流，而世蒙恩澤。其事迹關當代典故，撮其大略附於篇。

明朝初年，周顛、張三丰等人，踪迹神秘變幻，無從辨别瞭解，而却使皇帝也爲之震動，這决非靠虚妄荒誕的行爲以取寵者所能做到的。張中、袁珙，其占卜往往出人意料地應驗。事情是有并非常理所能説明的，缺乏知識而又見識短淺的人無法理解。醫術和天文都是世代相傳的專職，也源於《周官》的遺傳。從事這種技藝的人，必須博覽古人有關著述，融會貫通其中道理，認真鑽研思考，并加以考查驗證，不以自己的聰明而自以爲是，這樣纔能揚名於當時，并爲後人崇奉。現在記録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寫成《方伎傳》。真人張氏，是道家人物，世代蒙受皇家恩澤。其事迹與當時典儀掌故有關，摘取其中主要内容附於篇末。

滑壽　葛乾孫　吕復　倪維德　周漢卿　王履　周顛　張中
張三丰　袁珙（子）忠徹　戴思恭　盛寅　皇甫仲和　仝寅
吴傑 許紳 王綸　凌雲 李玉　李時珍 繆希雍　周述學　張正常 劉淵然（等）

滑壽

滑壽，字伯仁，先世襄城人，徙儀真，後又徙餘姚。幼警敏好學，能詩。京口王居中，名醫也。壽從之學，授《素問》、《難經》。既卒業，請於師曰："《素問》詳矣，多錯簡。愚將分藏象、經度等爲十類，類抄而讀之。《難經》又本《素問》、《靈樞》，其間榮衛藏府與夫經絡腧穴，辨之博矣，而缺誤亦多。愚將本其義旨，注而讀之可乎？"居中躍然稱善。自是壽學日進。壽又參會張仲景、劉守真、李明之三家而會通之，所治疾無不中。

既學針法於東平高洞陽，嘗言："人身六脉雖皆有係屬，惟督任二經，則苞乎腹背，有專穴。諸經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宜與十二經并論。"乃取《内經》《骨空》諸論及《靈樞篇》所述經脉，著《十四經發揮》三卷，通考隧穴六百四十有七。他如《讀傷寒論抄》、《診家樞要》、《痔瘻篇》又采諸書《本草》爲《醫韻》，皆有功於世。

晚自號攖寧生。江、浙間無不知攖寧生者。年七十餘，容色如童孺，行步蹻捷，飲酒無算。天台朱右摭其治疾神效者數十事，爲作傳，故其著述益有稱於世。

滑壽，字伯仁，祖先是襄城人，遷居儀真，後又遷至餘姚。年幼時機智好學，能作詩。京口人王居中，是名醫。滑壽跟從他學習，學了《素問》、《難經》。學業結束後，滑壽向老師請教道："《素問》是非常詳盡的，但文本排列多有錯亂。我想分爲藏象、經度等十類，按類抄寫閱讀。《難經》又是根據《素問》、《靈樞》寫成，其中對人的氣血臟腑與經絡穴位，辨别得很詳細，然遺漏錯誤也很多。我想按照文中原意，注釋後閱讀可以嗎？"居中非常高興地表示贊成。從此滑壽的學問日有進步。滑壽又參考張仲景、劉守真、李明之三家學説而融會貫通，所治疾病没有不見效的。

在向東平人高洞陽學習針刺法後，滑壽曾説："人身體中的六脉雖然都有關聯，惟有督任二經，則是包裹腹背，有專門的穴位。各經氣血充滿後溢出來的，則由督脉任脉接受，應該與十二經相提并論。"於是根據《内經》、《骨空》等文及《靈樞篇》所叙述的經脉，寫了《十四經發揮》共三卷，考察了人體全部六百四十七個穴位。其他如《讀傷寒論抄》、《診家樞要》、《痔瘻篇》，又選取各種《本草》寫成《醫韻》，都有功於社會。

晚年他自稱攖寧生。江蘇、浙江一帶没有不知道攖寧生的人。七十多歲時，臉色還像兒童，步履健捷，飲酒没有限量。天台人朱右選擇他治病有神效的數十件事，爲他作傳，因此他的著作在世間更爲聞名。

葛乾孫

葛乾孫，字可久，長洲人。父應雷，以醫名。時北方劉守真、張潔古之學未行於南。有李姓者，中州名醫，官吴下，與應雷談論，大駭嘆，

葛乾孫，字可久，長洲人。其父應雷，以醫術知名。當時北方的劉守真、張潔古的學説没有在南方傳播。有個姓李的，是河南名醫，在江南做官，與應雷談論，大爲驚駭嘆服，因而向他傳

因授以張、劉書。自是江南有二家學。

授張、劉著作。從此江南有了這兩家學派。

乾孫體貌魁碩，好擊刺戰陣法。後折節讀書，兼通陰陽、律曆、星命之術。屢試不偶，乃傳父業。然不肯爲人治疾，或施之，輒著奇效，名與金華朱丹溪埒。富家女病四支痿痹，目瞪不能食，衆醫治罔效。乾孫命悉去房中香奩、流蘇之屬，掘地坎，置女其中。久之，女手足動，能出聲。投藥一丸，明日女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嗜香，脾爲香氣所蝕，故得是症。其療病奇中如此。

乾孫身材魁梧，喜好刺槍擊劍用兵作戰之術。後一改向來的行事開始讀書，還通曉陰陽、律曆、星相的技藝。多次參加科舉考試不順利，這纔繼承父業。然而不肯爲人治病，偶爾爲之，總能收到奇效，名聲與金華人朱丹溪相等。有一富家女兒患病四肢癱瘓，眼睛直瞪不能進食，許多醫生治療都無效果。乾孫命令將房中香料匣子、流蘇等物全部搬走，地下挖坑，將女孩放在坑中。過了很長時間，女孩手足活動，能出聲音。給她服了一粒丸藥，第二天女孩便從坑裏出來了。原因是這個女孩愛好熏香，脾臟被香氣侵蝕，所以得了此病。他治病的方法如此獨特而有效。

呂復

呂復，字元膺，鄞人。少孤貧，從師受經。後以母病求醫，遇名醫衢人鄭禮之，遂謹事之，因得其古先禁方及色脉藥論諸書，試輒有驗。乃盡購古今醫書，曉夜研究，自是出而行世，取效若神。其於《内經》、《素問》、《靈樞》、《本草》、《難經》、《傷寒論》、《脈經》、《脈訣》、《病原論》、《太始天元玉册元誥》、《六微旨》、《五常政》、《玄珠密語》、《中藏經》、《聖濟經》等書，皆有辨論。前代名醫如扁鵲、倉公、華佗、張仲景至張子和、李東垣諸家，皆有評騭。所著有《内經或問》、《靈樞經脈箋》、《五色診奇眩》、《切脈樞要》、《運氣圖說》、《養生雜言》諸書甚衆。浦江戴良采其治效最著者數十事，爲醫案。歷舉仙居、臨海教諭，台州教授，皆不就。

呂復，字元膺，鄞縣人。少年喪父家貧，從師學儒經。後因母親患病求醫，遇見名醫衢州人鄭禮之，便認真隨他學習，因而得到了古時秘方及觀色診脉藥物等書，試用常能見效。於是遍購古今所有的醫書，晝夜研究，從此出而行醫，療效神奇。他對《内經》、《素問》、《靈樞》、《本草》、《難經》、《傷寒論》、《脈經》、《脈訣》、《病原論》、《太始天元玉册元誥》、《六微旨》、《五常政》、《玄珠密語》、《中藏經》、《聖濟經》等書，都有考辨論證。對前代名醫如扁鵲、倉公、華佗、張仲景至張子和、李東垣諸家，都有評判。其著述有《内經或問》、《靈樞經脈箋》、《五色診奇眩》、《切脈樞要》、《運氣圖說》、《養生雜言》等多種書籍。浦江人戴良選取他治病效果最顯著的幾十件事，作爲醫案。他先後被委任仙居、臨海教諭，台州教授，都沒有接受。

倪維德

倪維德，字仲賢，吳縣人。祖、父皆以醫顯。維德幼嗜學，已乃業醫，以《内經》爲宗。病大觀以來，

倪維德，字仲賢，吳縣人。其祖父、父親都以醫術著名。維德幼年酷愛讀書，其後行醫爲業，以《内經》爲依據。他痛感從宋大觀年間

醫者率用裴宗元、陳師文《和劑局方》，故方新病多不合。乃求金人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書讀之，出而治疾，無不立效。

以後，醫生大多使用裴宗元、陳師文的《和劑局方》，老方劑與新出現的病症多不相合。於是尋找金朝人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醫書閱讀，學成治病，没有不立時見效的。

周萬户子，八歲昏眊，不識饑飽寒暑，以土炭自塞其口。診之曰："此慢脾風也。脾藏智，脾慢則智短。"以疏風助脾劑投之，即愈。顧顯卿右耳下生癭，大與首同，痛不可忍。診之曰："此手足少陽經受邪也。"飲之藥，逾月愈。劉子正妻病氣厥，或哭或笑，人以爲祟。診之曰："兩手脉俱沉，胃脘必有所積，積則痛。"問之果然，以生熟水導之，吐痰涎數升愈。盛架閣妻左右肩臂奇癢，延及頭面，不可禁，灼之以艾，則暫止。診之曰："左脉沉，右脉浮且盛，此滋味過盛所致也。"投以劑，旋愈。林仲實以勞得熱疾，熱隨日出入爲進退，暄盛則增劇，夜凉及雨則否，如是者二年。診之曰："此七情内傷，陽氣不升，陰火漸熾。故温則進，凉則退。"投以東垣内傷之劑，亦立愈。他所療治，多類此。

周萬户之子，八歲仍痴呆，不知飽餓冷熱，自己將土炭塞在嘴裏。維德診斷説："這是慢脾風。脾主智慧，脾慢則智力低下。"給他服用疏風助脾的藥劑，立即痊愈。顧顯卿右耳下生了腫瘤，有頭那麽大，痛得不能忍受。診斷説："這是手足少陽經受了邪氣。"給他服用湯藥，過了一個月便痊愈。劉子正之妻患氣厥，時哭時笑，人們認爲是妖邪作祟。他診斷説："兩手脉搏都不明顯，胃裏定有滯積，有滯積就會痛。"一問果然如此，用生熟水引導，吐出數升痰涎後痊愈。盛架閣之妻左右肩膀手臂奇癢，蔓延到頭臉，癢得受不了，用艾絨炙灼，則暫時止住。診斷説："左手脉沉，右手脉浮而且洪大，這是飲食的味道過於濃厚所致。"給她服藥，很快痊愈。林仲實因勞累得了熱病，體温隨太陽的升起落下而升降，晴暖則病情加重，夜間凉爽及雨天則減輕，像這樣已有兩年。診斷説："這是七情傷於内，陽氣不能上升，陰火漸漸熾烈。所以天熱則熱度升高，天凉則減退。"給他服用李東垣治療内傷的藥劑，也立即痊愈。對其他病症的治療，多與此相似。

常言："劉、張二氏多主攻，李氏惟調護中氣主補，蓋隨時推移，不得不然。"故其主方不執一説。常患眼科雜出方論，無全書，著《元機啓微》，又校訂《東垣試效方》，并刊行於世。洪武十年卒，年七十五。

維德常説："劉、張兩人用藥重在攻逐，李氏祇調護中氣重在補益，這是隨着節令變化，不得不這樣做。"所以他處方用藥不拘泥於一家之見。經常擔心眼科的論述混雜在各種醫書中，没有完整的著述，因此作《元機啓微》，又校訂《東垣試效方》，一同刊刻行世。洪武十年去世，時年七十五歲。

周漢卿

周漢卿，松陽人。醫兼内外科，針尤神。鄉人蔣仲良，左目爲馬所踶，睛突出如桃。他醫謂係絡已損不可治。漢卿封以神膏，越三日復故。華州陳明遠瞽十年。漢卿視之，曰："可針也。"爲翻睛刮翳，欻然辨五

周漢卿，松陽人。兼治内外科疾病，針刺術尤爲神奇。同鄉人蔣仲良，左眼被馬踢傷，眼球突出像桃子一樣。其他醫生説經絡已經損壞不能醫治。漢卿給他塗上一種特效藥膏，過了三天便復原。華州人陳明遠失明已十年。漢卿檢查後，説："可以針刺。"爲他翻開眼球刮去翳膜，立刻

色。武城人病胃痛，奮擲乞死。漢卿納藥於鼻，俄噴赤蟲寸許，口眼悉具，痛旋止。馬氏婦有娠，十四月不産，尫且黑。漢卿曰："此中蠱，非娠也。"下之，有物如金魚，病良已。永康人腹疾，痀僂行。漢卿解衣視之，氣衝起腹間者二，其大如臂。刺其一，砉然鳴，又刺其一亦如之，加以按摩，疾遂愈。長山徐嫗癇疾，手足顫掉，裸而走，或歌或笑。漢卿刺其十指端，出血而痊。錢塘王氏女生瘰癧，環頭及腋，凡十九竅。竅破白瀋出，將死矣。漢卿爲剔竅母深二寸，其餘烙以火，數日結痂愈。山陰楊翁項有疣如瓜大，醉仆階下，潰血不能止。疣潰者必死。漢卿以藥糝其穴，血即止。義烏陳氏子腹有塊，捫之如罂。漢卿曰："此腸癰也。"用大針灼而刺之，入三寸許，膿隨針迸出有聲，愈。諸暨黄生背曲，須杖行。他醫皆以風治之，漢卿曰："血澀也。"刺兩足昆侖穴，頃之投杖去。其捷效如此。

王履

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學醫於金華朱彦修，盡得其術。嘗謂張仲景《傷寒論》爲諸家祖，後人不能出其範圍。且《素問》云"傷寒爲病熱"，言常不言變，至仲景始分寒熱，然義猶未盡。乃備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又謂《陽明篇》無目痛，《少陰篇》言胸背滿不言痛，《太陰篇》無嗌乾，《厥陰篇》無囊縮，必有脱簡。乃取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複者二百三十八條，復增益之，仍爲三百九十七法。極論内外傷經旨異同，并《中風》、《中暑辨》，名曰《泝洄集》，凡二十一篇。又著《百病鈎玄》二十

可以分辨顔色。武城有人患胃痛，在地下翻滚求死。漢卿將藥塞在他鼻孔内，一會兒噴出長一寸左右的紅色蟲子，有口有眼，胃痛不久即止住。馬氏婦人懷孕，十四個月不生，身體瘦弱膚色發黑。漢卿説："這是中了蠱毒，不是懷孕。"用藥打下，有像金魚的東西，病便好了。永康有人肚腹患病，弓着背走路。漢卿解開他的衣服檢視，見腹部有兩處氣體脹起，大小如同手臂。刺破其中一個，砉然有聲，又刺破一個也是如此，加以按摩，病便痊愈。長山老婦徐氏患顛癇，手脚顫抖，裸體亂跑，時唱時笑。漢卿用針刺她十指指尖，血流出便痊愈。錢塘王氏女兒生瘰癧，環繞頭部及腋下，共十九處腫塊。腫塊破後流出白漿，快要死去。漢卿爲她剔除腫核深達兩寸，他處用火烙，幾天後結痂痊愈。山陰老人楊某頸項生疣大得像瓜，酒醉摔倒在臺階下，疣潰破出血無法止住。生疣潰破的人一定會死。漢卿用藥敷在破處，血立時止住。義烏陳氏之子腹中有硬塊，摸上去像個瓶子。漢卿説："這是腸癰。"用大針燒熱後刺進，深入三寸多，膿隨着針噴出有聲，病愈。諸暨人黄生背彎曲，需要扶杖行走。其他醫生都按受風治療，漢卿説："是因爲血液凝澀。"用針刺兩脚的昆侖穴，一會兒便拋掉拐杖離去。其見效神速就是這樣。

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向金華人朱彦修學醫，完全學到了他的本領。他曾認爲張仲景的《傷寒論》是各家理論的鼻祖，後世的人都没有超出他的範圍。至於《素問》説"傷寒是病熱"，衹説了一般現象而没有説變化，至仲景纔分辨出有寒有熱，但見解講得還不透徹。他便詳盡叙述傷寒的一般現象和變化，寫成《傷寒立法考》。又認爲《陽明篇》没有提及眼痛，《少陰篇》講胸背脹滿不講疼痛，《太陰篇》講没有喉乾，《厥陰篇》講没有睾丸萎縮，文字必定有脱漏。於是將三百九十七條治療方法，删去其中重復的二百三十八條，又加以增補，仍爲三百九十七條療法。深入論述内外傷原因的異同，與《中風》、《中暑辨》合并一起，題名《泝洄集》，共二十一

卷，《醫韻統》一百卷，醫家宗之。

篇。又著有《百病鈎玄》二十卷，《醫韻統》一百卷，行醫者無不遵奉。

履工詩文，兼善繪事。嘗游華山絶頂，作圖四十幅，記四篇，詩一百五十首，爲時所稱。

王履善作詩文，又能繪畫。曾經游覽華山頂峰，作畫四十幅，游記四篇，詩一百五十首，爲當時人所稱道。

自滑壽以下五人，皆生於元，至明初始卒。

從滑壽以下五人，都生於元代，至明代初年纔去世。

周顛

周顛，建昌人，無名字。年十四，得狂疾，走南昌市中乞食，語言無恒，皆呼之曰顛。及長有異狀，數謁長官，曰"告太平"。時天下寧謐，人莫測也。後南昌爲陳友諒所據，顛避去。太祖克南昌，顛謁道左。洎還金陵，顛亦隨至。一日，駕出，顛來謁。問"何爲"，曰"告太平"。自是屢以告。太祖厭之，命覆以巨缸，積薪煆之。薪盡啓視，則無恙，頂上出微汗而已。太祖異之，命寄食蔣山僧寺。已而僧來訴，顛與沙彌爭飯，怒而不食且半月。太祖往視顛，顛無饑色。乃賜盛饌，食已閉空室中，絶其粒一月，比往視，如故。諸將士爭進酒饌，茹而吐之，太祖與共食則不吐。

周顛，建昌人，没有名字。十四歲時，得了瘋病，跑到南昌街市討飯，語言混亂，人們都喊他爲顛。到成年後行爲怪異，多次謁見地方長官，說"告太平"。當時天下安定，大家都不明白是什麽意思。其後南昌被陳友諒占據，周顛躲藏起來。明太祖攻克南昌，周顛在道旁拜見。等到太祖返回金陵，周顛也隨後來到。一天，太祖出行，周顛來見。問他"有什麽事"，答道"告太平"。從此多次來報告。太祖討厭他，命令將他用大缸罩住，堆起乾柴烘焙。柴燃盡啓缸檢看，則毫無傷損，衹是頭頂微微出汗而已。太祖感到奇怪，命他寄食蔣山佛寺。其後和尚來告狀，說周顛與和尚搶飯吃，生氣而不吃飯已經半個月了。太祖前去看周顛，周顛一點没有飢餓的樣子。太祖便賜給他豐盛的食物，吃完後將他關在空房裏，一個月不給食物，再去看，還是原來樣子。將士們爭相送去酒菜，周顛嚼完又吐出，太祖與他一同進餐則不吐。

太祖將征友諒，問曰："此行可乎？"對曰："可。"曰："彼已稱帝，克之不亦難乎？"顛仰首視天，正容曰："天上無他座。"太祖携之行，舟次安慶，無風，遣使問之。曰："行則有風。"遂命牽舟進，須臾風大作，直抵小孤。太祖慮其妄言惑軍心，使人守之。至馬當，見江豚戲水，嘆曰："水怪見，損人多。"守者以告。太祖惡之，投諸江。師次湖口，顛復來，且乞食。太祖與之食，食已，即整衣作遠行狀，遂辭去。友諒既平，太祖遣使往廬山求之，不得，疑其仙

太祖準備征討陳友諒，問周顛："這次出兵行嗎？"回答說："可以。"問："他已稱帝，戰勝他難道不困難嗎？"周顛仰頭看天，嚴肅地說："天上没有他的座位。"太祖帶他同行，船到安慶，没有風，派人去問周顛。回答說："走就有風。"太祖便命令拖船進發，一會兒颳起大風，船直到小孤。太祖怕他胡言亂語擾亂軍心，派人看守。到馬當，見到江豚在水中游戲，周顛嘆道："水怪出現，傷人必多。"看守將這話報告。太祖不高興，將他投入江中。軍隊抵達湖口，周顛又來到，并要求吃的。太祖給他食物，吃完，便整理衣服作出要遠行的樣子，隨即告辭離去。友諒被平定後，太祖派使者到廬山尋找他，没有

去。洪武中，帝親撰《周顛仙傳》，紀其事。

找到，懷疑他已成仙。洪武年間，太祖親自撰寫《周顛仙傳》，記述他的事迹。

張中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少應進士舉不第，遂放情山水。遇異人，授數學，談禍福，多奇中。太祖下南昌，以鄧愈薦召至，賜坐。問曰："予下豫章，兵不血刃，此邦之人其少息乎？"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毀且盡，鐵柱觀亦僅存一殿耳。"未幾，指揮康泰反，如其言。尋又言國中大臣有變，宜豫防。至秋，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伏甲北門爲亂，事覺伏誅。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年輕時參加會試落第，於是縱情於山水之間。遇見奇人，學到術數之學，談論禍福，多出人意料地應驗。明太祖攻克南昌，因鄧愈的推薦而將他召來，賜給座位。問道："我攻克南昌，未經戰鬥，此地的人民可以稍得安定了嗎？"回答說："還沒有。很快這裏就會流血，房舍幾乎都會毀壞，鐵柱觀也衹能剩下一間大殿。"不久，指揮康泰叛變，應驗了他的話。接着又預言國中大臣有人謀反，應該預先防範。到秋天，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在北門伏兵準備叛亂，事情泄露被處死。

陳友諒圍南昌三月，太祖伐之，召問之。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渠帥。"帝命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乃以洞玄法祭之，風大作，遂達鄱陽。大戰湖中，常遇春孤舟深入，敵舟圍之數重，衆憂之。曰："無憂，亥時當自出。"已而果然。連戰大勝，友諒中流矢死，降其衆五萬。自啓行至受降，適五十日。始南昌被圍，帝問"何日當解"，曰"七月丙戌"。報至，乃乙酉，蓋術官算曆，是月差一日，實在丙戌也。其占驗奇中，多若此。

陳友諒包圍南昌三個月，太祖出兵征討，召張中詢問。他答道："到第五十天會獲得大勝，亥子日捉到敵人統帥。"皇帝命令他隨行，船到孤山，没有風不能前進。張中便用洞玄法作祭，颳起大風，於是行抵鄱陽湖。在湖中發生激戰，常遇春孤舟深入，被敵船圍困幾層，大家爲他擔心。張中說："不要擔心，到亥時就可自己出來。"不久果然如此。連續作戰都獲得大勝，友諒被流箭射中而死，收降他的部下五萬人。從出發到受降，正好五十天。起初南昌被圍，皇帝問"哪天可以解圍"，他回答説"七月丙戌日"。戰報送到，却是乙酉日，原來是天文官員計算曆法，這個月差了一天，其實是在丙戌日。他的卜算出人意料地應驗，大多都像這樣。

爲人狷介寡合。與之言，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語，類佯狂玩世者。嘗好戴鐵冠，人稱爲鐵冠子云。

張中爲人潔身自好少與人交往。與他談話，稍微涉及人倫之理，便以其他話引開話題，類似佯裝瘋顛玩世不恭的人。曾喜歡戴鐵冠，人們稱他爲鐵冠子。

張三丰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全一，一名君寶，三丰其號也。以其不飾邊幅，又號張邋遢。頎而偉，龜形鶴背，大耳圓目，鬚髯如戟。寒暑惟一衲一蓑，所啖，升斗輒盡，或數日一食，或數月不食。書經目不忘，游處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全一，又名君寶，三丰是他的號。因他服飾不整齊，又號張邋遢。身材高大魁偉，體形如龜脊背似鶴，耳大眼圓，鬍鬚硬且直。無論寒暑衹有一件僧衣一件蓑衣，吃飯時，整升整斗的都能吃完，有時幾天吃一頓，有時幾個月不吃飯。讀書過目不忘，行踪不

無恒，或云能一日千里。善嬉諧，旁若無人。嘗游武當諸岩壑，語人曰：“此山，異日必大興。”時五龍、南巖、紫霄俱毁於兵，三丰與其徒去荆榛，辟瓦礫，創草廬居之，已而舍去。

太祖故聞其名，洪武二十四年遣使覓之不得。後居寶雞之金臺觀。一日自言當死，留頌而逝，縣人共棺殮之。及葬，聞棺内有聲，啓視則復活。乃游四川，見蜀獻王。復入武當，歷襄、漢，踪迹益奇幻。

永樂中，成祖遣給事中胡濙偕内侍朱祥齎璽書香幣往訪，遍歷荒徼，積數年不遇。乃命工部侍郎郭璡、隆平侯張信等，督丁夫三十餘萬人，大營武當宫觀，費以百萬計。既成，賜名太和太岳山，設官鑄印以守，竟符三丰言。

或言三丰金時人，元初與劉秉忠同師，後學道於鹿邑之太清宫，然皆不可考。天順三年，英宗賜誥，贈爲通微顯化真人，終莫測其存亡也。

袁珙

袁珙，字廷玉，鄞人。高祖鏞，宋季舉進士。元兵至，不屈，舉家十七人皆死。父士元，翰林檢閲官。

珙生有異禀，好學能詩。嘗游海外洛伽山，遇異僧别古崖，授以相人術。先仰視皎日，目盡眩，布赤黑豆暗室中，辨之，又懸五色縷窗外，映月别其色，皆無訛，然後相人。其法以夜中燃兩炬視人形狀氣色，而參以所生年月，百無一謬。

珙在元時已有名，所相士大夫數十百，其於死生禍福，遲速大小，并刻時日，無不奇中。南臺大夫普化帖

定，據説一天能行千里。善於嬉笑諧謔，旁若無人。曾到武當山各處峰谷游覽，告訴别人説：“這座山，以後必定大爲興旺。”其時五龍觀、南巖觀、紫霄觀都毁於戰火，三丰和徒弟們砍伐荆棘雜樹，清除瓦礫，建草房居住，不久又捨棄而去。

太祖早知他的聲名，洪武二十四年派使者尋找没有找到。後來三丰住在寶雞的金臺觀。一天自己説要死了，留下一篇頌贊便去世，當地人會同置辦棺木收殮。到下葬時，聽到棺材裏有聲音，打開來看是他又活了。其後到四川游歷，謁見蜀獻王。又入武當山，走遍襄、漢一帶，踪迹更加神奇變幻。

永樂年間，成祖派給事中胡濙偕同宦官朱祥帶詔書香料錢物前往尋訪，走遍荒野邊疆，歷時數年也未找到。便命令工部侍郎郭璡、隆平侯張信等人，督率三十餘萬工役，大規模營造武當山道觀，費用錢物以百萬計算。完工後，賜名爲太和太岳山，設置官員鑄造印信鎮守，竟然應驗了三丰的話。

有人説三丰是金時的人，元代初年與劉秉忠師事同一人，後在鹿邑的太清宫學道，但都無法核實。天順三年，英宗賜予封誥，贈爲通微顯化真人，但始終説不清他是死是活。

袁珙，字廷玉，鄞縣人。高祖袁鏞，宋末中進士。元兵來到，不肯屈服，全家十七人都被殺。其父士元，任翰林檢閲官。

袁珙生而天賦異常，好學善作詩。曾到海外洛伽山游歷，遇一個奇特的和尚别古崖，向他傳授相面術。先抬頭看明亮的太陽，眼睛都昏花，將赤豆黑豆撒在暗室中，去分辨顔色，又將五色綫懸在窗外，在月光照映下分辨顔色，都不錯誤，然後給人看相。其方法是在夜間點燃兩支蠟燭看人的形狀氣色，又參考出生的年月，百次相面無一失誤。

袁珙在元代時已經出名，相過上百個士大夫，關於他們的死生禍福，時間早晚是大是小，以及具體時間，没有不出奇應驗的。南臺大夫普

木兒，由閩海道見珙。珙曰："公神氣嚴肅，舉動風生，大貴驗也。但印堂司空有赤氣，到官一百十四日當奪印。然守正秉忠，名垂後世，願自勉。"普署臺事於越，果爲張士誠逼取印綬，抗節死。見江西憲副程徐曰："君帝座上黄紫再見，千日内有二美除。但冷笑無情，非忠節相也。"徐於一年後拜兵部侍郎，擢尚書。又二年降於明，爲吏部侍郎。嘗相陶凱曰："君五岳朝揖而氣色未開，五星分明而光澤未見，宜藏器待時。不十年以文進，爲異代臣，官二品，其在荆、揚間乎。"凱後爲禮部尚書、湖廣行省參政。其精類如此。

化帖木兒，從福建經海路來見袁珙。袁珙説："您神氣嚴肅，舉動迅速，這是大貴的徵兆。但印堂之上有紅氣，到任一百一十四天後官印便會被奪走。然而爲人正直忠心耿耿，名聲將流傳於後世，望能自己努力。"普化帖木兒在浙江署理南臺事務，果然被張士誠威逼奪取官印，不屈而死。見到江西憲副程徐説："您的帝座位置上黄紫色再次出現，一千天内將被授予兩個好職位。但冷笑無情，不是盡忠守節的人。"程徐於一年後被任爲兵部侍郎，升尚書。又過了兩年投降明朝，任吏部侍郎。袁珙曾爲陶凱看相道："您的額、頰、鼻、顴等很配合，但氣色還不開朗，耳、口、額、鼻很分明但光澤還未顯現，應韜晦以等時機。不出十年將以文才進身，在另一朝代爲臣，官至二品，大概是在荆、揚一帶吧。"陶凱後來任禮部尚書、湖廣行省參政。其相人之準確都是如此。

洪武中，遇姚廣孝於嵩山寺，謂之曰："公，劉秉忠之儔也，幸自愛。"後廣孝薦於燕王，召至北平。王雜衛士類己者九人，操弓矢，飲肆中。珙一見即前跪曰："殿下何輕身至此。"九人者笑其謬，珙言益切。王乃起去，召珙宫中，諦視曰："龍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鬚過臍，即登大寶矣。"已見藩邸諸校卒，皆許以公侯將帥。王慮語泄，遣之還。及即位，召拜太常寺丞，賜冠服、鞍馬、文綺、寶鈔及居第。帝將建東宫，而意有所屬，故久不决。珙相仁宗曰："天子也。"相宣宗曰："萬歲天子。"儲位乃定。

洪武年間，袁珙在嵩山寺遇見姚廣孝，對他説："您，是劉秉忠一類的人，望能自愛。"其後廣孝向燕王推薦袁珙，將他召到北平。燕王同長得像自己的九個衛士混在一起，手持弓箭，在店中飲酒。袁珙一見便上前跪下道："殿下爲何不自重到這裏來。"那九人笑他胡説，袁珙説得更加懇切。燕王這纔起身離去，召袁珙進宫，袁珙仔細相看道："走路如龍似虎，前額高聳，是位太平天子。四十歲時，髯鬚長過肚臍，就可登上帝位了。"之後見到王府的軍官士兵，都保證他們可以成爲公侯將帥。燕王擔心這些話泄露出去，將他送回家。等即位後，召袁珙任爲太常寺丞，賜給衣帽、鞍具齊備的馬匹、綢緞、錢鈔及住宅。皇帝準備立太子，内心已有打算，但許久下不了决心。袁珙相看仁宗説："這是天子。"相看宣宗説："這是萬歲天子。"太子位置這纔决定。

珙相人即知其心術善惡。人不畏義，而畏禍患，往往因其不善導之於善，從而改行者甚多。爲人孝友端厚，待族黨有恩。所居鄞城西，繞舍種柳，自號柳莊居士，有《柳莊集》。

袁珙爲人看相便能知道其心術好壞。世人不畏懼大義，而畏懼災禍，他便往往引導人們從不善良到善良，能聽從而改變行徑的人很多。他爲人孝順忠厚，對待同族人有恩德。住在鄞縣城西，在住宅周圍種植柳樹，自稱柳莊居士，著有

永樂八年卒，年七十有六。賜祭葬，贈太常少卿。

《柳莊集》。永樂八年去世，時年七十六歲。朝廷賜予祭葬，追贈爲太常少卿。

袁忠徹

子忠徹，字靜思。幼傳父術。從父謁燕王，王宴北平諸文武，使忠徹相之。謂都督宋忠面方耳大，身短氣浮，布政使張昺面方五小，行步如蛇，都指揮謝貴擁腫蚤肥而氣短，都督耿瓛顴骨插鬢，色如飛火，僉都御史景清身短聲雄，於法皆當刑死。王大喜，起兵意益決。及爲帝，即召授鴻臚寺序班，賜賚甚厚。

其子忠徹，字靜思。幼年即學到父親的技藝。隨父謁見燕王，燕王宴請北平文武官員，派忠徹爲他們看相。他説都督宋忠臉方耳大，身材短小氣度浮躁，布政使張昺臉方而五官小，走路像蛇，都指揮謝貴身體臃腫肥胖而呼吸短促，都督耿瓛顴骨突出，臉色赤紅，僉都御史景清身材矮小聲音洪亮，根據相術都是該被處死的人。燕王大喜，起兵造反的心意更加堅定。等到當了皇帝，便召忠徹授予鴻臚寺序班，賞賜非常豐厚。

遷尚寶寺丞，已，改中書舍人，扈駕北巡。駕旋，仁宗監國，爲讒言所中，帝怒，榜午門，凡東宫所處分事，悉不行。太子憂懼成疾，帝命蹇義、金忠偕忠徹視之。還奏，東宫面色青藍，驚憂象也，收午門榜可愈。帝從之，太子疾果已。帝嘗屏左右，密問武臣朱福、朱能、張輔、李遠、柳升、陳懋、薛禄，文臣姚廣孝、夏原吉、蹇義及金忠、吕震、方賓、吴中、李慶等禍福，後皆驗。九載秩滿，復爲尚寶司丞，進少卿。

升尚寶寺丞，不久，改任中書舍人，隨皇帝巡視北方。皇帝回到京師，出巡期間仁宗監督國務，被人誣陷，皇帝發怒，在午門出告示指斥，凡太子決定的事務，都停止施行。太子因擔憂恐懼患病，皇帝命令蹇義、金忠偕同忠徹前去看視。回來報告説，太子臉呈青藍色，是驚恐憂懼的樣子，將午門所貼告示收回即可痊愈。皇帝聽從，太子的病果然好了。皇帝曾經摒退身邊侍從，私下向忠徹詢問武官朱福、朱能、張輔、李遠、柳升、陳懋、薛禄，文官姚廣孝、夏原吉、蹇義及金忠、吕震、方賓、吴中、李慶等人的禍福，後都應驗了。九年任職期滿，再任尚寶司丞，升少卿。

禮部郎周訥自福建還，言閩人祀南唐徐知諤、知誨，其神最靈。帝命往迎其像及廟祝以來，遂建靈濟宫於都城，祀之。帝每遘疾，輒遣使問神。廟祝詭爲仙方以進，藥性多熱，服之輒痰壅氣逆，多暴怒，至失音，中外不敢諫。忠徹一日入侍，進諫曰："此痰火虚逆之症，實靈濟宫符藥所致。"帝怒曰："仙藥不服，服凡藥耶？"忠徹叩首哭，内侍二人亦哭。帝益怒，命曳二内侍杖之，且曰："忠徹哭我，我遂死耶？"忠徹惶懼，趨伏階下，良久始解。帝識忠徹於藩邸，故待之異於外臣。忠徹亦以帝遇

禮部郎周訥從福建還都，説福建人祭祀南唐徐知諤、知誨，他們的神靈極有應驗。皇帝命令前往迎接二徐神像及廟祝到京，在都城修建靈濟宫，奉祀二徐。皇帝每當患病，便派遣使者向神求告。廟祝假造仙方進獻，多是熱性藥物，服後便痰涎梗塞氣息不暢，常常暴怒，以致不能出聲，内外官員都不敢規勸。一天忠徹入宫奉侍，規勸道："這種痰火虚逆的病症，實在是靈濟宫的藥物引起的。"皇帝生氣説："有仙藥不吃，吃凡藥嗎？"忠徹叩頭哭泣，皇帝身邊兩名宦官也哭。皇帝更加生氣，命令將兩名宦官拖翻用棍子打，還説："忠徹哭我，我就會死嗎？"忠徹恐懼，趕上前跪在臺階下，過了很久皇帝纔消氣。皇帝早在當親王時便認識忠徹，所以對待他不同

已厚，敢進讜言，嘗諫外國取寶之非，武臣宜許行服，衍聖公誥宜改賜玉軸，聞者韙之。

於其他大臣。忠徹也因皇帝對自己恩深，敢進直言規勸，曾經指出到外國尋取寶物的不當，武官應該准許服喪，衍聖公的誥命應改賜玉軸，知道的人都很贊許。

宣德初，睹帝容色曰："七日内，宗室當有謀叛者。"漢王果反。嘗坐事下吏罰贖。正統中，復坐事下吏休致。二十餘年卒，年八十有三。

宣德初年，忠徹看到皇帝的面色後說："七天之内，皇族中會有人謀反。"漢王果然造反。他曾因罪入獄被罰金贖罪。正統年間，又因罪入獄被迫退休。二十多年後去世，時年八十三歲。

忠徹相術不殊其父，世所傳軼事甚多，不具載。其相王文，謂"面無人色，法曰瀝血頭"。相于謙，謂"目常上視，法曰望刀眼"。後果如其言。然性陰險，不如其父，與群臣有隙，即緣相法於上前齮齕之。頗好讀書，所著有《人相大成》及《鳳池唫藁》、《符臺外集》，載元順帝爲瀛國公子云。

忠徹的相術不亞於其父，世間所流傳的軼事很多，不一一記載。他爲王文看相，説"面無人色，相法稱爲瀝血頭"。爲于謙看相，説"眼睛常向上看，相法稱爲望刀眼"。後來事實果然如他所説。然而性格陰險，不如其父，與大臣們有矛盾，便憑藉相術在皇帝面前中傷他們。很愛好讀書，所著的書有《人相大成》及《鳳池唫藁》、《符臺外集》，還説元順帝是瀛國公之子。

戴思恭

戴思恭，字原禮，浦江人，以字行。受學於義烏朱震亨。震亨師金華許謙，得朱子之傳，又學醫於宋内侍錢塘羅知悌。知悌得之荆山浮屠，浮屠則河間劉守真門人也。震亨醫學大行，時稱爲丹溪先生。愛思恭才敏，盡以醫術授之。

戴思恭，字原禮，浦江人，以字行世。師從義烏人朱震亨學醫術。震亨師事金華人許謙，得到朱子的學術，又向宋朝内侍錢塘人羅知悌學習醫術。知悌的醫術得自荆山的和尚，而和尚則是河間人劉守真的門徒。震亨的醫學非常流行，時人稱他爲丹溪先生。他喜愛思恭才思敏捷，將全部醫術都傳授給他。

洪武中，徵爲御醫，所療治立效，太祖愛重之。燕王患瘕，太祖遣思恭往治，見他醫所用藥良是，念何以不效，乃問王何嗜。曰："嗜生芹。"思恭曰："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皆細蝗也。晋王疾，思恭療之愈。已，復發，即卒。太祖怒，逮治王府諸醫。思恭從容進曰："臣前奉命視王疾，啓王曰：'今即愈，但毒在膏肓，恐復作不可療也。'今果然矣。"諸醫由是免死。思恭時已老，風雨輒免朝。太祖不豫，少間，出御右順門，治諸醫侍疾無狀者，獨慰思恭曰："汝仁義人也，毋恐。"已而太

洪武年間，思恭被徵爲御醫，爲人治病都立時見效，太祖很器重他。燕王腹内有硬塊，太祖派思恭前去醫治，見其他醫師所用的藥都非常正確，思考爲何不見效，便問燕王愛吃什麽物品。回答説："好吃生芹菜。"思恭説："知道原因了。"給燕王服了一劑藥，夜間大瀉，都是細小的螞蝗。晋王患病，思恭將他治好。不久，病又發作，很快去世。太祖發怒，將王府的醫生都逮捕治罪。思恭不慌不忙地上前説道："此前臣奉命爲晋王治病，報告晋王説：'現在雖可痊愈，但毒素在膏肓之中，恐怕再次發作就無法治療了。'現在果然如此。"那些醫生因此得以免死。思恭此時已經年老，遇到風雨天便免除朝見。太祖病重，稍有好轉，出到右順門，責罰爲他治療

祖崩，太孫嗣位，罪諸醫，獨擢思恭太醫院使。

不盡心的醫生，惟獨安慰思恭道："你是有仁義的人，不要害怕。"不久太祖去世，皇太孫繼位，將那些御醫問罪，惟獨提升思恭爲太醫院使。

永樂初，以年老乞歸。三年夏，復徵入，免其拜，特召乃進見。其年冬，復乞骸骨，遣官護送，賚金幣，逾月而卒，年八十有二，遣行人致祭。所著有《證治要訣》、《證治類元》、《類證用藥》諸書，皆檃括丹溪之旨。又訂正丹溪《金匱鉤玄》三卷，附以己意。人謂無愧其師云。

永樂初年，思恭以年老辭官。永樂三年夏，又徵召入朝，免他行叩拜之禮，衹有皇帝特召纔入宮晋見。這年冬天，再次辭官歸鄉，皇帝派官員護送，賞賜錢財，一個月後去世，時年八十二歲，皇帝派行人前去祭奠。他的著述有《證治要訣》、《證治類元》、《類證用藥》等書，都是根據丹溪學說加以發揮。又訂正丹溪所著《金匱鉤玄》三卷，加入自己的見解。人們認爲他無愧於師。

盛寅

盛寅，字啓東，吴江人。受業於郡人王賓。初，賓與金華戴原禮游，冀得其醫術。原禮笑曰："吾固無所吝，君獨不能少屈乎？"賓謝曰："吾老矣，不能復居弟子列。"他日伺原禮出，竊發其書以去，遂得其傳。將死，無子，以授寅。寅既得原禮之學，復討究《内經》以下諸方書，醫大有名。

盛寅，字啓東，吴江人。老師是同府人王賓。早年，王賓與金華人戴原禮交往，希望能學到他的醫術。原禮笑道："我固然没有什麽可吝惜的，您就不能稍稍謙恭一點嗎？"王賓推托説："我老了，不能再當學生了。"一天乘原禮外出，將他的醫書偷走，因而得到了他的醫術。臨死時，没有兒子，便傳授給盛寅。盛寅學得原禮本領之後，又深入鑽研《内經》以後各種醫書，他的醫術有了很大名氣。

永樂初，爲醫學正科。坐累，輸作天壽山。列侯監工者，見而奇之，令主書算。先是有中使督花鳥於江南，主寅舍，病脹，寅愈之。適遇諸途，驚曰："盛先生固無恙耶！予所事太監，正苦脹，盍與我視之。"既視，投以藥立愈。會成祖較射西苑，太監往侍。成祖遥望見，愕然曰："謂汝死矣，安得生？"太監具以告，因盛稱寅，即召入便殿，令診脉。寅奏，上脉有風濕病，帝大然之，進藥果效，遂授御醫。一日，雪霽，召見。帝語白溝河戰勝狀，氣色甚厲。寅曰："是殆有天命耳。"帝不懌，起而視雪。寅復吟唐人詩"長安有貧者，宜瑞不宜多"句，聞者咋舌。他日，與同官對弈御藥房。帝猝至，兩

永樂初年，任醫學正科。因受人牽累，被罰去天壽山作苦工。監工的貴官，看到盛寅便很器重，令他負責文書會計。在此之前有宦官在江南督辦花鳥，住在盛寅家中，患臌脹病，盛寅將他治好。正巧在路上相遇，吃驚道："盛先生還好吧！我所奉事的太監正爲臌脹所苦，爲何不同我前去診治。"盛寅診斷後，給藥服用便很快痊愈。時逢成祖在西苑比試射箭，太監前去侍候。成祖遠遠望見，驚訝地説："以爲你死了，怎麽還活着？"太監據實報告，對盛寅大爲稱贊，成祖立即將盛寅召入便殿，令他診脉。盛寅報告説，皇帝的脉象是有風濕病，皇帝完全贊同，服藥果然見效，便授盛寅爲御醫。一天，雪停日出，皇帝召見盛寅。皇帝談到白溝河作戰獲勝的情形時，臉色語氣都很嚴厲。盛寅説："這大概是因爲有天命吧。"皇帝不快，起身看雪。盛寅又吟誦唐朝人的詩句"長安有貧者，宜瑞不宜多"，聽到

人斂枰伏地，謝死罪。帝命終之，且坐以觀，寅三勝。帝喜，命賦詩，立就。帝益喜，賜象牙棋枰并詞一闋。帝晚年猶欲出塞，寅以帝春秋高，勸毋行。不納，果有榆木川之變。

的人都爲之咋舌。一天，盛寅與同事在御藥房下棋。皇帝突然來到，兩人收棋跪下，口稱死罪。皇帝命令將棋下完，并坐下觀看，盛寅連勝三局。皇帝高興，令他作詩，他立時作出。皇帝更爲高興，賜給他象牙棋盤及詞一闋。皇帝晚年還想去長城以外，盛寅因皇帝年老，勸阻不要去。不聽，果然出了榆木川的事變。

仁宗在東宫時，妃張氏經期不至者十月，衆醫以妊身賀。寅獨謂不然，出言病狀。妃遥聞之曰："醫言甚當，有此人何不令早視我。"及疏方，乃破血劑。東宫怒，不用。數日病益甚，命寅再視，疏方如前。妃令進藥，而東宫慮墮胎，械寅以待。已而血大下，病旋愈。當寅之被繫也，闔門惶怖曰："是殆磔死。"既三日，紅仗前導還邸舍，賞賜甚厚。

仁宗做太子時，妃子張氏十個月没有月經，别的醫生以爲是懷孕而道賀。惟獨盛寅認爲不是懷孕，出來談論病情。妃子遠遠聽到後説："醫生説得很對，有這個人爲何不早讓他來給我看病。"等盛寅開出藥方，是破血的藥劑。太子生氣，不用。幾天後，病情加重，命令盛寅再次診治，處方還和前次相同。妃子命令依方用藥，而太子怕引起流産，將盛寅戴上鐐銬等待結果。不久妃子大出血，病隨即痊愈。當盛寅被關押時，全家恐懼道："大概要被肢解處死了。"三天後，紅色儀仗爲前導將盛寅送回住宅，賞賜很豐厚。

寅與袁忠徹素爲東宫所惡，既愈妃疾，而怒猶未解，懼甚。忠徹曉相術，知仁宗壽不永，密告寅，寅猶畏禍。及仁宗嗣位，求出爲南京太醫院。宣宗立，召還。正統六年卒。兩京太醫院皆祀寅。寅弟宏亦精藥論，子孫傳其業。

盛寅與袁忠徹一直爲太子所憎惡，給妃子治好了病，怒氣仍未消解，盛寅非常害怕。忠徹通曉相術，知道仁宗壽命不長，偷偷告訴盛寅，盛寅仍然懼怕災禍來臨。到仁宗繼位，盛寅便請求出京到南京太醫院任職。宣宗繼位，召他還朝。正統六年去世。兩京太醫院都奉祀盛寅。盛寅之弟盛宏也精通藥學，子孫繼承了他們的學業。

初，寅晨直御醫房，忽昏眩欲死，募人療寅，莫能應。一草澤醫人應之，一服而愈。帝問狀，其人曰："寅空心入藥房，猝中藥毒。能和解諸藥者，甘草也。"帝問寅，果空腹入，乃厚賜草澤醫人。

早年，盛寅清晨在御醫房值班，突然昏眩將死，召請人治療盛寅，没有人回應。一個江湖醫生接受此事，一劑藥便痊愈。皇帝問原因，那人説："盛寅空腹進藥房，突然之間中了藥毒。能够和解各種藥物的，是甘草。"皇帝詢問盛寅，果然是空腹來的，便重賞這個江湖醫生。

皇甫仲和

皇甫仲和，睢州人。精天文推步學。永樂中，成祖北征，仲和與袁忠徹扈從。師至漠北，不見寇，將引還，命仲和占之，言："今日未申間，寇當從東南來。王師始却，終必勝。"忠徹對如之。比日中不至，復問，二

皇甫仲和，睢州人。精通天文曆法。永樂年間，成祖北征，仲和與袁忠徹隨行。軍隊進至蒙古沙漠以北，没有遇見敵人，準備撤回，皇帝命令仲和占卜，仲和占卜説："今天未時申時之間，敵人將從東南方來到。皇帝的軍隊起初會後退，最終必定獲勝。"忠徹的回答也是這樣。等到中

人對如初。帝命械二人，不驗，將誅死。頃之，中官奔告曰："寇大至矣。"時初得安南神炮，寇一騎直前，即以炮擊之，一騎復前，再擊之，寇不動。帝登高望之曰："東南不少却乎?"亟麾大將譚廣等進擊，諸將奮斫馬足，寇少退。俄疾風揚沙，兩軍不相見，寇始引去。帝欲即夜班師，二人曰："明日寇必降，請待之。"至期果降，帝始神其術，授仲和欽天監正。

午敵人未到，再次詢問，兩人回答不變。皇帝命令給他們戴上枷鎖，如卜算不能應驗，便要處死。不久，宦官奔來報告說："大批敵人來到了。"其時明軍剛剛獲得安南神炮，敵軍一個騎兵直衝過來，便用炮轟擊，另一個騎兵再衝來，再用炮打，敵人不再進攻。皇帝登上高處眺望敵人道："東南方不是稍微撤退了嗎?"急忙指揮大將譚廣等向前攻擊，諸將奮力砍敵馬脚，敵寇稍稍退却。不久大風揚起塵沙，兩軍都看不見對方，敵人這纔撤退。皇帝打算當夜退軍，兩人說："明天敵人必會投降，請等一下。"到時果然投降，皇帝這纔相信他們的本領，授予仲和欽天監正職位。

英宗將北征，仲和時已老，學士曹鼐問曰："駕可止乎?胡、王兩尚書已率百官諫矣。"曰："不能也，紫微垣諸星已動矣。"曰："然則奈何?"曰："盍先治內。"曰："命親王監國矣。"曰："不如立儲君。"曰："皇子幼，未易立也。"曰："恐終不免立。"及車駕北狩，景帝遂即位。寇之薄都城也，城中人皆哭。仲和曰："勿憂，雲向南，大將氣至，寇退矣。"明日，楊洪等入援，寇果退。一日出朝，有衛士請占。仲和辭，衛士怒。仲和笑曰："汝室中妻妾正相鬥，可速返。"返則方鬥不解。或問："何由知?"曰："彼問時，適見兩鵲鬥屋上，是以知之。"其占事率類此。

英宗將要北征，其時仲和已經年老，學士曹鼐問他："皇帝的行動可以制止嗎?胡、王兩位尚書已經率領百官規勸了。"回答說："不行了，紫微垣的星宿都已移動了。"問："既然如此該怎麼辦呢?"回答："何不先治理内部。"曹鼐說："已經命令親王監國了。"仲和說："不如立太子。"曹鼐說："皇子年幼，不容易立啊。"仲和說："恐怕最終不免要立太子的。"等到英宗被俘北去，景帝終於繼位。敵寇攻近都城時，城裏的人都哭泣。仲和說："不要擔心，雲向南移，大將的雲氣來到，敵寇就撤退了。"第二天，楊洪等人援兵來到，敵寇果然撤退。有一天他離開皇宮，有衛士請他占課。仲和推辭，衛士發怒。仲和笑道："你家中妻妾正在打架，趕快回去。"衛士到家則正打得不可開交。有人問："是怎麼知道的?"回答說："他問時，正好見到兩隻鵲在屋頂打架，所以知道。"他占卜問事大多像這樣靈驗。

仝寅

仝寅，字景明，安邑人。年十二歲而瞽，乃從師學京房術，占禍福多奇中。父清游大同，携之行塞上。石亨爲參將，頗信之，每事咨焉。英宗北狩，遣使問還期。筮得《乾》之初，曰："大吉。四爲初之應，初潛四躍，明年歲在午，其干庚。午，躍

仝寅，字景明，安邑人。十二歲時失明，便拜師學習京房占法，爲人占卜禍福多出人意料地應驗。其父仝清去大同游歷，將他帶到邊塞。當時石亨任參將，非常信任他，事事都去問他。英宗被擄北去，石亨派使者問仝寅英宗回來的時間。仝寅以《周易》占卜得到《乾》卦的初九爻，說："大吉。四是初的對應，初九潛隱而四

候也。庚，更新也。龍歲一躍，秋潛秋躍，明年仲秋駕必復。但繇勿用，應在淵，還而復，必失位。然象龍也，數九也。四近五，躍近飛。龍在丑，丑曰赤奮若，復在午。午色赤，午奮於丑，若，順也，天順之也。其於丁，象大明也。位於南方，火也。寅其生，午其王，壬其合也。至歲丁丑，月寅，日午，合於壬，帝其復辟乎?"已而悉驗。

九騰躍，明年地支是午，天干是庚。午，是騰躍的徵候。庚，是更新。龍每年騰躍一次，秋天潛隱秋天騰躍，明年仲秋皇帝必能回國。但繇勿用，對應是在淵，回國後，必定失去帝位。但象是龍，數是九。四接近五，躍接近飛。龍在丑，丑叫作赤奮若，回復在午。午是紅色，午在丑時振作，若，是歸順，是天順之意。其天干在丁，是大光明的景象。位置在南方，是火。其相生是寅，其王是午，其結束是壬。到丁丑年，寅月，午日，壬時終結，皇帝也許要恢復帝位了吧?"其後這些話都應驗了。

石亨入督京營，挾自隨。及也先逼都城，城中人恟懼，或請筮之，寅曰："彼驕我盛，戰必勝。"寇果敗去。明年，也先請遣使迎上皇，廷臣疑其詐。寅言於亨曰："彼順天仗義，我中國反失奉迎禮，寧不貽笑外蕃。"亨乃與于謙决計，上皇果還。

石亨入京指揮京師軍隊，帶仝寅隨行。到也先逼近都城時，城裏人心惶恐，有人請仝寅占卜，仝寅說："敵驕而我軍士氣旺盛，作戰必能取勝。"敵寇果然敗退。第二年，也先請求派使者接回太上皇，朝中大臣懷疑其中有詐。仝寅對石亨說："他們順從天意憑藉大義，我們中原反而失去奉迎太上皇應有的禮儀，豈不要讓屬國恥笑。"石亨纔與于謙作出决策，太上皇果然回國。

景泰三年，指揮盧忠告變，事連南宫。帝殺中官阮浪，猶窮治不已，外議洶洶。忠一日屏人請筮，寅叱之曰："是兆大凶，死不足贖。"忠懼而佯狂，事得不竟。已而忠果伏誅。

景泰三年，指揮盧忠報告謀反，事情牽連太上皇。皇帝殺死宦官阮浪，還不停止追究，外面議論紛紛。一天盧忠摒退侍從請仝寅占卜，仝寅叱責他說："這徵兆大爲凶險，死也不足以抵償。"盧忠恐懼而假裝瘋顛，事情纔未追查到底。其後盧忠果然被處死。

英宗復辟，將官寅，寅固辭。命賜金錢金巵諸物。其父官指揮僉事，將赴徐州。英宗慮寅偕行，乃授錦衣百户，留京師。寅見石亨勢盛，每因筮戒之，亨不能用，卒及於禍。寅以筮游公卿貴人間，莫不信重之，然無一語及私。年幾九十乃卒。

英宗恢復帝位，準備授予仝寅官職，仝寅堅决辭謝。英宗命令賞賜他錢財金杯等物。其父任指揮僉事，將前往徐州。英宗不願仝寅隨行，便授予錦衣衛百户職，留在京師。仝寅見石亨勢力强盛，常常藉占卜告誡他，石亨不聽，終於遭到災禍。仝寅靠占卜與公卿貴族交往，没有人不信任器重他，但没有一句話涉及私情。年近九十纔去世。

吴傑

吴傑，武進人。弘治中，以善醫徵至京師，試禮部高等。故事，高等入御藥房，次入太醫院，下者遣還。傑言於尚書曰："諸醫被徵，待次都下十餘載，一旦遣還，誠流落可憫。

吴傑，武進人。弘治年間，以醫術高超被徵召到京師，在禮部考試列爲高等。按照舊例，高等的派到御藥房，次等的去太醫院，下等的遣回家鄉。吴傑對尚書說："醫師們被徵召，在京都等待十餘年，一旦被遣回，窮困潦倒實爲可憐。

傑願辭御藥房，與諸人同入院。”尚書義而許之。

正德中，武宗得疾，傑一藥而愈，即擢御醫。一日，帝射獵還，憊甚，感血疾。服傑藥愈，進一官。自是，每愈帝一疾，輒進一官，積至太醫院使，前後賜彪虎衣、綉春刀及銀幣甚厚。帝每行幸，必以傑扈行。帝欲南巡，傑諫曰：“聖躬未安，不宜遠涉。”帝怒，叱左右掖出。及駕還，漁於清江浦，溺而得疾。至臨清，急遣使召傑，比至，疾已深，遂扈歸通州。時江彬握兵居左右，慮帝晏駕己得禍，力請幸宣府。傑憂之，語近侍曰：“疾亟矣，僅可還大內。倘至宣府有不諱，吾輩寧有死所乎！”近侍懼，百方勸帝，始還京師。甫還而帝崩，彬伏誅，中外晏然，傑有力焉。未幾致仕。子希周，進士，户科給事中；希曾，舉人。

我願辭去御藥房職位，與大家一同入太醫院。”尚書很敬佩他而允許了。

正德年間，武宗患病，吳傑用了一劑藥便治愈，立即升爲御醫。一天，皇帝狩獵回宮，非常疲憊，得吐血之症。服用吳傑的藥而痊愈，升一官。從此，每爲皇帝治愈一病，便升一官，最後任太醫院使，先後賞賜彪虎衣、綉春刀及大量錢財。皇帝每次出巡，必定要吳傑隨行。皇帝打算去南方巡視，吳傑規勸道：“皇上身體還未康復，不宜遠途跋涉。”皇帝生氣，呼侍從將吳傑拖出去。等到回京途中，皇帝在清江浦打魚，落水患病。行至臨清，火急派使者召吳傑，等吳傑趕到，病情已重，於是隨從回到通州。其時江彬指揮着軍隊跟在皇帝身邊，怕皇帝去世自己遭到災禍，堅持請求皇帝去宣府。吳傑擔憂，對皇帝的近侍說：“皇上的病已經很重，僅能趕上回宮。倘若到宣府後發生意外，我們這些人能有葬身之地嗎！”近侍恐懼，千方百計勸說皇帝，纔回歸京師。剛剛到達皇帝便去世了，江彬被處死，内外一切安定，吳傑是有功勞的。不久辭官回鄉。其子希周，是進士，任户科給事中；希曾，是舉人。

許紳

又有許紳者，京師人。嘉靖初，供事御藥房，受知於世宗，累遷太醫院使，歷加工部尚書，領院事。二十年，宫婢楊金英等謀逆，以帛縊帝，氣已絶。紳急調峻藥下之，辰時下藥，未時忽作聲，去紫血數升，遂能言，又數劑而愈。帝德紳，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賜賚甚厚。未幾，紳得疾，曰：“吾不起矣。曩者宫變，吾自分不效必殺身，因此驚悸，非藥石所能療也。”已而果卒，賜謚恭僖，官其一子，恤典有加。明世，醫者官最顯，止紳一人。

又有許紳，京師人。嘉靖初年，在御藥房供職，得到世宗的賞識，幾經升遷任太醫院使，曾加工部尚書銜，管理太醫院事務。嘉靖二十年，宫女楊金英等人謀反，用綢帶絞死皇帝，已經斷氣。許紳急忙調配猛藥灌下，辰時用藥，未時突然出聲，吐出紫血數升，便能説話，又用藥數劑而愈。皇帝感謝許紳，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職銜，賞賜非常豐厚。不久，許紳患病，說：“我不行了。上次宫中事變，我自己估量如不見效必被處死，因此受驚心悸，不是藥物所能治療的。”不久果然去世，賜謚恭僖，任一子爲官，撫恤從優。在明代，醫師中官爵最顯赫的，衹有許紳一人。

王綸

其士大夫以醫名者，有王綸、王肯堂。綸，字汝言，慈谿人，舉進

在士大夫中間以醫術知名的，有王綸、王肯堂。王綸，字汝言，慈谿人，考取進士。正德年

士。正德中，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精於醫，所在治病，無不立效。有《本草集要》、《名醫雜著》行於世。肯堂所著《證治準繩》，爲醫家所宗，行履詳父《樵傳》。

間，以右副都御史銜任湖廣巡撫，精於醫術，到處爲人治病，無不立時見效。著有《本草集要》、《名醫雜著》流傳於世。肯堂所著《證治準繩》，被醫生們所遵奉，其事迹履歷詳見其父《王樵傳》中。

凌雲

凌雲，字漢章，歸安人。爲諸生，棄去。北游泰山，古廟前遇病人，氣垂絶，雲嗟嘆久之。一道人忽曰："汝欲生之乎?"曰："然。"道人針其左股，立蘇，曰："此人毒氣内侵，非死也，毒散自生耳。"因授雲針術，治疾無不效。

凌雲，字漢章，歸安人。原是秀才，後放棄秀才身份。北游泰山，在古廟前遇見一個病人，快要斷氣，凌雲嘆息良久。一個道人忽然説："你想救活他嗎?"回答："是的。"道人用針刺病人左腿，立時蘇醒，道人説："這個人是因毒氣侵入體内，并非死了，毒氣散去自然能活的。"因而教給凌雲針刺技術，治療疾病没有不見效的。

里人病嗽，絶食五日，衆投以補劑，益甚。雲曰："此寒濕積也，穴在頂，針之必暈絶，逾時始蘇。"命四人分牽其髮，使勿傾側，乃針，果暈絶。家人皆哭，雲言笑自如。頃之，氣漸蘇，復加補，始出針，嘔積痰斗許，病即除。

同鄉有人咳嗽，五天不能進食，醫生們給他服用補藥，咳得更厲害。凌雲説："這是因爲寒濕積存，穴位在頭頂，針刺後必會昏迷，過些時候纔能蘇醒。"叫四個人分别拉住病人頭髮，不使他歪倒，用針刺穴，果然昏迷。病人家屬都哭泣，而凌雲談笑自若。過了一會兒，漸漸有了呼吸，又將針捻動，纔拔出來，嘔出一斗多積痰，病馬上好了。

有男子病後舌吐。雲兄亦知醫，謂雲曰："此病後近女色太蚤也。舌者心之苗，腎水竭，不能制心火，病在陰虚。其穴在右股太陽，是當以陽攻陰。"雲曰："然。"如其穴針之，舌吐如故。雲曰："此知瀉而不知補也。"補數劑，舌漸復故。

有男子患病後舌頭縮不回去。凌雲的兄長也懂醫術，告訴凌雲道："這是因爲病後太早接近女色。舌頭是心的根苗，腎水枯竭，不能制服心火，是腎陰虚的毛病。其針穴在右腿太陽經，這就是用陽來攻陰。"凌雲説："是這樣的。"照此穴位針刺，舌頭仍吐在外面。凌雲説："這是衹知道瀉而不知道補的緣故。"服用幾劑補藥，舌頭逐漸恢復正常。

淮陽王病風三載，請於朝，召四方名醫，治不效。雲投以針，不三日，行步如故。

淮陽王患風癱三年，向朝廷請求，召集各地名醫，治療無效。凌雲以針刺之，不到三天便能正常行走。

金華富家婦，少寡，得狂疾，至裸形野立。雲視曰："是謂喪心。吾針其心，心正必知耻。蔽之帳中，慰以好言釋其愧，可不發。"乃令二人堅持，用凉水噴面，針之果愈。

金華富家婦女，少年守寡，得了瘋病，以致裸體跑到室外。凌雲診視後説："這叫喪心。我用針刺她的心，心正了必能知道羞耻。將她藏於帳中，用好話安慰解除她的羞愧，可以不再發病。"便讓兩人用力扶住，用凉水噴在臉上，針刺後果然痊愈。

吴江婦臨産，胎不下者三日，呼號求死。雲針刺其心，針出，兒應手下。主人喜，問故。曰："此抱心生也。手針痛則舒。"取兒掌視之，有針痕。

孝宗聞雲名，召至京，命太醫官出銅人，蔽以衣而試之，所刺無不中，乃授御醫。年七十七，卒於家。子孫傳其術，海内稱針法者，曰歸安凌氏。

吴江有婦女臨産，三天生不下來，痛得喊叫求死。凌雲用針刺她的心，針拔出，孩子跟着産出。主人大喜，詢問原因。凌雲説："這是因爲胎兒抱住了母親的心。手被針刺痛就鬆開了。"拿過孩子手掌來看，有針刺的痕迹。

孝宗得知凌雲名聲，召到京師，令太醫官取出銅人，蓋上衣服試驗凌雲，所刺穴位没有不中的，便授予御醫職位。七十七歲時，死於家中。子孫繼承了他的技術，全國提到針刺方法，都知道歸安凌氏。

李玉

有李玉者，官六安衛千户，善針灸。或病頭痛不可忍，雖震雷不聞。玉診之曰："此蟲啖腦也。"合殺蟲諸藥爲末，吹鼻中，蟲悉從眼耳口鼻出，即愈。有跛人扶雙杖至，玉針之，立去其仗。兩京號"神針李玉"。

兼善方劑。或病痿，玉察諸醫之方，與治法合而不效，疑之。忽悟曰："藥有新陳，則效有遲速。此病在表而深，非小劑能愈。"乃熬藥二鍋傾缸内，稍冷，令病者坐其中，以藥澆之，逾時汗大出，立愈。

有李玉，任六安衛千户，擅長針灸。有人患頭痛無法忍耐，連打雷都聽不見。李玉診斷説："這是有蟲吃腦子。"將各種殺蟲藥混合輾爲粉末，吹入鼻中，蟲子都從眼耳口鼻出來，立即痊愈。有瘸子扶着雙杖來到，李玉用針刺之，立即扔掉拐杖。南、北兩京都稱他爲"神針李玉"。

李玉還善於用藥。有人患風濕病，李玉檢查其他醫生的處方，與治療方法吻合但無效果，懷疑不決。忽然省悟道："藥或新或陳，則效果有快有慢。這病是表症，但很深，不是小劑量的處方能治好的。"便熬了兩鍋藥倒在缸裏，稍微冷却，讓病人坐在缸裏，用藥澆洗，過了一會兒大汗淋漓，馬上痊愈。

李時珍　繆希雍(等)

李時珍，字東璧，蘄州人。好讀醫書，醫家《本草》，自神農所傳止三百六十五種，梁陶弘景所增亦如之，唐蘇恭增一百一十四種，宋劉翰又增一百二十種，至掌禹錫、唐慎微輩，先後增補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種，時稱大備。然品類既煩，名稱多雜，或一物而析爲二三，或二物而混爲一品，時珍病之。乃窮搜博采，芟煩補闕，歷三十年，閲書八百餘家，稿三易而成書，曰《本草綱目》。增藥三百七十四種，厘爲一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首標正名爲綱，餘各附釋爲目，次以集解詳其出産、形色，又次

李時珍，字東璧，蘄州人。好讀醫書，醫藥學的書《本草》，由神農氏所傳的藥物衹有三百六十五種，梁代陶弘景所增加的也是這麽多，唐代蘇恭增加了一百一十四種，宋代劉翰又增加一百二十種，到掌禹錫、唐慎微等人，先後增補總數達一千五百五十八種，當時被認爲是非常完備的。但品類繁多，名稱雜亂，有時一種藥物被分成兩三種，有時兩種藥又混爲一名，時珍很不滿意。便廣收博采，删除繁蕪增補缺遺，歷時三十年，讀書八百餘種，經三次修改最後定稿，題爲《本草綱目》。增補藥物三百七十四種，分爲十六部，總共五十二卷。每種藥物首先標出正名爲綱，其他名稱附在後面爲目，其次援引各種記載詳細説明藥物産地、外形色澤，再次以藥物氣味

以氣味、主治附方。書成，將上之朝，時珍遽卒。未幾，神宗詔修國史，購四方書籍。其子建元以父遺表及是書來獻，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書。時珍官楚王府奉祠正，子建中，四川蓬溪知縣。

爲序、主治病症及驗方。書寫成後，將要進獻朝廷，時珍猝然去世。不久，神宗下詔命令編寫國史，收集各地書籍。其子建元進獻父親遺留的奏章及此書，皇帝表示贊賞，命令刊印在全國發行，從此士大夫家中有這本書。時珍曾任楚王府奉祠正，其子建中，曾任四川蓬溪知縣。

又吴縣張頤、祁門汪機、杞縣李可大、常熟繆希雍皆精通醫術，治病多奇中。而希雍常謂《本草》出於神農，朱氏譬之《五經》，其後又復增補别録，譬之注疏，惜硃墨錯互。乃沈研剖析，以本經爲經，别録爲緯，著《本草單方》一書，行於世。

此外吴縣人張頤、祁門人汪機、杞縣人李可大、常熟人繆希雍都精通醫術，治病靈驗。而希雍常説《本草》出於神農氏之手，朱丹溪將之比喻爲《五經》，後人又增補其他内容，如同注疏，可惜原文與注疏混雜一處。他便深入鑽研辨别，以《本草》原文爲經，以後世增補爲緯，寫成《本草單方》一書，刊行於世。

周述學

周述學，字繼志，山陰人。讀書好深湛之思，尤邃於曆學，撰《中經》。用中國之算，測西域之占。又推究五緯細行，爲《星道五圖》，於是七曜皆有道可求。與武進唐順之論曆，取歷代史志之議，正其訛舛，删其繁蕪。又撰《大統·萬年二曆通議》，以補歷代之所未及。自曆以外，圖書、皇極、律吕、山經、水志、分野、輿地、算法、太乙、壬遁、演禽、風角、鳥占、兵符、陣法、卦影、禄命、建除、葬術、五運六氣、海道針經，莫不各有成書，凡一千餘卷，統名曰《神道大編》。

周述學，字繼志，山陰人。他讀書能深入思索，尤其精通曆法，著有《中經》，用中原曆法的計算方法，測定西域的推算之法。又仔細研究金、木、水、火、土五星的運行細節，作《星道五圖》，因此日、月、金、木、水、火、土都有規律可循。他與武進人唐順之討論曆法，將歷代史志中的議論，訂正錯訛，删去繁蕪。又撰寫《大統·萬年二曆通議》，補充歷代曆法研究所没有涉及的内容。除曆法之外，有關圖書、皇極、律吕、山經、水志、分野、輿地、算法、太乙、壬遁、演禽、風角、鳥占、兵符、陣法、卦影、禄命、建除、葬術、五運六氣、海道針經，無不各著有專書，共一千餘卷，總稱《神道大編》。

嘉靖中，錦衣陸炳訪士於經歷沈錬，錬舉述學。炳禮聘至京，服其英偉，薦之兵部尚書趙錦。錦就訪邊事，述學曰："今歲主有邊兵，應在乾艮。艮爲遼東，乾則宣、大二鎮，京師可無虞也。"已而果然。錦將薦諸朝，會仇鸞聞其名欲致之，述學識其必敗，乃還里。總督胡宗憲征倭，招至幕中，亦不能薦，以布衣終。

嘉靖年間，錦衣衛陸炳向經歷沈錬尋訪人才，沈錬推薦述學。陸炳以禮徵聘述學到京師，敬佩他的才智，推薦給兵部尚書趙錦。趙錦向他咨詢邊防事務，述學説："今年邊境注定有戰事，其地會在乾艮方位。艮方是遼東，乾方則是宣府、大同二鎮，京師不會有危險。"其後果然如此。趙錦準備向朝廷推薦述學，恰巧仇鸞得知述學的聲名想羅致他，述學看出仇鸞必將遭禍，便回家鄉。總督胡宗憲討伐倭寇，召他入幕府，也不曾舉薦，未入仕途便去世。

張正常　張宇初　張元吉　張彥頨

張正常，字仲紀，漢張道陵四十二世孫也。世居貴溪龍虎山。元時賜號天師。太祖克南昌，正常遣使上謁，已而兩入朝。洪武元年入賀即位。太祖曰："天有師乎?"乃改授正一嗣教真人，賜銀印，秩視二品。設寮佐，曰贊教，曰掌書。定爲制。

長子宇初嗣。建文時，坐不法，奪印誥。成祖即位，復之。宇初嘗受道法於長春真人劉淵然，後與淵然不協，相詆訐。永樂八年卒，弟宇清嗣。宣德初，淵然進號大真人，宇清入朝懇禮部尚書胡濙爲之請，亦加號崇謙守靜。

再傳至曾孫元吉，年幼，敕其祖母護持，而贈其父留綱爲真人，封母高氏爲元君。景泰五年入朝，乞給道童四百二十人度牒。濙復爲請，許之。尋欲得大真人號，濙爲請，又許之。天順七年再乞給道童三百五十人度牒，禮部尚書姚夔持不可，詔許度百五十人。

憲宗立，元吉復乞加母封，改太元君爲太夫人，以吏部言不許，乃止。初，元吉已賜號冲虛守素昭祖崇法安恬樂靜玄同大真人，母慈惠靜淑太元君，至是加元吉號體玄悟法淵默靜虛闡道弘法妙應大真人，母慈和端惠貞淑太真君。然元吉素凶頑，至僭用乘輿器服，擅易制書。奪良家子女，逼取人財物。家置獄，前後殺四十餘人，有一家三人者。事聞，憲宗怒，械元吉至京，會百官廷訊，論死。於是刑部尚書陸瑜等請停襲，去真人號，不許。命仍舊制，擇其族人授之，有妄稱天師，印行符籙者，罪不貸。時成化五年四月也。元吉坐繫二年，竟以賄緣免死，杖百，發肅州

張正常，字仲紀，是漢代張道陵四十二世孫。世代在貴溪龍虎山居住。元代被賜予天師稱號。太祖攻克南昌，正常派使者前來謁見，之後又兩次入朝。洪武元年正常入朝祝賀太祖即帝位。太祖說："天有老師嗎?"便改授正一嗣教真人稱號，賜予銀印，品級等同二品官。設置僚屬，有贊教，有掌書。從此定爲制度。

正常長子宇初繼承。建文帝時，因違法，削奪官印封誥。成祖即位，重新發還。宇初曾向長春真人劉淵然學習道法，後與淵然不和，相互詆毀攻訐。永樂八年宇初去世，其弟宇清繼承。宣德初年，淵然晉升封號稱大真人，宇清入朝懇求禮部尚書胡濙爲之申請，亦加崇謙守靜封號。

兩傳至曾孫元吉，年齡尚小，皇帝令其祖母監護，而進贈其父留綱爲真人，封其母高氏爲元君。景泰五年元吉入朝，請求給四百二十名道童的度牒。胡濙又爲他申請，皇帝同意了。接着元吉想得到大真人封號，胡濙爲他申請，又同意了。天順七年再次要求發給三百五十名道童度牒，禮部尚書姚夔堅決不允，皇帝下詔准許一百五十人出家。

憲宗登基，元吉又請求進升母親封號，改太元君爲太夫人，因吏部意見不同意，纔作罷。此前，元吉已賜給冲虛守素昭祖崇法安恬樂靜玄同大真人封號，其母爲慈惠靜淑太元君，至此加元吉封號爲體玄悟法淵默靜虛闡道弘法妙應大真人，其母爲慈和端惠貞淑太真君。但元吉平素凶横霸道，甚至越級冒用車轎器具服飾，擅自更换皇帝授予的詔書。搶奪良家子女，逼取他人財物。家中設置牢獄，前後共殺死四十多人，其中有一家三口都被殺害。事情上報朝廷，憲宗發怒，將元吉鎖拿到京師，會集文武官員公開審訊，判處死刑。於是刑部尚書陸瑜等請求停止其世襲，撤銷真人封號，皇帝不同意。命令仍按舊制，選擇其家族成員充任，如有妄自稱天師，印製發行符籙的，依法懲處不予寬恕。其時爲成化五年四月。元吉被關押兩年，竟靠鑽營得以免

軍，尋釋爲庶人。

族人元慶嗣，弘治中卒。子彥頨嗣，嘉靖二年進號大真人。彥頨知天子好神仙，遣其徒十餘人乘傳詣雲南、四川采取遺經、古器進上方，且以蟒衣玉帶遺鎮守中貴，爲雲南巡撫歐陽重所劾，不問。十六年禱雪内庭有驗，賜金冠玉帶、蟒衣銀幣，易金印，敕稱卿不名。彥頨入朝所經，郵傳供應或後期，常山知縣吴襄等至下按臣治。

傳子永緒，嘉靖末卒，無子。吏部主事郭諫臣乘穆宗初政，上章請奪其世封。下江西守臣議，巡撫任士憑等力言宜革，乃去真人號，改授上清觀提點，秩五品，給銅印，以其宗人國祥爲之。萬曆五年，馮保用事，復國祥故封，仍予金印。國祥傳至應京。崇禎十四年，帝以天下多故，召應京有所祈禱。既至，命賜宴。禮臣言："天順中制，真人不與宴，但賜筵席。今應京奉有優旨，請仿宴法王佛子例，宴於靈濟宫，以内官主席。"從之。明年三月，應京請加三官神封號，中外一體尊奉。禮官力駁其謬，事得寢。

張氏自正常以來，無他神異，專恃符籙，祈雨驅鬼，間有小驗。顧代相傳襲，閱世既久，卒莫廢去云。

劉淵然(等)

劉淵然者，贛縣人。幼爲祥符宫道士，頗能呼召風雷。洪武二十六年，太祖聞其名，召至，賜號高道，館朝天宫。永樂中，從至北京。仁宗立，賜號長春真人，給二品印誥，與正一真人等。宣德初，進大真人。七年乞歸朝天宫，御製山水圖歌賜之。卒年八十二，閲七日入殮，端坐如

死，打一百杖，發配肅州充軍，不久釋放爲平民。

族人元慶繼位，弘治年間去世。其子彥頨繼位，嘉靖二年加大真人封號。彥頨知道皇帝好神仙之道，派其門徒十餘人乘驛車前往雲南、四川搜集古代道教遺經、古器進獻皇帝，并向鎮守地方的宦官贈送蟒衣玉帶，被雲南巡撫歐陽重所彈劾，皇帝不加追究。嘉靖十六年在皇宫禱雪有效驗，賜給金冠玉帶、蟒衣銀幣，换發金印，敕書中稱之爲卿而不説姓名。彥頨入朝所經地方，有時提供驛車及供給不及時，常山知縣吴襄等甚至被交給鎮守官員治罪。

彥頨死後傳職其子永緒，嘉靖末年去世，没有兒子。吏部主事郭諫臣乘穆宗初掌朝政，上奏請求革去其世襲封號。奏章交給江西地方官研究，巡撫任士憑等人極力主張應革去封號，於是取消真人封號，改授上清觀提點，五品官職，發給銅印，以其家族成員國祥任職。萬曆五年，馮保當權，恢復國祥原先封號，仍發給金印。國祥傳職到應京。崇禎十四年，皇帝因天下多變亂，召應京作些祈禱。應京到京師後，皇帝賜宴，禮部官員説："按天順年間的制度，真人是不參加朝廷宴會的，衹賞賜酒席。現在應京奉有特旨，請仿照宴請法王活佛的先例，在靈濟宫設宴，由宦官主持。"皇帝聽從了。次年三月，應京請求加封三官神封號，全國一律尊奉。禮部官員竭力批駁他的荒謬，此請纔被擱置。

張氏從正常以後，没有其他神異事迹，專門依恃符籙，求雨驅鬼，有時小有效驗。不過是世代相傳，歷時已久，到底没有廢除罷了。

劉淵然，贛縣人。幼年時是祥符宫道士，頗能呼風喚雷。洪武二十六年，太祖得知他的名聲，召到京師，賜號高道，住在朝天宫。永樂年間，隨皇帝到北京。仁宗繼位，賜長春真人封號，發給二品官印信封誥，與正一真人同級。宣德初年加升大真人。宣德七年請求回朝天宫，皇帝親自作山水圖歌賜他。死時八十二歲，七天後入殮時，仍端坐如同活人。淵然品行很好，爲人

生。淵然有道術，爲人清静自守，故爲累朝所禮。

清静有節操，所以爲歷代皇帝尊敬。

其徒有邵以正者，雲南人，早得法於淵然。淵然請老，薦之，召爲道籙司左玄義。正統中，遷左正一，領京師道教事。景泰時，賜號悟玄養素凝神冲默闡微振法通妙真人。天順三年將行慶成宴。故事，真人列二品班末，至是，帝曰："殿上宴文武官，真人安得與。"其送筵席與之，遂爲制。

其徒弟中有邵以正，雲南人，早年得到淵然傳授。淵然告老，推薦邵以正，皇帝召至京師任爲道籙司左玄義。正統年間，升左正一，掌管京師道教事務。景泰年間，賜號悟玄養素凝神冲默闡微振法通妙真人。天順三年將要舉行慶成宴。按舊例，真人排列在二品班末尾，至此時，皇帝説："在殿上宴請文武官員，真人怎能參加。"便送去酒席，於是成爲制度。

又有沈道寧者，亦有道術。仁宗初，命爲混元純一冲虛湛寂清静無爲承宣布澤助國佐民廣大至道高士，階正三品，賜以法服。

又有沈道寧，也有道術。仁宗初當政時，命爲混元純一冲虛湛寂清静無爲承宣布澤助國佐民廣大至道高士，官階正三品，并賜給法衣。

時有浮屠智光者，亦賜號圓融妙慧净覺弘濟輔國光範衍教灌頂廣善大國師，賜以金印。智光，武定人。洪武時，奉命兩使烏斯藏諸國。永樂時，又使烏斯藏，迎尚師哈立麻，遂通番國諸經，多所譯解。歷事六朝，寵錫冠群僧，與淵然輩淡泊自甘，不失戒行。迨成化、正德、嘉靖朝，邪妄雜進，恩寵濫加，所由與先朝異矣。

其時有和尚智光，也賜以圓融妙慧净覺弘濟輔國光範衍教灌頂廣善大國師封號，賜以金印。智光，武定人。洪武年間，兩次奉命出使烏斯藏等國。永樂年間，又出使烏斯藏，迎接法師哈立麻，因而通曉番國各種經書，多有翻譯注解。先後侍奉六位皇帝，是和尚中最受寵愛的，與淵然等人自甘於淡泊，不違失戒律。等到成化、正德、嘉靖時期，奸邪妄人紛紛進用，朝廷所加恩寵不當，進身之道與前朝不相同了。

明史卷三百

列傳第一百八十八

外戚

明太祖立國，家法嚴。史臣稱后妃居宮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循理謹度，無敢恃寵以病民，漢、唐以來所不及。而高、文二后賢明，抑遠外氏。太祖訪得高后親族，將授以官。后謝曰："國家爵祿宜與賢士大夫共之，不當私妾家。"且援前世外戚驕佚致禍爲辭。帝善后言，賜金帛而已。定國之封，文皇后謂非己志，臨終猶勸帝，毋驕畜外家。詒謀既遠，宗社奠安，而椒房貴戚亦藉以保福慶逮子孫，所全不已多乎。

明太祖建立國家，家法森嚴。史臣說后妃在宮中居住，絲毫不干預政事，外戚謹慎地遵法守紀，不敢依仗皇帝的寵愛爲害百姓，這是漢、唐以來各朝代都比不上的。高、文兩位皇后很賢明，抑制疏遠母家親族。太祖找到了高皇后家的人，準備授以官職。高皇后推辭說："朝廷的官爵俸祿應該讓賢明的士大夫共同享有，不應該衹給妾的家族。"她還援引前代外戚驕奢淫佚以致遭禍的事來解釋。太祖非常贊成高皇后的話，對她的親族衹是賞賜財物而已。徐定國被封，文皇后說并不是自己的意思，臨死時還勸皇帝，不要驕縱外戚。考慮如此深遠，國家平安，而后妃的家族也因此長保福慶，及於子孫，所保全的不是更多嗎。

惟英宗時，會昌侯孫繼宗以奪門功，參議國是。自茲以下，其賢者類多謹身奉法，謙謙有儒者風。而一二怙恩負乘之徒，所好不過田宅、狗馬、音樂，所狎不過俳優、伎妾，非有軍國之權，賓客朋黨之勢。而在廷諸臣好爲危言激論，汰如壽寧兄弟，庸駑如鄭國泰，已逐影尋聲，抨擊不遺餘力。故有明一代，外戚最爲孱弱。然而惠安、新樂，舉宗殉國，嗚呼卓矣！

衹有英宗在位時，會昌侯孫繼宗因奪門之變有功，參與國家大政。在此之後，外戚中賢明的大多是小心守法，非常謙遜有儒者風度。而一兩個依恃恩寵竊居高位的人，所喜愛的不過是田地房舍、狗馬、音樂，所親近的不過是戲子、伎妾，并沒有掌握軍政大權，形成宗派集團的勢力。而且朝中大臣喜歡發表直率而過激的言論，對外戚中生活奢侈的如壽寧兄弟，平庸無能的如鄭國泰，已尋找一切機會，盡全力抨擊。所以在整個明代，外戚的勢力最爲孱弱。然而惠安伯、新樂侯，整個家族爲國而死，真是難得啊！

成祖后家詳《中山王傳》，餘采其行事可紀者，作《外戚傳》。

成祖皇后家族的事迹詳見《中山王傳》，其餘外戚選擇其中行爲事迹可以記述的，寫成《外戚傳》。

陳公 馬公 呂本 馬全 張麒(子)杲 昇(等) 胡榮 孫忠(子)繼宗
吴安 錢貴 汪泉 杭昱 周能(子)壽 彧 王鎮(子)源(等)
萬貴 邵喜 張巒 夏儒 陳萬言 方鋭 陳景行 李偉
王偉 鄭承憲 王昇 劉文炳(弟)文燿(等) 張國紀 周奎

陳公

陳公，逸其名，淳皇后父也。洪武二年追封揚王，媪爲王夫人，立祠太廟東。明年有言王墓在盱眙者，中都守臣按之信。帝乃命中書省即墓次立廟，設祠祭署，奉祀一人，守墓户二百一十家，世世復。帝自製《揚王行實》，諭翰林學士宋濂文其碑，略曰：

王姓陳氏，世維揚人，不知其諱。當宋季，名隸尺籍伍符中，從大將張世傑扈從祥興。至元己卯春，世傑與元兵戰，師大潰，士卒多溺死。王幸脱死達岸，與一二同行者，累石支破釜，煮遺糧以療饑。已而絶糧，同行者聞山有死馬，將共烹食之。王疲極晝睡，夢一白衣人來曰："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共載也。"王未之深信，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仿佛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胯曰："舟至矣。"王驚寤，身已在舟上，見舊所事統領官。

時統領已降於元將，元將令來附者輒擲棄水中。統領憐王，藏之艎板下，日取乾糇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復與王約，以足撼板，王即張口從板隙受漿。居數日，事泄，徬徨不自安。颶風吹舟，盤旋如轉輪，久不能進，元將大恐。統領知王善巫術，遂

陳公，名字已失傳，是淳皇后的父親。洪武二年追封爲揚王，其妻爲王夫人，在太廟之東爲他們立祠堂。第二年有人報告揚王的墳墓在盱眙，中都官員核實無誤。皇帝便命令中書省在墓旁修廟，設置祠祭署，有奉祀官一人，守墓户二百一十家，世世代代免除賦役。皇帝自己撰寫《揚王行實》，諭令翰林學士宋濂作碑文，大意是：

揚王姓陳，先世是維揚人，不知其名。當宋朝末年時，名隸軍籍之中，隨大將張世傑護衛宋帝趙昺。元至元己卯年春季，世傑與元兵作戰，軍隊大敗，許多士兵溺水死。揚王僥幸到達岸邊不死，與一兩個同行的人，壘石支破鍋，煮殘留的糧食充飢。不久糧盡，同行的人聽説山裏有死馬，要一同去煮馬肉吃。揚王因極其疲憊白天睡着了，夢見一個穿白衣的人來對他説："你千萬不要吃馬肉，今天夜間有船來送你。"揚王没有完全相信，不久又夢見剛纔的情景。快到半夜時，揚王在夢中仿佛聽見船櫓的聲音，有穿紫衣的人用杖輕觸揚王的胯部説："船來了。"揚王受驚醒來，身體已在船上，見到了過去所侍奉的統領官。

當時統領已向元朝將軍投降，元將下令將來歸附的人全都扔進水中。統領可憐揚王，將他藏在船板下，每天從板縫中投進乾糧，揚王用手捧着吃。又與揚王約定，用脚踏動船板，揚王就張口從板縫接水喝。過了幾天，事情泄露，惶恐不安。颶風吹船，船盤旋像車輪轉動，很久不能前進，元將大爲恐懼。統領知道揚王擅長巫術，向元將報告

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麾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送之登岸。

王歸維揚，不樂爲軍伍，避去盱眙津里鎮，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即皇太后。晚以季氏長子爲後，年九十九薨，遂葬焉，今墓是已。

臣濂聞君子之制行，能感於人固難，而能通於神明爲尤難。今當患難危急之時，神假夢寐，挾以升舟，非精誠上通於天，何以致神人之佑至於斯也。舉此推之，則積德之深厚，斷可信矣。是宜慶鍾聖女，誕育皇上，以啓億萬年無疆之基，於乎盛哉！

臣濂既序其事，復再拜稽首而獻銘曰：皇帝建國，克展孝思。疏封母族，自親而推。錫爵維揚，地邇帝畿，立廟崇祀，玄冕袞衣。痛念宅兆，卜之何墟，閭師來告，今在盱眙。皇情悦豫，繼以涕洟，即詔禮官，汝往葺治，毋俾蕘豎，跳踉以嬉。惟我揚王，昔隸戎麾，獰風蕩海，糧絶阻饑。天有顯相，夢來紫衣，挾以登舟，神力所持，易死爲生，壽躋期頤。積累深長，未究厥施，乃毓聖女，茂衍皇支。蘿圖肇開，鴻祚峨巍，日照月臨，風行霆馳。自流徂源，功亦有歸，無德弗酬，典禮可稽。聿昭化原，扶植政基，以廣孝治，以惇民彝。津里之鎮，王靈所依，於昭萬年，視此銘詩。

後讓揚王出來。揚王仰天叩齒，好像在指揮鬼神的樣子，風濤頓時止息。元將高興，便給他飲食。到了通州，送他登岸。

揚王回到維揚，不願入行伍，躲到盱眙津里鎮，以巫術爲生。揚王没有兒子，生了兩個女兒，長女嫁給季家，次女就是皇太后。揚王晚年以季家長子爲嗣子，九十九歲去世，於是葬在那裏，就是現在的墓地。

臣宋濂聽説君子的行爲，能影響人已很難，而能與神明相通就更難。現在當面臨患難危急的時候，神靈通過作夢，帶他登船，如果不是他誠心上與天通，怎能使得神靈如此保祐呢。由此推斷，則所積蓄德行的深厚，是一定可相信了。這纔能福降聖女，生育皇上，以開創億萬年永無止境的基業，真是偉大啊！

臣宋濂叙述揚王事迹之後，又再下拜叩頭獻上銘文：皇帝創建國家，推廣孝親心念。封淳皇后父親這類比較遠的親屬，是因爲體念對自己父母的孝心，推而廣之的結果。贈封爵在維揚，在京城的近郊，設立廟堂隆重奉祀，頭戴黑冕身着禮服。但想到王爺墓地便感悲痛，不知在什麼地方，地方官來報告説，墓在盱眙。皇帝爲之歡愉，繼而涕淚交流，立即命令禮部官員：你們前去整修，不要讓砍柴的兒童在那裏打鬧嬉笑。提起揚王，當年曾是軍人，狂風掃蕩海面，糧食用盡陷於飢餓。上天顯靈，夢來紫衣人，帶他登船，靠神力保護，九死一生，壽近百歲。積蓄德行深厚，未及施展，於是生育聖女，使皇帝家族興旺。開創了宏偉的基業，洪福顯赫，如同日月照臨，如同大風閃電。追流溯源，揚王也有功績，没有不酬報的恩德，有儀禮可憑。昭示世道本原，扶植王政基業，以此弘揚孝悌，以此敦厚民俗。津里地方，是揚王靈魂依附之處，昭示後世，請看這篇銘詩。

馬公

馬公，逸其名，高皇后父也，宿

馬公，無從得知其名字，是高皇后的父親，

州人。元末殺人，亡命定遠。與郭子興善，以季女屬子興，後歸太祖，即高皇后也。

公及妻鄭媪皆前卒，洪武二年追封徐王，媪爲王夫人，建祠太廟東。皇后親奉安神主，祝文稱“孝女皇后馬氏，謹奉皇帝命致祭”。四年命禮部尚書陶凱即宿州塋次立廟，帝自爲文以祭。

文曰：“朕惟古者創業之君，必得賢后以爲内助，共定大業。及天下已安，必追崇外家，以報其德。惟外舅、外姑實生賢女，正位中宫。朕既追封外舅爲徐王，外姑爲王夫人，以王無繼嗣，立廟京師，歲時致祭。然稽之古典，於禮未安。又念人生其土，魂魄必游故鄉，故即塋所立廟，俾有司春秋奉祀。兹擇吉辰，遣禮官奉安神主於新廟，靈其昭格，尚鑒在兹。”

二十五年設祠祭署，奉祀、祀丞各一人。王無後，以外親武忠、武聚爲之，置灑掃户九十三家。永樂七年北巡，親謁祠下。守冢武戡爲建陽衛鎮撫，犯法，責而宥之。十五年，帝復親祭，以戡爲徐州衛指揮僉事。

宿州人。元代末年殺了人，逃亡到定遠。與郭子興交好，將小女兒托付給子興，後嫁太祖，就是高皇后。

馬公與妻鄭氏都早已去世，洪武二年追封爲徐王，鄭氏爲王夫人，在太廟之東建祠堂。皇后親自去安放牌位，祝文中説“孝女皇后馬氏，謹奉皇帝命令前來祭祀”。洪武四年命令禮部尚書陶凱在宿州馬公墳墓旁修廟，皇帝自己寫文祭祀。

祭文説：“朕想古代創業的君主，必定有賢德的皇后爲内助，共同創建國家大業。等天下已經安定，必要追封尊崇皇后家，以報答其恩德。是岳父、岳母所生的賢惠女兒，成爲正宫皇后。朕既追封岳父爲徐王，岳母爲王夫人，因徐王没有繼承人，在京師建立祠堂，每年定時祭祀。然而考察古代制度，於禮儀還有不相合之處。又想到人生於自己的土地上，魂魄一定要回故鄉，所以就在墓地立廟，使地方官每年春秋進行祭祀。現選擇吉祥時辰，派禮官在新廟安放牌位，但願神靈降臨，以此爲證。”

洪武二十五年設祠祭署，有奉祀、祀丞各一人。徐王没有後代，以其外姓親族武忠、武聚爲嗣，設立灑掃户九十三家。永樂七年成祖北巡，親自到祠拜謁。守墳的武戡是建陽衛鎮撫，犯了法，皇帝加以責備後便寬恕了他。永樂十五年，皇帝再次親自祭祀，任武戡爲徐州衛指揮僉事。

吕本

吕本，壽州人，懿文太子次妃父也。仕元，爲元帥府都事。後歸太祖，授中書省令史。洪武五年歷官吏部尚書。六年改太常司卿。明年四月，御史臺言：“本奉職不謹，郊壇牲角非繭栗，功臣廟壞不修。”詔免官，罰役功臣廟。已，釋爲北平按察司僉事。帝召本及同時被命楊基、答禄與權，諭之曰：“風憲之設，在肅紀綱，清吏治，非專理刑名。爾等往修厥職，務明大體，毋效俗吏拘繩墨。善雖小，爲之不已，將成全德；

吕本，壽州人，是懿文太子次妃的父親。在元代作官，任元帥府都事。後歸附太祖，授中書省令史職。洪武五年任吏部尚書。六年改任太常司卿。第二年四月，御史臺上奏説：“吕本供職不認真，祭祀天地用的犧牲不是牛犢，功臣廟損壞也不修繕。”皇帝下令免職，罰去功臣廟做工。之後，免罪任北平按察司僉事。皇帝召見吕本及同時任命的楊基、答禄與權，告誡説：“監察官員的設置，目的是嚴肅法紀，澄清吏治，并非專爲處理刑事案件。你們前去任職，一定要明確主要職責，不要像俗吏那樣拘泥於細節。雖然是小的善事，要不停地做，可使品行完美；雖是小的

過雖小，積之不已，將爲大慝。不見干雲之臺，由寸土之積，燎原之火，由一爝之微，可不慎哉!”本等頓首受命，尋復累遷太常司卿。逾二年卒，無子，賜葬鍾山之陰。

過失，積累多了，也會成大奸大惡。没看到高聳入雲的樓臺，是由一寸寸土堆積而成，燒遍原野的大火，是由一點火星引起的，能不謹慎嗎!”吕本等叩頭接受教誨，不久經多次升遷任太常司卿。兩年後去世，没有兒子，賜葬於鍾山北面。

馬全

馬全，洪武中爲光禄少卿。其女，乃惠帝后也。燕兵陷都城，全不知所終。

馬全，洪武年間任光禄少卿。其女兒，是惠帝皇后。燕王軍隊攻陷京師，馬全下落不明。

張麒 張昶 張瑾

張麒，永城人。洪武二十年以女爲燕世子妃，授兵馬副指揮。世子爲太子，進京衛指揮使，尋卒。仁宗即位，追封彭城伯，謚恭靖，後進侯。二子昶、昇，并昭皇后兄也。

張麒，永城人。洪武二十年因其女被立爲燕世子妃，授兵馬副指揮職。世子被立爲皇太子，張麒升爲京衛指揮使，不久去世。仁宗即位，追封爲彭城伯，謚號恭靖，後晋升爲侯爵。兩個兒子張昶、張昇，都是昭皇后的兄長。

昶從成祖起兵取大寧，戰鄭村壩，俱有功，授義勇中衛指揮同知。已，援薊州，敗遼東軍，還佐世子守北平。永樂初，累官錦衣衛指揮使。昶嘗有過，成祖戒之曰:“戚畹最當守法，否則罪倍常人。汝今富貴，能不忘貧賤，驕逸何自生。若奢傲放縱，陵虐下人，必不爾恕，慎之。”昶頓首謝。仁宗立，擢中軍都督府左都督，俄封彭城伯，子孫世襲。洪熙改元，命掌五軍右哨軍馬。英宗嗣位，年幼，太皇太后召昶兄弟誡諭之，凡朝政弗令預。昶兄弟素恭謹，因訓飭益自斂。正統三年卒。

張昶隨成祖起兵攻取大寧，戰於鄭村壩，都有功勞，授義勇中衛指揮同知職。其後，增援薊州，擊敗遼東軍隊，回師輔佐世子守衛北平。永樂初年，累次晋升官至錦衣衛指揮使。張昶曾犯過錯，成祖警告他道:“外戚親貴最應當守法，否則責罰要倍於普通人。你現在富貴了，能够不忘記貧賤，驕横淫逸的行爲怎麽會發生呢。如驕奢放縱，欺凌虐待下人，一定不寬恕你，千萬小心。”張昶叩頭認錯。仁宗登基，升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很快封彭城伯，子孫世襲。洪熙皇帝即位，受命掌管五軍右哨軍馬。英宗嗣位，年幼，太皇太后召見張昶兄弟加以訓誡，凡朝廷大政都不許他們干預。張昶兄弟平素小心謹慎，因太皇太后的訓飭更加自行收斂。於正統三年去世。

長子輔病廢，子瑾嗣。以伯爵封輔，命未下而輔卒。初，昶私蓄奄人，瑾匿不舉。事發，下獄，已，獲釋。瑾從弟玘，天順中，官錦衣衛副千户。飲千户吕宏家，醉抽刀刺宏死，法當斬，有司援議親末減。詔不從，迄如律。成化十六年，瑾卒，子信嗣。其後裔嗣封，見《世表》。

張昶長子張輔因病殘廢，由其子張瑾繼承。封張輔爲伯爵，命令尚未下達而張輔去世。先前，張昶私自蓄養閹人，張瑾隱匿不報。事情泄露，被關進監獄，不久，獲釋。張瑾堂弟張玘，天順年間，任錦衣衛副千户。在千户吕宏家飲酒，酒醉拔刀刺死吕宏，按法律應當斬首，刑部援引特權提出給予減免。皇帝下詔不允，終於依法處死。成化十六年，張瑾去世，其子張信襲位。其後裔繼承封爵，見《世表》。

張昇 張慶臻

昇，字叔暉。成祖起兵，以舍人守北平有功，授千户，歷官府軍衛指揮僉事。永樂十二年從北征。仁宗即位，拜後府都督同知。宣德初，進左都督掌左府事。四年二月敕諭昇曰：“卿舅氏至親，日理劇務，或以吏欺謾連，不問則廢法，問則傷恩，其罷府事，朝朔望，官禄如舊，稱朕優禮保全之意。”九年北征，命掌都督府事，留守京師。英宗立，太皇太后令勿預政。大學士楊士奇稱昇賢，宜加委任，終不許。正統五年，兄昪已前卒，太后念外氏惟昇一人，封惠安伯，予世襲。明年卒。

張昇，字叔暉。成祖起兵，他以舍人守衛北平有功，授職千户，官至府軍衛指揮僉事。永樂十二年隨成祖北征。仁宗即位，任後府都督同知。宣德初年，升左都督掌管左府事。宣德四年二月皇帝下敕書給張昇説：“卿是至親的舅舅，每天要處理繁重的公務，有時因屬吏欺瞞連累，不追究則敗壞法紀，追究則有傷恩情，可以免去左府職務，逢初一、十五朝見，官銜俸禄不變，以符合朕優待保全的心意。”宣德九年皇帝北征，命令張昇掌管都督府事務，留守京師。英宗繼位，太皇太后命他不要干預朝政。大學士楊士奇稱贊張昇賢德，應該加以任用，終不允許。正統五年，其兄張昪已經去世，太后顧念外家衹剩張昇一人，封惠安伯，予以世襲。第二年張昇去世。

子輗早亡，孫琮嗣。琮卒，弟瑛嗣。瑛卒，無子，庶兄瓚嗣。瓚卒，子偉嗣。弘治十二年充陝西總兵官，鎮守固原。明年五月，孝宗御平臺，出兵部推舉京營大將疏，歷詢大學士劉健等，僉稱偉才。命提督神機營，御書敕以賜。正德元年令參英國公張懋、保國公朱暉提督團營。三年加太子太保。六年三月充總兵官，偕都御史馬中錫督京兵討流賊劉六等。朝議以偉擁兵自衛，責其玩寇殃民，召還。御史吴堂復劾其罪，兵部請逮偉及中錫，下獄論死。遇赦獲釋，停禄閒住。十年請給禄，詔給其半。十五年復督神機營。嘉靖初，兼提督團營。二年叙奉迎防守功，加太子太傅。十四年卒，贈太傅，謚康靖。

其子張輗早亡，其孫張琮襲爵。張琮去世，其弟張瑛繼承。張瑛去世，没有兒子，庶兄張瓚繼承。張瓚去世，其子張偉襲位。弘治十二年任陝西總兵官，鎮守固原。第二年五月，孝宗駕臨平臺，出示兵部推舉京營大將的奏疏，逐個詢問大學士劉健等人，都稱頌張偉有才幹。皇帝令他統率神機營，賜給皇帝親筆所寫的敕書。正德元年令他參贊英國公張懋、保國公朱暉等統率團營。正德三年加太子太保銜。正德六年三月充任總兵官，偕同都御史馬中錫指揮京師軍隊征討流賊劉六等人。朝廷認爲張偉擁兵衹顧自己安危，責備他放縱盜賊爲害人民，召他還朝。御史吴堂又彈劾他的罪責，兵部請求逮捕張偉及中錫，關進獄中判處死刑。遇大赦獲得釋放，停發俸禄閑住。正德十年請求發給俸禄，皇帝命令發給一半。正德十五年恢復指揮神機營之職。嘉靖初年，兼指揮團營。嘉靖二年論定奉迎皇帝時防護的功績，加太子太傅銜。嘉靖十四年去世，追贈太傅，謚號康靖。

子鑭嗣。二十年，言官劾勛戚權豪家置店房、科私税諸罪，鑭亦預，輸贖還爵。二十七年掌後府事。居三年卒。子元善嗣。隆慶四年僉書後府

其子張鑭襲爵。嘉靖二十年，御史彈劾功臣外戚家中購置店鋪房屋、私自收税等罪行，張鑭也牽連在内，罰款贖罪交還爵位。嘉靖二十七年掌管後府事務。三年後去世。其子元善繼承。隆

事。萬曆三十七年卒。

子慶臻嗣。四十八年掌左府事。崇禎元年七月命提督京營。慶臻私請內閣，於敕內增入兼管捕營。捕營提督鄭其心訐慶臻侵職，帝怒，詰改敕故。大學士劉鴻訓至遣戍，慶臻以世臣停祿三年。後復起，掌都督府。十七年，賊陷都城，慶臻召親黨盡散貲財，闔家自燔死。南渡時，贈太師、惠安侯，謚忠武，合祀旌忠祠。初，世宗嘉靖八年革外戚世爵，惟彭城、惠安獲存，慶臻卒殉國難。

慶四年任僉書後府事。萬曆三十七年去世。

其子慶臻繼承。萬曆四十八年掌管左府事務。崇禎元年七月皇帝令他統率京營。慶臻私下向內閣請求，在詔旨內增入兼管捕營職務。捕營提督鄭其心攻擊慶臻侵權，皇帝發怒，查問改動敕書的原因。大學士劉鴻訓因此被充軍，慶臻因是世臣停發俸祿三年。後又起用，掌管都督府。崇禎十七年，流賊攻陷京師，慶臻召集親族分散所有家財，全家自焚而死。南渡時，追贈爲太師、惠安侯，謚號忠武，合祀於旌忠祠。起初，世宗於嘉靖八年革去外戚世襲爵位，惟有彭城伯、惠安伯獲得保存，慶臻最終爲國家而死。

胡榮

胡榮，濟寧人。洪武中，長女入宮爲女官，授錦衣衛百户。永樂十五年將册其第三女爲皇太孫妃，擢光祿寺卿，子安爲府軍前衛指揮僉事，專侍太孫，不莅事。後太孫踐阼，妃爲皇后，安亦屢進官。宣德三年，后廢，胡氏遂不振。

胡榮，濟寧人。洪武年間，因長女被選入宮任女官，授錦衣衛百户。永樂十五年將册封其第三個女兒爲皇太孫妃，升光祿寺卿，其子胡安爲府軍前衛指揮僉事，專門侍奉皇太孫，不到任。其後皇太孫繼位，皇太孫妃爲皇后，胡安也多次升官。宣德三年，皇后被廢，胡家因而衰敗。

孫忠

孫忠，字主敬，鄒平人。初名愚，宣宗改曰忠。初，以永城主簿督夫營天壽山陵，有勞，遷鴻臚寺序班，選其女入皇太孫宮。宣宗即位，册貴妃，授忠中軍都督僉事。三年，皇后胡氏廢，貴妃爲皇后，封忠會昌伯。嘗謁告歸里，御製詩賜之，命中官輔行。比還，帝后臨幸慰勞。妻董夫人數召入宮，賜賚弗絶。

正統中，皇后爲皇太后。忠生日，太后使使賜其家。時王振專權，祭酒李時勉荷校國學門，忠附奏曰："臣荷恩厚，願赦李祭酒使爲臣客。坐無祭酒，臣不歡。"太后立言之帝，時勉獲釋。忠家奴貸子錢於濱州民，規利數倍，有司望風奉行，民不堪，訴諸朝，言官交章劾之。命執家奴戍邊，忠不問。景泰三年卒，年八十

張忠，字主敬，鄒平人。原名愚，宣宗改其名爲忠。起初，以永城主簿職監督夫役營造天壽山陵墓，有功，升鴻臚寺序班，將其女選入皇太孫宮中。宣宗即位，其女被册封爲貴妃，授予孫忠中軍都督僉事。宣德三年，皇后胡氏被廢，貴妃立爲皇后，封孫忠爲會昌伯。他曾請假回鄉，皇帝作詩賜之，派宦官陪同。等他回到京師，皇帝、皇后親自到其家慰勞。其妻董夫人多次被召入宮，賞賜不斷。

正統年間，皇后爲皇太后。孫忠過生日，太后派人去他家中頒賞。其時王振獨攬大權，祭酒李時勉被枷鎖在國子監門前，孫忠在奏章中附言説："臣受皇恩深厚，希望能赦免李祭酒讓他做我的客人。座中没有祭酒，臣不愉快。"太后立即告訴皇帝，時勉獲得釋放。孫忠的家奴向濱州百姓放債，收取數倍利息，地方官爲討好而照辦，百姓不能忍受，向朝廷告狀，言官紛紛上奏彈劾此事。皇帝命令逮捕家奴流放邊疆充軍，不

五，贈會昌侯，謚康靖。英宗復辟，加贈太傅、安國公，改謚恭憲。成化十五年再贈太師、左柱國。子五人：繼宗、顯宗、紹宗、續宗、純宗。

純宗官錦衣衛指揮僉事，早卒。

孫繼宗

繼宗，字光輔，章皇后兄也。宣德初，授府軍前衛指揮使，改錦衣衛。景泰初，進都指揮僉事，尋襲父爵。天順改元，以奪門功，進侯，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世襲侯爵；諸弟官都指揮僉事者，俱改錦衣衛。復自言："臣與弟顯宗率子、婿、家奴四十三人預奪門功，乞加恩命。"由是顯宗進都指揮同知，子璉授錦衣衛指揮使，婿指揮使武忠進都指揮僉事，蒼頭輩授官者十七人。五月，命督五軍營戎務兼掌後軍都督府事。

左右又有爲紹宗求官者，帝召李賢謂曰："孫氏一門，長封侯，次皆顯秩，子孫二十餘人悉得官，足矣。今又請以爲慰太后心，不知初官其子弟時，請於太后，數請始允，且不懌者累日，曰：'何功於國，濫授此秩，物盛必衰，一旦有罪，吾不能庇矣。'太后意固如此。"賢稽首頌太后盛德，因從容言祖宗以來，外戚不典軍政。帝曰："初內侍言京營軍非皇舅無可屬，太后實悔至今。"賢曰："侯幸淳謹，但後此不得爲故事耳。"帝曰："然。"已，錦衣逯杲奏英國公張懋、太平侯張瑾及繼宗、紹宗并侵官地，立私莊。命各首實，懋等具服，乃宥之，典莊者悉逮問，還其地於官。石亨之獲罪也，繼宗爲顯宗、武忠及子孫、家人、軍伴辭職，帝止革家人、

追究孫忠。景泰三年孫忠去世，年八十五歲，追贈爲會昌侯，謚號康靖。英宗恢復帝位，加贈太傅、安國公，改謚恭憲。成化十五年再追贈太師、左柱國。有五個兒子：繼宗、顯宗、紹宗、續宗、純宗。

純宗任錦衣衛指揮僉事，早年去世。

繼宗，字光輔，是章皇后的兄長。宣德初年，授職府軍前衛指揮使，改任錦衣衛。景泰初年，升都指揮僉事，不久承襲其父爵位。改年號爲天順時，因奪門之變有功，升侯爵，加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封號，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恩准自身免兩次死罪，兒子免一次死罪，世代襲封侯爵；幾個任都指揮僉事的兄弟，都改任錦衣衛。又自稱："臣與弟顯宗率同兒子、女婿、家奴四十三人參預奪門有功，請皇上加恩。"因此顯宗升都指揮同知，兒子孫璉授錦衣衛指揮使，女婿指揮使武忠升都指揮僉事，家中奴僕授予官職的有十七人。五月，受命掌管五軍營軍務兼管後軍都督府事務。

廷臣中又有人爲紹宗求官，皇帝召見李賢說："孫氏一家，長子封侯，其餘都做大官，子孫二十餘人都得到官職，已經足够了。現在又來請求說是爲使太后高興，其不知當初任用其子弟爲官時，向太后請求，幾次纔同意，而且一連幾天不高興，說：'對國家有什麽功勞，隨便授予這樣的官職，事物興旺必定會衰敗，一旦有罪，我是不能庇護的。'太后的意思其實是這樣的。"李賢叩頭頌揚太后的盛德，又從容地說從祖宗以來，外戚是不掌握軍權的。皇帝說："起初內侍說京營軍隊除了皇舅外無人能統率，太后其實到現在還後悔。"李賢說："幸虧侯爺淳樸謹慎，但今後不能成爲慣例啊。"皇帝說："對。"不久，錦衣衛逯杲奏報英國公張懋、太平侯張瑾及繼宗、紹宗都侵占官地，建立私人莊園。皇帝令各自據實招供，張懋等都承認，纔予以寬恕，管理田莊的人都逮捕治罪，將地交還官府。石亨被懲辦時，繼宗因爲顯宗、武忠及子孫、家人、軍伴

軍伴之授職者七人，餘不問。五年，曹欽平，進太保。尋以疾奏解兵柄，辭太保，不允。

的罪行辭職，皇帝祇革去七個有官職的家人、軍伴的職務，其餘都不追究。天順五年，曹欽被平定，升繼宗爲太保。不久繼宗稱病奏請解除兵權，辭去太保銜，皇帝未允許。

憲宗嗣位，命繼宗提督十二團營兼督五軍營，知經筵事，監修《英宗實録》。朝有大議，必繼宗爲首。再核奪門功，惟繼宗侯如故。乞休，優詔不許。三年八月，《實録》成，加太傅。十年，兵科給事中章鎰疏言："繼宗久司兵柄，尸位固寵，亟宜罷退，以全終始。"於是繼宗上疏懇辭，帝優詔許解營務，仍莅後府事，知經筵，預議大政。復辭，帝不許，免其奏事承旨。自景泰前，戚臣無典兵者，帝見石亨、張軏輩以營軍奪門，故使外戚親臣參之，非故事也。又五年卒，年八十五，贈郯國公，謚榮襄。再傳至曾孫杲，詳《世表》中。

憲宗繼位，任命繼宗掌管十二團營兼管五軍營，主持經筵事務，監督《英宗實録》的編撰。朝廷要決定大事，必由繼宗主持。重新核實奪門之變的功績時，祇有繼宗所封侯爵没有更易。繼宗請求退休，皇帝特别下詔不許。成化三年八月，《英宗實録》成書，加繼宗太傅銜。成化十年，兵科給事中章鎰上疏説："繼宗久握兵權，空占職位保持皇上恩寵，應儘快罷免，以保全其晚節。"於是繼宗上疏懇請辭職，皇帝特下詔同意解除軍務，仍過問後軍都督府事務，主持經筵，參預商討大政。繼宗再次辭職，皇帝不允許，免除他奏報政事承辦皇帝詔旨。在景泰年間之前，外戚没有管理軍隊的，皇帝見石亨、張軏等人靠京營軍隊奪占宫門，所以派外戚等親近大臣參預軍務，并非舊例。繼宗又過了五年去世，八十五歲，追贈郯國公，謚號榮襄。兩傳至曾孫孫杲，詳見《世表》中。

吴安

吴安，丹徒人。父彦名，有女入侍宣宗於東宫，生景帝。宣德三年册爲賢妃，彦名已卒，授安錦衣衛百户。景帝嗣位，尊妃爲皇太后，安進本衛指揮使。屢遷前府左都督，弟信亦屢擢都督僉事。景泰七年封安安平伯。信早亡，官其弟敬爲南京前軍左都督。英宗復辟，太后復稱賢妃，降安爲府軍前衛指揮僉事。敬及其群從南京錦衣衛指揮僉事智、府軍前衛指揮同知喜山、指揮僉事廣林、錦衣衛千户誠，俱革職原籍閒住。尋命安爲錦衣衛指揮使，子孫世襲。

吴安，丹徒人。其父彦名，當宣宗爲皇太子時，有女兒入宫侍奉，生景帝。宣德三年册封爲賢妃，其時彦名已去世，授吴安錦衣衛百户職。景帝繼位，尊奉賢妃爲皇太后，吴安升本衛指揮使。多次升遷至前府左都督，其弟吴信也多次提拔至都督僉事。景泰七年封吴安爲安平伯。吴信早已去世，任其弟吴敬爲南京前軍左都督。英宗恢復帝位，太后重又改稱賢妃，將吴安降職任府軍前衛指揮僉事。吴敬及親族南京錦衣衛指揮僉事吴智、府軍前衛指揮同知喜山、指揮僉事廣林、錦衣衛千户吴誠，都革職在原籍爲民。不久任命吴安爲錦衣衛指揮使，子孫世襲。

錢貴

錢貴，海州人，英宗睿皇后父也。祖整，從成祖起兵，爲燕山護衛副千户。父通嗣職，官至金吾右衛指

錢貴，海州人，是英宗睿皇后的父親。其祖父錢整，隨成祖起兵，任燕山護衛副千户。其父錢通繼承職位，官至金吾右衛指揮使。錢貴繼

揮使。貴嗣祖職，數從成祖、宣宗北征，屢遷都指揮僉事。正統七年，后將正位中宮，擢貴中府都督同知。英宗數欲封之，后輒遜謝，故后家獨不獲封。

貴卒，長子欽爲錦衣衛指揮使，與弟鍾俱歿於土木。欽無子，以鍾遺腹子雄爲後，年幼，以父錦衣故秩予優給。天順改元，累擢都督同知。成化時，后崩。憲宗優生母外家周氏，而薄錢氏，故后家又不獲封。雄卒，子承宗亦屢官錦衣衛都指揮使。弘治二年，承宗祖母王氏援憲宗外家王氏例，請封。乃封承宗安昌伯，世襲。先是，勛臣莊田租税皆有司代收，至是王氏乞自收，始命願自收者聽，而禁管莊者橫肆。嘉靖五年，承宗卒，謚榮僖。

子維圻嗣。尋卒，承宗母請以庶長子維垣嗣，詔授錦衣衛指揮使。已又請嗣伯爵。世宗以外戚世封非祖制，下廷臣議。八年十月上議曰："祖宗之制，非軍功不封。洪熙時，都督張昶封彭城伯，弟昇亦封惠安伯，外戚之封，自此始。循習至今，有一門數貴者，歲糜厚禄，逾分非法。臣等謹議：魏、定二公雖係戚里，實佐命元勛，彭城、惠安二伯即以恩澤封，而軍功參半。其餘外戚恩封，毋得請襲。有出特恩一時寵錫者，量授指揮，千、百户之職，終其身。"制曰："可。"命魏、定、彭城、惠安襲封如故，餘止終本身，著爲令。維垣遂不得襲，以錦衣終。

汪泉

汪泉，世爲金吾左衛指揮使，家京師。正統十年，其子瑛有女將册爲

承祖上職位，多次隨成祖、宣宗北征，屢次升遷任都指揮僉事。正統七年，睿皇后將要被封爲皇后，升錢貴爲中府都督同知。英宗幾次想給錢貴封爵，皇后都謙遜地辭謝，所以惟獨皇后家中没有獲得封贈。

錢貴去世，長子錢欽任錦衣衛指揮使，與其弟錢鍾都死於土木堡。錢欽没有兒子，以錢鍾的遺腹子錢雄過繼，年幼，以其父生前錦衣衛指揮使職從優給俸。改年號天順後，屢經升遷任都督同知。成化年間，睿皇后去世。憲宗優待生母外家周氏，而薄待錢氏，所以錢家又未獲封爵。錢雄去世，其子承宗也官至錦衣衛都指揮使。弘治二年，承宗祖母王氏援引憲宗外家王氏事例，請求封爵。這纔封承宗爲安昌伯，世襲。在此之前，功臣莊田的租税都由官府代收，至此王氏請求自己徵收，纔下令願意自收的自收，而禁止管莊者横行不法。嘉靖五年，承宗去世，謚號榮僖。

其子維圻襲爵。不久維圻去世，承宗之母請求由庶長子維垣繼承，皇帝下詔授予錦衣衛指揮使職。其後又申請繼承伯爵。世宗以外戚世襲封爵不是祖先所定制度，交給朝中大臣討論。弘治八年十月廷臣報告討論結果説："祖宗時的制度，不是軍功不予封爵。洪熙年間，都督張昶封彭城伯，其弟張昇也封惠安伯，外戚封爵，從此開始。因循至今，有的外戚一家幾人被封，每年糜費大量俸禄，逾越名分違反法度。臣等經審慎議定認爲：魏國公、定國公雖是外戚，其實是輔佐太祖開國的元勛，彭城伯、惠安伯就算是以皇上恩澤封爵，而也有一半是因軍功。其餘外戚因恩澤封爵，不得請求世襲。有的出於特别恩典而一時予以賞賜的，酌情授予指揮，千户、百户的職位，終身而止。"皇帝下詔説："同意。"命令魏國公、定國公、彭城伯、惠安伯照舊世襲封爵，其餘衹到本人終身，定爲法律。維垣因而不能襲爵，以錦衣衛指揮使職終其身。

汪泉，世代任金吾左衛指揮使，居住京師。正統十年，其子汪瑛有女兒將被册封爲郕王妃，

郕王妃，授瑛爲中城兵馬司指揮，食祿不視事。妃正位中宫，進泉都指揮同知府軍衛，帶俸，瑛錦衣衛指揮使。尋并擢左都督，瑛弟亦授錦衣千户有差。英宗復位，泉仍居金吾舊職，瑛錦衣舊職，其四弟皆奪官還故里。尋命瑛錦衣指揮僉事，子孫世襲。

任汪瑛爲中城兵馬司指揮，領取俸禄而不到職。王妃成爲皇后，升汪泉爲都指揮同知府軍衛，給予俸禄，汪瑛爲錦衣衛指揮使。不久都升爲左都督，汪瑛的弟弟也授予不同品級的錦衣衛千户。英宗恢復帝位，汪泉仍任金吾左衛舊職，汪瑛任錦衣衛舊職，四個兄弟都罷官回鄉。不久任命汪瑛爲錦衣指揮僉事，子孫世襲。

杭昱

杭昱，女爲景帝妃，生子見濟。景泰三年，帝欲廢英宗子而立己子，乃廢皇后汪氏，册妃爲后。昱累官錦衣衛指揮使。兄聚授錦衣千户。聚尋卒，賜賻及祭葬。七年，后崩，官其弟敏錦衣百户。英宗復辟，盡奪景帝所授外親官，尤恶杭氏，昱已前卒，敏削職還里。

杭昱，其女爲景帝妃子，生子見濟。景泰三年，皇帝打算廢英宗之子而立己子爲太子，便廢皇后汪氏，册立杭氏爲皇后。杭昱官至錦衣衛指揮使。其兄杭聚授職錦衣衛千户。杭聚不久去世，皇帝賜以錢物及祭葬。景泰七年，皇后去世，任其弟杭敏爲錦衣衛百户。英宗恢復帝位，將景帝授予外戚的官職全部剥奪，尤其厭惡杭氏，杭昱此前已去世，杭敏罷官回原籍。

周能　周壽

周能，字廷舉，昌平人。女爲英宗妃，生憲宗，是爲孝肅皇太后。英宗復位，授能錦衣衛千户，賜賚甚渥。能卒，長子壽嗣職。憲宗踐阼，擢左府都督同知。成化三年封慶雲伯，贈能慶雲侯。壽以太后弟，頗恣横。時方禁勛戚請乞莊田，壽獨冒禁乞通州田六十二頃，不得已與之。嘗奉使，道吕梁洪，多挾商艘。主事謝敬不可，壽與哄，且劾之，敬坐落職。十七年進侯，子弟同日授錦衣官者七人，能追贈太傅、寧國公，謚榮靖。孝宗立，壽加太保。時壽所賜莊田甚多，其在寶坻者已五百頃，又欲得其餘七百餘頃，詭言以私財相易。部劾其貪求無厭，執不許，孝宗竟許之。又與建昌侯張延齡争田，兩家奴相毆，交章上聞。又數撓鹽法，侵公家利，有司厭苦之。十六年加太傅，弟長寧伯彧亦加太保，兄弟并爲侯伯，位三公，前此未有也。武宗

周能，字廷舉，昌平人。其女爲英宗妃子，生了憲宗，這就是孝肅皇太后。英宗恢復帝位，授予周能錦衣衛千户，賞賜非常豐厚。周能去世，長子周壽繼承父職。憲宗登基，升左府都督同知。成化三年封周壽爲慶雲伯，追贈周能爲慶雲侯。周壽自恃是太后的弟弟，非常驕横。其時正禁止勛臣外戚請給莊田，周壽偏要冒犯禁令求給通州六十二頃田地，朝廷不得已給了他。曾經奉命出使，經過吕梁洪，私帶商船多艘。主事謝敬不同意，周壽與他吵鬧，還彈劾他，謝敬因此被罷官。成化十七年周壽進封侯爵，周姓子弟有七人同日被授予錦衣衛官職，周能追贈爲太傅、寧國公，謚號榮靖。孝宗繼位，周壽加太保銜。其時賜給周壽的莊田很多，其中在寶坻的已有五百頃，他又想得到其餘的七百餘頃，謊稱以私財購買。吏部彈劾他貪得無厭，堅持不同意，而孝宗竟然批准。又與建昌侯張延齡争奪田地，兩家奴僕相互毆鬥，兩人各上奏申辯。又多次違背鹽法，侵犯公家利益，官府爲之所苦而非常厭惡他。弘治十六年加太傅銜，其弟長寧伯周彧也加太保銜，兄弟都封侯伯，位居三公，這是在此

立，汰傳奉官，壽子侄八人在汰中，壽上章乞留，從之。正德四年卒，贈宣國公，謚恭和。

子瑛嗣，封殖過於父。嘉靖中，於河西務設肆邀商貨，虐市民，虧國課，爲巡按御史所劾，停祿三月。而瑛怙惡如故，又爲主事翁萬達所劾，詔革其廛肆，下家人於法司。時已革外戚世爵，瑛卒，遂不得嗣。

周彧

彧，太后仲弟也。成化時，累官左府都督同知。二十一年封長寧伯，世襲。弘治中，外戚經營私利，彧與壽寧侯張鶴齡至聚衆相鬥，都下震駭。九年九月，尚書屠滽偕九卿上言：

> 憲宗皇帝詔，勛戚之家，不得占據關津陂澤，設肆開廛，侵奪民利，違者許所在官司執治以聞。皇上踐極，亦惟先帝之法是訓是遵。而勛戚諸臣不能恪守先詔，縱家人列肆通衢，邀截商貨，都城内外，所在有之。觀永樂間榜例，王公僕從二十人，一品不過十二人。今勛戚多者以百數，大乖舊制。其間多市井無賴，冒名罔利，利歸群小，怨叢一身，非計之得。
>
> 邇者長寧伯周彧、壽寧侯張鶴齡兩家，以瑣事忿争，喧傳都邑，失戚里之觀瞻，損朝廷之威重。伏望綸音戒諭，俾各修舊好。凡在店肆，悉皆停止。更敕都察院揭榜禁戒，擾商賈、奪民利者，聽巡城巡按御史及所在有司執治。仍考永樂間榜例，裁定勛戚家人，不得濫收。

科道亦以爲言，帝嘉納之。十八

之前從未有過的事。武宗登基，裁減傳奉官，周壽子侄輩有八人在被裁之列，周壽上奏請求保留，皇帝聽從了。正德四年周壽去世，追贈宣國公，謚號恭和。

其子周瑛襲爵，聚斂財物超過其父。嘉靖年間，在河西務設店鋪攔截商人貨物，凌虐市民，拖欠國税，被巡按御史彈劾，停發三個月的俸禄。而周瑛照様作惡，又被主事翁萬達彈劾，皇帝下令關閉他的店鋪，將家人逮捕治罪。此時已革除外戚世襲封爵，周瑛去世，因而不得繼承。

周彧，是太后的二弟。成化年間，官至左府都督同知。二十一年封爲長寧伯，世襲。弘治年間，外戚經商獲取私利，周彧與壽寧侯張鶴齡甚至聚衆鬥毆，京師爲之震駭。弘治九年九月，尚書屠滽會同九卿上奏説：

> 憲宗皇帝曾經下詔，貴族外戚之家，不得占據關隘渡口池澤，開設店鋪，侵奪百姓利益，違犯者允許所在地官府逮捕治罪後上奏。皇上登基，也嚴格遵守執行先帝的法令。然而勛貴外戚不能恪守先帝詔令，放縱家人在大道設店，攔截商人貨物，都城内外，到處都有。據永樂年間公布的規定，王公的僕役隨從是二十人，一品官不能超過十二人。現在勛貴外戚的僕從多的數以百計，大大違反舊制。其中多有市井無賴，冒主名騙取財物，利被這些小人得到，怨恨歸集於自身，實在不值得。
>
> 最近長寧伯周彧、壽寧侯張鶴齡兩家，爲小事憤怒争執，傳遍都城，有失外戚的體面，損害朝廷的威望。希望皇上予以訓誡，使他們恢復友好。所有開設的店鋪，全部停業。再命令都察院出告示禁止，侵擾商人、奪占民利的，聽任巡城巡按御史及當地官府逮捕治罪。仍依據永樂年間公布的條例，核定裁減勛臣外戚家中僕役，不得濫收。

官員也持同様意見，皇帝很高興地采納了。

年進太保。彧求爲侯，吏部言封爵出自朝廷，無請乞者，乃止。武宗立，悉擢彧子瑭等六人爲錦衣官。彧尋卒，傳子瑭，孫大經，及曾孫世臣，降授錦衣衛指揮同知。

弘治十八年加周彧太保銜。周彧請求封爲侯爵，吏部認爲封爵由朝廷决定，没有自己請求的，纔作罷。武宗登基，將周彧之子周瑭等六人都提升爲錦衣衛官員。周彧不久去世，傳爵給其子周瑭，再傳給其孫大經，到曾孫世臣時，降職授予錦衣衛指揮同知。

先是，孝肅有弟吉祥，兒時出游，去爲僧，家人莫知所在，孝肅亦若忘之。一夕，夢伽藍神來，言后弟今在某所，英宗亦同時夢。旦遣小黄門，以夢中言物色，得之報國寺伽藍殿中，召入見。后且喜且泣，欲爵之不可，厚賜遣還。憲宗立，爲建大慈仁寺，賜莊田數百頃。其後，周氏衰落，而慈仁寺莊田久猶存。

在此之前，孝肅皇太后有弟弟名吉祥，小時候外出，當了和尚，家裏人都不知他在哪裏，孝肅皇太后也仿佛是忘記他了。一天夜間，夢見伽藍神來到，説皇后之弟現在在某處，英宗也同時夢見。清晨派宦官，按夢中聽到的話去尋找，在報國寺伽藍殿中找到，召入宫中相見。皇后又高興又悲痛，想賜以爵位而其弟不接受，重賞後送回寺院。憲宗登基，爲他建立大慈仁寺，賜予數百頃莊田。其後，周氏衰落，而慈仁寺的莊田過了很久還保留。

王鎮

王鎮，字克安，上元人，憲宗純皇后父也。成化初，授金吾左衛指揮使。未幾，后將正位中宫，拜中軍都督同知。四年進右都督。鎮爲人厚重清謹，雖榮寵，不改其素，有長者稱。十年六月卒。弘治六年追封阜國公，謚康穆。子三人：源，清，濬。

王鎮，字克安，上元人，是憲宗純皇后的父親。成化初年，授職金吾左衛指揮使。不久，純皇后將受册封，被任爲中軍都督同知。成化四年升右都督。王鎮爲人忠厚持重清廉謹慎，雖然榮寵顯赫，不改平日行爲，有長者的名聲。成化十年六月去世。弘治六年追封爲阜國公，謚號康穆。他有三個兒子：王源、王清、王濬。

王源

源，字宗本，后弟也。父卒，授錦衣衛都指揮使。外戚例有賜田，源家奴怙勢，多侵静海縣民業。十六年，給事中王垣等言："永樂、宣德間，許畿輔八郡民盡力墾荒，永免其税，所以培國本重王畿也。外戚王源賜田，初止二十七頃，乃令其家奴别立四至，占奪民産至二千二百餘頃。及貧民赴告，御史劉喬徇情曲奏，致源無忌憚，家奴益横。今户部郎中張禎叔等再按得實，乞自原額外悉還民，并治喬罪。"帝不悦，切責之。後詔禁外戚侵民産，源悉歸所占於民，人多其能改過。十八年擢中軍都

王源，字宗本，是皇后的弟弟。父親去世後，授職錦衣衛都指揮使。外戚按慣例有賞賜的田地，王源家奴倚仗主勢，額外侵占静海縣百姓田産。成化十六年，給事中王垣等上疏説："永樂、宣德年間，允許京師附近八府人民盡力開墾荒地，永遠免除其賦税，以此培植國家根本穩固京師地區。外戚王源所有的賜田，起初衹有二十七頃，却令家奴重新劃定地界，强占百姓田産達兩千二百餘頃。等到貧民前去官府告狀，御史劉喬曲從私情奏報不實，以致王源無所顧忌，家奴更加横行。現在户部郎中張禎叔等重新審理查實，請求除原賜田數外全部歸還百姓，并懲處劉喬的罪責。"皇帝很不高興，嚴厲責備王垣。其後下詔禁止外戚侵奪百姓田産，王源將全部侵占

督同知。二十年封瑞安伯。弘治六年進侯。十六年加太保。武宗登極，進太傅，增祿至七百石。嘉靖三年卒，贈太師，謚榮靖。

的田地歸還百姓，人們都贊許他能改正過錯。成化十八年升中軍都督同知。二十年封爲瑞安伯。弘治六年進封侯爵。十六年加太保銜。武宗登基，升爲太傅，俸祿增至七百石。嘉靖三年王源去世，追贈爲太師，謚號榮靖。

王清

清，成化十八年授錦衣衛千户，累官中軍都督同知。弘治十年封崇善伯。武宗嗣位，加太保。嘉靖十三年卒。

王清，成化十八年授職錦衣衛千户，多次升遷官至中軍都督同知。弘治十年封崇善伯。武宗繼位，加太保銜。嘉靖十三年去世。

王濬

濬，成化十八年授錦衣衛百户。兄清每遷職，輒以濬代，歷官中軍左都督。正德二年封安仁伯，逾月卒，贈侯。濬兄弟三人并貴顯，皆謙慎守禮，在戚里中以賢稱。

源子橋、濬子桓，皆嗣伯。嘉靖中并清子極皆以例降革。

王濬，成化十八年授職錦衣衛百户。其兄王清每次升官，都以王濬替代原職，官至中軍左都督。正德二年封爲安仁伯，一個月後去世，追贈爲侯爵。王濬兄弟三人全都顯貴，都謙遜謹慎遵守法度，在外戚中以賢良著稱。

王源之子王橋、王濬之子王桓都承襲伯爵。嘉靖年間連同王清之子王極都按規定降職革爵。

萬貴

萬貴，憲宗萬貴妃父也，歷官錦衣衛指揮使。貴頗謹飭，每受賜，輒憂形於色曰："吾起掾史，編尺伍，蒙天子恩，備戚屬，子姓皆得官。福過災生，未知所終矣。"時貴妃方擅寵，貴子喜爲指揮使，與弟通、達等并驕横。貴每見諸子屑越賜物，輒戒曰："官所賜，皆著籍。他日復宣索，汝曹將重得罪。"諸子笑以爲迂。成化十年卒，賻贈祭葬有加。

萬貴，是憲宗萬貴妃的父親，官至錦衣衛指揮使。萬貴爲人非常謹慎小心，每受賞賜，總是憂形於色道："我是小吏出身，是小老百姓，蒙天子恩澤，位列國戚，子弟都得到官職。幸福之後便有災禍發生，不知最終是什麼結果呢。"其時貴妃正獨得皇帝寵愛，萬貴之子萬喜爲指揮使，與其弟萬通、萬達等都驕横。萬貴每當見到兒子們不愛惜賞賜的物品，就告誡説："官家所賞賜的，都要記録在册。今後又來索還，你們會受重罰。"兒子們都嘲笑他迂腐。成化十年萬貴去世，從優賞賜錢財賜以祭葬。

十四年進喜都指揮同知，通指揮使，達指揮僉事。通少貧賤，業賈。既驟貴，益貪黷無厭，造奇巧邀利。中官韋興、梁芳等復爲左右，每進一物，輒出内庫償，輦金錢絡繹不絶。通妻王出入宫掖，大學士萬安附通爲同宗，婢僕朝夕至王所，謁起居。妖人李孜省輩皆緣喜進，朝野苦之。通死，帝眷萬氏不已，遷喜都督同知，

成化十四年升萬喜爲都指揮同知，萬通爲指揮使，萬達爲指揮僉事。萬通少年貧賤，經商爲生。驟然富貴之後，更加貪得無厭，營造奇異淫巧之物以獲利。宦官韋興、梁芳等又做他的幫手，每進獻一種物品，便用皇宫内庫錢財抵償，運送金錢絡繹不絶。萬通之妻王氏出入後宫，大學士萬安依附萬通以同宗相認，奴婢早晚都到王氏房中，問候起居。妖人李孜省等都靠逢迎萬喜進身，官民都爲他們所苦。萬通死後，皇帝仍寵

達指揮同知。通庶子方二歲，養子方四歲，俱授官。憲宗崩，言官劾其罪狀。孝宗乃奪喜等官，而盡追封誥及内帑賜物，如貴言。

愛萬氏不已，升萬喜爲都督同知，萬達爲指揮同知。萬通妾生子剛兩歲，養子剛四歲，都授予官職。憲宗去世，言官彈劾萬氏罪狀。孝宗便罷免萬喜等人官職，而將封誥及内庫錢財、賞賜物品全部追回，正如萬貴所説的那樣。

邵喜

邵喜，昌化人，世宗大母邵太后弟也。世宗立，封喜昌化伯，明年卒。子蕙嗣，嘉靖六年卒，無子，族人爭嗣。初，太后入宫時，父林早歿。太后弟四人：宗、安、宣、喜。宗、宣無後，及蕙卒，帝令蕙弟萱嗣。蕙侄錦衣指揮輔、千户茂言，萱非嫡派，不當襲，蕙母爭之，議久不决。大學士張璁等言："邵氏子孫已絶，今其爭者皆旁枝，不宜嗣。"時帝必欲爲喜立後，乃以喜兄安之孫杰爲昌化伯。明年，《明倫大典》成，命武定侯郭勛頒賜戚畹，弗及杰。杰自請之，帝詰勛。勛怒，録邵氏爭襲章奏，訐杰實他姓，請覆勘，帝不聽。會給事中陸粲論大學士桂萼受杰賂，使奴隸冒封爵。帝怒，下粲獄，而盡革外戚封，杰亦奪襲。

邵喜，昌化人，是世宗祖母邵太后之弟。世宗登位，封邵喜爲昌化伯，第二年去世。其子邵蕙襲爵，嘉靖六年去世，没有兒子，同族人争着承襲爵位。先前，太后入宫時，其父邵林早已去世。太后有弟四人：邵宗、邵安、邵宣、邵喜。邵宗、邵宣都無子孫，到邵蕙去世，皇帝命令邵蕙之弟邵萱繼承。邵蕙之侄錦衣衛指揮邵輔、千户邵茂聲稱，邵萱不是嫡派子弟，不應襲爵，邵蕙之母争辯，争論很長時間不能决定。大學士張璁等認爲："邵氏子孫已經斷絶，現在争着承襲的都是旁支，不應繼承。"當時皇帝一定要爲邵喜立後，便决定以邵喜之兄邵安之孫邵杰爲昌化伯。第二年，《明倫大典》修成，令武定侯郭勛向外戚賜書，没有給邵杰。邵杰自己去要，皇帝責問郭勛。郭勛發怒，摘録邵家衆人争相襲爵的奏章，攻擊邵杰其實不姓邵，請求重行核查，皇帝未聽從。正巧給事中陸粲彈劾大學士桂萼接受邵杰賄賂，讓奴隸假冒封爵。皇帝發怒，將陸粲關入監獄，而將外戚封爵全部革去，邵杰也被剥奪世襲。

張巒　張鶴齡　張延齡

張巒，敬皇后父也。弘治四年封壽寧伯。立皇太子，進爲侯。卒贈昌國公，子鶴齡嗣侯。十六年，其弟延齡亦由建昌伯進爵侯。巒起諸生，雖貴盛，能敬禮士大夫。

鶴齡兄弟并驕肆，縱家奴奪民田廬，篡獄囚，數犯法。帝遣侍郎屠勳、太監蕭敬按得實，坐奴如律。敬復命，皇后怒，帝亦佯怒。已而召敬曰："汝言是也。"賜之金。給事中吴世忠、主事李夢陽皆以劾延齡幾得罪。他日，帝游南宫，鶴齡兄弟入

張巒，是敬皇后之父。弘治四年封壽寧伯。立皇太子，進封侯爵。死後追贈爲昌國公，其子鶴齡承襲侯爵。弘治十六年，其弟延齡也由建昌伯進封侯爵。張巒是秀才出身，雖然富貴了，能够尊敬禮遇士大夫。

鶴齡兄弟都驕横放肆，縱使家奴强奪百姓田地房舍，劫走獄中囚犯，多次犯法。皇帝派侍郎屠勳、太監蕭敬審理屬實，依法處置家奴。蕭敬回來報告，皇后發怒，皇帝也假裝生氣。之後召見蕭敬説："你説的是對的。"賜給銀兩。給事中吴世忠、主事李夢陽都因彈劾延齡幾乎被治罪。有一天，皇帝到南宫游玩，鶴齡兄弟入宫奉侍。

侍。酒半，皇后、皇太子及鶴齡母金夫人起更衣，因出游覽。帝獨召鶴齡語，左右莫得聞，遥見鶴齡免冠首觸地，自是稍斂迹。正德中，鶴齡進太傅。世宗入繼，鶴齡以定策功，進封昌國公。時敬皇后已改稱皇伯母昭聖皇太后矣。帝以太后抑其母蔣太后故，銜張氏。嘉靖十二年，延齡有罪下獄，坐死，并革鶴齡爵，謫南京錦衣衛指揮同知，太后爲請不得。

酒宴過半，皇后、皇太子及鶴齡之母金夫人起身更衣，又出去游覽。皇帝召鶴齡一人談話，侍從聽不到説些什麽，遠遠看見鶴齡脱帽以頭觸地。從此行迹稍微收斂。正德年間，鶴齡進升太傅。世宗入宫繼位，鶴齡以決策有功，進封昌國公。當時敬皇后已改稱皇伯母昭聖皇太后了。皇帝因太后壓制其母蔣太后的緣故，懷恨張氏。嘉靖十二年，延齡有罪入獄，被判死罪，連同鶴齡爵位也被革去，貶謫爲南京錦衣衛指揮同知，太后爲他説情也不成功。

初，正德時，日者曹祖告其子鼎爲延齡奴，與延齡謀不軌。武宗下之獄，將集群臣廷鞫之，祖仰藥死。時頗以祖暴死疑延齡，而獄無左證，遂解。指揮司聰者，爲延齡行錢，負其五百金。索之急，遂與天文生董杲子至謀訐祖前所首事，脅延齡賄。延齡執聰幽殺之，令聰子昇焚其尸，而折所負券。昇噤不敢言，常憤詈至。至慮事發，乃摭聰前奏上之。下刑部，逮延齡及諸奴雜治。延齡嘗買没官第宅，造園池，僭侈逾制。又以私憾殺婢及僧，事并發覺。刑部治延齡謀不軌，無驗，而違制殺人皆實，遂論死。

先前，在正德年間，以占候卜筮爲業的曹祖告發其子曹鼎是延齡家奴，與延齡圖謀造反。武宗將他關入監獄，準備會集百官公開審訊，曹祖服毒而死。當時人們很因爲曹祖突然死去而懷疑延齡，然而案情無人作證，因此作罷。指揮司聰，爲延齡放債，欠他五百兩銀子。延齡追索很急，司聰便與天文生董杲之子董至合謀揭發曹祖先前檢舉的事，以迫使延齡出錢。延齡將司聰捉住秘密殺死，令司聰之子司昇將尸體焚燒，而以此抵折所欠款項。司昇恐懼不敢聲張，經常忿忿責駡董至。董至怕事情發作，便收集司聰先前的奏章呈上朝廷。皇帝交給刑部，逮捕延齡及家奴們一并審訊。延齡曾購買没收入官的宅第，營造園林池塘，極其奢侈逾越制度。又因私怨而殺死婢女及和尚，這些事都被發現。刑部審理延齡圖謀造反，没有證據，而違反制度殺人都屬實，因而判死罪。

繫獄四年，獄囚劉東山發延齡手書訕上，東山得免戍，又陰構奸人劉琦誣延齡盗官禁内帑，所告連數十百人。明年，奸人班期、于雲鶴又告延齡兄弟挾左道祝詛，辭及太后。鶴齡自南京赴逮，瘐死，期、雲鶴亦坐誣謫戍。又明年，東山以射父亡命，爲御史陳讓所捕獲，復誣告延齡并構讓及遂安伯陳鏸等數十人，冀以悦上意而脱己罪。奏入，下錦衣衛窮治，讓獄中上疏言：“東山扇結奸黨，圖危宫禁。陛下有帝堯既睦之德，而東

在獄中關了四年，囚犯劉東山檢舉延齡寫文章誹謗皇上，東山得以免予流放，又暗中挑唆奸人劉琦誣陷延齡偷盗皇宫内庫銀兩，所告發的牽連近百人。第二年，奸人班期、于雲鶴又告發延齡兄弟用邪道祝詛之術，涉及太后。鶴齡從南京被押到京師，死於獄中，班期、于雲鶴也因誣陷罪而被充軍。第二年，東山因用箭射父而逃亡，被御史陳讓捕獲，又誣告延齡并陷害陳讓及遂安伯陳鏸等數十人，想以此取悦皇帝而開脱自己的罪責。奏章送上後，交給錦衣衛徹底追究，陳讓從獄中上疏説：“東山煽惑結納奸黨，圖謀爲害宫禁。陛下有堯帝和睦親族的德行，而東山却

山敢爲陛下言漢武巫蠱之禍。陛下有帝舜底豫之孝，而東山敢導陛下以暴秦遷母之謀。離間骨肉，背逆不道，義不可赦。”疏奏，帝頗悟。指揮王佐典其獄，鈎得東山情，奏之。乃械死東山，赦讓、鏸等，而延齡長繫如故。太后崩之五年，延齡斬西市。

敢爲陛下談論漢武帝時巫蠱之禍。陛下有舜帝使親長歡悦的孝心，而東山竟敢誘導陛下做凶暴的秦王遷徙母親的打算。離間皇上骨肉親情，做出悖逆不道的事，這是不可饒恕的。”奏摺遞上，皇帝大爲省悟。指揮王佐審理此案，盤問出東山實情，奏報皇帝。因而以鎖枷處死東山，赦免陳讓、陳鏸等人，而延齡照舊長期監禁。太后去世的第五年，延齡在西市被斬首。

夏儒

夏儒，毅皇后父也。正德二年以后父封慶陽伯。爲人長厚，父瑄疾，三年不去左右。既貴，服食如布衣時，見者不知爲外戚也。十年以壽終，子臣嗣伯。嘉靖八年罷襲。

夏儒，是毅皇后之父。正德二年因是皇后的父親封爲慶陽伯。爲人忠厚，其父夏瑄患病，三年不離身邊。顯貴後，衣飾飲食仍像平民時一樣，見到的人不知道他是外戚。正德十年去世，其子夏臣承襲伯爵。嘉靖八年停止世襲。

陳萬言

陳萬言，肅皇后父也，大名人，起家諸生。嘉靖元年授鴻臚卿，改都督同知，賜第黄華坊。明年詔復營第於西安門外，費帑金數十萬。工部尚書趙璜以西安門近大内，治第毋過高。帝怒，逮營繕郎翟璘下獄。言官余瓚等諫，不省。尋封萬言泰和伯，子紹祖授尚寶司丞。

又明年，萬言乞武清、東安地各千頃爲莊田，詔户部勘閑地給之。給事中張漢卿言：“萬言拔迹儒素，聯婚天室，當躬自檢飭，爲戚里倡，而僭冒陳乞，違越法度。去歲深冬冱雪，急起大第，徒役疲勞，怨咨載道。方今災沴相繼，江、淮餓死之人，掘穴掩埋，動以萬計。萬言曾不動念，益請莊田。小民一廛一畝，終歲力作，猶不足於食，若又割而畀之貴戚，欲無流亡，不可得也。伏望割恩以義，杜漸以法，一切裁抑，令保延爵禄。”帝竟以八百頃給之。巡撫劉麟、御史任洛復言不宜奪民地，弗聽。七年，皇后崩，萬言亦絀。十四年卒，子不得嗣封。

陳萬言，是肅皇后之父，大名人，秀才出身。嘉靖元年授職鴻臚卿，改任都督同知，賜予黄華坊宅第。第二年皇帝下詔又在西安門外新建住宅，花費公款數十萬兩。工部尚書趙璜提出西安門靠近皇宫，修築住宅不能太高。皇帝發怒，將營繕司郎中翟璘逮捕入獄。言官余瓚等規勸，也不聽。不久封萬言爲泰和伯，其子紹祖授職尚寶司丞。

第三年，萬言討取武清、東安各千頃土地爲莊田，皇帝令户部勘察閑地給他。給事中張漢卿上疏説：“萬言起家寒儒，與皇室聯姻，應當檢點守法，作外戚的表率，却逾分冒昧求索土地，違犯制度。去年深冬天寒雪大，急於修築大宅，夫役疲勞，怨聲載道。眼下災荒不斷，江、淮一帶餓死的人，挖坑掩埋，經常是數以萬計。萬言對此毫不動心，反而請求給予莊田。普通百姓衹有很少土地，終年辛勤勞作，還不够維持生活，倘若又加以割占而給予外戚，想使百姓不流亡，是不可能的。希望陛下本着大義割捨恩澤，依據法律杜絶小惡，減少拒絶一切請求，使他的爵位俸禄能够保全延續。”皇帝仍給了他八百頃地。巡撫劉麟、御史任洛又上疏説不應奪取百姓土地，都不聽從。嘉靖七年，皇后去世，萬言也被貶黜。嘉靖十四年去世，其子未能承襲封爵。

方鋭

方鋭，世宗孝烈皇后父也，應天人。后初爲九嬪，鋭授錦衣正千户。嘉靖十三年，張后廢，后由妃册爲皇后，遷鋭都指揮使。扈蹕南巡，道拜左都督。既封安平伯，尋進封侯。卒，子承裕嗣。隆慶元年用主事郭諫臣言，罷襲。

方鋭，是世宗孝烈皇后的父親，應天人。皇后初爲九嬪時，方鋭授職錦衣衛正千户。嘉靖十三年，張皇后被廢，方氏由妃子册封爲皇后，升方鋭爲都指揮使。隨從皇帝南巡，於途中任爲左都督。其後封爲安平伯，不久進封侯爵。去世後，其子承裕襲爵。隆慶元年朝廷采納主事郭諫臣建議，停止襲爵。

陳景行

陳景行，穆宗繼后陳皇后父也。先世建昌人，高祖政以軍功世襲百户，調通州右衛，遂家焉。景行故將門，獨嗜學，弱冠試諸生高等。穆宗居裕邸，選其女爲妃，授景行錦衣千户。隆慶元年封固安伯。景行素恭敬，每遇遣祀、册封諸典禮，必齋戒將事。家居，誡諸子以退讓。萬曆中卒，太后、帝及中宫、潞王、公主賻贈優厚，人皆榮之。

子昌言、嘉言、善言、名言，皆官錦衣。昌言先景行卒，其子承恩引李文全例，請襲祖封。帝曰："承恩，孫，文全，子也，不可比。"以都督同知授之。

陳景行，是穆宗繼后陳皇后的父親。先世是建昌人，高祖陳政因軍功封世襲百户，調至通州右衛，便在那裏定居。景行原是軍人子弟，偏愛讀書，二十歲時考秀才列於高等。穆宗還是裕王的時候，選他女兒爲王妃，授予景行錦衣衛千户。隆慶元年封固安伯。景行一向恭敬，每逢奉派祭祀、册封等典禮，必定事先齋戒。平日在家，總以退讓告誡兒子們。萬曆年間去世，太后、皇帝及皇后、潞王、公主贈送了大量錢物助葬，世人都認爲他榮耀。

其子昌言、嘉言、善言、名言，都在錦衣衛任職。昌言先於景行去世，其子承恩援引李文全前例，請求承襲祖父封爵。皇帝説："承恩是孫子，文全是兒子，不可比擬。"授予都督同知職。

李偉

李偉，字世奇，漷縣人，神宗生母李太后父也。兒時嬉里中，有羽士過之，驚語人曰："此兒骨相，當位極人臣。"嘉靖中，偉夢空中五色彩輦，旌幢鼓吹導之下寢所，已而生太后。避警，携家入京師。居久之，太后入裕邸，生神宗。隆慶改元，立皇太子，授偉都督同知。神宗立，封武清伯，再進武清侯。太后能約束其家，偉嘗有過，太后召入宫切責之，不以父故骫祖宗法。以是，偉益小心畏慎，有賢聲。萬曆十一年卒，贈安國公，謚莊簡。

李偉，字世奇，漷縣人，是神宗生母李太后的父親。小時在街巷玩耍，有道士從旁經過，吃驚地告訴别人説："這孩子的骨相，是要位居百官之首的。"嘉靖年間，李偉夢見空中有五色彩車，在旌旗鼓樂的引導下降落於寢室，很快太后便出生。因逃避戰事，李偉携帶全家遷入京師。住了很久，太后進入裕王府邸，生了神宗。裕王繼帝位改元隆慶，立神宗爲皇太子，授李偉都督同知職。神宗繼位，封爲武清伯，又進爵武清侯。太后能約束自己家人，李偉曾有過錯，太后將他召入宫中嚴厲責備，并不因是自己的父親而違犯祖宗法令。因此，李偉更加小心謹慎，有賢德的名聲。萬曆十一年去世，追贈爲安國公，謚號莊簡。

子文全嗣侯，卒，子銘誠嗣。天啓末，銘誠頌魏忠賢功德，建祠名鴻勛。莊烈帝定逆案，銘誠幸獲免。久之，大學士薛國觀請勒勛戚助軍餉。時銘誠已卒，子國瑞當嗣爵，其庶兄國臣與争産，言父遺貲四十萬，願輸以佐軍興。帝初不允，至是詔借餉如國臣言，國瑞不能應。帝怒，奪國瑞爵，遂悸死，有司復繫其家人。國瑞女字嘉定伯周奎孫，奎請於莊烈后，后曰："但迎女，秋毫無所取可也。"諸戚畹人人自危。會皇五子疾亟，李太后憑而言。帝懼，悉還李氏産，復武清爵，而皇五子竟殤。或云中人構乳媪，教皇五子言之也。未幾，國觀遂以事誅。

其子文全承襲侯爵，去世後，其子銘誠繼承。天啓末年，銘誠稱頌魏忠賢功德，修建名爲鴻勛的生祠。莊烈帝核定魏忠賢逆案，銘誠僥幸獲免。過了很久，大學士薛國觀請求勒令勛臣外戚資助軍餉。其時銘誠已去世，其子國瑞應該繼承爵位，他的庶兄國臣與之争奪財産，聲稱父親有遺産四十萬，情願捐獻以供軍用。皇帝起初未同意，至此下詔按國臣所説數目借用軍餉，國瑞無法應命。皇帝發怒，剥奪國瑞爵位，國瑞因而受驚死去，官府又拘押其家屬。國瑞的女兒已與嘉定伯周奎的孫子訂婚，周奎向莊烈后懇求，皇后説："祇迎娶女孩，其餘一點也不拿就可以了。"外戚們人人自危。恰逢皇五子病危，李太后鬼魂附皇子身體勸説。皇帝恐懼，將李氏家産全部發還，恢復武清侯封爵，而皇五子終究死亡。有人説是内監勾通乳母，教皇五子説這話的。不久，國觀因犯罪被處死。

王偉

王偉，神宗顯皇后父也。萬曆五年授都督。尋封永年伯。帝欲加恩偉子棟及其弟俊，閣臣請俱授錦衣正千户。帝曰："正德時，皇親夏助等俱授錦衣指揮使，世襲，今何薄也?"大學士張居正等言："正德時例，世宗悉已釐革，請授棟錦衣衛指揮僉事，俊千户，如前議。"帝意未慊，居正固奏，乃止。偉卒，傳子棟及曾孫明輔，襲伯如制。

王偉，神宗顯皇后的父親。萬曆五年授職都督。不久封爲永年伯。皇帝想對王偉之子王棟及其弟王俊施以恩澤，内閣大臣都請求授予錦衣衛正千户。皇帝説："正德年間，皇親夏助等都被授予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現在爲何這樣菲薄?"大學士張居正等人説："正德年間舊例，世宗都已廢除，請授予王棟錦衣衛指揮僉事，王俊千户，按前議辦。"皇帝不滿意，居正堅持，纔作罷。王偉去世，傳位其子王棟及曾孫明輔，按規定承襲伯爵。

鄭承憲　鄭國泰

鄭承憲，神宗鄭貴妃父也。貴妃有寵，鄭氏父子、宗族并驕恣，帝悉不問。承憲累官至都督同知，卒。子國泰請襲，帝命授都指揮使。給事中張希皋言："指揮使下都督一等，不宜授任子。妃家蒙恩如是，何以優后家。"不報。

是時，廷臣疑貴妃謀奪嫡，群以爲言。國泰不自安，上疏請立太子，其從子承恩亦言儲位不宜久虚。大學

鄭承憲，是神宗鄭貴妃的父親。貴妃受到皇帝寵愛，鄭氏父子、族人都驕横不法，皇帝概不過問。承憲幾經遷升官至都督同知，去世。其子國泰請求承襲職位，皇帝下令授予他都指揮使。給事中張希皋上疏説："指揮使比都督低一級，不應授予任官的兒子。皇妃家人如此承受皇上恩澤，用什麽來優待皇后家呢。"没有結果。

這時，朝中大臣懷疑貴妃圖謀篡奪太子之位，大家都這樣説。國泰自感不安，上疏請求皇帝立太子，其侄承恩也上疏説儲君位置不宜長時

士沈一貫左右於帝，弗聽。詔奪國泰俸，而斥承恩爲民，然言者終不息。

萬曆二十六年，承恩復上疏劾給事中戴士衡、知縣樊玉衡，妄造《憂危竑議》，離間骨肉，污衊皇貴妃。帝怒。《憂危竑議》者，不知誰所作，中言侍郎呂坤構通宮掖，將與國泰等擁戴福王。而士衡前嘗論坤與承恩相結，玉衡方抗言貴妃沮立太子，疏并留中，故承恩指兩人。帝怒，士衡、玉衡皆永戍。廷臣益忿鄭氏。久之，皇太子立。

四十三年，男子張差持梃入東宮，被擒。言者皆言國泰謀刺皇太子。主事王之寀鞫差，差指貴妃宮監。主事陸大受、給事中何士晋遂直攻國泰。帝以貴妃故，不欲竟事，詳之寀等傳。國泰官左都督，病死，子養性襲職。天啓初，光禄少卿高攀龍、御史陳必謙追論其罪，且言養性結白蓮賊將爲亂。詔勒養性出京師，隨便居住。魏忠賢用事，宥還。

王昇

王昇，熹宗生母孝和太后弟也。父鉞。天啓元年封昇新城伯。尋以皇子生，進侯。卒，子國興嗣。崇禎十七年，京師陷，被殺。

劉文炳 劉文燿

劉文炳，字淇筠，宛平人。祖應元，娶徐氏，生女，入宮，即莊烈帝生母孝純皇太后也。應元早卒，帝即位，封太后弟效祖新樂伯，即文炳父也。崇禎八年卒，文炳嗣。是年，文炳大母徐年七十，賜寶鈔、白金、文綺。帝謂内侍曰："太夫人年老，猶聰明善飯，使太后在，不知若何稱壽也。"因愴然泣下。九年進文炳爲新樂侯，其祖、父世贈爵如之。

間空缺。大學士沈一貫操縱皇帝，不予理睬。下詔剥奪國泰俸禄，貶斥承恩爲平民，但談論此事的人一直不斷。

萬曆二十六年，承恩又上疏彈劾給事中戴士衡、知縣樊玉衡，胡亂編造《憂危竑議》，離間骨肉，污衊皇貴妃。皇帝發怒。《憂危竑議》一文，不知是什麽人寫的，其中説侍郎呂坤與後宮勾結，將與國泰等人擁戴福王爲太子。而士衡先前曾彈劾呂坤與承恩相互勾結，玉衡剛剛指責貴妃阻止立太子，奏疏都被留在宮中不下發，所以承恩指控他兩人。皇帝發怒，士衡、玉衡都永遠充軍。朝臣更加憎恨鄭氏。過了很久，皇太子確立。

萬曆四十三年，男子張差持棍闖入東宮，被擒獲。議論此事的人都認爲是國泰圖謀刺殺皇太子。主事王之寀審訊張差，張差供認是貴妃宮中宦官指使。主事陸大受、給事中何士晋便直接彈劾國泰。皇帝因貴妃緣故，不願追查到底，詳情見之寀等人傳中。國泰任左都督，病死，其子養性承襲職位。天啓初年，光禄少卿高攀龍、御史陳必謙追彈鄭氏罪行，并説養性串通白蓮教盜賊將要造反。皇帝下詔勒令養性離開京師，隨便居住。魏忠賢當權，赦免回京師。

王昇，熹宗生母孝和太后之弟。其父王鉞。天啓元年封王昇爲新城伯。不久因皇子出生，進封侯爵。去世後，其子國興承襲封爵。崇禎十七年，京師陷落，國興被殺。

劉文炳，字淇筠，宛平人。其祖父應元，娶徐氏爲妻，生一女兒，被選入宮中，就是莊烈帝生母孝純皇太后。應元早年去世，莊烈帝即皇帝位，封太后之弟效祖爲新樂伯，即文炳的父親。崇禎八年效祖去世，文炳承襲封爵。同年，文炳祖母徐氏七十歲，皇帝賜以寶鈔、白銀、錦緞。皇帝對身邊宦官説："太夫人年紀已老，仍耳聰目明胃口很好，若是太后還活着，不知會怎樣給她祝壽呢。"説着便悲痛落淚。崇禎九年進封文炳爲新樂侯，對其祖、父也追贈這一爵位。

十三年，宮中奉太后像，或曰未肖。帝不懌，遣司禮監太監王裕民同武英殿中書至文炳第，敕徐口授，繪像以進，左右咸驚曰："肖。"帝大喜，命卜日具鹵簿，帝俯伏歸極門，迎入，安奉奉慈殿，朝夕上食如生。因追贈應元瀛國公，封徐氏瀛國太夫人，文炳晉少傅，叔繼祖，弟文燿、文照俱晉爵有差。

文炳母杜氏賢，每謂文炳等曰："吾家無功德，直以太后故，受此大恩，當盡忠報天子。"帝遣文炳視鳳陽祖陵，密諭有大事上聞。文炳歸，奏史可法、張國維忠正有方略，宜久任，必能滅賊，後兩人果殉國難。文炳謹厚不妄交，獨與宛平太學生申湛然、布衣黃尼麓及駙馬都尉鞏永固善。時天下多故，流賊勢益張，文炳與尼麓等講明忠義，爲守禦計。及李自成據三秦，破榆林，將犯京師。文炳知勢不支，慷慨泣下，謂永固曰："國事至此，我與公受國恩，當以死報。"

十七年正月，帝召文炳、永固等問國事。二人請早建藩封，遣永、定二王之國。帝是之，以內帑乏，不果行。

三月初一日，賊警益急，命文武勛戚分守京城。繼祖守皇城東安門，文燿守永定門，永固守崇文門。文炳以繼祖、文燿皆守城，故未有職事。十六日，賊攻西直門，勢益急。尼麓踉蹌至，謂文炳曰："城將陷，君宜自爲計。"文炳母杜氏聞之，即命侍婢簡笥緣於樓上，作七八繯，命家僮積薪樓下，隨遣老僕鄭平迎李氏、吳氏二女歸，曰："吾母女同死此。"又念瀛國太夫人年篤老，不可俱燼，因與文炳計，匿之申湛然家。

崇禎十三年，宮中供奉太后的畫像，有人說不像太后。皇帝不高興，派司禮監太監王裕民偕同武英殿中書到文炳宅中，令徐氏口述太后形容，繪製畫像獻上，侍從都驚訝道："像太后。"皇帝大喜，令選擇吉日陳列儀仗，皇帝在歸極門跪下，迎接畫像入宮，供奉在奉慈殿，早晚獻上膳食仿佛太后還活着。因而追贈應元爲瀛國公，封徐氏爲瀛國太夫人，文炳升少傅，其叔繼祖，其弟文燿、文照都封以不同爵位。

文炳之母杜氏賢德，常對文炳等人說："我們家没有功績德行，完全因太后緣故，蒙受這樣大的恩典，應當竭盡忠心以報答皇帝。"皇帝派文炳視察鳳陽皇陵，密令他有大事可以上奏。文炳歸來，奏報史可法、張國維忠心正直有謀略，應長期任職，必能消滅賊寇，其後這兩人果然爲國而死。文炳謹慎淳樸不隨便與人結交，惟獨與宛平人太學生申湛然、平民黃尼麓及駙馬都尉鞏永固交往密切。當時天下多難，流賊勢力日益强大，文炳與尼麓等人表明忠義，準備防守計策。到李自成占據陝西，攻破榆林，準備進犯京師。文炳知道局面已不能支持，嘆息落淚，對永固說："國家大事到了這種地步，我與您身受國家恩典，衹有以死爲報。"

崇禎十七年正月，皇帝召見文炳、永固等人詢問國事。二人請求早日建立藩國，派永、定兩位親王前往封地。皇帝同意，但因皇宮内庫無錢，不能實行。

三月初一，賊情警報越來越急，皇帝令文武官員勛臣外戚分守京城。繼祖守衛皇城的東安門，文燿守永定門，永固守崇文門。文炳因繼祖、文燿都在守城，所以没有任務。十六日，流賊攻西直門，形勢越來越危急。尼麓踉踉蹌蹌到來，對文炳說："城就要陷落，你該爲自己打算了。"文炳之母杜氏得知後，即令侍女揀選捆箱的絲帶放在樓上，做成七八個繯套，令家僕在樓下堆積柴禾，隨即派老僕鄭平接回嫁到李、吳兩家的女兒，說："我們母女一同死在這裏。"又想到瀛國太夫人年紀老邁，不能一起燒死，便與文炳商量，將她藏在申湛然家中。

十八日，帝遣内使密召文炳、永固。文炳歸白母曰："有詔召兒，兒不能事母。"母拊文炳背曰："太夫人既得所，我與若妻妹死耳，復何憾。"文炳偕永固謁帝，時外城已陷。帝曰："二卿所糾家丁，能巷戰否?"文炳以衆寡不敵對，帝愕然。永固奏曰："臣等已積薪第中，當闔門焚死，以報皇上。"帝曰："朕志决矣。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兩人皆涕泣誓效死，出馳至崇文門。須臾賊大至，永固射賊，文炳助之，殺數十人，各馳歸第。

十九日，文照方侍母飯，家人急入曰："城陷矣!"文照碗脱地，直視母。母遽起登樓，文照及二女從之，文炳妻王氏亦登樓。懸孝純皇太后像，母率衆哭拜，各縊死。文照入繯墮，拊母背連呼曰："兒不能死矣，從母命，留侍太夫人。"遂逃去。家人共焚樓。文炳歸，火烈不得入，入後園，適湛然、尼麓至，曰："鞏都尉已焚府第，自刎矣。"文炳曰："諾。"將投井，忽止曰："戎服也，不可見皇帝。"湛然脱己幘冠之，遂投井死。繼祖歸，亦投井死。繼祖妻左氏見大宅火，亟登樓自焚，妾董氏、李氏亦焚死。初，文燿見外城破，突出至渾河，聞内城破，復入，見第焚，大哭曰："文燿未死，以君與母在。今至此，何生爲!"遂覓文炳死所，大書版井旁曰"左都督劉文燿同兄文炳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闔門死者四十二人。

是時，惠安伯張慶臻集妻子同焚死。新城侯王國興亦焚死。宣城伯衛時春懷鐵券，闔門赴井死。與永固射賊楊光陛者，駙馬都尉子也，

十八日，皇帝派宦官秘密召見文炳、永固。文炳回房禀告母親説："有詔書召兒子，兒子不能服侍母親了。"母親撫摸文炳脊背説："太夫人既已有安身之處，我和你妻子妹妹不過一死罷了，還有什麽遺憾呢?"文炳偕同永固進見皇帝，其時外城已經陷落。皇帝説："你們兩位所招集的家丁，能够巷戰嗎?"文炳回答説寡不敵衆，皇帝很驚訝。永固對皇帝説："我們已經在家裏堆積柴薪，一定全家自焚，以此報答皇上。"皇帝道："朕决心已定。我不能保有國家，我能爲國家而死。"兩人都痛哭流涕發誓以死效忠，出宫騎馬趕到崇文門。不久大批流賊來到，永固以箭射賊，文炳也參加戰鬥，殺死數十人，各自騎馬回家。

十九日，文照正服侍母親吃飯，家人急忙入房説："城已陷落了!"文照的飯碗脱手落地，瞪眼看着母親。母親立即起身上樓，文照及兩個女兒跟隨，文炳之妻王氏也上樓。挂起孝純皇太后畫像，母親領大家哭泣下拜，各自上吊。文照套上絲繯又摔在地上，撫摸母親後背連聲呼道："兒子不能死了，遵從母親命令，留下來服侍太夫人。"便逃走。家人一同放火燒樓。文炳回家，火勢猛烈進不去，進入後園，正逢湛然、尼麓來到，説："鞏都尉已經焚燒府第，自刎了。"文炳説："知道了。"將要投井，忽然停住説："我穿的是軍服，不能去見皇帝。"湛然脱下自己頭巾給他戴上，就投井死。繼祖回來，也投井死。繼祖之妻左氏見大宅起火，急忙登樓自焚，妾董氏、李氏也自焚死。起初，文燿見外城被攻破，突圍而出到渾河，得知内城被攻破，又回到城裏，見住宅焚毁，大哭道："文燿不死，是因爲你和母親還活着。今已如此，我活着有什麽用!"於是找到文炳死的地方，在井旁木板上用大字寫道"左都督劉文燿同兄文炳爲報國而死之處"，也投井死，一家死了四十二人。

當時，惠安伯張慶臻集合妻子兒女一同自焚。新城侯王國興也自焚死。宣城伯衛時春懷藏鐵券，全家投井死。與永固一起箭射流賊的楊光陛，是駙馬都尉的兒子，披甲乘馬左突右射，

被甲馳突左右射，與永固相失，矢盡，投觀象臺下井中死。而湛然以匿瀛國爲賊所拷掠，終不言，體糜爛以死。福王時，謚文炳忠壯，文燿忠果。

與永固失散，箭用盡，投入觀象臺下井中而死。而湛然因藏匿瀛國太夫人被流賊拷打，始終不說，身體糜爛而死。福王稱帝後，賜予文炳謚號忠壯，文燿忠果。

張國紀

張國紀，祥符人，熹宗張皇后父也。天啓初，封太康伯。魏忠賢與客氏忌皇后，因謀陷國紀，使其黨劉志選、梁夢環先後劾國紀謀占宫婢韋氏，矯中宫旨鬻獄。忠賢將從中究其事，以撼后。大學士李國楷曰："君后，猶父母也，安有勸父構母者?"國紀始放歸故郡，忠賢猶欲掎之，莊烈帝立，乃得免。崇禎末，以輸餉進爵爲侯，旋死於賊。

張國紀，祥符人，是熹宗張皇后的父親。天啓初年，封爲太康伯。魏忠賢與客氏畏懼皇后，因而謀劃陷害國紀，指使其黨羽劉志選、梁夢環先後彈劾國紀圖謀霸占宫女韋氏，假傳皇后旨意行賄斷案。忠賢要乘此追究，以此危害皇后。大學士李國楷說："皇帝和皇后，如同父母，豈有勸父親去害母親的?"國紀這纔被放回故鄉，忠賢還想害他，壯烈帝繼位，纔得以免禍。崇禎末年，靠捐納軍餉進封侯爵，不久被流賊殺死。

周奎

周奎，蘇州人，莊烈帝周皇后父也。崇禎三年封嘉定伯，賜第於蘇州之葑門。帝嘗諭奎及田貴妃父弘遇、袁貴妃父祐，宜恪遵法度，爲諸戚臣先。祐頗謹慎，惟弘遇驕縱，奎居外戚中，碌碌而已。

周奎，蘇州人，是莊烈帝周皇后的父親。崇禎三年封爲嘉定伯，賜予位於蘇州葑門的宅第。皇帝曾告誡周奎及田貴妃之父田弘遇、袁貴妃之父袁祐，要謹遵法度，作外戚的表率。袁祐非常謹慎，惟有弘遇驕橫放縱，周奎在外戚中，平庸無能而已。

李自成逼京師，帝遣内侍徐高密諭奎倡勛戚輸餉，奎堅謝無有。高憤泣曰："后父如此，國事去矣。"奎不得已奏捐萬金，且乞皇后爲助。及自成陷京師，掠其家得金數萬計，人以是笑奎之愚云。

李自成逼近京師，皇帝派宦官徐高秘密告知周奎倡導勛臣外戚捐納軍餉，周奎堅持推托說没有錢。徐高憤然哭泣道："連皇后的父親都這個樣子，國家完了。"周奎不得已上奏捐助一萬兩銀子，還請求皇后給予資助。等到李自成攻陷京師，從他家中搶得白銀數萬兩，人們因此嘲笑周奎的愚蠢。

明史卷三百一

列傳第一百八十九

列女(一)

婦人之行，不出於閨門，故《詩》載《關雎》、《葛覃》、《桃夭》、《芣苢》，皆處常履順，貞静和平，而内行之修，王化之行，具可考見。其變者，《行露》、《柏舟》，一二見而已。劉向傳列女，取行事可爲鑒戒，不存一操。范氏宗之，亦采才行高秀者，非獨貴節烈也。魏、隋而降，史家乃多取患難顛沛，殺身殉義之事。蓋挽近之情，忽庸行而尚奇激，國制所褒，志乘所録，與夫里巷所稱道，流俗所震駭，胥以至奇至苦爲難能。而文人墨客往往借俶儻非常之行，以發其偉麗激越跌宕可喜之思，故其傳尤遠，而其事尤著。然至性所存，倫常所係，正氣之不至於淪澌，而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載筆者宜莫之敢忽也。

婦女的行爲，不能傳出内室，所以《詩經》收録的《關雎》、《葛覃》、《桃夭》、《芣苢》等篇章中的女性，都按常規行事，節操堅貞性情淑静平和，而家庭生活操行的完美，君主德化的傳播，從中都可得到證明。其中有所變化的，如《行露》、《柏舟》，不過一兩處而已。劉向寫《列女傳》，選取可作爲他人鑒戒的事迹，不僅僅記載特定的節操。范曄按照這種體例，也采録的是行爲才智優異的女性，并不特别重視節婦烈女。魏代、隋代之後，史家纔主要選用當社會動亂身處艱難困苦的環境中，爲大義而殺身的女性的事迹。因爲近代的思想不重視正常的行爲而崇尚奇特激烈，國家制度所表彰的，地方志書所記載的，以及爲民間所稱頌，世俗所震驚的，都以極其奇特極其艱苦的行爲爲難能可貴。而文人墨客往往藉卓異不凡超出常情的行爲，來揮發他們壯烈激昂豪邁不羈的情緒，所以這些行爲流傳得特别廣，而事迹特别突出。然而有了這種非常人所能達到的行爲，倫理綱常纔能維係，剛正之氣纔能不至於淪喪，而人類因此不同於禽獸，所以寫作史傳的，是不應該忽視的。

明興，著爲規條，巡方督學歲上其事。大者賜祠祀，次亦樹坊表，烏頭綽楔，照耀井閭，乃至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貞白自砥。其著於實録及郡邑志者，不下萬餘人，雖間有以文藝顯，要之節烈爲多。嗚呼！何其盛也。豈非聲教所被，廉耻之分明，故

明朝建國，對表彰節婦烈女有明文規定，各地巡按和督學官員每年上報有關事實。情節重大的朝廷賜予建祠祭祀，其次也樹立牌坊，表彰節婦的黑色旗杆，光照於鄉里，至於偏僻地方貧民人家的女子，也能以保持貞節清白自相砥礪。帝王實録及地方志所記録的，不少於萬餘人，雖然其中也有以文采技藝而出名的，總的説來節婦烈

名節重而蹈義勇歟。

女占多數。嗚呼！爲何這樣多呵！難道不是君王的教化所及，廉耻的區别如此分明，故而注重聲名貞節爲大義而獻身麽？

今掇其尤者，或以年次，或以類從，具著於篇，視前史殆將倍之。然而姓名湮滅者，尚不可勝計，存其什一，亦足以示勸云。

現在擇取節婦烈女中特别突出的，或依年代順序，或以事迹相類，都寫在篇内，與以前歷代史傳相比多了將近一倍。然而姓名已不爲人所知的節婦烈女，尚無法計算，十分中保留一分，也足以表示鼓勵了。

月娥　劉孝婦 甄氏　諸娥　丁氏 石氏　楊氏 張氏(等)
貞女韓氏 黄善聰　姚孝女 蔡孝女 招遠孝女　盧佳娘 施氏
吴氏 畢氏　石孝女　湯慧信　義婢妙聰　徐孝女　高氏
孫義婦　梁氏　馬氏　義姑萬氏 陳氏　郭氏 幼溪女　程氏
王妙鳳 唐貴梅 張氏　楊泰奴 張氏　陳氏 秀水張氏 歐陽金貞
莊氏 唐氏　王氏 易氏　鍾氏四節婦　宣氏 孫氏　徐氏
義妾張氏　龔烈婦 江氏　范氏二女 丁美音　成氏 興安二女子
章銀兒 茅氏　招囊猛　凌氏 杜氏　義婦楊氏　史氏 林端娘
汪烈婦　賓妙善　石門丐婦　賈氏　胡氏
陳宗球妻史氏　葉氏　胡貴貞　孫氏　江氏 嚴氏

月娥

月娥，西域人，元武昌尹職馬祿丁女也。少聰慧，聽諸兄誦説經史，輒通大義。長適蕪湖葛通甫，事上撫下，一秉禮法。長姒盧率諸婦女，悉受其教。

太祖渡江之六年，僞漢兵自上游而下，盧曰："太平有城郭，且嚴兵守，可恃。"使月娥挾諸婦女往避之。未幾，寇至，城陷，月娥嘆曰："吾生詩禮家，可失節於賊邪！"抱幼女赴水死。諸婦女相從投水者九人，方盛暑，尸七日不浮，顔色如生。鄉人爲巨穴合葬之故居之南，題曰十女墓。娥弟丁鶴年，幼通經史，皆娥口授也。後通甫與盧皆死於寇。

月娥，西域人，是元代武昌尹職馬録丁之女。年幼時很聰明，聽兄長們誦讀談論經籍史書，都能懂得其中道理。長大後嫁給蕪湖人葛通甫，奉侍長輩撫育子女，完全按禮法行事。長嫂盧氏帶領家中婦女，都聽從她的教導。

太祖渡過長江的第六年，僞漢的軍隊自上游下攻，盧氏説："太平有城墻，而防守堅固，可以依靠。"讓月娥帶衆婦女前去躲避。不久，敵兵來到，城市陷落，月娥嘆息道："我生長在讀書人家，怎可喪失貞節於盜賊呢！"抱着幼女投水自殺。家中婦女有九人隨她投水，時值盛夏，尸體七天後也不上浮，看起來還像活人。同鄉人在她故居之南挖大坑將她們葬在一起，題名爲十女墓。月娥之弟丁鶴年，小時候便通曉經籍史書，都是月娥口授的。後來通甫和盧氏都被敵寇殺死。

劉孝婦　甄氏

劉孝婦，新樂韓太初妻。太初，元時爲知印。洪武初，例徙和州，挈家行。劉事姑謹，姑道病，刺血和藥以進。抵和州，夫卒，劉種蔬給姑食。越二年，姑患風疾不能起，晝夜奉湯藥，驅蚊蠅不離側。姑體腐，蛆生席間，爲嚙蛆，蛆不復生。及姑疾篤，刲肉食之，少蘇，逾月而卒，殯之舍側。欲還葬舅冢，力不能舉喪，哀號五載。太祖聞之，遣中使賜衣一襲、鈔二十錠，命有司還其喪，旌門閭，復徭役。

劉孝婦，是新樂人韓太初的妻子。太初，元代時任知印官。洪武初年，按規定遷往和州，帶全家同行。劉氏服侍婆母非常恭謹，婆母半路患病，劉氏刺破身體用血和藥給婆母服用。到達和州，丈夫去世，劉氏種菜供養婆母。過了兩年，婆母患風癱不能動彈，她晝夜侍奉湯藥，爲婆母驅趕蚊蠅不離身旁。婆母身體潰爛，席上生出蛆蟲，劉氏爲她咬掉蛆蟲，此後不再有蛆了。等到婆母病危，劉氏割自己的肉給她吃，稍稍蘇醒，一個月後去世，棺木停放屋旁。劉氏想送棺木回鄉葬在公公墳中，但没有辦喪事的能力，痛哭五年。太祖知道了，派宦官賜予衣服一套、鈔二十錠，令地方官將棺木送回安葬，在家門予以表彰，免除徭役。

同時甄氏，欒城李大妻，事姑孝。姑壽九十一卒，甄廬墓三年，旦暮悲號，亦被旌。

同時有甄氏，是欒城人李大的妻子，奉侍婆母非常孝順。婆母年至九十一歲去世，甄氏守墓三年，早晚痛哭，也被表彰。

諸娥

孝女諸娥，山陰人。父士吉，洪武初爲糧長。有黠而逋賦者，誣士吉於官，論死，二子炳、煥亦罹罪。娥方八歲，晝夜號哭，與舅陶山長走京師訴冤。時有令，冤者非卧釘板，勿與勘問。娥輾轉其上，幾斃，事乃聞，勘之，僅戍一兄而止。娥重傷卒，里人哀之，肖像配曹娥廟。

孝女諸娥，山陰人。其父士吉，洪武初年任糧長。有狡猾人拖欠賦税，向官府誣陷士吉，士吉被判死刑，兩個兒子諸炳、諸煥也獲罪。諸娥年方八歲，晝夜悲號哭泣，與舅舅陶山長趕赴京師申訴冤屈。當時有法令，伸冤者如不在釘板上躺卧，不予以調查。諸娥在釘板上翻滚，幾乎死去，冤情纔得以上聞，覆查後，僅有一個兄長被充軍。諸娥因重傷去世，家鄉人爲之悲哀，畫像配祀於曹娥廟。

丁錦孥

唐方妻，浙新昌丁氏女，名錦孥。洪武中，方爲山東僉事，坐法死，妻子當没爲官婢。有司按籍取之，監護者見丁色美，借梳掠髮，丁以梳擲地，其人取掠之，持還丁。丁罵不受，謂家人曰："此輩無禮，必辱我，非死無以全節。"肩輿過陰澤，崖峭水深，躍出赴水，衣厚不能沈，從容以手斂裙，隨流而没，年二十八，時稱其處爲夫人潭。

唐方之妻，是浙江新昌丁氏女兒，名錦孥。洪武年間，唐方任山東僉事，違法被處死，妻子兒女依法被没收入官爲婢女。地方官照户籍提人，監護者見丁氏美貌，向她借梳子梳頭髮，丁氏將梳子扔在地上，那人拾起梳髮，拿着還給丁氏。丁氏罵而不接，對僕人說："這人無禮，一定會污辱我，不死便無法保全貞節。"乘小轎經過陰澤，崖陡水深，丁氏躍出轎子投入水中，身上衣厚不能下沉，她從容地用手收束裙子，隨流沉没，時年二十八歲，人們稱那地方爲夫人潭。

石氏

鄭堪妻石氏。堪，浦江鄭泳孫也。洪武初，李文忠薦諸朝，屢遷藏庫提點，坐法死。石當遣配，泣曰："我義門婦也，可辱身以辱門乎！"不食死。

鄭堪之妻石氏。鄭堪，是浦江人鄭泳的孫子。洪武初年，李文忠將他舉薦給朝廷，幾經升遷任藏庫提點，違法被殺死。石氏要被遣送配人，她哭道："我是義門婦女，怎能污辱自己因而污辱家族呢！"絶食而死。

楊氏　張氏(等)

楊氏，慈谿人，字同邑鄭子琜。洪武中，子琜父仲徽戍雲南。明制，子成丁者隨遣，子琜亦在戍中。楊年甫十六，聞子琜母老弟幼，請於父母，適鄭養姑，以待子琜之返。子琜竟卒戍所，楊與姑撫諸叔成立，以夫從子孔武爲嗣，苦節五十餘年。

楊氏，慈谿人，與同縣人鄭子琜訂婚。洪武年間，子琜之父仲徽充軍雲南。明朝制度，兒子成年的要隨父充軍，子琜也應充軍。楊氏剛十六歲，得知子琜母親年老兄弟幼小，向父母請告，嫁到鄭家侍養婆母，等待子琜歸來。子琜竟死在充軍之處，楊氏與婆母將幾個小叔撫養成人，以丈夫的侄子孔武爲繼子，苦苦守節五十多年。

其後，鄭焕妻張氏，嫁未旬日；泰然妻嚴氏生子一蘭，方孩抱；栻妻王氏事夫癇病，狂不省人事，服勤八年弗怠；三人皆楊氏夫族，先後早寡，皆以節聞。萬曆中，知府鄒希賢題曰鄭氏節門，以比浦江鄭氏義門云。

其後，鄭焕之妻張氏，也嫁不到十天；泰然之妻嚴氏生了兒子一蘭，還在孩提之時；鄭栻之妻王氏丈夫患癇病，一發作便不省人事，她殷勤服侍八年毫不懈怠；這三人丈夫都與楊氏丈夫同族，先後早年守寡，都以節操著稱。萬曆年間，知府鄒希賢命名其家爲鄭氏節門，以與浦江的鄭氏義門并稱。

貞女韓氏

貞女韓氏，保寧人。元末明玉珍據蜀，貞女慮見掠，僞爲男子服，混迹民間。既而被驅入伍，轉戰七年，人莫知其處女也。後從玉珍破雲南還，遇其叔父贖歸成都，始改裝而行，同時從軍者莫不驚異。洪武四年嫁爲尹氏婦。成都人以韓貞女稱。

貞女韓氏，保寧人。元代末年明玉珍盤踞四川，韓氏怕遭擄掠，喬裝男子，混迹百姓之中。不久被迫當兵，轉戰七年，别人不知她是處女。後隨玉珍攻破雲南回川，遇見其叔父纔贖身回到成都，這纔改换女裝，同時當兵的人没有不感到驚異的。洪武四年嫁尹氏爲妻，成都人稱她爲韓貞女。

黄善聰

其後有黄善聰者，南京人。年十三失母，父販香廬、鳳間，令善聰爲男子裝從游數年。父死，善聰習其業，變姓名曰張勝。有李英者，亦販香，與爲伴侣者逾年，不知其爲女也。後偕返南京省其姊。姊初不之識，詰知其故，怒詈曰："男女亂群，辱我甚矣。"拒不納。善聰以死自誓。乃呼鄰媪察之，果處子也。相持痛

其後有黄善聰，南京人。十三歲時失去母親，其父在廬州、鳳陽一帶販香，讓善聰穿上男子服裝隨行數年。其父死，善聰通曉販香事務，改姓名叫張勝。有個李英，也販香，與她結伴一年多，不知她是女子。後一同回南京探視其姐。姐姐起初認不出來，問清緣由，怒駡道："男女混雜，太污辱我了。"拒不接納。善聰以死爲誓表示自己清白。其姐便喊鄰家老婦檢查，果然是處女。姐妹相抱痛哭，馬上爲她改裝。第二天，

哭，立爲改裝。明日，英來，知爲女，怏怏如失，歸告母求婚。善聰不從，曰："若歸英，如瓜李何?"鄰里交勸，執益堅。有司聞之，助以聘，判爲夫婦。

李英來，知道是女子，怏怏若失，回家稟告母親來求婚。善聰不答應，說："如果嫁給李英，怎能解釋過去的嫌疑呢?"鄰居們都來勸解，她更堅決。官府得知後，資助聘禮，判令他們爲夫妻。

姚孝女

姚孝女，餘姚人，適吴氏。母出汲，虎銜之去，女追掣虎尾，虎欲前，女掣益力，尾遂脱，虎負痛躍去。負母還，藥之獲愈，奉其母二十年。

姚孝女，餘姚人，嫁給吴氏。其母出門汲水，被虎銜走，姚氏追上拉住虎尾，虎想向前跑，姚氏更用力拉住，虎尾因而被拉斷，虎忍痛逃走。姚氏背母回家，用藥治愈，奉養其母二十年。

蔡孝女

後成化間，武康有蔡孝女，隨母入山采藥。虎攫其母，女折樹枝格鬥三百餘步。虎舍其母，傷女，血歕丈許，竹葉爲赤，女亦獲全。

後至成化年間，武康有蔡孝女，隨同母親進山采藥。虎抓走其母，蔡氏折樹枝與虎格鬥出三百多步。虎放掉其母，咬傷蔡氏，血噴出一丈多遠，竹葉都染紅了，蔡氏也保住性命。

招遠孝女

後招遠有孝女，不知其姓。父采石南山，爲蟒所吞。女哭之，願見父尸同死。俄頃大雷電擊蟒墮女前，腹裂見父尸。女負土掩埋，觸石而死。

其後招遠有孝女，不知她的姓氏。其父在南山采石，被蟒蛇吞食。孝女前去哭泣，希望見到父親尸體後一同死。不一會兒有大雷閃電將蟒擊死落在孝女面前，蟒腹裂開，現出其父尸體。孝女背土掩埋後，自己撞石而死。

盧佳娘

盧佳娘，福清李廣妻。婚甫十月，廣暴卒，盧慟絶復蘇，見廣口鼻出惡血，悉舐食之。既殮，哭輒僵仆，積五六日，家人防懈，潛入寢室自經。後其縣有游政妻倪氏殉夫，亦然。

盧佳娘，福清人李廣之妻。結婚剛十個月，李廣突然去世，盧氏悲痛昏絶又蘇醒，看李廣口鼻流出黑血，都以舌舔盡。入殮後，一哭便昏厥，過了五六天，家裏人防範鬆懈，她悄悄走進寢室上吊而死。後來同縣有游政之妻倪氏殉夫而死，也是如此。

施氏

又有施氏，滁州彭禾妻。正德元年，禾得疾不起，握手訣曰："疾憊甚，知必死。汝無子，擇婿而嫁，毋守死，徒自苦也。"施泣曰："君尚不知妾乎！願先君死。"禾固止之，因取禾所嘔血盡吞之，以見志。及禾殁，即自經。

又有施氏，是滁州人彭禾之妻。正德元年，彭禾病倒，握住施氏的手告别説："病已經很重了，一定不能活。你没有兒子，選個人嫁給他，不要守節，白白自己受苦。"施氏哭道："你還不知道我嗎！我情願死在你之前。"彭禾堅決制止，便取過彭禾所吐出的血都吞了下去，以表示自己志向。等彭禾去世，便自縊而死。

吴氏

吴氏，潞州廩生盧清妻。舅姑殁

吴氏，潞州廩生盧清之妻。公婆死於臨洺，

於臨洺，寄瘞旅次。清授徒自給，後失廩，充掾於汴，憤耻發狂死。吴聞訃，痛絶，哭曰："吾舅姑委骨於北，良人死，忍令終不返乎！"乃寄幼孤於姊兄，鬻次女爲資，獨抵臨洺，覓舅姑瘞處不得，號泣中野。忽一丈夫至，則清所授徒也，爲指示，收二骸以歸。復冒暑之汴，負夫骨還。三喪畢舉，忍餓無他志。學正劉崧言於知州馬暾，贖其女，厚恤之。年七十五乃卒。

暫時埋葬在那裏。盧清靠教書爲生，後失去廩生資格，到開封充任小吏，羞憤發狂而死。吴氏得知噩耗，悲痛昏絶，哭道："我公婆尸骨還留在北方，丈夫死了，就忍心使之永遠不能返回嗎！"她將幼子寄養在姐家，賣次女作爲盤費，獨自到臨洺，找不到公婆埋葬地點，在野外悲號哭泣。忽然一男子來到，是盧清所教的學生，爲她指點所在，收殮兩具遺骸回鄉。又冒盛暑到開封，背回丈夫遺骨。三件喪事都辦完了，她忍着飢餓没有再嫁的打算。學正劉崧將此事告知知州馬暾，贖回其女，給予優厚撫恤。吴氏到七十五歲纔去世。

畢氏

後有畢氏，河間鄧節妻。年饑，携家景州就食，舅姑相繼亡，節亦尋殁，俱藁葬景州。氏年三十三，無子女，獨歸里中，忍饑凍，晝夜紡織，積數年，市地城北八里莊，獨之景州，負舅姑及夫骨還葬。

後有畢氏，河間鄧節之妻。年景不好，全家到景州覓食，公婆相繼去世，鄧節不久也死去，都草草埋葬在景州。畢氏三十三歲，没有子女，獨自回到家中，忍受飢寒，晝夜紡紗織布，過了幾年，在城北八里莊買地，獨自去景州，將公婆及丈夫遺骨背回安葬。

石孝女

石孝女，新昌人。襁褓時，父潛坐事籍没，繫京獄。母吴以漏籍獲免，依兄弟爲生。一日，父脱歸，匿吴家。吴兄弟懼連坐，殺置大窖中，母不敢言。及女長，問母曰："我無父族何也？"母告之故，女大悲憤。

石孝女，新昌人。還是嬰兒的時候，其父石潛犯罪被抄家，關在京師獄中。其母吴氏因户籍無名獲免，依靠兄弟度日。一天，其父逃脱回來，藏在吴家。吴家兄弟懼怕連坐，將他殺死放在大窖中，其母不敢聲張。等石孝女長大，問母親道："我爲何没有父親？"母親告訴她原因，孝女大爲悲憤。

永樂初，年十六，舅氏主婚配族子。女白母曰："殺我父者，吴也。奈何爲父仇婦？"母曰："事非我主，奈何？"女頷而不答。嫁之日，方禮賓，女自經室中。母仰天哭曰："吾女之死，不欲爲仇人婦也。"號慟數日亦死。有司聞之，治殺潛者罪。

永樂初年，孝女十六歲，舅家作主將她許配同族子弟。孝女對母親説："殺死我父親的，是吴家人。我怎能作父親仇人的媳婦？"母親説："此事不由我作主，怎麽辦？"孝女點頭而不回答。出嫁之日，正在招待賓客，孝女在房中自縊。母親仰天哭道："我女兒的死，是不願作仇人媳婦啊。"悲號痛哭數天也死了。官府得知此事，將殺死石潛的人治罪。

湯慧信

湯慧信，上海人。通《孝經》、《列女傳》，嫁華亭鄧林。林卒，婦年二十五，一女七歲。鄧族利其居，

湯慧信，上海人。通曉《孝經》、《列女傳》，嫁給華亭人鄧林。鄧林去世，湯氏二十五歲，有一七歲女兒。鄧氏族人貪圖她的住宅，逼迫她回

迫使歸家，婦曰：“我鄧家婦，何歸乎?”族知不可奪，貿其居於巨室。婦泣曰：“我收夫骨於兹土，與同存亡，奈何棄之。”欲自盡，巨室義而去之。婦尋自計曰：“族利我財耳。”乃出家資，盡畀族人，躬績紝以給。

娘家，湯氏說：“我是鄧家媳婦，爲什麽回去?”族人知道不能改變她的决心，將其住宅賣給富豪。湯氏哭道：“我將丈夫遺骨葬在這塊土地上，與它共存亡，怎能丢棄呢。”準備自殺，富豪非常敬重她便離去。湯氏自己思量道：“族人是貪圖我的財産罷了。”便拿出家財，全部交給族人，自己紡織爲生。

歲大水，居荒野沮洳中。其女適人者，操舟來迎，不許。請暫憩舟中，亦不許，曰：“我守此六十年，因巨浸以從汝父，所甘心焉，復何往!”母女方相牽未捨，水至，湯竟溺死。

某年發大水，湯氏住在荒野沼澤中。她已出嫁的女兒，划船來接她，她不答應。請她暫時在船中休憩，也不答應，說：“我在這裏守了六十年，因大水而隨你父親去死，是我情願的，還去哪裏!”母女還拉着没有放開，水冲到，湯氏最終被淹死。

義婢妙聰

義婢妙聰，保安右衛指揮張孟喆家婢也。永樂中，調兵操宣府，孟喆在行。北寇入掠，妻李謂夫妹曰：“我命婦，與若皆宦門女，義不可辱。”相挈投井中，妙聰亦隨入，見二人俱未死，以李有娠，恐水冷有所害，遂負之於背。賊退，孟喆弟仲喆求三人井中，以索引嫂妹出，而婢則死矣。

義婢妙聰，是保安右衛指揮張孟喆家中婢女。永樂年間，調集軍隊在宣府會操，孟喆隨軍前去。北方敵寇入境搶掠，孟喆之妻李氏對丈夫的妹妹說：“我是朝廷命官之妻，與你都是官宦人家的女兒，論道義不可受辱。”拉着手一同跳入井中，妙聰也隨同投井，發現兩人都未死，因李氏有孕在身，怕因水冷受到傷害，便將她背在背上。賊兵退走，孟喆之弟仲喆到井中尋找三人，用繩索把嫂子妹妹拉出來，而婢女却死了。

徐孝女

徐孝女，嘉善徐遠女也。年六歲，母患臁瘡。女問母何以得愈，母謾曰：“兒吮之乃愈。”女遂請吮，母難之。女悲啼不已，母不得已聽之，吮數日，果愈。

徐孝女，是嘉善人徐遠之女。六歲時，其母患臁瘡。孝女問母親如何纔能治好，母親騙她說：“孩子用口吸吮纔能好。”孝女便請求爲母吸吮，母親很爲難。孝女悲哭不止，母親不得已由她做，吸吮數日，果然痊愈。

高氏

高氏女，武邑人，適諸生陳和。和早卒，高獨持門户，奉翁姑甚孝。及宣德時，翁姑并殁，氏以禮殯葬，時年五十矣。泣謂子剛曰：“我父，洪武間舉家客河南虞城。父死，旅葬城北，母以棗木小車輞識之。比還家，母亦死，弟懦不能自振。吾三十年不敢言者，以汝王母在堂，當朝夕侍養也。今大事已畢，欲舁吾父遺骸

高氏女，武邑人，嫁給秀才陳和。陳和早年去世，高氏獨自支撑家庭，侍奉公婆非常孝順。到宣德年間，公婆都去世，高氏依照禮儀收殮安葬。其時她已五十歲了。哭着對兒子陳剛說：“我的父親，洪武年間帶着全家旅居河南虞城。父親死了，寄葬於城北，母親用棗木小車輪輞作標識。等回到家鄉，母親也死了，弟弟無能自己不能振作。我三十年不敢說這件事，是因你祖母還活着，要早晚侍奉。現在大事已經了結，我打

歸合葬。”剛唯唯，隨母至虞城，抵葬所，冢纍纍不能辨。氏以髮繫馬鞍逆行，自朝及夕，至一小冢，鞍重不能前，即開其冢，所識車輞宛然。遠近觀者咸驚異，助之歸，啓母窆同葬。

算將我父親遺骸運回與母親合葬。”陳剛連聲應允，隨母親到虞城，抵達埋葬之處，墳墓累累無法辨認。高氏用頭髮繫住馬鞍倒退行走，從早到晚，走到一處小墳，馬鞍沉重走不動了，便將墳挖開，作標志的輪輞居然還在。遠近來觀看的人都感到驚異，資助她歸鄉，開啓母親墓穴同葬。

孫義婦

孫義婦，慈谿人。歸定海黃誼昭，生子湑。未幾夫卒，孫育之成立，求兄女爲配。甫三年，生二子，湑亦卒。

時田賦皆令民自輸，孫姑婦相率携幼子輸賦南京，訴尚書蹇義，言：“縣苦潮患，十年九荒，乞築海塘障之。”義見其孤苦，詰曰：“何爲不嫁？”對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義嗟嘆久之，次日即爲奏請，遣官偕有司相度成之，起自龍山，迄於觀海，永免潮患。慈谿人廟祀之塘上。

孫義婦，慈谿人。嫁給定海人黃誼昭，生兒子黃湑。不久丈夫去世，孫氏養育兒子成人，娶自己兄長之女爲妻。剛三年，生了兩個兒子，黃湑也死了。

當時田賦都由百姓自行運送交納，孫氏婆媳一同携帶幼子到南京交納田賦，向尚書蹇義申訴，說：“定海縣爲海潮災害所苦，十年九荒，請求能修築海塘保護。”蹇義見她孤單貧苦，問道：“爲什麽不改嫁？”回答說：“餓死事情極小，失節事情極大。”蹇義感嘆良久，第二天便上奏請，皇帝派員偕同地方官勘踏築堤，從龍山開始，直到觀海，永遠避免海潮災害。慈谿人在堤上修廟奉祀她。

梁氏

梁氏，大城尹之路妻。嫁歲餘，夫乏食出游山海關，賣熟食爲生。又娶馬氏，生子二，十餘年不通問。氏事翁姑，艱苦無怨言。夫客死，氏徒步行乞，迎夫喪，往返二千里，迄扶柩携後妻二子以歸，里人嘆異。

梁氏，大城人尹之路之妻。出嫁一年多，丈夫因無以爲生離家前往山海關，賣熟食維持生活。又娶了馬氏，生了兩個兒子，十幾年不通音信。梁氏侍奉公婆，艱難困苦毫無怨言。丈夫死在外鄉，梁氏步行乞討，前去迎接丈夫尸體，往返兩千里，最終携帶後妻、兩個兒子將棺木運回，家鄉人都爲之感動嘆息。

馬氏

余佈妻馬氏，吴縣人。歸五年，夫死無子，家酷貧。姑欲奪其志，有田二畝半，得粟不以與婦，馬不爲動。姑潛納他人聘，一夕鼓吹臨門，趣治妝，馬入卧室自經死，几上食器，糠粃尚存。

余佈之妻馬氏，吴縣人。出嫁五年，丈夫去世没有兒子，家中極其貧窮。婆母想逼她改嫁，家有二畝半田地，收穫的糧食不給媳婦，馬氏也不因此動摇。婆母暗中接受他人聘禮，一天晚上迎親鼓樂來到門前，催促上妝，馬氏進卧室上吊自殺，桌上盤碗中，還盛着糠麩。

義姑萬氏

義姑萬氏，名義顓，字祖心，鄞人，寧波衛指揮僉事鍾女也。幼貞静，善讀書。兩兄文、武，皆襲世

義姑萬氏，名義顓，字祖心，鄞縣人，是寧波衛指揮僉事萬鍾之女。自幼貞淑嫻静，好讀書。兩位兄長萬文、萬武，都繼承世襲官職，戰

職，戰死，旁無期功之親。繼母曹氏，兩嫂陳氏、吴氏，皆盛年孀居。吴遺腹僅六月，姑旦暮拜天哭告曰："萬氏絶矣，願天賜一男，續忠臣後。我矢不嫁，共撫之。"已果生男，名之曰全。姑喜曰："萬氏有後矣。"乃與諸嫠共守，名閥來聘，皆謝絶之，訓全讀書，迄底成立。全嗣職，傳子禧、孫椿，皆奉姑訓惟謹。姑年七十餘卒。姑之祖斌及父兄并死王事，母及二嫂守貞數十年，姑更以義著。鄉人重之，稱爲四忠三節一義之門。

死，没有其他近親。繼母曹氏，兩個嫂子陳氏、吴氏，都是青年守寡。吴氏遺腹懷胎僅六個月，萬氏早晚向上天祈禱哭訴道："萬家要斷絶了，願上天賜給一個男孩，延續忠臣後代。我發誓不嫁人，共同撫養孩子。"其後果然生男孩，起名萬全。萬氏高興地説："萬家有後代了。"便與幾個寡婦一同守節，名門子弟來求婚，都加以謝絶。教育萬全讀書，直到他成年。萬全承襲世職，傳位於兒子萬禧、孫萬椿，都非常恭謹地侍奉萬氏。萬氏七十幾歲去世。她的祖父萬斌及父兄都爲國家而死，母親及兩個嫂子守節數十年，萬氏更以節義著稱。同鄉人非常尊重，稱爲四忠三節一義之家。

陳氏

後有陳義姑者，沙縣陳穗女。年十八，父母相繼卒，遺二男，長七歲，次五歲。親族利其有，日眈眈於旁。姑矢志撫弟，居常置帚數十。族兄弟暮夜叩門，姑燃帚照之，亟啓户具酒食款。叩者告曰："吾輩夜行滅火，就求燭耳。"自此窺伺者絶意。及二弟畢婚，年四十五乃嫁，終無子。二弟迎歸，母事之。

後有陳義姑，沙縣人陳穗之女。十八歲時，父母相繼去世，留下兩個男孩，大的七歲，小的五歲。親戚貪圖她的家産，終日在旁窺伺。陳氏發誓要撫養兄弟，平時常準備數十把笤帚。同族兄弟深夜來敲門，陳氏點燃苕帚照明，趕快開門準備酒菜款待。敲門的人告訴她："我們走夜路火滅了，是來討火燭的。"從此窺伺者斷了念頭。等兩個弟弟完婚，年已四十五歲時纔出嫁，最終没有兒子。兩個弟弟將她接回家，像對待母親一樣侍奉她。

郭氏

郭氏，大田人。鄧茂七之亂，鄉人結寨東巖。寨破，郭襁幼兒走，且有身，爲賊所驅。郭奮駡，投百尺岩下，與兒俱碎亂石間，胎及腸胃迸出，狼籍岩下。賊據高瞰之，皆嘆曰："真烈婦也!"瘞之去。

郭氏，大田人。鄧茂七叛亂時，同鄉人在東巖構築山寨自保。山寨被攻破，郭氏背負幼兒逃走，還正懷孕，被盜賊追趕。郭氏奮然駡賊，跳下百尺深的山岩，與幼兒一同摔碎在亂石之間，胎兒及腸胃都迸出體外，散落山岩下。盜賊從高處向下看見，都嘆道："真是烈婦啊!"掩埋後離去。

幼溪女

同時有幼溪女，失其姓名。茂七破沙縣，匿草間，爲二賊所獲。過溪橋，貞女曰："扶我過，當從一人而終。"二賊争趨挽，至橋半，女視溪流湍急，拽二賊投水中，俱溺死。

同時幼溪有女子，已不知姓名。茂七攻破沙縣，這女子藏在草叢裏，被兩個賊兵捉住。經過溪流上的橋時，貞女説："扶我過橋，我將嫁給其中一個人。"兩個賊兵争相上前攙扶，走到橋中央，貞女見溪流湍急，拉緊兩個賊兵投入水中，都淹死了。

程氏

程氏，揚州胡尚絅妻。尚絅嬰危疾，婦刲腕肉啖之，不能咽而卒。婦號慟不食二日。懷孕四月矣，或曰："得男可延夫嗣，徒死何爲?"答曰："吾亦知之，倘生女，徒苟活數月耳。"因復食，彌月果生男。

程氏，揚州人胡尚絅之妻。尚絅患重病，程氏割下自己手臂的肉給他吃，不能下咽而死。程氏悲號痛哭兩天不吃飯。這時她懷孕已四個月了，有人說："生了男孩可延續丈夫家世，白白死了有什麽用?"她答道："我也知道此理，倘若生了女孩，不過是苟且偷生幾個月罷了。"因而又進飲食，足月果然生了男孩。

明年殤，即前語翁姑曰："媳不能常侍奉，有娣姒在，無悲也。"復絶食，越二日其姑撫之曰："爾父母家二百里內，若不俟面訣乎?"婦曰："可急迎之。"日飲米瀋一匙以待。逾十有二日，父母遣幼弟至，婦曰："是可白吾志。"自是滴水不入口，徐簡奩中簪珥，令辦後事，以其餘散家人并鄰嫗嘗通問者，復自卜曰："十八、九日皆良，吾當逝。向曾刲肉救夫，夫不可救，以灰和之置床頭，附吾左腕，以示全歸。"遂卒。

第二年幼兒死去，程氏便對公婆說："媳婦不能再侍奉了，還有妯娌在，不要悲傷。"再次絶食，過了兩天婆母撫慰她說："你父母住在不到兩百里的地方，你不等一下和他們當面訣别嗎?"程氏說："可以趕快去接他們。"每天飲一匙米湯等待。過了十二天，父母派幼弟來到，程氏說："他可以向父母陳述我的心意了。"從此便滴水不入，慢慢整理匣中首飾，讓用來辦理後事，將剩餘的分給家人及曾有往來的鄰居婦女，又自己卜算道："十八、十九日都是好日子，我將死去。以前曾割肉救治丈夫，丈夫没能救活，用灰和肉放在床頭，黏在我左腕上，以表示全尸歸陰。"便去世了。

王妙鳳

王妙鳳，吴縣人。適吴奎。姑有淫行。正統中，奎商於外。姑與所私飲，并欲污之，命妙鳳取酒，挈瓶不進。頻促之，不得已而入。姑所私戲紾其臂。妙鳳憤，拔刀斫臂不殊，再斫乃絶。父母欲訟之官，妙鳳曰："死則死耳，豈有婦訟姑理邪?"逾旬卒。

王妙鳳，吴縣人。嫁給吴奎。婆母行爲淫蕩。正統年間，吴奎出門經商。婆母與情夫飲酒，想對妙鳳也加以污辱，讓她拿酒來，她提着酒瓶不肯進房。反復催促，不得已纔進去。婆母的情夫扭轉她的手臂戲弄她。妙鳳憤怒，拔出刀砍自己手臂未斷，再砍纔砍斷。父母想向官府告狀，妙鳳說："死就死了，豈有媳婦控告婆母的道理呢?"過了十天去世。

唐貴梅

唐貴梅者，貴池人。適同里朱姓。姑與富商私，見貴梅悦之，以金帛賄其姑，誨婦淫者百端勿聽，加棰楚勿聽，繼以炮烙，終不聽。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某受商賂，拷之幾死者數矣。商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勸婦首實，婦曰："若爾，妾之名幸全，如播姑之惡何?"夜易

唐貴梅，是貴池人。嫁給同鄉姓朱的。婆母與一富商有私情，富商見到貴梅非常喜歡，以財物收買其婆母，百般引誘唐氏行淫而唐氏不順從，加以鞭打也不順從，繼之以火燒烙，仍始終不順從。便以不孝爲由向官府告狀。通判某人接受富商賄賂，多次將她拷打得幾乎死去。富商希望她改變心意，又讓婆母將她保出來。親戚勸唐氏據實供出，唐氏說："若是這樣做，我的名聲

服，自經後園梅樹下。及旦姑起，且將撻之。至園中乃知其死，尸懸樹三日，顏如生。

僥幸保全，可是傳布了婆母的惡行又怎麼辦呢?”夜間更換服裝，在後園梅樹下吊死了。等到天亮婆母起身，還要去打她。到園中纔知道她已死了，尸體在樹上挂了三天，容顏還像活着的時候。

張氏

其後，嘉靖二十三年，有嘉定張氏者，嫁汪客之子。其姑多與人私，諸惡少中有胡巖者，最桀黠，群黨皆聽其指使。於是與姑謀，遣其子入縣爲卒，而巖等日夕縱飲。一日，呼婦共坐，不應。巖從後攫其梳，婦折梳擲地。頃之，巖徑入犯婦。婦大呼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婦自投於地，哭終夜不絶，氣息僅屬。詰旦，巖與姑恐事泄，縶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婦，椎斧交下。婦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利刃刺我。”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椓其陰。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火其室。鄰里救火者蹋門入，見嚇然死人，驚聞於官。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鞫之，具得其實，皆以次受刑。婦死時年十九。邑故有烈婦祠，婦死前三日，祠旁人聞空中鼓樂聲，火炎炎從祠柱中出，人以爲貞婦死事之徵云。

在這之後，嘉靖二十三年，嘉定有張氏，嫁給汪客的兒子。其婆母與不少人有私情，這些惡少年中有個胡巖，最爲凶悍狡黠，那些人都聽他的指揮。於是與婆母商量，派她兒子去縣裏作衙役，而胡巖等早晚放縱飲酒。一天，喊張氏同坐，張氏不理。胡巖從身後搶她的梳子，張氏折斷梳子扔在地上。過了一會兒，胡巖徑直入室强迫張氏。張氏大喊殺人，用棍棒打胡巖，胡巖生氣跑出去，張氏自己伏在地上，哭了一夜未停，勉强還有氣息。次日早晨，胡巖與婆母怕事情泄露，將張氏捆在床脚上看管。第二天召集惡少們痛飲，二更天時一起將張氏綁縛，用棍棒斧頭亂打。張氏痛苦掙扎道：“爲什麼不用利刀刺我。”一人便上前刺她頸部，一人刺她肋部，又擊打她下體。他們想抬出尸體用火焚燒，尸體很重抬不動，便放火燒房。鄰居來救火的人踹門而入，見到可怕的死尸，驚駭而報官。官府逮捕小女奴及那些惡少審問，得到全部實情，都按情節受到懲罰。張氏死時十九歲。縣裏原有烈婦祠，張氏死前三天，在祠旁的人聽到空中有鼓樂的聲音，祠堂柱子中也有火焰冒出，人們認爲這是貞婦爲貞節而死的徵兆。

楊泰奴

楊泰奴，仁和楊得安女。許嫁未行。天順四年，母疫病不愈。泰奴三割胸肉食母，不效。一日薄暮，剖胸取肝一片，昏仆良久。及蘇，以衣裹創，手和粥以進，母遂愈。母宿有膝攣疾，亦愈。

楊泰奴，仁和人楊得安之女。已許配給人尚未出嫁。天順四年，母親患傳染病不能痊愈。泰奴三次割下自己胸部的肉給母親吃，没有效果。一天傍晚，她剖開胸部割下一片肝，昏絶在地很長時間。等到蘇醒，用衣服裹住傷口，親手用肝煮粥給母親吃，母親便得痊愈。母親一直患有膝部蹉曲的病，也痊愈了。

張氏

後有張氏，儀真周祥妻。姑病，醫百方不效。一方士至其門曰：“人

後來有張氏，儀真人周祥之妻。婆母患病，百般醫治無效。一個術士到她家説：“用人肝可

肝可療。"張割左脅下，得膜如絮，以手探之没腕，取肝二寸許，無少痛，作羹以進姑，病遂瘳。

以治療。"張氏將左肋下面割開，見到像棉絮一樣的膜，用手伸進去直到手腕，取了二寸多一塊肝，没有一點的痛苦，用肝做湯給婆母吃，病便好了。

陳氏

陳氏，祥符人。字楊瑄，未嫁而瑄卒。女請死，父母不許，欲往哭，又不許。私剪髮，屬媒氏置瑄懷。汴俗聘女，以金書生年月日畀男家，號定婚帖。瑄母乃以帖裹其髮，置瑄懷以葬。女遂素服以居。亡何，父母謀改聘，女縊死。後五十三年，至正德中，瑄侄永康改葬瑄，求陳骨合焉。二骨朽矣，髮及定婚帖鮮完如故。葬三年，岐穀、丫瓜産墓上。

陳氏，祥符人。許配楊瑄，未出嫁而楊瑄去世。陳氏想自殺，父母不答應，想前去哭靈，又不答應。她私下剪下頭髮，托媒人放在楊瑄懷裏。開封風俗在爲女兒訂婚時，用金粉書寫女兒出生年月日交給男家，稱爲定婚帖。楊瑄之母用婚帖包裹陳氏頭髮，放在楊瑄懷中下葬。陳氏從此祇穿素色衣服。不久，父母打算將她另嫁他人，陳氏上吊死。五十三年後，到正德年間，楊瑄之侄永康改葬楊瑄，找陳氏尸骨合葬。兩具尸體都已朽爛，頭髮及定婚帖仍舊鮮明完整。合葬三年後，墓上生出分岔的穀子和瓜來。

秀水張氏

張氏，秀水人。年十四，受同邑諸生劉伯春聘。伯春負才名，必欲舉於鄉而後娶。未幾卒，女號泣絶髮，自爲詩祭之。持服三年，不逾閫，不茹葷。服闋，即絶飲食，父母强諭之，終不食，旬日而卒。年二十，舅姑迎柩合葬焉。

張氏，秀水人。十四歲時，受同縣秀才劉伯春婚聘。伯春有才名，一定要中舉以後再娶妻。不久伯春去世，張氏痛哭剪掉自己頭髮，自己作詩祭奠。守喪三年，不出内室，不食葷菜。守喪期滿，便不吃不喝，父母盡力開導，始終不吃，十天便去世。時年二十歲，公婆將棺木接去合葬了。

歐陽金貞

又有江夏歐陽金貞者，父梧，授《孝經》、《列女傳》。稍長，字羅欽仰，從梧之官柘城。梧艱歸，舟次儀真，欽仰墜水死。金貞年甫十四，驚哭欲赴水從之，父母持不許。又欲自縊，父母曰："汝未嫁，何得爾?"對曰："女自分無活理，即如父母言，願終身稱未亡人。"大聲哀號不止。及殮，剪髮繫夫右臂以殉。抵家，告父母曰："有婦，以事姑也。姑既失子，可并令無婦乎？願歸羅，以畢所事。"父母從之。後父知廣元縣，姑病卒，女乃歸寧。有諷他適者，曰："事姑畢矣，更何待?"女曰："我昔

又有江夏人歐陽金貞，父親歐陽梧，教她《孝經》、《列女傳》。稍長大，許配給羅欽仰，隨同歐陽梧到柘城作官。歐陽梧因父親去世而歸鄉，船行至儀真時，欽仰落水而死。金貞年方十四，驚惶哭泣想投水同死，父母堅持不允。又想自縊，父母説："你還没有出嫁，爲何要這樣?"她答道："女兒自己認爲没有活着的道理，即使照父母的話做，情願一輩子作爲未亡人。"大聲哀號不停。等到入殮時，剪頭髮繫在丈夫右臂上陪葬。回到家，禀告父母説："有媳婦，是爲了侍奉婆母。婆母已失去兒子了，能讓她又没有媳婦嗎？我願意去羅家，以完成自己的職責。"父母聽從了。後來其父任廣元知縣，婆母病逝，金貞纔回娘家。有人暗示她另嫁，説："婆母已服

殮羅郎時，有一束髮纏其手，誰能掘冢開棺，取髮還我，則易志矣。”遂止。生平獨卧一樓，年六十餘卒。

侍完畢，還等什麽?”金貞道：“我當年裝殮羅郎時，有一束頭髮纏在他手上，誰能挖墳開棺，取出頭髮還給我，我就改變志向。”此事因而作罷。一輩子獨自在一座樓上居住，六十多歲去世。

莊氏

莊氏，海康吴金童妻。成化初，廣西流寇掠鄉邑，莊隨夫避新會，傭劉銘家。銘見莊美，欲犯之，屢誘不從。乃令黨梁狗同金童入海捕魚，没水死。越三日不還，莊求之海濱，尸浮岸側，手足被縛，腫腐莫可辨。莊以衣識之，歸携女赴水，抱夫尸而没。翼日，三尸隨流繞銘門，去而復還。土人感異殯祭之，然莫知銘殺也，後梁狗漏言，有司并捕考，處以極刑。

莊氏，海康人吴金童之妻。成化初年，廣西的流寇搶掠城鄉，莊氏隨丈夫到新會避難，在劉銘家幫工。劉銘見莊氏美貌，想污辱她，屢次引誘莊氏都不順從。便令黨羽梁狗與金童一起出海捕魚，將金童淹死在水裏。過了三天金童還不回家，莊氏到海邊尋找，有尸體浮在岸旁，手脚都被捆住，浮腫腐爛無法辨認。莊氏通過衣服認出是金童，回家帶着幼女投水，抱着丈夫尸體沉没。第二天，三具尸體隨水流過劉銘門前，漂去又漂回。當地人感到驚異而將死尸埋葬祭供，然而不知道是劉銘殺害的，其後梁狗言語之中泄露，官府將他們逮捕拷問，處以極刑。

唐氏

唐氏，汝陽陳旺妻，隨其夫以歌舞逐食四方。正德三年秋，旺携妻及女環兒、侄成兒至江夏九峰山。有史聰者，亦以傀儡爲業。見婦、女皆艷麗，而旺且老，因紿旺至青山，夜殺之。明日，聰獨返，携其婦、女、幼侄入武昌山吴王祠，持利刃脅唐。唐曰：“汝殺吾夫，吾不能殺汝以復仇，忍從汝亂邪?”遂遇害。賊裹以席，置荆棘中。明日，徙蓑衣園，賊又迫環兒，臨以刃。環兒哭且詈，聲振林木，賊亦殺之，瘞糞壤中而去。其年冬至，賊被酒，成兒潛出告官，擒於葛店市，伏誅。

唐氏，汝陽人陳旺之妻，隨丈夫靠歌舞在各地謀生。正德三年秋，陳旺帶妻子及女兒環兒、侄子成兒到江夏九峰山。有名叫史聰的，也是玩木偶爲業。看到唐氏和女兒都美麗，而陳旺已經年老，便將陳旺騙到青山，夜裏將之殺死。第二天，史聰獨自返回，帶其妻、女、幼侄進入武昌山吴王祠，手持利刀威脅唐氏。唐氏説：“你殺了我的丈夫，我不能殺你報仇，還能順從你淫亂嗎?”因而遇害。史聰用席子捲起死尸，放在荆棘叢中。第二天，遷至蓑衣園，史聰又逼迫環兒，用刀威脅。環兒邊哭邊駡，聲音在森林中回蕩，史聰也將她殺死，埋在糞土中離去。這年冬至，史聰酒醉，成兒偷偷逃出報告官府，在葛店街上擒獲史聰，依法處死。

王氏

王氏，慈谿人。聘於陳，而夫佳病，其父母娶婦以慰之。及門，即入侍湯藥。未幾，佳卒，王年甫十七，矢志不嫁。姑張氏曰：“未成禮而守，無名。”女曰：“入陳氏門，經事君子，何謂無名?”姑乃使其二女從容

王氏，慈谿人。許配給陳家，而丈夫陳佳患病，其父母爲他娶妻作爲安慰。王氏一進門，便入房侍奉湯藥。不久，陳佳去世，王氏剛剛十七歲，决心不改嫁。婆母張氏説：“還没有行婚禮而守節，没有名義。”王氏説：“我已經進了陳家門，侍奉過丈夫，怎能説没有名義?”婆母便讓

諷之。婦不答，截髮毁容。姑終欲强之，窘辱萬狀。二小姑陵之若婢，稍不順即爪其面，姑聞復加棰楚。女口不出怨言，曰："不逼嫁，爲婢亦甘也。"夜寢處小姑床下，受濕得傴疾，私自幸曰："我知免矣。"鞠從子梅爲嗣，教之。成化初領鄉薦，卒昌其家。

兩個女兒慢慢加以開導。王氏不理睬，剪掉頭髮，破壞面容。婆母還想强迫她改嫁，百般逼迫凌辱。兩個小姑像對奴婢一樣欺凌她，稍不順從便用指甲抓她的臉，婆母得知又加以鞭打。王氏毫無怨言，説："不逼我嫁人，就是當婢女也甘心情願。"夜間睡在小姑床下，受潮濕成了駝背，私自慶幸説："我知道可以逃脱了。"撫養侄子陳梅爲繼子，教育他。成化初年鄉試中舉，到底使其家興旺。

易氏

後有易氏，分宜人，嫁安福王世昌。時世昌已遘疾，奄奄十餘月，易事之，衣不解帶。世昌死，除喪猶縞素。姑憐之，謂："汝猶處子，可終累乎？"跪泣曰："是何言哉？父母許我王氏，即終身王氏婦矣。"自是獨處一樓，不窺外户四十餘年。方世昌疾，所吐痰血，輒手一布囊盛之。卒後，用所盛囊爲枕，枕之終身。

其後有易氏，分宜人，嫁給安福人王世昌。此時世昌已經患病，十幾個月中奄奄一息，易氏服侍他，睡覺時都不脱衣服。世昌死，易氏守喪期滿仍身着喪服。婆母憐憫她，對她説："你還是處女，怎能終身受這樣的拖累呢？"易氏下跪哭道："這是什麽話呵？父母將我許配給王家，就一輩子是王家的媳婦了。"從此獨自住在一處樓上，四十多年不向門外張望。世昌患病時，所吐的痰血，易氏都親手盛放在一個布袋裏。世昌去世後，易氏用盛放痰血的布袋作枕頭，枕了一輩子。

鍾氏四節婦

鍾氏，桐城陶鏞妻。鏞以罪被戍，卒於外。鍾年二十五，子繼甫在抱，負鏞骨四千餘里歸葬。乃斷髮杜門，年八十二以節終。

鍾氏，桐城人陶鏞之妻。陶鏞因犯罪被充軍，死在外鄉。鍾氏二十五歲，其子陶繼還在懷抱中，她背負陶鏞遺骸行走四千多里回鄉安葬。即剪斷頭髮不與外間來往，守節直至八十二歲時去世。

繼亦早卒，妻方氏年二十七，子亮甫二歲。其兄憐之，微叩其意，方以死誓。

陶繼也早死，其妻方氏二十七歲，兒子陶亮衹有二歲。其兄憐憫她，探聽她的意向，方氏誓死守節。

景泰中，亮舉鄉試，業於太學，卒。妻王氏年二十八，妾吴氏二十二，皆無子，扶櫬歸葬。貧不能支，所親勸之嫁，兩人哭曰："而不知我之爲節婦婦乎！"乃共以紡績自給。越二十六年，縣令陳勉以聞，詔旌三代。人稱之曰四節里。

景泰年間，陶亮鄉試中舉，在國子監肄業，去世。其妻王氏二十八歲，妾吴氏二十二歲，都没有兒子，護送棺木歸鄉安葬。家貧無法生活，親族勸她們改嫁，兩人哭道："你們不知道我們是節婦的媳婦嗎！"兩人一同紡紗織布維持生活。二十六年後，知縣陳勉向朝廷奏聞此事，皇帝下詔表彰三代節婦。人們稱她們居住的地方爲四節里。

宣氏 孫氏

宣氏，嘉定張樹田妻。夫素狂悖，與宣不睦。夫病，宣晨夕奉事。及死，誓身殉。時樹田友人沈思道亦死，其婦孫與宣以死相要，各分尺帛。孫自經，或勸宣曰："彼與夫相得，故以死報，汝何爲效之?"宣嘆曰："予知盡婦道而已，安論夫之賢不賢。"卒縊死。

宣氏，嘉定人張樹田之妻。丈夫平素性情狂妄不講理，與宣氏關係不好。丈夫患病，宣氏早晚侍奉。到丈夫病死，又發誓以身殉夫。其時樹田的朋友沈思道也死了，其妻孫氏與宣氏約好同死，各自分了綢帶。孫氏上吊死，有人勸宣氏説："她與丈夫關係融洽，所以以死報答，你爲什麽學她?"宣氏嘆道："我祇知道要盡婦道，爲什麽考慮丈夫賢德不賢德。"還是上吊死了。

徐氏

徐氏，慈谿人，定海金傑妻也。成化中，傑兄以罪逮入京，傑往請代。瀕行，徐已有身，傑謂曰："予去，生死不可知，若生男善撫之，金氏鬼庶得食也。"已而悔曰："我幾誤汝，吾去無還理，即死，善事後人。"徐泣曰："君以義往，上必義君，君兄弟當同歸，無過苦也。即如君言，妾有死耳，敢忘付托乎?"已果生男，無何兄得還，傑竟瘐死。徐撫孤慟曰："我本欲從汝父地下，奈金氏何?"强營葬事。服闋，父母勸他適，截髮斷指自誓，食瀶茹苦六十餘年，視子孫再世成立，乃卒。

徐氏，慈谿人，是定海人金傑的妻子。成化年間，金傑之兄因罪被逮捕解送京師，金傑前去請求代兄領罪。臨行時，徐氏已經懷孕了，金傑對她説："我這一去，生死無法預料，如果生了男孩就好好撫養他，金家的鬼也許能得到供養了吧。"馬上後悔説："我幾乎耽誤了你，我去了不可能活着回來，祇有一死，你好好侍奉别人。"徐氏哭道："你出於情義而去，皇上一定贊許你的行爲，你們兄弟會一同回來的，不要過於痛苦了。即使如同你所説的，我祇有一死，怎敢忘記你的托付呢?"其後果然生了男孩，不久兄長得以生還，而金傑竟病死在獄中。徐氏撫摸着孤兒哭道："我本想隨你父親一同去死，但金家怎麽辦呢?"勉力操辦喪事。守喪期滿，父親勸她另嫁，她剪掉頭髮斬斷手指立誓，忍受艱辛六十多年，直看到孫輩成人，纔去世。

義妾張氏

義妾張氏，南京人。松江楊玉山商南京，娶爲妾。逾月以婦妒，遣之歸。張屏居自守，楊亦數往來，所贈千計。後二十餘年，楊坐役累，罄其産，怏怏失明。張聞之，直造楊廬，拜主母，捧楊袂大慟。乃悉出向所贈金珠，具裝，嫁其二女，并爲二子娶婦，留侍湯藥。逾年楊死，守其柩不去。既免喪，父母强之歸，不從，矢志以歿，終身不見一人。

義妾張氏，南京人。松江人楊玉山到南京經商，娶她爲妾。一個多月後因妻子嫉妒，被送回家。張氏自行閉門守節，楊玉山也多次來往，所贈的錢財有上千兩。二十多年後，楊玉山因徭役牽累，傾家蕩産，自己因苦悶而失明。張氏得知後，直接前往楊玉山家，拜見主母，拉着楊玉山的衣襟痛哭。她拿出當年所贈送的全部銀兩珠寶，置辦嫁妝，將他兩個女兒嫁出，并爲兩個兒子娶妻，自己留下侍奉湯藥。一年後楊玉山死了，她守着棺木不肯離去。服喪期滿，父母强迫她回家，她不聽從，守節至死，終身不與他人見面。

龔烈婦

龔烈婦，江陰人。年十七嫁劉玉，家貧，力作養姑。姑亡，相夫營葬。夫又亡，無以爲斂。里有羡婦色者，欲助以棺。龔覺其意，辭之。既又强之，龔恐無以自脱，乃以所生六歲男、三歲女寄食母家。是夜，積麥稾屋中，舉火自焚，抱夫尸死。

龔烈婦，江陰人。十七歲嫁給劉玉，家中貧寒，努力勞作供養婆母。婆母去世，她幫助丈夫辦理喪事。丈夫又死，没有錢收殮。當地有貪圖龔氏容貌的人，想資助以棺木。龔氏覺察他的意圖，推辭了。那人又强迫她接受，龔氏怕自己無法脱身，便將自己所生的六歲的男孩、三歲的女兒寄托在母親家。這天夜裏，將麥秸堆在房中，點火自焚，抱着丈夫的尸體死去。

江氏

又江氏，蒙城王可道妻。夫貧，負販糊口，死不能斂。比鄰諸生李雲蟾合錢斂之，卜日以葬。及期，率衆至其家，闃然無聲，厨下燈微明，趨視之飲食畢具，蓋以待舁棺者，婦已縊死竈旁矣。衆驚嘆，復合錢并葬之。

又有江氏，蒙城人王可道的妻子。丈夫貧窮，作小販糊口，死後無法入殮。近鄰秀才李雲蟾凑錢裝殮了他，挑選日期下葬。到了日子，李雲蟾帶領衆人來到江氏家中，但見悄然無聲，厨房裏燈光微亮，前去一看飲食都已準備好了，是爲了招待抬棺木的，江氏已吊死在竈旁了。衆人爲之驚嘆，又凑錢將他們一同埋葬。

范氏二女

會稽范氏二女，幼好讀書，并通《列女傳》。長適江，一月寡。次將歸傅，而夫亡。二女同守節，築高垣，圍田十畝，穿井其中，爲屋三楹以居。當種穫，父啓圭竇率傭以入，餘日則塞其竇，共汲井灌田。如是者三十年。自爲塋於屋後，成化中卒，竟合葬焉。族人即其田立祠以祀。

會稽范家兩個女兒，自幼愛好讀書，都通曉《列女傳》。長女嫁給江家，一個月後就守寡了。次女將要嫁到傅家，而丈夫去世。兩個女兒一同守節，築起高墻，圍起十畝田地，在墻裏打井，蓋了三間房屋居住。下種收穫時，父親打開墻上小門帶雇工進來，其餘時間則將門塞住，姐妹倆一同汲水澆地。像這樣過了三十年。她們自己在屋後修好墳墓，成化年間去世，合葬一處。同族人就在那塊田裏建立祠堂奉祀。

丁美音

又有丁美音，溆浦丁正明女。幼受夏學程聘，年十八將嫁，學程死，美音誓不再嫁。父母曰："未嫁守節，非禮也。何自苦如此?"美音嚙指滴血，籲天自矢。當道交旌之，賚以銀幣約百金，乃構室獨居，鬻田自贍，事舅姑，養父母。鄉人名其田爲貞女田。

又有丁美音，是溆浦人丁正明的女兒。幼年受夏學程婚聘，十八歲將要出嫁時，學程死了，美音發誓不再嫁人。父母説："没有出嫁就守節，禮法并没有這種規定。爲何要這樣自尋痛苦?"美音咬破手指滴血於地，呼天發誓不嫁。官府交相表彰她，贈送白銀約有一百兩，她便築屋獨自居住，種田維持自己生活，侍奉公婆，供養父母。當地人稱她的田爲貞女田。

成氏

成氏，無錫人，定陶教諭繒女，登封訓導尤輔妻也。輔游學靖江，成

成氏，無錫人，是定陶教諭成繒之女，登封訓導尤輔之妻。尤輔到靖江游學，成氏隨行。夜

從焉。江水夜溢，家人倉卒升屋，成整衣欲上，問："爾等衣邪?"衆謝不暇。成曰："安有男女裸，而尚可俱生邪? 我獨留死耳。"衆號哭請，不應。厥明，水退，坐死榻上。

間江水決堤泛濫，家裏人都慌忙爬上屋頂，成氏穿好衣服準備上房，問道："你們穿衣服了嗎?"大家推説來不及了。成氏説："怎能有男女赤身裸體，還能活在一起呢? 我一個人留在這裏死掉好了。"衆人大聲哭泣請求，不理睬。到天亮，水退去，發現她坐着死在床上。

興安二女子

後崇禎中，興安大水，漂没廬舍。有結筏自救者，鄰里多附之。二女子附一朽木，倏沈倏浮，引筏救之，年皆十六七，問其姓氏不答。二女見筏上男子有裸者，嘆曰："吾姊妹倚木不死，冀有善地可存也，今若此，何用生爲!"攜手躍入波中死。

後來到崇禎年間，興安發大水，冲毁淹没房屋。有人造木筏自救，許多鄰居依附其上。見兩個女子抱着一根朽木，在水中忽沉忽浮，便划着筏子救起，兩個女子都是十六七歲，問她們姓氏不回答。二女看見筏子上男子有裸着身體的，嘆道："我們姐妹抱着木頭不死，是希望能到好地方可以生存，現在像這種樣子，還活着做什麽!"拉着手跳進波濤中死去。

章銀兒

章銀兒，蘭谿人。幼喪父，獨與母居。邑多火災，室盡毁，結茅以栖母。母方疾，鄰居又火，銀兒出視，衆呼令疾避。銀兒曰："母疾不能動，何可獨避。"亟返入廬，欲扶母出，烈焰忽覆其廬，衆莫能救。火光中，遥見銀兒抱其母，宛轉同焚死，時弘治元年三月也。

章銀兒，蘭谿人。幼年喪父，單獨與母親同住。縣城常有火災，房屋都被燒毁，她搭起茅屋讓母親栖身。母親正在害病，鄰居家又着火，銀兒出門張望，大家喊她趕快躲避。銀兒説："母親有病不能行動，我怎能獨自逃避。"急忙返回茅屋，想扶母親出來，烈火突然吞没那間茅屋，衆人無法搶救。在火光中，遠遠看見銀兒抱着她母親，在火中掙扎同被燒死，當時是弘治元年三月。

茅氏

義妹茅氏，慈谿人。年十四，父母亡，獨與兄嫂居。其兄病痿卧。值倭入縣，嫂出奔，呼與偕行。女曰："我室女，將安之! 且俱去，誰扶吾兄者!"賊至，縱火，女力扶其兄避於空室，竟被燔灼并死。

義妹茅氏，慈谿人。十四歲時，父母去世，孤身與兄嫂同住。其兄患病癱瘓在床。正值倭寇進入縣城，嫂子出門逃走，喊茅氏同走。茅氏説："我没有出嫁，能去哪裏! 何況都走了，誰來攙扶我哥哥呢!"倭寇來到，縱火，茅氏盡力扶兄長到空房躲避，竟被火燒烤一同死去。

招囊猛

招囊猛，雲南孟璉長官司土官舍人刁派羅妻也。年二十五，夫死，守節二十八年。弘治六年九月，雲南都指揮使奏其事。帝曰："朕以天下爲家，方思勵名教以變夷俗。其有趨於禮義者，烏可不亟加獎勵。招囊猛

招囊猛，是雲南孟璉長官司土官舍人刁派羅之妻。二十五歲時，丈夫死了，她守節二十八年。弘治六年九月，雲南都指揮使向朝廷奏報她的事迹。皇帝説："朕以天下爲家，正在思考揚勵名教以改變外夷的習俗。現在夷人中能有主動遵奉禮儀節義的，怎可不趕快加以獎勵。招囊猛

貞節可嘉，其即令有司顯其門閭，使遠夷益知向化，無俟核報。"

貞節值得嘉勉，立即令地方官在其家門懸匾表彰，使遠方的夷人更知接受教化，不必等待核查再報。"

凌氏

張維妻凌氏，慈谿人。弘治中，維舉於鄉，卒。婦年二十五，子四歲亦卒。其兄諷之改圖，婦痛哭囓唇，噀血灑地，終身不歸寧。舅姑慰之曰："不幸絶嗣，日計無賴，吾二人景逼矣，爾年尚遠，何以爲活?"婦曰："耻辱事重，餓死甘之。"乃出簪珥爲舅納妾，果得子，喜曰："張氏不絶，亡夫墓門且有寒食矣。"後舅病瘋，姑雙目瞽，婦紡績供養，二十年不衰。

張維之妻凌氏，慈谿人。弘治年間，張維鄉試中舉，去世。當時凌氏二十五歲，四歲的兒子也死了。兄長勸她另作打算，凌氏痛哭咬破嘴唇，血噴灑在地上，終身不回娘家。公婆安慰她說："不幸没有後嗣，日常生活没有着落，我們兩人活不了多久了，你的日子還長，靠什麽生活呢?"凌氏回答説："受耻辱事情重大，我情願餓死。"她拿出首飾爲公公娶妾，果然生了男孩，她高興地説："張家有了後代，我死去的丈夫墓前可以有供品了。"後來公公瘋了，婆婆雙目失明，凌氏紡紗織布供養老人，二十年不改變。

杜氏

後有杜氏，貴池曹桂妻。年二十四，夫亡，遺腹生女，悲苦無計。日諷姑爲舅納妾，果生一子。産後，妾死，杜以己女托於族母，而自乳其叔。逾年翁喪，勸者曰："汝辛苦撫孤，寧能以叔後汝乎?"杜曰："叔後吾翁，異日生二子，即以一子後我夫，吾志畢矣。"後卒如其言。

後來有杜氏，貴池人曹桂之妻。二十四歲時，丈夫死了，遺腹生一女兒，十分悲痛想不出辦法。每天勸婆母爲公公納妾，果然生了個兒子。生産後，妾死了，杜氏將自己的女兒托付給族母，而自己喂養小叔子。一年後公公去世，有人勸她説："你辛辛苦苦撫養孤兒，還能讓小叔子繼承你嗎?"杜氏説："小叔子繼承的是我公公，以後生了兩個兒子，就以一個作爲我丈夫的後人，我的心願就滿足了。"後來果真如同她所説的。

義婦楊氏

義婦楊氏，王世昌妻，臨漳人。弘治中，世昌兄坐事論死。世昌念兄爲嫡子，請代其刑。時楊未笄，謀於父母宗族曰："彼代兄死爲義士，我顧不能爲義婦邪? 願訴於上代夫死。"遂入京陳情，敕法司議，夫妻并得釋。

義婦楊氏，王世昌之妻，臨漳人。弘治年間，世昌的兄長犯罪被判死刑，世昌因兄長是嫡子，請求代兄受刑。當時楊氏尚未成年，與父母親族商議道："他代兄死是義士，我就不能成爲義婦嗎? 我情願向皇上申請代替丈夫去死。"便入京師陳訴，皇帝令刑部議處，夫妻都被釋放。

史氏

史氏，杞縣人。字孔弘業，未嫁而夫卒。欲往殉之，母不許。女七日不食，母持茗逼之飲，雙蛾適墮杯中死，女指示曰："物意尚孚我心，母

史氏，杞縣人。與孔弘業訂婚，未及出嫁未婚夫就死了。史氏想前往孔家殉夫，母親不答應。史氏七天不吃飯，母親端茶逼她喝，正巧有一對蛾子掉進杯中死了，史氏指給母親看道：

獨不諒人邪!"母知不可奪,翌日製素衣縞裳,送之孔氏。及暮,辭舅姑,整衣自經死。白氣縷縷騰屋上,達旦始消。

"蟲子的意念還和我的心願相同,爲什麽衹有母親不諒解呢!"母親知道她的決心不可改變,第二天做了素色衣裙,將她送到孔家。到了晚上,史氏辭别公婆,穿好衣服上吊死。房上冒出縷縷白氣,直到天亮纔消失。

林端娘

又有林端娘者,甌寧人,字陳廷策。聞廷策訃,寄聲曰:"勿殮,吾將就死。"父曰:"而雖許字,未納幣也。"對曰:"既許矣,何幣之問?"父謹防之。曰:"女奚所不可死,顧死夫家韙耳。"父曰:"婿家貧,無以周身。"曰:"身非所恤。"又曰:"婿家貧,孰爲標名?"曰:"名非所求。"遂往哭奠畢,自剋死期,理帛自經,三拱而絶。陳故家青陽山下,山下人言婦將盡時,山鳴三晝夜。

又有林端娘,甌寧人,許配陳廷策。得知廷策死訊,林氏請人傳話説:"不要入殮,我要到那裏去死。"父親説:"你雖已許配,還没有收聘禮呢。"林氏回答道:"既然已經許配,還問什麽聘禮?"父親小心加以防範。林氏説:"女兒什麽地方不能死,不過是死在丈夫家纔對罷了。"父親説:"女婿家中貧窮,没有可爲你裝裹的衣物。"林氏道:"我不在乎身體。"父親又説:"女婿家貧窮,誰能爲你傳名呢?"林氏道:"名聲并不是我追求的。"便前去陳家哭泣祭奠完畢,自己選定死的日子,整理綢帶上吊,拱手三次就斷了氣。陳家原先住在青陽山下,山下居民説林氏將要自盡時,青陽山鳴響了三晝夜。

汪烈婦

汪烈婦,晉江諸生楊希閔妻也。年二十三,夫死,無子,欲自經。家人防之謹,不得間。氏聞茉莉有毒能殺人,多方求之,家人不知也,日供數百朵。逾月,家人爲亡者齋祭,婦自撰祭文,辭甚悲。夜五鼓,防者稍懈,取所積花煎飲之,天明死。

汪烈婦,是晉江秀才楊希閔之妻。二十三歲時,丈夫死了,没有兒子,她想要上吊自殺。家人小心防範,没有機會。汪氏聽説茉莉花有毒可以殺人,多方尋求,家裏人不知緣由,每天供給數百朵。一個月後,家人爲死者祭祀,汪氏自己撰寫祭文,文辭非常悲切。夜間五鼓時,防範的人稍有懈怠,汪氏拿出積存的茉莉花煎湯喝下,天亮時死去。

竇妙善

竇妙善,京師崇文坊人。年十五,爲工部主事餘姚姜榮妾。正德中,榮以瑞州通判攝府事。華林賊起,寇瑞,榮出走。賊入城,執其妻及婢數人,問榮所在。時妙善居别室,急取府印,開後窗投荷池。衣鮮衣前曰:"太守統援兵數千,出東門捕爾等,旦夕授首,安得執吾婢?"賊意其夫人也,解前所執數人,獨輿妙善出城。

竇妙善,京師崇文坊人。十五歲時,給工部主事餘姚人姜榮做妾。正德年間,姜榮以瑞州通判職代理知府事務。華林的盗賊造反,進攻瑞州,姜榮出逃。盗賊入城,捉住姜榮之妻及幾個婢女,詢問姜榮在哪裏。當時妙善住在别的房間,急忙取來知府官印,打開後窗投入荷花池中。自己穿上鮮艷服裝上前説道:"太守統率援兵數千人,出東門追捕你們,你們早晚要被殺死,爲什麽抓我的婢女?"盗賊以爲她就是夫人,放掉先前抓的幾個人,衹帶妙善出城。

適所驅隷中，有盛豹者父子被掠，其子叩頭乞縱父，賊許之。妙善曰："是有力，當以舁我，何得遽縱。"賊從之。行數里，妙善視前後無賊，低語豹曰："我所以留汝者，以太守不知印處，欲藉汝告之。今當令汝歸，幸語太守，自此前行遇井，即畢命矣。"呼賊曰："是人不善舁，可仍縱之，易善舁者。"賊又從之。行至花塢遇井，妙善曰："吾渴不可忍，可汲水置井傍，吾將飲。"賊如其言，妙善至井傍，跳身以入，賊驚救不得而去。

豹入城告榮取印，引至花塢，覓井，果得妙善尸。越七年，郡縣上其事，詔建特祠，賜額貞烈。

正巧在盜賊驅趕的俘虜中，有被擄來的盛豹父子，兒子叩頭請求釋放父親，盜賊答應了。妙善說："這人有力氣，應該讓他來抬我，爲什麽馬上放走。"盜賊聽從了。走了幾里路，妙善見前後沒有盜賊，低聲對盛豹說："我之所以留你，是因爲知府不知印在哪裏，想通過你去告訴他。現在要讓你回去，千萬要告訴知府。從這裏向前走遇見井，我就死了。"喊盜賊道："這人不會抬轎，還是把他放走，換會抬的人。"盜賊又聽從了。走到花塢遇到井，妙善說："我渴得受不了，可以打水放在井旁，我要喝水。"盜賊照辦了，妙善走到井邊，縱身跳入，盜賊驚惶搶救不得而離去。

盛豹進城告知姜榮取出官印，帶路到花塢尋找水井，果然找到了妙善的尸體。七年後，地方官奏報她的事迹，皇帝下詔修建專祠，賜予題爲貞烈的匾額。

石門丐婦

石門丐婦，湖州人，莫詳其姓氏。正德中，湖大飢，婦隨其夫及姑走崇德石門市乞食。三人偶相失。婦有色，市人爭挑之。與之食不顧，誘之財亦不顧。寓東高橋上，不復乞食者二日。伺夫與姑皆不至，聚觀者益衆，婦乃從橋上躍入水中死。

石門的乞討女子，湖州人，不知道她的姓氏。正德年間，湖州大饑荒，這女子隨丈夫及婆母逃到崇德的石門街上討飯。三個人偶然失散。這女子美貌，街上的人爭着挑逗她。給食物她不理睬，以錢財引誘也不理睬。住在東高橋上，兩天不再討飯。等候丈夫和婆母都不來，圍觀的人越來越多，這女子便從橋上跳進水中死去。

賈氏

賈氏，慶雲諸生陳俞妻。正德六年，兵變，值舅病卒，家人挽之避，痛哭曰："舅尚未斂，婦何惜一死。"身服斬衰不解。兵至，縱火迫之出，罵不絶口，刃及身無完膚，與舅尸同燼。年二十五。

賈氏，慶雲秀才陳俞之妻。正德六年，發生兵變，正逢公公病死，家裏人拉她躲避，賈氏痛哭道："公公尚未入殮，媳婦哪裏是捨不得死呢。"身上仍穿着重喪服不脱。兵士來到，放火逼她出來，她罵不絶口，被刀砍得體無完膚，與公公尸體一同被燒成灰燼。時年二十五歲。

胡氏

鄞縣諸生李珂妻胡氏，年十八歸珂。閱七年，珂死，遺男女各一，胡誓不逾閾。鄰火作，珂兄珮往救之，曰："阿姆來，吾乃出。"珮使妻陳往，婦以七歲男自牖付之，屬曰："幸念吾夫，善視之。"陳曰："嬸將

鄞縣秀才李珂之妻胡氏，十八歲時嫁給李珂。七年後，李珂去世，留下一個男孩一個女孩，胡氏發誓不出房門。鄰居家着火，李珂之兄李珮去救胡氏，胡氏說："大媽來，我纔出去。"李珮讓妻子陳氏前去，胡氏將七歲的男孩從窗户交給陳氏，囑咐說："千萬看在我丈夫分上，好

何如?"紿之曰："取少首飾即出。"陳去，胡即纍衣箱塞户，抱三歲女端坐火中死。

好照看他。"陳氏說："嬸嬸要做什麽?"胡氏騙她說："我拿幾件首飾就出去。"陳氏走了，胡氏立即將衣箱堆起堵住房門，抱着三歲的女兒端坐在火中死去。

史氏

陳宗球妻史氏，南安人。夫死將殉有期矣，尚爲姑釀酒。姑曰："婦已決死，生存豈多日，何辛苦爲?"曰："政爲日短，故釀而奉姑。"將死，告舅曰："婦有喪，幸毋漆棺。"遂縊。

陳宗球之妻史氏，南安人。丈夫去世她選定日子殉夫，還在爲婆母釀酒。婆母說："媳婦已經決定去死，活着的日子不多了，這樣辛苦幹什麽?"史氏說："正因爲時間不長，所以釀酒給婆婆。"將要死時，告訴公公說："媳婦喪服在身，千萬不要油漆棺材。"自己上吊死。

葉氏

葉氏，定海人。許聘慈谿翁姓，而父母俱殁，遂育於翁。年十四，翁資産日落，且失其姑，舅待之如奴，勞勩萬狀，略無怨色。舅以子幼，欲鬻之羅姓者，葉恚曰："我非貨也，何輾轉貿易爲?"日哽咽垂涕。既知不可免，僞爲喜色，舅遂寬之。夜月上，紿諸姒曰："月色甚佳，盍少猶夷乎?"趨門外良久。諸姒并勸曰："夜既半矣，盍就寢。"遂入，及晨覓之，則氏已浮尸於河矣，起之色如生。

葉氏，定海人。許配給慈谿翁家，而父母都去世，便由翁家撫養。十四歲時，翁家家業日見衰敗，而且婆母去世，公公像奴婢一樣對待她，辛勞萬狀，她毫無怨色。公公因兒子年幼，想把她賣給姓羅的人家。葉氏生氣說："我不是貨物，爲什麽賣來賣去?"每天抽泣落淚。知道無法避免後，假裝出高興的樣子，公公便放鬆了看管。夜裏月亮升起，葉氏騙妯娌們說："月色很好，爲什麽不出去看一會兒?"走到門外很長時間。妯娌們勸她說："已經半夜了，爲什麽不睡?"便都進房，等到天亮找葉氏，葉氏的尸體已經漂在河裏了，撈出來後容貌還像活着一樣。

胡貴貞

胡貴貞，樂平人。生時，父母欲不舉，其鄰曾媪救之歸，與子天福同乳，欲俟其長而配焉。天福年十八，父母繼亡，家甚落。貴貞父將奪以姻富家，女曰："我鞠於曾，婦於曾，分姑媳，恩母子，可以飢寒棄之邪?"乃依從姑以居，蓽舍單淺，外人未嘗識其面。其兄乘天福未婚，曳以歸，出視求聘者金寶笄飾。女知不免，潛入房縊死。

胡貴貞，樂平人。出生時，父母不想養活，鄰居曾姓婦人救她回來，與兒子天福一同喂奶，想等她長大後與天福婚配。天福十八歲時，父母相繼去世，家業很凋零。貴貞之父要把她搶回來嫁給有錢人家，貴貞道："我被撫養於曾家，婚配於曾家，名分是婆媳，恩情如母女，怎能因飢寒便抛棄他們呢?"便隨叔母同住，茅屋雖然淺窄，外人從未見到她的相貌。她兄長乘天福還未成婚，將貴貞拖回家，拿求婚者送來的金銀首飾給她看。貴貞知道不能幸免，悄悄進房上吊死。

孫氏

孫氏，吴縣衛廷珪妻。隨夫商販，寓潯陽小江口。寧王陷九江，廷珪適他往，所親急邀孫共逃。孫謂

孫氏，吴縣人衛廷珪之妻。隨丈夫作商販，寄居於潯陽小江口。寧王攻陷九江，廷珪正好去了别的地方，親友急忙來邀孫氏一同逃避，孫

兩女金蓮、玉蓮曰："我輩異鄉人，汝父不在，逃將安之？今賊已劫鄰家矣，奈何？"女曰："生死不相離，要當爲父全此身耳。"於是母子共一長繩自束，赴河死。

氏對兩個女兒金蓮、玉蓮說："我們是外鄉人，你父親不在，逃到哪裏去呢？現在盜賊已在搶劫鄰居家了，怎麼辦？"女兒們說："生死都不相分離，一定爲了父親保全這身體吧。"於是母女三人自己用一條長繩捆在一起，投河而死。

江氏

江氏，餘干夏璞妻。正德間，賊至，抱方晬弟走，不得脱。賊將縛之，曰："誠願與將軍俱，顧吾父年老，惟一弟，幸得全之。"賊以爲信，縱令置所抱兒，出遂大聲駡賊，投橋下死。

江氏，餘干人夏璞之妻。正德年間，盜賊來到，江氏抱着剛滿周歲的弟弟逃走，没有逃脱。盜賊要捆她，她說："我真的願跟從將軍，但我父親年老，祗有這一個弟弟，希望能保全他。"盜賊以爲是真的，讓她去安置抱着的孩子，她出來便大聲駡賊，跳到橋下死去。

嚴氏

後隆慶中，有高明嚴氏，賊掠其境，隨兄出避，遇賊，刃及其兄。女跪泣曰："父早喪，孀母堅守，恃此一兄，殺之則祀殄矣，請以身代。"賊憫然爲納刃。既而欲污之，則曰："請釋吾兄即配汝。"及兄去，執不從，竟剖腹而死。

後來到隆慶年間，有高明人嚴氏，盜賊搶掠她的家鄉，她隨哥哥出逃，遇見盜賊，用刀砍她哥哥。嚴氏下跪哭道："父親早已去世，寡母堅持守節，祗靠這一個兒子，殺了他就斷了香火，請讓我代他死。"盜賊憐憫她而把刀收起。之後又想污辱她，她說："請你釋放我哥哥我就嫁給你。"等哥哥離去，她堅决不順從，竟被剖腹而死。

明史卷三百二

列傳第一百九十

列女(二)

歐陽氏

歐陽氏，九江人，彭澤王佳傅妻也。事姑至孝。夫亡，氏年方十八，撫遺腹子，紡績爲生。父母迫之嫁，乃針刺其額，爲誓死守節字，墨涅之，深入膚裏，里人稱爲黑頭節婦。

歐陽氏，九江人，是澎澤人王佳傅之妻。侍奉婆母極其孝順。丈夫去世時，歐陽氏剛十八歲，撫養遺腹子，紡紗織布爲生。父母逼她改嫁，她便用針刺自己的額頭，刺成誓死守節字樣，用墨染黑，墨色深入皮膚，當地人稱她爲黑頭節婦。

徐氏

又徐氏，烏程人。年十六，嫁潘順。未期而夫病篤，顧徐曰："母老，汝年少，奈何?"徐泣下，即引刀斷左小指，以死誓。夫死，布衣長齋。年七十八卒。遺命取斷指入棺中。家人出其指，所染爪紅色尚存。

又有徐氏，烏程人。十六歲時，嫁給潘順。不滿一年而丈夫病危，看着徐氏説："母親年老，你年輕，怎麼辦?"徐氏落淚，立即拔刀切斷左手小指，發誓寧死不嫁。丈夫死後，她身穿布衣長年吃齋。七十八歲時去世。臨終時讓人取出斷指放進棺木。家裏人拿出斷指，指甲上所染的紅色還在。

馮氏

馮氏，宣城劉慶妻。年十九，

馮氏，宣城人劉慶之妻。十九歲時，丈夫死

夫亡，誓守節。其娣姒諷之曰：“守未易言，非咬斷鐵釘者不能。”馮即投袂起，拔壁上釘嚙之，剨然有齒痕。復抉臂肉，釘著壁上曰：“脫有異志，此即狗彘肉不若。”已而遺腹生子，曰大賢。長娶李氏，大賢又夭，姑婦相守至老。卒，取視壁釘肉，尚韌不腐，齒痕如新。

了，她發誓守節。她的妯娌諷刺她說：“守節是不容易的，不能咬斷鐵釘的人是做不到的。”馮氏立即揮袖站起，拔出墻上的釘子用牙咬，剨然留下齒痕。又挖出手臂上的肉，用釘釘在墻上說：“倘若我有別的念頭，這塊肉連豬狗肉都不如。”不久生了遺腹子，名叫大賢。長大娶李氏爲妻，大賢又早逝，婆媳共同守節到老。去世後，家人取下墻上的釘子和肉來看，肉還未腐爛而有彈性，釘子上牙咬的痕迹像新的一樣。

方氏

方氏，金華軍士袁堅妻。堅嗜酒敗家，卒殯城北濠上。方貧無所依，乃即殯處置棺，寢處其中，饑則出飲於濠。久之不復出，則死矣。郡守劉蒞爲封土祭之。

方氏，金華軍士袁堅之妻。袁堅嗜好飲酒以致傾家蕩産，死後停尸於城北濠溝邊。方氏貧窮無所依靠，便在停尸處放置棺木，睡在裏面，餓了就出來在濠溝裏喝水。過了很久不再出來，却已經死了。知府劉蒞爲她築墳祭祀。

葉氏

又葉氏，蘭谿人。適神武中衛舍人許伸。伸家素饒於財，以不檢，蕩且盡，携妻投所親，卒於通州。氏守尸，晝夜跪哭。或遺之食，或饋金，或勸以改嫁，俱却不應。水漿不入口者十四日，竟死尸傍，年二十餘。州人爲買棺合葬。

又有葉氏，蘭谿人。嫁給神武中衛舍人許伸。許伸家一向很有錢，因行爲不檢點，家産蕩盡，帶着妻子投奔親戚，死在通州。葉氏守着尸體，跪在旁邊晝夜哭泣。有人送食物，有人送錢，有人勸她改嫁，都拒絶不理睬。十四天滴水不入，最後死在尸旁。年齡二十歲左右。通州人買棺木將他們合葬。

潘氏

潘氏，海寧人。年十六，歸許釗，生子淮。甫期年，釗卒，既殮，潘自經。死已兩日矣，有老嫗過之曰：“是可活也。”投之藥，更蘇。釗族兄欲不利於孤，嗾潘改適，潘毀容自矢。族兄者，夜率勢家僕數十人誣以債，椎門入。潘負子，冒風雨，逾垣逸。前距大河，追者迫，潘號慟投於河。適有木浮至，憑以渡，達母家，遂止不歸。淮年十九，始歸。

潘氏，海寧人。十六歲時，嫁給許釗，生子許淮。剛滿周歲，許釗去世，入殮後，潘氏上吊自殺。已經死了兩天，有一老婦人路過說：“她是可以救活的。”給她服藥，又蘇醒過來。許釗的族兄想害孤兒，慫恿潘氏改嫁，潘氏毀壞面容以自誓。這個族兄，夜間帶領豪門僕人數十人誣衊她欠債，破門而入。潘氏背負兒子，冒着風雨，跳墻逃走。遇到大河擋路，追趕的人又迫近，潘氏痛哭投入河中。正巧有木頭漂來，靠木頭渡過河，到達娘家，因而住在娘家不回。許淮十九歲，潘氏纔回夫家。

淮補諸生，娶婦生五子。潘年五十，宗人聚而祝，族兄者亦至。潘曰：“氏所以得有今日，賴伯氏玉成。”目淮酌酒飲伯，卒爵，北向拜

許淮考中秀才，娶妻生了五個兒子。潘氏五十歲時，同族人聚會祝賀，那個族兄也來了。潘氏說：“我所以能够有今天，全靠伯伯成全。”示意許淮爲族伯斟酒，等他喝乾酒，潘氏向北下拜

曰："未亡人，三十年來瀕死者數矣，而顧强生，獨以淮故耳。今幸成立，且多子，復何憾。"語畢入室。頃之宴徹，諸宗人同淮入謝，則縊死室中矣。

道："未亡人，三十年來多次幾乎死掉，而所以勉强活着，衹是爲了許淮。現在有幸成年，而且兒子很多，我還有什麽遺憾。"說完便走進房去。過了一會兒宴席結束，族人們與許淮一同入房道謝，而潘氏已在房裏吊死了。

楊氏

楊氏，桐城吴仲淇妻。仲淇卒，家貧，舅欲更嫁之。楊曰："即饑死，必與舅姑俱。"舅不能奪。數年，家益貧，舅謀於其父母，將以償債。楊仰天呼曰："以吾口累舅姑，不孝。無所助於貧，不仁。失節則不義。吾有死而已。"因咽髮而死。

楊氏，桐城人吴仲淇之妻。仲淇去世，家中貧窮，公公想要她改嫁。楊氏說："就是餓死，也一定要與公婆在一起。"公公不能改變她的心意。幾年後，家裏更加貧窮，公公與她父母商議，要用她抵債。楊氏仰天喊道："因我這一張嘴連累公婆，是不孝。家貧無法救助，是不仁。失節又是不義。我衹有一死了。"便吞咽頭髮而死。

張烈婦

張烈婦，蕪湖諸生繆釜妻。年十八，歸釜。越四年，釜病，屬張善自托。張泣曰："夫以吾有二心乎？有子則守志奉主，妻道也。無子則潔身殉夫，婦節也。"乃沐浴更衣，闔户自縊。閱日，而釜乃卒。

張烈婦，蕪湖秀才繆釜之妻。十八歲時，嫁給繆釜。過了四年，繆釜患病，囑咐張氏好好找個安生之處。張氏哭道："你以爲我有二心嗎？有兒子則堅守節操侍奉亡夫靈位，這是妻子之道。没有兒子則保全自身純潔殉夫，這是妻子的節操。"便沐浴更衣，關上房門上吊。一天後，繆釜纔死。

蔡氏

又蔡烈婦，松陽葉三妻。三負薪爲業，蔡小心敬事。三久病，織紝供藥餌。病篤，執婦手訣曰："及我生而嫁，無受三年苦。"婦梳洗更衣，袖刀前曰："我先嫁矣。"刎頸死。三驚嘆，尋死。

又有蔡烈婦，松陽人葉三之妻。葉三賣柴爲業，蔡氏小心恭敬地服侍他。葉三長期患病，蔡氏織席以供給丈夫飲食服藥。葉三病危，拉着妻子的手訣别說："趁我活着就改嫁，不要受三年之苦。"蔡氏梳洗更衣，將刀藏在衣袖中上前說："我先嫁人了。"用刀割頸死。葉三驚嘆，不久死去。

鄭氏

又鄭氏，安陸趙鈺妻。性剛烈，閨房中言動不涉非禮。某寡婦更適人，饋以茶餅。鄭怒，命傾之。夫戲曰："若勿駡，幸夫不死耳。"鄭正色曰："君勿憂，我豈爲此者。"後鈺疾將死，迴視鄭，瞪目不瞑。鄭曰："君得毋疑我乎？"即自縊於床楣。鈺少蘇，回盼，出泪而絶。

又有鄭氏，安陸人趙鈺之妻。性情剛烈，夫妻之間言語舉動都嚴守禮節。某寡婦改嫁，送給鄭氏茶餅。鄭氏生氣，叫人全部倒掉。丈夫開玩笑說："你不要駡，幸虧我没有死啊。"鄭氏嚴肅地說："你不要擔心，我豈是做這種事的人。"後來趙鈺患病快要死了，來回看着鄭氏，眼睛瞪着不閉。鄭氏說："你是不是懷疑我？"立即在床楣上吊死。趙鈺稍稍蘇醒，回過頭來看，眼淚流出斷氣。

王烈婦

王烈婦，上元人。夫嗜酒廢業，僦居破屋一間，以竹籧隔内外。婦日塞户，坐門扉績麻自給。夫與博徒李游。李悦婦姿，謀亂之。夫被酒，以狂言餂婦，婦奔母家避之。夫逼之歸，夜持酒脯與李俱至，引婦坐，婦駭走且駡。夫以威挾之，婦堅拒，大被搒笞。婦度不免，夜携幼女坐河干，慟哭投河死。是夜，大風雨，尸不漂没。及曙，女尚熟睡草間。

王烈婦，上元人。丈夫嗜酒荒廢生業，租了一間破房居住，用竹籧分隔成裏外間。王氏每天緊閉房門，坐在門板上搓麻繩維持自己的生活。丈夫與姓李的賭徒交往。姓李的看中王氏容貌，想勾引她。丈夫喝醉了，胡言亂語誘騙王氏，王氏逃到娘家躲避。丈夫逼她回家，夜間拿着酒肉與姓李的同來，拉王氏坐下，王氏驚駭逃開并駡他們。丈夫威逼她，王氏堅決拒絶，遭到痛打。王氏自度不能幸免，夜裏帶着幼女坐在河岸上，痛哭投河死。這天夜裏，大風大雨，尸體沉没没有漂浮。等到天亮，幼女還在草叢中熟睡。

許烈婦

又許烈婦，松江人許初女。夫飲博不治生。諸博徒聚謀曰："若婦少艾，曷不共我輩歡，日可得錢治酒。"夫即以意喻婦，婦叱之，屢加棰撻不從。一日，諸惡少以酒肴進。婦走避鄰嫗家，泣顧懷中女曰："而父不才，吾安能靦顔自存，俟汝之成也。"少間，聞闔户聲。嫗覘之，則拔刀刎頸仆地矣。父挈醫來視，取熱鷄皮封之，復抓去。明旦氣絶，年二十五。

又有許烈婦，松江人許初之女。丈夫飲酒賭博不務正業。賭徒們聚在一起商量説："你妻子年輕貌美，爲何不與我們共同歡樂，你每天可以有錢喝酒。"丈夫便將此意告知妻子，許氏叱駡他，丈夫多次鞭打也不順從。一天，惡少們送來酒肉。許氏逃到鄰居婦女家中躲避，看着懷中女兒落淚道："你父親没有出息，我怎能厚着臉皮活下去，等你成年呢?"過了一會兒，聽見關門的聲音。鄰家婦女去偷看，而許氏已拔刀割喉倒在地下。其父帶醫生來看視，用熱鷄皮封住傷口，許氏又將鷄皮抓掉。第二天早晨斷氣，年二十五歲。

吴氏

吴氏，永豐人，名姞姞。年十八，適甯集略。未一年，夫卒，六日不食。所親百方解譬，始食粥，朝暮一溢米。服除，母憐其少，欲令改適。往視之，同寢食三年，竟不敢出一語。歸謂諸婦曰："此女鐵石心，不可動也。"

吴氏，永豐人，名姞姞。十八歲時，嫁給甯集略。不到一年，丈夫去世，吴氏六天不吃飯。親友百般勸解，纔開始吃粥，早晚衹用一把米。守喪期滿，母親可憐她年輕，想要她改嫁。前去看望她，與她同吃同睡三年，竟不敢説一句話。回家對兒媳們説："這個女孩是鐵石心腸，不能改變。"

沈氏六節婦

慈谿沈氏六節婦。章氏，祚妻。周氏，希魯妻。馮氏，信魁妻。柴氏，惟瑞妻。孟氏，弘量妻。孫氏，琳妻。所居名沈思橋，近海。族衆二千人，多驍黠善鬥。嘉靖中，倭賊入

慈谿沈氏六節婦。章氏，沈祚之妻。周氏沈希魯之妻。馮氏，沈信魁之妻。柴氏，沈惟瑞之妻。孟氏，沈弘量之妻。孫氏，沈琳之妻。沈家所住的地方叫沈思橋，靠近大海。全家族有二千多人，大多驍勇機警善於戰鬥。嘉靖年間，倭

犯，屢殲其魁，奪還虜掠。賊深仇之。一日，賊大至，沈氏豪誓於衆曰："無出婦女，無輦貨財，共以死守，違者誅。"章亦集族中婦女誓曰："男子死鬥，婦人死義，無爲賊辱。"衆竦息聽命。賊圍合，群婦聚一樓以待。既而賊入，章先出投於河，周與馮從之。柴方爲夫礪刃，即以刃斫賊，旋自刃。孟與孫爲賊所得，奪賊刃自刺死。時宗婦死者三十餘人，而此六人尤烈。

寇入侵，沈家多次殲滅倭寇頭目，奪回被擄掠的人財。倭寇非常痛恨沈家。一天，大批倭寇來攻，沈氏聚衆立誓説："不交出婦女，不貢獻財物，共同死守，違犯者處死。"章氏也召集族中婦女立誓説："男子拼死戰鬥，婦女爲節義獻身，不能被賊人污辱。"大家都屏息聽從。倭寇四面包圍，婦女們聚在一座樓中等候。不久倭寇攻入，章氏率先出樓投入河中，周氏和馮氏隨着投河。柴氏正爲丈夫磨刀，便用刀砍倭寇，旋即自刎。孟氏與孫氏被倭寇抓住，奪下倭寇的刀自殺。其時沈家婦女有三十多人死去，而這六人尤爲壯烈。

黄氏　張氏

黄氏，沙縣王珣妻。嘉靖中，倭亂，流劫其鄉。鄉之比鄰，皆操舟爲業。賊至，衆婦登舟，匿艙中，黄兀坐其外。衆婦呼之曰："不虞賊見乎？"黄曰："篷窗安坐，恐賊至不得脱，我居外，便投水耳。"賊至，黄躍入水中死。

時同縣羅舉妻張氏，從夫避亂岩穴間。賊至，張與妾及妾子俱爲所獲。賊見張美，欲犯之，不從。至中途，張解髮自縊，賊斷之。張又解行纏，賊又覺之，徒跣驅至營。賊魁欲留之，張厲聲曰："速賜一死。"賊曰："不畏死，吾殺汝妾。"張引頸曰："請代妾，留撫孩嬰。"賊曰："吾殺孩嬰。"張引頸曰："請代孩嬰，存夫嗣。"賊令牽出殺之。張先行，了無懼色。賊方猶豫，張罵不絶口，遂遇害。投尸於河，數日尸浮如生。

黄氏，沙縣人王珣之妻。嘉靖年間，倭寇作亂，流竄搶劫她的家鄉。其鄰居都以操船謀生。倭寇來到，婦女們上船，藏在船艙中，黄氏仍然坐在艙外。婦女們喊她道："你不怕賊人看見嗎？"黄氏答道："舒舒服服地坐在篷窗之下，恐怕賊人來了不能脱身，我在外面，是爲了便於投水啊。"倭寇來到，黄氏跳入水中死去。

其時同縣羅舉之妻張氏，隨丈夫到山岩洞穴中躲避。倭寇來到，張氏與妾及妾生的兒子都被抓住。倭寇見張氏貌美，想污辱她，她不順從。走到半路，張氏解開頭髮自縊，倭寇將頭髮割斷。張氏又解散腿帶，又被賊人發覺，被赤脚驅趕到營寨。倭寇頭目想留下張氏，張氏厲聲説："趕快給我一死。"賊人説："你不怕死，我殺掉你的妾。"張氏伸出脖頸説："我願代替妾去死，留下她撫養嬰兒。"賊人説："我殺嬰兒。"張氏伸着脖頸説："我願代替嬰兒去死，以保存丈夫血脉。"賊頭命令拉出去殺掉。張氏走在前面，毫無懼色。賊人還在猶豫，張氏罵不絶口，因而遇害。尸體被投入河中，數天後尸體浮起顔色如生。

張氏

張氏，政和游銓妻。倭寇將至，婦數語其女曰："婦道惟節是尚，值變之窮，有溺與刃耳，汝謹識之。"銓聞，以爲不祥。婦曰："使婦與女

張氏，政和人游銓之妻。倭寇將要來到，張氏幾次對女兒説："婦女之道以節操最爲重要，當走投無路之時，惟有投水和自刎，你千萬記住。"游銓聽見了，認爲這話不吉利。張氏説：

能如此，祥孰大焉。”未幾，賊陷政和，張度不脱，連呼女曰：“省前誨乎?”女頷之，即赴井。張含笑隨之，并死。

“倘若妻子和女兒能够如此行事，還有更吉利的嗎。”不久，倭寇攻陷政和，張氏估計不能脱身，連聲喊女兒道：“你記得先前的教導嗎?”女兒點頭，隨即投井。張氏含笑隨後投井，兩人都死去。

葉氏

又葉氏，松溪江華妻，陳氏，葉弟惠勝妻，偕里人避倭長潭。值歲除，里嫗覓刀爲幼男剃髮弗得，葉出諸懷中。衆問故，曰：“以備急耳。”及倭圍長潭，執二婦，共縶一繩。葉謂陳曰：“我二人被縶，縱生還，亦被惡名，死爲愈。”陳唯唯。葉探刀於懷，則已失，各抱幼女跳潭中死。

又有葉氏，松溪人江華的妻子，陳氏，葉氏之弟惠勝的妻子，偕同鄉鄰到長潭躲避倭寇。時值除夕，鄰家婦女找刀爲小男孩剃頭而没有找到，葉氏從懷裏拿出刀來。大家問她原因，她説：“是預備急用的。”等到倭寇包圍長潭，抓住這兩個婦女，繫在一根繩上。葉氏對陳氏説：“我們倆被抓住，就算活着回去，也要背上壞名聲，衹有死纔對。”陳氏贊同。葉氏去懷裏摸刀，却已經丢了，兩人便各自抱着幼女跳入潭中死去。

范氏

同時林壽妻范氏，亦與衆婦匿山塢。倭搜得衆婦，偕至水南，范獨與抗。或謂姑順之，家且來贖。答曰：“身可贖，辱可贖哉！我則寧死。”賊聞言，殺其幼女恐之，不爲動。曰：“并及汝矣。”厲聲曰：“固我願也!”賊殺之。

同時林壽之妻范氏，也與許多婦女到山凹裏藏身。倭寇搜出婦女，帶到河南面，范氏獨自與他們抗争。有人對她説還是暫時順從，家裏人還會來贖。范氏回答説：“身體可以贖，耻辱也能贖嗎！我是寧願死的。”倭寇聽見這話，殺死她的幼女來恐嚇她，她不爲所動。倭寇説：“連你也要殺了。”范氏厲聲説：“這正是我希望的!”倭寇將她殺死。

劉氏二女

劉氏二女，興化人。嘉靖四十一年與里中婦同爲倭所掠，繫路傍神祠中。倭飲酣，遍視繫中，先取其姊。姊厲聲曰：“我名家女也，肯污賊乎?”倭笑慰之曰：“若從我，當詢父母歸汝。”女曰：“父母未可知，此時尚論歸耶?”倭尚撫背作款曲狀。女怒，大駡。時黄昏，倭方縱火，女即赴火死。已復侵其妹，妹又大駡。倭露刃脅之，不爲動，曰：“欲殺，即殺。”倭欲强犯之，女紿曰：“吾固願從，俟姊骨燼乃可，否則不忍也。”倭喜負薪益火，火熾，女又赴火死。

劉家兩個女兒，興化人。嘉靖四十一年與同鄉婦女同被倭寇搶走，關在路旁神廟中。倭寇喝够了酒，逐個察看被關押的婦女，先拉出姐姐。姐姐厲聲説：“我是著名人家的女兒，怎肯被賊人污辱?”倭寇笑着安慰她説：“你倘若順從我，我一定找到你父母送你回去。”女孩説：“父母不知在哪裏，這種時候還説什麽回家嗎?”倭寇還撫摸她的後背作出殷勤的樣子，姐姐憤怒，大聲叫駡。天已黄昏，倭寇正在放火，姐姐便衝入火中燒死。之後倭寇又來侵犯妹妹，妹妹又大駡。倭寇拔出刀來威脅她，她不爲所動，説：“想殺，就殺吧。”倭寇想强行污辱她，妹妹騙他們説：“我固然願意順從，要等到我姐姐尸體燒盡纔行，

時同死者四十七人，二女爲最。

否則我不忍心。”倭寇高興，背柴來添入火中，火燒旺了，妹妹又衝進火中而死。當時同死的有四十七人，這兩個女孩是最突出的。

孫烈女

孫烈女，五河人。性貞静，不苟嬉笑。母朱卒，繼母李携前夫子鄭州兒來。州兒恃母欲私女，嘗以手挑之，忿批其頰。一日，女方治麵，州兒從後摟之。女揪髮覓刃，州兒嚙其臂得脱。女奔訴於姊，觸地慟哭曰：“母不幸，父又他出，賊子敢辱我，必刃之而後死。”姊曲撫慰。乃以臂痕示李，使戒戢之。州兒不悛，紿李曰：“兒采薪，臂力不勝，置遺束於路。”李往取之，歸則户扃甚嚴。從母舒氏亦趨至，曰：“初聞如小犢悲鳴，繼又響震如雷，必有異。”并力啓之，州兒死閾下，項幾斷，女亦倚壁死。蓋州兒誑母出，調女。女陽諾而使之閉門，既躡其後殺之也。

孫烈女，五河人。性情貞淑嫻静，不隨便戲耍玩笑。母親朱氏去世，繼母李氏帶着與前夫所生的兒子鄭州兒嫁到孫家。州兒依恃母親想與孫氏私通，曾用手挑逗她，孫氏忿怒打他的臉。一天，孫氏正在作麵，州兒從後面摟抱她。孫氏揪住他的頭髮找刀，州兒咬她的手臂纔掙脱。孫氏跑去告訴姐姐，伏地痛哭説：“母親去世，父親又去别的地方，小賊膽敢污辱我，我一定用刀殺了他然後自殺。”姐姐多方安慰她。孫氏便讓李氏看臂上傷痕，要她管束州兒，州兒不悔改，騙李氏説：“兒子打柴，手臂力氣不够，把柴束放在路上了。”李氏前去取柴，回家發現房門緊閉。叔母舒氏也趕來説：“開始聽起來像小牛在悲叫，之後聲響又像打雷，一定有意外。”兩人合力將門打開，看見州兒死在門檻旁，脖子幾乎斷了，孫氏也靠着墻壁死了。原來是州兒騙母親出門，調戲孫氏。孫氏假裝答應而讓他關門，跟在身後殺死他。

蔡烈女

又蔡烈女，上元人。少孤，與祖母居。一日，祖母出，有逐僕爲僧者來乞食，挑之，不從。挾以刃，女徒手搏之，受傷十餘處，罵不絶，宛轉死竈下。賊遁去，官行驗，忽來首伏。官怪問故。賊曰：“女拘我至此。”遂抵罪。

又有蔡烈女，上元人。幼年喪父，與祖母同住。一天，祖母出門，有當了和尚的被逐僕人來要飯，挑逗蔡氏，蔡氏不順從。用刀威逼，蔡氏徒手與之搏鬥，受傷十餘處，大罵不止，掙扎着死於竈旁。賊人已逃走，當官員前來檢驗時，忽然前來自首認罪。官員感到奇怪詢問原因。賊人説：“是女孩的魂把我捉來的。”因而抵罪。

李氏

陳諫妻李氏，番禺人。諫，嘉靖十一年進士。爲太平推官，兩月卒，其弟扶櫬歸。李曰：“吾少嫠也，豈可與叔萬里同歸哉！”遂不食死。

陳諫之妻李氏，番禺人。陳諫，嘉靖十一年進士。任太平推官，兩個月便去世，其弟送棺木回鄉。李氏説：“我是青年寡婦，怎能與小叔子一同走這麽遠的路回家呢！”便絶食死。

胡氏

胡氏，會稽人。字同里沈袠。將嫁，而袠遘父鍊難，二兄衮、褒杖死塞上，袠與兄襄并逮繫宣府獄。總督

胡氏，會稽人。許配同鄉人沈袠。就要出嫁時，而沈袠因父沈鍊冤獄受連累，兩個哥哥沈衮、沈褒在北疆受杖刑而死，沈袠與兄沈襄都被

楊順逢嚴嵩意，必欲置二子死，搒掠數百，令夜分具二子病狀。會順爲給事中吳時來所劾，就檻車去，襄等乃得釋。自是病嘔血，扶父喪歸，比服闋始婚，胡年已二十七。逾六月，袠卒，胡哀哭不絶聲，盡出奩具治喪事。有他諷者，斷髮劈面絶之。終日一室中，即同産非時不見。晚染疾，家人將迎醫，告其父曰："寡婦之手豈可令他人視。"不藥而卒，年五十一。以襄子嗣。

逮捕關在宣府獄中。總督楊順迎合嚴嵩意旨，一定要將兩人害死，鞭打數百下，下令半夜準備好兩人病死的文書。正巧楊順被給事中吳時來彈劾，用檻車押走，沈襄等纔得獲釋。沈袠從此得了吐血的病，送父親遺體回鄉，等到守喪期滿纔結婚，胡氏已經二十七歲了。過了六個月，沈袠去世，胡氏悲哀痛哭不止，拿出所有陪嫁辦理喪事。有人勸她改嫁，胡氏剪斷頭髮毀壞面容以示拒絶。整天待在一間房裏，即使是同胞兄弟不到一定時間也不相見。晚年患病，家裏人要去請醫生，胡氏對父親說："寡婦的手怎麽能讓别人看。"不服藥而去世，時年五十一歲。以沈襄的兒子爲繼子。

戴氏

戴氏，莆田人，名清。歸蔡本澄，年甫十四。居二年，本澄以世籍戍遼東，買妾代婦行。戴父與約曰："遼左天末，五年不歸，吾女當改嫁矣。"至期，父語清如約。泣不從，獨居十有五年。本澄歸，生一子，未晬，父子相繼亡。清哀毁幾絶。父潛受吳氏聘，清聞之曰："人呼女蔡本澄婦耳，何又云吳耶?"即往父家，使絶婚。吳訟之官，令守節，表曰寡婦清之門。

戴氏，莆田人，名清。嫁給蔡本澄時，剛十四歲。過了兩年，本澄因世代隸屬軍籍去遼東當兵，買了一妾代替妻子同去。戴氏之父與本澄約定說："遼東是天盡頭的地方，你如果五年還不回來，我的女兒就要改嫁了。"到了期限，父親要戴清按約行事。戴清哭泣不答應，獨自住了十五年。本澄歸來，生了一個兒子，不到一年，父子相繼去世。戴清悲痛欲絶。父親暗中接受了吳家的聘禮，戴清得知後說："大家都喊女兒是蔡本澄的妻子，怎麽又説姓吳呢?"立即前去父親家，讓父親退婚。吳家向官府告狀，官府令戴清守節，立牌坊表彰爲寡婦戴清之門。

胡氏

時莆又有歐茂仁妻胡氏，守節嚴苦，内外重之。郡有獄久不斷，人曰："太守可問胡寡婦。"守乃過婦問之，一言而決。

其時莆田還有歐茂仁之妻胡氏，守節嚴格刻苦，家裏家外都非常尊重她。本府有案件長時間審理不清，有人說："太守可以去請教胡寡婦。"太守便去見胡氏詢問，胡氏一句話就裁決了。

胡氏

胡氏，鄞許元忱妻。元忱爲徐祝師養子，習巫祝事。胡鄙之，勸夫改業，且勸歸許宗。未果，而元忱疫死。氏殯之許氏廬，苫卧柩傍，夜擁一刀卧。里某求氏爲偶，氏毁面截鬢髮，斷左手三指，流血淋漓，某驚遁。族婦尊行抱持之，大慟，因立應

胡氏，鄞縣人許元忱之妻。元忱是徐祝師的養子，通曉巫術。胡氏鄙薄他，勸丈夫改行，并勸他歸宗許姓。還没有辦成，而元忱患時疫而死。胡氏將棺木停放在許家墳地，鋪草睡在棺旁，夜裏睡覺時抱着一把刀。當地某人想娶胡氏爲妻，胡氏毁壞面容割斷鬢邊頭髮，砍斷左手三根手指，血流淋漓，那人驚惶逃走。族中長輩婦

後者，令子之。氏服喪三年，不浣不櫛。畢葬，乃爲子娶婦。夫有弟少流移於外，復爲返之，許氏賴以復起。

女抱住她，大哭，確立應過繼的晚輩，讓胡氏撫養爲子。胡氏守喪三年，不洗臉不梳頭。安葬丈夫之後，纔爲兒子娶妻。丈夫有弟弟少年時流落在外，又將他接回來，許家因此重又興旺。

郃陽李氏

李氏，郃陽安尚起妻。尚起商河南，病亡。氏聞訃，盡變產完夫債，且置棺以待夫櫬歸，跪告族黨曰："煩舉二棺入地。"閉户將自縊，鄰婦欲生之，排闥曰："爾尚有所逋，何遽死?"氏啓門應曰："然吾資已盡，奈何？請復待一日。"乃紉履一雙往畀之，曰："得此足償矣。"歸家，遂縊死。

李氏，郃陽人安尚起之妻。尚起到河南經商，病死。李氏得知噩耗，將家産全部變賣抵償丈夫債務，還準備棺木等待丈夫遺體運回，下跪告請同族人説："煩請埋葬兩具棺木。"關上房間準備自殺。鄰居婦女想救她，敲門説："你還欠着債，爲什麽急着去死?"李氏開門回答説："但我的錢已經用完了，怎麽辦呢？請再等一天。"便作了一雙鞋送去，説："有了這足以抵償了。"回到家，便上吊死。

吴節婦

吴節婦，無爲周凝貞妻。凝貞卒，婦年二十四，毁容誓死，不更適，傭女工以奉孀姑。姑老卧病，齒毁弗能食。婦絶其兒乳以乳姑，冬月卧擁姑背以暖之，宛轉床席者三年。姑卒，哀毁骨立，年七十五終。

吴節婦，無爲人周凝貞之妻。凝貞去世時，吴氏二十四歲，毁壞面容以死爲誓，不另嫁人，爲他人幫工做針綫以奉養寡居的婆婆。婆婆年老卧病在床，牙壞了不能進食。吴氏給兒子斷奶而以奶喂婆婆，冬天睡覺時抱着婆婆的後背來温暖她，像這樣在床上煎熬了三年。婆婆去世，吴氏裴哀過度以致瘦得皮包骨頭，七十五歲時去世。

楊氏

又楊氏，清苑劉壽昌妻。年十九，夫卒，誓死殉。念姑病無依，乃不死。母家來迎，以姑老不忍去側，竟不歸寧。閱三十年，姑卒，葬畢，哀號夫墓曰："妾今得相從地下矣。"遂絶粒。家人問遺言。曰："姑服在身，殮以布素。"遂瞑。

又有楊氏，清苑人劉壽昌之妻。十九歲時，丈夫去世，她誓死要殉夫。因顧念婆婆有病無所依靠，纔不去死。娘家來接她，她因婆婆年老不忍心離開，終於不回娘家。三十年後，婆婆去世，安葬完畢，楊氏在丈夫墓前痛哭道："我現在可以到地下跟隨你了。"隨即絶食。家裏人問她遺言，她説："我還在爲婆婆守喪，死後用白布裝殮。"便閉眼了。

徐亞長

徐亞長，東莞徐添男女。添男爲徐姓僕，生亞長四歲而死。母以亞長還其主，去而别適。比長，貞静寡言笑，居群婢中，凜然有難犯之色。家童進旺欲私之，不可。亞長奉主命剃草豆田中，進旺迹而迫之，力拒獲免，因哭曰："聞郎君讀書，有寡婦

徐亞長，東莞人徐添男之女。添男是徐家僕人，在亞長四歲時死去。母親將亞長還給家主，另嫁他人。等到亞長長大，性情貞静很少説笑，在婢女群中，有非常嚴厲使人不敢侵犯的神氣。青年僕人進旺想與她私通，她不答應。亞長奉主人命令到豆田裏拔草，進旺跟去逼迫她，她奮力抗拒纔得以脱身，隨後哭道："聽見少爺們讀書，

手爲人所引，斧斷其手，况我尚女也，何以生爲!”遂投江死。

有個寡婦的手被别人拉了一下，便用斧子砍斷這隻手，何况我是姑娘，怎麽能活下去呢!”便投江而死。

蔣烈婦

蔣烈婦，丹陽姜士進妻。幼穎悟，喜讀書。弟文止方就外傅，夜歸，輒以餅餌啖之，令誦日所授書，悉能記憶，久之遂能文。歸士進數年，士進病瘵死。婦屑金和酒飲之，并飲鹽鹵。其父數偵知，奔救免。不食者十二日，父啓其齒飲之藥，復不死。

蔣烈婦，丹陽人姜士進之妻。自幼聰明伶俐，好讀書。其弟文止正隨外面教師讀書，晚上回家，蔣氏總是給他糕點吃，讓他誦讀白天所學習的書，聽了都能記住，時間長了便能作文章。嫁給士進幾年後，士進患癆病死去。蔣氏將黄金碾屑和酒吞服，還喝了鹽鹵。其父多次探知女兒要自殺，趕來救活。蔣氏絶食十二天，父親撬開她的牙齒給她喝藥，又没有死成。

禮部尚書寶，士進從父也，知婦嗜讀書，多置古圖史於其寢所，令續劉向《列女傳》。婦許諾，家人備之益謹。一日，婦命於繐帳前掘坎埋大缸貯水，笑謂家人：“吾將種白蓮於此，此花出泥淖無所染，令亡者知予心耳。”於是日纂輯不懈。書將成，防者稍不戒，則濡首缸中死矣。

禮部尚書姜寶，是士進的堂叔，知道蔣氏愛好讀書，在她寢室裏放置了許多古代史籍，要她續寫劉向的《列女傳》。蔣氏答應了，家裏人的防備也更加小心。一天，蔣氏讓在丈夫靈位前挖坑埋大缸貯水，笑着對家裏人説：“我要在這裏種白蓮花，這花雖生長在泥濘中而不受玷污，爲的是讓死者知道我的心意。”於是每天編寫毫不懈怠。書快要寫成時，家人的防範稍有放鬆，她便將頭浸在水缸中死去。

爲文脱稿即毁，所存《列女傳》及《哭夫文》四篇、《夢夫賦》一篇，皆文止竊而得之者。御史聞於朝，榜其門曰文章貞節。初，其兄見女能文，以李易安、朱淑真比之，輒嚬蹙曰：“易安更嫁，而淑真不慊其夫，雖能文，大節虧矣。”其幼時志操已如此。

她寫的文章一脱稿便銷毁，所保存的《列女傳》及四篇《哭夫文》、一篇《夢夫賦》，都是文止偷出來的。御史將此事奏報朝廷，皇帝下詔在其家門懸挂題爲文章貞節的匾額。先前，其兄見蔣氏能寫文章，用李易安、朱淑真來比擬她，她就皺着眉頭説：“易安改嫁，而淑真對自己的丈夫不滿，雖然能寫文章，大節却有所欠缺了。”她年幼時志向節操就已經如此了。

楊玉英

楊玉英，建寧人。涉獵書史，善吟咏。年十八，許字官時中。時中有非意之獄，父母改受他聘。玉英聞之，囑其婢曰：“吾篋有佩囊、布鞋諸物，異日以遺官官人。”婢弗悟，諾之。於是竊入寢室，自經死，目不瞑。時中聞訃，具禮往祭，以手掩之，遂瞑。婢出所遺物，付父母啓之，得詩云：“崑山一片玉，既售與

楊玉英，建寧人。她廣泛閲讀書史，善作詩詞。十八歲時，許配給官時中，時中遭遇冤獄，父母又將她改許他人。玉英聞訊，囑咐自己的侍女説：“我的箱子裏有佩囊、布鞋等物品，以後有機會把它們送給官官人。”侍女不明白是什麽意思，答應了。於是玉英偷偷走進卧室，上吊死，睜着眼睛。時中得知訃聞，準備了供品前去祭奠，用手爲她合上眼，眼睛這纔閉上。侍女拿出玉英留下的物品，交給她父母打開來看，有一

卞和。和足苦被刖，玉堅不可磨。若再付他人，其如平生何！"

首詩寫道："崑山一片玉，既售與卞和。和足苦被刖，玉堅不可磨。若再付他人，其如平生何！"

張蟬雲

又張蟬雲，蒲城人，許字俞檜。萬曆中，檜被誣繫獄。女聞可賄脱，謀諸母，欲貨妝奩助之。母不可，曰："汝未嫁，何爲若此。"女方食，即以碗擲地，恚不語。入暮自縊死。

又有張蟬雲，蒲城人，許配俞檜。萬曆年間，俞檜受人誣陷被關進監獄。蟬雲聽説行賄便可解脱，與母親商議，想賣掉嫁妝來幫助他。母親不同意，説："你還没有嫁過去，爲什麽要這樣做?"蟬雲正在吃飯，立即將飯碗扔在地下，生氣不説話。天黑後上吊死。

倪氏

陳襄妻倪氏。襄爲鄞諸生，早卒。婦年三十，無子，家貧，力女紅養姑。有慕其姿者，遣媒白姑。婦煎沸湯自潰其面，左目爆出，又以烟煤塗傷處，遂成獰惡狀。媒過之，驚走，不敢復以聘告。歷二十年，姑壽七十餘卒，婦哀慟不食死。

陳襄之妻倪氏。陳襄是鄞縣秀才，早年去世。倪氏年僅三十，没有兒子，家中貧寒，靠做針綫奉養婆母。有人看中她的姿色，派媒人告訴婆母。倪氏燒開水自己將臉浸入，左眼球迸出，又用烟煤塗抹傷處，相貌變得十分可怕，媒人走過看見，受驚逃走，不敢再來作媒。過了二十年，婆婆七十多歲時去世，倪氏悲哀絶食死。

彭氏

彭氏，安丘人。幼字王枚皋。未嫁，枚皋卒，誓不再適。濰縣丁道平密囑其父欲娶之。彭察知，六日不食。道平悔而止，心敬女節烈，後聞其疾革不起，贈以棺。彭語父曰："可束葦埋我，亟還丁氏棺，地下欲見王枚皋也。"遂死。

彭氏，安丘人。幼年許配王枚皋。還未出嫁，枚皋就死了，她發誓不再嫁人。濰縣人丁道平與彭父秘密商量想娶彭氏，彭氏察覺了，六天不吃飯。道平後悔而罷休，心中敬佩彭氏節烈，後來得知她病重不起，贈給棺材。彭氏對父親説："可用葦席掩埋我，趕快把丁家的棺材送還，我在地下還想和王枚皋見面呢。"去世。

劉氏

又劉氏，潁州劉梅女，許聘李之本。之本歿，女泣血不食，語父曰："兒爲李郎服三年，需弟稍長，然後殉。寄語翁，且勿爲郎置椁。"遂盡去鉛華，教弟讀書，親正句讀。越一年，梅潛許田家。女聞，中夜開篋，取李幣，挑燈製衣，衣之，縊死。知府謝詔臨其喪，鄰里吊者如市。田家亦具奠賻，舉酒方酹，柩前承灌瓦盆劃然而碎，起高丈餘，繞檐如蝶墜。觀者震色。

又有劉氏，潁州人劉梅之女，許配李之本。之本去世，劉氏哭得眼睛出血并且絶食，對父親説："孩兒爲李郎穿孝三年，等弟弟稍微長大，然後殉夫。轉告公公，先不要給李郎準備外椁。"從此不再施用脂粉，教弟弟讀書，親自糾正句讀。過了一年，劉梅暗中將她許配田家。劉氏得知後，半夜打開箱子，取出李家送來的絲綢，點燈做衣服，穿好衣服，上吊死。知府謝詔莅臨她的葬禮，鄰居來吊唁的多如趕集。田家也準備了奠儀前往祭奠，舉起酒杯正要灑酒爲祭時，棺前接酒的瓦盆劃然破碎，碎片飛起一丈多高，圍繞屋檐如同蝴蝶墜落，看見的人都吃驚變色。

劉氏二孝女

劉氏二孝女，汝陽人。父玉生七女，家貧力田。嘗至隴上，嘆曰："生女不生男，使我扶犁不輟。"其第四、第六女聞之惻然，誓不嫁，著短衣代父耕作。及父母相繼卒，無力營葬，二女即屋爲丘，不離親側。隆慶四年，督學副使楊俊民、知府史桂芳詣其舍請見，二女年皆逾六十矣。

劉氏兩孝女，汝陽人。其父劉玉生了七個女兒，家中貧窮靠種田爲生。曾到田間，嘆道："衹生女兒不生兒子，搞得我耕地不得休息。"他第四、第六兩個女兒聽後感到悲痛，發誓不嫁人，穿着短衣代替父親耕作。等到父母相繼去世，無錢辦理喪事，兩個女兒即在屋内造墳，不離父母身旁。隆慶四年，督學副使楊俊民、知府史桂芳前去她們住處探望，兩女都已年逾六十了。

黃氏

黃氏，江寧陳伯妻。年十八，歸伯。父死，母欲改節，氏苦諫不從。一日，母來省，女閉門不與相見，母慚去。後伯疾篤，黃誓不獨生。一日，姑扶伯起坐，黃熟視曰："嗟乎！病至此，吾無望矣。"走竈下，碎食器刺喉不殊，以厨刀自刎死，年二十一。

黃氏，江寧人陳伯之妻。十八歲時，嫁給陳伯。父親去世，母親要改嫁，黃氏苦勸不聽。一天，母親來看她，黃氏閉門不與母親見面，母親羞愧離去。後來陳伯病重，黃氏發誓決不一個人活着。一天，婆母扶陳伯坐起來，黃氏仔細觀看後説："哎！病到這種地步，我没有指望了。"走到厨房，打碎碗碟刺喉不死，用厨刀自己割喉而死，年僅二十一歲。

邵氏婢

邵氏，丹陽大俠邵方家婢也。方子儀，令婢視之。故相徐階、高拱并家居，方以策干階，階不用，即走謁拱，爲營復相，名傾中外。萬曆初，拱罷，張居正屬巡撫張佳胤捕殺方，并逮儀。儀甫三歲，捕者以日暮未發，閉方所居宅，守之。

邵氏，是丹陽大俠客邵方家的婢女。邵方的兒子邵儀由邵氏看護。前任宰相徐階、高拱都在家鄉居住，邵方向徐階獻策，徐階不采納，他便去謁見高拱，爲高拱謀劃恢復相位，朝野聞名。萬曆初年，高拱被罷免，張居正囑托巡撫張佳胤捕殺邵方，并逮捕邵儀。邵儀剛三歲，來捉的人因天晚未起身，將邵儀關在邵方住宅裏，看押起來。

方女夫武進沈應奎，義烈士，負氣有力，時爲諸生，念儀死，邵氏絶，將往救之。而府推官與應奎善，固邀飲，夜分乃罷。武進距方居五十里，應奎逾城出，夜半抵方家，逾墻入，婢方坐燈下，抱儀泣曰："安得沈郎來，屬以此子。"應奎倉卒前，婢立以儀授之，頓首曰："邵氏之祀在君矣。此子生，婢死無憾。"應奎匿儀去，晨謁推官。

邵方的女婿武進人沈應奎，是忠義勇烈之士，既豪放又有力氣，其時是秀才，他想到如果邵儀死了，邵家就要絶後，準備前去救他。而本府推官與應奎友好，一定要請他喝酒，直喝到半夜纔散去。武進離邵方住處有五十里路，應奎跳出城墻，半夜到達邵方家，跳墻進去，邵氏正坐在燈下，抱着邵儀落淚道："怎樣纔能讓沈郎來，把這孩子托付給他。"應奎慌忙上前，邵氏立即把邵儀交給他，下拜説："邵家的宗祀就全靠你了。這孩子能活，我死而無憾。"應奎將邵儀帶走藏好，次日清晨去見推官。

旦日，捕者失儀，繫婢毒掠，終無言。或言於守曰："必應奎匿之。"奎所善推官在坐，大笑曰："冤哉！應奎夜飲於余，晨又謁余也。"會有爲方解者，事乃寢，婢撫其子以老。

天亮，衙役發現丢了邵儀，捆起邵氏毒打，她始終不説。有人對知府説："一定是被應奎藏起來了。"與應奎交好的推官在座，大笑説："太冤枉了！應奎夜裏和我一同喝酒，清晨又來見過我。"這時正有人爲邵方排解，此事被擱置，邵氏撫養邵儀到老。

楊貞婦

楊貞婦，潼關衛人，字郭恒。萬曆初，客游湖南，久不歸。父議納他聘，女不可，斷髮自守。家有岩壁，穴墻居之，垂橐以通飲食，如是者二十六年。恒歸，乃成禮。

楊貞婦，潼關衛人，與郭恒訂親。萬曆初年，郭恒前往湖南，很久不回來。父親準備接受别人的婚聘，楊氏不同意，剪掉頭髮自己守節。家裏有高墻，在墻上挖洞居住，用布袋吊下供應飲食，這樣過了二十六年。郭恒回家，纔舉行婚禮。

倪氏

又有倪氏，歸安人，許聘陳敏。敏從征，傳爲已死，逾五十載始歸。倪守志不嫁，至是成婚，年六十一矣。

又有倪氏，歸安人，許配陳敏。陳敏隨軍出征，傳説他已經死去，過了五十年纔回家。倪氏守節不嫁，至此纔成婚，已經六十一歲了。

楊氏

楊氏，寧國饒鼎妻。鼎以單衣溺死湖中，楊招魂葬之，課二子成立，冬不衣夾。萬曆初，年八十，竟單衣入宅旁池中，端坐死。

楊氏，寧國人饒鼎之妻。饒鼎身穿單衣淹死在湖裏，楊氏爲他招魂下葬，教導兩個兒子直到他們成年，自己冬天連夾衣都不穿。萬曆初年，她已八十歲了，竟穿着單衣走進住宅旁的池塘裏，端坐着死去。

丁氏

丁氏，五河王序禮妻。序禮弟序爵客外，爲賊所殺，其妻郭氏懷孕未即殉。及生子越月，投繯死。時丁氏適生女，泣謂序禮曰："叔不幸客死，嬸復殉，棄孤不養，責在君與妾也。妾初舉女，後尚有期，孤亡則斬叔之嗣，且負嬸矣。"遂棄女乳侄。未幾，序禮亦死，竟無子女。氏年方少，撫侄長，絶無怨悔。

丁氏，五河人王序禮之妻。序禮之弟序爵出門在外，被盜賊殺死，其妻郭氏因懷孕没有立即殉夫。等到生子滿月後，上吊死。此時丁氏正好生了女兒，哭着對序禮説："小叔不幸死在外鄉，小嬸又殉夫，扔下孤兒不能撫養，責任留給你和我了。我剛生了女兒，以後還有機會，孤兒死了便斷了小叔的後裔，而辜負了小嬸。"於是扔掉女兒喂養侄子。不久，序禮也死了，竟没有子女。丁氏還年輕，撫養侄子成長，毫無怨恨後悔的意思。

尤氏

尤氏，崑山貢生鏞女。嫁諸生趙一鳳，早死，將殉之，顧二子方襁褓，爲强食。二子復殤，慟曰："可

尤氏，崑山貢生尤鏞之女。嫁給秀才趙一鳳，一鳳早死，尤氏想要殉夫，但看到兩個兒子還在襁褓之中，因而勉强進食。兩個兒子又都夭

以從夫矣。"痛夫未葬，即營窀穸。惡少年艷其色，訾其目曰："彼盼美而流，烏能久也。"婦聞之，夜取石灰手挪目，血出立枯。置棺自隨。夫葬畢，即自縊，或解之，乃觸石裂額，趨卧棺中死。

折，她痛哭道："現在可以追隨丈夫了。"痛念丈夫還未下葬，便爲之營造墓穴。有無賴少年看中她的美麗，詆毀她的眼睛說："她的眼睛很美而眼波流蕩，怎可能久守呢。"尤氏聽見了，夜裏手拿石灰揉進眼睛，血流出眼睛立刻枯乾。她爲自己準備了棺材，丈夫下葬完畢，便上吊，有人將她解下，又在石上撞裂額頭，爬進棺材死去。

李氏

李氏，王寵麟繼妻。寵麟仕知府卒，氏年二十餘，哭泣不食，經四十日疾革。知族人利其資，必以惡語傾前妻子，預戒家人置己棺中，勿封殮。衆果猬集，噪孤殺母。氏從棺中言："已知汝輩計必出此也。"衆大慚而去，然後瞑。

李氏，是王寵麟的後妻。寵麟任知府時去世，李氏僅二十多歲，哭泣不進飲食，經過四十多天後病危。她心知族人貪圖財産，一定會用惡語陷害前妻的兒子，預先令家人將自己放在棺材中，不要封蓋。族人果然聚集一處，鼓噪說那孤兒殺了母親。李氏在棺材裏說："我早知道你們一定用這種辦法。"衆人大爲慚愧離去，李氏這纔閉眼。

孫氏

孫氏，甌寧人。幼解經史，字吴廷桂。廷桂死，孫欲奔喪，家人止不得，父爲命輿。曰："奔喪而輿，可乎?"入夜，徒步往，挾納采雙金雀以見舅姑。拜畢，奠柩側，遂不離次，期必死。吴家故貧，所治棺，取具而已。好事者助以美逾，孫視之曰："木以美逾吾夫，非禮矣。"却之。以楷櫝來，乃許。届期縊死，書衣帶中云："男毋附尸，女毋啓衣。"

孫氏，甌寧人。幼年便能讀懂儒經史書，許配吴廷桂。廷桂死了，孫氏要去吊唁，家裏人阻止不了，父親爲她備轎。她說："奔喪却要乘轎，行嗎?"入夜後，徒步前去，携帶納采雙金雀去見公婆。下拜後，在棺木旁祭奠，便不再離開，决定死期。吴家本來貧窮，所置辦的棺材，勉强能用而已。有熱心人贈送上好木料，孫氏看後說："木質太好超過了我丈夫的地位，是違反禮法的。"謝絶了。送來薄皮棺材纔同意。到了約定的日子自縊死，在衣帶上留字說："男的不要靠近我的尸體，女的不要解開我的衣服。"

方孝女

方孝女，莆田人。父瀾，官儀制郎中，卒京師。女年十四，無他兄弟，與叔父扶櫬歸。渡揚子江，中流舟覆，櫬浮。女時居别舟，皇遽呼救，風濤洶怒，人莫敢前。女仰天大哭，遂赴水死。經三日，尸浮，傍父櫬，同泊南岸。

方孝女，莆田人。其父方瀾，任官儀制郎中，死在京師。方氏十四歲，没有其他兄弟，與叔父一同扶送棺木回鄉。渡過揚子江時，船在中流傾覆，棺木浮在水面，方氏當時在别的船上，驚惶呼救，風濤洶涌，誰都不敢去救。方氏仰天大哭，便投水死。過了三天，尸體浮出，靠着父親的棺材，一同停在南岸。

解孝女

又有解孝女，寧陵人。年十四，同母浣衣。母誤溺水，女四顧無人，

又有解孝女，寧陵人。十四歲時，隨母親去洗衣服。母親不小心落水，解氏見四周無人，痛

號泣投水。俄兄紹武至，泅而得之，母女皆死。女手挽母甚堅，兄救母，久之復蘇。女手仍不解，兄哭撫之曰："母已生，妹可慰矣。"乃解。

哭跳入水中。不久其兄紹武來到，泅水將人救出，母女都已死了，解氏的手牢牢拉住母親，哥哥搶救母親，過了很久重又蘇醒。解氏的手仍不放開，哥哥哭着撫摸她道："母親已經活了，妹妹可以放心了。"她的手這纔放開。

李氏

李氏，東鄉何璇妻。璇客死。李有殊色，父迫之嫁。遂以簪入耳中，手自拳之至没，復拔出，血濺如注。姑覺，呼家人救，則已死矣。

李氏，東鄉人何璇之妻。何璇死於外鄉。李氏極其美麗，父親逼她改嫁。她便將頭簪刺入耳中，用手捶打直到完全刺入，又拔將出來，鮮血噴濺如注。婆婆發覺，喊家人來救，李氏已經死了。

項貞女

項貞女，秀水人。國子生道亨女，字吴江周應祁。精女工，解琴瑟，通《列女傳》，事祖母及母極孝。年十九，聞周病瘵，即持齋、燃香燈禮佛，默有所祝，侍女輩竊聽，微聞以身代語。一日，謂乳媪曰："未嫁而夫亡，當奈何?"曰："未成婦，改字無害。"女正容曰："昔賢以一劍許人，猶不忍負，況身乎?"及訃聞，父母秘其事，然傳吴江人來，女已喻。祖母屬其母入視，女留母坐，色甚温，母釋然去。夜伺諸婢熟睡，獨起以素絲約髮，衣内外悉易以縞，而紉其下裳。檢衣物當勞諸婢者，名標之，列諸床上。大書於几曰："上告父母，兒不得奉一日歡，今爲周郎死矣。"遂自縊。兩家父母從其志，竟合葬焉。

項貞女，秀水人。國子監監生項道亨之女，許配吴江人周應祁。她精於縫紉，能奏琴瑟，通曉《列女傳》，侍奉祖母和母親極其孝順。十九歲時，得知周應祁患癆病，項氏便吃素、焚香燃燈拜佛，默默有所祈禱，侍女們去偷聽，仿佛聽到願以自身相代的話。一天，她對奶媽説："没有出嫁而丈夫已死，該怎麽辦?"奶媽答道："還没有成爲他的妻子，改嫁没害處。"項氏嚴肅地説："前輩聖賢答應給人一把劍，還不忍心食言，何況身體呢?"等周應祁死訊傳來，父母隱瞞此事，但傳説吴江有人來，項氏已經明白了。祖母讓母親進房探視，項氏留母親坐下，神色非常温順，母親放心離去。夜間等婢女們都睡熟了，她獨自起床用白色絲綫結好頭髮，裏外都换上白色衣服，又將下衣縫緊。把要送給婢女們的衣物準備好，標上姓名，擺在床上。在小桌上大書："上告父母，孩兒不能讓你們高興一天，現在要爲周郎而死了。"隨即上吊死。兩家父母順從她的意願，將兩人合葬。

李氏

李氏，壽昌人。年十三，受翁應兆聘。應兆暴卒，女盡取備嫁衣飾焚之，以身赴火，爲父母救止。乃赴翁家，哀告舅姑乞立嗣，復乞一小樓，設夫位，坐卧於旁，奠食相對，非姑不接面。舅亡，家落，忍饑紡績以養姑。未幾，姑亦亡，鄰火大起，夜半

李氏，壽昌人。十三歲時，受翁應兆之聘。應兆突然去世，李氏將準備的出嫁衣物首飾全部拿出焚燒，自己要投火，被父母阻止。隨即去翁家，哀告公婆請求立繼子，又求告一座小樓，陳列丈夫牌位，在旁邊起居睡眠，對牌位祭奠進食，除了婆婆不與他人見面。公公去世，家業衰敗，她忍着飢餓紡紗績綫以供養婆婆。不久，婆

達旦，延百餘家。鄰婦趨上樓，勸之避，婦曰："此正我授命時也。"抱夫木主待焚。須臾四面皆燼，小樓獨存。

婆也死，鄰家着了大火，從半夜燒到天亮，延燒百餘家。鄰家婦女急忙上樓，勸她躲避，李氏說："這正是我死的時候了。"抱着丈夫牌位等待火燒來。不一會兒四面房舍都成灰燼，祇有小樓保存下來。

玉亭縣君

玉亭縣君，伊府宗室典柄女。年二十四，適楊仞。不兩月仞卒，號慟不食。或勸以舅姑年老，且有遺孕，乃忍死襄事。及生男，家日落。萬曆二十一年，河南大饑，宗祿久缺，紡績三日，不得一飧，母子相持慟哭。夜分夢神語曰："汝節行上聞於天，當有以相助。"晨興，母子述所夢皆符，頗怪之。其子曰："取屋後土作坯，易粟。"其日掘土，得錢數百。自是，每掘輒得錢。一日，舍傍地陷，得石炭一窖，取以供爨。延兩月餘，官俸亦至，人以爲苦節所感。

玉亭縣君，伊王府王族朱典柄之女。二十四歲時，嫁給楊仞。不到兩個月楊仞便去世，她放聲痛哭不進飲食。有人勸她說公婆都已年老，而且已經懷孕，這纔忍住不死襄理喪吊。後來生個兒子，家業日益衰落。萬曆二十一年，河南大災荒，宗室俸禄很久領不到。紡紗績綫三天，也换不到一頓飯，母子相抱痛哭。夜間夢見神人對她說："你的志節行爲已爲上天所知，會有所資助的。"天亮，母子敘述所做的夢完全相同，感到很奇怪。兒子說："挖房後的土做土坯，换糧食。"那天挖土，得到數百文錢。從此，每次挖土都能找到錢。一天屋旁地面塌陷，得到一窖煤炭，用來燒火做飯。過了兩個多月，官俸也送到，人們認爲這是苦苦守節的感應。

馬氏

馬節婦，年十六，歸平湖諸生劉濂。十七而寡。翁家甚貧，利其再適，必欲奪其志。不與飲食，百計挫之，志益厲。嘗閉門自經，或救之，則繫絶而墜於地死矣。急解之，漸蘇。翁又陰納沈氏聘，其姑誘與俱出，令女奴抱持納沈舟。婦投河不得，疾呼天救我。須臾風雨晝晦，疾雷擊舟，欲覆者數四。沈懼，乃旋舟還之。事聞於縣，縣令婦別居。時父兄盡歿，無可歸，假寓一學舍，官贍之以老。

馬節婦，十六歲時，嫁給平湖秀才劉濂，十七歲便守寡。公公家很窮，想讓她再嫁以得錢，一定要改變她的志節。不給她飲食，千方百計折磨她，她的意志更堅定，曾經關起房門上吊，有人來救，却已繩斷落地昏死了。急忙解開繩子，漸漸蘇醒。公公又暗中接受沈家聘禮，婆婆騙她一同出門，令女僕抱住送到沈家船上。馬氏投河不成，大喊天救我。不一會兒天昏地暗風雨大作，大雷連續擊船，船多次幾乎傾覆。姓沈的害怕了，纔掉頭將馬氏送還。此事上報縣官，縣官令馬氏另外居住。其時她父親兄長都已去世，無家可回，在一處學校借住，官府贍養到死。

王氏

王氏，東莞葉其瑞妻。其瑞貧，操舟往來鄰境，一月一歸。婦紡績易食。萬曆二十四年，嶺南大饑，民多鬻妻子。其瑞將鬻婦博羅民家，券成，載其人俱來。入門見氏羸甚，問

王氏，東莞人葉其瑞之妻。其瑞貧窮，操船往來於鄰鄉，一個月回家一次。王氏靠紡紗績綫换糧食。萬曆二十四年，嶺南大災荒，很多百姓出賣妻子兒女。其瑞準備把王氏賣給博羅一個人家，已經立了文書，用船將那人一同帶來。進門

之，不饘粥數日矣。其瑞泣語之故，且示之金，婦笑而許之。及舟發寶潭，躍入潭中死。兩岸觀者如堵，皆謂水迅，尸流無所底。其瑞至，從上流哭數聲，尸忽涌出，去所投處，已逆流數十步矣。

看見王氏非常瘦弱，詢問原因，已經幾天連粥都沒有得吃了。其瑞哭着告訴她緣故，并把錢給她看，王氏笑着答應了。等船行至寶潭，王氏跳進潭中而死。兩岸旁觀的人很多，都説水流迅急，尸體不知冲到哪裏。其瑞來到，從上流哭了幾聲，尸體突然從水中涌出，離她投水的地方，已經逆流而上幾十步遠了。

劉氏　楊氏

劉氏，博平吴進學妻。楊氏，進性妻。進學疫死，既葬，劉夜匍匐縊於墓所。未幾，進性亦疫死，楊一慟幾絶。姑議嫁之，楊曰："我何以不如姒。"遂縊死。

劉氏，博平人吴進學之妻。楊氏，是吴進性之妻。進學患傳染病死，下葬後，劉氏於夜間爬到墓地上吊。不久，進性也患傳染病死，楊氏痛哭幾乎昏絶。婆婆同她商量改嫁的事，楊氏説："我爲什麽不如嫂子。"也上吊死。

譚氏

譚氏，南海方存業妻。生子三月，夫亡，悲號欲殉。母及姑交止之，且諷改適。氏垂涕曰："吾久不樂生，特念姑與兒耳。"哽咽流涕不止，二人不敢復言。及子七歲，遣就塾師，先令拜姑，微示付托意，竊自喜曰："吾今可以遂志矣。"一日，媒氏至，復勸改適，氏愈憤，中夜縊死。

譚氏，南海人方存業之妻。兒子出生三個月，丈夫去世，她悲號哭泣打算殉夫。母親和婆婆都制止她，并勸她改嫁。譚氏流着淚説："我早就不想活了，衹是挂念婆婆和兒子而已。"抽泣流淚不止，兩人不敢再提此事。等兒子長到七歲，讓他去隨老師讀書，先令去拜别婆母，流露出托付的意思，暗自高興説："現在我可以滿足願望了。"一天，媒婆來，又勸她改嫁，譚氏更加憤怒，半夜上吊死。

張氏

又張氏，臨清林輿岐妻。夫亡，欲自縊，舅姑慰之曰："爾死，如遺孤何?"氏以衣物倩乳嫗育其子，三月，知子安乳嫗，遂不食死。

又有張氏，臨清人林輿岐之妻。丈夫死了，她想自縊，公婆勸慰她説："你死了，留下孤兒怎麽辦?"張氏拿出衣物請乳母撫養兒子，三個月後，知道兒子在乳母處很好，她便絶食死。

李烈婦

李烈婦，餘姚吴江妻。年二十，夫與舅俱卒，家酷貧，婦紡績養姑，已恒凍餒。有黄某者，謀娶之，賄夫族某使餌其姑，未即從。某乃陰與黄及父家約，詭稱其母暴病，肩輿來迎。婦倉卒升輿，既及門，非父家也。姑亦尋至，布几席，速使成禮。婦佯曰："所以不欲嫁者，爲姑老無依耳。姑既許，復何言。然妾自夫殁未嘗解帶，今願一洗沐。"又問："聘

李烈婦，餘姚人吴江之妻。二十歲時，丈夫和公公都去世，家中極其貧窮，李氏靠紡紗緝綫養活婆婆，自己經常受凍挨餓。有一姓黄的，想娶她，賄賂丈夫家族某人讓他以利誘婆母，她没有立即答應。那人便暗中與姓黄的及李氏父親家約定，謊稱其母得了急病，抬着轎子來接，李氏急忙入轎，等到進門，并不是父親家。婆婆也緊跟來到，安排桌椅，要他們趕快舉行婚禮。李氏假意説："我之所以不想改嫁，是因婆婆年老無所依靠。婆婆既然已經同意，還有什麽好説的。

財幾何？”姑以數對。曰：“亟懷之去。姑在，我即從人，殊赧顔也。”衆喜，促姑行，爲具湯。湯至，久不出，闢户視之，則縊死矣。

但我自從丈夫死後就没有脱過衣服，希望現在能洗一次澡。”又問：“聘禮有多少錢？”婆婆告訴她數目。李氏説：“趕快收好錢回去。婆婆在，我就嫁給别人，實在是害羞。”大家很高興，催促婆婆動身，爲李氏準備熱水。熱水送到，李氏却許久不出來，開門一看，她已經上吊死了。

黄烈婦

其後，崇禎十五年，餘姚又有黄烈婦者，金一龍妻。夫早殁，黄截指自誓，立從子爲嗣，與姑相依。熊氏子欲娶之，母黨利其財，紿令還家，間道送於熊。黄知勢不可挽，願搜括所有以償聘金，不聽，相持至夜深，引刀自刎未殞。其姑聞之，急趨視，黄曰：“婦所以未即死者，欲姑一面耳，今復何求。”遂剚喉以絶。郡邑聞之，斃熊氏子獄中。

在此之後，崇禎十五年，餘姚又出了個黄烈婦，是金一龍之妻。丈夫早死，黄氏截斷手指發誓守節，立侄子爲繼子，與婆婆相依爲命。有熊家兒子想娶她，娘家人貪圖熊家錢財，騙她説回家，走小路把她送給熊家。黄氏知道事情已無法挽回，表示願意拿出所有財産抵償聘金，熊家不答應，對抗到深夜，她舉刀自刎没有死成。她婆婆聞訊，急忙趕來探望，黄氏説：“媳婦之所以没有馬上死，是想見婆婆一面啊，現在還要求什麽呢。”隨即割喉死去。地方官知道了，將熊家兒子處死在監獄裏。

須烈婦

須烈婦，吴縣人。夫李死，市兒悦其色，争欲娶之。婦泣曰：“吾方送一夫，旋迎一夫。且利吾夫之死而妻我，不猶殺我夫耶！”市兒乃糾黨聚謀，將掠之。婦驚奔母，母懼不敢留。返於姑，姑懼如母。投姊，姊益不敢留，婦泣而歸。鄰人勸之曰：“若即死，誰旌若節者，何自苦若此？”婦度終不免，自經死。

須烈婦，吴縣人。姓李的丈夫死了，街市中人看中她的容貌，争着想娶她。須氏哭道：“我剛送走一個丈夫，又迎來一個丈夫，而且乘我丈夫死了而娶我，這不是和殺我的丈夫一樣嗎！”街市中人糾集一起合謀，想搶她。須氏驚惶逃到母親家，母親害怕不敢留她，把她送回婆家，婆婆也像母親一樣害怕。投奔姐姐，姐姐更不敢收留，須氏哭着回家。鄰居勸她説：“你就是死了，誰來表彰你的貞節，爲什麽這樣自苦呢？”須氏估量最終不能幸免，上吊自殺。

陳節婦

陳節婦，安陸人。適李姓，早寡，孑然一身，歸父家守志，坐卧小樓，足不下樓者三十年。臨終，謂其婢曰：“吾死，慎勿以男子舁我。”家人忽其言，令男子登樓舁之，氣絶逾時矣，起坐曰：“始我何言，而令若輩至此。”家人驚怖而下，目乃瞑。

陳節婦，安陸人。嫁給姓李的，早年守寡，孤身一人，回到父親家裏守節，住在一座小樓上，三十年從未下過樓。臨終時，對自己的婢女説：“我死了，千萬不要由男子來抬我。”家裏人不重視她的話，讓男子上樓抬她，她已斷氣一個多時辰了，坐起來説：“我原來説過什麽話，而讓你們這些人到這裏來。”家人驚恐下樓，她纔閉上眼睛。

馬氏

馬氏，山陰劉晋嘯妻。萬曆中，晋嘯客死，馬年二十許，家無立錐。伯氏有樓，遂與母寄居其上，以十指給養，不下梯者數十年。常用瓦盆貯新土，以足附之。鄰婦問故，曰："吾以服土氣耳。"年六十五卒。

馬氏，山陰人劉晋嘯之妻。萬曆年間，晋嘯死在外鄉，馬氏剛二十來歲，家貧無立錐之地。大伯家有樓，便與母親借住樓上，靠手工維持生活，幾十年不下樓梯。她常用瓦盆裝新土，將脚踩在土上。鄰家婦女問她緣故，説："我是靠這來接地氣的。"六十五歲時去世。

謝烈婦

謝烈婦，名玉華，番禺曹世興妻。世興爲馮氏塾師，甫成婚，即負笈往。亡何病歸，不能起，婦誓不改適。曹族之老嘉之，議分祭田以贍。或謂婦年方盛，當俟襄事畢，令歸寧，婦佯諾。及期，駕輿欲行，别諸姒，多作訣語，徐入室閉户，以刀自斷其頸。家人亟穴板入，血流滿衣，尚未絶，見諸人入，亟以左手從斷處探喉出之，右手引刀一割，乃瞑。

謝烈婦，名玉華，番禺人曹世興之妻。世興是馮家學塾教師，剛剛成婚，便帶着書箱去任教。不久患病回家，去世，謝氏發誓不改嫁。曹氏宗族的長輩贊許她，準備分給她祭田以維持生活。有人説謝氏還年輕，應該等辦完喪事，讓她回娘家，謝氏假裝同意。到了日子，她備車準備動身，與妯娌們告辭，説了許多訣别的話，慢慢走進房間關上門，自己用刀割斷喉頸。家裏人趕快鑿墻進房，衹見她衣服上流滿鮮血，還没有斷氣，看到大家進房，急忙用左手從傷口拉出喉管，右手揮刀一割，這纔死去。

張氏

張氏，桐城李楝妻。楝死無子，張自經於床。母救之，奮身起，引斧斫左臂者三。家人奪斧，抑而坐之蓐間，張瞶悶不語。家人稍退，張遽捽身出户投於水。水方冰，以首觸穴入，遂死。

張氏，桐城人李楝之妻。李楝死後没有兒子，張氏在床架上自縊。母親去救她，她奮然躍起，三次舉斧砍左臂，家人奪下斧子，强按她坐在床上。張氏眼睛發直悶聲不語。家人稍微退開，張氏突然掙脱身體出門跳入水中。水剛結冰，她用頭撞開一個窟窿跳入，終於死去。

王氏 戚家婦

邑又有烈婦王氏，高文學妻。文學死，父道美來吊，謂王曰："無過哀。事有三等，在汝自爲之。"王輟泣問之，父曰："其一從夫地下爲烈，次則冰霜以事翁姑爲節，三則恒人事也。"王即鍵户，絶粒不食，越七日而死。

同縣又有烈婦王氏，是高文學之妻。文學死後，王氏之父道美來吊唁，對王氏説："不要過於悲哀。辦法有三種，全在於你自己如何做了。"王氏止住哭問是哪三種，父親説："第一隨丈夫而死是烈，第二堅貞清白服侍公婆是節，第三則是像普通人一樣活下去。"王氏便關緊門户，粒米不進，過了七天死去。

又有戚家婦者，寶應人。甫合巹，而夫暴歿。婦哭之哀，投門外汪中死。後人名其死所爲戚家汪云。

又有戚家婦人，寶應人。剛成親，丈夫便突然去世，妻子哭得極其悲哀，跳進門外水坑死去。後人稱她死的地方爲戚家汪。

金氏 楊氏

金氏，通渭劉大俊妻。年十九，

金氏，通渭人劉大俊之妻。十九歲時，丈夫

夫病風痹，金扶浴溫泉。暴風雨，山水陡發，夫不能動，令金急走。金號泣堅持不肯舍，并溺死。尸流數十里而出，手猶挽夫不釋云。

患風濕病，金氏扶着他去溫泉洗浴。突然風雨大作，山洪突發，丈夫不能行動，要金氏趕忙逃走。金氏痛哭堅持不肯丟下丈夫，兩人一同淹死。尸體被沖出幾十里路後浮出水面，金氏的手還拉住丈夫不放。

又應山諸生王芳妻楊氏。芳醉墜塘中，氏赴水救之。夫入水益深，氏追深處偕死。

又有應山秀才王芳之妻楊氏。王芳酒醉落入水塘，楊氏下水搶救。丈夫在水中越沉越深，楊氏追到水深處一同死去。

王氏

王氏，山陰沈伯燮妻。議婚數年，伯燮病厲，手攣髮禿，父母有他意。女問："沈郎病始何日？"父曰："初許時固佳兒，今乃病。"女曰："既許而病，命也，違命不祥。"竟歸之。伯燮病且憊，王奉事無少怠。居八年卒，嗣其從子。更出簪珥佐舅買妾，更得子。逾年，舅姑相繼亡，王獨撫二幼孤，鬻手食之，并成立。

王氏，山陰人沈伯燮之妻。訂婚數年後，伯燮得了麻風，手臂痙攣頭髮掉光，王氏父母有別的打算。王氏問道："沈郎的病從什麽時候開始的？"父親說："剛許配時是好孩子，現在纔病。"王氏說："既然是許配之後纔患病，這是命裏注定，違反命運是不吉利的。"居然嫁給了伯燮。伯燮有病而身體虛弱，王氏侍候他毫不懈怠。八年後伯燮去世，王氏過繼其侄爲子。又拿出首飾資助公公買妾，又生了兒子。一年後公婆相繼去世，王氏獨自撫養兩個年幼的孤兒，靠作手工維持生活，兩人都長大成人。

李孝婦

李孝婦，臨武人，名中姑，適江西桂廷鳳。姑鄧患痰疾，將不起，婦涕泣憂悼。聞有言乳肉可療者，心識之。一日，煮藥，爇香禱竈神，自割一乳，昏仆於地，氣已絶。廷鳳呼藥不至，出視，見血流滿地，大驚呼救，傾駭城市，邑長佐皆詣其廬，命亟治。俄有僧踵門曰："以室中蘄艾傅之，即愈。"如其言，果蘇，比求僧不復見矣。乃取乳和藥奉姑，姑竟獲全。

李孝婦，臨武人，名中姑，嫁給江西人桂廷鳳。婆婆鄧氏患痰疾，快要死了，李氏擔憂哭泣。聽到别人說乳房的肉可以治療此病，心中暗中記住。一天，煮藥時，她點香向竈神祈禱，自己割下一個乳房，昏倒在地，已經斷氣了。廷鳳喊她拿藥而不見人來，出房來看，衹見血流遍地，大驚呼救，驚動了全城，地方官吏都來到她家，命令趕忙治療。不久有個和尚登門說："用房裏的艾絨敷在傷處，便可痊愈。"照他的話辦了，果然王氏蘇醒過來，等去找那和尚時再也找不到了。便用乳房的肉煮藥給婆婆吃，婆婆竟得保全。

洪氏

又洪氏，懷寧章崇雅妻。崇雅早卒，洪守志十年。姑許，疾不能起，洪剜乳肉爲羹而飲之，獲愈，餘肉投池中，不令人知。數日後，群鴨自水中銜出，鳴噪迴翔，小童獲以告

又有洪氏，懷寧人章崇雅之妻。崇雅早亡，洪氏守節十年。婆婆許氏，患病不能起床，洪氏剜出乳房的肉做湯給她喝，病得痊愈，將剩下的肉扔進池塘，不讓别人知道。幾天後，鴨群將肉從水中銜出，高聲鳴叫在水面往復飛翔，小孩子

姑。姑起視之，乳血猶淋漓也。其夫兄崇古亦早亡，姒朱氏誓死靡他，妯娌相守五十年云。

拾到肉告訴了婆婆。婆婆起身來看，乳房肉仍血迹淋漓。她丈夫的哥哥崇古也早年去世，嫂子朱氏誓死不改嫁，妯娌一同守節五十年。

倪氏

倪氏，興化陸鰲妻。性純孝，舅早世，憫姑老，朝夕侍寢處，與夫睽異者十五年。姑鼻患疽垂斃，躬爲吮治，不愈，乃夜焚香告天，割左臂肉以進，姑啖之愈。遠近稱孝婦。

倪氏，興化人陸鰲之妻。性情極孝順，公公早已去世，她可憐婆婆年老，整天在婆婆卧室服侍，與丈夫十五年不見面。婆婆鼻子患毒瘡快要死了，她親自爲婆婆吸吮醫治，仍不見好，便在夜間焚香向上天祈禱，割左臂的肉給婆婆吃，婆婆吃了以後便痊愈了。遠近都稱她爲孝婦。

劉氏

劉氏，張能信妻，太僕卿憲寵女，工部尚書九德婦也。性至孝，姑病十年，侍湯藥不離側。及病劇，舉刀刲臂，侍婢驚持之。舅聞，囑醫言病不宜近腥膩，力止之。逾日，竟刲肉煮糜以進，則姑已不能食，乃大悔恨曰："醫紿我，使姑未鑒我心。"復刲肉寸許，慟哭奠簀前，將闔棺，取所奠置棺中曰："婦不獲復事我姑，以此肉伴姑側，猶身事姑也。"鄉人莫不稱其孝。

劉氏，張能信之妻，是太僕卿劉憲寵的女兒，工部尚書張九德的兒媳。性情極其孝順，婆婆患病十年，她侍奉湯藥不離左右。到婆婆病重時，她舉刀割臂肉，侍女驚惶將她抱住。公公聞訊，告訴她醫生説此病不能吃油膩葷腥，全力勸阻了她。過了一天，她仍割肉煮粥進上，但婆婆已經不能進食了，她大爲悔恨説："醫生騙了我，使得婆婆不能明白我的心意。"又割下一寸多長的肉，痛哭供奉在婆婆遺體前，將要蓋上棺蓋時，她將肉取來放在棺木中説："媳婦不能再侍奉婆婆了，用這肉陪伴在婆婆身邊，就如同我在侍奉婆婆一樣。"同鄉人没有不稱贊她的孝順的。

明史卷三百三

列傳第一百九十一

列女(三)

徐貞女

徐貞女，宣城人。少字施之濟。年十五，里豪湯一泰艷之，倚從子祭酒賓尹，强委禽焉。女父子仁不受，夜趣施舁女歸。一泰恚甚，脅有司攝施婦，欲庭奪以歸，先使人捽之濟父子及媒妁數人，毆之府門，有司莫能制。徐氏被攝，候理，次城東旅舍，慁不免。夜伺人静，投池中死，衣上下縫紉不見寸體。觀者皆泣下，共舁古廟，盛夏鬱蒸，蠅不敢近。郡守張德明臨視，立祠城東祀之。

徐貞女，宣城人。少時許配施之濟。十五歲時，當地豪强湯一泰看中了她，倚仗侄子國子監祭酒賓尹的勢力，强行下聘。徐氏之父子仁不肯接受，夜間催促施之濟將女兒接回家。一泰非常惱怒，逼地方官傳訊施妻，想當堂將她搶回去，先派人把之濟父子及幾個媒人拉來，在衙門前毆打，地方官無法制止。徐氏被傳訊，等候審理，暫住城東旅店。害怕不能幸免，乘夜深人静，投入池塘而死，上下衣都緊緊縫住不露出一點身體。看到的人都流下眼淚，一同將徐氏尸體抬到古廟裏，雖時值盛夏天氣悶熱，但蒼蠅都不敢靠近。知府張德明親臨探視，在城東立祠奉祀。

劉氏

劉氏，京師人。有松江人戍邊者，詐稱無妻，娶劉。既而遇赦歸，給劉曰："吾暫歸省。"久之不復至，劉抵松訪之，夫拒不納。劉哭曰："良人棄我，我將安歸。"乃翦髮爲尼，行乞市上，人多憐而周之。劉置一棺，夜卧棺中數十年。鄰火起，劉入棺，呼曰："乞與闔棺，以畢吾事。"遂焚死。

劉氏，京師人。有個松江人流放邊疆充軍，謊稱没有妻子，娶了劉氏。後來他被赦免回鄉，騙劉氏説："我暫時回家看看。"很久不再回來。劉氏到松江找他，丈夫拒不接納。劉氏哭道："丈夫拋棄了我，我能回哪裏去呢。"便剪掉頭髮作了尼姑，在街市乞討，人們多因可憐而接濟她。劉氏買了一口棺材，幾十年夜間在棺材裏睡覺。鄰家着火，劉氏進入棺材，喊道："請幫我蓋上棺蓋，以結束我的事情。"被燒死。

余氏

余氏，黄岡宋蒙妾。蒙妻劉，舉子女各一人，余無所出。及蒙卒，劉他適，妾辛勤育之。日事紡績，非丙夜不休。壼政嚴肅，親屬莫敢窺其門。逾二十年，忽謂子女曰："吾命將盡，不能終視若輩，惟望若輩爲上流人爾。"越數日，無疾而逝。

余氏，黄岡人宋蒙之妾。宋蒙之妻劉氏，生了一男一女，余氏没有生育。等到宋蒙去世，劉氏改嫁，余氏辛勤養育子女，每天紡紗織綫，不到深夜不停，家法嚴肅，親戚都不敢到她門前窺探。過了二十年，突然對子女説："我的壽命快要終結，不能永遠照顧你們，衹希望你們能成爲上等人呵。"過了幾天，無疾而終。

虞鳳娘

虞鳳娘，義烏人。其姊嫁徐明輝而卒，明輝聞鳳娘賢，懇其父欲聘爲繼室。女知，泣謂父母曰："兄弟未嘗同妻，即姊妹可知。"父執不聽，女絶口不言，自經死。

虞鳳娘，義烏人。其姐嫁給徐明輝後去世，明輝得知鳳娘賢惠，懇求其父想娶鳳娘爲繼妻。鳳娘知道了，哭着對父母説："兄弟從來没有同一個妻子的，就是姊妹也應該如此。"父親堅决不聽，鳳娘閉口不言，自己上吊而死。

林貞女

林貞女，侯官人。父舜道，官參政。女幼許長樂副都御史陳省子長源，既納幣，長源卒。女蓬首削脂澤，稱疾卧床，哭無聲而神傷。或謂未成婦，何自苦。答曰："予名氏、歲月飾而櫝之以歸陳，忍自昧哉！"固請於父，欲赴陳喪，父爲達其意。陳父答曰："以凶歸，所不忍，以好歸，疇與主之？姑俟喪除。"女大悲咤曰："是欲緩之，覬奪吾志也。"遂不食，積七日，嘔血死。

林貞女，侯官人。其父舜道，任參政。林氏幼年即許配長樂人副都御史陳省之子長源，收下聘禮後，長源去世。林氏頭髮蓬亂不施脂粉，自稱有病睡在床上，哭不出聲音而神情悲哀。有人説還没有成爲他的妻子，何必自己如此痛苦。林氏答道："我的姓名、生辰都已裝飾用匣子送到了陳家，怎能忍心不認呢！"堅持向父親請求，想去爲陳長源守喪，父親爲她轉達了意願。長源的父親回答説："作爲未亡人來，我不忍心，作爲平常人來，誰來接待她？還是等到喪期過後吧。"林氏大感悲痛嘆息道："這是想要拖延，準備强使我改變志節呵。"因而絶食，前後共七天，吐血而死。

王貞女

王貞女，崑山人，太僕卿宇之孫，諸生述之女，字侍郎顧章志孫同吉。未幾，同吉卒。女即去飾，白衣至父母前，不言亦不泣，若促駕行者。父母有難色，使嫗告其舅姑，舅姑掃庭内待之。女既至，拜柩而不哭，斂容見舅姑，有終焉之意。姑含淚曰："兒不幸早亡，奈何累新婦。"女聞姑稱新婦，泪簌簌下，遂留執婦道不去。早晚跪奠柩前，視姑眠食外，輒自屏一室，雖至戚遣女奴候視，皆謝絶，曰："吾義不見門以外人。"後姑病，女服勤，晝夜不懈。及病劇，女入候床前，出視藥竈，往來再三，若有所爲。群婢窺之而莫得其迹，姑既進藥則睡，覺而病立間，呼女曰："向飲我者何藥？乃速愈如是。"欲執其手勞之，女縮手有難進之狀。姑怪起視，已斷一指煮藥中矣。姑嘆曰："吾以天奪吾子，常憂老無所倚。今婦不惜支體以療吾疾，豈不勝有子耶！"流涕久之。人皆稱貞孝女云。

王貞女，崑山人，太僕卿王宇的孫女，秀才王述的女兒，許配給侍郎顧章志的孫子同吉。不久，同吉去世。王氏便摘掉首飾，身穿白衣來到父母面前，不説話也不流淚，好像是急着要出門的樣子。父母感到爲難，派女僕告知她的公婆，公婆請掃内院等待。王氏來到後，向棺木下拜而不哭，很莊重地去見公婆，有住下不走的意思。婆婆含淚説："兒子不幸早死，怎麼能拖累新媳婦呵。"王氏聽見婆婆稱自己爲媳婦，眼淚簌簌流下，便留下來不走盡媳婦的義務。除早晚跪在棺木前祭奠，照顧婆婆睡眠飲食外，總是自己關在一間房子裏，即使是近親派婢女來探望，也都謝絶，説："我理當不見房門以外的人。"後來婆婆患病，王氏服侍勤勞，晝夜不休息。等到病重，王氏進房在床前侍候，出房去看竈上藥劑，多次來回走動，好像在作什麽事。婢女們暗中窺探什麽也没有發現，婆婆服藥後就睡着了，醒來後立感病情緩減，喊王氏道："剛纔給我喝的是什麽藥？病好得這樣快。"想拉她的手感謝她，王氏縮手有爲難的樣子。婆婆感到奇怪起身一看，王氏已割斷一根手指煮在藥裏了。婆婆嘆道："我因上天奪走了我的兒子，常擔心老了無所依靠。現在媳婦不惜傷殘肢體爲我治病，豈不比有兒子還好嗎！"哭泣很長時間。人們都稱贊王氏是貞節孝順的女子。

倪美玉

倪美玉，年十八歸董緒。緒居喪過毁得疾，謂妻曰："吾無兄弟，又無子。吾死，父母祀絶矣。當以吾屋爲小宗祠，置祀田數畝，小宗人遞主之，春秋享祀，吾父母獲與焉，吾無憾矣。汝必以此意告我叔父而行之。"緒卒，倪立從子爲後。治喪畢，携其女及田二十畝囑其姒曰："以此累姆。"及夫叔父自外郡至，泣拜致夫命，叔父如其言。事竣，婦出拜謝，即入室卧不食。居數日，沐浴整衣曰："亡夫召我矣。"舉手别父母親屬

倪美玉，十八歲嫁給董緒。董緒因守喪過於悲哀而患病，對妻子説："我没有兄弟，又没有兒子。我死了，父母的祭祀也就斷絶了。一定要把我的屋子作爲小宗祠，購置幾畝祀田，由家族中人輪流主持，春秋進行祭祀，我的父母能够獲得參與，我也就没有遺憾了。你一定要將此意告訴我叔父去辦。"董緒死後，倪氏立侄子爲繼子。辦完了喪事，她將女兒及二十畝地托付給嫂子説："這些要拖累伯母了。"等到丈夫的叔父從外地來到，她下跪哭着轉述丈夫的遺言，叔父照她的話辦了。事情結束後，倪氏出房拜謝，隨即入房卧床不再進食。過了幾天，她洗浴穿好衣服

而逝，年二十二。

說："亡夫招喚我了。"抬手告別父母親屬而死，時年二十二歲。

劉烈女

劉烈女，錢塘人。少字吳嘉諫。鄰富兒張阿官屢窺之，一夕緣梯入。女呼父母共執之，將訟官。張之從子倡言劉女誨淫，縛人取財。人多信之。女呼告父曰："賊污我名，不可活矣，我當訴帝求直耳。"即自縊。盛暑待驗，暴日下無尸氣。嘉諫初惑人言，不哭。徐察之，知其誣也，伏尸大慟。女目忽開，流血淚數行，若對泣者。張延訟師丁二執前說，女傳魂於二曰："若以筆污我，我先殺汝。"二立死。時江濤震吼，岸土裂崩數十丈，人以爲女冤所致。有司遂杖殺阿官及從子。

劉烈女，錢塘人。幼年許配吳嘉諫。鄰居富家子弟張阿官多次打她的主意，一天晚上爬梯子進她家。劉氏喊父母一同將他抓住，準備報官。張阿官的侄子公然說是劉氏以色引誘，抓住人訛取財物。人們大多相信。劉氏告訴父親說："賊人誣衊我的名節，我不能活了，我要向上天控訴討個公道。"隨即上吊而死。大熱天等候驗尸，曬在烈日下毫無尸體的氣味。嘉諫起初被人言迷惑，不哭。逐漸知道了真象，明白了她是被冤枉的，趴在尸體上痛哭。劉氏的眼睛突然睁開，流出幾行血淚，仿佛兩人在相對哭泣。張家請訟師丁二堅持前面的說法，劉氏鬼魂附在丁二身上說："你用筆污衊我，我先殺你。"丁二立刻死了。當時江中波濤震響，江岸崩裂數十丈，人們以爲是劉氏的冤屈引起的。官府便用刑杖打死阿官及其侄子。

上海某氏

上海某氏，既嫁，夫患瘋癩，舅姑謀奪以妻少子。婦覺，密告其夫，夫泣遣之歸寧。婦潛製殮具，夫既死，舅姑不以告，不闔棺，露置水濱，以俗忌惡疾也。婦聞，盂飯瀹鷄，偕幼妹至棺所，抱尸浴之，斂以衣衾，闔棺設祭。祭畢，與妹訣，以巾幕面，投水死。

上海一名女子，出嫁後，丈夫患麻瘋病，公婆想將她給小兒子爲妻。這位女子發覺了，暗中告訴丈夫，丈夫流着淚把她送回娘家。這位婦女私下縫製裝殮衣物，丈夫死後，公婆不通知她，不蓋棺材，露天放在水邊，因爲民間習俗忌諱這種污穢的疾病。這位婦女聞訊，用碗盛着米飯煮鷄，帶着幼妹來到放置棺材的地方，抱着尸體清洗，用衣被裝殮，蓋上棺材進行祭祀。祭祀完畢，與妹妹訣别，用頭巾遮臉，投水而死。

谷氏

谷氏，餘姚史茂妻。父以茂有文學，贅之於家。數日，鄰人宋思徵責於父，見氏美，遂指逋錢爲聘物，訟之官。知縣馬從龍察其誣，杖遣之。及谷下階，茂將扶以行。谷故未嘗出閨閣，見隸人林立，而夫以身近己，慚發頳，推茂遠之。從龍望見，以谷意不屬茂也，立改判歸思。思即率衆擁輿中而去，谷母隨之至思舍。

谷氏，餘姚人史茂之妻。其父因史茂文章出衆，招贅他爲女婿。幾天後，鄰居宋思向其父索債，見谷氏美貌，便將欠債說成是聘禮，向官府告狀。知縣馬從龍察知宋思是誣告，杖責後將他趕走。等到谷氏走下臺階時，史茂想扶着她走，谷氏過去從未出過家門，見衙役密密排列，而丈夫身體靠近自己，羞紅了臉，將史茂推開。從龍望見，以爲谷氏并不喜歡史茂，立刻改判她嫁給宋思。宋思馬上帶領衆人將谷氏推入轎子離去，

谷呼號求速死，斷髮屬母遺茂。思族婦十餘人，環相勸尉，不可解，乘間縊死。從龍聞之大驚，捕思，思亡去。茂感妻義，終身不娶。

谷氏之母隨同到宋思家。谷氏大聲哭喊要求趕快死，割斷頭髮要母親交給史茂。宋思家族十幾個婦女，圍着谷氏安慰勸解，都不能說服她，找機會吊死了。從龍聞訊大驚，下令逮捕宋思，宋思逃走了。史茂爲妻子的情義感動，一輩子没有娶妻。

白氏

白氏，清澗惠道昌妻。年十八，夫亡。懷娠六月，欲以死殉。衆諭之曰："胡不少待，舉子以延夫嗣。"氏泣曰："非不念良人無後，但心痛不能須臾緩耳。"七日不食而死。

白氏，清澗人惠道昌之妻。十八歲時，丈夫死了。她懷孕六個月，想以死殉夫。大家勸她說："爲什麽不稍微等一等，生下兒子以延續丈夫後代。"白氏哭着說："我并不是没有想到丈夫没有後代，但心中悲痛一會兒也等不得了。"絶食七天而死。

高烈婦

高烈婦，博平諸生賈垓妻。垓卒，氏自計曰："死節易，守節難。况當兵亂之際，吾寧爲其易者。"執姑手泣曰："婦不能奉事舅姑，反遺孤孫爲累。然婦殉夫爲得正，勿過痛也。"遂縊。

高烈婦，博平秀才賈垓之妻。賈垓去世，高氏自己思量道："爲貞節而死容易，活着守節很難。何况正是戰亂的時候，我寧可做容易的事。"她拉着婆婆的手哭道："媳婦不能侍奉公婆，反而留下孤兒拖累你們。但媳婦殉夫是應該的，不要過於悲痛。"隨即上吊而死。

于氏

于氏，潁州鄧任妻。任病，家貧，藥餌不給，氏罄嫁笥救之。閲六月病革，氏聘簪二，綰一於夫髮，自綰其一，撫任頸哽咽曰："妾必不負君。"納指任口中，令嚙爲信。任歿三日，縊死。

于氏，潁州人鄧任之妻。鄧任患病，家中貧窮，供不起醫藥飲食，于氏拿出全部陪嫁來救他。過了六個月鄧任病危，于氏將下聘的兩枝簪子，一枝戴在丈夫的頭髮上，一枝自己戴上，摸着鄧任的頸説："我一定不辜負你。"把手指放進鄧任嘴裏，要他咬破作爲憑證。鄧任死後三天，她上吊而死。

臺氏

州又有臺氏，諸生張雲鵬妻。夫病，氏單衣蔬食，禱天願代，割臂爲糜以進。夫病危，許以身殉，訂期三日。夫付紅帨爲訣，氏號泣受之。越三日，結所授帨就縊，侍婢救不死，恨曰："何物奴，敗我事！令我負三日約。"自是，水漿不入口，舉聲一號，熱血迸流。至七日，頓足曰："遲矣，郎得毋疑我。"母偶出櫛沐，扃户縊死。

潁州又有臺氏，秀才張雲鵬之妻。丈夫病了，臺氏身穿單衣吃素，向上天祈禱情願代替丈夫去死，割下手臂的肉作粥給丈夫吃。丈夫病危她許諾以身殉夫，約定在三天以後。丈夫交給她紅帶與她訣别，臺氏放聲大哭接受了。三天後，她繫着丈夫給的佩帶上吊，被侍女救下没有死成，恨道："什麽奴才，壞了我的事情，讓我違背三天的約期。"從此，不吃不喝，放聲一哭，熱血便迸流而出。到了第七天，她跺着脚説："我遲了，郎君該不會懷疑吧。"母親偶然出房梳

洗，她鎖上門吊死了。

胡氏

胡氏，諸城人，遂平知縣麗明孫女也。年十七，歸諸生李敬中，生一女而夫卒。初哭踊甚哀，比三日不哭，盥櫛拜舅姑堂下，家人怪之，從容答曰："婦不幸失所天，無子，將從死者地下，不得復事舅姑，幸强飯自愛。他日叔有子，爲亡人立嗣，歲時奠麥飯足矣。"姑及其母泣止之，不可，乃焚香告柩前，顧家人曰："洗含汝等親之，不可近男子。"遂入户自經，母與姑椎門痛哭疾呼，終不顧而死。

胡氏，諸城人，是遂平知縣胡麗明的孫女。十七歲時，嫁給秀才李敬中，生了一個女兒後丈夫去世。起初她哭得非常悲哀，第三天就不哭了，梳洗後在堂前拜見公婆，家裏人感到奇怪，她從容地回答說："媳婦不幸喪失了依靠，没有兒子，將要追隨死者去陰間，不得再侍奉公婆，希望你們注意飲食自己保重。今後小叔有了兒子，過繼給死者爲子，每年能有簡單祭奠就足够了。"婆婆和母親哭着阻止，她不聽。隨即在棺材前焚香祝告，回頭對家人說："洗浴裝殮由你們親手作，不能讓男人挨近。"便進房上吊，母親與婆婆用力敲門痛哭疾呼，她始終不答理而死。

王氏

王氏，淄川成象妻。夫死，痛哭三日，唇焦齒黑。父不忍，予之水，謝勿飲。又三日，氣息漸微，强起語父曰："翁姑未葬，夫亦露殯，奈何？"父許任其事，氏就枕叩頭而瞑，年十七。

王氏，淄川人成象之妻。丈夫死了，她痛哭三天，嘴唇枯焦牙齒發黑。父親不忍心，給她水，她拒絶不喝。又過了三天，呼吸漸漸微弱，勉强起身對父親說："公婆還没有下葬，丈夫棺木也是露天停放，怎麽辦？"父親答應負責這些事，王氏在枕頭上叩頭後閉上眼睛。年僅十七。

劉孝女

劉孝女，京師人。父蘭卒，矢志不嫁，以養其母。崇禎元年，年四十六矣，母病歿，女遂絶粒殉之。

劉孝女，京師人。父親劉蘭去世，她發誓不嫁人，以孝養母親。崇禎元年，她已四十六歲了，母親病死，劉氏也絶食殉母。

崔氏

崔氏，香河王錫田妻。崇禎二年，城破，氏與衆訣曰："我義不受辱。"涕泣乳其女，將自縊，家人力持不得遂。兵及門，衆俱奔，氏倉皇縊於户後，恐賊見其貌，或解之也。

崔氏，香河人王錫田之妻。崇禎二年，城被攻破，崔氏與衆人訣别說："我决不受污辱。"哭着給女兒喂奶，準備上吊，家人用力抱住而未成。兵士來到門前，大家都逃走，崔氏急忙在房後吊死，惟恐賊兵見她美貌，會有人將她解下來。

高陵李氏

高陵李氏，鎮撫劉光燦妻。夫歿，勵志苦守。崇禎四年，賊陷高陵。年七十九，其家掖之走，曰："未亡人棄先夫室何往？"語未已，賊露刃入。即取刀自刺，流血淋漓。賊

高陵人李氏，鎮撫劉光燦之妻。丈夫死後，她决心守節。崇禎四年，流賊攻陷高陵。她已七十九歲了，家裏人要扶着她逃走，她說："未亡人丢下先夫的住處去哪裏？"話没有說完，賊兵拿着刀進來。她便用刀自殺，流血淋漓。賊兵欽

壯其烈，與飲食，怒不受，以碗擊賊，駡曰："吾忍死四十九年，今啜賊食耶!"遂遇害。

佩她的勇烈，給她飲食，她發怒不接受，用碗擊打賊兵，駡道："我忍耐不死四十九年，現在能吃賊人的食物嗎!"因而遇害。

烈婦柴氏

烈婦柴氏，夏縣孫貞妻。崇禎四年，夫婦避賊山中。賊搜山，見氏悦之，執其手。氏以口嚙肉棄之曰："賊污吾手。"繼扳其肱，又以口嚙肉棄之曰："賊污吾肱。"賊捨之去，氏駡不絶聲，還殺之。

烈婦柴氏，夏縣人孫貞之妻。崇禎四年，他們夫婦到山裏躲避流賊。流賊搜山，看見柴氏很喜歡她，拉她的手。柴氏用嘴把肉咬下扔掉説："賊人弄髒了我的手。"繼而又拉她胳膊，她又用嘴咬肉扔掉説："賊人弄髒了我的胳膊。"流賊扔下她離去，柴氏駡不絶口，流賊折回殺了她。

周氏

周氏，新城王永命妻，登州都督周遇吉兄女也。幼通《孝經》、《列女傳》。崇禎五年，叛將耿仲明、李九成等據登州反，縱兵淫掠。一小校將辱之，氏紿之去，即投繯死。明日，賊至，怒其誑己，支解之。事平，永命偵賊所在，擊斬之，以其首祭墓。

周氏，是新城人王永命的妻子，登州都督周遇吉兄長的女兒。幼年即通曉《孝經》、《列女傳》。崇禎五年，叛將耿仲明、李九成等占據登州叛亂，縱兵奸淫擄掠。一個小軍官要污辱周氏，周氏將他騙走，隨即上吊而死。第二天，賊人又來，恨她欺騙自己，將尸體肢解。事件平息後，永命偵察出賊人的所在，前去殺死他，用他的頭在墓前祭奠。

王氏

時蓬萊浦延禧妻王氏，年二十，守節撫孤。九成叛，城陷，叔允章至其家，問所向。答曰："兒豈向患難中求活。"時有麻索在床頭，叔以手振之曰："欲决計於此乎?"氏首肯，從容就縊。

其時蓬萊人浦延禧之妻王氏，二十歲，守寡撫育孤兒。李九成叛亂。城市陷落，叔父允章到王氏家，問她要去哪裏。她答道："孩兒豈能向患難中尋找活路。"當時有麻繩放在床頭，叔父用手摇動麻繩問："想决心用它嗎?"王氏點頭贊同，從容地上吊自殺。

高荆嫣

荆嫣，陜西淳化人，姓高氏。兄起鳳，邑諸生。崇禎五年，流賊掠繼母秦氏及荆嫣去，起鳳馳赴賊營請贖。賊索二馬，起鳳傾貲得一馬，予之。賊止還其母。起鳳與妹訣曰："我去，汝即死。"賊令勸妹從己，且欲留爲書記。起鳳大駡不從，被殺。百計脅荆嫣，大駡求死。賊悦其色，割髮裂衣以恐之。嫣益駡不已，賊乃殺之，年甫十六。巡按吴甡上其事，兄妹皆旌。

荆嫣，陜西淳化人，姓高。其兄起鳳，是本縣秀才。崇禎五年，流賊將繼母秦氏及荆嫣搶走，起鳳趕赴流賊營寨請求贖人。流賊索要兩匹馬，起鳳拿出全部財産買了一匹馬，交給流賊，流賊衹將繼母放還。起鳳與妹妹訣别説："我走了，你就去死。"流賊令他勸妹妹順從自己，還想留他作書記。起鳳大駡不順從，被殺。流賊百般威脅荆嫣，荆嫣大駡要流賊殺了自己。流賊看中她的相貌，割掉她的頭髮撕破衣服來恐嚇她。荆嫣更是駡不絶口，流賊這纔殺死她，年僅十六歲。巡按吴甡將此事奏報朝廷，兄妹都受到表彰。

宋氏

陳丹餘妻宋氏。丹餘爲鄖陽諸生。崇禎六年，賊至被掠，并執其女，迫令入空室。前有古槐，母女抱樹立，罵曰："吾母子死白日下，豈受污暗室中。"大罵不行。賊斷其手，益大罵，俱被害。

陳丹餘之妻宋氏。丹餘是鄖陽秀才。崇禎六年，流賊來到時宋氏被擄，女兒也一同被抓住，逼她們進入空房。房前有一株古槐，母女倆抱樹站立，罵道："我們母女寧可死在太陽下，怎能在暗室裏受污辱。"大罵不肯走。流賊將其手砍斷，更是大罵，都被殺害。

李氏　陳氏

黄日芳妾李氏、陳氏。日芳知霍丘縣，崇禎八年，齎計簿入郡。流賊突至，圍城。二人相謂曰："主君未還，城必不守，我兩人獨有一死耳。"密縫内外衣甚固，城陷，南望再拜，携赴藏天澗死。越三日，日芳至，號哭澗側。兩尸應聲浮出，顔色如生，手尚相援。

黄日芳之妾李氏、陳氏。日芳任霍丘知縣，崇禎八年，送賬册去府州。流賊突然來到，包圍縣城。李、陳二人商量説："主人没有回來，城一定守不住，我們兩人衹有一死了。"將内外衣服密縫得非常牢固，城陷後，兩人向南再三下拜，携手跳入藏天澗死去。過了三天，日芳來到，在澗旁放聲痛哭。兩具尸體應聲浮出水面，臉色還像活着一樣，手還拉在一起。

蘄水李氏　(婢)阿來

蘄水李氏，諸生何之旦妻。流賊至蘄，執而逼之去，不從，則衆挾之。李罵益厲，嚙賊求死。賊怒，刺之，創徧體，未嘗有懼色，賊斷其頸死。

從婢阿來抱李幼女，守哭。賊奪女將殺之，不與，伏地以身庇之。刺數十創，婢、女俱死。

蘄水人李氏，秀才何之旦的妻子。流賊到蘄水，抓住李氏逼她隨行，她不順從，許多人一同拖她走。李氏罵得更厲害，用嘴咬流賊以求速死。流賊發怒，用兵器刺她，身上到處是傷，也毫無懼色，流賊砍斷她的脖頸殺死了她。

侍女阿來抱着李氏幼女，守在一旁哭泣。流賊要奪過女孩殺掉，阿來不給，趴在地下用身體擋住女孩。被刺了幾十處，侍女、女孩都死了。

萬氏

萬氏，和州儒士姚守中妻，泉州知府慶女孫也。生六子，皆有室。崇禎八年，流賊陷其城，慟哭孀姑前，命諸婦曰："我等女子也，誓必死節。"諸子環泣，急麾之曰："汝輩男子，當圖存宗祀，何泣焉？"長子承舜泣曰："兒讀書，惟識忠孝字耳，願爲厲鬼殺賊，何忍母獨死。"遂負母投於塘。諸婦女孫相隨死者十數人，僅存子希舜，求其尸，共聚塘坳，無一相離者。

萬氏，和州儒生姚守中之妻，是泉州知府萬慶的孫女。生了六個兒子，都已成家。崇禎八年，流賊攻陷泉州城，萬氏在守寡的婆婆面前痛哭，吩咐媳婦們説："我們是女人，一定要爲貞節而死。"兒子們圍在她身邊哭泣，她急忙趕他們走説："你們是男人，應當設法保存宗祀，爲什麽要哭？"長子承舜哭道："兒子讀書，衹認識忠孝兩個字，願意作惡鬼殺賊，怎能忍心讓母親一人去死。"便背負母親跳入池塘。媳婦孫女跟隨死去的有十幾人，衹有兒子希舜活了下來，尋找家人尸體時，發現都聚在池底，没有一具分散的。

王氏五烈婦

流賊陷和州，王氏一時五烈婦：王用賓妻尹氏，用賢妻杜氏，用聘妻魯氏，用極妻戴氏，又王氏良器女，劉臺妻也。五人同匿城西別墅，誓偕死。及賊登陴，呼聲震地。五人相持泣曰："亟死亟死，毋污賊刃。"結繯，繯斷，適用賢所佩劍挂壁上，杜趨拔之，爭磨以刭，次第死。

流賊攻陷和州，王家一次出了五位烈婦：王用賓之妻尹氏，用賢之妻杜氏，用聘之妻魯氏，用極之妻戴氏，還有王良器的女兒，是劉臺的妻子。五個人一同在城西别墅藏身，發誓要一起死。等到流賊登上城墻，喊聲震地。五人抱在一起哭道："快死快死，不要受賊人刀劍的污辱。"準備上吊，繩子斷了，正巧用賢所佩帶的劍挂在墻上，杜氏上前拔出，争着用劍刃自刎，一個接一個都死了。

明倫堂女

州又有女，失其姓，與諸婦共匿明倫堂後。其四人已爲賊執，用帛牽之。獨此女不肯就執，多方迫之不得。四婦勸之，泣曰："我處女也，可同男子去耶?"以頭搶地。賊搴其足而曳之，女大駡。賊怒，一手搴足，以刀從下劈之，體裂爲四。

和州還有一個女子，已不知她的姓氏。她與婦女們一同藏在明倫堂後面。有四人已被流賊抓住，用繩子捆在一起。祇有這女子不肯就縛，流賊多方强迫也不行。四個婦女勸她，她哭道："我是處女，怎能和男人一起走呢?"用頭撞地，流賊抓住她的脚拖着走，女子大駡。流賊大怒，一隻手抓住脚，用刀從下劈砍，身體裂成四塊。

陳氏

陳氏，涇陽王生妻。有子方晬，生疾將死，以遺孩屬陳。陳曰："吾當生死以之。"流賊至，陳抱子避樓上。賊燒樓，陳從樓檐跳下，不死。賊視其色麗，挾之馬上，陳躍身墜地者再。最後以索縛之，行數里，陳力斷所繫索，并鞍墜焉。賊知不可奪，乃殺之。賊退，家人收其尸，子呱呱懷中，兩手猶堅抱如故。

陳氏，涇陽人王生之妻。生兒子剛滿周歲，王生患病快要死了，將孩子囑托給陳氏。陳氏説："我無論死活都要照看好他。"流賊來到，陳氏抱着孩子躲在樓上。流賊放火燒樓，陳氏從樓檐跳下來，没有死。流賊看她美貌，挾到馬上，陳氏兩次跳起落在地上。最後流賊用繩子捆住她，走了幾里地，陳氏用力扯斷捆她的繩子，連馬鞍一同摔在地下。流賊知道不能制服她，便殺了她。流賊退走後，家人收殮她的尸體，孩子在懷中啼哭，陳氏兩雙手還緊緊抱住不放。

雞澤二李氏

雞澤二李氏。一同邑田蘊璽妻。遇亂，蘊璽兄弟被殺。李抱女同姒王抱男而逃。王足創難行，令李速去。李曰："良人兄弟俱死，當存此子以留田氏後。"遂棄己女，抱其子赴城，得無恙。一嫁曲周郭某。遭亂，舉家走匿。翁姑旋被殺，李携幼男及夫弟方七歲者共逃，力罷，不能俱全。或教之舍叔而抱男，李曰："翁姑死

雞澤兩位李氏。一個是本縣田蘊璽的妻子。遇上戰亂，蘊璽兄弟被殺死。李氏抱着女兒同嫂子王氏抱着兒子一同逃走。王氏脚受傷行走艱難，讓李氏快走。李氏説："丈夫兄弟們都死了，應該保存這孩子爲田家留下後代。"便扔掉自己的女兒，抱着男孩進城，没有受到傷害。一個是嫁給曲周姓郭的。遭到戰亂，全家出逃躲藏。公婆很快被殺，李氏帶着小兒子及丈夫七歲的弟弟一起逃跑，無力量再走，不能兩個都保全。有人

矣，叔豈再得乎！子雖難捨，然吾夫在外，或未死，尚可期也。”竟棄男，負叔而走。

教她扔掉小叔而抱兒子，李氏說：“公婆已死了還能再有小叔嗎！兒子雖難以捨棄，但我丈夫還在外方，也許没有死，還是有指望的。”竟扔掉兒子，背着小叔逃走。

姜氏

宋德成妻姜氏，臨清人。德成知贊皇縣，寇入署，姜投井。賊出之，逼令食，駡曰：“待官兵剿汝，醢爲脯，吾當食之。”以簪自剔一目示賊曰：“吾廢人也，速殺爲幸。”賊怒殺之。

宋德成之妻姜氏，臨清人。德成任贊皇縣知縣，流賊進入官署，姜氏投井。流賊把她拉上來，逼她吃飯，姜氏駡道：“等官兵剿滅你們，把你們剁成肉脯，我會吃的。”自己用頭簪剔出一個眼球説：“我已是廢人了，最好趕快殺掉。”流賊發怒殺死她。

六安女

六安女，失其姓。崇禎中，流賊入境，見其美，將犯之。以帕蒙其頭，輒壞之，曰：“毋污我髮。”被以錦衣，又擲之曰：“毋污吾身。”强擁諸馬上，復投地大駡請死。賊怒刃之，既而嘆曰：“真烈女。”

六安女子，不知其姓氏。崇禎年間，流賊進入當地，見她美貌，要侵犯她。用頭巾包她的頭，她便將之撕壞，説：“不要弄髒我的頭髮。”給她披上錦衣，她又扔掉説：“不要弄髒我的身體。”强行把她抱到馬上，又跳下地大駡要求流賊殺死她。流賊發怒殺了她，之後又贊嘆道：“真是烈女啊。”

石氏女

石氏女，失其邑里，隨父守仁寓五河。崇禎十年，流賊突至，執欲污之。女抱槐樹厲聲駡賊。賊使數人牽之不解，斫其兩手，駡如初。又斷其足，愈駡不絶，痛仆地佯死。賊就褫其衣，女以口嚙賊指，斷其三，含血升許噴賊，乃瞑。賊擁薪焚之，厥後所焚地，血痕耿耿，遇雨則燥，暘則濕。村人駭異，掘去之，色亦入土三尺許。

石氏女，籍貫不詳，隨其父守仁寄居於五河。崇禎十年，流賊突然來到，抓住她想加以污辱。石氏抱住槐樹厲聲駡流賊。流賊讓幾個人拉也拉不開，砍斷她兩手，仍然痛駡。又砍斷她的脚，更駡不絶口，痛得昏倒在地下裝作死去。流賊近身來脱她的衣服，石氏用嘴咬賊手指，咬斷了三根，口含一升多鮮血噴向流賊，然後斷氣。流賊堆柴焚燒尸體，在這之後燒過的地面，血迹鮮明，遇到下雨天便乾燥，晴天則濕潤。當地農民感到驚駭，將地面血迹挖掉，血色入土也有三尺多深。

謝氏

又當塗舉人吴昌祚妻謝氏，爲亂卒所掠。謝以手抱樹，大駡不止。卒怒，斷其附樹之指，復拾斷指擲卒面，卒磔殺之。

又有當塗舉人吴昌祚之妻謝氏，爲叛亂士兵擄掠。謝氏用手抱樹，不停地大駡。士兵發怒，砍斷她抱住樹的手指，她又拾起斷指扔在士兵面上，士兵將她肢解殺死。

莊氏

周彦敬妻莊氏。彦敬，棲霞知縣。氏讀書知大義，亂起，鄉人悉竄

周彦敬之妻莊氏。彦敬，是棲霞縣知縣。莊氏讀書知大義，戰亂發生，當地人都逃進山洞

山穴中。莊以男女無别，有難色。彦敬强之曰："不入，且見殺。"莊曰："無禮不如死，君疑我難死乎！"即引刀自裁。彦敬感其義，終身不復娶。

中。莊氏因男女混雜，面有難色。彦敬强要她進洞説："不進去，就要被殺。"莊氏説："不按禮法行事不如死，你懷疑我怕死嗎？"隨即舉刀自殺。彦敬爲她的節義所感動，一輩子不再娶妻。

馮氏

梁凝禧妻馮氏。凝禧，隨州諸生。崇禎十年，聞賊警，夫婦買舟避難。行至西河，賊追急，登岸奔魏家寨。夫婦要同死，氏訣凝禧曰："同死固甘，但君尚無子，老母在堂，幸速逃，明早可於此地尋我。"凝禧遂逃，次早果得尸於分手處。

梁凝禧之妻馮氏。凝禧，隨州秀才。崇禎十年，得知流賊警報，夫妻雇船避難。船行至西河，流賊追得很急，登岸逃向魏家寨。夫妻相約同死，馮氏與凝禧訣别説："同死固然好，但你還没有兒子，家中還有老母，請趕快逃走，明天早晨可以到這裏來找我。"凝禧便逃走了，第二天早晨果然在分手的地方找到了馮氏的尸體。

陳氏

唐烈妻陳氏。烈，孝感諸生。崇禎十年，從夫避難山寨。賊突至，夫與子俱奔散，陳獨行山谷間。寨人曰："非唐氏嫗乎？事迫矣，可急入保。"陳問夫與子至未，曰："未也。"陳泣曰："我煢煢一婦人，靡因而至。諸君雖憐而生我，我何面目安玆土耶！夫存亡未知，依人以生不貞，棄夫之難不義。失貞與義，何以爲人！吾其行也。"卒不入。已，賊至，逼去不從，大駡死。

唐烈之妻陳氏。唐烈，孝感秀才。崇禎十年，陳氏隨丈夫去山寨避難。流賊突然來到，丈夫和兒子都逃散，陳氏獨自一人在山谷裏行走。山寨中的人説："你不是唐家女人嗎？情勢很緊急了，你最好趕快進來躲藏。"陳氏問丈夫和兒子來了没有，回答説："還没有。"陳氏哭道："我一個單身女人，毫無依靠地來這裏。各位雖然因可憐我而救我，我還有什麽臉活在這裏呢！丈夫不知是死是活，靠别人生活是不貞，丈夫遇難却拋棄了他，是不義。失去了貞和義，還能算是人嗎！我走了。"終於没有進寨。不久，流賊來到，逼她跟着走她不聽從，大駡而死。

劉氏

又劉氏，懷寧人，應天府丞顔素之孫婦也。崇禎末，亂兵焚掠江市。其舅與夫先在南京。劉孑身出避，倉皇無所之，見男婦雜走登舟，慨然曰："吾儕婦人，保姆不在，義不出帷，敢亂群乎！"遂投江死。

又有劉氏，懷寧人，是應天府府丞顔素的孫媳婦。崇禎末年，叛亂軍隊在江市縱火搶掠。她公公和丈夫已先在南京，劉氏一人出門逃避，倉促之際無處可去，見男女混雜争相登船，嘆道："我們婦女，保姆不在，按禮義不能出房門，豈敢與他人擠在一起呢！"便投江而死。

唐氏

唐氏，廣濟潘龍躍妻。崇禎十三年避賊靈果山。賊至，加刃龍躍頸，索錢。唐跪泣，乞以身代夫，不許。女巽跪泣，乞以身代父，不許。唐知夫不免，投於塘，女從之。賊愴然釋其夫。

唐氏，廣濟人潘龍躍之妻。崇禎十三年，到靈果山躲避流賊。流賊來到，把刀架在龍躍脖子上，勒索錢財。唐氏下跪哭泣，請求讓自己代替丈夫，流賊不答應。女兒潘巽下跪哭泣，請求讓自己代替父親，流賊也不答應。唐氏見丈夫不能幸免，跳進池塘，女兒也跟着跳進去。流賊悲傷

地放掉了龍躍。

顏氏

又顏氏，長樂諸生黃應運妻。城陷，兵至其家，欲殺應運生母詹氏，顏泣訴，願身代。及顏方受刃，妾曾又奔號曰："此我主母，無所出，願殺我以全其命。"卒感其義，兩釋之。

又有顏氏，長樂秀才黃應運之妻。城被攻陷，士兵來到她家，想殺應運的生母詹氏，顏氏哭泣哀求，願以自身代死。等顏氏正要被殺，妾曾氏又趕來哭道："這是我家主母，没有孩子，請殺了我保全她的性命。"士兵爲她們的義氣所感動，將兩人都放了。

盧氏

潁州盧氏，王瀚妻。家貧，舂織終歲。崇禎十四年大饑，夫患疫。氏語夫曰："君死，我當從。"及夫死，時溽暑，氏求親戚斂錢以葬曰："我當死，但酷熱無衣棺，恐更爲親戚累，遲之秋爽耳。"聞者咍之。及秋，盡糶其新穀，置粗布衣，餘買酒蔬祀夫墓。歸至家，市梨數十進姑，并貽妯娌，語人曰："我可死矣。"夜半自縊。

潁州人盧氏，王瀚之妻。家中貧窮，她常年舂米織布。崇禎十四年大饑荒，丈夫患傳染病。盧氏對丈夫説："你死了，我一定跟着你死。"等丈夫死了，時值盛夏，盧氏乞求親戚湊錢安葬丈夫，説："我應該死，但天氣酷熱没有衣服棺材，怕又拖累親戚們，等到秋天涼快的時候吧。"聽到的人都譏笑她。到了秋天，她將收穫的新穀全部賣掉，作了粗布衣服，剩下的買酒菜祭奠丈夫墳墓。回到家，買了幾十個梨給婆婆，并送給妯娌，對别人説："我可以死了。"半夜時上吊。

于氏

于氏，汝州張鐸妻。崇禎十四年，賊破城，氏謂兩婢曰："吾輩今日必死，曷若先出擊賊，殺賊而斃，不失爲義烈鬼。"於是執梃而前，賊先入者三，出不意，悉爲所踣。群賊怒，攢刺之，皆死。

于氏，汝州人張鐸之妻。崇禎十四年，流賊攻破汝州城，于氏對兩個婢女説："我們今天一定要死的，何不先出去打擊賊人，因殺賊而死，還算是義烈鬼。"於是持棍上前，先進來的三個人，毫無防備，都被打倒，流賊們發怒，亂槍刺殺，于氏三人都死了。

蕭氏

蕭氏，萬安賴南叔妻。夫早喪，無子，遺一女。寇大起，築室與女共居。盜突至，率女持利刃遮門，詈曰："昔寧化曾氏婦，立寨殺賊。汝謂我刃不利邪！犯我必殺汝。"賊怒，縱火焚之，二人咸燼。

蕭氏，萬安人賴南叔之妻。丈夫早死，没有兒子，留下一個女兒。盜賊大舉作亂，蕭氏加固住房與女兒住在一起。盜賊突然來到，她帶女兒手持利刃堵住家門，駡道："當年寧化曾家婦女，建立山寨殺賊，你以爲我的刀不鋒利嗎！敢侵犯我，我一定殺你。"賊人發怒，縱火燒房，母女二人都成灰燼。

楊氏

又楊氏，安定舉人張國紘妻。崇禎十六年，賊賀錦攻城急。國紘與守者議，丁壯登陴，女子運石。楊先倡，城中女子從之，須臾四城皆遍。

又有楊氏，安定舉人張國紘之妻。崇禎十六年，流賊賀錦猛烈攻城。國紘與守城的人商量，男丁登上城墻，女子運送石塊。楊氏帶頭，城中女子都響應，很快遍布四面城墻。待城陷落時，

及城陷，楊死譙樓旁。事定，家人獲其尸，兩手猶抱石不脱。

楊氏死在譙樓旁邊。事情平息後，家人找到她的尸體，兩手還抱着石塊不掉。

仲氏女

仲氏女，湖州人，隨父賈漢陽。崇禎中，漢陽陷，從群婦將出城，賊守門者止之。有頃，賊大肆淫掠，見女美，執之。女剺面披髮，大罵。賊具馬，命二賊挾之上，連墜傷額，終不肯往。賊露刃迫之曰："身往何如頭往?"笑曰："頭往善。"遂被害。

仲家女兒，湖州人，隨父親在漢陽經商。崇禎年間，漢陽陷落，仲氏隨大群婦女想要出城，守衛城門的流賊擋住她們。過了一會兒，流賊大肆奸淫擄掠，見仲氏貌美，抓住她。仲氏割破臉面披散頭髮，大聲叫罵。流賊備好馬匹，命兩人挾仲氏上馬，她幾次墜地摔傷了額頭，始終不肯跟從流賊。流賊拔刀威脅道："失去身子哪能比得上失去頭?"她笑道："寧願失去頭。"因而被害。

何氏

鄺抱義妻何氏。抱義，臨武諸生。崇禎末，氏爲賊所執，乃垢面蓬髮紿以病疫，賊懼釋之。及賊退，家人咸喜，何泣曰："平昔謁拜伯叔，猶赭顔汗發。今匿身不固，以面目對賊，牽臂引裾，雖免污辱，何以爲人!"竟忿恚不食死。

鄺抱義之妻何氏。抱義，是臨武秀才。崇禎末年，何氏被流賊俘獲，她就蓬頭垢面假説正患傳染病，流賊害怕而放了她。到流賊退走，家裏人都很高興，何氏哭道："平時拜見伯伯叔叔，還臉紅流汗。現在藏身不嚴密，被賊人看見容貌，拉胳膊掀衣襟，雖然免受污辱，還怎麽作人!"竟氣憤絶食而死。

趙氏

湯祖契妻趙氏。祖契，睢州諸生。氏知書，有志節。崇禎十五年，賊陷太康，將抵睢。氏語家人曰："州爲兵衝，未易保也。脱變起，有死耳。"及城破，屬祖契負其母以逃，而已闔户自經，家人解之，投井，復爲家人所阻，怒曰："賊至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賊至，環刃相向，牽之出，厲聲呵賊，遂遇害。

湯祖契之妻趙氏。祖契是睢州秀才。趙氏讀過書，有志節。崇禎十五年，流賊攻陷太康，快要抵達睢州。趙氏對家人説："睢州是軍事要道，是不容易守住的。倘若有變亂發生，衹有死了。"到城被攻破，她囑咐祖契背負他母親逃走，而自己關起房門上吊，家人把她解救下來，她去投井，又被家人制止，她生氣説："盗賊來了不死，是違背節操的，不在該死的時候死，是違背道義的。"流賊來到，四面用刀逼她，把她拉出去，她厲聲罵賊，因而遇害。

倪氏　王氏　韓氏

蕭來鳳妻倪氏。來鳳，商城貢生，慷慨有大節。賊逼受職，不屈死，倪自經從之。

蕭來鳳之妻倪氏。來鳳，是商城貢生，爲人慷慨有志節。流賊逼他接受官職，他不屈而死，倪氏也隨之上吊。

又有宋愈亨，深澤舉人，寇至投井死。妻王氏曰："夫既如此，吾敢相負。"媳韓生男甫六日，願從死，相對縊。

又有宋愈亨，是深澤舉人，流賊來後他投井而死。妻子王氏説："丈夫既然如此，我豈能對不起他。"媳婦韓氏生兒子剛剛六天，願意一同死，兩人面對面上吊。

邵氏　李氏

邵氏，鄒縣張一桂妻，同妾李氏遇賊。欲迫李行，邵罵曰："亡夫以妾托我，豈令受賊辱。"賊怒殺之。李知不免，紿曰："我有簪珥埋後園井旁。"賊隨李發之，至則曰："主母爲我死，我豈獨生。"即投井。賊下井扶之，李披髮破面罵不已，扭其衣欲令并死井底，叫聲若雷。賊知不可强，乃刃之。

邵氏，鄒縣人張一桂之妻，同妾李氏遇見流賊。流賊想逼李氏同行，邵氏罵道："亡夫把妾托付給我，豈能讓她受流賊污辱。"流賊發怒將邵氏殺死。李氏知道不能脱身，騙流賊説："我有首飾埋在後園井旁。"流賊跟着李氏去挖，走到井邊李氏説："主母爲了我而死，我怎能獨生。"隨即投井。流賊下井去扶她，李氏披散頭髮割破臉面罵個不停，揪住流賊衣服要讓他一同死在井底，喊叫的聲音好像打雷。流賊知道不能强逼她，便殺了她。

江氏

宗胤芳妻江氏，魯山人。子麟祥，進士。流賊之亂，江與麟祥妻袁氏率孫女、孫婦九人登樓，俱懸於梁。視其已死，乃引刀自剄。

宗胤芳之妻江氏，魯山人。其子麟祥，是進士。流賊作亂，江氏與麟祥之妻袁氏帶孫女、孫媳九人上樓，都在房梁上吊。江氏看她們都已死了，便舉刀自刎。

楊氏

曹復彬妻楊氏。復彬，江都諸生。城破，復彬創仆地，楊匿破屋中。長女蒨文，年十四，趣母决計。次女蒨紅，年十二，請更衣死。楊止之，復彬執不可，乃爲三繯，次第而縊。

曹復彬之妻楊氏。復彬，江都秀才。城被攻破，復彬受傷倒在地下，楊氏將他藏在破屋中。長女蒨文，十四歲，催促母親下决心。次女蒨紅，十二歲，要求换衣服後自殺。楊氏制止她們，復彬堅持不同意。便結了三個繩套，母女逐個上吊而死。

張氏

梁以樟妻張氏，大興人。以樟知商丘縣。崇禎十五年，流賊圍商丘，急積薪樓下，集婢女其上，俱令就縊。謂子燮曰："汝父城守，命不可知，宗祀惟汝是賴。"屬乳媪匿民家。自縊死。家人舉火，諸尸俱燼。

梁以樟之妻張氏，大興人。以樟任商丘知縣。崇禎十五年，流賊包圍商丘，張氏急忙在樓下堆積柴禾，招集婢女上樓，讓她們都上吊。對兒子梁燮説："你父親守城，死活不能預料，宗祀全靠你維係了。"將他托付奶媽藏在百姓家裏。自己上吊而死。家人點火，所有尸體都成灰燼。

石氏　王氏

鄭完我母石氏，甘州衛人。完我，南陽府同知，既之官，妻王氏奉石家居。崇禎十六年，賊圍甘州，石預戒家人積薪室中。及城陷，携王及一孫女縱火自焚。寇退，出尸灰燼間，姑媳牽挽不釋手。女距三尺許，覆以瓮，啓視色如生。

鄭完我之母石氏，甘州衛人。完我，任南陽府同知，赴任後，其妻王氏侍奉石氏在家居住。崇禎十六年，流賊包圍甘州，石氏預先要家人在房中堆積柴禾。到城陷落，石氏帶王氏及一個孫女縱火自焚。流賊退走後，從灰燼中找到尸體，婆媳二人的手還拉住不放。女孩在距她們三尺多遠的地方，用瓮蓋住，打開來看容貌像活着一樣。

郭氏

郭氏，長治宋體道妻。崇禎十五年，任國琦作亂，同居諸婦皆羅跪，呼郭不出，獨匿垝垣。賊怒，詰其不跪，瞪目厲聲曰："我跪亦死，不跪亦死，已安排不活矣。"賊加數刃，迄死罵不絕口。

郭氏，長治人宋體道之妻。崇禎十五年，任國琦造反，同住的婦女都在四周跪下，喊郭氏而郭氏不出來，獨自躲在倒塌的墻後。賊人發怒，問她爲什麽不下跪，她瞪着眼睛厲聲説："我下跪也是死，不下跪也是死，已經準備不活了。"流賊砍了她數刀，到死還罵不絕口。

姚氏

姚氏，桐城人，湘潭知縣之騏女，諸生吴道震妻。年十九，夫亡，以子德堅在襁褓，忍死撫之。越二十六年，至崇禎末，流賊掠桐城。兄孫林奉母避潛山，氏偕行。賊奄至，孫林格鬥死，德堅負氏逃。氏曰："事急矣，汝書生焉能負我遠行，倘賊追及，即俱死，汝不能全母，顧反絶父祀乎！"叱之去，德堅泣弗忍，氏推之墜層厓下。須臾賊至，叱曰："出金可免。"氏曰："我流離遠道，安得有金。"賊令解衣驗之，罵曰："何物賊奴，敢作此語！"賊怒，刃交下死。

姚氏，桐城人，湘潭知縣姚之騏的女兒，秀才吴道震的妻子。十九歲時，丈夫死了，因兒子德堅還在襁褓之中，她强忍不死撫育孩子。過了二十六年，到了崇禎末年，流賊攻掠桐城。其兄孫林送母親到潛山避難，姚氏同行。流賊突然來到，孫林與賊人格鬥而死，德堅背負姚氏逃走。姚氏説："情况緊急了，你一個書生怎能背着我走遠路，倘若賊人追上，就都要死，你不能保全母親，反而要斷絶父親的後代嗎！"呵斥他快走，德堅哭泣不忍，姚氏將他推落山崖下。不一會兒流賊來到，喝道："拿出錢來可以免死。"姚氏説："我流落遠方，哪能有錢。"流賊令她解開衣服檢查，姚氏駡道："什麽賊奴才，敢説這種話！"流賊發怒，將她亂刀砍死。

朱氏　徐京

朱氏，無爲人，徐畢璋妻。年十七，歸璋。璋有妹名京，年十五，未字。崇禎十五年，流賊破城。朱方懷孕，奔井邊，謂京曰："吾妊在懷，井口狹，可推而納之。"京曰："唯。"納畢，即哭呼曰："父母安在乎，吾伴嫂死矣！"一躍而入。

朱氏，無爲人，徐畢璋之妻。十七歲時，嫁給畢璋。畢璋有個妹妹名京，十五歲，還没有許配人家。崇禎十五年，流賊攻破無爲，朱氏正懷孕，跑向井邊，對徐京説："我有孕在身，井口狹窄，你可推我下去。"徐京説："是。"推下去後，便哭喊道："我父母在哪裏呵，我陪着嫂子死了！"一躍而入。

定州李氏

李氏，定州人，廣平教授元薦女，歸同里郝生。崇禎十六年，州被兵。生將奉親避山中，留李與二子居其母家。生控馬將發，李哭拜馬前，指庭中井訣曰："若有變，即潔身此中，以衣袂爲識，旁有白綫一行者，即我也。"比城破，藏二子他所，入井死。兵退，生出其尸，顔色如生。

李氏，定州人，廣平教授李元薦之女，嫁給同鄉郝生。崇禎十六年，定州遭戰亂，郝生準備送父母到山裏躲避，留下李氏和兩個兒子住在娘家。郝生拉住馬繮就要動身，李氏哭着在馬前下拜，指着院中水井與丈夫訣别説："如果發生變亂，我就跳井保持身體清白，以衣襟爲標識，旁邊有一行白綫的，就是我。"等到城被攻破，李氏將兩個兒子藏在别處，投井而死。軍隊退去，

姚氏

胡敬妻姚氏。敬，孝感貢生。流賊陷孝感，姚乘舟避難南湖，欷歔不已。鄰舟婦解之曰："賊入黄，從未殺人，何畏也?"姚曰："我非畏殺，畏其不殺耳。"聞賊將入湖，嘆曰："賊至而死，辱矣。"遂携二女僮投水死。

熊氏

熊氏，武昌李蓋臣妻，大名知縣正南女。蓋臣父周華，官贛州知府，蓋臣從父之任，留婦於家。崇禎十六年，武昌陷，婦匿林藪中，爲賊所得，奪刀自刎。賊去，鄰嫗救活之。明年，李自成率殘卒南奔，婦隻身竄山谷。有胡姓者，欲爲子娶之。婦曰："吾頸可斷，汝不聞前事乎!"已，蓋臣自江西歸，遇賊被殺。婦慟三日，自縊死。

丘氏　乾氏

丘氏，孝感劉應景妻。崇禎末，爲賊所執，逼從，不可。賊曰："刃汝。"丘曰："得死爲幸。"賊注油滿瓮，漬其衣，語同類曰："此婦倔强，將爇之。"丘哂曰："若謂死溺、死焚、死刃有間乎? 官兵旦夕至，若求如我，得哉!"賊怒，束於木焚之，火熾，駡不絶口。

同邑乾氏，年十七，歸高文煥。文煥卒，無子，拔刀自裁。母及姑救之，越三日復蘇。自是斷葷，日不再食。崇禎十六年，聞賊陷德安，將及孝感。從子高騫將扶避山寨，氏曰："吾老矣，豈復出門求活。行吾四十年前之志，可也。"投後園池中死。

黄氏

邑又有黄氏，張挺然妻。崇禎末，賊帥白旺陷德安，授挺然僞掌

郝生從井裏撈出尸體，容顔還像活着一樣。

胡敬之妻姚氏。胡敬，孝感貢生。流賊攻陷孝感，姚氏乘船到南湖避難，不停地哭泣。鄰船婦女勸解她道："流賊進入黄州，從來没有殺人，怕什麽?"姚氏説："我不是怕被殺，是怕他們不殺我呵。"得知流賊就要進湖，姚氏嘆道："賊人來了再死，就被玷污了。"便帶着兩個小女奴投水而死。

熊氏，武昌人李蓋臣之妻，大名知縣熊正南之女。蓋臣之父周華，官任贛州知府，蓋臣隨父到任，留妻子在家。崇禎十六年，武昌陷落，熊氏藏在樹林裏，被流賊抓到，她搶過刀來自刎。流賊離開後，鄰家婦女救活了她。第二年，李自成率領殘部南逃，熊氏隻身一人逃進山谷。有個姓胡的，想爲兒子娶她，熊氏説："我的脖子是可以斷的，你没有聽説過去的事嗎?"後來，蓋臣從江西歸來，遇上流賊被殺死。熊氏痛哭三天，上吊而死。

丘氏，孝感人劉應景之妻。崇禎末年，被流賊抓住，逼她順從，她不答應，流賊説："我砍了你。"丘氏説："能死纔好。"流賊將油倒滿瓮，浸透她的衣服，對同夥説："這女人倔强，點火燒她。"丘氏嘲笑説："你説淹死、燒死、用刀殺死有不同嗎? 官兵馬上就會來，你想能像我一樣，就可以了!"流賊發怒，將她捆在木頭上點火焚燒，烈火熊熊，她仍駡不絶口。

同城乾氏，十七歲時，嫁給高文煥，文煥去世，没有兒子，她拔刀自刎。母親和婆婆進行搶救，過了三天重又蘇醒。從此不吃葷腥，每天衹吃一頓飯。崇禎十六年，得知流賊攻陷德安，馬上要打到孝感。侄子高騫要扶她去山寨躲避，乾氏説："我老了，豈能再出門求生。按我四十年前志向行事，是合適的。"跳入後園池中死去。

同城又有黄氏，張挺然之妻。崇禎末年，流賊頭目白旺攻陷德安，任命挺然爲掌旅僞官。黄

旅。黄泣止之，不聽。賊令挺然取婦爲質，黄携十歲兒匿青山寨。挺然誘以利，劫以兵，且使親戚招之，皆不應。已而破寨，焚己居以窮黄，黄匿愈深，竟不可得。挺然寄兒金簪，兒以綰髮，黄怒，拔棄之曰："何爲以賊物污首!"久之，賊敗，挺然走死襄陽，黄耕織以撫其子，鄉人義之。

氏流淚勸阻，挺然不聽。流賊要挺然交出妻子作爲人質，黄氏帶着十歲的兒子躲在青山寨。挺然以錢財引誘，以武力威脅，還讓親戚去勸説，黄氏都不理睬。不久山寨被攻破，挺然燒毁自己的住房以追尋黄氏，黄氏藏得更嚴密，竟然找不到。挺然請人帶金簪給兒子，兒子用來束髮，黄氏生氣，拔下丢掉説："爲什麽用賊人的東西髒了自己的頭!"很久之後，流賊失敗，挺然逃走死在襄陽，黄氏耕田織布撫養兒子，當地人都欽佩她。

洗馬畈婦

蘄水洗馬畈某氏，爲賊所執，不從。賊刃其腹，一手抱嬰兒，一手捧腹，使氣不即盡以待夫。夫至，付兒，放手而斃。

蘄水洗馬畈一位婦女，被流賊抓住，不肯順從。流賊用刀砍傷她腹部，她一手抱嬰兒，一手按住肚子，使自己不馬上斷氣以等待丈夫。丈夫來了，她將兒子交給丈夫，放開手便死了。

向氏

向氏，黄陂人。年十八，歸王旦士。未久，賊陷黄陂，被執。賊持刀迫之，氏駡不絶口。賊指衆曰："若非汝父母，即舅姑兄弟，必盡殺，而後及汝。"氏曰："我義不辱，與家人何與!"奪刃自刎。賊怒，立磔之。

向氏，黄陂人。十八歲時，嫁給王旦士。不久，流賊攻陷黄陂，向氏被抓住。流賊持刀逼迫她，向氏駡不絶口。流賊指着衆人説："如果不是你的父母，就是公婆兄弟，一定全部殺掉，然後再殺你。"向氏説："我决不受污辱，與家裏人有什麽關係!"搶過刀自刎。流賊發怒，立即將她肢解。

雷氏

劉長庚妾雷氏。長庚爲同州諸生。賊陷潼關，將及州，長庚拜家廟，召妻及二子曰："汝年長，且有子，當逃。"召雷及所生女曰："汝年少，當從吾死。"雷曰："妾志也。"長庚携酒登樓，謂妾曰："汝平日不飲，今當共醉。"妾欣然引滿。長庚且飲且歌，夜半遍題四壁，拔刀示妾曰："可以行乎?"對曰："請先之。"奪刀自刎。長庚乃解所繫絛，縊於梁。女方七歲，横刀於壁，以頸就之而死。

劉長庚之妾雷氏。長庚是同州秀才。流賊攻陷潼關，馬上要到同州，長庚拜謁家廟，叫來妻子和兩個兒子説："你年齡大，又有兒子，應當逃走。"叫來雷氏及其所生的女兒説："你年輕，應該隨我一同死。"雷氏説："這是我的心願。"長庚帶着酒上樓，對雷氏説："你平時不喝酒，今天應該與我同醉。"雷氏很痛快地喝了一杯。長庚邊喝邊唱，半夜時在四面墻上題滿了字，拔刀給雷氏看，説："可以走了嗎?"雷氏答道："請讓我先死。"搶過來自刎。長庚便解下所繫的腰帶，在梁上自縊。女兒剛七歲，把刀横在墻上，凑上頭頸自殺。

商州邵氏

邵氏，商州人，布政使可立女，侍郎雒南薛國用子匡倫妻也。流賊

邵氏，商州人，布政使邵可立之女，是侍郎雒南人薛國用之子匡倫的妻子。流賊快要來到

將至，避之母家。商州陷，賊驅使執爨，罵曰："吾大家女，嫁大臣子，肯爲狗賊作飯耶！"賊怒，斫其足，罵益厲，斷舌寸磔之。

時，她到娘家避難。商州失陷，流賊强迫她去燒飯，她罵道："我是大户人家女兒，嫁給大臣的兒子，能爲你們這些狗賊作飯嗎！"流賊發怒，砍她的脚，她罵得更凶，被割掉舌頭一塊塊肢解而死。

吕氏

關陳諫妻吕氏。陳諫，雲夢諸生。族有安氏者，殉其夫關坤，吕每談及，輒感慨欷歔曰："婦人義當如是。"崇禎末，寇陷鄰郡，吕謂夫曰："賊焰方張，不如早爲之所。"取魚網結其體甚固。俄寇至，俾縫衣，吕投剪破賊面，罵曰："賊敢辱我針黹乎！手可斷，衣不可縫。"賊怒，磔之，投於水。

關陳諫之妻吕氏。陳諫，雲夢秀才。同族有個安氏，殉其夫關坤而死，吕氏每次談到她，總是感慨落淚説："女人的本分就應該這樣。"崇禎末年，流賊攻陷鄰近城市，吕氏對丈夫説："流賊勢力正猖獗，不如早作準備。"用魚網牢牢纏在自己身上。不久流賊來到，要她縫衣服，吕氏扔出剪刀刺破流賊的臉，罵道："流賊竟敢辱没我的針綫嗎！手可斷，衣不可縫。"流賊發怒，將她肢解，扔進水中。

曲周邵氏

邵氏，曲周李純盛妻。寇至，姑姊妹俱避地洞中。邵爲寇所得，問洞所在。紿之行，寇喜隨之，徑往井傍，投井死。洞中五十餘人俱獲免。

邵氏，曲周人李純盛之妻。流賊來到，婆婆姊妹都躲在地洞裏。邵氏被流賊抓住，問她洞在哪裏。邵氏把他們騙走，流賊高興地跟在後面，邵氏繞道走到井邊，投井而死。洞中的五十多人都得保全。

王氏

王氏，宛平劉應龍妻。年十六，嫁應龍。家貧，以女紅養舅姑。應龍父子相繼亡，王事姑撫子。閲二十年，賊陷都城，泣拜其姑曰："留長孫奉事祖母，婦死已决。"遂携幼子投井死。

王氏，宛平人劉應龍之妻。十六歲時，嫁給應龍。家中貧窮，她靠作針綫供養公婆。應龍父子相繼去世，王氏侍奉婆婆撫養兒子。過了二十年，流賊攻陷都城，王氏哭着對婆婆下拜説："留下長孫侍奉祖母，媳婦已决心去死了。"便帶着小兒子投井而死。

張氏

吴之瑞妻張氏。之瑞，宿松諸生。福王時，城陷，軍士欲污之。張恐禍及夫與子，紿曰："此吾家塾師，携其子在此。吾醜之，若遣去，則惟命。"夫與二子去已遠，張乃厲聲唾罵，撞石死。

吴之瑞之妻張氏。之瑞，宿松秀才。福王時，宿松陷落，士兵要污辱張氏。張氏害怕丈夫和兒子也會遭難，騙士兵説："這是我家教書先生，帶着他兒子在這裏。我感到羞耻，你把他趕走，我就聽你的。"等丈夫和兩個兒子走遠了，張氏便厲聲唾罵，撞在石頭上死去。

劉氏

韓鼎允妻劉氏。鼎允爲懷寧諸生。福王時，城潰。舅姑雙柩殯於堂，劉守不去。賊欲剖棺，劉抱棺號

韓鼎允之妻劉氏。鼎允是懷寧秀才。福王時，城被攻破。劉氏公婆兩人的棺材都停放在堂前，劉氏守着棺材不走。賊人想要打開棺材，劉

哭，賊釋之。一女年十三，賊欲縱火，而數盼其女。劉紿之曰："苟不驚先柩，女非所惜也。"賊喜投炬，携女去。劉送女，目門外池示之，女即投池死。賊怒，刃劉，劉駡不絶口死。

氏抱着棺材大聲哭泣，流賊便放了她。她有一個十三歲的女兒，賊人想放火，而屢屢看她女兒。劉氏騙他説："衹要不驚動先人的棺木，女兒不是捨不得的。"賊人高興地扔掉火把，把女孩帶走。劉氏送女兒，看着門外池塘向女兒示意，女兒便投池而死。賊人發怒，用刀砍劉氏，劉氏駡不絶口而死。

江都程氏六烈

江都程氏六烈。程煜節者，江都諸生也。其祖姑有適林者，其姑有適李者，其叔母曰劉氏、鄒氏、胡氏。而煜節之妹曰程娥，未字。城被圍，與劉約俱死，各以大帶置袖中。城破，女理髮更衣，再拜别其母，遂縊死。劉有女甫一歲，啼甚慘。劉乳之，復以糕餌一器置女側，乃死。鄒與胡亦同死。適林者，投井死。適李者，遭掠，紿卒至井旁，大駡投井死。時稱一門六烈。

江都程家六烈。程煜節，是江都秀才。他一個祖姑嫁給林家，一個姑姑嫁給李家，他叔母是劉氏、鄒氏、胡氏。而煜節的妹妹程娥，尚未婚配。城被包圍，程娥與劉氏約定一同死，各自將長帶子放在袖子裏。城被攻破，程娥梳頭換衣，下拜向母親告别，然後上吊而死。劉氏有個女兒剛一歲，哭得非常凄慘。劉氏喂她吃奶，又將一盤糕點放在女兒旁邊，這纔自殺。鄒氏與胡氏也一同死去。嫁給林家的，跳井而死。嫁給李家的，遭擄掠，她騙士兵到井邊，大駡跳井而死。當時稱爲一門六烈。

江都張氏

張氏，江都史著馨妻。年二十六，夫亡。及城陷，撫其子泣曰："嚮也撫孤爲難，今也全節爲大。兒其善圖，吾不能顧矣。"遂赴水死。

張氏，江都人史著馨之妻。二十六歲時，丈夫死了。到城陷落時，她抱着兒子哭道："過去撫養孤兒是難事，現在保全名節是大事。兒子你自己想辦法生活，我不能照顧了。"便投水死。

蘭氏(等)

又蘭氏，孫道升繼妻。其前妻女曰四，蘭所生女曰七，皆嫁古氏。次曰存，孫女曰巽，皆未嫁。其弟道乾、道新并先卒。道乾妻王氏，子天麟妻丁氏，道新妻古氏，其從弟子啓先妻董氏。江都之圍，諸婦女各手一刃一繩自隨。城破，巽先縊死。蘭時五十四，引繩自縊死。王氏、丁氏投舍後汪中死。古氏亦五十四，守節三十年，頭盡白，投井死。有女嫁於吴，生女曰睿，方八歲，適在外家，從死於井。董氏以帶繫門樞，縊死。存病足，力疾投井死。董氏之娣，有祖母曰陳氏，方寄居，與董氏同處，

又有蘭氏，孫道升的繼妻。他前妻生的女兒孫四，蘭氏所生的女兒孫七，都嫁給古家。次女孫存，孫女孫巽，都没有出嫁。道升之弟孫道乾、孫道新都已先死。道乾之妻王氏，兒子孫天麟之妻丁氏，道新之妻古氏，堂弟之子啓先的妻子董氏。江都被圍時，這幾位婦女每人隨身帶着一把刀、一根繩子。城被攻破，孫巽首先上吊而死。蘭氏當時五十四歲，用繩子上吊。王氏、丁氏跳入房後水坑自殺。古氏也是五十四歲，守寡三十年，頭髮全都白了，投井而死。她有個女兒嫁給吴家，生一女孩吴睿，剛八歲，剛好在外婆家，跟着死在井裏。董氏用帶子繫在門樞上，吊死。孫存的脚有病，她竭力跳井而死。董氏的嫂子，有祖母陳氏，正在她家寄居，與董氏同住，

亦自縊死。四與七同縊於床死。

同時有張廷鉉者，妻薛氏，城破自縊死。廷鉉之妹曰五，遇卒鞭撻使從己，大呼曰："殺即殺，何鞭爲！"遂殺死。

劉氏

張秉純妻劉氏。秉純，和州諸生。家故貧，氏操井臼，處之怡然。國亡，秉純絶粒死。氏一勺水不入口，閲十有六日，肌骨銷鑠，命子扶至柩前祭拜，痛哭而絶。

陶氏

陶氏，當塗孫士毅妻，守節十年。南都覆，爲卒所掠，縛其手介刃於兩指之間，曰："從我則完，否則裂。"陶曰："義不以身辱，速盡爲惠。"兵不忍殺，稍創其指，血流竟手，曰："從乎?"曰："不從。"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陶母奔護，亦被殺。

田氏

田氏，儀真李鐵匠妻，姿甚美。高傑步卒掠江上，執犯之，田以死拒。挾馬上，至城南小橋，馬不能渡。田紿卒牽衣行，睹中流急湍，曳二卒赴水，并溺死。

和州王氏

王氏，和州諸生張侶顏妻。南都不守，劉良佐部卒肆掠。氏同母匿朝陽洞，卒攻洞急，氏以子付母曰："賊勢洶洶，我少婦，即苟免，何面目回夫家。此張氏一綫，善撫之。"言訖，挺身跳洞外，洞高數十仞，亂石巉岩若鋒刃，碎身死焉。

方氏

方氏，桐城錢秉鐙妻。避寇寓南都。歲祲，饘粥不給，以女紅易米食其夫，己與婢僕雜食糠籺。客過，

也上吊而死。孫四與孫七一同在床上吊死。

同時期有個張廷鉉，其妻薛氏，城被攻破後上吊死。廷鉉的妹妹張五，遇上士兵用鞭子抽打逼她順從，她大喊道："要殺就殺，爲什麽用鞭子打我！"因而被殺死。

張秉純之妻劉氏。秉純，和州秀才。家中一直很窮，劉氏操持家務，相處和睦。亡國後，秉純絶食死。劉氏一點水都不喝，前後共十六天，瘦得皮包骨頭，命兒子扶她到丈夫棺材前下拜祭奠，痛哭而斷氣。

陶氏，當塗人孫士毅之妻，守寡十年。南京覆没，她被士兵擄走，士兵捆住她的手將刀架在兩根手指之間說："順從我就可保全，否則就割下去。"陶氏說："我的身體决不受辱，快點殺了我是給我的恩惠。"士兵不忍心殺她，稍稍割傷她的手，血流了一手，士兵問："你願跟我嗎?"她回答："不跟。"士兵發怒，用刀沿手指割下去，又剜開她的胸部，碎割而死。陶氏的母親趕來救護，也被殺死。

田氏，儀真李鐵匠的妻子，容貌很美。高傑部下步兵在長江搶掠，抓住田氏想要污辱，田氏拼死抗拒。士兵把她拖上馬，走到城南小橋前，馬不能過橋。田氏騙說士兵牽着衣服過橋，見中流水急，拉住兩個士兵跳水，一同淹死。

王氏，和州秀才張侶顏之妻。南都失守，劉良佐所部士兵大肆搶掠。王氏同母親藏在朝陽洞，士兵猛攻山洞，王氏將兒子交給母親說："賊人來勢洶洶，我是年輕女人，即使勉强活命，又有什麽臉回丈夫家。這是張家惟一後代，請好好撫養。"說完，挺身跳出洞外，洞高數十丈，下面亂石巉岩像刀刃一樣，她身體破碎而死。

方氏，桐城人錢秉鐙之妻。爲躲避盜賊而寄居南京。遇荒年，連稀粥都吃不上，方氏靠做針綫換米給丈夫吃，自己與婢女僕人却吃糠皮。有

潔茗治饌，取諸簪珥，與秉鐙游者，未嘗知其貧也。秉鐙與阮大鋮同里，有隙，避吴中。方挈子女追尋，得之。已而吴中亦亂，方知不免，乃密紉上下服，抱女赴水死。

客人來，以好茶酒饌招待，都是用首飾換來的，與秉鐙交往的人，都不知道他很貧窮。秉鐙與阮大鋮是同鄉，有仇恨，便到江南躲避。方氏帶子女前去尋找，找到了秉鐙。不久江南也開始不安定，方氏知道不能幸免，便將衣裙密密縫住，抱着女兒投水而死。

陸氏 道弘妻

陸氏，嘉定黄應爵妻。少喪夫，家貧，紡績自給逾三十年。甫殁，嘉定城破。子道弘妻，亡其姓，持二女倉卒欲赴井。長女曰："若使母先投，必戀念吾二女，不如先之。"乃挽妹亟入，道弘妻繼之，并溺死。

陸氏，嘉定人黄應爵之妻。陸氏年輕時丈夫去世，家中貧困，三十多年靠紡紗織綫維持生活。她剛去世，嘉定城被攻破。其子道弘的妻子，已不知姓氏，帶着兩個女兒倉促準備投井。長女說："如果讓母親先跳井，她一定戀念我們兩人，不如我們先跳。"便拉着妹妹急忙跳下去，道弘的妻子跟着跳入，都淹死了。

于氏

于氏，丹陽荆滐妻。滐父大澈爲亂兵所殺。于聞變，知不免，謂滐曰："請先殺妾。"滐不忍，怒曰："君不自殺，欲留爲亂兵污耶！"滐慟哭從之。

于氏，丹陽人荆滐之妻。荆滐的父親大澈被亂兵殺死。于氏得知變亂，自知不能幸免，對荆滐說："請先殺死我。"荆滐不忍心，她生氣道："你不自己殺，想留我被亂兵污辱嗎！"荆滐痛哭照辦。

項淑美

項淑美，淳安人，適方希文。希文好蓄書。杭州不守，大帥方國安潰兵掠江滸，數百里無寧宇。希文避山間，載書以往。會幼子病疹，希文出延醫，淑美與一嫗一婢處。是夕，亂兵突至，縱火肆掠。婢挽淑美衣，欲與俱出，正色叱曰："出則死於兵，不出死於火，等死耳，死火不辱。"時嫗已先去，見火熾復入，呼曰："火至，奈何弗出？"淑美不應，急取書堆左右，高與身等，坐其中。須臾火迫，書盡焚，遂死。賊退，希文歸，則餘燼旋而成堆，若護其骨者。一慟，灰即散，乃收骨瘞先兆。

項淑美，淳安人，嫁給方希文。希文好收藏圖書。杭州失守，大帥方國安部下敗兵在江岸擄掠，數百里内没有安定的地方。希文到山裏躲避。隨身帶着書籍。正巧小兒子出麻疹，希文出去找醫生，淑美與一個女僕、一個侍女留在家裏。這天晚上，亂兵突然來到，任意放火搶掠。侍女拉着淑美的衣服，要和她一同逃出，淑美嚴肅地叱責道："出去是被士兵殺死，不出去是被火燒死，一樣是死，寧可死在火裏也不受污辱。"這時女僕已先離去，看見火勢越來越大便又回來，喊道："火已經燒過來了，爲什麽不出來？"淑美不理睬，急忙將書搬來堆在身旁，有身體一般高，自己坐在中間。片刻間火已燒到，書都燒掉了，淑美也死去。賊人退走後，希文回家，發現殘餘灰燼在淑美尸體周圍盤旋聚成一堆，好像是在保護她的遺骨。希文放聲痛哭，灰便散開，於是收拾遺骨埋葬在祖墳旁。

王氏

先是，有慈谿王氏，歸同里方姓。甫逾月，火起，延及其屋。夫適他出，氏堅坐小樓不下，遂被焚，骸骨俱燼，惟心獨存。夫歸，捧之長號，未頃即化。

在此之間，慈谿有王氏，嫁給同鄉姓方的。剛過了一個月，發生火災，燒到她家住宅。丈夫正好外出，王氏坐在小樓上堅持不肯下來，結果被燒死，尸骨都成灰燼，衹留下心臟。丈夫回家，捧着心放聲悲號，轉眼間心便成灰。

甬上四烈婦

甬上四烈婦。錢塘張氏，鄞縣舉人楊文瓚妻。國變後，文瓚與兄文琦，友華夏、屠獻宸，俱坐死。張紉箴聯其首，棺殮畢，即盛服題絶命詩，遍拜族戚。吞腦子不死，以佩帶自縊而卒。文琦妻沈氏亦自縊。夏繼妻陸氏結帨於梁，引頸就縊，身肥重，帨絶墮地。時炎暑，流汗沾衣，乃坐而摇扇，謂其人曰："余且一凉。"既復取帨結之而盡。有司聞楊、華三婦之縊，遣丐婦四人至獻宸家，防其妻朱氏甚嚴。朱不得間，陽爲歡笑以接之，且時時誚三婦之徒自苦也。數日，防者稍懈，因謂之曰："我將一浴，汝儕可暫屏。"丐婦聽之，闔户自盡。時稱"甬上四烈婦"。

甬上四烈婦。錢塘人張氏，鄞縣舉人楊文瓚之妻。亡國後，文瓚與其兄文琦，朋友華夏、屠獻宸，都被處死。張氏用針綫將丈夫的頭顱縫在尸體上，裝殮完畢，她便穿上盛裝題寫絶命詩，拜别所有族人親戚。吞服冰片没有死成，用佩帶上吊而死。文琦之妻沈氏也上吊。華夏的後妻陸氏將汗巾繫在房梁上，脖子伸進繩套，因身體肥胖沉重，汗巾斷了摔在地下。時值盛夏，身上出汗沾濕衣服，她便坐下扇扇，對别人説："我先凉快一下。"隨後又取汗巾繫上吊死。地方官得知楊家、華家三個女人上吊而死，便派了四個女乞丐到獻宸家，嚴密看守其妻朱氏。朱氏没有機會，假裝歡笑對待她們，還時時嘲笑三個自殺的女人是自己白白吃苦。幾天後，看守的人稍有鬆懈，朱氏對她們説："我要洗個澡，你們最好暫時迴避一下。"女乞丐由了她，朱氏關上門自縊。時人稱她們爲"甬上四烈婦"。

夏氏

夏氏，黔國公沐天波侍女也。沙定州之亂，天波出走，母陳、妻焦亦避外舍。懼賊迫，焦謂姑曰："吾輩皆命婦，可陷賊手乎！"舉火自焚死。夏歸其母家，獲免。後天波自永昌還，夏復歸府，則已薙爲尼矣。天波感其義，俾佐内政。及天波從亡緬甸，夏遂自經。時城中大亂，死者載道，尸爲烏犬所食，血肉狼籍，夏尸棄十餘日，獨無犯者。

夏氏，是黔國公沐天波的侍女。沙定州之亂時，天波出逃，其母陳氏、妻子焦氏也到其他住所躲避。因害怕賊人逼迫，焦氏對婆婆説："我們都是誥命夫人，能落入賊人之手嗎！"她們放火自焚而死。夏氏回娘家，幸免於難。其後天波從永昌歸來，夏氏又回到府中，此時已落髮作了尼姑。天波感激她的忠義，讓她主持家政。到天波隨永歷帝死在緬甸，夏氏便自縊了。當時城裏大亂，道路上滿是死人，尸體爲烏鴉野狗吃咬，血肉模糊。夏氏尸體扔在外面十幾天，惟獨她没有被損壞。

明史卷三百四

列傳第一百九十二

宦官(一)

明太祖既定江左，鑒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頒《祖訓》，乃定爲十有二監及各司局，稍稱備員矣。然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御外臣冠服，官無過四品，月米一石，衣食於内庭。嘗鎸鐵牌置宫門曰："内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敕諸司不得與文移往來。有老閹供事久，一日從容語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還鄉。嘗用杜安道爲御用監。安道，外臣也，以鑷工侍帝數十年，帷幄計議皆與知，性縝密不泄，過諸大臣前一揖不啓口而退。太祖愛之，然亡他寵異，後遷出爲光禄寺卿。有趙成者，洪武八年以内侍使河州市馬。其後以市馬出者，又有司禮監慶童等，然皆不敢有所干竊。建文帝嗣位，御内臣益嚴，詔出外稍不法，許有司械聞。

及燕師逼江北，内臣多逃入其軍，漏朝廷虛實。文皇以爲忠於己，而狗兒輩復以軍功得幸，即位後遂多所委任。永樂元年，内官監李興奉敕往勞暹羅國王。三年遣太監鄭和帥舟師下西洋。八年，都督譚青營有内官王安等。又命馬靖鎮甘肅，馬騏鎮交阯。十八年置東廠，令刺事。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

明太祖平定江左後，鑒於前代的失策，設置宦官不到百人。到了他晚年頒布《祖訓》，便定爲十二監以及各司局，稍微凑數罷了。然而按規定的制度，不得兼任朝臣的文武職銜，不得穿戴朝臣的帽子和衣服，官階不超出四品，月米一石，衣食在宫内。曾鎸刻鐵牌放置宫門規定："宦官不能干預政治事務，干預的殺。"命令各司不能同他們有公文往來。有老太監任職時間長了，一天閑談中談到政治事情，皇帝大怒，當天遣送回家鄉。曾用杜安道爲御用監。杜安道，是朝外大臣，做理髮師侍候皇帝幾十年，帳幕中的謀劃決議都讓他知道，性情周密不泄露，走過衆大臣面前作一揖不開口就退走了。明太祖喜歡他，然而没有特别的寵信，後來調出宫内爲光禄寺卿。有個叫趙成的，洪武八年以宦官身份到河州買馬。這以後因買馬派出去的，又有司禮監慶童等人，然而都不敢有所請求竊取。建文帝繼位，管制宦官更嚴格，詔令出外稍有不法行爲，允許有關部門加刑具奏報。

等到燕軍逼近江北，宦官多數逃進燕軍，泄露朝廷情况。文皇認爲忠於自己，而狗兒等人又用軍功獲得寵幸，即位後就多有官職委任。永樂元年，宦官監李興奉旨前往慰勞暹羅國王。三年派遣太監鄭和率船隊下西洋。八年，都督譚青的軍營中有宦官王安等人。又命令馬靖鎮守甘肅，馬騏鎮守交阯。十八年設置東廠，命令刺探情况。總之明朝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探臣民隱私事等各種大權，都從永樂年間開始。

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

初，太祖制，内臣不許讀書識字。後宣宗設内書堂，選小内侍，令大學士陳山教習之，遂爲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曉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數傳之後，勢成積重，始於王振，卒於魏忠賢。考其禍敗，其去漢、唐何遠哉。雖間有賢者，如懷恩、李芳、陳矩輩，然利一而害百也。今摭其有關成敗者，作《宦官傳》。

當初，太祖規定，宦官不許讀書識字。後來宣宗設立内書堂，選小太監，命令大學士陳山教習他們，就成爲制度。因此多精通文書辭章，瞭解古代和當今，賣弄他們的聰明奸詐，逢迎君王幹壞事。數代相傳之後，權勢形成積重難返，開始於王振，結束於魏忠賢。考查他們的禍亂敗亡，差漢、唐何等遠啊。雖然間或有好的，像懷恩、李芳、陳矩之流，不過是利一而害百啊。現在摭取其中關係國家成敗的人，作《宦官傳》。

鄭和 侯顯　金英 興安 范弘(等)　王振　曹吉祥 劉永誠　懷恩 覃吉　汪直　梁芳 錢能(等)　何鼎 鄧原(等)　李廣　蔣琮　劉瑾　張永　谷大用 魏彬(等)

鄭和

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初事燕王於藩邸，從起兵有功，累擢太監。

鄭和，雲南人，即世上所説的三保太監。當初侍奉燕王於藩王住宅，跟隨起兵有功勞，屢經提升爲太監。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迹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强。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遍歷諸番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五年九月，和等還，諸國使者隨和朝見。和獻所俘舊港酋長。帝大悦，爵賞有差。舊港者，故三佛齊國也，其酋陳祖義，剽掠商旅。和使使招諭，祖義詐降，而潛謀邀劫。和大敗其衆，擒祖義，獻俘，戮於都市。

明成祖懷疑明惠帝逃亡海外，想跟踪追擊他，并且想炫耀武力於國外，顯示中國富强。永樂三年六月命令鄭和以及他的同輩王景弘等人前往西洋爲互通使臣。率領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帶金幣。造大船，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的有六十二艘。從蘇州劉家河航海到福建，又從福建五虎門揚帆起航，首先到達占城，以先後次序遍游衆多海外國家，宣布天子詔書，於是賞賜他們的君長，不臣服就用武力威脅他們。五年九月，鄭和等人回來，各國使者跟隨鄭和來朝見。鄭和獻上俘獲的舊港酋長。皇帝很高興，賞賜爵位不等。舊港就是過去的三佛齊國，他的酋長陳祖義，搶劫商人。鄭和派使臣招撫曉諭，陳祖義假裝投降，而暗中謀劃攔路搶劫。鄭和大敗他們，生擒陳祖義，獻俘虜，殺於都城中集市上示衆。

六年九月再往錫蘭山。國王亞烈苦柰兒誘和至國中，索金幣，發兵劫

六年九月再前往錫蘭山。國王亞烈苦柰兒引誘鄭和到他們國中，勒索金幣，出兵搶劫鄭和船

和舟。和覘賊大衆既出，國内虚，率所統二千餘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擒亞烈苦柰兒及其妻子官屬。劫和舟者聞之，還自救，官軍復大破之。九年六月獻俘於朝。帝赦不誅，釋歸國。是時，交阯已破滅，郡縣其地，諸邦益震讋，來者日多。

十年十一月復命和等往使，至蘇門答剌。其前僞王子蘇幹剌者，方謀弑主自立，怒和賜不及己，率兵邀擊官軍。和力戰，追擒之喃渤利，并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還朝。帝大喜，賚諸將士有差。

十四年冬，滿剌加、古里等十九國咸遣使朝貢，辭還。復命和等偕往，賜其君長。十七年七月還。十九年春復往，明年八月還。二十二年正月，舊港酋長施濟孫請襲宣慰使職，和齎敕印往賜之。比還，而成祖已晏駕。

洪熙元年二月，仁宗命和以下番諸軍守備南京。南京設守備，自和始也。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踐阼歲久，而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於是和、景弘復奉命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

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歷占城、爪哇、真臘、舊港、暹羅、古里、滿剌加、渤泥、蘇門答剌、阿魯、柯枝、大葛蘭、小葛蘭、西洋瑣里、瑣里、加異勒、阿撥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錫蘭山、喃渤利、彭亨、急蘭丹、忽魯謨斯、比剌、溜山、孫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兒、沙里灣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兒，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廢亦不貲。自宣德以還，遠方時有至者，要不如永樂時，而和亦老且死。

隊。鄭和偵查賊人大衆已經出來，國内空虚，率領所統領的二千餘人，乘他們不注意攻破該國的都城，活捉亞烈苦柰兒及其妻子兒女和官屬。搶劫鄭和船隊的人聽到消息，回來救助，官軍又大敗他們。九年六月獻俘虜於朝廷。皇帝赦免不殺，釋放回國。這時，交阯已被消滅，設郡縣在那個地方，各邦國更加震驚恐懼，來朝見的一天比一天多。

十年十一月又命令鄭和等出使，到蘇門答剌。他們以前的僞王子叫蘇幹剌，正要謀殺國君自立爲王，恨鄭和賞賜不給自己，率軍隊攔截官軍。鄭和奮力作戰，追擊捉拿他於喃渤利，并俘虜他的妻子兒女，在十三年七月回朝。皇帝大喜，奬賞衆將士各有不同。

十四年冬天，滿剌加、古里等十九國都派遣使臣來朝拜進貢，辭别回去。又命令鄭和等人一同前往，賞賜他們的君長。十七年七月回來。十九年春天又前往，第二年八月回來。二十二年正月，舊港酋長施濟孫請求承襲宣慰使官職，鄭和帶着皇帝詔令印信賜給他。等他回來，而明成祖已去世。

洪熙元年二月，仁宗命令鄭和用出使到番國的軍隊守備南京。南京設置守備，是從鄭和開始的。宣德五年六月，宣宗因即位年久，而各番國路遠的還没有來朝貢，因此鄭和、景弘又奉命出使，經過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回國。

鄭和經歷并侍奉三個朝代，先後七次奉命出使，所經過的有占城、爪哇、真臘、舊港、暹羅、古里、滿剌加、渤泥、蘇門答剌、阿魯、柯枝、大葛蘭、小葛蘭、西洋瑣里、瑣里、加異勒、阿撥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錫蘭山、喃渤利、彭亨、急蘭丹、忽魯謨斯、比剌、溜山、孫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兒、沙里灣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兒，共三十多個國家。所取得的没有名稱的寶物，不可完全計算，而中國的耗廢也不可計算。從宣德以來，遠方國家時常有使者來，總不如永樂時代，而鄭和也年老將死了。從鄭和以後，凡是奉命出使海外的人，没有一個不盛贊鄭和而向藩臣誇耀

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夸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爲明初盛事云。

的，所以世間流傳三保太監下西洋，是明代初年的一件盛事。

當成祖時，銳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貴。西洋則和、景弘，西域則李達，迤北則海童，而西番則率使侯顯。

當成祖時，專心與四夷交往，奉命出使的人多用宦官。出使西洋的是鄭和、景弘，西域是李達，北方是海童，而西番都是派侯顯。

侯顯

侯顯者，司禮少監。帝聞烏思藏僧尚師哈立麻有道術，善幻化，欲致一見，因通迤西諸番。乃命顯齎書幣往迓，選壯士健馬護行。元年四月奉使，陸行數萬里，至四年十二月始與其僧偕來，詔駙馬都尉沐昕迎之。帝延見奉天殿，寵賚優渥，儀仗鞍馬什器多以金銀爲之，道路烜赫。五年二月建普度大齋於靈谷寺，爲高帝、高后薦福。或言卿雲、天花、甘露、甘雨、青鳥、青獅、白象、白鶴及舍利祥光，連日畢見，又聞梵唄天樂自空而下。帝益大喜，廷臣表賀，學士胡廣等咸獻《聖孝瑞應歌》詩。乃封哈立麻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給印誥制如諸王，其徒三人亦封灌頂大國師，再宴奉天殿。顯以奉使勞，擢太監。

侯顯，任司禮少監。成祖聽説烏思藏和尚的尊師哈立麻有法術，善於魔術變化，想招來一見，就通使到西方各番國。成祖就命令侯顯携帶書信和禮物去迎接，選擇壯士和駿馬護送。元年四月奉命出使，陸地行走幾萬里，到四年十二月纔同那和尚一起來到中國，成祖命令駙馬都尉沐昕迎接他。成祖在奉天殿接見他，給予優厚的恩賜，儀仗、鞍馬、各種器具多用金銀做成，通行的道路場面威勢盛大。五年二月，在靈谷寺設置普度大齋，替高帝、高后祭神求福。有人説卿雲、天花、甘露、甘雨、青鳥、青獅、白象、白鶴及舍利吉祥之光，接連幾天顯現，又聽到梵唄歌咏的天樂從高空傳下來。皇帝更加喜悦，朝臣上表慶賀，學士胡廣等人都獻上《聖孝瑞應歌》詩。就封哈立麻爲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導天下佛教，授給官印和詔令如同各王，他的三個門徒也封爲灌頂大國師，又在奉天殿設宴。侯顯因奉命出使有功勞，提升爲太監。

十一年春復奉命，賜西番尼八剌、地湧塔二國。尼八剌王沙的新葛遣使隨顯入朝，表貢方物。詔封國王，賜誥印。十三年七月，帝欲通榜葛剌諸國，復命顯率舟師以行，其國即東印度之地，去中國絕遠。其王賽佛丁遣使貢麒麟及諸方物。帝大悦，錫予有加。榜葛剌之西，有國曰沼納樸兒者，地居五印度中，古佛國也，侵榜葛剌。賽佛丁告於朝。十八年九月命顯往宣諭，賜金幣，遂罷兵。宣德二年二月復使顯賜諸番，遍歷烏斯

十一年春，侯顯又奉命出使，去賞賜西番尼八剌和地湧塔兩國。尼八剌的國王沙的新葛派使者跟隨侯顯來朝廷，向成祖上表并進貢當地土産。成祖詔令封爲國王，賜給誥書和官印。十三年七月，皇帝想與榜葛剌各國交往，又命令侯顯率領船隻和軍隊前往，那些國家就是東印度地域，距中國很遥遠。它的國王賽佛丁派遣使者進獻麒麟和各種土産。皇帝很高興，賜給的東西加等。榜葛剌的西面，有一個叫沼納樸兒的國家，地處五印度當中，是古老的佛國，侵略榜葛剌。國王賽佛丁向朝廷告急。十八年九月，成祖命令侯顯去沼納樸兒宣布皇上的命令，賜給金幣，於

藏、必力工瓦、靈藏、思達藏諸國而還。途遇寇劫，督將士力戰，多所斬獲。還朝，録功升賞者四百六十餘人。

是就停止戰爭。宣德二年二月，成祖又派侯顯去賞賜各番國，歷經烏斯藏、必力工瓦、靈藏、思達藏各國而回國。路上遇到强盜搶劫，侯顯督領將士奮力作戰，斬殺和俘獲的人很多。回到朝廷，記録功勞和升官、獲賞的人有四百六十多個。

顯有才辨，强力敢任，五使絶域，勞績與鄭和亞。

侯顯有才能且善於辯論，堅强有力而敢於接受命令，五次出使到極遠的地域，其功績與鄭和相當。

金英　興安

金英者，宣宗朝司禮太監也，親信用事。宣德七年賜英及范弘免死詔，辭極褒美。

金英是宣宗朝代的司禮太監，受到皇帝寵信而弄權。宣德七年，皇上賜給金英和范弘免死罪的詔令，文辭贊美到極點。

英宗立，與興安并貴幸。及王振擅權，英不敢與抗。正統十四年夏旱，命英理刑部、都察院獄囚，築壇大理寺。英張黄蓋中坐，尚書以下左右列坐。自是六年一審録，制皆如此。其秋，英宗北狩，中外大震。郕王使英、安等召廷臣問計。侍讀徐珵倡議南遷，安叱之，令扶珵出，大言曰："敢言遷者斬!"遂入告太后，勸郕王任于謙治戰守。或曰叱珵者，英也。

英宗即位，金英和興安一起地位尊貴而受到皇上的親近。到王振專權時，金英不敢與他對抗。正統十四年夏季發生旱情，皇上命令金英審理刑部、都察院在押的囚犯，在大理寺建造祭臺。金英坐在張開的黄傘中間，尚書以下的官員分左右依次而坐。從此每六年審查一次，制度都是如此。同年秋季，英宗親征被俘，朝廷内外震動。郕王派金英、興安召集朝廷的大臣詢問計策。侍讀徐珵倡議南遷，興安大聲呵斥他，命令扶徐珵出宫廷，大聲説："膽敢説朝廷南遷的斬首!"於是就入宫告訴太后，勸郕王任用于謙來管理作戰和守衛的事務。有人説呵斥徐珵的人，是金英。

也先入寇，至德勝門，景帝敕安與李永昌同于謙、石亨總理軍務。永昌，亦司禮近侍也。景泰元年十一月，英犯贓罪，下獄論死。帝令禁錮之，終景帝世廢不用，獨任安。

也先入侵，到德勝門，景帝命令興安和李永昌同于謙、石亨總管軍務。李永昌也是司禮近侍。景泰元年十一月，金英犯了貪污罪，關入獄中定了死罪。皇帝命令將他禁閉起來，不准做官，因此在景帝的朝代，他最終不被任用，衹任用興安。

也先遣使議和，請迎上皇，廷議報使。帝不懌，令安出，呼群臣曰："公等欲報使，孰可者？孰爲文天祥、富弼!"詞色俱厲。尚書王直面折之，安語塞。及遣都給事中李寔往，敕書不及迎上皇。寔驚，走白内閣，遇安。安復詬曰："若奉黄紙詔行耳，

也先派遣使者來議和，請求迎回太上皇，朝廷商議出使答覆。皇帝不高興，命令興安出來，向群臣呼叫説："你們想出使答復，誰能辦此事？誰是文天祥、富弼!"言辭和臉色都很嚴厲。尚書王直當面駁斥他，興安説不出話來。到派遣都給事中李寔前往，文書上没有提到迎接太上皇。李寔驚恐，跑去向内閣説明，遇到興安。興安又

他何預!”及易儲，人遂疑安預謀矣。

辱駡他説：“你拿着黄紙詔書走吧，其他的事爲什麽要干預!”到改立太子，有人就懷疑興安參預謀劃。

安有廉操，且知于謙賢，力護之。或言帝任謙太過，安曰：“爲國分憂如于公者，寧有二人!”

興安有廉潔的品行，而且知道于謙才德兼備，全力保護他。有人説皇上任用于謙太過分，興安説：“替國家分憂像于謙一樣的人，哪有第二個!”

英宗復辟，盡磔景帝所用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謂其與黄玹構邪議，易太子，且與于謙、王文謀立外藩。於是給事、御史皆言安與誠、良等爲黨，宜同罪。帝宥之，但奪職。是時，中官坐誅者甚衆，安僅獲免云。

英宗恢復帝位重掌政權，就全部車裂景帝時所用的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指説他們與黄玹一起製造邪惡的言論，改换太子，而且同于謙、王文計劃擁立外藩王爲帝。因此給事、御史都説興安與王誠、舒良等是同黨，應當一同治罪。皇上寬恕了興安，衹剥奪了他的官職。這時，宦官受牽連而被殺的很多，僅僅興安得到免罪。

安佞佛，臨殁，遺命舂骨爲灰，以供浮屠。

興安迷信佛，臨死時，留下遺言把他的骨搗成灰，去供奉佛。

范弘

范弘，交阯人，初名安。永樂中，英國公張輔以交童之美秀者還，選爲奄，弘及王瑾、阮安、阮浪等與焉。占對嫻雅，成祖愛之，教令讀書，涉經史，善筆札，侍仁宗東宫。宣德初，爲更名，累遷司禮太監，偕英受免死詔，又偕英及御用太監王瑾同賜銀記。正統時，英宗眷弘，嘗目之曰蓬萊吉士。十四年從征，殁於土木，喪歸，葬香山永安寺，弘建也。而王瑾至景泰時始卒。

范弘是交阯人，起初名安。永樂年間，英國公張輔把交阯美貌秀麗的兒童帶回來，選作太監，范弘和王瑾、阮安、阮浪等被選入。范弘應口對答文静大方，成祖喜歡他，命令教他讀書，涉及經史，善於寫文章，在東宫侍奉仁宗。宣德初年，給他改名，連續提升爲司禮太監，同金英一起得到免死詔令，又同金英和御用太監王瑾一起賜予銀印章。正統時，英宗器重范弘，曾稱他爲蓬萊吉士。十四年跟隨英宗出征，死於土木，遺體運歸，葬在香山永安寺，此寺是范弘建造。而王瑾到景泰時纔去世。

王瑾

瑾，初名陳蕪。宣宗爲皇太孫時，朝夕給事。及即位，賜姓名。從征漢王高煦還，參預四方兵事，賞賚累巨萬，數賜銀記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迹雙清”。又賜以兩宫人，官其養子王椿。其受寵眷，英、弘莫逮也。

王瑾起初名字叫陳蕪。宣宗做皇太孫的時候，王瑾早晚侍奉。到宣宗繼承皇位，賜他姓名。王瑾跟隨皇帝征討漢王高煦回來，就參預四方軍事，受到的賞賜累積巨萬，多次賜給他銀製印章稱爲“忠肝義膽”，叫做“金貂貴客”，叫做“忠誠自勵”，叫做“心迹雙清”。又賜給他兩個宫女，并且授予他的養子王椿官職。王瑾所受到的寵愛，是金英、范弘不能達到的。

阮安

阮安有巧思，奉成祖命營北京城池宫殿及百司府廨，目量意營，悉中規制，工部奉行而已。正統時，重建三殿，治楊村河，并有功。景泰中，治張秋河，道卒，囊無十金。

阮安有高妙的構思和設計本領，他奉成祖的命令營造北京的城池宫殿和百官的官署，用眼睛測量心中籌劃，全部合乎標準，工部祇是遵照去辦罷了。正統時，阮安重建皇極殿、中極殿、建極殿三殿，治理楊村河，都有功勞。景泰年間，阮安去治理張秋河，在路上病死，行囊裏不足十兩金子。

阮浪

阮浪至景帝時，爲御用監少監。英宗居南宫，浪入侍，賜鍍金綉袋及鍍金刀。浪以贈門下皇城使王瑶。錦衣衛指揮盧忠者，險人也，見瑶袋刀異常製，醉瑶而竊之，以告尚衣監高平。平令校尉李善上變，言浪傳上皇命，以袋刀結瑶謀復位。景帝下浪、瑶詔獄，忠證之，浪、瑶皆磔死，詞終不及上皇。英宗復辟，磔忠及平，而贈浪太監。

阮浪到景帝的時候，做御用監少監。英宗住在南宫，阮浪入宫侍奉，賜給他鍍金的綉袋和鍍金的刀。阮浪就將這兩件東西贈送給門下皇城使王瑶。錦衣衛指揮盧忠，是一個險惡的人，看到王瑶的金綉袋和鍍金刀與普通的樣式不同，就把王瑶灌醉而偷竊了袋和刀，并報告給尚衣監高平。高平命令校尉李善向皇上報告變故，説阮浪傳布太上皇的命令，用鍍金綉袋和鍍金刀勾結王瑶圖謀恢復帝位。景帝就將阮浪、王瑶投入牢獄，盧忠證明此事屬實，阮浪、王瑶都被車裂而死，但供詞始終沒有涉及到太上皇。後來英宗恢復帝位并掌握政權，車裂盧忠和高平，而追贈阮浪爲太監。

王振

王振，蔚州人。少選入内書堂。侍英宗東宫，爲局郎。初，太祖禁中官預政。自永樂後，漸加委寄，然犯法輒置極典。宣宗時，袁琦令阮巨隊等出外采辦。事覺，琦磔死，巨隊等皆斬。又裴可烈等不法，立誅之。諸中官以是不敢肆。及英宗立，年少。振狡黠得帝歡，遂越金英等數人掌司禮監，導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於是大臣下獄者不絶，而振得因以市權。然是時，太皇太后賢，方委政内閣。閣臣楊士奇、楊榮、楊溥，皆累朝元老，振心憚之未敢逞。

王振是蔚州人。年少時選入内書堂。他在東宫侍奉英宗，做局郎。起初，太祖禁止宦官參預朝政。從永樂以後，對宦官就逐漸加以委任，但犯了法就用最重的刑法處理。宣宗時，袁琦命令阮巨隊等人出外采辦物品。事情被發覺，袁琦被車裂而死，阮巨隊等都被斬首。又有裴可烈等人不守法，就立即把他們殺死。各宦官因此不敢放肆。到英宗即帝位，年紀輕，王振狡詐而得到皇上的喜歡，於是就超越金英等幾個人而掌管司禮監，引導皇上用重刑統治臣子，防止大臣欺騙蒙蔽皇上。於是大臣被投入牢獄的連續不絶，而王振却因此而取得權力。然而此時，太皇太后賢明，正在把朝政委任給内閣。閣臣楊士奇、楊榮、楊溥，都是幾朝的元老，王振心中怕他們而不敢肆意妄爲。

至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崩，榮已

到了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去世，楊榮已先

先卒，士奇以子稷論死不出，溥老病，新閣臣馬愉、曹鼐勢輕，振遂跋扈不可制。作大第皇城東，建智化寺，窮極土木。興麓川之師，西南騷動。侍講劉球因雷震上言陳得失，語刺振。振下球獄，使指揮馬順支解之。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時勉素不禮振。振摭他事陷瑄幾死，時勉至荷校國子監門。御史李鐸遇振不跪，謫戍鐵嶺衛。駙馬都尉石璟詈其家閹，振惡賤己同類，下璟獄。怒霸州知州張需禁飭牧馬校卒，逮之，并坐需舉主王鐸。又械户部尚書劉中敷，侍郎吴璽、陳瑺於長安門。所忤恨，輒加罪謫。内侍張環、顧忠，錦衣衛卒王永心不平，以匿名書暴振罪狀。事發，磔於市，不覆奏。

死，楊士奇因兒子楊稷判死刑而不上朝，楊溥年老而患病，新的閣臣馬愉、曹鼐勢力小，王振就專横暴戾不可制止。他在皇城的東面興建大厦，建造智化寺，工程浩大浪費。他向麓川興師動衆，西南邊城因此動亂不安。侍講劉球因雷震向皇上進言陳述朝政得失，語言諷刺王振。王振就把劉球投入牢獄，派指揮馬順將他支解。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時勉平時對王振不禮遇。王振就拿别的事陷害薛瑄幾乎死去，李時勉甚至在國子監門前頸項上戴着枷鎖。御史李鐸遇到王振不下跪，就被貶謫戍守鐵嶺衛。駙馬都尉石璟駡自己家中太監，王振就痛恨石璟輕視自己的同類，把石璟投入監獄。王振又因霸州知州張需禁止整治牧馬校卒而憤怒，逮捕他，并且將薦舉張需的王鐸也連坐定罪。又在長安門給户部尚書劉中敷，侍郎吴璽、陳瑺戴上刑具。凡是不順從他或他所恨的人，王振就加上罪名貶謫。内侍張環、顧忠，錦衣衛卒王永心裏爲此而不平，用匿名信揭露王振的罪狀。事情揭發出來，他們都在市上受磔刑而死，不向皇上奏報。

帝方傾心嚮振，嘗以先生呼之。賜振敕，極褒美。振權日益積重，公侯勛戚呼曰翁父。畏禍者争附振免死，賕賂輳集。工部郎中王祐以善諂擢本部侍郎，兵部尚書徐晞等多至屈膝。其從子山、林至廕都督指揮。私黨馬順、郭敬、陳官、唐童等并肆行無忌。久之，構釁瓦剌，振遂敗。

當皇帝正偏愛王振的時候，曾經稱他爲先生。皇帝賜給王振詔令，對他倍加贊美。王振的權力一天比一天大，公侯勛戚叫他翁父。畏懼災禍的人争着去依附王振以免於死罪，賄賂的財物源源不斷。工部郎中王祐因善於奉承巴結而被提升爲本部侍郎，兵部尚書徐晞等人很多甚至向王振下跪。王振的侄子王山、王林因受庇護而官任都督指揮。王振的私黨馬順、郭敬、陳官、唐童等都爲所欲爲，肆無忌憚。過了很久，王振與瓦剌結仇，於是身敗。

瓦剌者，元裔也。十四年，其太師也先貢馬，振減其直，使者恚而去。秋七月，也先大舉入寇，振挾帝親征。廷臣交諫，弗聽。至宣府，大風雨，復有諫者，振益虓怒。成國公朱勇等白事，咸膝行進。尚書鄺埜、王佐忤振意，罰跪草中。其黨欽天監正彭德清以天象諫，振終弗從。八月己酉，帝駐大同，振益欲北。鎮守太

瓦剌是元的後裔。十四年，瓦剌的太師也先進貢馬，王振降低馬的價值，使者怒恨地離去。秋七月，也先大規模入侵，王振挾持皇帝親自去征討。朝廷大臣交相勸諫，皇帝不接受意見。軍隊行至宣府，風雨大作，又有勸諫他的，王振更加暴怒。成國公朱勇等禀告事情，全都跪在地上向前行進。尚書鄺埜、王佐觸犯王振的心意，被罰跪在草叢中。他的同黨欽天監正彭德清用天文現象勸諫，王振始終不聽從。八月己酉，皇帝駐

監郭敬以敵勢告，振始懼。班師，至雙寨，雨甚。振初議道紫荆關，由蔚州邀帝幸其第，既恐蹂鄉稼，復改道宣府。軍士紆迴奔走，壬戌始次土木。瓦剌兵追至，師大潰。帝蒙塵，振乃爲亂兵所殺。敗報聞，百官慟哭，都御史陳鎰等廷奏振罪，給事中王竑等立擊殺馬順及毛、王二中官。郕王命磔王山於市，并振黨誅之，振族無少長皆斬。振擅權七年，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他珍玩無算。

留大同，王振更加想往北征討。鎮守太監郭敬把敵人的情勢告訴王振，王振纔懼怕。他調回出征的軍隊，到達雙寨，雨很大。王振起初議定取道紫荆關，由蔚州邀請皇帝到他的府第，又擔心踩壞鄉間的農作物，又改路經宣府。士兵迂迴奔跑，壬戌日纔至土木停宿。瓦剌兵追到，軍隊大敗。皇帝蒙受侮辱，王振就被亂兵所殺。潰敗的事已被朝廷知道，百官傷心痛哭，都御史陳鎰等在朝廷向皇帝奏明王振的罪行，給事中王竑等立即擊殺馬順和毛、王兩宦官。郕王命令在市上臠割王山，并且將王振的同黨也一起殺掉，王振的同族不分老少全部被斬。王振專權七年，没收他家中的財産，得到金銀六十多庫，玉盤一百個，珊瑚高六七尺的有二十多株，其他珍貴的玩賞物品不計其數。

先是，郭敬鎮大同，歲造箭鏃數十瓮，以振命遺瓦剌，瓦剌輒報以良馬。及帝親征，西寧侯宋瑛、駙馬都尉井源爲前鋒，遇敵陽和，敬又撓使敗。至是逃歸，亦坐誅。

在此之前，郭敬鎮守大同，每年造箭鏃幾十瓮，以王振的命令贈送給瓦剌，瓦剌就用良馬報答。到皇帝親自征討，西寧侯宋瑛、駙馬都尉井源做前鋒，在陽和遇到敵人，郭敬又阻止使出征的官軍失敗。到此時逃回來，也連坐被殺。

英宗復辟，顧念振不置。用太監劉恒言，賜振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賜祠曰精忠。而振門下曹吉祥復以奪門功，有寵顓政。

英宗恢復帝位，懷念王振不停。采納太監劉恒的話，賜予王振祭祀，招他的亡魂而安葬，在智化寺祭祀他，賜祠堂名精忠。而王振的弟子曹吉祥又因爲參與破墻奪門入南宫，迎英宗復位有功，取得皇帝的寵愛而專權。

曹吉祥

曹吉祥，灤州人。素依王振。正統初，征麓川，爲監軍。征兀良哈，與成國公朱勇、太監劉永誠分道。又與寧陽侯陳懋等征鄧茂七於福建。吉祥每出，輒選達官、跳蕩卒隸帳下，師還畜於家，故家多藏甲。

曹吉祥是灤州人。平素依附王振。正統初年，征討麓川，曹吉祥做監軍。征討兀良哈，曹吉祥與成國公朱勇、太監劉永誠分路而行。他又與寧陽侯陳懋等到福建征討鄧茂七。曹吉祥每次出征，常挑選在中原做官的韃靼人和精鋭的士兵隸屬自己的軍帳下，軍隊班師回朝就養在家中，所以家裏多藏武裝。

景泰中，分掌京營。後與石亨結，帥兵迎英宗復位。遷司禮太監，總督三大營。嗣子欽，從子鉉、鐸、鏞等皆官都督，欽進封昭武伯，門下厮養冒官者多至千百人，朝士亦有依附希進者，權勢與石亨埒，時并稱

景泰年間，曹吉祥分管京都的軍營。他後來與石亨聯合，統領士兵迎接英宗恢復帝位。被提升爲司禮太監，總督京軍神機營。他的嗣子曹欽，侄子曹鉉、曹鐸、曹鏞等都任都督官職，曹欽又被晋封爲昭武伯，弟子僕役冒名充職的多到千百人，官吏也有依附曹吉祥而希望晋級加官

曹、石。

的，曹欽的權勢就與石亨相等，當時曹吉祥和石亨齊名。

二人惡言官有言，共譖於帝，命吏部尚書王翱察核年三十五以上者留，不及者調用。於是給事何玘等十三人改州判官，御史吳禎等二十三人改知縣。會有風雷雨雹之變，帝乃悟，悉還其職。未幾，二人爭寵有隙，御史楊瑄、張鵬劾之，吉祥乃復與亨合，乘間訴帝。帝爲下瑄等詔獄，而逮治閣臣徐有貞、李賢等。事具《賢傳》。承天門災，帝命閣臣岳正草罪己詔，詔語激切。吉祥、亨復訴正謗訕，帝又謫正。焰益張，朝野仄目。

曹吉祥和石亨厭惡諫官進言，一起向皇帝進讒言，命令吏部尚書王翱調查考核年齡三十五歲以上的官吏留下，不到的就調任。於是給事何玘等十三人改任州判官，御史吳禎等二十三人改任知縣。恰逢有大風雷雨冰雹的自然災害，皇帝纔醒悟，全都恢復他們原來的官職。不久，曹吉祥和石亨兩人爲爭寵而產生紛爭，御史楊瑄、張鵬揭露他們的罪行，曹吉祥就又跟石亨勾結，乘機向皇帝訴説。皇帝因此將楊瑄等投入牢獄，并逮捕懲處閣臣徐有貞、李賢等。此事在《李賢傳》中有記載。承天門發生火災，皇帝命令閣臣岳正寫歸罪自己的詔書，言辭激烈直率。曹吉祥、石亨又告岳正誹謗譏刺皇帝，皇帝又貶謫岳正。曹吉祥和石亨的氣焰就更加囂張，朝野爲之側目。

久之，帝覺其奸，意稍稍疑。及李賢力言奪門非是，始大悟，疏吉祥。無何，石亨敗，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日犒諸達官，金錢、穀帛恣所取。諸達官恐吉祥敗而己隨黜退也，皆願盡力效死。欽問客馮益曰："自古有宦官子弟爲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欽大喜。天順五年七月，欽私掠家人曹福來，爲言官所劾。帝令錦衣指揮逯杲按之，降敕遍諭群臣。欽驚曰："前降敕，遂捕石將軍。今復爾，殆矣。"謀遂決。

過了好久，皇帝發覺了曹吉祥的奸詐，心中逐漸産生懷疑。到李賢盡力説明曹吉祥破墻奪門幫英宗復位的是非，皇帝纔明白過來，就疏遠了曹吉祥。不久，石亨也身敗，曹吉祥内心不安，慢慢積起叛亂的陰謀，每天犒賞各顯貴大官，金錢、穀帛任他們自由拿取。各顯貴大官擔心曹吉祥身敗而自己也會跟着被廢黜，都願意盡力拼死效忠。曹欽問門客馮益説："從古以來有宦官的子弟做天子的嗎?"馮益説："你家魏武帝，就是這樣的人呀。"曹欽很高興。天順五年七月，曹欽私自拷問家人曹福來，被諫官揭發。皇帝命令錦衣指揮逯杲審查他，傳下詔書普遍告知朝臣。曹欽大驚失色説："前次傳下詔令，就逮捕石將軍。現在又這樣，危險了。"於是就決定叛亂。

是時甘、涼告警，帝命懷寧侯孫鏜西征，未發。吉祥使其黨掌欽天監太常少卿湯序擇是月庚子昧爽，欽擁兵入，而己以禁軍應之。謀定，欽召諸達官夜飲。是夜，鏜及恭順侯吳瑾俱宿朝房。達官馬亮恐事敗，逸出，走告瑾。瑾趣鏜由長安右門隙投疏入。帝急縶吉祥於内，而敕皇城及京城九門閉弗啓。欽知亮逸，中夜馳往

這時甘州、涼州有叛亂的報告，皇帝命令懷寧侯孫鏜往西征討，還没有出發。曹吉祥派他的同黨掌管欽天監太常少卿湯序選定當月庚子的拂曉，曹欽帶兵入宫，而自己就用禁軍與他響應。陰謀已决定，曹欽就召集各顯貴大官飲酒。這天夜裏，孫鏜和恭順侯吳瑾都住宿上朝休息的房間裏。顯貴大官馬亮擔心事情失敗，就逃出去，跑去告訴吳瑾。吳瑾就跑到孫鏜處，從長安右門的縫隙裏將奏疏投入。皇帝急忙在宫廷内將曹吉祥

逯杲家，殺杲，斫傷李賢於東朝房。以杲頭示賢曰："杲激我也。"又殺都御史寇深於西朝房。攻東西長安門不得入，縱火。守衛者拆河壖磚石塞諸門。賊往來叫呼門外。鏜遣二子急召西征軍擊欽於東長安門，欽走攻東安門，道殺瑾。復縱火，門毀。門内聚薪益之，火熾，賊不得入。天漸曙，欽黨稍稍散去。鏜勒兵逐欽，斬鉉、鐣，鏜子軏斫欽中膊。欽走突安定諸門，門盡閉。奔歸家，拒戰。會大雨如注，鏜督諸軍大呼入，欽投井死。遂殺鐸，盡屠其家。越三日，磔吉祥於市。湯序、馮益及吉祥姻黨皆伏誅。馬亮以告反者，授都督。

拘囚，而命令皇城和京城九門關閉不開。曹欽得知馬亮逃出，半夜就騎馬到逯杲家，殺掉逯杲，在東面上朝休息的房間裏砍傷李賢，拿逯杲的頭給李賢看并說："逯杲激怒我。"曹欽又在西朝房裏殺掉都御史寇深。他攻東西長安門不能攻入，就放火燒。守衛的士兵就拆掉河沿邊的磚石堵塞各門。曹欽等叛賊就在城門外來往奔走呼喊。孫鏜派遣兩個兒子急忙召西征軍在東長安門攻擊曹欽，曹欽就逃走，去攻打東安門，在路上殺掉吴瑾。他又放火，城門被燒毁。門内士兵聚集柴木加在火上，火很旺，賊兵不能進城。天逐漸破曉，曹欽一夥人逐漸離去。孫鏜統率軍隊驅逐曹欽，斬曹鉉、曹鐣，孫鏜的兒子孫軏砍中曹欽的臂膊。曹欽逃走去衝擊安定各門，城門全部關閉。他奔回家，抵抗。恰逢大雨如注，孫鏜督領各軍大呼進入曹欽家，曹欽就投井而死。孫鏜就殺死曹鐸，滿門誅殺。過了三天，曹吉祥在街市上受磔刑而死。湯序、馮益以及和曹吉祥聯姻的同夥全部伏法。馬亮由於告發謀反的人，授予都督官銜。

英宗始任王振，繼任吉祥，凡兩致禍亂。其他宦者若跛兒干、亦失哈、喜寧、韋力轉、牛玉之屬，率凶狡。

英宗開始任用王振，接着任用曹吉祥，共兩次招致禍亂。其他宦官像跛兒干、亦失哈、喜寧、韋力轉、牛玉之類，大都凶殘狡詐。

跛兒干　喜寧

土木之敗，跛兒干、喜寧皆降敵。跛兒干助敵反攻，射内使黎定。既又爲敵使至京，有所需索，景帝執而誅之。喜寧數爲也先畫策，索賞賜，導入邊寇掠。上皇患之，言於也先，使寧還京索禮物，而命校尉袁彬以密書報邊臣。至獨石，參將楊俊擒寧送京師，景泰元年二月磔於市。

土木之戰失敗，跛兒干、喜寧都向敵人投降。跛兒干幫助敵人反攻，射内使黎定。不久又替敵人出使到京都，向朝廷勒索財物，景帝將他捉住殺掉。喜寧多次替也先出謀劃策，索要賞賜，引導也先兵侵入邊地搶劫。太上皇帝爲此而憂慮，對也先説，派遣喜寧回京都索取禮物，而派校尉袁彬用密信報告守邊的大臣。喜寧到獨石，參將楊俊捉拿喜寧送往京都，景泰元年二月，把他在市上車裂。

亦失哈

亦失哈鎮遼東。敵犯廣寧，亦失哈禁官軍勿出擊。百户施帶兒降敵，爲脱脱不花通於亦失哈。正統十四年冬，帶兒逃歸，巡按御史劉孜并劾亦

亦失哈鎮守遼東。敵人侵犯廣寧，亦失哈禁止官軍不得出擊。百户施帶兒向敵人投降，替脱脱不花同亦失哈互通信息。正統十四年冬季，施帶兒逃回，巡按御史劉孜一并揭發亦失哈及其不

失哈及他不法事。景帝命誅帶兒，而置亦失哈不問。

合法的事。景帝命令殺掉施帶兒，而赦免亦失哈不審問。

韋力轉

韋力轉者，性淫毒，鎮守大同，多過惡。銜軍妻不與宿，杖死其軍。又與養子妻淫戲，射殺養子。天順元年，工部侍郎霍瑄發力轉僭用金器若王者，及强娶所部女爲妾諸不法事。帝怒，執之下錦衣衛獄，既而宥之。牛玉事，詳《吴廢后傳》。

韋力轉生性淫蕩歹毒，鎮守大同，有很多過錯和罪惡。恨軍士的妻子不與他過夜，就在他軍中用木棒打死。他又同養子的妻子淫蕩作戲，用箭射殺養子。天順元年，工部侍郎霍瑄揭發韋力轉超過規定使用金器像帝王，以及用强暴的手段娶部下的女兒爲妾等各種不合法的事。皇帝發怒，拘捕并把他投入錦衣衛牢獄，不久就寬恕了他。牛玉的事，詳細記載在《吴廢后傳》中。

劉永誠

其與吉祥分道征兀良哈者劉永誠，永樂時，嘗爲偏將，累從北征。宣德、正統中，再擊兀良哈。後監鎮甘、凉，戰沙漠，有功。景泰末，掌團營。英宗復辟，勒兵從，官其嗣子聚。成化中，永誠始卒。

那個同曹吉祥分路去征討兀良哈的劉永誠，在永樂時，曾經做過副將，多次跟隨皇帝北征。宣德、正統年間，他又去攻打兀良哈。後來他督察鎮守甘州、凉州，在沙漠征戰，有功勞。景泰末年，他掌管京都禁軍。英宗恢復帝位，他統率軍隊跟隨皇帝，他的嗣子劉聚封了官職。成化年間，劉永誠纔死。

懷恩

懷恩，高密人，兵部侍郎戴綸族弟也。宣宗殺綸，并籍恩父太僕卿希文家。恩方幼，被宫爲小黄門，賜名懷恩。憲宗朝，掌司禮監。時汪直理西廠，梁芳、韋興等用事。恩班在前，性忠鯁無所撓，諸閹咸敬憚之。

懷恩是高密人，是兵部侍郎戴綸的族弟。宣宗殺戴綸，一并没收懷恩的父親太僕卿希文家財物。懷恩年幼，被施宫刑做了小宦官，賜名懷恩。憲宗時期，他掌管司禮監。這時汪直掌管西廠，梁芳、韋興等當權。懷恩的位次在前，性格忠誠鯁直不屈服，各宦官都敬重畏懼他。

員外郎林俊論芳及僧繼曉下獄，帝欲誅之，恩固争。帝怒，投以硯曰："若助俊訕我。"恩免冠伏地號哭。帝叱之出。恩遣人告鎮撫司曰："汝曹諂芳傾俊。俊死，汝曹何以生!"徑歸，稱疾不起。帝怒解，遣醫視恩，卒釋俊。會星變，罷諸傳奉官。御馬監王敏請留馬房傳奉者，帝許之。敏謁恩，恩大駡曰："星變，專爲我曹壞國政故。今甫欲正之，又爲汝壞，天雷擊汝矣!"敏愧恨，遂死。

員外郎林俊因彈劾梁芳和僧人繼曉被打入監獄，皇帝想殺林俊，懷恩堅持向皇帝規諫。皇帝很憤怒，拿硯臺投擲他説："你幫助林俊毁謗我。"懷恩摘掉帽子跪伏在地上大哭。皇帝大聲斥責他出去。懷恩派人告訴鎮撫司説："你們奉承梁芳陷害林俊。林俊死了，你們憑什麽生存!"懷恩徑直回家，稱病不起。皇帝的憤怒已消解，派醫生去探視懷恩，終於釋放林俊。恰逢星象變化，朝廷罷免各傳奉官。御馬監王敏請求留馬房傳奉官，皇帝允許。王敏去謁見懷恩，懷恩大駡説："星象變故，專因爲我輩破壞國家政令的緣故。現在正想糾正它，又被你毁壞，天雷要擊你了!"王敏羞愧悔恨，於是就死了。

進寶石者章瑾求爲錦衣衛鎮撫，恩不可，曰：“鎮撫掌詔獄，奈何以賄進。”當是時，尚書王恕以直諫名，恩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憲宗末，惑萬貴妃言，欲易太子，恩固争。帝不懌，斥居鳳陽。孝宗立，召歸，仍掌司禮監，力勸帝逐萬安，用王恕。一時正人彙進，恩之力也。卒，賜祠額曰“顯忠”。

進奉寶石的章瑾請求做錦衣衛鎮撫之職，懷恩不同意，說：“鎮撫掌管牢獄，怎麽能拿財物賄賂進奉。”這時候，尚書王恕因敢於直諫而有名氣，懷恩常感嘆說：“天下忠義的人，祇有此人啊！”憲宗末年，皇帝被萬貴妃的話迷惑，想改立太子，懷恩堅决規諫。皇帝不高興，把懷恩驅逐使他居住到鳳陽。孝宗即位，把懷恩召回朝廷，仍舊掌管司禮監，極力勸説皇帝驅逐萬安，任用王恕。一時之間，正人君子會聚於朝廷，這是懷恩的功勞。他死之後，皇帝賜廟堂匾額稱爲“顯忠”。

覃吉

同時有覃吉者，不知所由進，以老閹侍太子。太子年九歲，吉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憲宗賜太子莊田，吉勸毋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從内侍讀佛經，吉入，太子驚曰：“老伴來矣。”亟手《孝經》。吉跪曰：“太子誦佛書乎?”曰：“無有。《孝經》耳。”吉頓首曰：“甚善。佛書誕，不可信也。”弘治之世，政治醇美，君德清明，端本正始，吉有力焉。

同時有一個名覃吉的人，不知道他進宫廷的由來，以老太監的身份侍奉太子。太子年紀九歲，覃吉就口頭教授他《四書》章句以及古今治國的典章制度。憲宗賜給太子田地，覃吉就勸告太子不要接受，説：“天下都是太子所有呀。”太子偶然跟着宦官讀佛經，覃吉進去，太子驚惶地説：“老僕從來了。”急忙拿起《孝經》。覃吉跪在地上説：“太子讀佛經嗎?”太子説：“没有。讀《孝經》呢。”覃吉叩頭説：“很好。佛書荒誕不經，不可相信呀。”弘治一代，教化政令醇正完美，國君道德高潔光明，端正法令纔是王業的基本，覃吉在這些方面是有功勞的。

汪直

汪直者，大藤峽瑶種也。初給事萬貴妃於昭德宫，遷御馬監太監。成化十二年，黑眚見宫中，妖人李子龍以符術結太監韋舍私入大内，事發，伏誅。帝心惡之，鋭欲知外事。直爲人便黠，帝因令易服，將校尉一二人密出伺察，人莫知也，獨都御史王越與結歡。

明年設西廠，以直領之，列官校刺事。南京鎮監覃力朋進貢還，以百艘載私鹽，騷擾州縣。武城縣典史詰之，力朋擊典史，折其齒，射殺一人。直廉得以聞，逮治論斬。力朋後得倖免，而帝以此謂直能摘奸，益幸

汪直是大藤峽瑶族人。開始在昭德宫侍奉萬貴妃，提升爲御馬監太監。成化十二年，昏暗無光的怪異現象出現在宫中，妖人李子龍用巫術勾結太監韋舍私自進入皇宫，事情被揭露，受死刑。皇帝心裏厭惡此事，急於想知道宫外的情况。汪直爲人靈敏狡猾，皇帝就叫他改换衣服，帶領校尉一兩個人出去伺察情况，别人不知道，祇有都御史王越與他結爲友好。

第二年，設置西廠，用汪直督領西廠，分派官校去探詢情况。南京鎮監覃力朋進貢後回去，用百艘船隻裝載私鹽，騷擾州縣。武城縣典史責問他，覃力朋打典史，折斷他的牙齒，用箭射殺一人。汪直查訪到此事并傳報皇帝，逮捕懲處判斬。覃力朋後來得到皇上寬恕，幸免於死，而皇

直。直乃任錦衣百户韋瑛爲心腹，屢興大獄。

帝因此認爲汪直能够指斥奸邪，更加寵愛汪直。汪直就任用錦衣百户韋瑛做心腹，多次興起大的訟案。

建寧衛指揮楊曄，故少師榮曾孫也，與父泰爲仇家所告，逃入京，匿姊夫董璵所。璵爲請瑛，瑛陽諾而馳報直。直即捕曄、璵考訊，三琶之。琶者，錦衣酷刑也。骨節皆寸解，絶而復蘇。曄不勝苦，妄言寄金於其叔父兵部主事士偉所。直不復奏請，捕士偉下獄，并掠其妻孥。獄具，曄死獄中，泰論斬，士偉等皆謫官，郎中武清、樂章，行人張廷綱，參政劉福等皆無故被收案。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鬥詈鷄狗瑣事，輒置重法，人情大擾。直每出，隨從甚衆，公卿皆避道。兵部尚書項忠不避，迫辱之，權焰出東廠上。

建寧衛指揮楊曄，是已故少師楊榮的曾孫，同父親楊泰被仇家告發，逃入京城，躲藏在姐夫董璵的家裏。董璵替他們請求韋瑛，韋瑛當面允許而迅速報告汪直。汪直立即逮捕楊曄和董璵審訊，多次對他們施行琶刑。琶刑，是錦衣衛的一種酷刑。受刑的人骨頭的關節都一寸寸分散，氣絶而再蘇醒過來。楊曄受不了痛苦，就亂説把金子寄放在他的叔父兵部主事楊士偉家。汪直就不再向皇帝奏報請示，將楊士偉逮捕入獄，并且掠奪他的妻子兒女。判罪定案以後，楊曄就死在監獄中，楊泰判斬刑，楊士偉等都降級或貶往邊地，郎中武清、樂章，行人張廷綱，參政劉福等都無緣無故被拘捕定案。從各王府邊鎮到南北河道，處處密布校尉，民間打駡以及鷄零狗碎的小事，就處以重刑，人心大大擾亂。汪直每次出外，跟隨的人很多，公卿大官都讓路。兵部尚書項忠不避汪直，就逼迫侮辱他，汪直的權勢氣焰超出東廠之上。

五月，大學士商輅與萬安、劉珝、劉吉奏其狀。帝震怒，命司禮太監懷恩、覃吉、黄高至閣下，厲色傳旨，言：“疏出誰意?”輅口數直罪甚悉，因言：“臣等同心一意，爲國除害，無有先後。”珝慷慨泣下。恩遂據實以奏。頃之，傳旨慰勞。翼日，尚書忠及諸大臣疏亦入。帝不得已，罷西廠，使懷恩數直罪而宥之，令歸御馬監，調韋瑛邊衛，散諸旗校還錦衣。中外大悦。

五月，大學士商輅與萬安、劉珝、劉吉向皇帝奏明汪直的情況。皇帝大怒，命令司禮太監懷恩、覃吉、黄高到内閣，用嚴厲的臉色傳達聖旨，説：“奏疏出於誰的主意?”商輅就口頭數説汪直的罪狀很詳盡，就説：“臣等同心一意，爲國家除害，没有先後。”劉珝情緒激昂流下眼淚。懷恩就依據實際情况向皇帝奏明。一會兒，皇帝傳下聖旨慰勞他們。明日，尚書項忠與各大臣的奏疏也送入。皇帝不得已，就廢除西廠，派懷恩歷數汪直的罪行而寬恕了他，命令他回御馬監，將韋瑛調往邊境衛所，解散各旗校回錦衣衛。朝廷内外人心大快。

然帝眷直不衰。直因言閣疏出司禮監黄賜、陳祖生意，爲楊曄報復。帝即斥賜、祖生於南京。御史戴縉者，佞人也，九年秩滿不得遷。窺帝旨，盛稱直功。詔復開西廠，以千户吴綬爲鎮撫，直焰愈熾。未幾，令東

然而皇帝眷念汪直的心一直不衰減。汪直就説内閣奏疏是出於司禮監黄賜、陳祖生的主意，目的是替楊曄報仇。皇帝就立即斥逐黄賜、陳祖生到南京。御史戴縉是一個諂佞的人，做官九年任期已滿還不能提升。戴縉窺探出皇帝的心意，就大大贊揚汪直的功績。皇帝命令再開設西廠，

廠官校誣奏項忠，且諷言官郭鏜、馮貫等論忠違法事。帝命三法司、錦衣衛會問。衆知出直意，無敢違，竟勒忠爲民。而左都御史李賓亦失直旨褫職，大學士輅亦罷去。一時九卿劾罷者，尚書董方、薛遠及侍郎滕昭、程萬里等數十人。以所善王越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陳鉞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用千户吴綬做鎮撫，汪直的氣焰更加熾烈。不久，汪直就唆使東廠官校向皇帝誣奏項忠，并且勸説諫官郭鏜、馮貫等彈劾項忠違法的事。皇帝命令三法司、錦衣衛會同審訊。衆人知道是出於汪直的主意，不敢違背，竟勒令項忠爲平民。而左都御史李賓也因觸犯汪直的旨意被剥奪官職，大學士商輅也被免職離去。一時之間九卿被揭發罷免的，就有尚書董方、薛遠及侍郎滕昭、程萬里等數十人。汪直用所友善的王越做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陳鉞做右副都御史巡視安撫遼東。

十五年秋，詔直巡邊，率飛騎日馳數百里，御史、主事等官迎拜馬首，棰撻守令。各邊都御史畏直，服橐鞬迎謁，供張百里外。至遼東，陳鉞郊迎蒲伏，廚傳尤盛，左右皆有賄。直大悦。惟河南巡撫秦紘與直抗禮，而密奏直巡邊擾民。帝弗省。兵部侍郎馬文升方撫諭遼東，直至，不爲禮，又輕鉞，被陷坐戍。由是直威勢傾天下。

十五年秋季，皇帝命令汪直巡視邊疆，率領輕騎一天奔馳數百里，御史、主事等官員在馬前迎接跪拜，鞭打守令。各邊地都御史畏懼汪直，就佩帶弓箭迎接謁見，在百里以外供設帷帳。汪直到達遼東，陳鉞就在郊外迎接伏地用膝行走，驛站的飲食等供應特别豐盛，汪直左右的人都得到賄賂。汪直十分高興。衹有河南巡撫秦紘跟汪直行對等之禮，而秘密向皇帝上書告汪直巡視邊地擾亂百姓。皇帝不檢察。兵部侍郎馬文升正在遼東撫慰曉諭，汪直到來，不以禮相待，又看輕陳鉞，被陷害獲罪戍守邊疆。從此汪直的威勢超越天下的人。

直年少喜兵。陳鉞諷直征伏當加，立邊功自固。直聽之，用撫寧侯朱永總兵，而自監其軍。師還，永封保國公，鉞晋右都御史，直加禄米。又用王越言，詐稱亦思馬因犯邊。詔永同越西討，直爲監軍。越封威寧伯，直再加禄米。已，伏當加寇遼東，亦思馬因寇大同，殺掠甚衆。遼東巡按强珍發鉞奸狀，直右鉞謫珍。於是惡直者，指王越、陳鉞爲"二鉞"。小中官阿丑工俳優，一日於帝前爲醉者謾駡狀。人言駕至，謾如故。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人但知汪太監也。"又爲直狀，操兩鉞趨帝前。旁人問之，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越、陳鉞也。"帝听然而笑，稍稍悟，然

汪直年輕時喜愛軍事。陳鉞勸説汪直征伐伏當加，立下邊疆戰功來鞏固自己的地位。汪直聽從他的話，用撫寧侯朱永統領軍隊，而自己監督他的軍隊。軍隊回朝廷，朱永封爲保國公，陳鉞晋升爲右都御史，汪直增加了俸禄。汪直又采用王越的話，欺騙説亦思馬因侵犯邊疆。皇帝命令朱永同王越往西討伐，汪直做監軍。王越被封爲威寧伯，汪直再次增加俸禄。隨即，伏當加侵掠遼東，亦思馬因侵犯大同，殺死的人和掠奪的財物很多。遼東巡按强珍揭發陳鉞奸邪的罪狀，汪直偏袒陳鉞而貶謫强珍。因此厭惡汪直的人，指斥王越、陳鉞爲"二鉞"。小宦官阿丑擅長詼諧表演，一天在皇帝前作醉酒人謾駡的情態。有人説皇帝駕臨，阿丑仍然像原來一樣謾駡。説汪太監到來，阿丑就躲避逃走，説："現在的人衹知汪太監呀。"阿丑又裝作汪直的狀態，手裏拿着兩把鉞跑到皇帝面前。旁邊的人問他，阿丑説：

廷臣猶未敢攻直也。會東廠尚銘獲賊得厚賞，直忌，且怒銘不告。銘懼，乃廉得其所泄禁中秘語奏之，盡發王越交通不法事，帝始疏直。

“我帶領軍隊，就依靠這兩把鉞呢。”問他是什麽鉞，阿丑回答說：“王越、陳鉞兩人。”皇帝聽了點頭而笑，略有醒悟，但是朝廷的臣子仍不敢指責汪直。恰逢東廠尚銘俘獲盜賊得到厚賞，汪直就妒忌，而且爲尚銘不向他報告而發怒。尚銘害怕，就查訪到汪直所泄露的宫廷中的隱秘話稟報，全部揭發王越勾結不法的事，皇帝纔疏遠汪直。

十七年秋，命直偕越往宣府禦敵。敵退，直請班師。不許，徙鎮大同，而盡召將吏還，獨留直、越。直既久鎮不得還，寵日衰。給事御史交章奏其苛擾，請仍罷西廠。閣臣萬安亦力言之。而大同巡撫郭鏜復言直與總兵許寧不和，恐誤邊事。帝乃調直南京御馬監，罷西廠不復設。中外欣然。尋又以言官言，降直奉御，而褫逐其黨王越、戴縉、吴綬等。陳鉞已致仕，不問。韋瑛後坐他事誅，人皆快之，然直竟良死。縉由御史不數年至南京工部尚書。越、鉞頗以材進。縉無他能，工側媚而已。

十七年秋季，皇帝命令汪直同王越一起到宣府抵禦敵人。敵人退走後，汪直請求率軍回朝。皇帝不允許，叫他轉移鎮守大同，而把將官全部召回，獨獨留下汪直、王越。汪直已經長久鎮守大同不能回來，寵愛一天天减少。給事御史都上書陳述汪直嚴酷煩擾，請求再廢除西廠。内閣大臣萬安也力陳其危害。而大同巡撫郭鏜又説汪直同總兵許寧不和，恐怕要誤了邊防的大事。皇帝就調汪直到南京御馬監，廢止西廠不再設置。朝廷内外都欣然雀躍。不久，又因諫官勸諫，把汪直降級去做奉御，而剥奪了他的同黨王越、戴縉、吴綬等的官職，并驅逐出朝廷。陳鉞已退休，不問罪。韋瑛後來因别的事獲罪被殺，人們都爲此高興，然而汪直最後得到好死。戴縉做御史没有幾年就到南京任工部尚書。王越、陳鉞多憑才能而晋升。戴縉没有其他的才能，衹擅長於奉承討好别人。

西廠廢，尚銘遂專東廠事。聞京師有富室，輒以事羅織，得重賄乃已。賣官鬻爵，無所不至。帝尋覺之，謫充南京净軍，籍其家，輦送内府，數日不盡。而陳準代爲東廠。準素善懷恩，既代銘，誡諸校尉曰：“有大逆，告我。非是，若勿預也。”都人安之。

西廠被廢止，尚銘於是擅權東廠。他聽到京都有富家，就拿一些事來羅織罪名，得到很重的賄賂纔罷手。他賣官鬻爵，無所不爲。皇帝不久就發覺此事，就貶謫發配到南京閹人編成的軍隊服役，没收其家財，用車送入皇家的倉庫，幾天裝運不完。而陳準代管東廠的事務。陳準平素與懷恩友好，代替了尚銘以後，告誡各校尉説：“有大逆不道之事，告訴我。不是此類大事，你們不要干預。”京都裏的人都爲此而安心。

梁芳

梁芳者，憲宗朝内侍也。貪黷諛佞，與韋興比。而諂萬貴妃，日進美珠珍寶悦妃意。其黨錢能、韋眷、王敬等，争假采辦名，出監大鎮。帝以

梁芳是憲宗時期的宦官。愛財而污濁，諂諛而奸佞，與韋興相似。他奉承討好萬貴妃，每天進獻美珠珍寶給貴妃以取得她的歡心。他的同黨錢能、韋眷、王敬等，争着藉采辦貨物的名義，

妃故，不問也。妖人李孜省、僧繼曉皆由芳進，共爲奸利。取中旨授官，累數千人，名傳奉官，有白衣躐至太常卿者。陝西巡撫鄭時論芳被黜，陝民哭送之。帝聞頗悔，斥傳奉官十人，繫六人獄，詔自後傳旨授官者俱覆奏，然不罪芳也。刑部員外郎林俊以劾芳及繼曉下獄。久之，帝視内帑，見累朝金七窖俱盡，謂芳及韋興曰："糜費帑藏，實由汝二人。"興不敢對。芳曰："建顯靈宫及諸祠廟，爲陛下祈萬年福耳。"帝不懌曰："吾不汝瑕，後之人將與汝計矣"。芳大懼，遂説貴妃勸帝廢太子，而立興王。會泰山累震，占者言應在東朝。帝懼，乃止。

出朝監管大鎮。皇帝因爲貴妃的緣故，不加過問。妖人李孜省、和尚繼曉都由梁芳的關係而進身，一起作奸得利益。不經吏部而由太監以諭旨直接授官，累計有幾千人，名叫傳奉官，有一般的百姓而越次擢升爲太常卿的。陝西巡撫鄭時因論列罪狀上告梁芳而被貶官，陝西的百姓哭着給他送行。皇帝聽到此事十分後悔，驅逐傳奉官十人，拘六人入牢獄，命令以後傳達皇帝旨意授予官職都要向皇帝奏報，然而不懲罰梁芳。刑部員外郎林俊因揭發梁芳和繼曉被投入牢獄。過了很久，皇帝去看皇宫的府庫，見到幾個朝代藏在七個地窖裏的金子全部用完了，就對梁芳和韋興説："浪費皇宫庫藏，實由你們兩人。"韋興不敢回答。梁芳説："建設顯靈宫和各祠廟，是替皇帝祈求萬歲福壽。"皇帝不高興地説："我不來指責你的過失，後來的人將與你算賬呢。"梁芳十分恐懼，就去游説貴妃勸皇帝廢去太子，而立興王爲太子。恰逢泰山多次發生震動，占卜的人説應驗在東宫。皇帝恐懼，就停止立興王爲太子之事。

孝宗立，謫芳居南京，尋下獄，興亦斥退。正德初，群閹復薦興司香太和山，兼分守湖廣行都司地方。尚書劉大夏、給事中周璽、御史曹來旬諫，不聽。興遂復用，而芳卒廢以死。

孝宗即帝位，貶謫梁芳居住到南京，不久拘捕入監獄，韋興也被驅逐退位。正德初年，一群宦官又推薦韋興主持太和山香火，同時分守湖廣行都司領域。尚書劉大夏、給事中周璽、御史曹來旬規諫，皇帝不接受。韋興於是被重新任用，而梁芳最後被廢黜而死。

錢能

錢能，芳黨也。憲宗時，鄭忠鎮貴州，韋朗鎮遼東，能鎮雲南，并恣縱，而能尤横。貴州巡撫陳宣劾忠，因請盡撤諸鎮監，帝不允。而雲南巡按御史郭陽顧上疏譽能，請留之雲南。舊制，安南貢道出廣西，後請改由雲南，弗許也。能詐言安南捕盜兵入境，請遣指揮使郭景往諭其王，詔從之。能遂令景以玉帶、綵繒、犬馬遺王，給其貢使改道雲南。邊吏格之不得入，乃去。復遣景與指揮盧安等索寶貨於干崖、孟密諸土司，至逼淫

錢能是梁芳的同黨。憲宗時，鄭忠鎮守貴州，韋朗鎮守遼東，錢能鎮守雲南，一并放縱橫行，而錢能特别横行不法。貴州巡撫陳宣揭發鄭忠，乘機請求全部撤去各鎮監，皇帝不允許。而雲南巡按御史郭陽却上疏贊譽錢能，請求把他留在雲南。舊的制度，安南進貢的路從廣西進來，後來請求改道雲南，皇帝不允許。錢能欺騙説安南捕强盜的士兵入境，請求派指揮使郭景去告知它的王，詔令聽從他的辦。錢能就命令郭景用玉帶、綵繒、狗馬送給安南王，欺騙他的貢使改路走雲南。邊境的官吏阻止貢使，就離去。錢能再派遣郭景和指揮盧安等向干崖、孟密各少數民族

曩罕弄女孫，許爲奏授宣撫。逾三年，事發。詔巡撫都御史王恕廉之，捕景，景赴井死。再遣刑部郎中鍾蕃往按，事皆實。帝宥能，而致其黨九人於法。指揮姜和、李祥不就逮，能復上疏爲二人求宥，帝曲從之。巡按御史甄希賢復劾能杖守礦千户一人死，亦不罪。召歸，安置南京。復夤緣得南京守備。時恕爲南京參贊尚書，能心憚恕不敢肆。久之卒。

的土司索取珍貴的物品，甚至逼迫奸淫曩罕弄的孫女，答應替他上書授予宣撫的官職。過了三年，事情被揭發。皇帝命令巡撫都御史王恕查訊此事，拘捕郭景，郭景投井而死。再派遣刑部郎中鍾蕃去審查，事情都確實。皇帝寬恕了錢能，而拘捕他的同黨九個人并繩之以法。指揮使姜和、李祥不服從拘捕，錢能又上書替兩人請求寬恕，皇帝曲意聽從他的請求。巡按御史甄希賢又揭發錢能棒打一個守礦千户致死，皇帝也不罰罪。而把他從雲南召回安置在南京。又鑽營得到南京守備。這時王恕做南京參贊尚書，錢能心裏懼怕王恕，不敢放肆。過了很久錢能纔死。

韋眷　王敬

韋眷、王敬亦芳黨。眷爲廣東市舶太監，縱賈人通諸番，聚珍寶甚富。請以廣南均徭户六十隸市舶。布政使彭韶争之，詔給其半。眷又誣奏布政使陳選，被逮道卒。自是，人莫敢逆眷者。弘治初，眷因結蔡用妄舉李父貴冒紀太后族，降左少監，撤回京。事詳《紀太后傳》。

韋眷、王敬也是梁芳的同黨。韋眷任廣東市舶太監，放縱商人到達各番國，積聚了很多珍寶。向皇帝請求把廣南均徭户六十個隸屬市舶徵收。布政使彭韶向皇帝規諫，皇帝命令給他一半。韋眷又向皇帝誣告布政使陳選，使陳選被逮捕死在路上。從此，人們不敢有違背韋眷的。弘治初年，韋眷由於勾結蔡用妄圖薦舉李父貴而冒犯了紀太后家族，降官爲左少監，撤除官銜回到京城。這件事詳細地記載在《紀太后傳》中。

王敬好左道，信妖人王臣。使南方，挾臣同行。僞爲詔，括書畫、古玩，聚白金十萬餘兩。至蘇州，召諸生使録妖書，且辱之。諸生大嘩。巡撫王恕以聞。東廠尚銘亦發其事。詔斬臣，而黜敬充孝陵衛净軍。

王敬喜歡巫術，信任妖人王臣。皇帝派他去南方，就帶着王臣一起去。他僞造皇帝詔令，搜括書畫、古玩，積蓄白銀十多萬兩。王敬到蘇州，就召集生員們抄録妖妄的書，并且污辱他們。生員爲之嘩然。巡撫王恕把這件事奏報皇帝。東廠尚銘也揭發王敬的事。皇帝命令斬王臣，而免去王敬的官職去充斥孝陵衛閹人編成的軍隊。

何鼎　鄧原(等)

何鼎，餘杭人，一名文鼎，性忠直。弘治初，爲長隨，上疏請革傳奉官，爲儕輩所忌。壽寧侯張鶴齡兄弟出入宫禁，嘗侍内庭宴。帝如厠，鶴齡倚酒戴帝冠，鼎心怒。他日鶴齡復窺御帷，鼎持大瓜欲擊之，奏言："二張大不敬，無人臣禮。"皇后激帝怒，下鼎錦衣獄。問主使，鼎曰：

何鼎是餘杭人，一名文鼎，生性忠直。弘治初年，做長隨，他上書請求革除傳奉官，被同輩所忌怕。壽寧侯張鶴齡兄弟進出皇宫，曾經在皇宫裏陪宴。皇帝上厠所，張鶴齡趁酒興戴上皇帝的帽子，何鼎心中很憤怒。後來張鶴齡又偷看皇帝的帷帳，何鼎拿大瓜想打他，向皇帝進言："張鶴齡兄弟大不敬，没有做臣子的禮節。"皇后去激皇帝發火，就將何鼎投入錦衣衛監獄。獄吏

"有。"問爲誰，曰："孔子、孟子也。"給事中龐泮、御史吴山及尚書周經、主事李昆、進士吴宗周先後論救，帝以后故，俱不納。后竟使太監李廣杖殺鼎。帝追思之，賜祭，勒其文於碑。

問何鼎主使他的人，何鼎說："有。"問他是什麽人，何鼎回答說："是孔子、孟子。"給事中龐泮、御史吴山及尚書周經、主事李昆、進士吴宗周先後議論營救，皇帝因爲皇后的緣故，都不接納他們的意見。皇后最終派了太監李廣用木棍拷打殺死何鼎。皇帝後來追思何鼎，賜給祭祀，在石碑上刻寫他的文章。

是時，中官多守法，奉詔出鎮者，福建鄧原、浙江麥秀、河南藍忠、宣府劉清，皆廉潔愛民。兵部上其事，賜敕旌勵。又有司禮太監蕭敬者，歷事英宗、憲宗，諳習典故，善鼓琴。帝嘗語劉大夏曰："蕭敬朕所顧問，然未嘗假以權也。"獨李廣、蔣琮得帝寵任，後二人俱敗，而敬至世宗朝，年九十餘始卒。

這時，宦官大多守法，奉命令出朝去鎮守的人，福建鄧原、浙江麥秀、河南藍忠、宣府劉清，都廉潔愛護百姓。兵部上書報告他們的事迹，皇帝賜給敕書勉勵。又有一個司禮太監蕭敬，經歷侍奉過英宗、憲宗，熟習典故，善於彈琴。皇帝曾對劉大夏說："蕭敬是我的顧問，然而不曾給予他權柄。"衹有李廣、蔣琮兩人得到皇帝的恩寵和信任，後來兩人都身敗了，而蕭敬到世宗朝，年紀到九十多歲纔死去。

李廣

李廣，孝宗時太監也。以符籙禱祀蠱帝，因爲奸弊，矯旨授傳奉官，如成化間故事，四方争納賄賂。又擅奪畿内民田，專鹽利巨萬。起大第，引玉泉山水，前後繞之。給事葉紳、御史張縉等交章論劾，帝不問。

李廣是孝宗時的太監。他用道家的秘密文書禱告迷惑皇帝，藉此爲奸作弊，詐稱聖旨授給傳奉官，如成化年間的成例，各地紛紛争着向他進納賄賂。他又擅自奪取京城地區内的民田，獨占鹽税之利數目極大。他造起大宅，引來玉泉山的溪水，屋前屋後圍繞着。給事葉紳、御史張縉等都前後上書抨擊揭發其罪狀，但皇帝不問罪。

十一年，廣勸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亭成，幼公主殤，未幾，清寧宫災。日者言廣建亭犯歲忌，太皇太后恚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矣。"廣懼自殺。

孝宗十一年，李廣勸皇帝在萬歲山建造毓秀亭。毓秀亭建成，幼公主病死，不久，清寧宫發生火災。占卜的人説李廣建造毓秀亭觸犯了歲星的忌諱，太皇太后憤怒地說："今日是李廣，明日是李廣，當真如此災禍就來到了。"李廣恐懼而自殺。

帝疑廣有異書，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賂籍以進，多文武大臣名，饋黄白米各千百石。帝驚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黄者金，白者銀也。"帝怒，下法司究治。諸交結廣者，走壽寧侯張鶴齡求解，乃寢勿治。廣初死時，司設監太監爲請祠額葬祭，及是以大學士劉健等言，罷給祠額，猶賜祭。

皇帝懷疑李廣有罕見之書，派使者到他的家裏搜索，得到一本賄賂的簿册進送皇帝，册中有很多文武大臣的名字，他們各饋贈黄白米千百石。皇帝吃驚地說："李廣吃多少，却受賄米如此之多！"左右的人說："這是隱語，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銀子啊。"皇帝發怒，交給司法刑獄的官署懲治。各交結李廣的人，急忙去向壽寧侯張鶴齡請求解脱，於是就止息不治罪。李廣當初死的時候，司設監太監替李廣向皇帝請求祠堂匾

額和葬祭，至此因大學士劉健等的議論，停止給予匾額，但還是賜給祭祀。

蔣琮

蔣琮，大興人。孝宗時，守備南京。沿江蘆場，舊隸三廠。成化初，江浦縣田多沉於江，而瀕江生沙洲六，民請耕之，以補沉江田額。洲與蘆場近，又瓦屑壩廢地及石城門外湖地，故不隸三廠。太監黄賜爲守備時，受奸民獻，俱指爲蘆場，盡收其利。民已失業，而歲額租課仍責償之民。孝宗立，縣民相率訴於朝，下南京御史姜綰等覆按。

蔣琮是大興人。孝宗時，他任南京守備。南京沿長江的蘆場，以前隸屬三廠。成化初年，江浦縣的田多數沉入長江，而臨近長江生出六個沙洲，百姓請求耕種，以此來補充沉到江裏的田額。沙洲同蘆場相近，又瓦屑壩廢地和石城門外的湖地，過去都不隸屬三廠。太監黄賜做南京的守備時，接受奸民的進獻，都指爲蘆花地，全部收取它們的利益。百姓已失業，而年額田租税賦仍舊責令百姓交付。孝宗即位，縣裏的百姓一起向朝廷訴訟，皇帝就交給南京御史姜綰等反復審查。

弘治二年，綰等劾琮與民爭利，且用揭帖抗詔旨。琮條辨綰疏，而泛及御史劉愷、方岳等及南京諸司違法事。給事中韓重因星變請斥琮及太監郭鏞等，以弭天怒，未報。而太監陳祖生復奏户部主事盧錦、給事中方向私種南京後湖田事。後湖者，洪武時置黄册庫其中，令主事、給事中各一人守之，百司不得至。歲久湖塞，錦、向於湖灘稍種蔬伐葦，給公用，故爲祖生所奏。事下南京法司。適郭鏞奉使兩廣，道南京，往觀焉。御史孫紘等因劾鏞擅游禁地。鏞怒，歸訴於帝，言府尹楊守隨勘錦、向失出，御史不劾奏，獨繩内臣。帝乃遣太監何穆、大理寺少卿楊謚再勘後湖田，并覆綰、琮訐奏事。

弘治二年，姜綰等揭發蔣琮同百姓爭利，而且用文書抗拒皇帝的命令。蔣琮逐條辯駁姜綰的上疏，并涉及到御史劉愷、方岳等和南京各司的違法情況。給事中韓重因星辰的變化請求皇帝斥退蔣琮和太監郭鏞等，以停息老天的憤怒，没有回答。而太監陳祖生又向皇帝報告户部主事盧錦、給事中方向私種南京後湖田的事。後湖是洪武時設置户口册籍庫的所在，命令主事、給事中各一人守衛它，百官不得到那裏。年久而湖淤塞，盧錦、方向在湖灘上略種一些蔬菜，砍伐蘆葦，以供給公家使用，所以被陳祖生奏報。皇帝就將此事交給南京司法刑獄官署去辦。恰好郭鏞奉使去兩廣，途經南京，就去觀看。御史孫紘等就因此而揭發郭鏞擅自游覽禁地。郭鏞發怒，回朝向皇帝報告，説府尹楊守隨勘查盧錦、方向判案錯誤，御史不揭發報告，衹單獨懲辦宦官。皇帝就派遣太監何穆、大理寺少卿楊謚再勘查後湖田，并且審察姜綰、蔣琮互相揭發陰私的事情。

明年，奏上，褫錦職，謫守隨、向以下官有差。又勘琮不當受獻地，私囑勘官，所訐事皆誣，綰等劾琮亦多不實，并宜逮治。詔逮綰等。御史伊宏、給事中陳璚等皆言不宜以一内臣而置御史十人於獄，不聽。綰等鐫級調外，而宥琮不問。時劉吉竊柄，

第二年，報告送給皇帝，就革去盧錦户部主事的官職，貶謫楊守隨、方向以下的官員各有差别。又勘查蔣琮不應該接受進獻的田地，私下請托勘查官員，所揭發的陰私等事情也都是誣衊不實的誹謗，姜綰等揭發蔣琮也多不真實，兩人都應該被捕治罪。皇帝就命令逮捕姜綰等人。御史伊宏、給事中陳璚等都説不應該因爲一個宦官而

素惡南京御史劾己，故興此獄。尚書王恕、李敏，給事中趙竑，御史張賓先後言琮、綰同罪異罰，失平，亦不納。琮由是益無忌。久之，廣洋衛指揮石文通奏琮僭侈殺人，掘聚寶山傷皇陵氣，及毆殺商人諸罪。琮竟免死，充孝陵凈軍。

把十個御史關入牢獄，皇帝不接受規諫。姜綰等被削級調出朝廷，而赦免蔣琮不予問罪。這時劉吉竊取權柄，平素痛恨南京御史揭發自己，所以興起這一獄案。尚書王恕、李敏，給事中趙竑，御史張賓先後說蔣琮、姜綰同罪而處罰不同，失掉公平，皇帝也不接納意見。蔣琮從此更加無所顧忌。過了很久，廣洋衛指揮石文通向皇帝奏報蔣琮越分放縱殺人，挖掘聚寶山挫傷皇陵氣象，以及毆打殺死商人各項罪行。蔣琮最終被免去死罪，把他發配到孝陵由閹人編成的軍隊中去。

劉瑾

劉瑾，興平人。本談氏子，依中官劉姓者以進，冒其姓。孝宗時，坐法當死，得免。已，得侍武宗東宮。武宗即位，掌鐘鼓司，與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并以舊恩得幸，人號“八虎”，而瑾尤狡狠。嘗慕王振之爲人，日進鷹犬、歌舞、角抵之戲，導帝微行。帝大歡樂之，漸信用瑾，進内官監，總督團營。孝宗遺詔罷中官監槍及各城門監局，瑾皆格不行，而勸帝令内臣鎮守者各貢萬金。又奏置皇莊，漸增至三百餘所，畿内大擾。

劉瑾是興平人。他本來是談氏的兒子，依靠姓劉的宦官而進用，就假冒他的姓。孝宗的時候，犯法被判罪應當死，得到寬免。不久，得以在東宮侍奉武宗。武宗繼承帝位，他掌管鐘鼓司，與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一起因從前的恩情受到皇帝的寵愛，人們號稱爲“八虎”，而劉瑾尤其狡詐凶狠。他曾思慕王振的爲人，每天向皇帝進獻鷹犬、歌舞、摔跤表演，誘導皇帝便裝出行。皇帝對此很高興，逐漸信任重用劉瑾，提升爲内官監，總督京都禁軍。孝宗遺詔要停止宦官監槍和各城門監局，但劉瑾都抗拒不執行，而勸皇帝命令朝臣外出鎮守的人各貢獻萬金。他又向皇帝奏請設置皇宫莊田，逐漸增加到三百餘所莊園，京城及其周圍地區人心大亂。

外廷知八人誘帝游宴，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驟諫，不聽。尚書張昇，給事中陶諧、胡煜、楊一瑛、張襘，御史王渙、趙佑，南京給事、御史李光翰、陸崑等，交章論諫，亦不聽。五官監候楊源以星變陳言，帝意頗動。健、遷等復連疏請誅瑾，户部尚書韓文率諸大臣繼之。帝不得已，使司禮太監陳寬、李榮、王岳至閣，議遣瑾等居南京。三反，健等執不可。尚書許進曰：“過激將有變。”健不從。王岳者，素謇直，與太監范亨、徐智心嫉八人，具以健等語告

宫廷外知道劉瑾等八人誘惑皇帝游樂宴飲，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屢次規諫，皇帝不聽從。尚書張昇，給事中陶諧、胡煜、楊一瑛、張襘，御史王渙、趙佑，南京給事、御史李光翰、陸崑等，前後交替上書評議規諫，皇帝還是不聽從。五官監候楊源用星象變化向皇帝陳説，皇帝的心很震動。劉健、謝遷等人又連續上書請求殺劉瑾，户部尚書韓文率領各大臣繼續請求殺劉瑾。皇帝不得已，就派司禮太監陳寬、李榮、王岳到内閣，商議放逐劉瑾等八人去南京居住。多次返復，劉健等堅持認爲不可。尚書許進説：“過分激烈將有變故。”劉健不聽從。王岳平素爲人正直，同太監范亨、徐智心中嫉恨八個人，全

帝，且言閣臣議是。健等方約文及諸九卿詰朝伏闕面争，而吏部尚書焦芳馳白瑾。瑾大懼，夜率永成等伏帝前環泣。帝心動，瑾因曰："害奴等者王岳。岳結閣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鷹犬何損萬幾。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是。"帝大怒，立命瑾掌司禮監，永成掌東廠，大用掌西廠，而夜收岳及亨、智充南京净軍。旦日諸臣入朝，將伏闕，知事已變，於是健、遷、東陽皆求去。帝獨留東陽，而令焦芳入閣，追殺岳、亨於途，棰智折臂。時正德元年十月也。

把劉健等的話禀告皇帝，并且説内閣大臣議論此事。劉健等正在約韓文和各九卿清晨拜伏於宫殿之下，當面勸諫皇帝，而吏部尚書焦芳急忙跑去告訴劉瑾。劉瑾十分害怕，當夜率領馬永成等伏在皇帝前面圍着哭泣。皇帝的心被打動，劉瑾乘機説："害奴才等人的是王岳。王岳勾結内閣大臣想制止皇上外出微行，所以先要除掉他所忌恨的人。况且鷹犬哪能損害政務。倘若司禮監獲得人選，左班官哪敢如此。"皇帝大怒，立刻命令劉瑾掌管司禮監，馬永成掌管東廠，谷大用掌管西廠，而連夜收捕王岳和范亨、徐智，發配到南京閹人編制的軍隊服苦役。第二天各大臣入朝，將伏在宫殿之下奏告劉瑾等罪狀，得知情况已變，在此情况之下劉健、謝遷、李東陽都請求離職。皇帝獨留李東陽，而命令焦芳入内閣，在半路上追殺王岳、范亨，打斷徐智的手臂。這件事的時間是在正德元年十月。

瑾既得志，遂以事革韓文職，而杖責請留健、遷者給事中吕翀、劉菃及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六人，御史薄彦徽等十五人。守備南京武靖伯趙承慶、府尹陸珩、尚書林瀚，皆以傳翀、菃疏得罪，珩、瀚勒致仕，削承慶半禄。南京副都御史陳壽，御史陳琳、王良臣，主事王守仁，復以救銑等謫杖有差。瑾勢日益張，毛舉官僚細過，散布校尉，遠近偵伺，使人救過不贍。因顓擅威福，悉遣黨閹分鎮各邊。叙大同功，遷擢官校至一千五百六十餘人，又傳旨授錦衣官數百員。《通鑑纂要》成，瑾詆諸翰林纂修官謄寫不謹，皆被譴，而命文華殿書辦官張駿等改謄，超拜官秩。駿由光禄卿擢禮部尚書，他授京卿者數人，裝潢匠役悉授官。創用枷法，給事中吉時，御史王時中，郎中劉繹、張瑋，尚寶卿顧璿，副使姚祥，參議吴廷舉等，并摭小過，枷瀕死，始釋而戍之。其餘枷死者無數。錦衣獄徽

劉瑾已經得志，就藉事由革去韓文的官職，而拷打處罰請求留劉健、謝遷的給事中吕翀、劉菃和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六個人，御史薄彦徽等十五個人。守備南京武靖伯趙承慶、府尹陸珩、尚書林瀚，都因爲傳吕翀、劉菃的奏疏而得罪，陸珩、林瀚勒令辭官回家，削减趙承慶一半俸禄。南京副都御史陳壽，御史陳琳、王良臣，主事王守仁，又因爲救戴銑等人而被貶謫拷打各有不同。劉瑾的勢力一天比一天强大，細舉百官的小過失，散布校尉，到各處窺探情况，使人補救過失都來不及。他就擅自作威作福，全派其閹黨分别防守各邊疆。叙述大同的功績，提升官校達一千五百六十多人，又傳下命令授予錦衣官數百個。《通鑑纂要》編成，劉瑾誣衊各翰林纂修官謄寫不小心，都被譴責，而命令文華殿書辦官張駿等重新謄寫，超格提升官爵和俸禄。張駿從光禄卿提升爲禮部尚書，其他授予京卿的有幾個人，裝潢工匠和僕役全授予官職。他創先使用枷鎖刑法，給事中吉時，御史王時中，郎中劉繹、張瑋，尚寶卿顧璿，副使姚祥，參議吴廷舉等，都被抓住小錯，枷到快死纔釋放而遣送守邊。剩下的人被施枷刑而死的數不清。錦衣獄囚禁的人

縲相屬。惡錦衣僉事牟斌善視獄囚，杖而錮之。府丞周璽、五官監候楊源杖至死。源初以皇變陳言，罪瑾者也。瑾每奏事，必偵帝爲戲弄時。帝厭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專决，不復白。

接連不絶。他恨錦衣僉事牟斌友善看待囚犯，就拷打而禁錮他。府丞周璽、五官監候楊源被拷打而死。楊源當初因爲星象變化的事向皇帝陳説，是得罪過劉瑾的人。劉瑾每次向皇帝奏報事情，一定窺探皇帝在做游戲時。皇帝討厭奏事，就常常揮手叫他走開説："我用你管什麽事，却來打擾我！"從此以後他就獨斷决定，不再向皇帝禀告。

二年三月，瑾召群臣跪金水橋南，宣示奸黨，大臣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則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部曹則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磐、黄昭，詞臣則檢討劉瑞，言路則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吕翀、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諾、李熙、王蕃、葛浩、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黄昭道、蔣欽、薄彦徽、潘鏜、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珏、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等，皆海内號忠直者也。又令六科寅入酉出，使不得息，以困苦之。令文臣毋輒予封誥，痛繩文吏。寧王宸濠圖不軌，賂瑾求復護衛。瑾予之，濠反謀遂成。瑾不學，每批答章奏，皆持歸私第，與妹婿禮部司務孫聰、華亭大猾張文冕相參决，辭率鄙冗，焦芳爲潤色之，東陽頫首而已。

二年三月，劉瑾召集衆大臣跪在金水橋南面，發布奸黨名單，大臣是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是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部曹是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磐、黄昭，詞臣是檢討劉瑞，言路是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吕翀、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諾、李熙、王蕃、葛浩、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黄昭道、蔣欽、薄彦徽、潘鏜、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珏、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等，都是國内號稱忠直之士。他又命令吏、户、禮、兵、刑、工六部寅時入朝酉時出朝，使他們不得休息，處於窘迫的境況之中。命令文臣不准獨給密封的誥文，竭力制約文官。寧王宸濠圖謀不軌，賄賂劉瑾請求恢復護衛。劉瑾給他護衛士兵，宸濠造反的陰謀就得逞。劉瑾没有學問，每每批答奏章，都拿回私人住宅，同妹夫禮部司務孫聰、華亭大奸人張文冕一起參與决策，文辭大多輕薄庸劣，焦芳給它修改，李東陽衹是低頭罷了。

當是時，瑾權擅天下，威福任情。有罪人溺水死，乃坐御史匡翼之罪。嘗求學士吴儼賄，不得，又聽都御史劉宇讒，怒御史楊南金，乃以大計外吏奏中，落二人職。授播州土司楊斌爲四川按察使，令奴婿閻潔督山東學政。公侯勛戚以下，莫敢鈞禮，每私謁，相率跪拜。章奏先具紅揭投

那時候，劉瑾獨攬天下大權，作威作福爲所欲爲。有一個犯罪的人落水溺死，就判御史匡翼的罪。他曾向學士吴儼索取財物，得不到，又聽都御史劉宇的讒言，怒恨御史楊南金，就利用考核地方官的機會上奏，罷免兩人的官職。他授予播州少數民族的首領楊斌做四川按察使，命令奴僕的丈夫閻潔督察山東的學政。公侯勛戚以下的官員，不敢待之以平等的禮節，每去私下謁見，

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皆稱劉太監而不名。都察院奏讞誤名瑾，瑾怒詈之，都御史屠滽率屬跪謝乃已。遣使察核邊倉，都御史周南、張鼐、馬中錫、湯全、劉憲，布政以下官孫禄、冒政、方矩、華福、金獻民、劉遜、郭緒、張翼，郎中劉繹、王藎等，并以赦前罪，下獄追補邊粟，憲至瘐死。又察鹽課，杖巡鹽御史王潤，逮前運使甯舉、楊奇等。察内甲字庫，謫尚書王佐以下百七十三人。復創罰米法，嘗忤瑾者，皆擿發輸邊。故尚書雍泰、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都御史楊一清、李進、王忠，侍郎張縉，給事中趙士賢、任良弼，御史張津、陳順、喬恕、聶賢、曹來旬等數十人悉破家，死者繫其妻孥。

一起向劉瑾跪拜。凡送皇帝奏章先用紅色標識投送劉瑾，稱作“紅本”，然後遞送通政司，稱作“白本”，都稱呼劉太監而不叫名字。都察院的奏議誤稱劉瑾的名字，劉瑾就怒駡，都御史屠滽率領屬員跪着謝罪纔停息。他派使者去查實邊境糧倉，都御史周南、張鼐、馬中錫、湯全、劉憲，布政以下官員孫禄、冒政、方矩、華福、金獻民、劉遜、郭緒、張翼，郎中劉繹、王藎等，一齊因赦免以前的罪，將他們投入牢獄追補邊境的糧食，劉憲以致在獄中飢餓疾病而死。又調查鹽税，拷打巡鹽御史王潤，逮捕以前的運使甯舉、楊奇等人。調查宫内甲字倉庫，貶謫尚書王佐以下一百七十三人。再首創罰米法，曾經抵觸過劉瑾的人，都被揭發輸送邊疆。從前的尚書雍泰、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都御史楊一清、李進、王忠，侍郎張縉，給事中趙士賢、任良弼，御史張津、陳順、喬恕、聶賢、曹來旬等數十人，都毁壞其家，已死掉的就拘捕他的妻子和兒女。

其年夏，御道有匿名書詆瑾所行事，瑾矯旨召百官跪奉天門下。瑾立門左詰責，日暮收五品以下官盡下獄。明日，大學士李東陽申救，瑾亦微聞此書乃内臣所爲，始釋諸臣。而主事何釴、順天推官周臣、進士陸伸已暍死。是日酷暑，太監李榮以冰瓜啖群臣，瑾惡之。太監黄偉憤甚，謂諸臣曰：“書所言皆爲國爲民事，挺身自承，雖死不失爲好男子，奈何枉累他人。”瑾怒，即日勒榮閒住，而逐偉南京。

這年夏季，皇帝巡行的街道上有匿名信詆毁劉瑾所做的事情，劉瑾就假稱聖旨召集百官跪在奉天門下。劉瑾站立在門的左面審訊責問，太陽落山時把五品以下的官員全部捕入監獄。第二天，大學士李東陽爲他們伸冤求救，劉瑾也暗暗聽到這封信是宦官所寫，纔釋放衆官員。而主事何釴、順天推官周臣、進士陸伸已經中暑而死。這一天極熱，太監李榮拿冰瓜給衆大臣吃，劉瑾厭惡他。太監黄偉十分憤怒，對衆大臣説：“信中所説的話都是爲國爲民的事，挺身而出自己承認，即使死了也不失爲一個好漢，怎麽冤屈連累别人。”劉瑾很憤怒，當日勒令李榮閑住，而把黄偉驅逐到南京。

時東廠、西廠緝事人四出，道路惶懼。瑾復立内行廠，尤酷烈，中人以微法，無得全者。又悉逐京師客傭，令寡婦盡嫁，喪不葬者焚之，輦下汹汹幾致亂。都給事中許天錫欲劾瑾，懼弗克，懷疏自縊。

當時東廠、西廠搜捕探查情況的人四處出動，道路上行人恐懼。劉瑾又設立内行廠，更加殘酷，平常人稍違法，就没有能保全的。他又全部驅逐京城的傭工，命令寡婦全部嫁人，死喪不下葬的就焚燒掉，京城動蕩不安幾乎導致禍亂。都給事中許天錫想揭發劉瑾，擔心不能取勝，就懷藏奏疏上吊而死。

瑾故急賄，凡入覲、出使官皆有厚獻。給事中周鑰勘事歸，以無金自殺。其黨張綵曰："今天下所饋遺公者，非必皆私財，往往貸京師，而歸則以庫金償。公奈何斂怨貽患。"瑾然之。會御史歐陽雲等十餘人以故事入賂，瑾皆舉發致罪。乃遣給事、御史十四人分道盤察，有司爭厚斂以補帑。所遣人率阿瑾意，專務搏擊，劾尚書顧佐、侶鍾、韓文以下數十人。浙江鹽運使楊奇逋課死，至鬻其女孫。而給事中安奎、潘希曾，御史趙時中、阮吉、張彧、劉子厲，以無重劾下獄。奎、彧枷且死，李東陽疏救，始釋爲民。希曾等亦皆杖斥，忤意者謫斥有差。又矯旨籍故都御史錢鉞、禮部侍郎黄景、尚書秦紘家。凡瑾所逮捕，一家犯，鄰里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屢起大獄，冤號遍道路。《孝宗實録》成，翰林預纂修者當遷秩，瑾惡翰林官素不下己，調侍講吴一鵬等十六人南京六部。

劉瑾本來就貪財，凡是入朝覲見或出使的官員都要有豐厚的奉獻。給事中周鑰查核事情回朝，因爲没有金錢可奉獻而自殺。他的同夥張綵説："現在天下所饋送給你的財物，未必都是私財，往往向京城借貸，而回來就用庫金來償還。你怎麽招來怨恨而遺留禍患呢。"劉瑾認爲他的話是對的。恰逢御史歐陽雲等十幾個人按慣例向劉瑾進奉財物，劉瑾都充公揭發定罪。他就派給事、御史十四人分路盤問調查，官員争着大量收斂錢財來補充庫金。他所派遣的人大多奉承劉瑾的心意，專幹拘捕打殺之事，揭發尚書顧佐、侶鍾、韓文以下幾十個人。浙江鹽運使楊奇拖欠賦税而死，甚至賣去他的孫女。而給事中安奎、潘希曾，御史趙時中、阮吉、張彧、劉子厲，因没有加重揭發而捕入監獄。安奎、張彧上枷鎖將死，李東陽上疏解救，纔釋放爲百姓。潘希曾等人也都被拷打驅逐，違背其心意的人降官驅逐各有不同。他又詐稱聖旨抄没故都御史錢鉞、禮部侍郎黄景、尚書秦紘的家財。凡是劉瑾所逮捕的人，一家犯罪，鄰里都被判罪，有人俯視河流而居住的，就拿河外居民判罪。他多次興起大的獄案，冤哭之聲遍及道路。《孝宗實録》編成，翰林參與編修的人應該升遷官職，劉瑾痛恨翰林官平素不肯處於自己之下，就調侍講吴一鵬等十六個人去南京禮、吏、户、工、刑、兵六部。

是時，内閣焦芳、劉宇，吏部尚書張綵，兵部尚書曹元，錦衣衛指揮楊玉、石文義，皆爲瑾腹心。變更舊制，令天下巡撫入京受敕，輸瑾賂。延綏巡撫劉宇不至，逮下獄。宣府巡撫陸完後至，幾得罪，既賂，乃令試職視事。都指揮以下求遷者，瑾第書片紙曰"某授某官"，兵部即奉行，不敢復奏。邊將失律，賂入，即不問，有反升擢者。又遣其黨丈邊塞屯地，誅求苛刻。邊軍不堪，焚公廨，守臣諭之始定。給事中高淓丈滄州，所劾治六十一人，至劾其父高銓以媚瑾。又以謝遷故，令餘姚人毋授京

這時，内閣焦芳、劉宇，吏部尚書張綵，兵部尚書曹元，錦衣衛指揮楊玉、石文義，都是劉瑾的心腹。他變更舊的制度，命令天下巡撫進京接受命令，向劉瑾贈送財物。延綏巡撫劉宇不到，就逮捕入獄。宣府巡撫陸完後到，幾乎獲罪，已經贈送了財物，纔讓他任職治事。都指揮以下請求遷升的人，劉瑾衹需寫一紙條説"某人授予某官"，兵部就照條執行，不敢再復奏。邊將打了敗仗，賄賂送入，就不問罪，還有反而得到提升的。他又派其閹黨丈量邊塞的屯地，徵求極爲繁雜刻薄。邊境的士兵不能忍受，就燒掉官署，守邊的大臣曉諭士兵纔得安定。給事中高淓丈量滄州土地，被揭發治罪的有六十一個人，甚至揭發他的父親高銓去討好劉瑾。他又因爲謝遷

官。以占城國使人亞劉謀逆獄，裁江西鄉試額五十名，仍禁授京秩如餘姚，以焦芳惡彭華故也。瑾又自增陝西鄉試額至百名，亦爲芳增河南額至九十五名，以優其鄉士。其年，帝大赦，瑾峻刑自如。刑部尚書劉璟無所彈劾，瑾詬之。璟懼，劾其屬王尚賓等三人，乃喜。給事中郗夔核榆林功，懼失瑾意，自縊死。給事中屈銓、祭酒王雲鳳請編瑾行事，著爲律令。

的緣故，命令餘姚人勿授予京官。因占城國使者亞劉的謀反案，就裁減江西鄉試名額五十個，仍舊禁止授予京官給餘姚人，這是由於焦芳憎惡彭華的緣故。劉瑾又擅自增加陝西鄉試名額到一百個，也因爲焦芳增加河南鄉試名額到九十五個，去優待他的同鄉仕子。這一年，皇帝大赦，但劉瑾仍如原來一樣用酷刑。刑部尚書劉璟無所揭發，劉瑾就辱駡他。劉璟恐懼，揭發他的屬吏王尚賓等三個人，劉瑾纔高興。給事中郗夔考查榆林的功績，擔憂不合劉瑾的心意，就上吊自殺。給事中屈銓、祭酒王雲鳳請求編纂劉瑾所作的事，作成法令。

五年四月，安化王寘鐇反，檄數瑾罪。瑾始懼，匿其檄，而起都御史楊一清、太監張永爲總督，討之。初，與瑾同爲八虎者，當瑾專政時，有所請多不應，永成、大用等皆怨瑾。又欲逐永，永以譎免。及永出師還，欲因誅瑾，一清爲畫策，永意遂决。瑾好招致術士，有俞日明者，妄言瑾從孫二漢當大貴。兵仗局太監孫和數遺以甲仗，兩廣鎮監潘午、蔡昭又爲造弓弩，瑾皆藏於家。

五年四月，安化王寘鐇反叛，發檄文歷數劉瑾的罪狀。劉瑾害怕，就將他的檄文藏起來，就起用都御史楊一清、太監張永做總督，討伐寘鐇。當初，同劉瑾一起成爲“八虎”的人，當劉瑾專政的時候，向劉瑾有所請求而劉瑾多不理，馬永成、谷大用等人因此都怨恨劉瑾。劉瑾又想驅逐張永，張永因欺詐而免於被驅逐。到張永出兵回朝，就想趁機殺劉瑾，楊一清替他謀劃，張永的主意就决定。劉瑾喜歡招收占卜的人，有一個叫俞日明的人，胡説劉瑾兄弟的孫子二漢應當有大權位。兵仗局太監孫和多次把兵器送給劉瑾，兩廣鎮監潘午、蔡昭又給他製造弓弩，劉瑾都藏在家裏。

永捷疏至，將以八月十五日獻俘，瑾使緩其期。永慮有變，遂先期入，獻俘畢，帝置酒勞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寘鐇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俯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永成等亦助之。遂執瑾，縶於菜廠，分遣官校封其内外私第。次日晏朝後，帝出永奏示内閣，降瑾奉御，謫居鳳陽。帝親籍其家，得僞璽一，穿宫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衮衣、玉帶諸違禁物。又所常持扇，内藏利匕首二。始大怒曰：“奴果反！”趣付獄。獄具，詔磔於市，梟其首，榜獄詞處决

張永的捷報送到朝廷，將在八月十五日獻上戰俘，劉瑾使他延緩日期。張永擔心有變化，就提前入朝，獻俘完畢，皇帝設酒犒勞張永，劉瑾等人都陪從皇帝。到夜裏，劉瑾退席，張永就拿出寘鐇的檄文，就向皇帝禀報劉瑾違法的十七件事情。皇帝已醉，就低頭説：“劉瑾辜負了我。”張永説：“此事不可以延緩。”馬永成等人也幫助張永説話。於是就捉住劉瑾，囚禁在菜廠，分派官校查封其京城内外的私宅。第二天日落時，皇帝拿出張永的奏章給内閣大臣看，將劉瑾降職爲奉御官，貶謫到鳳陽。皇帝親自查抄他的家，獲得一顆僞造的皇帝印章，出入皇宫的牌子五百塊和盔甲、弓弩、衮服、玉帶各種違禁的物品。又有他所常執的扇子，裏面藏着兩把鋒利

圖示天下。族人、逆黨皆伏誅。張綵獄斃，磔其尸。閣臣焦芳、劉宇、曹元而下，尚書畢亨、朱恩等，共六十餘人，皆降謫。已，廷臣奏瑾所變法，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餘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詔悉厘正如舊制。

的匕首。皇帝纔大怒地說："奴才真的反了！"就急忙交付獄吏法辦。判罪定案，皇帝命令將其在街市上凌遲處死，斬下頭挂在木柱上，把判決書和處决圖張貼告示全國百姓。劉瑾的族人、叛黨全部伏法。張綵在監獄中死去，被分尸。内閣大臣焦芳、劉宇、曹元以下，尚書畢亨、朱恩等，共六十多人，都被貶謫。不久，朝臣上奏劉瑾所改變的法令，吏部有二十四事，户部有三十多事，兵部有十八事，工部有十三事，皇帝命令全部改正如從前的法制。

張永

張永，保定新城人。正德初，總神機營，與瑾爲黨。已而惡其所爲，瑾亦覺其不附己也，言於帝，將黜之南京。永知之，直趨帝前，訴瑾陷己。帝召瑾與質，方争辯，永輒奮拳毆瑾。帝令谷大用等置酒爲解，由是二人益不合。及寘鐇反，命永及右都御史楊一清往討。帝戎服送之東華門，賜關防、金瓜、鋼斧以行，寵遇甚盛。瑾亦忌之，而帝方嚮永，不能間也。師出，寘鐇已擒，永遂率五百騎撫定餘黨。還次靈州，與一清言，欲奏瑾不法事。一清曰："彼在上左右，公言能必入乎？不如以計誅之。"因爲永畫策，永大喜，語詳《一清傳》。是時，瑾兄都督同知景祥死，京師籍籍謂瑾將以八月十五日俟百官送葬，因作亂。適永捷疏至，將以是日獻俘，瑾使緩其期，欲俟事成并擒永。或以告永，永先期入獻俘，是夜遂奏誅瑾。

張永是保定新城人。正德初年，統領神機營，同劉瑾是同黨。後來憎惡劉瑾所作所爲，劉瑾也發覺他不依附自己，就向皇帝說，將他貶黜到南京。張永知道此事，就直接跑到皇帝面前，告劉瑾陷害自己。皇帝召來劉瑾同他對質，正在争辯時，張永舉起拳頭毆打劉瑾。皇帝就命令谷大用等人設酒席替他們調解，從此兩人更加不和。到寘鐇反叛，皇帝命令張永和右都御史楊一清前去討伐。皇帝穿了軍服在東華門送他，賜給他關防官印、金瓜、鋼斧而去，受到的恩寵和待遇極大。劉瑾也很妒嫉，而皇帝正偏愛張永，不能離間。軍隊出征，寘鐇已被擒獲，張永就率領五百騎兵安撫其餘黨。回來停留在靈州，他同楊一清說，想向皇帝禀告劉瑾違法的事。楊一清說："他在皇帝的左右，你的話能一定進去報告皇帝嗎？不如用計謀殺他。"就替張永策劃，張永很高興，這段話詳細地記載在《楊一清傳》中。這時，劉瑾的哥哥都督同知劉景祥死了，京城裏的人紛紛説劉瑾將在八月十五日等待百官送葬時，就作亂。正好張永捷報送到朝廷，將在這一日獻上戰俘，劉瑾就使張永延緩獻俘的日期，想等待事情成功一起擒拿張永。有人將此事告訴張永，張永就提前進朝獻俘，當夜就向皇帝禀報殺掉劉瑾。

於是英國公張懋、兵部尚書王敞等，奏永輯寧中外，兩建奇勛，遂封永兄富爲泰安伯、弟容爲安定伯。涿州男子王豸嘗刺龍形及"人王"字於

這時英國公張懋、兵部尚書王敞等，向皇帝奏議張永能安寧朝廷内外的形勢，兩次建立奇功，於是就封張永的哥哥張富做泰安伯、弟弟張容做安定伯。涿州男子王豸曾在脚上刺龍形和

足，永以爲妖人，擒之。兵部尚書何鑑乞加永封，下廷臣議。永欲身自封侯，引劉永誠、鄭和故事風廷臣，内閣以非制格之。永意沮，乃辭免恩澤。吏部尚書楊一清言宜聽永讓，以成其賢，事竟已。久之，坐庫官盗庫銀事，閒住。九年，北邊有警，命永督宣府、大同、延綏軍禦之，寇退乃還。

“人王”字，張永認爲是妖人，捉住他。兵部尚書何鑑請求增加張永的封地和爵位，皇帝交給朝廷大臣商議。張永想自封爲侯，引用劉永誠、鄭和的往事暗示朝廷大臣，内閣因不合法制而阻止他。張永心意沮喪，就辭掉皇帝的恩惠。吏部尚書楊一清説應當聽從張永的謙讓，來成就他的賢名，事情最後纔得停歇。過了很久，他因庫官盜竊庫房中的銀子事獲罪，就無事閑住。九年，北方邊境有警報，皇帝命令張永統率宣府、大同、延綏軍隊去抵禦入侵之敵，敵人退去纔回朝。

寧王宸濠反，帝南征，永率邊兵二千先行。時王守仁已擒宸濠，檻車北上。永以帝意遮守仁，欲縱宸濠於鄱陽湖，俟帝至與戰。守仁不可，至杭州詣永。永拒不見，守仁叱門者徑入，大呼曰：“我王守仁也，來與公議國家事，何拒我！”永爲氣懾。守仁因言江西荼毒已極，王師至，亂將不測。永大悟，乃曰：“群小在側，永來，欲保護聖躬耳，非欲攘功也！”因指江上檻車曰：“此宜歸我。”守仁曰：“我何用此！”即付永，而與永偕還江西。時太監張忠等已從大江至南昌，方窮治逆黨，見永至，大沮。永留數旬，促忠同歸，江西賴以安。忠等屢讒守仁，亦賴永營解獲免。武宗崩，永督九門防變。

寧王宸濠反叛，皇帝往南征討，張永率領兩千邊軍先去。這時王守仁已擒住宸濠，囚禁犯人的檻車向北行。張永藉用皇帝的旨意阻攔王守仁，想在鄱陽湖放掉宸濠，等待皇帝到時同宸濠作戰。王守仁不同意，到杭州去見張永。張永拒絶不見，王守仁叱責守門的人徑直進去，大喊説：“我是王守仁，來跟你商議國家大事，爲什麽拒絶我！”張永被正氣所屈服。王守仁就説江西百姓受到殘害已到極限，朝廷官軍到來，禍亂將無法估計。張永纔大大覺悟，就説：“一群小人在身邊，我張永來，目的是想保護皇帝，不想搶奪功勞呀。”他就指長江上的囚車説：“這應該歸我。”王守仁説：“我要它有什麽用。”隨即將囚車交付給張永，而跟張永一起回江西。這時太監張忠等已從大江到達南昌，正在懲治叛黨，看到張永到來，意氣很沮喪。張永留在江西幾十天，催促張忠一起回朝，江西依此而得安寧。張忠多次向皇帝説王守仁壞話，也依靠張永的周旋排解得到幸免。武宗崩，張永督察皇宫防備變故。

世宗立，御史蕭淮奏谷大用、丘聚輩蠱惑先帝，黨惡爲奸，并及永。詔永閒住。已而淮復劾永在江西不法事，再降永奉御，司香孝陵，然永在江西，實非有不法也。嘉靖八年，大學士楊一清等言，永功大，不可泯，乃起永掌御用監，提督團營。未幾卒。

世宗即位，御史蕭淮向皇帝禀告谷大用、丘聚等人迷惑先帝，勾結惡人做奸邪的事，也牽涉到張永。皇帝命令張永閑住。以後蕭淮又揭發張永在江西的違法事件，再次降低張永的官職爲奉御，命令他去孝陵掌管香火，然而張永在江西，實在没有違法的情况。嘉靖八年，大學士楊一清等人向皇帝進言，張永功勞大，不可泯滅，於是起用張永掌管御用監，做京都禁軍的提督。不久張永就死去。

谷大用

谷大用者，瑾掌司禮監時提督西廠，分遣官校遠出偵事。江西南康民吴登顯等，五月五日爲競渡，誣以擅造龍舟，籍其家，天下皆重足屏息。建鷹房草場於安州，奪民田無數。瑾誅，大用辭西廠。未幾，帝復欲用之，大學士李東陽力諫乃止。

谷大用是劉瑾掌管司禮監時西廠的提督，他分派官校到遠處偵查情況。江西南康的百姓吴登顯等人，五月五日賽船，谷大用用擅自造龍舟誣陷他們，查抄他們的家，天下的人都懼怕而站着不敢動、不敢呼吸出聲。他在安州建造鷹房和草場，侵奪無數民田。劉瑾被殺，谷大用辭去西廠提督。不久，皇帝又想任用他，大學士李東陽大力規諫纔停止。

六年，劉六、劉七反，命大用總督軍務，偕伏羌伯毛鋭、兵部侍郎陸完討之。大用駐臨清，召邊將許泰、郤永、江彬、劉暉等入内地，聽調遣。久之無功，會賊過鎮江狼山，遇颶風舟覆，陸完兵至殲之，遂封大用弟大亮爲永清伯。而先是平寘鐇時，其兄大寬已封高平伯矣，義子冒升賞者，不可勝紀。

六年，劉六、劉七圖謀反叛，皇帝命令谷大用總管監督軍事，偕同伏羌伯毛鋭、兵部侍郎陸完一起去討伐他們。谷大用駐軍在臨清，召集邊將許泰、郤永、江彬、劉暉等進内地，聽從調遣。過了好久没有取得戰功，恰好賊兵過鎮江狼山，遇到颶風船覆没，陸完的軍隊到來就將他們殲滅了，於是就封谷大用的弟弟谷大亮做永清伯。而在此之前平定寘鐇時，谷大用的哥哥谷大寬已封爲高平伯了。他的義子假冒而升官受賞的人，多得不可全記。

世宗立，以迎立功賜金幣。給事中閻閎極論之，尋降奉御，居南京。已，召守康陵。嘉靖十年籍其家。

世宗繼承皇位，因迎世宗即位的功勞而賞賜他金錢財寶。給事中閻閎極力彈劾他，不久他被降爲奉御，被調往南京居住。後來，皇帝召他守衛康陵。嘉靖十年，查抄他的家。

魏彬

魏彬，當瑾時，總三千營。瑾誅，代掌司禮監。其年，叙寧夏功，封弟英鎮安伯，馬永成兄山亦封平涼伯。世宗立，彬不自安，爲英辭伯爵。詔改都督同知，世襲錦衣指揮使。給事中楊秉義、徐景嵩、吴嚴皆言彬附和逆瑾，結姻江彬，宜置極典。帝宥不問。已而御史復論之，始令閑住。

魏彬在劉瑾時，總督京軍三千營。劉瑾被皇帝殺掉以後，魏彬代替他掌管司禮監。這年，依次獎勵寧夏的戰功，封他的弟弟魏英爲鎮安伯，馬永成的哥哥馬山也封爲平涼伯。世宗即位，魏彬内心感到不安，就給魏英辭去伯爵。皇帝命令改爲都督同知，世襲錦衣指揮使。給事中楊秉義、徐景嵩、吴嚴都説魏彬聽從逆臣劉瑾，與江彬結爲親家，應該處以最嚴的刑法。皇帝寬恕了他而不依法治罪。後來御史又議論魏彬，皇帝纔命令他閑住。

張忠　吴經　劉允

張忠，霸州人。正德時御馬太監，與司禮張雄、東廠張鋭并侍豹房用事，時號三張，性皆凶悖。忠利大盜張茂財，結爲弟，引入豹房，侍帝

張忠是霸州人。正德時做御馬太監，同司禮張雄、東廠張鋭一起侍奉皇帝，掌管豹房，當時號稱“三張”，性格都十分凶暴。張忠貪圖大盗張茂的財物，就同他結爲兄弟，引進豹房，侍奉

蹴鞠。而雄至怨其父不愛己致自宫，拒不見。同儕勸之，乃垂簾杖其父，然後相抱泣，其無人理如此。銳以捕妖言功，加祿至一百二十石。每緝事，先令邏卒誘人爲奸，乃捕之，得賄則釋，往往以危法中人。三人并交通宸濠，受臧賢、錢寧等賄，以助成其叛。寧王反，忠勸帝親征。其遮王守仁捷，欲縱宸濠鄱陽，待帝自戰，皆忠之謀也。

皇帝踢球。而張雄極恨他的父親不愛他而自己施行了閹割，拒不見其父。同輩勸張雄，他就放下簾子拷打他的父親，拷打以後就互相抱着哭泣，他就是這樣没有做人的道德規範。張銳因爲捕捉説荒誕話的人而立功，增加俸禄到一百二十石。每有捕人的事，他先派巡邏的士兵誘騙別人做壞事，然後捕捉他們，得到賄賂就釋放，往往用險詐的手段打擊人。三個人一起與宸濠勾結，接受臧賢、錢寧等人的賄賂，去幫助宸濠反叛而得到成功。寧王反叛，張忠勸皇帝親自去征討。他掩蓋王守仁的勝利，想把宸濠在鄱陽放掉，等待皇帝親自與他作戰，這些都是張忠的計謀。

是時，又有吴經者，尤親暱。帝南征，經先至揚州。嘗夜半燃炬通衢，遍入寡婦、處女家，掠以出，號哭震遠近，許以金贖，貧者多自經。

這時，又有吴經，特別受到皇帝的寵信。皇帝南征，吴經先到揚州。曾半夜在大道上燃起火把，全進入寡婦、未出嫁的女子家，把她們搶掠出來，號哭聲震動遠處和近處，允許拿金錢贖回，貧窮的人多上吊自殺。

先是，又有劉允者，以正德十年奉敕往迎烏斯藏僧，所齎金寶以百餘萬計。廷臣交章諫，不聽。允至成都，治裝歲餘，費又數十萬，公私匱竭。既至，爲番人所襲。允走免，將士死者數百人，盡亡其所齎。及歸，武宗已崩，世宗用御史王鈞等言，張忠、吴經發孝陵衛充軍，張雄、張銳下都察院鞫治，允亦得罪。

在此之前，又有一個叫劉允的，在正德十年奉命去迎接烏斯藏和尚，所携帶的金銀財寶要用百萬來計算。朝廷大臣都前後交替上奏章向皇帝勸諫，不接受。劉允到成都，整理行裝一年多，花費幾十萬，公家和私人的財富窮盡。到達烏斯藏被番人襲擊。劉允逃走纔幸免於難，將士死掉的就有幾百人，他所帶的金銀財寶全都丢失了。到他回朝廷，武宗已經死了，世宗采用御史王鈞等人的意見，張忠、吴經發配孝陵衛充軍，張雄、張銳交給都察院審問定罪，劉允也獲罪。

世宗習見正德時宦侍之禍，即位後御近侍甚嚴，有罪撻之至死，或陳尸示戒。張佐、鮑忠、麥福、黄錦輩，雖由興邸舊人掌司禮監，督東廠，然皆謹飭不敢大肆。帝又盡撤天下鎮守内臣及典京營倉場者，終四十餘年不復設，故内臣之勢，惟嘉靖朝少殺云。

世宗慣常看到正德時候宦官的禍患，即位以後對宦官管得很嚴格，有罪者鞭撻至死，有的陳尸示衆。張佐、鮑忠、麥福、黄錦之輩，即使由興邸故人來掌管司禮監，監督指揮東廠，可也都很謹慎不敢膽大妄爲。皇帝又全部撤銷全國防守宦官和掌管京都的軍營、糧倉和祭場的人，在其在位的四十多年中始終不再設置，所以宦官的勢力，祇有嘉靖朝代纔有所削弱。

明史卷三百五

列傳第一百九十三

宦官(二)

李芳　馮保　張鯨　陳增 陳奉 高淮　梁永 楊榮
陳矩　王安　魏忠賢　王體乾 李永貞(等)　崔文昇
張彝憲　高起潛　王承恩　方正化

李芳

李芳，穆宗朝内官監太監也。帝初立，芳以能持正見信任。初，世宗時，匠役徐杲以營造躐官工部尚書，修盧溝橋，所侵盗萬計。其屬冒太僕少卿、苑馬卿以下職銜者以百數。隆慶元年二月，芳劾之。時杲已削官，乃下獄遣戍，盡汰其所冒冗員。又奏革上林苑監增設皂隸，減光禄歲增米鹽及工部物料，以是大爲同類所嫉。而是時，司禮諸閹滕祥、孟冲、陳洪方有寵，争飾奇技淫巧以悦帝意，作鰲山燈，導帝爲長夜飲。芳切諫，帝不悦。祥等復媒孽之，帝遂怒，勒芳閒住。二年十一月復杖芳八十，下刑部監禁待决。尚書毛愷等言："芳罪狀未明，臣等莫知所坐。"帝曰："芳事朕無禮，其錮之。"

李芳是穆宗朝代内官監的太監。皇帝初即位，李芳因爲能够主持公道受到信任。當初，在世宗的時候，工匠徐杲因爲營造宫室越級升官做工部尚書，修建盧溝橋，侵占盜竊金錢以萬計算。他的部屬假冒太僕少卿、苑馬卿以下官職的以百來計算。隆慶元年二月，李芳揭發徐杲。這時徐杲已經削除官職，就投入監獄遣送守邊，全部除去他所假冒的閑散官員。李芳又向皇帝奏請革除上林苑監增設的差役，減去光禄卿每年增加的米、鹽和工部的物料，因此而大大地被同僚所嫉恨。而此時，司禮衆太監滕祥、孟冲、陳洪正取得皇帝的寵愛，争着裝飾新奇的技藝和奇異工藝品來取得皇帝的歡心，製作鰲山燈，誘導皇帝整夜飲酒。李芳直言勸諫，皇帝心裏不高興。滕祥等人又誣害他，皇帝就發怒，勒令李芳除去官職閑住。二年十一月，又杖打李芳八十板，交給刑部囚禁等待判决。尚書毛愷等人向皇帝説："李芳的罪狀没有弄清楚，我們臣子不知所犯什麽罪。"皇帝説："李芳侍奉我没有遵守禮法，應該禁錮他。"

芳錮，祥等益横。前司禮太監黄錦已革廕，祥輒復予之。工部尚書雷禮劾祥："傳造采辦器物及修補壇廟

李芳被拘押，滕祥等人更加專横。前任司禮太監黄錦已經革去廕庇的官職，滕祥屢次擅自給他恢復原職。工部尚書雷禮向皇帝彈劾滕祥：

樂器，多自加徵，糜費巨萬。工廠存留大木，斬截任意。臣禮力不能爭，乞早賜罷。”帝不罪祥，而令禮致仕。冲傳旨下海户王印於鎮撫司，論戍，法司不預聞。納肅藩輔國將軍縉熿賄，越制得嗣封肅王。洪尤貪肆，内閣大臣亦有因之以進者。三人所糜國帑無算。帝享太廟，三人皆冠進賢冠，服祭服以從，爵賞辭謝與六卿埒。廷臣論劾者，太常少卿周怡以外補去，給事中石星、李已、陳吾德，御史詹仰庇，尚寶丞鄭履淳，皆廷杖削籍。三人各蔭錦衣官至二十人，而芳獨久繫獄。四年四月，刑科都給事中舒化等以熱審届期，請宥芳，乃得釋，充南京净軍。

“傳造製造、采辦器具物品和修理補充祭場祖廟樂器，大多擅自增加徵收數額，浪費數目之大超萬兩。工廠存留大木，任意截斷。我的力量不能制止，乞求早日免去我的官職。”皇帝没有拿滕祥問罪，却命令雷禮辭官回家。孟冲傳聖旨把海户王印交給鎮撫司，定雷禮戍邊之罪，司法刑獄官署没有參預。接受肅藩輔國將軍朱縉熿的賄賂，超出法制獲得繼承而封爲肅王。陳洪更加貪婪放肆，内閣大臣也有靠他而提升的人。滕祥、孟冲、陳洪三人所浪費的國家庫藏金帛不可計算。當皇帝去祭祀祖廟時，三個人都戴着進賢帽，穿着祭服跟隨，爵禄的賞賜和辭令謝恩都同六卿一樣。朝廷臣子議論彈劾的，太常少卿周怡就由京官而被外調離開，給事中石星、李已、陳吾德，御史詹仰庇，尚寶丞鄭履淳，都在朝廷上杖責革職。三個人各家蔭庇錦衣官達到二十個人，而李芳獨獨長期關押在監獄裏。四年四月，刑科都給事中舒化等用天氣炎熱減輕治罪的日期已到，請求寬恕李芳，纔獲得釋放，發配到南京閹人編成的軍隊中服役。

馮保

馮保，深州人。嘉靖中，爲司禮秉筆太監。隆慶元年提督東廠兼掌御馬監事。時司禮掌印缺，保以次當得之，適不悦於穆宗。大學士高拱薦御用監陳洪代，保由是疾拱。及洪罷，拱復薦用孟冲。冲故掌尚膳監者，例不當掌司禮。保疾拱彌甚，乃與張居正深相結，謀去之。會居正亦欲去拱專柄，兩人交益固。穆宗得疾，保密屬居正豫草遺詔，爲拱所見，面責居正曰：“我當國，奈何獨與中人具遺詔。”居正面赤謝過。拱益惡保，思逐之。

馮保是深州人。嘉靖年間，做司禮秉筆太監。隆慶元年，他統管東廠并掌管御馬監事務。當時司禮掌印缺位，馮保按次序應當得到這一職位，恰好不被穆宗所喜歡。大學士高拱推薦御用監陳洪代替，馮保從此痛恨高拱。到陳洪免除官職，高拱又推薦任用孟冲。孟冲從前是掌管尚膳監的，照例不應當掌管司禮。馮保痛恨高拱更加深，就跟張居正深相交結，計劃除去他。恰逢張居正也想除去高拱而獨斷專權，兩人的交誼更加牢固。穆宗得病，馮保秘密囑咐張居正預先草擬好皇帝遺詔，被高拱看到，當面斥責張居正説：“我掌管國家，爲何單獨跟宦官擬寫遺詔?”張居正臉紅承認過錯。高拱更加憎恨馮保，想驅逐他。

穆宗甫崩，保言於后妃，斥孟冲而奪其位，又矯遺詔令與閣臣同受顧命。及帝登極，保升立寶座旁不下，舉朝大駭。保既掌司禮，又督東廠，

穆宗剛死，馮保對后妃説，摒斥孟冲奪得他的職位，又詐擬皇帝遺詔命令自己與内閣大臣一起接受皇帝臨終的命令。到神宗即位，馮保登上臺階站立在皇帝的寶座旁不走下來，全朝大臣都

兼總内外，勢益張。拱諷六科給事中程文、十三道御史劉良弼等，交章數其奸，而給事中雒遵、陸樹德又特疏論列，拱意疏下即擬旨逐保。而保匿其疏，亟與居正定謀，遂逐拱去。

很驚駭。馮保已經掌管司禮之職，又督察東廠，同時總管朝廷内外，權勢更加擴大。高拱授意六科給事中程文、十三道御史劉良弼等，交替上奏章數説馮保的奸邪，而給事中雒遵、陸樹德又特别上奏章論定其罪狀，高拱的意圖是等奏疏批下就擬寫聖旨驅逐馮保。可是馮保却把他的奏疏藏匿起來，屢次同張居正商定計謀，於是就驅逐高拱離開朝廷。

初，穆宗崩，拱於閣中大慟曰："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保譖於后妃曰："拱斥太子爲十歲孩子，如何作人主。"后妃大驚，太子聞之亦色變。迨拱去，保憾猶未釋。萬曆元年正月，有王大臣者，僞爲内侍服，入乾清宫，被獲下東廠。保欲緣此族拱，與居正謀，令家人辛儒飲食之，納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遣刺帝。大臣許之。逾日，錦衣都督朱希孝等會鞫。大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掠治我耶！且我何處識高閣老？"希孝懼，不敢鞫而罷。會廷臣楊博、葛守禮等保持之，居正亦迫衆議微諷保。保意稍解，乃以生漆酒瘖大臣，移送法司坐斬，拱獲免。由是舉朝皆惡保，而不肖者多因之以進。

當初，穆宗崩，高拱在内閣中極悲痛地説："十歲大的太子，怎麼治理國家！"馮保對后妃進讒言説："高拱詆毁太子是十歲孩子，怎麼能做國君。"后妃很吃驚，太子聽到這話臉色也變了。等到高拱離開，馮保的怨恨還不能消解。萬曆元年正月，有一個叫王大臣的人，假冒穿着太監的服飾，進乾清宫，被捕住投入東廠。馮保想因此殺害高拱全家，同張居正商議，派僕人辛儒用酒飯招待他，把刀藏在王大臣的衣袖裏，使他説高拱心懷不滿，派來刺殺皇帝。王大臣答應這件事。過了一天，錦衣都督朱希孝等會同審問。王大臣大聲呼喊説："答應我富貴，却拷打審問我呀！況且我從何認識高閣老？"朱希孝恐懼，不敢審問而停止。恰逢朝廷大臣楊博、葛守禮等人保護扶持高拱，張居正也迫於衆人的評議而暗暗規勸馮保，馮保殺高拱的主意纔逐漸消解。他就用生漆酒使王大臣啞口不能講話，把他移交送法司獲罪斬首，高拱纔得以免受牽連。從此整個朝廷的官員都憎惡馮保，而奸邪之徒很多因此而得到提升。

慈聖太后遇帝嚴。保倚太后勢，數挾持帝，帝甚畏之。時與小内豎戲，見保入，輒正襟危坐曰："大伴來矣。"所昵孫海、客用爲乾清宫管事牌子，屢誘帝夜游别宫，小衣窄袖，走馬持刀，又數進奇巧之物，帝深寵幸。保白太后，召帝切責。帝長跪受教，惶懼甚。保屬居正草帝罪己手詔，令頒示閣臣。詞過挹損，帝年已十八，覽之内慚，然迫於太后，不得不下。居正乃上疏切諫。又緣保意

慈聖太后待皇帝很嚴格。馮保倚仗太后的勢力，屢次要挾皇帝屈從己見，皇帝很怕他。他時常同小宦官游戲，看見馮保進來，就端正嚴肅地坐着説："大伴來了！"他所親近的孫海、客用做乾清宫管事牌子，多次在夜裏引誘皇帝去游别宫，穿着小袖的短衣，騎馬奔跑而手拿着刀，又多次進奉奇異的物品，皇帝很寵愛他倆。馮保將此事告訴太后，太后就召喚皇帝嚴加責備。皇帝伸直腰跪在地上接受教誨，十分惶恐害怕。馮保囑咐張居正草擬皇帝譴責自己的詔書，令他發給内閣大臣看。言詞過分貶抑，皇帝年齡已十八

劾去司禮秉筆孫德秀、温太及掌兵仗局周海，而令諸内侍俱自陳。由是保所不悦者，斥退殆盡，時八年十一月也。

歲，看完詔書内心十分慚愧，然而被太后逼迫，不得不發下。張居正就上書極力規勸。又憑馮保的意見，揭發驅逐司禮秉筆孫德秀、温太和掌管兵仗局的周海，而命令各宦官都自己陳述情况。從此馮保所不喜歡的人，都幾乎被驅逐完了。這時是神宗萬曆八年十一月。

保善琴能書。帝屢賜牙章曰“光明正大”，曰“爾惟鹽梅”，曰“汝作舟楫”，曰“魚水相逢”，曰“風雲際會”，所以待之甚隆。後保益横肆，即帝有所賞罰，非出保口，無敢行者。帝積不能堪，而保内倚太后，外倚居正，帝不能去也。然保亦時引大體。内閣産白蓮，翰林院有雙白燕，居正以進。保使使謂居正曰：“主上冲年，不可以異物啓玩好。”又能約束其子弟，不敢肆惡，都人亦以是稱之。

馮保既能彈琴又善書法。皇帝多次賜給象牙印章稱“光明正大”，稱“爾惟鹽梅”，稱“汝作舟楫”，稱“魚水相逢”，稱“風雲際會”，因此待他十分厚重。後來馮保更加專横放肆，即使皇帝有要賞賜懲罰的人，馮保不出口答應，就不敢去做。皇帝心中的積憤不能忍受，而馮保内靠太后，外靠張居正，皇帝不能驅逐他。然而馮保也時常引用大道理。内閣出産白蓮，翰林院有雙白燕，張居正就把它們進奉給皇帝。馮保派人對張居正説：“皇帝幼小在位，不可用奇異的物品引誘他賞玩嗜好。”又能約束他的後輩，不敢恣行作惡，京城的人也因此稱贊他。

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專國柄者，由保爲之左右也。然保性貪，其私人錦衣指揮徐爵、内官張大受，爲保、居正交關語言。且數用計使兩人相疑，旋復相好，兩人皆在爵術中。事與籌畫，因恃勢招權利，大臣亦多與通。爵夜至禁門，守衛者不敢詰，其横如此。居正之奪情及杖吴中行等，保有力焉。

張居正固然有才能，他所以能够受到委任掌握國家權力的原因，是由於馮保給他幫助。然而馮保生性貪婪，他的親信錦衣指揮徐爵、内官張大受，給馮保、張居正傳遞音信，而且多次用計謀使兩人互相猜疑，很快又使兩人相好，兩人都在徐爵的權術當中，有事同他商議策劃，就倚仗勢力收取權勢和財物，大臣也很多同他交往。徐爵夜間到宫内禁門，守衛的人不敢問，其專横就是這樣。張居正服喪未滿即任原職和拷打吴中行等事，馮保對此是出力支持的。

已而居正死，其黨益結保自固。居正以遺疏薦其座主潘晟入閣，保即遣官召之。御史雷士楨、王國，給事中王繼光相繼言其不可用，晟中途疏辭。内閣張四維度申時行不肯爲晟下，擬旨允之，帝即報可。保時病起，詬曰：“我小恙，遽無我耶？”皇太子生，保欲封伯爵，四維以無故事難之，擬蔭弟侄一人都督僉事。保怒曰：“爾由誰得今日，而負我！”御史郭惟賢請召用吴中行等，保責其黨

不久張居正死，他的同黨更加勾結馮保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張居正用臨終的奏疏推薦他的主考官潘晟進入内閣，馮保隨即派人把他召來。御史雷士楨、王國，給事中王繼光相繼説他不可任用，潘晟就中途上疏推辭。内閣張四維估計申時行不肯處在潘晟的下面，就起草意見答應此事，皇帝立即回答可以。馮保當時生病，辱駡道：“我小病，就没有我嗎？”皇太子出生，馮保想封伯爵，張四維用没有先例責難他，計劃給他的弟侄一人做都督僉事官職。馮保發怒説：“你靠誰得到今日，却背叛了我！”御史郭惟賢請求召用

護，謫之。吏部尚書王國光罷，保輒用其鄉人梁夢龍代。爵、大受等竊權如故。

吴中行等人，馮保責備他同夥相庇護，把他貶謫。吏部尚書王國光免職，馮保就用他的同鄉人梁夢龍代替。徐爵、張大受等仍像過去竊取權柄。

然是時太后久歸政，保失所倚，帝又積怒保。東宫舊閹張鯨、張誠乘間陳其過惡，請令閒住。帝猶畏之，曰："若大伴上殿來，朕奈何?"鯨曰："既有旨，安敢復入。"乃從之。會御史李植、江東之彈章入，遂謫保奉御，南京安置，久之乃死。其弟佑、從子邦寧并官都督，削職下獄，瘐死。大受及其黨周海、何忠等八人，貶小火者，司香孝陵。爵與大受子，烟瘴永戍。盡籍其家，保金銀百餘萬，珠寶瑰異稱是。

然而這時太后交還政權給皇帝已很久，馮保失去了倚靠，皇帝又對馮保積了很多怒氣。東宫老太監張鯨、張誠趁機陳述馮保的過錯和罪惡，請求讓馮保閑住。皇帝還是害怕他，説："如果大伴走上殿來，我如何辦?"張鯨説："既然有了聖旨，哪敢再進宫殿!"皇帝就聽從張鯨的話。恰逢御史李植、江東之揭發的奏章送入，於是就貶謫馮保做奉御，遣送去南京安置，好久纔死。他的弟弟馮佑、侄子馮邦寧都官至都督，也革去官職關入監獄，病死於獄中。張大受和他的同夥周海、何忠等八人，降職爲執役人員去孝陵掌管香火。徐爵和張大受的兒子，永久發配到西南烟瘴之地充軍，終生不得返回。全部查抄了他們的家財，馮保擁有金銀一百多萬兩，珍珠寶貝奇異財物數目與此相當。

保之發南京也，太后問故。帝曰："老奴爲張居正所惑，無他過，行且召還。"時潞王將婚，所需珠寶未備，太后間以爲言。帝曰："年來無耻臣僚，盡貨以獻張、馮二家，其價騣貴。"太后曰："已籍矣，必可得。"帝曰："奴黠猾，先竊而逃，未能盡得也。"而其時，錦衣都督劉守有與僚屬張昭、龐清、馮昕等，皆以籍罪人家，多所隱没，得罪。

馮保發配去南京時，太后問原故。皇帝説："老奴僕被張居正所迷惑，没有别的過錯，不久將召回。"當時潞王將要結婚，所需要的珠寶没有辦齊，太后趁機藉題問話。皇帝説："近年來没有廉耻的群臣百官，全拿財物去獻給張、馮兩家，珠寶的價格迅速貴起來。"太后説："已查抄了家財，必定可以得到。"皇帝説："奴僕很狡猾，先偷竊而後逃跑，不能全部得到。"那時，錦衣都督劉守有和所屬官吏張昭、龐清、馮昕等，都因查抄懲罰别人家，很多財物隱藏吞没，犯了罪。

張鯨

張鯨，新城人，太監張宏名下也。内竪初入宫，必投一大璫爲主，謂之名下。馮保用事，鯨害其寵，爲帝畫策害保。宏謂鯨曰："馮公前輩，且有骨力，不宜去之。"鯨不聽。既譖逐保，宏遂代保掌司禮監，而鯨掌東廠。宏無過惡，以賢稱，萬曆十二年卒。張誠代掌司禮監。十八年，鯨

張鯨是新城人，在太監張宏的名下。宦官初進宫，一定投靠一個大太監做主人，就叫做"名下"。馮保執政，張鯨妒忌他受寵愛，替皇帝策劃謀害馮保。張宏對張鯨説："馮保是前輩，而且有勢力，不應該除去他。"張鯨不聽從。已經誣陷驅逐馮保，張宏就代替馮保掌管司禮監，而張鯨掌管東廠。張宏没有過失罪惡，以賢明受到稱贊，萬曆十二年死。張誠就代張宏掌管司禮

罷東廠，誠兼掌之。二十四年春，以誠聯姻武清侯，擅作威福，降奉御，司香孝陵，籍其家，弟侄皆削職治罪。

監。十八年，張鯨免去東廠之職，張誠連同掌管東廠。二十四年春季，因爲張誠同武清侯聯姻，擅自作威作福，降官做奉御，去孝陵掌管香火，查抄他的家財，弟和侄都削去官職受到懲治。

鯨性剛果，帝倚任之。其在東廠兼掌內府供用庫印，頗爲時相所憚。而其用事司房邢尚智，招權受賕。萬曆十六年冬，御史何出光劾鯨及其黨鴻臚序班尚智與錦衣都督劉守有相倚爲奸，專擅威福，罪當死者八。帝命鯨策勵供事，而削尚智、守有職，餘黨法司提問。給事中陳尚象、吴文梓、楊文煥，御史方萬策、崔景榮復相繼論列，報聞。法司奏鯨等贓罪，尚智論死，鯨被切責。給事中張應登再疏論之，御史馬象乾并劾大學士申時行阿縱。帝皆不聽，命下象乾詔獄。以時行及同官許國、王錫爵等申救，象乾疏乃留中。給事中李沂至謂帝納鯨金寶，故寬鯨罪。帝大怒，言沂等爲張居正、馮保報復，杖六十，削其官，鯨亦私家閒住。已而南京兵部尚書吴文華率南九卿請罪鯨而宥言者，帝亦不聽。

張鯨性格剛毅果斷，皇帝依靠任用他。他在東廠同時掌管內府供用庫印，很被當時宰相所畏懼。而他的用事司房邢尚智攬權受賄賂。萬曆十六年冬季，御史何出光揭發張鯨及他的同夥鴻臚序班邢尚智和錦衣都督劉守有相互勾結，狼狽爲奸，把持大權，作威作福，犯罪應處死的有八個人。皇帝命令張鯨督促勉勵，奉獻職務，而革去邢尚智、劉守有的官職，其餘的同夥交付法司訊問。給事中陳尚象、吴文梓、楊文煥，御史方萬策、崔景榮又相繼論次評定，報告上司。法司向皇帝禀報張鯨等貪污的罪行，邢尚智判死罪，張鯨被嚴詞譴責。給事中張應登再次上疏論列張鯨一夥，御史馬象乾也揭發大學士申時行偏袒放任他們。皇帝都不聽從，命令把馬象乾關入牢獄。因爲申時行和同官許國、王錫爵等救助，馬象乾的奏疏纔留在禁中不批示。給事中李沂甚至説皇帝收受張鯨的金銀財寶，所以寬免張鯨的罪行。皇帝非常憤怒，説李沂等人替張居正、馮保報復，杖打六十棍，革去他的官職，張鯨也在家中閑住。隨即南京兵部尚書吴文華率領南九卿請求對張鯨判罪而寬免向皇帝上書的人，皇帝也不接受。

尋復召鯨入。給事中陳與郊、御史賈希夷、南京吏部尚書陸光祖、給事中徐常吉、御史王以通等言益力，俱不報。最後大理評事雒于仁上酒色財氣四箴，指鯨以賄復進。帝怒甚，召申時行等於毓德宫，命治于仁罪，而召鯨，令時行等傳諭責訓之，鯨寵遂衰。尚智後減死充軍。

皇帝不久又召張鯨入宫。給事中陳與郊、御史賈希夷、南京吏部尚書陸光祖、給事中徐常吉、御史王以通等言論更加有力度，但都不回答。最後大理評事雒于仁奉上酒色財氣四篇規誡性文章，指責張鯨用賄賂又得提拔任用。皇帝十分惱怒，在毓德宫召集申時行等，命令懲治雒于仁罪行，召喚張鯨，命令申時行等轉達皇帝的旨意斥責訓導他，張鯨的寵幸就此減退了。邢尚智後來免去死刑發配去邊境服役。

陳增

陳增，神宗朝礦税太監也。萬曆十二年，房山縣民史錦奏請開礦，下撫按查勘，不果行。十六年，中使祠

陳增是神宗朝代的礦税太監。萬曆十二年，房山縣百姓史錦向皇帝上書請求開礦，朝廷交給巡撫巡按考察核定，最終没有辦。十六年，宦官

五臺山，還言紫荆關外廣昌、靈丘有礦砂，可作銀冶。帝聞之喜，以大學士申時行等言而止。十八年，易州民周言、張世才復言阜平、房山各産礦砂，請遣官開礦。時行等仍執不可。

至二十年，寧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其冬，朝鮮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餘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費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征踵接，國用大匱。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宫災。二十五年，皇極、建極、中極三殿災。營建乏資，計臣束手，礦税由此大興矣。其遣官自二十四年始，其後言礦者争走闕下，帝即命中官與其人偕往，天下在在有之。真、保、薊、永則王亮，昌黎、遷安則田進，昌平、横嶺、淶水、珠寶窩山則王忠，真定復益以王虎，并采山西平定、稷山，浙江則曹金，後代以劉忠，陝西則趙欽，山西則張忠，河南則魯坤，廣東則李鳳、李敬，雲南則楊榮，遼東則高淮，江西則潘相，福建則高寀，湖廣則陳奉，而增奉敕開采山東。通都大邑皆有税監，兩淮則有鹽監，廣東則有珠監，或專遣，或兼攝。大璫小監縱横繹騷，吸髓飲血，以供進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蕭然，生靈塗炭矣。其最横者增及陳奉、高淮。

二十四年，增始至山東，即劾福山知縣韋國賢，帝爲逮問削職。益都知縣吴宗堯抗增，被陷幾死詔獄。巡撫尹應元奏增二十大罪，亦罰俸。已，復命增兼徵山東店税，與臨清税監馬堂相争。帝爲和解，使堂税臨清，增税東昌。增益肆無忌，其黨内閣中書程守訓、中軍官仝治等，自江南北至浙江，大作奸弊。稱奉密旨搜金寶，募人告密。誣大商巨室藏違禁

祭祀五臺山，回來説紫荆關外廣昌、靈丘有礦砂，可以冶煉銀子。皇帝聽了這話很高興，因大學士申時行等上言而停止。十八年，易州百姓周言、張世才又説阜平、房山各縣出産礦砂，請求派遣官員開礦。申時行等仍然固執不同意。

到二十年，寧夏發生戰事，耗費庫藏金二百餘萬。這年冬季，朝鮮發生戰事，前後共八年，耗費庫藏金七百多萬。二十七年，播州發生戰事，又耗費庫藏金二三百萬。三次征討接踵而至，國家的開支十分匱乏。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宫發生火災。二十五年，皇極、建極、中極三殿發生火災。建造缺乏資金，謀臣束手無策，礦税因此而大爲興起。朝廷派遣官員從二十四年開始，這以後報説礦的人争着奔向朝廷，皇帝就命令宦官與報礦的人一起去，天下到處有礦。真、保、薊、永就是王亮，昌黎、遷安就是田進，昌平、横嶺、淶水、珠寶窩山就是王忠，真定又增加王虎，合并開采山西平定、稷山，浙江就是曹金，後來用劉忠代替，陝西就是趙欽，山西就是張忠，河南就是魯坤，廣東就是李鳳、李敬，雲南就是楊榮，遼東就是高淮，江西就是潘相，福建就是高寀，湖廣就是陳奉，而陳增奉命開采山東。四通八達的都市大城都有税監，兩淮就有鹽監，廣東就有珠監，有的是特别派遣，有的是兼管代理。大宦官小太監恣意横行地進行騷擾，吸髓飲血地進行剥削，用財物去奉獻給朝廷。大概入公家庫藏的不到十分之一，而天下凋敝，人民災難困苦。那最專横不法的是陳增和陳奉、高淮。

二十四年，陳增纔到山東，立即揭發福山知縣韋國賢，皇帝逮捕審問革去他的縣官之職。益都知縣吴宗堯違抗陳增，被陷害幾乎死在牢獄裏。巡撫尹應元向皇帝奏報陳增二十大罪狀，也罰奪他的俸錢。隨即，皇帝又命令陳增徵收山東店鋪税，陳增同臨清税監馬堂相争執。皇帝爲兩人和解，使馬堂徵收臨清的税，陳增徵收東昌的税。陳增更加肆無忌憚，他的同夥内閣中書程守訓、中軍官仝治等，從長江南北直到浙江，大做奸邪弊端。藉口稱接受皇帝的秘密命令而撈取金

物，所破滅什伯家，殺人莫敢問。御史劉曰梧具以狀聞，鹽務少監魯保亦奏守訓等阻塞鹽課，帝俱弗省。久之，鳳陽巡撫李三才劾守訓奸贓。增懼，因搜得守訓違禁珍寶及賕銀四十餘萬，聞於朝。命械入京鞫治，乃論死。而增肆惡山東者十年，至三十三年始死。

銀財寶，招募人告密。誣告陷害大商豪富之家藏違禁物品，被毁家滅門受害而死的有數十百家，殺人没有人敢問原因。御史劉曰梧全把情况奏報，鹽務少監魯保也向皇帝奏報程守訓等阻塞鹽税，皇帝全不予檢察。過了好久，鳳陽巡撫李三才揭發程守訓奸邪受賄。陳增恐懼，就搜查到程守訓違反禁令的珍寶和受賄賂銀子四十多萬兩，奏報給朝廷。命令將他戴上鐐銬送入京都審問治罪，就判處死刑。而陳增在山東恣行作惡十年，到三十三年纔死。

陳奉

陳奉，御馬監奉御也。萬曆二十七年二月命徵荆州店税，兼采興國州礦洞丹砂及錢廠鼓鑄事。奉兼領數使，恣行威虐。每托巡歷，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伺奉自武昌抵荆州，聚數千人噪於塗，競擲瓦石擊之。奉走免，遂誣襄陽知府李商畊、黄州知府趙文煒、荆州推官華鈺、荆門知州高則巽、黄州經歷車任重等煽亂。帝爲逮鈺、任重，而謫商畊等官。興國州奸人漆有光，訐居民徐鼎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楊氏墓，得黄金巨萬。騰驤衛百户仇世亨奏之，帝命奉括進内庫。奉因毒拷責償，且悉發境内諸墓。巡按御史王立賢言所掘墓乃元吕文德妻，非林甫妻。奸人訐奏，語多不信讎，請罷不治，而停他處開掘，不報。

陳奉任御馬監奉御。萬曆二十七年二月，皇帝命令他去徵收荆州店鋪税，同時開采興國州礦洞的丹砂和錢廠鑄錢的事。陳奉兼任幾個使命，横行暴虐，常假托巡行經過，鞭打官吏，搶掠來往旅客。商人恨之入骨，等候陳奉從武昌抵達荆州，聚集幾千人在道路上喧鬧，争着擲瓦石去打他。陳奉逃走纔免於難，於是就誣告襄陽知府李商畊、黄州知府趙文煒、荆州推官華鈺、荆門知州高則巽、黄州經歷車任重等人煽動作亂。皇帝替他逮捕華鈺、車任重，而貶謫李商畊等官員。興國州惡人漆有光，攻訐居民徐鼎等人掘唐朝宰相李林甫妻子楊氏的墳墓，得到數目巨大的黄金。騰驤衛百户仇世亨奏報此事，皇帝命令陳奉追繳入皇宫府庫。陳奉就毒打那些人，追究所得財物，而且全部挖掘境内各墳墓。巡按御史王立賢説所掘的墓是元朝吕文德的妻子，不是李林甫的妻子，惡人揭發奏報，很多話都與事實不相應驗，請求免於治罪，而停止再到别處去開掘，皇帝不加答覆。

二十八年十二月，武昌民變。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奏言："奉嚇詐官民，僭稱千歲。其黨至直入民家，奸淫婦女，或掠入税監署中。王生之女、沈生之妻，皆被逼辱。以致士民公憤，萬餘人甘與奉同死，撫按三司護之數日，僅而得全。而巡撫支可大曲爲蒙蔽。天下禍亂，將何所底！"大學士沈一貫亦言："陳奉入楚，始

二十八年十二月，武昌百姓發生突然變故。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向皇帝奏報説："陳奉恐嚇欺騙官吏百姓，超越本分稱千歲。他的同夥甚至直進百姓之家，奸淫婦女，有的搶進税監官衙裏。王生的女兒、沈生的妻子，都被威逼受到侮辱，而導致讀書人和百姓的公憤，一萬多人甘心跟陳奉同歸於盡，撫按三司保護他三天，纔得安全無事。而巡撫支可大曲折地替陳奉掩蓋真相。天下禍亂，將哪裏有盡頭！"大學士沈一貫也説：

而武昌一變，繼之漢口、黄州、襄陽、武昌、寶慶、德安、湘潭等處，變經十起，幾成大亂。立乞撤回，以收楚民之心。”帝皆置不問。

“陳奉進入楚，一開始武昌發生突然變故，接着漢口、黄州、襄陽、武昌、寶慶、德安、湘潭等處，變故經過十次，幾乎釀成大亂。立即乞求撤回陳奉，以便收回楚地的民心。”皇帝都置之不理。

奉復使人開穀城礦，不獲，脅其庫金，爲縣民所逐。武昌兵備僉事馮應京劾奉十大罪，奉隨誣奏，降應京雜職。奉又開棗陽礦，知縣王之翰以顯陵近，執不可。奉劾之翰及襄陽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緹騎逮訊，并追逮應京。應京素有惠政，民號哭送之。奉又榜列應京罪狀於衢。民切齒恨，復相聚圍奉署，誓必殺奉。奉逃匿楚王府，衆乃投奉黨耿文登等十六人於江。以巡撫支可大護奉，焚其轅門。事聞，一貫及給事中姚文蔚等請撤奉，不報。而御馬監監丞李道方督理湖口船税，亦奏奉水沮商舟，陸截販賈，徵三解一，病國剥民。帝始召奉歸，而用一貫請，革可大職。奉在湖廣二年，慘毒備至。及去，金寶財物巨萬計。可大懼爲民所掠，多與徒衛，導之出疆，楚民無不毒恨者。奉至京師，給事中陳維春、郭如星復極言其罪。帝不懌，降二人雜職。三十二年始釋應京歸，之翰卒瘐死。

陳奉又派人開采穀城礦，没有獲得，就收斂穀城縣的庫金，被縣民驅逐。武昌兵備僉事馮應京揭發陳奉十大罪狀，陳奉隨即向皇帝誣告，就把馮應京降級任雜職。陳奉又開采棗陽礦，知縣王之翰因臨近顯陵，堅持認爲不可開采。陳奉就彈劾王之翰和襄陽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派緹騎逮捕審訊，并且追捕馮應京。馮應京平素清廉愛民，百姓號哭送他。陳奉又在大道上張榜羅列馮應京的罪狀。百姓切齒痛恨，又一起相聚圍住陳奉的官署，發誓一定要殺死陳奉。陳奉逃到楚王府躲藏，民衆就把陳奉的同夥耿文登等十六人投到長江裏。因巡撫支可大保護陳奉，就燒毁他官署木栅圍護的門。事件傳報給皇帝，沈一貫和給事中姚文蔚等請求撤掉陳奉，皇帝不回答。而御馬監監丞李道方督管湖口船税，也向皇帝奏報陳奉在河道上阻止商船，在陸地上阻截商販，徵收三份而祇解送一份，損害國家而剥削人民。皇帝纔召唤陳奉回朝，而采用沈一貫的請求，革去支可大的官職。陳奉在湖廣兩年，虐害百姓無所不至。到離去時，金銀財寶要用萬來計算。支可大害怕被百姓搶去，派了很多士兵護衛，護送他們出疆界，楚地的百姓没有一個不痛恨的。陳奉到了京都，給事中陳維春、郭如星又盡説出他的罪行。皇帝不高興，降兩人任雜職。三十二年，纔釋放馮應京回來，王之翰最終病死於獄中。

當奉劾商畊等時，臨清民亦噪而逐馬堂。馬堂者，天津税監也，兼轄臨清。始至，諸亡命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鋃鐺奪人産，抗者輒以違禁罪之。僮告主者，畀以十之三，中人之家破者大半，遠近爲罷市。州民萬餘縱火焚堂署，斃其黨三十七人，皆黥臂諸偷也。事聞，詔捕首惡，株連甚衆。有王朝佐者，素仗義，慨然出

當陳奉彈劾李商畊等時，臨清百姓也喧嘩驅逐馬堂。馬堂是天津税監，同時兼管臨清。剛到，各亡命之徒跟隨他的有幾百人，白天拿着鐵鎖鏈搶奪人家財産，抗拒的人就用違反禁令處罰他。僮僕告主人的，給予十分之三，平常人的家庭被破壞的有一大半，遠近各處爲此而歇市。州里百姓一萬多人放火燒毁馬堂的官署，打死他的同夥三十七人，都是在臂上刺着各種圖紋的一些盗賊。事件傳到朝廷，皇帝命令捕捉爲首的罪

曰："首難者，我也。"臨刑，神色不變。知府李士登恤其母妻，臨清民立祠以祀。後十餘年，堂擅往揚州，巡鹽御史徐縉芳劾其九罪，不問。

魁，受牽連的人很多。有一個叫王朝佐的人，平素講義氣，憤激地出來說："首先發難的是我！"臨刑時，他神色不變。知府李士登撫恤他的母親和妻子，臨清縣的百姓建立祠堂來祭祀他。十餘年後，馬堂擅自去揚州，巡鹽御史徐縉芳揭發他九條罪狀，皇帝不予問罪。

高淮

高淮，尚膳監監丞也。神宗寵愛諸稅監，自大學士趙志皋、沈一貫而下，廷臣諫者不下百餘疏，悉寢不報。而諸稅監有所糾劾，朝上夕下，輒加重譴。以故諸稅監益驕，而淮及梁永尤甚。淮與陳奉同時采礦徵稅遼東。委官廖國泰，虐民激變，淮誣繫諸生數十人。巡按楊宏科救之，不報。參隨楊永恩婪賄事發，奉旨會勘，卒不問。淮又惡遼東總兵馬林不爲己下，劾罷之。給事中侯先春疏救，遂戍林而謫先春雜職。巡按何爾健與淮互訐奏，淮遣人邀於路，責其奏事人，錮之獄，匿疏不以聞。又請復遼東馬市，巡撫趙楫力爭，始得寢。

高淮是尚膳監監丞。神宗寵愛衆稅監，從大學士趙志皋、沈一貫以下，朝廷的臣子規諫皇帝的奏疏不下一百多件，皇帝全都擱置不回答。可是衆稅監有所彈劾，早晨送上而晚上就批下，就加以重責。因此衆稅監更加驕橫，而高淮和梁永更爲突出。高淮和陳奉同時在遼東開礦徵稅。委官廖國泰，虐待百姓而激起民衆的變故，高淮誣衊逮捕衆學生幾十個人。巡按楊宏科營救他們，皇帝不批覆。參隨楊永恩貪贓枉法的事被揭發，他奉皇帝聖旨會同勘察，最後不予問罪。高淮又恨遼東總兵馬林地位不處於自己之下，揭發罷了他的官。給事中侯先春上疏援救，就把馬林遣謫守邊而把侯先春降爲雜職小官。巡按何爾健同高淮互相上疏攻訐，高淮就派人在路上阻截，責問奏事的人，把他關入監獄，把奏疏藏起來而不讓皇帝知道。他又請求恢復遼東馬匹交易市場，巡撫趙楫力争，纔得停止。

三十一年夏，淮率家丁三百餘，張飛虎幟，金鼓震天，聲言欲入大內謁帝，潛住廣渠門外。給事中田大益、孫善繼、姚文蔚等言："淮搜括士民，取金至數十萬，招納諸亡命降人，意欲何爲？"吏部尚書李戴、刑部尚書蕭大亨皆劾淮擅離信地，挾兵潛住京師，乃數百年未有之事。御史袁九皋、劉四科、孔貞一，給事中梁有年等，各疏劾淮，不報。巡撫楫劾淮罪惡萬端，且無故打死指揮張汝立，亦不報。淮因上疏自稱鎮守協同關務，兵部奏其妄。帝心護淮，謬曰："朕固命之矣。"

三十一年夏季，高淮率領家丁三百多人，高揚飛虎旗，金鼓聲震天，聲稱要進宮謁見皇帝，秘密住在廣渠門外。給事中田大益、孫善繼、姚文蔚等說："高淮搜括士人和百姓，取得的錢財達幾十萬，招納大量亡命之徒，心中想做什麽？"吏部尚書李戴、刑部尚書蕭大亨都揭發高淮擅自離開任職的地方，帶兵秘密住在京都，是數百年來没有的事。御史袁九皋、劉四科、孔貞一，給事中梁有年等，各上疏揭發高淮，皇帝不予回答。巡撫趙楫揭發高淮各種各樣罪惡，而且無故打死指揮張汝立，皇帝也不回答。高淮就上疏自稱是防守協助關務，兵部奏報他違法。皇帝心裏保護高淮，謊言："我本來就命令他去的。"

淮自是益募死士，時時出塞射

高淮從此更進一步招募敢死的人，常常出塞

獵，發黄票龍旂，走朝鮮索冠珠、貂馬，數與邊將爭功，山海關内外咸被其毒。又扣除軍士月糧。

三十六年四月，前屯衛軍甲而噪，誓食淮肉。六月，錦州、松山軍復變。淮懼内奔，誣同知王邦才、參將李獲陽逐殺欽使，劫奪御用錢糧。二人皆逮問，邊民益嘩。薊遼總督蹇達再疏暴淮罪，乃召歸，而以通灣税監張曄兼領其事。獲陽竟死獄中，邦才至四十一年乃釋。

梁永

梁永，御馬監監丞也。萬曆二十七年二月命往陝西徵收名馬貨物。税監故不典兵，永獨畜馬五百匹，招致亡命，用千户樂綱出入邊塞。富平知縣王正志發其奸，并劾礦監趙欽。詔逮正志，瘐死詔獄中。渭南知縣徐斗牛，廉吏也。永責賂，棰斃縣吏卒，斗牛憤恨自縊死。巡撫賈待問奏之，帝顧使永會勘。永反劾西安同知宋賢，并劾待問有私，請皆勘。帝從之，而宥待問。

永又請兼鎮守職銜。又請率兵巡花馬池、慶陽諸鹽池，徵其課。緣是帥諸亡命具旌蓋鼓吹，巡行陝地。盡發歷代陵寢，搜摸金玉，旁行劫掠。所至，邑令皆逃。杖死縣丞鄭思顔、指揮劉應聘、諸生李洪遠等。縱樂綱等肆爲淫掠，私宫良家子數十人。税額外增耗數倍，藍田等七關歲得十萬。復用奸人胡奉言，索咸陽冰片五十斤、羊毛一萬斤、麝香二十斤。知縣宋時際怒，勿予。

咸寧人道行遇盜，迹之，税使役也，知縣滿朝薦捕得之。永誣時際、

打獵，發給黄票龍旗，去朝鮮索取裝飾帽子的珍珠、貂裘和馬匹，多次同邊將爭功勞，山海關内外全受到他的毒害。他又扣掉士兵每月的糧食。

三十六年四月，前屯衛軍隊士兵因而持戈喧鬧，發誓要吃高淮的肉。六月，錦州、松山的軍隊又發生變故。高淮恐懼，逃奔到京城，誣衊同知王邦才、參將李獲陽驅逐殺害皇帝派的使者，搶奪皇帝所用的錢糧。兩個人都被逮捕問罪，邊境的百姓更加喧鬧。薊遼總督蹇達再次上疏揭露高淮的罪行，皇帝纔將他召回，而用通灣税監張曄一起治理高淮的事務。李獲陽最後死在監獄裏，王邦才到四十一年纔獲得釋放。

梁永是御馬監監丞。萬曆二十七年二月，皇帝命令他去陝西徵收名馬貨物。税監原來不掌管軍事，梁永却養馬五百匹，招來逃亡的人，用千户樂綱出入邊塞。富平知縣王正志揭露他的邪惡，同時揭發礦監趙欽。皇帝命令逮捕王正志，王正志就病死在監獄裏。渭南知縣徐斗牛是一個清廉的官吏。梁永求取財物，用鞭子打死縣裏的官吏士兵，徐斗牛憤恨上吊自盡。巡撫賈待問向皇帝奏報此事，皇帝衹派梁永會同審察。梁永反而揭發西安同知宋賢，同時揭發賈待問有營私的事，請求都一起審察。皇帝聽從梁永的意見，而寬恕了賈待問。

梁永又請求兼任鎮守的職務官銜，又請求帶領軍隊巡視花馬池、慶陽各鹽池，徵收那裏的税賦。因此率領亡命之徒置辦旌旗、車蓋和鼓吹手，去巡視陝西地區。全部掘開歷代皇帝的陵墓和殿堂，搜尋金玉，四出進行搶掠。所到的地方，小吏都逃走。打死縣丞鄭思顔、指揮劉應聘、生員李洪遠等人。放縱樂綱等人大肆奸淫擄掠，私自對清白人家的子弟施宫刑，共達幾十人。徵税的定額之外又增加損耗好幾倍税，藍田等七個關每年徵得十萬税金。又采用奸徒胡奉的話，勒索咸陽所産冰片五十斤、羊毛一萬斤、麝香二十斤。知縣宋時際很憤怒，不給予。

咸寧人路上行走遇上强盜，跟踪他，原來是税使的僕役，知縣滿朝薦將他捕獲。梁永誣告宋

朝薦劫稅銀，帝命逮時際，而以朝薦到官未久，鐫秩一級。陝西巡撫顧其志盡發其奸，且言秦民萬衆，共圖殺永。大學士沈鯉、朱賡請械永歸，以安衆心。帝悉置不報，而釋時際勿逮，復朝薦官。

時際、滿朝薦搶劫稅銀，皇帝命令逮捕宋時際，而因滿朝薦到官府時間不長，削職一級。陝西巡撫顧其志全部揭發梁永的奸邪罪行，并且説秦地百姓千千萬萬，共同圖謀殺死梁永。大學士沈鯉、朱賡請求用脚鐐手銬把梁永拘捕押回，以便安定百姓的心。皇帝全部置之不理，而釋放宋時際勿再拘捕，恢復滿朝薦的官職。

會御史余懋衡方按陝西，永懼，使綱鴆懋衡幾死。訟於朝，言官攻永者數十疏，永部下諸亡命乃稍稍散。其渠魁王九功、石君章等齎重寶，輜軿盈路，詐爲上供物，持劍戟弓弩，結陣以行。而永所遣人解馬匹者，已乘郵傳先發。九功等急馳，欲追及與同出關。朝薦疑其盗，見九功等後至無驗，邏兵與格鬥，追至渭南，殺數人，盡奪其裝。御史懋衡以捕盗殺傷聞。永大窘，聽樂綱謀，使人繫疏髮中馳奏："九功等各貢名馬、金珠、睛綠諸寶物，而咸寧知縣朝薦承余御史指，伏兵渭南遮劫之，斃君章等，誣以盗。"帝怒曰："御史鴆無恙，而朝薦代爲報復，且劫貢物。"敕逮朝薦，而令撫按護永等還京。三十四年事也。

恰逢御史余懋衡正在巡行陝西，梁永害怕，派樂綱用毒酒毒害余懋衡幾乎死去。在朝廷上訴訟案件，諫官攻擊梁永的有幾十封奏疏，因此梁永部下衆多的亡命之徒逐漸散去。他們的首領王九功、石君章等贈送貴重的財寶，有屏障的車輛充滿道路，欺騙説向皇帝送玩賞的物品，手持劍戟弓弩，編成軍隊的行列往前走。而梁永所派的人解開馬匹，已乘驛站的馬先出發。王九功等騎馬急忙飛奔，想追趕到同他們一起出關。滿朝薦懷疑他們是强盗，看到王九功等人後到没有憑證，巡邏兵同他們格鬥，追到渭南，殺死幾個人，全部奪取他們的裝備。御史余懋衡用捕捉强盗殺傷事件報知朝廷。梁永十分爲難，聽從樂綱的計謀，派人在頭髮裏繫上奏疏急忙奏告皇帝説："王九功等人各進獻名馬、金珠、睛緑各種珍寶財物，而咸寧知縣滿朝薦接受余御史指使，在渭南埋伏士兵對他們阻攔搶劫，殺死石君章等人，誣衊他們爲强盗。"皇帝憤怒地説："御史飲毒酒平安無事，而滿朝薦代他報復，而且搶劫進貢的財物。"命令逮捕滿朝薦而特派巡撫巡按護送梁永回京都。這是萬曆三十四年的事。

楊榮

是年，楊榮爲雲南人所殺。

初，榮妄奏阿瓦、猛密諸番願内屬，其地有寶井，可歲益數十萬，願賜敕領其事。帝許之。既而榮所進不得什一，乃誣知府熊鐸侵匿，下法司。又請詔麗江土知府木增獻地聽開采。巡按御史宋興祖言："太祖令木氏世守兹土，限石門以絶西域，守鐵橋以斷土蕃，奈何自撤藩蔽，生遠人心。"不報。榮由是愈怙寵，誣劾尋

這一年，楊榮被雲南人民所殺。

當初，楊榮胡亂向皇帝禀告阿瓦、猛密各番邦願意歸附朝廷，他們的地方有寶井，每年能增加幾十萬收入，希望賜命令接受那件事。皇帝答應他。不久楊榮收入的財利不及十分之一，就誣衊知府熊鐸侵吞藏匿，交給司法官署問罪。他又請求皇帝命令麗江土知府木增獻出土地任他開采。巡按御史宋興祖説："太祖命令木氏世世代代守衛這塊土地，限止石門而斷絶西域，守衛鐵橋來隔斷土蕃，怎麽自己撤除藩籬屏障，使遠方

甸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皆下詔獄。已，又誣劾雲南知府周鐸，下法司提問。百姓恨榮入骨，相率燔稅廠，殺委官張安民。榮弗悛，恣行威虐，杖斃數千人。至是怒指揮使樊高明後期，榜掠絶斤，枷以示衆。又以求馬不獲，繫指揮使賀瑞鳳，且言將盡捕六衛官。於是指揮賀世勛、韓光大等率冤民萬人焚榮第，殺之，投火中，并殺其黨二百餘人。事聞，帝爲不食者數日，欲逮問守土官。大學士沈鯉揭争，且密屬太監陳矩剖示。帝乃止誅世勛等，而用巡撫陳用賓議，令四川稅使丘乘雲兼攝雲南事。

的人産生異心?”皇帝不予回答。楊榮從此更加依仗皇帝的寵愛，誣蠛揭發尋甸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都把他們關入監獄。不久，又誣蠛揭發雲南知府周鐸，交給司法官署審問。百姓痛恨楊榮入骨，互相跟隨去燒毁稅務機構，殺死委官張安民。楊榮毫無悔改，肆意横行，威嚇暴虐，打死幾千人。到此又怒恨指揮使樊高明在規定的期限後到達，打斷了他的筋，上了脚鐐手銬去示衆。他又因爲求馬而没有得到，拘捕指揮使賀瑞鳳，并且説將全部捕捉六個衛官。由於這些原因指揮賀世勛、韓光大等率領受冤屈的百姓一萬人焚燒楊榮的官邸，殺了他，投到火裏，并且殺掉他的同夥兩百多人。這事傳聞到朝廷，皇帝爲此而幾天不吃，打算逮捕責問六個守衛疆土的官。大學士沈鯉揭示事實，向皇帝規勸，并且暗暗囑咐太監陳矩剖析告訴皇帝。皇帝纔停止殺賀世勛等人，而采用巡撫陳用賓的意見，命令四川稅使丘乘雲同時代理雲南的政事。

李道(等)

當是時，帝所遣中官，無不播虐逞凶者。

湖口稅監李道劾降九江府經歷樊圃充，又劾逮南康知府吴寶秀、星子知縣吴一元，降臨江知府顧起淹。

山西稅監孫朝劾降夏縣知縣韓薰。給事中程紹以救薰鐫一級，給事中李應策等復救之，遂削紹、薰職。巡撫魏允貞以阻撓罷去。

廣東稅監李鳳劾逮鄉官通判吴應鴻等。鳳與珠池監李敬相仇，巡按李時華恃敬援劾鳳。給事中宋一韓言鳳乾没五千餘萬，他珍寶稱是。吏部尚書李戴等言鳳釀禍，致潮陽鼓噪，粤中人争欲殺之。帝不問。而敬惡亦不減於鳳，采珠七八年，歲得珠近萬兩。其後珠池盜起，敬乃請罷采。

山西礦監張忠劾降夏縣知縣袁應春，又劾逮西城兵馬戴文龍。

當時，皇帝所派遣的宦官，没有一個不是爲非作歹的人。

湖口稅監李道揭發貶謫九江府經歷樊圃充，又揭發逮捕南康知府吴寶秀、星子知縣吴一元，貶謫臨江知府顧起淹。

山西稅監孫朝揭發貶謫夏縣知縣韓薰。給事中程紹因救韓薰削職一級，給事中李應策等又救他，就削掉程紹、韓薰官職。巡撫魏允貞因阻止被免職離去。

廣東稅監李鳳揭發逮捕鄉官通判吴應鴻等。李鳳同珠池監李敬相互仇恨，巡按李時華倚仗李敬援助，揭發李鳳。給事中宋一韓説李鳳侵吞公家錢財五千多萬，其他珍寶與此數相當。吏部尚書李戴等説李鳳釀成禍患，造成潮陽喧鬧生事，粤中人争着想殺他。皇帝不予問罪。而李敬的罪惡也不比李鳳少，采珍珠七八年，每年獲得珍珠將近萬兩。那以後珍珠池盜賊事件發生，李敬纔請求皇帝停止采珠。

山西礦監張忠揭發貶謫夏縣知縣袁應春，又揭發逮捕西城兵馬戴文龍。

江西礦監潘相激浮梁景德鎮民變，焚燒廠房。饒州通判陳奇可諭散之，相反劾逮奇可。相檄上饒縣勘礦洞，知縣李鴻戒邑人敢以食物市者死。相竟日饑渴，憊而歸，乃螫鴻，罷其官。

江西礦監潘相激起浮梁景德鎮百姓變故，焚燒稅務機構。饒州通判陳奇可告諭百姓解散，潘相反而揭發逮捕陳奇可。潘相傳文書命令上饒縣查察礦洞，知縣李鴻告誡當地人有膽敢拿食物出賣的人處死。潘相終日飢餓口渴，疲倦而回，就毒害李鴻，免去他的官職。

橫嶺礦監王虎以廣昌民變，劾降易州知州孫大祚。

橫嶺礦監王虎因廣昌百姓發生暴動，就揭發貶謫易州知州孫大祚。

蘇、杭織造太監兼管稅務孫隆激民變，遍焚諸札委稅官家，隆急走杭州以免。

蘇州、杭州織造太監兼管稅務孫隆激怒百姓產生暴動，全燒了各札委稅官的家，孫隆急忙逃到杭州而免於一死。

福建稅監高寀薦布政使陳性學，立擢巡撫。居閩十餘年，廣肆毒害。四十二年四月，萬衆洶洶欲殺寀。寀率甲士二百餘人入巡撫袁一驥署，露刃劫之，令諭衆退。復挾副使李思誠、僉事呂純如等至私署要盟，始釋一驥。復拘同知陳豸於署者久之。事聞，帝召寀還，命出豸，而一驥由此罷。

福建稅監高寀推薦布政使陳性學，立即提升爲巡撫。他居住在閩十多年，放肆地爲非作歹。四十二年四月，千千萬萬民衆喧鬧要殺高寀。高寀率領武裝的士兵兩百多人逃入巡撫袁一驥官署，拔出刀劍劫持他，命令他告知民衆退去。又挾持副使李思誠、僉事呂純如等到私人官署强迫簽訂盟約，纔釋放袁一驥。又長期在官署拘留同知陳豸。事情傳報到朝廷，皇帝召回高寀，命令放出陳豸，而袁一驥從此被罷免。

他若山東張曄、河南魯坤、四川丘乘雲輩，皆爲民害。迨帝崩，始下遺詔罷礦稅，撤諸中使還京。

其他如山東張曄、河南魯坤、四川丘乘雲等一類人，都爲害百姓。等到皇帝崩，纔傳下遺命免除礦稅，撤除各宦官回京都。

陳矩

陳矩，安肅人。萬曆中，爲司禮秉筆太監。二十六年提督東廠。爲人平恕識大體。嘗奉詔收書籍，中有侍郎呂坤所著《閨範圖說》，帝以賜鄭貴妃，妃自爲序，鋟諸木。時國本未定，或作《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竑議》，大指言貴妃欲奪儲位，坤陰助之，并及張養蒙、魏允貞等九人，語極妄誕。逾三年，皇太子立。

陳矩是安肅人。萬曆年間，做司禮秉筆太監。二十六年，他掌管東廠。他做人平和寬恕而識大局。曾經奉命去收集書籍，其中有侍郎呂坤所著的《閨範圖說》，皇帝把它賜給鄭貴妃，妃子親自寫了序言，把它刻在木板上。當時皇位繼承人未定，有人作《閨範圖說》跋，名叫《憂危竑議》，大體說貴妃欲奪皇儲之位，呂坤暗地幫助她，并牽及到張養蒙、魏允貞等九人，言論十分荒誕。過了三年，皇太子即位。

至三十一年十一月甲子昧爽，自朝房至勛戚大臣門，各有匿名書一帙，名曰《續憂危竑議》，言貴妃與大學士朱賡，戎政尚書王世揚，三邊總督李汶，保定巡撫孫瑋，少卿張養志，錦衣都督王之楨，千户王名世、

到三十一年十一月甲子拂曉，從上朝休息的地方到皇族親戚大臣的門，各有匿名信一封，名爲《續憂危竑議》，説貴妃同大學士朱賡，戎政尚書王世揚，三邊總督李汶，保定巡撫孫瑋，少卿張養志，錦衣都督王之楨，千户王名世、王承恩等互相勾結，圖謀换太子，它的言論更加荒誕

王承恩等相結，謀易太子，其言益妄誕不經。矩獲之以聞，大學士賡奏亦入。帝大怒，敕矩及錦衣衛大索，必得造妖書者。時大獄猝發，緝校交錯都下，以風影捕繫，所株連甚衆。之楨欲陷錦衣指揮周嘉慶，首輔沈一貫欲陷次輔沈鯉、侍郎郭正域，俱使人屬矩。矩正色拒之。

已而百户蔣臣捕皦生光至。生光者，京師無賴人也，嘗僞作富商包繼志詩，有“鄭主乘黄屋”之句，以脅國泰及繼志金，故人疑而捕之。酷訊不承，妻妾子弟皆掠治無完膚。矩心念生光即冤，然前罪已當死，且獄無主名，上必怒甚，恐輾轉攀累無已。禮部侍郎李廷機亦以生光前詩與妖書詞合。乃具獄，生光坐凌遲死。鯉、正域、嘉慶及株連者，皆賴矩得全。

三十三年掌司禮監，督廠如故。帝欲杖建言參政姜士昌，以矩諫而止。雲南民殺税監楊榮，帝欲盡捕亂者，亦以矩言獲免。明年奉詔慮囚，御史曹學程以阻封日本酋關白事，繫獄且十年，法司請於矩求出，矩謝不敢。已而密白之，竟得釋，餘亦多所平反。又明年卒，賜祠額曰清忠。

自馮保、張誠、張鯨相繼獲罪，其黨有所懲，不敢大肆。帝亦惡其黨盛，有缺多不補。迨晚年，用事者寥寥，東廠獄中至生青草。帝常膳舊以司禮輪供，後司禮無人，乾清宫管事牌子常雲獨辦，以故偵卒稀簡，中外相安。惟四方采榷者，帝實縱之，故貪殘肆虐，民心憤怨，尋致禍亂云。

不合義理。陳矩獲得此信就傳報皇帝，大學士朱賡奏疏也送入朝廷。皇帝十分憤怒，命令陳矩和錦衣衛大加搜查，一定要捉到這製造邪惡書信的人。當時大訴訟案突然發生，追捕的官吏在京都往來不絶，捕風捉影，受到株連的人很多。王之楨想陷害錦衣指揮周嘉慶，首輔沈一貫想陷害次輔沈鯉、侍郎郭正域，都派人去囑托陳矩。陳矩臉色嚴肅地拒絶他們。

隨即百户蔣臣捕捉皦生光到。皦生光是京都的無賴，曾經僞做富商包繼志詩，有“鄭主乘黄屋”的句子，以此逼迫國泰和包繼志的金子，所以人們懷疑而拘捕了他。酷刑審訊不承認，妻妾子侄都被拷打得體無完膚。陳矩心想皦生光即使冤枉，然而前面的罪行已應該死，而且訟案没有主犯的名，皇帝一定非常憤怒，恐怕轉移牽累没有止境。禮部侍郎李廷機也認爲皦生光前面的詩同邪惡書信的詞句相符合。於是就定案，皦生光判死刑凌遲而死，沈鯉、郭正域、周嘉慶和受牽累的人，都依賴陳矩而得到保全性命。

三十三年，陳矩掌管司禮監，仍像從前一樣督管東廠。皇帝想拷打上書言事的參政姜士昌，由於陳矩的規諫而停止。雲南百姓殺掉税監楊榮，皇帝想全部逮捕作亂的人，也由於陳矩的講話而獲得幸免。明年奉命訊察記録囚犯的罪狀，御史曹學程因阻止封日本酋長稟報的事情，關押在監獄將近十年，刑法官署向陳矩請求放出，陳矩拒絶不敢，隨即就秘密稟告給皇帝，終於獲得釋放，其餘的人也很多得到平反。又第二年，陳矩死去，皇帝賜給祠堂的匾額稱爲“清忠”。

從馮保、張誠、張鯨相繼得罪，他們的同夥有了警戒，不敢恣意妄爲。皇帝也痛恨他們的同夥太多，有了空位很多都不補充。到了晚年，當權的人寥寥無幾，東廠監獄中甚至生了青草。皇帝的日常飲食舊時使用司禮輪流供給，後來司禮没有人，乾清宫管事牌子常雲獨個辦理，因這緣故偵察的走卒簡少，朝廷内外相安無事。衹有四處采礦專賣的人員，皇帝實在放縱他們，所以貪財殘酷恣意暴虐，民心憤懣怨恨，很快就導致禍亂。

王安

王安，雄縣人，初隸馮保名下。萬曆二十二年，陳矩薦於帝，命爲皇長子伴讀。時鄭貴妃謀立己子，數使人摭皇長子過。安善調護，貴妃無所得。“梃擊”事起，貴妃心懼。安爲太子屬草，下令旨，釋群臣疑，以安貴妃。帝大悦。光宗即位，擢司禮秉筆太監，遇之甚厚。安用其客中書舍人汪文言言，勸帝行諸善政，發帑金濟邊，起用直臣鄒元標、王德完等，中外翕然稱賢。大學士劉一燝、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等皆重之。

初，西宫李選侍怙寵陵熹宗生母王才人，安内忿不平。及光宗崩，選侍與心腹閹李進忠等謀挾皇長子自重，安發其謀於漣。漣偕一燝等入臨，安紿選侍抱皇長子出，擇吉即位，選侍移别宫去。事詳一燝等傳。熹宗心德安，言無不納。

安爲人剛直而疏，又善病，不能數見帝。魏忠賢始進，自結於安名下魏朝，朝日夕譽忠賢，安信之。及安怒朝與忠賢争客氏也，勒朝退，而忠賢、客氏日得志，忌安甚。天啓元年五月，帝命安掌司禮監，安以故事辭。客氏勸帝從其請，與忠賢謀殺之。忠賢猶豫未忍，客氏曰：“爾我孰若西李，而欲遺患耶?”忠賢意乃决，嗾給事中霍維華論安，降充南海子净軍，而以劉朝爲南海子提督，使殺安。劉朝者，李選侍私閹，故以移宫盗庫下獄宥出者。既至，絶安食。安取籬落中蘆菔啖之，三日猶不死，乃撲殺之。安死三年，忠賢遂誣東林諸人與安交通，興大獄，清流之禍烈矣。莊烈帝立，賜祠額曰昭忠。

王安是雄縣人，當初隸屬馮保的名下。萬曆二十二年，陳矩把他推薦給皇帝，命令他做皇長子的伴讀。當時鄭貴妃圖謀讓自己的兒子即帝位，多次派人收集皇長子的過錯。王安善於調理保護，貴妃没有得到什麽結果。“梃擊”光宗案件一起，貴妃心中害怕。王安替太子撰寫草稿，下達好的旨意，消釋群臣的疑竇，來安定貴妃的情緒。皇帝十分高興。光宗即位，提升王安爲司禮秉筆太監，待他非常優厚。王安采用他的門客汪文言的話，勸告皇帝實行各種好的政令，發國庫藏金去救濟邊境，舉用正直的臣子鄒元標、王德完等，朝廷内外一致稱贊賢能。大學士劉一燝、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等都尊重他。

當初，西宫李選侍依仗受寵而欺凌熹宗的親生母親王才人，王安内心忿忿不平。到光宗崩，李選侍同心腹太監李進忠等圖謀挾持皇帝的長子自尊，王安向楊漣揭發他們的陰謀。楊漣同劉一燝等一起入宫哭臨，王安欺騙李選侍抱皇帝長子出來，選擇吉日即位，把李選侍移居到别宫去。事件詳細記載在劉一燝等人的傳記裏。熹宗心中感激王安，言論没有不接受的。

王安爲人正直而疏放，又多病，不能多次見皇帝。魏忠賢纔進宫，開始依附在王安名下的魏朝，魏朝日夜贊譽魏忠賢，王安就信任魏忠賢。到王安憤恨魏朝同魏忠賢争奪客氏時，强迫魏朝離去，而魏忠賢、客氏一天天得志，十分忌憚王安。天啓元年五月，皇帝命令王安掌管司禮監，王安用先例推辭。客氏勸皇帝聽從他的請求，同魏忠賢圖謀殺害王安。魏忠賢遲疑不决，不忍心，客氏説：“你我誰如西宫李選侍，而想遺留後患嗎?”魏忠賢的心意纔堅决，唆使給事中霍維華判王安罪，降職發配到南海子由閹人編成的軍隊服役，而用劉朝做南海子提督，派他殺死王安。劉朝是李選侍的私人太監，是過去因移居仁壽殿盗竊庫藏被捕入監牢而被寬宥放出來的人。已到了南海子，就斷絶王安的飲食。王安就取籬笆中的葫蘆來吃，三天還没有死，就打死了他。王安死後三年，魏忠賢誣衊東林衆人同王安勾

結，興起大訟案，清流的災禍太慘烈了。莊烈帝即位，賜給王安祠堂匾額叫“昭忠”。

魏忠賢

魏忠賢，肅寧人。少無賴，與群惡少博，不勝，爲所苦，恚而自宫，變姓名曰李進忠。其後乃復姓，賜名忠賢云。忠賢自萬曆中選入宫，隸太監孫暹，夤緣入甲字庫，又求爲皇長孫母王才人典膳，諂事魏朝。朝數稱忠賢於安，安亦善遇之。長孫乳媪曰客氏，素私侍朝，所謂對食者也。及忠賢入，又通焉。客氏遂薄朝而愛忠賢，兩人深相結。

魏忠賢是肅寧人。年輕時是個無賴，同一群少年無賴賭博，没有贏錢，被輸錢所苦惱，怨恨而自行閹割，改變姓名叫李進忠。後來恢復原姓，皇帝賜給忠賢的名字。魏忠賢從萬曆中期選進宫，附屬太監孫暹，鑽營進甲字庫，又謀求做皇帝長孫母王才人典膳，獻媚侍奉魏朝。魏朝多次向王安稱贊魏忠賢，王安也很優待他。長孫乳母叫客氏，平素暗地侍奉魏朝，所謂宫人相約爲夫婦的那種人。到魏忠賢進宫，客氏又同魏忠賢相私通。客氏就對魏朝淡薄而去愛魏忠賢，兩人就深深地勾結在一起。

光宗崩，長孫嗣立，是爲熹宗。忠賢、客氏并有寵。未逾月，封客氏奉聖夫人，蔭其子侯國興、弟客光先及忠賢兄釗俱錦衣千户。忠賢尋自惜薪司遷司禮秉筆太監兼提督寶和三店。忠賢不識字，例不當入司禮，以客氏故，得之。

光宗崩，長孫就繼承皇位，這就是熹宗。魏忠賢、客氏一起得到寵愛。没有過一個月，皇帝就封客氏爲奉聖夫人，封她的兒子侯國興、弟客光先和魏忠賢的哥哥魏釗都做錦衣千户。魏忠賢很快從惜薪司提升爲司禮秉筆太監兼統領寶和三店。魏忠賢不認識字，按慣例不應當進司禮，因爲客氏的緣故，得到了司禮職位。

天啓元年詔賜客氏香火田，叙忠賢治皇祖陵功。御史王心一諫，不聽。及帝大婚，御史畢佐周、劉蘭請遣客氏出外，大學士劉一燝亦言之。帝戀戀不忍舍，曰：“皇后幼，賴媪保護，俟皇祖大葬議之。”忠賢顓客氏，逐魏朝。又忌王安持正，謀殺之，盡斥安名下諸閹。客氏淫而狠。忠賢不知書，頗强記，猜忍陰毒，好諛。帝深信任此兩人，兩人勢益張，用司禮監王體乾及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等爲羽翼，宫中人莫敢忤。既而客氏出，復召入。御史周宗建、侍郎陳邦瞻、御史馬鳴起、給事中侯震暘先後力諍，俱被詰責。給事中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復言之，并謫外，尚未指及忠賢也。忠賢乃勸帝選武閹、煉火器爲内操，密結大學士沈

天啓元年，皇帝賜給客氏香火田，記録魏忠賢修治皇帝祖陵的功勞。御史王心一向皇帝規諫，不聽從。到皇帝婚娶，御史畢佐周、劉蘭請求將客氏遣移出宫外，大學士劉一燝也説這件事。皇帝依依不忍心放棄，説：“皇后幼小，依靠老婦保護，等到皇帝祖父大葬時商議此事。”魏忠賢獨專客氏，驅逐魏朝。又顧忌王安主持公道，陰謀殺害他，就全部驅逐王安名下的衆太監。客氏淫蕩而狠毒。魏忠賢不知書籍，但很能强記，猜疑殘忍陰險毒辣，善於阿諛奉承。皇帝十分信任這兩人，兩人的氣焰更爲囂張，用司禮監王體乾和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等人做輔佐，宫廷中的人不敢頂撞。不久客氏出宫，又召入宫。御史周宗建、侍郎陳邦瞻、御史馬鳴起、給事中侯震暘先後用力勸諫，都受到責問。給事中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又説此事，一起被貶謫到朝廷外任職，都尚未指責到魏忠賢。魏忠賢就勸皇帝選有武藝的太監、練槍炮，在宫内操練

淮爲援。又日引帝爲倡優聲伎，狗馬射獵。刑部主事劉宗周首劾之，帝大怒，賴大學士葉向高救免。

士兵，秘密勾結大學士沈潅做援助。又每日引誘皇帝扮演雜技歌舞藝人，沉湎於狗馬打獵的游樂之中。刑部主事劉宗周首先揭發他，皇帝十分憤怒，依靠大學士葉向高救助纔免於罪。

初，神宗在位久，怠於政事，章奏多不省。廷臣漸立門户，以危言激論相尚，國本之争，指斥宫禁。宰輔大臣爲言者所彈擊，輒引疾避去。吏部郎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海内士大夫多附之，"東林"之名自是始。既而"梃擊"、"紅丸"、"移宫"三案起，盈廷如聚訟。與東林忤者，衆目之爲邪黨。天啓初，廢斥殆盡，識者已憂其過激變生。及忠賢勢成，其黨果謀倚之以傾東林。而徐大化、霍維華、孫杰首附忠賢，劉一燝及尚書周嘉謨并爲杰劾去。然是時葉向高、韓爌方輔政，鄒元標、趙南星、王紀、高攀龍等皆居大僚，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等在言路，皆力持清議，忠賢未克逞。

當初，神宗在帝位很久，對朝政怠惰，章奏很多不加審閲。朝廷之臣漸漸形成朋黨，用驚人的話和激烈的言論相推重，立太子定皇位繼承的争論，指責朝廷。輔政大臣被言官彈劾抨擊，就托病辭官避開。吏部郎顧憲成在東林書院講學，國内士大夫很多去歸從他，"東林"的名從此産生。隨即"梃擊"、"紅丸"、"移宫"三個訟案起來，整個朝廷像衆人聚集在争訟。同東林的政見相違背的，衆人將他們看作邪惡的一夥。天啓初年，將他們幾乎廢退盡了，有識之士已憂慮他們過激的言行會使變亂發生。到魏忠賢的勢力形成，他的一夥果然圖謀倚靠他來排擠東林。而徐大化、霍維華、孫杰首先歸從魏忠賢，劉一燝和尚書周嘉謨一起被孫杰揭發離開。然而這時葉向高、韓爌正輔佐朝政，鄒元標、趙南星、王紀、高攀龍等人都擔任大臣，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等人處於向朝廷進諫的地位，都大力主持公正的言論，魏忠賢不能得逞。

二年敘慶陵功，蔭忠賢弟侄錦衣衛指揮僉事。給事中惠世揚、尚書王紀論沈潅交通客、魏，俱被譴去。會初夏雨雹，周宗建言雹不以時，忠賢讒慝所致。修撰文震孟、太僕少卿滿朝薦相繼言之，亦俱黜。

二年，陳述慶陵的功績，蔭封魏忠賢弟弟、侄子錦衣衛指揮僉事。給事中惠世揚、尚書王紀議論沈潅勾結客氏、魏忠賢，都被降職離開朝廷。恰逢初夏下冰雹，周宗建説冰雹不按時而降，是魏忠賢這類奸邪的人所造成的。修撰文震孟、太僕少卿滿朝薦相接着議論此事，也都被罷官。

三年春，引其私人魏廣微爲大學士。令御史郭鞏訐宗建、一燝、元標及楊漣、周朝瑞等保舉熊廷弼，黨邪誤國。宗建駁鞏受忠賢指揮，御史方大任助宗建攻鞏及忠賢，皆不勝。其秋，詔忠賢及客氏子國興所蔭錦衣官并世襲。兵部尚書董漢儒、給事中程註、御史汪泗論交諫，不從。忠賢益無忌，增置内操萬人，衷甲出入，恣爲威虐。矯詔賜光宗選侍趙氏死。裕

三年春季，魏忠賢推薦他的親信魏廣微做大學士。指使御史郭鞏攻訐周宗建、劉一燝、鄒元標和楊漣、周朝瑞等人保薦熊廷弼，勾結奸邪的人而耽誤國家大事。周宗建駁斥郭鞏受魏忠賢指揮，御史方大任幫助周宗建指責郭鞏和魏忠賢的過失，雙方都没有得勝。那年秋季，皇帝命令魏忠賢和客氏的兒子國興所蔭封錦衣官一起得世襲。兵部尚書董漢儒、給事中程註、御史汪泗論交替相繼勸諫，皇帝没有聽從。魏忠賢更加無所顧忌，增加設置宫内操練士兵一萬人，内披衣甲

妃張氏有娠，客氏譖殺之。又革成妃李氏封。皇后張氏娠，客氏以計墮其胎，帝由此乏嗣。他所害宫嬪馮貴人等，太監王國臣、劉克敬、馬鑑等甚衆。禁掖事秘，莫詳也。是冬，兼掌東廠事。

出入宫廷，放肆横行，威嚴暴虐。他詐稱皇帝的詔令賜光宗的侍女趙氏自殺。裕妃張氏懷孕，客氏誣陷殺害了她。又革掉成妃李氏的封號。皇后張氏懷孕，客氏用計策墮了她的胎，皇帝因此缺乏後嗣。其他被其所害死的宫嬪像馮貴人等，太監王國臣、劉克敬、馬鑑等很多。皇帝宫中事情秘密，不能詳細瞭解。這年冬季，魏忠賢掌管東廠的事務。

四年，給事中傅櫆結忠賢甥傅應星爲兄弟，誣奏中書汪文言，并及左光斗、魏大中。下文言鎮撫獄，將大行羅織。掌鎮撫劉僑受葉向高教，止坐文言。忠賢大怒，削僑籍，而以私人許顯純代。是時御史李應昇以内操諫，給事中霍守典以忠賢乞祠額諫，御史劉廷佐以忠賢濫蔭諫，給事中沈惟炳以立枷諫，忠賢皆矯旨詰責。於是副都御史楊漣憤甚，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上，忠賢懼，求解於韓爌。爌不應，遂趨帝前泣訴，且辭東廠，而客氏從旁爲剖析，體乾等翼之。帝懵然不辨也。遂温諭留忠賢，而於次日下漣疏，嚴旨切責。漣既絀，魏大中及給事中陳良訓、許譽卿，撫寧侯朱國弼，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侍郎岳元聲等七十餘人，交章論忠賢不法。向高及禮部尚書翁正春請遣忠賢歸私第以塞謗，不許。

四年，給事中傅櫆與魏忠賢的外甥傅應星結爲兄弟，向皇帝誣告中書汪文言，并且牽涉到左光斗、魏大中。把汪文言關入鎮撫監獄，將大肆進行羅織罪名，加以陷害。掌管鎮撫劉僑接受葉向高的教導，祇判處汪文言罪。魏忠賢很憤怒，革掉劉僑的官職，而用親信許顯純代替。這時御史李應昇將宫内操練士兵的事向皇帝規諫，給事中霍守典將魏忠賢求賜祠堂匾額的事規諫，御史劉廷佐將魏忠賢濫蔭封的事規諫，給事中沈惟炳將施行“立枷”酷刑規諫，魏忠賢都詐稱皇帝聖旨進行責問。由於這種情況，副都御史楊漣非常憤怒，揭發魏忠賢二十四件大罪。奏疏送上朝廷，魏忠賢恐懼，向韓爌求解脱。韓爌不答應，魏忠賢就趕到皇帝面前哭訴，并且辭去東廠職務，而客氏在旁邊給他剖白，王體乾等給他掩護幫助。皇帝昏聵而不辨真相。於是就温和誠摯地告知留用魏忠賢，而在第二天把楊漣的奏疏批下，用嚴厲的言詞加以譴責。楊漣已經被貶斥，魏大中和給事中陳良訓、許譽卿，撫寧侯朱國弼，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侍郎岳元聲等七十多個人，先後交替上書評論魏忠賢違法罪行。葉向高和禮部尚書翁正春請求讓魏忠賢離任回家來堵住大臣的指責，皇帝不同意。

當是時，忠賢憤甚，欲盡殺異己者。顧秉謙因陰籍其所忌姓名授忠賢，使以次斥逐。王體乾復昌言用廷杖，威脅廷臣。未幾，工部郎中萬燝上疏刺忠賢，立杖死。又以御史林汝翥事辱向高，向高遂致仕去，汝翥亦予杖。廷臣俱大讋。一時罷斥者，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吏

當時，魏忠賢非常憤怒，想全部殺掉不附和自己的人。顧秉謙就暗地裏登記他所忌恨的人的姓名給魏忠賢，使他按次序驅逐。王體乾又放言要用在朝廷拷打大臣的手段，威脅朝廷的大臣。不久，工部郎中萬燝上書指責魏忠賢，立即被拷打致死。他又用御史林汝翥的事污辱葉向高，葉向高於是就辭官離開朝廷回家，林汝翥也被拷打。朝廷大臣十分恐懼。一時之間被罷官的，有

部侍郎陳于廷及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先後數十人，已又逐韓爌及兵部侍郎李邦華。正人去國，紛紛若振槁。乃矯中旨召用例轉科道。以朱童蒙、郭允厚爲太僕少卿，吕鵬雲、孫杰爲大理丞，復霍維華、郭興治爲給事中，徐景濂、賈繼春、楊維垣爲御史，而起徐兆魁、王紹徽、喬應甲、徐紹吉、阮大鋮、陳爾翌、張養素、李應薦、李嵩、楊春懋等，爲之爪牙。未幾，復用擬戍崔呈秀爲御史。呈秀乃造《天鑒》、《同志》諸録，王紹徽亦造《點將録》，皆以鄒元標、顧憲成、葉向高、劉一燝等爲魁，盡羅入不附忠賢者，號曰東林黨人，獻於忠賢。忠賢喜，於是群小益求媚忠賢，攘臂攻東林矣。

初，朝臣爭三案及辛亥、癸亥兩京察與熊廷弼獄事，忠賢本無預。其黨欲藉忠賢力傾諸正人，遂相率歸忠賢，稱義兒，且云："東林將害翁。"以故，忠賢欲甘心焉。御史張訥、倪文焕，給事中李魯生，工部主事曹欽程等，競搏擊善類爲報復。而御史梁夢環復興汪文言獄，下鎮撫司拷死。許顯純具爰書，詞連趙南星、楊漣等二十餘人，削籍遣戍有差。逮漣及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等六人，至牽入熊廷弼案中，掠治死於獄。又殺廷弼，而杖其姻御史吴裕中至死。又削逐尚書李宗延、張問達，侍郎公鼐等五十餘人，朝署一空。而特召亓詩教、劉述祖等爲御史，私人悉不次超擢。於是忠賢之黨遍要津矣。

當是時，東廠番役横行，所緝訪無論虚實輒糜爛。戚臣李承恩者，寧安大長公主子也，家藏公主賜器。忠

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侍郎陳于廷和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先後幾十個人，隨即又驅逐韓爌和兵部侍郎李邦華。正直的人離開京城，紛紛像振落枯葉。他就詐稱皇帝的意旨招致任用一概轉送都察院。用朱童蒙、郭允厚做太僕少卿，吕鵬雲、孫杰做大理丞，恢復霍維華、郭興治做給事中，徐景濂、賈繼春、楊維垣做御史，而起用徐兆魁、王紹徽、喬應甲、徐紹吉、阮大鋮、陳爾翌、張養素、李應薦、李嵩、楊春懋等，做他的爪牙。不久，又用打算去守邊疆的崔呈秀做御史。崔呈秀就製造《天鑒》、《同志》各簿册，王紹徽也製造《點將録》，都把鄒元標、顧憲成、葉向高、劉一燝等人作爲首領，全部網羅進不附和魏忠賢的人，稱做東林黨人，獻給魏忠賢。魏忠賢高興，因此衆小人更加討好魏忠賢，就捋起袖子攻擊東林黨人了。

當初，朝廷的大臣爭論"梃擊"、"紅丸"、"移宫"三案和辛亥、癸亥兩京察與熊廷弼的訟案事件，魏忠賢本來不干預。他的同夥想藉魏忠賢的勢力傾覆各正直的人，於是相從歸附魏忠賢，稱乾兒子，而且説："東林黨人將害您老。"因這緣故，魏忠賢就要甘心情願去參與了。御史張訥、倪文焕，給事中李魯生，工部主事曹欽程等，就爭着以捕捉打擊善良的人作爲報恩。而御史梁夢環又興起汪文言訟案，把他交給鎮撫司打死。許顯純辦記録口供的文書，文辭牽連到趙南星、楊漣等二十多個人，有的被革去官職，或放逐去戍邊，各有不同。逮捕楊漣和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等六個人，甚至牽進熊廷弼的案件中，拷打審問死在監獄中。又殺死熊廷弼，而拷打他的姻親御史吴裕中至死。又革職驅逐尚書李宗延、張問達，侍郎公鼐等五十多個人，朝廷的官署爲之一空。而特地召唤亓詩教、劉述祖等做御史，親信全部得到越級提升。因此魏忠賢的同夥就普遍占居要位了。

當這時候，東廠的差役横行不法，所捕捉查訪的人，不論虚或實總是被打得皮破肉爛。親屬大臣李承恩，是寧安大長公主的兒子，家裏藏着

賢誣以盗乘輿服御物，論死。中書吴懷賢讀楊漣疏，擊節稱嘆。奴告之，斃懷賢，籍其家。武弁蔣應陽爲廷弼訟冤，立誅死。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殺不可勝數，道路以目。其年，叙門功，加恩三等，蔭都督同知。又蔭其族叔魏志德都督僉事。擢傅應星爲左都督，且旌其母。而以魏良卿僉書錦衣衛，掌南鎮撫司事。

公主賜予的器具。魏忠賢用盜竊皇帝所乘用的輿服誣陷他，判死刑。中書吴懷賢讀楊漣的奏章，打着節拍贊嘆，奴僕告發了他，魏忠賢就將他打死，查抄没收了他的家財。武弁蔣應陽替熊廷弼訴冤，立即被殺死。民間偶爾談話，有的觸犯魏忠賢，總是被捕殺，甚至被剥皮、割舌，被殺的人數不完，人們道路相遇，敢怒而不敢言。那一年，陳述祖先的功勛，增加恩德提升官位三等級，蔭封爲都督同知。又蔭封他的族叔魏志德都督僉事。提升傅應星做左都督，并且表彰他的母親。而用魏良卿做僉書錦衣衛，掌管南鎮撫司事務。

六年二月，鹵簿大駕成，蔭都督僉事。復使其黨李永貞僞爲浙江太監李實奏，逮治前應天巡撫周起元及江、浙里居諸臣高攀龍、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黄尊素、李應昇等。攀龍赴水死，順昌等六人死獄中。蘇州民見順昌逮，不平，毆殺二校尉，巡撫毛一鷺爲捕顔佩韋等五人悉誅死。刑部尚書徐兆魁治獄，視忠賢所怒，即坐大辟。又從霍維華言，命顧秉謙等修《三朝要典》，極意詆諸黨人惡。御史徐復陽請毁講學書院，以絶黨根。御史盧承欽又請立東林黨碑。海内皆屏息喪氣。霍維華遂教忠賢冒邊功矣。

六年二月，皇帝的儀仗馬車組成，蔭封爲都督僉事。又派他的同夥李永貞假造浙江太監李實奏章，逮捕懲處前應天巡撫周起元和江、浙辭官住在鄉里的各大臣高攀龍、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黄尊素、李應昇等人。高攀龍投水自殺，周順昌等六個人在監獄中死去。蘇州的百姓看到周順昌被逮捕，心中不平，毆打殺死兩個校尉，巡撫毛一鷺因此捕顔佩韋等五人全部殺死。刑部尚書徐兆魁審理訟案，看魏忠賢所憤怒的人，就判爲死刑。又聽從霍維華的話，命令顧秉謙等人寫《三朝要典》，恣意詆毁各東林黨人的罪惡。御史徐復陽請求毁掉講學書院，以便斷絶東林黨的根基。御史盧承欽又請求樹立東林黨碑。全國都不敢出聲，意氣頹喪。霍維華於是教魏忠賢假冒邊境的戰功。

遼陽男子武長春游妓家，有妄言，東廠擒之。許顯純掠治，故張其辭云："長春敵間，不獲且爲亂，賴廠臣忠智立奇勛。"詔封忠賢侄良卿爲肅寧伯，賜宅第、莊田，頒鐵券。吏部尚書王紹徽請崇其先世，詔贈忠賢四代如本爵。忠賢又矯詔遣其黨太監劉應坤、陶文、紀用鎮山海關，收攬兵柄。再叙功，蔭都督同知，世襲錦衣衛指揮使，各一人。浙江巡撫潘汝楨奏請爲忠賢建祠。倉場總督薛貞言草場火，以忠賢救，得無害。於是

遼陽男子武長春去游妓女家，有胡言亂語，東廠就逮捕了他。許顯純拷打審問，故意擴大他的口供説："長春是敵人的間諜，不俘獲將成爲禍亂，依靠東廠、西廠臣子的忠誠和機智立了奇功。"皇帝命令封魏忠賢的侄子魏良卿做肅寧伯，賜給住宅、莊田，賞賜享受特權的鐵券。吏部尚書王紹徽請求尊崇他的祖先，皇帝命令贈魏忠賢四代同他本身的爵位。魏忠賢又詐稱皇帝命令派他的同夥太監劉應坤、陶文、紀用鎮守山海關，收取把持兵權。再陳述功績，蔭封都督同知，世襲錦衣衛指揮使，各一人。浙江巡撫潘汝楨上奏章給皇帝請求給魏忠賢建造祠堂。倉場總督薛貞

頌功德者相繼，諸祠皆自此始矣。

說草場火災，因爲魏忠賢救火，纔能没有災害。這樣，歌頌魏忠賢功德的人相繼不絶，各地魏忠賢祠都從此而開始建造。

編修吴孔嘉與宗人吴養春有仇，誘養春僕告其主隱占黄山，養春父子瘐死。忠賢遣主事吕下問、評事許志吉先後往徽州籍其家，株蔓殘酷。知府石萬程不忍，削髮去，徽州幾亂。其黨都督張體乾誣揚州知府劉鐸代李承恩謀釋獄，結道士方景陽詛忠賢，鐸竟斬。又以睚眦怨，誣新城侯子錦衣王國興，論斬，并黜主事徐石麒。御史門克新誣吴人顧同寅、孫文豸誄熊廷弼，坐妖言律斬。又逮侍郎王之寀，斃於獄。凡忠賢所宿恨，若韓爌、張問達、何士晋、程註等，雖已去，必削籍，重或充軍，死必追贓破其家。或忠賢偶忘之，其黨必追論前事，激忠賢怒。

編修吴孔嘉同宗人吴養春有仇恨，引誘吴養春的僕人告他的主子暗地裏占有黄山，吴養春父子就飢寒病死獄中。魏忠賢派主事吕下問、評事許志吉先後去徽州查抄没收他的財物，牽連無辜，手段殘酷。知府石萬程不忍心，就削髮離開去做和尚，徽州幾乎發生禍亂。他的同夥都督張體乾誣衊揚州知府劉鐸代替李承恩圖謀放獄中囚犯，勾結道士方景陽詛咒魏忠賢，劉鐸最後被斬。又因怒目而視的怨恨，誣衊新城侯的兒子錦衣王國興，判斬頭，并罷免主事徐石麒。御史門克新誣衊吴人顧同寅、孫文豸哀悼熊廷弼，判妖言律斬頭。又逮捕侍郎王之寀，在監獄中打死。凡是魏忠賢從前所恨的人，像韓爌、張問達、何士晋、程註等，即使已經離開，一定革掉職位，重一點有的發配去邊遠地服役，死了的一定追究財物毁壞他的家。有的魏忠賢偶然忘了他，他的同夥一定回憶議論從前的事，以激起魏忠賢的憤怒。

當此之時，内外大權一歸忠賢。内竪自王體乾等外，又有李朝欽、王朝輔、孫進、王國泰、梁棟等三十餘人，爲左右擁護。外廷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龍、倪文焕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僇，號“五彪”。又吏部尚書周應秋、太僕少卿曹欽程等，號“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爲呈秀輩門下者，又不可數計。自内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心忌張皇后，其年秋，誣后父張國紀縱奴不法，矯中宫旨，冀摇后。帝爲致奴法，而誚讓國紀。忠賢未慊，復使順天府丞劉志選、御史梁夢環交發國紀罪狀，并言后非國紀女。會王體乾危言沮之，乃止。

當這個時候，朝廷内外的大權一概歸給魏忠賢。宦官除王體乾等以外，又有李朝欽、王朝輔、孫進、王國泰、梁棟等三十多個人，做他的羽翼扶助。宫廷外的文官是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龍、倪文焕主管謀劃商議，稱爲“五虎”。武官是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管殺戮，稱爲“五彪”。又有吏部尚書周應秋、太僕少卿曹欽程等，稱爲“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稱號。而成爲崔呈秀一類人門庭下的人，又不可計算。從内閣、六部到四方總督、巡撫，普遍設置死黨。魏忠賢心中忌憚張皇后，這年秋季，誣衊皇后的父親張國紀放縱奴僕違法犯罪，詐稱是皇后的旨意，希望動摇皇后。皇帝爲達到對奴僕繩之以法，譴責張國紀。魏忠賢不滿意，又派順天府丞劉志選、御史梁夢環先後交替揭發張國紀罪狀，并且説皇后不是張國紀的女兒。恰逢王體乾直言阻止他，纔停止。

其冬，三殿成。李永貞、周應秋奏忠賢功，遂進上公，加恩三等。魏良卿時已晋肅寧侯矣，亦晋寧國公，食禄如魏國公例，再加恩蔭錦衣指揮使一人，同知一人。工部尚書薛鳳翔奏給賜第。已而太監陶文奏築喜峰隘口成，督師王之臣奏築山海城，刑部尚書薛貞奏大盗王之錦獄，南京修孝陵工竣，甘鎮奏捷，蕃育署丞張永祚獲盗，并言忠賢區畫方略。忠賢又自奏三年緝捕功，詔書褒奬。半歲中，所蔭錦衣指揮使四人、同知三人、僉事一人。授其侄希孟世襲錦衣同知，甥傅之琮、馮繼先并都督僉事，而擢崔呈秀弟凝秀爲薊鎮副總兵。名器僭濫，於是爲極。其同類盡鎮薊、遼，山西宣、大諸厄要地。總兵梁柱朝、楊國棟等歲時賂名馬、珍玩勿絶。

這年冬季，三個宫殿建成。李永貞、周應秋向皇帝奏報魏忠賢功績，於是提升爲上公，增加恩德升遷三級。魏良卿這時已經晋升爲肅寧侯了，也晋升爲寧國公，俸禄如同魏國公的準則，再增加恩德蔭封錦衣指揮使一人，同知一人。工部尚書薛鳳翔向皇帝奏請賜給他第宅。隨即太監陶文向皇帝奏報喜峰關隘口建成，督師王之臣奏請建造山海城，刑部尚書薛貞奏報大盗王之錦的訟案，南京修建孝陵已竣工，甘鎮奏報取勝，蕃育署丞張永祚捕獲盗賊，并且説是魏忠賢的計劃策略。魏忠賢又自己奏報三年中緝捕盗賊的功績，皇帝下命令給予褒奬。在半年之中，所蔭封的錦衣指揮使有四人、同知三人、僉事一人。授予他的侄子魏希孟世龍錦衣同知，外甥傅之琮、馮繼先兩人都督僉事，而提升崔呈秀的弟弟崔凝秀做薊鎮副總兵。稱號和車服儀制越規濫用，到此登峰造極。魏忠賢的同夥全部鎮守薊、遼、山西宣、大各險要的地方。總兵梁柱朝、楊國棟等每年按時賄賂名馬、珍玩源源不斷。

七年春，復以崔文昇總漕運，李明道總河道，胡良輔鎮天津。文昇故侍光宗藥，爲東林所攻者也。海内争望風獻諂，諸督撫大吏閻鳴泰、劉詔、李精白、姚宗文等，争頌德立祠，洶洶若不及。下及武夫、賈竪、諸無賴子亦各建祠。窮極工巧，攘奪民田廬，斬伐墓木，莫敢控訴。而監生陸萬齡至請以忠賢配孔子，以忠賢父配啓聖公。

七年春季，又用崔文昇統管水道運輸，李明道統管河道水利，胡良輔鎮守天津。崔文昇本來侍奉光宗吃藥，是被東林黨所攻擊的人。國内的人争着觀察風向獻媚，各督撫大官閻鳴泰、劉詔、李精白、姚宗文等，争着稱頌魏忠賢的功德，建立祠堂，紛紛然好像來不及。下面到武士、商人、各奸刁之徒，也各建立祠堂，窮盡建築的巧妙，搶奪百姓的土地房屋，砍伐墳墓上的樹木，没有人敢去控訴。而監生陸萬齡甚至於把魏忠賢同孔子相配，把魏忠賢的父親同啓聖公相配。

初，潘汝禎首上疏，御史劉之待會稿遲一日，即削籍。而薊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故天下風靡，章奏無巨細，輒頌忠賢。宗室若楚王華煃、中書朱慎鍫，勛戚若豐城侯李永祚，廷臣若尚書邵輔忠、李養德、曹思誠，總督張我續及孫國楨、張翌明、郭允厚、楊維和、李時馨、汪若

當初，潘汝禎首先向皇帝上奏章，御史劉之待彙集文稿遲了一天，立即被革去官職。而薊州道胡士容因不寫具報建造祠堂的文章，遵化道耿如杞因進祠堂不拜，都被關入監牢判死刑。所以天下風行，向皇帝上奏章不論大小的事，總是贊頌魏忠賢。皇族像楚王朱華煃、中書朱慎鍫，有功勞的皇族親戚像豐城侯李永祚，朝廷大臣像尚書邵輔忠、李養德、曹思誠，總督張我續和孫國楨、張翌明、郭允厚、楊維和、李時馨、汪若

極、何廷樞、楊維新、陳維新、陳爾翼、郭如闇、郭希禹、徐溶輩，佞詞累牘，不顧羞恥。忠賢亦時加恩澤以報之。所有疏，咸稱“廠臣”不名。大學士黄立極、施鳳來、張瑞圖票旨，亦必曰“朕與廠臣”，無敢名忠賢者。山東産麒麟，巡撫李精白圖象以聞。立極等票旨云：“廠臣修德，故仁獸至。”其誣罔若此。前後賜獎敕無算，誥命皆擬九錫文。

極、何廷樞、楊維新、陳維新、陳爾翼、郭如闇、郭希禹、徐溶一類人，花言巧語，連篇累牘，不顧羞恥。魏忠賢也時常增加恩澤去報答他們。所有奏疏，全都稱呼“廠臣”，不稱名字。大學士黄立極、施鳳來、張瑞圖等人草擬朝廷聖旨，也一定説“朕與廠臣”，不敢稱呼魏忠賢的名字。山東出現麒麟，巡撫李精白畫了圖像傳報，黄立極等人擬旨批覆説：“廠臣修德，故仁獸至。”他們的虚僞欺騙人竟然如此。皇帝前後賜給他的獎賞不計其數，命令都仿效古代帝王尊禮大臣所給的九種器物的款式。

是年自春及秋，忠賢冒款汪燒餅、擒阿班歹羅銕等功，積蔭錦衣指揮使至十有七人。其族孫希孔、希孟、希堯、希舜、鵬程，姻戚董芳名、王選、楊六奇、楊祚昌，皆至左、右都督及都督同知、僉事等官。又加客氏弟光先亦都督。魏撫民又從錦衣改尚寶卿。而忠賢志願猶未極，會袁崇煥奏寧遠捷，忠賢乃令周應秋奏封其從孫鵬翼爲安平伯。再叙三大工功，封從子良棟爲東安侯，加良卿太師，鵬翼少師，良棟太子太保。因遍賚諸廷臣，用呈秀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獨絀崇煥功不録。時鵬翼、良棟皆在襁褓中，未能行步也。良卿至代天子饗南北郊，祭太廟。於是天下皆疑忠賢竊神器矣。

這年從春到秋，魏忠賢假冒降服汪燒餅、擒獲阿班歹羅銕等功績，蔭封錦衣指揮使多到十七個人。他的族孫魏希孔、魏希孟、魏希堯、魏希舜、魏鵬程，有婚姻關係的親戚董芳名、王選、楊六奇、楊祚昌，都位至左右都督和都督同知、僉事等官。又增加客氏弟光先也任都督。魏撫民又從錦衣改爲尚寶卿，而魏忠賢的願望還没有達到終點。恰逢袁崇煥向皇帝奏報寧遠戰争取得勝利，魏忠賢就命令周應秋上書封他的兄弟的孫子魏鵬翼做安平伯。再陳述三大工程的功績，封侄子魏良棟做東安侯，增加魏良卿做太師，魏鵬翼少師，魏良棟太子太保。就普遍地賜予各朝廷大臣，用崔呈秀做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衹减去袁崇煥的功績不予記録。當時魏鵬翼、魏良棟都在襁褓之中，不能行走。魏良卿甚至代替皇帝在南北郊舉行祭祀儀式，祭祀祖廟。因此天下的人都懷疑魏忠賢搶奪帝位了。

帝性機巧，好親斧鋸髹漆之事，積歲不倦。每引繩削墨時，忠賢輩輒奏事。帝厭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爲之。”忠賢以是恣威福惟己意。歲數出，輒坐文軒，羽幢青蓋，四馬若飛，鐃鼓鳴鏑之聲，轟隱黄埃中。錦衣玉帶靴袴握刀者，夾左右馳，厨傳、優伶、百戲、輿隸相隨屬以萬數。百司章奏，置急足馳白乃下。所過，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歲，忠賢顧盼未嘗及也。客氏居宫

皇帝的天性機智靈巧，喜歡接近木工油漆的事，終年不倦。每當從事木匠活時，魏忠賢這幫人就向皇帝奏報事情。皇帝討厭這樣，就荒謬地説：“我已全知道了，你們好好做吧。”魏忠賢因此放縱地任意去作威作福。他一年幾次出朝，總是乘坐雕飾華美的車，用羽毛裝飾的旗幟，青色的車蓋，四匹馬像飛一般奔跑，鐃聲、鼓聲和響箭聲，轟鳴隱没在黄塵之中。身着錦衣玉帶皮褲，手拿着刀的衛士，在左右跟隨飛奔，驛站、演員、雜技、僕役相跟隨，數量之多要用萬來計算。百官的奏章，派送信的人騎快馬緊急禀告纔

中，脅持皇后，殘虐宮嬪。偶出歸私第，騶從赫奕照衢路，望若鹵簿。忠賢故呆無他長，其黨日夜教之，客氏爲內主，群凶煽虐，以是毒痡海內。

下達。他所經過的地方，士大夫攔路拜伏在地上，甚至高呼九千歲，魏忠賢回頭看也來不及。客氏住在宮中，威逼皇后，虐待宮女。偶爾出宮回私宅，侍從光彩顯赫映照大道，望過去像皇帝的儀仗隊。魏忠賢本來就愚笨没有别的特長，他的同夥日日夜夜教他，客氏做他的內應，一群邪惡的人鼓動暴虐，因此使全國受其毒害病苦。

七年秋八月，熹宗崩，信王立。王素稔忠賢惡，深自儆備，其黨自危。楊所修、楊維垣先攻崔呈秀以嘗帝，主事陸澄原、錢元慤，員外郎史躬盛遂交章論忠賢。帝猶未發。於是嘉興貢生錢嘉徵劾忠賢十大罪：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剋削藩封，六無聖，七濫爵，八掩邊功，九朘民，十通關節。疏上，帝召忠賢，使內侍讀之。忠賢大懼，急以重寶啖信邸太監徐應元求解。應元，故忠賢博徒也。帝知之，斥應元。十一月，遂安置忠賢於鳳陽，尋命逮治。忠賢行至阜城，聞之，與李朝欽偕縊死。詔磔其尸，懸首河間。笞殺客氏於浣衣局。魏良卿、侯國興、客光先等并棄市，籍其家。客氏之籍也，於其家得宮女八人，蓋將效吕不韋所爲，人尤疾之。

七年秋季八月，熹宗崩，信王即位。信王平素熟悉魏忠賢的罪惡行爲，深深地自作警惕戒備，他的同夥就自感危險。楊所修、楊維垣先攻擊崔呈秀去試探皇帝，主事陸澄原、錢元慤，員外郎史躬盛就先後交替上奏章評論魏忠賢。皇帝還未發作。因此嘉興貢生錢嘉徵揭發魏忠賢十大罪行：一是同皇帝平列，二是蔑視皇后，三是發動武裝起事，四是目無二祖列宗，五是限制剋扣各藩國的利益，六是目無聖人，七是濫賜官爵，八是隱匿邊境戰功，九是搜刮百姓，十是賄賂請托。奏章送上，皇帝召唤魏忠賢，派宦官讀它。魏忠賢很害怕，急忙用很多的珍寶去誘惑信邸太監徐應元請求解脱。徐應元是魏忠賢舊時的賭徒。皇帝知道他們的關係，斥責徐應元。十一月，就安置魏忠賢到鳳陽，不久命令逮捕懲處。魏忠賢走到阜城，聽到消息，同李朝欽一起上吊自殺。皇帝命令分裂他的尸體，把頭顱挂在河間。在浣衣局鞭打殺掉客氏。魏良卿、侯國興、客光先等一起在鬧市處死，陳尸示衆，查抄没收他們的家財。查抄客氏家財時，在她的家中查到宮女八個，大概將仿效吕不韋的所作所爲，人們特别痛恨她。

崇禎二年命大學士韓爌等定逆案，始蓋逐忠賢黨，東林諸人復進用。諸麗逆案者日夜圖報復。其後溫體仁、薛國觀輩相繼柄政，潛傾正人，爲翻逆案地。帝亦厭廷臣黨比，復委用中璫。而逆案中阮大鋮等卒肆毒江左，至於滅亡。

崇禎二年，皇帝命令大學士韓爌等人審定叛逆的案件，纔全部驅逐魏忠賢一夥，東林黨人又被提拔任用。各牽纏叛逆案件的人日日夜夜企圖報復。那以後溫體仁、薛國觀一類人相繼掌握政權，暗地排擠正直的人，成爲翻叛逆案的底子。皇帝也厭惡朝廷大臣同夥的人相勾結，又委任宦官，而叛逆案當中的阮大鋮等人終於肆意毒害南明朝廷，直到滅亡。

王體乾

王體乾、李永貞、涂文輔，皆忠

王體乾、李永貞、涂文輔，都是魏忠賢的同

賢黨。體乾，昌平人，柔佞深險。熹宗初，爲尚膳太監，遷司禮秉筆。王安之辭司禮掌印也，體乾急謀於客、魏奪之，而置安於死。用是，一意附忠賢，爲之盡力。故事，司禮掌印者位東廠上。體乾避忠賢，獨處其下，故忠賢一無所忌。楊漣劾忠賢疏上，帝命體乾誦之，置疏中切要語不讀，漣遂得譴。萬燝之死，出體乾意。忠賢不識字，體乾與永貞等爲之謀主，遇票紅文書及改票，動請御筆，體乾獨奏，忠賢默然也。及忠賢冒陵工、殿工、邊功等賞，體乾、永貞輩亦各蔭錦衣官數人。嘗疑選人錢受益、黄願素爲錢謙益、黄尊素兄弟，欲并禁錮，其阿媚忠賢如此。及莊烈帝定逆案，革體乾職，籍其家。

夥。王體乾是昌平人，温順、奸巧、深沉、險惡。熹宗初年，做尚膳太監，提升做司禮秉筆。王安辭去司禮掌印時，王體乾急忙同客氏、魏忠賢謀劃奪取王安的職位，而把王安置之於死地。因此，一心一意依附魏忠賢，替他盡力。根據舊的典章制度，任司禮掌印職務的人地位在東廠之上。王體乾迴避魏忠賢，獨獨處在他的下面，所以魏忠賢一點也不妒忌。楊漣揭發魏忠賢的奏疏呈送上去，皇帝命令王體乾讀它，王體乾把奏疏中緊要的話棄置不讀，楊漣於是被貶謫。萬燝的死，是出於王體乾的心意。魏忠賢不識字，王體乾和李永貞等人做他的主謀人，遇到需皇帝批示的文書和改動文意，常常請求皇帝批覆，王體乾獨個兒奏報，魏忠賢默默地不説話。到魏忠賢假冒建造皇帝祖墳功績、建造宫殿功績、邊疆戰功等賞賜，王體乾、李永貞一類人也各蔭封錦衣官幾個人。王體乾曾懷疑選人錢受益、黄願素是錢謙益、黄尊素兄弟，想一起囚禁他們，他的阿諛獻媚魏忠賢竟然到此地步。直到莊烈帝纔定了叛逆案，革掉王體乾的職位，查抄没收了他的家財。

李永貞

永貞，通州人。萬曆中爲内侍，犯法被繫者十八年，光宗立，得釋。忠賢用事，引其黨諸棟、史賓等爲秉筆。永貞入棟幕，與忠賢掌班劉榮爲死友。棟死，夤緣得通於忠賢，由文書房升秉筆太監，匝月五遷，與體乾、文輔及石元雅共爲忠賢心腹。凡章奏入，永貞等先鈐識窾要，白忠賢議行。崔呈秀所獻諸録，永貞等各置小册袖中，遇有處分，則争出册告曰："此某録中人也。"故無得免者。永貞性貪，督三殿工，治信王邸，所侵没無算。莊烈帝立，永貞陽引退，行十五萬金於體乾及司禮王永祚、王本政求援。三人惡其反覆，首於帝。永貞懼，遂亡去。既而被獲，謫鳳陽，尋以僞草李實奏，逮至，伏誅。

李永貞是通州人。萬曆中期做宦官，犯法被囚禁達十八年之久，光宗即位，纔得到釋放。魏忠賢當權，推薦他的同夥諸棟、史賓等做秉筆。李永貞進諸棟幕府，同魏忠賢的掌班劉榮成爲至死不變的好友。諸棟死了，憑關係纔同魏忠賢交往，從文書房提升做秉筆太監，一個月内得到五次升官，同王體乾、涂文輔和石元雅一起是魏忠賢的心腹。凡是奏章送入朝廷，李永貞等先記下條款要點，向魏忠賢稟告，商議執行。崔呈秀所獻給的各簿册，李永貞等人各把小册子放在袖子裏，碰到有處分，就争先恐後地拿出小册子告訴説："這是某一簿册中的人呀。"所以没有能够免害的人。李永貞生性貪婪，督造三殿工程，建造信王官邸，所侵占吞没的財物不計其數。莊烈帝即位，李永貞表面請求辭職，行賄十五萬金給王體乾和司禮王永祚、王本政求援。三個人恨他的反覆無常，向皇帝告發其罪狀。李永貞害怕，就

逃走離去。不久就被捕獲，貶謫到鳳陽，隨即因假冒起草李實的奏章，被逮捕，受死刑。

涂文輔

文輔，初爲客氏子侯國興授讀，諂附忠賢，由司禮秉筆歷掌御馬監，總督太倉、節慎二庫。奪寧安大長公主第爲廨，署曰“户工總部”。騶從常數百人，部郎以下皆庭參，勢焰出群閹上。莊烈帝立，復附徐應元，謫南京。

涂文輔起初做客氏的兒子侯國興的授讀，奉承依附魏忠賢，從司禮秉筆歷任御馬監，總督京城太倉和節慎兩個庫藏。他奪取寧安大長公主宅第做官署，題名叫“户工總部”。侍從人員常幾百人，六部侍郎以下的官都規定在公庭謁見長官，氣焰超出一群宦官之上。莊烈帝即位，再依附徐應元，被貶謫到南京。

劉若愚

時有劉若愚者，故隸陳矩名下。善書，好學有文。天啓初，李永貞取入内直房，主筆札。永貞多密謀，若愚心識之，不敢與外廷通。忠賢敗，若愚爲楊維垣所劾，充孝陵凈軍。已，御史劉重慶以李實誣高攀龍等七人事劾實。實疏辨言係空印紙，乃忠賢逼取之，令永貞填書者。帝驗疏，墨在朱上，遂誅永貞，坐若愚大辟。久之，得釋。若愚當忠賢時，禄賜未嘗一及，既幽囚，痛己之冤，而恨體乾、文輔輩之得漏網也，作《酌中志》以自明，凡四卷，見者憐之。

當時有叫劉若愚的，本來屬於陳矩的名下，擅長書法，勤學有文才。天啓初年，李永貞選進宫廷值班房，主管公文。李永貞有許多秘密的計謀，劉若愚就心中記住它們，不敢同朝廷外邊陳述。魏忠賢失敗，劉若愚被楊維垣揭發，發配到孝陵宦官編成的軍隊服役。隨即御史劉重慶因李實誣告高攀龍等七個人的事揭發李實，李實上疏辯白説是空白的公文紙，是魏忠賢强迫索取它，使李永貞填寫的。皇帝檢驗奏疏，墨色文字在紅色印章之上，因此就殺李永貞，判處劉若愚死罪。過了好久，纔獲釋放。劉若愚在魏忠賢當權時，俸禄恩惠一點也不曾沾到，被囚禁之後，悲痛自己受到的冤屈，而怨恨王體乾、涂文輔一類人能够漏網不受懲處，作了《酌中志》來説明自己的情况，共四卷，看到的人都同情他。

崔文昇

崔文昇者，鄭貴妃宫中内侍也。光宗立，升司禮秉筆，掌御藥房。時貴妃進帝美女四人，帝幸焉，既而有疾。文昇用大黄藥，益劇，不視朝。外廷洶洶，皆言文昇受貴妃指，有異謀。給事中楊漣言：“陛下哀毁之餘，萬幾勞瘁。文昇誤用伐藥，又構造流言，謂侍御蠱惑，損陛下令名。陛下奈何置賊臣於肘腋間哉?”然構造之説，漣疑文昇誤用藥，故爲此以圖卸罪，其實出於文昇果否，未知也。未幾，光宗服鴻臚丞李可灼紅丸，遂

崔文昇是鄭貴妃宫中的宦官。光宗即位，提升爲司禮秉筆，掌管皇家的御藥房。當時貴妃進獻皇帝四個美女，皇帝寵愛她們，不久就得病。崔文昇用大黄藥給皇帝治病，病情更嚴重，不能臨朝聽政。朝廷内外動蕩不安，都説崔文昇受貴妃指使，有反叛的圖謀。給事中楊漣説：“陛下在悲痛之餘，政務紛繁勞瘁。崔文昇誤用伐藥，又捏造謡言，説侍從官迷惑，損害陛下美名。陛下怎麽把賊臣放在身邊呢?”然而捏造的説法，楊漣懷疑崔文昇誤用藥，所以這樣做是企圖推卸罪責，實際上是否真的出在崔文昇，是不能知道的。不久，光宗皇帝吃了鴻臚丞李可灼的紅丸

崩。言者交攻可灼及閣臣方從哲，惟御史鄭宗周等直指文昇。給事中魏大中言文昇之惡不下張差，御史吴甡亦謂其罪浮可灼。下廷議，可灼論戍，文昇謫南京。及忠賢用事，召文昇總督漕運兼管河道。莊烈帝即位，召回。御史吴焕復劾之。疏甫上，文昇即結同黨伏宫門號哭，聲徹御座。帝大怒，并其黨皆杖一百，充孝陵凈軍。

藥，就駕崩了。諫官前後交替攻擊李可灼和閣臣方從哲，祇有御史鄭宗周等直接指責崔文昇。給事中魏大中説崔文昇的罪惡不在張差之下，御史吴甡也説他的罪行超過李可灼。皇帝交給朝廷上評論，李可灼判處遠戍邊塞，崔文昇貶謫到南京。到魏忠賢掌握政權，召崔文昇總管水道運輸兼管河道水利。莊烈帝即位，將崔文昇召回朝廷。御史吴焕再揭發他的罪行。奏疏纔呈上，崔文昇就結合同夥伏在宫門前大哭，哭聲直達到皇帝寶座。皇帝大怒，同他的同夥一起都被拷打一百棒，發配到孝陵由閹人所組成的軍隊服役。

張彝憲

張彝憲，莊烈帝朝司禮太監也。帝初即位，鑒魏忠賢禍敗，盡撤諸方鎮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而廷臣競門户，兵敗餉絀，不能贊一策，乃思復用近侍。崇禎四年九月，遣王應朝等監視關、寧，又遣王坤宣府，劉文忠大同，劉允中山西，監視軍馬。而以彝憲有心計，令鈎校户、工二部出入，如涂文輔故事，爲之建署，名曰户工總理，其權視外總督、内團營提督焉。給事中宋可久、馮元飈等十餘人論諫，不納。吏部尚書閔洪學率朝臣具公疏争，帝曰："苟群臣殫心爲國，朕何事乎内臣。"衆莫敢對。南京侍郎吕維祺疏責輔臣不能匡救，禮部侍郎李孫宸亦以召對力諫，俱不聽。彝憲遂按行兩部，踞尚書上，命郎中以下謁見。工部侍郎高弘圖不爲下，抗疏乞歸，削籍去。彝憲益驕縱，故勒邊鎮軍器不發。管盔甲主事孫肇興恐稽滯軍事，因劾其誤國。帝命回奏，罪至遣戍。主事金鉉、周鑣皆以諫斥去。工部尚書周士樸以不赴彝憲期，被詰問，罷去。

是時，中璫勢復大振。王坤至宣府，甫逾月，即劾巡按御史胡良機。

張彝憲是莊烈帝朝廷的司禮太監。皇帝即位，鑒於魏忠賢禍亂失敗的教訓，全部撤掉各地防守的宦官，委任大臣。隨即朝廷的大臣争着樹立朋黨，軍隊失敗而糧餉短少，不能助一臂之力，就想再用宦官。崇禎四年九月，派王應朝等去監督關、寧，又派王坤去宣府，劉文忠去大同，劉允中去山西，監督軍馬。而認爲張彝憲有謀劃，使他查對户部、工部兩部支出和收入，像涂文輔的先例，替他建造官署，稱做户工總理，他的權力比照外總督、内團營提督。給事中宋可久、馮元飈等十多個人議論勸諫皇帝，不接受。吏部尚書閔洪學率領朝廷大臣全公然上奏諫静，皇帝説："如果群臣都盡心爲國家，我何必使宦官去處理事務呢?"衆人不敢回答。南京侍郎吕維祺上疏譴責輔佐的臣子不能匡救弊端，禮部侍郎李孫宸也藉召見回答的機會用力勸諫，皇帝都不接受。張彝憲因此巡行兩部，高踞在尚書之上，命令郎中以下的官員謁見。工部侍郎高弘圖不願處於他的下面，上疏請求回歸，革掉官職離去。張彝憲更加驕傲放縱，故意命令邊境總兵不發武器。掌管盔甲主事孫肇興擔心拖延軍事，就揭發他耽誤國家大事。皇帝命令撤回奏疏，判罪去戍邊。主事金鉉、周鑣都因勸諫被驅逐離去。工部尚書周士樸因爲不去赴張彝憲的約會，被責問，罷官離開朝廷。

這時，宦官的勢力再次興起。王坤到宣府，纔過一個月，立即揭發巡按御史胡良機。皇帝就

帝落良機職，命坤按治。給事中魏呈潤爭之，亦謫外。坤性狂躁敢言，朝中大吏有欲倚之相傾擠者。於是坤抗疏劾修撰陳于泰，謂其盜竊科名，語侵周延儒。給事中傅朝佑言坤妄干彈劾之權，且其文詞練達，機鋒挑激，必有陰邪險人主之，其意指溫體仁。帝置不問。左副都御史王志道言："近者内臣舉動，幾於手握皇綱，而輔臣終不敢一問。至於身被彈擊，猶忍辱不言。何以副明主之知?"皆備責延儒，欲以動帝。帝怒，削其籍。時帝方一意用内臣，故言者多得罪。

罷免胡良機的官職，命令王坤審查懲治。給事中魏呈潤爲此勸諫，也被貶謫出朝廷。王坤性格狂暴急躁敢於講話，朝廷裏大官有想倚仗他互相排擠的人。因此王坤就上奏疏揭發修撰陳于泰，說他盜竊科舉名目，語言冒犯周延儒。給事中傅朝佑說王坤胡亂干預揭發的權力，而且他的文句精深暢達，機警鋒利而帶挑動性，一定有陰險奸邪的人在主使他，他的意思是指溫體仁。皇帝置之不問。左副都御史王志道說："近來宦官的舉動，幾乎是手中握着皇帝的紀綱，而輔佐的大臣到最後不敢問一聲，甚至於親自被彈劾抨擊，還忍受侮辱而不敢說。用什麽輔佐皇帝的優遇之恩呢?"都完全譴責周延儒，想以此打動皇帝。皇帝大怒，革掉他的官職。這時皇帝正一心任用宦官，所以勸諫的官員很多得罪。

至八年八月始下詔曰："往以廷臣不職，故委寄内侍。今兵制粗立，軍餉稍清，盡撤監視總理。"又明年，命彝憲守備南京，尋死。然帝卒用高起潛輩典兵監鎮，馴至開關延賊，遂底滅亡。

至八年八月纔下命令說："過去因朝廷大臣不守本職，所以委托宦官。現在用兵的制度粗已建立，軍餉逐漸清廉，全部撤除監督總理。"又第二年，命令張彝憲去防守南京，不久就死去。然而皇帝最後用高起潛一類人掌管軍隊監督總兵，逐漸到打開關門，引進賊兵，終於直到明朝滅亡。

高起潛

高起潛，在内侍中，以知兵稱，帝委任之。五年命偕其儕呂直督諸將征孔有德於登州，明年凱旋。時流賊大熾，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等爲内中軍，分入大帥曹文詔、左良玉、張應昌諸營，名曰監軍，在邊鎮者，悉名監視。而起潛得監視寧、錦諸軍。已而諸監多侵剋軍資，臨敵輒擁精兵先遁，諸將亦耻爲之下，緣是皆無功。八年盡撤諸鎮内臣，惟起潛監視如故。

高起潛在宦官當中，由於通曉軍事而得到稱贊，皇帝委任他。五年，皇帝命令他和他的同夥呂直一起率領衆將領到登州征討孔有德，第二年得勝回朝。當時流賊十分昌盛，皇帝命令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等做内中軍，分進到大帥曹文詔、左良玉、張應昌各軍營，名叫監軍，在邊境鎮守的人，全部叫監視。而高起潛獲得監督寧、錦各軍隊。不久各監視很多侵吞剋扣軍需，面對敵人就帶精兵先逃走，各將領也耻於處在他們的領導之下，因此都無功績。八年，全部撤銷各邊鎮的太監，衹有高起潛仍像原來一樣做監視。

九年七月復遣太監李國輔、許進忠等分守紫荊、倒馬諸關，孫惟武、劉元斌防馬水河。時兵部尚書張鳳翼出督援軍，宣大總督梁廷棟亦引兵

九年七月，皇帝又派太監李國輔、許進忠等人去分別防守紫荊、倒馬各關防，派孫惟武、劉元斌去防守馬水河。當時兵部尚書張鳳翼出朝督察援助的軍隊，宣大總督梁廷棟也帶領軍隊向

南，特命起潛爲總監，給金三萬、賞功牌千，以司禮大璫張雲漢、韓贊周副之。然起潛實未嘗决一戰，惟割死人首冒功而已。明年，起潛行部視師，令監司以下悉用軍禮。永平道劉景耀、關内道楊於國疏爭，被黜。既而與兵部尚書楊嗣昌比，致宣大總督盧象昇孤軍戰殁，又匿不言狀，人多疾之。

南，特別命令高起潛做總監，給三萬兩金子、一千塊賞功牌，用司禮太監張雲漢、韓贊周輔助他。雖然如此，高起潛實際上不曾决心對敵一戰，衹是割取死人的頭假冒戰功罷了。第二年，高起潛巡視部屬，視察軍隊，命令監司以下的官員都用軍禮。永平道劉景耀、關内道楊於國上疏勸諫，被罷官。接着，高起潛同兵部尚書楊嗣昌争比，造成宣大總督盧象昇孤軍戰死，又隱瞞不説明情况，人們大多痛恨他。

十七年，李自成將犯闕，帝復命起潛監寧、前諸軍，而以杜勳鎮宣府。勳至鎮即降賊。事聞，廷臣請急撤城守太監，忽傳旨云："杜勳駡賊殉難，予蔭祠。"蓋爲内臣蒙蔽也。未幾，勳從賊至，自成設黄幄坐廣寧門外，秦、晋二王左右席地坐，勳侍其下，呼城上請入見。守城諸璫縋之上，同入大内，盛稱賊勢，勸帝自爲計。左右請留之，勳曰："不返，則二王危。"乃縱之出，復縋下，語守城諸璫曰："吾曹富貴固在也。"俄而城陷，諸璫皆降。及賊敗將遁，乃下令盡逐内竪，無貴賤老弱皆號哭徒跣，破面流血，走出京城門。賊遂捆載其金帛珠寶西去。

十七年，李自成將進犯朝廷，皇帝命令高起潛監督寧、前各軍，而用杜勳防守宣府。杜勳到達防守地就投降李自成。事情傳布到朝廷，朝廷大臣請求急速撤掉城市守備太監，忽然傳下皇帝的旨意："杜勳駡賊兵殉難，給予蔭封祭祀。"大概是被宦官所蒙蔽。不久，杜勳隨賊兵到達，李自成設置黄色帳篷，坐在廣寧門外面，秦、晋兩個王坐在地上，杜勳奉陪在他們下面，呼喊城上的人進見。防守城市的各太監用繩子懸挂着杜勳上城，一起進入皇宫，大説賊兵勢力很强盛，勸説皇帝爲自己作好打算。皇帝左右的人請求留住他，杜勳説："不回去，秦、晋兩個王就危險了。"於是就放他出去，又用繩子懸挂着從城墻上下來，告訴守城的各宦官説："我輩的富貴本來就存在的。"不久城被攻陷，各宦官全部投降。到賊兵將要失敗逃走，就下命令全部驅逐宦官，不分貴賤老弱都大哭赤脚步行，臉破流血，逃出京城門。賊兵就捆裝着他們的金帛珠寶向西面而去。

初，内臣奉命守城，已有異志，令士卒皆持白楊杖，朱其外，貫鐵環於端使有聲，格擊則折，至是賊即以其杖驅焉。廣寧門之啓，或曰太監曹化淳獻之，或曰化淳實守東直門，而化淳入國朝，上疏奏辨甚力，時倉卒莫能明也。起潛赴寧、前，中道棄關走。福王召爲京營提督，後亦降於我大清。

起初，宦官奉命防守城市，已有叛變的意圖，命令士兵都手拿白楊棒，外面漆成紅色，一頭穿上鐵環，使它有聲音，打擊就折斷，到此賊兵就用他們的白楊棒驅逐他們。廣寧門的開放，有人説是太監曹化淳獻城門，有的説曹化淳實在是守衛東直門，而曹化淳進本朝，上疏争論很盡力，當時匆促不能明白情况。高起潛奔往寧、前，半路上抛棄關口逃走。福王召他做京營提督，後來也向我大清投降。

王承恩

王承恩，太監曹化淳名下也，累

王承恩屬太監曹化淳名分之下，歷官司禮秉

官司禮秉筆太監。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犯闕，帝命承恩提督京營。是時，事勢已去，城陴守卒寥寥，賊架飛梯攻西直、平則、德勝三門。承恩見賊坎墻，急發炮擊之，連斃數人，而諸璫泄泄自如。帝召承恩，令亟整內官，備親征。夜分，內城陷。天將曙，帝崩於壽皇亭，承恩即自縊其下。福王時，謚忠愍。本朝賜地六十畝，建祠立碑旌其忠，附葬故主陵側。

筆太監。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進犯朝廷，皇帝命令王承恩做提督京營。這時，大勢已去，城墻上的防守士兵寥寥無幾，賊兵架起雲梯攻西直、平則、德勝三個城門。王承恩看到賊兵攻破城墻，急忙發炮攻擊他們，一連打死幾個人，而各宦官行動遲緩，像原來的樣子。皇帝召見王承恩，命令他趕緊整頓近侍大臣，準備親自征討。夜半，內城陷落。天色將明，皇帝在壽皇亭崩，王承恩就在亭下上吊自殺。福王時，賜謚號爲忠愍。本朝賜給地六十畝，建造祠堂樹立石碑，表彰他的忠貞，祔葬在死去的皇帝墓旁。

方正化

方正化，山東人。崇禎時，爲司禮太監。十五年冬，畿輔被兵，命總監保定軍務，有全城功，已而撤還。十七年二月復命出鎮，正化頓首辭，帝不許。又頓首曰："奴此行萬無能爲，不過一死報主恩爾。"帝亦垂涕遣之。既至，與同知邵宗元等登陴共守。有請事者，但曰："我方寸已亂，諸公好爲之。"及城陷，擊殺數十人，賊問："若爲誰?"厲聲曰："我總監方公也!"賊攢刀斫殺之，其從奄皆死。

方正化是山東人。崇禎時，做司禮太監。十五年冬季，京城地區受到兵災，皇帝命令他總管監督保定軍務，有保全城市的功績，不久就撤回朝廷。十七年二月，再命令他出朝鎮守，方正化叩頭推辭，皇帝不允許。又叩頭說："我這次出行萬萬不能有所作爲，不過以一死來報答皇帝的知遇之恩罷了。"皇帝也落淚送他離去。到任以後，方正化與同知邵宗元等人一起登上城墻共同防守。有詢問事情的人，祇是說："我的心已亂了，各位好好去做吧。"到城市陷落，方正化打死幾十個人，賊兵問："你是誰?"方正化回答說："我是總監方公呀!"賊兵亂刀把他砍殺了，他的隨從宦官也全部被殺死。

時內臣殉難者，更有故司禮掌印太監高時明，司禮秉筆太監李鳳翔，提督諸監局太監褚憲章、張國元四人。督東廠太監王之心家最富，既降，賊勒其貲，拷死。南渡時，建旌忠祠祀諸死難者，以王承恩爲正祀，內臣正化等附祀，而之心亦濫與焉。

當時宦官殉難的人，還有舊司禮掌印太監高時明，司禮秉筆太監李鳳翔，提督各監局太監褚憲章、張國元四個人。督察東廠太監王之心的家裏最富裕，已經投降，賊兵勒索他的財物，拷打而死。南渡時，朝廷建造表彰忠義的祠堂來祭祀死難的人，用王承恩作爲主祭，宦官方正化等人祔祭，而王之心也濫竽充數於其間。

明史卷三百六

列傳第一百九十四

閹黨

明代閹宦之禍酷矣，然非諸黨人附麗之，羽翼之，張其勢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葉以前，士大夫知重名節，雖以王振、汪直之横，黨與未盛。至劉瑾竊權，焦芳以閣臣首與之比，於是列卿争先獻媚，而司禮之權居内閣上。迨神宗末年，訛言朋興，群相敵仇，門户之争固結而不可解。凶竪乘其沸潰，盗弄太阿，黠桀渠憸，竄身婦寺。淫刑痡毒，快其惡正醜直之私。衣冠填於狴犴，善類殞於刀鋸。迄乎惡貫滿盈，亟伸憲典，刑書所麗，迹穢簡編，而遺孽餘燼終以覆國。莊烈帝之定逆案也，以其事付大學士韓爌等，因慨然太息曰："忠賢不過一人耳，外廷諸臣附之，遂至於此，其罪何可勝誅。"痛乎哉，患得患失之鄙夫，其流毒誠無所窮極也！

明代太監的禍患嚴重極了，然而不是各結成朋黨的人依附他們，輔佐他們，張揚他們的勢力而幫助他們經營，殘暴的氣焰就不會如此的猛烈。中世以前，士大夫曉得重視名譽氣節，即使憑王振、汪直的專横，同黨的人還不多。到劉瑾竊取朝政大權，焦芳以内閣大臣的身份首先同他勾結，因此朝廷九卿大官就争先恐後獻媚，而司禮的權力就處在内閣之上。到神宗末年，謡言成群而興起，朋輩互相敵對仇根，朋黨的鬥争牢結而不能解散。凶惡的小人乘朋黨的激烈鬥争，盗竊玩弄權柄，狡詐凶暴而爲奸邪之首領，隱藏在閹人之中。濫施刑罰毒害人民，圖他憎惡正義、醜化忠直的私心一時之痛快。把士大夫關入監獄，把善良的人殺害在刀下。直到罪行累累，急切申述法律，刑法的書籍所附着，推究閹黨的成因，編次成書，而遺留的閹黨和殘兵弱國，終於造成國家的覆滅。莊烈帝定叛逆案件時，把他的事托付給大學士韓爌等人去辦，就感慨地嘆息説："魏忠賢不過一個人，朝廷外各大臣依附他，就到了這地步，他們的罪行哪裏能够一殺了之呢！"此話多麼沉痛啊！患得患失的鄙陋淺薄的人，他們所流布的毒害實在是無窮無盡的啊！

今録自焦芳、張綵以下，迄天啓朝，爲《閹黨列傳》，用垂鑒誡。其以功名表見，或晚節自蓋，如王驥、王越、楊維垣、張捷之徒，則仍别見焉。

現在記録從焦芳、張綵而下，一直到天啓的朝代，作《閹黨列傳》，用來流傳作爲警誡。那些用功績和聲名來表現自己，或者用晚年的節操來掩蓋自己的人，像王驥、王越、楊維垣、張捷這類人，他們的事迹，則另見於其他傳中。

焦芳 劉宇 曹元 張綵 韓福(等) 顧秉謙 魏廣微(等) 崔呈秀 吴淳夫(等) 劉志選 梁夢環(等) 曹欽程 石三畏(等) 王紹徽 周應秋 霍維華 徐大化(等) 閻鳴泰 賈繼春 田爾耕 許顯純

焦芳

焦芳，泌陽人。天順八年進士。大學士李賢以同鄉故，引爲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滿九年考，當遷學士。或語大學士萬安："不學如芳，亦學士乎?"芳聞大恚曰："是必彭華間我也。我不學士，且刺華長安道中。"華懼，言於安，乃進芳侍講學士。先是，詔纂《文華大訓》，進講東宫，其書皆華等所爲。芳耻不與，每進講，故摘其疵，揚言衆中。翰林尚文采，獨芳粗陋無學識，性陰很，動輒議訕，人咸畏避之。尹旻之罷也，芳與其子龍相比，謫桂陽州同知。芳知出華、安二人指，銜次骨。

焦芳是泌陽人。天順八年考取進士。大學士李賢因爲同鄉的緣故，推薦做庶吉士，授予編修的職位，晋升做侍講官。滿了九年考績期，應當提升爲學士。有人對大學士萬安説："像焦芳這樣不學習的人，也能做學士嗎?"焦芳聽到後很憤怒地説："這一定是彭華離間我呀。我不做學士，將在長安道中刺殺彭華。"彭華恐懼，對萬安説了，纔晋升焦芳做侍講學士。在此之前，皇帝命令編纂《文華大訓》，焦芳進東宫侍講，這些書都是彭華所作。焦芳認爲耻辱而不參與，每次進東宫侍講，故意摘出書中毛病，在衆人中宣揚。翰林崇尚文采，衹有焦芳粗野淺陋没有學識，性情陰險狠毒，動不動就評議譏刺，人們全都畏懼躲避他。尹旻罷官時，焦芳同他的兒子尹龍相勾結，被貶謫爲桂陽州同知。焦芳知道出於彭華、萬安的旨意，怨恨入骨。

弘治初，移霍州知州，擢四川提學副使，調湖廣。未幾，遷南京右通政，以憂歸。服闋，授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尋擢禮部右侍郎。怨劉健尼己，日於衆中嫚駡。健判牒不可意，即引筆抹去，不關白尚書。俄改吏部，轉左侍郎。馬文升爲尚書，芳輒加姍侮，陰結言官，使抨擊素所不快及在己上者。又上言禦邊四事以希進用，爲謝遷所抑，尤憾遷。每言及餘姚、江西人，以遷及華故，肆口詬詈。芳既積忤廷臣，復鋭進，乃深結閹宦以自固，日夜謀逐健、遷，代其位。

弘治初年，調遷爲霍州知州，提升做四川提學副使，調遷到湖廣。不久，升遷爲南京右通政，因爲父母死而回家。守喪滿期，朝廷授予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的職位，不久提升爲禮部右侍郎。他怨恨劉健阻止自己，每天在衆人中肆意辱駡。劉健所判的訟詞不合他心意，就拿筆抹掉，不稟報尚書。不久改任吏部，調轉爲左侍郎。馬文升任尚書，焦芳常加以譏笑侮辱，暗地勾結諫官，使他們評論攻擊平素所不高興和在自己地位之上的人。他又向皇帝進獻防備邊患的四件事，希望得到提拔任用，被謝遷遏止，特别恨謝遷。他每每説到餘姚、江西人，因爲謝遷和彭華的緣故，就放肆開口侮辱責駡。焦芳已經積怨并觸犯了朝廷大臣，又想一心升官，就千方百計勾結閹宦來鞏固自己的地位，日日夜夜企圖驅逐劉健、謝遷，取代他們的職位。

正德初，户部尚書韓文言會計不足。廷議謂理財無奇術，唯勸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用度，况縣官耶？諺云'無錢揀故紙'。今天下逋租匿税何限，不是檢索，而但云損上何也？"武宗聞之大喜。會文升去，遂擢爲吏部尚書。韓文將率九卿劾劉瑾，疏當首吏部，以告芳。芳陰泄其謀於瑾。瑾遂逐文及健、遷輩，而芳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輔政，累加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居内閣數年，瑾濁亂海内，變置成法，荼毒縉紳，皆芳導之。每過瑾，言必稱千歲，自稱曰門下。裁閲章奏，一阿瑾意。四方賂瑾者先賂芳。

正德初年，户部尚書韓文説財物出納不足，朝廷評議説管理財政缺乏高明的方法，衹勸皇帝節儉。焦芳知道左右有竊聽的人，就大聲地説："平民家庭尚且需要開支，何况朝廷呢？諺語説'没有錢挑選舊紙'。現在全國欠租隱匿税哪有限止，不去查察尋求此，而衹説减少皇帝的用度，爲什麽呢？"武宗聽到這話十分高興。恰逢馬文升離去職位，因此就提升焦芳做吏部尚書。韓文將率領九卿去揭發劉瑾，奏疏應當告發吏部，因此告訴焦芳。焦芳暗地把韓文的圖謀泄露給劉瑾。劉瑾因此就驅逐韓文和劉健、謝遷一群人，而焦芳以原官兼職文淵閣大學士，進入内閣輔佐朝政，多次加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官銜。他在内閣位上幾年，劉瑾混亂騷擾全國，變换改立既定的法規，殘害士大夫，全都是焦芳引導他的。焦芳每次經過劉瑾處，説話必定稱他爲千歲，自己稱爲門下。他判决審閲奏章，一概迎合劉瑾的心意。各地賄賂劉瑾的人先要賄賂焦芳。

子黄中，亦傲很不學，廷試必欲得第一。李東陽、王鏊爲置二甲首，芳不悦。言於瑾，徑授翰林檢討，俄進編修。芳以黄中故，時時詈東陽。瑾聞之曰："黄中昨在我家試石榴詩甚拙，顧恨李耶？"

焦芳的兒子焦黄中，也驕傲横暴不學習，參加朝廷考試一定要得第一名。李東陽、王鏊因爲把他放在第四名，焦芳就不高興。就向劉瑾説，直接授予翰林檢討，不久晋升爲編修。焦芳因焦黄中的緣故，時常辱駡李東陽。劉瑾聽到後説："焦黄中昨天在我家考試石榴詩十分拙劣，豈能恨李東陽呢？"

瑾怒翰林官傲己，欲盡出之外，爲張綵勸沮。及修《孝宗實録》成，瑾又持前議，綵復力沮。而芳父子與檢討段炅輩，教瑾以擴充政事爲名，乃盡出編修顧清等二十餘人於部曹。有司應詔舉懷材抱德之士，以餘姚人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人徐文彪四人名上。瑾以禮等皆遷鄉人，而詔草出健，因下四人詔獄，欲并逮健、遷。東陽力解之。芳厲聲曰："縱貰其罪，不當除名耶？"乃黜健、遷爲民，而榜逐餘姚人之爲京官者。

劉瑾爲翰林官瞧不起自己而憤怒，想全部把他們逐出朝廷，被張綵勸止。到編修《孝宗實録》完成，劉瑾又堅持以前的議論，張綵再次用力勸止。而焦芳父子同檢討段炅等，教劉瑾用擴充施政辦事爲名義，就把編修顧清等二十多人全部從官府驅逐出去。官吏應皇帝的命令薦舉懷抱才能和道德的人，把餘姚人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人徐文彪四個人的名字報上去。劉瑾因爲周禮等人都是謝遷的同鄉人，而皇帝命令起草逐出劉健，因而將這四個人關入監獄，又想一并逮捕劉健、謝遷。李東陽大力解救他們。焦芳聲色俱厲地説："縱然赦免了他們的罪行，不應當除去他們原有的身份嗎？"就廢黜劉健、謝遷爲百姓，而張貼文告驅逐做京官的餘姚人。

滿剌加使臣亞劉，本江西萬安人，名蕭明舉。以罪叛入其國，與其國人端亞智等來朝。既又謀入浡泥國索寶，且殺亞智等。事聞，方下所司勘奏。芳即署其尾曰："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彭華、尹直、徐瓊、李孜省、黄景等，多被物議。宜裁减解額五十名，通籍者勿選京職，著爲令。"且言："王安石禍宋，吴澄仕元，宜榜其罪，使他日毋得濫用江西人。"楊廷和解之曰："以一盗故，禍連一方，至裁解額矣。宋、元人物，亦欲并案耶?"乃止。

滿剌加的使者亞劉，原來是江西萬安人，名叫蕭明舉。因犯罪叛變而進入滿剌加國，同他的本國人端亞智等來見國君。後來又圖謀進入浡泥國索取珍寶，而且殺死亞智等人。事情傳到朝廷，正要交給所掌管的機構審核奏報，焦芳就在它的末尾題字說："江西風土習俗，舊有很多玩忽法令，如彭華、尹直、徐瓊、李孜省、黄景等人，很被衆人議論，應當裁减發送人數目五十名，進士初及第的人勿選任京城的官職，記録下來作爲法令。"而且說："王安石禍害宋朝，吴澄做元朝的官，應當公開張貼他們的罪行，使後來勿可亂用江西人。"楊廷和向焦芳解釋說："因爲一個盗賊的緣故，災禍牽連到一個地方，甚至到裁减發送人的數目。宋朝、元朝的人物，也要并在一個案件中嗎?"這樣纔阻止牽連很多人。

芳深惡南人，每退一南人，輒喜。雖論古人，亦必詆南而譽北，嘗作《南人不可爲相圖》進瑾。其總裁《孝宗實録》，若何喬新、彭韶、謝遷皆肆誣詆，自喜曰："今朝廷之上，誰如我直者。"

焦芳對南方人深惡痛絶，每黜退一個南方人，就心裏高興。即使議論古代人，也一定要詆毀南方人而贊譽北方人，曾經作《南人不可爲相圖》進獻給劉瑾。他彙總裁定《孝宗實録》，像何喬新、彭韶、謝遷都肆意誣衊詆毁，自己喜形於色說："現在朝廷上，有誰像我這樣耿直的呢?"

始張綵爲郎時，芳力薦以悦瑾，覬其爲奸利。比綵爲尚書，芳父子薦人無虚日，綵時有同異，遂有隙。而段炅見瑾暱綵，芳勢稍衰，轉附綵，盡發芳陰事於瑾。瑾大怒，數於衆中斥芳父子。芳不得已，乃乞歸。

起初張綵做侍郎時，焦芳大力推薦以取得劉瑾的歡心，希望他爲自己圖私利。等到張綵做了尚書，焦芳父子推薦人没有空日，張綵時常有異議，因此就有紛争。而段炅看到劉瑾親近張綵，焦芳的勢力逐漸衰落，就轉變去依附張綵向劉瑾全部揭發焦芳隱秘的事。劉瑾十分憤怒，多次在衆人中斥責焦芳父子。焦芳無可奈何，就請求回家鄉。

黄中丐閣蔭，以侍讀隨父還。瑾敗，給事、御史交劾，削其官，黜黄中爲民。久之，芳使黄中齎金寶遺權貴，上章求湔雪復官，爲吏科所駁。於是吏部覆奏，請械繫黄中法司，以彰天討。黄中狼狽遁走。

焦黄中乞求閣蔭封，以侍讀學士身份跟隨父親回家鄉。劉瑾失敗，給事、御史前後交替揭發，革去他的官職，廢黜焦黄中的官位成爲百姓。過了好久，焦芳派焦黄中帶金銀財寶贈送給有權勢的人，呈上奏章請求洗雪耻辱，恢復官職，被吏科駁斥。因此吏部重新上奏，請求司法官用鐐銬拘捕焦黄中，來顯示上天的討伐罪人。焦黄中狼狽逃走。

芳居第宏麗，治作勞數郡。大盗

焦芳的住宅宏大富麗，修造動勞幾郡的人。

趙鐩入泌陽，火之，發窖多得其藏金，乃盡掘其先人冢墓，雜燒以牛馬骨。求芳父子不得，取芳衣冠被庭樹，拔劍斫其首，使群盜糜之，曰："吾爲天子誅此賊。"鐩後臨刑嘆曰："吾不能手刃焦芳父子以謝天下，死有餘恨！"瑾從孫二漢當死，亦曰："吾死固當，第吾家所爲，皆焦芳與張綵耳。今綵與我處極刑，而芳獨晏然，豈非冤哉。"芳父子竟良死。

大盜趙鐩進入泌陽，燒掉他的住宅，挖開地室，獲得他的很多金子，就全部掘開他祖先的墓穴，用牛馬骨頭混雜着燒。尋找焦芳父子，没有找到，就拿焦芳的衣帽披在庭中的樹上，拔劍砍他的頭，叫一群强盗剁爛它，説："我替天子殺這個奸賊。"趙鐩後來臨刑時嘆息説："我不能親手殺掉焦芳父子來向天下人謝罪，死有餘恨。"劉瑾的兄弟的孫子劉二漢應當死，也説："我死固然應該，但我家所做的事，都是焦芳和張綵主使。現在張綵和我處死刑，而焦芳獨獨安然無恙，難道不是冤枉嗎?"焦芳父子最後得到善終。

劉宇

劉宇，字至大，鈞州人。成化八年進士。由知縣入爲御史，坐事謫，累遷山東按察使。弘治中，以大學士劉健薦，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召爲左副都御史。正德改元，吏部尚書馬文升薦之，進右都御史，總督宣府、大同、山西軍務。宇初撫大同，私市善馬賂權要。兵部尚書劉大夏因孝宗召見，語及之。帝密遣錦衣百户邵琪往察，宇厚賂琪，爲之抵諱。後大夏再召對，帝曰："健薦宇才堪大用，以朕觀之，此小人，豈可用哉?由是知内閣亦未可盡信也。"宇聞，以大夏不爲己地，深憾之。

劉宇，字至大，是鈞州人。成化八年考中進士。從知縣入朝做御史，因事獲罪而被貶謫，多次遷升爲山東按察使。弘治年間，因大學士劉健的推薦，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視安撫大同，召他做左副都御史。正德更改年號，吏部尚書馬文升推薦他，提升做右都御史，督察宣府、大同、山西的軍事。劉宇起初做大同巡撫時，私自買良馬去賄賂有權勢的人。兵部尚書劉大夏由於孝宗召見他，就説到這件事。皇帝秘密派錦衣百户邵琪去查看，劉宇用很多財物送給邵琪，邵琪就替他抵賴隱諱。後來劉大夏再召見應對，皇帝説："劉健推薦劉宇才能可以大用，以我觀察他，這是一個不正派的人，哪裏能任用呢? 從此知道内閣也不可全相信呀。"劉宇聽到這消息，認爲劉大夏不替自己留餘地，十分恨他。

劉瑾用事，宇介焦芳以結瑾。二年正月入爲左都御史。瑾好摧折臺諫，宇緣其意，請敕箝制御史，有小過輒加笞辱，瑾以爲賢。瑾初通賄，望不過數百金，宇首以萬金贄，瑾大喜曰："劉先生何厚我。"尋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傅。子仁應殿試，求一甲不得。厚賄瑾，内批授庶吉士，逾年遷編修。

劉瑾當權，劉宇通過焦芳去結識劉瑾。二年正月，劉宇入朝做左都御史。劉瑾喜歡打擊御史，劉宇迎合劉瑾的心意，請命限制御史，有一點過失就横加鞭打污辱，劉瑾認爲他賢能。劉瑾起初接受賄賂，希望不過幾百兩銀子，劉宇開始拿萬兩贈送，劉瑾十分高興地説："劉先生多麽優待我。"不久轉遷爲兵部尚書，兼任太子太傅。劉宇的兒子劉仁參加宫殿的考試，想求得一等得不到，就用豐厚的財物賄賂劉瑾，内批授予他庶吉士，過一年升爲編修。

時許進爲吏部尚書，宇讒於瑾，遂代其位，而曹元代宇爲兵部。宇在

這時許進做吏部尚書，劉宇向劉瑾進讒言，因此就替代了許進的職位，而曹元替代劉宇做兵

兵部時，賄賂狼籍。及爲吏部，權歸選郎張綵，而文吏贈遺又不若武弁，嘗悒悒嘆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也。"後瑾欲用綵代宇，乃令宇以原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宇宴瑾閣中，極歡，大喜過望。明日將入閣辦事。瑾曰："爾真欲相耶？此地豈可再入。"宇不得已，乃乞省墓去。逾年瑾誅，科道交章劾奏，削官致仕，子仁黜爲民。

部尚書。劉宇在兵部時，貪污受賄，名聲極壞。到做吏部尚書，權力歸於選郎張綵，而文官贈送又不如武官，曾經心情抑鬱地嘆息説："兵部自然好，爲什麽一定要吏部呢？"後來劉瑾想用張綵替代劉宇，就叫劉宇任原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劉宇在閣中宴請劉瑾，極爲高興，喜出望外。第二天將入閣辦理事務，劉瑾説："你真想做宰相嗎？這個地方難道可再進。"劉宇無可奈何，就乞求掃墓離去。過了一年，劉瑾被殺，都察院衙門各官員前後交替上奏章揭發，劉宇被革職辭官回鄉，他的兒子劉仁被廢黜做老百姓。

曹元

曹元，字以貞，大寧前衛人。柔佞滑稽，不修士行。舉成化十一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正德二年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分守中官張昭奉命捕虎豹，元以軍士出境搜捕，恐啓邊釁，上疏請止，不從。改撫陝西。逾年，召爲兵部右侍郎，轉左，尋代宇爲尚書兼督團營，加太子少保。將校遷除，皆惟瑾命。元所入亦不貲。五年拜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元與劉瑾有連，自瑾侍東宮，即與相結。及瑾得志，遂夤緣躐至卿相，然瑣瑣無能，在閣中飲酒諧謔而已。瑾敗，元即日上疏請罪，詞極哀。詔許致仕，言官交劾，黜爲民。元無子，病中自作墓志，嘆曰："我死，誰銘我者！"

曹元字以貞，是大寧前衛人。温順奸詐，圓轉自如，不遵循士大夫的操行。成化十一年，考中進士，授予工部主事。正德二年，多次遷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分管宦官張昭奉皇帝命令捕捉虎豹，曹元認爲兵士出境搜捕，擔心引起邊境争端，上疏請求停止，皇帝不聽從。皇帝就改曹元去做陝西的巡撫。過了一年，召他做兵部右侍郎，又轉爲兵部左侍郎，不久代替劉宇做尚書并兼任督察團營，加太子少保。將校的提升和任命，都是劉瑾的命令。曹元的收入也不可計算。五年，他任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曹元與劉瑾有姻親關係，從劉瑾侍奉東宮時起，就同他相勾結。到劉瑾得志時，就憑關係越級升到卿相的職位，然而卑微没有能力，在内閣裏經常喝酒講笑話逗趣罷了。劉瑾失敗，曹元當天就上疏請求服罪，言詞十分悲哀。皇帝命令准許辭官回家，諫官前後交替揭發，就廢黜做老百姓。曹元没有兒子，在病中自己作了墓碑，嘆息説："我死了，誰給我寫碑文呢！"

當劉瑾時，廷臣黨附者甚衆。瑾誅，言官交劾。内閣則焦芳、劉宇、曹元。尚書則吏部張綵、户部劉璣、兵部王敞、刑部劉璟、工部畢亨、南京户部張澯、禮部朱恩、刑部劉纓、工部李善。侍郎則吏部柴昇、李瀚，前户部韓福，禮部李遜學，兵部陸完、陳震，刑部張子麟，工部崔巖、

當劉瑾掌權時，朝廷大臣結黨依附他的人很多，劉瑾被殺，諫官就前後交替揭發。内閣大臣是焦芳、劉宇、曹元，尚書是吏部張綵、户部劉璣、兵部王敞、刑部劉璟、工部畢亨、南京户部張澯、禮部朱恩、刑部劉纓、工部李善。侍郎是吏部柴昇、李瀚，前户部韓福，禮部李遜學，兵部陸完、陳震，刑部張子麟，工部崔巖、夏昂、胡諒，南京禮部常麟、工部張志淳。都察院是副

夏昂、胡諒，南京禮部常麟、工部張志淳。都察院則副都御史楊綸、僉都御史蕭選。巡撫則順天劉聰、應天魏訥、宣府楊武、保定徐以貞、大同張禴、淮揚屈直、兩廣林廷選，操江王彦奇。前總督文貴、馬炳然。大理寺則卿張綸，少卿董恬，丞蔡中孚、張檜。通政司則通政吴釴、王雲鳳，參議張龍。太常則少卿楊廷儀、劉介。尚寶卿則吴世忠，丞屈銓。府尹則陳良器，府丞則石禄。翰林則侍讀焦黄中，修撰康海，編修劉仁，檢討段炅。吏部郎則王九思、王納誨。給事中則李憲、段豸。御史則薛鳳鳴、朱衮、秦昂、宇文鍾、崔哲、李紀、周琳。其他郎署監司又十餘人。於是綵論死，福謫戍，元、恩、震、聰、訥、武、恬、介、黄中、海、仁、憲、鳳鳴、鍾除名，亨、昂閒住，善、巖、諒、志淳、綸、直、彦奇、良器、哲致仕，選、以貞、禴、中孚、龍、禄、銓、炅、豸、衮、紀、琳、九思，納誨謫外，朝署爲清。

都御史楊綸、僉都御史蕭選。巡撫是順天劉聰、應天魏訥、宣府楊武、保定徐以貞、大同張禴、淮揚屈直、兩廣林廷選，操江是王彦奇。前總督是文貴、馬炳然。大理寺是卿張綸，少卿董恬，丞是蔡中孚、張檜。通政司是通政吴釴、王雲鳳，參議張龍。太常寺是少卿楊廷儀、劉介。尚寶卿是吴世忠，丞屈銓。府尹是陳良器，府丞是石禄。翰林是侍讀焦黄中，修撰康海，編修劉仁，檢討段炅。吏部郎是王九思、王納誨。給事中是李憲、段豸。御史是薛鳳鳴、朱衮、秦昂、宇文鍾、崔哲、李紀、周琳。其他郎署監司又有十幾個人。到此時張綵判處死刑，韓福發配到邊境守防，曹元、朱恩、陳震、劉聰、魏訥、楊武、董恬、劉介、焦黄中、康海、劉仁、李憲、薛鳳鳴、宇文鍾等除名，畢亨、夏昂避人獨居，李善、崔巖、胡諒、張志淳、楊綸、屈直、王彦奇、陳良器、崔哲等辭官回家，蕭選、徐以貞、張禴、蔡中孚、張龍、石禄、屈銓、段炅、段豸、朱衮、李紀、周琳、王九思、王納誨等降級調往邊境，朝廷的官署因此而變成清潔了。

張綵

張綵，安定人。弘治三年進士。授吏部主事，歷文選司郎中。綵議論便利，善伺權貴指。初矯飾徽聲譽，尚書馬文升等皆愛之。給事中劉蒞嘗劾其顛倒選法數事，文升悉爲辯析，且譽其聰明剛正，爲上下所推服。詔令辦事如故。綵即五疏移疾去，文升固留不得，時論稱之。越數日，給事中李貫薦綵有將略。楊一清總制三邊，亦薦綵自代。而焦芳以綵與劉瑾同鄉，力薦於瑾。瑾欲致之，因著令，病過期不赴者，斥爲民。綵乃就道。既見瑾，高冠鮮衣，貌白皙修偉，鬚眉蔚然，詞辯泉涌。瑾大敬

張綵是安定人。弘治三年考取進士，授予吏部主事的官職，歷任文選司郎中。張綵議論敏捷，善於觀察有權勢的人的意旨。起初，他假裝正直而招致名聲榮譽，尚書馬文升等人都喜歡他。給事中劉蒞曾揭發他敗壞選官之法幾件事，馬文升全替他分辯解析，并且贊揚他的聰明剛直，被朝廷上下的人所推崇佩服。命令他像從前一樣辦理事情。張綵就五次上疏假托生病要求辭官離去，馬文升堅持挽留而不能，當時的譽論一致稱贊他。過了幾天，給事中李貫推薦張綵有大將的謀略。楊一清總管監督邊疆地區，也推薦張綵代替自己。而焦芳因爲張綵與劉瑾是同鄉人，向劉瑾大力推薦。劉瑾想招得張綵，就寫下命令，患病超過期限而不去赴任的人，就斥退成爲

愛，執手移時，曰："子神人也，我何以得遇子！"時文選郎劉永已遷通政，次當驗封郎石確。疏既入，瑾令尚書許進追原疏，以綵易之。綵自是一意事瑾。瑾惡進不附己，綵因媒孽去進，以劉宇代之。宇雖爲尚書，銓政率由綵，多不關白宇，即白宇，宇必温言降接。綵抱案立語，宇俯僂不敢當。居文選半載，擢左僉都御史，與户部右侍郎韓鼎同廷謝。鼎老，拜起不如儀，爲谷大用、張永輩所竊笑。瑾方慚，而綵丰采英毅，大用等皆稱羡，瑾乃喜。越二日罷鼎，而綵逾年超拜吏部右侍郎。

老百姓。張綵就上路赴任。已經見過劉瑾，他戴高帽子，穿着華麗的衣服，外貌皮膚白皙，身材高大，鬍鬚眉毛很濃密，言論像清泉滔滔不絶。劉瑾很敬愛，握住他的手，過了一會兒説："你是天神一般的人，我憑什麽能遇到你啊！"這時文選郎劉永已升任通政使，按次序應當是驗封郎石確擔任文選郎。奏疏已送入宫，劉瑾命令尚書許進追回原來的奏疏，用張綵來代换劉永。張綵從此一心侍奉劉瑾。劉瑾憎惡許進不歸附自己，張綵因此就醖釀驅逐許進，用劉宇來代替他。劉宇雖然做尚書，選拔官吏的政務全都由張綵决定，很多都不向劉宇禀報，即使禀告劉宇，劉宇也一定用温和的語言，降低身份來接待他。張綵抱持桌案站立告訴，劉宇俯身曲背不敢接受。張綵在文選郎任上半年，提升爲左僉都御史，同户部右侍郎韓鼎在一個庭院辦事。韓鼎年老，跪拜起身不合乎行禮的規範，被谷大用、張永等一類人所私下譏笑。劉瑾正爲此而慚愧，而張綵神采英俊果敢，谷大用等人都稱贊羡慕，劉瑾喜悦。過了兩天，罷免韓鼎，而張綵過了年就越級授予吏部右侍郎。

鼎，合水人。弘治時，爲給事中，負直聲。後遷右通政，治水安平有勞績，以通政使家居。至是爲瑾所引，復挫歸，遂失其素望。

韓鼎是合水人。弘治的時候，做給事中，享有正直的名聲。後來升爲右通政，在安平治水有成績，以通政使的身份回家居住。到這時被劉瑾推薦，而又受挫折回家，因此就失去了他平素的良好的聲望。

瑾欲大貴綵，乃命劉宇入内閣，以綵代之。一歲中，自郎署長六卿。僚友守官如故，咸惴惴白事尚書前，綵厲色無所假借。尋加太子少保。每瑾出休沐，公卿往候，自辰至晡未得見。綵故徐徐來，直入瑾小閣，歡飲而出，始揖衆人。衆以是益畏綵，見綵如瑾禮。綵與朝臣言，呼瑾爲老者。凡所言，瑾無不從。因不時考察内外官，糾擿嚴急，間一用薄罰，而諸司臺諫譴辱日甚。變亂舊格，賄賂肆行，海内金帛奇貨相望塗巷間。性尤漁色。撫州知府劉介，其鄉人也，

劉瑾要想使張綵的權勢更加顯赫，就命令劉宇進入内閣，用張綵代替他，一年的時間之内，從郎署升至六部的首長。同官的人仍像原來掌管官職，都心驚膽戰地在尚書面前禀報情况，而張綵嚴厲的臉色一點也不寬容。不久就升爲太子少保。每次劉瑾出外休息沐浴，公卿去問候，從上午七八點鐘直到下午三五點鐘纔能見到。張綵故意慢慢走來，徑直進入劉瑾的小樓閣，歡快地喝完酒出來，纔對衆人拱手作揖。衆人因此更加害怕張綵，見到張綵像見劉瑾一樣的禮節。張綵跟朝廷大臣説話，稱呼劉瑾爲老人，凡是他所説的話，劉瑾没有不聽從的。因而就隨時考察朝廷内外的官吏，糾正指斥嚴厲急迫，中間也用一些輕

娶妾美。綵特擢介太常少卿，盛服往賀曰：“子何以報我?”介皇恐謝曰：“一身外，皆公物。”綵曰：“命之矣。”即使人直入内，牽其妾，輿載而去。又聞平陽知府張恕妾美，索之不肯，令御史張綸按致其罪，擬戍。恕獻妾，始得論減。

微的刑罰，而各司的御史受到罰罪侮辱的一天比一天多。他改變擾亂從前的法規，貪污受賄肆意盛行，國内拿着行賄的金銀財寶的人不絶於途。他生性特别貪圖女色。撫州知府劉介，是他的同鄉人，娶了一個小妾，長得很美。張綵特意提升劉介做太常少卿，打扮得衣冠整齊，去向劉介慶祝，説：“你用什麽報答我?”劉介惶恐不安地説：“除我一人外，别的都是你的財物。”張綵説：“命令她吧。”就派人徑直進入内室，拉着他的美妾，用車乘載而離去。又聽到平陽知府張恕的妾很漂亮，向他要不肯，就命令御史張綸審問羅織其罪狀，打算發配去邊疆防守。張恕獻出他的美妾，纔得減免。

綵既銜瑾恩，見瑾擅權久，貪冒無厭，天下怨之，因乘間説曰：“公亦知賄入所自乎？非盜官帑，即剥小民。彼借公名自厚，入公者未十一，而怨悉歸公，何以謝天下?”瑾大然之。會御史胡節巡按山東還，厚遺瑾。瑾發之，捕節下獄。少監李宣、侍郎張鸞、指揮同知趙良按事福建還，饋瑾白金二萬。瑾疏納金於官，而按三人罪。其他因賄得禍者甚衆。苛斂之害爲少衰，中外或稱綵能導瑾爲善矣。及瑾伏誅，綵以交結近侍論死，遇赦當免。改擬同瑾謀反，瘐死獄中，仍剉尸於市，籍其家，妻子流海南。

張綵感念劉瑾的恩情，看到劉瑾獨攬大權的時間很長，貪圖財利没有滿足，天下的人怨恨他，就乘空勸他説：“你老知道所送的財物從什麽地方來的嗎？不是從官府的庫藏裏盜來，就是剥削小民得來。他們藉着你的名義增加自己的財富，進獻給你的不到十分之一，而怨恨全歸給你，拿什麽向天下的人謝罪呢?”劉瑾以爲此話很有道理。恰逢御史胡節巡視山東回來，用豐厚的財物送給劉瑾，劉瑾就揭發他，逮捕胡節關入監獄。少監李宣、侍郎張鸞、指揮同知趙良從福建審查事件回來，贈送二萬兩白銀給劉瑾。劉瑾上疏把賄賂的銀子送給官府，而審定三人的罪行。其他因爲賄賂而得禍的人很多。苛刻暴斂的禍害因此而減少，朝廷内外有人稱贊張綵能够引導劉瑾做好事。到劉瑾伏法被殺時，張綵因爲勾結親近侍從的人而判處死刑，遇到大赦而應當免於死罪。改爲擬定跟劉瑾一起圖謀叛亂，病死在監獄中，仍舊將他的尸體在市上鍘碎，把他的家財没收交給官府，妻和子都流放到海南。

韓福

韓福者，西安前衛人也。成化十七年進士。爲御史，按宣府、大同，數條奏軍民利病，邊人悦之。弘治中，遷大名知府，奸盜屏迹，道不拾遺，政績爲畿輔冠。以卓異舉，遷浙江左參政，病免。

韓福是西安前衛人，成化十七年考中進士。做御史，巡按宣府、大同，幾次向皇帝分條陳述軍隊和百姓的利弊，邊境的人民喜歡他。弘治年間，升爲大名知府，奸詐小人和盜賊不敢横行，道不拾遺，政績是京城地區第一。因政績優異特出得到推舉，升爲浙江左參政，後生病而免職。

武宗立，言官交薦，召爲大理右少卿。正德二年以右僉都御史督蘇、松糧儲。未幾，召入爲右副都御史。坐累，下詔獄。獄上，劉瑾以同鄉故，立命出之。召與語，大悦，即用爲户部左侍郎。福故强幹吏，所在著能聲。至是受挫，爲瑾所拔擢，遂精心事瑾，爲效力。瑾亦時召與謀，委寄亞於綵。會湖廣以缺餉告，命兼僉都御史往理之。瑾喜操切，福希指，益務爲嚴苛。湖廣民租自弘治改元後，逋六百餘萬石，皆遇災蠲免。福欲追徵之，劾所司催科不力，自巡撫鄭時以下凡千二百人。奏至，舉朝駭愕，户部尚書劉璣等議如福言。瑾忽怒福，取詔旨報曰："湖廣軍民困敝，朕甚憫之。福任意苛斂，甚不稱朕意，令自劾，吏部舉堪代者以聞。"福引罪求罷，乃召還。四年復命核遼東屯田。福性故刻深，所携同知劉玉等又奉行過當，軍士不能堪，焚掠將吏及諸大姓家。守臣發帑撫慰之，亂始定。給事中徐仁等極論之。瑾迫公議，勒福致仕。明年瑾敗，籍其貲，則福在湖廣時所饋白金數十萬兩，封識宛然，遂遣戍固原。

武宗即位，諫官前後交替推薦，召韓福做大理右少卿。正德二年，以右僉都御史身份去視察蘇、松糧食儲存情况。不久，召入做右副都御史。因連累獲罪，關入監獄。案件上報，劉瑾因同鄉人的緣故，立即命令放出他。召唤韓福并同他談話，十分喜悦，就任用他做户部左侍郎。韓福原來就是一個有才幹的官吏，所在的地方得到能幹的聲譽。到這時受了挫折，被劉瑾所選拔提升，於是全心全意侍奉劉瑾，替他效力。劉瑾也時常召唤韓福并同他商議策劃，委任寄托僅次於張綵。恰逢湖廣因缺少軍餉告急，命令兼僉都御史前去處理此事。劉瑾喜歡辦事急切嚴厲，韓福迎合劉瑾的意旨，更加努力做得嚴厲苛刻。湖廣百姓的租税從弘治改用新年號後，欠租六百多萬石，都遇到災情而免除。韓福想追徵這些租税，彈劾掌管的官員催租不出力，從巡撫鄭時以下共一千二百人。奏章送至朝廷，整個朝廷全都驚愕，户部尚書劉璣等評議依照韓福所説。劉瑾突然對韓福發怒，拿皇帝詔書意旨報告説："湖廣軍隊百姓困窮衰敗，朕十分憐憫他們。韓福任意苛刻暴斂，十分不合朕的心意，命令他彈劾自己，吏部推舉能够代替他的人傳報上來。"韓福伏罪請求罷免，就召回朝廷。四年，又命令他核實遼東屯田。韓福生性苛刻，所携帶的同知劉玉等人又遵照實行失當，兵士不能忍受，焚燒將官和各世家大族的家。防守的大臣發放庫藏的財物安慰他們，動亂纔得平定。給事中徐仁等人透徹地論述此事。劉瑾受公衆輿論所逼迫，勒令韓福辭官回家。第二年，劉瑾失敗，没收他的財物，就有韓福在湖廣時所贈送的白銀幾十萬兩，封合的標識真實清晰，就把他遣送到固原守防。

李憲

李憲，岐山人。爲吏科給事中，諂事瑾，每率衆請事於瑾，盛氣獨前，自號六科都給事中。時袖白金示同列曰："此劉公所遺也。"瑾敗，虞禍及，亦劾瑾六事。瑾在獄，笑曰："李憲亦劾我乎？"卒坐除名。

李憲是岐山人。任吏科給事中職時，獻媚侍奉劉瑾，每次率領衆人向劉瑾詢問事情，驕氣十足地獨個兒在衆人前面，自稱六科都給事中。時常在衣袖裏藏着銀子給同事看，説："這是劉公送的銀子。"劉瑾失敗，考慮到大禍輪到自己，也揭發劉瑾六件事情。劉瑾在監獄裏，笑着説："李憲也揭發我嗎？"終於獲罪而取消他原來的身

份。

張龍

張龍，順天人。官行人，邪媚無賴，與壽寧侯通譜系，因得交諸中人、貴戚，恃勢奪人田宅。正德三年夤緣爲兵科給事中，出核遼東軍餉，得腐豆四石。請逮問監守諸臣，罰郎中徐璉以下米三百石有差。瑾以爲能，擢通政參議。瑾敗，謫知灤州。後又結朱寧爲父，起嘉興同知，遷登州知府。言官彈射無虚月。與山西左布政使倪天民、右布政使陳逵、右參議孫清并貪殘，天下目爲“四害”。龍朝覲入都，中旨擢右通政，爲寧通中外賄，所乾没不貲。後以私取賄，爲寧所覺，斥逐之。嘉靖初，下獄論死。

張龍是順天人。任官行人，是個奸邪諂媚的無賴，同壽寧侯互認爲同宗族同世系，因而能够同各宦官、皇帝的親族相交結，依仗權勢搶奪别人的田地房屋。正德三年，因攀附權勢而做兵科給事中，出朝查核遼東軍餉，查到腐爛的大豆四石。請求逮捕審問監視守衛的各臣子，處罰郎中徐璉以下的官吏米三百石各有不同。劉瑾認爲他有才能，提升爲通政參議。劉瑾失敗，他貶謫爲灤州知州。以後又結交朱寧作父，推舉他任嘉興同知，又升爲登州知府。諫官每月指責其過失。他同山西左布政使倪天民、右布政使陳逵、右參議孫清一起都貪婪凶殘，天下的人把他們看成“四害”。張龍朝見皇帝進入京城，合乎皇帝的心意而晋升右通政，替朱寧溝通朝廷内外的賄賂，所侵吞的財物不可計算。後來因爲私下偷取財物，被朱寧所察覺，把他斥退驅逐。嘉靖初年，投入監獄判處死刑。

顧秉謙　魏廣微

顧秉謙，崑山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累官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天啓元年晋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二年，魏忠賢用事，言官周宗建等首劾之。忠賢於是謀結外廷諸臣，秉謙及魏廣微率先諂附，霍維華、孫杰之徒從而和之。明年春，秉謙、廣微遂與朱國禎、朱延禧俱入參機務。

廣微，南樂人，侍郎允貞子也。萬曆三十二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南京禮部侍郎。忠賢用事，以同鄉同姓潛結之，遂召拜禮部尚書。至是，與秉謙俱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

七月，秉謙晋太子太保，改文淵閣。十一月晋少保、太子太傅。五年正月晋少傅、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改建極殿。九月晋少師。

秉謙爲人，庸劣無耻，而廣微陰

顧秉謙是崑山人。萬曆二十三年考取進士，改任庶吉士，多次提升而授予禮部右侍郎，授庶吉士。天啓元年，晋升爲禮部尚書，掌管皇后、太子家事。二年，魏忠賢掌權，諫官周宗建等人第一次揭發他。魏忠賢因此圖謀勾結朝廷内外的大臣，顧秉謙和魏廣微領頭獻媚依附，霍維華、孫杰這批人跟着附和他們。第二年春季，顧秉謙、魏廣微就同朱國禎、朱延禧一起進朝廷參與機要事務。

魏廣微是南樂人，侍郎魏允貞的兒子。萬曆三十二年考取進士，從庶吉士而歷任南京禮部侍郎。魏忠賢掌權，因同鄉同姓的關係而暗地勾結他，就召他授予禮部尚書。到此時，同顧秉謙一起以原來的官銜兼任東閣大學士。

七月，顧秉謙晋升爲太子太保，又改爲文淵閣大學士。十一月，晋升少保、太子太傅。五年正月，晋升少傅、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改爲建極殿大學士。九月，晋升少師。

顧秉謙的爲人，平庸低劣毫無廉耻，而魏廣

狡。趙南星與其父允貞友善，嘗嘆曰：“見泉無子。”見泉，允貞别號也。廣微聞之，恨刺骨。既柄政，三及南星門，閽人辭不見。廣微怫然曰：“他人可拒，相公尊，不可拒也。”益恨南星。楊漣之劾忠賢二十四罪也，忠賢懼，屬廣微爲調旨，一如忠賢意。而秉謙以漣疏有“門生宰相”語，怒甚。會孟冬饗廟，且頒朔，廣微偃蹇後至，給事中魏大中、御史李應昇連劾之。廣微益憤，遂決意傾善類，與秉謙謀盡逐諸正人，點《縉紳便覽》一册。若葉向高、韓爌、何如寵、成基命、繆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趙南星、高攀龍、喬允升、李邦華、鄭三俊、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百餘人，目爲邪黨，而以黄克纘、王永光、徐大化、賈繼春、霍維華等六十餘人爲正人，由閹人王朝用進之，俾據是爲黜陟。忠賢得内閣爲羽翼，勢益張。秉謙、廣微亦曲奉忠賢，若奴役然。

微却是陰險狡詐。趙南星同他的父親魏允貞友善，曾嘆息説：“見泉没有好兒子。”見泉是允貞的别號。魏廣微聽到這話，痛恨入骨。他掌權以後，多次到趙南星的家門，守門人推辭不接見。魏廣微怒氣衝衝地説：“别的人可以拒絶，相公尊貴，不可拒絶呀。”更加痛恨趙南星。楊漣揭發魏忠賢二十四條罪行時，魏忠賢恐懼，囑咐魏廣微替他調换旨意，一概依照魏忠賢的意思。而顧秉謙因爲楊漣的奏疏中有“門生宰相”的詞語，很憤怒。恰逢農曆十月祭祖廟，并且頒布次年的曆書，魏廣微傲慢地後來，給事中魏大中、御史李應昇接連揭發他。魏廣微更加憤怒，就下決心排擠善良的人，同顧秉謙一起圖謀全部驅逐各正直的人，改定《縉紳便覽》一册。像葉向高、韓爌、何如寵、成基命、繆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趙南星、高攀龍、喬允升、李邦華、鄭三俊、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一百多人，看成爲一夥奸黨，而把黄克纘、王永光、徐大化、賈繼春，霍維華等六十多人看成正直的人，由太監王朝用引薦他們，據此作爲降官升官的標準。魏忠賢得到内閣大臣作爲輔佐的人，勢力更加强大。顧秉謙、魏廣微也曲意奉承魏忠賢，像奴僕一般。

葉向高、韓爌相繼罷，何宗彦卒，秉謙遂爲首輔。自四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凡傾害忠直，皆秉謙票擬。《三朝要典》之作，秉謙爲總裁，復擬御製序冠其首，欲用是鉗天下口。朝廷有一舉動，輒擬旨歸美忠賢，褒贊不已。廣微以札通忠賢，簽其函曰“内閣家報”，時稱曰“外魏公”。先是，内閣調旨，惟出首輔一人，餘但參議論而已。廣微欲擅柄，謀之忠賢，令衆輔分任，政權始分，後遂沿爲故事。

葉向高、韓爌相繼罷官，何宗彦死去，顧秉謙就成爲宰相。從天啓四年十二月到天啓六年九月，凡是排擠陷害忠良正直的人，全都由顧秉謙擬定朝廷聖旨。《三朝要典》的著作，顧秉謙是彙總定稿的人，又打算把皇帝作的序言放在《三朝要典》的前面，想用皇帝的序來鉗制天下人的言論。朝廷有一個措施，顧秉謙就猜測皇帝的意見，把好處歸給魏忠賢，贊美不止。魏廣微用文件通報魏忠賢，就在公文上標出“内閣家報”，當時就稱他叫“外魏公”。在此之前，内閣協調皇帝的意旨，祇推出首相一個人，其餘的人祇參加議論罷了。魏廣微想獨攬大權，同魏忠賢商議，使衆宰相分别任職，政權纔分開，以後就相因沿襲成爲制度。

楊漣等六人之逮也，廣微實與其謀，秉謙調嚴旨，五日一追比。尚書

楊漣等六人被逮捕時，魏廣微實際上參與這一陰謀，秉謙擬定措辭嚴厲的聖旨，五天追逼拷

崔景榮懼其立死杖下，亟請廣微諫止。廣微不自安，疏言："漣等在今日，誠爲有罪之人，在前日實爲卿寺之佐。縱使贓私果真，亦當轉付法司，據律論罪，豈可逐日嚴刑，令鎮撫追贓乎？身非木石，重刑之下，就死直須臾耳。以理刑之職，使之追贓，官守安在？勿論傷好生之仁，抑且違祖宗之制，將朝政日亂，與古之帝王大不相侔矣。"疏入，大忤忠賢意。廣微懼，急出景榮手書自明，而忠賢怒已不可解。乃具疏乞休，不許。居兩月，矯詔切責廷臣，中言"朕方率循舊章，而曰'朝政日亂'，朕方祖述堯、舜，而曰'大不相侔'"，蓋即指廣微疏語。廣微益懼，丐秉謙爲解，忠賢意少釋。然廣微卒不自安，復三疏乞休，五年八月許之去。廣微先已加少保、太子太傅，改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至是復加少傅、太子太師，蔭子中書舍人，賜白金百、坐蟒一、綵幣四表裏，乘傳，行人護歸。典禮優渥，猶用前好故也。居二年，卒於家，贈太傅，恤典如制。

問一次。尚書崔景榮擔心楊漣等人立即死在木棒之下，多次請求魏廣微規勸停止酷刑。魏廣微自感不安，上疏說："楊漣等在今天，確實是有罪的人，在前天確實是九卿官署的輔佐大臣。即使貪污營私是事實，也應當轉交給司法官署，根據法律來判罪，哪能每天嚴刑拷打，讓鎮撫司的人去追回貪贓的財物呢？人不是樹木石頭，在重刑拷打之下，一死衹是頃刻之間。用治理刑罰的官員，使他去追回贓物，官吏的職責在哪裏呢？姑且不論說失掉愛好生靈的仁慈之心，而且還違背了祖宗的法制，把朝政搞得日益混亂，同古代的帝王大不相同了。"奏疏送入宮廷，大大違背了魏忠賢的心意。魏廣微恐懼，急忙拿出崔景榮的親筆信來證明自己，而魏忠賢的憤怒已不能解除。於是就上疏乞求退休，不允許。過了兩月，假冒皇帝的命令嚴厲譴責朝廷大臣，其中說"朕正遵循舊的典章，而說'朝政搞得日益混亂'，朕正學習堯、舜的榜樣，却說'大不相同'"，大概就是指魏廣微奏疏中的話語。魏廣微更加恐懼，乞求顧秉謙替自己去解釋，魏忠賢不悦的心情纔稍稍消散。然而魏廣微終於不能使自己安心，又多次上疏乞求退休，直到天啓五年八月纔允許他退休離任。魏廣微原先已賜少保、太子太傅，又改賜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到這時再加任少傅、太子太師，蔭封其兒子爲中書舍人，賜給白銀一百兩、坐狀的蟒衣一件、彩色絲綢衣料四塊，用驛車并派使者送他回家。儀禮很優厚，還是因爲以前友好的緣故。住了兩年，死在家裏，賜予太傅的官銜，撫恤的標準依照原來的制度。

秉謙票擬，事事徇忠賢指。初矯旨罪主考丁乾學，又調旨殺漣、光斗等。惟周順昌、李應昇等下詔獄，秉謙請付法司，毋令死非其罪。內臣出鎮，秉謙撰上諭，已復與丁紹軾請罷。二事微有執爭。馮銓既入閣，同黨中日夜交軋，群小亦各有所左右。秉謙不自安，屢疏乞休，後廣微一年致仕去。崇禎元年，爲言官祖重曄、

顧秉謙擬寫朝廷聖旨，每一件事都順從魏忠賢的旨意。起初假稱皇帝的旨意罪責主考丁乾學，又起草聖旨殺掉楊漣、左光斗等人。祇有周順昌、李應昇等人關入監獄，顧秉謙請求交付司法官署，不要讓他們不負罪名而死去。宦官出朝防守，顧秉謙撰寫皇帝的命令，隨即又同丁紹軾請求廢去。這兩件事稍有爭論。馮銓已經進入內閣，同夥中的人日夜互相排擠，一群小人也各有傾向的人。顧秉謙自己感到不安，屢次上疏乞求

徐尚勳、汪應元所糾，命削籍。已，坐交結近侍，入逆案中，論徒三年，贖爲民。二年，崑山民積怨秉謙，聚衆焚掠其家。秉謙年八十，倉皇竄漁舟得免，乃獻窖藏銀四萬於朝，寄居他縣以死。廣微亦追論削奪，列逆案遣戍中。

退休，比魏廣微遲一年纔辭官回去。崇禎元年，被諫官祖重曄、徐尚勳、汪應元檢舉揭發，命令革去官職。不久，因結交近侍而獲罪，列入叛逆案中，判處勞役三年，用財物贖爲百姓。二年，崑山百姓對顧秉謙積怨很深，聚集民衆燒毁和搶掠他的家。顧秉謙時年八十歲，倉皇逃竄到漁船中纔免於一死，就把藏在地窖中的四萬兩銀子獻給朝廷，寄住在別的縣而死去。魏廣微也被追究定罪而剥奪官籍，列入叛逆案中，發送去戍邊。

自秉謙、廣微當國，政歸忠賢。其後入閣者黄立極、施鳳來、張瑞圖之屬，皆依媚取容，名麗逆案。

從顧秉謙、魏廣微執政，政權就歸於魏忠賢。那以後進内閣的黄立極、施鳳來、張瑞圖之輩，都是依靠討好，取悦於人，名字附在叛逆案中。

黄立極

黄立極，字中五，元城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累官少詹事、禮部侍郎。天啓五年八月，忠賢以同鄉故，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丁紹軾、周如磐、馮銓并參機務。時魏廣微、顧秉謙皆以附忠賢居政府。未幾廣微去，如磐卒。明年夏，紹軾亦卒，銓罷。其秋，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檣入。已而秉謙乞歸，立極遂爲首輔。

黄立極，字中五，是元城人。萬曆三十二年考中進士。多次提升爲少詹事、禮部侍郎。天啓五年八月，魏忠賢因同鄉的緣故，提升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同丁紹軾、周如磐、馮銓一起參與機要事務。當時魏廣微、顧秉謙都因爲攀附魏忠賢而居宰相之位。不久魏廣微離去，周如磐去世。第二年夏季，丁紹軾也死去，馮銓被罷官。那年秋天，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檣入内閣。不久顧秉謙乞求回家，黄立極就成爲宰相。

施鳳來　張瑞圖

施鳳來，平湖人。張瑞圖，晋江人。皆萬曆三十五年進士。鳳來殿試第二，瑞圖第三，同授編修，同積官少詹事兼禮部侍郎，同以禮部尚書入閣。鳳來素無節概，以和柔媚於世。瑞圖會試策言："古之用人者，初不設君子小人之名，分别起於仲尼。"其悖妄如此。忠賢生祠碑文，多其手書。莊烈帝即位，山陰監生胡焕猷劾立極、鳳來、瑞圖、國檣等，"身居揆席，漫無主持。甚至顧命之重臣，斃於詔獄；五等之爵，尚公之尊，加於閹寺；而生祠碑頌，靡所不至。律以逢奸之罪，夫復何辭？"帝爲除焕

施鳳來是平湖人，張瑞圖是晋江人，都是萬曆三十五年考中進士。施鳳來在宫殿考試中取得第二名，張瑞圖取得第三名，一起授予編修，一起積官任少詹事兼禮部侍郎，一起以禮部尚書進入内閣。施鳳來平素没有氣節，用温順求得當時人的喜悦。張瑞圖會試時策論説："古代的統治者，起初没有設立君子小人的名目，分别從仲尼的時候開始。"他的謬誤荒誕就是如此。魏忠賢活着時所立的祠廟碑文，很多是張瑞圖親手書寫。莊烈帝繼承皇位，山陰監生胡焕猷揭發黄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檣等人，"身居宰相之位，毫不負責。甚至皇帝遺命的重要大臣，都死在牢獄中；五等的爵位，公爵的尊貴，却安置在宦官身上；而魏忠賢生祠的碑文，肉麻地贊

獻名，下吏。立極等内不自安，各上疏求罷，帝猶優詔報之。十一月，立極乞休去，來宗道、楊景辰并入閣，鳳來爲首輔。御史羅元賓復疏糾，鳳來、瑞圖俱告歸。

頌，真是無耻之極。用逢迎奸邪小人的罪去懲辦他，這還有什麽話好説呢?”皇帝爲此取消胡焕猷的原有身份，交給法官審訊。黄立極等人内心自感不安，各人向皇帝上疏要求罷官，皇帝仍然用優待的命令回答。十一月，黄立極乞求退休而離去，來宗道、楊景辰一齊進入内閣，施鳳來做宰相。御史羅元賓又上疏揭發，施鳳來、張瑞圖都請假回家。

來宗道

宗道，蕭山人。立極同年進士，累官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以本官兼内閣大學士，預機務。宗道官禮部時，爲崔呈秀父請恤典，中有“在天之靈”語。編修倪元璐屢疏争時事，宗道笑曰:“渠何事多言，詞林故事，止香茗耳。”時謂宗道清客宰相云。

來宗道是蕭山人。與黄立極同榜考取進士，多次升遷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以原官兼内閣大學士，參與機要事務。來宗道任禮部官職時，替崔呈秀的父親請求喪葬善後的儀式，其中有“在天之靈”的詞語。編修倪元璐多次上疏規勸當時的弊端，來宗道笑着説：“你何必多説呢?翰林的先例，衹一杯香茶而已。”當時的人稱來宗道爲幫閑湊趣的門客宰相。

楊景辰

景辰，瑞圖同縣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積官吏部右侍郎，與宗道同入閣。官翰林時，爲《要典》副總裁，一徇奸黨指，又三疏頌忠賢。及朝局已變，乃請毁《要典》，給事、御史交劾之，與宗道同日罷。

其後定逆案，瑞圖、宗道初不與，莊烈帝詰之，韓爌等對無實狀。帝曰:“瑞圖爲忠賢書碑，宗道稱呈秀父‘在天之靈’，非實狀耶?”乃以瑞圖、宗道與顧秉謙、馮銓等坐贖徒爲民，而立極、鳳來、景辰落職閒住。

楊景辰是張瑞圖的同縣人，萬曆四十一年考取進士。逐漸升官至吏部右侍郎，與來宗道一起進入内閣。任翰林時，是《要典》的副總裁，一概順從奸黨的旨意，又多次上疏贊頌魏忠賢。到朝廷的局面已變化，就請求燒毁《要典》，給事、御史交替揭發他，與來宗道在同一天罷官。

以後判定叛亂案，張瑞圖、來宗道起初不在内，莊烈帝責問此事，韓爌等人回答説没有事實的情况。皇帝説：“張瑞圖替魏忠賢寫碑文，來宗道稱崔呈秀父親‘在天之靈’，難道不是事實情况嗎?”纔把張瑞圖、來宗道同顧秉謙、馮銓等人一起定服苦役罪而用錢財贖出成爲百姓，而黄立極、施鳳來、楊景辰被免去官職閑居在家。

崔呈秀

崔呈秀，薊州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行人。天啓初，擢御史，巡按淮、揚。卑污狡獪，不修士行。見東林勢方盛，將出都，力薦李三才，求入其黨，東林拒不納。在淮、揚，贓私狼籍。霍丘知縣鄭延祚貪，將劾之，以千金賄免。延祚知其易與，再

崔呈秀是薊州人，萬曆四十一年考取進士，授予行人的官職。天啓初年，提升爲御史，去視察淮、揚。他卑鄙污濁狡猾，不遵循士大夫的操行。看到東林黨的勢力正强盛，將出京都，大力推薦李三才，要求加入其黨，東林黨拒絶不接受。他在淮、揚，貪污營私，聲名狼藉。霍丘知縣鄭延祚貪婪，將要受彈劾，鄭延祚用千金行賄

行千金，即薦之。其行事多類此。

他就免於罪。鄭延祚知道易於對付，再行賄千金，就得到他推薦。崔呈秀的做事大多與此相似。

四年九月還朝，高攀龍爲都御史，盡發其貪汚狀。吏部尚書趙南星議戍之，詔革職候勘。呈秀大窘，夜走魏忠賢所，叩頭乞哀，言攀龍、南星皆東林，挾私排陷，復叩頭涕泣，乞爲養子。當是時，忠賢爲廷臣交攻，憤甚，方思得外廷爲助。涿州人馮銓，少年官侍從家居，與熊廷弼有隙，遺書魏良卿勸興大獄。忠賢冀假事端傾陷諸害己者，得呈秀，恨相見晚，遂用爲腹心，日與計畫。

四年九月，崔呈秀回到朝廷，高攀龍做都御史，全部揭發他的貪污情況。吏部尚書趙南星建議把他發配到邊境服苦役，皇帝命令革掉他的官職等待查核。崔呈秀十分窘迫，夜裏跑到魏忠賢居所，叩頭乞求憐憫，説高攀龍、趙南星都是東林黨人，挾帶私心排擠陷害，又叩頭哭泣，乞求做養子。當時，魏忠賢被朝廷大臣交替攻擊，十分憤恨，正想得到朝廷外的官員幫助。涿州人馮銓，少年任侍從時在家居住，同熊廷弼有怨恨，送信給魏良卿勸他發動大訴訟案件。魏忠賢希望藉事故排擠陷害那些攻擊自己的人，得到崔呈秀，恨相見太晚，就用他作爲心腹，每日同他謀劃。

明年正月，給事中李恒茂爲呈秀訟冤。中旨即言呈秀被誣，復其官。呈秀乃首疏薦張鶴鳴、申用懋、王永光、商周祚、許弘綱等；而再疏請令京官自陳，由是清流多屏斥。尋督三殿工，忠賢以閲工故，日至外朝。呈秀必屏人密語，以間進《同志》諸録，皆東林黨人。又進《天鑒録》，皆不附東林者。令忠賢憑以黜陟，善類爲一空。暮夜乞憐者，莫不緣呈秀以進，蠅集蟻附，其門如市。累擢工部右侍郎并兼御史，督工如故。御史田景新言，侍郎兼御史非便，請改僉都御史，從之。

第二年正月，給事中李恒茂替崔呈秀訴訟冤屈。朝廷中的聖旨立即説崔呈秀被誣告，恢復他的官職。崔呈秀就首先上疏推薦張鶴鳴、申用懋、王永光、商周祚、許弘綱等；而又上疏請求命令在京都任職的官員自己陳述意見，因此清高的士大夫很多被免去職位。不久，崔呈秀督察三殿工程，魏忠賢因檢閲工程的緣故，每天到議政事的地方。崔呈秀必定摒除别人同他密談，趁此時間進獻《同志》各簿册，都是東林黨人名單。他又進獻《天鑒録》，都是不歸附東林的人，使魏忠賢憑此來選用人才，善良的一類人因此而一個不剩。夜晚乞求憐憫的人，没有不攀附崔呈秀而得提升的，像蒼蠅集合，像螞蟻附着，他的門庭若市。他多次被提升任工部右侍郎并兼御史，督察工程仍如從前。御史田景新説，侍郎兼御史不利便，請改爲僉都御史，皇上聽從他的話。

忠賢嘗修鄉縣肅寧城，呈秀首上疏稱美。六年二月，復疏頌忠賢督工功，請賜敕獎諭，末言："臣非行媚中官者，目前千譏萬駡，臣固甘之。"疏出，朝野轟笑。閣臣顧秉謙輩撰敕八百餘言，褒忠賢，極口揚詡，前代九錫文不能過也。自是，中外章疏，

魏忠賢曾經修建鄉縣肅寧城，崔呈秀首先上疏贊美。六年二月，又上疏歌頌魏忠賢督察工程的功績，請求賜詔令嘉獎他，末尾説："我不是巴結宦官的人，目前被人譏笑辱駡，我本來就甘心情願。"奏章一出，朝廷和民間都轟動大笑。内閣大臣顧秉謙一類人寫了八百多文字告知下屬，表彰魏忠賢，盡力贊揚誇大，就連古代帝王

無不頌忠賢功德者矣。時方創《三朝要典》，呈秀疏陳要典之源，追論并封、妖書、之藩三事，凡擁衛光宗者，悉加醜詆。忠賢悦，宣付史館。其年七月，進本部尚書。十月，皇極殿成，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仍督大工。母死，不奔喪，奪情視事。

禮遇大臣的九錫文也不能超過。從此以後，朝廷内外的奏章，没有一件不贊頌魏忠賢的功績和德行的。這時正創作《三朝要典》，崔呈秀上疏陳述要典的源頭，追述并封、妖書、之藩三件事的源流，凡是擁護保衛光宗的臣了，都加以毁謗。魏忠賢很高興，命令交付修史機構。這年七月，他被提升爲本部尚書。十月，皇極殿建成，加賜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仍舊監督大工程。母親去世，不回家守喪，喪服未滿就被命令出去任職。

呈秀負忠賢寵，嗜利彌甚。朝士多拜爲門下士，以通於忠賢。其不附己及勢位相軋者，輒使其黨排去之，時有“五虎”之目，以呈秀爲魁。諸所傾陷，不可悉數，雖其黨亦深畏之。子鐸不能文，屬考官孫之獬，獲鄉薦。用其弟凝秀爲浙江總兵官，女夫張元芳爲吏部主事，妾弟優人蕭惟中爲密雲參將，所司皆不敢違。

崔呈秀依仗魏忠賢的寵愛，更加貪利。朝廷的官吏很多投拜他做門生，以便同魏忠賢交往。那些不順從自己和權勢地位互相傾軋的人，就派他的同夥排擠掉他，當時有“五虎”的名稱，把崔呈秀作爲首領。被陰謀陷害的人，不可勝數，即使是他的同夥也很畏怕他。崔呈秀的兒子崔鐸不能作文章，囑咐考試官孫之獬，獲得州縣地方官舉薦。任用他的弟弟崔凝秀做浙江總兵官，女婿張元芳做吏部主事，妾弟伶人蕭惟中做密雲參將，主管官吏都不敢違背。

明年八月冒寧、錦功，加太子太傅。俄叙三殿功，加少傅，世蔭錦衣指揮僉事。其月遷兵部尚書，仍兼左都御史，并綰兩篆，握兵權憲紀，出入烜赫，勢傾朝野。無何，熹宗崩，廷臣入臨。内使十餘人傳呼崔尚書甚急，廷臣相顧愕眙。呈秀入見忠賢，密謀久之，語秘不得聞。或言忠賢欲篡位，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

第二年八月，假冒寧、錦的戰功，賜加太子太傅。不久獎勵修建三殿工程的功績，賜加少傅，世代蔭封錦衣指揮僉事。該月提升爲兵部尚書，依然兼左都御史，并掌管兩個印章，掌握兵權和法紀，出入威勢盛大，權勢超越朝廷内外。不久，熹宗崩，朝廷大臣進去吊哭。内使十多個人傳喊崔尚書很急，朝廷大臣相看十分驚訝。崔呈秀進去見魏忠賢，兩人密謀很久，説話很秘密不能知道。有人説魏忠賢想篡奪帝位，崔呈秀認爲時間不可，阻止魏忠賢。

莊烈帝即位，其黨知忠賢必敗，内相携。副都御史楊所修首請允呈秀守制，御史楊維垣、賈繼春相繼力攻，呈秀乞罷。帝猶慰留。章三上，温旨令乘傳歸。已而言者劾呈秀及工部尚書吳淳夫、兵部尚書田吉、太常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夔龍，號稱“五虎”，宜肆市朝。詔逮治，籍其貲。時忠賢已死，呈秀知不免，列姬妾，羅諸奇異珍寶，呼酒痛飲，盡一

莊烈帝繼承帝位，他的同夥知道魏忠賢必定失敗，内部互相分離。副都御史楊所修首先請求允許崔呈秀守孝，御史楊維垣、賈繼春相繼用力攻擊，崔呈秀就乞求罷官。皇帝還對他安慰挽留。奏章呈上多次，詞情懇摯的聖旨讓他乘四匹馬拉的車回家。不久諫議的人揭發崔呈秀和工部尚書吳淳夫、兵部尚書田吉、太常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夔龍，號稱“五虎”，應當執行死刑，把尸體陳放在集市上示衆。皇帝就命令逮捕懲辦，没收他的財物交入官府。當時魏忠賢已死，

卮即擲壞之，飲已自縊。詔戮其尸，子鐸除名，弟凝秀遣戍。後定逆案，以呈秀爲首。

崔呈秀知道不能幸免，就叫美妻嬌妾排列坐着，把各種奇珍異寶羅列起來，唤酒來痛飲，喝完一杯立即擲壞一個，飲完酒就上吊自殺。皇帝命令斬戮他的尸體示衆，他的兒子崔鐸取消原來的身份，弟崔凝秀遣送邊遠地方戍守。後來定叛亂案件，把崔呈秀作爲首要分子。

吴淳夫

淳夫，晋江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歷官陝西僉事，以京察罷。五年賌緣起兵部郎中，與文焕、吉、夔龍并由呈秀進，爲忠賢義子。大學士馮銓釋褐十三年登宰輔，爲忠賢所暱。呈秀妒之，淳夫即爲攻銓。六年冬，擢太僕少卿，視職方事。旋擢太僕卿，歷工部添注右侍郎。冒寧、錦及三殿功，累進工部尚書，加太子太傅。歲中六遷，至極品。

吴淳夫是晋江人。萬曆三十八年考中進士，逐漸升官任陝西僉事，因爲在京都的考績不好而罷官。經過五年，由於鑽營而推舉爲兵部郎中，同倪文焕、田吉、李夔龍一起由崔呈秀引薦，做魏忠賢的乾兒子。大學士馮銓做官十三年登宰相位，被魏忠賢所親近。崔呈秀妒忌他，吴淳夫就替崔呈秀攻擊馮銓。六年冬季，吴淳夫晋升爲太僕少卿，任職方的官職。旋即晋升爲太僕卿，升任工部添注右侍郎。他假冒寧、錦和建造三殿的功績，多次提升爲工部尚書，加賜太子太傅。他一年之中得到六次提升，到了最高的級位。

倪文焕

倪文焕，江都人。由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巡視南城。山東多大猾，事發則走匿京師。參政王維章數牒文焕，文焕納其賄，反劾罷維章。嘗誤撻皇城守卒，爲中官所糾，大懼，走謁呈秀求救，遂引入忠賢幕，爲鷹犬。首劾兵部侍郎李邦華，御史李日宣，吏部員外郎周順昌、林枝橋。再劾户部侍郎孫居相、御史夏之令及故吏部尚書崔景榮、吏部尚書李宗延等數十人。輕者削奪，重者拷死。呈秀首頌忠賢，文焕即繼之。出按畿輔，爲忠賢建三祠。河南道缺掌印官，呈秀爲懸缺待文焕，至越十餘人任之。冒寧、錦、殿功，加太僕卿，掌道如故。尋改太常卿。忠賢敗，文焕懼，乞終養歸。

倪文焕是江都人。從進士而授予行人的官銜，提升爲御史，視察京城的南門。山東有很多異常狡猾的人，事件一被揭發就逃藏到京城。參政王維章多次寫信給倪文焕，倪文焕收納他們的財物，反而揭發罷免王維章。他曾經錯打皇城的衛兵，被宦官糾彈，十分恐懼，急忙奔去謁見崔呈秀求救，就被引薦進入魏忠賢的幕府，成爲爪牙。首先揭發兵部侍郎李邦華，御史李日宣，吏部員外郎周順昌、林枝橋，再揭發户部侍郎孫居相、御史夏之令及故吏部尚書崔景榮、吏部尚書李宗延等幾十個人。輕一點的被剥奪封賞，重一點的被拷打死去。崔呈秀首先歌頌魏忠賢，倪文焕就立即接着他歌頌。他出朝巡查京城地區，替魏忠賢建造三所祠廟。河南道缺少掌印官，崔呈秀給挂一個空缺等待倪文焕，甚至超越十多個人任命他。假冒寧、錦、建造宫殿功績，加賜太僕卿，仍如以前職掌河南道。不久改任太常卿。魏忠賢失敗，倪文焕恐懼，乞求辭官回家，奉養父母。

田吉

田吉者，故城人。萬曆三十八年廷對懷挾，罰三科，以縣佐録用。已，補試，由知縣歷兵部郎中。六年冬，遷淮揚參議，取中旨，擢太常少卿，視職方事。明年擢太常卿。未匝歲，連擢至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諸逆黨超擢，未有如吉者。

田吉是故城人。萬曆三十八年，殿試時挾帶書籍，罰降三科，用縣令輔佐的名義録用。不久，補考試，從知縣逐漸升至兵部郎中。六年冬季，提升爲淮揚參議，取得皇帝的詔令，提升爲太常少卿，任職方的職務。第二年，提升爲太常卿。不到一年，連續提升到兵部尚書，加賜太子太保。逆黨中諸人的超格提升，没有像田吉這樣快的。

李夔龍

李夔龍，福建南安人。由進士歷吏部主事，被劾罷去。天啓五年夤緣復官，進郎中。專承呈秀指，引用邪人以媚忠賢。擢太常少卿，仍署選事。尋遷左僉都御史。三殿成，進左副都御史。

李夔龍是福建南安人。從進士逐漸升至吏部主事，被揭發而罷官離去。天啓五年，因鑽營而復官，晋升郎中。專門承受崔呈秀的指使，引用奸邪的人去討好魏忠賢。提升爲太常少卿，仍舊擔任選用官員的事務，不久就升爲左僉都御史。三殿建成，晋升爲左副都御史。

莊烈帝嗣位，淳夫、文焕、吉、夔龍，并以上林典簿樊維城、户部員外郎王守履言，逮治論死。

莊烈帝繼承皇位，吴淳夫、倪文焕、田吉、李夔龍，一起因上林典簿樊維城、户部員外郎王守履的言論，被逮捕懲處判爲死刑。

方忠賢敗時，莊烈帝納廷臣言，將定從逆案。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不欲廣搜樹怨，僅以四五十人上。帝少之，令再議，又以數十人上。帝不懌，令以贊導、擁戴、頌美、諂附爲目，且曰："内侍同惡者亦當入。"爌等以不知内侍對，帝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閲日，召入便殿，案有布囊，盛章疏甚夥，指之曰："此皆奸黨頌疏，可案名悉入。"爌等知帝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職在調旨，三尺法非所習。"帝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問之，永光以不習刑名對，乃詔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同事，於是案名羅列無脱遺者。崇禎二年三月上之，帝爲詔書頒示天下。

當魏忠賢失敗時，莊烈帝接受朝廷大臣的言論，將要判定跟隨叛逆的案件。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不想廣泛搜索樹立怨仇，衹拿四五十人的名單送上。皇帝認爲太少，命令再議論，又拿幾十個人名單送上。皇帝心中不愉快，命令用贊導、擁戴、頌美、諂附作爲名目，而且説："宦官有一樣罪惡的人也應當列入名單。"韓爌等人用不知宦官的情況回答，皇帝説："難道都不知，衹怕擔當怨仇罷了。"經過一天，召他們進皇帝宴游的别殿，桌案上有布袋，裝着很多奏章，皇帝指着它説："這都是奸黨歌頌功德的奏疏，可以依照名字全部列入。"韓爌等知道皇帝的心意不能轉回，就説："我們的職務在協調意見，法律不曾學習過。"皇帝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問判定跟隨叛逆案件事，王永光用不熟悉刑法的名稱回答，於是就命令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同事，因此案犯的名字就排列没有脱漏的人。崇禎二年三月送上名單，皇帝寫了詔書發布告示天下。

首逆凌遲者二人：魏忠賢，客氏。

首逆同謀决不待時者六人：呈秀及魏良卿，客氏子都督侯國興，太監李永貞、李朝欽、劉若愚。

交結近侍秋後處决者十九人：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焕、田吉、劉詔、薛貞、吴淳夫、李夔龍、曹欽程，大理寺正許志吉，順天府通判孫如洌，國子監生陸萬齡，豐城侯李承祚，都督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張體乾。

結交近侍次等充軍者十一人：魏廣微、周應秋、閻鳴泰、霍維華、徐大化、潘汝禎、李魯生、楊維垣、張訥，都督郭欽，孝陵衛指揮李之才。

交結近侍又次等論徒三年輸贖爲民者：大學士顧秉謙、馮銓、張瑞圖、來宗道，尚書王紹徽、郭允厚、張我續、曹爾禎、孟紹虞、馮嘉會、李春曄、邵輔忠、吕純如、徐兆魁、薛鳳翔、孫杰、楊夢衮、李養德、劉廷元、曹思誠，南京尚書范濟世、張樸，總督尚書黄運泰、郭尚友、李從心，巡撫尚書李精白等一百二十九人。

交結近侍減等革職閒住者，黄立極等四十四人。

忠賢親屬及内官黨附者又五十餘人。

案既定，其黨日謀更翻，王永光、温體仁陰主之，帝持之堅，不能動。其後，張捷薦吕純如，被劾去。唐世濟薦霍維華，福建巡按應喜臣薦部内閒住通政使周維京，罪至謫戍。其黨乃不敢言。福王時，阮大鋮冒定策功，起用，其案始翻。於是太僕少卿楊維垣、徐景濂，給事中虞廷陛、郭如闇，御史周昌晋、陳以瑞、徐復

爲首判叛逆死的兩人：魏忠賢、客氏。

與爲首叛逆同謀，决不寬待時間就處决的六人：崔呈秀及魏良卿，客氏子都督侯國興，太監李永貞、李朝欽、劉若愚。

勾結侍從的人秋後執行死刑的十九人：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焕、田吉、劉詔、薛貞、吴淳夫、李夔龍、曹欽程，大理寺正許志吉，順天府通判孫如洌，國子監生陸萬齡，豐城侯李承祚，都督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張體乾。

勾結侍從的人情節屬二等去充軍的十一人：魏廣微、周應秋、閻鳴泰、霍維華、徐大化、潘汝禎、李魯生、楊維垣、張訥，都督郭欽，孝陵衛指揮李之才。

勾結侍從的人情節屬第三等的判處徒刑三年用財物贖罪降爲老百姓的：大學士顧秉謙、馮銓、張瑞圖、來宗道，尚書王紹徽、郭允厚、張我續、曹爾禎、孟紹虞、馮嘉會、李春曄、邵輔忠、吕純如、徐兆魁、薛鳳翔、孫杰、楊夢衮、李養德、劉廷元、曹思誠，南京尚書范濟世、張樸，總督尚書黄運泰、郭尚友、李從心，巡撫尚書李精白等共一百二十九人。

勾結侍從的人降低等級革去職位閑居的，黄立極等共四十四人。

魏忠賢的親屬和宦官同夥相依附的又有五十多人。

案件已經判定，他們的同夥每天策劃改變翻案，王永光、温體仁暗地主使這件事，皇帝堅持原來的判决，不能更改。打那以後，張捷推薦吕純如，被揭發而離去。唐世濟推薦霍維華，福建巡按應喜臣推薦部内閑居通政使周維京，因得罪而至於被貶謫去守衛邊疆。他們的同夥纔不敢説話。福王時，阮大鋮假冒擁立皇帝的功績，被舉薦任用，那個案件纔翻過來。因此太僕少卿楊維垣、徐景濂，給事中虞廷陛、郭如闇，御史周昌

陽，編修吴孔嘉，參政虞大復輩相繼而起，國亡乃止。

晋、陳以瑞、徐復陽，編修吴孔嘉，參政虞大復一類人相繼而任官，直到國家滅亡纔停止。

劉志選

劉志選，慈谿人。萬曆中，與葉向高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偕同官劉復初、李懋檜爭鄭貴妃、王恭妃册封事。後懋檜因給事中邵庶請禁諸曹言事，抗疏力爭，貶二秩。志選言："陛下謫懋檜，使人箝口結舌，蒙蔽耳目，非國家福也。"帝怒，謫福寧州判官。稍遷合肥知縣，以大計罷歸，家居三十年。

劉志選是慈谿人。萬曆年間，他同葉向高一起考取進士，授予刑部主事，與同官劉復初、李懋檜一起爭論鄭貴妃、王恭妃立皇后的事。後來李懋檜因給事中邵庶請求禁止各官署談論政事，上書直言力爭，降低兩級。劉志選説："陛下貶謫李懋檜，使人們箝口結舌不敢講話，蒙蔽住耳朵和眼睛，不是國家的福音。"皇帝憤怒，貶謫爲福寧州判官。稍後提升合肥知縣，因考績不合格而罷官回家，在家居住三十年。

光宗、熹宗相繼立，諸建言得罪者盡起，志選獨以計典不獲與。會向高赴召，道杭州，志選與游宴彌月。還朝，用爲南京工部主事，進郎中。時已七十餘，嗜進彌鋭，上疏追論"紅丸"，極詆孫慎行不道。魏忠賢喜，天啓五年九月召爲尚寶少卿。在道，復力攻慎行，遂并及向高。忠賢益喜，出兩疏宣史館。

光宗、熹宗相繼即位，各陳述意見而得罪的人全部出任官職，劉志選獨個因爲不合考核官吏的制度而得不到。恰遇葉向高應召赴任，路遇杭州，劉志選同他游樂宴飲一個月。葉向高回到朝廷，任用劉志選爲南京工部主事，晋升爲郎中。這時年已七十多了，貪圖晋升的願望更加强烈，上疏追溯議論"紅丸"，極力詆毁孫慎行無道義。魏忠賢喜悦，天啓五年九月，召他爲尚寶少卿。在進京途中，他又極力攻擊孫慎行，就同時涉及到葉向高。魏忠賢更加喜悦，就拿出兩件奏疏交付史館辦理。

明年擢順天府丞。冬十月遂上疏劾張國紀。國紀者，后父也。忠賢忌后賢明，欲傾之。會有張匿名榜於厚載門者，列忠賢反狀，并其黨七十餘人。忠賢疑出國紀及被逐諸人手。邵輔忠、孫杰謀因此興大獄，盡殺東林諸人，而借國紀以摇中宫，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爲后，草一疏，募人上之。諸人慮禍不敢承。志選惑家人言，謂己老必先忠賢死，竟上之。極論國紀罪，而末言"毋令人訾及丹山之穴，藍田之種。"蓋前有死囚孫二言張后己所生，非國紀女也。疏上，事叵測。帝伉儷情篤，但令國紀自新而已。后爲故司禮劉克敬所選，忠賢遷

第二年，他被提升爲順天府丞。冬季十月，就上疏揭發張國紀。張國紀是皇后的父親。魏忠賢忌恨皇后賢明，想排擠她。恰逢有人在厚載門張貼匿名文章，羅列魏忠賢叛逆的罪狀，并列出他的同夥七十多人。魏忠賢懷疑是張國紀和被驅逐的衆人所做的。邵輔忠、孫杰謀劃就這件事興起大訟案，全部殺掉東林黨衆人，而藉張國紀來動摇皇后，事情成功就立魏良卿的女兒做皇后，草擬一份奏疏，招募人把它送上去。衆人憂慮有禍不敢承擔。劉志選惑於家裏人的言論，認爲自己年老，一定死在魏忠賢之前，竟然把奏疏送上去。詳盡論述張國紀的罪行，而在末尾説："不要使人詆毁到丹山的土室，藍田的後代。"大概以前有死刑囚犯孫二説張后是自己生的，不是張國紀的女兒。奏疏送上去，事情不可預測。皇帝

怒克敬，謫發鳳陽，縊殺之。

夫婦感情深厚，衹讓張國紀自己改過罷了。皇后是舊司禮劉克敬所推選，魏忠賢把對皇后的憤怒轉移到劉克敬，把他貶謫發配到鳳陽，用繩勒死他。

未幾，志選疏頌《要典》，言："命德討罪，無微不彰，即堯、舜之放四凶，舉元、愷，何以加焉，洵游、夏無能贊一詞者。"因力詆王之寀、孫慎行、楊漣、左光斗，而極譽劉廷元、岳駿聲、黃克纘、徐景濂、范濟世、賈繼春并及傅櫆、陳九疇。且言："慷慨憂時，力障狂瀾於既倒者，魏廣微也，當還之揆席，以繼五臣之盛事。赤忠報國，弼成巨典於不日者，廠臣也，當增入簡端，以揚一德之休風。"又言："之寀宜正典刑，慎行宜加謫戍。"忠賢大悦，於是駿聲等超擢，之寀被逮，慎行遣戍，悉如志選言。

不久，劉志選上疏歌頌《要典》，說："任命有道德的人討伐有罪的人，明察秋毫，就是堯、舜放逐四個凶人，推薦輔佐大臣八元、八愷，哪能超過呢？即使子游、子夏也不能加上任何字句。"就大力誹謗王之寀、孫慎行、楊漣、左光斗，而竭力贊揚劉廷元、岳駿聲、黃克纘、徐景濂、范濟世、賈繼春兼推及傅櫆、陳九疇。并且說："情緒激昂憂慮時局，在已經傾倒的情況下用大力去挽回危局的，是魏廣微，應當將宰相之位還給他，以便繼承舜有五個臣子而治理天下的大事。赤膽忠心報效國家，不久輔佐完成巨大的《要典》的，是東廠的臣子，應當增加進書册的開頭，以便弘揚同心同德的美好風尚。"又說："王之寀應該用刑法治罪，孫慎行應該加以貶謫到邊遠地方去守衛。"魏忠賢很高興，這樣岳駿聲等人就被超格提升，王之寀被逮捕，孫慎行被放逐守衛邊境，皇帝全部按照劉志選說的辦。

七年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其年，熹宗崩，忠賢敗，言官交劾，詔削籍。後定逆案，律無傾搖國母文，坐子罵母律，與梁夢環并論死。志選先自經。

天啓七年，他被提升爲右僉都御史，提督掌管長江。這年，熹宗崩，魏忠賢失敗，諫官交替揭發，皇帝命令革去他的官職。以後判定叛逆案件，法令没有傾覆動摇國母的條文，以兒子駡母親的法令獲罪，與梁夢環一起判處死刑。劉志選先上吊自殺了。

梁夢環

夢環，廣東順德人。舉進士。歷官御史。父事忠賢，興汪文言獄，殺楊漣等。出巡山海關，會寧遠敘功，崔呈秀不獲與，夢環力敘其賢勞，遂進侍郎。劾熊廷弼乾没軍資十七萬，廷弼已死，家益破。志選之劾國紀也，忠賢意未逞。夢環偵知之，七年二月馳疏極論國紀罪，且故詰"丹山、藍田"二語，冀傾后。顧事重，忠賢亦不能驟行，而國紀竟勒還籍。夢環建祠祀忠賢，三疏頌功德。

梁夢環是廣東順德人。科舉考試中進士，逐漸升官爲御史。他的父親侍奉魏忠賢，發動汪文言訟案，殺害楊漣等人。他出朝巡視山海關，恰逢寧遠論功行賞，崔呈秀没得到參預，梁夢環就大力談論他的勞苦，就晋升爲侍郎。揭發熊廷弼獲取軍需十七萬，熊廷弼已經死，家庭更加破敗衰落。劉志選揭發張國紀時，魏忠賢還未稱心如意。梁夢環探知他的心意，七年二月，他迅速上疏詳盡議論張國紀的罪狀，而且故意責問"丹山、藍田"兩句話，希望排擠掉皇后。考慮到事情重大，魏忠賢也不能迅速執行，而張國紀終於

寧、錦之役，復稱忠賢“德被四方，勛高百代”，於是有安平之封，夢環擢太僕卿。

被勒令返回原籍。梁夢環建造祠廟祭祀魏忠賢，多次上疏歌頌他的功德。寧、錦的戰役，又稱贊魏忠賢“德澤覆蓋四方，功勛超過百代”，這樣就得到安平的封賞，梁夢環提升爲太僕卿。

劉詔

又劉詔者，杞縣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盧龍知縣。天啓二年超擢山東僉事。七年代閻鳴泰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尋進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詔嗜利無耻，父事忠賢。釋褐九年，驟至極品。建四祠祀忠賢。忠賢敗，僅罷官聽勘。御史高弘圖言：“傾危社稷，摇動宫闈，如詔及劉志選、梁夢環三賊者，罪實浮於‘五虎’‘五彪’，而天討未加。且詔建祠薊州，迎忠賢像，五拜三稽首，呼九千歲。及聞先帝彌留，詔即整兵三千，易置將領，用崔呈秀所親蕭惟中主郵騎，直接都門，此其意何爲。”由是三人皆被逮，論死。

又有劉詔是杞縣人。萬曆四十七年考中進士，授予盧龍知縣。天啓二年，超格提升山東僉事。七年，代替閻鳴泰總管監督薊、遼、保定的軍務。不久晋升兵部尚書，加賜太子太保。劉詔貪利而不顧廉耻，他的父親侍奉魏忠賢。任官九年，迅速到達最高的官位。建造四個祠廟祭祀魏忠賢，魏忠賢失敗，衹罷免官職聽候檢查。御史高弘圖說：“傾覆危害國家，動摇皇后，像劉詔和劉志選、梁夢環三個奸賊，罪惡實在超過‘五虎’、‘五彪’，可是没有加以懲戒。而且劉詔在薊州建造祠廟，迎接魏忠賢像，拜五次叩三次頭，高呼九千歲。等聽到先帝病重將死，劉詔就整頓三千軍隊，改换將領，任用崔呈秀所親近的蕭惟中掌管驛站驛馬，一直接近京城城門，這樣做他的心意究竟爲什麽呢?”因此三個人都被逮捕，判處死刑。

邵輔忠

邵輔忠，定海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爲工部郎中，首劾李三才貪險假横四大罪。尋謝病去，久之起故官。天啓五年附忠賢，驟遷至兵部尚書，視侍郎事。諸奸黨攻擊正人，多其所主使。七年三月護桂王之藩衡州，加太子太保。還朝，時事已變，移疾歸。尋麗逆案，贖徒爲民。

邵輔忠是定海人。萬曆二十三年考中進士。做工部郎中，首先揭發李三才貪婪、險惡、假僞、横暴四大罪狀，不久因病辭職離去，過了很久出任舊時的官職。天啓五年，他依附魏忠賢，迅速升到兵部尚書，任侍郎職。各奸黨攻擊正直的人，很多是他出主意指使。七年三月，他護送桂王去保衛衡州，加太子太保。回到朝廷，時局已經變化，稱病辭職回家。不久與叛逆案件有聯係，用財物贖徒刑罪而爲平民。

孫杰

孫杰，錢塘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官刑科右給事中，以附忠賢劾劉一燝、周嘉謨，爲清議所棄。出爲江西參議，引疾歸。忠賢召爲大理丞，累擢工部右侍郎。大學士馮銓由李魯生、李蕃擁戴爲首輔，素與崔呈秀暱。而杰與霍維華以呈秀最得忠賢

孫杰是錢塘人。萬曆四十一年考中進士。任刑科右給事中官職，因爲依附魏忠賢揭發劉一燝、周嘉謨，被公正的評論所抛棄。出朝做江西參議，稱病辭職回家。魏忠賢召他做大理丞，多次提升任工部右侍郎。大學士馮銓由李魯生、李蕃推崇成爲宰相，平素跟崔秀呈親近。而孫杰和霍維華認爲崔呈秀最得到魏忠賢的喜愛，想讓崔

歡，欲令入閣，謀之吴淳夫等，先擊去銓。又恐王紹徽爲吏部，不肯推呈秀，令袁鯨疏攻紹徽，而龔萃肅上閣臣内外兼用疏以堅之。自是，魯生、蕃與杰等分途，其黨日相軋矣。杰官亦至尚書，加少保。忠賢誅，杰被劾罷，名麗逆案，贖徒三年。輔忠、杰本謀揺中宫，而事發於志選、夢環，故得輕論云。

呈秀進入内閣，就同吴淳夫等人商議，先把馮銓擠掉。又擔心王紹徽在吏部，不肯推薦崔呈秀，叫袁鯨上疏攻擊王紹徽，而龔萃肅登内閣大臣門，朝廷内外一起用奏疏來鞏固此事。從此，李魯生、李蕃就同孫杰等人分歧，他們的同夥就每天互相傾軋了。孫杰做官也達到尚書，加少保。魏忠賢被殺，孫杰被揭發罷官，名字附在叛逆案中，用財物贖徒刑三年。邵輔忠、孫杰本來謀劃動摇皇后，而事件是由劉志選、梁夢環策動，所以得到從輕判處。

曹欽程

曹欽程，江西德化人。舉進士。授吴江知縣，贓污狼籍，以淫刑博强項聲。巡撫周起元劾之，貶秩，改順天教授，調國子助教。諂附汪文言，得爲工部主事。及文言敗，欽程力擠之。由座主馮銓父事魏忠賢，爲“十狗”之一。銓欲害御史張慎言、周宗建，令李魯生草疏，屬欽程上之，因及李應昇、黄尊素，而薦魯生及傅櫆、陳九疇、張訥、李蕃、李恒茂、梁夢環輩十餘人。慎言等四人并削籍。

欽程於群小中尤無耻，日夜走忠賢門，卑諂無所不至，同類頗羞稱之。欽程顧驕衆人以忠賢親己。給事中吴國華劾之，忠賢怒，除國華名，欽程益得志。給事中楊所修緣忠賢指，力薦其賢，遂由員外郎擢太僕少卿。後忠賢亦厭之，六年正月爲給事中潘士聞所劾。忠賢責以敗群，削其籍。瀕行猶頓首忠賢前曰：“君臣之義已絶，父子之恩難忘。”絮泣而去。忠賢誅，入逆案首等，論死。繫獄久之，家人不復饋食，欽程掠他囚餘食，日醉飽。李自成陷京師，欽程首破獄出降。自成敗，隨之西走，不知所終。福王時，定從賊案，欽程復列首等。

曹欽程是江西德化人。科舉考試中進士，授予吴江知縣，貪污而行爲不檢，因濫用刑罰而博得剛强的名聲。巡撫周起元揭發他，降低職位，改爲順天教授，調任國子助教。奉承依附汪文言，纔得做工部主事。到汪文言失敗，曹欽程大力陷害他，由主考官馮銓的關係而像父親一樣侍奉魏忠賢，成爲“十狗”之一。馮銓想害御史張慎言、周宗建，叫李魯生草擬奏疏，囑咐曹欽程把它送上去，就涉及到李應昇、黄尊素，而推薦李魯生和傅櫆、陳九疇、張訥、李蕃、李恒茂、梁夢環一類十多個人。張慎言等四個人一起被革職。

曹欽程在衆小人中特别没有廉耻，日日夜夜奔走於魏忠賢之門，卑鄙奉承無所不至，同類都爲稱呼他而很感到耻辱。曹欽程因魏忠賢親近自己而反而怠慢衆人。給事中吴國華揭發曹欽程，魏忠賢發怒，取消吴國華的原有身份，曹欽程更加得意。給事中楊所修因魏忠賢的旨意，大力推舉他的賢能，就從員外郎提升爲太僕少卿。後來魏忠賢也厭惡他，六年正月，被給事中潘士聞揭發。魏忠賢用害群之馬指責他，革去他的官職。臨走時還在魏忠賢前叩頭説：“國君與臣子間的禮儀已經斷絶，父親與兒子間的恩情難以忘懷。”絮絮叨叨流着淚而離去。魏忠賢被殺，曹欽程列入叛逆案第一等，判處死刑。在牢獄裏關押很久，家裏的人不再送食物，曹欽程就搶别的囚犯剩餘的食物，每日喝醉吃飽。李自成攻陷京都，曹欽程首先打破監獄出來投降。李自成失敗，隨

着他往西而逃跑，不知他的結局。福王時，判定歸順反賊案件，曹欽程又列在第一等。

當忠賢盛時，其黨爭搏擊清流，獻諂希寵。最著者，石三畏、張訥、盧承欽、門克新、劉徽、智鋌。

當魏忠賢勢盛時，他的同夥争着去打擊正直的人，獻媚希望得到寵愛。最有名的，是石三畏、張訥、盧承欽、門克新、劉徽、智鋌。

石三畏

三畏，交河人。知文登、曹二縣，大著貪聲。以御史陳九疇薦，得行取。趙南星秉銓，出爲王府長史。故事，外吏行取無爲王官者，三畏以是大恨。及忠賢得志，三畏諂附之，遂授御史。首劾都給事中劉弘化護熊廷弼，太僕卿吳炯黨顧憲成，兩人獲嚴譴。追論京察三變，力詆李三才、王圖、孫丕揚、曹于汴、湯兆京、王宗賢、顧憲成、胡忻、王元翰、王淑抃、趙南星、張問達、王允成、涂一榛、王象春等十五人，而薦喬應甲、徐兆魁等十三人。於是三才等生者除名，死者追奪。已，極論三案，請以其疏付史館，而劾禮部侍郎周炳謨、南京尚書沈儆炌，大理丞張廷拱，三人亦獲譴。三畏爲忠賢"十孩兒"之一。又倚呈秀爲薦主，鍛成楊、左之獄，咆哮特甚。一日，赴戚畹宴，魏良卿在焉。三畏醉，誤令優人演《劉瑾酗酒》一劇。忠賢聞，大怒，削籍歸。忠賢殛，借忤璫名，起故官，爲南京御史朱純所劾，罷去。

石三畏是交河人。做文登、曹兩縣知縣，有貪贜的大名聲。因御史陳九疇的推舉，纔調到京都補授官職。趙南星掌握選授官職的權力，使他出朝做王府長史。按照慣例，州縣官吏調到京都補授官職，没有做王府長史的，石三畏因此而十分憤恨。到魏忠賢得寵，石三畏獻媚依附他，就授予御史的官職。他首先揭發都給事中劉弘化庇護熊廷弼，太僕卿吳炯同顧憲成勾結，兩人得到嚴厲的譴責。追溯評論在京官吏進行考績多變，大力詆毁李三才、王圖、孫丕揚、曹于汴、湯兆京、王宗賢、顧憲成、胡忻、王元翰、王淑抃、趙南星、張問達、王允成、涂一榛、王象春等十五人，而推舉喬應甲、徐兆魁等十三人。因此李三才等活着的人取消原有的身份，死去的人追補剥奪名號。不久，詳盡論述三案，請求把他的奏疏交付史館，而揭發禮部侍郎周炳謨、南京尚書沈儆炌、大理丞張廷拱，三個人也得到譴責。石三畏是魏忠賢"十孩兒"中的一個。又倚仗崔呈秀做薦主，羅織成楊漣、左光斗的訟案，吼叫特别凶。一天，去參加外戚王室至親的宴會，魏良卿在那裏。石三畏喝醉了，錯叫優人演《劉瑾酗酒》一劇。魏忠賢聽到，十分憤怒，革去他的官職讓他回家。魏忠賢被殺，他藉反對宦官的名義，出任原來的官職，被南京御史朱純揭發，罷官離去。

張訥

訥，閬中人。由行人擢御史，承忠賢指，首劾趙南星十大罪，并及御史王允成，吏部郎鄒維璉、程國祥、夏嘉遇。忠賢大喜，立除南星等名，且令再奏。乃羅織兵部侍郎李邦華，湖廣巡撫孫鼎相，舊給事中毛士龍、魏大中，光禄少卿史記事等十七人，

張訥是閬中人。從行人的官職提升爲御史，承受魏忠賢的旨意，首先揭發趙南星十大罪狀，一并涉及到御史王允成，吏部郎鄒維璉、程國祥、夏嘉遇。魏忠賢十分喜悦，立即取消趙南星等人的身份，并且叫他再上奏疏。他就羅織兵部侍郎李邦華，湖廣巡撫孫鼎相，舊給事中毛士龍、魏大中，光禄少卿史記事等十七人，誣衊他

誣以賄南星得官，諸人并獲罪。尋請毁東林、關中、江右、徽州諸書院。痛詆鄒元標、馮從吾、余懋衡、孫慎行并及侍郎鄭三俊、畢懋良等，亦坐削奪。復劾罷江西巡撫韓光祐。訥爲忠賢鷹犬，前後搏擊用力多。忠賢深德之，用其兄太僕少卿樸至南京户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樸官宣大總督，爲忠賢建四祠。兄弟并入逆案。

們因賄賂趙南星得到官職，衆人因此一起獲得罪名。不久請求廢除東林、關中、江右、徽州各書院，盡情詆毁鄒元標、馮從吾、余懋衡、孫慎行，一并涉及到侍郎鄭三俊、畢懋良等人，也獲罪剥奪官職。又揭發罷免江西巡撫韓光祐。張訥是魏忠賢的爪牙，前後打擊用力很多。魏忠賢深深感激他，任用他的哥哥太僕少卿張樸位至南京户部尚書，加賜太子太保。張樸任宣化、大同總督官職，替魏忠賢建造四座祠廟。張訥、張樸兄弟一起列入叛逆案件。

盧承欽

承欽，餘姚人。由中書舍人擢御史，首劾罷户部侍郎孫居相等，因言："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薦、沈正宗、李朴、賀烺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請以黨人姓名、罪狀榜示海內。"忠賢大喜，敕所司刊籍，凡黨人已罪未罪者，悉編名其中。承欽官至太僕少卿卒。

盧承欽是餘姚人。他由中書舍人提升爲御史，首先揭發罷免户部侍郎孫居相等人，就説："東林黨人除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人稱之爲副帥，曹于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稱之爲'先鋒'，于元薦、沈正宗、李朴、賀烺稱之爲'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稱之爲'土木魔神'。請求用東林黨人姓名、罪狀告示天下的人。"魏忠賢十分喜悦，命令革職没收家財，凡東林黨人已經判罪或没有判罪的人，全部編入他的名單中。盧承欽任官至太僕少卿而死。

門克新

克新，汝陽人。由青州推官擢御史，劾右庶子葉燦、光禄卿錢春、按察使張光縉倚傍門户，且請速誅熊廷弼。忠賢大喜，立傳旨行刑。以閣臣固争，乃令俟秋後，而除燦等名。御史吴裕中，廷弼姻也，憤曰："廷弼已死人，何必疏促。"與克新絶，逆黨由此銜之。廷弼之禍，大學士丁紹軾有力焉。馮銓因使人嗾裕中劾紹軾，而先報忠賢曰："裕中必爲廷弼報仇。"裕中疏上，遂命於午門杖之百，舁至家死。魏廣微將謝政，克新言："廣微砥柱狂瀾，厥功甚偉，宜錫之温綸，優以禮數。"以是稍失忠賢意。太倉人孫文豸，與同里武進士

門克新是汝陽人。他由青州推官的官職而提升爲御史，揭發右庶子葉燦、光禄卿錢春、按察使張光縉取法樹立朋黨，并且請求迅速殺掉熊廷弼。魏忠賢十分喜悦，立即傳達旨意執行刑罰。因爲内閣大臣堅持規勸，纔使他們等到秋季以後執行，而取消了葉燦等人的身份。御史吴裕中，是熊廷弼的姻親，憤憤地説："熊廷弼已經是死人，何必上疏催促。"就同門克新絶交，叛逆的一夥從此怨恨他。熊廷弼的禍患，大學士丁紹軾在此案中出了力。馮銓就派人唆使吴裕中揭發丁紹軾，却先去報告魏忠賢説："吴裕中一定替熊廷弼報仇。"吴裕中的奏疏送上去，魏忠賢就在午門棒打他一百大板，扛到家裏就死了。魏廣微將辭去官職，門克新説："魏廣微是狂濤中的砥柱，他的功績很偉大，應當賜給他温和的詔書，

顧同寅嘗客廷弼所。廷弼死，文豸爲詩誄之，同寅題尺牘亦有追惜語，爲邏卒所獲。克新遽以誹謗聞，兩人遂棄市，連及同郡編修陳仁錫、故修撰文震孟，并削籍。克新尋巡按山東，崇禎初，引疾去。

給他優厚的禮儀等級。”因此稍稍失去了魏忠賢的願望。太倉人孫文豸，跟同鄉武進士顧同寅曾經在熊廷弼處作過客，熊廷弼死了，孫文豸作詩哀悼他，顧同寅書寫書信也有追念惋惜的話，被巡邏士兵獲得。門克新迅速用誹謗的罪名傳布，兩個人就被殺死在街上示衆，連累到同郡的編修陳仁錫、原修撰文震孟，一起革去官職。門克新不久去巡視山東，崇禎初年，稱病辭官離去。

劉徽

徽，清苑人。由臨淮知縣擢御史。陳朝輔劾馮銓，徽出疏繼之，且曰：“臣與銓同鄉，痛惡群小之誤銓，不忍銓坐失燕、趙本色。”聞者笑之。出督遼餉，乾没不貲。初，梁夢環巡關，誣熊廷弼侵盜軍貲十七萬。徽言：“廷弼原領帑金三十萬，茫無所歸。其家貲不下百萬，而僅以十七萬還公家，何以申國法?”因誣給事中劉弘化、毛士龍，御史樊尚燝、房可壯賦賄事。忠賢喜，削弘化等籍，敕所司徵廷弼贓。尋加徽太僕少卿，先後頌忠賢至十一疏。忠賢敗，被劾回籍。

劉徽是清苑人。他從臨淮知縣提升御史。陳朝輔揭發馮銓，劉徽就寫出奏疏接續陳朝輔，而且說：“我跟馮銓是同鄉，痛恨衆小人誤怪馮銓，不忍心馮銓徒然失掉燕、趙英雄本色。”聽到的人都笑他。出朝督察遼的軍糧，吞没財物不計其數。當初，梁夢環巡視關防，誣衊熊廷弼侵吞盜竊軍需物資十七萬。劉徽說：“熊廷弼原來領取庫金三十萬，絲毫没有歸還。他的家財不下一百萬，而衹拿十七萬退給公家，用什麽來表明國家的法令?”就誣衊給事中劉弘化、毛士龍，御史樊尚燝、房可壯貪贓受賄的事。魏忠賢高興，革掉劉弘化等人的官職，命令主管的人徵收熊廷弼貪污得來的財物。不久加賜劉徽爲太僕少卿，他先後歌頌魏忠賢的奏疏達到十一件。魏忠賢失敗，劉徽被揭發而回到原籍。

智鋌

鋌，元氏人。舉鄉試，受業趙南星門，授知縣。由魏廣微通於忠賢，得擢御史，遂疏詆南星爲元惡。先後劾罷禮部侍郎徐光啓等。鋌以乙榜起家，欲得忠賢歡，搏擊彌鋭。忠賢大喜，加太僕少卿，以憂歸。崇禎初，禮部主事喬若雯劾鋌及陳九疇、張訥爲魏廣微爪牙，詔奪職。後與三畏、訥、承欽、克新、徽并入逆案，訥遣戍，三畏等論徒。

智鋌是元氏人。在省城科舉考試中選拔録取，在趙南星門下從師學習，授予知縣。由魏廣微而跟魏忠賢交結，纔得提升爲御史，就上疏詆毁趙南星是首惡。他先後揭發罷免禮部侍郎徐光啓等人。智鋌憑考取舉人而出任官職，想取得魏忠賢的歡心，就打擊更加猛烈。魏忠賢十分喜悦，賜加太僕少卿，因父母死而回家守喪。崇禎初年，禮部主事喬若雯揭發智鋌和陳九疇，張訥是魏廣微的爪牙，命令削去官職。後來與石三畏、張訥、盧承欽、門克新、劉徽一起列入叛逆案件，張訥被遣送邊遠地區守衛，石三畏等人判處徒刑。

當忠賢横時，宵小希進干寵，皆陷善類以自媒。始所擊皆東林也，其

當魏忠賢横行不法之時，群小希望謀求進身做官，得到寵愛，都陷害好人來炫耀自己。起初

後凡所欲去者，悉誣以東林而逐之。自四年十月迄熹宗崩，斃詔獄者十餘人，下獄謫戍者數十人，削奪者三百餘人，他革職貶黜者不可勝計。

他們打擊的都是東林黨人，而以後凡是想除去的人，全部用東林黨人加以誣衊而驅逐他們。從四年十月到熹宗崩殂，死在監獄中的就有十多個人，關入牢獄貶謫去邊境守衛的有幾十個人，削奪官籍的有三百多人，其他革去官職或降職的人不計其數。

王紹徽

王紹徽，咸寧人，尚書用賓從孫也。舉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鄒平知縣，擢户科給事中。居官强執，頗以清操聞。湯賓尹號召黨與，圖柄用。吏部尚書孫丕揚以紹徽其門生，用年例出爲山東參議，紹徽辭疾不就。泰昌時，起通政參議，遷太僕少卿，被劾引疾。尋以拾遺罷。

王紹徽是咸寧人，是尚書王用賓的兄弟的孫子。萬曆二十六年考中進士，授予鄒平知縣，提升爲户科給事中官職。在位任職强力執行，很因爲清廉的操行而著稱。湯賓尹號召同黨的人，圖謀掌握權力。吏部尚書孫丕揚因王紹徽是他的門生，因此以每年的常例派他出去做山東參議，王紹徽稱病辭官不去赴任。泰昌時，出任通政參議，升爲太僕少卿，被彈劾托病辭去官職。不久因糾正皇帝的過錯而罷免。

天啓四年冬，魏忠賢既逐去左光斗，即召紹徽代爲左僉都御史。明年六月進左副都御史。尋進户部侍郎，督倉場，甫視事，改左都御史。十二月拜吏部尚書。忠賢爲從子良卿求世封，紹徽即爲奏請良卿封伯。請推崇其三世，紹徽亦議如其言。至忠賢遣内臣出鎮，紹徽乃偕同官陳四不可。王恭廠、朝天宫并災，紹徽言誅罰過多。忤忠賢意，得譙讓。已復上言："四方多事，九邊缺餉，難免催科，乞定分數，寬年限，以緩急之宜付撫按。正殿既成，兩殿宜緩，請敕工部裁省織造、瓷器諸冗費，用佐大工。奸黨削除已盡，恐藏禍蓄怨，反受中傷。逮繫重刑，加於封疆、顯過、三案巨奸，則人心悦服，餘宜少寬貸。"復忤忠賢意。

天啓四年冬季，魏忠賢已經驅逐掉左光斗，就立即召王紹徽代做左僉都御史。第二年六月，晋升左副都御史。不久晋升户部侍郎，督察糧倉，剛開始任職，改任左都御史。十二月，授予吏部尚書。魏忠賢替侄子魏良卿請求世世代代封地賜爵，王紹徽就替他上書請求給魏良卿封伯爵。請求敬重他的三代，王紹徽也依照魏忠賢所説的建議。到魏忠賢派遣宦官出去鎮守，王紹徽就一起與官員陳説四點不可。王恭廠、朝天宫一起發生火災，王紹徽説殺戮懲罰太多，違反魏忠賢的心意，受到譴責。不久又向上陳述意見："天下各地多變故，北方的九處要鎮缺少糧餉，免不了要催租，乞求規定份數，放寬年限，用緩急恰當的權宜給予撫按處理。正殿已經建成，另外兩殿應當緩期建造，請求命令工部裁減織造、瓷器各種多餘的費用，以便輔助大工程。奸黨已全部革職除去，恐怕隱藏禍患積蓄怨仇，反而受到惡意中傷。逮捕拘囚重刑，應施加在總督等大臣、明顯的過錯、三大案件的大奸徒上，那麽人們就心悦誠服，其餘的人應該稍微寬容。"又違背了魏忠賢的心意。

初，紹徽在萬曆朝，素以排擊東林爲其黨所推，故忠賢首用居要地。

當初，王紹徽在萬曆朝代，平素以排擠打擊東林黨人被他的同黨所推崇，所以魏忠賢首先任

紹徽仿民間《水滸傳》，編東林一百八人爲《點將録》，獻之，令按名黜汰，以是益爲忠賢所喜。既而奸黨轉盛，後進者求速化，妒諸人妨己，擬次第逐之。孫杰乃謀使崔呈秀入閣，先擊去紹徽，令御史袁鯨、張文熙詆紹徽朋比。鯨再疏列其鬻官穢狀，遂落紹徽職，而以周應秋代。逆案既定，紹徽削籍論徒。

用讓他處於重要的地位。王紹徽模仿民間的《水滸傳》，編寫東林黨一百零八人成爲《點將録》，獻給魏忠賢，讓他按名單貶黜清除，因此更加被魏忠賢所喜歡。不久奸黨的勢力轉變得大起來，後進的人要求迅速改變地位，嫉恨衆人妨礙自己，就打算依次驅逐他們。孫杰就謀劃使崔呈秀進入内閣，先打擊除去王紹徽，讓御史袁鯨、張文熙詆毁王紹徽依附勾結，袁鯨再上疏羅列他出賣官職的醜惡情況，於是就罷免他的官職，而用周應秋代替。叛逆案件定了以後，王紹徽就革職判處徒刑。

周應秋

應秋，金壇人。萬曆中進士。歷官工部侍郎，生平無持操。天啓三年避東林謝病去。明年冬，魏忠賢起爲南京刑部左侍郎。五年召拜刑部添注尚書。時忠賢廣樹私人，悉餌以顯爵，故兩京大僚多添注。尋改左都御史。家善烹飪，每魏良卿過，進豚蹄留飲，良卿大歡，時號“煨蹄總憲”。明年七月代紹徽爲吏部尚書，與文選郎李夔龍鬻官分賄。清流未盡逐者，應秋毛舉細故，削奪無虚日。忠賢門下有“十狗”，應秋其首也。冒三殿功，屢加太子太師。初，楊漣等拷死，應秋夜半叩户語其館客曰：“天眼開，楊漣、左光斗死矣。”莊烈帝嗣位，被劾歸。已，入逆案，遣戍死。

周應秋是金壇人。萬曆年間考中進士，逐漸升官至工部侍郎，生平没有品行節操。天啓三年，因迴避東林黨人而稱病引退。第二年的冬季，魏忠賢舉薦他做南京刑部左侍郎。五年，召他授予刑部添注尚書。這時魏忠賢廣泛設置親戚故舊，全部用高官作爲誘餌，所以兩京大官僚有很多添補。不久改任左都御史。他家善於烹飪，魏良卿每次過往，就獻上猪蹄留他飲酒，魏良卿十分高興，當時稱爲“煨蹄總憲”。第二年七月，代替王紹徽做吏部尚書，同文選郎李夔龍賣官爵分賄賂。清高的士大夫没有被全部驅逐完的人，周應秋就舉出他們細微的小事，剥奪官職没有空閑的一天。魏忠賢門庭下有“十狗”，周應秋是他的第一條狗。他假冒建造三殿的功績，多次賜加爲太子太師。當初，楊漣等人被拷打而死，周應秋半夜敲門對他的門客説：“老天的眼睛張開了，楊漣、左光斗死了。”莊烈帝繼承帝位，他被彈劾回家。不久，列入叛逆案件，被發配去守邊疆而死。

弟維持。天啓中爲御史，請刊黨籍，盡毁天下書院。俄劾兵部尚書趙彦等，并削籍。以兄應秋在位，引嫌歸。崇禎初，起按浙江，被劾罷。兄弟并麗逆案。

他的弟弟周維持。天啓年間做御史，請求削除朋黨的書籍，全部燒毁天下的書院。不久揭發兵部尚書趙彦等人，并且革去他們的官職。因爲兄周應秋做官任職，爲防嫌疑而回家。崇禎初年，因舉薦巡按浙江，被揭發罷官。兄弟兩人一起附在叛逆案件中。

霍維華

霍維華，東光人。萬曆四十一年

霍維華是東光人。萬曆四十一年考中進士，

進士。除金壇知縣，徵授兵科給事中。天啓元年六月，中官王安當掌司禮監印，辭疾居外邸，冀得温旨即視事。安與魏忠賢有隙，閹人陸藎臣者，維華内弟也，偵知之以告。維華故與忠賢同郡交好，遂乘機劾安，忠賢輒矯旨殺之。劉一燝、周嘉謨咸惡維華，用年例出爲陝西僉事。其同官孫杰言，維華三月兵垣無過失，一燝、嘉謨仰王安鼻息，故擯於外。忠賢大喜，立逐兩人，而維華亦以外艱歸。

四年冬，朝事大變，南京御史吕鵬雲以外轉請告。忠賢傳旨令與被察徐大化、年例外轉孫杰俱擢京卿，維華及王志道、郭興治、徐景濂、賈繼春、楊維垣并復故官。維華得刑科。諸爲趙南星斥者，競起用事。維華益鋭意攻東林，劾罷御史劉璞、南京御史涂世業、黄公輔、萬言揚。追論三案，痛詆劉一燝、韓爌、孫慎行、張問達、周嘉謨、王之寀、楊漣、左光斗，而譽范濟世、王志道、汪慶百、劉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張捷、唐嗣美、岳駿聲、曾道唯。請改《光宗實録》，宣其疏史館。忠賢立傳旨削一燝等五人籍，逮之寀，免李可灼戍，擢濟世巡撫、志道等京卿，嗣美以下悉起用，《實録》更撰，而以閣臣言免一燝等罪。尋言，總督張我續宜罪，尚書趙彦宜去，御史方震孺不宜逮，韓敬宜復官，湯賓尹宜雪。忤忠賢意，傳旨譙責之。五年冬擢太僕少卿。明年擢本寺卿。尋擢兵部右侍郎，署部事。每陳奏，必頌忠賢。七年，延綏奏捷，進右都御史，蔭子錦衣千户。寧、錦叙功，進兵部尚書，視侍郎事，蔭子如之。俄叙三殿功，加太子太保。

任金壇知縣，徵召授予兵科給事中。天啓元年六月，宦官王安應當掌管司禮監印章，因疾病引退住在京城的住宅，希望得到辭情懇切的聖旨就去任職。王安同魏忠賢有怨恨，太監陸藎臣是霍維華的妻弟，偵知此事而告訴他。霍維華舊時同魏忠賢同郡交誼很深，就趁機會揭發王安，魏忠賢就假托聖旨殺了他。劉一燝、周嘉謨全都痛恨霍維華，因此就按照每年的慣例把他派出做陝西僉事。他的同官孫杰説，霍維華在兵科官署三個月没有過錯，劉一燝、周嘉謨看王安的臉色行事，所以把他排斥在外面。魏忠賢十分喜悦，立即驅逐這兩人，而霍維華也因父親去世而回家。

四年冬季，國朝的政事發生巨大變化，南京御史吕鵬雲因外調請求休假。魏忠賢傳聖旨讓他同被察徐大化、按每年慣例外調的孫杰一起提升爲京卿，霍維華和王志道、郭興治、徐景濂、賈繼春、楊維垣一起恢復原來的官職。霍維華得到刑科的官職。各被趙南星驅逐的人，競相出來做官執政。霍維華更加專心一意攻擊東林黨人，揭發罷免御史劉璞、南京御史涂世業、黄公輔、萬言揚。追溯議論三案，猛烈詆毁劉一燝、韓爌、孫慎行、張問達、周嘉謨、王之寀、楊漣、左光斗，却贊美范濟世、王志道、汪慶百、劉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張捷、唐嗣美、岳駿聲、曾道唯。請求修改《光宗實録》，傳達他的奏疏給史館辦理。魏忠賢立即傳達聖旨革去劉一燝等五人的官職，逮捕王之寀，免去李可灼發配到邊疆守衛，提升范濟世爲巡撫、王志道等人爲京卿，唐嗣美以下的人全部舉薦任用，《實録》重新撰寫，而因内閣大臣説話免掉劉一燝等人的罪。他不久説，“總督張我續應該判罪，尚書趙彦應該除去，御史方震孺不應該逮捕，韓敬應該恢復官職，湯賓尹應該昭雪。”違背魏忠賢的心意，傳旨責備他。五年冬季，提升他爲太僕少卿。第二年，提升爲本寺卿。不久提升兵部右侍郎，代理兵部事務。每次陳奏，他必定歌頌魏忠賢。七年，延綏奏報大捷，升爲右都御史，蔭封他的兒子爲錦衣千户。寧、錦獎勵功績，升爲兵部尚書，治理侍郎的事務，蔭封兒子如同侍郎。不久獎勵建造三

殿的功績，賜加太子太保。

維華性憸邪，與崔呈秀爲忠賢謀主。所親爲近侍，宫禁事皆預知，因進仙方靈露飲。帝初甚甘之，已漸厭。及得疾，體腫，忠賢頗以咎維華。維華甚懼，而慮有後患，欲先自貳於忠賢，乃力辭寧、錦恩命，讓功袁崇煥，乞以己廕授之。忠賢覺其意，降旨頗厲。無何，熹宗崩，忠賢敗，維華與楊維垣等彌縫百方。其年十月，以兵部尚書協理戎政。

霍維華生性奸猾，同崔呈秀一起做魏忠賢的主謀人。所親近的都是侍從皇帝的人，宫廷的事情都預先知道，因此就進獻仙方靈露飲料，皇帝起初很喜愛飲用，不久逐漸厭惡了。到皇帝得疾病，身體浮腫，魏忠賢因此很責怪霍維華。霍維華恐懼，而擔心有後患，想先自己表明對魏忠賢有二心，就極力辭去寧、錦的恩典，把功勞讓給袁崇煥，乞求把自己的廕封授予他。魏忠賢發覺他的心意，降下聖旨，詞情很嚴厲。不久，熹宗崩殂，魏忠賢失敗，霍維華同楊維垣等人千方百計彌補縫合。這年十月，他以兵部尚書的身份去助理軍政。

崇禎改元，附璫者多罷去，維華自如。遼東督師王之臣免，代者袁崇煥未至，維華謀行邊自固。帝已可之，給事中顔繼祖極論其罪，言："維華狡人也，璫熾則借璫，璫敗則攻璫。擊楊、左者，維華也。楊、左逮，而陽爲救者，亦維華也。以一給事中，三年躐至尚書，無敘不及，有賚必加，即維華亦難以自解。"乃寢前命。頃之，言者踵至，維華乃引退。逆案既定，維華戍徐州，氣勢猶盛。七年，駱馬湖淤，維華言於治河尚書劉榮嗣，請自宿遷抵徐州，穿渠二百餘里，引黄河水通漕，冀敘功復職。榮嗣然其計，費金錢五十餘萬，工不成，下獄論死，維華意乃沮。九年，邊事急，都御史唐世濟薦維華邊才，至，下獄遣戍。維華遂憂憤死。

崇禎改用新年號，依附宦官的人很多被罷官除去，霍維華像原來一樣。遼東督師王之臣被免職，代理的人袁崇煥没有到達，霍維華計劃去邊境使自己地位穩固。皇帝已經許可他，給事中顔繼祖詳盡議論他的罪行，説："霍維華是一個狡猾的人，宦官昌盛就助宦官，宦官失敗就攻擊宦官。打擊楊漣、左光斗的，是霍維華；楊漣、左光斗被逮捕，而表面去救他的，也是霍維華。憑一個給事中的官職，三年之内超越達到尚書，没有獎勵他不能得到，有賞賜必定賜加給他，就是霍維華本人也難用話來解釋。"就廢止了以前的命令。不久，規諫的人接踵而至，霍維華纔引退。叛逆案件已定，霍維華去守衛徐州，氣勢還很盛。七年，駱馬湖淤積，霍維華對治河尚書劉榮嗣説："請求從宿遷抵達徐州，開通水渠二百多里，引黄河水使水道暢通，希望獎勵功績恢復官職。"劉榮嗣贊許他的計策，花費金錢五十多萬，工程不成功，關入監獄處死，霍維華因此就灰心失望。九年，邊疆情況緊急，都御史唐世濟推薦霍維華有治理邊境的才能，到朝後關入監獄發配去邊疆守衛。霍維華就憂憤而死去。

福王時，楊維垣翻逆案，爲維華等訟冤，章下吏部。尚書張捷重述三朝舊事，力稱維華等忠，追賜恤典。贈廕祭葬謚全者，維華及劉廷元、吕純如、楊所修、徐紹吉、徐景濂六

福王時期，楊維垣翻叛逆案件，替霍維華等人訴冤，奏章交給吏部。尚書張捷重新陳述三朝的舊事，大力稱贊霍維華等人忠心，給死者賜給喪葬儀式。追封、廕封子孫、祭祀、安葬、追加稱號全的人，就有霍維華和劉廷元、吕純如、楊

人。贈蔭祭葬不予謚者，徐大化、范濟世二人。贈官祭葬者，徐揚先、劉廷宣、岳駿聲三人。復官不賜恤者，王紹徽、徐兆魁、喬應甲三人。他若王德完、黄克纘、王永光、章光岳、徐鼎臣、徐卿伯、陸澄源，名不麗逆案，而爲清議所抑者，亦賜恤有差。

所修、徐紹吉、徐景濂六個人；追封、蔭封子孫、祭祀、安葬，不給稱號的，有徐大化、范濟世兩個人；追封官職、祭祀、安葬的，有徐揚光、劉廷宣、岳駿聲三個人；恢復官職不給死者家屬撫恤的，有王紹徽、徐兆魁、喬應甲三個人；其他像王德完、黄克纘、王永光、章光岳、徐鼎臣、徐卿伯、陸澄源，名字不附在叛逆案件中，但被公正的評論所貶抑的人，也給死者的家屬撫恤而各有不同。

徐大化

徐大化，會稽人，家京師。由庶吉士改御史，以京察貶官，再起再貶，至工部主事。孫丕揚典京察，坐不謹落職。故事，大計斥退官無復起者。萬曆末，群邪用事，文選郎陸卿榮破例起之。天啓初，屢遷刑部員外郎，結魏忠賢、劉朝，爲之謀主。給事中周朝瑞劾其奸貪，御史張新詔抉其閨房之隱，大化頗愧沮。已，承要人指，力詆熊廷弼。及廷弼入關，又請速誅，與朝瑞相訐，尚書王紀劾罷之。尋復罹察典，削職。四年冬，中旨起大理丞，益與魏廣微比，助忠賢爲虐。疏薦邵輔忠、姚宗文、陸卿榮、郭鞏等十三人，即召用。俄遷少卿。左僉都御史楊漣等之下獄也，大化獻策於忠賢曰："彼但坐移宫罪，則無贓可指。若坐納楊鎬、熊廷弼賄，則封疆事重，殺之有名。"忠賢大悦，從之，由是諸人皆不免。尋進左副都御史，歷工部左、右侍郎。皇極殿成，加尚書，貪恣無忌，忠賢亦厭之。七年四月那移金錢事發，遂勒閒住。後入逆案，戍死。

徐大化是會稽人，居住在京都。由庶吉士改任御史，因在京考績不合格而貶官，再出任再貶官，官至工部主事。孫丕揚掌管京官考績，因不謹慎獲罪貶職。按慣例，官吏考績而貶職没有再舉薦的。萬曆末年，一群奸邪的人掌權，文選郎陸卿榮打破慣例舉薦徐大化。天啓初年，多次提升爲刑部員外郎，勾結魏忠賢，劉朝，成爲他們主謀的人。給事中周朝瑞揭發他的奸邪貪婪，御史張新詔揭穿他的閨房男女隱情，徐大化十分羞愧灰心喪氣。不久，他逢迎要人的旨意，大力詆毁熊廷弼。到熊廷弼進邊界的關口，他又請求迅速殺掉他，同周朝瑞互相揭發陰私，尚書王紀揭發罷免他。不久又遭遇考察大典，被革職。四年冬季，合乎皇帝的旨意，舉薦爲大理丞，更加同魏廣微親近，幫助魏忠賢爲虐。上疏推薦邵輔忠、姚宗文、陸卿榮、郭鞏等十三人，立即召他們任用。不久提升爲少卿。左僉都御史楊漣等人被投入牢獄時，徐大化向魏忠賢獻計策説："他們衹獲遷移李選侍居乾清宫的罪，就没有貪贓的罪可指斥。如果獲接受楊鎬、熊廷弼賄賂的罪，那麽涉及朝廷邊防大臣的事情就重大，殺他們就有道理了。"魏忠賢十分高興，聽從他的話，因此這些人都難免於禍。不久，他被提升爲左副都御史，逐級升任工部左、右侍郎。皇極殿建成，賜加尚書，貪婪而無所顧忌，魏忠賢也厭惡他。七年四月，挪移公款的事被揭發，就勒令閑居。後來列入叛逆案件中，發配去邊境守衛而死去。

李蕃

李蕃，日照人。與李魯生皆萬曆

李蕃是日照人。與李魯生都是萬曆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進士。蕃由廬江知縣入爲御史，魯生亦方居垣中，皆爲魏忠賢心腹。孫承宗請入朝，蕃以王敦、李懷光爲比，承宗遂還鎮。朱國禎當國，不爲忠賢所喜，蕃希指劾去之。同官排擊忠良，多其代草。始與魯生諂事魏廣微，廣微敗，改事馮銓，銓寵衰，又改事崔呈秀，時號兩人爲四姓奴。出督畿輔學政，建祠天津、河間、真定，呼忠賢九千歲。加太僕卿，視御史事。忠賢敗，被劾罷。

進士。李蕃從廬江知縣進朝廷任御史，李魯生也正擔任官職，都是魏忠賢的心腹。孫承宗請求進朝廷，李蕃用王敦、李懷光作例子，孫承宗就返回地方。朱國禎執政，不被魏忠賢所喜歡，李蕃就迎合指斥揭發把他除去。同夥的官員打擊忠良的官員，很多都是他代理擬寫奏狀。起初他同李魯生討好侍奉魏廣微，魏廣微失敗，他改換去侍奉馮銓，馮銓受皇帝的寵愛減退，又改換去侍奉崔呈秀，當時人們稱李蕃、李魯生是“四姓奴”。他出去督察京城地區學校的教育行政，在天津、河間、真定建造魏忠賢的祠廟，呼魏忠賢爲九千歲。賜加他太僕卿，治理御史的事務。魏忠賢失敗，李蕃被彈劾罷官。

李魯生

魯生，霑化人，知邢臺、邯鄲、儀封、祥符四縣。擢兵科給事中，由座主廣微通於忠賢，卑污奸險，常參密謀。周起元劾朱童蒙，魯生希忠賢指，攻罷起元。時中旨頻出，朝端以爲憂。魯生獨上言：“執中者帝，用中者王，旨不從中出而誰出?”舉朝大駭。內閣缺人，詔舉老成幹濟者。馮銓資淺，年未及四十，魯生、蕃欲令入閣。魯生遂上言：“成即爲老，而非必老乎年。幹乃稱濟，而即有濟於國。”銓果柄用。時有“十孩兒”之號，魯生其一也。嘗薦阮大鋮、陳爾翼、張素養、李嵩、張捷輩十一人，悉其私黨。疏詆家居大學士韓爌，削其籍。主事呂下問治徽州吳養春獄，株累者數百家，知府石萬程不能堪，棄官去。魯生反劾罷萬程。遷左給事中，典試湖廣，發策詬楊漣，因歷詆屈原、宋玉等。冒寧、錦功，進太僕少卿。莊烈帝即位，魯生知禍及，疏請免漣等追贓。給事中汪始亨、顏繼祖，御史張三謨交章發其奸，始罷去。御史汪應元再劾之，乃削籍。

李魯生是霑化人，掌管邢臺、邯鄲、儀封、祥符四個縣。提升爲兵科給事中，通過主考官魏廣微跟魏忠賢往來友好，低賤污濁奸邪險惡，常常參加秘密謀劃。周起元揭發朱童蒙，李魯生迎合魏忠賢的旨意，攻擊罷免周起元。當時皇帝的聖旨頻頻發出，朝廷大臣爲此而憂慮。李魯生獨自上言說：“執中庸之道的是皇帝，用中庸之道的是王，旨意不從朝中發出而由誰出呢?”全朝廷十分驚異。內閣缺少人，皇帝命令舉薦年高有德幹練有辦事能力的人。馮銓資歷淺，年齡不到四十歲，李魯生、李蕃想使他進內閣。李魯生就上言說：“有德行就是老，而不必老在年齡上。幹練就稱爲有辦事能力，而就對國家有幫助。”馮銓結果就被信任而掌權。當時有“十孩兒”的名稱，李魯生是其中之一。他曾經推薦阮大鋮、陳爾翼、張素養、李嵩、張捷一類共十一個人，全是他的私黨。上疏詆毀家居大學士韓爌，革去他的官職。主事呂下問去懲處徽州吳養春訴訟案，株連的人數百家，知府石萬程不能忍受，丟棄官職而離去。李魯生反而揭發石萬程。提升爲左給事中，在湖廣主持科舉考試，發動策劃辱罵楊漣，就列次詆毀屈原、宋玉等人。假冒寧、錦功績，升任太僕少卿。莊烈帝繼承皇位，李魯生知道災禍到自己頭上，上疏請求免去楊漣等人繳回貪污的財物。給事中汪始亨、顏繼祖，御史張

三謨前後交替揭發他的奸邪，纔罷官離去朝廷。御史汪應元又揭發他，就被革除官籍。

李恒茂

又有李恒茂者，邢臺人。爲禮科給事中，薦呈秀復官，與深相得。劾罷侍郎扶克儉、太僕少卿孫之益、太常少卿莊欽鄰，皆不附忠賢者也。恒茂、魯生、蕃日走吏、兵二部，交通請托，時人爲之語曰："官要起，問三李。"後忽與呈秀交惡，削籍歸。忠賢敗，起故官，爲御史鄒毓祚劾罷。逆案既定，魯生遣戍，蕃、恒茂贖徒爲民。

又有李恒茂，是邢臺人。任禮科給事中，推薦崔呈秀恢復官職，同他互相很投合。揭發罷免侍郎扶克儉、太僕少卿孫之益，太常少卿莊欽鄰，全部是不依附魏忠賢的人。李恒茂、李魯生、李蕃每天奔走吏、兵兩部，勾結交往，私相囑托，當時的人給他們編了一個話頭說："官若要得到舉薦，就去饋贈三李。"後來突然跟崔呈秀互相懷恨，革職回家。魏忠賢失敗，出任原來的官職，被御史鄒毓祚揭發罷免。叛逆案已經定案，李魯生被發配到邊疆守衛，李蕃、李恒茂用財物贖徒刑爲平民。

閻鳴泰

閻鳴泰，清苑人。萬曆中進士。除户部主事，屢遷遼東參政，拾遺被劾罷歸。久之，起僉事，分巡遼海。開原既失，經略熊廷弼遣撫瀋陽，半道慟哭而返。尋托疾謝歸。

閻鳴泰是清苑人。萬曆年間考中進士，授予户部主事，多次提升爲遼東參政，因被人檢舉過失而被彈劾罷免回家。過了好久，出任僉事，分道出巡遼海。開原已失去，經略熊廷弼派遣他去撫慰瀋陽，半路痛哭而返回，不久假托有病辭職回家。

天啓二年起故官，監軍山海關。旋進副使，受知孫承宗，屢疏推薦，而鳴泰實無才略，工諂佞，以虚詞罔上而已。其年八月，廷推鳴泰遼東經略，會承宗自請督師，乃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自王化貞棄地後，巡撫罷不設。至是承宗以重臣當關，事權獨操，鳴泰不能有所爲。明年五月復移疾去，家居三年。魏忠賢竊柄，鳴泰潛結之，用御史智鋌薦，召爲兵部右侍郎。

天啓二年，出任原來的官職，在山海關監視軍隊。很快升爲副使，受孫承宗器重，多次上疏推薦，而閻鳴泰實在没有才能智謀，衹擅長於奉承奸刁，用虚僞的話去迷惑上級罷了。這年八月，大臣推薦閻鳴泰爲遼東經略，恰逢孫承宗自己請求督率軍隊，就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視遼東。從王化貞丢棄此地以後，巡撫的官職廢去不設立，到這時孫承宗憑重要大臣的身份把守關口，獨攬權力，閻鳴泰不能有所作爲。第二年五月，他又托病引退離去，在家裏居住了三年。魏忠賢竊取大權，閻鳴泰暗地裏同他勾結，因御史智鋌推薦，召他爲兵部右侍郎。

六年正月，寧遠告警，畿輔震驚。内閣顧秉謙等以順天巡撫吴中偉非禦侮才，薦鳴泰代之。未幾，代王之臣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寧遠叙功，進本部尚書。以繕修山海關城，進太子太傅。尋召還，協理戎政。叙

六年正月，寧遠報告危急，京城地區震動驚慌。内閣顧秉謙等人認爲順天巡撫吴中偉不是抵禦外侮的人才，推薦閻鳴泰代替他。不久，他去代替王之臣督察薊、遼、保定軍務。寧遠獎勵功績的人，他升爲本部尚書。因繕修山海關城，他升爲太子太傅。不久召回朝廷，協助辦理軍政。

錦州功，加少保。三殿成，加少師兼太子太師。熹宗崩，代崔呈秀爲兵部尚書。鳴泰由忠賢再起，專事諂諛。每陳邊事，必頌功德，於薊、遼建生祠，多至七所。其頌忠賢，有“民心依歸，即天心向順”語，聞者咋舌。崇禎初，爲言者劾罷。後麗逆案，遣戍死。

獎勵錦州功績，賜加少保。三殿建成，又賜加少師兼太子太師。熹宗崩殂，他代替崔呈秀做兵部尚書。閻鳴泰由於魏忠賢的關係而又出任，專於奉承獻媚。每次陳述邊疆防務，他必定歌頌魏忠賢功德，在薊、遼建造魏忠賢祠廟，多達七所。他歌頌魏忠賢，有“百姓的心有所寄托，就是天心向順”的話，聽到的人咬舌不敢說。崇禎初年，被諫官揭發罷免。後來附在叛逆案件中，發配到邊疆去守衛而死去。

生祠之建，始於潘汝禎。汝禎巡撫浙江，徇機户請，建祠西湖。六年六月疏聞於朝，詔賜名“普德”。自是，諸方效尤，幾遍天下。其年十月，孝陵衛指揮李之才建之南京。七年正月，宣大總督張樸、宣府巡撫秦士文、宣大巡按張素養建之宣府、大同，應天巡撫毛一鷺、巡按王珙建之虎丘。二月，鳴泰與順天巡撫劉詔、巡按倪文煥建之景忠山，宣大總督樸、大同巡撫王點、巡按素養又建之大同。三月，鳴泰與詔、文煥，巡按御史梁夢環建之西協密雲丫髻山，又建之昌平、通州，太僕寺卿何宗聖建之房山。四月，鳴泰與巡撫袁崇煥又建之寧前，宣大總督樸、山西巡撫曹爾禎、巡按劉弘光又建之五臺山，庶吉士李若琳建之蕃育署，工部郎中曾國禎建之盧溝橋。五月，通政司經歷孫如冽、順天府尹李春茂建之宣武門外，巡撫朱童蒙建之延綏，巡視五城御史黃憲卿、王大年、汪若極、張樞、智鋌等建之順天，户部主事張化愚建之崇文門，武清侯李誠銘建之藥王廟，保定侯梁世勳建之五軍營大教場，登萊巡撫李嵩、山東巡撫李精白建之蓬萊閣、寧海院，督餉尚書黃運泰、保定巡撫張鳳翼、提督學政李蕃、順天巡按文煥建之河

爲魏忠賢建造祠廟，開始於潘汝禎。潘汝禎視察浙江，曲從於機户的請求，在西湖建造祠廟。六年六月，奏疏傳布到朝廷，皇帝命令賜名“普德”。從此，各方效仿，幾乎遍及於天下。這年十月，孝陵衛指揮李之才在南京建造祠廟。七年正月，宣大總督張樸，宣府巡撫秦士文，宣、大巡按張素養在宣府、大同建造祠廟，應天巡撫毛一鷺、巡按王珙在虎丘建造祠廟。二月，閻鳴泰同順天巡撫劉詔、巡按倪文煥在景忠山建造祠廟，宣、大總督張樸、大同巡撫王點、巡按張素養又在大同建造祠廟。三月，閻鳴泰同劉詔、倪文煥，巡按御史梁夢環在西協密雲丫髻山建造祠廟，又在昌平、通州建造它，太僕寺卿何宗聖在房山建造。四月，閻鳴泰同巡撫袁崇煥又在寧前建造祠廟，宣、大總督張樸，山西巡撫曹爾禎，巡按劉弘光又在五臺山建造，庶吉士李若琳在蕃育署建造，工部郎中曾國禎在盧溝橋建造。五月，通政司經歷孫如冽、順天府尹李春茂在宣武門外建造，巡撫朱童蒙在延綏建造，巡視五城御史黃憲卿、王大年、汪若極、張樞、智鋌等人在順天建造，户部主事張化愚在崇文門建造，武清侯李誠銘在藥王廟建造，保定侯梁世勳在五軍營大教場建造，登萊巡撫李嵩、山東巡撫李精白在蓬萊閣、寧海院建造，督餉尚書黃運泰、保定巡撫張鳳翼、提督學政李蕃、順天巡按倪文煥在河間、天津建造，河南巡撫郭增光、巡按鮑奇謨在開封建造，上林監丞張永祚在良牧、嘉蔬、林衡三個官署建造，博平侯郭振明等人在都督府、錦衣衛建造。六月，總漕尚書郭尚友在

間、天津，河南巡撫郭增光、巡按鮑奇謨建之開封，上林監丞張永祚建之良牧、嘉蔬、林衡三署，博平侯郭振明等建之都督府、錦衣衛。六月，總漕尚書郭尚友建之淮安。是月，順天巡按盧承欽、山東巡按黄憲卿、順天巡按卓邁，七月，長蘆巡鹽龔萃肅、淮揚巡鹽許其孝、應天巡按宋禎漢、陝西巡按莊謙，各建之所部。八月，總河李從心、總漕尚友、山東巡撫精白、巡按黄憲卿、巡漕何可及建之濟寧，湖廣巡撫姚宗文、鄖陽撫治梁應澤、湖廣巡按温臯謨建之武昌、承天、均州。三邊總督史永安，陝西巡撫胡廷晏，巡按謙、袁鯨建之固原太白山。楚王華奎建之高觀山。山西巡撫牟志夔，巡按李燦然、劉弘光建之河東。

淮安建造。這月，順天巡按盧承欽、山東巡按黄憲卿、順天巡按卓邁，七月，長蘆巡鹽龔萃肅、淮揚巡鹽許其孝、應天巡按宋禎漢、陝西巡按莊謙，各在所屬的部建造。八月，總河李從心、總漕尚友、山東巡撫李精白、巡按黄憲卿、巡漕何可及在濟寧建造，湖廣巡撫姚宗文、鄖陽撫治梁應澤、湖廣巡按温臯謨在武昌、承天、均州建造。三邊總督史永安，陝西巡撫胡廷晏，巡按莊謙、袁鯨在固原太白山建造。楚王華奎在高觀山建造。山西巡撫牟志夔，巡按李燦然、劉弘光在河東建造。

每一祠之費，多者數十萬，少者數萬，剥民財，侵公帑，伐樹木無筭。開封之建祠也，至毁民舍二千餘間，創宫殿九楹，儀如帝者。參政周鏘、祥符知縣季寓庸恣爲之，巡撫增光俯首而已。鏘與魏良卿善，祠成，熹宗已崩，猶抵書良卿，爲忠賢設滲金像。而都城數十里間，祠宇相望。有建之内城東街者，工部郎中葉憲祖竊嘆曰："此天子幸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忠賢聞，即削其籍。上林一苑，至建四祠。童蒙建祠延綏，用琉璃瓦。詔建祠薊州，金像用冕旒。

每一座祠廟的經費，多的幾十萬，少的幾萬，剥削百姓的錢財，侵吞公家的金帛，砍掉樹木無數。開封建造祠廟時，甚至毁掉民房二千多間，創造宫殿九間，標準同帝王一樣。參政周鏘、祥符知縣季寓庸恣意建造魏忠賢祠廟，巡撫郭增光低頭聽命罷了。周鏘同魏良卿友好，祠廟建成，熹宗已崩殂，他還寫信給魏良卿，替魏忠賢設滲金像。而國都的幾十里地方，祠廟彼此都看得見。有把祠廟建造在内城東街的，工部郎中葉憲祖暗地裏嘆息説："這是天子親臨開闢的和悦的道路，泥塑偶像能起立嗎！"魏忠賢聽到了，立即革去他的官職。上林一個園林，甚至建造了四座祠廟。童蒙在延綏建造祠廟，用上琉璃彩瓦。劉詔在薊州建造祠廟，金像用了皇帝的禮帽。

凡疏詞揄揚，一如頌聖，稱以"堯天帝德，至聖至神"。而閣臣輒以駢語褒答，中外若響應。運泰迎忠賢像，五拜三稽首，率文武將吏列班階下，拜稽首如初。已，詣像前，祝稱某事賴九千歲扶植，稽首謝。某月荷

凡是陳詞贊揚，一概像歌頌聖人，用"堯天帝德，至聖至神"相稱贊。而内閣大臣總是用兩兩相對的話嘉獎回答，宫廷内外像回聲相應。黄運泰迎接魏忠賢像，拜五拜叩三個頭，率領文武將官按官位排列在臺階下，拜伏叩頭同起初一般。不久，到像前，祝告説某事仰仗九千歲扶持

九千歲拔擢，又稽首謝。還就班，復稽首如初禮。運泰請以游擊一人守祠，後建祠者必守。其孝等方建祠揚州，將上梁，而熹宗哀詔至，既哭臨，釋縗易吉，相率往拜。監生陸萬齡至謂："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宜建祠國學西，與先聖并尊。"司業朱之俊輒爲舉行，會熹宗崩，乃止。而華奎、誠銘輩，以藩王之尊，戚畹之貴，亦獻諂希恩，祝釐恐後。最後，巡撫楊邦憲建祠南昌，毁周、程三賢祠，益其地，鬻澹臺滅明祠，曳其像碎之。比疏至，熹宗已崩，莊烈帝且閱且笑。忠賢覺其意，具疏僞辭，帝輒報允。無何，忠賢誅，諸祠悉廢，凡建祠者概入逆案云。

培植，叩頭謝恩；某月承蒙九千歲提拔，又叩頭謝恩；回到位列，又叩頭同起初一樣行禮。黄運泰請求用軍營將官一人守衛祠廟，後來建造祠廟的一定守衛。許其孝等正在揚州建造祠廟，將要上大梁，而熹宗的訃告到，集合起來舉行哀悼的儀式以後，脱去喪服而改换吉利的服裝，就互相跟從去拜謁。監生陸萬齡甚至説："孔子作《春秋》，魏忠賢作《要典》。孔子殺少正卯，魏忠賢殺東林黨人。應該在國家學館西邊建造祠廟，同古代的聖人一起尊重。"司業朱之俊即時起而實行，恰逢熹宗崩殂，纔停止。而朱華奎、李誠銘之類，憑藩王的尊嚴，外戚的高貴，也獻媚企求恩典，祭祀求福惟恐落後。最後，巡撫楊邦憲在南昌建造祠廟，毁掉周敦頤、程顥、程頤三位賢人的祠廟，增加祠廟的土地，賣澹臺滅明祠，拉倒澹臺滅明的塑像而把它打碎。到奏疏送至朝廷，熹宗已崩殂，莊烈帝一邊看一邊笑。魏忠賢知道他的心意，全陳奏假話，皇帝立即答覆允許。不久，魏忠賢被殺，魏忠賢的祠廟全部毁廢，凡是建造祠廟的人全部列入叛逆案中。

賈繼春

賈繼春，新鄉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歷知臨汾、任丘二縣，入爲御史。李選侍移噦鸞宫，一時頗逼迫，然故無恙也。繼春聽流言，上書内閣方從哲等，略言："新君御極，首導以違忤先皇，逼逐庶母，通國痛心。昔孝宗不問昭德，先皇優遇鄭妃，何不輔上取法？且先皇彌留，面以選侍諭諸臣，而玉體未寒，愛妾莫保。忝爲臣子，夫獨何心。"給事中周朝瑞駁之，繼春再揭，謂"選侍雉經，皇八妹入井"，至稱選侍爲未亡人。楊漣乃上移宫始末疏，謂："宸宫未定，先帝之社稷爲重，則平日之寵愛爲輕。及宸居已安，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聖主如天之度。臣所以請移宫者如此。而蜚語謂選侍踉蹌徒跣，屢欲自裁，皇妹失所投井。恐釀

賈繼春是新鄉人。萬曆三十八年考中進士，歷任臨汾、任丘兩縣知縣，進朝廷做御史。李選侍移居噦鸞宫，一時很感逼迫，然而本來就安全無事。賈繼春聽了毫無根據的話，上書給内閣方從哲等人，大略説："新的國君繼承君位，首先用違背先皇作引導，逼迫驅逐庶母，全國痛心。從前孝宗不去問罪昭德，先皇去優待鄭妃，爲什麽不輔助國君拿來作爲法則？況且先皇在彌留之際，當面把李選侍告曉衆臣子，而皇帝的貴體還没有冷，心愛的妻妾就不能保全，愧爲臣子，這是什麽心思呢？"給事中周朝瑞反駁他，賈繼春再列舉事由，説"李選侍上吊自殺，皇帝的八妹投井"，甚至稱呼李選侍爲未亡人。楊漣就向朝廷陳述遷移宫廷的細微經過，説："皇宫没有安定，就要以先帝的國家爲重要，那麽平日的愛妾爲輕微。到皇帝的地位已安定，已經盡了臣子防備凶險的忠心，就應當體察聖主像天一樣的氣度。我所以請求移宫的原因就是這樣。而没有根

今日之疑端，流爲他年之實事。”帝於是宣敕數百言，極言選侍無狀，嚴責廷臣黨庇。

據的流言說李選侍赤脚亂走，多次想自殺，皇帝的妹妹失去立身之地而投井。我擔心釀成今日的疑問，流傳成將來的事實。”皇帝因此發布詔書幾百字，詳盡説明李選侍没有其他情況，嚴厲譴責朝廷大臣同夥相庇護。

時繼春出按江西，便道旋里，馳疏自明上書之故，中有“威福大權，莫聽中涓旁落”語。王安激帝怒，嚴旨切責，令陳狀。於是御史張慎言、高弘圖連章爲求寬。帝益怒，下廷臣雜議。尚書周嘉謨等言：“臣等意陛下篤念聖母，不能忘選侍。及誦敕諭，知聖心自體恤。而繼春誤聽風聞，慎言等又連疏瀆奏。然意本無他，罪當宥。”未報。御史王大年、張捷、周宗建、劉廷宣，給事中王志道、倪思輝等交章論救，給事、御史復合詞爲請，諸閣臣又於講筵救之，乃停慎言、弘圖、大年俸，宥志道等。既而繼春回奏，詞甚哀，且隱“雉經、入井”二語。帝嚴旨窮詰，令再陳。嘉謨等復力救，帝不許。繼春益窘，惶恐引罪，言得之風聞。乃除名永錮，時天啓元年四月也。其後言者屢請召還，帝皆不納。

當時賈繼春出朝巡行江西，順路回家鄉，迅速上疏説明自己上書的原因，其中有“刑賞大權，不要讓它落在近侍的臣子手中”的話。王安激怒皇帝，嚴厲地加以譴責，命令他陳述情況。因此御史張慎言、高弘圖接連上奏章替他求寬恕。皇帝更加憤怒，交給朝廷大臣會議。尚書周嘉謨等説：“我們料想陛下深念帝母，不能忘掉李選侍。到讀了皇帝的詔書，知道皇帝的心本就同情照顧。可是賈繼春誤聽傳聞，張慎言等人又連續上疏褻瀆陳奏。可是本意没有别的，罪行應當原諒。”皇帝没有批覆。御史王大年、張捷、周宗建、劉廷宣，給事中王志道，倪思輝等人交替上奏章評論營救，給事、御史又會合陳詞替他們請求，各内閣大臣又在講壇營救他們，纔停止張慎言、高弘圖、王大年等人的俸禄，寬恕了王志道等人。不久賈繼春回覆上奏，言詞很悲哀，而且隱去了“上吊、投井”兩個詞語。皇帝用嚴厲的聖旨追根究底責問，命令再陳述情況。周嘉謨等又大力營救，皇帝不允許。賈繼春更加窘困，惶恐承認有罪，説這些事是傳聞中得來。皇帝就除去他原來的身份而處以永久禁錮，這是天啓元年四月時的事。從那以後諫議的人多次請求召回賈繼春，皇帝皆不接受。

四年冬，魏忠賢既逐楊漣等，即以中旨召復官。至則重述移宮事，極言：“漣與左光斗目無先皇，罪不容死。且漣因傅櫆發汪文言事，知禍及，故上劾内疏，先發制人，天地祖宗所必殛。而止坐納賄結黨，則漣等當死之罪未大暴天下。宜速定爰書布中外，昭史册，使後世知朝廷之罪漣等以不道無人臣禮也。”疏娓娓數百言，且請用楊所修言，亟修《三朝要典》，忠賢大喜。

四年冬季，魏忠賢已經驅逐楊漣等人，就用朝廷的名義召回賈繼春恢復官職。他到任後重新陳述移宫的事，盡情説：“楊漣和左光斗目中没有先皇，罪不是死所能盡。而且楊漣由於傅櫆揭發汪文言事，知道災禍臨頭，所以上彈劾内侍的奏章，先發制人，天地祖宗所必定要殺。可是衹接受賄賂結合同夥獲罪，那麽楊漣等人該死的罪没有在天下大暴露。應該迅速定下口供向朝廷内外發布，顯示在史册上，使後代的人知道朝廷懲辦楊漣等人是因爲他們大逆不道没有做臣子的禮儀。”奏疏娓娓動聽有幾百字，而且請求采用楊

所修的話，立即編修《三朝要典》，魏忠賢很高興。

莊烈帝即位，繼春方督學南畿，知忠賢必敗，馳疏劾崔呈秀及尚書田吉、順天巡撫單明詡、副都御史李夔龍，群小始自貳。旋由太常少卿進左僉都御史，與霍維華輩力扼正人。崇禎改元五月，給事中劉斯球極言其反覆善幻，乃自引歸。已，楊漣子之易疏訐之，詔削籍。

莊烈帝繼承帝位，賈繼春正在南畿督察學校的行政，知道魏忠賢必定失敗，迅速上疏揭發崔呈秀和尚書田吉、順天巡撫單明詡、副都御史李夔龍，衆小人纔自相猜疑。頃刻他從太常少卿升爲左僉都御史，夥同霍維華之類大力扼殺正直的人。崇禎改年號那年的五月，給事中劉斯球竭力説出他的反覆善變，他就自己引退回家。不久，楊漣的兒子楊之易上疏揭發他，皇帝命令革去他的官籍。

初，繼春以移宫事詆漣結王安圖封拜，後見公議直漣，畏漣嚮用，俯首乞和，聲言疏非己意。還朝則極詆漣。及忠賢殛，又極譽高弘圖之救漣，且薦韓爌、倪元璐，以求容於清議。帝定逆案，繼春不列名，帝問故。閣臣言繼春雖反覆，持論亦可取。帝曰："惟反覆，故爲真小人。"遂引交結近侍律，坐徒三年，自恨死。

當初，賈繼春用移宫的事詆毁楊漣勾結王安圖謀封官拜爵，後來看到公正的議論平反楊漣，害怕楊漣又被專意任用，他就俯首乞求和解，聲稱上疏不是自己的心意。回朝却盡力詆毁楊漣。到魏忠賢被殺，他又盡力贊譽高弘圖的救助楊漣，而且推薦韓爌、倪元璐，以便在公正的議論者中求得容身。皇帝定了叛逆案件，賈繼春不列入名單，皇帝問原因。内閣大臣説賈繼春雖然反覆無常，但主張也可取。皇帝説："衹因反覆，所以是真小人。"就引用勾結親近侍從的法律，獲徒刑三年，他就自己怨恨而死。

田爾耕

田爾耕，任丘人，兵部尚書樂孫也。用祖蔭，積官至左都督。天啓四年十月代駱思恭掌錦衣衛事。狡黠陰賊，與魏良卿爲莫逆交。魏忠賢斥逐東林，數興大獄。爾耕廣布偵卒，羅織平人，鍛煉嚴酷，入獄者率不得出。宵人希進者，多緣以達於忠賢，良卿復左右之，言無不納，朝士輻輳其門。魏廣微亦與締姻，時有"大兒田爾耕"之謡。又與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有"五彪"之號。累加至少師兼太子太師，蔭錦衣世職者數人，歲時賞賚不可勝紀。顯純等加官亦如之。忠賢敗，言者交劾，下吏論死。崇禎元年六月與顯純并伏誅。

田爾耕是任丘人，兵部尚書田樂的孫子。因祖上的蔭庇，逐漸任官到左都督。天啓四年十月，代替駱思恭掌管錦衣衛事務。他詭詐陰毒殘酷，同魏良卿成爲情投意合的好朋友。魏忠賢驅逐東林黨人，多次興起大訟案。田爾耕廣泛布置偵探差役，陷害無辜平民，拷打嚴厲殘酷，進監獄的人大多不能出來。壞人希望加官進爵的，多數因他而通到魏忠賢，魏良卿又幫助他，所説的話没有不接受的，朝廷的官吏集中在他的門庭。魏廣微也同他結爲親家，當時有"大兒田爾耕"的歌謡，又同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有"五彪"的稱號。多次加官做到少師兼太子太師，蔭庇錦衣官職的有幾個人，一年春夏秋冬的賞賜不可盡記。許顯純等賜加官職也同田爾耕一樣。魏忠賢失敗，諫議的人交替揭發，交法官審訊判處死刑。崇禎元年六月，同許顯純一起受死刑。

許顯純

顯純，定興人，駙馬都尉從誠孫也。舉武會試，擢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天啓四年，劉僑掌鎮撫司，治汪文言獄，失忠賢指，得罪，以顯純代之。顯純略曉文墨，性殘酷，大獄頻興，毒刑鍛煉，楊漣、左光斗、周順昌、黃尊素、王之寀、夏之令等十餘人，皆死其手。諸人供狀，皆顯純自爲之。每讞鞫，忠賢必遣人坐其後，謂之聽記，其人偶不至，即袖手不敢問。

許顯純是定興人，駙馬都尉許從誠的孫子。考中選舉武士的考試，提升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天啓四年，劉僑掌管鎮撫司，懲處汪文言罪，不合魏忠賢的意旨，得了罪，就用許顯純代替他。許顯純粗通文字，生性殘酷，大的訟案不斷興起，毒刑拷打，楊漣、左光斗、周順昌、黃尊素、王之寀、夏之令等十多人，都死在他的手中。各人的供詞，都是許顯純自己寫的。每次議罪審訊，魏忠賢必定派人坐在他們後面，稱之爲“聽記”，派的人偶然不到，就把手縮在袖子裏不敢審訊。

崔應元

應元，大興人。市井無賴，充校尉，冒緝捕功，積官至錦衣指揮。雲鶴，霸州人，爲東廠理刑官。寰，吴縣人。隸籍錦衣，爲東司理刑。凡顯純殺人事，皆應元等共爲之。而寰爲田爾耕心腹。及顯純論死，法司止當應元、雲鶴、寰戍。後定逆案，三人并論死，寰先死戍所。

崔應元是大興人。是市場上奸詐、强横之徒，充當校尉，假冒緝捕的功績，逐漸升官至錦衣指揮。孫雲鶴是霸州人，做東廠理刑官。楊寰是吴縣人。隸屬錦衣，做東司理刑。凡是許顯純殺人的事，都是崔應元等人共同幹的。而楊寰是田爾耕的心腹。到許顯純判處死刑，司法刑獄的官署衹判定崔應元、孫雲鶴、楊寰發配去邊疆守衛。後來定叛逆案件，三個人一起判處死刑，楊寰先在邊防處所死去。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明史　　第九册
作者＝许嘉璐主编　章培恒　喻遂生分史主编
ＳＳ号＝１１４０５４９２
页数＝６３１２
出版日期＝２００４

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６３／０４／！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章培恒　喻遂生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６３１２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４８６３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９５－４　／　Ｋ２０４．１／Ｚ２５１
【原书定价】　１４００．００（全十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明代　纪传体　明史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章培恒　喻遂生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明史　第九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